



本足



國

廣

義



上海學生書局印行



3 1761 7600 0



三國演義目錄

第一回	安桃園張飛三結義	斬黃巾英雄首立功	第十三回	李傕郭汜大交兵	楊奉董承雙救駕
第二回	張翼德怒斬督郵	何國舅謀誅宦豎	第十四回	曹孟德移駕幸許都	呂奉先乘夜襲徐州
第三回	關溫明董卓叱丁原	鮑金珠李肅說呂布	第十五回	太史慈斷關小霸王	孫伯符大戰嚴白虎
第四回	廢漢帝陳留為皇	謀董賊逆德獻刀	第十六回	呂奉先射戟驍門	曹孟德敗師清水
第五回	發矯詔諸鎮應曹公	破關兵三英戰呂布	第十七回	袁公路大起七軍	曹孟德會合三將
第六回	焚金闕董卓行兇	匿玉璽孫堅背約	第十八回	賈文和料敵決勝	夏侯惇拔矢啖睛
第七回	袁紹擊河間公孫	孫堅跨江擊劔表	第十九回	下邳城曹操鏖兵	白門樓呂布殞命
第八回	王司徒巧使連環計	董太師大鬧鳳儀亭	第二十回	曹阿瞞許田打圍	董國舅內閣受詔
第九回	除暴虜呂布助司徒	犯長安李傕聽賈詡	第二十一回	曹操煮酒論英雄	關公賺城斬車胄
第十回	勤王登馬騰舉義	報父讎曹操興師	第二十二回	袁曹各起馬步三軍	關公鏖王劉二將
第十一回	劉皇叔北海救孔融	呂溫侯漢陽破曹孫	第二十三回	關正平裸衣罵賊	吉太鬻下毒遭刑
第十二回	陶恭祖巨款徐州	曹孟德大戰呂布	第二十四回	關賊行兇殺貴妃	董卓敗走授袁紹

三國演義目錄

第二十五回

屯土山關公約三事

救白馬曹操解重圍

第四十一回

劉玄德攜民渡江

趙子龍單騎救主

第二十六回

袁本初敗兵折將

關雲長挂印封金

第四十二回

張翼德大鬧長坂橋

劉豫州敗走漢津口

第二十七回

美髯公千里走單騎

漢壽侯五關斬六將

第四十三回

諸葛亮舌戰羣儒

魯子敬力探曹操

第二十八回

斬蔡陽兄弟釋疑

會古城走巨象疑

第四十四回

孔明用智激周瑜

孫權決計破曹操

第二十九回

小霸王怒斬于吉

羽賜兒坐領江東

第四十五回

三江口曹操折兵

華英會蔣幹中計

第三十回

戰官渡本初敗績

却烏巢孟德燒糧

第四十六回

用奇謀孔明借箭

獻密計黃蓋受刑

第三十一回

曹操會曹操本初

玄德荆州依劉表

第四十七回

關澤密獻詐降書

龐統巧授連環計

第三十二回

奪冀州袁尚爭鋒

決漳河許攸獻計

第四十八回

宴長江曹操賦詩

鎖戰船北軍用武

第三十三回

曹丕乘亂納甄氏

郭嘉遺計定遼東

第四十九回

七星壇諸葛祭風

三江口周瑜縱火

第三十四回

蔡夫人隔屏聽密語

劉皇叔躍馬過檀溪

第五十回

諸葛亮智算華容

關雲長義釋曹操

第三十五回

玄德南漳隱居

單臨新野遇英主

第五十一回

曹仁大戰東吳兵

孔明一氣周公瑾

第三十六回

玄德用計襲樊城

元直走馬薦諸葛

第五十二回

諸葛亮智辭魯獻

趙子龍計取桂陽

第三十七回

司馬徽再薦名士

劉玄德三顧草廬

第五十三回

關雲長義釋黃漢升

孫仲謀大戰張文遠

第三十八回

宅三分隆中決策

戰長江孫氏報仇

第五十四回

吳國大佛寺看新邸

劉皇叔洞房續佳偶

第三十九回

荆州城公子三求計

博望坡軍師初用兵

第五十五回

玄德智激孫夫人

孔明一氣周公瑾

第四十回

蔡夫人誑戲荆州

諸葛亮火燒新野

第五十六回

曹操大宴銅雀臺

第三家周公瑾

第五十七回	黎桑口臥龍弔喪	宗陽縣鳳雛理事	第七十三回	文德進位漢中王	雲長政拔襄陽郡
第五十八回	馬孟起與兵爭恨	曹阿瞞割髮棄袍	第七十四回	龐令名擡糧決死戰	關雲長放水淹七軍
第五十九回	許褚裸衣關馬超	曹操抹書問韓遂	第七十五回	關雲長刮骨療毒	呂子明白衣渡江
第六十回	張永年反雞鳴修	龐士元議取西蜀	第七十六回	徐公明大戰沔水	關雲長敗走麥城
第六十一回	趙雲截江奪阿斗	孫權遣書退老麻	第七十七回	王泉山關公顯聖	洛陽城曹操感神
第六十二回	取涪關楊高投首	攻雒城黃魏爭功	第七十八回	治風疾神醫身死	傅遺命奸雄數終
第六十三回	諸葛亮痛哭龐統	張翼德義釋嚴顏	第七十九回	兄逼弟曹植賦詩	姪臨殺劉封伏法
第六十四回	孔明定計捉張任	楊阜借兵破馬超	第八十回	曹丕廢帝篡炎劉	漢王正位續大統
第六十五回	馬超大戰葭萌關	劉備自領益州牧	第八十一回	急兄離張飛遇害	雪弟恨先主興兵
第六十六回	關雲長單刀赴會	伏皇后為國捐生	第八十二回	孫權降魏受九錫	先主征吳賞六軍
第六十七回	曹操平定漢中地	張遼威震逍遙津	第八十三回	戰統亭先主得驛人	守江口書生拜大將
第六十八回	甘寧百騎劫魏營	左慈擲杯戲曹操	第八十四回	陸遜營燒七百里	孔明巧布八卦陣
第六十九回	卜周易管轄知機	討漢賊五臣死節	第八十五回	劉先主遺詔託孤兒	諸葛亮安居平五路
第七十回	猛張飛智取瓦口隘	老黃忠計奪天漢山	第八十六回	難張溫秦懿逞天辨	破曹丕徐盛用火攻
第七十一回	占對山黃忠進符藥	據漢水趙雲寡勝衆	第八十七回	征南寇丞相大興師	抗天兵蠻王初受命
第七十二回	諸葛亮智取漢中	曹阿瞞兵退斜谷	第八十八回	渡漢水再縛番王	識詐降三擒孟獲

第八十九回

武侯侯爵用計

南蠻王五次遭擒

第一百五回

武侯預伏錦囊計

魏主拆取承露盤

第九十回

驅巨獸六破蠻兵

燒藤甲七擒孟獲

第一百六回

公孫淵兵敗死襄平

司馬懿詐病賺曹爽

第九十二回

祭灑水漢相班師

伐中原武侯上表

第一百七回

魏主政歸司馬氏

姜維兵敗牛頭山

第九十三回

趙子龍力斬五將

諸葛亮智取三城

第一百八回

丁奉雲中奮短兵

孫峻席間施密計

第九十四回

姜伯約歸降孔明

武侯侯馬死王朗

第一百九回

困司馬漢將奇謀

廢曹芳魏家果報

第九十五回

諸葛亮乘雲破羌兵

司馬懿越日擒孟達

第一百十回

文鴛單騎退雄兵

姜維背水破大敵

第九十六回

馬謖拒諫失街亭

武侯彈琴退仲達

第一百十一回

鄧士載智收姜伯約

諸葛誕議許司馬昭

第九十七回

孔明揮淚斬馬謖

周飭斷髮賺曹休

第一百十二回

救壽春于詮死節

取長城伯約鑿兵

第九十八回

討魏國武侯再上表

破曹兵姜維詐獻書

第一百十三回

丁奉定計斬孫綽

姜維斷陣破鄧艾

第九十九回

追漢軍王雙受誅

魏陳倉武侯取勝

第一百十四回

曹懿驅車死南關

姜維棄糧賺魏兵

第一百回

諸葛亮大破魏兵

司馬懿入寇西蜀

第一百十五回

詔班師後主信讒

託屯田姜維避禍

第一百一回

漢兵劫寨破曹真

武侯因陣辱仲達

第一百十六回

鍾會分兵漢中道

武侯顯聖定軍山

第一百二回

出隴土諸葛妝神

奔劍閣張郃中計

第一百十七回

鄧士載偷渡陰平

諸葛瞻戰死綿竹

第一百三回

司馬懿戰北原渭橋

諸葛亮造木牛流馬

第一百十八回

哭祖廟一主死孝

入四川二士爭功

第一百四回

上方谷司馬受困

五丈原諸葛禱星

第一百十九回

假投降巧計成虛話

再受禪依樣畫葫蘆

第一百四回

殲大星漢丞相歸天

見木像魏都督喪膽

第一百二十回

蔣杜預老將獻新謀

降孫皓三分歸一統

第一回 宴桃園豪傑三結義 斬黃巾英雄首立功

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國分爭，并入於秦。及秦滅之後，楚漢分爭，又并入於漢。漢朝自高祖斬白蛇而起義，一統天下，後來光武中興，傳至獻帝，遂分為三國。推其致亂之由，始於桓靈二帝。桓帝崇信宦官，及桓帝崩，靈帝即位，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共相輔佐。時有宦官曹節等弄權，竇武、陳蕃謀之，作事不密，反為所害，中涓自此忿橫。

建寧二年四月望日，帝御溫德殿，方陞座，殿角狂風驟起，只見一條大青蛇，從梁上飛將下來，蟠於椅上。帝驚倒，左右急送入宮，百官俱奔避，須臾不見了。忽然大雷大雨，加以冰雹，落到半夜方止。頃刻房屋無數，建寧四年二月，洛陽地震，又海水泛溢，沿海居民盡被大浪捲入海中。光和元年，雌雞化雄，六月朔，黑氣十餘丈，飛入溫德殿中。秋七月，有虹見於王堂。五原山岸，盡皆崩裂。種種不祥，非止一端。

帝下詔問察臣，以災異之由。議郎蔡邕上疏，以為蜺隄雜化，乃婦寺干政之所致。言頗切直，帝驚奏歎息，因起更衣。曹節在後，竊視，悉責皆左右，遂以他事陷邕於罪，放歸田里。後張讓、趙忠對

竊殺，珪曹節侯覽、蹇碩、程璜、夏綽、郭勝十人，朋比為奸，號為「十常侍」。帝各信張讓呼為「阿父」。朝政日非，以致天下人心思亂，盜賊蜂起。

時涇陽郡有兄弟三人：一名張角，一名張寶，一名張梁。那張角本是個不第秀才，因入山採藥，遇一老人，碧眼童顏，手執藜杖，喚角至一洞中，以天書三卷授之，曰：「此名太平要術，汝得之，當代天宣化，普救世人。若盟異心，必遭惡報。」角拜問姓名，老人曰：「吾乃南華老仙也。」言訖，化陣清風而去。

角得此書，曉夜攻習，能呼風喚雨，號為太平道人。甲子年正月內，疫氣流行，張角散施符水，為人治病，也稱大賢良師。角有徒弟五百餘人，雲游四方，皆能書符念咒。次後徒眾日多，角乃立三十六方，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稱為將軍。詔言：「苍天已死，黃天當立。」又云：「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令人各以白土書「甲子」二字於家中大門上。青幽徐冀荆揚

兗豫八州之人，家家持奉大賢良師張角名，字角，遺其黨馬元義、暗齋金帛，結交中涓封爵，以為內應。角與二弟商議曰：「至難得

MG  
1242.47  
26  
11

三國演義 第一回

者，民心也。今民心已順，若不乘勢取天下，誠為可惜。」遂一面私遣黃旗，約期舉事。一面使弟子廣州，馳身報封薛。廣州乃運赴省中，告變帝。召大將軍何遜調兵擒馬元，斬之。次收封爵等一千人下獄。

張角聞知事露，星夜舉兵，自稱天公將軍。張寶稱地公將軍，張梁稱人公將軍。一申言於眾曰：「今漢運將終，大聖人出汝等皆宜順天從正，以樂太平。」四方百姓，莫不從張角反者，四五十萬。賊勢浩大，官軍望風而靡。何進遣火速降詔，令各處備禦，討賊立功。一面遣中郎將盧植、皇甫嵩、朱雋各引精兵分三路討之。

且說張角一軍，前犯幽州界分。幽州太守劉焉，乃江夏竟陵人氏，漢魯恭王之後也。當時聞得賊兵將至，召校尉鄒氏計議。靖曰：「賊兵衆，我兵寡，明公宜作速招軍應敵。」劉焉然其說，隨即出榜招募義兵，榜文行到涿縣，引出一個英雄。

那人不甚好讀書，性寬和，寡言語，喜怒不形於色，素有大志，專好結交天下豪傑，生得身長八尺，兩耳垂肩，雙手過膝，目能自顧其耳，面如冠玉，唇若塗脂。中山靖王劉勝之後，漢景帝閣下玄孫，姓劉名備，字玄德，昔劉勝之子劉貞，漢武時封涿郡亭侯，後坐酎金失侯，因此遺這一枝在涿縣。玄德祖劉雄，父劉弘，曾舉孝廉，亦嘗作吏，早喪。玄德幼孤，事母至孝，家貧，販履織席為業。家住本縣樓桑村，其家之東南，有一大桑樹，高五丈餘，蓋望之，童叟如

車蓋。相者云：「此家必出貴人。」

玄德幼時，與鄉中小兒戲於樹下，曰：「我為天子，當乘此車蓋。」叔父劉元起奇其言，曰：「此兒非常人也。」因與玄德家貧，嘗給之年十五歲，母使游學，嘗師事鄭玄。盧植與公孫瓚等為友，及劉焉發榜招軍時，玄德年已二十八歲矣。當日見了榜文，慨然長歎，隨後一人厲聲言曰：「大丈夫不與國家出力，何故長歎？」

玄德回視其人，身長八尺，豹頭環眼，燕頤鬚，聲若巨雷，勢如奔馬。玄德見其形貌異常，問其姓名。其人曰：「某姓張名飛，字翼德，世居涿郡，頗有莊田，賣酒屠猪，專好結交天下豪傑。適纔見公看榜而歎，故此相問。」玄德曰：「我本漢室宗親，姓劉名備，今聞黃巾倡亂，有志欲破賊安民，恨力不能，故長歎耳。」飛曰：「吾頗有資財，當招募鄉勇，與公同舉大事，如何？」玄德甚喜，遂與同入村店中飲酒。

正飲間，見一大漢，推着一輛車子，到店門首歇了，入店坐下，便喚酒保：「快斟酒來吃，我得趕入城去投軍。」玄德看其人，身長九尺，髯長二尺，面如重棗，唇若塗脂，丹鳳眼，臥龍眉，相貌堂堂，威風凜凜。玄德就邀他同坐，叩其姓名。其人曰：「吾姓關名羽，字壽長，後改雲長，河東解良人也。因本處勢豪，倚勢凌人，被吾殺了，逃難江湖，五六年矣。今聞此處招軍破賊，特來應募。」玄德遂以已志告之，雲長大喜，同到張飛莊上，共議大事。

飛曰：「吾莊後有一桃園，花開正盛，明日當於園中祭告天地，我三人結為兄弟，協力同心，然後可圖大事。」玄德雲長齊聲應曰：「如此甚好。」次日於桃園中，備下烏牛白馬祭禮等項，三人焚香，再拜而說誓曰：「念劉備關羽張飛，雖然異姓，既結為兄弟，則同心協力，救困扶危，上報國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實鑒此心，背誓忘恩，天人共戮。」誓畢，拜玄德為兄，關羽次之，張飛為弟。祭罷天地，復宰牛設酒，聚鄉中勇士，得三百餘人，就桃園中痛飲一醉。來日收拾軍器，但恨無馬匹可乘。

正思慮間，人報：「有兩個客人，引一夥伴，趕一羣馬，投莊上來。」玄德曰：「此天佑我也。」三人出莊迎接。原來二客乃中山大商，一名張世平，一名蘇雙，每年往北販馬，近因寇發而回。玄德請二人到莊，置酒款待，訴說欲討賊安民之意。二客大喜，願將良馬五十四匹相送，又贈金銀五百兩，鐵鎗一千斤，以資器用。玄德謝別二客，便命良匠打造雙股劍，雲長造青龍偃月刀，又名冷豔劍，重八十二斤。張飛造丈八點鋼矛，各體全身鎧甲。共聚鄉勇五百餘人，來見鄉紳，鄉紳引見太守劉焉。三人參見畢，各通姓名。玄德脫起宗派，劉焉大喜，遂認玄德為姪。不數日，人報黃巾賊將程遠志統兵五萬來犯涿郡。劉焉令鄉紳引玄德等三人，統兵五百，前去破敵。玄德等欣然領軍前進，直至大興山下，與賊相見。賊眾皆披髮，以黃巾抹額，當下兩軍相

對玄德出馬。——左有雲長，右有翼德。——揚鞭大罵：「反國逆賊，何不早降！」程遠志大怒，遣副將鄧茂出戰。張飛挺丈八蛇矛直出，手起處，刺入鄧茂心窩，翻身落馬。程遠志見折了鄧茂，拍馬舞刀，直取張飛。雲長舞動大刀，縱馬飛迎。程遠志見了，早吃一驚，措手不及，被雲長刀起處，揮為兩段。後人有詩讚二人曰：

英雄發願在今朝，一試矛兮一試刀。初出便將威力展，三分好把姓名標。

衆賊見程遠志被斬，皆倒戈而走。玄德揮軍追趕，投降者不計其數。大勝而回。劉焉親自迎接，賞勞軍士。次日，接得青州太守臧景騰文，言黃巾賊圍城將陷，乞賜救援。劉焉與玄德商議。玄德曰：「權願往救之。」劉焉令鄒靖將兵五千，同玄德關張投青州來。賊眾見救軍至，分兵混戰。玄德兵寡不勝，退三十里下寨。玄德謂關張曰：「賊眾我寡，必出奇兵，方可取勝。」乃分關公引一千軍伏山左，張飛引一千軍伏山右，鳴金為號，齊出接應。次日，玄德與鄒靖引軍敵譏而進。賊眾迎戰，玄德引軍便退。賊眾乘勢追趕，方過山嶺，玄德軍中一齊鳴金，左右兩軍齊出。玄德麾軍回身復殺，三路夾攻，賊眾大潰。直趕至青州城下，太守臧景亦率民兵出城助戰。賊勢大敗，割戮極多。遂解青州之圍。後大有詩讚玄德曰：

運籌決勝有神功，一虎還須遜一龍。初出便能垂偉績，自應分鼎在孤窮。

曹操領軍，欲回玄德曰：「近聞中郎將盧植與賊首張角戰於廣宗，德嘗有師事盧植之往助之。」於是引軍自回，玄德與關張引本部五百人投廣宗來。至盧植軍中入帳施禮，具道來意。盧植大喜，留在帳前聽調。

時張角聚眾十五萬，糧兵五萬，相拒於廣宗，未見勝負。植謂玄德曰：「我今圍賊在此，賊弟張梁張寶在緱川與皇甫嵩朱雋對敵，汝可引本部人馬，我更助汝一千官軍，前去緱川打探消息，約期剿捕。」玄德領命，引軍星夜投緱川來。時皇甫嵩朱雋領軍拒賊，賊戰不利，退入長社，依草結營。嵩與高計曰：「賊依草結營，當用火攻之。」遂令軍士每人束草一把，暗地埋伏。

其夜大風忽起，二更以後，一齊縱火，嵩與高各引兵攻賊，賊寨火陷，賊眾驚慌，馬不及鞍，人不及甲，四散奔走。殺到天明，關張引敗殘軍士，尋路而走。忽見一彪軍馬，盡打紅旗，當頭攔路，去路為困，出一將，身長七尺，細眼長鬚，有丹粉都眉，法國誰郡人也，姓高名嵩，字孟德。操父曹嵩本姓夏侯氏，因為中常侍曹騰之養子，遂冒姓曹，嵩生操，小字阿瞞，一名吉利。

操幼時，好遊戲，喜歌舞，有權謀，多機變。操有叔父，見操游蕩無度，嘗怒之言於曹嵩。嵩責操，操忽心生一計，見叔父來，詐倒於地，作中風之狀。叔父驚告嵩，嵩急視之，操故無恙。嵩曰：「叔言汝中風，今日已愈乎？」操曰：「兒自來無此病，因失愛於叔父，故見回耳。」嵩信其言，後叔父但言操過，嵩並不聽。因此操得恣意放蕩。

時人有橋玄者，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南陽何顯見操言，渡堂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汝南許都，有知人之名，操往見之，問曰：「我何如人？」

操不答，又問，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也。」操聞言，大喜。年二十，舉孝廉為郎，除洛陽北都尉。初到任，即設五色棒，於條於縣之四門，有犯禁者，不避豪貴，皆責之。中常侍蹇碩之叔，為郎，因黃巾起，拜為騎都尉，引馬步軍五千，前來緱川助。值張梁張寶敗走，高操攔住，大殺一陣，斬首萬餘級，奪得旗幟金鼓馬匹極多。張梁張寶死，戰得脫，操見過皇甫嵩朱雋，隨即引兵追張梁張寶去了。

却說玄德引關張來緱川，聽得喊殺之聲，又望見火光耀天，急引兵來，賊已散，玄德見皇甫嵩朱雋具道盧植之意。嵩曰：「張梁張寶勢窮力乏，必投廣宗，去依張角。玄德可即星夜往助。」

玄德領命，遂引兵復回。到得半路，只見一簇軍馬，護送一輛檻車，車中之囚乃盧植也。玄德大驚，滾鞍下馬，問其緣故。植曰：「我圍張角將次可破，因角用妖術，未能即勝。朝廷差黃門左豐前來打探，問我索取賄賂，我答曰：『軍糧尚缺，安有餘錢奉承天候？』一左豐挾恨，回奏朝廷，說我高壓不戰，慢軍心，因此朝廷震怒，遣中郎將董卓來代將我兵，取我同京問罪。」



張飛聽罷大怒，要斬送軍人，以致廢糧。玄德急止之曰：「朝廷自有公論，汝豈可造次？」軍士遂擁盧植去了。關公曰：「虛中郎已被這人領去，我等法無所依，不如且回涿郡。」玄德從其言，遂引軍北行。

行無二日，忽因山後賊踪大露，玄德引關張縱馬上高岡望之，見漢軍大敗後面漫山塞野，黃巾蓋地而來，旗上大書「天公將軍」。玄德曰：「此張角也可速戰！」

三人飛馬引軍而出，張角正殺敗董卓，乘勢趕來，忽遇三人。

### 第二回 張翼德怒鞭督郵 何國舅謀誅宦豎

且說董卓字仲穎，西涼人也。官拜河東太守，自來驍傲。當日輕慢了玄德，張飛性後便欲殺之。玄德與關公急止之曰：「他是朝廷命官，豈可擅殺？」飛曰：「若不殺這厮，反要在他部下，我三人豈同生死，豈可相離不若都投別處去便了。」飛曰：「若如此，稍解吾恨。」

於是三人連夜引軍來投朱、高、孫之舊，合兵一處。進討董卓。是時曹操自隴上南討張梁，大戰於曲陽。這裏朱、高、孫進取，照寶引賊衆八九萬屯於山後。高令玄德爲其先鋒，與賊對敵。寶遣副將高昇出馬搦戰。玄德使張飛擊之。飛縱馬挺矛與昇交戰，不敵，刺昇落馬。玄德驅軍直衝過去，張寶就馬上披髮

衝殺，角軍大亂，收走五千餘里。三人救了董、卓同寨。卓問三人現居何處。玄德曰：「白身。」卓甚輕之，不爲禮。玄德出，張飛大怒曰：「我等親赴血戰，救了這厮，他却如此結禮，若不殺之，難消我氣。」便要提刀入帳來殺董卓。正是：

人精勢利古猶今，誰識英雄是白身。  
靈誅世上負心人，安得快人如翼德。  
畢竟董卓性命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伏劍，作起妖法。只見風雷大作，一股黑氣從天而降，黑氣中似有無限人馬殺來。玄德連忙回軍，軍中大亂，敗陣而歸。與朱、高計議，高曰：「彼用妖術，我來日可幸猪羊狗血，令軍士伏於山頭，候賊趕來，從高坡上澆之，其法可解。」

玄德聽令，發關公、張飛各引軍一千，伏於山後高岡之上。盛猪羊狗血并穢物，准備次日。張寶搖旗擂鼓，引軍搦戰。玄德出迎，交鋒之際，張寶作法，風雷大作，飛砂走石，黑氣漫天，滾滾人馬，自天而下。玄德縱馬便走，張寶驅兵趕來，將過山頭，關張伏軍放起號礮，穢物齊澆。但見空中紙人草馬紛紛墜地，風雷頓息，砂石不飛。張寶見解了法，急欲退軍。左關公右張飛兩軍都出，背後玄德朱、高一齊趕上，賊兵大敗。玄德望見地公將軍旗號，飛馬趕來，張

賈落荒而走。玄德發箭，中其左臂。張寶帶箭逃脫，走入陽城，堅守不出。朱雋引兵圍住陽城，攻打一面，差人打探皇甫嵩消息。

探子回報，且說：「皇甫嵩大獲勝捷，朝廷以董卓廢敗，命嵩代之。嵩到時，張角已死，張梁統其衆，與我軍相拒。被皇甫嵩連勝七陣，斬張梁於曲陽，發張角之棺戮尸。嵩首途往京師，餘衆俱降。朝廷加皇甫嵩為車騎將軍，領冀州牧。皇甫嵩又表奏盧植有功，無罪，朝廷復盧植原官。曹操亦以有功，除濟南相。即日將班師赴任。」

朱雋聽說，催促軍馬，悉力攻打陽城。賊勢危急，賊將嚴政，刺殺張寶獻首投降。朱雋遂平數郡，上表獻捷。

時又有黃巾餘黨三人，一趙弘，韓忠，孫仲，聚衆數萬，望風燒劫，稱與張角報仇。朝廷命朱雋即以得勝之師討之。嵩率諸軍前進，時賊據宛城，嵩引兵攻之。趙弘遣韓忠出戰，嵩遣玄德圍張攻城西南角。韓忠盡率精銳之衆，來西南角抵敵。朱雋自縱鐵騎二千，運取東北角。賊恐失城，急棄西南而回。玄德從背後掩殺，賊衆大敗，奔入宛城。朱雋分兵四面圍定城中，斷糧。韓忠使人出城投降，嵩不許。

玄德曰：「昔高祖之得天下，蓋為能招降納順，公何拒韓忠耶？」嵩曰：「彼一時此一時也。昔秦項之際，天下大亂，民無定主，故招降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惟黃巾造反，若容其降，無以勸善，使賊得利，恣意劫掠，失利傾投降，此長寇之志，非良策也。」

也。玄德曰：「不容寇降是矣。今四面圍如鐵桶，賊乞降不得，必然死戰。萬人一心，尚不可當，况城中有數萬死命之人乎？不若撤去東南，獨攻西北，賊必棄城而走，無心戀戰，可即擒也。」

嵩然之，隨撤東南二面軍馬，一齊攻打西北。韓忠果引軍棄城而奔，嵩與玄德關張率三軍掩殺，射死韓忠，餘皆四散奔走。

正追趕間，趙弘孫仲引賊衆到，與嵩交戰。嵩見弘勢大，引軍暫退。弘乘勢復奪宛城。嵩離十里下寨，方欲攻打，忽見正東三彪人馬到來，為首一將，生得廣額闊面，虎體龍腰，吳郡富春人也，姓孫名堅，字文臺，乃孫武子之後。年十七歲，與父至錢塘，見海賊十餘人，劫取商人財物，於岸上分贓。堅謂父曰：「此賊可擒也。」遂奮力提刀上岸，揚聲大叫：「東西指那，如喚人狀。賊以為官兵至，盡棄財物奔走。堅趕上，殺一賊，由是郡縣知名。薦為校尉，後會稽妖賊許昌造反，自稱陽明皇帝，聚衆數萬，堅與郡司馬招募勇士千餘人，會合州郡破之，斬許昌并其子許韶。刺史臧爰上表奏其功，除堅為鹽漬丞，又除盱眙丞，下邳丞。今見黃巾寇起，聚集鄉中少年及諸商旅，并淮泗精兵一千五百餘人前來接應。」

朱雋大喜，便令堅攻打南門，玄德打北門，朱雋打西門，留東門與賊走。孫堅首先登城，斬賊二十餘人，賊衆奔潰。趙弘飛馬突竊，直取孫堅，堅從城上飛身奪弘，擲弘下馬，却騎弘馬，飛身往來殺賊。孫仲引賊突出北門，正迎玄德，無心戀戰，只待奔逃。玄德張弓一箭，正中孫仲，翻身落馬。朱雋大軍隨後掩殺，斬首萬餘級。

降者不可勝計。南陽一路，十數郡皆平。雋班師回京，詔封爲車騎將軍，河南尹。雋表奏孫堅劉備等功，堅有人情，除別郡司馬上任去了。惟玄德聽候日久，不得除授。

三人鬱鬱不樂，上轎開行，正值郎中張鈞車到。玄德見之，自陳功績，鈞大驚，隨入朝見帝曰：「昔黃巾造反，其原皆由十常侍賣官鬻爵，非親不用，非疏不誅，以致天下大亂。今宜斬十常侍，懸首南郊，遣使者布告天下，有功者重加賞賜，則四海自清平也。」十常侍奏帝曰：「張鈞欺主。」帝令武士逐出。張鈞十常侍共議：「此必破黃巾有功者，不得除授，故生怨言。權且教省家餘注微名，待後却再理會未晚。」因此玄德除授中山府安喜縣尉。翌日赴任。玄德將兵教回鄉里，止帶親隨二十餘人，與關張來安喜縣中到任。署縣事一月，與民秋毫無犯，民皆感化。到任之後，與關張食則同桌，寢則同床。如玄德在稠人廣坐，關張侍立，終日不倦。到縣未及數月，朝廷降詔，凡有軍功爲長吏者賞沙汰。玄德疑在道中，適督郵行部至縣，玄德出郭迎接，見督郵施禮。督郵坐於馬上，惟微以鞭指回，答關張二公俱怒，及到館驛，督郵面高坐。玄德侍立階下，良久，督郵問曰：「劉縣尉是何出身？」玄德曰：「權乃中山靖王之後，自涿郡劉鬪黃巾，大小三十餘戰，頗有微功，因得除今職。」督郵大罵曰：「汝詐稱皇親，虛報功績，目今朝廷降詔，正要沙汰這等濫官污吏。」玄德啞聲連聲而退。歸到縣中，與縣吏商議，吏曰：「督郵作威，無非要賄賂耳。」玄德曰：「我

與民秋毫無犯，那得財物與他？」次日，督郵先提縣吏去，勒令指稱縣尉害民，玄德幾番自往求免，俱被門役阻住，不肯放參。

却說張飛飲了數盃悶酒，乘馬從館驛前過，見五六十人，皆在門前痛哭。飛問其故，衆老人答曰：「督郵逼勒縣吏，欲害劉公我等，皆來苦告，不得放入，反遣把門人趕打。」張飛大怒，驟圓環眼，咬碎鋼牙，滾鞍下馬，邁入館驛，把門人那裏阻擋得住。直奔後堂，見督郵正坐廳上，將縣吏綁倒在地，飛大罵：「害民賊認得我麼？」督郵未及開言，早被張飛揪住頭髮，扯出館驛，直到縣前，馬鞭縛住，攀下柳條，去督郵兩腿上着力鞭打，一連打折柳條十數枝。

玄德正納悶，聽得縣前喧鬧，問左右答曰：「張將軍一人在縣前痛打。」玄德忙去觀之，見縛縛者乃督郵也。玄德驚問其故，飛曰：「此等害民賊，不打死等甚。」督郵告曰：「玄德公救我性命。」玄德終是仁慈的人，急喝張飛住手，傍邊轉過關公來，曰：「兄長建許多大功，僅得縣尉，今反被督郵侮辱，吾思荆棘叢中，非棲鸞鳳之所，不如殺督郵，棄官歸鄉，別圖遠大之計。」玄德乃取印綬掛於督郵之頸，責之曰：「據汝害民，本當殺却，今姑饒汝命，吾繳還印綬，從此去矣。」督郵歸告定州太守，太守申文省府，差人捕捉。玄德關張三人，往代州喚劉琦，見玄德乃漢室宗親，留匿在家不題。

却說十常侍既握重權，互相商議，但有不能己者誅之。趙忠

張讓差大開破黃巾將士索金帛不從者奏罷職。皇甫嵩朱雋皆不肯與。趙忠等俱奏罷其官。帝又封趙忠等為車騎將軍。張讓等十三人皆封列侯。朝政愈壞。人民嗟怨。於是長沙賊區星作亂。漁陽張舉張超反。魏稱天子。純稱大將軍。表章雪片告急。十常侍皆藏匿不表。

一日帝在後園與十常侍飲宴。讓讓大夫劉陶逕到帝前大撓。帝問其故。陶曰：「天下危在旦夕。陛下尙自與閹宦共飲耶？」帝曰：「國家承平，有何危急？」陶曰：「四方盜賊並起，侵掠州郡。

其禍皆由十常侍賣官賣民，欺君罔上。朝廷正人皆去，禍在目前矣。」十常侍皆免冠跪伏於帝前曰：「大臣不相容，臣等不能活矣。願乞性命，歸田。」盡將家產以助軍資。言罷痛哭。帝怒謂陶曰：「汝家亦有近侍之人，何獨不容朕耶？」呼武士推出斬之。陶大呼：「臣死不惜，可憐漢室天下四百餘年，到此一旦休矣！」

武士擁陶出，方欲行刑，一大臣喝住曰：「勿得下手，待我諫去。」眾視之，乃司徒陳耽。進入宮中來諫帝曰：「劉陶雖得何罪而受誅？帝曰：「毀謗近臣，冒瀆朕躬。」耽曰：「天下人民欲食十常侍之肉，陛下撒之如父母，豈無寸功，皆封列侯，況封爵等結連黃巾，欲為內亂，陛下今不自省，社稷立見崩摧矣。」帝曰：「封爵作亂，其事不明，十常侍中豈無一二忠臣？」陳耽以頭撞階而諫。帝怒命牽出，與劉陶皆下獄。是夜，十常侍即於獄中謀殺之。假帝詔以孫堅為長沙太守，討區星。

不五十日，報捷。江夏平。詔封堅為烏程侯，封劉虞為幽州牧。領兵往漁陽，征張舉張純。代州劉恢以書薦玄德見虞虞大喜，命玄德為都尉，引兵直抵賊巢，與賊大戰數日，擄助銳氣。張純專一凶暴，士卒心變。帳下頭目刺殺張純，將頭納獻。率眾來降。舉見勢敗，亦自縊死。漁陽盡平。劉虞表奏劉備大功，朝廷赦免。觀音之罪，除下密丞，遷高堂尉。公孫瓚又表陳玄德前功，薦為別部司馬。守平原縣令。玄德在平原頗有饒糧軍馬，重整舊日氣象。劉虞平寇有功，封太尉。

中平六年夏四月，靈帝病篤，召大將軍何進入宮商議後事。那何進起身屠家，因妹入宮為貴人，生皇子辨，遂立為皇后。進由是得權重任。帝又寵幸王美人，生皇子協，何后嫉妬，鸞殺王美人。皇子協養於董太后宮中。董太后乃靈帝之母，解濟亭侯劉焉之妻也。初因桓帝無子，迎立解濟亭侯之子，是為靈帝。靈帝入繼大統，遂迎養母氏於宮中，尊為太后。

董太后嘗勸帝立皇子協為太子。帝亦偏愛協，欲立之。當時病篤，中常侍奏頌曰：「若欲立協，必先誅何進以絕後患。」帝然其說，因宣進入宮，進至宮門，司馬潘隱請進曰：「不可入宮。竊願謀殺公。」進大驚，急歸私宅，召諸大臣欲盡誅宦官。座上一人挺身出曰：「宦官之勢，起自沖質之時，朝廷滋蔓橫廣，安能盡誅。倘機不密，必有滅族之禍。請細詳之。」進視之，乃典軍校尉曹操也。進叱曰：「汝小輩，安知朝廷大事！」

正慶開，潘隱至，言：「帝已崩。今竊與十常侍商議，祕不發喪，矯詔宣何國舅入宮，欲絕後患，冊立皇子協爲帝。」

說未了，使命至，宣進趨入，以定後事。操曰：「今日之計，先宜正君位，然後國祚。」進曰：「誰敢與吾正君討賊？」一人挺身出曰：「願備精兵五千，斬國舅，內冊立新君，盡逐諸宦，掃清朝廷，以安天下。」進視之，乃司徒之孫，名紹，字子初，見爲同姓校尉。何進大喜，遂點御林軍五千，紹全身披掛，引何顯布、侯覽、秦等大臣三十餘員，相繼而入，就鑾帝柩前，立太子劉卽皇帝位。

百官呼拜已畢，袁紹入宮收喪，碩、瓚、走入御園，花陰下爲中常侍郭舉所殺。碩所領禁軍，盡皆投順。紹謂何進曰：「中官結黨，今日可乘勢盡誅之。」張讓等知事急，慌入告何后曰：「始初設謀陷害大將軍者，止竊碩一人，并不干臣等事。今大將軍聽袁紹之言，欲盡誅臣等，乞娘娘憐憫。」何太后曰：「汝等勿愛我當保汝。」傳旨宣何進入。太后密謂曰：「我與汝出身家微，非張讓等，焉能享此富貴。今竊碩不仁，既已伏誅，汝何聽信人言，欲盡誅宦官耶？」

何進聽罷，出謂袁官曰：「竊碩設謀害我，可族滅其家。其餘不必妄加殺害。」袁紹曰：「若不斬草除根，必爲後身之本。」進曰：「吾意已決，汝勿多言。」袁官皆退。

次日，太后命何進參錄尚書事，其餘皆封官職。董太后宣張

讓等入宮商議曰：「何進之妹，始初我感舉他，今日他誘兒，卻差帝位，內外臣僚，皆其心腹，威權太重，我將如何？」讓奏曰：「娘娘可臨朝，垂簾聽政，封皇子協爲主，加國舅袁重、大官，掌握軍權，重用臣等，大事可圖矣。」

董太后大喜。次日設朝，董太后降旨，封皇子協爲陳留王，董重爲騎將軍，張讓等共預朝政。何太后見董太后專權，於宮中設一宴，請董太后赴席。酒至半酣，何太后起身捧杯再拜曰：「我等婦人也，參預朝政，非其所宜。昔呂后因權重，宗族千口皆被戮。今我等宜深居九重，朝廷大事，任大臣元老自行商議。今國家之幸也，願垂聽焉。」董后大怒曰：「汝媽死王美人，設心嫉妒，今倚汝子爲君，與汝兄何進之勢，輒敢亂言，吾救驃騎，斷汝兄首，如反掌耳。」何后亦怒曰：「吾以好言相勸，何反怒耶？」董后曰：「汝家屠沽小輩，有何見識！」

兩宮互相爭競，張讓等各勸歸官。何后連夜召何進入宮，告以前事。何進出，召三公共議。來早設朝，使廷臣奏董太后原係藩妃，不宜久居宮中，合仍遷於河間安置，限日下，即出國門。一面遣人起送董后，一面點禁軍圍驃騎將軍董重府宅，追索印綬。董重知事急，自刎於後堂。家人舉哀，軍士方散。張讓段珪見董后一枝已廢，遂皆以金珠玩好，結構何進弟何苗，并其母舞陽君，令早晚入何太后處，善言遮蔽。因此，十常侍又得近幸。

段進託病不出，司隸校尉袁紹入見進曰：「張議段珪等流言於外，言公欲殺袁紹，後必為大禍，昔袁武欲謀內應，機謀不密，反受其殃，今公兄弟部曲將吏，皆英傑之士，若使盡力，奉在尊握，此天贊之時，不可失也。」進曰：「且容商議。」左右密報張議等語，告何苗又多送賄賂，苗入奏何后云：「大將軍輔佐新君，不行仁德，專務殺伐，今無端又欲殺十常侍，此取亂之道也。」后納其言。

少頃，何進入白后，欲誅中涓，何后曰：「中官統領禁省，漢家故事，先帝新棄天下，爾欲誅殺舊臣，非重宗廟也。」進本是沒決斷之人，聽太后言，唯唯而出。袁紹迎問曰：「大專若何？」進曰：「太后不允，如之奈何？」紹曰：「可召四方英雄之士，勒供來京，盡此取亂之道也。」

### 第三回 議溫明董卓叱丁原 餽金珠李肅說呂布

且說曹操當日對何進曰：「宦官之禍，古今皆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使至於此。若欲治罪，當除元惡，但付一獄吏足矣，何必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宜寬，吾料其必敗也。」何進曰：「孟德亦懷私意耶？」操退曰：「亂天下者必進也。」進乃暗差使命密詔，星夜往各鎮去。

却說前將軍密鄉侯西涼刺史董卓，先為破黃巾無功，朝廷將治其罪，因賄賂十常侍幸免，後又結託朝貴，遂任顯官，統西州大軍二十萬，常有不臣之心。是時得詔大喜，點起軍馬，陸續便行。

諒閣登此時事急，不容太后不從。進曰：「此計大妙。」便發檄至各鎮召赴京師。

主簿陳琳曰：「不可。俗云：『掩目而捕燕雀，是自欺也。』欲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國家大事乎？今將軍仗皇威，聚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若欲誅宦官，如鼓洪爐燎毛髮耳。但當速發行轅立斷，則天人順之，却反外檄大臣，臨犯京闕，英雄聚會，各懷一心，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反生亂矣。」何進笑曰：「此庸夫之見也。」傍邊一人鼓掌大笑曰：「此事易如反掌，何必多議。」視之，乃曹操也。正是：欲除君側宵人亂，須聽朝中智士謀。不知曹操說出甚話來，且聽下文分解。

### 餽金珠李肅說呂布

使其婿中郎將牛輔，守住陝西，自己却帶李傕郭汜張濟樊稠等，提兵望洛陽進發。卓婿謀士李儒曰：「今雖奉詔，中間多有暗昧，何不差人上表，名正言順，大事可圖。」卓大喜，遂上表其略曰：竊聞天下所以亂逆不止者，皆由黃門常侍張議等蔽

浸天常之故。臣聞揚湯止沸，不如去薪，漢祚雖痛，勝於釜毒。臣敢鳴鑼鼓入洛陽，請除讓等，社稷幸甚，天下幸甚。何進得表，出示大臣。侍御史鄭泰諫曰：「董卓乃豺狼也，引入京城，必食人矣。」進曰：「汝多疑，不足謀大事。」盧植亦諫曰：

「一推素知董車爲人，面善心狠，一入禁庭，必生禍患，不如止之勿來，免致生亂。」

進不窮，秦盧植皆棄官而去。朝廷大臣，去者大半。進使人迎董車於涪池，卓按兵不動。張讓等知外兵到，共議曰：「此何進之謀也？我等不先下手，皆滅族矣。」乃先伏刀斧手五十人於長樂宮嘉德門內，入告何太后曰：「今大將軍矯詔召外兵至京師，欲滅臣等望娘娘垂憐賜救。」太后曰：「汝等可詣大將軍府謝罪。」讓曰：「若到相府，骨肉盡紛矣。望娘娘宣大將軍入宮，諍止之。如其不從，臣等只就娘娘前請死。」

太后乃降詔宣進，得詔便行。主簿陳琳諫曰：「太后此詔，必是十常侍之謀，切不可去，必有禍。」進曰：「太后詔我，有何駭事？」袁紹曰：「今謀已泄，事已露，將軍尙欲入宮耶？」曹操曰：「先召十常侍出，然後可入。」進笑曰：「此小兒之見也。吾掌天下之權，十常侍敢待如何？」紹曰：「公必欲去，我等引甲士護從，以防不測。」

於是袁紹、曹操各選精兵五百，命袁紹之弟袁術領之。袁術全身披掛，引兵布列青瑣門外。紹與操帶劍護送何進至長樂宮前，黃門傳懿旨云：「太后特宣大將軍，餘人不許輒入。」將袁紹、曹操等都阻住宮門外，何進昂然直入，至嘉德殿門，張讓段珪迎出，左右圍住，進大驚，讓厲聲責進曰：「董后何罪，妄以觚死，國母喪葬，託疾不出，故本屠沽小輩，我等薦之天子，以致榮貴，不思報

効，欲相謀害，汝言我等甚濁，其清者誰？」進慌急，欲尋出路，宮門盡閉，伏甲齊出，將何進欲爲兩段。後人有詩歎之曰：

漢室傾危天數終，無謀何進作三公。幾番不韜忠臣諫，難免宮中受劍鋒。

讓等既殺何進，袁紹久不見進出，乃於宮門外大呼曰：「請將軍上車。」讓等將何進首級從橋上擲出，宣諭曰：「何進謀反，已伏誅矣。其餘脅從，盡皆赦宥。」袁紹厲聲大叫：「閣下謀殺大臣，謀惡黨者前來助戰。」何進部將吳匡，於青瑣門外放起火來。袁術引兵突入宮庭，但見閣下，不論大小盡皆殺之。袁紹、曹操斬關入內，趙忠、程璜、夏綽、郭勝四個被趕至翠花樓，剝爲肉泥。宮中火焰冲天，張讓、段珪、曹節、侯覽、將太后及太子并陳留王，劫去內省，從後道走北宮。

時盧植棄官未去，見宮中事變，擐甲持戈，立於閣下。遙見段珪擁何后過來，植大呼曰：「段珪逆賊，安敢劫太后！」段珪回身便走，太后從窗中跳出，植急救得免。吳匡殺入內庭，見何后亦提劍出，匡大呼曰：「何后同謀害我，當共殺之。」衆人俱曰：「願斬謀兄之賊。」當欲走，四面圍定，敢爲盡紛。紹復令軍士分頭來殺十常侍家屬，不分大小盡皆誅絕，多有無賴者誤被殺死。曹操一面救滅宮中之火，請何太后權攝大事，遣兵追襲張讓等，尋覓少帝。

且說張讓、段珪、劫少帝及陳留王，冒烟突火，連夜奔走至

北山約三更時分，後面賊聲大舉，人馬趕至。當前河南中郎將  
吏野實大呼：「逆賊休走！」張讓見事急，遂投河而死。帝與陳留  
王求如虛實，不敢高聲，伏於河邊亂草之內。軍馬四散去，不知  
帝之所在。

帝與三伏至四更，露水又下，腹中飢餓，相抱而哭。又怕人知  
覺，香懸草莽之中。陳留王曰：「此間不可久戀，須別尋活路。」於  
是二人以衣相結，爬上岸邊，滿地荆棘，黑暗之中，不見行路。

正無奈，忽有流螢千百成羣，光芒照耀，只在帝前飛轉。陳  
留王曰：「此天助我兄弟也。」遂隨螢火而行，漸漸見路。行至五  
更，足痛不能行。山崗邊見一草堆，帝與王臥於草堆之中。草堆前  
面是一所莊院，莊主是夜夢兩紅日墜於莊後，驚覺披衣出戶，四  
下觀望，見莊後草堆上紅光冲天，慌忙往視，却是二人臥於草畔。

莊主問曰：「二少年誰家之子？」帝不敢隱，陳留王指帝曰：「  
此是當今皇帝，遭十常侍之亂，逃難到此。吾乃皇弟陳留王也。」  
莊主大驚，再拜曰：「臣先朝司徒，與皇弟之弟，弟也。因見十常  
侍實官嫉賢，故隱於此。」遂扶帝入莊，跪進酒食。

却說關貢趕上段珪，趕住問天子何在。珪言已在半路相失，  
不知何往。實遂殺段珪，懸頭於馬項下，分兵四散尋覓。自己却獨  
乘一馬，隨路追尋。偶至崔毅莊，毅見首級，問之，實說詳細。崔毅引  
實見帝，君臣痛哭。實曰：「國不可一日無君，請陛下還都。」崔毅  
莊上止有瘦馬一匹，備與帝乘，實與陳留王共乘一馬，離莊而行。

不到三里，司徒王允、太尉楊彪、左軍校尉淳于瓊、右軍校尉  
趙萌、後軍校尉鮑信、中軍校尉袁紹，一行人眾數百人馬，接着車  
馬，君臣皆哭。先使人將段珪首級，往京師號令，另換好馬與帝及  
陳留王騎坐。蔡布還京，先是洛陽小兒謠曰：「帝非帝，王非王，千  
乘萬騎走北邙。」至此果應其讖。

車駕行不到數里，忽見旌旗蔽日，塵土遮天，一枝人馬來到。  
百官失色，帝亦大驚。袁紹驟馬出問，何人，纔旗影裏，一將飛出，厲  
聲問：「天子何在？」帝戰慄不能言。陳留王勒馬向前叱曰：「來  
者何人？」卓曰：「西涼刺史董卓也。」陳留王曰：「汝來保駕耶？」  
汝來劫駕耶？」卓應曰：「特來保駕。」陳留王曰：「既來保駕，天  
子在此，何不不下馬？」卓大驚，慌忙下馬，拜於道左。陳留王以言撫  
慰，董卓自初至，並無失語，卓暗奇之，已懷廢立之意。

是日還宮，見何太后，俱各痛哭。檢點宮中，不見了傳國玉璽。  
董卓屯兵城外，每日帶鐵甲馬軍入城，橫行街市，百姓惶惶不安。  
卓出入宮庭，暗無忌憚。後軍校尉鮑信，來見袁紹，言董卓必有異  
心，可速除之。紹曰：「朝廷新定，未可輕動。」鮑信見王允亦言其  
事，允曰：「且容商榷。」信自引本部軍兵，投泰山去了。

董卓招誘何進兄弟部下之兵，盡歸掌握，私謂李儒曰：「吾  
欲廢帝立陳留王，何如？」李儒曰：「今朝廷無主，不就此時行事，  
遲則有變矣。來日於溫明園中召集百官，諭以廢立，有不從者，斬  
之，則威權之行，正在今日。」



卓喜次日大排筵會。遍請公卿。公卿皆懼董卓。誰敢不到。卓待百官到了。然後徐到。園門下馬。帶劍入席。酒行數巡。卓教侍酒止樂。乃厲聲曰：「吾有一言。衆官聽聽。」衆官側耳。卓曰：「天子爲萬民之主。無威儀。不可以率衆。廟社綬。今上懦弱。不若陳留王聰明好學。可承大位。吾欲廢帝立陳留王。諸大臣以爲如何？」

官聽罷。不敢出聲。座上一人。指蔡直出立於筵前。大呼曰：「不可。不可。汝是何人。敢發大語。天子乃先帝嫡子。初無過失。何得妄議廢立。汝欲爲篡逆耶？」卓視之。乃荆州刺史丁原也。卓怒叱曰：「順我者生。逆我者死。」遂舉佩劍欲斬丁原。

時李儒見了原背後一人。生得器宇軒昂。威風凜凜。手執方天畫戟。怒目而視。李儒急進曰：「今日飲宴之處。不可談國政。來日向都堂公論未遲。」衆人皆勸丁原上馬而去。卓問百官曰：「吾所言公道否？」盧植曰：「明公差矣。昔太甲不明。伊尹放之於桐。高昌邑王登位。方二十七日。造惡三千餘條。故發光傳太廟而廢之。今上雖幼。聰明仁智。並無分毫過失。公乃外郡刺史。素未參與國政。又無伊尹之大才。何可強主廢立之事。聖人云：『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才。』」

卓大怒。拔劍向前。欲殺諸議。部彭伯諫曰：「盧尚書海內人望。今先害之。恐天下發憤。」卓乃止。司徒王允曰：「廢立之事。不可酒後相商。改日再議。」於是百官皆散。卓按劍立於園門。忽見一人跨馬持戟於園門外往來馳驟。卓問李儒曰：「此何人也？」儒

曰：「此丁原義兒。姓名布。字季先者也。主公且須避之。」卓乃入園潛避。

次日人報丁原引軍城外攔戰。卓怒。引軍回李儒出迎。兩陣對圓。只見呂布頂束髮金冠。披百花戰袍。提唐猊鎧甲。繫獅蠻寶帶。縱馬挺戟。隨丁建陽出到陣前。建陽指卓罵曰：「國家不幸。爾官弄權。以致萬民塗炭。爾無尺寸之功。焉敢妄言廢立。欲亂朝廷。」

董卓未及回言。呂布飛馬直殺過來。董卓慌走。建陽率軍掩殺。卓兵大敗。退三十餘里下寨。聚衆商議。卓曰：「吾觀呂布非常人也。吾若得此人。何慮天下哉？」帳前一人出曰：「主公勿憂。某與呂布同鄉。知其勇而無謀。見利忘義。某憑三寸不爛之舌。說呂布拱手來降。可乎？」

卓大喜。觀其人。乃虎賁中郎將李肅也。曰：「汝將何以說之？」肅曰：「某聞主公有名馬一匹。號曰『赤兔』。日行千里。須得此馬。再用金珠。以利結其心。某更進說詞。呂布必反丁原來投主公矣。」卓問李儒曰：「此言可乎？」儒曰：「主公欲取天下。何惜一馬？」卓欣然與之。更與黃金一千兩。明珠數十顆。玉帶一條。李肅得了禮物。投呂布寨來。伏路軍人圍住。肅曰：「可速報呂將軍。有故人來見。」軍人報知。布命入見。肅見布曰：「賢弟別來無恙？」布揖曰：「久不相見。今居何處？」肅曰：「見任虎賁中郎將之職。聞賢弟匡扶社稷。不勝之喜。有良馬一匹。日行千里。獲

水登山如限平地名曰「赤兔」特獻與賢弟以助遠威。布便令牽過來看。果然那馬渾身上下火炭般赤無半根雜毛。從頭至尾長一丈從蹄至項高八尺嘶喊咆哮有騰空入海之狀。後人有詩單道赤兔馬曰：

奔騰千里蕩塵埃，渡水登山紫霧開。製斷絲韁搖玉響，火龍潛下九天來。

布見了此馬大喜，謝肅曰：「兄賜此良駒，將何以爲報？」肅曰：「某爲義氣而來，豈望報乎？」布置酒相待。酒酣，肅曰：「肅與賢弟少得相見，令尊却曾會來？」布曰：「兄醉矣，先父棄世多年，安得與兄相會？」肅大笑曰：「非也。某說今日丁刺史耳。」布惶惑曰：「某在丁建陽處，亦出於無奈。」肅曰：「賢弟有擎天駕海之才，四海孰不欽敬。功名富貴，如探囊取物，何言無奈，而在人之下乎？」布曰：「恨不逢其主耳。」肅笑曰：「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見機不早悔之晚矣。」布曰：「兄在朝廷，觀何人爲世之英雄？」肅曰：「某遍觀羣臣，皆不如董卓爲人敬賢禮士，賞罰分明，終成大業。」布曰：「某欲從之，恨無門路。」肅取金珠玉帶列於布前，而後曰：「何爲有此？」肅令叱退左右，告布曰：「此是董卓大名，特令某將此奉獻。赤兔馬亦董公所贈也。」布曰：「董卓如此見愛，其將何以報之？」肅曰：「如某之不才，尚爲虎賁中郎將，公若到彼，貴不可言。」布曰：「恨無濟埃之功，以爲進見之禮。」肅曰：「功在翻手之間，公不肯爲。」

耳。布沉吟良久曰：「吾欲殺丁原，引軍歸董卓，何如？」肅曰：「賢弟若能如此，真莫大之功也。但事不宜遲，在於速決。」

布與肅約於明日來降。肅別去。是夜二更時分，布提刀入丁原帳中，原正秉燭觀書，見布至，曰：「吾兒來有何事故？」布曰：「吾堂室丈夫，安肯爲汝子乎？」原曰：「奉先何故變心？」布向前一刀砍下丁原首級，大呼：「左右！丁原不仁，吾已殺之，肯從吾者在此，不從者自去。」軍士散去大半。

次日，布持丁原首級往見李膺、肅，肅引布見卓。卓大喜，置酒相待。卓先下拜曰：「卓今得將軍如旱苗之得甘雨也。」布納卓坐而拜之曰：「公若不棄，布請拜爲義父。」卓以金甲錦袍賜布，楊飲而散。卓自是威勢越大，自領前將軍事，封弟蓋、晃爲左將軍、騎侯，封呂布爲騎都尉中郎將，都亭侯。李儒勸卓早定廢立之計，卓乃於省中設宴，會集公卿，令呂布將甲士千餘侍衛左右。

是日太傅袁隗與百官皆到。酒行數巡，卓按劍曰：「今上朝聘，不可以奉宗廟，吾將依伊尹殺光故事，廢帝爲弘農王，立陳留王爲帝，有不從者斬。」眾臣惶怖莫敢對。中軍校尉袁紹挺身出曰：「今上即位未幾，並無失德，汝欲廢嫡立庶，非反而何？」卓怒曰：「天下事在我，今爲之，誰敢不從？汝視我之劍不利否？」

紹亦拔劍曰：「汝劍利，吾劍未嘗不利。」兩備在筵上對敵。正是：丁原仗義身先喪，袁紹爭鋒勢又危。

畢竟袁紹性命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四回 廢漢帝陳留爲皇 謀董賊孟德獻刀

且說董卓欲殺袁紹，李儒止之曰：「事未可定，不可妄殺。」

袁紹手操寶刀，辭別百官而出，懸節東門，奔冀州去了。卓謂太傅  
袁闓曰：「汝姪無禮，吾看汝面，姑恕之。廢立之事若何？」闓曰：「  
太尉所見是也。」卓曰：「汝有阻大議者，以軍法從事。」眾臣震  
恐，皆云：「一聽尊命。」安寵車間侍中周舉，被尉伍瓊曰：「袁紹  
此去若何？」周舉曰：「袁紹忿忿而去，若購之急勢，必爲變。且袁  
氏祖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倘收豪傑，以獎徒衆，英雄因之  
而起，山東非公有也。不如赦之，拜爲一郡守，則紹喜於免罪，必無  
患矣。」伍瓊曰：「袁紹好謀無斷，不足爲慮，誠不若加之一郡守，  
以收民心。」

卓從之。即日差人拜紹爲渤海太守。九月朔，請帝臨嘉德殿，  
大會文武。卓拔劍在手，對衆曰：「天子闇弱，不足以君天下。今有  
策文一道，宜爲宣讀。」乃命李儒讀策曰：

孝靈皇帝，早棄臣民，皇帝承嗣，海內仰望。而帝天資輕  
佻，威儀不恪，居喪悛惰，否德既彰，有忝大位。皇太后教無  
母儀，統政荒亂。永樂太后暴崩，衆論惑焉。三綱之道，天地  
之紀，毋乃有闕。陳留王協，聖德偉懋，規矩肅然，居喪哀戚，  
言不以邪，休聲美譽，天下所聞。宜承洪業，爲萬世統。茲廢  
皇帝爲弘農王，皇太后還政。請奉陳留王爲皇帝，應天順

人，以慰生靈之望。

李儒諛策畢，卓叱左右扶帝下殿，解其璽綬，北面長跪，稱臣  
聽命。又呼太后去服候救。帝后皆號哭。羣臣無不悲慘。階下一大  
臣憤怒，高叫曰：「賊臣董卓，敢爲欺天之謀，吾當以頸血濺之。」  
揮手中象簡，直擊董卓。卓大怒，喝武士擎下，乃向董丁管也。卓命  
牽出斬之。管罵不絕口，至死神色不變。後人有詩歎曰：

董卓濇廢立，闖漢家宗社。委丘城，滿朝臣宰皆遷括，  
惟有丁公是丈夫。

卓請陳留王登殿。羣臣朝賀畢，卓命扶何太后并弘農王及  
帝妃唐氏於永安宮閒住，封鎖宮門，禁羣臣無得擅入。可憐少帝  
四月登基，至九月即被廢。卓所立陳留王協，袁字伯和，靈帝中子，  
即獻帝也。時年九歲。改元初平。袁卓爲相國，贊拜不名，入朝不趨。  
劍履上殿，威福莫比。李儒勸卓擢用名流，以收人望。因薦蔡邕之  
才，卓命徵之。邕不赴。卓怒，使人謂邕曰：「如不來，當滅汝族。」邕  
懼，只得應命而至。卓見邕大喜。一月三遷其官，拜爲侍中，甚見親  
厚。

却說少帝與何太后、唐妃，困於永安宮中，衣服飲食，漸漸缺  
少。少帝淚不會乾。一日，偶見雙飛燕於庭中，吟詩一首。詩曰：  
嫩草綠凝暉，雙燕舞飛燕。浴水一條寄，陌上人稱羨。遂

望碧雲深，是吾舊宮殿。何人仗恩威，使我心中怨。

董卓時常使人探聽，是日得此詩，果是董卓所寫。曰：「惡孽

作詩，殺之有名矣。」遂命李儒帶武士十人入宮，執帝。帝與后妃

正在樓上，宮女報李儒至，帝大驚。儒以為酒奉帝，帝問何故。儒曰：

「奉日融和，董相國特上壽酒。」太后曰：「既云壽酒，汝可先飲。」

儒怒曰：「汝不飲耶？」呼左右持短刀自練於前曰：「壽酒不

飲，可領此二物。」唐妃跪告曰：「妾身代帝飲酒，願公存母子性

命。」儒叱曰：「汝何人可代王死？」乃舉酒與何太后曰：「汝可

先飲。」后大罵何進無謀，引賊入京，致有今日之禍。儒懼，逼帝

曰：「容我與太后作別。」乃大慟而作歌。其歌曰：

天地易兮日月翻，紫微星兮退守藩。為臣逼兮命不久，

大勢去兮空淚漣。

唐妃亦作歌曰：

皇天將崩兮，后土頽兮。身為帝姬兮，恨不隨兮。生死異路兮，

從此別兮。奈何遙遠兮，心中悲。

歌罷，相抱而哭。李儒叱曰：「相國立等回報，汝等俄延，望誰

救耶？」太后大罵：「畜賊逼我母子，皇天不佑汝等助惡，必當滅

族。」儒大怒，雙手扯住太后，直擲下樓。叱武士統死唐妃，以鴆酒

灌殺少帝。還報董卓，卓命葬於城外。自此每夜入宮，恣淫宮女。夜

宿龍床，嘗引軍出城，行到陽城地方。時當二月，村社賽男女，皆

集。卓命軍士圍住，盡皆殺之。掠婦女財物，裝載車上，懸頭千餘顆。

於車下，連軫還鄉，揚言殺賊大勝，而面於城門下焚燒人頭。以

女屍物分給軍士。

趙騎校尉伍孚字總持，見董卓，憤恨不平。嘗於朝服內披

小鏡，設短刀，欲伺便殺卓。一日，卓大朝，孚迎至閣下，拔刀直刺卓

卓氣力大，兩手攔住，呂布便入，揪倒伍孚。卓問曰：「誰教汝反？」

孚瞪目大罵曰：「汝非吾君，吾非汝臣，何反之有？汝罪惡盈天，人

人願得而誅之，吾恨不車裂汝以謝天下。」卓大怒，命牽出剖劓

之。孚至死罵不絕口。後人有詩讚之曰：

漢末忠臣說伍孚，冲天豪氣世間無。朝堂殺賊名猶在，

萬古堪稱大丈夫。

董卓自此出入常帶甲士護衛。時袁紹在渤海，聞知董卓弄

權，乃差人齎書來見王允。書略曰：

卓賊欺天廢主，人不忍言，而公悉其跋扈，如不聽聞，豈

報國效忠之臣哉？紹今集兵練卒，欲掃清王室，未敢輕動。

公若有心當乘間圖之，若有驅使，即當奉命。

王允得書，尋思無計。一日，於侍班閣子內見舊臣俱在，允曰：

「今日老夫賤降，晚間敢屈眾位到舍小酌。」眾官皆曰：「必來

視聽。」當晚王允設宴後堂，公卿皆至，酒行數巡，王允忽然掩面

大哭。眾官詰問曰：「司徒貴誕，何故發悲？」允曰：「今日並非時

際，因欲為眾位一敘，恐董卓見疑，故託言耳。董卓欺主弄權，社稷

且夕難保，想高皇誅秦滅楚，奄有天下，誰想傳至今日，乃喪於帝

卓之手。此吾所以哭也。」

於是衆官皆哭。坐中一人猶掩掌大笑曰：「滿朝公卿，夜哭到明，明哭到夜，還能哭死董卓否？」允視之，乃曉騎校尉曹操也。允怒曰：「汝祖宗亦全祿漢朝，今不思報國而反笑耶？」操曰：「吾非笑別事，笑衆位無一計殺董卓耳。操雖不才，願即斷董卓頭，懸之都門，以謝天下。」允避席問曰：「孟德有何高見？」操曰：「近日操屈身以事董卓，欲乘間圖之耳。今卓頗信操，操因得時近卓園，司使有七星寶刀一口，願借與操入相府刺殺之，雖死不恨。」允曰：「孟德果有是心，天下幸甚。」遂親自酌酒奉操，操盪酒設誓，允隨取寶刀與之。操藏刀，飲酒畢，即起身辭別衆官而去。衆官又坐了一回，亦俱散訖。

次日曹操佩着寶刀，來至相府，問承相何在。從人云：「在小閣中。」操竟入見。董卓坐於牀上，呂布侍立於側。卓曰：「孟德來何遲？」操曰：「馬羸行遲耳。」卓顧謂布曰：「吾有西涼邊來好馬，牽先迎親去，揀一騎賜與孟德。」布領命而去。操暗忖曰：「此賊合死。」即欲拔劍刺之。懼卓力大，未敢輕動。卓醉大不耐久坐，遂倒身而臥，轉面向內。操又思曰：「此賊當休矣。」急掣寶刀在手，恰待要刺，不想董卓仰面看衣鏡中，照見曹操在背後拔刀，急回身問曰：「孟德何爲？」

時呂布已牽馬至門外，操惶急，乃持刀隨下曰：「操有寶刀一口，獻上恩相。」卓接視之，見其刀長尺餘，七寶嵌飾，極其鋒利。

果寶刀也。遂遞與呂布收了。操解鞘付布卓引操出閣看馬。操說曰：「願借試一騎。」卓就教與鞍轡。操牽馬出相府，加觀望東南而去。布對卓曰：「適來曹操似有行刺之狀，及被喝破，故推獻刀。」卓曰：「吾亦疑之。」

正說話間，適李儒至，卓以其事告之。儒曰：「操無妻小在京，只獨居寓所，今差人往召，如彼無疑而便來，則是獻刀；如推託不來，則必是行刺，便可擒而問也。」卓然其說，即差獄卒四人往喚操去了。良久回報曰：「操不曾回寓，乘馬飛出東門，門吏問之，操曰：「丞相差我有緊急公事，一縱馬而去矣。」儒曰：「操賊心虛，逃竄行刺無疑矣。」卓大怒曰：「我如此重用，反欲害我。」儒曰：「此必有同謀者，待拏住曹操便可知矣。」卓遂令備行文書，畫影圖形，捉拏曹操，擒獻者賞千金，封萬戶侯，窩藏者同罪。

且說曹操逃出城外，飛奔譙郡。路經中牟縣，爲守關軍士所獲，擒見縣令。操言：「我是客商，覆姓皇甫。」縣令熟視曹操，沉吟半晌，乃曰：「吾前在洛陽求官時，曾認得汝是曹操，如何隱諱？且把來監下，明日解去京師請賞。」把關軍士恐以酒食而去。至夜分，縣令喚親隨人暗地取出曹操，直至後院中，審究問曰：「我聞丞相待汝不薄，何故自取其禍？」操曰：「一燕雀安知鴻鵠志哉？汝既拏住我，便當解去請賞，何必多問？」縣令屏退左右，謂操曰：「汝休小覷我，我非俗吏，奈未遇其主耳。」操曰：「吾祖宗世食漢祿，誓不思報國，真禽獸何異？吾屈身事卓者，欲乘

聞之爲國除害耳。今事不成，乃天意也。縣令曰：「孟德此行，將欲何往？」操曰：「吾將歸鄉里，發矯詔召天下諸侯與兵共誅董卓之願也。」

縣令聞言，乃親解其縛，扶之上坐，再拜曰：「公真天下忠義之士也。」曹操亦拜，問縣令姓名。縣令曰：「吾姓陳，名宮，字公臺。老母妻子皆在東郡，今感公忠義，願棄一官，從公而逃。」操甚喜，是夜陳宮收拾盤費，與操更衣易服，各背劍一口，乘馬投敵鄉來。

行了三日，至成皋地方，天色向晚，操以鞭指林深處，謂宮曰：「此間有一人，姓呂名伯奢，是吾父結義弟兄，往間家中消息，覓一宿如何？」宮曰：「最好。」二人至莊前下馬，入見伯奢，曰：「我聞朝廷備行文書，捉汝甚急，汝父已避隱，留去了，汝如何得至此？」操告以前事，曰：「若非陳縣令已斷骨碎身矣。」伯奢拜陳宮曰：「小姪若非使君，曹氏滅門矣。使君寬宥，安坐今晚便可下榻草舍。」詎能即起身入內，良久乃出，謂陳宮曰：「老夫家無好酒，容往西村沽一壺來相待。」言訖，匆匆上驢而去。操與宮坐久，忽聞背後有磨刀之聲，操曰：「呂伯奢非吾至親，此去可疑，吾竊結之。」二人潛步入草堂後，但聞人語曰：「縛

而殺之，何如？」操曰：「是矣！今若不先下手，必遭擒獲。」遂與宮拔劍直入，不問男女，皆殺之，一連殺死八口，搜至廚下，却見縛一猪欲殺。宮曰：「孟德心多，誤殺好人矣。」急出莊上馬而行。

行不到二里，只見伯奢騎鞍前轡，懸酒二瓶，手攜果菜而來，叫曰：「賢姪與使君何故便去？」操曰：「被罪之人，不可久住。」伯奢曰：「吾已分付家人宰一猪相款賢姪，使君何惜一宿，速請轉騎。」

操不顧，策馬便行，行不數步，忽拔劍復回，叫伯奢曰：「此來者何人？」伯奢回頭看時，操揮劍欲砍伯奢於驢下。宮大驚曰：「適纔誤耳，今何爲也？」操曰：「伯奢到家，見殺死多人，安肯干休？若率衆來追，必邀其禍矣。」宮曰：「知而故殺，大不義也。」操曰：「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陳宮默然。

當夜行數里，月明中，敲開各店門，投宿。喂過了馬，曹操先睡。陳宮尋思：「我將謂曹操是好人，棄官跟他原來是個狠心之人。今日留之，必爲後患。」便欲拔劍來殺曹操，正是：設心狠毒非良士，挽卓原來一路人。畢竟曹操性命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五回 發矯詔諸鎮應曹公 破關兵三吳戰呂布

却說陳宮正欲下手殺曹操，忽轉念曰：「我為國家跟他到此，殺之不替，乘而他往。」插劍上馬，不等天明，自投東郡去了。操覺不見陳宮，尋思：「此人見我說了這兩句，疑我不仁，棄我而去，當急行不可久留。」遂連夜到陳留，尋見父親，備說前事。欲散家資，招募義兵。父言：「資少恐不成事，此間有孝廉衛弘，珠財仗義，其家巨富，若得相助，事可圖矣。」

操置酒張筵，拜請衛弘到家，告曰：「今漢室無主，董卓專權，欺君害民，天下切齒。操欲力扶社稷，恨力不足，公乃忠義之士，敢求相助。」衛弘曰：「吾有是心久矣，恨未遇英雄耳。既孟德有大志，願將家資相助。」操大喜，於是先發矯詔，馳報各道，然後招募義兵，豎起招兵白旗一面，上書「忠義」二字。不數日間，應募之士如雨駢集。

一日，有一個陽平國國人，姓樂，名進，字文謙，來投曹操。又有一個山陽鉅鹿人，姓李，名典，字曼成，也來投曹操。操皆留為帳前吏。又有沛國譙人夏侯惇，字元讓，乃夏侯嬰之後，自小習鎗棒，年十四從師學武，有人辱罵其師，惇殺之，逃於外方，聞知曹操起兵，與其族弟夏侯淵兩個各引壯士千人來會。此二人本操之弟兄。操父曹嵩原是夏侯氏之子，過房與曹家，因此是同族。

不數日，曹氏兄弟曹仁、曹洪各引兵千餘來助。曹仁字子孝，

曹洪字子廉，二人兵馬熟習，武藝精通。操大喜，於村中調練軍馬。衛弘齎出家財，置辦衣甲旗幡。四方送糧食者，不計其數。

時袁紹得操矯詔，乃袁麾下文武引兵三萬，離渤海來與曹操會盟。操作檄文以達諸郡。檄文曰：

操等謹以大義布告天下，董卓欺天罔地，滅國弑君，亂宮禁，殘害生靈，狼戾不仁，罪惡充積。今奉天子密詔，大集義兵，誓欲掃清華夏，剿戮篡凶，望興義師，共護公憤，扶持王室，拯救黎民。檄文到日，可速奉行。

操發檄文去後，各鎮諸侯，皆起兵相應。

- 第一鎮後將軍南陽太守袁術第二鎮冀州刺史韓馥
  - 第三鎮豫州刺史孔溫第四鎮兖州刺史劉岱第五鎮河
  - 內太守王匡第六鎮陳留太守張邈第七鎮東郡太守喬
  - 瑁第八鎮山陽太守袁遺第九鎮濟北相鮑信第十鎮北
  - 海太守孔融第十一鎮廣陵太守張超第十二鎮徐州刺
  - 史陶謙第十三鎮西涼太守馬騰第十四鎮北平太守公
  - 孫瓚第十五鎮上黨太守張楊第十六鎮烏程侯長沙太
  - 守孫堅第十七鎮郡鄉侯渤海太守袁紹
- 諸路軍馬多少不等——有三萬者，有一二萬者，各領文官武將投洛陽來。

且說北平太守公孫瓚，統領精兵一萬五千，路經德州平原縣。正行之間，遙見桑榆叢中，一面黃旗，數騎來迎。瓚視之，乃劉玄德也。瓚問曰：「賢弟何故在此？」玄德曰：「舊日蒙兄保備為平原縣令，今聞大軍過此，特來奉候，就請兄入城歇馬。」瓚指關張而問曰：「此何人也？」玄德曰：「此關羽、張飛、備結義兄弟也。」瓚曰：「乃同姓黃巾賊者乎？」玄德曰：「皆此二人之力。」瓚曰：「今居何職？」玄德答曰：「關羽為馬弓手，張飛為步弓手。」瓚歎曰：「如此可謂埋沒英雄，今當卓作亂，天下諸侯共往誅之。賢弟可乘此車官，一同討賊，力扶漢室，若何？」玄德曰：「願往。」張飛曰：「當時若容我殺了此賊，免有今日之事。」雲長曰：「事已至此，即當收拾前去。」

玄德關張引數騎，與公孫瓚來會。操接著，眾諸侯亦陸續皆至，各自安營下寨，連接三百餘里。操乃牽牛殺馬，大會諸侯，商議進兵之策。太守王匡曰：「今奉大義，必立盟主，聚約約束，然後進兵。」操曰：「袁本初四世三公，門多故吏，漢朝名相之裔，可為盟主。」紹再三推辭，眾皆曰：「非本初不可。」紹方應允。次日，鎮遠三府，遍列五方旗幟，上建白旄黃鉞，兵符將印，請紹登壇，紹整衣佩劍，慨然而上，焚香再拜，其盟曰：

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機縱害，禍加至尊，虐流百姓。紹等懼社稷淪喪，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戮力，以致臣節，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隕其命，無克

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

讀畢，歎曰：「眾因其辭氣慷慨，皆涕泗橫流。歃血已罷，下壇。眾拱紹升帳而坐，兩行依傍，位年齒分列坐定。操行酒數巡，言曰：「今日既立盟主，各聽調遣，同扶國家，勿以強弱計較。」袁紹曰：「紹雖不才，既承公等推為盟主，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國有常刑，軍有紀律，各宜遵守，勿得違犯。」眾皆曰：「惟命是聽。」紹曰：「吾弟袁術，總督糧草，應付諸營，無使有缺。更須一人為先鋒，直抵汜水關，搗戰餘各據險要，以為接應。」

長沙太守孫堅出曰：「堅願為前部。」紹曰：「文臺勇烈，可當此任。」堅遂引本部人馬，殺奔汜水關來。守關將士，差流星馬往洛陽丞相府告急。選卓自專大權之後，每日飲宴，李儒接得告急文書，遲來稟卓。卓大驚，急聚眾將商議。溫侯呂布挺身出曰：「父親勿慮，關外諸侯，布視之如草芥。願提虎狼之師，盡斬其首懸於都門。」卓大喜曰：「吾有奉先高枕無憂矣。」

言未絕，呂布背後一人，高聲出曰：「劉雞鶩用牛刀，不勞溫侯親往，吾斬衆諸侯首級，如探囊取物耳。」卓視之，其人身長九尺，虎體狼腰，豹頭猿臂，關西人也，姓華名雄。卓聞言大喜，加為驍騎校尉，發馬步軍五萬，同李肅胡軫趙雲，星夜赴關迎敵。眾諸侯內有濟北相鮑信，諒思孫堅既為前部，怕他奪了頭功，暗撥其弟鮑忠，先將馬步軍三千，選抄小路，直到關下搦戰。華雄引鐵騎五百，飛下關來，大喝：「賊將休走！」鮑忠急待退被華雄手起



刀落，斬於馬下。生擒將校極多。華雄遣人齎鮪忠首級來相府報捷。卓加雄爲都督。

却說孫堅引四將直至關前。那四將：第一個，右北平上畏人，姓程，名普，字德謀，使一鎗，名青龍，第二個，姓黃，名蓋，字公覆，零陵人也，使鐵鞭，第三個，姓關，名當，字義遠，西令支人也，使一口大刀，第四個，姓祖，名茂，字大榮，吳郡富春人也，使雙刀。孫堅被關銀鎗，裏赤帔，橫古鏡刀，騎花鬃馬，指關上而罵曰：「助惡匹夫，何不早降！」

華雄副將胡軫引兵五千出關迎戰。程普飛馬挺才，直取胡軫，關不敵，合程普刺中胡軫咽喉，死於馬下。堅揮軍直殺至關前，關上矢石如雨。孫堅引兵回至梁東屯住，使人於袁紹處報捷，就於袁術處催糧。或說術曰：「孫堅乃江東猛虎，若打破洛陽，殺了董卓，正是除狼而得虎也。」不與糧，彼軍必散。術聽之不發糧。孫堅軍缺食，軍中自亂，報上關來。李膺爲華雄謀曰：「今夜我引一軍從小路下關，襲孫堅寨，後將軍抑其前寨，堅可擒矣。」

雄從之，傳令軍士飽餐，乘夜下關。是夜月白風清，到堅寨時，已是半夜，鼓噪直進。堅慌忙披掛上馬，正遇華雄兩馬相交，關不敵，合後面李肅軍到，竟令軍放起火來，堅軍亂，眾將各自混戰，止有祖茂跟定孫堅突圍而走。背後華雄追來，堅取箭連放兩箭，皆被華雄躲過。再放第三箭時，因用力太猛，拽折了鵠筈弓，只得

棄弓縱馬而奔。祖茂曰：「主公頭上赤纓射目，爲賊所識，可脫纓與某戴之。」堅就脫纓換茂盔，分兩路而走。離軍只望赤纓者，追趕，堅乃從小路得脫。祖茂被華雄追急，將赤纓掛於人家槐木，竊的庭柱上，却入樹林潛躲。

華雄軍於月下遙見赤帔，四面圍定，不敢近前。用箭射之，方知是計，遂向前取了赤帔。祖茂於林後殺出，揮雙刀欲劈華雄，雄大喝一聲，將祖茂一刀砍於馬下。殺至天明，華方引兵上關。程普黃蓋韓當都來尋見孫堅，再收拾軍馬屯寨。堅爲折了祖茂，傷感不已。星夜遣人報知袁紹，紹大驚曰：「不想孫文臺敗於華雄之手。」便聚眾諸侯商議。眾人都到，只有公孫瓚後至。紹請入帳列坐。紹曰：「前日鮪將軍之弟不遵調遣，擅自進兵，殺身喪命，折了許多軍士。今者孫文臺又敗於華雄，挫我銳氣，爲之奈何？」諸侯並皆不語。

紹舉目遍視，見公孫瓚背後立着三人，容貌異常，都在那裏冷笑。紹問曰：「公孫太守背後何人？」瓚呼玄德曰：「此吾自幼同舍兄弟，平原人劉備是也。」曹操曰：「莫非破黃巾劉玄德乎？」瓚曰：「然。」即令劉玄德拜見。瓚將玄德功勞，並其出身細說一遍。紹曰：「既是漢室宗派，取坐來。」命坐。備遜謝，紹曰：「吾非敬汝名爵，吾敬汝是帝室之胄耳。」玄德乃坐於末位。關張又手侍立於後。

忽探子來報：「華雄引鐵騎下關，用長竿挑著孫太守赤纓。」

來寨前大罵搦戰。紹曰：「誰敢去戰？」袁術背後轉出驍將俞涉曰：「小將願往。」紹喜，便著俞涉出馬。即時報來：「俞涉與華雄不三合，被華雄斬了。」衆大驚。太守韓馥曰：「吾有上將潘鳳，可斬華雄。」紹急令出戰。潘鳳手提大斧上馬，去不多時，飛馬來報：「潘鳳又被華雄斬了。」衆皆失色。紹曰：「可惜吾上將頭良文醜，未至得一人在此何懼華雄！」

言未畢，階下一人大呼曰：「小將願往斬華雄頭，獻於帳下。」衆視之，見其人身長九尺，髯長二尺，丹鳳眼，臥蠶眉，面如重棗，聲如巨鐘，立於帳前。紹問何人，公孫瓚曰：「此劉玄德之弟，關羽也。」紹問理應何職，瓚曰：「跟隨劉玄德，充馬弓手。」帳中衆將大吶曰：「汝欺吾衆，請候無大將耶？」一弓手，安敢亂言，與我打出。」曹操急止之曰：「公路息怒。此人既出大言，必有勇略，試放出馬，如其不勝，責之未遲。」袁紹曰：「使一弓手出戰，必被華雄所笑。」操曰：「此人衣表不俗，華雄安知他是弓手？」關公曰：「如不勝，請斬某頭。」

操教兩盞酒，一盞與關公飲了上馬。關公曰：「酒且斟下，某去便來。」出帳提刀，飛身上馬，衆皆驚。關公得關外鼓聲大振，喊聲大震，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衆皆失驚。正欲探聽，覺給報處，馬到中軍，雲長提華雄之頭，擲於地上，其酒尚溫。後人有詩讚之曰：威鎮乾坤第一功，門盤鼓響震秦秦。雲長停盞施英勇，酒尚溫時斬華雄。

曹遠大喜。只見玄德背後驍出，張飛高聲大叫：「俺哥哥斬了華雄，不就這裏殺入關去，活拿董卓更待何時？」袁術大怒，喝曰：「俺天臣，尚自謙讓，豈一縣令手下小卒，安敢在此耀武揚威？」都與趕出帳去。曹操曰：「得功者賞，何計賞賤乎？」袁術曰：「既然公等只重一縣令，我當告退。」操曰：「豈可因一言而誤大事耶？」命公孫瓚且帶玄德關張回寨，衆官皆散。曹操暗使人齎牛酒，撫慰三人。

却說華雄手下敗軍，報上關來。李肅慌忙寫告急文書，申聞董卓。卓急聚李儒、呂布等商議。儒曰：「今失了上將，華雄賊勢浩大，實紹爲盟主，紹叔袁隗，現爲太傅，倘或裏應外合，深爲不便，可先除之。請丞相親領大軍，分撥剿捕。」

卓然其說，喚李傕郭汜領兵五百，圍住太傅袁隗家，不分老幼，盡皆誅絕。先將袁隗首級，去關前號令。卓遂起兵二十萬，分爲兩路而來。一路先令李傕、郭汜引兵五萬，把住汜水關，不要讓殺。卓自將十五萬，同李儒、呂布、孫翹、張濟等，守虎牢關。這關離洛陽五十里，軍馬到關，卓令呂布領三萬大軍，去關前紮住。大寨卓自在關上屯住。

流矢馬探聽得，報入。紹大驚，裏來。紹聚衆商議。操曰：「董卓屯虎牢，穢掩諸侯中路，今可勒兵一半迎敵。」紹乃分王匡、喬瑁、鮑信、袁遺、孔融、張楊、陶謙、公孫瓚，八路諸侯，往虎牢關迎敵。操引軍往來救應。八路諸侯，各自起兵，河內太守王匡引兵先到。

呂布帶鐵騎三千，飛奔來迎。王匡將軍馬列成陣勢，勒馬門旗下。看時，見呂布出陣，頭帶三叉束髮紫金冠，體掛西川紅錦百花袍，身披獸面吞頭連環鎖，腰繫勒甲玲瓏獅蠻帶，弓筒隨身，手持畫戟，坐下嘶風赤兔馬。果然是人中呂布，馬中赤兔。

王匡回頭問曰：「誰敢出戰？」後面一將縱馬挺鎗而出。匡視之，乃河內名將方悅，兩馬相交，無五合，被呂布一戟刺於馬下。挺鎗直衝過來，回軍大敗，四散奔走。布東西衝殺，如入無人之境。幸得喬瑁、袁遺兩軍皆至，來救王匡。呂布方退。三路諸侯，各折了些人馬，退三十里下寨。隨後五路軍馬都至，一處商議，言呂布英雄無人可敵。

正感間，小校報來，呂布搦戰。八路諸侯，一齊上馬，軍分八路，布在高崗遙望。呂布一簇軍馬，繡旗招展，先來衝陣。上黨太守張楊部將穆順出馬挺鎗迎戰，被呂布手起一戟，刺於馬下。衆大驚。北海太守孔融部將武安國使鐵鎗飛馬而出，呂布揮戟拍馬來迎，戰到十餘合，一戟砍斷安國手腕，棄鎗於地而走。八路軍兵奔出，救了武安國。呂布退回去了。衆諸侯回寨商議。曹操曰：「呂布英雄無敵，可會十八路諸侯，共議良策。若擒了呂布，董卓易誅。」正議間，呂布復引兵搦戰。八路諸侯齊出。公孫瓚揮擗親戰呂布，戰不數合，瓚敗走。呂布縱赤兔馬趕來，那馬日行千里，飛走如風，看看趕上。布見瓚戰後心便刺傍邊一將，圓睜環眼，倒豎虎鬚，挺丈八蛇矛，飛馬大叫：「三姓家奴休走！燕人張飛在！」

此

呂布見了，棄了公孫瓚，便戰張飛。飛抖擻精神，酣戰呂布。連鬪五十餘合，不分勝負。雲長見了，把馬一拍，舞八十二斤青龍偃月刀，夾攻呂布。三匹馬丁字兒厮杀，戰到三十合，戰不倒呂布。劉玄德變股劍，搠黃鬚馬，斜刺裏也來助戰。

這三個圍住呂布，轉燈兒般厮杀。八路人馬，都看得呆了。呂布架隔遮擋不定，看著玄德面上，虛刺一戟，玄德急閃。呂布落開陣角，倒拖畫戟，飛馬便回。三個那裏肯捨，拍馬趕來。八路軍兵，喊聲大震，一齊掩殺。呂布軍馬，望關上奔走。玄德關張隨後趕來。古人曾有編言，單道着玄德關張三戰呂布。

漢朝天數當桓靈炎，炎紅日將西傾。奸臣董卓廢少帝，劉協懦弱魂夢驚。曹操傳檄告天下，諸侯奮怒皆興兵。議立袁紹作盟主，誓扶王室定太平。溫侯呂布世無比，雄才四海誇英偉。護疆銀鎗刺龍鱗，束髮金冠響雉尾。參差貫帶獸平吞，錯落錦袍飛鳳起。龍駒踏踏起天風，畫戟爍爍射秋水。出關獨戰誰敢當，諸侯膽裂心惶。惶踴出燕人張翼德，手持蛇矛丈八鎗。虎鬚倒豎環眼圓睜，光燭戰未能分勝敗。陣前惱起關雲長，青龍寶刀耀寒雪。鬚飄戰袍飛映燦，馬踏到處鬼神驚。目前一怒應流血，英雄玄氣變鋒鋒。抖擻天威施勇烈，三人圍戰戰多時。遮擋架隔無休歇，喊聲震動天地翻。殺氣迷漫斗斗寒，呂布力

鎔奪走路，遙望家山拍馬，還倒拖耒耜，方天戟，亂散鎗金。

五彩旂，頓斷絨絲，走赤兔，翻身飛上虎牢關。

三人直趕呂布到關下，看見關上西風颯動青羅傘蓋，張飛大叫：「此必董卓，追呂布有甚強處，不如先拿董卓，便是斬草除根。」

### 第六回 焚金闕董卓行兇 匿玉璽孫堅背約

卻說張飛拍馬趕到關下，關上矢石如雨，不得進而回。八路諸侯，同詣玄德關，賀功，使人去袁紹寨中報捷。紹遂移檄孫堅，令其進兵，堅引程普、黃蓋至袁術寨中相見。堅以杖畫地曰：「董卓與我，本無離隙，今我奮不顧身，親冒矢石，來決死戰者，上為國家討賊，下為將軍家門之私，而將軍却聽讒言，不獲糧草，致堅敗績，將軍何安？」

術惶恐無言，命斬進讒之人，以謝孫堅。忽人報堅曰：「關上有一將，乘馬來寨中，要見將軍。」堅辭袁術，歸到本寨，喚來問時，乃董卓愛將李傕。堅曰：「汝來何為？」傕曰：「丞相所敬者，惟將軍耳，今特使傕來結親，丞相有女，欲配將軍之子。」堅大怒，叱曰：「董卓逆天無道，蕩覆王室，吾欲夷其九族，以謝天下，安肯與逆賊結親耶？吾不斬汝，汝當速去，早早獻關，饒你性命，倘若遲誤，粉骨碎身！」

李傕抱頭鼠竄，回見董卓，說堅如此無禮。卓怒，問李傕曰：「溫侯斬賊，兵無戰心，不若引兵回洛陽，遷帝於王安，以應章根。」

拍馬上關來，擒董卓，正是擒賊定須擒賊首，奇功端的待奇人。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近日街市童謠曰：「西頭一個漢，東頭一個漢，鹿走入長安，方可無斯難。」臣思此言，「西頭一個漢」乃應高祖，旺於西都長安，傳一十二帝；「東頭一個漢」乃應光武，旺於東都洛陽，今亦傳一十二帝。天運合回，丞相遷回長安，方可無虞。」卓大喜曰：「非汝言，吾實不悟。」遂引呂布星夜回洛陽，商議遷都。聚文武於朝堂，卓曰：「漢東都洛陽，二百餘年，氣數已衰，吾親旺氣實在長安，吾欲奉駕西幸，汝等各宜促裝。」

司徒楊彪曰：「關中殘破零落，今無故捐宗廟，焚皇陵，恐百姓驚動，天下動之至易，安之至難，望丞相鑒察。」卓怒曰：「汝阻國家大計耶？」太尉黃琬曰：「楊司徒之言是也，往者王莽篡逆，更始赤眉之時，焚燒長安，盡為瓦礫之地，更兼人民流移，百無一二，今棄宮室而就荒地，非所宜也。」卓曰：「關東賊起，天下播亂，長安有瞻園之險，更近隴右，木石磚瓦，尅且可辦，宮室營造，不須月餘，汝等再休亂言。」司徒相爽諫曰：「丞相若欲遷都，百姓騷動，不寧矣。」卓大怒曰：「吾為天下計，豈惜小民哉！」即日罷楊

根！拍馬上關來，擒董卓，正是擒賊定須擒賊首，奇功端的待奇人。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根！拍馬上關來，擒董卓，正是擒賊定須擒賊首，奇功端的待奇人。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根！拍馬上關來，擒董卓，正是擒賊定須擒賊首，奇功端的待奇人。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根！拍馬上關來，擒董卓，正是擒賊定須擒賊首，奇功端的待奇人。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根！拍馬上關來，擒董卓，正是擒賊定須擒賊首，奇功端的待奇人。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根！拍馬上關來，擒董卓，正是擒賊定須擒賊首，奇功端的待奇人。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根！拍馬上關來，擒董卓，正是擒賊定須擒賊首，奇功端的待奇人。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根！拍馬上關來，擒董卓，正是擒賊定須擒賊首，奇功端的待奇人。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根！拍馬上關來，擒董卓，正是擒賊定須擒賊首，奇功端的待奇人。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根！拍馬上關來，擒董卓，正是擒賊定須擒賊首，奇功端的待奇人。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根！拍馬上關來，擒董卓，正是擒賊定須擒賊首，奇功端的待奇人。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根！拍馬上關來，擒董卓，正是擒賊定須擒賊首，奇功端的待奇人。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根！拍馬上關來，擒董卓，正是擒賊定須擒賊首，奇功端的待奇人。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根！拍馬上關來，擒董卓，正是擒賊定須擒賊首，奇功端的待奇人。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整黃袍黃裳，爲庶民。

卓曰：上車只見二人，車前而後，誰之乃尚書尉，城門夜閉，伍瓊也。卓問：「有何事？」

卓曰：「今關水橋欲送長安，來求諒耳。」卓大怒曰：「我始初聽你兩個保用袁紹，今紹已反，是汝等一黨。」

此武士推出郡門，將日送下令選部，張來日便行李備曰：「今錢糧缺乏，官戶極多，可輕沒入官，但是袁紹等門下殺其宗黨，而抄其家資，必得巨甚。」

卓即差錢騎五千，徑行掘穿洛陽宮，共數千家，插旗頭上。大書：「反臣逆黨。」

盡斬於城外，取其金寶，李傕郭汜盡驅洛陽之民數百萬口，前赴長安。每百姓一隊，開軍一隊，互相拖押，死於溝壑者不可勝數。又縱軍士淫人妻女，尋人糧食，啼哭之聲，盈動天地。

卓臨行，發諸門放火，焚燒居民房屋，並放火燒宗廟官府。南北兩宮，火餘相接。長安宮庭，盡爲焦土。又差呂布發掘先皇及后妃陵寢，取其金寶。軍士乘勢掘官民墳塚，殆盡。董卓裝載金珠，織疋好物數千餘車，劫了天子並后妃等，竟望長安去了。

却說卓將趙岑見卓已奔洛陽而去，便獻了汜水關。孫堅驅兵先入，玄德關張殺入虎牢關，諸侯各引軍入。

且說孫堅飛奔洛陽，遙望火餘冲天，黑烟燭天，二三百里，並無雞犬人烟。先發兵救滅了火，令衆諸侯各於荒地上屯住軍馬。曹操來見袁紹曰：「今董卓西去，正可乘勢追襲，本初按兵不動。」

何也？」紹曰：「諸侯疲困，進恐無益。」

操曰：「董卓賊焚燒宮殿，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諸公何憂而不進？」

諸侯皆言：「不可輕動。」操大怒曰：「豎子不足與謀。」遂自引兵萬餘，領夏侯惇、曹仁、曹洪、李典、典進星夜來趕卓。

且說卓行至梁陽地方，太守徐榮出接。李備曰：「丞相新棄洛陽，防有追兵，可教徐榮伏軍梁陽城外山場之旁。若有兵追來，可棄放過。待我這裏殺敗，然後截住掩殺，令後來者不敢復追。」

卓從其計，又令呂布引騎兵斷後。布正行間，曹操一軍趕上。呂布大笑曰：「不出李備所料也。」

將軍馬躍開曹操出馬，大叫：「逆賊劫遷天子，流徙百姓，將欲何往？」

呂布罵曰：「背主懦夫，何得妄言？」夏侯惇挺鎗躍馬，直取呂布，戰不數合，李備引一軍從左邊殺來，操急令夏侯淵迎敵。右邊喊聲又起，郭汜引軍殺到，操急令曹仁迎敵。三路軍馬，勢不可當。夏侯惇、郭汜敵呂布不住，飛馬回陣。布引鐵騎掩殺操軍大敗，回望梁陽而走。走至一荒山脚下，時約二更，月明如畫，方纔聚集殘兵。

正欲埋鍋造飯，只聽得四圍喊聲。徐榮伏兵盡出，曹操慌忙策馬，奪路奔逃。正遇徐榮轉身便走，榮搭上箭，射中操肩膊，操帶箭逃命，轉過山坡，兩個軍士伏於草中，見操馬來，二鎗齊發，操馬中鎗而倒，操翻身落馬，被二卒擒住，只見一將飛馬而來，揮刀欲

死兩個步軍下馬救起曹操。操視之，乃曹洪也。操曰：「吾死於此，豈賢弟可連去？」洪曰：「公急上馬，洪願步行。」操曰：「賊兵趕上，汝將奈何？」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公。」操曰：「吾若再生，汝之力也。」

操上馬，洪脫去衣甲，拖刀跟馬而走。約行至四更餘，只見前面一條大河，阻住去路。後面賊聲漸近。操曰：「命已至此，不得復活矣。」洪急扶操下馬，脫去袍履，負操渡水。纔過彼岸，追兵已到。隔水放箭，操帶水而走。比及天明，又走三十餘里，土崗下少歇。忽然喊聲起處，一彪人馬趕來，却是徐榮從上流渡河來追。

操正慌急間，只見夏侯惇、夏侯淵引十數騎飛至，大喝：「徐榮無傷吾主！」徐榮便奔夏侯惇、夏侯淵來迎，交馬數合，惇刺徐榮於馬下，殺散餘兵。隨後曹仁、李典、樂進，各引兵尋到，見了曹操，憂喜交集，聚集殘兵五百餘人，同回河內。

却說曹操分屯洛陽，孫堅救城中餘火，屯兵城內，說帳於建寧殿基上。堅令軍士掃除殿瓦礫，凡董卓所掘殘廢，盡皆掩閉於太廟基上，草創殿屋三間。請衆諸侯立列聖神位，率太牢祀之。祭畢，皆散。堅歸寨中，是夜星月交輝，乃按劍露坐，仰觀天文，見紫微垣中白氣漫漫，堅嘆曰：「帝星不明，賊臣亂國，萬民塗炭，京城一空。」言訖，不覺淚下。

旁有軍士指曰：「殿前有五色毫光起於井中。」堅喚軍士點起火把，下井打撈，撈起一婦人屍首，雖然日久，屍不爛。宮中

裝束，項下帶一錦囊。取開看時，內有硃紅小匣，用金鎖鎖着。啓視之，乃一玉璽，方圓四寸，上鑄五龍交紐，旁缺一角，以黃金鑲之。上有篆文八字，「受命於天，既壽永昌。」

堅得璽，乃問程普曰：「此傳國璽也。此玉是昔日下和於荆山之下，見鳳凰棲於石上，戲而進之，楚文王解之，果得玉。秦二十六年，令玉工琢為璽，李斯篆此八字於其上。二十八年，始皇巡狩至洞庭湖，風浪大作，舟將覆，急投玉璽於湖而止。至三十六年，始皇巡狩至華陰，有人持璽遮道，與從者曰：「將此還祖龍。」言訖不見。此璽復歸於秦。明年，始皇崩，後來子嬰將玉璽獻於漢高祖。後至王莽篡逆，孝元皇太后將璽打王尋、蘇獻，崩其一角，以金鑲之。光武得此璽於宜陽，傳位至今。近聞十常侍作亂，劫少帝出北邙，回宮失此寶。今天授主公，必有登九五之分。此璽不可久留，宜速回江東別圖大事。」孫堅曰：「汝言正合吾意。明日便當託疾辭歸。」

商議已定，密諭軍士勿得洩漏。誰想數中一軍，是袁紹將人欲假此為進身之計，連夜偷出營寨，來報袁紹。紹與之賞賜，略留軍中。次日，孫堅來辭袁紹曰：「堅抱小疾，欲歸長沙，特來別公。」紹笑曰：「吾知公疾乃害傳國璽耳。」堅失色曰：「此言何來？」紹曰：「今與兵討賊，為國除害。玉璽乃朝廷之寶，公既獲得，當對衆留於此處，候送了董卓，便歸朝廷。今假之而去，意欲何為？」

堅曰：「玉璽何由在此處？」紹曰：「建寧殿井中之物，何在？」堅

曰：「吾本無之，何強相逼？」

堅指天為誓曰：「吾若果得此寶，私自藏匿，異日不得善終，死於刀箭之下。」

衆諸侯曰：「文臺如此說，想必無之。」

紹喚軍士出曰：「打撈之時，有人否？」

堅大怒，拔所佩之劍，要斬那軍士。紹亦拔劍曰：「汝斬軍人，乃欺我也。」

紹背後顏良、文醜皆拔劍出，緊背後程普、黃蓋、韓當亦掣刀在手。

衆諸侯一齊勸住，緊隨即上馬，按寨離洛陽而去。

紹大怒，遂寫書一封，差心腹人連夜往荊州，送與刺史劉表，教就路上截住奪之。

次日，人報曹操追董卓戰於象陽，大敗而回。

紹令人接至寨中，會衆置酒，與操解圍，飲宴閒操，歎曰：「吾始興大義，為國除賊，誰公既仗義而來，操之初意，欲煩本初引河內之衆，臨孟津臨濟，藉將固守成皋，據嚴倉，奉驛驛，大谷，制其險要，公路率南陽之軍，駐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深溝高壘，勿與戰，益為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限誅逆，可立定也。今遲疑不進，大失天下之望，操竊恥之。」

紹等無言可對。

既而席散，操見紹等各懷異心，料不能成事，自引軍投揚州去了。

公孫瓚謂玄德曰：「袁紹無能為也，久必有變。吾等且」

舉拔寨北行。至平原，令玄德為平原相，自去守地。袁軍兗州太守劉岱、問東郡太守喬瑁、借糧瑁推辭不與，岱引軍突入瑁營，殺死喬瑁，盡降其衆。袁紹見衆人各自分散，就領兵拔寨離洛陽。

投關東去了。

却說荊州刺史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也。乃漢室宗親，幼好結納，與名士七人為友。時號「江夏八俊」。

那七人：汝南陳瑈、字仲孺，同郡范滂、字孟博，魯國孔昱、字世元，渤海范康、字仲偉，出陽懷，字文左，同郡張儉、字元節，南陽岑暉、字公孝。劉表與此七人為友。有廷平人蒯良、蒯越，襄陽人蔡瑁，為輔當時，看了袁紹書，隨令蒯越、蔡瑁引兵一萬來截孫堅。

孫堅方到，蒯越將陣擺開，當先出馬。孫堅問曰：「蒯英、凌何故引兵截吾去路？」

越曰：「汝既為漢臣，如何私匿傳國之寶，可速留下，放汝歸去。」

堅大怒，命黃蓋出戰。蔡瑁舞刀來迎。關公合蓋揮鞭打瑁，正中護心鏡。瓚撥回馬走。孫堅乘勢殺過界首。山後金鼓齊鳴。乃劉表親自引軍來到。孫堅就馬上施放箭曰：「升何故信袁紹之書，相迫鄰郡？」

表曰：「汝匿傳國寶，將欲反耶？」

堅曰：「吾若有此物，死於刀箭之下。」

表曰：「汝若要我信，將隨軍行李，任我搜看。」

堅怒曰：「汝有何力，敢小覷我？」

方欲交兵，劉表便退。堅縱馬趕去。兩山後伏兵齊出，背後蔡瑁、蒯越趕來，將孫堅圍在垓心。正是：玉璽得來無用處，反因此寶動刀兵。

畢竟孫堅怎地脫身，且聽下文分解。

第七回 袁紹擊河戰公孫 孫堅跨江擊劉表

却說孫堅被劉表圍住，麀得程普黃蓋韓當三將死救得脫，折兵大半，奪路引兵回江東。自此孫堅與劉表結怨。

且說袁紹屯兵河內，缺少糧草，冀州牧韓馥遣人送糧以資軍用。謀士逢紀說紹曰：『大夫文舉橫天下，何待人送糧？冀州乃韓馥所據之地，將軍何不取之？』紹曰：『未有良策。』紀曰：『可暗使人馳書與公孫瓚，令遣兵取冀州，約以夾攻。袁必與兵韓馥無謀之舉，必請將軍領州事，就中取事，唾手可得。』

紹大喜，即發書到瓚處，瓚得書，見其攻冀州，平公其地，大冀即日與兵。紹却使人密報韓馥，韓馥恐辛評二謀士商議，說曰：『公孫瓚將代之，衆長驅而來，其鋒不可當，兼有劉關張助之，難以抵敵。今袁本初智勇過人，手下名將甚多，將軍可請彼同治州事，彼必厚待將軍，無患公孫瓚矣。』

韓馥即差別駕陳元請袁紹，長史耿武諫曰：『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乳哺，立可餓死。奈何欲以州事委之？此引虎入羊羣也。』瓚曰：『吾乃袁氏之故吏，才能又不如本初，古者擇賢者而讓之，讓者何嫉妬耶？』耿武歎曰：『冀州休矣！』於是棄職而去者三十餘人，獨耿武與關純伏於城外，以待袁紹。

數日後，紹引兵至，耿武關純拔刀而出，欲刺殺紹。紹將顏良

立斬耿武，文醜砍死關純。紹入冀州，以魏爲奮威將軍，以田昱沮授許都逢紀分掌州事，盡奪韓馥之權。馥懷悔無及，遂棄下家小，匹馬往投陳留太守張邈去了。

却說公孫瓚知袁紹已據冀州，遣弟公孫越來見紹，欲分其地。紹曰：『可請汝兄自來，吾有商議。』越辭歸行不到五十里，道旁見一彪軍馬，口稱『袁本初家將也』，亂箭射死公孫越。越人送回見公孫瓚，瓚已死矣。大怒曰：『袁紹誘我起兵，殺我，他卻就奪我事，今又詐遣車兵射死吾弟，此冤如何不報！』

瓚起本部兵，奔冀州來。紹知瓚兵至，亦領軍出，二軍會於磐河之上。紹軍於磐河橋東，瓚軍於橋西。瓚立馬橋上，大呼曰：『背義之徒，何敢賣我！』紹亦策馬至橋邊，指瓚曰：『韓馥無才，願讓冀州於吾，與爾何干？』瓚曰：『昔日以汝爲忠義，推爲盟主，今之所爲，真狼心狗行之徒，有何面目自立於世間！』袁紹大怒曰：『誰可擒之？』

言未畢，文醜策馬挺鎗，直殺上橋。公孫瓚就橋邊與文醜交鋒，戰不到十餘合，瓚抵擋不住，敗陣而走。文醜乘勢追趕，瓚走入陣中，文醜飛馬入中軍，往來衝突。瓚手下健將四員，一齊迎戰，被文醜一鎗刺一將下馬，三將俱走。文醜直趕公孫瓚出陣後，瓚望山谷而逃。文醜驟馬厲聲大叫：『快下馬受降！』瓚弓箭盡落。



頭歪側地，披髮縱馬，奔轉山坡，其馬前失，瓌身落於坡下。文醜急欲鎗來刺，忽見草坡左側轉出一個少年將軍，飛馬挺鎗，直取文醜。

公孫瓌爬上坡去看，那少年生得身長八尺，濃眉大眼，闊面重頤，威風凜凜，與文醜大敵五六十合，勝負未分。瓌部下救軍到，文醜撥回馬去了。那少年也不追趕。瓌忙下山坡，問那少年姓名。那少年欠身答曰：「某乃常山真定人也，姓趙，名雲，字子龍。本袁紹轄下之人，因見紹無忠君救民之心，故特棄彼而投麾下，不期於此處相見。」瓌大喜，遂同歸寨，整頓甲兵。

次日，瓌將軍馬分作左右兩隊，勢如羽翼。馬五千餘匹，大半皆是白馬。因公孫瓌會與羌人戰，遂選白馬為先鋒，號為「白馬將軍」。羌人但見白馬便走，因此白馬極多。袁紹令顏良、文醜為先鋒，各引弓弩手一千，亦分作左右兩隊，令在左者射公孫瓌，右軍在右者射公孫瓌左軍，再令趙雲引八百弓手步兵一萬五千列於陣中，袁紹自引馬步軍數萬，於後接應。

公孫瓌初得趙雲，不知心腹，令其另領一軍在後，遣大將嚴綱為先鋒，撥自領中軍，立馬橋上，榜豎大紅門金線帥字旗於馬前。從辰時撞鼓，直至巳時，紹軍不進。趙雲令弓手皆伏於遮箭牌下，只聽嚴綱發箭，嚴綱放箭，吶喊直取趙雲。嚴綱見敵網兵來，都伏而不動，直到來得至近，一聲砲響，八百弓弩手一齊俱發，網兵待回，被趙雲拍馬舞刀，斬於馬下。瓌軍大敗，左右兩軍欲求救應。

都鼓顏良文醜引弓弩手射住紹軍並進，直殺到界橋邊。趙雲馬到，先斬嚴綱，將把旗砍倒。

公孫瓌見旗倒，繡旗回馬下橋而走。趙雲引軍直衝到後軍，正撞着趙雲挺鎗騎馬，直取趙雲，戰不數合，一鎗刺趙雲於馬下。趙雲騎馬飛入紹軍，左衛右突，如犬無人之境。公孫瓌引軍殺回紹軍大敗。

却說袁紹先使探馬看時，回報趙雲斬將軍旗，追趕敗兵，因此不作準備，與田豐引着帳下持戟軍士數百人，弓弩手數十騎，乘馬出觀，呵呵大笑：「公孫瓌無能之輩！」

正說之間，忽見趙雲衝到前面，弓箭手急待射時，雲連刺數人，衆軍皆走。後面袁軍圍圍圍上來，田豐慌對紹曰：「主公巨於空牆中躲避。」紹以兜鑿揆地大呼曰：「大丈夫顯臨陣闖死，豈可入牆而望活乎？」衆軍士齊心死戰，趙雲衝突不入。紹兵大隊掩至，顏良亦引軍來到兩路并殺。趙雲保公孫瓌殺透重圍，回到界橋，紹驅兵大進，復趕過橋，落水死者不計其數。

袁紹當先趕來，不到五里，只聽得山背後喊聲大起，閃出一彪人馬，為首三員大將，乃是劉玄德、關雲長、張翼德。因在平原探知公孫瓌與袁紹相爭，特來助戰。當下三匹馬，三般兵器，飛奔前來，直取袁紹。紹驚得魂飛天外，手中寶刀墜於馬下，忙撥馬而逃。衆人死救過橋。公孫瓌亦收軍歸寨。玄德關張動問畢，曰：「若非玄德遠來救我，幾乎狼狽。」教與趙雲相見。玄德甚相敬愛，便

有不捨之心。

却說袁紹除了一陣，堅守不出。兩軍相拒月餘，有人來長安報知董卓。董卓曰：『袁紹與公孫瓚，亦當今豪傑。見在潞河，斷殺，宜假天子之詔，差人往和罷之。』二人感德，必順太師矣。卓曰：『善。』次日便使太傅馬日磾、太僕趙岐齎詔前去。

二人來至河北，紹出迎於百里之外，再拜奉詔。次日二人至冀州，董卓乃遣使致書於紹，互相勸和。二人自何京復命。即日班師，又表薦劉玄德為平原相，玄德與趙雲分別，執手垂淚，不忍相離。玄德曰：『某漢日誤認公孫瓚為英雄，今親所為，亦袁紹等輩耳。』玄德曰：『公且屈身事之，相見有日。』洒淚而別。

却說袁術在南陽，聞袁紹新得冀州，遣使來求馬千匹。紹不與，術怒曰：『此兄弟不睦，又遣使往荆州，問劉表借糧二十萬，表亦不與。術恨之，遣人遺書於孫堅，使伐劉表。其書略曰：』

前者劉表擒諸葛亮，乃吾兄本初之謀也。今本初又與表私，欲取荆州，吾取之，勿誤也。

報公取荆州，吾取之，勿誤也。

堅得書曰：『吾聞劉表昔日斷吾歸路，今不乘時報恨，更待何年？』表帳下程普黃蓋韓當等相繼稱普曰：『表待多詐，未可准信。』堅曰：『吾自欲報恨，豈望表之助乎？』便差黃蓋先來江邊，安排戰船，多設軍器糧草，大船裝載戰馬，越日與術江中翻作探知，來報劉表。表大驚，急聚文武將士商議。劉良曰：『不必憂慮，可令黃祖部領江夏之兵為前驅，主公率荆襄之眾為後援。孫堅跨江涉湖而來，安能用武乎？』表然之，令黃祖設備，隨後便起大軍。

却說孫堅有四子，皆吳夫人所生。長子名策，字伯符，次子名權，字仲謀，三子名翊，字叔弼，四子名匡，字季佐。吳夫人之妹，即為孫堅次妻，亦生一子，一女子，名朗，字早安，女名仁，堅又過房俞氏一子，名韶，字公禮。堅有一弟，名靜，字幼臺。

臨行，引諸子列拜於馬前而諫曰：『今董卓專權，天子懦弱，海內大亂，各據一方，江東稍寧，以一小恨而起重兵，非所宜也。願兄辭之。』堅曰：『弟勿多言，吾將縱橫天下，有驍豈可不報？』長子孫策曰：『如父親必欲往，兒願隨行。』

堅許之，遂與銜登舟，殺奔樊城。黃祖伏弓弩手於江邊，見船傍岸，亂箭俱發。堅令諸軍不可輕動，只伏於船中，來往誘之一連三日，船數十次傍岸。黃祖軍只顧放箭，箭已放盡，堅却拔船上所得之箭，約數十萬。當日正值順風，堅令軍士一齊放箭，岸上支吾不住，只得退走。

堅軍登岸，程普、黃蓋分兵兩路，直取黃祖營寨。背後韓當驅兵大進，三面夾攻。黃祖大敗，棄却樊城，走入鄧城。堅令黃蓋守住船隻，親自統兵追襲。黃祖引軍出迎，布陣於野。堅列成陣勢，出為於門旗之下。孫策也全副披掛，挺鎗立於父側。黃祖二將出馬，一個是江夏張虎，一個是襄陽陳生。黃祖揚鞭大罵：『江東鼠賊，安

可令黃祖部領江夏之兵為前驅，主公率荆襄之眾為後援。孫堅跨江涉湖而來，安能用武乎？』表然之，令黃祖設備，隨後便起大軍。

却說孫堅有四子，皆吳夫人所生。長子名策，字伯符，次子名權，字仲謀，三子名翊，字叔弼，四子名匡，字季佐。吳夫人之妹，即為孫堅次妻，亦生一子，一女子，名朗，字早安，女名仁，堅又過房俞氏一子，名韶，字公禮。堅有一弟，名靜，字幼臺。

攻發犯漢室宗親境界！便令張虎搗寨。堅陣內響當出迎。

兩陣相交，戰三十餘合，陳生見張虎力怯，飛馬來助。孫策望見，按在手中，鎗挑了，正射中陳生面門，應聲落馬。張虎見陳生倒地，吃了一驚，措手不及，被程普一刀，削去半個腦袋。程普縱馬直來，前捉黃蓋。黃蓋棄頭盔，戰馬難於步軍內逃命。孫堅統眾敗軍，直到漢水，命黃蓋將船隻進泊漢江。

黃祖發敗軍來見劉表，備言堅勢不可當。表慌請龐良商議。良曰：「目今新敗，兵無戰心，只可深溝高壘，以避其鋒，却清令人求救於袁紹，此為自可也。」蔡瑁曰：「子柔之言，直拙計也。兵臨城下，將至河邊，豈可束手待斃？某雖不才，願請軍出城，以決一戰。」

劉表許之。蔡瑁引軍萬餘，出漢陽外城，於峴山布陣。孫堅將得勝之兵，長驅大進，蔡瑁出馬，堅曰：「此人是劉表後妻之兄也，誰與吾捨之？」程普挺鎗，奮矛出馬，與蔡瑁交戰，不到數合，蔡瑁敗走。堅驅大軍，殺得尸橫遍野。蔡瑁逃入襄陽，龐良言理不聽良策，以致大敗。按軍法當斬，劉表以新妻其妹，不肯加刑。

却說孫堅分兵四面圍住襄陽，攻打忽一日，狂風驟起，將中軍帥字旗竿吹折。韓當曰：「此非吉兆，可增班師。」堅曰：「吾屢戰屢勝，取襄陽只在旦夕，豈可因風折旗竿，遽爾罷兵？」遂不聽韓當之言，攻城愈急。劉表謂劉表曰：「某夜觀天象，見一將星欲墜，以分野度之，當應在孫堅主公可速致書哀求其相助。」

劉表寫書問誰敢突圍而出。健將呂公應聲願往。劉良曰：「汝既敢去，可聽吾計，與汝軍馬五百，多帶能射者，衝出陣去，即奔峴山。他必引軍來趕，汝分一百人上山，尋石子準備，一百人執弓弩，伏於林中。但有追兵到時，不可遁走，可盤旋曲折，引到埋伏之處，矢石俱發，若能取勝，放起連珠號砲，城中便用接應。如無追兵，不可放砲，趨陣而去。今夜月不甚明，黃昏便可出城。」

呂公領了計策，拴束軍馬。黃昏時分，密開東門，引兵出城。孫堅在帳中，忽聞喊聲，急上馬，引三十餘騎出營來看。軍士報說：「有一彪人馬，殺將出來，望峴山而去。」堅不會諸將，只引三十餘騎趕來。呂公已於山林叢雜去處，上下埋伏。堅馬快，跟騎獨來，前軍不遠，堅大叫：「休走！」呂公勒回馬來，戰孫堅。交馬只一合，呂公便走，閃入山路去。堅隨後趕入，却不見呂公。堅方欲上山，忽然一聲響，山上石子亂下，林中亂箭齊發。堅體中石箭，腦漿迸流，人馬皆死於峴山之內，壽止三十七歲。

呂公截住三十騎，並皆殺盡，放起連珠號砲。城中黃祖、劉越蔡瑁分頭引兵殺出，江東諸軍大驚。黃蓋聽得喊聲，天引水軍殺來，正迎着黃祖，戰不兩合，生擒黃祖。程普保着孫策，急待尋路，正遇呂公。程普縱馬向前，戰不到數合，一矛刺呂公於馬下。兩軍大戰，殺到天明，各自收軍。劉表軍自入城，孫策回到漢水，方知父親被亂箭射死，屍首已被劉表軍士搬入城去了。放聲大哭，眾軍俱號泣。策曰：「父屍在彼，安得回鄉？」黃蓋曰：「今活捉黃祖，

死兩個步軍下馬救起曹操。操視之，乃曹洪也。操曰：「吾死於此，賢弟可速去。」洪曰：「公急上馬，洪願步行。」操曰：「賊兵趕上，汝將奈何？」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公。」操曰：「吾善再生，汝之力也。」

操上馬，洪脫去衣甲，拖刀跟馬而走。約行至四更餘，只見前面一條大河，阻住去路。後面賊聲漸近，操曰：「命已至此，不得復活矣。」洪急扶操下馬，脫去袍褲，負操渡水。纔過彼岸，追兵已到。隔水放箭，操帶水而走。比及天明，又走三十餘里，土崗下少歇。忽然喊聲起處，一彪人馬趕來，却是徐榮從上流渡河來追。

操正慌急間，只見夏侯惇、夏侯淵引十數騎飛至，大喝：「徐榮無傷吾主。」徐榮便奔夏侯惇、夏侯淵來迎。交馬數合，惇刺徐榮於馬下，殺散餘兵。隨後曹仁、李典、樂進，各引兵尋到，見了曹操，憂喜交集，聚集殘兵五百餘人，同回河內。

却說曹操分屯洛陽，孫堅救滅宮中餘火，屯兵城內，設帳於建寧殿基上，堅令軍士掃除宮殿瓦礫，凡遺棄卓所擄殘廢，盡皆掩閉於太廟基上，草創殿屋三間，請眾諸侯立列聖神位，幸太平祀之。祭畢，皆散。堅時寨中，是夜星月交輝，乃按劍露坐，仰觀天文，見紫微垣中白氣漫漫，堅嘆曰：「帝星不明，賊臣亂國，萬民塗炭，京城一空。」言訖，不覺淚下。

旁有軍士指曰：「殿前有五色光起於井中。」堅喚軍士點起火把，下井打探，撈起一婦人，年首雖然日久，其屍不爛，官符

發東，項下帶一錦囊。取開看時，內有硃紅小匣，用金鎖鎖着。啓視之，乃一玉璽，方圓四寸，上鑄五龍交紐，旁嵌一角，以黃金鑲之。上有篆文八字云：「受命於天，既壽永昌。」

堅得璽，乃問程普曰：「此傳國璽也。此玉是昔日下和於荆山之下，見鳳凰棲於石上，戲而進之，楚文王解之，果得玉。秦二十六年，命玉工琢為璽，李斯鑿此八字於其上。二十八年，始皇巡狩至洞庭湖，風浪大作，舟將覆，急投玉璽於湖，而止。三十六年，始皇巡狩至華陰，有人持黿遮道，與從者曰：「將此還祖龍。」言訖不見。此璽復歸於秦，明年，始皇崩，後來子嬰將玉璽獻於漢高祖。後至王莽篡逆，孝元皇太后將璽打王尋、蘇獻，崩其一角，以金鑲之。光武得此璽於宜陽，傳位至今。近聞十常侍作亂，劫少帝出北邙，同官失此璽，今天授主公，必有登九五之分。此處不可久留，宜速回江東，別圖大事。」孫堅曰：「汝言正合吾意，明日便當託疾辭歸。」

商議已定，密諭軍士勿得洩漏。誰想數中一軍，是袁紹舊人，欲假此為進身之計，連夜偷出營寨，來報袁紹。紹與之賞賜，略留軍中。次日，孫堅來辭，袁紹曰：「堅抱小疾，欲歸長沙，特來別公。」紹笑曰：「吾知公疾乃害傳國璽耳。」堅失色曰：「此言何來？」紹曰：「今與兵討賊，為國除害。玉璽乃朝廷之寶，公既獲得，當對衆留於主處，候誅了董卓，復歸朝廷，今假之而去，意欲何為？」堅曰：「玉璽何由存？」紹曰：「楚帝殿井中之物，何在一？」

曰：「吾本無之，何強相逼？」紹曰：「作速取出來，免自生禍。」

堅指天爲誓曰：「吾若果得此寶，私自藏匿，異日不得善終，

死於刀箭之下。」衆諸侯曰：「文臺如此說，誓想必無之。」紹喚

軍士出曰：「打撈之時，有人否？」堅大怒，拔所佩之劍，要斬那

軍士。紹亦拔劍曰：「汝斬軍人，乃欺我也。」紹背後顏良、文醜皆

拔劍出，領堅背後程普、黃蓋、韓當亦掣刀在手，衆諸侯一齊勒住

堅，隨即上馬，按寨離洛陽而去。紹大怒，遂寫書一封，差心腹人連

夜往荊州，送與刺史劉表，教就路上截住之。

次日，人報曹操追冀、卓，戰於樂陽大敗而回。紹令人接至寨

中，會衆置酒，喚操解問。飲安間，操歎曰：「吾始與大義爲國除賊，

諸公既仗義而來，操之初意欲領本初引河內之衆，臨孟津酸棗，

諸將固守成皋，據厥倉，塞鬲，大谷，制其險要，公路率南陽之軍，

駐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深溝高壘，勿與戰，益爲疑兵。示天下

形勢，以阻賊逆，可立定也。今逼疑不進，大失天下之望，操竊恥之。

「紹等無言可對。」

既而席散，操見紹等各懷異心，料不能成事，自引軍投揚州

去了。公孫瓚謂玄德曰：「袁紹無能爲也，久必有變。吾等且

歸。」遂拔寨北行。至平原，原令玄德爲平原相，自去守地。袁軍、兗州

太守劉岱、問京郡太守喬瑁、借糧瑁推辭不與，岱引軍突入瑁營，

殺死喬瑁，盡降其衆。袁紹見衆人各自分散，就領兵拔寨離洛陽，

投關東去了。

却說荊州刺史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也。乃漢室宗親，幼

好結納，與名士七人為友，時號「江夏八俊」。那七人：汝南陳瑁、

字仲業，同郡范滂，字孟博，魯國卞邑人，世元，渤海范滂，字仲真，山

陽懷德，字文友，同郡張儉，字元節，南陽岑，字公孝，劉表與此七

人爲友。有延平人蒯良、蒯越，襄陽人蔡瑁爲輔。當時看了袁紹書，

隨令蒯越、蔡瑁引兵一萬來截孫堅。

堅軍方到，蒯越將陣擺開，當先出馬。孫堅問曰：「蒯良、蒯越何

故引兵截吾去路？」越曰：「汝既爲漢臣，如何私匿傳國之寶，可

速留下，放汝歸去。」堅大怒，命黃蓋出戰。蔡瑁舞刀來迎。關到鼓

合，蓋揮鞭打瑁，正中護心鏡。瑁撥回馬，走孫堅乘勢殺過界口。山

後金鼓齊鳴，乃劉表親自引軍來到孫堅，就馬上驚曰：「汝

升何故信袁紹之書，相迫鄰郡？」表曰：「汝匿傳國璽，將欲反耶？」

堅曰：「吾若有此物，死於刀箭之下。」表曰：「汝若要我時，

將隨軍行李，任我搜看。」堅怒曰：「汝有何力，敢小覷我？」方欲

交兵，劉表便退。堅縱馬趕去，兩山後伏兵齊出，背後蔡瑁、蒯越趕

來，將孫堅困在垓心，正是：

玉璽得來無用處，反因此寶動刀兵。

畢竟孫堅怎地脫身，且聽下文分解。

第七回 袁紹擊河戰公孫 孫堅跨江擊劉表

却說孫堅被劉表圍住，虧得程普黃蓋韓當三將死救得脫，折兵大半，奪路引兵回江東。自此孫堅與劉表結怨。

且說袁紹屯兵河內，缺少糧草，冀州牧韓馥遣人送糧以資軍用。謀士逢紀說紹曰：『大丈夫縱橫天下，何待人送糧爲食？冀州乃饒糧廣盛之地，將軍何不取之？』紹曰：『未有良策。』

紹曰：『可暗使人馳書與公孫瓚，令其兵取冀州，以夾攻，恐心與兵。韓馥無謀之輩，必請將軍領州事，就中取事，唾手可得。』

紹大喜，即發書到瓚處，瓚得書，見說共攻冀州，平分其地，大喜，即日與兵，紹却使人密報韓馥，恐其不許。二謀士商議，曰：『公孫瓚將代之衆，長驅而來，其鋒不可當，兼有劉關張助之難，以抵敵。今袁本初智勇過人，手下名將甚多，將軍可請彼同治州事，彼必厚待將軍，無患公孫瓚矣。』

韓馥即差別駕韓福去請袁紹，長史耿武諫曰：『袁紹孤客，將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乳哺，立可餓死。奈何欲以州事委之？此引虎入羊羣也。』馥曰：『吾乃袁氏之故吏，才能又不如本初，古者擇賢者而讓之，請君何嫌妒耶？』耿武歎曰：『冀州休矣！』於是棄職而去者三十餘人，獨耿武與關純伏於城外，以待袁紹。

數日後，紹引兵至，耿武關純拔刀而出，欲刺殺紹，紹將頭良

立斬耿武，文醜欲死關純，紹入冀州，以馮爲奮威將軍，以田豐沮授許攸逢紀分掌州事，盡奪韓馥之權，馥懷悔無及，遂棄下家小，四馬往投陳留太守張邈去了。

却說公孫瓚知袁紹已據冀州，遣弟公孫越來見紹，欲分其地。紹曰：『可請汝兄自來，吾有商議。』越辭歸，行不到五十里，道旁有一杉木馬，口帶一力，其力甚大，家將也。亂箭射死公孫越，從人逃回見公孫瓚，報越已死。瓚大怒曰：『袁紹誘我起兵，殺我，他却說冀州事，今又詐軍車兵射死吾弟，此冤如何不報！』

瓚起本部兵，奔冀州來。紹知瓚兵至，亦領軍出，二軍會於磐河之上。紹軍於磐河橋東，瓚軍於橋西，瓚立馬橋上，大呼曰：『背義之徒，何敢賣我！』紹亦策馬至橋邊，指瓚曰：『韓馥無才，願讓冀州於吾，與爾何干？』瓚曰：『昔日以汝爲忠義，誰爲盟主，今之所爲，真狼心狗行之徒，有何面自立於世間？』袁紹大怒曰：『誰可擒之？』

言未畢，文醜策馬挺鎗，直殺上橋。公孫瓚就橋邊與文醜交鋒，戰不到十餘合，瓚抵擋不住，敗陣而走。文醜乘勢追趕，瓚走入陣中，文醜飛馬躍入中軍，往來衝突，瓚手下健將四員，一齊迎戰，被文醜一鎗，刺一將下馬，三將俱走。文醜直趕公孫瓚出陣後，瓚望山谷而逃。文醜探馬厲聲大叫：『快下馬受降！』瓚弓箭盡落。

文醜一鎗，刺一將下馬，三將俱走。文醜直趕公孫瓚出陣後，瓚望山谷而逃。文醜探馬厲聲大叫：『快下馬受降！』瓚弓箭盡落。

頭盔落地，披髮縱馬，奔歸山坡，其馬前失，瓚翻身落於坡下。文醜  
急搶鎗來刺，忽見草坡左側轉出一個少年將軍，飛馬挺鎗，直取  
文醜。

公孫瓚爬上坡去，看那少年生得身長八尺，濃眉大眼，闊面  
重頤，威風凜凜，與文醜大戰五六十合，勝負未分。瓚部下救軍到，  
文醜撥回馬去了。那少年也不追趕，瓚忙下山坡，問那少年姓名。  
那少年欠身答曰：「某乃常山真定人也，姓趙名雲，字子龍。本袁  
紹轄下之人，因見紹無忠君救民之心，故特棄彼而投麾下。不期  
於此處相見。」瓚大喜，遂同歸寨，整頓甲兵。

次日，瓚將軍馬分作左右兩隊，勢如羽翼，馬五千餘匹，大半  
皆是白馬。因公孫瓚會與羌人戰，蓋選白馬為先鋒，號為「白馬  
將軍」。羌人但見白馬便走，因此白馬極多。袁紹令顏良、文醜為  
先鋒，各引弓弩手一千，亦分作左右兩隊，令在左者射公孫瓚，右  
軍在右者射公孫瓚左軍，再令趙雲引八百弓手，步兵一萬五千，  
列於陣中。袁紹自引馬步軍數萬，於後接應。

公孫瓚初得趙雲，不知心腹，令其另領一軍在後，遣大將嚴  
綱為先鋒，瓚自領中軍，立馬橋上，傍豎大紅口金線帥字旗於馬  
前。從辰時擂鼓，直至巳時，紹軍不進。趙雲令弓手皆伏於遮箭牌  
下，只聽嚴發箭，敲鑼鼓，諛吶喊，直取趙雲。軍見嚴綱兵來，都  
伏而不動。直到來得至近，一聲響，八百弓弩手一齊俱發。綱急  
待回，被趙雲拍馬舞刀，斬於馬下。瓚軍大敗，左右兩軍欲來救應，

都被顏良、文醜引弓弩手於左。紹軍並進，直殺到界橋邊。趙雲馬  
到，先斬嚴綱，將把鑼旗砍倒。

公孫瓚見砍倒鑼旗，回馬下橋而走。趙雲引軍直衝到後，  
正撞着趙雲挺鎗躍馬，直取趙雲，戰不數合，一鎗刺趙雲於馬下。  
趙雲手騎馬飛入紹軍左衛右突，如入無人之境。公孫瓚引軍殺  
回紹軍大敗。

却說袁紹先使探馬看時，回報趙雲斬將奪旗，追趕敗兵，因  
此不作準備。與田豐引着帳下持戟軍士數百人，弓箭手數十騎，  
乘馬出觀，呵呵大笑：「公孫瓚無能之輩！」

正說之間，忽見趙雲衝到前面，弓箭手急待射時，雲連刺數  
人，衆軍皆走。後面瓚軍團圍圍裏上來，田豐慌對紹曰：「主公且  
於空牆中躲避。」紹以兜盔撲地，大呼曰：「大丈夫願臨陣陣死，  
豈可入牆而望活乎？」衆軍士齊心死戰，趙雲衝突不入。紹兵大  
隊掩至，顏良亦引軍來到，兩路并殺。趙雲保公孫瓚殺透重圍，回  
到界橋。紹驍兵大進，復趕過橋，落水死者，不計其數。

袁紹當先趕來，不到五里，只聽得山背後喊聲大起，閃出一  
彪人馬，為首三員大將，乃是劉玄德、關雲長、張翼德。因在平原探  
知公孫瓚與袁紹相爭，特來助戰。當下三匹馬，三般兵器，飛奔前  
來，直取袁紹。紹驚得魂飛天外，手中寶刀墜於馬下，忙撥馬而逃。  
衆人死救過橋。公孫瓚亦收軍歸寨。玄德關張動問事，曰：「若  
非玄德來救我，幾乎狼狽。」教與趙雲相見，玄德甚相敬愛，便

有不捨之心。

却說袁紹除了一陣，堅守不出。兩軍相拒月餘，有人來長安報知董卓，李儒對卓曰：「袁紹與公孫瓚，亦當今豪傑。見在磐河斷道，宜假天子之詔，差人往和罷之。二人感德，必願太師矣。」卓曰：「善。」次日便使太傅馬日磈、太僕趙岐齎詔前去。

二人來至河北，紹出迎於百里之外，再拜謝曰：「二人至，幸甚。」乃遣使致書於第五郡太守，二人自回。卓復命，即日班師。又表薦劉玄德為平原相，玄德與趙雲分別，執手垂淚，不忍相離。玄德曰：「其美日誤認公孫瓚為英雄，今觀所為，亦袁紹等輩耳。」玄德曰：「公且屈身事之，相見有日。」洒淚而別。

却說袁術在南陽，聞袁紹新得冀州，遣使來求馬千匹，紹不與，術怒。此兄弟不睦，又遣使往荆州，問劉表借糧二十萬，表亦不與，術恨之。術遣人遺書於孫堅，使伐劉表。其書略曰：「前者劉表截路，乃吾兄本初之謀也。今本初又與表私議，欲為江京，公可速與兵伐劉表，吾為公取本初。」二驛可報，公取荆州，吾取州，勿誤也。

堅得書曰：「吾聞劉表昔日斷吾歸路，今不乘時報恨，更待何年？」張帳下裨將黃蓋、韓當等相繼進言曰：「袁術多詐，未可准信。」堅曰：「吾自欲報恨，豈望袁術之助乎？」便差黃蓋先來江邊，安排船隻，多裝軍器糧草，大船裝成戰馬，日與簡江中細作探知，來報劉表。大驚，急聚文武將士商議，良曰：「不必憂慮，可令黃祖部領江夏之兵為前驅，主公率荆襄之眾為後，孫堅跨江涉湖而來，安能用武乎？」表然之，令黃祖設備，隨後便起大軍。

却說孫堅有四子，皆吳夫人所生。長子名策，字伯符，次子名權，字仲謀，三子名翊，字叔弼，四子名匡，字季佐。吳夫人之妹，即為孫堅次妻，亦生一子一女子。名朗，字早安，女名仁堅，又過房於氏。一子名韶，字公禮，堅有一弟名靜，字幼童。

堅臨行，引諸子列拜於馬前，而諫曰：「今董卓專權，天子懦弱，海內大亂，各黨一方，江東稍寧，以一小恨而起重兵，非所宜也。願兄詳之。」堅曰：「弟勿多言，吾將縱橫天下，有礙豈可不報？」長子孫策曰：「如父親必欲往，兒願隨行。」

堅許之，遂與策登舟，殺奔樊城。黃祖伏弓弩手於江邊，見船傍岸，亂箭俱發。堅令諸軍不可輕動，只伏於船中，來往誘之一連三日，船數十次傍岸。黃祖軍只顧放箭，箭已放盡，堅却拔船上所得之箭約數十萬，當日正值順風，堅令軍士一齊放箭，岸上支吾不住，只得退走。

堅軍登岸，程普、黃蓋分兵兩路，直取黃祖營寨。背後韓當驅兵大進，三面夾攻，黃祖大敗，棄却樊城，走入鄧城。堅令黃蓋守其船隻，親自統兵追襲。黃祖引軍出迎，布陣於野。堅列成陣勢，出於門旗之下，孫策也全副披掛，挺鎗立於父側。黃祖二將出馬，一個是江夏張虎，一個是襄陽陳生。黃祖揚鞭大罵：「江東鼠輩，安



敢食犯漢室宗親境界！便令張虎攔路，堅陣內響當出迎。

兩陣相交，三十餘合，陳生見張虎力怯，攔馬來助。孫策望見，按住手中鎗，扭弓射中陳生面門，應弦落馬。張虎見陳生倒地，吃了一驚，措手不及，被策一刀削去半個腦殼。曹操馬直來攔前，提黃蓋頭盔，攔馬，催於步軍內送命。孫堅統軍，直到漢水，命黃蓋將船隻進泊漢江。

黃祖敗軍來見劉表，備言軍勢不可當。表慌請劉良商議。良曰：「目今新敗，兵無戰心，只可深溝高壘，以避鋒鏑。却請令人求救於袁術，此處自可守也。」劉表曰：「子柔之言，直插計也。兵臨城下，將至河港，豈可束手待斃？美髯不才，願請軍出城，以決一戰。」

劉表許之。蔡瑁引軍萬餘，出襄陽外城，於峴山布陣。孫堅將得勝之兵，長驅大進，蔡瑁出馬，堅曰：「此人是劉表後妻之兄也，誰與吾擒之？」程普挺鎗，奮才出馬，與蔡瑁交戰，不到數合，蔡瑁敗走。堅驅大軍，殺得尸橫遍野。蔡瑁逃入襄陽，劉良言：「不聽良策，以致大敗，空軍法當斬劉表，以新整其練，不特加刑。」

却說孫堅分兵四面圍住襄陽，攻打忽一日，狂風驟起，將中軍帥字旗竿吹折。韓當曰：「此非吉兆，可暫班師。」堅曰：「吾屢戰屢勝，取襄陽只在旦夕，豈可因風折旗竿，還爾罷兵？」遂不聽韓當之言，攻城愈急。劉良謂劉表曰：「某夜觀天象，見一將星欲墜，以分野度之，當應在孫堅。主公可速致書袁紹，求其相助。」

劉表為奮問誰敢突圍而出，健將呂公應聲願往。劉良曰：「汝既敢去，可請吾許與汝軍馬五百，多帶能射者，伺出陣去，即奔峴山，他必引軍來趕汝，分一百人上山，尋石子準備，一百人執弓弩，伏於林中，但有追兵到時，不可逕走，可縱旋曲折，引到埋伏之處，矢石俱發，若能取勝，破起連珠號砲，城中便得接應，如無追兵，不可破城，趨陣而去。今夜月不甚明，黃昏便可出城。」

呂公領了計策，拴束軍馬。黃昏時分，密開東門，引兵出城。孫堅在帳中忽聞喊聲，急上馬引三十餘騎，出營來看。軍士報說：「有一彪人馬，殺將出來，望峴山而去。」堅不會諸將，只引三十餘騎起來。呂公已於山林叢雜去處，上下埋伏。堅馬快，單騎獨來，前軍不獲，堅大叫：「休走！」呂公勒回馬來，戰孫堅。交馬只一合，呂公便走，閃入山路去。堅隨後趕入，却不見呂公。堅方欲上山，忽然一聲響，山上石子亂下，林中亂箭齊發。堅體中石箭，腦漿迸流，人馬皆死於峴山之內，壽止三十七歲。

呂公截住三十騎，並皆殺盡，破起連珠號砲。城中黃祖、劉越、蔡瑁分頭引兵殺出，江東諸軍大震。黃蓋聽得喊聲，引水軍殺來，正迎著黃祖。戰不兩合，生擒黃祖。程普保著孫策，急待尋路。正遇呂公，程普縱馬向前，戰不到數合，一矛刺呂公於馬下。兩軍大戰，殺到天明，各自收軍。劉表軍士，帶入城去了，放聲大哭。眾親被亂箭射死，屍首已被劉表軍士，帶入城去了，放聲大哭。眾軍俱號泣。蔡曰：「父屍在彼，安得回鄉！」黃蓋曰：「今活捉黃祖。」

在此得一人入城講和，將黃祖去換主公屍首。」

言未畢，軍吏桓楷出曰：「某與劉表有舊，願入城為使。」策許之。桓楷入城見劉表，具說其事。表曰：「文臺屍首，吾已用棺木盛貯在此。可速放回黃祖兩家各罷兵，再休侵犯。」桓楷拜謝欲

### 第八回 王司徒巧使連環計

### 董太師大鬧鳳儀亭

却說劉良曰：「今孫堅已喪，其子皆幼，乘此虛弱之時，火速進軍，江東一鼓可得。若遣屍罷兵，容其養成氣力，劍州之患也。」

表曰：「吾有黃祖在彼營中，安忍棄之？」良曰：「捨一無謀黃祖，而取江東有何不可？」表曰：「吾與黃祖心腹之交，捨之不義。」遂送桓楷回營，相約以孫堅尸換黃祖。

孫策換回黃祖，迎接靈柩，擺戰回江東，葬父於曲阿之原。喪事已畢，引軍居江都，招賢納士，屈已待人，四方慕傑，漸漸投之。不在話下。

却說董卓在長安，聞孫堅已死，乃曰：「吾除却一心腹之患也。」問「其子年幾歲矣？」或答曰：「十七歲。」卓遂舉以為意。自此愈加驕橫，自號為「尚父」，出入簪天子冠，仗封弟董曼為左將軍，郭侯、姪董璜為侍中，總領禁軍。董氏宗族，不問老幼，皆封列侯。離長安城二百五十里，別築郿塢，役民夫二十五萬人築之。其城郭高下厚薄，一如長安內。蓋宮室倉庫，屯積二十年糧。食選民間少年美女八百人，實其中。金玉、彩帛、珍珠、堆積不知其數。家

行階下，劉良出曰：「不可不可！吾有一言，令江東諸軍片學不回，請先斬桓楷，然後用計。」正是：

追敵孫堅方殞命，求和桓楷又遭殃。

未知桓楷性命如此，且聽下文分解。

馬都督在內，卓往來長安，或半月一回，或一月一回，公卿皆候送於橫門外。

卓嘗設帳於路，與公卿聚飲。一日，卓出橫門，百官皆送。卓留宴，適北地招安降卒數百人到，卓即命於座前，或斷其手足，或鑿其眼睛，或剖其舌，或以大鍋煮之。哀號之聲震天，百官戰慄失筋，卓飲食談笑自若。

又一日，卓於省臺大會百官，列坐兩行，酒至數巡，呂布趨入，向卓耳邊言不數句，卓笑曰：「原來如此。」命呂布於筵上撤司空張溫下堂。百官失色，不多時，侍從將一紅綵，托張溫頭入獻。百官魂不附體。卓笑曰：「諸公勿驚，張溫結連袁術，欲圖害我，因使人寄書來，錯下在吾兒先處，故斬之。公等無故，不必驚畏。」眾官唯唯而散。

司徒王允歸到府中，尋思今日席間之事，坐不安席。至夜深月明，策杖步入後園，立於翠檉架側，仰天垂淚。忽聞有人在牡丹亭畔，長吁短歎。允潛步觀之，乃府中歌姬貂蟬也。其女自幼選入

府中，教以歌舞。年方二八，色伎俱佳，允以親女待之。是夜，允聽良久，囑曰：『賤人將有私情耶？』婢驚跪曰：『賤妾安敢有私？』允曰：『無私，何夜深長歎？』婢曰：『容妾待肺腑之言。』允曰：『汝勿隱匿，當實告我。』婢曰：『妾蒙大人恩養，調習歌舞，優禮相待，妾雖粉身碎骨，莫報萬一。近見大人兩眉愁鎖，必有國家大事，又不敢問。今晚又見行坐不安，因此憂歎，不想為大人窺見，倘有用妾之處，萬死不辭。』允以杖擊地曰：『誰想漢天下却在汝手中，耶隨我到畫閣中來。』

貂蟬跟允至閣中，允送叱出婦妾，納貂蟬於坐，叩頭便拜。貂蟬驚伏於地曰：『大人何故如此？』允曰：『汝可憐漢天下生靈，一言訖，淚如泉湧。』貂蟬曰：『適聞賤妾會言，但有使令，萬死不辭。』允跪而言曰：『百姓有倒懸之危，若臣有異卵之急，非汝不能救也。賊臣董卓將欲篡位，朝中文武無計可施，董卓有一義兒，姓呂名布，驍勇異常，我二人皆好色之徒，今欲用連環計，先將汝許嫁呂布，後獻與董卓，汝於中取便，謀開他父子反顏，令布殺卓，以絕大惡，重扶社稷，再並江山，皆汝之力也。不知汝意若何？』貂蟬曰：『妾許大人萬死不辭，望即獻與彼，妾自有道理。』允曰：『事若洩漏，我滅門矣。』貂蟬曰：『大人勿憂，妾若不報大義，死於萬刃之下。』

三四 演說 第八回

允出門迎，接入後堂，延之上坐。布曰：『呂布乃相府一將，司徒是朝廷大臣，何故錯敬？』允曰：『方今天下別無英雄，惟有將軍耳。允非敬將軍之職，敬將軍之德也。』布大喜。允慇懃敬酒，口稱董太師并布之德不絕。布大笑，暢飲。允叱退左右，只留侍妾數人，勸酒。酒至半酣，允曰：『喚孩兒來。』

少頃，二青衣引貂蟬妝而出，布驚問何人。允曰：『小女貂蟬也。允蒙將軍錯愛，不異至親，故令其與將軍相見。』便命貂蟬與呂布把盞。貂蟬送酒與布，兩下眉來眼去。允作辭曰：『孩兒及及將軍痛飲，幾盃，吾一家全靠將軍軍哩。』布請貂蟬坐，貂蟬假意欲入。允曰：『將軍吾之至友，孩兒便坐何妨？』貂蟬便坐於允側。呂布曰：『不轉睛的看。』

又飲數盃，允指環請布曰：『吾欲將此女送與將軍為妾，還肯納否？』布出席謝曰：『若得如此，布當効犬馬之報。』允曰：『早晚選一良辰，送至府中。』布歡喜無限，頻以目視貂蟬。貂蟬亦以秋波送情。少頃，席散，允曰：『本欲留將軍止宿，恐太師見疑。』布再三拜謝而去。

過了數日，允在朝堂，見了董卓，趁呂布不在側，伏地拜請曰：『允欲屈太師專騎，到草舍赴宴，未審鈞意如何？』卓曰：『司徒見招，即當趨赴。』允拜謝歸家，水陸畢陳於前廳，正中設座，錦繡鋪地，內外各設繡幔。次日，向午，董卓來到，允具朝服出迎，再拜起，屏車下車，左右侍甲士百餘，簇擁入堂，分列兩旁。允於堂下再

三三

拜卓命扶上，賜坐於側。允曰：「太師盛德，德被伊周，不能及也。」卓大喜，進酒作樂，允照其致敬。

天晚酒闌，允請早入後堂，卓叱退甲士，允捧鴛鴦，曰：「自幼願習天文，夜觀乾象，漢家靈數已盡，太師德振於天下，若舜之受堯，禹之繼舜，正合天心人意。」卓曰：「安敢望此？」允曰：「自古有道伐無道，德讓有德，豈過分乎？」卓笑曰：「若異天命歸我，司徒當為允勳。」

允拜謝，堂中點上燈燭，止留女使進酒供食。允曰：「致坊之樂，不足供幸偶，有家政敢使承感。」卓曰：「甚妙。」允敬放下簾，權笙簧，絳綵，旗擁貂蟬，舞於簾外，有詞讀之曰：

原是昭陽宮裏人，驚鴻宛轉掌中身。只疑飛過洞庭春。按徹梁州，步少穩，好花風，尚一枝新。畫堂香暖不勝春。

又詩曰：

紅牙催拍燕飛忙，一片行雲到畫堂。眉黛促成遊子恨，臉容初斷故人腸。

槍錢不買千金笑，柳帶何須百寶妝。舞罷高濂偷目送，不知誰是楚襄王。

舞罷，卓命近前，貂蟬轉入簾內，深深再拜，卓見貂蟬顏色美，便問：「此女何人？」允曰：「歌伎貂蟬也。」卓曰：「能唱否？」

允命貂蟬，檀板低謳一曲，正是：一點櫻桃啓綠唇，兩行碎玉噴陽春。丁香舌吐銜鋼劍，

要斬姦邪亂國臣。

卓稱賞不已。允命貂蟬把酒，卓笑問曰：「青春幾何？」貂蟬曰：「賤妾年方二八。」卓笑曰：「真神仙中人。」允起曰：「允欲將此女獻上太師，未審肯容納否？」卓曰：「如此見惠，何以報答？」允曰：「此女得侍太師，其福不淺。」卓再三辭謝，允親命備饗車，先將貂蟬送到相府，卓亦起身告辭。允親送車，直到相府，然後辭回。乘馬而行，不到半里，只見兩行紅燈，照道，呂布騎馬執戟而來，正與王允撞見，便勒住馬，一把揪住衣襟，厲聲問曰：「司徒既以貂蟬許我，今又送與太師，何相戲耶？」允急止之曰：「此非說話處，且請到草舍去。」

布同允到家，下馬入後堂，敘禮畢，允曰：「將軍何故怪老夫？」

布曰：「有人報我，說你把貂蟬送給相府，是何意故？」允曰：「將軍原來不知，昨日太師在朝堂中對老夫說：『我有一事，明日要到你家。』允因此準備，等候太師飲酒中，聞說：『我聞你有一女名喚貂蟬，已許吾兒奉先。我恐你言未准，特來相求，并請一見。』老夫不敢有違，隨引貂蟬出拜公公。太師曰：『今日良辰，吾即當取此女回去，配與奉先。』將軍試思，太師親臨，老夫焉敢推阻？」布曰：「司徒少罪，布一時錯見，來自當負荆。」允曰：「小女頗有妝奩，待過將軍府下，便當送至。」

布謝去，次日呂布在府中打聽，絕不聞音耗，布運入堂中，尋問諸侍妾，侍妾答曰：「夜來太師與新人共寢，至今未起。」布六

怒潛入卓臥房後窺探。時紹蟬已起，於窗下梳頭，忽見窗外池中見一人影，極長大，頭帶束髮冠，偷眼視之，正是呂布。紹蟬故蹙雙眉，傲憂愁不樂之態，復以香羅頻拭眼淚。呂布窺視良久，乃出少頃，又入。卓已坐於中堂，見布來，問曰：「外面無事乎？」布曰：「無事。」侍立卓側。卓方食，布偷目窺望，見紹蟬內一女子往來，理應微露半面，以目送情。布知是紹蟬神魂飄蕩，卓見布如此光景，心中疑忌，曰：「奉先無事且退。」布怏怏而出。

董卓自納紹蟬後，爲色所迷，月餘不出理事。卓偶染小疾，紹蟬衣不解帶，曲意逢迎，卓心意喜，曰：「布入內問安，正值卓睡，紹蟬於牀後探半身望布，以手指心，又以手指董卓，揮淚不止。布心如碎，卓驚騰雙目，見布注視牀後，目不轉睛，回身一看，見紹蟬立於牀後，卓大怒，叱布曰：「汝敢戲吾愛姬耶？」喚左右逐出。——今後不許入堂。」

呂布怒恨而踰牆過李儒，告知其故。儒急入見卓曰：「太師欲取天下，何故以小過見責？溫侯倘被心愛，大事去矣。」卓曰：「奈何？」儒曰：「來朝喚入，賜以金帛，好言慰之，自然無事。」卓依言，次日使人喚布入堂，慰之曰：「吾前日病中，心神恍惚，誤言傷汝，汝勿記心。」隨賜金十斤，錦二十匹，布謝歸，然身雖在卓左右，心實繫念紹蟬。

卓疾既愈，入朝議事。布執戟相隨，見卓與獻帝共談，便乘間提戟出內門，上馬逕投相府來。聚馬府前，提戟入後堂，尋見紹蟬。

曰：「汝可去後園中園儀亭邊等我。」布提戟逕往，立於亭下。曲欄之旁，良久見紹蟬分花拂柳而來，果然如月宮仙子。立謂布曰：「我雖非王司徒親女，然待之如已出。自見將軍，許侍箕帚，妾已生平願足。誰想太師起不良之心，將妾淫污，妾恨不即死，止因未與將軍一訣，故且忍辱偷生。今幸得見，妾願畢矣。此身已污，不得復事英雄，願死於君前，以明妾志。」

言訖，手攀曲欄，望荷花池便跳。呂布慌忙抱住，泣曰：「我知汝心久矣，只恨不能共語。」紹蟬手扯布曰：「妾今生不能與君爲妻，願相期於來世。」布曰：「我今生不能以汝爲妻，非英雄也。」紹蟬曰：「妾虎日如年，願君憐而救之。」布曰：「我今偷空而來，恐老賊見疑，必當連去。」紹蟬牽其衣曰：「若如此懼怕老賊，妾身無見天日之期矣。」布立住曰：「容我徐圖良策。」

語罷，提戟欲去。紹蟬曰：「妾在深園，聞將軍之名，如雷震耳，以爲當世一人而已，誰想反受他人之制乎？」言訖，淚下如雨。布羞憤滿面，竟復捨戟，回身擁抱紹蟬，用好言安慰。兩個假假僞僞，不忍相離。

却說董卓在殿上，回頭不見呂布，心中懷疑，連忙辭了獻帝，登車回府。見布影繫於府前門，問曰：「溫侯入後堂去了。」卓叱退左右，逕入後堂中，覷覷不見，喚紹蟬，亦不見，急問侍妾侍妾曰：「紹蟬在後園看花。」

卓尋入後園，正見呂布和紹蟬在園儀亭下共語，畫戟倚在

一邊卓怒，大喝一聲，布見卓至，大驚，回身便走。卓搶了鎗，挺着趕來，布走得快，卓肥胖趕不上，搗戟刺布，布打戟落地，卓拾戟再趕，布已走遠。卓趕出園門，一人飛奔前來，與卓胸膈相撞，卓倒

於地，正是：

冲天怒氣高千丈，仆地肥軀做一堆。  
未知此人是誰，且聽下文分解。

### 第九回 除暴兇呂布助司徒 犯長安李傕聽賈詡

却說那撞倒董卓的人，正是李儒。當下李儒扶起董卓，至書院中坐定，卓曰：「汝為何來此？」儒曰：「儒適至府門，知太師怒入後園，尋問呂布，因急走來，正遇呂布奔出，云：『太師殺我，一儒慌趕入園中勸解，不意誤認恩相，死罪死罪。』卓曰：『匡耐逆賊，敢害愛姬，誓必殺之。』儒曰：『恩相差矣，昔楚襄王『絕纓』之會，不究戲愛姬之藉，後為秦兵所困，得其死力相救。今貂蟬不過一女子，而呂布乃太師心腹，將也。太師若就此機會，以蠅賜布，布感大恩，必以死報太師。太師請自三思。』卓沉吟良久曰：『汝言亦是，我當思之。』

儒謝而出，卓入後堂，喚貂蟬問曰：「汝何與呂布私通耶？」蟬泣曰：「妾在後園看花，呂布突至，妾方驚避，布曰：『我乃太師之子，何必相避？』提戟趕妾至鳳儀亭，妾見其心不良，恐為所逼，欲投荷池自盡，却被這廝抱住，正在生死之間，得太師來，救了性命。』卓曰：「我今將汝賜與呂布，如何？」貂蟬大哭曰：「妾身已事貴人，今忽欲下湯藥，妾寧死不辱。』遂銀盤間寶劍欲

自刎。

卓惱，舉劍揮地曰：「吾殺汝。」貂蟬倒於卓懷，掩面大哭曰：「此必李儒之計也。儒與布交厚，故設此計，却不顧借太師體面，與賤妾性命，妾當生啖其肉。」卓曰：「吾安忍捨汝耶？」蟬曰：「雖蒙太師憐愛，但恐此處不宜久居，必被呂布所害。」卓曰：「吾明日和你歸鄜陽，去同受快樂，慎勿憂疑。」蟬方收淚拜謝。

次日，李儒入見曰：「今日良辰，可將貂蟬送與呂布。」卓曰：「布與我有父子之分，不便賜與，我只不究其罪，汝便我意，以好言慰之可也。」儒曰：「太師不可為婦人所惑。」卓變色曰：「汝之妻肯與呂布否？」貂蟬之事，再勿多言，言則必斬。」李儒出，仰天歎曰：「吾等皆死於婦人之手矣。」後人讀書至此，有詩嘆之曰：司徒妙算託紅裙，不用干戈不用兵。三戰虎牢徒費力，

凱歌却奏鳳儀亭。

董卓即日下令還鄜陽，百官俱拜送。貂蟬在車上，遙見呂布於稠人之內，眼望車中，貂蟬虛掩其面，如痛哭之狀，車已去遠，布

綏轡於土崗之上。眼望車塵，歎恨。忽爾背後一人問曰：「溫侯何不從太師去，乃在此遙望？」

布曰：「老夫日來因染微恙，閉門不出，故久未得與將軍一見。今日太師駕臨，只得扶病出迎，幸得晤將軍。請問將軍為何在此長歎？」

布曰：「正為公女耳。」允佯驚曰：「許多時尚未與將軍耶？」

布曰：「老賊自謂幸久矣。」允佯大驚曰：「不信有此事。」

布將前事一一告允。允仰面蹙足，半晌不語。良久乃言曰：「不意太師作此禽獸之行。」

因挽布手曰：「且到寒舍商議。」

布隨允歸。允延入密室，置酒款待。布又將風儀亭相遇之事細述一遍。

允曰：「太師淫吾之女，奪將軍之妻，誠為天下恥笑。非笑太師，笑允與將軍耳。然允老邁無能之輩，不足為道。可惜將軍蓋世英雄，亦受此污辱也。」

布怒氣冲天，拍案大叫。允急曰：「老夫失語，將軍息怒。」布曰：「誓當殺此老賊以雪吾恥。」

允急掩其口曰：「將軍勿言，恐累及老夫。」布曰：「大丈夫生居天地間，豈能鬱鬱久居人下？」

允曰：「以將軍之才，誠非董太師所可限制。」布曰：「吾欲殺此老賊，奈是父子之情，恐惹後人議論。」

允微笑曰：「將軍自姓呂，太師自姓董，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耶？」

布奮然曰：「非司徒言，布幾自誤。」

允見其意已決，便說之曰：「將軍若扶漢室，乃忠臣也，青史

傳名，流芳百世；將軍若助董卓，乃反臣也，載之史筆，遺臭萬年。」

布避席下拜曰：「布意已決，司徒勿疑。」允曰：「但恐事或不成，反招大禍。」

布按帶刀，刺臂出血為誓。允跪謝曰：「漢祀不斬，皆出將軍之賜也。切勿洩漏，逾期有計，自當相報。」

布慨諾而去。允即請候射士孫瑞、司隸校尉黃琬商議。瑞曰：「方今主上有疾，新愈，可遣一能言之人往郿塢，請卓入朝。」

以天子密詔付呂布，使伏甲兵於朝門之內，引卓入，誅之。此上策也。」

瑞曰：「何人敢去？」瑞曰：「呂布同郡驍都尉李肅，以董卓不遷其官，甚是懷怨，若令此人去，卓必不疑。」

允曰：「善。」請呂布共議。布曰：「昔日勸吾殺了建陽，亦此人也。今若不去，吾先斬之。」

使人密請肅至。布曰：「昔日公說布便殺了建陽而投董卓，今卓上欺天子，下虐生靈，罪惡貫盈，人神共憤。公可傳天子詔往郿塢，宣卓入朝，伏兵誅之，力扶漢室，共存忠臣，尊意若何？」

肅曰：「我亦欲除此賊久矣，恨無同心者耳。今將軍若此，是天賜也，肅豈敢有二心？」遂折箭為誓。允曰：「公若能幹此事，何患不得顯官？」

次日，李肅引十數騎，前到郿塢。人報天子有詔，卓喚喚入。李肅入拜。卓曰：「天子有何詔？」肅曰：「天子病體漸痊，欲會文武於東殿，議將禪位於太師，故有此詔。」

卓曰：「王允之意若何？」肅曰：「王司徒已命人築一受禪臺，只等主公到來。」卓大喜曰：「吾夜夢一龍罩身，今日果得此喜信，時哉不可失。」便命

心腹將李德郭汜張濟樊稠四人領飛熊車三千守邸場自己即日排駕回京願請李肅曰「吾為帝汝當為執金吾」肅拜謝稱臣

卓入辭其母母時年九十餘矣問曰「吾兒何往」卓曰「現將往受漢禪母親早為太后也」母曰「吾近日肉顛心驚恐非吉兆」卓曰「將為國母豈不預有驚報」遂辭母而行臨行明紹蟬曰「吾為天子當立汝為貴妃」紹蟬已明知就裏假作歡喜拜謝

卓出塲上車前遮後擁望長安來行不到三十里所乘之車忽折一輪卓下車乘馬又行不到十里那馬咆哮嘶喊掣斷轡頭卓問肅曰「車折輪馬嘶響其兆若何」肅曰「乃太師應受漢禪奕奕換新將乘玉鞍金鞍之兆也」卓喜而信其言

次日正行間忽然狂風驟起昏霧蔽天卓問肅曰「此何祥也」肅曰「主公登龍位必有紅光紫霧以壯天威耳」卓又喜而不疑既至城外百官俱出迎接只有李儒抱病在家不能出迎卓遣丞相府呂布入賀卓曰「吾登九五汝當總督天下兵馬」布拜謝就帳前歇宿是夜有十數小兒於郊外作歌風吹歌聲入帳歌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不上不得生」歌聲悲切卓問李肅曰「童謠主何吉凶」肅曰「亦只是言劉氏滅董氏與之意」

次日侵晨卓擺列儀仗入朝忽見一道人青袍白巾手執長竿上縛布一丈兩頭各書「一口」字卓問肅曰「此道人何

意」肅曰「乃心恙之人也」呼將士驅去卓進朝羣臣各具朝服迎謁於道李肅手執寶劍扶車而行到北掖門軍兵盡擋在門外獨有御車二十餘人同入董卓遙見王允等各執寶劍立於殿門驚問肅曰「持劍是何意」

肅不應推車直入王允大呼曰「反賊至此武士何在」兩旁驟出百餘人持戟挺鎧刺之卓裏甲不入傷膺墮車大呼曰「吾兒奉先何在」呂布從車後風聲出曰「有詔討賊」一戟直刺咽喉李肅早割頭在手呂布左手持戟右手懷中取詔大呼曰「奉詔討賊董卓其餘不問」將吏皆呼萬歲後人有詩歎董卓曰

伯業成時為帝王不成且作富家郎誰知天意無私曲

却說當下呂布大呼曰「助專為虐者皆李儒也誰可擒之」李儒應聲願往忽聽朝門外發喊人報李儒家奴已將李儒縛來獻王允命縛退市曹斬之又將董卓尸首號令通衢卓尸肥胖看尸軍士以火置其胸中為燈膏油滿地百姓過者莫不手擦其頭足踏其尸王允又命呂布同皇甫嵩李肅領兵五萬至郿塲抄籍董卓家產入口

却說李德郭汜張濟樊稠圍董卓已死呂布將至便引了飛龍軍連夜奔涼州去了呂布至郿先取了紹蟬皇甫嵩命將塲中所藏良家子女盡行釋放但係董卓親屬不分老幼悉皆誅戮



卓亦被殺。卓弟董曼、董璜皆斬首。號令收歸。卓中所蓄黃金數十萬，白金數百萬，綺羅珠寶器皿，糧食不計其數。回報王允，乃大驚。軍士設宴於都堂，召集衆官酌酒稱慶。

正飲宴間，忽人報曰：「董卓暴尸於市，忽有一人伏其尸而大哭。」允怒曰：「董卓伏誅，士民莫不稱賀，此何人獨發哭耶？」遂喚武士：「與吾擒來！」

須臾，擒至。衆官見之，無不驚駭。原來那人不是別人，乃侍中蔡邕也。允叱曰：「董卓逆賊，今日伏誅，國之大幸，汝爲漢臣，乃不爲國慶，反爲賊哭，何也？」邕伏罪曰：「邕雖不才，亦知大義，豈肯背國而向卓？只因一時知遇之感，不覺爲之一哭。自知罪大，顯公見原，倘得對首別足，使續成漢史，以贖其辜，邕之幸也。」

衆官惜邕之才，皆力救之。太傅馬日磾亦密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若使續成漢史，誠爲盛事。且其孝行素著，若遽殺之，恐失人望。」允曰：「昔季武不殺司馬遷，後使作史，遂致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運衰微，朝政錯亂，不可令佞臣執筆於功主左右，使吾等蒙其誣議也。」日磾言而退，私謂衆官曰：「王允其無後乎？」晉人國之紀也，制作函之典也。一滅紀廢典，豈能久乎？」

當下王允不聽馬日磾之言，命將蔡邕下獄中，繼死。一時士大夫聞者，盡爲流涕。後人論蔡邕之哭，董志固自不是，允之殺之，亦爲已甚。有詩歎曰：

董卓橫肆不仁，侍中何自竟亡身？當時諸葛隆中臥，

安書身專亂

且說李傕郭汜張濟，竊居陝西，使人至長安上表求救。王允曰：「卓之賊寇，皆此四人助之，今雖大赦天下，獨不赦此四人。」使者回報李傕曰：「求賊不得，各自逃生可也。」謀士賈諤曰：「諸君若無軍單行，則一亭長能縛君矣，不如誘集陝人，并本部軍馬，殺入長安，與董卓報讎，專濟奉朝廷以正天下，若其不忿，走亦未遲。」

備等然其說，遂流言於西涼州曰：「王允將欲洗滌此方之人矣。」衆皆驚惶，乃復揚言曰：「徒死無益，能從我反乎？」衆皆願從。於是聚衆十餘萬，分作四路，殺奔長安。路逢董卓女塔中，將牛輔引軍五千人，欲去與文人報讎，李傕便與合兵，使爲前驅，四人陸續進發。

王允聽知西涼兵來，與呂布商議，布曰：「司徒放心，量此鼠輩，何足數也。」遂引李肅將兵出敵，肅當先迎戰，正與牛輔相遇，大殺一陣，牛輔抵敵不過，敗陣而去。不想是夜二更，牛輔乘隙不備，竟來劫寨，肅軍亂竄，敗走三十餘里，折軍大半，來見呂布，布大怒曰：「如何挫吾銳氣？」遂斬李肅懸頭軍門。

次日呂布進兵與牛輔對敵，量牛輔如何敵得呂布，仍復大敗而走。是夜牛輔喚心腹人胡赤兒商議曰：「呂布驍勇，萬不能敵，不如暗了李傕等四人，暗藏金珠，親隨三五人乘車而去。」胡赤兒應允。是夜收拾金珠，乘輿而走，隨行者三四人，將渡一河，赤

兒欲除取金球，竟殺死牛輔將頭來獻呂布。

布聞起情山從人出首：「胡赤兒謀殺牛輔奪其金寶。」布怒，即將赤兒誅殺。領軍前進，正迎著李傕軍馬。呂布不等他列陣，便挺戰鬪馬，隨軍直衝過來。傕軍不能抵當，退走五十餘里，依山下寨。郭汜張濟樊稠共議曰：「呂布雖勇，然而無謀，不足為慮。我引軍守住谷口，每日誘他，斷殺郭將軍，可領軍抄襲其後。效彭越、魏楚之法，鳴金進兵，插鼓收兵，殺一公，却分兵兩路，運取長安。彼首尾不能救應，必然大敗。」衆用其計。

却說呂布勒兵到山下，李傕引軍搦戰。布忿怒衝殺過去，催退走上山。山上矢石如雨，布軍不能進。忽報郭汜在陣後殺來，布急回戰，只聞鼓聲大震。汜軍已退。布方欲收軍，鏗鏘響處，傕軍又來。未及對敵，背後郭汜又引軍殺到。及至呂布來時，卻又擂鼓收軍去了。激得呂布怒氣填胸，一連如此幾日，欲戰不得，欲止不得。

正在惱怒，忽然飛馬報來，說張濟樊稠兩路軍馬，竟犯長安。京城危急。布急領軍回，背後李傕郭汜殺來。布無心戀戰，只顧奔走，折了好些人馬。比及到長安城下，賊兵雲屯雨集，圍定城池。布軍與賊不利。軍士畏呂布驍勇，多有降賊者。布心甚憂。

數日之後，董卓餘黨李蒙王方在城中為賊內應，偷開城門，四路賊軍一齊擁入。呂布左衝右突，搗搗不住，引數百騎往青瑣門外。呼王允曰：「勢危急，請司徒上馬同出關去，別圖良策。」允曰：「若蒙社稷之靈，得安國家，吾之願也。若不獲已，則允率身已

死。臨難苟免，吾不為也。為我謝國東諸公，努力以國家為念！」

呂布再三勸王允，只是不肯去。不一時，各門火線冲天，呂布只得棄却家小，引百餘騎飛奔出關，投奔袁術去了。李傕郭汜縱兵大掠，太常卿種拂、太僕魯植、大鴻臚周奭、城門校尉熗烈、越騎校尉王顯皆死於國難。賊兵圍繞內庭至急，侍臣請天子上宣平門止亂。李傕等望見黃蓋約住軍士，口呼「萬歲」。獻帝倚樓問曰：「卿不候奏請，輒入長安，意欲何為？」李傕郭汜仰面奏曰：「董太師乃陛下社稷之臣，無端被王允謀殺，臣等特來報讎，非違反，但見王允便退去。」

王允時在帝側，聞知此言，奏曰：「臣本為社稷計，事已至此，陛下不可惜臣，以誤國家。臣請下見二賊。」帝徘徊不忍。允直上平門樓上，跳下樓去，大呼曰：「王允在此！」李傕郭汜拔劍叱曰：「董太師何罪而見殺？」允曰：「董賊之罪，彌天匝地，不可勝言。受誅之日，長安士民，皆相慶賀，汝獨不聞乎？」傕汜曰：「太師有罪，我等何罪，不肯相救？」王允大罵：「逆賊何必多言！我王允今日有死而已。」二賊手起，把王允殺於樓下。史官有詩讚曰：

王允選機鑿奸臣，董卓休心懷安國恨。願領廟堂靈，英

氣運霄漢，忠心貫斗牛。至今魂與魄，猶起風風樓。

衆賊殺了王允，一面又差人將王允宗族老幼，盡行殺害。士民無不下淚。當下李傕郭汜等思曰：「既到許都，不殺天子，謀大事，更待何時？」便持劍大呼，殺入內來。正是：

巨魁伏罪度方息。遂設機擒之矣。

### 第十回 勤王室馬騰舉義

### 報父讎曹操興師

未知獻帝性命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劫說李郭二賊，欲弑獻帝。張濟勸曰：「不可。今日若便殺之，恐衆人不服，不如仍舊奉之爲主，懸諸侯入關，先夫其羽翼，然後殺之，天下可圖也。」李郭二賊從其言，欲往兵器帝在樓上，宣諭曰：「王允既誅，軍馬何故不退？」李儉郭汜曰：「臣等有功王室，未蒙賜符，故不敢退軍。」帝曰：「卿欲封何爵？」

李郭張樊四人，各自爲職，領兵上劫，要如此官品。帝只得從之，封李儉爲車騎將軍，池陽侯，領司憲夜廚，假節，郭汜爲後將軍，假節，同秉朝政，張濟稱爲右將軍，萬年侯，張濟爲驃騎將軍，平陽侯，領兵屯弘農。其餘李蒙、王方等，各爲校尉。然後謝恩，領兵出城。又下令追尋董卓屍首，獲得些零碎皮骨，以香木雕成形體，安漆停當，大設祭祀，用王者衣衾棺槨，選擇吉日，遷葬郿塢。臨葬之期，天降大雷雨，平地水深數尺，霹靂震開其棺，屍首提出棺外，李儉候晴再葬，是夜又復如是。三次改葬，皆不能葬，等皮碎骨，悉爲雷火消滅。天之怒，可謂甚矣。

且說李儉郭汜既掌大權，殘虐百姓，密遣心腹侍帝左右，觀其動靜。獻帝此時舉動，朝廷官員，並由二賊降。因探人望，特宣朱皓入朝，封爲太僕，同領朝政。一日，人報西涼太守馬騰、并州刺史韓遂二將引軍十餘萬，殺奔長安，聲言討賊。原來二將

先會使人入長安，結連侍中馬宇、諫議大夫种邵、左中郎將劉範三人爲內應，共謀賊黨。三人密奏獻帝封馬騰爲征西將軍，韓遂爲鎮西將軍，各受密詔，併力討賊。

當下李儉郭汜張濟樊稠聞二軍將至，一同商議禦敵之策。謀士賈詡曰：「二軍遠來，只宜深溝高壘，堅守以拒之，不過百日，彼兵糧盡，必將自退，然後引兵追之，二將可擒矣。」李蒙王方曰：「此非好計，願借精兵萬人，立斬馬騰韓遂之頭，獻於麾下。」賈詡曰：「今若即戰，必當敗績。」李蒙王方齊聲曰：「若吾二人敗，情願斬首，若戰勝，公亦當輸首級與我。」賈詡謂李儉郭汜曰：「長安西二百里蓋屋山，其路險峻，可使張樊兩將軍屯兵於此，堅壁守之，待李蒙王方自引兵迎敵可也。」

李儉郭汜從其言，點一萬五千人馬與李蒙王方二人忻喜而去，離長安二百八十里下寨。西涼兵到，兩個引軍迎去。西涼軍馬棚路，擺開陣勢。馬騰韓遂聯轡而出，指李蒙王方罵曰：「反國之賊，誰去擒之！」

言未絕，只見一位少年將軍，面如冠玉，眼若流星，虎體猿臂，彪腹狼腰，手執長鎗，坐騎駿馬，從陣中飛出，原來那將即馬騰之子馬超。字孟起，年方十七歲，英雄無敵。王方欺他年幼，躍馬迎戰。

戰不到數合，早被馬超一鎗刺於馬下。馬超勒馬便回。李蒙見王方刺死，騎馬從後趕背奔來。超只做不知，馬騰在陣門下大叫：『背後有人追趕！』

李蒙未幾，只見馬超已將李蒙擒在馬上。原來馬超明知李蒙追趕，却故意假延，等他馬近，舉鎗刺來。超將身一閃，李蒙擗個空，兩馬相並，被馬超輕舒猿臂，生擒過去。軍士無主，望風奔逃。馬騰遂乘勢追殺，大獲勝捷，直逼臨江口下寨。把李蒙斬首號令。

李信郭汜聽知李蒙王方皆被馬超殺了，方信賈詡有先見之明，軍用其計，只理會緊守兩防。山他弱戰，並不出迎。果然西涼軍未及兩月，糧草俱乏，南還回軍。恰好長安城中馬宇家懼出首，家主與劉德種卻外逐馬騰，遂欲為內應等情。李信郭汜大怒，盡收三家老少良賤於市，把三顆首級，直來門前號令。

馬騰韓遂見軍糧已罄，內應又洩，只得聚眾退軍。李信郭汜令張濟引軍趕馬騰，引軍趕韓遂。西涼軍大敗，馬超在後死戰，殺退張濟，去趕韓遂。看看趕上，相近陳倉，韓遂勒馬向樊道曰：『吾與公乃同鄉之人，今日何太無情！』李信也勒住馬，答曰：『上命不可違！』韓遂曰：『吾此來亦為國家耳，公何相逼之甚也！』

樊道曰：『目今人心未定，頻勸于戈，深為不仁。不若...』

李信別見樊道放走韓遂，回報其叔。李信大喜，但欲領兵討樊道。樊道曰：『目今人心未定，頻勸于戈，深為不仁。不若...』

濟樊稠慶功，就席間擒稠斬之，毫不費力。

李信大喜，便設宴請張濟。張濟二將欣然赴宴，酒半闌，李信忽然變色曰：『樊稠何故交連韓遂欲謀造反？』稠大驚，未及回言，只見丹斧手推出，早把樊稠斬首於案下。韓遂張濟俯伏於地。

李信扶起曰：『樊稠謀反，故而誅之，公乃吾之心腹，何須驚懼！』將樊稠軍撥與張濟管領，張濟自回弘農去了。

李信郭汜兩賊敗兩涼兵，諸侯莫敢誰何。賈詡屢勸撫安百姓，結納賢豪，自是朝廷微有生意。不想青州黃巾又起，聚眾數十萬，頭目不齊，劫掠良民。太僕朱雋保舉一人，可破羣賊。李信郭汜問是何人，朱雋曰：『要破山東羣賊，非曹孟德不可。』李信曰：『孟德今在何處？』雋曰：『見為東郡太守，廣有軍兵。若命此人討賊，賊可剋日而破也。』

李信大喜，星夜草詔，敕人齎往東郡，命曹操與濟北相鮪信一同破賊。操領了聖旨，會合鮪信一同興兵，擊賊於壽陽。鮪信殺入重地，為賊所害。操趕賊兵，直到濟北，降者數萬，操即用為前驅。兵馬到處，無不降順。不過百餘日，招安到降兵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操擇精銳者，號為『青州兵』。其餘盡令歸農。操自此威名日重，捷書報到長安，朝廷加曹操為鎮東將軍。

操在兖州招降，士有叔姪二人來投軍。操乃景州涿郡人，姓荀名彧，字文若，荀彧之子也。習事袁紹，今彧紹投操。操與語大悅，曰：『此吾之子房也。』遂以為行軍司馬。其姪荀攸字公達，海

內名士，曾拜黃門侍郎。後梁官歸鄉，今與其叔同投曹操，以為行軍教授。或曰：「某聞兗州有一賢士，今此人不知何在？」操問是誰，或曰：「乃東郡東阿人，姓程，名昱，字仲德。」操言：「吾亦聞名久矣。」遂遣人於鄉中尋問，訪得他在山中讀書，操拜請之，程遂來見曹操大喜。

是謂荀彧曰：「某孤陋寡聞，不足當公之薦。公之鄉人姓郭，名嘉，字奉孝，乃當今賢士，何不薦而致之？」或曰：「某省曰：『吾恐忘却。』遂答操，徵得郭嘉到兗州，共論天下之事。郭嘉、龐光武、派子操、淮南成德人，姓劉，名暉，字子陽。操即聘暉至，暉又薦二人：一個是山陽昌邑人，姓滿，名寵，字伯寧，一個是武城人，姓呂，名處，字子恪。曹操亦素知道兩個名譽，就聘為軍中從賓。郭、龐、呂處共薦一人，乃陳留平邱人，姓毛，名玠，字孝先。曹操亦聘為從軍。又有一將引軍數百人來投曹操，乃泰山鉅平人，姓于，名禁，字文則。操見其人弓馬熟，武藝出眾，命為點軍司馬。

一月夏候惇引一大漢水，見操問何人，惇曰：「此乃陳留人，姓典，名韋，勇力過人，前跟張邈，與帳下人不和，手殺數十人，逃竄山中，憐出射獵，見草逐虎過淵，因收於軍中，今特薦之於公。」操曰：「吾觀此人容貌魁梧，必有勇力。」惇曰：「他曾為友報讎殺人，提頭直出鬧市，數百人不敢近。只今所使兩枝鐵戟，重八十斤，挾之上馬，運使如飛。」操即令草試之。草挾戰驟馬，往來馳騁，忽見帳下大旗為風所吹，爇爇欲倒，眾軍士挾持不定，草下馬喝退

眾軍，一手執定旗桿，立於風中，巍然不動。操曰：「此古之墨來也。」遂命為帳前都尉，解身上錦襖及駿馬，驟鞍賜之。

自是曹操部下，文有謀臣，武有勇將，威鎮山東。乃遣泰山太守應劭往瑯琊郡，取父曹嵩。嵩自陳留避難，隱居瑯琊。當日接了書信，便與弟曹德及一家老小四十餘人，帶從者百餘人，車百餘輛，迤邐兗州而來。道經徐州太守陶謙字恭祖為人，溫厚純篤，向欲結納曹操，正無其由，知操父經過，遂出境迎接，再拜致大敬，筵宴款待兩日。曹嵩要行，陶謙親送出郭，特差都尉張闓將部兵五百護送。

曹嵩率家小行到華費，時夏末秋初，大雨驟至，只得投一古寺歇宿。寺僧接入，嵩安頓家小，命張闓將軍馬屯於兩廊。眾軍衣裝，都被雨打濕，同聲嗟怨。張闓喚手下頭目於靜處商議曰：「我們本是黃巾餘黨，勉強降順陶謙，未有好處。如今曹家輜重車轎無數，你們欲得富貴不難，只就今夜三更，大家砍將入去，把曹嵩一家殺了，取了財物，同往山中落草。此計何如？」

眾皆應允。是夜風雨未息，曹嵩正坐，忽聞四壁喊聲大舉。曹德提劍出看，就被擄死。曹嵩忙引一妾奔入方丈後，欲越牆而走，妾肥胖不能出，驚慌急與妾狹於廊中，被衛軍所殺。應劭死命逃脫，投妻紹去了。張闓殺盡曹嵩全家，取了財物，放火燒寺，與五百人逃奔淮南去了。後人有詩曰：

曹操奸雄世所誇，曾將呂氏殺全家。如今闔戶逢人殺，

天理循環，不差不差。

當下應劭部下有逃命的軍士，報與曹操。操聞之，哭倒於地。

衆人救起，操切齒曰：「陶謙縱兵殺吾父，此讎不共戴天。吾今悉起大軍，洗滌徐州，方雪吾恨。」遂留荀彧、程昱領軍三萬守鄆城。

范縣、東阿三縣，其餘盡殺奔徐州來。夏侯惇于禁典章爲先鋒，操令但得城池，將城中百姓盡行屠戮，以雪父讎。當有九江太守邊

讓與陶謙交厚，聞知徐州有難，自引兵五千來救。操聞之大怒，便夏侯惇於路截殺之。

時陳宮爲東郡從事，亦與陶謙交厚，聞曹操起兵報讎，欲盡殺百姓。夜前來見操，操知是爲陶謙作說客，欲待不見，又減不

過舊恩，只得請入帳中相見。官曰：「今聞明公以大兵臨徐州，報奪父之讎，所到欲盡殺百姓，其因此特來進言。陶謙乃仁人君子，非奸利志，殺之輩，奪父遇害，乃張圖之惡，非謙罪也。且州縣之民，與明公何讎殺之不辭，望三思而行。」操怒曰：「公昔棄我而去，今有何面目復來相見？陶謙殺吾一家，將當摘騰爛心，以雪吾恨。公雖爲陶謙遊說，其如吾不聽何？」陳宮辭出，歎曰：「吾亦無面目見陶謙也。」遂馳馬投陳留太守張邈去了。

且說操大軍所到之處，殺戮人民，發掘墳墓。陶謙在徐州聞

第十一回

劉皇叔北海救孔融

却說獻計之人，乃東海胸縣人，姓糜，名竺，字子仲。此人家世

曹操起軍報讎，殺戮百姓，仰天慟哭曰：「我獲罪於天，致使徐州之民受此大難。」急聚衆官商議。曹豹曰：「曹兵既至，豈可束手待死？某願助使君破之。」

陶謙只得引兵出迎，遠望操軍如鋪霜湧雪，中軍豎起白旗二面，大書「報讎雪恨」四字。軍馬列成陣勢。曹操縱馬出陣，身穿縞素，揚鞭大罵。陶謙亦出馬於門旗下，欠身施禮曰：「謙本欲結好明公，故託張圖送。不想賊心不改，致有此事。實不干陶謙之故，望明公察之。」操大罵曰：「老匹夫殺吾父，尚敢亂言，誰可生擒老賊？」夏侯惇應聲而出，陶謙慌走入城。夏侯惇趕來，曹豹挺鎗躍馬前來迎敵。兩馬相交，忽然狂風大作，飛沙走石，兩軍皆亂，各自收兵。

陶謙入城，與衆計議曰：「曹兵勢大難敵，吾當自縛往操，當任其割制，以救徐州一郡百姓之命。」言未絕，一人進言曰：「府君久鎮徐州，人民感恩。曹兵雖衆，未能即破我城。府君與百姓堅守勿出，某雖不才，願施小策，教曹操死無葬身之地。」衆人大驚，便問計將安出。正是：

本爲納交反成怨，那知絕處又逢生。

畢竟此人是誰，且聽下文分解。

呂溫侯濮陽破曹操

官軍嘗往洛陽買寶，乘車而回，路過一美婦人，來求同載。乃下

車步行，與婦人坐，婦人請坐同載。上車端坐，目不邪視。行及數里，婦人辭去，臨別對竺曰：「我乃南方火德星君也，奉上帝勅，往瀋汝家，感君相待以禮，故明告君。君可速歸，搬出財物。吾當夜來。」

言訖不見。竺大驚，發奔到家，將家中所有，疾忙搬出。是晚果聞屋中火起，燒燬其屋。竺因此廣捨家財，濟貧拔苦。後陶謙將為

第一，入往青州田楷處求救。若二處軍馬齊來，操必退兵矣。」

遂從之，遂寫書一封，問帳下誰人敢去青州求救。一人應聲曰：「我乃陳人，姓陳名登，字元龍，陶謙先打發陳元龍往青州去。」然後命陳登齎書赴北海，自己率衆守城，以備攻擊。

却步北海孔融字文舉，魯國曲阜人也。孔子二十世孫，泰山郡孔室之子。自小聰明，年十歲時，性瀟灑，不事家人。難之曰：「我父季相通家。」及入見，問曰：「汝祖與吾祖何親？」融曰：「昔孔父會同禮於老子，融與君豈非累世通家？」府大奇之。

當日正與容坐，人報徐州降竺。融請入見，問其來意。竺出陶謙書，言「曹操攻圍急，望明公垂救。」融曰：「吾與陶恭祖交厚，子仲又親到此，如何不去？只是曹孟德與我無嫌，當先遣人送書解和，如其不從，然後起兵。」竺曰：「曹操倚重兵威，決不肯和。」融教一函點兵一函差人送書。

正商議間，忽報黃巾賊黨管亥部領羣寇，殺奔前來。孔融大驚，急聚本部人馬，出城與賊迎戰。管亥出馬曰：「吾知北海糧廩可借一萬石，即便退兵，不然打破城池，老幼不留。」孔融叱曰：「吾乃大漢之臣，守允漢之地，豈有糧米與賊耶？」管亥大怒，拍馬舞刀，直取孔融。融將宗寶挺鎗出馬，戰不數合，被管亥一刀砍宗寶於馬下。孔融兵大亂，奔入城中。管亥分兵四面圍城，孔融心中鬱悶，糜竺懷愁，更不可言。

次日，孔融登城遙望，賊勢浩大，倍添憂惱。忽見城外一人，挺鎗躍馬，殺入賊陣，左衝右突，如入無人之境，直到城下大叫：「開門！」孔融不識其人，不敢開門。賊衆趕到河邊，那人回身連搦十數人下馬，賊衆倒退。融急命開門，引入其人下馬，棄鎗，運到城上。拜見孔融，融問其姓名，對曰：「某東萊黃縣人也，覆姓太，與名燕，字子義。老母重蒙恩顧，某昨自遼東回家省親，知賊寇城，老母說「屢受府君深恩，汝當往救。」某故單馬而來。」孔融大喜。原來孔融與太史慈雖未識面，却曉得他是個英雄。因他滾出，有老母住在離城二十里之外，融常使人道以采，母感融德，故特使燕

來救。

當下孔融重待太史慈，助與衣甲鞍馬。慈曰：「某願借精兵一千，為將軍討賊。」融曰：「君雖英雄，然賊勢甚盛，不可輕出。」慈曰：「若君厚德，特送慈來，如不能解圍，慈亦無顏見母矣。願決一死戰。」融曰：「吾聞劉玄德乃當世英雄，若請得他來相救，此固自解，只無人可使耳。」慈曰：「府君修書，某當急往。」融喜，修書付慈，慈揮手上馬，腰帶弓矢，手縛鐵鎗，飽食嚴裝，城門開處，一騎突出。近河賊將率家來戰，慈連搦死敵入透圍而出。管亥知有人出城，料必是請救兵的，便自引數百騎趕來，四面圍定。慈俯往鎗，拈弓搭箭，八面射之，無不應弦落馬，賊衆不敢來追。

太史慈得脫，星夜投平原，來見劉玄德。玄德曰：「某言北海被圍求難之事，呈上書札，玄德看畢，問慈曰：「足下何人？」慈曰：「某太史慈，東海之鄙人也，與孔融親非骨肉，此非鄉黨，特以氣節相救，有分憂共患之意。今管亥舉亂，北海被圍，孤窮無告，危在旦夕，願君仁義素著，能救人危急，故特令某冒鋒突圍，前來求救。」玄德傲容答曰：「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耶？」乃同雲長、翼德、關平三千往北海那進發。

管亥望見救軍來，親自引兵迎敵。因見玄德兵少，不以為意。玄德與關平、太史慈立馬陣前，管亥忿怒直出。太史慈却待上前，雲長早出，直取管亥。兩馬相交，衆軍大喊，管亥怎敵得雲長，敵十合之間，青龍刀起，劈管亥於馬下。太史慈飛騎，兩騎齊出，變

鎗並舉，殺入賊陣。玄德、關平、太史慈見孔融望見太史慈能關張，趕殺賊衆，如虜入羊羖，縱橫莫當，便驅兵出城，兩下夾攻，大敗賊，賊降者無數，餘黨潰散。

孔融迎接玄德入城，設禮畢，大設筵宴慶賀。又引糜竺來見玄德，具言張圍設曹嵩之事。今曹操縱兵大搽圍住徐州，特來求救。玄德曰：「陶恭祖乃仁人君子，不意受此無辜之冤。」孔融曰：「公乃漢室宗親，今曹操殘害百姓，倚強欺弱，何不與融同往救之？」玄德曰：「備非敢推辭，奈兵微將寡，恐難輕動。」孔融曰：「融之叔救陶恭祖，雖因舊誼，亦為大義。公豈獨無仗義之心耶？」玄德曰：「既如此，請文舉先行，容備去公孫瓚處借三五千人馬，隨後便來。」融曰：「公切勿失信。」玄德曰：「公以備為何如人也？雲人云：『自古皆有死，人無不信立。』」劉備借得軍，或借不得，軍必然親至。

孔融應允，教糜竺先回徐州去報，融便收拾起程。太史慈拜謝曰：「慈奉命前來相助，今幸無虞，有揚州刺史劉繇與慈同郡，有書來喚，不敢不去，容爾再見。」融以金帛相酬，慈不肯受，而歸。其母見之，喜曰：「我喜汝有以報北海也。」遂送慈往揚州去了。

不說孔融起兵，且說玄德離北海來見公孫瓚，具說欲救徐州之事。瓚曰：「曹操與君無嫌，何苦替人出力？」玄德曰：「備見許人不敢失信。」瓚曰：「我借與君馬步軍二千。」玄德曰：「更



發信子龍一行。一環許之。玄德遂與張引本部三千人爲前部。子龍引三千人隨後往徐州來。

却說糜竺同張南言北海。又請得劉玄德來助。隨元龍也。同張青州田疇。欣然領兵來救。陶謙心裏原來孔融田疇。兩路軍馬。怕曹兵勢強。遠避依山下寨。未敢進。曹操見兩路軍到。亦分了軍勢。不敢向前攻城。

却說劉玄德軍到。見孔融曰。曹兵勢大。操又善於用計。不可輕戰。且觀其計。然後進兵。玄德曰。但恐城中無糧。難以久持。操令雲長子龍領軍四千。在公部下相助。備與雲飛殺奔曹營。運到徐州。見陶使有商議。融大喜。會合田疇。爲犄角之勢。雲長子龍領兵兩邊接應。

是日玄德張飛引一千人馬。殺入曹兵寨邊。正行之間。寨內一聲鼓響。馬軍步軍。如潮似浪。擁將出來。當頭一員大將。乃是于禁。勒馬大叫。何處狂徒。往那裏去。張飛見了。更不打話。直取于禁。兩馬相交。戰到數合。玄德雙股劍隨兵大進。于禁敗走。張飛當先追趕。直到徐州城下。城上望見紅旗白字。大書「平原劉玄德」。陶謙急令關公。玄德入城。陶謙接應。共到府衙。禮畢。設宴相待。一坐筵席。

陶謙見玄德表肝身。語言恰透。心中大喜。便命糜竺取徐州印信。與玄德。玄德愕然曰。公何意也。謙曰。今天下擾亂。空無不叛。公乃漢室宗親。正宜力扶社稷。老夫年邁無能。情願

將徐州相讓。公勿推辭。謙當自爲表文。申奏朝廷。玄德謝席再拜曰。劉備雖漢朝苗裔。功微德薄。爲平原相。猶恐不稱職。今爲大義。故來相助。公出此言。莫非疑劉備有吞併之心耶。若奉此命。皇天不佑。謙曰。此老夫之實情也。

再三相讓。玄德那裏肯受。糜竺進曰。今兵臨城下。且當商議退敵之策。待事平之日。再當相讓可也。玄德曰。備當還曹於曹。操勸令解和。操若不從。斷殺未遲。於是傳檄二寨。且按兵不動。遣人齎書以達曹操。

却說曹操止在軍中。與諸將議事。人報徐州有書到。操拆而觀之。乃劉備書也。書略曰。備自關外得拜君顏。嗣後天各一方。不及趨侍。向者。尊父曹侯。實因張闓不仁。以致被害。非陶恭祖之罪也。目今黃巾逆孽。擾亂於外。董卓餘黨。盤踞於內。願明公先朝庭之急。而後私。矧徐州之兵。以救國難。則徐州幸甚。天下幸甚。

曹操看書。大罵。劉備何人。敢以書來勸我。且中間有說謊之語。命斬來使。一面竭力攻城。郭嘉諫曰。劉備遠來救援。先禮後兵。主公當用好言答之。以懷備心。然後進兵攻城。城可破也。操從其言。款留來使。候發回書。

正商議間。忽流星馬飛報。稱事。操問其故。報說呂布已襲破兗州。進據濮陽。原來呂布自遭李郭之亂。逃出武關。去投袁

四七

將軍曰：「公孫孫公孫孫三公孫孫孫，近在孫孫，何不以此消息之？」孔融曰：「袁公討董卓，惟何是挂首之辜，又與不戰，能不可謂？」

支綏整頓不肯，因非置下曰：「君若捨我而去，我死不其難矣。」

袁長曰：「魏公相讓，且留用事。」

服飛曰：「及不，是我獨委他的州郡，他好意相讓，何必苦苦推辭？」

支綏曰：「彼等欲陷我於不義耶？」

陶謙推讓曰：「三玄德只是不受陶謙門，如玄德不肯從，此則近也。」

小沛是可屯軍，兩軍皆駐軍此處，以保徐州何如？」

衆皆曰：「玄德留小沛玄德從之，隨張勢已，即請玄德去。」

玄德稱于操，操引別孔融曰：「亦各相領引軍。」

曰：「玄德與劉表引本無事，來至小沛，甚為城垣，操居民。」

知事曹孟德曰：「操者，官軍布勇大軍，有陳百餘，則徐州已失，其百城東河，三處，須備兵。」

三人設計，操守城，操曰：「曹料官軍有勇無謀，不足慮也。」

欲且安後下，再作圖謀。」

官有知曹操回兵，已過，操曰：「百餘將領，曹操曰：『曹欲用汝一人久矣，汝可引軍一萬，留守徐州。』」

親自率兵前去，破

將軍曰：「公孫孫公孫孫三公孫孫孫，近在孫孫，何不以此消息之？」孔融曰：「袁公討董卓，惟何是挂首之辜，又與不戰，能不可謂？」

支綏整頓不肯，因非置下曰：「君若捨我而去，我死不其難矣。」

袁長曰：「魏公相讓，且留用事。」

服飛曰：「及不，是我獨委他的州郡，他好意相讓，何必苦苦推辭？」

支綏曰：「彼等欲陷我於不義耶？」

陶謙推讓曰：「三玄德只是不受陶謙門，如玄德不肯從，此則近也。」

小沛是可屯軍，兩軍皆駐軍此處，以保徐州何如？」

衆皆曰：「玄德留小沛玄德從之，隨張勢已，即請玄德去。」

玄德稱于操，操引別孔融曰：「亦各相領引軍。」

曰：「玄德與劉表引本無事，來至小沛，甚為城垣，操居民。」

知事曹孟德曰：「操者，官軍布勇大軍，有陳百餘，則徐州已失，其百城東河，三處，須備兵。」

三人設計，操守城，操曰：「曹料官軍有勇無謀，不足慮也。」

欲且安後下，再作圖謀。」

官有知曹操回兵，已過，操曰：「百餘將領，曹操曰：『曹欲用汝一人久矣，汝可引軍一萬，留守徐州。』」

親自率兵前去，破

應請別有兵說汝豈知之。一遣不用陳官之言而用陳官守我州而自行。

曹操共行至泰山險路，郭泰曰：「且不可進，恐此處有伏兵。」

曹操笑曰：「吾布劉孫之氣，敢欺守我州，自往濰陽安得此處有伏兵耶？」

曹操曰：「今曹兵雖來，我困在邊城，不可受其氣力。」

曹操曰：「吾也馬幾行天下，何處百藥料其下塞吾自投之。」

却說曹操兵近關下住寨，次日引衆將出，關兵於野，獨立於門下，遠望曹操兵到，原關關布當先出馬，兩邊排開八員健將，第一個騎門馬，人姓甄，名雲，字文遜，第二個關山關人，姓甄，名雲，字宜高，附將又各引六員健將，勢勇性威，與曹操相見，便成布軍五萬，敢許大軍。

操指關布而言曰：「吾與汝自來無嫌，何得奪吾州？」

關布曰：「漢家城池，誰人有分，但願合得。」

關布曰：「漢家城池，誰人有分，但願合得。」

關布曰：「漢家城池，誰人有分，但願合得。」

誰能可引兵之若得郭，亦軍必順，此兵上策。」

操從其言，督曹操李典，並引兵至濰陽，郭泰曰：「曹操之奈何？」

曹操曰：「他今日聽了一諫，即何敢欺？」

曹操曰：「他今日聽了一諫，即何敢欺？」

曹操曰：「他今日聽了一諫，即何敢欺？」

曹操曰：「他今日聽了一諫，即何敢欺？」

曹操曰：「他今日聽了一諫，即何敢欺？」

曹操曰：「他今日聽了一諫，即何敢欺？」

曹操曰：「他今日聽了一諫，即何敢欺？」

曹操曰：「他今日聽了一諫，即何敢欺？」

奔走，復飛身上馬，挺一雙大鐵戟，衝殺入去。郭雲宋侯四將，不能抵擋，各自逃去。典韋殺散敵軍，救出曹操。曹操隨後也到，尋路而奔。

當看天色傍晚，背後喊聲起處，呂布驟馬提戟趕來，大叫：

### 第十三回 陶恭祖三讓徐州 曹孟德大戰呂布

曹操正慌走間，正南上一彪軍到，乃夏侯惇引軍來救。曹操住呂布大戰，直到黃昏時分，大雨如注，各自引軍分散。操回寨，重賞典韋，加為領軍都督。

却說呂布到寨，與陳宮商議。官曰：「潁陽城中有官戶田氏，家僮千百，為一鄉之巨室，可令彼密使人往操寨中下書，言呂溫侯殘暴不仁，民心大怨，今欲移兵黎陽，止有高圍在城內，可連夜進兵，我為內應。操若來，誘之入城，四門放火，外散伏兵，官操雖有經天緯地之才，到此安能得脫也！」

呂布從其計，密諭田氏使人運到黎陽。操因新敗，正在躊躇，忽報田氏人到，呈上密書云：「呂布已往黎陽，城中空虛，冀望速來，當為內應。城上插白旗，大書「義」字，便是暗號。」操大喜曰：「天使吾得黎陽也！」遣賈來人，一面收拾退兵，割碎曰：「布雖無謀，陳宮多計，只恐其中有詐，不可不防。明公欲去，當分三軍為三隊，兩隊伏城外接應，一隊入城方可。」操從其計，分軍三隊，來至潁陽城下。操先往觀之，見城上還

操賊林走！此時人困馬乏，大家面面相覷，各欲逃生。正是：雖能暫把重圍脫，只怕難當勁敵追。不知曹操性命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 曹孟德大戰呂布

登旗旛，西門角上，有一「義」字白旗，心中暗喜。是日午牌，城門開，兩員將引軍出戰。前軍侯成，後軍高順。操即使典韋出馬，直取侯成。侯成抵敵不過，回馬望城中走。韋趕到吊橋邊，高順亦攔擋不住，都退入城中去了。內有數軍人乘勢混過陣來，見操說是因氏之使，呈上密書約云：「今夜初更時分，城上纜鼓為號，便可進兵。某當獻門。」操撥夏侯惇引軍在左，曹洪引軍在右，自己引夏侯淵李典樂進兵。四將率兵入城，李典曰：「主公且在城外容某等先入城去。」操喝曰：「我自不往，誰肯向前！」遂當先領兵直入。

時約初更，月光未上。只聽得西門上吹簫聲，喊聲忽起，門上火把燎亂，城門大開，吊橋放落。曹操爭先拍馬而入，直到州衙路上，不見一人。操知是計，忙撥回馬大叫：「退兵！」州衙中一聲響，四門烈火轟天而起，金鼓齊鳴，喊聲如江翻海沸。東巷內轉出張遼，西巷內轉出臧霸，夾攻掩殺。操走北門，道旁轉出郝萌，曹性又殺一陣。操急走南門，高順侯成攔住。典韋怒目咬牙，衝殺出

去高順侯成，倒走出城。

典章殺到吊橋，回頭不見了曹操，翻身復殺入城來。門下撞着李典與典章問：「主公何在？」典曰：「吾亦尋不見。」典曰：「汝在城外催救兵，我入去尋主公。」李典去了，典章殺入城中，尋覓不見，再殺出城河邊，撞着樂進曰：「主公何在？」典曰：「我往復兩遭，尋覓不見。」進曰：「同殺入去救主。」兩人到門邊，城上火

驟滾下，樂進馬不能入，典章冒煙突火，又殺入去，到處尋覓。却說曹操見典章殺出去了，四下裏人馬殺來，不得出南門，再轉北門，火光裏正撞見呂布挺戟圍馬而來，操以手掩面加鞭，縱馬奔過。呂布從後拍馬趕來，將戟於操盔士一擊，問曰：「曹操何在？」操反指曰：「前面騎黃馬者是也。」

呂布縱騎，棄了曹操，縱馬向前追趕。曹操撥轉馬頭，望東門而走，正逢典章、樂進、曹操殺條血路，到城門邊，火焰甚盛，城上

推出柴草，遍地是火。軍用戰燈，飛馬冒煙突火，先出。曹操隨後亦出，方到門道邊，城門上崩下一條火梁來，正打著曹操戰馬後

膊，那馬倒地，倒了。操用手托梁，堆放地上，手背發燙，鬚髮燒傷。典章回馬來救，恰好夏侯淵亦到，兩個同救起曹操，突火而

出。操乘馬，典章帶路，大路而走。直混戰到天明，操方回寨，家將拜伏問安，操仰面笑曰：「操中計之計，吾必當報之。」郭嘉曰：「計可速發。」操曰：「今日將計就計，請看我被火傷，火毒攻發，

五更已經身死，何必引兵來攻？我伏兵於馬陵山中，候其兵半渡

而擊之，布可擒矣。」嘉曰：「真良策也。」於是令軍士挂孝發喪，詐言操死。

早有人來濟陽報呂布，說曹操被火燒傷，故體到寨身死。布

隨即起軍馬，殺奔馬陵山來。將到操寨，一聲鼓響，伏兵四起。呂布

死戰得脫，折了好些人馬，敗回濟陽堅守不出。是年蝗蟲忽起，食盡禾稻，圍東一境，每穀一斛，值錢五十貫，

人民相食。曹操因軍中糧盡，引兵回許都，城暫住。呂布亦引兵出屯山陽就食，因此二處糧且罷兵。

却說陶謙在徐州時年已六十三歲，忽然染病，看看沈重。臨

臨，陳登議事，曰：「曹兵之去，止為呂布襲徐州故也。今因

荒罷，兵來春又必至矣。府君兩番欲讓位與劉玄德，時府君尚強

健，故玄德不肯受，今病已沈重，正可就此而與之。玄德不肯辭矣。」

謙大喜，使人來小沛請劉玄德，商議軍務。玄德引關張帶數

十騎到徐州，陶謙教請入臥內，玄德問安畢，謙曰：「請玄德公來，

不為別事，止因老夫病已危篤，朝夕難保，冀望明公可憐救濟，城

池為重，受取徐州印，老夫死亦瞑目矣。」玄德曰：「君有二子，

何不傳之？」謙曰：「長子高，次子應，其才皆不堪任。老夫死後，猶

望明公教誨，切勿令掌州事。」玄德曰：「備一身安能當此大任？」

謙曰：「某舉一人，可為公輔，係北海人，姓孫名乾，字公祐，此人

可使為從事。」又謂孫乾曰：「劉公當世人傑，故當善事之。」

玄德終是推託陶謙以手指心而死。衆軍哀畢，即捧牌印交送玄德。玄德南辭。次日徐州百姓擁擠府前拜哭曰：「劉使君若不領此郡我等皆不能安生矣。」關張二公亦再三相勸。玄德乃許權領徐州事，使孫乾、糜竺爲輔，陳登爲幕官，盡取小沛軍馬入城，出榜安民。一面安排喪事，玄德與大小軍士，盡皆掛孝。大設祭筵，祭畢，葬於黃河之源，將陶謙遺表，申奏朝廷。

操在野城知陶謙已死，劉玄德領徐州牧，大怒曰：「我雖未報，汝不負半箭之功，坐得徐州，吾必先殺劉備，後殺糜氏，以雪先君之怨。」即傳號令，越日起兵去打徐州。

楊森入諫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正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終濟大業。明公本首事兗州河濟，乃天下之要地，是亦昔之關中河內也。今若取徐州，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呂布乘虛寇之，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得，明公安所歸乎？今陶謙雖死，已有劉備守之。徐州之民，既已服備，必助備死難。明公棄兗州而取徐州，是棄大而就小，去本而求末，以安而易危也。願熟思之。」

操曰：「今歲荒乏，糧軍士坐守於此，終非良策。」或曰：「不如東路陳地，使軍就食汝南、潁州。黃巾餘黨，何儀、黃劭等劫掠州郡，多有金帛糧食，此等賊徒，又容易破，破而取其糧，以養三軍，朝廷喜百姓悅，乃國天之事也。」操喜從之，乃留夏侯惇、曹仁守鄆城等處，自引兵先略陳地。

次及汝南黃巾何儀、黃劭知曹兵到，引衆來迎，會於羊山。時賊兵雖衆，都是狐羣狗黨，並無隊伍行列。操令強弓硬弩射住，令典韋出馬，何儀令副元帥出戰，不三合被典韋一戟刺於馬下。操引衆乘勢趕過羊山下寨。

次日黃劭引軍來陣圍處，一將步行出戰，頭裹黃巾，身披鐵鎖，手提鐵棒，大叫：「我乃截天夜叉何曼也，誰敢與我廝鬥？」曹洪見了，大喝一聲，飛身下馬，提刀步出，兩下陣前廝殺，四五十合，勝負不分。曹洪詐敗而走，何曼趕來，挺用鎗刀背砍計，轉身一跳，砍中何曼，專復一刀殺死。李典乘勢飛馬直入賊陣，黃劭不及提備，被李典生擒活捉過來。曹兵掩殺賊衆，奪其金帛糧食，無數。何儀勢孤，引數百騎奔走為敵。

正行之間，山背後撞出一軍，爲頭一個壯士，身長八尺，腰大十圍，手提大刀，殺往去路。何儀挺鎗出迎，只一合，被那壯士活挑過去。徐衆着忙，皆下馬受縛，被壯士盡驅入葛陂場中。

却說典韋追襲何儀到葛陂，壯士引軍迎住。典韋曰：「汝亦黃巾賊耶？」壯士曰：「黃巾數百騎，盡被我擒在場內。」韋曰：「何不獻出？」壯士曰：「你若願得手中寶刀，我便獻出。」韋大怒，挺鎗向前來戰。兩個從辰至午，不分勝負，各自少歇。不一時，那壯士又出搦戰，典韋亦出，直戰到黃昏，各因馬乏，暫止。典韋手下軍士，飛報曹操，操大喜，忙引衆將來看。次日，壯士又出搦戰，操見其人威風凜凜，心中暗喜，分付典

章今日且辭敗，章領命出戰，戰到三十合，敗衆回陣。壯士趕到陣門中，弓弩射回。操急引軍退五里，密使人掘下陷坑，暗伏鈎手。次日再令典韋引百餘騎出。壯士笑曰：「敗將何敢復來！」便縱馬接戰。典韋暗戰數合，便回馬走。壯士只願望前趕來，不隄防這人帶馬，都落於陷坑之內，被鈎手縛來見曹操。操下軛叱退軍士，親解其縛，急取衣衣之，命坐，問其鄉貫姓名。

壯士曰：「我乃譙國臨縣人也。姓許，名褚，字仲康。向遭寇亂，寨宗族數百人，築堅壁於境中，以禦之。一日寇至，吾令衆人多取石子，準備營寨，自飛石擊之，無不中者。寇乃退去。又一日寇至，塢中無糧，遂與賊約，以耕牛換米。米已送到，賊驅牛至塢外，不肯奔走，回還被我雙手掣二牛尾，倒行百餘步，戰大驚，不敢取牛而走。因此保守此處無事。」操曰：「吾聞大名久矣，還肯降否？」褚曰：「固所願也。」遂招引宗族數百人俱降。操拜許褚爲都虞賞勞甚厚，遂將何儀黃劭斬訖，汝穎悉平。

曹操班師，曹仁夏侯惇接見，言近日細作報說，兗州許都李封軍士皆出擄掠，城邑空虛，可引得勝之兵攻之。一鼓可下。操遂引軍還奔兗州。許都李封出其不意，只得引兵出城迎戰。許都曰：「吾願取此二人，以爲養兒之禮。」操大喜，遂令出戰。李封使盡戰，向前來迎交馬，兩合許褚斬李封於馬下。操急走回，兩騎橋邊，李典獨在，操不敢回城。引軍投鈎，而去。却被呂虔飛馬趕來，一箭射於馬下，軍皆潰散。

曹操復得兗州，聲名便請進兵取潁陽。操令典韋許褚爲先鋒，夏侯惇夏侯淵爲左軍，李典樂進爲右軍，操自領中軍。子蔡呂虔爲合後。兵至潁陽，呂布欲自將出迎，陳宮諫曰：「不可出戰。待衆將聚會後方可。」呂布曰：「吾怕誰來？」遂不聽宮言，引兵出陣，橫戟大罵。許褚便出，鬪二十合，不分勝負。操曰：「呂布非一人可勝。」便差典韋助戰。兩將夾攻，左邊夏侯惇夏侯淵右邊李典樂進，齊到六員將共攻呂布。布遮擋不住，撥馬回城。城下田氏見布敗回，急令人挑起吊橋，布大叫：「開門！」田氏曰：「吾已降曹操軍矣。」

布大罵，引軍奔定陶而去。陳宮急開東門，保護呂布老小出城。操遂得潁陽，怨田氏奮日之罪。劉曄曰：「呂布乃猛虎也，今日困乏，不可少容。」操令劉曄等守潁陽，自己引軍趕至定陶。時呂布與張邈張超盡在城中，高順張遼城頭侯成巡海打糧未回。操軍至定陶，連日不戰，引軍退四十里下寨。正值濟郡麥熟，操即令軍割麥爲食。細作報知呂布，布引軍趕來，將近操寨，見左邊一望林木茂盛，恐有伏兵而回。

操知布軍回去，乃謂諸將曰：「布疑林中有伏兵耳，可多插旗，旗於林中以疑之。寨西一帶長堤，無水可懸伏精兵。明日呂布必來觀林，堤中軍斷其後，布可擒矣。」於是止留鼓手五十人於寨中搥鼓，將村中擄來男女在寨中搥鼓，精兵多伏堤中。卻說呂布回報陳宮，宮曰：「操多詭計，不可輕敵。」布曰：

喜用火攻，可破伏兵。乃留陳宮高顯等守城。布次日引大軍來，透見林中有旗，圍兵大進，四面放火，竟無一人欲投。寨中却鬧鼓聲大震。

正是疑城不定，忽然寨後一彪軍出。呂布縱馬趕來，彎彎處堤內伏兵盡出，夏侯惇夏候淵許都典與李典樂進，驟馬殺來。呂布料敵不過，落荒而走。從將成廉被樂進一箭射死。布軍三停去了二停，敗卒回報陳宮。宮曰：「空城難守，不若急去。」遂與高顯

### 第十三回 李傕郭汜大交兵

### 楊奉董承雙救駕

却說曹操大破呂布於定陶，布乃收集敗殘軍馬於海濱，衆將會來會集，欲再與曹操決戰。陳宮曰：「今曹兵勢大，未可與爭，先奪取安身之地，那時再來未遲。」布曰：「吾欲再投袁術，何如？」

宮曰：「先使人往冀州探聽消息，然後可去。」布從之。且說袁紹在冀州聞知曹操與呂布相持，謀士憲配進曰：「呂布豺虎也，若得兗州，必圖冀州，不若助操攻之，方可無患。」紹遂遣顏良將兵五萬，往助曹操。操作探知這個消息，飛報呂布。布大驚，與陳宮商議。宮曰：「關公、德新領徐州，可往投之。」

布從其言，遣使徐州來，有人報知玄德。玄德曰：「布乃當今英雄之士，可出迎之。」糜竺曰：「呂布乃虎狼之徒，不可收留，收則傷人矣。」玄德曰：「前者非布襲兗州，怎解此郡之禍？今彼窮而投我，豈有他心？」張飛曰：「哥哥心腸志好，雖然如此，也要舉

宅院安下。

保着呂布，老小棄定陶而走。曹操將得勝之兵，殺入城中，勳如擊竹。張超自刎，雲遜投袁術去了。山東一境，盡被曹操所得。安民等城不在話下。

却說呂布正走，逢諸將皆回。陳宮亦已尋着。布曰：「吾軍雖少，尚可破曹。」遂再引軍來，正是：兵家勝敗真常事，掩甲重來未可知。

不知呂布勝負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備。

玄德領衆出城三十里，接着呂布，並馬入城，都到州衙廳上，講禮畢，坐下。布曰：「某自與王司徒計殺董卓之後，又遭催汜之變，飄零關東，諸侯都不能相容，近因曹賊不仁，侵犯徐州，蒙使計力救，陶謙布因與兗州以分其勢，不料反誑奸計，敗兵折將，今投使君，共圖大事，未審尊意如何？」玄德曰：「陶使君新逝，無人管領徐州，因令備權攝州事，今幸將軍至此，合當相讓。」遂將牌印送與呂布。呂布却待要接，只見玄德背後關張二人，各有怒色。布乃伴笑曰：「量呂布一勇夫，何能作州牧乎？」玄德又讓陳宮曰：「強賓不厭主，請使君勿疑。」玄德方止。遂設宴相待，收拾



玄德入後堂關張隨入，布令袁女出拜玄德，玄德再三謙讓，布曰：「賢弟不必推讓。」張飛聽了，眼目大叱曰：「我哥哥是金枝玉葉，你是何等人敢稱我哥哥為賢弟？你來我和你鬪三百合！」玄德連忙喝住，關公勸飛出。玄德與呂布暗話曰：「劣弟酒後狂言，兄勿見責。」布默然無語。

須臾席散，布送玄德出門，張飛躍馬橫鎗而來，大叫：「呂布，我和你併三百合！」玄德即令關公勸止。次日呂布來辭玄德曰：「蒙使君不棄，但恐令弟輩不能相容，布當別投他處。」玄德曰：「將軍若去，其罪大矣。劣弟冒犯，另日當令陪話。」近邑小沛乃備昔日屯兵之處，將軍不嫌淺狹，權且歇馬，如何糧食軍需，當當應付。」呂布謝了玄德，自引軍投小沛安身去了。玄德自去埋怨張飛不題。

却說曹操平了山東，奏奏朝廷，加操為建德將軍，領事侯。其時李傕自為大司馬，郭汜自為大將軍，橫行無忌，朝廷無人敢言。太尉楊彪大司農朱寓暗奏獻帝曰：「今曹操擁兵二十餘萬，謀臣武士將數十員，當得此人扶持社稷，則除奸黨，天下幸甚。」獻帝泣曰：「朕被二賊欺侮久矣，若得朕之誠為大幸。」彪奏曰：「臣有一計，先令二賊自相殘害，然後詔曹操引兵殺之，掃清賊黨，以安朝廷。」獻帝曰：「計將安出？」彪曰：「聞郭汜之妻最妒，可令人於汜妻處用反間計，則二賊自相害矣。」

一帝乃密詔付楊彪，彪即暗使夫人以他事入郭汜府，乘間

告汜妻曰：「聞郭將軍與空司馬夫人有染，其情甚密，倘司馬知之，必遭其害。夫入宜趨其往來為妙。」汜妻訝曰：「怪見他經宿不歸，却幹出如此無恥之事，非夫人言，妾不知也。當慎防之。」彪妻告汜，汜再三稱謝而別。

過了數日，郭汜又將往李傕府中飲宴。妻曰：「儂性不測，況今兩不相立，倘彼酒後置毒，妾將奈何？」汜不肯聽，妻再三勸住。至晚間，傕使人送酒筵至。汜妻乃暗置毒於中，方始獻入。汜便欲食，妻曰：「食自外來，豈可便食？」乃先與犬試之，犬立死。自此汜心懷疑。

一日朝罷，李傕力邀郭汜赴家飲宴。至夜席散，汜醉而歸，偶然腹痛，妻曰：「必中其毒矣。」急令將糞汁灌之，一吐方定。汜大怒曰：「吾與李傕共圖大事，今無端欲謀害我，我不先殺，必遭毒手。」遂密遣本部甲兵，欲攻李傕。早有人報知，傕亦大怒曰：「郭亞多安敢如此！」遂點本部甲兵，來殺郭汜。兩處合兵數萬，就在長安城下混戰，勢勢掠居民。

傕姓李，過引兵圍住宮院，用車二乘，一乘載天子，一乘載伏皇后，使賈詡左監押車駕，其餘宮人內侍，並皆步走。操出得安門，正遇郭汜兵到，亂箭齊發，射死宮人不知其數。李傕隨後掩殺，郭汜兵退，車駕冒險出城，不由分說，竟擁到李傕營中。郭汜領兵入宮，盡搶擄官嫔采女入營，放火燒宮殿。次日郭汜知李傕劫了天子，領軍來營前廝殺。帝后都受驚恐，後人有詩歎之曰：

光武中興興漢世，上下相承十二帝。桓靈無道宗社墮，國臣擅權為叔季。無謀何進作三公，欲除社鼠招奸雄。豺獠驅虎狼入西州，逆豎生淫凶。王允赤心託紅粉，致令董呂成矛盾。梁魁殄滅天下尊，誰知李郭心懷憤。神州荆棘爭奈何，六宮饑饉愁干戈。人心既離天命去，英雄割據分山河。後王規此存魏業，莫把金甌等閒賦。生靈靡爛肝腸塗，剩水殘山多怨血。我觀遺史不勝悲，今古茫茫孰奈離人君。常守苞桑戒，太阿誰執全綱維。

却說郭汜兵到，李傕出營接戰。汜軍不利，暫且退去。傕乃移帝后車駕於郿塢，使姪李暹監之，斷絕內使，飲食不繼。待臣皆有飢色，帝令人問傕取米五斛，牛骨五具，以賜左右。傕怒曰：「朝夕上飯，何又他求？」乃以腐肉朽爛與之，皆臭不可食。帝罵曰：「逆賊直如此相欺！」侍中楊彪急奏曰：「傕性殘暴，事勢至此，陛下且忍之，不可撓其鋒也。」帝乃低頭無語，淚盈羅袖。

忽左右報曰：「有一路軍馬，鎗刀映日，金鼓震天，前來救護。」帝教打聽是誰，乃李傕也。帝心轉憂，只聞塢外喊聲大起，原來李傕引兵出迎。郭汜額指郭汜而罵曰：「我待你不薄，你如何謀害我？」汜曰：「你乃反賊，如何不殺你？」傕曰：「我保駕在此，何為反賊？」汜曰：「此乃劫駕，何為保駕？」傕曰：「不須多言。」我兩個各不許用軍士，只自併轡。兩騎便把皇帝取去罷了。」二人便就陣前斷殺，戰到十合，不分勝負。只見楊彪拍馬而來，大叫：

二位將軍少歇，老夫特選業官，乘與二位講和。傕汜乃各自還營。

楊彪與朱雋會合朝廷官，檢六十餘人，先請郭汜當中和。郭汜竟將業官盡行監下。業官曰：「我等為好而來，何乃如此相待？」汜曰：「李傕劫天子，偏我劫不得公卿。」楊彪曰：「子初天子，一初公卿，意欲何為？」汜大怒，便拔劍欲殺彪。中郎將楊密勸汜，乃放了楊彪。朱雋其餘都監在營中。彪謂密曰：「為社稷之臣，不能匡君救主，空生天地間耳。」言訖，相抱而哭，昏絕於地。密歸家成病而死。自此之後，傕汜每日廝殺，一連五十餘日，死者不知其數。

却說李傕平日最喜左道妖邪之術，常使女巫誦咒降神於軍中。賈詡屢諫不聽。侍中楊琦密奏帝曰：「臣竊謂雖為李傕腹心，然實未嘗忘君陛下當與謀之。」

正說之間，賈詡來到。帝屏退左右，泣盡謂曰：「卿能濟漢朝救朕命乎？」詡拜伏於地曰：「臣所願也。陛下且勿言，臣自圖之。」帝許之。

少頃，李傕來見，帶劍而入。帝面如土色。傕謂帝曰：「郭汜不臣，監禁公卿，欲劫陛下，非臣則駕被擄矣。」帝拱手稱謝，傕乃出。時皇甫嵩人見帝，帝知詡能言，又與李傕同鄉，詡便往兩邊解和。詡奉詔走至汜營，說汜曰：「如李傕委出天子，我便放出公卿。」

謝靈運見李愬曰：「今天子以是處西涼人，與公同族，特令  
之在節和二公。公已奉詔，公當善何？」愬曰：「吾有敗呂布之大  
功，雖受四年多勞，動聽天下共知郭弘多盜，乃敢劫劫公  
前，與我相抗，必錄之，請就親我，方降士，非足勝郭弘多盜。」  
答曰：「不然。昔有將領，皆其善射，不思恩德，以致滅亡。近對太  
師之強，若所日見也。呂布受恩而反，國之崩頹，頭顱墜門，則  
強固不足恃矣。將軍身爲上將，持械仗節，子孫宗族，皆居顯位，國  
恩不可謂不厚。今郭弘劫劫公御而將軍劫劫至堂，果誰誰誰耶？」

李愬大怒，拔劍叱曰：「天子使汝來，辱我乎？我先斬汝頭！」  
瓊都尉楊奉曰：「今郭汜未除，而殺天侯，則汜與兵有名，請侯  
皆助之矣。」賈詡亦力勸，愬怒少息。詡遂推皇南，出曰：「大曰曰：  
『李愬不奉詔，欲殺君自立。』侍中胡遵急止之曰：『無出此言，  
悉於身不利。』」因叱之曰：「胡遵才女亦爲朝廷之臣，如何附賊？」  
「君辱曰死。」君微李愬所殺，乃分也。」大罵不止。帝知之，急令  
皇南回西涼。

却說李愬之軍，大半是西涼人氏，更親羌兵爲助。却被皇南  
回揚言於西涼人曰：「李愬謀反，從之者卽爲賊黨，後患不淺。」  
西涼人多有聽信之言，軍心漸渙。愬聞言，大怒，差虎賁王昌追  
之。昌知國乃忠義之士，竟不往追，只回報曰：「國已不知何往矣。」  
賈詡又密獻羌人曰：「天子知汝等忠義，久聽勞苦，密詔使汝

還郡，後當有重賞。」李愬不信，遂聽詭言，都引兵  
去。

詠又密奏帝曰：「李愬貪而無謀，今兵散心怯，可以重賞  
之。」帝乃降詔，封愬爲大司馬，封喜曰：「此女巫降神斷國之力  
也。」遂重賞女巫，却不賞將軍。騎都尉楊奉大怒，謂宋果曰：「吾  
等出生入死，身冒矢石，功反不及女巫耶？」宋果曰：「何不殺此  
殿，以效天子？」奉曰：「你於軍中放火爲號，吾當引兵外應。」

二人約定是夜二更時分，舉事不料其事不密，有人報知李  
愬。愬大怒，令人搶宋果先殺之。楊奉引兵在外，不見號火，李愬自  
將兵出，恰遇楊奉，就寨中混戰到四更，奉不勝，引軍投西安去了。  
李愬自此軍勢漸衰。更兼郭汜常來攻擊，殺死者甚多。忽人來報  
「張濟統領大軍，自陝西來到，欲與二公解和。」李愬如不從者，引  
兵擊之。愬便查個人情，先遣人赴張濟軍中，許和。郭汜也只  
得許。張濟上表，請天子駕幸弘農，帝喜曰：「朕思東都久矣。今乘  
此得還，乃萬幸也。」詔封張濟爲驃騎將軍，濟進糧食酒肉，供給  
百官。汜放公騎出營，愬收集車駕，東行，遣奮軍御林軍數百，侍  
護送。

纔與過新豐至霸陵，時值秋天，金風驟起，忽聞喊聲大作，數  
百軍兵至橋上，攔住車駕。厲聲問曰：「來者何人？」侍中楊琦拍  
馬上橋曰：「聖駕過此，誰敢攔阻？」有二將出曰：「吾等奉郭  
將軍命，把守此橋，以防奸細。既云聖駕，須親見帝，方可准信。」楊琦

高揭珠纓。帝諷曰：「朕躬在此，卿何不退？」衆將皆呼萬歲，分於兩邊，駕乃得過。

二將回報郭汜曰：「駕已去矣。」汜曰：「我正欲哄過張濟，劫徑再入郿塢，爾如何擅自放了過去？」遂斬二將，起兵趕來。車駕正到臨陰縣，背後喊聲震天，大叫：「車駕且休動！」帝泣告大臣曰：「方纔狼驚，又逢虎口，如之奈何？」衆皆失色。賊軍漸近，只聽得一派鼓聲，山背後閃出一將，當先一面大旗，上書「大漢楊奉」四字，引軍千餘殺來。原來楊奉自爲李傕所敗，便引軍屯終南山下，今聞駕至，特來保護。

當下列開陣勢，汜將翼勇出馬，大罵楊奉反賊。奉大怒，回顧陣中曰：「公明何在？」一將手執大斧，飛躍騰躍，直取翼勇。兩馬相交，只一合，斬翼勇於馬下。楊奉乘勢掩殺，汜軍大敗，退走二十餘里。奉乃收軍來見天子。帝慰諭曰：「卿救朕躬，其功不小。」奉頓首拜謝。帝曰：「適新賊將者何人？」奉乃引此將拜於車下曰：「此人河東楊都人，姓徐，名晃，字公明。」帝慰勞之。楊奉保駕至華陰駐蹕。將軍段熲具衣服飲膳上獻。是夜天子宿於楊奉營中。

郭汜敗了一陣，次日又點軍殺至營前來。徐晃當先出馬，郭汜大軍八面圍來，將天子楊奉圍在垓心。正在危急之中，忽然東南上賊聲大震，一將引軍縱馬殺來，賊衆奔潰。徐晃乘勢攻殺，大敗汜軍。那人來見天子，乃國戚董承。帝哭訴前事，承曰：「陛下至愛臣與，將將軍斬賊以靖天下。」帝命早赴京，郭連夜復

起，前幸弘農。

却說郭汜引敗軍回，撞着李傕言：「楊奉董承救駕往弘農去了。若到山東，立脚得定，必然布告天下，令諸侯共伐我等，三族不能保矣。」傕曰：「今張濟兵糧長安，未可輕動。我和你乘間合兵一處，至弘農殺了漢君，平分天下，有何不可？」記喜諾。二人合兵，於路劫掠，所過一空。楊奉董承知賊兵遠來，遂勒兵回，與賊大戰於東湖。

催汜二人商議：「彼衆我寡，只可以混戰勝之。」於是李傕在左，郭汜在右，漫山遍野擁來。楊奉董承兩邊死戰，剛保帝后車出，百官宮人符冊典籍，一應御用之物，盡皆拋棄。郭汜引軍入弘農，劫掠承奉保駕走陝北。催汜分兵趕來。承奉二面差人與催汜講和，一面密傳聖旨往河東，急召故白波帥韓暹、李樂、胡才三處軍兵前來救應。那李樂亦是嘯聚山林之賊，今不得已而召之。

三處軍聞天子赦罪賜官，如何不來，並拔本營軍士來與董承相會，一齊再取弘農。其時李傕郭汜但到之處，劫掠百姓，老弱者殺之，強壯者充軍。臨敵則驅兵在前，名曰「敢死軍」。賊勢浩大，李樂軍到，會於渭陽。郭汜令軍士將衣服物件拋棄於道，樂軍見衣服滿地，爭往取之，隊伍離失。催汜二軍四面混戰，樂軍大敗。楊奉董承遮擋不住，保駕北走，背後賊軍趕來。李樂曰：「事急矣，請天子上馬先行。」帝曰：「朕不可捨百官而去。」衆皆號泣相隨。胡才發亂軍所殺，奉承見賊追急，讓天子棄

車駕步行至黃河岸邊，李樂等得一隻小船，作渡橋。時值天氣嚴寒，帝與后強扶到岸。邊岸又高，不得下船，後面追兵將至，湯奉曰：「可解馬繩，繩接連，控縛帝腰，放下船去。」人殺中國，累伏德挾白絹十數疋，至曰：「吾於亂軍中拾得此絹，可接連拽。」行軍校尉尚弘用絹包帝及后，令眾先挂帝，帝下放之，乃得下船。李樂仗劍立於船頭上，后見伏德負后下船中，岸上有不得下船者，爭扯船篷。李樂盡砍於水中，江過帝后，再放船渡眾人，其爭渡者皆被砍下手指，哭聲震天。

既渡彼岸，帝左右止剩得十餘人。楊奉尋得牛車一輛，載帝至大陽，絕食，晚宿於瓦屋中。野老進粟飯，上與后共食，粗糲不能下咽。次日，詔封李樂為征北將軍，韓遜為征東將軍，起駕前行。有二大臣，至哭拜車前，乃太尉楊彪、太僕韓融也。帝后俱哭，韓融曰：「惟犯二賊，願信臣言，臣捨命去說二賊罷兵。陛下善保龍體。」

韓融去了，李樂請帝入楊奉營，暫歇。楊彪請帝安邑縣，駕至安邑，苦無高房，帝居於茅屋中，又無門關，四邊插荆棘，以為屏蔽。帝與大臣議事於茅屋之下，諸將引兵於城外，鐵圍李

### 第十四回 曹孟德移駕幸許都

却說李樂引軍許都，李樂等記來追車駕，天子大驚，楊奉曰：「此李樂也。」遂令徐晃出迎之。李樂親自出戰，兩馬相交，只一

樂等專權，百官稍有觸犯，寔於帝前毀罵，故惹透濁酒粗食，與帝帝勉強納之。李樂韓遜又連名保奏，強徒部曲巫醫走卒二百餘名，並為校尉御史等，刻印不及，以雜費之，全不成體統。

却說韓融曲說，惟犯二賊，二賊從實言，乃後百官及宮人，是該大荒百姓皆食糲菜，餓李過野河內，太守張楊獻米肉，河東太守王邑獻絹帛，帝稱得寧。董承楊奉商議，一面差人修洛陽宮院，欲奉車駕還東郡。李樂不從，董承謂李樂曰：「洛陽本天子建都之地，安邑乃小地面，如何容得車駕？今奉還洛陽，是正理。」李樂曰：「汝等奉駕去，我只在此處住。」

承奉乃奉駕起程，李樂暗令人結連李備郭汜一同劫駕。董承楊奉韓遜知其謀，連夜擺佈軍士，護送車駕，前奔箕關。李樂聞知，不等備汜軍到，自引本部人馬前來追趕，四更左側，趕到箕山下，大叫：「車駕休行，李備郭汜在此！」嚇得獻帝心驚胆戰，山上火光遍起，正是：

前番兩賊分爲二，今番三賊合爲一。  
不知漢天子怎離此難，且聽下文分解。

### 呂奉先乘夜襲徐郡

合被徐晃一刀砍於馬下，殺散餘黨，保護車駕過箕關。太守張楊具稟，請迎駕於軹道，帝封張楊為大司馬，楊辟帝兵，封王去了。

寇之害。見官軍燒盡，街市荒蕪，滿目皆是膏肓，宮院中只  
存空殿，命命命且蓋小宮居住。百官朝賀，皆立於荆棘之中。  
詔改與平為楚安元年。

寇又大端，洛陽居民，僅有數百家，無可為食，盡去城中，剝  
樹皮剝草根食之。尙賢即以下，皆自出城採採，多有死於類類類  
聲之聞者。流末氣運之衰，無甚於此後人有詩歌之曰：

血流干楊白蛇亡，赤輪縱橫遊四方。秦鹿逐翻與社稷，  
楚難推倒立封疆。朝廷憐弱秦邦起，氣色凋零盜賊狂。看  
到西京遭難處，鐵人無淚也悽惶。

太尉楊彪奏帝曰：「前蒙降詔，未曾發遣。今曹操在山東，兵  
強將盛，可宣入朝，以輔主室。」帝曰：「朕前既降詔，卿何必再奏。  
今即差人前去便了。」彪領旨即差使命赴山東宣召曹操。

却說曹操在山東，聞知奉詔已遷洛陽，聚謀士商議。荀彧進  
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服從；漢高祖為漢帝發喪，而天  
下歸心。今天子蒙塵，將軍統帥此時，黃巾餘孽，奉天子以從衆，豈  
不此之路也。若不早圖，人將先發而為之矣。」曹操大喜，正要收  
拾起兵，忽報有天使齎詔宣召，操接詔，即日與師。

却說帝在洛陽，百官未敢，城郭凋敝，欲修未能。人報李傕郭  
汜領兵臨至，帝大驚，問荀彧曰：「山東之使來回，李郭之兵又至，  
為之奈何？」荀彧曰：「臣願與賊決死戰，以保陛下。」遂於  
曰：「賊非不聚，兵甲不多，雖知不勝，當復如何？不若且遷往山

東遷之。」

帝從其言，即日起駕望山東進發。百官無馬，皆隨步。行出  
了洛陽，行無一箭之地，但見塵頭蔽日，金鼓喧天，無限人馬到來。  
帝后戰慄不能言，忽見一騎飛來，乃前差往山東之使命也，至車  
前拜啓曰：「曹將軍盡起山東之兵，應詔前來。聞李傕郭汜犯洛  
陽，先差夏侯惇為先鋒，引上將十員，精兵五萬，前來保駕。」帝心  
方安。

少頃，夏侯惇引許褚典韋等，至駕前圍着，俱以軍禮見。帝聽  
騷方報，忽報正東又有一路軍到。帝即命夏侯惇往探之，回奏曰：  
「乃曹操步軍也。」

須臾，曹洪李典樂進來見駕。通名畢，洪奏曰：「臣兄知賊兵  
將近，恐夏侯惇孤力難為，故又差臣等倍道而來協助。」帝曰：「  
曹將軍真壯健臣也。」遂命許褚前行探馬來報：「李傕郭汜領  
兵長驅而來。」帝令夏侯惇分兩路迎之。惇乃與曹洪分爲兩翼，  
馬軍先出，步軍後隨，儘力攻擊。催汜賊兵大敗，斬首萬餘。於是諸  
帝還洛陽，故置夏侯惇屯兵於城外。

次日，曹操引大隊人馬到來。安營畢，入城見帝，拜於殿階之  
下。帝賜平身，宣諭慰勞。操曰：「臣向蒙國恩，刻期報效。今值陛下  
臨難，罪惡貫盈，臣有精兵二十餘萬，以順討逆，無不聽從。陛下善保  
龍體，以社稷爲重。」帝乃封操領司隸校尉，假節鉞，尚書事，封  
却說李傕郭汜知操遠來，欲欲速戰。實操諫曰：「不可。操兵

精將勇，不知降之，求免本身之罪。德怒曰：『你將滅吾銳氣！』拔劍欲斬，裴將勸免。是夜，裴將軍馬走回鄉里去了。

次日，李德草馬來迎裴兵。裴先令許都軍仁與李德領三百鐵騎，於陣中衝突三遭，方纔布陣。陣圍處，李德、李進、李別出馬。陣前未及圍，許都飛馬過去，一刀先斬李進。李別吃了一驚，倒攆下馬，稍亦斬之。裴人頭回陣。曹操撫許都之背曰：『子真吾之與哈也！』隨令夏侯惇領兵左出，曹仁領兵右出，操自領中軍。衛隊嚴密一聲，三軍齊進，賊軍抵敵不住，大敗而走。操親舉寶劍押陣，率衆連夜追殺，斃賊甚多，降者不計其數。德、進、別逃命，忙似喪家之狗，自知無處容身，只得往山中落草去了。

曹操回兵，仍屯於蒲陽城外。楊奉、韓福、兩個商議曰：『今曹操成了大功，必享重權，如何容得我等？』乃入奏天子，只以追殺德、進、別為名，引本部軍屯於大梁去了。

帝一日命人至操營，宣操入宮議事。操聞天使至，請入相見。只見那人肩清目秀，精神充足。操暗想曰：『今東郡大荒，官俸軍民，皆有飢色，此人何得獨肥？』因問之曰：『公尊顏充腹，以何調理而至？』對曰：『某無他法，只食淡三十年矣。』操乃領之。又問曰：『君居何職？』對曰：『某與李德、原為袁紹驍將，從專。今聞天子還都，特來朝覲。官封正議郎，濟陰太守，姓董名昭，字公仁。』曹操避席曰：『聞名久矣，幸得於此相見。』遂置酒饗中，相待。令與荀彧相會，忽人報曰：『一隊軍往東而去，不知何人。』操急

令人探之，董昭曰：『此乃李德督將楊奉，與白波帥韓暹，因明公來此，故引兵欲投大梁去耳。』操曰：『莫非疑操乎？』昭曰：『此乃無謀之輩，明公何足慮也。』操又曰：『李郭二賊，此去若何？』昭曰：『虎無爪，鳥無翼，不久當為明公所擒，無足介意。』

操見昭言語投機，便問以朝廷大事。昭曰：『明公興義兵，以除暴亂，入朝輔佐天子，此五伯之功也。但諸將人殊意異，未必服從。今若留此，恐有不便。惟移楊奉許都為上策。然朝廷播越，新還京師，遠近仰望，以冀一朝之安，今復從駕，不厭衆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決計之。』操執昭手而笑曰：『此吾之本志也。但楊奉在大梁，大臣在朝，不有他變否？』昭曰：『易也。以書與楊奉，先安其心，明告大臣，以京師無難，欲車駕許都，近魯陽，運轉糧食，庶無欠缺，懸隔之憂。大臣聞之，當欣從也。』操大喜，昭謝別。操執其手曰：『凡操有所圖，唯公教之。』昭稱謝而去。

操於是日與衆謀士密議遷都之事。時侍中太史令王立私謂宗正劉艾曰：『吾仰觀天文，自去春太白犯鎮星於斗牛，過天津梁，惑又逆行，與太白會於天關，金火交會，必有新天子出。吾觀大漢氣數將終，晉魏之地，必有興者。』又密奏獻帝曰：『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代漢而有天下者，當在魏。』操聞之，使人告立曰：『知公忠於朝廷，然天道深遠，幸勿多言。』操以是告彧，彧曰：『漢以火德王，而明公乃土命也。許都屬土，到彼必興。火能生土，土能旺木，正合董昭王立之言。他日必有興者。』

操意遂決，次日入見帝，奏曰：「東都荒廢久矣，不可修葺，更兼轉運糧食艱辛，許都地近魯陽，城郭宮室，錢糧民物，足可備用。臣敢請徵幸許都，惟陛下從之。」帝不敢不從，羣臣皆謂操勢亦莫敢有異議。遂擇日起駕，操引軍護行，百官皆從。行不到數程，前至一高陵，忽然喊聲大舉，操率領兵馬，徐晃當先，大叫：「曹操欲劫魏何往！」

操出馬視之，見徐晃威風凜凜，聲稱奪壽，便令許都出馬與徐晃交鋒。刀斧相交，戰五十餘合，不分勝敗。操即鳴金收軍，召謀士議曰：「楊奉韓福，誠不足道，徐晃乃真良將也。吾不忍以力併之，當以計招之。」行軍從事滿寵曰：「主公勿慮，某向與徐晃有一面之交，今晚扮作小卒，偷入其營，以言說之，管教他傾心來降。」操欣然遣之。

是夜滿寵扮作小卒，混入彼軍隊中，偷至徐晃帳前，只見晃秉燭被甲而坐。寵突至其前，揖曰：「故人別來無恙乎？」徐晃驚起，熟視之曰：「子非山陽滿伯寧耶？何以至此？」寵曰：「某現為曹將軍從事，今日於陣前得見故人，欲進一言，故特冒死而來。」晃乃延之坐，問其來意。寵曰：「公之勇略，世所罕有，奈何屈身於楊韓之徒？曹將軍當世英雄，其好賢禮士，天下所知也。今日陣前見公之勇，十分敬愛，故不忍以健將決死戰，特遣寵來奉迎。公何不棄暗投明，共成大業！」

晃沉吟良久，乃喟然歎曰：「吾固知奉還非立業之人，奈從

之久矣，不忍相捨。」寵曰：「豈不聞『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遇可事之主，而交臂失之，非丈夫也。」晃起謝曰：「願從公言。」寵曰：「何不就發奉還而去，以為進見之禮？」晃曰：「以臣職主，大不議也。吾決不為。」寵曰：「公真義士也。」晃遂引帳下數千騎，連夜同滿寵來投曹操。早有人報知楊奉，大怒，自引千騎來追，大叫：「徐晃反賊休走！」

正追趕間，忽然一聲砲響，山上山下，火把齊明，伏軍四出。曹操親自引軍當先，大喝：「我在此等候多時，休教走脫。」楊奉大驚，急待回軍，早被曹兵圍住。恰好韓福引兵來救，兩軍混戰，楊奉走脫。曹操趁彼軍亂，乘勢攻擊，兩家軍士大半多降。楊奉韓福勢孤，引敗兵投袁術去了。

曹操收軍回營，滿寵引徐晃入見。操大喜，厚待之。於是迎鑾駕到許都，蓋造宮室殿宇，立宗廟社稷省臺，司院衙門，修城郭府庫，封董承等十三人為列侯，賞功罰罪，並聽曹操處置。

操自封大將軍，武平侯，以荀彧為侍中，尚書令，荀攸為軍師，郭嘉為司馬祭酒，劉曄為司空，操曹毛玠任職，為典農中郎將，備將錢糧，程昱為東平相，范成德，昭為洛陽令，滿寵為許都令，夏侯惇、夏侯淵、曹仁、曹洪皆為將軍，呂虔、李典、樂進子、禁、徐晃皆為校尉，許都典章皆為制，尉其餘將士各各封官，自此大權皆歸於曹操。朝廷大務，先稟曹操，然後方奏天子。

操既定大事，乃設宴後堂，聚眾謀士共議曰：「劉備屯兵徐



州自領州事。近呂布以兵敗授之。備使居於小沛。若二人同心。引兵來犯。乃心腹之患也。公等有何妙計可圖之？」許都曰：「願借精兵五萬。斷絕呂布之頭。獻於丞相。」關張曰：「將軍勇則勇矣。不知用謀。今許都新定。未可造次用兵。或有一計名曰『二虎競食之計』。今劉備雖領徐州。未得謂明公可矣。請詔命實授備爲徐州牧。因帶與一書。教呂布事成則備無猛士爲輔。亦斷可圖。事不成則呂布必殺備矣。此乃『二虎競食之計』也。」操從其言。即時奏請詔命。遣使齎往徐州。劉備爲征東將軍。宜城亭侯。領徐州牧。并封書一封。

却說劉玄德在徐州聞帝幸許都。王欲上表慶賀。忽報天使至。出郭迎接。入郡拜受恩命。畢。設宴款待來使。使曰：「君侯得此恩命。實曹將軍於帝前保薦之力也。」玄德稱謝。使者乃取出私書。遞與玄德。玄德看罷。曰：「此事尚容計議。」席散。安歇。來使於館驛。玄德連夜與衆商議此事。張飛曰：「呂布本無義之人。殺之何礙？」玄德曰：「彼勢窮而來投我。我若殺之。亦是不義。」張飛曰：「何人難做？」玄德不從。

次日呂布來賀。玄德教請入見。布曰：「聞公受朝廷恩命。特來相賀。」玄德遜謝。只見張飛扯劍上廳。要殺呂布。玄德慌忙阻住。布大驚曰：「翼德何故只要殺我？」張飛叫曰：「曹操這你是無義之人。教我哥哥殺你。」玄德連聲喝退。乃引呂布同入後堂。賓告前因。就將曹操所送密書與呂布看。布看畢。泣曰：「此乃曹

賊欲令我二人不和耳。」玄德曰：「兄勿憂。劉備誓不爲此不義之事。」

呂布再三拜謝。備留布飲酒。至晚方回。關張曰：「兄長何故不殺呂布？」玄德曰：「此曹孟德惡我與呂布同謀伐之。故用此計。使我兩人自相吞併。彼却於中取利。奈何爲所使乎？」關公點頭道是。張飛曰：「我只要殺此賊以絕後患。」玄德曰：「此非大丈夫之所爲也。」

次日玄德送使命回京。就拜表謝恩。並回書與曹操。只言容緩圖之。使命回。曹操言玄德不殺呂布之舉。操問荀彧曰：「此計不成。奈何？」彧曰：「又有一計名曰『驅虎吞狼之計』。」操曰：「其計如何？」彧曰：「可暗令人往袁術處。通問報說劉備上密表。要略南郡。術聞之。必怒而攻備。公乃明詔劉備討袁術。兩邊相併。呂布必生異心。此『驅虎吞狼之計』也。」操大喜。先發人往袁術處。次假天子詔。發人往徐州。

却說玄德在徐州聞使命至。出郭迎接。開讀詔書。却是要起兵討袁術。玄德領命。遣使者先回。離筵曰：「此又是曹操之計。」玄德曰：「雖是計。王命不可違也。」

遂點軍馬。越日起程。孫乾曰：「可先定守城之人。」玄德曰：「二弟之中。誰人可守？」關公曰：「弟愿守此城。」玄德曰：「吾早晚欲與你議事。豈可相離？」張飛曰：「小弟愿守此城。」玄德曰：「你守不得此城。你一者酒後剛強。鞭撻士卒。二者作事輕易。

不從人謀，吾不放心。

張飛曰：『弟自今以後，不飲酒，不打軍士，諸般聽人勸便了。』糜竺曰：『只恐口不應心。』飛怒曰：『吾跟哥哥多年，未嘗失信，你如何輕料我？』玄德曰：『弟言雖如此，吾終不放心。還請陳元龍輔之，早晚令其少飲酒，勿致失事。』陳登應諾。玄德分付了當，乃統馬步軍三萬，離徐州望兩陽進發。

却說袁術聞說劉備上表，欲吞其州縣，乃大怒曰：『汝乃織席編履之夫，今輒占據大郡，與諸侯同列，吾正欲伐汝，汝却反欲圖我，深為可恨。』乃使上將紀靈起兵十萬，殺奔徐州。兩軍會於野胎，玄德兵少，依山傍水下寨。

那紀靈乃山東人，使一口三尖刀，重五十斤，是日引兵出陣，大罵：『劉備村夫，安敢侵吾境界！』玄德曰：『吾奉天子詔，以討不臣，汝今敢來相拒，罪不容誅。』紀靈大怒，拍馬舞刀，直取玄德。關公大喝曰：『匹夫休得逞強。』出馬與紀靈大戰，一連三十合，不分勝負。紀靈大叫少歇，關公便撥馬回陣，立於陣前候之。紀靈却遣副將卞正出馬，關公曰：『只教紀靈來，與他決個雌雄。』卞正曰：『汝乃無名下將，非紀將軍對手。』關公大怒，直取卞正。交馬一合，砍卞正於馬下。玄德驅兵殺將過去，紀靈大敗，退守淮陰河口，不敢交戰。只教軍士來偷營劫寨，皆被徐州兵殺敗。兩軍相拒，不在話下。

却說張飛自送玄德起身後，一應雜事，具付陳元龍管理。軍

機大務，自家參酌。一日，設宴請各官赴席。衆人坐定，張飛開言曰：『我兄臨去時，分付我少飲酒，恐致失事。衆官今日盡此一醉，明日都各取酒，幫我守城。今日却都要滿飲。』言罷，起身與衆官把盞。酒至曹豹面前，豹曰：『我從天戒不飲酒。』飛曰：『斷殺漢如，何不飲酒？我要你吃一盞。』豹懼怕，只得飲了一盃。

張飛把過百官，自解巨觥，連飲了幾十盃，不覺大醉，却又起身與衆官把盞。先奉曹豹。豹曰：『某實不能飲矣。』飛曰：『你恰纔吃了，如今為何推却？』豹再三不飲，飛醉後使酒，便發怒曰：『你違我將令，該打一百。』便喝軍士擊下。陳元龍曰：『玄德公臨去時，分付你甚來？』飛曰：『你文官只管文官事，休來管我。』

曹豹無奈，只得告求曰：『雲德公看我女婿之面，且恕我罷。』飛曰：『你女婿是誰？』豹曰：『呂布是也。』飛大怒曰：『我本不欲打你，你把呂布來嚇我，我偏要打你。我打你，便是打呂布。』諸人勸不住，將曹豹鞭至五十，衆人苦苦告饒方止。

席散，曹豹回去，深恨張飛，連夜差人齎書一封，運投小沛。見呂布備說張飛無禮，且云玄德已往淮南，今夜可乘飛醉，引兵來襲徐州，不可錯此機會。呂布見書，便請陳宮來議。宮曰：『小沛原非久居之地，今徐州既有可乘之隙，失此不取，悔之晚矣。』布從之，隨即披挂上馬，領五百騎先行，使陳宮引大軍繼進。高順亦隨後進發。小沛離徐州只四五十里，上馬便到。呂布到城下時，恰纔四更，月色澄澈，城上並不知覺。布到城門邊，叫曰：『劉

使君有機密，使人至城上。有曹豹軍報知曹豹，豹下城看之，便令軍士開門。呂布一聲暗號，衆軍齊入，喊聲大響。

張飛正醉臥府中，左右急忙搖醒，報說：「呂布賺開城門，殺將進來了。」張飛大怒，慌忙披挂，拿了丈八蛇矛，出府門，上得馬時，呂布軍馬已到，正與相迎。張飛此時酒猶未醒，不能力戰。呂布素知張飛，亦不敢相逼。十八騎護將，保着張飛，救出東門，玄德家眷在府中，都不及顧了。

却說曹豹見張飛只十數人護衛，又欺他醉，遂引百十人趕來。飛見豹大怒，拍馬來迎，戰了三合，曹豹敗走，飛趕到河邊，一鎗正刺中曹豹後心，連人帶馬，死於河中。飛於城外招呼士卒，出城

### 第十五回 太史慈酣鬪小霸王

却說張飛拔劍要自刎，玄德向前抱住，奪劍擲地曰：「古人云：『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尚可縫，手足斷安可續。』吾三人桃園結義，不求同生，但願同死。今雖失了城池家小，安忍教兄弟中道而亡？況城池本非吾有，家眷雖被陷，呂布必不謀害，尚可設計救之。賢弟一時之誤，何至遽欲捐生耶？」說罷大哭，關張俱感泣。

且說袁術知呂布舉了徐州，星夜差人至呂布處，許以糧五萬斛，馬五百匹，金銀一萬兩，綵段一千匹，使夾攻劉備。布喜，令高順領兵五萬，與玄德之後，玄德聞得此信，乘陰雨，徵兵，乘奸貽而

者，盡隨飛投淮南而去。呂布入城安插居民，令軍士一百人守把玄德宅門，諸人不許擅入。

却說張飛引數十騎，直到盱眙，來見玄德，具說曹豹與呂布宴廳外，合夜襲徐州，衆皆失色。玄德歎曰：「得何足喜，失何足憂？」關公曰：「嫂嫂安在？」飛曰：「皆陷於城中矣。」玄德默然無語。關公頓足埋怨曰：「你當初要守城時，說甚來？兄長分付你甚來？今日城池又失了，嫂嫂又陷了，如何是好？」張飛聞言，惶恐無地，掣劍欲自刎，正是：

舉杯暢飲情何放，拔劍捐生悔已遲。  
不知性命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 孫伯符大戰嚴白虎

走，思欲東取廣陵。比及高順軍來，玄德已去。高順與紀靈相見，就索所許之物。靈曰：「公且回軍，容某見主公計之。」高順乃別紀靈回軍，見呂布具述紀靈語。

布正在遲疑，忽有袁術書至，書意云：「高順雖來，而劉備未除，且待捉了劉備，那時方以所許之物相送。」布怒罵袁術失信，欲起兵伐之。陳宮曰：「不可。術壽春兵多糧廣，不可輕敵。不如請玄德還屯小沛，使爲我羽翼。他日令玄德爲先鋒，那時先取袁術，後取袁紹，可縱橫天下矣。」布聽其言，令人齎書迎玄德回。却說玄德引兵東取廣陵，被袁術劫寨，折兵大半，回來正遇

呂布之使，呈上書劉玄德大喜。關張曰：「呂布乃無義之人，不可信也。」玄德曰：「彼既以好言待我，奈何疑之？」遂來到徐州。布恐玄德疑慮，先令人送還家眷。甘肅二夫人見玄德具說呂布令兵把定宅門，禁諸人不得入，又常使侍妾送物，未嘗有缺。玄德謂關張曰：「我知呂布必不害我家眷也。」乃入城謝呂布。張飛恨呂布不肯隨往，先率二嫂往小沛去了。

玄德入見呂布，拜謝呂布曰：「我非欲奪城，因令弟張飛在此時酒殺人，恐有失事，故保守之耳。」玄德曰：「儲欲謀兄久矣。」布假意仍舊玄德，玄德力辭，遂屯小沛。往劉關張心中不平。玄德曰：「屈身守分，以待天時，不可與命爭也。」呂布令人送糧米，設定自此兩家和好不在話下。

却說袁術大宴將士於壽春，人報孫策征廬江太守陸康，得勝而回。術笑至，策拜於堂下。問勞已甚，便令侍坐飲宴。原來孫策自父喪之後，退居江南，禮賢下士。後因陶謙與策母舅丹陽太守吳瑗不和，策乃移居丹陽，居於地阿。自己却投袁術，術甚愛之。常歎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因逐為懷。遂校尉引兵攻涇縣，太師祖郎得勝，術見其勇，便使攻臨廬。今又得勝而回。當日催散筵席，策見術相相之禮甚歡，心中鬱悶，乃步月於中庭。因思父孫堅如此英雄，我今淪落至此，不免歎氣。大忽見一人自外而入，大笑曰：「伯符何故如此尊父在日，多曾用我，若若肯不決之事，何不問我，乃自焚耶？」策視之，乃丹陽故

漳人，姓朱名治，字君理，孫堅舊從事官也。策收淚而延之，坐曰：「策所哭者，恨不能繼父之志耳。」治曰：「君何不告袁公路，借兵往江東，假名救吳瑗，圖大業，而乃久困於人之下乎？」

正商議間，一人忽入曰：「公等所談，吾已知之。吾手下有精壯百人，暫助伯符一馬之力。」策視其人，乃袁術謀士汝南細陽人，姓呂名範，字子衡。策大喜，延坐共議。呂範曰：「只怕袁公路不肯借兵。」策曰：「吾有亡父留下傳國玉璽，以為質當。」範曰：「公路欲得此久矣，以此相質，必肯發兵。」

三人計議已定。次日，策入見袁術，哭拜曰：「父讎不能報，今母舅吳瑗，又為揚州刺史劉繇所逼，策老母家小，皆在曲阿，必將被害。策敢借精兵數千，渡江救難省親。恐明公不信，有亡父遺下玉璽，權為質當。」術聞有玉璽，取而視之，大喜曰：「吾非要你玉璽，今日權留在此，我借兵三千，馬五百匹與你。平定之後，可速回來。你職位卑微，難掌大權。我表你為折衝校尉，殄寇將軍，即日領兵便行。」

策拜謝，遂引軍馬，帶領朱治、呂範，舊將程普、黃蓋、韓當等，擇日起兵。行至臨陽，見一軍到。當先一人，姿質風流，儀容秀麗，見了，係策下馬，便拜。策視其人，乃廬江舒城人，姓周名瑜，字公瑾。原來孫堅討董卓之時，移家舒城，瑜與孫策同年，交情甚密。因結為昆仲。策長瑜兩月，瑜以兄事策。瑜叔周尚為丹陽太守，今往省親，到此與策相遇。

策見瑜大喜，訴以衷情。瑜曰：「某願施犬馬之力，共圖大事。」策曰：「吾得公端大事，亦知江東有二張乎？」策曰：「何爲二張？」瑜曰：「一人乃彭城張昭字子布，一人乃廣陵張紘字子綱，二人皆有經天緯地之才，因避亂隱居於此，吾兄何不聘之？」

策喜，即便令人齎禮往聘，俱辭不至。策乃親到其家，與語大悅，力聘之。二人許允，策遂拜張昭爲長史，錢指軍中郎將，張紘爲參謀正議校尉，商議攻守。

却說劉領字伯龍，黃家之也，亦是漢室宗親，太尉劉寵之姪，兗州刺史劉岱之弟，舊爲揚州刺史，屯於壽春，被袁術逼過江東，故來曲阿。當下聞孫策兵至，急聚衆將商議。部將張英曰：「某領一軍屯於牛渚，纔有百萬之兵，亦不能近。」

言未畢，帳下一人高叫曰：「某願爲前部先鋒。」衆視之，乃東萊黃縣人，太史慈也。慈自解了北海之圍後，便來見劉繇，繇留於帳下。當日聽得孫策來到，繇爲前部先鋒，繇曰：「你年尚輕，未可爲大將，只在吾左右聽命。」

太史慈不喜而退。張英領兵至牛渚，積糧十萬於鄒園。孫策引兵到，張英出迎。兩軍會於牛渚灘上，孫策出馬，張英大罵，黃蓋便出與張英戰。不數合，忽然張英軍中大亂，報說寨中有人放火。張英急回軍，孫策引軍齊來，乘勢掩殺。張英棄了牛渚，望深山而

逃。

原來那寨後放火的，乃是兩員健將：一人乃九江壽春人，姓蔣，名欽，字公奕，一人乃九江下蔡人，姓屠，名泰，字幼平，二人皆遭世亂，聚人在揚子江中，劫掠爲生，久聞孫策爲江東豪傑，能招賢納士，故特引其黨三百餘人前來相投。策大喜，用爲車前校尉，收得牛渚城關糧食軍器，并卒卒四千餘人，遂進兵神亭。

却說張英敗回，見劉繇怒欲斬之。謀士策勸辭禮免，使屯兵壽陵城，拒敵繇自領兵於神亭嶺南下營。孫策於嶺北下營。策問土人曰：「近山有漢光武廟否？」土人曰：「有廟在嶺上。」

策曰：「吾夜夢光武召我相見，當往祈之。」長史張昭曰：「不可。嶺南乃劉繇寨，倘有伏兵，奈何？」策曰：「神人佑我，吾何懼焉？」遂拔挂鎗上馬，引程普黃蓋韓當蔣欽周泰等共十三騎出寨上嶺，到廟焚香。下馬參拜，舉策向前跪祝曰：「若孫策能於江東立業，復與故父之基，即當重修廟宇，四時祭祀。」

祝畢，出廟上馬，回顧衆將曰：「吾欲過嶺，探看劉繇寨柵。」諸將皆以爲不可，策不從，遂同上嶺。南望村林，皆有伏路，小軍飛報劉繇曰：「此必是孫策誘敵之計，不可追之。」太史慈踴躍曰：「此時不提孫策更待何時？」遂不候劉繇將令，竟自披挂上馬，鎗鎗出營，大叫曰：「有膽刺者，都跟我來。」諸將不動，惟有

小將曰：「太史慈真猛將也，吾可助之。」拍馬同行。衆將皆笑。却說孫策看了半响，方始回馬，正行過嶺，只聽得嶺上叫：

孫策休走！策回頭視之，見兩匹馬飛下嶺來。策將十三騎一齊攔開。策縱鎗立馬於嶺下待之。太史慈高叫曰：「那個是孫策？」策曰：「你是何人？」答曰：「我便是東萊太史慈也。特來捉孫策。」策笑曰：「只我便是。你兩個一齊來併我一個，我不懼你。我怕你，非孫伯符也。」慈曰：「你便衆人都來，我亦不怕。」縱馬橫鎗，直取孫策。策挺槍來迎。兩馬相交，戰五十合，不分勝負。程普等暗暗稱奇。

慈見孫策鎗法無半點兒差漏，乃佯輸詐敗，引孫策趕來。慈却不由舊路上嶺，竟轉過山背，策趕到大，喝曰：「走的不算好漢。」慈心中自付：「這廝有十二從人，我只一個，便活捉了他，也喫衆人奪去。再引一程，教這廝沒尋處，方好下手。」於是且戰且走。

策那裏肯捨，一直趕到平川之地。慈兜回馬再戰，又到五十合，策一鎗擄去，慈閃過，挾住鎗。慈也一鎗擄去，策亦閃過，挾住鎗。兩個用力，只一拖，都滾下馬來。馬不知走的那裏去了。兩個棄了鎗，揪住廝打，戰袍扯得粉碎。策手快，掣了太史慈背上的短戟，慈亦掣了策頭上的兜鍪。策把戟來刺慈，把兜鍪遮架。

忽然喊聲後起，乃劉繇接應軍到來，約有千餘。策正慌急，程普等十二騎亦衝到。策與慈方纔放手。慈於軍中討了一匹馬，取了鎗，上馬復來。孫策的馬，却是程普收得。策亦取鎗上馬。劉繇一千餘軍，和程普等十二騎混戰，遂逐殺到神亭嶺下。喊聲起處，周

瑜領軍來到。劉繇自引大軍殺下嶺來。時近黃昏，風雨暴至，兩下各自收軍。

次日，孫策引軍到劉繇營前，劉繇引軍出迎。兩陣圓處，孫策把鎗挑太史慈的小戟於陣前，令軍士大叫曰：「太史慈若不走的快，已被刺死了。」太史慈亦將孫策兜鍪挑於陣前，也令軍士大叫曰：「孫策頭已在此。」

兩軍吶喊，這邊誇勝，那邊道強。太史慈出馬，要與孫策決個勝負。策遂欲出。程普曰：「不須主公勞力，某自擒之。」程普出到陣前，太史慈曰：「你非我之敵手，只教孫策出馬來。」程普大怒，挺鎗直取太史慈。兩馬相交，戰到三十合，劉繇急鳴金收軍。太史慈曰：「我正要捉拿賊將，何故收軍？」劉繇曰：「人報周瑜領軍襲取曲阿，有廬江松滋人陳武字子烈，接應周瑜入去。吾家甚業已失，不可久留。速往秣陵，會薛禮、畢融軍馬急來接應。」

太史慈跟着劉繇退軍，孫策不趕，收任人馬。長史張昭曰：「彼軍被周瑜襲取曲阿，無戀戰之心，今夜正好劫當。」孫策然之，當夜分軍五路，長驅大進。劉繇軍兵大敗，衆皆四紛五落。太史慈獨力難當，引十數騎連夜投涇縣去了。

却說孫策又得陳武為輔，其人身長七尺，面黃睛赤，形容古怪，策甚敬愛之，拜為校尉，使作先鋒，攻薛禮。武引十數騎突入陣去，斬首級五十餘顆。薛禮閉門不敢出。

策正攻城，忽有人報劉繇會合窄融，去取牛渚。孫策大怒，自

「大軍竟奔牛渚。」劉繇作融二人出馬迎敵。孫策曰：「吾今到此，你如何不降？」劉繇背後一人挺鎗出馬，乃部將于陵也。與策戰不三合，被策生擒過去。撥馬回陣，繇將於陵見捉了于陵，挺鎗來趕。那鎗剛擱到策後心，策陣上軍士大叫：「背後有人暗算！」策回頭，忽見樊能馬到，乃大喝一聲，聲如巨雷，樊能驚駭，倒翻身墮下馬來，破頭而死。策到門旗下，將于陵丟下已被挾死。一霎時挾死一將，喝死一將，自此人皆呼孫策爲「小霸王」。

當日劉繇兵大敗。人馬大半降策，斬首級萬餘。劉繇與於融走豫章投劉表去了。孫策遣兵復攻林陵，親到城河邊，招諭薛禮投降。城上暗放一冷箭，正中孫策左腿，翻身落馬。衆將急救起，還營拔箭，以金瘡藥敷之。策令軍中許都主將中箭身死。軍中舉哀，拔寨齊起。

薛禮聽知孫策已死，連夜起城內之軍，與驍將張英、陳橫殺出城來追之。忽然伏兵四起，孫策當先出馬，高聲大叫曰：「孫郎在此！」衆軍皆驚，盡棄鎗刀，拜於地下。策令休殺一人，張英撥馬回走，被陳武一鎗刺死。陳橫被蔣欽一箭射死。薛禮死於亂軍中，策入秣陵安輯居民，移兵至涇縣來捉太史慈。

却說太史慈招得精壯二千餘人，并所部兵。正要來與劉繇報讎，孫策與周瑜商議活捉太史慈之計。瑜令三面攻縣，只留東門放走。離城二十五里，三路各伏一軍。太史慈到那裏，人困馬乏，必然被擒。原來太史慈所招軍大半是山野之民，不諳紀律。涇縣

城頭，苦不甚高。當夜孫策命陳武短衣持刀，首先爬上城放火。太史慈見城上火起，上馬投東門走，背後孫策引軍趕來。

太史慈正走後軍趕至三十里，却不趕了。太史慈走了五十里，人困馬乏，蘆葦之中，喊聲忽起。慈急待走，兩下裏絆馬索齊來，將馬絆翻了。生擒太史慈，解投大寨。策知解到太史慈，親自出營，喝散士卒，自釋其縛，將自己錦袍衣之，請入寨中，謂曰：「吾知子義真丈夫也。劉繇輩不能用爲大將，以致此敗。」

慈見策待之甚厚，遂請降。策執慈手笑曰：「神亭相戰之時，若公獲我，還相害否？」慈笑曰：「未可知也。」策大笑，請入帳，邀之上坐，設宴款待。慈曰：「劉君新破，士卒離心，某欲自往收拾餘衆，以助明公，不識能相信否？」策起謝曰：「此誠策所願也。今與公約明日日中望公來還。」慈應諾而去。諸將曰：「太史慈此去必不來矣。」策曰：「子義乃信義之士，必不肯我。」衆皆不信。

次日，立竿於營門以候日影。恰將日中，太史慈引一千餘衆到寨。孫策大喜，衆皆服策之知人。於是孫策聚數萬之衆，下江東安民恤衆，投者無數。江東之民皆呼策爲孫郎。但聞孫郎兵至，皆喪膽而走。及策軍到，並不許一人擄掠，雞犬不驚，人民皆悅。牛酒到寨勞軍。策以金帛答之，權聲遍野。其劉繇舊軍願從軍者聽從，不願爲軍者給賞歸農。江南之民無不仰頌。由是兵勢大盛。策乃迎母叔諸弟俱歸曲阿，使弟孫權與周泰守宣城，策領兵南取吳郡。

時有白虎自稱東吳王孫吳都督將守住烏城嘉興。當日白虎聞策兵至，令弟嚴與出兵，會於板橋，與橫刀立馬於橋上。有人報入中軍，策便欲出，嚴諫曰：「夫主將乃三軍所繫，命不宜輕敵小寇，願將軍自重。」策謝曰：「先生之言如金石，但恐不親，冒矢石則將士不用命。」遂遣韓當出馬。

比及韓當到橋上，時嚴飲陳武早為小舟往河岸邊，嚴過橋來，亂箭射倒岸上軍。二人飛身上岸，砍殺嚴與退，韓當引軍直殺到關門下，嚴退入城裏去了。策分兵水陸並進，圍住吳城。一困三日，無人出戰。策引衆軍到關門外，招嚴於上一員裨將，左手託定龍，右手指着城下大罵。太史慈就馬上拍弓取箭，願軍將曰：「看我射中這嚴左手！」

說罷，未絕弓弦響處，果然射倒正中，把那將的左手射透，反牢釘在龍上。城上城下人見者，無不叫采。

衆人救了這人下城。白虎大怒曰：「彼軍有如此人，安能敵乎？」遂商策求和，次日，使嚴與出城來見孫策，請與入帳飲酒。酒酣，問與曰：「令兄意欲如何？」與曰：「欲與將軍平分江東。」策大怒曰：「鼠輩安敢與吾相等！」命斬與，與拔劍起身，策飛劍砍之，應手而倒，割下首級，令人送入城中。白虎料敵不過，棄城而走。

策進兵追嚴，黃蓋攻取蓋與，太史慈攻取烏城，城州皆平。白出餘杭於路，劫掠被土人凌操領鄉人殺敗，望會稽而走。凌操

父子二人，來接孫策，策為從征校尉，遂同引兵渡江，嚴白虎聚寇，分佈於西津渡，口稱善與戰，復大敗之，連夜趕到會稽。

會稽太守王朗欲引兵救白虎，忽一人出曰：「不可。孫策用仁義之師，白虎乃暴虐之衆，還宜擒白虎以獻孫策。」朗視之，乃會稽餘人，姓嚴，名翔，字仲翔，見為郡吏，朗怒叱之，翔長歎而出。朗遂引兵會白虎，同陳兵於山陰之野。兩陣對圓，孫策出馬，謂王朗曰：「吾與仁義之兵，來安浙江，汝何故助嚴？」朗罵曰：「汝貪心不足，既得吳郡，而又強併吾界，今日特與嚴氏報讎！」

孫策大怒，正待交戰，太史慈早出，王朗拍馬舞刀，與慈戰，不數合，朗將周昕殺出助戰，孫策陣中黃蓋飛馬接住周昕交鋒。兩下鼓聲大震，互相鏖戰。忽王朗陣後先亂，一彪軍從背後抄來，朗大驚，急回馬。原來是周瑜與程普引軍，刺斜殺來，前後夾攻。王朗棄不敵，與白虎同殺，血路走入城中，拽起吊橋，堅閉城門。

孫策大軍，乘勢趕到城下，分布衆軍，四門攻打。王朗在城中，見孫策攻城甚急，欲再出兵，決一死戰。白虎曰：「孫策兵勢甚大，足下只宜深溝高壘，堅壁勿出，不消一月，彼軍糧盡，自然退走。那時乘虛掩之，可不戰而破也。」朗依其議，乃固守會稽城而不

出。孫策一連攻了數日，不能成功，乃與衆將計議。孫曰：「王朗負固守城，雖可卒拔，會稽饑餓，大半屯於塗濱，其地離此數十



里莫若以兵先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也。」策大喜曰：「叔父妙用，足破賊人矣。」即下令於各門燃火，虛張旗號，設為疑兵，連夜徹圍而去。周瑜進曰：「主公大兵一起，王朗必然出城來迎，可用奇兵勝之。」策曰：「吾今准備了，取城只在今夜。」遂令軍馬起行。

却說王朗聞報，統軍馬趕去，自引衆人來敵。樓上觀望，見城下煙火併起，旌旗不雜，心下遲疑。周昕曰：「孫策走矣，若設此計，以疑我耳。」可出兵襲之。白虎曰：「孫策此去，莫非要去查我，我令部兵與周將軍追之。」則曰：「查濟是我屯糧之所，正須提防。汝引兵先行，吾隨後接應。」白虎與周昕領五千兵出城追趕。將近初更，離城二十餘里，忽密林裏一聲鼓響，火把齊明。白虎大驚，便勒馬回走。一將當先攔住，火光中視之，乃孫策也。周昕舞刀來迎，被策一鎗刺死。餘衆皆降。白虎殺條血路，望餘杭而走。

王朗聽知前軍已敗，不敢入城，引部下奔逃海隅去了。孫策復回大軍，乘勢取了城池，安定人民。不隔一日，只見一人將着敲白虎首級來，策軍前投獻。策視其人，身長八尺，面方口闊，問其姓名，乃會稽餘姚人，姓董名襲，字元代。策喜命為別部司馬。自是東路皆平，令叔孫權守之，令朱治為吳郡太守，收軍回江東。却說孫權與周泰守宣城，忽山賊竄發，四面殺至。時值更深，不及抵岸，棄袍纏上馬，用刀來砍。泰赤體步行，捉刀殺賊，砍殺十餘人。隨後一賊躍馬挺鎗，直取周泰，被泰扯住鎗，拖下馬來，奪了。

鎗馬殺條血路，救出孫權。餘賊遠遁。周泰身被十二鎗，金鎗發，命在須臾。

策聞之大驚，帳下董襲曰：「某會與海寇相持，身遭數鎗，得會稽一個賢郡吏虞翻，篇一醫者，半月而愈。」策曰：「虞翻莫非虞仲翔乎？」襲曰：「然。」策曰：「此賢士也，我當用之。」乃令張昭與董襲同往聘虞翻。翻至，策優禮相待，拜為功曹。因言及求醫之意，翻曰：「此人乃沛國譙郡人，姓華名佗，字元化，真當世之神醫也，當引之來見。」

不一日引至。策見其人，童顏鶴髮，飄然有出世之姿，乃待為上賓，禮視周泰。佗曰：「此易事耳。」授之以藥，一月而愈。策大喜，厚謝華佗，遂進兵殺除山賊。江南皆平。孫策分撥將士，守把各處隘口，一面寫表申奏朝廷，一面結交曹操，一面使人致書與袁術取玉璽。

却說袁術暗有稱帝之心，乃回書推託不還，急聚長史楊大將都督張勳、紀靈、橋瑁、上將雷薄、陳蘭等三十餘人，商議曰：「孫策借我軍馬起事，今日盡得江東地面，乃不思報本，而反來索璽，殊為無禮。當以何策圖之？」長史楊大將曰：「孫策據長江之險，兵精糧廣，未可圖也。今當先伐劉備，以報前日無故相攻之恨，然後圖取孫策未遲。某獻一計，使備即日就擒。」正是：

不去江東圖虎豹，却來徐郡圍蛟龍。  
不知其計若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十六回 呂奉先射戟斃門

曹孟德敗師清水

却說楊大將獻計欲攻劉備。袁術曰：「計將安出？」大將曰：「劉備軍屯小沛，雖然易取，奈呂布虎踞徐州，前次許他金帛糧馬，至今未與，恐其助備。今當令人送與糧食，以結其心，使其按兵不動，則劉備可擒。先擒劉備，後圖呂布，徐州可得也。」術喜，便具粟二十萬斛，令韓胤齎密書往見呂布。呂布甚喜，重待韓胤。胤回告袁術，術遂遣紀靈為大將，雷薄、陳國為副將，統兵數萬進攻小沛。

玄德聞知此言，聚眾商議。張飛要出戰，孫乾曰：「今小沛糧寡兵微，如何抵敵？可修書告急於呂布。」張飛曰：「那廝如何肯來？」玄德曰：「乾之言善。」遂修書與呂布書略曰：

伏自將軍垂念，令備於小沛容身，實拜雲天之德。今冀衛欲報私讎，違紀靈領兵到縣，亡在旦夕，非將軍莫能救。望驅一旅之師，以救倒懸之急，不勝幸甚。

呂布看了書，與陳宮計議曰：「前者袁術送書，蓋欲使我不救玄德也。今玄德又來求救，吾想玄德屯軍小沛，未必遂能為我害。若袁術併了玄德，則北連泰山諸將以圍我，我不能安枕矣。不若救玄德。」遂點兵起程。

却說紀靈起兵，長驅大進，已到沛縣東南，割下營寨。晝列旌旗，遮映山川，夜設火鼓，聲聞天地。玄德縣中，止有五千餘人，只見

得勉強出縣，布陣安營。忽報呂布引兵離縣一里，西南上割下營寨。紀靈知呂布領兵來救，劉備急令人致書於呂布，責其無信。布笑曰：「我有一計，使袁劉兩家都不怨我。」乃發使往紀靈劉備寨中，請二人飲宴。

玄德聞布相請，即便欲往。關張曰：「兄長不可去。呂布必有異心。」玄德曰：「我待彼不薄，彼必不害我。」遂上馬而行。關張隨往，到呂布寨中入見。布曰：「吾今特解公之危，異日得志，不可相忘。」玄德稱謝。布請玄德坐，關張按劍立於背後。人報紀靈到，玄德大驚，欲避之。布曰：「吾特請你二人來會，請勿得生疑。」

玄德未知其意，心下不安。紀靈下馬入寨，却見玄德在帳上坐，大驚，抽身便回，左右留之不住。呂布向前一把扯回，如提重稚。靈曰：「將軍欲殺紀靈耶？」布曰：「非也。」靈曰：「莫非殺大耳兒乎？」布曰：「亦非也。」靈曰：「然則為何？」布曰：「玄德與布乃兄弟也，今為將軍所困，故來救之。」靈曰：「若此則殺靈也。」布曰：「無有此理。布平生不好鬪，惟好解鬪。吾今為兩家解之。」靈曰：「請問解之法。」布曰：「我有一法，從天所決。」乃拉靈入帳，與玄德相見，二人各懷疑忌。布乃居中坐，使靈居左，備居右，且教設宴行酒。

酒行數巡，布曰：「你兩家看我面上，俱各罷兵。」玄德無語。

靈曰：「吾奉主公之命，提十萬之兵，專捉劉備，如何得傳？」張飛大怒，拔劍在手，叱曰：「吾雖兵少，鬪汝輩如兒戲耳。你比百萬黃巾，何如你敢傷我哥哥？」關公急止之曰：「且看呂將軍如何主意。那時各回營寨，斷殺未遲。」呂布曰：「我請你兩家解圍，須不殺你斷殺。」

週邊紀靈不忿，那邊張飛只要斷殺。布大怒，教：「左右取我戰來。」布提靈戰在手。紀靈、玄德、靈皆失色。布曰：「我勸你兩家不要斷殺，盡在天命。」令左右接過戰，去驢門外遠遠插定，乃回顧紀靈、玄德曰：「驢門離中軍一百五十步，吾若射一箭中戰小枝，你兩家諸兵如射不中，你各自回營安插，斷殺。有不能言者，併力拒之。」紀靈私付：「戰在一百五十步之外，安能便中？且落得應允，待其不中，那時恐我斷殺。」便一口許諾。玄德自無不允，布都教坐，再各飲一盃酒。

酒畢，布教取弓箭來。玄德暗祝曰：「只願他射得中便好。」只見呂布挽起袍袖，搭上箭，扯滿弓，叫一聲：「著！」正是弓開如秋月行，箭去似流星落。天一箭正中旗幟小枝，帳上旗杆下將枝齊聲喝采。後人有詩讚之曰：

溫侯神射世間稀，曾向驢門獨解危。落日果然欺後羿，彎猿直欲勝由基。虎筋弦響弓開處，雕羽翎飛箭到時。豹子尾旄穿畫戟，雄兵十萬脫旌衣。

當下呂布射中畫戟小枝，呵呵大笑，鄉弓於地，執紀靈、玄德

之手曰：「此天令你兩家罷兵也。」喝教軍士將酒來，各飲一大觥。玄德暗稱慚愧。紀靈默然半晌，告布曰：「將軍之言，不敢不聽。奈紀靈回去，主人如何肯信？」布曰：「吾自作書覆之便了。」酒又數巡，紀靈求書先回。布謂玄德曰：「非我則公危矣。」玄德拜謝，與關張同。次日，三處軍馬都散。

不說玄德入小沛，呂布歸徐州。却說紀靈回淮南見袁術，說呂布驢門射戟解和之事，呈上書信。袁術大怒曰：「呂布受我許多糧米，反以此兒戲之事，偏護劉備，吾當自提重兵，親征劉備。」討呂布。紀靈曰：「主公不可造次。呂布勇力過人，兼有徐州之地，若布與備首尾相連，不易圖也。無聞布妻嚴氏有一女，年已及笄，主公有一子，可令人親於布布若嫁女於主公，必殺劉備。此乃一疏，不關親之計也。」

袁術從之，即日遣韓胤為媒，齎禮物往徐州求親。胤到徐州，見布稱說：「主公仰慕將軍，欲求令愛為兒婦，永結秦晉之好。」布入謀於妻嚴氏。原來呂布有二妻：一妾先妻嚴氏為正妻，後娶貂蟬為妾，及居小沛時，又娶曹豹之女為次妻。曹氏先亡，無出。貂蟬亦無所出，惟嚴氏生一女，布最鍾愛。

當下嚴氏謂布曰：「吾聞袁公路久饋淮南，兵多糧廣，早晚將為天子。若成大事，則吾女有后妃之望。——只不知他有何子。」布曰：「止有一子。」妻曰：「既如此，即當許之。縱不為皇后，吾徐州亦無憂矣。」布意遂決，厚款韓胤，許了親事。韓胤回報袁術

第十六回 呂奉先射戟轅門

曹孟德敗師清水

却說楊大將獻計欲攻劉備。袁術曰：「計將安出？」大將曰：「劉備軍屯小沛，雖然易取，奈呂布虎踞徐州，前次許他金帛糧馬，至今未與，恐其助備。今當令人送與糧食，以結其心，使其按兵不動，則劉備可擒。先將劉備後圍呂布，徐州可得也。」術喜，便具粟二十萬斛，令韓胤齎密書往見呂布。呂布甚喜，重待韓胤。胤回告袁術，術遂遣紀靈為大將，雷薄、陳蘭為副將，統兵數萬進攻小沛。

玄德聞知此言，聚眾商議。張飛要出戰，孫乾曰：「今小沛糧寡兵微，如何抵敵？可修書告急於呂布。」張飛曰：「那厮如何肯來？」玄德曰：「乾之言善。」遂修書與呂布書略曰：

伏自將軍垂念，令備於小沛容身，實拜雲天之德。今袁術欲報私讎，遣紀靈領兵到縣，亡在旦夕，非將軍莫能救。望驅一旅之師，以救倒懸之急，不勝幸甚。

呂布看了書，與陳宮計議曰：「前者袁術送羽書，蓋欲使我不救玄德也。今玄德又來求救，吾恐玄德屯軍小沛，未必遂能為我害。若袁術併了玄德，則北連泰山諸將以圍我，我不能安枕矣。不若救玄德。」遂點兵起程。

却說紀靈起兵長驅大進，已到沛縣東南，割下營寨。晝列旌旗，連映山川，夜設火鼓，驚明天地。玄德縣中，止有五千餘人，也只

得勉強出縣，布陣安營。忽報呂布引兵離縣一里，西南上割下營寨。紀靈知呂布領兵來救劉備，急令人致書於呂布，責其無信。布笑曰：「我有一計，使袁劉兩家都不怨我。」乃發使往紀靈劉備寨中，請二人飲宴。

玄德聞布相請，即便欲往。關張曰：「兄長不可去。呂布必有異心。」玄德曰：「我待彼不薄，彼必不害我。」遂上馬而行。關張隨往。到呂布寨中，入見布曰：「吾今特解公之危，異日得志，不可相忘。」玄德稱謝。布請玄德坐，關張按劍立於背後。人報紀靈到，玄德大驚，欲避之。布曰：「吾特請你二人來會議，勿得生疑。」

玄德未知其意，心下不安。紀靈下馬入寨，却見玄德在帳上坐，大驚，抽身便回，左右留之不住。呂布向前一把扯回，如提重稚。靈曰：「將軍欲殺紀靈耶？」布曰：「非也。」靈曰：「莫非殺大耳兒乎？」布曰：「亦非也。」靈曰：「然則為何？」布曰：「玄德與布乃兄弟也，今為將軍所困，故來救之。」靈曰：「若此則殺靈也。」布曰：「無有此理。布平生不好鬪，惟好解鬪，吾今為兩家解之。」靈曰：「請問解之之法。」布曰：「我有一法，從天所決。」乃拉靈入帳，與玄德相見，二人各懷疑忌。布乃居中坐，使靈居左，備居右，且設宴行酒。

酒行數巡，布曰：「你兩家看我面上，俱各罷兵。」玄德無語。

靈曰：「吾奉主公之命，提十萬之兵，專捉劉備，如何能得？」  
大怒，拔劍在手，叱曰：「吾雖兵少，願汝輩如兒戲耳！你比百萬黃  
巾何如？你敢傷我哥哥？」關公急止之曰：「且看呂將軍如何主  
意，那時各回營寨，斷殺未遲。」呂布曰：「我請你兩家解圍，須不  
殺你斷殺。」

這邊紀靈不忿，那邊張飛只要斷殺。布大怒，教：「左右取我  
戰來！」布提靈戰在手，紀靈、玄德、靈皆失色。布曰：「我勸你兩家  
不要斷殺，盡在天命。」今左右接過戰，去轅門外遠遠插定，乃  
回觀紀靈、玄德曰：「轅門離中軍一百五十步，吾若射一箭中戟  
小枝，你兩家罷兵，如射不中，你各自回營，安排斷殺，有從吾言  
者，併力拒之。」紀靈私付：「戟在一百五十步之外，安能便中？且  
落得應允，待其不中，那時還我斷殺。」便一口許諾。玄德自無不  
允，布都教坐，再各飲一盃酒。

酒畢，布教取弓箭來。玄德暗祝曰：「只願他射得中便好！」  
只見呂布挽起袍袖，搭上箭，扯滿弓，叫一聲：「著！」正是弓開如  
秋月行，箭去似流星落。天一箭正中，箭戟小枝。帳上帳下將校  
齊聲喝采，後人有詩讚之曰：

溫侯神射世間稀，會向轅門獨解危。落日果然欺后羿，

驪猿直欲勝由基。虎兇弦響弓開處，雕羽翎飛箭到時。豹  
子尾旄穿盡戰，雄兵十萬脫征衣。

當下呂布射中畫戟小枝，呵呵大笑，擲弓於地，執紀靈、玄德

之手曰：「此天令你兩家罷兵也！」喝教軍士斟酒來，各飲一大  
觥。玄德暗稱慚愧。紀靈默然半响，告布曰：「將軍之言，不敢不聽。  
奈紀靈回去，主人如何肯信？」布曰：「吾自作書覆之便了。」酒  
又數巡，紀靈求書，先回。布謂玄德曰：「非我則公危矣。」玄德拜  
謝，與關張同次日三處軍馬都散。

不說玄德入小沛，呂布歸徐州。却說紀靈回淮南見袁術，說  
呂布轅門射戟解和之事，呈上書信。袁術大怒曰：「呂布受我許  
多糧米，反以此兒戲之事，偏護劉備，吾當自提重兵，親征劉備，兼  
討呂布。」紀靈曰：「主公不可造次。呂布勇力過人，兼有徐州之  
地，若布與備首尾相連，不易圖也。靈聞布妻嚴氏有一女，年已及  
笄，主公有一子，可令人親於布若嫁女於主公，必殺劉備。此  
乃「疏不間親之計」也。」

袁術從之，即日遣韓胤為媒，齎禮物往徐州求親。胤到徐州  
見布，稱說：「主公仰慕將軍，欲求令愛為兒婦，永結秦晉之好。」  
布入謀於妻嚴氏，原來呂布有二妻：一妾先妻嚴氏為正妻，後娶  
貂蟬為妾，及居小沛時，又娶曹豹之女為次妻。曹氏先亡，無出，貂  
蟬亦無所出，惟嚴氏生一女，布最鍾愛。

當下嚴氏謂布曰：「吾聞袁公路久鎮淮南，兵多糧廣，早晚  
將為天子。若成大事，則吾女有后妃之望。——只不知他有幾子，  
」布曰：「正有一子。」妻曰：「既如此，即當許之。縱不為皇后，吾  
徐州亦無憂矣。」布意遂決，厚款韓胤許了親事。韓胤回報袁術

衛即備禮，仍令韓鳳送至徐州。呂布受了，設席相待，留於館驛安歇。

次日陳宮竟往館驛內拜望韓鳳，請鳳舉坐定。宮乃叱退左右，對鳳曰：「誰獻此計教袁公與先聯姻，意在取劉玄德之頭乎？」鳳尖驚起謝曰：「乞公垂勿洩。」宮曰：「吾自不洩，只恐其專若避，必被他人識破，專將中變。」鳳曰：「然則奈何？」願公教之。宮曰：「吾見先使其即日送女就親，何如？」鳳大喜，稱謝曰：「若如此，袁公感德不淺矣！」

宮遂辭別韓鳳入見呂布曰：「聞公女許嫁袁公路，甚善。但不知於何日結親？」布曰：「尙容徐議。」宮曰：「古者自受聘成婚之期，各有定例。天子一年，許侯半年，大夫一季，庶民一月。」布曰：「袁公路天賜國寶，早晚當爲帝，今從天子例，可乎？」宮曰：「不可。」布曰：「然則仍從諸侯例？」宮曰：「亦不可。」布曰：「然則將從卿大夫例乎？」宮曰：「亦不可。」布笑曰：「公豈欲吾依庶民例耶？」宮曰：「非也。」布曰：「然則公意欲如何？」

宮曰：「方今天下諸侯，互相爭雄，今公與袁公路結親，諸侯保無有嫉妒者乎？若復違擇吉期，或竟乘我良辰，伏兵半路以奪之，如之奈何？爲今之計，不許便休，既已許之，當趁諸侯未知之時，即便送女到許，春另居別館，然後擇吉成親，萬無一失也。」布喜曰：「公之言甚當。」遂入告韓氏，連夜具辦妝奩，收拾寶馬香車，令宋憲魏續一同韓鳳送女前去，鼓樂喧天，送出城外。

時陳元龍之父陳珪，養老在家，聞鼓樂之聲，遙問左右。左右告以故。珪曰：「此乃一疏不問親之計也。玄德危矣。」遂扶病來見呂布，布曰：「大夫何來？」珪曰：「聞將軍死至，特來弔喪。」布驚曰：「何出此言？」

珪曰：「前者袁公路以金帛送公，欲殺劉玄德，而公以射戟解之，今忽來求親，其意蓋欲以公女爲質，隨後就來攻玄德，而取小沛。小沛徐州危矣。且彼或來借糧，或來借兵，公若應之，是疲於奔命，而又結怨於人，若其不允，是棄親而啓兵端也。况爾袁衛有稱帝之意，是造反也，彼若造反，則公乃反賊親屬矣，得無爲天下所不容乎？」

布大驚曰：「陳宮誤我！」急令張遼引兵追趕。至三十里之外，將女搶歸，連韓鳳都掣回監禁，不放歸去，却令人回復袁衛，只說女兒妝奩未備，俟備畢便自送來。陳珪又說呂布使解韓鳳赴許都，布猶豫未決，忽入報：「玄德在小沛招軍買馬，不知何意。」布曰：「此爲將者本分事，何足爲怪？」

正話間，宋憲魏續至，告布曰：「我二人奉明公之命，往山東買馬，買得好馬三百餘匹，回至沛縣界首，被強盜劫去一半，打聽得是劉備之弟張飛，許放山賊，搶劫馬匹去了。」呂布聽了，大怒，隨即點兵往小沛來攻張飛。玄德聞知大驚，慌忙領兵出迎。兩陣圍處，玄德出馬曰：「兄長何故領兵到此？」布指罵曰：「我驍門射戟，救你大難，你何故奪我馬匹？」玄德曰：「備因缺」

馬令人四下收買，安敢奪兄馬匹？布曰：「你便使張飛奪了我好馬一百五十四，倘自抵賴。」張飛遂出馬曰：「是我奪了你的馬，你今待怎麼？」布罵曰：「環眼賊！你果次說我。」飛曰：「我奪你馬，你便惱，你奪我哥哥的徐州，便不說。」

布挺鎗出馬來戰張飛，飛亦挺鎗來迎。兩個酣戰一百餘合，未見勝負。玄德恐有疏失，急鳴金收軍入城。布分軍四面圍定。玄德喚張飛責之曰：「都是你奪他馬匹，惹起事端。如今馬匹在何處？」飛曰：「都寄在各寺院內。」玄德隨令人出城至呂布營中說情，願送還馬匹，兩相罷兵。布欲從之，陳宮曰：「今不殺劉備，久後必為所害。」

布聽之不從所請，攻城愈急。玄德與糜竺、孫乾商議。孫乾曰：「曹操所恨者，呂布也。不若棄城走許都，投奔曹操，借軍破布，此為上策。」玄德曰：「誰可當先破圍而出？」飛曰：「小弟情願死戰。」玄德令飛在前，雲長在後，自居於中，保護老小。當夜三更，乘著月明，出北門而走，正遇宋憲、魏延、韓福一隊殺退，得出重圍。後面張遼趕來，關公攔住。呂布見玄德去了，也不來趕，隨即入城安民，令高順守小沛，自己仍回徐州去了。

却說玄德前奔許都到城外下寨，先使孫乾來見曹操，言被呂布追逼，特來相投。操曰：「玄德與吾兄弟也。」便請入城相見。次日，玄德留關張在城外，自帶孫乾、糜竺入見曹操，待以上賓之禮。玄德備訴呂布之事，操曰：「布乃無義之輩，吾與賢弟併力誅之。」玄德稱謝，操設宴相待，至晚送出。荀彧見曰：「劉備英雄也，今不早圖，後必為患。」

操不答，或出郭嘉入。操曰：「荀彧勸我殺玄德，當如何？」嘉曰：「不可。主公與義兵為百姓除暴，惟仗信義以招俊傑，猶操其不來也。今玄德素有英雄之名，以困窮而來投，若殺之，是害賢也。天下智謀之士聞而自疑，將翼足不前，主公誰與定天下乎？夫除一人之患，以阻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不可不察。」

操大喜曰：「君言正合吾心。」次日，即表薦劉備領豫州牧。操曰：「劉備終不為人之下，不如早圖之。」操曰：「方今正用英雄之時，不可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此郭奉孝與吾有同見也。」遂不聽彧言，以兵三千，糧萬斛，送與玄德，使往豫州到任。進兵屯小沛，招集原散之兵，攻呂布。玄德至豫州，令人約會曹操。

操正欲起兵，自往征呂布，忽流星馬報說張濟自關中引兵攻南陽，為流矢所中而死。濟姪張繡統其眾，用賈詡為謀士，結連劉表，屯兵宛城，欲與兵犯關奪駕。操大怒，欲與兵討之，又恐呂布來攻許都，乃問計於荀彧。彧曰：「此易事耳。呂布無謀之輩，見利必喜，明公可遣使往徐州，加官賜賞，令與玄德解和。布喜，則不思遠圖矣。」操曰：「善。」遂差奉軍都尉王則齎官誥併和解書，往徐州去訖。一面起兵十五萬，親討張繡，分軍三路而行，以夏侯惇為先鋒，軍馬至清水下寨。

賈詡勸張繡曰：「操兵勢大，不可與敵，不如舉眾投降。」張

續從之，使賈詡至操寨通款。魏見詡應對如流，甚愛之，欲用為謀士。詡曰：「某昔從李傕得罪天下，今從張繡，言請計從，不忍棄之。」乃辭去。次日引繡來見操，操待之甚厚，引兵入宛城屯紮。餘軍分屯城外，寨柵柵絲十餘里。一住數日，繡每日設宴請操。一日操醉，退入寢所，私問左右曰：「此城中有妓女否？」操之兒子曹安民知操意，乃密對曰：「昨晚小姪親見館舍之側，有一婦人，生得十分美，區區之，即繡叔張濟之妻也。」

操聞言，便令安民領五十甲兵往取之。須臾，取到軍中。操見之，果然美，問其姓。婦答曰：「妾乃張濟之妻，鄒氏也。」操曰：「夫人識否？」鄒氏曰：「久聞丞相威名，今夕幸得瞻拜。」操曰：「吾為夫人故，特納張繡之降，不然滅族矣。」鄒氏拜曰：「實感再生之恩。」操曰：「今日得見夫人，乃天幸也。今宵願同枕席，隨吾還都安享富貴，何如？」

鄒氏拜謝，是夜共宿於帳中。鄒氏曰：「久住城中，繡必生疑，亦恐外人議論。」操曰：「明日同夫人去寨中住。」次日，移於城外安歇，喚典韋就中軍帳房外宿衛。他人非呼喚，不許輒入。因此內外不通。操每日與鄒氏取樂，不想歸期。張繡家人密報繡，繡怒曰：「操賊辱我太太！」便請賈詡商議。詡曰：「此事不可漏洩，來日等操出帳議事，如此如此……」

次日，操坐帳中，賈詡入告曰：「新降兵多有逃亡者，乞移屯中軍。」操許之，繡乃移屯其軍，分為四寨，期期舉事。因畏典韋勇

猛，急切難近，乃與偏將胡車兒商議。那胡車兒力能負五百斤，日行七百里，亦異人也。當下獻計於繡曰：「典韋之可畏者，變鐵戟耳。主公明日可請他來吃酒，使盡醉而歸。那時某便瀾入他眼來，軍士數內，偷入帳房，先盜其戟，此人不足畏矣。」

繡甚喜，預先準備弓箭甲兵，告示各寨。至期，令賈詡致意請典韋到寨，殷勤待酒。至晚醉歸，胡車兒雜在眾人隊裏，直入大寨。是夜曹操於帳中，與鄒氏飲酒。忽聽帳外人言馬嘶，操使人觀之。回報是張繡軍夜巡，操乃不疑。時近二更，忽聞寨內吶喊，報說草車上火起。操曰：「軍人失火，勿得驚動。」

須臾，四下裏火起，操始着忙，急喚典韋。草方醉臥，睡夢中聽得金鼓城殺之聲，便跳起身來，却尋不見了雙戟。時敵兵已到帳門，草急掣步卒腰刀在手，只見門首無數軍馬，各挺長鎗，擡入寨來。草奮力向前，砍死二十餘人。軍馬方退，步軍又到，兩邊鎗如葦列，草身無片甲，上下被數十鎗，兀自死戰。刀砍缺，不堪用，草即棄刀，雙手提著兩個軍人迎敵，擊死者八九人。草賊不敢近，只遠遠以箭射之。箭如驟雨，草猶死拒寨門。爭奈寨後賊軍已入，草背上又中一鎗，乃大叫數聲，血流滿地而死。死了半晌，還無一人敢近前門而入者。

卻說曹操與典韋當住寨門，乃得從寨後上馬逃奔，只有曹安民步隨。操右臂中了一箭，馬亦中了三箭。聽得那馬是大宛良馬，熬得痛走得快。剛剛走到清水河邊，賊兵追至，安民被砍為肉



泥。驟急驟馬衝波過河，龍上得岸，賊兵一箭射來，正中馬眼，那馬撲地倒了。操長子曹昂即以已所乘之馬牽操，操上馬急奔曹昂，却被亂箭射死。操乃走脫，路逢諸將，收集殘兵。

時夏侯惇所領青州之兵，乘勢下鄉，劫掠民家，平虜校尉于禁，即將本部軍於路剿殺，安撫鄉民。青州兵走回，迎操泣拜於地。言于禁造反，恐殺青州軍馬，操大驚，須臾夏侯惇許都李典樂進都到，操言于禁造反可驚，大懼之。

操說于禁見操等俱到，乃引軍射在陣角，驍勇安營。操告之曰：「青州軍言將軍法，今丞相已到，何不分明，乃充立營寨耶？」于禁曰：「今賊道兵在後，不可不先，恐有以害我分。辨小事，退敵大軍。」安營方畢，操軍向陣，操至，操身先出，操迎敵，操急退兵。左右諸將見于禁向前，各引兵擊之，賊軍大敗，追殺百餘里，操勢窮力孤，引敗兵投劉表去了。

曹操收軍，將于禁入見，備言青州之兵，肆行劫掠，大失民望，某故殺之。操曰：「不告我，先下寨，何也？」禁以前言對。操曰：「將軍在匆忙之中，能整兵堅壘，任勞任怨，使反賊為勝，雖古之名將，何以加茲？」乃賜以金器一隔，封益壽亭侯。夏侯惇治兵不嚴之過，又設祭典，章操親自哭而奠之，願謂諸將曰：「吾折長子，愛姪，俱無深痛，獨號泣典章也。」衆皆感歎。次日下令班師，不說曹操還兵許都，且說王則齎詔至徐州，布迎接入府，開讀詔書——封布為平東將軍，特賜印綬——又出操私書，王則

在呂布前，極道曹公相敬之意。布大喜，忽報袁術遣人至，布喚入問之，使言：「袁公早晚即皇帝位，立東宮，催取皇妃，早到淮南。」布大怒曰：「反賊焉敢如此！」遂殺來使，將韓胤用柳釘了，遣陳登齎謝表，解韓胤，一同王則上許都來謝恩，且答書於操，欲求實授徐州牧。

操知布絕婚，遂大喜，遂斬韓胤於市。曹公登書謝操曰：「呂布豺狼也，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曰：「吾素知呂布，子野心賊，雖久養，非公父子莫能究其情。公當與吾謀之。」曰：「丞相若有舉動，某當為內應。」操喜，遂贈明珠治中二千石，封韓胤太守。登書回，蔡勳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

曹公聽允，遂回徐州。見呂布問之，登言父爵，某為太守。布大怒曰：「汝不為吾求徐州牧，而乃自求爵祿，汝父毀我，勳同曹公，聽婚公路，今吾所求，終無一獲，而汝父子俱各顯貴，吾為汝父子所賣耳。」遂拔劍欲斫之。登大笑曰：「將軍何其不明之甚也！」布曰：「吾何不明？」登曰：「吾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曹公笑曰：『不如卿言。』吾待溫侯，如養鷹耳。狐兔未息，不敢先飽，饑則為用，飽則隨去。」某問：「誰為狐兔？」曹公曰：「淮南袁術，江東孫策，冀州袁紹，荊襄劉表，益州劉璋，漢中張魯，皆狐兔也。」布擲劍笑曰：「曹公知我也！」

正說話間，忽報袁術軍取徐州，呂布聞言失驚。正是：秦晉未諧，吳越鬪，婚姻惹出甲兵來。

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 第十七回 袁公路大起七軍

### 曹孟德會合三將

却說袁術在淮南地處糧多，又有孫策所質玉璽，遂思僭稱帝號。大會羣下，曰：「昔漢高祖不遠河上一亭長，而有天下，今歷年四百，每數已華，海內鼎沸，吾宗世三公，百姓所歸，吾欲應天順人，正位九五，爾等以為何如？」主簿閻象曰：「不可。昔周后發，積德累功，至於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猶以服事殷，明公家世雖貴，未若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若殷紂之暴也。此舉決不可行。」術怒曰：「吾家世出於陳，陳乃大舜之後，以土承火，正應長運，又誰云「代漢者當塗高也」？吾字公路，正與其識，又有傳國玉璽，若不為君，背天道也。吾意已決，多言者斬！」

遂建魏仲氏，立索胥等官，梁龍鳳擊，祀南北郊，立馮方女為后，立子為東宮。因命使催取呂布之女為東宮妃，却聞布已將韓胤解赴許都為質，操所斬乃大怒，遂拜張勳為大將軍，統領大軍二十餘萬，分七路征徐州。第一路大將關羽居，第二路上將趙雲居，第三路上將張飛居，第四路副將黃權居，第五路副將陳蘭居，第六路降將魏延居，第七路將楊奉居。右各領部下，統將起行，命兖州刺史金齒為太尉監七運路錢糧。倘不從，衛殺之以紀，為七路都救應使。術自引軍三萬，使李豐、糜芳、糜竺為備進使，接應七路之兵。

呂布使人探聽得張勳一軍往大路運取徐州，橋蕤一軍取小沛，陳紀一軍取沂都，雷薄一軍取鄆，陳蘭一軍取碭石，羅漢一軍取下邳，楊奉一軍取浚山，七路軍馬日行五十里，於路劫掠將來，乃急召樊諱士商議。陳富與陳珪父子俱至。陳富曰：「徐州之禍，乃陳珪父子所招，朝廷以求衛護，今日移禍於將軍，可斬二人之頭獻表，衛其軍自退。」

布聽其言，即命擒下陳珪。陳登大笑曰：「何如是之懦也？吾觀七路之兵，如七堆腐草，何足介意？」布曰：「汝若有計破敵，免汝死罪。」陳登曰：「將軍若用愚夫之言，徐州可保無虞。」布曰：「試言之。」登曰：「衛兵雖衆，皆烏合之師，素不親信，我以正兵守之，出奇兵勝之，無不成功。更有一計，不止保安徐州，并可生擒袁術。」布曰：「計將安出？」登曰：「韓暹、楊奉乃漢舊臣，因懼曹操而走，無家可依，暫歸袁術，術必輕之，彼亦不愛為術用。若咫尺書結為內應，更連劉備為外合，必擒袁術矣。」布曰：「汝須親到韓暹、楊奉處下書。」

陳登允諾，布乃發表上許都，并致書與豫州，然後令陳登引數騎先於下邳道上候韓暹。遇引兵至，下寨畢，登入見，退問曰：「汝乃呂布之人，來此何幹？」登笑曰：「某為大漢公卿，何謂呂布？」

之人將軍者，向為漢臣，今乃為敵戰之臣，使昔日關中保駕之功，化為烏有，竊為將軍不取也。且雲從性最多疑，將軍後必為其所害。今不早圖，悔之無及。」遂歎曰：「吾欲歸漢，恨無門耳。」登乃出布書，遍覽書畢曰：「吾已知之。公先回，吾與楊將軍反戈擊之。但看火起為號，溫侯以兵相應可也。」

登辭過急，回報呂布，乃分兵五路，高順引一軍進小沛，敵橋，陳宮引一軍進沂都，敵陳紀，張遼、關羽引一軍出鄆，敵雷震，宋憲、魏續引一軍出碭石，敵陳蘭，呂布自引一軍出大道，敵張勳。各領軍一萬餘，皆守城。呂布出城三十里下寨，張勳軍到，料敵呂布不過，且退二十里屯住，待四下兵接應。

是時二更時分，韓福、楊奉分兵到處放火，接應呂家軍入寨。動軍大亂，呂布乘勢掩殺，張勳敗走。呂布趕到天明，正撞紀靈接應兩軍相迎，恰待交鋒，韓福、楊奉兩路殺來，紀靈大敗而走。呂布引兵追殺山背後一彪軍，到門前，只見一隊軍馬，打龍鳳日月旗，飾四斗五方旛，金瓜銀斧，黃錢白旛，黃羅縐傘蓋之下，袁術身披金甲，跨懸兩刀，立於陣前，大罵呂布：「背主家奴！」

布怒，挺鎗向前，奮將李豐、糜竺來迎，不三合，被布刺傷其手，登棄鎗而走。呂布聽兵衛殺，軍大亂，呂布引軍從後追趕，遂奪馬匹，衣甲無幾。袁術引着敗軍，走不上數里，山背後一彪軍出，攔住去路，當先一將，乃關雲長也，大叫：「反賊，還不受死！」袁術慌走，餘衆四散奔逃，被雲長大殺了一陣。袁術收拾敗軍，奔回淮

南去了。

呂布得勝，遂請雲長并楊奉、韓福等一行入馬到徐州大郡。筵宴管待，軍士都有犒賞。次日，雲長辭歸，布保韓福為沂都牧，楊奉為鄆郡牧，商議欲留二人在徐州。陳珪曰：「不可。韓、楊二人據山東不出一年，則山東城郭皆屬將軍也。」布然之，遂送二將暫於沂都，鄆郡二處屯紮，以候恩命。陳登私問父曰：「何不留二人，在徐州為殺呂布之根？」珪曰：「倘二人協助呂布，是反為虎添爪牙也。」登乃與父之高見。

却說袁術敗回淮南，遣人往江東問孫策借兵報讎。策怒曰：「汝賴吾玉璽，嘗稱帝號，背反漢室，大違不道。吾方欲加兵問罪，豈肯反助叛賊乎？」遂作書以絕之。使者回見袁術，術看畢，怒曰：「黃口孺子，何敢乃爾？吾先伐之。」長史楊大將力諫方止。却說孫策自發書後，防袁術兵來，點軍守住江口。忽曹操使至，拜策為會稽太守，令起兵征討袁術。策乃商議，便欲起兵。長史張昭曰：「術雖新敗，兵多糧足，未可輕敵。不如遣書曹操，勸他南征，吾為後應。兩軍相援，術軍必敗。萬一有失，亦望操救援。」策從其言，遣使以此意達曹操。

却說曹操至許都，思與典韋立祀祭之，封其子典滿為中郎。收養在府。忽報孫策遣使致書，操覽書畢，又有人報袁術之糧劫掠陳留，欲乘虛攻之。遂與兵南征，令曹仁守許都。其餘皆從，征馬步兵十七萬，糧食輜重千餘車。一面先發人會合孫策與劉備呂

布

英至豫章界上，玄德早引兵來迎。命諸人營相見，玄德獻上首級二顆，魏延曰：「此六河人殺首。」玄德曰：「此韓福楊奉之首級也。」孫乾曰：「何以得之？」玄德曰：「呂布令二人穩住沂都，我兩路不意二人變兵，人人曉得，因此他乃說一安詐請議事，飲酒間，魏延為號，使魏延二弟殺之，盡其衆，今特來請罪。」魏延曰：「君為國家除害，正是大功，何罪之有？」

遂厚勞之，行兵到徐州界，布出迎，盡言撫慰，封為左將軍，許於還都之時，換給印綬，布大喜，即分呂布一軍在左，玄德一軍在右，自統大軍居中，令夏侯惇于禁為先鋒。

玄術知操兵至，令大將橋蕤引兵五萬作先鋒，兩軍會於壽春界口，橋蕤當先出馬，與夏侯惇戰不三合，被夏侯惇搠死。衛軍大敗，奔走回城，忽報孫乾發船攻江邊西面，呂布引兵攻東面，劉備關張引兵攻南面，操自引兵十七萬攻北面，衛大驚，急聚衆文武商議，楊大將曰：「壽春水旱連年，人皆餓食，今又動兵擾民，民既生怨，兵至難以拒敵，不如留軍在壽春，不必與戰，待彼兵糧盡，必然生變，陛下且統御林軍渡淮，一者就蕤，二者暫避其銳。」

衛用其言，留李豐蘇綽陳紀四人分兵十萬，守壽春，其餘將卒并庫藏金玉寶貝，盡數收拾過淮去了。  
却說曹兵十七萬，日費糧食浩大，諸郡又荒旱，接濟不及，孫軍連戰李豐等閉門不出，操軍相拒月餘，糧食將盡，致書於孫

策，特得米子為解，不致玄散。徐徽官任峻，當下倉官王匡入聚，操曰：「兵多糧少，當如何？」操曰：「可將小斛散之，糧且救一時之急。」匡曰：「兵士倚怨如何？」操曰：「吾自有策。」

匡命以小斛分散，操使人各察探聽，無不曉怨，皆言丞相款衆，乃密告王匡，匡曰：「吾欲向汝借一物，以壓衆心，汝必勿吝。」匡曰：「丞相欲用何物？」操曰：「欲借汝頭，以示衆耳。」匡大驚曰：「某實無罪。」操曰：「吾亦知汝無罪，但不殺汝，軍必變矣，汝死後，汝妻子吾自養之，汝勿慮也。」匡再欲言時，操早呼刀斧手推出門外，一刀斬訖，懸頭高竿，出榜曉示曰：「王匡故行小斛，盜竊官糧，謹按軍法。」於是衆怨始解。

次日操傳令各營將領：「如三日內不併力破城，皆斬。」操親自至城下，將諸軍撥土運石，填壕塞甕。城上矢石如雨，有兩員裨將畏避而回，操舉劍親斬於城下，遂自下馬接土填坑。於是大小將士，無不向前，軍威大振，城上抵敵不住，曹兵爭先上城，斬關落鎖，大隊擁入，李豐陳紀樂就剛都被生擒，操令皆斬於市，焚燒偽造宮室殿宇，一應犯禁之物，壽春城中收掠一空，操欲進兵渡淮，追趕袁術，荀彧諫曰：「年來荒旱，糧食艱難，若更進兵，勞軍損民，未必有利，不若暫回許都，待來春麥熟，軍糧足備，方可圖之。」

操躊躇未決，忽報馬到，報說：「張繡依託劉表，復肆猖獗，南陽江陵縣復反，曹洪拒敵不住，連輸數陣，今特來告急。」操乃

馳書與孫策令其跨江布陣，以爲劉表疑兵，使不敢妄動。自己即日班師別議，征張繡之事。臨行，令立德仍屯兵小沛，與呂布結爲兄弟，互相救助，再無相侵。呂布領兵自回徐州，操密謂立德曰：「吾令汝屯兵小沛，是「掘坑待虎」之計也。公但與陳珪父子商議，勿致有失。某當爲公外護。」話畢而別。

却說曹操引軍回許都，人報說：「張繡殺了李傕，伍習殺了郭汜，將頭來獻。」操便將李傕合族老小二百餘口活解入許都。操令分於各門處斬，傳首號令，人民稱快。天子臨殿，會集文武，作太平筵宴。封段熲爲後將軍，伍習爲參謀將軍，各引兵鎮守長安。二人謝恩而去。操即奏張繡作亂，當與兵伐之。天子乃親排鑾駕，送操出師。時建安三年夏四月也。

操留荀彧在許都調遣兵將，自統大軍遠發。行軍之次，見一路麥已熟，民因兵至，悉避在外，不敢刈麥。操使人遠近遍諭村人父老及各處守境官吏曰：「吾奉天子明詔，出兵討逆，與民除害，方今麥熟之時，不得已而起兵，大小將校，凡過麥田，但有踐踏者，並皆斬首，軍法甚嚴，爾民勿得驚疑。」百姓聞言，無不歡喜稱頌，望風避道而拜。官軍過麥田，皆下馬以手扶麥，避相傳送而過，並不取踐踏。

操乘馬正行，忽田中有一鳩，那馬眼生，竄入麥中，踐壞一大塊麥田。操隨呼行軍主簿程昱曰：「已踐麥之罪，主簿曰：『丞相豈可踐麥？』」操曰：「吾自制法，吾自犯之，何以服衆？」

之劍欲自刎，衆急收住。郭嘉曰：「古者春秋之義，法不加於尊，丞相總統大軍，豈可自戕？」操沈吟良久，乃曰：「既春秋有法不加於尊之義，吾姑免死。」乃以劍割自己之髮，擲於地曰：「割髮權代首。」使人以髮傳示三軍曰：「丞相斃麥，本當斬首，今割髮以代。」於是三軍悚然，無不懷遠軍令。後人有詩論之曰：「十萬纜絲十萬心，一人號令衆難禁。拔刀割髮權爲首，方見曹瞞深術深。」

却說張繡知操引兵來，急發書報劉表，使爲後應。一面與雷敘先二將領兵出城迎敵。兩陣對圓，張繡出馬，指操罵曰：「汝乃假仁義無厭恥之人，與禽獸何異！」操大怒，令許褚出馬，繡令張先接戰。只三合，許褚斬張先於馬下，繡軍大敗，操引軍趕至南陽城下，鑿入城，閉門不出。

操圍城攻打，見城壕甚闊，水勢又深，急難近城，乃令軍士運土填壕，又用土布袋并柴薪草把相雜於城邊作梯，遂又立雲梯，竊望城中。操自騎馬過城觀之。如此三日，操傳令教軍士於西門角上堆積柴薪，會集諸將，就那裏上城。

城中賈詡見如此光景，便謂張繡曰：「某已知曹操之意矣，今可將計就計而行。」正是：

城中自有強中手，用詐還逢識詐人。  
不知其計若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十八回 賈文和料敵決勝 夏侯惇拔矢啖睛

却說賈文和料敵之意，便欲設計而行，乃謂張繡曰：「某在城上見曹操軍勢甚盛，且其地勢險峻，西北上積草，新舊不等，鹿角多半，曹操必欲從此處攻進，却虛去西北上積草，詐為聲勢，欲誘我撤兵守西北彼處，以黑必爬東南角而進也。」繡曰：「然則奈何？」曰：「此易耳。來日可令精壯之兵，飽食輕裝，盡散於東南房屋內，却教百餘隻粉草士，虛守西北，夜間任他在東南角上爬城，俟其爬進城時，一齊放箭，伏兵齊趨，操可擒矣。」

繡從其計，早有探馬報曹操說張繡撤兵在西北角上，哨喊守城，東南却甚空虛。操曰：「中吾計矣。」遂命軍中密備鐵鑿，爬城器具，日間只引軍攻西北角，至二更時分，却領精兵於東南角上爬過城去，砍倒鹿角，城中全無動靜。眾軍一齊擁入，只聽得一聲炮響，伏兵四起，曹操急退，背後張繡騎馬趕來，曹軍大敗，退出城外，奔走數十里，張繡直殺到天明，方收軍入城。曹操計點敗軍，折兵五萬餘人，失去輜重無數。呂襲于俱各被傷。

却說賈文和見操敗走，急勸張繡遣書劉表，使起兵截其後路。表得書，即欲起兵，忽探馬報孫策屯兵洞口，劉良曰：「策屯兵湖口，乃曹操之計也。今若新敗，若不乘勝追之，後必有患。」表乃令黃祖堅守隘口，自己統兵至安樂縣，張繡發一函約會張繡。

夏侯惇拔矢啖睛

知表兵已起，即同賈文和引兵襲操。且說操軍被殺而行，至水城到清水，忽於馬上放聲大哭。眾驚問其故，操曰：「吾思當年於此地折了曹大將，與曹不不哭耳。」因即下令屯住軍馬，大設祭筵，弔奠典章亡魂。操親自拈香哭拜，三軍無不感歎。祭典畢，方祭葬曹安民及長子曹芳，并祭陣亡軍士，連那匹射死的大宛馬也都致祭。

次日，忽有賊人報說：「劉表助張繡屯兵安樂，截吾歸路。」操答曰：「吾日行數里，非不知賊來追我，然吾計畫已定，若到安樂，被繡必矣。汝等勿疑。」便催軍行至安樂縣界，劉表軍已守險要，張繡隨後引軍趕來。操乃令眾軍黑夜鑿開地道，暗伏奇兵。

及天色微明，劉表張繡軍會合，見操兵少，疑操遁去，俱引兵入險擊之。操縱奇兵出，大破兩家之兵。曹兵出了安樂界口，於隘外下寨。劉表張繡各整敗兵相見。表曰：「何期反中曹操奸計？」繡曰：「容再圖之。」於是兩軍集於安樂。

且說荀彧探知表欲與兵犯許都，星夜馳書報曹操。操得書心慌，即日回兵，細作報知張繡欲追之。賈文和曰：「不可追也，追之必敗。」劉表曰：「今日不追，坐失機會矣。」力勸繡引軍。為餘同往追之。約行十餘里，趕上曹軍後隊。曹軍奮力殺賊，繡表兩

軍大敗而還。謂曰：『不用公言，果有敗。』謂曰：『今可整兵再往追之。』備與表俱曰：『今已敗，奈何復追？』謂曰：『今香追去，必獲大勝，如其不獲，當奮督。』一信之，劉表授處，不肯同往。謂乃自引一軍往追，吳兵果然大敗，軍馬輻重，避路散棄而走。

謂正往追，忽山後一彪軍突出，謂不敢前追，收軍回安。劉表問曰：『前以精兵追吳兵，而公曰必敗，後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克，究竟悉如公言，何其事不同而皆驗也？』謂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操敵手。操軍雖敗，必有勁將為後殿，以防追兵，我兵雖銳，不能敵之也。故知必敗。夫操之急於退兵者，必因許都有事，既被我追軍之後，必輕車速回，不復為備，我乘其不備而更追之，故能勝也。』劉表聽其言，其高見，謂劉表曰：『守城，以為昏，兩軍各敵。』

且說曹操正行間，聞報後軍為謂所追，急引衆將回身救應。只見謂軍已退，敗兵馬皆曰：『若非山後這一路人馬阻在中路，我等皆被擒矣。』操急問何人，那人掉韁下馬，拜見曹操，乃鎮威中郎將江夏平春人，姓李名通，字文達，操問何來，通曰：『近守汝南，聞丞相與張繡劉表戰，特來接應。』操喜，封之為建功侯，守汝南西界，以防表遣李通拜謝而去。

操遣許都表孫策有功，封為討逆將軍，賜卹吳侯，遣使齎詔江東，令防劉表。操問府，衆官參見，操問曰：『丞相緩行至安，奈何以知必勝賊兵？』操曰：『彼退無歸路，必將死戰，吾

緩勝之而暗圖之，是以知其必勝也。』

謂曰：『公來何暮也？』嘉初出一書，白操曰：『袁紹使人致書丞相，言欲出兵攻公孫瓚，特來借糧借兵。』操曰：『吾聞紹欲圖許都，今見吾歸，又別生異議。』遂折書燬之。見其詞意驕慢，乃問嘉曰：『袁紹如此無狀，吾欲討之，恨力不及如何？』

嘉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高祖惟智勝，項羽雖強，終為所擒。今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兵雖盛，不足懼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遵勳公以順率，此義勝也。桓靈以來，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公以猛糾，此治勝也。紹外寬內忌，所任多親戚，公外簡內明，用人惟才，此度勝也。紹多謀少決，公得策輒行，此謀勝也。紹專收名譽，公以至誠待人，此德勝也。紹恤近忽遠，公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聽讒惑亂，公凌潤不行，此明勝也。紹是非混淆，公法度嚴明，此文勝也。紹好為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此武勝也。』

公有此十勝於以敗紹無難矣。』操笑曰：『如公所言，孤何足以當之？』荀彧曰：『郭奉孝十勝十敗之說，正與愚見相合。紹兵雖衆，何足懼也。』嘉曰：『徐州呂布實心腹大患，今紹北征公孫瓚，我當乘其遠出，先取呂布，掃除東南，然後圖紹，乃為上計，否則我方攻紹，布必乘虛來犯，許都為害不淺也。』

操然其言，遂議東征呂布。荀彧曰：『可先使人往約劉備待

其回報，方可動兵。」遂從之，一面發書與玄德，一面厚遣紹使，奏封紹為大將軍，大尉兼都督，實背曹操，并四州，密書答之云：「公可討公孫，吾當相助。」紹得書大喜，便進兵攻公孫瓚。

且盧、布在徐州，每當賓客宴會之際，陳、珪父子必盛稱布、德，陳宮不悅，乘間告布曰：「陳、珪父子面諛將軍，其心不可測，宜警防之。」布怒叱曰：「汝無端毀謗，欲害好人耶？」官出數曰：「忠言不入，吾輩必受殃矣。」遂欲棄布他往，却又又不忍，又恐被人嗤笑，乃終日悶悶不樂。

一日，郭領數騎去小沛，地面圍獵解悶，忽見官道上，一騎驕馬，飛奔前去，官疑之，棄了獵，引從騎從小路趕上，問曰：「汝是何處使命？」那使者知是呂，布部下人，慌不能答，官令搜其身，得玄德回書，官看了一遍，官即遣人與布，拿見呂，布問其故，來使曰：「曹丞相差我往徐州，處下書，今得回書，不知書中所言何事？」布乃拆書細看書略曰：

「奉明命欲圖呂，敢不夙夜用心，但備兵微將少，不敢輕動，丞相若與大帥，當為前驅，讓緩兵驍甲，專待鈞命。」呂布見了大驚曰：「操與郭敢如此，遂將使者斬首，先使陳、宮、紹、孫、泰、山、寇、孫、觀、吳、孫、乾、呂、孫、東、取、山、家、兗、州、諸、郡，令高、順、張、遼，取沛、城，攻玄、德，令宋、憲、魏、續，西取汝、穎，布自總中軍為三路救應。」

且說高、順等引兵出徐州，將至小沛，有人報知玄德，玄德急

與衆商議，孫、乾曰：「可告連、華於曹、操。」玄德曰：「誰可去許都告急？」皆下一人出曰：「某願往。」視之，乃玄德同鄉人，姓簡，名雍，字憲，和，現為玄德幕賓。玄德即修書付簡，雍使星夜赴許都求援，一面警、備、守、城、器、具。玄德自守南、門，孫、乾守北、門，雲、長守西、門，張、飛守東、門，令糜、竺與其弟糜、芳、守、護、中、軍。原來糜、竺有一妹，嫁與玄德為次妻，玄德與他兄弟有郎、舅之親，故令其守中軍保護妻小。

高、順軍至，玄德在敵、樓、上、問、曰：「吾與奉、先、無、隙，何故引兵至此？」順曰：「你結連曹、操，欲害吾、主，今事已露，何不就縛！」言訖，便變軍攻城，玄德閉門不出，次日張、遼引兵攻打西、門，雲、長在城、上、謂、之、曰：「公儀表非俗，何故失身於賊？」張、遼低頭不語，雲、長知此人有忠義之氣，更不以惡言相加，亦不出戰。

張、飛引兵退至東、門，張、飛便出迎戰，早有人報知關、公，關、公急來東、門，看時，只見張、飛方出城，張、遼軍已退，張、飛欲追趕，關、公急入城。飛曰：「汝懼而還，何不追之？」關、公曰：「此人武藝不在你我之下，因我以正言感之，頗有自悔之心，故不與我等戰耳。」飛乃悟，只令士卒堅守城、門，更不出戰。

却說簡、雍至許都，見曹操，具言前事，操即聚衆、謀、士、議、曰：「吾欲攻呂、布，不憂袁、紹、舉、討，只恐劉、表、張、繼、議、其、後、耳。」荀、攸、曰：「二人新破，未敢輕動，呂、布驍勇，若更結連袁、術，縱橫淮、泗，急難圖矣。」郭、嘉曰：「今可乘其初叛，衆心未附，疾往擊之。」



摸從其言，即命夏侯惇與夏侯淵、呂虔、李典領兵五萬先行。自統大軍陸續進發，雖臨行，早有探馬報知高順，順飛報呂布，布先令侯成將曹性引二百餘騎接應高順，使離沛城三十里去迎曹軍，自引大軍隨後接應。

玄德在小沛城中見高順過去，知是曹家兵至，乃只留孫乾守城，關張兩將守家，自己却與關張二公提兵盡出城外，分頭下寨接應曹軍。

却說夏侯惇引軍前進，正與高順軍相遇，便挺鎗出馬搦戰。高順迎敵，兩馬相交，戰有四五合，高順抵敵不住，敗下陣來，掙馬追趕，順遠陣而走，不捨，亦遠陣追之。陣上曹性看見，暗地

### 第十九回 下邳城曹操慶兵

却說高順引張遼、韓福、公孫，呂布自釋張飛、關張，各出迎戰。玄德引兵兩路接應。呂布分軍從背後殺來，關張兩軍皆潰。玄德引數十騎奔回沛城。呂布趕來，玄德急喚城上軍士放下吊橋。呂布隨後也到城上，欲待放箭，又恐射了玄德，被呂布飛鎗殺入城門，把門將士，抵敵不住，都四散奔避。呂布招軍入城，玄德見勢已急，到家不及，只得棄了妻小，穿城而過，走出西門，匹馬逃難。呂布趕到玄德家中，糜竺出迎，告布曰：「吾聞大丈夫不廢人之妻子，今與將軍爭天下者，曾公耳。玄德常念驍門射戟之恩，不敢背將軍也，今不得已而投曹公，惟將軍憐之。」布曰：「吾與

### 白門樓呂布殞命

拈弓搭箭，覷得親切，一箭射去，正中夏侯惇左目。惇大叫一聲，急用手拔箭，不想這眼珠拔出，乃大呼曰：「父精母血不可棄也！」遂剖於口內啖之，仍復挺鎗縱馬，直取曹性，性不及提防，早被一鎗翻透面門，死於馬下。兩邊軍士見者，無不駭然。

夏侯惇既殺曹性，縱馬便回。高順從背後趕來，麾軍齊上，曹兵大敗。夏侯淵救護其兄而走。呂虔、李典將敗軍退去濟北下寨。高順得勝，引軍回擊玄德，恰好呂布大軍亦至，布與張遼、高順分兵三路來攻玄德，關張三寨，正是：

咬睛猛將雖能戰，中箭先鋒難久持。

未知玄德勝負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玄德奮交，豈忍害他妻子？便令糜竺引玄德妻小，去徐州安置。布自引軍投山東兗州境上，留高順張遼守小沛。此時孫乾已逃出城外，關張二人亦各自收得人馬，往山中住劄。

且說玄德匹馬逃難，正行間，背後一人趕至，視之乃孫乾也。玄德曰：「吾今兩弟不知存亡，妻小失散，爲之奈何？」孫乾曰：「不若且投曹操，以圖後計。」玄德依言，尋小路投許都。途次絕糧，嘗往村中求食，但到處聞劉豫州皆爭進飲食，一日到一家投宿，其家一少年出拜，問其姓名，乃獵戶劉安也。

當下劉安聞豫州牧至，欲尋野味供食，一時不能得，乃殺其

妻以食之。玄德曰：「此何肉也？」安曰：「乃狼肉也。」玄德不疑，乃飽食了一頓。天晚就寢。至曉將去，往後院取馬，忽見一婦人殺於樹下，臂上肉已都割去。玄德驚問，方知昨夜食者乃其妻之肉也。玄德不勝傷感，潸淚上馬。劉安告玄德曰：「本欲相隨，使君因老母在堂，未敢遠行。」

玄德稱謝而別，取路出梁城，忽見塵頭蔽日，二彪大軍來到。玄德知是曹操之軍，同孫乾徑至中軍旗下，與曹操相見，且說失沛城散二弟，陷妻小之事。操亦為之下淚，又說劉安殺妻為食之事，操乃令孫乾以金百兩往賜之。

軍行至濟北，夏侯淵等迎接入寨，備言兄夏侯惇損其一目，臥病未痊。操臨臥處視之，令先回許都調理，一面使人打探呂布現在何處。探馬回報云：「呂布與陳宮賊騎結連，泰山賊寇共攻兗州諸郡。」操即令曹仁引三千兵打沛城，操親提大軍，與玄德來戰。呂布前至山東路近關，正遇泰山寇孫觀、吳敦、尹禮、昌蒲領兵三萬餘，攔住去路。操令許褚迎戰，四將一齊出馬，許褚奮力死戰，四將抵敵不住，各自敗走。操乘勢掩殺，追至蕭關，探馬飛報呂布。

時布已回徐州，欲同陳登往救小沛，令陳珪守徐州。陳登臨行，珪謂之曰：「昔曹公言東方響靈符與汝，今布將敗，可便圖之。」登曰：「外面之事，兒自為之，倘布敗回，父親便請樂坐，一同守城，休放布入，兒自有衛身之計。」珪曰：「布妻小在此，心腹頗

多，為之奈何？」登曰：「兒亦有計了。」乃入見呂布曰：「徐州四面受敵，操必力攻，我當先退步，可將錢糧移於下邳。倘徐州被圍，下邳有糧，可救主公。盍早為計。」布曰：「元龍之言，甚善。吾當并妻小移去。」遂令宋憲、魏續保護妻小，與錢糧移屯下邳。一面自引軍與陳登往救蕭關。到半路，登曰：「容某先到關探曹兵虛實，主公方可行。」

布許之。登乃先到關上，陳宮等接見。登曰：「溫侯深怪公等不肯向前，要來責罰。」宮曰：「今曹兵勢大，未可輕敵。吾等緊守關隘，可勸主公深保沛城，乃為上策。」陳登唯唯。至晚上關，而望見曹兵直逼關下，乃乘夜連寫三封書，拴在箭上，射下關去。次日，陳宮守把將軍可於黃昏時殺去救應。」

布曰：「非公則此關休矣。」便教陳登飛騎先至關，約陳宮為內應，舉火為號。登徑往報宮曰：「曹兵已抄小路到關內，恐徐州有失，公等宜急回。」宮遂引眾棄關而走。登就關上放起火來。呂布乘黑殺至，陳宮軍和呂布軍在黑暗裏自相掩殺。

曹操望見號火，一齊殺到，乘勢攻擊。孫觀等各各自散逃避去了。呂布直殺到天明，方知是計，急與陳宮回徐州。到得城邊，叫門時，忽城上亂箭射下，塵簷在敵樓上，喝曰：「汝妻吾主城池，今當仍還吾主，汝不得復入此城也。」布大怒曰：「陳珪何在？」竺曰：「吾已殺之矣。」布回顧宮曰：「陳登安在？」宮曰：「將軍尚

朝迷而問此何賊乎？」

布令備尋軍中，却只不見。宮勳布急投小沛，布從之。行至半路，只見一彪軍驟至，視之乃高順張遠也。布問之，答曰：「陳登來報說主公被圍，今我等急來救解。」宮曰：「此又佞賊之計也。」布怒曰：「吾必殺此賊！」急驅馬至小沛，只見城上盡插曹兵旗號。原來曹賊已令曹仁襲了城池，引軍守把。呂布於城下大罵陳登，登在城上指布罵曰：「吾乃漢臣，安肯專攻反賊耶？」布大怒，正待攻城，忽聽背後喊聲大起，一隊人馬來到，當先一將，乃是張飛，高順出馬迎敵，不能取勝，布親自接戰。

正圍間，陣外喊聲復起，曹操親統大軍衝殺前來。呂布料難抵敵，引軍東走，曹兵隨後追趕。呂布走得人困馬乏，忽又閃出一彪軍攔住去路，為首一將，立馬橫刀，大喝：「呂布休走！」關雲長在此。一呂布慌忙接戰，背後張飛趕來，布無心戀戰，與陳宮等殺開一條路，徑奔下邳。侯成引兵接應去了。關張相見，各洒淚言失散之事。雲長曰：「我在海州路上住劄，探得消息，故來至此。」張飛曰：「弟在芒碭山住了這幾時，今日幸得相遇。」

兩個敘話畢，一同引兵來見玄德，哭拜於地。玄德悲喜交集，引二人見曹操，便隨操入徐州，關雲長見其言家屬無恙，玄德甚喜。陳珪父子亦來參拜，曹操設一大宴，犒勞諸將。操自居正位，陳珪居左，玄德居右，其餘將士合依次序，宴罷，操喚珪父子之功，加封千縣之祿，操登為伏波將軍。

且說曹操得了徐州，心中大喜，商議起兵攻下邳。操曰：「布今止有下邳一城，若逼之太急，必死戰而投袁術矣。布與術會其勢難攻，今可使能事者守住淮南徑路，內防呂布，外當袁術。況今山東尚有賊霸孫乾之徒，未曾討順，防之亦不可忽也。」

操曰：「吾自當山東諸路，其淮南徑路，請玄德當之。」玄德曰：「丞相將令，安敢有違？」次日，玄德留糜竺簡雍在徐州，帶孫乾關張引軍往守淮南徑路。曹操自引兵攻下邳。

且說呂布在下邳，自恃糧食足備，且有泗水之險，安心坐守，可保無虞。陳宮曰：「今操兵方來，可乘其棄糧未定，以逸擊勞，無不勝者。」布曰：「吾方屢敗，不可輕出，待其來攻而後擊之，皆落泗水矣。」遂不聽陳宮之言。

過數日，曹兵下寨已定。操統眾將至城下，大叫呂布答話。布上城而立，操謂布曰：「爾奉先又欲結婚，害我，故領兵至此。夫爾有反逆大罪，而公有討董卓之功，今何自棄其前功而從逆賊耶？倘城池一破，悔之晚矣。若早來降，共扶王室，當不失封侯之位。」布曰：「丞相且退，尚容商議。」

陳宮在布側，大罵曹操奸賊，一箭射中其膝蓋。操指宮恨曰：「吾誓殺汝。」遂引兵攻城。宮謂布曰：「曹操遠來，勢不能久，將軍可以步騎出屯於外，官將像乘閉守於內，操若攻將軍，官引兵擊其背，若來攻我，將軍為救於後，不過旬日，操軍食盡，可一戰而破。此乃勝角之勢也。」布曰：「公言極是。」遂歸府收拾裝束。

方冬寒分付從人多帶綿衣。

布妻嚴氏聞之，出問曰：「君欲何往？」布告以陳宮之謀，嚴氏曰：「君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出，倘一旦有變，妾豈得為將軍之妻乎？」布躊躇未決，三日不出官入見，曰：「操軍四面圍城，若不早出，必受其困。」布曰：「吾思遠出，不如堅守。」宮曰：「近聞操軍糧少，遣人往許都去取，早晚將至，將軍可引精兵往斷其糧道，此計大妙。」

布然其言，復入內對嚴氏說知此事。嚴氏泣曰：「將軍若出，陳宮高順安能堅守城池，倘有差失，悔無及矣。妾昔在長安，已為將軍所棄，幸賴龐舒私藏妾身，再得與將軍相聚，孰知今又棄妾而去乎？將軍前稱萬里，請勿以妾為念。」言罷痛哭。

布聞言，愁悶不決，入告紹蟬。紹蟬曰：「將軍與妾作主，勿輕騎自出。」布曰：「汝無憂慮，吾有畫戟赤兔馬，誰敢近我？」乃出謂陳宮曰：「操軍糧至者，許也。操多詭計，吾未敢動。」宮出歎曰：「吾等死無葬身之地矣。」

布於是日不出，只同嚴氏紹蟬飲酒解悶。謀士許汜主計，入見布進計曰：「今袁術在淮南，勢大，振將軍聲譽，與彼約婚，今何不仍求之，彼兵若至，內外夾攻，操不難破也。」布從其計，即日修書，約着二人前去許汜曰：「須得一軍引路，衛出方好。」布令張遼蔡萌兩個引兵一千，送出隘口。

是夜二更，嚴氏在後，布在後，許汜已上階殺出城去。林

過玄德寨，衆將追趕不及，已出隘口。郝萌將五百人，跟許汜王楷而去。張遼引一半軍回來，到隘口時，雲長攔住，未及交鋒，高順引兵出城救應，接入城中去了。

且說許汜王楷至壽春，拜見袁術，呈上書信。術曰：「前者殺吾使命，賴吾婚姻，今又來相問，何也？」汜曰：「此為曹操奸計所誤，願明公詳之。」術曰：「汝主不因曹兵困急，豈肯以女許我？」楷曰：「明公今不相救，恐辱亡齒，亦非明公之福也。」術曰：「奉先反覆無信，可先送女，然後發兵。」許汜王楷只得拜辭，和郝萌回來，到玄德寨邊，汜曰：「日間不可過，夜半吾二人先行，將軍斷後。」

商量停當，夜過玄德寨，許汜王楷先過去了。郝萌正行之次，張飛出寨攔路，郝萌交馬只一合，被張飛生擒過去，五百人馬盡被殺散。張飛解郝萌來見玄德，玄德押往大寨見曹操，郝萌備說求救許汜一事，操大怒，斬郝萌於軍門，使人傳諭各寨，小心防守。如有走透呂布及彼軍士者，依軍法處治，各寨悚然。

玄德回營，分付關張曰：「我等正當淮南，要之虞，二弟切勿小小心在，勿犯曹公軍令。」飛曰：「捉了一員賊將，操不見有甚褒賞，却反來誑嚇，何也？」玄德曰：「非也。曹操統領多軍，不以軍令，何能服人弟勿犯之。」關張應諾而退。

却說許汜王楷回見呂布，具言袁術先欲得婦，然後起兵救。布曰：「如何送去？」汜曰：「今郝萌被獲，操必知我兩項作準。」

備。若非將軍親自護送，誰能突出重圍？」布曰：「今日便送去，如何？」曰：「今日乃凶神值日，不可去。明日大朝，宜用戌亥時。」布命張遼高順引三千軍馬，安排小車一輛，「我親送至二百里外，却使你兩個送去。」

次夜二更時分，呂布將衣以錦纏身，用甲包裹，負於背上，提戟上馬，放開城門，布當先出城，張遼高順跟着。將次到玄德寨前，一聲鼓響，關張二人翻住去路，大叫「休走」。布無心戀戰，只顧奪路而行。玄德自引一軍殺來，兩軍混戰，呂布雖勇，終是弱一人在身上，只恐有傷，不敢衝突重圍。後面徐晃許褚皆殺來，衆軍皆大叫曰：「不要走了呂布！」

布見軍來太急，只得仍退入城。玄德收軍，徐晃等各歸寨，端的不會走透一個。呂布回到城中，心中憂悶，只是飲酒。

却說曹操攻城，兩月不下，忽報「河內太守張楊出兵東市，欲殺呂布，都將楊瓌殺之，欲將頭獻丞相，却被張楊心腹將陸固所殺，反投大城去了。」操聞報，即遣史渙追斬陸固，因衆將曰：「張楊雖幸自滅，然北有袁紹之憂，東有袁術之患，下邳久圍不克，吾欲捨布還都，暫且息戰，何如？」荀攸急止曰：「不可。呂布屢敗，銳氣已墮，軍以將爲主，將衰則軍無戰心。彼陳宮雖有謀，而過今布之氣未復，宮之謀未定，作速攻之，布可擒也。」郭嘉曰：「某有一計，下邳城可立破，勝於二十萬師。」荀彧曰：「莫非決沂泗之水乎？」嘉笑曰：「正是此意。」

操大喜，即令軍士決兩河之水，曹兵皆居高原，坐視水淹。下邳下邳一城，只剩得東門無水，其餘各門，都被水淹。衆軍報曰：「布布曰：『吾有赤兔馬，渡水視平地，又何懼哉？』乃日與妻妾痛飲美酒，因酒色過傷，形容銷減。一日取鏡自照，驚曰：『吾被酒色傷矣。自今日始當戒之。』」

詎下令城中，但有飲酒者皆斬。却說侯成有馬十五匹，被後槽人盜去，欲獻與玄德。侯成知覺，追殺後槽人，將馬奪回，請將與侯成作賀。侯成醜得五六斛酒，欲與諸將會飲，恐呂布見罪，乃先以酒五瓶請布。布曰：「託將軍虎威，追得失馬，衆將皆來作賀，願得些酒，未敢擅飲，特先奉上微意。」

布大怒曰：「吾方禁酒，汝却釀酒會飲，莫非同謀殺我乎？」命推出斬之。宋憲魏續等諸將俱入告饒。布曰：「故犯吾令，理合斬首，今看衆將面，且打一白。」衆將又哀告，打了五十花，然後放歸。衆將無不喪氣。

宋憲魏續至侯成家來探視，侯成泣曰：「非公等顯吾死矣。」憲曰：「布只戀妻子，視吾等如草芥。」續曰：「軍圍城下，水邊滾邊，吾等死無日矣。」憲曰：「布無仁無義，我等棄之而走，何如？」續曰：「非丈夫也。不若擒布獻曹公。」侯成曰：「我因追馬受責，前布所倚恃者，赤兔馬也。汝二人果能獻門，擒布吾當先盜馬去見曹公。」

三人商議定了。是夜侯成暗至馬院，盜了那匹赤兔馬，飛奔

東門來，魏便開門放出，却作作追逼之狀。談成到曹操寨，獻上馬匹，備言宋憲魏續插白旗為號，準備獻門。曹操因此信便押榜數十張射入城去。其榜曰：

大將軍曹特奉明詔，征伐呂布。如有抗拒大軍者，破城之日，滿門誅戮。上至將校，下至庶民，有能擒呂布來獻，或獻其首級者，重加官賞。為此榜諭各宜知悉。

次日平明，城外喊聲震地。呂布大驚，提戟上城，各門點視。黃鵠魏續走透侯成失了戰馬，欲待治罪。城下曹兵望見城上白旗，竭力攻城。布只得親自奮敵。從平明直到日中，曹兵稍退，布少憩門樓，不覺睡着在椅上。宋憲趕進左右，先盜其戰袍，便與魏續一齊動手，將呂布縛縛索緊繫縛住。

布從睡夢中驚醒，急喚左右，却都被二人殺散，把白旗一招。曹兵奔至城下，魏續大叫：「已生擒呂布矣！」夏侯淵尚未信。宋憲在城上罵下呂布，布披戰袍，大開城門，曹兵一擁而入。高順張遼在四門水圍難出，為曹兵所擒。陳宮奔至南門，為徐晃所獲。

曹操入城，即傳令退了所決之水，出榜安民。一面與玄德同坐白門樓上，關張侍立於側，提過將旗一干人來。呂布雖然長大，却被細索網作一團。布叫曰：「縛太急，乞緩之！」操曰：「我虎不得不急。」布見候成魏續宋憲皆立於側，乃謂之曰：「我待諸將不薄，汝等何忍背反？」憲曰：「聽妻妾言，不聽將計，何謂不薄？」布默然。

須臾，乘擁高順至。操問曰：「汝有何言？」順不答。操怒命斬之。徐晃解圍宮至。操問：「公盛別來無恙？」宮曰：「汝心術不正，吾故棄汝。」操曰：「吾心不正，公又奈何？」獨事呂布。宮曰：「布雖無謀，不似你詭詐好險。」操曰：「公自謂足智多謀，今竟何如？」宮曰：「今日之事當如何？」宮大駭曰：「今日有死而已。」操曰：「公如是，奈公之老母妻子何？」宮曰：「吾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老母妻子之存亡，亦在於明公耳。吾身既被擒，請即就戮，並無挂念。」

操有留戀之意，宮徑步下樓，左右牽之不住。操起身泣而送之。宮並不回顧。操謂從者曰：「即送公盛老母妻子回許都養老。怠慢者斬。」宮聞言亦不開口，伸頸就刑。衆皆下淚，換以棺槨盛其尸，葬於許都。後人有詩歎之曰：

生死無二志，丈夫何壯哉！不從金石論，空負棟樑材。輔主真堪敬，辭親實可哀。白門身死日，誰肯似公盛。

方操送宮下樓時，布告玄德曰：「公為坐上客，布為階下囚，何不發一言而相寬乎？」玄德點頭。及操上樓來，布叫曰：「明公所忠，不過於布。今已服矣，公為大將，布副之，天下不難定也。」操回顧玄德曰：「何如？」玄德答曰：「公不見了建陽董卓之事乎？」布曰：「是兒最無信者。」操令牽下樓蓋之。布曰：「願玄德曰：『大耳兒不記鬪門射戟時耶？』」

忽一人大呼曰：「呂布匹夫死則死耳，何難之有！」衆視之，乃乃斧手操也。操令將呂布屍，然後身首。後人有詩數曰：「洪水滔滔淹下邳，當年呂布受擒時。空如赤兔馬千里，漫有方天戟一枝。縛虎望寬今太懦，糜糜休飽昔無疑。戀妻不納陳宮諫，枉罵無恩大耳兒。」

又有詩論玄德曰：

傷人餓虎總休寬，董卓原血未乾。玄德既知能啖父，寧如留取害曹瞞。

### 第二十回 曹阿瞞許田打圍

話說曹操舉劍欲殺張遼，玄德遂住臂膊，長跪於面前。玄德曰：「此等赤心之人，正當留用。」操曰：「關某素知文遠忠義之士，願以性命保之。」操擲劍笑曰：「我亦知文遠忠義，故戲之耳。」乃親釋其縛，解衣衣之，延之上坐。遂感其意，遂降操拜遂爲中郎將，賜爵關內侯，使招安綏寇。

關內呂布已死，張遼已降，遂亦引本部軍投降。操厚賞之。操又招安孫觀、吳敦、尹禮、來降，爲壽未肯歸順。操封賊，爲壽、孫觀、孫觀等各加官，令守青徐沿海地面。將呂布妻女截回許都，大犒三軍，拔寨班師。路過徐州百姓焚香遮道，請留劉使君爲牧。操曰：「劉使君功大，且待面君封爵，回來未遲。」百姓叩謝。操喚車騎將軍車權領徐州，操軍回許都，封賞出征人員，留玄德

却說武士操張遼，操指遂曰：「這人好生面熟。」遂曰：「涇陽城中會相識，如何忘却？」操笑曰：「你原來也記得。」遂曰：「只是可惜。」操曰：「可惜甚的？」遂曰：「可惜當日火不大，不會燒死你這國賊。」操大怒曰：「敗將安敢辱吾？」拔劍在手，親自來殺張遼。遂全無懼色，引頸待殺。曹操背後一人舉臂膊，一人跪於面前說道：「丞相且莫動手。」正是：

乞哀呂布無人救，罵賊張遼反得生。畢竟救張遼的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 董國舅內閣受詔

在相府左近宅院歇定。

次日，獻帝設朝，操奏玄德舉功，引玄德見帝。玄德具朝服拜於丹墀。帝宣上殿，問曰：「卿祖何人？」玄德奏曰：「臣乃中山靖王之後，孝景皇帝閣下玄孫，劉雄之孫，劉弘之子也。」帝敕取宗族世譜檢看，令宗正卿宣讀曰：

孝景皇帝生十四子，第七子乃中山靖王劉勝，勝生陸城亭侯劉貞，貞生沛侯劉昂，昂生濞侯劉濞，濞生沂水侯劉慈，慈生欽陽侯劉英，英生安國侯劉建，建生廣陵侯劉哀，哀生膠水侯劉憲，憲生祖邑侯劉舒，舒生祁陽侯劉誼，誼生原澤侯劉必，必生潁川侯劉達，達生豐侯劉不疑，不疑生濟川侯劉惠，惠生東郡范令劉雄，雄生劉弘，弘不

仕。劉備乃劉弘之子也。

帝排世譜則玄德乃帝之叔也，帝大喜，請入偏殿殺叔姪之醜。帝暗思：「曹操弄權，國事都不由朕主，今得此英雄之叔，朕有劫矣。」遂拜玄德為左將軍，宜城亭侯，設宴款待。畢，玄德謝恩出朝。自此人皆稱為劉皇叔。

曹操回府，荀彧等一班謀士入見曰：「天子認劉備為叔，恐無益於明公。」操曰：「彼既認為皇叔，吾以天子之詔令之，彼愈不敢不服矣。况吾留彼在許都，名雖近君，實在吾掌握之內，吾何懼哉？吾所慮者，太尉楊彪係袁術親戚，倘與二袁為內應，為害不淺，當即除之。」乃密使人誣告彪交通袁術，遂收彪下獄，命滿寵按治之。

時北海太守孔融在許都，因諷操曰：「楊公四世清德，豈可因袁氏而罪之乎？」操曰：「此朝廷意也。」融曰：「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耶？」操不得已，乃免彪官，放歸田里。議郎趙彥憤操專橫，上疏劾操不奉帝旨，擅收大臣之罪。操大怒，即收趙彥殺之。於是百官無不悚懼。謀士程昱說操曰：「今明公威名日盛，何不乘此時行王霸之事？」操曰：「朝廷股肱尚多，未可輕動。吾當請天子田獵，以觀動靜。」

於是揀選良馬，名鷹健犬，弓矢俱備，先聚兵城外，操入詣天子田獵。帝曰：「田獵恐非正道。」操曰：「古之帝王，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四時出郊，以示武於天下。今四海擾攘之時，正當借田獵

以講武。」

帝不敢不從，遂即上道，遙馬，帶寶雕弓，金鈿箭，排鑾駕出城。玄德與關張各彎弓插箭，內穿掩心甲，手持兵器，引數十騎隨駕出許昌。曹操騎爪黃飛龍馬，引十萬之衆，與天子獵於許田。軍士排開圍場，週廣二百餘里。操與天子並馬而行，只爭一馬頭。背後都是操之心腹，將校文武百官遠近侍從，誰敢近前。

當日獻帝馳馬到許田，劉玄德起居道旁。帝曰：「朕今欲看皇叔射獵。」玄德領馬上馬，忽草中趕起一兔，玄德射之一箭，正中那兔。帝喝采，轉過土坡，忽見荆棘中趕出一隻大鹿。帝連射三箭不中，願謂操曰：「卿射之。」操就討天子寶雕弓，金鈿箭，扣滿一射，正中鹿背，倒於草中。

羣臣將校，見了金鈿箭，只道天子射中，都騾躍向帝呼萬歲。曹操縱馬直出，遮於天子之前，以迎受之。衆皆失色。玄德背後袁長大怒，剔起臥蠶眉，睜開丹鳳眼，提刀拍馬，便要斬曹操。玄德見了，慌忙拱手送目。關公見兄如此，便不敢動。玄德欠身向操稱賀曰：「丞相神射，世所罕及。」操笑曰：「此天子洪福耳。」乃回馬向天子稱賀，竟不獻這寶雕弓，親自懸帶。

圍場已罷，宴於許田安亭，駕回許都。衆人各自歸歇。雲長問玄德曰：「按禮獻君罔上，我欲殺之，為國除害，見何止我？」玄德曰：「一投鼠忌器。」操與帝相離，只一馬頭，其心腹之人，週圍擁侍，吾弟若逞一時之怒，輕有舉動，倘事不成，有傷天子，罪反坐我。



等矣。」雲長曰：「今日不殺此賊，後必為禍。」玄德曰：「且宜姑之，不可輕言。」

却說獻帝回宮，泣謂伏皇后曰：「朕自即位以來，奸雄並起，先受董卓之殃，後遭愍之亂，常人未受之苦，吾與汝當之。後得曹操以為社稷之臣，不意專國弄權，擅作威福，朕每見之，坐若七刺。今日在園場上，身迎呼賀，無禮已極，早晚必有異謀。吾夫婦不知死所也。」伏皇后曰：「滿朝公卿，俱食漢祿，竟無一人能救國難乎？」

言未已，忽一人自外而入，曰：「帝后休憂，吾舉一人，可除國害。」帝視之，即伏皇后之父伏完也。帝掩淚問曰：「皇丈亦知操賊之專橫乎？」完曰：「許田射鹿之事，誰不見之？但滿朝之中，非操宗族，則其門下，若非國戚，誰肯發忠討賊？老臣無權，難行此事。車騎將軍國，與董承可託也。」帝曰：「蓋聞國多赴國難，朕躬素知，可宜入內共議大事。」完曰：「陛下左右皆操賊心腹，倘事泄為禍不淺。」帝曰：「然則奈何？」完曰：「臣有一計，陛下可製衣一領，與王帶一條，密賜董承，却於帶襖內縫一密詔，以賜之，令到家見詔，可以晝夜提策，神鬼不覺矣。」

帝然之，伏完辭出。帝乃自作一密詔，咬破指尖，以血寫之。暗令伏皇后縫於玉帶繫錦袍內，却自穿錦袍，自繫此帶，令內史宣董承入，承見帝，帝曰：「朕夜來與后說魏河之苦，念國勇大功，故特宣入，恐勞。」董承頓首謝，帝謂承出殿到太廟，轉上功臣閣。

帝焚香設誓，領承親從像，中簡許漢高祖容像。帝曰：「吾高祖皇帝起身何地，如何創業？」承大驚曰：「陛下豈臣高祖之事，何為不知高皇帝起自泗水亭長，提三尺劍，斬蛇起義，縱橫四海，三載亡秦，五年滅楚，遂有天下，立萬世之基業？」

帝曰：「祖宗如此英雄，孫如此懦弱，豈不可歎？」因指左右三輔之像曰：「此二人非留侯張良，節侯蕭何耶？」承曰：「然也。高祖開基創業，實賴二人之力。」帝回顧左右，較遠乃密謂承曰：「卿亦當如此二人，立於朕側。」承曰：「臣無寸功，何以當此？」帝曰：「朕想卿西都救駕之功，未嘗少忘，無可為賜。」因指所着袍帶曰：「卿當衣除此袍繫帶，此帶常在朕左右也。」承頓首謝。帝解袍帶賜承，密語曰：「卿歸可細視之，勿負朕意。」

承會意，穿袍繫帶，辭帝下閣。早有八報知曹操曰：「帝與董承承功，因說話。」操即入朝來看，董承出閣，過宮門，恰遇操來，急無緣避，只得立於路側施禮。操問曰：「國舅何來？」承曰：「適蒙天子宣召，賜以錦袍玉帶。」操問曰：「何故見賜？」承曰：「因念某昔日西都救駕之功，故有此賜。」操曰：「帶帶我看。」承心知承帶中必有密詔，恐操看破，遲延不解。操叱左右急解下來，看了半晌，笑曰：「果然是條好玉帶，再脫下錦袍來看。」

承心中畏懼，不敢不從，遂脫袍獻上。操親自以手提起，對日影中細細詳看，看畢，自己穿在身上，繫了玉帶，回顧左右曰：「長短如何？」左右稱美。操謂承曰：「國舅即以此袍帶賜與吾，何

如「承告曰：『君恩所賜，不敢轉贈，容某別製奉獻。』」操曰：『國舅受此衣帶，莫非其中有謀乎？』承驚曰：『某焉敢承相如要，便留留下。』操曰：『公受君賜，吾何相奪，聊為戲耳。』遂脫袍帶還承。

承辭操歸家，至夜獨坐書院中，將袍仔細反覆看了，並無一物。承思曰：『天子賜我袍帶，命我細觀，必非無意；今不見其蹤跡，何也？』遂又取玉帶檢看，乃白玉玲瓏，碾成小龍穿花，背用紫錦為線，縫綴端整，亦並無一物。承心疑，放於桌上，反覆尋之，良久，倦甚，正欲伏几而寢，忽然燈花落於帶上，燒着背襯，承驚試之，已燒破一處，微露素絹，隱見血跡。急取刀拆開視之，乃天子手書血字密詔也。詔曰：

朕聞人倫之大，父子為先，尊卑之殊，君臣為重。近日操賊弄權，欺壓君父，結連黨伍，敗壞朝綱，勳賞封爵，不由朕主。朕夙夜憂思，恐天下將危，卿乃國之大臣，朕之至戚，當念高帝創業之艱難，糾合忠義兩全之烈士，於誠奸黨，復安社稷，祖宗幸甚。破指酒血書詔付卿，再四慎之，勿負朕意。建安四年春三月詔。

承承覽畢，涕淚交流，一夜不能寐。晨起復至書院中，將詔再三觀看，無計可施，乃放詔於几上，沉思滅察之計。忖量未定，隱凡而臥。忽侍郎王子服至門，吏知子服與承交厚，不敢攔阻，竟入書院，見承伏几不醒，袖底風簪繫約，被露「朕」字，子服疑之。

默取看畢，藏於袖中，呼承曰：『國舅好自在，虧你如何睡得着。』承驚覺，不見詔書，魂不附體，手脚慌亂。子服曰：『汝欲殺曹公，吾當出首。』承泣告曰：『若兄如此，漢室休矣。』子服曰：『吾戲耳。吾祖宗世食漢祿，豈無忠心，願助兄一臂之力，共誅國賊。』承曰：『兄有此心，國之大幸。』子服曰：『當於密室，同立狀，各捨三族，以報漢君。』承大喜，取白絹一幅，先書名畫字。子服亦即書名畫字。書畢，子服曰：『將軍吳子蘭與吾至厚，可與同謀。』承曰：『滿朝大臣，惟有長水校尉神騎，議郎吳碩是吾心腹，必能與我同事。』

正商議間，家僮入報，稱韓輿碩來探。承曰：『此天助我也。』教子服暫避於屏後，承接二人入書院，坐定茶畢，輿曰：『許田射獵之事，君亦復恨乎？』承曰：『雖懷恨，無可奈何。』碩曰：『吾誓殺此賊，恨無助我者耳。』輿曰：『為國除害，雖死無怨。』王子服得屏後出，曰：『汝二人欲殺曹丞相，我當出首，董國舅便是證見。』神韓怒曰：『忠臣不怕死，吾等死作漢鬼，強似你阿附國賊。』承笑曰：『吾等正為此事，欲見二公王侍郎之言，乃戲耳。』便於袖中取出詔來，與二人看。二人讀詔，揮淚不止。承遂請書名。子服曰：『二公在此少待，吾去請吳子蘭來。』

子服去不多時，即同子蘭至，與衆相見，亦書名畢。承邀於後堂會飲。忽報西涼太守馬騰相探，承曰：『只推我病，不能接見。』門吏回報，騰大怒曰：『我夜來在東華門外，親見他錦袍玉帶而。』

出何敢尋病耶。吾非尋尋而來。奈何拒我。門吏入報。備言。勝在承進曰。請公少待。暫容承出。隨即出。延接。坐定。勝曰。勝入殿將還。故來相辭。何見拒也。承曰。賤軀。發疾。有失迎候。罪甚。勝曰。面帶春色。本見病容。

承無言可答。勝擲袖而起。唯飲下階。曰。若非我國之人也。承感其言。挽留之。問曰。公謂何人。非我國之人。勝曰。許田射獵之事。若尚氣滿胸臆。公乃國之至戚。猶自帶於相。而不思討賊。安得為皇家救難扶災之人乎。承恐其言。辭曰。賤軀。承相乃國之太庶。朝廷所倚賴。公何出此言。勝大怒。曰。汝狗以賤賊為好人耶。承曰。耳目甚近。請公低聲。勝曰。貪生怕死之徒。不足以論大事。說罷。又欲起身。承知勝忠義。乃曰。

### 第二十一回 曹操漢酒論英雄

却說曹承等問馬勝曰。公欲用何人。馬勝曰。見有豫州牧劉玄德在此。何不求之。承曰。此人雖係皇叔。今正依附曹操。安肯行此舉耶。勝曰。吾觀前日圍場之中。曹操過受榮賀之時。雲長在玄德背後。挺刀欲殺。玄德以目視之。而止。玄德非不欲圍操。操牙爪多。恐力不及耳。公試求之。當必應允。吳碩曰。此事不宜太速。當從容商議。衆皆散去。

次日黑夜。曹承等。領詔。徑往玄德公館中來。門吏入報。玄德出迎。請入小園坐。關公侍立於側。玄德曰。國舅貴客至此。必

公且息怒。某說公看一物。遂遞贖人書。說。取詔示之。

勝讀畢。正疑倒豎。晚商。曹承。滿口流血。謂承曰。公若有舉動。吾即統西涼兵為外應。承請勝與諸公相見。取出義狀。教勝書名。勝乃取酒。歃血為盟。曰。吾等誓死不負所約。指坐上五人。曰。若得十人。大事諧矣。承曰。忠義之士。不可多得。若所與非人。則反相害矣。勝教取鴛行。義序。簿來檢看。檢到劉氏宗族。乃拍手言曰。何不共此人商議。衆皆問何人。馬勝不慌不忙。說出那人來。正是

本因國舅承明詔。又見宗演佐漢朝。畢竟馬勝之言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 關公賺城斬車胄

有事故。承曰。白日乘馬。粗訪。恐操見疑。故黑夜相見。玄德命取酒相誓。承曰。前日圍場之中。雲長欲殺曹操。將軍動目搖頭而退之何也。玄德失驚曰。公何以知之。承曰。人皆不見。其獨見之。

玄德不能隱諱。遂曰。舍弟見操。管越。故不覺發怒耳。承掩面而哭曰。朝廷臣子。若盡如雲長。何憂不太平哉。玄德恐是曹操使他來試探。乃伴言曰。曹丞相治國。為何憂不太平。承遂責備曰。公乃漢朝皇叔。故剖肝瀝膽。以相告。何說也。

曰：「恐國舅有詐，故相試耳。」

於是董承取女帝詔令親之玄德不勝悲憤。又將驍狀出示，

上止有六位：一軍騎將軍董承，二工部侍郎王子服，三長水校尉

種輯，四驍都吳碩，五哨信將軍吳子雲，六西涼太守馬騰。玄德曰：

「公既奉詔討賊，備敢不效犬馬之勞。」丞拜謝，便請署名。玄德

亦將左將軍劉備押了字付承收訖，承曰：「倘容再請三人，共聚

十義以圖國賊。」玄德曰：「切宜籌畫，施行不可輕洩。」

共議到五更，相別去了。玄德也防曹操謀害，就下場後園種

菜，親自澆灌，以為消時之計。關羽二人曰：「只不留心天下大事，

而學小人之事，何也？」玄德曰：「此非二弟所知也。」二人乃不

復言。

一日關公不在，玄德正在後園澆菜，許都張遼引數千人入

園中曰：「丞相有命，請使君便行。」玄德驚問曰：「有甚緊事？」

許都曰：「不知只教我來相請。」玄德只得隨二人來相府見操。

操笑曰：「在家做得好大事！」嚇得玄德面如土色。操執玄德手，

直至後園曰：「玄德學圃不易。」玄德方纔放心，答曰：「無事消

遣耳。」操曰：「適見杖頭梅子青青，忽念去年征張繡時，道上缺

水，將士皆渴，吾心生一計，以蠶虛指曰：『前面有梅林。』軍士聞

之，口皆生津，由是不渴。今見此梅，不可不賞。又值煮酒正熟，故邀

使君小亭一會。」玄德心神方定，隨至小亭，已設樽俎，盤置青梅，

一盞黃酒，二人對坐，關懷暢飲。

酒客半醉，忽陰雲漠漠，驟雨將降。從人遙指天外，雲龍掛，驟與

玄德驚視，操曰：「使君知龍之變化否？」玄德曰：「未知其

詳。」操曰：「龍能大能小，能升能降，大則興雲吐霧，小則隱身

形，升則飛騰於宇宙之間，隱則潛伏於波濤之內。方今春深，龍乘

時變化，猶人得志而縱橫四海，龍之為物，可比世之英雄。玄德久

歷四方，必知當世英雄，請試指言之。」

玄德曰：「備有眼安識英雄？」操曰：「休得過謙。」玄德曰：

「備聞其名。」玄德曰：「淮南袁術，兵糧足備，可謂英雄。」操笑

曰：「袁術色厲膽薄，好謀無斷，幹大事而惜身，見小利而忘命，非

為英雄也。」玄德曰：「有一人名稱八駿虜，兗州——劉景升可

為英雄。」操曰：「劉表虛名無實，非英雄也。」玄德曰：「有一人

血氣方剛，江東曹操——孫伯符乃英雄也。」操曰：「孫策藉父

之名，非英雄也。」玄德曰：「益州劉季玉可為英雄乎？」操曰：

「劉璋雖係宗室，乃守戶之犬耳，何足為英雄？」玄德曰：「如張繡

張魯韓遂等輩，皆何如？」操鼓掌大笑曰：「此等碌碌小人，何足

掛齒。」玄德曰：「舍此之外，備實不知。」操曰：「夫英雄者，胸懷

大志，腹有良謀，有包藏宇宙之機，吞吐天地之志者也。」玄德曰：

「誰能當之？」操以手指玄德，復自指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

與

我

耳。

與操耳。

玄德聞言吃了一驚，手中所執短劍，不覺落於地下。時正值天雨將降，雷聲大作。玄德乃從容俯首拾劍曰：「一益之威，乃至於此。」操笑曰：「丈夫亦畏雷乎？」玄德曰：「聖人迅雷烈風必變，安得不畏？」將聞言失筋，遂致輕鞭掩飾過了。操遂不疑玄德，後人有詩讚曰：

他從虎穴曾超身，說破英雄驚殺人。巧借雷聲來掩飾，隨緣應變信如神。

天雨方住，見兩個人撞入後園，手提賣刀，突至亭前，左右攔擋不住，熟視之，乃關張二人也。原來二人從城外射箭方回，聽得玄德被許褚張遼請將去了，慌忙來相府打聽，聞說在後園，只恐有失，故衝突而入。却見玄德與操對坐飲酒，二人按劍而立。操問二人何來，張曰：「適知丞相和兄飲酒，特來舞劍，以助一笑。」操笑曰：「此非鴻門會，安用項莊項伯乎？」玄德亦笑。操命取酒與「二美」啜，關張拜謝。

須臾席散，玄德辭操而歸。雲長曰：「險些驚殺我兩個。」玄德以落筋事說與關張，關張問是何意。玄德曰：「吾之學圃，正欲依操，知我無大志，不意操竟指我為英雄，我故失筋落筋。又恐操生疑，故借懼雷以掩飾之耳。」關張曰：「兄真高見！」

操次日又請玄德正飲，關人報稱龍去探聽，雲長而回。操召入門之，曰：「公...」

詳。

關曰：「操與紹戰不利，築城圍困，圍上建樓高十丈，名曰易京樓，積粟三千萬以自守，戰士出不息，或有被紹圍者，乘隙救之。操曰：『若救一人，後之戰者，只望大救，不肯死戰矣。』」遂不肯救。因此袁紹兵來多有降之者。瓚勢孤，使人持書赴許都求救。不意中途為紹軍所獲，瓚又遣書張燕，約舉火為號，裏應外合。書人又被紹擒，往却來城外放火誘敵。瓚自出戰，伏兵四起，軍馬折其大半。退守城中，被袁紹鎗鎗地直入瓚所居之樓下，放起火來。瓚無走路，先殺妻子，然後自舉全家，都被火焚了。今袁紹得了瓚軍，聲勢甚盛。紹弟袁術在淮南，饑饉過度，不恤軍民，眾皆背叛。術使人歸帝，號於袁紹，欲取王應，約親自送。見今乘淮南欲歸河北，若二人協力，急難收復。乞丞相作急圖之。操曰：「趙子龍如何下落，放心不下，因暗想曰：『我不就此時尋個脫身之計，更待何時？』」遂起身對操曰：「術若投紹，必從徐州過，備請一軍就半路截擊，術可擒矣。」操笑曰：「來日奏亦即便起兵。」

次日，玄德而奏君。操令玄德總督五萬人馬，又差朱靈路暗二人同行。玄德辭帝，帝遣送之。玄德到寓，星夜收拾軍器鞍馬，掛了將軍印，催促便行。連本趕出千里長亭，來了玄德。玄德曰：「願要發願，其此行必有以報命。」操曰：「公宜留意，勿負帝心。」二人分

別。關張與馬、上關曰：『是今奉命征，何敢如此。』玄德曰：『吾乃中鳥網中魚，此一行如魚入大海，馬、上青霄，不受籠網之羅絆也。』因命關張催朱靈路昭軍馬速行。

將郭嘉程昱考較錢糧方回，知曹操已遣玄德進兵徐州，慌入諫曰：『丞相何欲令劉備督軍？』操曰：『欲殺袁術耳。』程昱曰：『昔劉備為徐州牧時，某等請殺之，丞相不聽。今日又與之兵，此夜間入海，縱虎歸山也。後欲治之，其可得乎？』郭嘉曰：『丞相縱不殺備，亦不當使之去。』古人云：『一日縱慈，萬世之患。』望丞相察之。操然其言，遂令許褚將兵五百前往，務要追玄德轉來許都，應諾而去。

却說玄德正行之間，只見後面塵頭驟起，謂關張曰：『此必曹兵追至也。』遂下了營寨，令關張各執軍器，立於兩邊。許褚至，見賊兵望甲，乃下馬入營見玄德。玄德曰：『公來此何幹？』褚曰：『奉丞相命，特請將軍回去，別有商議。』玄德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吾面過君，又與丞相相約，今別無他意。公可速回，為我冀復丞相。

許褚尋思：『丞相與他一向交好，今番又不曾教我來廝殺，只得將他言語回覆，另候發奪便了。』遂辭了玄德，領兵而回。見曹操備述玄德之言，操猶豫未決。程昱郭嘉曰：『備不肯回兵，可知其心變。』操曰：『我有失靈路昭二人在彼，料玄德未必敢心變。况我路昭之何可復悔？』遂不復追玄德，後人有詩歎玄德：

東兵秣馬去匆匆，心念天言衣帶中。撞破錢鏑逃虎豹，傾開金鎖走蛟龍。

却說高勝見玄德已去，邊報又急，又回西涼州去了。玄德兵至徐州，刺史車胄出迎。公安舉孫乾糜竺等都來參見。玄德回家探視老小，一面差人探聽袁術探子回報：『袁術營修太過，雷薄陳蘭皆投嵩山去了。術勢甚衰，乃作書讓帝號於袁紹，紹命人召術，術乃收拾人馬，宮禁御用之物，先到徐州來。』

玄德知袁術將至，乃引關張朱靈路昭五萬軍出，正迎着先鋒紀靈至，張飛更不打話，直取紀靈，關無十合，張飛大喝一聲，刺紀靈於馬下。敗軍奔走，袁術自引軍來。玄德分兵三路：朱靈路昭在左，關張在右，玄德自引兵居中。與術相見，在門旗下責罵曰：『汝反逆不道，吾今奉明詔前來討汝，汝當束手受降，免你罪犯。』袁術罵曰：『縱帶編履小輩，安敢輕我！』麾兵趕來。玄德暫退，讓左右兩路軍殺出，殺得術軍屍橫遍野，血流成渠，士卒逃亡，不可勝計。又被嵩山雷薄陳蘭劫去錢糧草料，欲回壽春。又被袁術所襲，只得往於江亭。正有一千餘衆，皆老弱之輩。時當盛暑，糧食盡絕，只剩麥三十斛，分派軍士。家人無食，多有餓死者。術嫌飯粗，不能下咽，乃命庖人取盞水止渴。庖人曰：『此有血水，安得蜜水？』翁坐於牀上，大呼：『聲倒於地下，吐血斗餘而死。』特建安四年六月也。後人有詩曰：

漢末刀兵起四方，無端袁術太猖狂。不思累世為公相，便欲孤身作帝王。強暴狂誇傳國璽，驕奢妄說應天旗。渴思靈水無由得，獨臥空牀嘔血亡。

袁術已死，孫策、孫權及妻子奔歷江來，袁術妻孫氏殺之。孫策得玉璽，赴許都獻於曹操。操大喜，封孫策為高陵太守。此時玉璽歸操。

却說玄德知袁術已死，寫表申奏朝廷，呈皇曹操，令朱靈、路昭回許都，留下軍馬保守徐州。一面親自出城，招撫流散人民復業。

且說朱靈、路昭回許都，見曹操，說玄德留下軍馬。操怒，欲斬二人。荀彧曰：「權歸劉備，二人亦無奈何。」操乃赦之。又曰：「可寫書與車胄，就內圍之。」

操從其計，暗使人來見車胄，傳曹操鈞旨。胄隨即請陳登商議此事。登曰：「此事極易，今劉備出城招兵，不日將還。將軍可命軍士伏於圍城邊，只作接應。劉備到來，一刀斬之。棄在城上射住後軍，大事濟矣。」荀彧之隨從，聞見父陳登言其事，性命登先往報知玄德。玄德領父命，飛馬去報，正迎著關張報說如此如此。原來關張先回玄德在後。

張飛聽得，便要去討殺。翼長曰：「他仗我城邊待我，去必有失。我有一計，立殺車胄。乘夜扮作曹軍到徐州，引車胄出迎，襲而殺之。」

飛然其言。那部下軍原有曹操旗號，衣甲都同。當夜三更，到城邊叫門。城上問是誰。眾應是曹丞相差來張文遠的人馬。報知車胄。車胄急請陳登。登曰：「若不迎接，誠有疑。若出迎之，又恐有詐。」車胄乃上城回言：「黑夜難以分辨，待明早相見。」城下答曰：「只恐劉備知道，疾快開門。」

車胄猶豫未定。城外一片聲叫開門。車胄只得披挂上馬，引一千軍出城，跑過吊橋，大叫：「文遠何在？」火光中只見雲長提刀縱馬直迎車胄。大叫曰：「匹夫，安敢復詐，欲殺吾兄！」車胄大驚，戰未數合，遮攔不住，撥馬便回。到吊橋邊，城上陳登亂箭射下。車胄繞城而走。雲長趕來，手起一刀，砍於馬下，割下首級，提回望城上呼曰：「反賊車胄，吾已殺之。眾等無罪，投降免死。」諸軍倒戈投降，軍民皆安。

翼長將車頭去迎玄德，具言車胄欲害之事。今已斬首。玄德大驚曰：「曹操若來，如之奈何？」翼長曰：「弟與張飛迎之。」玄德懊悔不已，遂入徐州。百姓父老，伏道而接。玄德到府，尋張飛，飛已將車胄全家殺盡。玄德曰：「殺了曹操心腹之人，如何肯住？」陳登曰：「某有一計，可退曹操。」正是：

既把孤身離虎穴，還將妙計息狼煙。  
不知陳登說出甚計來，且聽下文分解。

### 第二十二回 袁曹各起馬步二軍 關張共擒王劉二將

却說陳登獻計於玄德曰：「曹操所懼者袁紹，紹虎踞冀青幽并諸郡，帶甲百萬，文官武將甚多，今何不寫書遣人對彼求救？」玄德曰：「紹向與我未通往來，今又驚破其弟，安肯相助？」登曰：「此間有一人與袁紹三世通家，若得共一書致紹，紹必來相助。」玄德問何人，登曰：「此人乃公平日所折節敬禮者，何故忘之？」玄德曰：「莫非鄉成先生乎？」登笑曰：「然也。」

原來鄉成者，好學多才，嘗受業於處。每當講學，必設絳帳，前聚生徒，後陳姪姪，侍女列左右，文聽三年，目不邪視，融甚奇之。及學成而歸，融歎曰：「得我學之秘者，惟鄉成一人耳。」玄家中侍婢俱通毛詩，一婢嘗伴文意，玄命長跪階前，一婢戲謂之曰：「胡為乎泥中？」此婢應聲曰：「薄言往觀，途彼之怒。」其風雅如此。桓帝朝，玄嘗至尚書，後因十常侍之亂，棄官歸田，居於徐州。玄德在涿郡時，已嘗聞事之，及為徐州牧，時時遣使請教，敬禮特甚。

當下玄德想出此人，大喜，便同陳登親至鄉成家中，求其作書。文慨然依允，寫書一封，付與玄德。玄德便差孫乾星夜前往袁紹處投遞。紹覽畢，自付曰：「玄德攻滅吾弟，本不當相助，但重以鄉成之命，不得不往救之。」遂聚文武官，商議與兵伐曹操。謀士田豐曰：「兵起連年，百姓疲弊，倉庫無積，不可復興大

軍。宜先遣人獻捷天子，若不得通，乃表稱曹操廢我王路，然後提兵屯黎陽，更於河內增益舟楫，等置軍器，分遣糧兵屯劉邊鄙。三年之中，大事可定也。」謀士審配曰：「不然。以明公之神武，撫河朔之強盛，與兵討曹賊，易如反掌，何必遷延日月？」謀士沮授曰：「制勝之策，不在強盛，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比公孫瓚坐受困者不同。今棄獻捷良策，而與無名之兵，竊為明公不取。」謀士郭圖曰：「非也。兵加曹操，豈曰無名？公正當及時早定大業，愿從鄉成書之言，與劉備共仗大義，剿滅曹賊，上合天意，下合民情，實為萬幸。」

四人爭論未定，紹躊躇不決。忽許攸衛護自外而入，紹曰：「二人多有見識，且看如何主張。」二人施禮畢，紹曰：「鄉成書有書來，令我起兵助劉備，攻曹操，起兵是乎？不起兵是乎？」二人齊聲應曰：「明公以眾克寡，以強攻弱，討漢賊以扶王室，起兵是也。」紹曰：「二人所見，正合我心。」便商議與兵，先令孫乾回報鄉成，并約玄德准備接應。一面令審配遣紀為統軍，田豐衛護許攸為謀士，顏良文醜為將軍，起馬軍一十五萬，步兵一十五萬，共精兵三十萬，望黎陽進發。

分發已定，郭圖進曰：「以明公大舉伐操，必須數操以惡，馳檄各郡，聲罪致討，然後名正言順。」紹從之，遂令書記陳琳草檄。

陳琳草檄曰：「惟天降大寶於周，姬公受命，作周文王。武王受命，作周成王。自周之後，歷代相承，皆由天子。今操無君，自稱皇帝，此乃大逆無道。將軍宜早討之，以正綱常。」



班字孔璋素有才名桓帝時爲主簿因諫何進不聽復遭董卓之亂避難冀州用爲記室嘗下令草檄後筆立就其文曰

蓋聞明主圖危以削變忠臣慮難以立禮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非常人所擬也

漢者強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己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祖宗焚滅汚辱至今永爲世讐及臻呂后季年產敵專政內離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緣侯朱虛與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顧此則大臣立禮之明表也

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相徐璜並作妖孽鑿鑿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食潛養因厭假位與金紫擊轡貨權門竊盜罪司傾覆重器操資閭遺醜本無懿德儼後降協奸亂樂禍

蓋府黃統騰持除兇逆續過卓車侵官暴民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瑕取用故遂與操同請合謀授以裨師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能短略輕進易退傷夷折馭數喪師徒蓋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緝表行東郡領兗州刺史被以虎文獎成威柄冀獲奏師一強之報而操遂資賊危恣行凶恣割剝元元殘賢害

故九江太守塗謫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諫不阿諂身首被逆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民怨驕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輟操無所慕府惟強弱幹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援旆擐甲席捲起征金鼓響振羽蒙奔注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則蓋府無德於堯土之民而大有造於操也

後會變駕返旆蒙賊寇攻時冀州有北鄙之驚匪逼維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勣發嚴遺練使繕修郡廟朝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務選當細審察冀州王堂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狼藉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竊談者受顯誅顯議者蒙擢擢百僚鉗口道歸以目尚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

故太尉楊彪典歷三司奉國極位操因緣睡背被以非罪榜楚參并五毒備至屬情任志不願憲綱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蓋府知機以漢朝舍諫改容加飾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極救立憲不與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奪顯桑梓松柏掘竄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屍掠取金寶至今聖朝流涕士民傷懷

身處三公之位，而行盜賊之態，汚國害民，毒施人鬼，加其  
細政慘苛，糾防互設，督繳充賦，玩耽塞路，舉手挂網，羅動  
足觸，禍隨是以，竟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  
較類，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茲為甚。

幕府方語外姦，未及整訓，加緒含容，冀可彌縫。而操豺  
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捫提，乘孤弱，漢皇除滅忠正，專  
為暴虐。往者俊，被北征公孫瓚，強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  
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會其行人，獲露，環  
亦莫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

今乃屯據敖倉，阻河為固，欲以蟻螂之斧，御隆車之隱。  
惡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義百萬，驍騎千羣，香中黃育  
獲之士，勝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滌，大軍  
汎黃河而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掃其後，雷震虎步，若舉  
炎火以燒蓬蓬，覆滄海以沃熒熒，有何不滅者哉！

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幽冀，或故當部曲，咸怨  
賊恩歸，流涕北顧，其餘充豫之民，及丹布張楊之餘衆，覆  
亡遺棄，穡時荷徒，各被創夷，人為讎敵。若同師反，徂登高  
崗而擊，鼓吹，揚素，以辱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

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朕腋無折  
衝之勢，方畿之內，俯仰之臣，皆垂頭擗，莫莫所憑恃，雖有  
忠義之佐，骨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

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官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  
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  
立功之會，可不勗哉！

操又矯命稱制，遣使徵兵，恐邊遠州郡，過聽給與，遂紫  
旗，舉以號名，為天下笑，則名哲不取也。

即日幽并青冀四州並進，營到荊州，便勒見兵，與建忠  
將軍，協同聲勢。州郡各聽，聽者，境界，舉武揚威，並匡  
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

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千萬。部曲偏裨將校，  
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  
知聖朝有拘迫之難，如律令。

紹覽檄大喜，即命使將此檄，遍行州郡，并於各處，關津隘口，  
張挂。檄文傳至許都時，曹操方患頭風，臥病在牀，左右將此檄傳  
進，操見之，毛骨悚然，出了一身冷汗，不覺頭風頓愈，從牀上一躍  
而起，顧謂曹洪曰：「此檄何人所作？」洪曰：「聞是陳琳之筆。」

操笑曰：「有文事者，必須以武略濟之。陳琳文事雖佳，其如袁紹  
武略之不足何？」遂聚眾謀士，商議迎敵。

孔融聞之，來見操曰：「袁紹勢大，不可與戰，只可與和。」布  
或曰：「袁紹無用之人，何必議和？」融曰：「袁紹士廣民強，其部  
下如許攸、郭圖、審配、逢紀、皆智謀之士，田豐、沮授，皆忠臣也。願  
文醜、勇冠三軍，其餘高覽、張郃、淳于瓊等，俱世之名將。」何顯

紹爲無用之人乎？或笑曰：「紹兵多而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計  
故貪而不智，程昱而無謀，趙雲而無用。此數人者，勢不相容，  
必生內變。顏良、文醜、匹夫之勇，一戰可擒。其餘糜、糜等輩，縱有百  
萬，何足道哉！」

孔融默然。大笑曰：「皆不出布文若之料。」遂喚前軍劉  
岱、後軍王忠、引軍五萬，打亮丞相旗號，去徐州攻劉備。原來劉備  
極爲交州刺史，及操取徐州，備降於操，操用爲偏將。故今差他與  
王忠一同領兵。操却自引大軍二十萬，進擊。操拒袁紹。程昱曰：「  
恐劉岱、王忠不補其使。」操曰：「吾亦知非劉備敵手，權且虛張  
聲勢。」分付：「不可輕進，待我破紹，再勒兵破備。」

劉岱、王忠領兵去了。曹操自引兵至黎陽，兩軍隔八十里。  
自深溝高壘，相持不戰。自八月守至十月，原來許敬不樂，審配領  
兵沮授，又恨紹不用其謀，各不相和，不圖進取。袁紹心懷疑惑，不  
思進兵，操乃喚呂布手下降將臧霸，守把背徐于，蔡李典屯兵河  
上，曹仁總督大軍，屯於官渡，操自引一軍，竟回許都。

且說劉岱、王忠引軍五萬，離徐州一百里下寨。中軍虛打曹  
丞相旗號，未敢進兵，只打聽河北消息。這袁、玄德也不知曹操虛  
實，未敢擅動。亦只探聽河北消息。曹操差人催劉岱、王忠進戰。二  
人在寨中商議。岱曰：「丞相催促攻城，你可先去。」王忠曰：「丞相  
先差你。」岱曰：「我是主將，如何先去？」忠曰：「我和你同引兵  
去。」岱曰：「我與你拈團拈着的便去。」王忠拈着「先」字，只

得分一半軍馬，來攻徐州。

玄德聽知軍馬來，請陳登商議曰：「袁本初雖屯兵黎陽，  
奈謀臣不和，尚未進取。曹操不知在何處，聞黎陽軍中無操旗號，  
如何這裏却有他旗號？」登曰：「操詭計百出，必以河北爲重，  
親自監督，却故意不建旗號，乃於此處虛張旗號，吾意操必不在  
此。」玄德曰：「兩弟誰可探聽虛實？」張飛曰：「小弟願往。」玄  
德曰：「汝爲人暴燥，不可去。」飛曰：「便是有曹操，也拿將來。」  
雲長曰：「待弟往觀其動靜。」玄德曰：「雲長若去，我却放心。」  
於是雲長引三千人馬出徐州來。時值初冬，陰雲布合，雪花  
亂舞，軍馬皆冒雪布陣。雲長驟馬提刀而出，大叫：「王忠打話，忠出  
曰：「丞相到此，緣何不降？」雲長曰：「諸丞相出陣，我自無話說。」  
忠曰：「丞相豈肯輕見你？」雲長大怒，驟馬向前，王忠挺鎗來  
迎，兩馬相交，雲長撥馬便走。王忠趕來，轉過山坡，雲長回馬，大叫  
一聲：「斃刀直取。」王忠攔截不住，恰待驟馬奔逃，雲長左手倒提  
刀，右手揪住王忠勒甲縶，拖下鞍轡，橫擡於馬上，回本陣來。王忠  
軍四散奔走。

雲長押解王忠，回徐州見玄德。玄德問：「爾乃何人，見居何  
職，敢詐稱曹操？」忠曰：「焉敢有詐奉命，敢我虛張聲勢，以爲  
疑兵。丞相實不在此。」玄德教付衣服酒食，且暫留下，待捉了劉  
岱，再作商議。雲長曰：「某知兄有和解之意，故生擒將來。」玄德  
曰：「吾恐雲長暴燥，殺了王忠，故不教去。此等人殺之無益，留之

軍四散奔走。

玄德問：「爾乃何人，見居何職，敢詐稱曹操？」忠曰：「焉敢有詐奉命，敢我虛張聲勢，以爲疑兵。丞相實不在此。」玄德教付衣服酒食，且暫留下，待捉了劉岱，再作商議。雲長曰：「某知兄有和解之意，故生擒將來。」玄德曰：「吾恐雲長暴燥，殺了王忠，故不教去。此等人殺之無益，留之

苟為淨和之地。

魏寨曰：「二哥撞了王忠，我去生擒劉岱來！」玄德曰：「劉岱當為兗州刺史，虛張聲勢，放奉時，也且一縱，誰保今日為將軍，不可釋放。」眾曰：「此汝河何足道哉！我也一哥生擒將來便了！」玄德曰：「只恐耗了性命，誤了大事。」眾曰：「如殺了我，併性命！」玄德與眾三千，飛奔吳許路。

却說劉岱知王忠被擒，堅守不出，應飛每日在寨前叫罵，信應知是賊來，越不敢出，守了數日，見信不出，心坐一計，傳令今夜三更放炮，日間即在寨中飲酒，許將軍士乘過，打了一個砲，在營中曰：「待我今夜出寨時，將來殺劉！」却暗裏左右縱之，去軍士得報，走出寨，探往劉岱寨中來報，報寨之事，劉岱見時，幸身發砲，砲聲其說，應者空差伏兵在外。

是夜三更，却分兵三路，中間使三十餘人，放火，却教兩路軍抄出，他寨後看火起，劉岱、糜竺之三更時分，眾飛自引精兵，共圍劉岱後，將中路三十餘人，引入寨中，放火，劉岱兵，給得殺入，軍圍劉岱，其將出，信軍自覺，正不知其多少，各自潰散，劉岱引一隊軍，奔路而走，正行及劉水寨，將相連，雲霧團圍，交馬只一合，軍殺劉岱，生擒劉岱，使人先報入徐州。

玄德聞之，即發兵曰：「劉岱自來，須先亦用替，吾無殺矣。」乃親自出迎之，眾曰：「昔將軍我與今其如何？」玄德曰：「不用言辭，報說，如何肯信？」劉岱大笑，玄德見轉劉岱，劉岱

備下馬解其縛曰：「小弟劉岱，被將軍所擒，幸勿見責。」玄德入徐州，放出王忠，一同管待。玄德曰：「前因軍中，劉岱被擒，故不得不殺之。丞相與劉岱，及遣二將軍前來，問罪，備委丞相大怒，正思殺之，安敢反耶？」眾曰：「許都，劉岱，劉岱之幸也。」劉岱曰：「王忠曰：『深荷此若不容之恩，當於丞相，相濟方便，以某等，看小儀，使君。』」

玄德帶眾，次日，虛張聲勢，無軍馬，遂出城外，劉岱、王忠，行不到十餘里，一聲鼓響，兩路軍大喝曰：「我軍許都，分兩路，往此，將如何又虛了！」趕得劉岱、王忠，在馬上，被兩路軍，圍住，趕來背後，一入軍馬，大叫：「不得無禮！」觀之，乃要殺也。劉岱、王忠，方纔放心，要殺曰：「此兄長，放了，吾弟，如何不遵法令？」眾曰：「今吾放了，下次又來。」玄德曰：「待他再來，殺之，法也。」劉岱、王忠，連聲告曰：「便不相殺，我三誓，也不來了。」遂將軍，實德，曰：「便是，實德，自來，也殺，每片甲，不則，今許都，再犯，下罪，劉岱。」

劉岱、王忠，連聲告曰：「便不相殺，我三誓，也不來了。」遂將軍，實德，曰：「便是，實德，自來，也殺，每片甲，不則，今許都，再犯，下罪，劉岱。」

然復來。一報，劉岱、王忠，曰：「徐州，受欺之恥，不可，不為，分兵，也。小節，守守，其，後，角，之，便，以防，曹，也。」玄德曰：「今，劉，守，下，弟，曹，之，夫，人，亦，於，下，弟，安，也。」玄德曰：「今，來，人，乃，小，海，人，也，與，我，大，弟，劉，之，妹，也。」遂，將，劉，之，妹，方，守，徐州，也。玄德，曰：「也，小，海。」

劉岱、王忠，連聲告曰：「便不相殺，我三誓，也不來了。」遂將軍，實德，曰：「便是，實德，自來，也殺，每片甲，不則，今許都，再犯，下罪，劉岱。」

後，留你何用！喝令左右推出斬之。正是：大家何堪共虎鬪，魚蝦空自與龍爭。

### 第二十三回 禰正平裸衣罵賊

却說曹操欲斬劉岱，王忠、孔融諫曰：『二人本非劉備敵手，若斬之，恐失將士之心。』操乃免其死，黜罷爵祿，欲自起兵伐袁。孔融曰：『方今隆冬盛寒，未可動兵，待來春未為晚也。』可先使人招安張繡，然後再圖徐州。操然其言，先遣劉曄往說張繡。至襄城，先見賈詡，陳說曹操盛德，詡乃留曄於家中。次日來見張繡，說賈公遣劉曄招安之事。

正議間，忽報袁紹有使至，命入使，者呈上書信。讀竟之，亦是招安之意。謂問來使曰：『近日與兵破曹操，勝負何如？』使曰：『隆冬，喪月，糧且乏，兵今以將軍與荊州劉表俱有國士之風，故來相議耳。』詡大笑曰：『汝可便回見本初道：『汝兄弟尚不能容，何能容天下國士乎！』』

當面扯碎書叱退來使。張繡曰：『方今袁強曹弱，今毀書叱使，袁紹若至，當如何？』詡曰：『不如去從曹操。』繡曰：『吾先與操有隙，安得相容？』詡曰：『從操其便有三：夫曹公奉天子明詔，征伐天下，其宜從一也；紹強盛，我以少從之，必不以我為重，操雖弱，得我必喜，其宜從二也；曹公五霸之志，必舉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其宜從三也。』

三國演義 第三十三回

不知二人性命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 吉太醫下毒遭刑

繡從其言，請劉曄相見。曄登階，操德，且曰：『丞相若記舊怨，安肯使某來結好將軍乎？』繡大喜，即同賈詡等趨許都投書。繡見操拜於階下，操忙扶起，執其手曰：『有小道，莫勿記於心。』遂封繡為揚武將軍，封賈詡為執金吾使。操即命繡作書招安劉表。賈詡進曰：『劉景升孱弱，今必得一有文名之士，替說之，方可降耳。』操問荀攸曰：『誰大可去？』攸曰：『孔文舉可當其任。』

操然之，做出見孔融曰：『丞相欲得一有文名之士，以備行人之選，公可當此任否？』融曰：『吾友禰衡字正平，其才十倍於我，此人宜在帝左右，不但可備行人而已，我當薦之天子。』於是遂上表奏帝其文曰：

『聞洪水橫流，帝思俾父，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世宗繼統，將弘基業，嗚呼！容照職，羣士零落。陛下敬聖，恭承基緒，遭過厄運，勞諫日長，雖蒙降神，異人並出，猶見處士率原，願衡！一年二十四字正平。』漢質真亮英，才卓擊初涉藝文，升堂觀境，目所一覽，輒誦之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濟計，安世賦體，以衡準之誠。

110

不足怪。思果正直，志懷蕭雪，見香若勝，嫉惡若讎。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魯烏暴首，不如一鶚。使劉立朝，必有可觀。飛鸞洞洞，淫氣空海，滌痰釋結，臨敵有餘。

昔賈誼求試屬國，識係單于，終軍欲以長纆牽制勁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毅，亦用異才，探拜靈郎，宜與爲比。如得龍驤，天衢振雲，鴻揚紫微，垂光虹。

魏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修飾。鈞天廣樂，必有奇聲。之觀帝室玉居，必蓋非常之寶。若劍等輩，不可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伎者之所貪，飛兔履囊，絕足奔放，良藥之所急也。臣等謹願，敢不以稱陛下篤取士，必須效。

試乞令衛以賜衣召見，如無可觀，宋臣等受面救之罪。帝覽表，以付曹操，操遂使人召衛至，禮畢，操不命坐，慮衛何天歎曰：「天地雖闊，何無一人也！」操曰：「吾手下有數十人，皆當世英雄，何謂無人？」衛曰：「願聞。」操曰：「衛要帶做郭嘉程昱，操深智遠，雖爾何陳平不及也。張遼許都李典，操進勇不可當，雖界彭馬武不及也。呂度滿寵，爲從軍于禁，徐晃爲先鋒，夏侯惇天下奇才，曹子孝，世間輔將，安得無人？」

衛笑曰：「公言差矣。此等人物，吾盡識之。衛或可使用，張問操，衛可使爲守寨，程昱可使開門，郭嘉可使向詞，徐晃可使擊鼓，張遼可使放牛放馬，操進可使取狀，張遼李典可使傳書送檄，呂度可使磨刀，滿寵可使飲酒食糖，于禁

可使負版築牆，徐晃可使屠猪殺狗，夏侯惇爲「完盡將軍」，曹子孝呼爲「要錢太守」，其餘皆是衣架飯囊，酒桶肉袋耳。」操怒曰：「汝有何能？」衛曰：「天文地理，無一不通，三教九流，無所不曉，上可以致君爲堯舜，下可以配德於孔顏，豈與俗子共論乎？」

時止有張遼在側，掣劍欲斬之。操曰：「吾正少一鼓吏，早晚朝賀宴享，可令爾衛充此職。」衛不推辭，應聲而去。遂曰：「此人出言不遜，何不殺之？」操曰：「此人素有虛名，遠近所聞，今日殺之，天下必謂我不能容物，彼自以爲能，故令爲鼓吏以辱之。」

來日操於行廳上，大宴賓客，令鼓吏搥鼓。舊吏云：「搥鼓必換新衣。」衛穿舊衣而入，遂擊鼓爲「漁陽三搥」，音節殊妙，淵有金石聲，坐客聽之，莫不慷慨流涕。左右喝曰：「何不更衣？」衛當頭脫下舊破衣服，裸體而立，渾身盡露，坐客皆掩面，衛乃徐徐着褲，顏色不變。

操叱曰：「廟堂之上，何太無禮！」衛曰：「敬君問上，乃謂無禮，吾露父母之形，以顯清白之體耳。」操曰：「汝爲清白，誰爲汗濁？」衛曰：「汝不識賢愚，是眼濁也，不識詩書，是口濁也不納忠言，是耳濁也不通古今，是身濁也不容諫候，是腹濁也，常懷憂逆，是心濁也，吾乃天下名士，用爲鼓吏，是猶陽貨輕仲尼，臧倉毀孟

子耳，欲成王霸之業，而如此輕人耶？」時孔融在坐，恐操殺衛，乃從容進曰：「爾衛罪同背膝，不足

發明王之夢。操指衛而言曰：「令汝往荆州爲使。如劉表來降，即用汝作公卿。」衛不肯往。操備馬三匹，令二人扶掖而行。却教手下文聘、盛酒於東門外送之。衛曰：「如劉表來，不可起身。」

衛至，下馬入見，衆皆避坐。衛放聲大哭。荀彧問曰：「何爲而哭？」衛曰：「行於死地之中，如何不哭？」衆皆曰：「吾等是死屍，汝乃無頭狂鬼耳。」衛曰：「吾乃漢朝之臣，不作曹賊之鬼，安得無頭？」衆欲殺之。衛或急止之曰：「量鼠雀之輩，何足汗刀？」衛曰：「吾乃鼠雀，尚有人性；汝等只可謂之蜈蚣。」衆恨而散。

衛至荆州，見劉表，雖頗德，實譏諷。表不喜，令去。江夏見黃祖，或問表曰：「爾衛戲謔主公，何不殺之？」表曰：「爾衛數辱曹操，操不殺者，恐失人望，故令作使於我，欲借我手殺之，使我受害賢之名也。吾今遣去，見黃祖，使曹操知我有識。」衆皆稱善。

時袁紹亦遣使至表，問衆謀士曰：「袁本初又遣使來，曹孟德又差爾衛在此，當何從便？」從事中郎將韓嵩進曰：「今兩雄相持，將軍若欲有爲，乘此破敵可也。如其不然，將擄其善者而從之。今曹操善能用兵，賢俊多歸其勢，必先取袁紹，然後移兵向江東，恐將軍不能禦，莫若率荆州以附操，操必重待將軍矣。」表曰：「汝且去許都，觀其動靜，再作商議。」嵩曰：「若臣各有定分，嵩今事將軍，雖赴湯蹈火，一唯所命。將軍若能上顧天子，下從曹公，使嵩可也。如持疑未定，嵩到京師，天子賜嵩一官，則嵩爲天子之

臣，不復爲將軍死矣。」表曰：「汝且先往觀之。吾別有主意。」

嵩辭表到許都，見操，操遂拜嵩爲侍中，領零陵太守。荀彧曰：「韓嵩來觀動靜，未有微功，重加此職，爾衛又無音耗，丞相積而不問，何也？」操曰：「爾衛辱吾太甚，故借劉表手殺之，何必再問？」遂遣韓嵩回荆州，說劉表，嵩回見表，稱頌朝廷，極德勸表請子入侍。表大怒曰：「汝懷二心耶？」欲斬之。嵩大叫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操良曰：「嵩未去之前，先有此言矣。」

劉表遂赦之。人報黃祖斬了爾衛，表問其故。對曰：「黃祖與爾衛共飲，皆醉。祖問爾衛曰：『君在許都，有何人物？』衛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除此二人，別無人物。』祖曰：『似我何如？』衛曰：『汝似廟中之神，雖受祭祀，恨無靈驗。』祖大怒曰：『汝以我爲土木偶人耶？』遂斬之。衛至死罵不絕口。」劉表聞衛死，亦嗟呀不已，令葬於鸚鵡洲邊。後人有詩歎曰：

黃祖才非長者，修爾衛喪首此江頭。今來鸚鵡洲邊過，惟有無情碧水流。

却說曹操知爾衛受害，笑曰：「腐儒舌劍，反自殺矣。」因不見劉表來降，便欲與兵問罪。荀彧諫曰：「袁紹未平，劉備未滅，而欲用兵江漢，是猶舍心腹而顧手足也。可先滅袁紹，後滅劉備，江漢可一掃而平矣。」操從之。

且說袁承自劉玄德去後，日夜與王子服等商議，無計可施。建安五年元旦朝賀，見曹操驕橫愈甚，感憤成疾。帝知國舅染病，

令隨朝太醫前去醫治。此醫乃洛陽人，姓吉名平，字伯和，人皆呼為吉平。當時名醫也。平到堂，承府用藥調治，且夕不離，常見董承畏呀短歎，不敢動問。

時值元宵，吉平辭去，承留住，二人共飲。飲至更餘，承覺困倦，就卸衣而睡。忽報王子服等四人至，承出接入，服曰：「大事需交。」承曰：「願聞其說。」服曰：「劉表結連袁紹，起兵五十萬，共分十路救來。馬騰、韓遂、西涼軍七十二萬，從北殺來。曹操盡起許都兵馬，分頭迎敵。城中空虛，若聚五家信僕，可得千餘人，乘今夜府中大宴，攔截元宵，將府圍住，突入殺之，不可失此機會。」

承大喜，即喚家奴各人收拾兵器，自己披挂縛絡上馬，約會都在內門前相會。同時進兵。夜至一鼓，眾兵皆到。董承手提寶劍，徒步直入，見操設宴後堂，大叫：「操賊休走！」一劍刺去，隨手而倒。操時覺來，乃南河一夢，口中猶罵操賊不止。吉平向前叫曰：「汝欲害曹公乎？」承驚懼不能答。吉平曰：「國舅休慌，某雖醫人，未嘗忘漢。某連日見國舅咳嗽，不敢動問。恰聽夢中之言，已見真情，幸勿相瞞。倘有用某之處，雖滅九族，亦無後悔。」承掩面而哭曰：「只恐汝非真心。」

平遂咬下一指為誓。承乃取出衣帶，勒令平視之，且曰：「今之謀望不成就，乃劉玄德馬騰各自去了，無計可施。因此感而成疾。」平曰：「不消疑，公用心操賊性命，只在某手中。」承問其故，平曰：「操賊常患頭風，痛入骨髓，纔一舉發，便召某醫治。如早晚

有召，只用一服毒藥，必然死矣，何必舉刀兵乎？」承曰：「若得如此，救漢朝社稷者，皆賴君也。」

時吉平辭歸，承心中暗喜，步入後堂，忽見家奴奏慶童同侍妾雲英在暗處私語，承大怒，喚左右捉下，欲殺之。夫人勸免其死，各人杖脊四十，將慶童鎖於冷房。慶童懷恨，夜將鎖鈕扭斷，跳牆而出，入曹操府中，告有機密事。操喚入密室，問之，慶童云：「王子服與子蘭神戰，吳順馬騰五人在家主府中商議機密，必然是謀承相家，主將出白絹一段，不知寫着甚的。近日吉平咬指誓，我也曾見。」

曹操聽罷，慶童於府中，董承只道逃往他方去了，也不追尋。次日，曹操許患頭風，召吉平用藥。平自思曰：「此賊合休。」暗藏毒藥入府，操臥於牀上，令平下藥。平曰：「此病可一服即愈。」取藥，當面煎之。藥已半乾，平已暗下毒藥，親自送上。操知有毒，故意遲延不服。平曰：「藥熱服之，少汗即愈。」操起曰：「汝既讀儒書，必知禮義。」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又有疾，飲藥，于先嘗之。」汝為我心腹之人，何不先嘗而後進？」平曰：「藥以治病，何用人嘗？」

平知事已泄，縱步向前，扯住操耳前藥之，操推藥滾地，傷齒迸裂，操未及言，左右已將吉平執下。平曰：「吾豈有疾，特試汝耳。汝果有害我之心。」遂喚二十個精壯獄卒，執平至後園拷問，操坐於亭上，將平縛倒於地。吉平面不改容，略無懼色。操笑曰：「吾



汝是個醫人，安敢下毒害我？必有人唆使你來，你說出那人，我便饒你。」平斥之曰：「汝乃欺君罔上之賊，天下皆欲殺汝，豈獨我乎？」

操再三磨問，平怒曰：「我自欲殺汝，安有人使我來？今事不成，惟死而已。」操怒，教獄卒痛打。打到兩個時辰，皮開肉裂，血流滿階。操恐打死，無可對證，令獄卒歇去，靜處權且將息。傳令次日設宴，請衆大臣飲酒。惟董承託病不來，王子服等皆恐操生疑，只得俱至。操於後堂設席，酒行數巡，曰：「筵中無可爲樂，我有一人，可爲衆官醒酒。」

一教二十個獄卒——「與吾牽來！」須臾只見一長枷釘着吉平，拖至階下。操曰：「衆官不知，此人連結惡黨，欲反背朝廷，謀害曹某，今日天敗，請聽口詞。」操教先打一頓，兵絕於地，以水噴面。吉平甦醒，睜目切齒而罵曰：「操不殺我，更待何時？」操曰：「同謀者先有六人，與汝共七人，耶？」平只是大罵。王子服等四人，面面相覷，如坐針氈。操教一面打，一面噴，平並無求饒之意。操見不招，且教牽去。

衆官席散，操只留王子服等四人夜宴。四人魂不附體，只得留待。操曰：「本不相留，爭奈有事相問。汝四人不知與董承商議何事？」子服曰：「並未商議甚事。」操曰：「白絹中寫着何事？」子服等皆隱諱。操教喚出慶童對證。子服曰：「汝於何處見來？」慶童曰：「你送了衆人六人，在一處畫字，如何賴得？」子服曰：「此賊與國舅侍妾通奸，被實認主，不可聽也。」操曰：「吉平下毒，

非董承所使而誰？」子服等皆言不知。操曰：「今晚吾首尚猶可恕，若待事發，其實難容！」

子服等皆言並無此事。操叱左右將四人牽住監禁。次日，帶領衆人徑投董承家探病。承只得出迎。操曰：「緣何夜來不赴宴？」承曰：「微疾未痊，不敢輕出。」操曰：「此是憂國家病耳。」承愕然。操曰：「國舅知吉平事乎？」承曰：「不知。」操冷笑曰：「國舅如何不知？」喚左右：「牽來與國舅起病。」承舉措無地。

須臾二十獄卒推吉平至階下。吉平大罵：「曹操逆賊！」操指謂承曰：「此人曾禁下王子服等四人，吾已擊下廷尉，倘有一人未曾捉獲，」因問平曰：「誰使汝來藥我，可速招出。」平曰：「天使我來殺逆賊。」操怒，教打身上無容刑之處。承在座觀之心，如刀割。又問平曰：「你原有十指，今如何只有九指？」平曰：「一指以爲誓，誓殺國賊。」操教取刀來，就階下截去其九指，曰：「發截了，教你爲誓。」平曰：「倘有口可以吞賊，有舌可以罵賊。」

操令割其舌。平曰：「且勿動手，吾今熬刑不過，只得供招，可釋吾縛。」操曰：「釋之何礙？」遂命解其縛。平起身望拜曰：「臣不能爲國家除賊，乃天數也。」拜畢，撞階而死。操令分其肢體，號令時建安五年正月也。史官有詩曰：

漢朝無起色，國有稱平。立誓除姦黨，捐軀報聖明。極刑詞愈烈，慘死氣如生。十指淋漓處，千秋仰異名。

得此人否？」承大怒曰：「逃奴在此，即黃賊之。」操曰：「他首告謀反，今來對證，誰敢誅之？」承曰：「丞相何故聽逃奴一面之說？」操曰：「王子服等，吾已擒下，皆招證明白，汝尚疑賴乎？」即喚左右，率下命，使人直入董承臥房內，搜出衣帶詔并箋狀，操看了，笑曰：「鼠輩安敢如此！」遂命將董承全家良賤，盡皆監禁，休教

### 第二十四回 國賊行兇殺貴妃

却說曹操見了衣帶詔，與衆謀士商議，欲殺却獻帝，更擇有德者立之。程昱諫曰：「明公所以能威震四方，統令天下者，以奉漢家名號故也。今諸侯未平，遽行廢立之事，必起兵端矣。」操乃止。只將董承等五人，并其全家老小，押送各門處斬。死者共七百餘人。城中官民見者，無不下淚。後人有詩歌董承曰：

密詔傳衣帶，天言出禁門。當年曾救得，此日更承恩。憂國成心疾，陰奸入夢魂。忠貞千古在，成敗復誰論！

又有歌王子服等四人詩曰：  
誓名尺素失忠謀，憤慨思將君父酬。赤膽可憐捐百口，丹心自是足千秋。

且說曹操既從了董承等衆人，怒氣未消，遂帶劍入宮來，來尋董貴妃。貴妃乃董承之妹，帝幸之，已懷孕五月。當日帝在後宮，正與伏皇后私論董承之事，至今尚無音耗。忽見曹操帶劍入宮，面有怒容，帝大驚失色，深曰：「董承謀反，陛下知否？」帝曰：「董卓

走脫一個，操回府以證狀示衆，謀士商議，要廢獻帝，更立新君。正是

數行丹詔成虛望，一紙盟書惹禍殃。  
未知獻帝性命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 皇叔敗走投袁紹

已誅矣。」操大駭曰：「不是董卓是董承！」帝戰慄曰：「朕實不知。」操曰：「忘了破指修詔耶？」

帝不能答。操叱武士擒董妃至，帝告曰：「董妃有五月身孕，望丞相見憐。」操曰：「若非天敗吾，已被董豈得復留此女為吾後患。」伏后告曰：「貶於冷宮，待分娩了，殺之未遲。」操曰：「欲留此逆種，為母報仇乎？」董妃泣告曰：「乞全屍而死，勿令彰露。」操令取白練至面前，帝泣謂死曰：「卿於九泉之下，勿怨朕躬。」言訖，淚下如雨。伏后亦大哭。操怒曰：「猶作兒女態耶？」叱武士牽出，勒死於宮門之外。後人有詩歌董妃曰：

春殿承恩亦枉然，傷哉龍種並持捐。堂堂帝主難相救，掩面徒看淚湧泉。

操諷監宮官曰：「今後但有外戚宗族，不奉吾旨，輒入宮門者，斬。守禦不嚴，與同罪。」又撥心腹人三千，充御林軍，令曹洪統領，以為防察。操謂程昱曰：「今董承等雖誅，尚有馬騰劉備亦在

此數不可不除。是日馬騰屯軍西涼，未可輕取，但當以書慰勞，勿使生疑。誘入京師，適之可也。劉備現在徐州，分布得角之勢，亦不可輕動。況今雲龍屯兵官渡，常有圍許都之心。我若一旦東征，劉備勢必求救於紹，紹乘虛來襲，何以當之？操曰：「非也。備乃人傑也，今若不獲，待其羽翼既成，愈難圖矣。冀紹雖強，事多掣肘，不決，何足憂乎？」

正議間，郭嘉自外而入，操問曰：「吾欲東征，劉備奈有袁紹之憂如何？」嘉曰：「紹性多疑，其謀士各相妒忌，不足憂也。劉備新募軍兵，素心未服，若相引兵東征，一戰可定矣。」操大喜曰：「正合吾意。」遂起二十萬大軍，分兵五路下徐州。

細作探知，報入徐州。孫乾先往下邳，報知關公，隨至小沛，報知玄德。玄德與孫乾計議曰：「此必求救於袁紹，方可解危。」

於是玄德修書一封，遣孫乾至河北，乾乃先見田豐。其言其事，求其引進。豐即引孫乾入見，紹皇上書信，只見紹形容憔悴，衣冠不整。豐曰：「今日主公何故如此？」紹曰：「我將死矣。」豐曰：「主公何出此言？」紹曰：「吾生五子，惟最幼者，願快吾意。今患疥癩，命已垂絕，吾有何心更論他事乎？」豐曰：「今曹操東征，劉玄德許昌空虛，若以漢兵乘虛而入，上可以保天子，下可以救萬民，此不易得之機會也。惟明公裁之。」

紹曰：「吾亦知此最好，奈我中心恍惚，恐有不利。」豐曰：「也。總之有。」紹曰：「五子中惟幼者，願快吾意。」

休矣。遂決意不肯發兵，乃謂孫乾曰：「汝回見玄德，可言：『我倘有不如意，可來相投，吾自有相助之處。』」田豐以杖擊地曰：「遭此難過之時，乃以嬰兒之病，失此機會，大事去矣，可痛惜哉！」

跌足長歎而出。

孫乾見紹不肯發兵，只得星夜回小沛見玄德，具說此事。玄德大驚曰：「似此如何奈何？」張飛曰：「兄長勿憂，曹兵遠來，必然困乏，乘其初至，先去劫寨，可破曹操。」玄德曰：「操以汝為一勇夫耳，前者捉劉岱時，誰能用計？今以此策，亦中兵法。」乃從其言，分兵劫寨。

且說曹操引軍往小沛來，正行間，狂風驟至，忽聽一聲響亮，將一箇牙旗吹折。操便令軍兵且住，紮寨謀士配吉。荀彧曰：「風從何方來，吹折其旗，顏色？」操曰：「風自東南方來，吹折角上牙旗，旗乃青紅二色。」或曰：「不生別事，今夜劉備必來劫寨。」操點頭，忽毛玠入見曰：「方纔東南風起，吹折青紅牙旗一面，主公以為主何吉凶？」操曰：「公意若何？」毛玠曰：「愚意以為今夜必有人來劫寨。」後人有詩歌曰：

呼喚帝曹勢孤窮，全仗分兵劫寨功。爭奈牙旗折有兆，老夭何故撥奸雄。

操曰：「天報應我，當即防之。」遂分兵九隊，只留一隊，向前虛裝營寨，餘衆八面埋伏。是夜月色微明，玄德在左，張飛在右，分兵兩路，只聽得一聲響亮，只聽得一聲響亮。」

且說張飛自以為得計，領輕騎在前，突入操寨，但見零零落落，無多人馬，四邊火光火起，喊聲齊舉。飛知中計，急出寨外。正東張遼、正西許都、正南于禁、正北李典、東南徐晃、西南樂進、東北夏侯惇、西北夏侯淵、八處軍馬殺來。張飛左帶右突，前避後當，所領軍兵，原是曹操手下舊軍，見事勢已急，盡皆投降去了。

飛正殺間，逢着徐晃大殺一陣，後面樂進趕到，飛殺條血路，突圍而走，只有數十騎跟定。欲還小沛去路，已斷，欲投徐州，下軍又恐曹軍截住，恐思無路，只得望芒砀山而去。

却說玄德引軍劫寨將近寨門，喊聲大震，後面衝出一軍，先截去了。半人馬，夏侯惇又到。玄德突圍而走，夏侯淵又從後趕來。玄德回顧，止有三十餘騎跟隨，急欲奔還小沛，早望見小沛城中火起，只得棄了小沛，欲投徐州。下邳，又見曹軍漫山塞野，截住去路。玄德自思無路可歸，想袁紹有言：「倘不如意，可來相投。」今不若暫往依棲，別作良圖。遂望青州路而走。正逢李典攔住，玄德匹馬落荒望北而逃，李典攔將從騎去了。

且說玄德匹馬投青州，日行三百里，奔至青州城下，叫門。門吏問了姓名，來報刺史。刺史乃袁紹長子袁譚，譚素敬玄德，聞知匹馬到來，即便開門相迎，接入公廨，細問其故。玄德備言兵敗相

投之意，譚乃留玄德於館驛中住下，發書報父袁紹。西差本州人馬，護送玄德至平原界口，袁紹親自引兵出鄆郡三十里迎接。玄德、玄德拜謝，紹忙答禮曰：「昨為小兒抱病，有失救援，於心快快不安。今幸得相見，大慰平生渴想之思。」玄德曰：「孤竊劉備久欲投於門下，奈機緣未遇，今為曹操所攻，妻子俱陷，想將軍容納四方之士，故不避羞慚，運來相投。望乞收錄，誓當圖報。」紹大喜，相待甚厚，同居冀州。

且說曹操當夜取了小沛，隨即進兵攻徐州。糜竺、簡雍守把不住，只得棄城而走。陳登獻了徐州。曹操大軍入城，安民已畢，隨喚衆謀士議取下邳。荀彧曰：「雲長保護玄德妻小，死守此城，若不連取，恐為袁紹所竊。」操曰：「吾素愛雲長，武藝人材，欲得之，以為己用，不若令人說之使降。」郭嘉曰：「雲長驍氣深重，必不肯降。若使人說之，恐被其害。」帳下一人出曰：「某與關公有一面之交，願往說之。」衆視之，乃張遼也。程昱曰：「文遠雖與雲長有舊，吾觀此人，非可以言詞說也。某有一計，使此人進退無路，然後用文遠說之，彼必歸丞相矣。」正是：整備萬弓射猛虎，安排香餌釣鯨魚。

未知其計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十五回 屯土山關公約三事

救白馬曹操解重圍

却說程昱獻計曰：「雲長有萬人之敵，非智謀不能取之。今可卸差劉備手下投降之兵，入下邳見關公，只說是逃回的，伏於

城中爲內應，却引關公出戰，詐敗佯諛，誘入他處，以精兵截其歸路，然後統之可也。」操聽其謀，即令徐州降兵數十，逼投下邳來降關公。操公以爲舊兵，留而不疑。

次日，夏侯惇爲先鋒，領兵五千人來搦戰。關公不出，惇即使人於城下辱罵。關公大怒，引三千人馬出城，與夏侯惇交戰。約戰十餘合，惇撥回馬走。關公趕來，惇且戰且走。關公約趕二十里，恐下邳有失，提兵便回。只聽得一聲砲響，左有徐晃，右有許褚，兩隊軍殺住去路。關公奪路而走，兩邊伏兵排下，硬弩百張，箭如飛蝗。關公不得過，勒兵再回，徐晃許褚接住交戰。關公奮力殺退二人，引軍欲回下邳，夏侯惇又截住廝殺。

公戰至日晚，無路可歸，只得引一座土山，引兵屯於山頭，糧且少。歇曹兵圍困將土山圍住。關公於山上遙望下邳城中火光冲天，却是那詐降兵卒偷開城門，曹操自領大軍殺入城中，只教舉火以惑關公之心。

關公見小邳火起，心中驚惶，連夜護番衝下山來，皆被亂箭射回。捱到天曉，再欲整頓下山衝突，忽見一人跑馬上山來，視之乃張遼也。關公迎謂曰：「文遠欲來相敵耶？」遼曰：「非也。想故人舊日之情，特來相見。」遂棄刀下馬，與關公敘禮畢，坐於山頂。公曰：「文遠莫非說關某乎？」遼曰：「不然。昔日蒙兄救弟，今日弟安得不救兄？」公曰：「然則文遠將欲助我乎？」遼曰：「亦非也。」公曰：「既不助我，來此何幹？」

遼曰：「玄德不知存亡，翼德未知生死。昨夜曹公已破下邳，軍民盡無傷害，差人護衛玄德家眷，不許驚擾。如此相待，弟特來報兄。」關公怒曰：「此言特說我也。吾今雖處絕地，視死如歸。汝當速去，吾即下山迎戰。」張遼大笑曰：「兄此言豈不爲天下笑乎？」公曰：「吾仗忠義而死，安得爲天下笑？」遼曰：「兄今即死，其罪有三。」公曰：「汝且說我那三罪。」

遼曰：「當初劉使君與兄結義之時，誓同生死，今使君方敗，而兄即戰死，倘使君復出，欲求兄相助而不可得，豈不負當年之盟誓乎？其罪一也。劉使君以家眷付託於兄，兄今戰死，二夫人無所依賴，負却使君依託之重。其罪二也。兄武藝超羣，兼通經史，不思共使君匡扶漢室，徒欲赴湯蹈火，以成匹夫之勇，安得爲義？其罪三也。——兄有此三罪，弟不得不告。」

公沈吟曰：「汝說我有三罪，欲我如何？」遼曰：「今四面皆曹公之兵，兄若不降，則必死，徒死無益，不若且降曹公，却打聽劉使君音信，如在他處，即往救之。一者可以保二夫人，二者不背桃園之約，三者可留有用之身。有此三便，兄宜詳之。」

公曰：「兄言三便，吾有三約。若丞相能從我，即當卸甲，如其不允，吾寧受三罪而死。」遼曰：「丞相寬洪大度，何所不容？願聞三事。」公曰：「一者，吾與皇叔設誓，共扶漢室，吾今只降漢帝，不降曹操；二者，二嫂處請給皇叔俸祿養贍，一應上下人等，皆不許到門；三者，但知劉皇叔去向，不啻千里萬里，便當辭去。」三者缺一

斷不肯降。聖文遠急回報。

張遼應諾。遂上馬回見曹操。先說降漢不降曹之事。操笑曰：

「吾為漢相，漢即吾也。此可從之。」遼又言：「二夫人欲請皇叔俸給，并上下人等不許到門。」操曰：「吾於皇叔俸內，更加倍與之。至於嚴禁內外，乃是家法，又何憂焉？」遼又曰：「但知玄德信

息，雖遠必往。」操指首曰：「然則吾養玄德，長何用此事却難從。」遼曰：「豈不聞豫讓策人國士之論乎？劉玄德待雲長，不過厚

耳，丞相更施厚恩以結其心，何憂其長之不服也？」操曰：「文遠之言甚當，吾願從此三事。」

張遼再往山上，回報關公曰：「雖然如此，暫請丞相退軍，容我入城見二嫂，告知其事，然後投降。」張遼再回，以此言報

曹操。操即傳令，退軍至十里。荀彧曰：「不可。恐有詐。」操曰：「雲長，養士必不失信。」遂引軍退。關公引兵入下邳，見人民安妥，不

勸到府中來見二嫂。

甘糜二夫人聽得關公到來，盡出迎之。公拜於階下曰：「使

二嫂受驚，甚之罪也。」二夫人曰：「皇叔今在何處？」公曰：「不知去向。」二夫人曰：「二叔今將若何？」公曰：「關某出城死戰，

被困上山，張遼勸我投降，我以三事相約。曹操已皆允從，故特退兵，放我入城。我不會得嫂嫂主意，未敢擅便。」二夫人問那三事。

關公將上項三事備述一遍。甘夫人曰：「昨日曹軍入城，我等皆以為必死，誰想毫髮不動，一軍不敢入門。叔叔既已領諾，何必問

我二人，只恐日後曹操不容，叔叔去尋皇叔。」公曰：「嫂嫂放心，

關某自有主張。」二夫人曰：「叔叔自家裁處，凡事不必問俺女

流。」

關公辭退，遂引數十騎來見曹操。操自出轅門相接。關公下馬入拜，操慌忙答禮。關公曰：「敗兵之將，深荷不殺之恩。」操曰：「素慕雲長忠義，今日幸得相見，足慰平生之望。」關公曰：「文

遠代稟三事，蒙丞相應允，諒不食言。」操曰：「吾言既出，安敢失信。」關公曰：「關某若知皇叔所在，雖蹈水火，必往從之。此時恐不及拜辭，伏乞見原。」操曰：「玄德若在，必從公去，但恐亂軍中

亡矣。公且寬心，尚容緝聽。」

關公拜謝。操設宴相待。次日班師還許昌。關公收拾車仗，請二嫂上車，親自護車而行。於路安歇館驛，操欲亂其君臣之禮，使

關公與二嫂共處一室。公乃秉燭立於戶外，自夜達旦，毫無倦色。操見公如此，愈加敬服。既到許昌，操於一府與關公居住。關公

分一宅為兩院，內門接老軍十人把守。關公自居外宅。操引關公朝見魏武帝，命為偏將軍，公謝恩歸宅。

操次日設大會，聚眾議臣武士，以客禮待關公。延之上座，又備綾錦及金銀器皿相送。關公都送與二嫂收貯。關公自到許昌，

操待之甚厚。小宴三日，方宴五日，又送美女十人，使侍關公。關公盡送入內門，令伏侍二嫂。又三日一次於內門外躬身施禮，勸問二嫂安否。二夫人回問皇叔之事，畢曰：「叔叔自便。」關公方

敢退回。操聞之，又歎服關公不已。

一日，操見關公所穿綠錦戰袍已舊，卽度其身品，取異錦作戰袍一領相贈。關公受之，穿於衣底，上仍用舊袍罩之。操笑曰：「雲長何如此之儉乎？」公曰：「某非儉也。舊袍乃劉皇叔所賜，某穿之如見兄面，不敢以丞相之新賜而忘兄長之舊賜，故穿於上。」操歎曰：「真義士也！」然口雖稱羨，心實不悅。

一日，關公在府，忽報「內院二夫人哭倒於地，不知爲何，請將軍速入。」關公乃整衣跪於內門外，問二嫂爲何悲泣。甘夫人曰：「我夜夢皇叔身陷於土坑之內，覺來與隴夫人論之，想在九泉之下矣，是以相哭。」關公曰：「夢寐之事，不可憑信，此是嫂嫂想念之故，請勿憂愁。」

正說間，適曹操命使來請關公赴宴。公辭二嫂，往見操。操見公有淚容，問其故。公曰：「二嫂思兄痛哭，不由某心不悲。」操笑而寬解之，頗以酒相勸。公辭，自縛其髮而言曰：「生不能報國家，而背其兄，徒爲人也。」操問曰：「雲長將有數乎？」公曰：「約數百根。每秋月約退三五根，冬月多以皂紗囊盛之，恐其斷也。」操以紗錦作囊，與關公護持。次日，早朝見帝。帝見關公一紗錦囊垂於胸次，帝問之。關公奏曰：「臣遙領長丞相賜護肝之。」帝令當殿披掛，過於其腹。帝曰：「真美將公也！」因此人皆呼爲美髯公。忽一日，操請關公安臨，散送公出府，見公馬瘦，操曰：「公馬因何而瘦？」關公曰：「賤軀頗重，馬不能載，因此常瘦。」操令左

右備一馬來，須臾牽至。那馬身如火炭，狀甚雄偉。操指曰：「公認此馬否？」公曰：「莫非呂布所騎赤兔馬乎？」操曰：「然也。」遂并鞍轡送與關公。關公再拜稱謝。操不悅曰：「吾異送美女金帛，公未嘗下拜，今吾贈馬，乃喜而再拜，何賤人而貴畜耶？」關公曰：「吾知此馬日行千里，今幸得之，若知兄長下落，可一日而見面矣。」操愕然而悔。關公辭去，後人有詩歎曰：

威傾三國著英豪，一宅分居義氣高。奸相枉將虛禮待，豈知關羽不降曹。

操聞張遼曰：「吾待雲長不薄，而彼常懷去心，何也？」遼曰：「容某探其情。」次日，往見關公，禮畢，遼曰：「我薦兄在丞相處，不會落後。」公曰：「深感丞相厚意，只是吾身雖在此，心念皇叔，未嘗去懷。」遼曰：「兄言差矣。處世不分輕重，非丈夫也。玄德待兄，未必過於丞相，兄何故只懷去志？」公曰：「吾固知曹公待吾甚厚，奈吾受劉皇叔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此，要必立功以報曹公，然後去耳。」遼曰：「倘玄德已棄世，公何所歸乎？」公曰：「願從於地下。」

遼知公志不可留，乃告退，回見曹操，具以實告。操歎曰：「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之義士也。」荀彧曰：「彼言立功方去，若不教彼立功，未必去。」操然之。

却說玄德在袁紹處，且夕煩惱。紹曰：「玄德何故常憂？」玄曰：「二弟不知音耗，妻小陷於曹賊，上不能報國，下不能保家，

不得不要。紹曰：「吾欲進兵赴許都久矣。方今春燧，正好與兵。便海濱破曹之策。田豐諫曰：『前操攻徐州許都空虛，不及此時進兵，今徐州已被操兵方銳，未可輕敵。不如以久持之，待其有隙而後可動也。』」

紹曰：「待我思之。」因問玄德曰：「田豐勸我固守，何如？」

玄德曰：「曹操欺君之賊，明公若不討之，恐失大義於天下。」紹曰：「玄德之言甚善。」遂欲與兵。田豐又諫紹曰：「汝等弄文輕武，使我失大義。」田豐頓首曰：「若不聽臣良言，出師不利。」

紹大怒，欲斬之。玄德力勸，乃囚於獄中。沮授見田豐下獄，乃會其宗族，盡散家財，與之訣曰：「吾隨軍而去，勝則威無不加，敗則一身不保矣。」眾皆下淚送之。

紹遣大將顏良作先鋒，進攻白馬。沮授諫曰：「顏良性狹，雖驍勇，不可獨任。」紹曰：「吾之上將，非汝等可料。」大軍進發，至

黎陽，東郡太守劉延告急許昌。曹操急議與兵抵敵。關公聞知，遂入相府見操曰：「聞丞相起兵，某願為前部。」操曰：「未敢煩將軍，早晚有事，當來相請。」關公乃退。操引兵十五萬，分三路而行。

於路又連接劉延告急文書，操先提五萬軍親臨白馬，轟土山，劉

延遂望山前平川曠野之地，顏良前部精兵十萬，排成陣勢。操駭然回顧，呂布督將宋憲曰：「吾聞汝乃呂布部下猛將，今可與顏良一戰。」

宋憲領諸練騎上馬，直出陣前。顏良橫刀立馬於門旗下，見

宋憲馬至，良大喝一聲，縱馬來迎。戰不三合，手起刀落，斬宋憲於陣前。曹操大驚曰：「真勇將也。」魏續曰：「殺我同伴，願去報讎。」操許之。縱上馬持矛，徑出陣前，大罵顏良。良更不打話，交馬一合，照頭一刀，劈魏續於馬下。操曰：「今誰當之？」徐晃應聲而出，與顏良戰二十合，敗歸本陣。諸將慄然。曹操收軍，良亦引軍退去。

操見連折二將，心中憂悶。程昱曰：「某舉一人可敵顏良。」操問是誰，昱曰：「非關公不可。」操曰：「吾恐他立了功便去。」

昱曰：「劉備若在，必投袁紹，今若使雲長破袁紹之兵，紹必疑劉備而殺之矣。備既死，雲長又安往乎？」操大喜，遂差人去請關公。

關公即入辭二嫂，二嫂曰：「叔今此去，可打聽皇叔消息。」

關公領諾而出，提青龍刀，上赤兔馬，引從者數人，直至白馬。

來見曹操。操敘說顏良連誅二將，勇不可當，特請雲長商議。關公曰：「容某觀之。」操置酒相待。忽報顏良搦戰，操引關公上山。

觀看。操與關公坐，諸將環立。曹操指山下顏良排的陣勢，旗幟鮮明，鎗刀森布，嚴整有威，乃謂關公曰：「河北人馬，如此雄壯。」關

公曰：「以吾觀之，如土雞瓦犬耳。」操又指曰：「塵蓋之下，綉袍

金甲，持刀立馬者，乃顏良也。」關公舉目一望，謂操曰：「吾觀顏良，如插標賣首耳。」操曰：「未可輕視。」關公起身曰：「某雖不才，願去萬軍中取其首級，來獻丞相。」張遼曰：「軍中無戲言，雲

長不可忽也。」



關公奮然上馬，倒提青龍刀，跑下山來，腹目圓睜，鬚眉直豎，直衝敵陣。河北軍如波開浪裂，關公徑奔顏良。顏良正在廳蓋下，見關公衝來，方欲回時，關公赤馬快，早已跑到面前。顏良措手不及，被雲長手起一刀，刺於馬下。忽地下馬，割了顏良首級，拴於馬項之下。飛身上馬，提刀出陣，如入無人之境。河北兵將大驚，不敢自亂。曹軍乘勢攻擊死者不可勝數。馬匹器械，搶奪極多。關公縱馬上山，衆將盡皆稱賀。公獻首級於操前，操曰：「將軍真神人也。」關公曰：「其何足道哉！吾弟張翼，德於百萬軍中，取上將之頭，如探囊取物耳。」操大驚，回顧左右曰：「今後如遇張翼，德不

### 第二十六回 袁本初敗兵折將

却說袁紹欲斬文德，文德從容進曰：「明公只聽一兩之詞，而絕向日之清耶？備自徐州失散，二弟雲長未知存否，天下同貌者不少，豈亦面長類之人，即爲爾某也。明公何不察之？」袁紹是個沒主張的人，聞文德之言，責沮授曰：「誤聽汝言，險殺好人。」遂仍請文德上帳坐，議報顏良之讎。帳下一人應聲而進曰：「顏良與我如兄弟，今被曹賊所殺，我安得不洩其恨？」文德視其人，身長八尺，面如鰲豸，乃河北名將文醜也。袁紹大喜曰：「非汝不能報顏良之讎。」言與十萬軍兵，便渡黃河，追殺曹賊。沮授曰：「不可。今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乃爲上策。若輕渡黃河，諒或有變，衆皆不能還矣。」紹怒曰：「皆是汝等遲緩軍

可輕敵。」令爲於衣袍襟底以證之。

却說顏良敗軍奔回，半路迎見袁紹，報說被赤面長鬚使一刀，勇將匹馬入陣，斬顏良而去。因此大敗。紹驚問曰：「此人是誰？」沮授曰：「此必是劉玄德之弟關雲長也。」紹大怒，指玄德曰：「汝弟斬吾愛將，汝必通謀，留你何用？」喚刀斧手推出玄德斬之。正是：

初見方爲座上客，此日幾同階下囚。  
未知玄德性命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 關雲長掛印封金

心遷延日月，有妨大事，豈不聞「兵貴神速」乎？沮授出數日，「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託疾不出。議事。玄德曰：「備蒙大恩，無可報効，意欲與文將軍同行一著。」明公之德，二者就探雲長的實信。」紹喜，喚文醜與玄德同領前部。文醜曰：「劉玄德屢敗之將，於軍不利。既主公要他去時，某分三萬軍，教他爲後部。」於是文醜自領七萬軍先行，令玄德引三萬軍隨後。

且說曹操見雲長斬了顏良，倍加欽敬，表奏朝廷，封雲長爲漢壽亭侯。鑄印送關公。忽報袁紹又使大將文醜渡黃河，已據延津之上。操乃先使人移徙居民於西河，然後自領兵迎之。傳下將

令以後軍爲前軍，以前軍爲後軍，糧草先行，軍兵在後。呂虔曰：「糧草在先，軍兵在後，何意也？」操曰：「糧草在後，多被標掠，故令在前。」虔曰：「倘遇敵軍，如之奈何？」操曰：「且待敵軍到時，却又理會。」

虔心疑未決。操令糧食輜重，沿河運至延津。操在後軍，聽得前軍發喊，急教人看時，報說：「河北大將文醜兵至，我軍皆棄糧草，四散奔走。後軍又追，特知之何？」操以鞭指南阜曰：「此可暫避。」人馬急奔土阜。操令軍士皆解衣卸甲，少歇，盡放其馬。文醜軍奔至，操將曰：「禍至矣！可急收馬匹，退回白馬。」備做急止之曰：「此正可以餌敵，何故反退？」操急以目視備，做而笑。備知其意，不復言。

文醜軍既得糧草車仗，又來追馬。軍士不依隊伍，自相雜亂。曹操却令軍將一齊下土阜擊之。文醜軍大亂。曹兵圍裏將來，文醜挺身獨戰，軍士自相踐踏。文醜止退不住，只得棄馬回走。操在土阜上指曰：「文醜爲河北名將，誰可擒之？」張遼徐晃從馬齊出，大叫：「文醜休走！」文醜回頭見二將趕上，遂按住鐵鎗，拈弓往箭，正射張遼。徐晃大叫：「取將休放箭！」張遼低頭急躲，一箭射中頭盔，將鎗鏢射去。遼奮力再趕，坐下戰馬又被文醜一箭射中面頰。那馬跪倒前蹄，張遼落地。

文醜回馬復來，徐晃急輪大斧，截住廝殺。只見文醜後面草馬奔到，晃料敵不過，撥馬而回。文醜沿河趕來，忽見十餘騎馬旗

號關公，一將當頭挺刀騎馬而來，方纔長也。關公快趕，與文醜交馬，戰不三合，文醜心慌，撥馬遶河而走。關公馬快趕上，文醜腦後一刀，將文醜斬下馬來。曹操在土阜上見關公砍了文醜，大驢人馬掩殺河北軍大半，落水盡草馬匹，仍被曹操奪回。

雲長引數騎東面圍突，正殺之間，劉玄德領三萬軍隨後到。前面哨馬探知報與玄德云：「今番又是紅面長髯的斬了文醜。」玄德慌忙驟馬來看，隨河望見一簇人馬往來如飛，旗上寫着「漢壽亭侯關雲長」七字。玄德暗謝天地曰：「原來吾弟果然在曹操處。」欲待招呼相見，被曹兵大隊擁來，只得收兵回去。袁紹接應至官渡，下定寨柵。郭圖、宦配入見袁紹，說：「今番又是關某殺了文醜，劉備伴推不知。」袁紹大怒，罵曰：「大耳賊焉敢如此！」

少頃，玄德至，紹令推出斬之。玄德曰：「某有何罪？」紹曰：「你故使汝弟又壞我一員大將，如何無罪？」玄德曰：「容伸一言而死。曹操素忌備，今知備在明公處，恐備助公，故特使雲長謀殺二將。公知必怒，此借公之手以殺劉備也。願明公思之。」袁紹曰：「玄德之言是也。汝等幾使我受害賢之名。」喝退左右，請玄德上帳而坐。

玄德許曰：「荷明公寬大之恩，無可補報，欲令一心腹人持密書去見雲長，使知劉備消息，彼必星夜來到，輔佐明公，共誅曹操，以報誦良文醜之讎，若何？」袁紹大喜曰：「吾得雲長，勝顏良。」

文誠十倍也。玄德修下書，令人送去，細令退軍。武陽連營數十里，接兵不動。操乃復更發糧，領兵守住官渡隘口。自己班師回許都。大宴衆官，賀雲長之功。因謂呂虔曰：「昔日吾以糧草在前者，乃解敵之計也。惟荀公達知吾心耳。」衆皆歎服。

正飲宴間，忽報：「汝南有黃巾劉辟、鄧都，甚是猖獗。曹洪果戰不利，乞遣兵救之。」雲長聞言，進曰：「關某願施大馬之勞，破汝南賊寇。」操曰：「雲長建立大功，未曾重酬，豈可復勞征進？」公曰：「關某久聞必生疾病。」曹操壯之，點兵五萬，使于禁、樂進爲副將，次日便行。荀彧密謂操曰：「雲長常有歸劉之心，倘知消息，必去，不可頻令出征。」操曰：「今次取功，吾不復救臨敵矣。」

且說雲長領兵將近汝南，宿作營寨。當夜營外，拿了兩個細作人來，去長視之，內中認得一人，乃孫乾也。關公叱退左右，問乾曰：「公自潰散之後，一向蹤跡不聞，今何爲在此處？」乾曰：「某自逃難，飄泊汝南，幸得劉辟收容，今將軍爲何在曹操處未識甘羅二夫人無恙否？」

關公因將上項事，細說一遍。乾曰：「近聞玄德公在冀州處，欲往投之，未得其便。今劉、關二人歸順袁紹，相助攻曹，今幸得將軍到此，因特令小軍引路，某爲細作來報將軍。來日二人當虛敗一陣，公可速引二夫人投冀州處，與玄德公相見。」關公曰：「既見在冀州處，吾必星夜而往。但恨吾斬紹二將，恐今事變矣。」乾曰：「吾當先往探彼虛實，再來報將軍。」公曰：「吾見兄長一面，

雖萬死不辭，今回許昌，便辭曹操也。」當夜密送孫乾去了。

次日，關公引兵出，關公被挂出陣。關公曰：「汝等何故可反朝廷？」鄧曰：「汝乃背主之人，何反責我？」關公曰：「我爲何背主？」鄧曰：「劉玄德在冀本初處，汝却從曹操何也？」關公更不打話，拍馬舞刀向前，關公趕上，鄧回身告關公曰：「故主之恩，不可忘也。公當速進，我讓汝南。」關公會意，驅軍掩殺，劉、鄧二人作醜，四散去了。雲長奪得州縣，安民已定，班師回許昌。曹操出郭迎接，賞勞軍士。

宴罷，雲長回家，參拜二嫂於門外。甘夫人曰：「叔叔兩番出軍，可知皇叔音信否？」公答曰：「未也。」關公退，二夫人於門內痛哭曰：「想皇叔休矣，二叔恐我姊妹煩惱，故隱而不言。」

正哭間，有一隨行老軍，聽得哭聲不絕，於門外告曰：「夫人休哭。主人現在河北冀州處。」夫人曰：「汝何由知之？」軍曰：「跟關將軍出，征有人在陣上說來。」夫人急召雲長責之曰：「皇叔未嘗負汝，汝今受曹操之恩，頓忘舊日之義，不以實情告我，何也？」關公頓首曰：「兄今委質在河北，未敢教嫂嫂知者，恐有漏洩也。事須緩圖，不可欲速。」甘夫人曰：「叔宜上緊。」公退，盡思去計，坐立不安。原來于禁探知，劉備在河北報與曹操，操令張遼來探關公意。

關公正悶坐，張遼入賀曰：「聞兄在陣上，知玄德音信，特來賀喜。」關公曰：「故主雖在，未得一見，何喜之有？」遼曰：「兄與

玄德交，比弟與兄交何如？」公曰：「我與兄，朋友之交也；我與玄  
德是朋友而兄弟，兄弟而又君臣也。豈可共論乎？」遼曰：「今玄  
德在河北，兄往從否？」關公曰：「昔日之言，安肯背之。文遠須為  
我致意丞相。」張遼將關公之言，回告曹操。操曰：「吾自有計留  
之。」

且說關公正尋思間，忽報有故人相訪。及請入，却不相識。關  
公問曰：「公何人也？」答曰：「某乃袁紹部下南陽陳震也。」關  
公大驚，急退左右，問曰：「先生此來，必有所為。」震出書一紙，遞  
與關公視之，乃玄德書也。其略云：

備與足下，自桃園締盟，誓以同死，今何中道相違，割恩  
斷義，君必欲取功名，圖富貴，願獻備首級，以成全功，書不  
盡言，死待來命。

關公看書畢，大哭曰：「我非不欲尋兄，奈不知所在也。安肯  
圖富貴而背舊盟乎？」震曰：「玄德望公甚切，公既不背舊盟，宜  
速往見。」關公曰：「人生天地間，無終始者非君子也。吾來時明  
白，去時不可不明白。吾今作書，煩公先達知兄長，容某辭却曹操，  
率二嫂來相見。」震曰：「倘曹操不允，為之奈何？」公曰：「吾寧  
死，豈肯留於此！」震曰：「公速作回書，免致劉使君懸望。」關公  
寫書答云：

高堂不負心，忠不顧死。羽自幼讀書，粗知禮義，豈  
角哀左伯桃之事，未嘗不三歎而流涕也。前守下邳，無

積粟，外無援兵，欲即効死，奈有二嫂之重，未敢斷首捐軀，  
致負所託，故爾暫且羈身，冀圖後會。近至汝南，方知兄信，  
即當面辭曹操，率二嫂歸，羽但懷異心，神人共戮，披肝瀝  
胆，筆楮難窮。瞻拜有期，伏惟照鑒。

陳震得書，自回。關公入內，告知二嫂，隨即至相府，拜辭曹操。  
操知來意，乃懸迴避牌於門。關公快然而回，命舊日跟隨人役，收  
拾車馬，早晚伺候，分付宅中所有原賜之物，盡皆留下，分毫不可  
帶去。次日再往相府辭謝，門首又挂迴避牌。關公一連去了數次，  
皆不得見，乃往張遼家相探，欲言其事，遂亦託疾不出。關公思曰：  
「此曹操不肯容我去之意。我去志已決，豈可復留？」即寫書一封，  
辭謝曹操。書略曰：

羽少事皇叔，誓同生死。皇天后土，聞斯言。前者下邳  
失守，所請三事，已蒙恩諾。今探知故主現在袁紹軍中，回  
思昔日之盟，豈容違背？新恩雖厚，舊義難忘。茲特奉書告  
辭，伏惟照察。其有餘恩，未報，願以俟之。異日。

寫畢，封固。差人去相府投遞。一面將累次所受金銀，一一封  
置庫中，懸漢壽亭侯印於堂上，請二夫人上車。關公上赤兔馬，手  
提青龍刀，率領舊日跟隨人役，護送車仗，逕出北門。門吏擋之，關  
公怒目橫刀，大喝一聲，門吏皆退避。關公既出門，謂從者曰：「汝  
等護送車仗先行，但有追趕者，吾自當之，勿得驚動二位夫人。」  
從者推車，望官道進發。

却說曹操正論關公之事未定，左右報關公書，操即看畢，大驚曰：「雲長去矣！」忽北門守將飛報：「關公奪門而去，車仗鞍馬二十餘人，皆望北行。」又關公宅中人來報說：「關公盡封所賜金銀等物，美女十人，另居內室，其漢壽亭侯印懸於堂上，丞相所撥人役皆不帶去，只帶原跟從人及隨身行李，出北門去了。」

### 第二十七回 美髯公千里走單騎

却說曹操部下諸將，中自張遼而外，只有徐晃與雲長交厚，其餘亦皆敬服，獨蔡陽不服關公，故今日聞其去，欲往追之。操曰：「不忘故主，來去明白，真丈夫也。汝等皆當效之。」遂叱退蔡陽，不令去。程昱曰：「丞相待關某甚厚，今彼不辭而去，亂言片語，冒洩鈞威，其罪大矣。若縱之使歸，甚恐是與虎添翼也。不若追而殺之，以絕後患。」

操曰：「吾昔已許之，豈可失信？彼各爲其主，勿追也。」因謂張遼曰：「雲長封金掛印，財賄不足以動其心，爵祿不足以移其志，此等人若深敬之，想他去此不遠，我一發結識他，做個人情。汝可先去請住他，待我與他送行，更以路費征袍贈之，使爲後日記念。」張遼領命，單騎先往曹操引數十騎隨後而來。

却說張長所騎赤兔馬，日行千里，本是趕不上，因欲護送車仗，不敢縱馬，按轡徐行。忽聽背後有人大叫：「雲長且慢行！回頭視之，見張遼拍馬而至。關公勒車仗從人，只管望大路察行，自

一衆將愕然，一將挺身出曰：「丞相將鐵騎三千，去生擒關某，獻與丞相。」衆視之，乃將軍蔡陽也。正是：欲離萬丈蛟龍穴，又遇三千狼虎兵。

蔡陽要趕關公，畢竟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 漢壽侯五關斬六將

已勒住赤兔馬，按定青龍刀，關曰：「文遠莫非欲追我回乎？」遂曰：「非也。丞相知兄遠行，欲來相送，特先使我請住合駕，別無他意。」關公曰：「便是。丞相鐵騎來，吾願決一死戰。」遂立馬於橋上，望之。見曹操引數十騎，飛奔前來，背後乃是許褚、徐晃、于禁、李典之衆。

操見關公橫刀立馬於橋上，令諸將勒住馬匹，左右排開。關公見衆人手中皆無軍器，方始放心。操曰：「雲長行何太速！關公於馬上欠身答曰：『關某前曾稟過丞相，今故主在河北，不由某不念去。累次造府，不得參見，故拜書告辭，封金掛印，納還丞相。望丞相勿忘昔日之言。』」操曰：「吾欲取信於天下，安肯有負前言？恐將軍途中乏用，特以路資相送。」一將便從馬上託過黃金一盤。

關公曰：「累蒙恩賜，尚有餘資，留此黃金以賞將士。」操曰：「特以少酬大功於萬一，何必推辭！」關公曰：「區區微勞，何足

曹操曰：「雲長天下義士，恨吾福薄，不得相留。錦袍一領，略表寸心。」令一將下馬，雙手捧袍過來。雲長恐有他變，不敢下馬，用背龍刀尖挑錦袍披於身上，勒馬回頭稱謝曰：「蒙丞相賜袍，異日更得相會。」遂下橋望北而去。

許都曰：「此人無禮大甚，何不擒之？」操曰：「彼一人一騎，豈數十餘人安得不疑吾言，既出不可追也。」曹操自引眾將回城，於路歎恨雲長不已。

不說曹操自回，且說關公來追車仗，約行三十里，却只不見雲長。心慌繞馬四下尋之，忽見山頭一人高叫：「關將軍且住！」雲長舉目視之，只見一少年黃巾錦衣，持鎗跨馬，馬項下懸着首級一顆，引百餘步卒，飛奔前來。公問曰：「汝何人也？」

少年棄鎗下馬，拜伏於地。雲長恐是詐勸，馬持刀問曰：「壯士，願通姓名。」答曰：「吾本襄陽人，姓廖，名化，字元儉。因世亂流落江湖，聚眾五百餘人，却掠為生，恰纔同伴杜遠下山巡哨，誤將兩夫人劫掠上山。吾聞從者，知是大漢劉皇叔夫人，且聞將軍護送在此，吾即欲下山來，杜遠出言不遜，被某殺死。今獻頭將與軍請罪。」關公曰：「二夫人何在？」化曰：「現在山中。」關公發誓取下山。

不移時，百餘人簇擁車仗前來。關公下馬停刀，又手於車前問候曰：「二嫂受驚否？」二夫人曰：「若非將軍軍保，全已被杜遠所奪。」關公問左右曰：「廖化怎生救夫人？」左右曰：「杜遠

每上山去，就要與廖化各分一人為妻，廖化問起根由，好生拜敬。杜遠不從，已被廖化殺了。」關公聽言，乃拜謝廖化，廖化欲以部下人送關公。關公恐思此人終是黃巾餘黨，未可作伴，乃謝却之。廖化又拜送金帛，關公亦不受。廖化拜別，自引人伴投山谷中去了。

雲長將曹操贈袍事，告知二嫂，催車仗前行。至天晚，投一村莊安歇。莊主出迎，鬚髮皆白，問曰：「將軍姓名甚名誰？」關公旌禮曰：「吾乃劉玄德之弟關某也。」老人曰：「莫非斬顏良文醜的關公否？」公曰：「便是。」老人大喜，便請入莊。關公曰：「車上還有二位夫人。」老人便喚妻女出迎。

二夫人至草堂上，關公又手立於二夫人之側。老人請公坐，公曰：「尊嫂在上，安敢就坐？」老人乃令妻次請二夫人入內室，款待。自於草堂款待關公。關公問老人姓名，老人曰：「吾姓胡名華，桓帝時曾為議郎，致仕歸鄉。今有小兒胡華在彘陽太守王植部下為從事。將軍若從此過，請一書寄與小兒。」

關公允諾。次日早曉，畢請二嫂上車，取了胡華書信，相別而行，取路投洛陽來。前至一關，名東嶺關，把關將姓孔名秀，引五百軍兵在嶺上把守。當日關公押車仗上嶽，軍士報知孔秀，秀出關來迎。關公下馬，與孔秀施禮。秀曰：「將軍何往？」公曰：「某辭丞相特往河北尋兄。」秀曰：「河北袁紹正是丞相對頭，將軍此去，必有丞相文憑。」公曰：「因行期慌迫，不曾討得。」秀曰：「護無

文慰待我差人莫過丞相方可放行。關公曰：「待去裏時，須誤了我行程。」秀曰：「法度所拘，不得不如此。」關公曰：「汝不容我過關乎？」秀曰：「汝要過去，留下老小為質。」

關公大怒，舉刀就殺孔秀。秀退入廟去，鳴鼓聚軍，披掛上馬，殺下關來。大罵曰：「汝敢過去麼？」關公約退軍仗，縱馬提刀，竟不打話，直取孔秀。挺鎗來迎，兩馬相交，只一合，關刀起處，孔秀屍橫馬下。衆軍便走。關公曰：「軍士休走，吾殺孔秀不得已也，與汝等無干。借汝衆軍之口，傳語曹丞相，言孔秀欲害我，我故殺之。」

衆軍俱拜於馬前。關公即請二夫人車仗出關，望洛陽進發。早有軍士報知洛陽太守韓福。韓福急聚衆將商議，牙將孟坦曰：「既無丞相文憑，即係私行，若不阻擋，必有罪責。」韓福曰：「關公猛勇，顏良文醜，俱為所殺，今不可力敵，只須設計擒之。」孟坦曰：「吾有一計，先將鹿角攔定關口，待他到時，小將引兵和他交鋒，伴取誘他來追，公可用暗箭射之。若關某墜馬，即擒解許都，必得重賞。」

商議停當，大將關公車仗已到。韓福聲言，插箭引一千人馬，排列關口，問：「來者何人？」關公馬上欠身言曰：「吾漢壽亭侯關某，敢借過路。」韓福曰：「有曹丞相文憑否？」關公曰：「事冗不會討得。」韓福曰：「吾奉丞相鈞命，鎮守此地，專一盤詰往來奸細，若無文憑，即係逃竄。」關公怒曰：「東嶺孔秀已被吾殺，汝

亦欲害死耶？」韓福曰：「人與我捨之。」

孟坦出馬，勒緊刀來取關公。關公約退軍仗，拍馬來迎。戰不三合，撥回馬便走。關公趕來，孟坦只指望引誘關公，不想公馬快，早已趕上，只一刀砍為兩段。關公勒馬回來，韓福閃在門首，盡力放了一箭，正射中關公左臂，公用口拔出箭，血流不住。飛馬徑奔韓福，衝散衆軍。韓福急閃不及，關公手起刀落，帶頭運肩，斬於馬下。殺散衆軍，保護車仗。

關公割帛束住箭傷，於路恐人暗算，不敢久住，連夜投沂水。關平把關將乃并州人氏，姓名裏著使流星鱗，原是黃巾餘黨。後投曹操，後來守關。當下聞知關公將到，尋思：「一計就關前鎮國寺中，埋伏下刀斧手二百餘人，誘關公至寺，約擊盡為號，欲圖殺害。」安排已定，出關迎接關公。公見下喜來迎，便下馬相見。喜曰：「將軍名震天下，誰不敬仰。今歸皇叔，足見忠義。」關公許說斬孔秀、韓福之事。下喜曰：「將軍殺之是也。某見丞相代哀哀曲。」關公甚喜，同上馬過了沂水，關到鎮國寺前，下馬。衆僧鳴鐘出迎。原來那鎮國寺乃漢明帝御前香火院，本寺有僧三十餘人，內有一僧，却是關公同鄉人，法名普淨。

當下普淨已知其意，向前與關公問訊，曰：「將軍離蒲東幾年矣？」關公曰：「將及二十年矣。」普淨曰：「還認得貧僧否？」公曰：「離鄉多年，不能相識。」普淨曰：「貧僧家與將軍家只隔一條河。」下喜見普淨放出鄉里之情，恐有走洩，乃叱之曰：「

欲請將軍赴宴汝僧人何得多言」關公曰：「不然，鄉人相遭，安得不敘舊情耶？」

普淨請關公方丈待茶。關公曰：「二位夫人在車上，可先獻茶。」普淨教取茶先奉夫人，然後請關公入方丈。普淨以手舉所佩戒刀，以目視關公。公會意，命左右持刀緊隨。下賓請關公於法堂筵席。關公曰：「卡君請關某，是好奇還是歹意？」下賓未及回答，關公早望見壁衣中有刀斧手，乃大喝下賓曰：「吾以汝為好人，安敢如此！」

下賓知事洩，大叫：「左右下乎！」左右方欲動手，皆被關公拔劍砍之。下賓下堂趨廊而走。關公棄劍執大刀來趕。下賓暗取飛鎗擲打關公，關公用刀隔開鎗，趕將入去。一刀劈下，高為兩段。能即回身來看，一嫂早有軍人圍住，見關公來，四下奔走。關公趕散，關公曰：「若非吾師，已被此賊害矣。」普淨曰：「貧僧此處難容，收拾衣鉢，亦往他處雲游也。後會有期，將軍保重。」

關公稱謝，護送車仗，望茶陽進發。張陽太守王植，却與韓福是兩親家，聞得關公殺了韓福，商議欲暗害關公，乃使人守住關口。待關公到時，王植出關，含笑相迎。關公訴說尋兄之事。植曰：「將軍於路驅馳，夫人車上勞困，且請入城，館驛中暫歇一宵，來日登途未遲。」

關公見王植寬甚殷勤，遂請一嫂入城。館驛中皆鋪陳了當。王植請公赴宴，公辭不往。植使人送筵席至館驛，關公因於路辛

苦，請一嫂晚睡，就正房歇定，令從者各自安歇。飽睡，馬匹，關公亦解甲休息。

却說王植密喚從事胡班，聽令曰：「關某肯相而送，又殺路殺太守，并守關將校，死罪不輕。此人勇武難敵，汝今晚點一千軍圍住館驛，一人一個火把，待三更時分，一齊放火，不問是誰，盡皆燒死。吾亦自引軍接應。」胡班領命，便點起軍士，密將乾柴引火之物，搬於館驛門首，約時舉事。胡班尋思：「我久聞關雲長之名，不識如何模樣，試往窺之。」乃至驛中問驛吏曰：「關將軍在何處？」答曰：「正廳上觀書者是也。」

胡班潛至廳前，見關公左手綽髯，於燈下凭几看書。班見了，失聲歎曰：「真天人也！」公問何人，胡班入拜曰：「蔡陽太守部下從事胡班。」關公曰：「莫非許都城外胡華之子否？」班曰：「然也。」公喚從者於行李中取書付班，班看畢，歎曰：「險些誤殺忠良。」遂密告曰：「王植心懷不仁，欲害將軍，暗令人四面圍住館驛，約於三更放火。今某當先去開了城門，將軍急收拾出城。」

關公大驚，忙披挂提刀上馬，請二嫂上車，盡出館驛。果見軍士各執火把，圍候關公。急來到城邊，只見城門已開。關公催車仗急急出城。胡班還去放火。關公行不到數里，背後火把照耀，人馬趕來。當先王植大叫：「關某休走！」關公勒馬，大罵：「匹夫！我與你無嫌，如何令人放火燒我？」王植拍馬挺鎗，徑奔關公。被關公攔腰一刀，砍為兩段。人馬都散。關公催車仗速行於路，聽胡班



不已

行至滑州界首有人報與劉延延引數十騎出郭而迎關公  
馬上欠身而言曰「太守別來無恙」延曰「公今欲何往」公  
曰「辭了丞相去尋家兄」延曰「玄德在袁紹處紹乃丞相驛  
人如何容公去」公曰「昔日曾言定來」延曰「今黃河渡口  
關隘夏侯惇部將秦琪據守恐不容將軍過渡」公曰「太守應  
付船隻若何」延曰「船隻雖有不敢應付」公曰「我前者誅  
顏良文醜亦曾與足下解厄今日求一渡船而不與何也」延曰  
「只恐夏侯惇知之必然罪我」

關公知劉延延無用之人遂自備車仗前進到黃河渡口秦琪  
引軍出問來者何人關公曰「漢壽亭侯關某也」琪曰「今欲  
何往」關公曰「欲投河北去尋兄長劉玄德故來借渡」琪曰  
「丞相公文何在」公曰「吾不受丞相節制有甚公文」琪曰  
「吾奉夏侯將軍令把守關隘你便插翅也飛不過去」關公  
大怒曰「你知我於路斬幾擱截者乎」琪曰「你只殺得無名  
下將敢殺我麼」關公怒曰「汝比顏良文醜若何」  
秦琪大怒縱馬提刀直取關公二馬相交只一合關公刀起  
秦琪頭落關公曰「當吾者已死餘人不必驚走速備船隻送我  
渡河」軍士急撐舟傍岸關公請二嫂上船渡河渡過黃河便是  
袁紹地方關公所歷關隘五處斬將六員後人有詩歎曰

掛印封金辭漢相尋兄遙望遠途還馬嘶赤兔行千里

刀偃青龍出五關忠義慨然冲宇宙英雄從此震江山獨  
行斬將應無敵今古留題翰墨間

關公於馬上自歎曰「吾非欲沿途殺人奈事不得已也曹  
公知之必以我為負恩之人矣」正行間忽見一騎自北而來大  
叫「雲長少住」關公勒馬視之乃孫乾也關公曰「自汝南相  
別一向消息若何」

乾曰「劉辟魏都自將軍回兵之後復惹了汝南遣某往河  
北結好袁紹請玄德同謀破曹之計不想河北將士各相妒忌田  
豐尚因獄中沮授難退不用審配郭圖各自爭權袁紹多疑主持  
不定某與劉皇叔商議先求脫身之計今皇叔已往汝南會合劉  
辟去了恐將軍不知反到袁紹處或為所害特遣某於路迎接將  
來幸於此得見將軍可速往汝南與皇叔相會」

關公教孫乾拜見夫人夫人問其動靜孫乾備說「袁紹二  
次欲斬皇叔今幸脫身往汝南去了夫人可與皇叔此處相會」  
二夫人皆掩面垂淚關公依言不投河北去徑取汝南來

正行之間背後塵埃起處一彪人馬趕來當先夏侯惇大叫  
「關某休走」正是

六將阻關徒受死一軍鬪路復爭鋒  
畢竟關公怎生脫身且聽下文分解

蔡疑

第二十八回 斬蔡陽兄弟釋疑

會古城主臣聚義

却說關公同孫乾保二嫂向汝南進發，不想夏侯惇領二百餘騎，從後追來。孫乾保車仗前行，關公同身勒馬，按刀問曰：「汝來趕我，有失丞相大度。」夏侯惇曰：「丞相無明文傳報，汝於路殺人，又斬吾部將，無禮太甚。我特來擒你，獻與丞相殺。」

言訖，便拍馬挺鎗欲躍。只見後面一騎飛來，大叫：「不可與雲長交戰。」關公按營不動，來使於懷中取出公文，謂夏侯惇曰：「丞相教愛將軍忠義，恐於路關隘攔截，故遣某特齎公文，通行諸處。」惇曰：「關某於路殺把關將士，丞相知否？」來使曰：「此却未知。」惇曰：「我只活捉他去，見丞相，待丞相自放他。」關公怒曰：「吾豈聽汝等拍馬持刀，直取夏侯惇，惇挺鎗來迎。」

兩馬相交，戰不十合，忽又一騎飛至，大叫：「二將軍少歇。」惇鎗問來使曰：「丞相叫擒關某乎？」使者曰：「非也。丞相恐守關諸將阻攔將軍，故又差某馳公文來放行。」惇曰：「丞相知其於路殺人否？」使答曰：「未知。」惇曰：「既未知其殺人，不可放去。」指鎗手下軍士，將關公圍住，關公大怒，揮刀迎戰。

兩個正欲交鋒，背後二人乘馬而來，大叫：「雲長，元讓休得爭戰。」眾視之，乃張遼也。二人各勒住馬，張遼近前，謂曰：「奉丞相鈞旨，因聞知雲長斬殺將士，恐於路有限，特差我傳諭各處關隘，任便放行。」惇曰：「秦琪是蔡陽之甥，他將秦琪托付我處，今

被關某所殺，怎肯干休。」遼曰：「我見蔡將軍，自有分解。既丞相大度，教放雲長去，公等不可廢丞相之意。」夏侯惇只得將軍馬約退。遼曰：「雲長今欲何往？」關公曰：「聞兄長又不在袁紹處，吾今將過天下尋之。」遼曰：「既未知其下落，且再回見丞相，若何？」關公笑曰：「安有是理。文遠河見丞相，幸為謝罪。」說畢，與張遼拱手而別。

於是張遼與夏侯惇領兵自回。關公趕上車仗，與孫乾說知此事。二人並馬而行，行了數日，忽值大雨滂沱，行裝盡濕。遙望山崗邊有一所莊院，關公引着車仗，到彼借宿。莊內一老人出迎，關公具言來意。老人曰：「某姓郭名常，世居於此。久聞大名，幸得瞻拜。」遂宰羊置酒，相待請二夫人於後堂暫歇，郭常陪關公孫乾於前堂飲宴，一邊烘焙行李，一邊喂養馬匹。

至黃昏時候，忽見一少年，引數人入莊，徑上草堂。郭常喚曰：「吾兒來拜將軍。」因謂關公曰：「此醜男也。」關公問何來，常曰：「射獵方回。」少年見過關公，即下堂去了。常流淚言曰：「老夫耕讀傳家，止生此子，不務本業，惟以遊獵為事，是家門不幸也。」關公曰：「方今亂世，若武藝精熟，亦可以取功名，何云不幸？」常曰：「他若肯習武藝，便是有志之人，今專務遊蕩，無所不為，老夫所以憂耳。」

關公亦為歎息。至更深，郭常辭出。關公與孫乾方欲就寢，忽聞後院馬嘶人叫。關公急喚從人，却都不應，乃與孫乾提劍往視之。只見郭常之子倒在地上，叫喚從人，正與莊客廝打。公問其故，從人曰：「此人來送赤兔馬，被馬踢倒，我等聞叫喚之聲，起來巡看，莊客們反來廝打。」公怒曰：「鼠賊焉敢盜吾馬！」

恰待發作，郭常奔至告曰：「不肖子為此歹事，罪合萬死，奈老妻最憐愛此子，乞將軍仁慈寬恕。」關公曰：「此子人然不肖，雖老翁所言，真一知子莫若父也。我看翁面，且姑恕之。」遂分付從人看好了馬，喝散莊客，與孫乾回草堂歇息。次日郭常夫婦出拜於堂前，謝曰：「天子冒濟虎威，深感將軍恩德。」關公令將出，我以正言救之。常曰：「他於四更時分，又引數個無賴之徒，不知何處去了。」

關公謝別郭常，乘二嫂上車，出了莊院，與孫乾並馬，護衛車仗，取山路而行。不及三十里，只見山背後擁出百餘人，為首兩騎，馬頭面那人，頭戴黃巾，身穿戰袍，後面乃郭常之子也。黃巾者曰：「我乃天公將軍張角部將也，來者快留下赤兔馬，放你過去。」關公大笑曰：「無知狂賊，汝既從張角為盜，亦知劉關張兄弟三人名字否？」黃巾者曰：「我只聞赤面長髯者名關某，却未識其面，汝何人也？」

公乃停刀立馬，解開頸環，出長髯令視之。其人滾鞍下馬，驅車馬相隨，前驅化敘相救。河獨容周倉之眾，我輩

自張角死後，一向無主，嘯聚山林，權於此處藏伏。今早這廝來報，「有一客人，騎一匹千里馬，在我家投宿，特邀某來劫奪此馬，不想却遇將軍。」郭常之子拜伏乞命。關公曰：「吾看汝父之面，聽你性命。」

郭子抱頭鼠竄而去。公謂元紹曰：「汝不識吾面，何以知吾名？」元紹曰：「雖此三千里有，一臥牛山，山上一關西人，姓周名倉，兩臂有千斤之力，板肋虬髯，形容甚偉，原在黃巾張寶部下，為將，張寶死，嘯聚山林，他多曾與某說將軍盛名，恨無門路相見。」關公曰：「綠林中非豪傑，托足之處，公等今後可各去邪歸正，勿自陷其身。」元紹拜謝。

正說話間，遙望一彪人馬來到。元紹曰：「此必周倉也。」關公乃立馬待之，果見一人，黑面長身，持鎗乘馬，引眾而至。見關公驚曰：「此關將軍也。」疾忙下馬，擁伏道旁。曰：「周倉參拜。」關公曰：「壯士何處會識關某來？」倉曰：「舊隨黃巾張獻時，曾識尊顏，恨失身賊黨，不得相隨。今日幸得拜見，願將軍不棄，收為步卒，早晚執鞭隨從，死亦甘心。」公見其意甚誠，乃謂曰：「汝若隨我，汝手不人伴若何？」倉曰：「願從則俱從，不願從者，聽之可也。」

於是眾人皆曰：「願從。」關公乃下馬，至車前，稟問二嫂。甘夫大曰：「叔叔自離許都，於路獨行至此，經過多少艱難，未嘗要軍馬相隨，前驅化敘相救。」

女流洩見，叔自斟酌。公曰：「嫂嫂之言是也。」遂謂周倉曰：「非爾謀，寡婦素不夫人不從。汝等且回山中，待我尋覓兄長，必來相招。」周倉頓首告曰：「倉乃一粗莽之夫，失身為盜，今遇將軍，如重見天日，豈忍復錯過？若以衆人相逼爲不便，可令其盡跟裴元紹去。倉隻身步行，跟隨將軍，雖萬里不辭也。」關公再以此言告二嫂。甘夫人曰：「二人相從，無妨於事。」公乃令周倉撥人伴，隨裴元紹去。元紹曰：「我亦願隨關將軍。」周倉曰：「汝若去時，人伴皆散，且當權時統領我隨關將軍去，但有住鄉處便來取你。」

元紹爽快，而別周倉，跟着關公，往汝南進發。行了數日，遙見一處山城，公問土人：「此何處也？」土人曰：「此名古城，數月前有一將軍，姓張名飛，引數十騎到此，將縣官逐去，占住古城，招軍買馬，積草屯糧。今現有三五千人馬，四邊無人敢敵。」關公喜曰：「吾弟自徐州失散，一向不知下落，誰想却在此。」乃令孫乾先入城通報，教來迎接二嫂。

却說張飛在芒碭山中，住了月餘，因出外探聽玄德消息，偶過古城，入縣借糧。縣官不肯飛，因就逐去縣官，奪了縣印，占住城池，糧且安身。當日孫乾領關公命，入城見飛，施禮畢，具言「玄德離了雲絡處，投汝南去了。今雲長直從許都送二位夫人至此，諸將軍出迎。」

張飛聽罷，更不回答，隨即披挂持矛上馬，引一千餘人，逕出

城門。孫乾驚訝，又不敢問，只得隨出城來。關公望見張飛到來，幸不自勝，付刀與周倉接了拍馬來迎。只見張飛圓睜環眼，倒豎虎鬚，聲如雷，揮矛向關公便搦。關公大驚，連忙閃過，便叫「賢弟何故如此？莫忘了桃園結義耶？」飛喝曰：「你既無義，有何面目來與我相見？」關公曰：「我如何無義？」飛曰：「你背了兄長，降了曹操，封侯賜爵，今又來賺我，我今與你併個死活。」關公曰：「你原來不知我也難說。現放着二位嫂嫂在此，賢弟請自問。」

二夫人聽得揭簾而呼曰：「三叔何故如此？」飛曰：「嫂嫂住羞，且看我殺了負義的人，然後請嫂嫂入城。」甘夫人曰：「二叔因不知你等下落，故暫時棲身曹氏。今知你哥哥在汝南，特不避險阻，送我們到此。三叔休錯見了。」糜夫人曰：「二叔向在許都，大丈夫豈有專二主之理？」關公曰：「賢弟休屈了我。」孫乾曰：「雲長特來請將軍。」飛喝曰：「如何他也胡說他那裏有好心，必是來捉我。」關公曰：「我若捉你，須帶軍馬來。」飛把手指曰：「兀的不是軍馬來也。」

關公回顧，果見塵埃起處，一彪人馬來到。風吹旗號，正是曹軍。張飛大怒曰：「今還敢支吾麼？」挺丈八蛇矛，便搦將來。關公急止之曰：「賢弟且住，你看我斬此來將，以表我真心。」飛曰：「你果有真心，我這三通鼓罷，便要你斬來將。」關公應諾。須臾曹軍至，爲首一將，乃是蔡陽，挺刀縱馬大喝曰：「你娶

晉外甥秦瑛却原來逃在此吾奉丞相命特來拿你。關公更不  
打話，舉刀便砍。張飛親自搦鼓，只見一通鼓未盡，關公刀起處，秦  
瑛頭已落地。衆軍士俱走。關公活捉執事，認旗的小卒過來，問取來  
由。小卒告說：「蔡陽聞將軍殺了他外甥，十分忿怒，要來河北與  
將軍交戰。丞相不肯，因差他往汝南攻劉辟。不想在這裏遇着將  
軍。」關公聞言，教去張飛前告說其事。飛將關公在許都時，詳細  
問小卒。小卒從頭至尾說了一遍。飛方纔信。

正說間，忽城中軍士來報：「城南門外有十數騎來的甚緊，  
不知是誰人。」張飛心中疑慮，便飄出南門看時，果見十數騎輕  
弓短箭而來。見了張飛，滾鞍下馬，視之，乃糜竺弟也。飛亦下馬  
相見。竺曰：「自徐州失散，我兄弟二入逃難回鄉，使人遠近打聽，  
知雲長降了曹操，主公在於河北，又聞簡雍亦投河北去了，只不  
知將軍在此。昨於路上遇見一夥客人說：『有一姓張的將軍，如  
此模樣，今據古城。』我兄弟度量，必是將軍，故來尋訪，幸得相見。」  
飛曰：「雲長兄與孫乾送二嫂方到，已知晉哥下落。」

上糜大驚，向來見關公并參見二夫人。飛遂迎請二嫂入城，  
空衙中坐定，二夫人訴說關公歷過之事，張飛方纔大哭，參拜雲  
長。二嫂亦俱傷感。張飛亦自訴別後之事，一面設宴賀喜。  
次日，張飛欲與關公同赴汝南，見玄德。關公曰：「賢弟可保  
護二嫂暫住此城，待我與孫乾先去探聽兄長消息。」飛允諾。關  
公與孫乾引數騎奔汝南來，劉辟都接着，關公便問舉叔何在。

劉辟曰：「皇叔到此住了數日，爲見軍少，復往河北。其本初處  
議去了。」關公快快不樂。孫乾曰：「不必憂慮，再苦一番，臨陣仍  
往河北去報知皇叔，同至古城便了。」

關公依言，辭了劉辟，徑回至古城，與張飛說知此事。張飛  
便欲回至河北。關公曰：「有一城，便是我等安身之處，未可輕  
棄。我這與孫乾同往袁紹處，尋兄長，來此相會。賢弟可堅守此  
城。」飛曰：「兄斬他顏良文醜，如何去得？」關公曰：「不妨，我到  
彼當見機而變。」遂喚周倉開曰：「臥牛山裴元紹處，共有多少  
人馬？」倉曰：「約有四百。」關公曰：「我今抄近路去尋兄長，  
汝可往臥牛山招此一枝人馬，從大路接來。」

倉領命而去。關公與孫乾只帶二十餘騎投河北來。將至界  
首，乾曰：「將軍未可輕入，只在此間暫歇，待某先入見皇叔，別作  
商議。」關公依言，先打發孫乾去了。遙望前村有一所莊院，便與  
從人到彼投宿。莊內一老翁攜杖而出，與關公施禮。公具以實告，  
老翁曰：「某亦姓關，名定，久聞大名，幸得瞻謁。」遂命二子出見，  
款留關公，并從人俱留於莊內。

且說孫乾馬入冀州見玄德，具言前事。玄德曰：「簡雍亦  
在此間，可暗請來同議。」少頃，簡雍至，與孫乾相見，畢共議脫身  
之計。雍曰：「主公明日見袁紹，只說要往荊州，說劉表共破曹操，  
便可乘機而去。」玄德曰：「此計大妙，但公能隨我去否？」雍曰：  
「某亦自有脫身之計。」

商議已定次日，玄德入見袁紹，告曰：「劉景升鎮守襄荆九郡，兵精糧足，宜與相約，共攻曹操。」紹曰：「吾嘗使使約之，奈彼不肯相從。」玄德曰：「此人是備同宗，備往說之，必無難阻。」紹曰：「若得劉表，勝劉辟多矣。」遂命玄德行，紹又曰：「近聞劉表長已歸了曹操，欲來河北，吾當殺之，以洩顏良文醜之恨。」玄德曰：「明公前欲用之，吾故忍之。今何又欲殺之耶？」且顏良文醜比之二鹿耳，豈長乃一虎也？夫二鹿而得一虎，何恨之有？」紹笑曰：「吾故愛之，故戲言耳。公可再使人召之，令其速來。」玄德曰：「即遣孫乾往召之可也。」

紹大喜，從之。玄德出，備進曰：「玄德此去，必不回矣。某願與偕往，一則同說劉表，二則監住玄德。」紹然其言，便命備與玄德同行。郭圖諫曰：「劉備前去說劉辟，未見成事，今又使與備同往，荆州必不返矣。」紹曰：「汝勿多疑，備自有見識。」郭圖嘆呀而出。

却說玄德先命孫乾出城，回報關公，一面與備離了袁紹，上馬出城，行至界首，孫乾接應，同往關定莊。上關公迎門接拜，執手啼哭不止。關定領二子拜於草堂之前。玄德問其姓名，關公曰：「此人與弟同姓，有二子，長子關平，學文武，關定曰：『今恨意欲遣次子關平，隨關將軍，未識肯容否？』」玄德曰：「平幾何矣？」定曰：「十八歲矣。」玄德曰：「既長，長者厚意，吾弟倘未有子，今即以賢郎爲子，若何？」關大定喜，便命關平拜關公。

爲父，呼玄德爲伯父。玄德恐袁紹追之，急收拾起行。關平隨着關公一齊起身。關定送了一程，自回。關公教取路往臥牛山來。正行間，忽見周倉引數十人帶信而來。關公問他見了玄德，問其何故受傷。倉曰：「某未至臥牛山之前，先有一將單騎而來，與裴元紹交鋒，只一合，刺死裴元紹，裴數招降人，佔住山寨。周倉到彼，招誘人伴，時止有這幾個過來，餘者俱懼怕，不敢擅離。倉大忿，與那將交戰，被他連勝數次，身中三箭，因此來報主公。」玄德曰：「此人怎生模樣？姓甚名誰？」倉曰：「觀其雄壯，不知姓名。」

於是關公縱馬當先，玄德在後，遙投臥牛山來。周倉在山下叫罵，只見那將全副披挂，持鎗驟馬，引山下山。玄德早揮鞭出馬，大叫曰：「來者莫非子龍否？」那將見了玄德，滾鞍下馬，拜伏道：「原來果然是趙子龍，玄德公，俱下馬相見，問其何由至此。」玄德曰：「雲自別後，不想公孫變不聽人言，以致兵敗自焚。袁紹屢次招雲，雲想紹亦非用人之人，因此未往。後欲至徐州投奔君父，聞徐州太守雲長已歸曹操，使君又在袁紹處，雲長欲來相投，只恐袁紹見怪，四海飄零，無容身之地，前偶過此處，適遇裴元紹下山來，欲奪吾馬，雲因殺之，借此安身。近聞翼德在古城，欲往投之，未知真實，今幸得遇使君。」玄德大喜，訴說從前之事。關公亦訴前事。玄德曰：「吾初見子龍，便有留戀不捨之情，今幸得相遇。」雲曰：「雲奔走四方，擇

主而事，未有如使君者。今得相隨，大稱平生。雖肝腦塗地，無恨矣。  
當日就燒燬山寨，率領人衆，盡隨玄德前赴古城。張飛、糜竺、糜芳迎接入城，各相拜訴。二夫人具言雲長之事，玄德感歎不已。於是殺牛宰馬，先拜謝天地，然後備勞諸軍。玄德見兄弟重聚，將佐無缺，又新得了趙雲、關公，又得了關平、周倉二人，歡喜無限，連飲數日。後人有詩證之曰：

當時手足似瓜分，信斷音稀杳不聞。今日君臣重聚義，正如龍虎會風雲。

時玄德關張趙雲孫乾簡雍糜竺糜芳關平周倉部領馬步

### 第二十九回 小霸王怒斬于吉

却說孫策自領江東兵，帶糧是建安四年，襲取廬江，敗劉勳，使盧翹地徽、孫贛、李太守華歆投降。自此聲勢大振，乃遣張紘往許昌上表獻捷。曹操知孫策強盛，歎曰：『獅兒難與爭鋒也。』遂以曹仁之女許都孫策，幼弟孫匡兩家結婚，留張紘在許昌。孫策求為大司馬，曹操不許。恨之常有，與許都之心。於是吳郡太守許貢乃暗遣使赴許都上書於曹操，其略曰：

孫策驍勇，與項籍相似，朝廷宜外示榮寵，召還京師，不可使居外鎮，以為後患。

使者齎書渡江，被防江將士所獲，解赴孫策處。策觀書大怒，斬其使，遣人假意請許貢談事。貢至，策出書示之，叱曰：『汝將送

軍校共四五百人。玄德欲棄了古城去守汝南，恰好劉辟、魏都差人來請。於是遂起軍往汝南駐劄，招軍買馬，徐闓征進，不在話下。且說袁紹見玄德不回，大怒，欲起兵伐之。郭圖曰：『劉備不足慮，曹操乃勁敵也，不可不除。』劉表雖據荊州，不足為強。江東孫伯符威鎮三江，地連六郡，謀臣武士極多，可使人結之，共攻曹操。紹從其言，即修書遣陳登為使，來會孫策。正是：

只因河北英雄去，引出江東豪傑來。未知其事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 碧眼兒坐領江東

我於死地耶！命武士絞殺之。貢家屬皆逃散。有家客三人，欲為許貢報仇，恨無其便。一日孫策引軍會獵於丹徒之西山，趕起一大鹿，策縱馬上山逐之。

正趕之間，只見樹林之內有三個人持鎗帶弓而立。策勒馬問曰：『汝等何人？』答曰：『乃驍當軍士也。在此射鹿。』策方舉彎欲行，一人拈鎗望策左腿便刺。策大驚，急取佩劍從馬上砍去。劍刃忽墜，止存劍靶在手。一人早拈弓搭箭射來，正中孫策面頰。策就拔面上箭，取弓回射放箭之人，應弦而倒。那二人舉鎗向孫策亂搗，大叫曰：『我等是許貢家客，特來為主人報仇。』策別無器械，只以弓拒之，且拒且走。二人死戰不退。策身披鎗鎗，馬亦帶



堪。

正危急之時，程普引數人至，孫策大叫「殺賊」！程普引家齊上，將許家客砍為肉泥。看孫策時，血流滿面，被傷至重，乃以刀割袍裹其傷處，救回吳會發病。後人有詩讚許家三客曰：

孫郎智勇冠江，射獵山中受困危。許客三人能死義，殺身讓讓未為奇。

却說孫策受傷而回，使人請華陀醫治。不想華陀已往中原去了，止有徒弟在吳，命其治療。其徒曰：「箭頭有毒，毒已入骨，須醫幾百日方可無虞。若怒氣衝激，其痊難治。」

孫策為人最是性急，恨不得即日便愈。將息到二十餘日，忽聞鼓聲，有使者自許昌回，策喚問之。使者曰：「曹操甚懼主公，其懷下謀士，亦俱敬服，惟有郭嘉不服。」策曰：「郭嘉曾有何說？」使不敢言。策怒，問之。使者只得從實告曰：「郭嘉會對曹操言：『主公不足懼也，輕而無備，性急少謀，乃匹夫之勇耳。他日必死於小人之手。』」策聞言，大怒曰：「匹夫安敢料吾！吾誓取許昌，遂不待瘡愈，便欲向許昌出兵。」張昭諫曰：「醫者戒主公百日休動，今何因一時之忿，自輕萬乘之軀？」

正話間，忽報袁紹遣使陳策，至策喚入問之。策具言袁紹欲精東吳為外應，共攻曹操。策大喜，即日會諸將於城樓上，設宴款待。飲酒之間，忽見諸將互相低語，紛紛下樓。策怪問何故。左右曰：「有于神仙者，今從樓下過，諸將欲往拜之耳。」

策起身憑欄觀之，見一道人，身披鶴氅，手攜藜杖，立於甬道。百姓俱焚香伏道而拜。策怒曰：「是何妖人，快與我擒來！」左右告曰：「此人姓于名吉，寓居東方，往來吳會，普施符水，救人萬病，無有不驗。當世呼為神仙，未可輕瀆。」策怒，喝令「速速擒來，違者斬！」

左右不得已，只得下樓，攔于吉至樓上。策叱曰：「狂道怎敢煽惑人心？」于吉曰：「貧道乃瑯琊宮道士，順帝時曾入山採藥，得神書於曲陽泉水上，號曰太平青領道。凡百餘卷，皆治人疾病，方術貧道得之，惟務代天宣化，普救萬人，未曾取人毫釐之物，安得煽惑人心？」策曰：「汝毫不取人衣服飲食，從何而得汝即中癘角之流，今若不誅，必為後患。」叱左右斬之。張昭諫曰：「于道人在江東數十年，並無過犯，不可殺害。」策曰：「此等妖人，吾殺之，何異屠獲狗！」

衆官皆苦諫，陳策亦勸。策怒未息，命且囚於獄中。衆官俱散。陳策自歸館驛安歇。孫策歸府，早有內侍傳說此事，與策母吳太夫人知道。夫人喚孫策入後堂，謂曰：「吾聞汝將于神仙下於纜，此人多曾醫人疾病，軍民敬仰，不可加害。」策曰：「此乃妖人，能以妖術惑衆，不可不除。」夫人再三勸解。策曰：「母親勿聽外人妄言，兒自有區處。」乃出喚獄吏，取于吉來問。原來獄吏皆敬信于吉，吉在獄中，時盡去其枷鎖，及策喚取，方帶枷鎖而出。策訪知大怒，痛責獄吏，仍將于吉械繫下獄。張昭等數十人，

進者作賊，拜表請乞保于朝。曰：「公等皆讀書人，何不聽  
程書交州刺史，依法懲治邪黨，殺賊焚香，官以紅袍賜罪，自歸可  
的出罪之威，後為改軍所殺，此等邪黨，益趨者自未清耳。吾  
欲殺于吉，正思祭邪鬼也。」呂範曰：「某素知于道人能辨風  
雨，方今天旱，何不令其祈雨以贖罪？」眾曰：「吾且看此妖人  
若何。」遂會於城中，取出于吉，問其姓名，令登壇求雨。

于吉命，即沐浴更衣，取鶴氅披於羅江之中，召避邪靈，出物  
靈，于吉謂眾曰：「吾求三夏甘霖，以救萬民，然我終不免一  
死。」眾曰：「若有靈驗，主公必給重賞。」于吉曰：「氣數至此，  
豈不能也？」

少頃，探報報至，城中下令，若午時無雨，即焚死于吉。先令人  
造積柴，築洞，候及午時，忽風起，雲湧，雨下，陰雲漸合。眾曰：  
「一時已近午，必有陰雲，而無甘霖，正是妖人。」叱左右，將于吉上  
上樓，四下舉火，龍騰風起，忽見黑龍一，冲上空中，一聲響亮，  
雷聲震天，大雨如注。頃刻之間，街市成河，溝壑皆滿，見有三尺甘  
雨，于吉仰臥於階下，大雨一，忽收，雨住，復見太陽。

於是眾官及百姓，共將于吉扶下，築壇，再拜，謝  
罪。眾見于吉，俱跪拜於水中，不問衣履，乃勃然大怒，叱曰：「財帛  
乃天地之寶，妖人，何敢濫取，你等何得如此惑亂？」眾官倒令  
左右，照箭于吉，眾官力勸，曰：「前奉命欲殺于吉，遂反邪。」  
眾官乃不敢復言，遂屯兵于吉，一刀斬頭落地，只見一蓮青

氣，投東北去了。眾官將其屍體，合葬於市，以正法之罪。

是夜，風雨交作，及曉不見了于吉屍首。守屍軍士，報知程  
眾，欲殺守屍軍士，忽見一人，從前階步，而來，視之，却于吉  
體，大驚，正欲拔劍，忽覺香燭於地，左右，遂扶入臥內，守屍軍  
士，以夫人來，眾民，皆曰：「吾且問，汝何曾有為，賜之，環令，汝妖人，正  
曰：「見自幼隨父，出世，從人，如何，曾有為，賜之，環令，汝妖人，正  
絕大福，安得反為我禍。」夫人曰：「因我不信，以是知，今可作  
好事，以禱之。」眾曰：「要命在天，妖人，決不能為，何之，孽耶。」  
夫人，料勢不倫，乃自左右，暗修，事，說。

是夜三更，集眾於內，忽從後，起，施，復明，燈影之  
下，見于吉，立於，高，大，曰：「吾平生，善，以，天，下，汝  
等，為，我，何，避，近，我。」眾，皆，曰：「汝，何，不，以，天，下，人，隨之，  
轉，生，靈，魂，乃，快，病，強，行，以，害，我，心，快，汝，云：「吾人云：「某，非  
之，於，德，其，安，矣。」又云：「願，于，上，下，皆，。」眾，之，迷，不，可  
不信，汝，腐，敗，正，先，性，世，報，報，吾，已，今，人，說，於，之，至，清，都，內，  
汝，可，親，往，拜，禮，且，安。」

眾不敢，遂，再，命，只得，強，殺，程，眾，于，前，日，將，眾，眾  
靈，焚，香，而，不，謝，包，查，中，程，甚，不，敬，神，成，一，為，眾，上，面，程，眾  
眾，于，吉，眾，眾，之，走，程，眾，字，又，于，吉，立，於，門，前，怒，目，程，眾  
眾，眾，左右，曰：「汝，等，見，妖，鬼，否？」左右，皆，云：「未，見。」眾，眾，眾，眾  
眾，眾，于，吉，眾，去，一，人，中，劍，而，劍，眾，之，乃，前，日，將，于，吉，之

小卒被劍斫入腦袋七竅流血而死。策命扛出葬之。比及出觀，又見于吉走入觀門來。策曰：「此觀亦醜妖之所也。」遂坐於觀前，命武士五百人拆毀之。武士方上屋搗瓦，却見于吉立於屋上飛瓦擲地。策大怒，傳令逐出本觀道士，放火燒燬殿宇。火起處，又見于吉立於火光之中，策怒斃府。又見于吉立於府門前，策乃不入府，隨騎起三軍，出城外下寨，傳喚衆將商議，欲起兵助雲緒來攻。孫策將俱曰：「主公王體遠和未可輕動，且待平愈出兵未遲。」

是夜孫策宿於寨內，又見于吉披髮而來，策於帳中叱喝不絕。次日，吳夫人傳命召策回府，策乃歸見其母。夫人見策形容憔悴，泣曰：「兒失形矣！」策即引鏡自照，果日形容十分瘦損，不覺失驚，顧左右曰：「吾奈何憔悴至此耶？」

言未已，忽見于吉立於鏡中，策拍鏡大叫一聲，金燈迸裂，昏絕於地。夫人令扶入臥內，須臾甦醒，自歎曰：「吾不能復生矣！」隨召張昭等諸人及弟孫權，至臥榻前，勸付曰：「天下方亂，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大可存爲子布等，幸相吾弟。」乃取印綬與孫權曰：「若舉江東之衆，決鬪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賢任能，使各盡力以保江東，我不如卿，卿宜念父兄創業之艱難，當自圖之。」

權大哭，拜受印綬，策告母曰：「兒天年已盡，不能奉慈母，今將印綬付弟，望母朝夕訓之。父兄舊人，慎勿輕意。」母哭曰：「恐

汝弟年幼，不能任大事，當復如何？」策曰：「弟才膽兒十倍，足當大任，倘內事不決，可問張昭，外事不決，可問周瑜。——恨周瑜不在此，不得面囑之也。」又喚諸弟，囑曰：「吾死之後，汝等並輔仲謀，宗族中敢有生異心者，衆共誅之。骨肉爲過，不得入祖墳安葬。」諸弟泣受命。又喚妻喬夫人，謂曰：「吾與汝不幸中途相分，汝須孝養尊姑，早晚汝妹入見，可囑其轉致周郎，盡心輔佐吾弟，休負我平日相知之雅。」言訖，瞑目而逝。年止二十六歲，後人有詩讚曰：

獨戰東南地，人稱小霸王。如虎踞，決策似鷹揚。威鎮三江靖，名聞四海香。臨終遺大事，專意屬周郎。

孫策既死，孫權哭倒於牀前。張昭曰：「此非將軍哭時也。宜一面治喪事，一面理軍國大事。」權乃收淚，張昭令孫靜理會喪事，請孫權出堂，受衆文武謁賀。孫權生得方頤大口，碧眼紫髯，昔漢使劉琨入吳，見孫家諸昆仲，因語人口：「吾獨觀孫氏兄弟，雖各才氣秀逸，然皆祿祚不修，惟仲謀形貌奇偉，骨格非常，乃大貴之表，又享高壽，衆皆不及也。」

且說當時孫權承孫策遺命，掌江東之事，經理未定，人報周瑜自巴丘提兵回吳，權曰：「公孫已回，吾無憂矣。」原來周瑜守禦巴丘，聞知孫策中箭被傷，因此回來，候將至吳，問策已亡，故星夜來奔喪。當下周瑜哭拜於孫策靈柩之前，吳太夫人出以遺囑之語告瑜，瑜拜伏於地曰：「敢不効犬馬之力，繼之以死。」

少頃，孫權入，周瑜拜見畢，權曰：「願公無忘先兄遺命。」瑜頷首曰：「願以肝腦塗地，報知己之恩。」權曰：「今承父兄之業，將何策以守之？」瑜曰：「自古「得人者昌，失人者亡。」為今之計，須求高明遠見之人為輔，然後江東可定也。」權曰：「先兄遺言，內事託子布，外事全賴公瑾。」瑜曰：「子布賢達之士，足當大任，瑜不才，恐負倚託之重，願薦一人以輔將軍。」

權問何人，瑜曰：「姓魯名肅，字子敬，臨淮東川人也。此人胸懷豁朗，腹隱機謀。早年喪父，事母至孝。其家極富，嘗散財以濟貧乏。瑜為居巢長之時，將數百人過臨淮，因乏糧，聞魯肅家有兩困米，各三千斛，因往求助，肅即指一困相贈。其慷慨如此，平生好擊劍騎射，寓居曲阿，祖母亡，還葬東城，其友劉子揚欲約彼往巢湖，投鄧寶，肅倚躊躇未往。今主公可速召之。」

權大喜，即命周瑜往聘。瑜奉命親往，見肅殷禮畢，具道孫權相慕之意。肅曰：「近劉子揚約某往巢湖，某將就之。」瑜曰：「昔馬援對光武云：『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今若孫將軍親賢禮士，納奇錄異，世所罕有，足下不須他計，只同我往投東吳為是。」肅從其言，遂同周瑜來見孫權，權甚敬之，與之談論，終日不倦。

一日，衆官皆散，權留魯肅共飲，至晚同榻抵足而臥。夜半，權問肅曰：「方今漢室傾危，四方紛擾，孤承父兄餘業，思為桓文之事，若將何以教我？」肅曰：「昔漢高祖欲奪義帝而不獲者，以

項羽為害也。今之曹操可比項羽，將軍何由得為桓文乎？肅竊料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變。今乘北方多務，剿除黃祖，遣伐劉表，竟長江所極，而據守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祖之業也。」

權聞言大喜，披衣起謝。次日厚贈魯肅，并將衣服、帷帳等物，賜肅之母。肅又薦一人見孫權，此人博學多才，事母至孝，複姓諸葛名瑾，字子瑜，瑯琊南陽人也。權拜之為上賓，並勸權勿過哀紹，且願曹操然後乘便圖之。權依言，乃遣陳震回，以書絕哀紹。

却說曹操聞孫策已死，欲起兵下江南。侍御史張紘諫曰：「乘人之喪而伐之，既非義舉，若其不克，棄好成仇，不如因而善遇之。」操然其說，乃即奏封孫權為將軍，兼領會稽太守，即令張紘為會稽都尉，齎印往江東。孫權大喜，又得張紘回吳，即命與張昭同理政事。張紘又薦一人於孫權，此人姓顧名雍，字元嘆，乃中郎蔡邕之徒。其為人少言語，不飲酒，嚴厲正大。權以為承行太守事，自是孫權威震江東，深得民心。

且說陳震回見袁紹，說孫策已死，孫權繼立，曹操封之為將軍，結為外應矣。袁紹大怒，遂起冀青幽并等處人馬七十餘萬，復來攻取許昌。正是：

江南兵革方休息，冀北干戈又復興。  
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三十回 戰官渡本初敗績

劫烏巢孟德燒糧

却說袁紹與兵營官渡違發。夏侯惇發書告急。曹操起軍七萬。前往迎敵。留荀彧守許都。紹兵臨官渡。田豐從獄中上書諫曰：『今日宜靜守以待天時。不可妄與大兵。恐有不利。』遂記諫曰：『主公與仁義之師。田豐何得出此不祥之語。』

紹因怒。欲斬田豐。衆官告免。紹恨曰：『待吾破了曹操。明正其罪。』遂催軍進發。旌旗遍野。刀劍如林。行至陽武。下定寨。操曰：『我軍雖衆。而猛勇不及彼軍。彼軍雖精。而糧草不如我軍。彼軍無糧。利在急戰。我軍有糧。宜且緩守。若能曠以日月。則彼軍不戰自敗矣。』紹怒曰：『田豐慢我軍心。吾同日必斬之。汝安敢又如此。』叱左右將沮授縛於軍中。『待我破曹之後。與田豐一體正罪。』

於是下令將大軍七十萬。東西南北。週圍安營。連絡九十餘里。細作探知。虛實報至官渡。曹軍新到。聞之皆懼。曹操與衆謀士商議。荀彧曰：『紹軍雖多。不足懼也。我軍俱精銳之士。無不一以當十。但利在急戰。若遲延日月。糧草不敷。事可憂矣。』操曰：『所言正合吾意。』遂傳令軍將鼓譟而進。紹軍來迎。兩邊排成陣勢。密配撥弩手一萬。伏於兩翼。弓箭手五千。伏於門旗內。約礮響齊發。

三通鼓罷。袁紹金盔金甲。錦袍玉帶。立馬陣前。左右排列着

張郃、高覽、韓猛、淳于瓊等諸將。旌旗節鉞。甚是嚴整。曹陣上門旗開處。曹操出馬。許褚、張遼、徐晃、李典等。各持兵器。前後擁衛。曹操以鞭指袁紹曰：『吾於天子之前。保奏你爲大將軍。今何故謀反。』紹怒曰：『汝託名漢相。實爲漢賊。罪惡彌天。甚於董卓。乃反認人造反耶。』操曰：『吾今奉詔討汝。』紹曰：『吾奉衣帶詔討賊。』

操怒。便張遼出戰。張郃躍馬來迎。二將鬪了四五十合。不分勝負。曹操見了。暗暗稱奇。許褚揮刀縱馬。直出助戰。高覽挺鎗接住。四員將捉對兒廝殺。曹操令夏侯惇、曹洪各引三千軍。齊衝彼陣。密配見曹軍來衝陣。便令放起號礮。兩下萬弩並發。中軍內弓箭手一齊擁出陣前亂射。曹軍如何抵敵。望南急走。袁紹驅兵掩殺。曹軍大敗。盡退至官渡。袁紹移軍逼近官渡。下寨。密配曰：『今可撥兵十萬守官渡。就曹操寨前築起土山。令軍人下視寨中。放箭。操若棄此而去。吾得此隘口。許昌可破矣。』

紹從之。於各寨內。選精壯軍人。用鐵釜土。齊來曹操寨邊。築土成山。曹營內見袁軍堆築土山。欲待出去衝突。被密配弓弩手。當任咽喉要路。不能前進。十日之內。築成土山五十餘座。上立高檣。分撥弓弩手於其上。射箭曹軍大懼。皆頂着遮箭牌守禦。土山上一望。縹子響處。箭下如雨。曹軍皆蒙頭伏地。袁軍吶喊而笑。

曹操見軍慌亂，集衆謀士圍計。到曉進曰：『可作發石車以破之。』操令曉進車式，連夜造發石車數百乘，分佈營內，正對着土山上雲梯。候弓箭手射箭時，營內一齊攙動石車，破石飛空，往上一亂打，人無躲處，弓箭手死者無數。袁軍皆號其車為『霹靂車』。

由是袁軍不敢登高射箭。春配又獻一計，令軍人用鐵鑿暗打地道，直透曹營內，號為『掘子軍』。曹兵望見袁軍於山後掘土坑，報知曹操。操又問計於劉曄。曄曰：『此袁軍不能攻明而攻暗，發掘伏道，欲從地下透營而入耳。』操曰：『何以禦之？』曄曰：『可燒營，長壘，則彼伏道無用也。』操連夜差軍掘壘，袁軍掘伏道到壘，果不能入，空費軍力。

却說曹操守官渡，自八月起，至九月終，軍力漸乏，糧草不繼。意欲棄官渡退回許昌，遲疑未決，乃作書遣人赴許昌問荀彧，或以書報之。書略曰：

承命使決進退之疑，愚以袁紹悉衆聚於官渡，欲與明公決勝負，公以弱當強，若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之下大機也。劉軍雖衆，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河向而不濟，今軍實雖少，未若懸漢在黎陽成虛也。公今進地而守，掩其喉，而使之不能進，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斷不可失。惟明公裁察焉。

曹操得書大喜，令將士效刀死守。劉軍約退三十餘里，操遣將出營巡哨，有徐晃部將史渙得袁軍細作，解見徐晃，見問其

軍中虛實。答曰：『早晚大將韓猛逼糧至軍前接濟，先令我等探路。』徐晃便將此事報知曹操。荀彧曰：『韓猛匹夫之勇耳，若遣一人引輕騎數千，從半路擊之，斷其糧草，紹軍自亂。』操曰：『誰人可往？』荀彧曰：『即遣徐晃可也。』

操遂差徐晃將帶與渙并所部兵先出，後使張遼許褚引兵救應。當夜韓猛押糧車數千輛，解赴紹寨。正走之間，山谷內徐晃史渙引軍截住去路。韓猛飛馬來戰。徐晃接住廝殺，史渙便殺散人夫，放火焚燒糧車。韓猛抵當不住，撥回馬走。徐晃催軍燒盡糧車，重圍軍中，望見西北上火起，正驚疑間，敗軍報來：『糧草被劫。』

紹急遣張郃、高覽去救大路。正遇徐晃攔路而回，恰欲交鋒，背後許褚軍到，兩下夾攻，殺散袁軍四將，合兵一處，回官渡寨中。曹操大喜，重加賞勞，又分軍於寨前結營，為犄角之勢。

却說韓猛敗軍還營，紹大怒，欲斬韓猛。衆官勸免。荀彧曰：『行軍以糧食為重，不可不用心隄防。烏巢乃屯糧之處，必得重兵守之。』袁紹曰：『吾籌策已定，汝可回鄴郡監督糧草，休教缺之。』荀彧領命而去。袁紹遣大將淳于瓊，都督督將魏元進，韓玄子，呂威，黃越，等引二萬人馬，守烏巢。那淳于瓊性剛，好酒，軍士多畏之，甚至烏巢，終日與諸將聚飲。

且說曹操軍糧告竭，急發使往許昌敦荀彧，或作速措辦糧草，是夜解赴軍前接濟。使者齎書而往，行不上三十里，被袁軍攔住，

解見謀士許攸許攸字子遠少時曾與曹操爲友此時却在袁紹處爲謀士當下把得使者所寄書據備細管信迎來見紹曰「曹操屯軍官渡與我相持已久許昌必空虛若分一軍星夜掩襲許昌則許昌可拔而曹操可擒也今操糧草已盡正可乘此機會兩路擊之」紹曰「曹操謀計頗多此書乃誘敵之計也」攸曰「今若不取後將反受其害」

正話間忽有使者自魏郡來呈上密配書書中先說運糧車後首許攸在冀州時曾盡受民間財物且縱令子姪輩多科稅錢糧人已今已收其「上下」下獄矣紹見書大怒曰「誰行匹夫尙有面目於吾前獻計耶汝惡曹操有甚想今亦受他財賄爲他作奸細咬壞吾軍耳本當斬首今且寄頭在項可速退出今後不許相見」

許攸出仰天歎曰「一忠言逆耳」「豎子不足與謀」吾子姪已遭毒配之害吾何顏復見冀州之人乎遂欲拔劍自刎左右奉劍勸曰「公何憂生至此矣紹不納直言後必爲曹操所擒公既與曹公有舊何不乘暗投明」只這兩句言語點醒許攸於是許攸趨投曹操後人有詩歎曰

本初豪氣蓋中華官渡相持枉歎嗟若使許攸謀見用山河豈得屬曹家

却說許攸暗步出營選投曹操伏路軍人拿住攸曰「我是曹丞相故友快與我通報說南陽許攸來見」軍士忙報入寨中

時操方解衣歇息聞許攸私奔到寨大喜不及穿履跣足出迎遙見許攸操歡笑攬手共入帳先拜於地操慌扶起曰「公乃漢相善乃布衣何驚恭如此」操曰「公乃操故友豈敢以名爵相上下乎」攸曰「某不能擇主屈身袁紹言不聽計不能令特乘之來見故人願賜收錄」操曰「子遠肯來吾事濟矣願即教我以破紹之計」攸曰「吾曾教袁紹以輕騎乘虛襲許都首尾相攻」操大驚曰「若袁紹用子言吾軍敗矣」攸曰「公今軍糧尚有幾何」操曰「可支一年」攸笑曰「恐未必」操曰「有半年耳」

攸拂袖而起趨步出帳曰「吾以誠相投而公易欺如是豈吾所望哉」操挽留曰「子遠勿嗔尙容實訴軍中糧實可支三月耳」攸笑曰「世人皆言孟德奸雄今果然也」操亦笑曰「豈不聞兵不厭詐」遂附耳低言曰「軍中止有此厚之糧」攸大驚曰「休瞞我糧已盡矣」操愕然曰「何以知之」攸乃出帳與荀彧之誓以示之曰「此書何人所寫」操驚問曰「何處得之」攸以獲使之事相告操執其手曰「子遠既念誓交而來願即有以教我」攸曰「明公以孤軍抗大敵而不求急勝之方此取死之道也攸有一策不過三日使袁紹百萬之衆不戰自破」明公還肯聽否」操喜曰「願聞良策」攸曰「袁紹軍糧驕重盡積烏巢今撥淳于瓊把守瓊嗜酒無備公可選精兵詐稱袁將蔣奇領兵到彼護糧乘間燒其糧草驕重則紹軍不三日將自亂

矣。操大喜，重待許攸，留於寨中。

次日，操自選馬步軍士五千，準備往烏巢劫糧。張遼曰：「袁紹屯糧之所，安得無備？丞相未可輕往。恐許攸有詐。」操曰：「不然。許攸此來，天啟袁紹。今吾軍糧不給，難以久持，若不用許攸之計，是坐而待困也。彼若有詐，安肯留我寨中？且吾亦欲劫寨久矣。今劫糧之舉，計在必行者，請勿疑。」遂曰：「亦須防袁紹乘虛來襲。」操笑曰：「吾已籌之熟矣。」便教荀攸、賈詡、曹洪同許攸守大寨，夏侯惇、夏侯淵領一軍伏於左，曹仁、李典領一軍伏於右，以備不虞。教關、趙許褚在前，徐晃、于禁在後，操自引諸將居中。共五千入馬，打着袁軍旗號，軍士皆束草負薪，人銜枚，馬勒口，黃昏時分，望烏巢進發。是夜星光滿天。

且說沮授被袁紹拘禁在軍中，是夜因見眾星朗列，乃命監者引出中庭，仰觀天象。忽見太白逆行，侵犯牛斗之分，大驚曰：「鵲將至矣。」遂連夜求見袁紹。時紹已醉臥，聽說沮授有密事，呼喚入問之。授曰：「適觀天象，見太白逆行於卯鬼之間，流光射入牛斗之分，恐有賊兵劫掠之害。烏巢屯糧之所，不可不嚴備。宜速遣精兵猛將於間道山路巡哨，免為曹操所算。」

紹怒叱曰：「汝乃得罪之人，何敢妄言惑眾！」因叱監者曰：「吾令汝拘囚之，何敢放出！」遂命斬監者，別喚人監押沮授。授曰：「掩淚歎曰：『我軍亡在旦夕，我屍骸不知落何處也。』」後人有詩歎曰：

逆耳忠言反見仇，獨夫袁紹少機謀。烏巢糧盡根基拔，猶欲區區守冀州。

却說曹操領兵夜行，前過袁紹別寨。寨兵問是何處軍馬，操使人應曰：「許奇奉命往烏巢護糧。」袁軍見是自家旗號，遂不疑。凡過數處，皆許奇之兵，並無阻礙。及到烏巢，四更已盡，操教軍士將束草週圍舉火，眾將投鼓譟直入。時淳于瓊方與衆將飲了酒，醉臥帳中，聞鼓譟之聲，連忙跳起，問：「何故喧鬧？」

言未畢，早被攔腰拖翻。陸元進趙叔運糧方回，見屯上火起，急來救應。曹軍飛報曹操說：「賊兵在後，請分軍拒之。」操大喝曰：「諸將只顧奮力向前，待賊至背後，方可回戰。」於是衆軍將無不爭先掩殺。一霎時，火燄四起，烟迷太空。陸、趙二將驅兵來救，操勒馬回戰。二將抵敵不住，皆被曹軍所殺，糧草盡行燒絕。淳于瓊被擒，見操，命割去其耳鼻手指，縛於馬上，放回紹營，以辱之。

却說袁紹在帳中，聞報正北上火光滿天，知是烏巢有失，急出帳召文武各官商議。遣兵往救張郃曰：「某與高覽同往救之。」郭圖曰：「不可。曹軍劫糧，曹操必然親往，操既自出，寨必虛空。可縱兵先擊曹操之寨，操圍之，必速還。此孫臏『圍魏救趙』之計也。」張郃曰：「非也。曹操多謀，外出必為內備，以防不虞。今若攻操營而不拔瓊等見獲，吾屬皆被擒矣。」郭圖曰：「曹操只顧劫糧，豈管兵在寨耶？」再三請劫曹營。紹乃遣張郃、高覽引軍五千，往官渡救曹營。將奇領兵一萬，往救烏巢。

千往官渡救曹營，將奇領兵一萬，往救烏巢。



且說曹操殺散涼子瓊部卒，盡奪其衣甲器械，爲作淳于瓊部下敗軍回寨，至山僻小路，並邊將打軍馬。前軍開入，見瓊部敗軍奔回，急急不疑，驅馬過道。張遂許褚忽至，大喝：「蔣奇休走！」奇措手不及，被張遂斬於馬下。盡殺蔣奇之兵，又使人當先僞報云：「蔣奇已自殺散鳥巢兵了。」袁紹因不復遣人接應鳥巢，只添兵往官渡。

却說張郃高覽攻打曹營，左邊夏侯惇，右邊曹仁，中路曹洪，一齊衝出，三下攻取，袁軍大敗。比及接應軍到，曹洪又從背後殺來，四下圍住，盡殺張郃高覽，奪路走脫。袁紹收得鳥巢敗殘軍馬，歸寨見淳于瓊耳鼻皆無，手足盡落，細問：「如何失了鳥巢？」敗軍告說：「淳于瓊醉臥，因此不能抵敵。」

紹怒立斬之。郭圖恐張郃高覽回寨，說對是非，先於袁紹前，謂曰：「張郃高覽見主公兵敗，心中必喜。」紹曰：「何出此言？」圖曰：「二人素有降曹之心，今遣擊，故意不肯用力，以致損折士卒。」紹大怒，遣使急召二人歸寨問罪。郭圖先使人報二人云：「主公將殺汝矣。」及紹使至，高覽問曰：「主公喚我等爲何？」使者曰：「不知何故。」覽遂拔劍斬來使。郃大驚，覽曰：「袁紹聽信讒言，必爲曹操所擒，吾等豈可坐而待死，不如去投曹操。」郃曰：「吾亦有此心久矣。」

於是二人領本部兵馬，往曹操寨中投降。夏侯惇曰：「張高二人來降，未知虛實。」操曰：「吾以恩遇之，雖有異心，亦可變矣。」

遂開營門命二人倒戈卸甲，拜伏於地，諺曰：「若使袁紹肯從二將軍之言，不至有敗。今二將軍肯來相投，如微子去殷，信歸漢也。」遂封張郃爲偏將軍都亭侯，高覽爲偏將軍東萊侯。二人大喜。

却說袁紹既去了許攸，又去了張郃高覽，又失了鳥巢糧車，心皇皇許攸又勸曹操作速進兵。張郃高覽請爲先鋒，操從之。卽令張郃高覽領兵往劫紹寨。當夜三更時分，出軍三路劫寨。混戰到明，各自收兵。領軍折其大半。荀攸獻計曰：「今可揚言調撥人馬，一路取陰，一路取黎陽，斷袁兵歸路。袁紹聞之，必然驚惶，分兵拒我，我乘其兵動時擊之，紹可破也。」

操用荀攸計，使大小三軍四遠揚言。紹軍聞此信，來寨中報說：「曹操分兵五萬救鄴郡，辛明分兵五萬救黎陽，連夜起行。曹操遣知袁紹兵動，便分大隊軍馬，八路齊出，直衝紹營。袁軍俱無鬪志，四散奔走，塞大潰。袁紹披甲不迭，單衣幅巾上馬。長子袁譚後隨。張遂許褚徐晃于禁四員將，引軍追趕袁紹。紹急渡河，盡棄圖書車仗金帛，止引隨行八百餘騎而去。」

操軍追之不及，盡獲遺下之物，所殺八萬餘人，血流盈溝，溺水死者不計其數。操獲全勝，將所得金寶緞疋，給賞軍士。於圖書中檢出書信一束，皆許都及軍中諸人與紹暗通之書。左右曰：「可逐一點對姓名，收而殺之。」操曰：「當紹之強，孤亦不能自保。」

况他人乎？遂命盡焚之，更不再問。

却說袁紹兵敗而奔，江表因被圍禁，急定不眠，為曹軍所獲，望見曹操，操素與相識，操見操大呼曰：「操不降也。」操曰：「本初無謀，不用言者，何尚執迷耶？若得足下天下不足慮也。」因厚待之，留於軍中，操乃於營中益馬欲歸，袁氏操怒，乃殺之，操至死神色不變，操曰：「吾操殺忠義之士也。」命厚禮殮，冷為建城安葬於黃河渡口，自其墓曰：「忠烈沮授之墓。」後人

第三十一回 曹操倉亭破本初

却說曹操與袁紹之敗，軍馬逃過追襲，袁紹由軍衣引八百餘騎，奔至黎陽北岸，大將曹操與操迎接，以前事與操相議，乃留論歸散之策，袁紹在，又增操軍，軍勢復振，遂與袁軍行之，次夜宿荒山，紹於帳中聞遠處有哭聲，遂私往聽之，却是敗軍相哭，訴我喪兄弟，棄伴忘親之苦，各各拋胸大哭，持曰：「若聽此言之，我等怎道此禍？」紹大悔曰：「吾不聽田豐之言，兵敗將亡，今何去有何面目見之耶？」

次日，上馬正行，聞聲引軍來接，紹對操曰：「吾不聽田豐之言，致有此敗，吾今歸去，羞見此人。」遂絕因語曰：「豐在獄中聞主公兵敗，撫掌大笑曰：『固不出吾之所料。』」袁紹大怒曰：「豐為怎敢笑我，我必殺之。」遂命使者齎劍先往冀州獄中殺田豐。

有詩讚曰：

河北多名士，忠貞推沮授。疑陣知陣法，仰面識天文。至死心如鐵，臨危氣似雲。曹公欲殺烈，特與建孤墳。

操下令攻冀州，正是：勢弱只因多寡勝，兵強却為寡謀亡。未知勝負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玄德荆州依劉表

却說田豐在獄中一日，獄吏來見豐曰：「與別駕賀喜。」豐曰：「何喜可賀？」獄吏曰：「袁將軍大敗而回，君必見重矣。」豐笑曰：「吾今死矣。」獄吏問曰：「人皆為君喜，君何言死也？」豐曰：「袁將軍外寬而內忌，不念忠誠，若勝而喜，猶能赦我，今戰敗則羞，吾不望生矣。」

獄吏不信，忽使者齎劍至，傳袁紹命，欲取田豐之首，獄吏方驚曰：「吾固知必死也。」獄吏皆流淚，豐曰：「大丈夫生於天地間，不識其主而事之，是無智也。今日受死，本無足惜。」乃自刎於獄中。後人有詩曰：

昨朝沮授軍中死，今日田豐獄內亡。河北棟梁皆折斷，本初焉不喪家邦。

田豐既死，聞者皆為歎惜。袁紹回冀州，心頗意亂，不理政事。

其妻劉氏，竊立後廟，謝所生子，長子袁紹，字顯思，居守青州。次子袁熙，字顯出，守四州。三子袁宇，字顯節，居青州。劉氏所出，生得形貌俊偉，紹甚愛之，因此留年身邊。自官渡兵敗之後，劉氏勸立尚為後嗣，乃與紹配酒，紀辛，郭國四人商議。原來希逢二人，向輔袁術，幸郭二人向輔袁紹，四人各為其主。

當下袁紹請四人曰：「今外患未息，內事不可不早定。吾將竊立後嗣，長子紹為人性剛好殺，次子顯為人柔懦難成。三子尚有英雄之表，願賢敬士，吾欲立之，公等之意若何？」郭國曰：「三子之中，顯為長，今又居外，主公若廢長立幼，此亂萌也。且今軍威稍振，賊兵壓境，豈可復使父子兄弟自相爭亂耶？主公且理會拒敵之策，立嗣之事，毋容多議。」

袁紹躊躇未決，忽報袁熙引兵六萬自青州來，袁紹引兵五萬自青州來，外朗高幹亦引兵五萬自并州來，各至冀州助戰。紹喜，再整人馬來戰曹操。時操引得勝之兵，陳列於河上，有士人韓食，齎漿以迎之。操見父老，故人鬚髮盡白，乃命入帳中賜坐，問之曰：「老丈多少年紀？」答曰：「皆近百歲矣。」操曰：「吾軍士聽擾汝鄉，吾甚不安。」老父曰：「和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楚東人殷墟善曉天文，夜宿於此，對老漢等言：『黃星見於乾象，正照此間。』後五十年，當有真人起於冀州之間。」今以年計之，整整五十年，袁本初軍敗於民，民皆怨之，丞相與仁義之兵，弔民伐罪，官渡一戰，破袁紹百萬之衆，正應當時殷墟之言，兆民可望太平矣。」

操笑曰：「何敢當老丈所言？」遂取酒食，絹帛賜老人而遣之。說令三軍，如有下鄉人家，雞犬者，如殺人之罪。

於是軍民感德，操亦心中暗喜。人報袁紹聚四州之兵，得二三十萬，騎至合亭下寨。操兵前進下寨已定。次日，兩軍相對，各布成陣勢。操引諸將出陣，亦引三子一甥及文官武將出列陣前。操曰：「本初計窮力盡，何尚不思投降？爾待刀臨項上，悔無及矣。」紹大怒，回顧眾將曰：「誰敢出馬？」袁尚欲於父前逞能，便挺鎗，刀飛馬出陣來，往奔操。操指問眾將曰：「此何人？」有識者答曰：「此袁紹三子袁尚也。」

立雖皆未舉，一將挺鎗早出，撲視之，乃徐晃部將史渙也。兩陣相，正三合，尚撥馬刺斜而走。史渙趕來，袁尚拈弓搭箭，翻身背射。正中史渙左目，墜馬而死。袁紹見子得勝，揮鞭一指，大隊人馬，擁殺過來。操大發一場，各鳴金收軍。操與諸將商議，破紹之策。程昱獻「十面埋伏」之計，勸操退軍於河上，伏兵十隊，誘紹追至河上，盡軍退路，必將死戰，可勝紹矣。

操然其計，左右各分五隊，左一隊夏侯惇，二隊張遼，三隊李典，四隊樂進，五隊夏侯淵。右一隊曹洪，二隊張郃，三隊徐晃，四隊于禁，五隊高覽。中軍許褚為先鋒。次日，十隊先進，埋伏左右已定。至半夜，操令許褚引兵前進，為作誘寨之勢。袁紹五寨人馬，一齊俱起，許褚回軍，走。袁紹引軍趕來，喊聲不絕。比及天明，趕至河上，曹軍去路，操大呼曰：「前無去路，諸軍何不死戰？」衆軍回

身奮力向前。許褚飛馬當先，力斬十數將。雲軍大亂，雲紹退軍，急回背後曹軍趕來。

正行間，一聲鼓響，左邊夏侯淵、右邊高順、兩軍衝出。雲紹聚三子一甥，死衝血路奔逃。又有不到十里，左邊張飛、右邊趙雲、徐晃兩軍殺殺一連。雲紹父子膽裂心驚，奔入後寨，令三軍造飯，方欲待食，左邊張遼、右邊張郃、兩軍衝上馬前，奔雲亭人馬困乏，欲待歇息，後面曹操大軍趕來，雲紹捨命而走。

正行之間，右邊曹洪、左邊夏侯惇、攔住去路，大叫曰：「若不決死戰，必為所擒矣！」奮力衝突，得脫重圍。雲紹高聲呼救，被殺傷軍馬死亡殆盡。紹抱三子痛哭一場，不覺昏倒。眾軍見狀，口吐鮮血不止，歎曰：「吾自歷戰數十場，不意今日到此！」此天變，吾也。汝等各回本州，暫與曹賊一決雌雄。仰教各將領，國火急隨雲紹前往青州，暫避兇鋒。今日各將領，仍回并州，各去收拾人馬，以備調用。云云。人馬各散。雲紹令尚與雲配、逢紀、曹軍軍。

却說曹操自會亭大陣，獲寶三軍，令人探報。聞雲紹作回報，「紹臥病在牀，雲配守城，雲紹高聲呼救。本州」衆皆勸操急攻之。操曰：「青州糧食既絕，雲紹又病，未可急拔。見今禾稼在田，恐糜民力，暫待秋成後取之未晚。」正議間，忽有書到，報說：「劉備在汝南得劉辟、鄧敘

高之衆，圍丞相提軍出征河北，乃令劉辟守汝南，備親自引兵乘虛來攻許昌。丞相可速回軍禦之。」操大驚，留曹洪屯兵河上，虛張聲勢，親自提大兵往汝南來迎劉備。

却說玄德與趙雲等引兵欲襲許都，行近襍山地面，正遇曹兵殺來。玄德便於山上下寨，分三隊雲長屯兵於東南角，上屯飛屯兵於西南角，上屯張飛屯兵於正南立寨。曹操兵至，玄德語而用，操布成陣勢，叫玄德打話。玄德出馬於門旗下，操以鞭指罵曰：「吾待汝為上賓，汝何背讒亡恩！」玄德曰：「汝託名漢相，實為國賊。吾乃漢室宗親，奉天子密詔來討反賊。」遂於馬上朗誦衣帶詔。

操大怒，教許都出戰。玄德背後趙雲、挺鎗出馬，二將相交三不分勝負。忽然賊將雲長、東面角生雲長衝突而來，西南角子孫引軍衝突而來，三處一齊掩殺，曹軍遠來疲困，不能抵當。大敗而走。玄德為勝回營。次日又使趙雲搦戰。操兵旬日不出。玄德再使張飛搦戰，操兵亦不出。玄德急欲回軍抄背後徑取汝軍圍住。玄德令雲長去救。忽又翼德使傳引軍抄背後徑取汝南。玄德大驚曰：「若如此，吾前後受敵無所歸矣。」急遣雲長救之。兩軍皆去。

不一日，飛馬來報，夏侯惇已打破汝南，劉辟棄城而走。雲長現今被圍。玄德大驚，又報曹飛去救劉備，也被圍住了。玄德急欲回兵，又恐操兵後襲，忽報寨外許褚搦戰。玄德不敢出戰。候至天

明教軍士飽餐，步軍先起，馬軍後隨。梁中書傳正說：玄德等離寨約行數里，轉過土山，火把齊明，山頭上大呼曰：「你教走了劉備，丞相在此專等。」玄德懷恐，走脫。趙雲曰：「主公勿憂，但願某來。」趙雲挺鎗躍馬，殺開條路，玄德舉股劍後隨。

正戰間，許都追至，與趙雲力戰。背後子禁、李典又到。玄德見勢危，落荒而走。得背後曹操所遣，玄德深探山僻路，單馬逃生。趕到天明，側首一彪軍衝出，玄德大驚，視之，乃劉辟引敗軍千餘，護送玄德家小前來。孫乾備車馬，勞苦至，訴說「夏侯惇事勢甚銳，因此棄城而走。賈兵趕來，幸得雲長當住，因此得脫。」玄德曰：「不知雲長今在何處？」劉辟曰：「將軍且行，却再理會。」

行到數里，一棒鼓響，前面擁出一彪人馬，當先大將乃是張郃，大叫：「劉備快下馬受降！」玄德方欲退後，只見山路上紅旗麾動，一軍從山場內擁出，為首大將乃高覽也。玄德兩頭無路，仰天大呼曰：「天河使，我受此窘迫，事勢至此，不如萬死！」欲拔劍自刎。劉辟急止之曰：「容某死戰，奉路救君。」言訖，便來與高覽交鋒。戰不三合，被高覽一刀砍於馬下。

玄德正慌，方欲自戰，高覽後軍忽然自亂，一將衝陣而來，鎗起處，高覽翻身落馬，視之，乃趙雲也。玄德大喜，雲縱馬挺鎗，殺散後隊，又來前軍獨戰張郃。郃與雲戰三十餘合，撥馬敗走。雲乘勢衝殺，却被郃兵守住山隘，路窄不得出。

正奪路間，只見雲長關平周倉引三百軍到，兩下相攻，殺退

張郃，各出隘口，占住山險。下寨。玄德使雲長尋覓張飛，原來張飛去處，劉備都已經夏候淵所殺。雲長力殺夏候淵，追趕去，到被樂進引軍圍住。雲長路過，敗軍，尋蹤而去，殺退樂進，與飛同回見玄德。

人報軍軍大隊趕來，玄德教孫乾等保護家小先行。玄德與關張趙雲在後，且戰且走。忽見玄德去遠，收軍不穩。玄德敗軍不滿一千，狼狽而奔。前至一江，喚土人問之，乃漢江也。玄德權且安營。土人知是玄德，奉獻羊酒，乃豪飲於沙灘之上。玄德歎曰：「諸君皆有王佐之才，不幸墮劉備備之命，累及諸君今日身無立錫，誠恐有誤諸君。君等何不棄備而投明主，以取功名乎？」

衆皆掩面而哭。雲長曰：「兄言差矣。昔日高祖與項羽爭天下，數敗於羽，後九里山一戰成功，而開四百年基業。勝負兵家之常，何可自贖其志？」孫乾曰：「成敗有時，不可喪志。此離荆州不遠，劉景升坐鎮九州，兵強糧足，更且與公皆漢室宗親，何不往投之？」玄德曰：「但恐不容耳。」乾曰：「某願先往說之，使景升出境而迎主公。」

玄德大喜，便令孫乾晝夜往荆州。到那入見劉表，禮畢。劉表問曰：「公從玄德何故至此？」乾曰：「劉使君天下英雄，雖兵微將寡，而志欲匡扶社稷。汝南劉辟、劉都素無親故，亦以死報之。明公與使君同為漢室之胄，今使君新敗，欲往江東投孫仲謀。乾備言曰：『不可背親而向疎。』荆州劉將軍禮賢下士，士歸之如水之

搜東何况府宗乎？因此使君聽乾先來拜白，唯明公命之。

表大喜曰：「玄德善也。久欲相會而不可得，今肯屈顧實為幸甚。」蔡瑁請曰：「不可。劉備先從呂布交臂，近投袁紹，皆不克終，足可見其為人。今若納之，實操必加兵於我，枉動干戈，不如斬孫乾之首，以獻曹操，必重待主公也。」孫乾正色曰：「乾非懼死之人也。劉使君忠心為國，非曹操、呂布等比。前此相從，不為己也。今聞劉將軍在河內，當同往討賊，故千里相投，爾何獻而始賢如此耶？」

劉表聞言，乃叱蔡瑁曰：「吾主意已定，汝勿多言。」蔡瑁恨而出。劉表遂命孫乾先往報玄德，一面親自出寨三十里迎接。玄德見表執禮甚恭，表亦相敬甚。玄德引關、張等拜見劉表，表與玄德等同入荆州分撥院宇居住。

頃說曹操探知玄德已往荆州投奔劉表，便欲引兵攻之。程昱曰：「操網未除，而遽攻劉表，倘劉表從北而趨，勝負未可知矣。」

### 第三十一回 奪冀州袁尚爭鋒

却說袁尚自新史漢之後，自負其勇，不待其謂等兵至，自引兵數萬出塞陽，與曹軍並陳相迎。此處當先出馬，袁尚挺槍來戰，不三合，架隔週迴，不任大敗而逃。關、張趕勢擒殺，袁尚不能走，張急急引軍奔回冀州。袁紹聞袁尚敗回，又受了一驚，舊病復發，吐血數斗，昏倒在地。劉夫人慌救入臥內，病勢漸危。劉夫人急請春

不如還兵許都，藉軍器，待來年春，然後引兵先破袁紹，後取冀州。此之利一舉可收也。」

操然其言，遂提兵回許都。至建安八年春正月，操復南畿與兵先著袁術，操軍守汝南，以拒劉表。留荀仁、閻、許都親統大軍前守官渡屯紮。

且說袁紹自許都去，吐血症後，今方稍愈，聞議欲攻許都，統記諫曰：「若漢官渡官亭之敗，軍心未振，倘當深溝高壘，以養軍民之力。」

正議間，忽報官渡兵有渡來攻冀州。曰：「若保兵臨城下，當至河邊，然後拒戰，事已遲矣。吾當自領大軍出迎。」袁尚曰：「父親病體未痊，不可遠征。兄願提兵前去迎敵。」紹許之，遂使人往許都取袁術，劉表與高幹、四路同破曹操，正是：魏內汝南，袁術又從冀北，動征雄。

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 決漳河許都獻計

直至於此，兩軍相戰，但指而不能言。劉夫人曰：「倘可戰後，則一計可施。但就榻前寫了遺囑，親翻身大呼一聲，又吐血斗餘而死。後人有詩曰：  
果世公卿立大名，少年意氣自縱橫。空招俊傑三千客，漫有英雄百萬兵。羊質虎皮功不就，鳳毛雞膽事難成。夏



軍向荆州進兵。諱向德和曹軍自退。遂相慶賀。袁紹高幹各員辭去。袁譚與郭圖辛評議曰：『我為長子，反不能承父業，倘乃驍母所生，反承大衛，心實不甘。』圖曰：『主公可勸兵城外，只做請顯甫避配飲酒，伏刀斧手殺之，大事定矣。』譚從其言。遣別駕王彬自青州來，諱將此計告之。彬曰：『兄弟者，左右手也。今與他人爭鬪，斷其右手，而我必勝，安可得乎？夫乘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彼聽人離間骨肉，以求一朝之利，願察耳勿聽也。』

諱怒叱退王彬，使人去請袁術。術與袁紹配酒。配曰：『此必郭圖之計也。主公若往，必遭奸計，不如乘勢攻之。』袁術依言，便披挂上馬，引兵五萬出城。袁譚見術引軍來，情知事泄，亦即披挂上馬，與術交鋒。術見譚大馬，亦罵曰：『汝藥死父，親篡奪爵位，今又來殺我耶？』二人各自交鋒，袁譚大敗。術親督矢石，衝突殺。諱引敗軍奔平原，術與郭圖再議遣兵，令岑璧為將，領兵前來，術自引兵出青州。

兩陣對峙，旗鼓相望。術出馬，欲自戰。大將呂曠拍馬挺刀，死戰勇猛。二將戰無數合，術軍於馬下。諱見又敗，再奔平原。塞前劉備進兵，追至平原。諱抵營不住，退入平原，堅守不出。術三面圍城，攻打嚴與關。關曰：『今城中無少，彼軍方銳，勢不相宜。愚意可遣人彼營，請使將軍兵攻荆州，術必還救。將軍引兵夾擊之，倘可擒矣。若操縱被術軍，我因而敵其軍，實以其軍操軍運來糧食，不必自退去。我可以仍據冀北以圖進取也。』

諱從其言，問曰：『何人可為使？』關曰：『弟之弟辛毗，字佐治，見為平原令，此人乃能言之士，可命為使。』譚即召辛毗。毗欣然而至。諱修書付毗，使三千軍送毗出境。毗星夜齎書往見曹操。操也軍西平，伐劉表，表遣玄德引兵為前部以迎之。未及交鋒，辛毗到操案，見操禮舉，操問其來意。毗具言袁譚相求之意，呈上書信。

操看書畢，留辛毗於案中，聚文武計議。程昱曰：『袁譚被袁尚攻擊太急，不得已即來降，不可准信。』呂虔滿寵亦曰：『丞相既引兵至此，安可復舍袁而助譚？』荀攸曰：『三公之言未善。以愚意度之，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不敢展足，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若二子和睦，共守成業，天下事未可知也。今乘其兄弟相攻，勢窮而投我，我提兵先除袁尚，後觀其變，并滅袁譚，天下定矣。此機會不可失也。』

操大喜，便遣辛毗飲酒，謂之曰：『袁譚之降，真耶詐耶？袁尚之兵，果可必勝耶？』毗對曰：『明公勿問，真與詐也。只論其勢可。袁氏連年遠攻，兵革疲於外，謀臣誅於內，兄弟鬩隙，國分爲二，加之讒譖並譚，天災人雨，無間皆屬。皆知土崩瓦解，此爲天滅袁氏之時也。今明公提兵攻袁，尚不還救，則失巢穴，若還救則譚踵襲其後，以明公之威，擊疲憊之衆，如迅風之掃秋葉，也不此之圖，而伐荆州，荆州豐樂之地，國和民順，未可搖動。况四方之患，莫大於河北。河北既平，則滄業成矣，願明公詳之。』操大喜曰：『恨』



與幸佐治相見之晚也。」即日督軍還取冀州。玄德恐操有謀，不敢追襲，引兵自回荊州。

却說袁術知曹軍渡河，急急引軍還，命呂曠、呂翔隨後。袁術見尚退軍，乃大起平原軍馬，隨後趕來，行不到數十里，一聲喊響，兩軍齊出。左邊呂曠，右邊呂翔兄弟二人，攔住袁術。諱曰：「吾父在日，吾並未慢待二將軍，今何從吾弟而見道耶？」

二將聞言，乃下馬降諱曰：「勿降我，可降曹丞相。」二將因隨諱歸營。諱候操軍至，引二將見操，操大喜，以女許諱為妻，即令呂曠、呂翔為媒。諱請操攻取冀州。操曰：「方今淵草不接，搬運勞苦，我由濟河過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然後進兵。」令諱且居平原，操引軍屯黎陽，封呂曠、呂翔為列侯，隨軍聽用。郭圖謂袁諱曰：「曹操以女許婚，恐非真意。今又封賞呂曠、呂翔，帶去軍中，此乃牢籠河北人心，後必將為我禍。主公可刻將軍印二顆，暗使人送與二呂，令作內應，待操破了冀州，可乘便圖之。」

諱依言，遂刻將軍印二顆，暗送與二呂。二呂受訖，徑將印來與曹操。操大笑曰：「諱暗送印者，欲汝等為內助，待我破冀州之後，就中取事耳。汝等且權受之，我自為主張。」自此曹操便有殺諱之心。

且說袁術與蔡邕商議：「今曹兵運糧入白溝，必來攻冀州，如之奈何？」邕曰：「可發檄使武安長尹楷屯毛城，通上黨運糧。」

道，令沮授之子沮鵠守邯鄲，為聲援。主公可進兵平原，急攻袁諱。先絕袁諱，然後破曹。」袁術大喜，留蔡邕與陳珪守冀州，使馬延、張讓二將為先鋒，連夜起兵攻打平原。諱知尚兵來近，告急於操。操曰：「吾今當必得冀州矣。」

正說間，適許攸自許昌來，聞尚又攻諱，入見操曰：「丞相坐守於此，豈欲待天雷擊殺二袁乎？」操笑曰：「吾已料定矣。」遂令曹洪先進兵攻鄆，操自引一軍來攻尹楷。兵臨本境，楷引軍來迎。楷出馬，操曰：「許仲康安在？」許褚應聲而出，縱馬直取尹楷。楷措手不及，被許褚一刀斬於馬下。餘衆奔潰。操盡招降之，即勒兵取邯鄲。沮鵠進兵來迎，張遼出馬與鵠交鋒，戰不三合，鵠大敗。遼從後追趕，兩馬相離不遠，遼急取弓射之，應弦落馬。操指揮軍馬掩殺，衆皆奔散。

於是操引大軍前抵冀州。曹洪已近城下。操令三軍趨城，築起土山，又暗掘地道以攻之。審配設計堅守，法令甚嚴。東門守將馮禮，因酒醉，被巡警配痛責之。馮禮懷恨，密地出城降操。操問破城之策，禮曰：「突門內土厚，可掘地道而入。」操便命馮禮引三百壯士，晝夜掘地道而入。

却說審配自馮禮出降之後，每夜親自登城點視軍馬。當夜在突門圍上，望見城外無燈火，配曰：「馮禮必引兵從地道而入也。」急喚精兵，還有擊突門門，閉馮禮及五百壯士，皆死於土內。操折了這一場，遂罷地道之計，退軍於洹水之上，以候袁術回。

兵。袁尚攻平原，圍曹操已斷。許都，沮授大軍圍困袁州，乃舉兵回救。部將馬延曰：「從大路來，曹操必有伏兵，可取小路。」從西山出，澠水口去，却曹營，必勝也。

尚從其言，自領大軍先行，令馬延與曹操接應。早有細作去報曹操，操曰：「彼若從大路來，吾當遣之；若從西山小路而來，一戰可擒也。吾料袁尚必舉火為號，今城中接應，吾可分兵擊之。」於是分發已定。

却說袁尚出澠水界口，東至平原，屯軍陽平亭，離冀州十七里。一邊靠着澠水，向令軍士堆積柴薪乾草，至夜焚燒為號。遣主簿李孚扮作曹軍都督，直至城下，大叫：「開門！」密說認得是李孚聲音，放入城中，說：「袁尚已陳兵在陽平亭，等候接應，若城中兵出，亦舉火為號。」詎教城中堆草放火，以誑曹信。孚曰：「城中無糧，可發老弱殘兵，奔歸人馬，彼必不為備，我即以兵殺百姓之後，再攻之。」

詎從其論。次日，城上懸白旗，上寫「冀州百姓投降」。操曰：「此是城中無糧，教百姓投降，後必有兵出也。」操教張遼徐晃各引三千軍馬，伏於兩邊。自馬到，張遼至城下，果見城門開處，百姓扶老攜幼，手執白旗而出。百姓出盡，城中兵突出，操教將紅旗一桿，懸於城上，兩路兵奔出，便教城中兵只得復回。操自飛馬趕來，到吊橋邊，城中響鑼如雨，射中操盔，險透其頂。眾將急救，回陣，操更衣換馬，引眾將來攻，備率領軍士迎敵。

時各路軍馬一齊殺至，兩軍混戰，袁尚大敗。尚引敗兵退往西山，下寨，令人催車馬，延張遼軍來。不知曹操已使呂曠呂翔去，捉安二將，二將隨二呂來營，操亦封為列侯。即日進兵攻打西山，先使二呂馬延，領兵圍攻曹營。

尚情知西山守不住，夜走澠水口，安營未定，四下火光並起，伏兵齊出，人不及甲，馬不及鞍。尚軍大潰，退走五十里，勢窮力極，只得奔青州刺史陰德，至青州請降。操伴許之，却連夜使張遼徐晃去，却袁尚，盡焚印綬，衣甲輜重，望中山而逃。操回軍攻冀州，許攸獻計曰：「何不決漳河之水以灌之？」

操然其計，先差軍於城外掘河，壅過圍四十里。卷配在城上見操軍在城外掘壘，却掘得甚淺，處暗笑曰：「此欲決漳河之水以灌城耳。河深可灌，如此之淺，有何用哉？」遂不為備。

當夜曹操添十倍軍士，并力圍城，比及天明，水深二丈，引漳水灌之。城中水深數尺，更無糧食，軍士皆餓死。辛毗在城外，用錦囊裏密印綬衣服，招安城內之人，徐嗣大怒，將辛毗家屬老小八十餘口，就於城上斬之，將頭擲下。辛毗號哭不已。卷配之姪卷榮，素與辛毗相厚，見辛毗家屬被害，心中懷忿，乃密寫鸞門之書，於箭上射下城來。軍士拾得，幸毗將書獻操，操先下令如入冀州休，殺卷榮家氏一門老小，軍民降者免死。

次日天明，卷榮大開西門，放曹兵入。辛毗隨馬先入，軍將隨後殺入冀州，卷配在東南城樓上，見操軍已入城中，引數騎下城。

死戰，正迎徐晃交馬。徐晃生擒秦配，縶出城來，路逢辛毗。毗咬牙切齒，以鞭撻配首曰：「賊殺才今日死矣！」配大罵辛毗。毗從引曹操破我冀州，我恨不殺汝也！」

徐晃解圍見操曰：「汝何處門接我者乎？」配曰：「不知。」操曰：「此汝無家所歸也。」配怒曰：「小兒不行，乃至於此！」操曰：「昨孤至城下，何處申務濟之多耶？」配曰：「無少恨少。」操曰：「卿忠於袁氏，不容不如此，今肯降否？」配曰：「不降。」辛毗哭拜於地曰：「家屬八十餘口，纏繞此賊殺害，願承相戮之，以雪此恨。」配曰：「吾生為袁氏臣，死為袁氏鬼，不似汝輩說語阿諛之賊可速斫我！」操教牽出，臨受刑叱行刑者曰：「吾主在北，不可使我南面而死。」乃向北跪，引頸就刃。後人有詩歎曰：

河北多名士，誰知徐正南。命符主裏，心與古人參。忠直言無隱，廉能志不貪。臨亡猶北面，降者盡羞慚。

### 第三十三回 曹丕乘亂納甄氏

却說曹丕不見二婦人啼哭，撲劍欲斬之。忽見紅光滿目，遂接劍而問曰：「汝何人也？」婦人答曰：「幸乃袁將軍之妻甄氏也。」丕曰：「此女何人？」婦人曰：「此女男婦隨之妻甄氏也。因無出鐵州甄氏不肯遠行，故留於此。」

秦配既死，操憐其忠義，命葬於城北。曹操請曹芳入城，操方欲起行，只見刀斧手擁一人至。操視之，乃陳宮也。操謂之曰：「汝前為家初作賊，但罪狀孤可也，何乃辱及祖父？」陳宮曰：「備在賊上，不得不發耳。」左右勸操殺之，操憐其才，赦之，乃命為從事。

却說長子曹宇，字子桓，時年十八歲。丕初至時，有雲氣一片，其色青紫，員如草蓋，覆於其家，影日不散。有雲氣者，密謂操曰：「此天子氣也，令嗣貴不可言。」丕八歲能屬文，有逸才，博古通今，善騎射，好擊劍，時操殺冀州，不隨父在軍中，先領隨身軍，運投袁紹家下馬，被劍而入。有一將營之曰：「丞相有命，諸人不許入紹府。」丕叱退提劍入後堂，見兩個婦人相抱而哭，丕欲殺之，正是：

四世公侯托化夢，一家骨肉又遭殃。  
未知性命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 郭嘉遺計定連東

氏玉肌花貌，有傾國之色。遂對劉氏曰：「吾乃曹丞相之子也。願保汝家，汝勿憂慮。」遂安劍坐於堂上。却說曹操統眾將入冀州城，將入城門，許攸縱馬近前，以鞭指城門而呼操曰：「阿瞞，汝不待我安得入此門？」操大笑。衆將聞言俱不平，謀至紹府門下，問曰：「誰曾入此門來？」守將

對曰：「世子在內。」操喚出袁之劉氏出拜曰：「非世子不能保全妾家，願獻鴛鴦氏爲世子納貨。」操教喚出劉氏拜於前。操視之曰：「真吾兒婦也。」遂令曹丕納之。

操既定冀州，親往袁紹墓下設祭，再拜而哭，甚哀。願謂衆官曰：「昔日吾與本初共起兵時，本初問我曰：『若事不轉，方面何所可據？』吾問之曰：『足下意欲若何？』本初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沙漠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吾答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此言如昨，而今本初已喪，吾不能不爲流涕也。」衆皆歎息。操以金帛積草，賜紹妻劉氏，乃下令曰：「河北居民遭兵革之難，盡免今年租賦。」一面寫表申朝，操自領冀州牧。

一日許褚走馬入京門，正迎許攸。攸喚褚曰：「汝等無我，安能出入此門乎？」褚怒曰：「吾等千生萬死，身冒血戰，得得城池，汝安敢誇口？」攸罵曰：「汝等皆匹夫耳，何足道哉！」褚大怒，拔劍殺攸，提頭來見曹操。詎許攸如此無禮，遂殺之矣。操曰：「子遠與吾舊交，故相戲耳，何故殺之？」深責許褚，令厚葬許攸，乃令人遍訪冀州賢士。冀氏曰：「明鄉尉崔季珪，清河東武城人也。數會獻計於袁紹，紹不從，因此託疾在家。」

操即召珪爲本州別駕從事，因謂曰：「昨按本州戶籍，共計三十萬衆，可謂大州。」珪曰：「今天下分崩，九州疆裂，二袁兄弟相爭，喪民暴骨原野，丞相不急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先計按戶

籍，豈本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

操聞言，改容謝之，待爲上賓。操已定冀州，使人探冀消息。時譚引兵劫掠甘陵、安平、渤海、河間等處，聞袁尚敗走中山，乃統軍攻之。尚無心戰鬪，徑奔幽州投袁熙。譚盡降其衆，欲復圖冀州。操使人召之，譚不至。操大怒，馳書絕其婚，自統大軍征之，直抵平原。

譚聞操自統軍來，遣人求救於劉表。表請玄德商議。玄德曰：「今操已破冀州，兵勢正盛，袁氏兄弟不久必爲操擒，救之無益。況操常有窺譚之意，我只養兵自守，未可妄動。」表曰：「然則何以謝之？」玄德曰：「可作書與袁氏兄弟，以和解爲名，婉詞謝之。」

表然其言，先遣人以書遺譚。書略曰：

君子遠難，不適鄰國。目前聞君屈膝降曹，則是忘先人之讎，棄手足之誼，而遺同盟之恥矣。若冀州不弟，當降心相從，待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高義耶？

又與袁尚書曰：「青州」天性峭急，遂於曲直。吾當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計曲直，不亦善乎？若迷而不返，則是韓廣、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讎也。

譚得表書，知表無發兵之意，又自料不能敵操，遂棄平原，走保南皮。曹操追至南皮，時天氣寒，霜河道盡凍，糧船不能行動。操

令本處百姓搬冰凍船，百姓聞令而逃，大怒，欲斬將之百姓，聞得，乃親往營中投首。操曰：『若不殺汝等，則吾號令不行。』殺汝等，吾又不忍。汝等快往山中躲避，休被我軍士擄獲。

百姓皆垂淚而去。袁紹引兵出城與曹軍相敵。兩陣對圓，操出馬以鞭指諷而罵曰：『吾厚待汝，汝何生異心？』諷曰：『汝犯吾境界，奪吾城池，顯吾妻子，反說我有異心耶？』操大怒，便徐晃出馬，諷使彭安接戰。兩馬相交，不數合，晃斬彭安於馬下。諷軍敗走，退入南皮。操遣軍四面圍住，諷著慌，便幸許良操約降。操曰：『袁紹小子反覆無常，吾雖准信汝弟平晷，吾已重用，汝亦留此可也。』諷曰：『丞相差矣。某聞主責臣榮，主憂臣辱。某久事袁氏，豈可背之？』

操知其不可留，乃遣回。許良見諷言操不准投降，諷叱曰：『汝弟見事曹操，汝懷二心耶？』許良聞言，氣滿胸膈，昏絕於地。諷令扶出，須臾而死。諷亦悔之。郭圖謂諷曰：『來日盡驅百姓當先，以軍繼其後，與曹操決一死戰。』

諷從其言，當夜盡驅南皮百姓，皆執刀鎗，聽令。次日平明，大開四門，軍在後驅，百姓在前，喊聲大震，一齊推出，直抵曹寨。兩軍混戰，自辰至午，勝負未分，殺入欄地，見未獲全勝，乘馬上山，親自擊鼓。將士見之，奮力向前，兩軍大戰。百姓被殺者無數。曹洪雷威突陣，正迎袁紹，刀亂砍，袁紹被黃洪殺於陣中。郭圖見陣大亂，急馳入城中，樂進望見，拈弓搭箭，射下城壕，人馬俱陷。

三國演義 第三十三回

操引兵入南皮，安撫百姓。忽有一彪軍來到，乃袁紹部將焦觸、張南也。操自引軍迎之。二將倒戈卸甲，特來投降。操封為列侯。又黑山賊劉表引軍十萬來降，操封為平北將軍。下令將袁譚首級懸令，故有哭者，斬頭掛北門外。一人布冠衰衣，哭於頭下。左右奉來見操，問之，乃青州別駕王修也。因諫袁譚被逐，今知譚死，故來哭之。

操曰：『汝知吾令否？』修曰：『知之。』操曰：『汝不怕死耶？』修曰：『我生受其辟，今亡而不哭，非義也。畏死忘義，何以立世乎？若得收葬譚屍，受戮無恨。』操曰：『河北義士，何其如此之多也。可惜袁氏不能用，若能利用，則吾安敢正眼觀此地哉！』遂命收葬譚屍，禮修為上賓，以為司金中郎將。因問之曰：『今袁尚已投袁熙，取之當用何策？』修不答。操曰：『忠臣也。』問郭嘉，嘉曰：『可使袁氏降將焦觸、張南等自攻之。』

操用其言，隨差焦觸、張南、呂翔、馬延、張嶺，各引本部兵，分三路進攻幽州。一面使李典、樂進會合張燕，打并州攻高幹。且說袁尚、袁熙知曹兵將至，料難迎敵，乃棄城引兵星夜奔遼西，投烏桓去了。幽州刺史烏桓獨聚幽州眾官，歃血為盟，共議討袁尚之事。烏桓獨先言曰：『吾知曹丞相當世英雄，今往投降，有不違令者，斬。』依次歃血，誓至別駕韓瑒。瑒乃擲劍於地，大呼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主敗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缺矣。若北面而降曹，吾不為也。』

衆皆失色。烏桓曰：「夫與大軍當立大議。事之濟否，不待一人。韓琦既有志如此，其自便。」韓琦曰：「烏桓乃出城迎接三路軍馬，其來路甚大，當加為鎮北將軍。忽探馬來報：『樂進李典張燕攻打并州高幹守任堂口關，不能下。』操自領兵前往三將接應，說：『幹拒關難奪。』操集衆將共議破幹之計。荀攸曰：『若破幹須用詐降計方可。』

操然之，喚降將呂曠、呂翔附耳低言，如此如此。呂曠等引軍數十直抵關下，叫曰：『吾等原係袁氏舊將，不得已而降曹。操爲人詭譎，薄待吾等，吾今還扶舊主，可疾開關相納。』高幹未信，只教二將自上關說話。二將卸甲牽馬而入，謂幹曰：『曹軍新到，可乘其軍心未定，今夜劫寨，某等願當先。』

幹喜從其言，是夜教二呂當先，引兵餘軍前去。將至曹寨，背後賊聲大震，伏兵四起。高幹知是中計，急回寨關。操進，李典已寨了關。高幹奪路走脫，往投單于。操領兵拒住關口，使人追襲高幹。幹到單于界，正迎北營左賢王，膝下馬拜伏於地。曹操奪併疆土，今欲犯王于地，而高王乞救，授向力克復以保北方。左賢王曰：『吾與曹操無仇，豈有使犯王土地，欲使王結怨於曹氏耶？』叱退高幹，教思無備，只得去投曹表。行至上游，被都尉王植所殺，將頭懸於城上，以爲刀俎。

并州既定，操南臨西澤，見曹洪等曰：『袁紹兵敗將亡，勢窮力蹙，遂投沙澤，今引兵西趨，倘能得劉表虛席許都，

我救應不及，爲禍不淺矣。諸回師勿進爲上。』郭嘉曰：『諸公所言錯矣。主權威震天下，沙漠之人，恃其遠遼，必不設備，乘其無備，卒然擊之，必可破也。且袁紹與烏桓有恩，而與熙兄弟猶存，不可不除。劉表坐談之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劉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爲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也。』操曰：『奉孝之言，極是。』

遂率大小三軍，車數千輛，望前進發。但見黃沙漫漫，狂風四起，道路崎嶇，人馬難行。操有周軍之心，問於郭嘉。嘉此時不伏水，土臥病車中，操泣曰：『問我欲平沙漠，使公遠涉艱辛，以至染病，吾心何安？』嘉曰：『某感丞相大恩，雖死不能報萬一。』操曰：『吾見此地崎嶇，意欲回軍，若何？』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數人，輜重多而難以趨利，不如輕兵兼道，以出其不備，但須得識徑路者爲引導耳。』

遂留郭嘉於易州養病，求鄉導者以引路。人薦袁紹舊將田疇，深知此地崎嶇，而問之。疇曰：『此道秋夏間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楫，行動不如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將近祁山，其不備處，可一戰而擒也。』

操從其言，對田疇爲先鋒，作鄉導官爲前驅。張遼爲次，操自領後，倍道兼程，兩道而行。引到祁山，見山頂上，正遇袁熙袁宇，會合曹仁等，聚兵於山前。張遼縱馬挺鎗，自勒馬登高望之，見曹仁兵無險阻，參差不錯，操曰：『敵兵不整，便可擊之。』

「乃以...」  
大亂。遂指馬督軍於馬下，徐家書，遂引數千騎投  
東去了。

操收軍入柳城，封甲騎，以守柳城。操曰：「某  
負義逃竄之人，耳。」操厚恩金，為幸多矣。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操曰：「操之功，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

操曰：「某負義逃竄之人，耳。」操厚恩金，為幸多矣。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操曰：「操之功，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

操曰：「某負義逃竄之人，耳。」操厚恩金，為幸多矣。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操曰：「操之功，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

操曰：「某負義逃竄之人，耳。」操厚恩金，為幸多矣。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操曰：「操之功，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

操曰：「某負義逃竄之人，耳。」操厚恩金，為幸多矣。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操曰：「操之功，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

操曰：「某負義逃竄之人，耳。」操厚恩金，為幸多矣。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操曰：「操之功，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

操曰：「某負義逃竄之人，耳。」操厚恩金，為幸多矣。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操曰：「操之功，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

操曰：「某負義逃竄之人，耳。」操厚恩金，為幸多矣。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操曰：「操之功，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

操曰：「某負義逃竄之人，耳。」操厚恩金，為幸多矣。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操曰：「操之功，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

操曰：「某負義逃竄之人，耳。」操厚恩金，為幸多矣。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操曰：「操之功，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

操曰：「某負義逃竄之人，耳。」操厚恩金，為幸多矣。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操曰：「操之功，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

操曰：「某負義逃竄之人，耳。」操厚恩金，為幸多矣。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操曰：「操之功，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

操曰：「某負義逃竄之人，耳。」操厚恩金，為幸多矣。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操曰：「操之功，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

操曰：「某負義逃竄之人，耳。」操厚恩金，為幸多矣。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操曰：「操之功，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

操曰：「某負義逃竄之人，耳。」操厚恩金，為幸多矣。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操曰：「操之功，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

操曰：「某負義逃竄之人，耳。」操厚恩金，為幸多矣。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操曰：「操之功，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

操曰：「某負義逃竄之人，耳。」操厚恩金，為幸多矣。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操曰：「操之功，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

操曰：「某負義逃竄之人，耳。」操厚恩金，為幸多矣。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操曰：「操之功，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

操曰：「某負義逃竄之人，耳。」操厚恩金，為幸多矣。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操曰：「操之功，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

操曰：「某負義逃竄之人，耳。」操厚恩金，為幸多矣。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操曰：「操之功，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

操曰：「某負義逃竄之人，耳。」操厚恩金，為幸多矣。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操曰：「操之功，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

人。公孫康之子也。當日如袁熙與袁術家後，遂與袁術  
官。公孫康曰：「袁紹存日，常有吞遼東之心。今袁熙與  
術，其敗將亡，無所資，來此相投，是為奇勳。果之意也。若容納之  
後，必相圖。不如驅入城中，殺之，獻頭與曹公。曹公必喜。得我。」康  
曰：「只怕曹操引兵下遼東，又不如納二袁使為我助。」恭曰：「  
可使入操，知曹兵來攻，則曹二袁如其不動，則殺二袁，遂與曹  
公。」康從之，使人去報消息。

即說袁熙與袁術至遼東，二人密議曰：「遼東軍兵數萬，足可  
與曹操爭衡。今曹操之役，當破公孫康而奪其地，養成氣力而抗  
中原，可復河北也。」

高審已定，乃入見公孫康，康留於館驛，只推有病，不即相見。  
不一日，綉作回報：「曹公兵屯易州，並無下遼東之意。」公孫康  
大喜，乃先伏刀斧手於壁衣中，使二袁入相見禮畢，命坐。時天氣  
嚴寒，自見牀榻上無襪，請康曰：「願鋪坐席。」康膜目言曰：「  
汝二人之頭，將行萬里何處之有？」二袁大驚。康叱曰：「左右何不  
下手！」刀斧手擁出，就坐席上砍下二袁之頭，用木匣盛貯，使人  
送到易州，祭見曹操。

時操在易州，按兵不動，其候候張遼曰：「如不下遼東，  
可回許都，恐誤袁生心。」操曰：「待二袁首級至，即便回兵。」眾  
皆暗笑，忽報遼東公孫康遣人送袁熙袁術首級至，眾皆大驚。使  
者呈上書信，操大笑曰：「不出奉孝之所料。」重賞來使，封公孫

康曰：「某負義逃竄之人，耳。」操厚恩金，為幸多矣。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操曰：「操之功，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

康曰：「某負義逃竄之人，耳。」操厚恩金，為幸多矣。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操曰：「操之功，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

康曰：「某負義逃竄之人，耳。」操厚恩金，為幸多矣。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操曰：「操之功，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

康曰：「某負義逃竄之人，耳。」操厚恩金，為幸多矣。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操曰：「操之功，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

康曰：「某負義逃竄之人，耳。」操厚恩金，為幸多矣。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操曰：「操之功，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

康曰：「某負義逃竄之人，耳。」操厚恩金，為幸多矣。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操曰：「操之功，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

康曰：「某負義逃竄之人，耳。」操厚恩金，為幸多矣。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操曰：「操之功，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

康曰：「某負義逃竄之人，耳。」操厚恩金，為幸多矣。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操曰：「操之功，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

康曰：「某負義逃竄之人，耳。」操厚恩金，為幸多矣。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操曰：「操之功，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

康曰：「某負義逃竄之人，耳。」操厚恩金，為幸多矣。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操曰：「操之功，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

康曰：「某負義逃竄之人，耳。」操厚恩金，為幸多矣。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操曰：「操之功，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

康曰：「某負義逃竄之人，耳。」操厚恩金，為幸多矣。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操曰：「操之功，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

康曰：「某負義逃竄之人，耳。」操厚恩金，為幸多矣。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操曰：「操之功，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

康曰：「某負義逃竄之人，耳。」操厚恩金，為幸多矣。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操曰：「操之功，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

康曰：「某負義逃竄之人，耳。」操厚恩金，為幸多矣。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操曰：「操之功，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

康曰：「某負義逃竄之人，耳。」操厚恩金，為幸多矣。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操曰：「操之功，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

康曰：「某負義逃竄之人，耳。」操厚恩金，為幸多矣。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操曰：「操之功，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

康曰：「某負義逃竄之人，耳。」操厚恩金，為幸多矣。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操曰：「操之功，豈可受虛龍之舉，以邀  
賞。操死不敢受。」

廉爲襄平侯左將軍。蒙官問曰：「何爲不出奉孝之所料？」操遂出郭嘉書以示之。書略曰：

今聞袁熙袁尚往投遼東明公切不可加兵。公孫康久畏袁氏吞併二袁往投必疑。若以兵擊之，必併力迎敵，急不可下。若緩之，公孫康與氏必自相圖，其勢然也。

衆皆踴躍稱善。操引衆官復設祭於郭嘉靈前，亡年三十八歲，從征十有一年，多立奇勳。後人有詩讚曰：

天生郭奉孝，豪傑冠羣英。腹內藏經史，胸中隱甲兵。運謀如范蠡，決策似陳平。可惜身先喪，中原樹棟樑。

### 第三十四回 蔡夫人隔屏聽密語

却說曹操於金光處，掘出一銅雀，問荀攸曰：「此何兆也？」攸曰：「昔舜母夢玉雀入懷而生舜，今得銅雀，亦吉祥之兆也。」操大喜，遂命作寶臺以慶之。乃即日破土斷木，燒瓦磨磚，築銅雀臺於漳河之上，約計一年而工畢。少子曹植進曰：「若建層臺，必立三座，中間高者名爲銅雀，左邊一座名爲玉龍，右邊一座名爲金鳳。更作兩條紫欄，橫空而上，乃爲壯觀。」操曰：「吾兒所言甚當。他日落成，足可觀吾老矣。」原來曹操有子，惟植性敏慧，善文章，曹操平日最愛之。

於是曹植與曹不在鄴都造臺，使張燕守北寨。操將所得袁紹之兵，共五六十萬，班師回許都。大封功臣，又表贈郭嘉爲貞

操領兵還冀州，使人先扶郭嘉靈柩於許都安葬。程昱等謂曰：「北方既定，今還許都，可早建下江南之策。」操笑曰：「吾有此志久矣。諸君所言，正合吾意。」是夜宿於冀州城東角樓上，凭欄仰觀天文。時荀攸在側，操指曰：「南方旺氣熾然，恐未可圖也。」攸曰：「以丞相天威，何所不服？」

正看間，忽見一道金光從地而起。攸曰：「此必有寶於地下。」操下樓令人隨光掘之，正是：

星文方向南中指，金寶旋從北地生。不知所得何物，且聽下文分解。

### 劉皇叔躍馬過檀溪

侯養其子奕於府中。復聚衆謀士商議，欲南征劉表。荀彧曰：「大軍方北征而回，未可復動。且待半年，養精蓄銳，劉表孫權可一鼓而下也。」操從之，遂分兵屯田，以候調用。

却說玄德自到荆州，劉表待之甚厚。一日正相聚飲酒，忽報降將張武陳孫在江夏擄掠人民，共謀造反。表驚曰：「二賊又反，爲禍不小。」玄德曰：「下須兄長愛威，備請往討之。」表大喜，即點三萬軍與玄德前去。玄德領命即行，不一日來到江夏。張武陳孫引兵來迎。玄德與關張趙雲出馬在門旗下，望見張武所騎之馬，極其雄駿。玄德曰：「此必千里馬也。」言未畢，趙雲挺鎗而出，徑衝彼陣。張武縱馬來迎，不三合，被



趙雲一盤刺穿馬下，隨手扯住鬃頭，牽馬回陣。陣中見了，隨聲來奔。張飛大喝一聲，挺矛直出，將陣中死傷漢散，玄德留安餘，平復江夏，暫無暇，而回。表出郭迎，入城，設宴慶功。

酒至半酣，表曰：「吾弟如此雄才，荆州有倚賴也，但東南賊不時來寇，張魯孫權皆足爲慮。」玄德曰：「弟言三弟是也，但東南賊使張飛趙雲南越之境，雲長拒固子城，以鎮東魯，趙雲拒三江，以當孫權，何足慮哉？」

表欲從其言，蔡瑁告其姊蔡夫人曰：「劉備遣三將居外，而自居荆州，久必爲患。」蔡夫人乃夜對劉表曰：「我聞荆州人多與劉備往來，不可不防之。今察其居在城中，無益，不若遣使他往。」表曰：「玄德仁人也。」蔡氏曰：「只恐他人不似汝心。」

表沈吟不答。次日出城，見玄德所乘之馬極驟，問之，知是張武之馬，表稱讚不已。玄德遂將此馬送與劉表。表大喜，騎回城中，觀越見而問之，表曰：「此玄德所送也。」越曰：「昔先兄劉良最嘗相馬，越亦頗曉此。此馬眼下有淚槽，額邊生白點，名爲的盧，則妨主。張武爲此馬而亡，主公不可乘之。」

表聽其言，次日請玄德飲宴，因言曰：「昨承惠良馬，深感厚意，但賢弟不時征進，可以用之，敬當送也。」玄德起謝，表又曰：「賢弟久居此間，恐廢武事，襄陽屬邑新野縣，頗有錢糧，弟可引本部軍馬於本縣屯紮，何如？」

玄德領諸次日謝別劉表，引本部軍馬遷往新野，方出城門。

只見一人在馬前長揖曰：「公所騎馬，不可乘也。」玄德視之，乃荆州蒯良，字季博，山陽人也。玄德忙下馬問之，籍曰：「昨聞劉表度對劉荆州云：『此馬名曰的盧，則妨主。』因此還公，豈可復乘之？」玄德曰：「深感先生見愛，但凡人死生有命，豈馬所能妨哉？」籍服其高見，自此常與玄德往來。

玄德自到新野，軍民皆喜，政治一新。建安十二年春，甘夫人生劉禪。是夜有白鶴一隻，飛來縣衙屋上，高鳴四十餘聲，望西飛去。臨分曉時，異香滿室。甘夫人嘗夜夢仰吞北斗，因而懷孕，故乳名阿斗。

此時曹操正統兵北征，玄德乃往荆州，謁劉表曰：「今曹操悉兵北征，許昌空虛，若以荆襄之衆，乘間襲之，大事可就也。」表曰：「吾坐據九州足矣，豈可別圖？」玄德默然。表邀入後堂飲酒，酒至半酣，表忽然長歎，玄德曰：「兄長何故長歎？」表曰：「吾有心事，未易明言。」玄德再欲問時，蔡夫人出立屏後，劉表乃垂頭不語。

須臾席散，玄德自歸新野。至是年冬，曹操自柳城回，玄德甚歎表之不用其言。忽一日，劉表遣使至，請玄德赴荆州相會。玄德隨使而往，劉表接着，敘禮畢，請入後堂飲宴。因謂玄德曰：「近聞曹操提兵回許都，勢日強，必有吞併荆襄之心。昔日悔不聽賢弟之言，失此好機會。」玄德曰：「今天下分裂，干戈日起，機會豈有盡乎？若能應之於後，未足爲恨也。」表曰：「吾弟之言甚當。」

相與對飲

酒酣表忽潸然下淚。玄德問其故。表曰：「吾有心事，前嘗欲與賢弟未得其便。」玄德曰：「兄長有何難決之事，倘有用弟之處，弟雖死不辭。」表曰：「前妻陳氏所生長子琦，為人雖賢而柔懦不足，立大事後，妻蔡氏所生少子璋，頗聰明，吾欲廢長立幼，恐礙於禮法，欲立長子，爭奈蔡氏族中皆掌軍務，後必生亂，因此委決不下。」玄德曰：「自古廢長立幼，取亂之道。若愛蔡氏禮重，可徐徐削之，不可洩愛而立少子也。」表默然。原來蔡夫人素疑玄德，凡遇玄德與表敘話，必來竊聽，是時正在屏風後聞玄德此言，心甚恨之。

玄德自知語失，遂起身如廁。因見己身骨肉復生，亦不覺潸然流淚。少頃復入席。表見玄德有淚容，怪問之。玄德長歎曰：「備仕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散，今久不騎，髀肉復生，日月蹉跎，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表曰：「吾聞賢弟在許昌與曹操青梅煮酒共論英雄，賢弟盡譽當世名士，操皆不許，而獨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以曹操之權力，猶不敢居吾弟之先，何慮功業不建乎？」玄德乘酒興，失口答曰：「備若有基本，天下庶幾之望，誠不足慮也。」表聞言默然。玄德自知失語，託醉而起，歸館舍安歇。後人有詩讚玄德曰：

曹公屈指從頭數，天下英雄獨使君。髀肉復生猶感歎，爭教寶字不三分。

却說劉表聞玄德語，口雖不言，心裏不足，別了玄德，退入內宅。蔡夫人曰：「適聞吾於背後聽得劉備之言，甚輕視人，足見其有吞併荆州之意，今若不除，必為後患。」表不答，但搖頭而已。蔡氏乃密召蔡瑁入商議此事。瑁曰：「請先就館舍殺之，然後告知主公。」蔡氏然其言。瑁出，便連夜點軍。

却說玄德在館舍中秉燭而坐，三更以後，方欲就寢。忽一人叩門而入，視之乃伊籍也。原來伊籍深知蔡瑁欲害玄德，特夜來報官。下伊籍將蔡瑁謀殺知玄德，備促玄德速起身。玄德曰：「未詳果升如何便去？」籍曰：「公若辭，必遭蔡瑁之害矣。」玄德乃請別伊籍急喚從者一齊上馬，不待天明，星夜奔回新野。比及蔡瑁領軍到館舍時，玄德已去遠矣。瑁悔恨無及，乃寫詩一首於壁間，題入見表曰：「劉備有反叛之意，適反詩於壁上，不辭而去矣。」表不信，親詣館舍觀之，果有詩四句。詩曰：

數年留守困空對，山川龍豈池中物。乘雷欲上天，劉表見詩大怒，按劍言曰：「吾殺此無義之徒，行數步，猛省曰：『吾與玄德相處多時，不曾見他作詩，此必外人離間之計也。』遂回步入館舍，用劍尖削去此詩，棄劍上馬。蔡瑁請曰：「軍士已點齊，可就往新野擒劉備。」表曰：「未可造次，容徐圖之。」

蔡瑁見表持疑不決，乃暗與蔡夫人商議，即日大會衆官於襄陽，就彼處謀之。次日，瑁稟表曰：「近年豐稔，合聚衆官於襄陽。」

以宗指之，遂請主公一行。表曰：「吾近日頗英作畫，不願行，可令二平為主持。」一曰：「公乎年幼，恐失於履歷。」表曰：「可徒無所慮，我備待。」一曰：「公乎年幼，恐失於履歷。」表曰：「可徒無所慮，我備待。」

一曰：「吾見歸雲行，不難文也。」一曰：「吾伏五百軍，在城內，準備一戰，即可使文聘手成。」一曰：「一席於外，以待武將先請往，恐無後可待。」

一曰：「其日，當日，數年辛馬，大服歸處，文德歸處，感其情，命承人後，開演，業當至，空中，玄德主廟，一及子，神與分坐，其能依衣，而坐，趙雲帶劍，立於玄德之側，文聘手成，入，詣趙雲，計，趙雲，不夫，玄德，命，玄德，命，而，出，發，在，外，收，得，鐵，櫃，相，似，許，玄，德，求，三，百，軍，都，道，歸，會，只，得，半，開，道，下，乎。」

一曰：「此其情，當日，趙雲，歸，因，郭，而，獲，意，蓋，其，情，而，後，劉，璋，一，字，引，一，班，交，武，官，做，出，趙，玄，德，見，二，公，子，俱，在，若，不，覺，是，日，郭，於，會，會，劉，璋，引，三，百，軍，臨，城，保，護，其，其，即，往，行，坐，不，離，左，右，劉，璋，苦，文，德，曰：「文，德，其，汝，作，不，能，行，動，特，請，叔，父，待，奔，趙，雲，各，通，守，候，之，官。」文，德，曰：「若，水，不，敢，當，此，既，有，見，命，不，敢，不，從。」

次日，人報，九，路，四，五，州，官，俱，已，到，城，郭，預，備，預，備，劉，璋，曰：「劉，璋，其，之，情，久，留，於，此，彼，必，為，者，可，令，今，日，除，之。」一，曰：「劉，璋，失，其，之，望。」一，曰：「劉，璋，已，留，劉，璋，官，誰，在，此。」一，曰：「劉，璋，失，其，之，望。」一，曰：「劉，璋，已，留，劉，璋，官，誰，在，此。」

自一說如此，可預作準備。一曰：「其情，現由大路，已使營，劉，璋，守，把，南，門，外，已，使，中，軍，把，北，門，外，已，使，劉，璋，守，把，止，守，西，門，不，高，守，把。」一曰：「前，有，劉，璋，守，把，南，門，外，已，使，中，軍，把，北，門，外，已，使，劉，璋，守，把，止，守，西，門，不，高，守，把。」

一曰：「吾見歸雲行，不難文也。」一曰：「吾伏五百軍，在城內，準備一戰，即可使文聘手成。」一曰：「一席於外，以待武將先請往，恐無後可待。」

一曰：「其日，當日，數年辛馬，大服歸處，文德歸處，感其情，命承人後，開演，業當至，空中，玄德主廟，一及子，神與分坐，其能依衣，而坐，趙雲帶劍，立於玄德之側，文聘手成，入，詣趙雲，計，趙雲，不夫，玄德，命，玄德，命，而，出，發，在，外，收，得，鐵，櫃，相，似，許，玄，德，求，三，百，軍，都，道，歸，會，只，得，半，開，道，下，乎。」

一曰：「此其情，當日，趙雲，歸，因，郭，而，獲，意，蓋，其，情，而，後，劉，璋，一，字，引，一，班，交，武，官，做，出，趙，玄，德，見，二，公，子，俱，在，若，不，覺，是，日，郭，於，會，會，劉，璋，引，三，百，軍，臨，城，保，護，其，其，即，往，行，坐，不，離，左，右，劉，璋，苦，文，德，曰：「文，德，其，汝，作，不，能，行，動，特，請，叔，父，待，奔，趙，雲，各，通，守，候，之，官。」文，德，曰：「若，水，不，敢，當，此，既，有，見，命，不，敢，不，從。」

次日，人報，九，路，四，五，州，官，俱，已，到，城，郭，預，備，預，備，劉，璋，曰：「劉，璋，其，之，情，久，留，於，此，彼，必，為，者，可，令，今，日，除，之。」一，曰：「劉，璋，失，其，之，望。」一，曰：「劉，璋，已，留，劉，璋，官，誰，在，此。」一，曰：「劉，璋，失，其，之，望。」一，曰：「劉，璋，已，留，劉，璋，官，誰，在，此。」

溪邊回頭看時，追兵已近。玄德著驚，縱馬下溪。行不數步，馬前險忽陷，浸淫衣袍。玄德乃加鞭大呼曰：「的盧的盧，今日妨我！」言畢，那馬忽從水中湧身而起，一躍三丈，飛上西岸。玄德如從雲霧中起，後來蘇學士有古風一篇單吟，躍馬檀溪事。詩曰：

老去花殘春日暮，賢豪偶至檀溪路。停驂遙望獨徘徊，

眼前零落鬣紅鬃。暗想威揚火德衰，龍爭虎鬪交相殺。襄陽會上王孫飲，坐中玄德身將危。逃生獨出西門道，背後追兵復將到。一川煙水漲檀溪，急叱征騶往而跳。馬蹄踏碎青玻璃，天威灑處金鞭揮。身畔但聞千驛走，波中忽見雙龍飛。西川獨霸真英主，坐上龍駒兩相遇。檀溪溪水自

第三十五回 玄德南漳逢隱淪

却說蔡瑁方欲回城，趙雲引軍趕出城來。原來趙雲正飲酒間，忽見大馬勒急入內觀之席上，不見了玄德。雲大驚，出投館舍，聽得人說：「蔡瑁引軍望西趕去了。」雲火急縛鎗上馬，引營原帶來三百軍，奔出西門，正迎着蔡瑁，急問曰：「吾主何在？」瑁曰：「使君逃席而去，不知何往。」雲曰：「趙雲是誰細之人，不肯造次，即策馬前行，遙望大溪，別無去路。乃得回馬，喝問蔡瑁曰：『汝請吾主赴宴，何故引着軍馬追來？』」瑁曰：「九郡四十二州縣，官傢保在此，吾為上將，豈可不防護？」雲曰：「汝這吾主何處去了？」瑁曰：「聞使君匹馬出西門，到

東流，龍駒英主，奈何處隱淪。三歎心欲碎，緜陽寂寂照空山。三分鼎足渾如夢，蹤跡空留在世間。玄德躍過溪，西顧望東岸。蔡瑁已引軍趕到溪邊，大叫：「使君何故逃席而去？」玄德曰：「吾與汝無仇，何故欲相害？」瑁曰：「吾並無此心，使君休聽人言。」玄德見瑁手將拍琴取箭，及意撥馬望西南而去。瑁謂左右曰：「是何神助也？」即欲收軍回城，只見西門內趙雲引三百軍趕來，正是：「驅去龍駒能救主，追來虎將欲謀仇。」未幾，蔡瑁性命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單福新野遇英主

此却又不見。雲驚疑不定，直來溪邊看時，只見隔岸一帶水跡。雲暗付曰：「難道連馬跳過了溪去？」令三百軍四散覓望，並不見蹤跡。雲再回馬，喝問蔡瑁曰：「大城去了。」雲乃率守門軍士追問，皆說劉使君飛馬出西門而去。雲再欲入城，又恐有埋伏，遂急引軍歸新野。却說玄德躍馬過溪，似醉如癡，想此闊澗一躍而過，豈非天意。遙望南漳策馬而行，日將沉西，正行之間，見一牧童跨於牛背上，口吹短笛而來。玄德歎曰：「吾不如也。」遂立馬觀之。牧童







第三十六回 玄德用計襲樊城

却說曹仁忿怒，遂大起本部之兵，星夜渡河，意欲踏平新野。且說單福得勝，回縣請玄德曰：「曹仁屯兵樊城，今知二將被誘，必起大軍來動。」玄德曰：「當何以迎之？」福曰：「彼若盡提兵而來，樊城空虛，可乘間襲之。」玄德問計，福附耳低言如此如此。

玄德大喜，預先準備已定。忽報馬報說：「曹仁引大軍渡河來了。」單福曰：「果不出吾之料。」遂請玄德出軍迎敵。兩陣對圓，趙雲出馬喚彼將答話。曹仁命李典出陣，與趙雲交鋒，約戰十數合，李典料敵不過，撥馬回陣。雲縱馬追趕，兩翼軍射住，遂各罷兵歸寨。

李典回見曹仁，言：「彼軍潛蹤，不可輕敵，不如回樊城。」曹仁大怒曰：「汝未出軍時，已慢吾軍心，今又賣陣罪當斬首。」便喝刀斧手推出李典要斬。眾將苦告，方免。乃調李典領後軍，仁自引兵為前部。欲日鳴鼓進軍，布成一箇陣勢，使人問玄德曰：「識吾陣勢？」

單福使上高處觀望，謂玄德曰：「此「八門金鎖陣」也。八門者，休、生、傷、杜、景、死、驚、開。如從生門、景門、開門而入，則吉；從傷門、驚門、休門而入，則傷；從杜門、死門而入，則亡。今八門雖布得整齊，只是中間通欠主持，如從東南角上生門入，往正西景門而

元直走馬薦諸葛

出，其陣必亂。」玄德聽令，教軍士把住陣角，命趙雲、翼、五百軍從東南角入，逕往河內。雲得令，挺鎗躍馬引兵，逕投東南角上，吶喊殺入中軍。曹仁挺投北走，雲不追趕，却突出西門，又從西殺轉東南角上，來曹仁軍大亂。玄德麾軍衝擊，曹兵大敗而退。單福命休追趕，收軍自回。

却說曹仁輸了一陣，方信李典之言，因復請典商議。言：「劉備軍中必有能者，吾陣竟為所破。」李典曰：「吾雖在此，甚憂樊城。」曹仁曰：「今晚去劫寨，如得勝，再作計議；如不勝，便退軍回樊城。」李典曰：「不可。劉備必有準備。」仁曰：「若如此多疑，何以用兵？」遂不聽李典之言，自引軍為前隊，使李典為後隊，當夜二更劫寨。

却說單福正與玄德在寨中議事，忽信風驟起。福曰：「今夜曹仁必來劫寨。」玄德曰：「何以敵之？」福笑曰：「吾已預算定了。」遂密分撥已畢。至二更，曹仁兵將近寨，只見寨中四圍火起，燒着寨柵。曹仁知有準備，急令退軍。趙雲掩殺將來，仁不及收兵回寨，急望北河而走。將到河邊，纔欲尋船渡河，岸上一彪軍殺到，為首大將乃張飛也。曹仁死戰，李典保護曹仁下船渡河。曹軍大半淹死水中。



曹仁渡過河，西岸奔至樊城，令人叫門，只見城上一聲鼓響，一將引軍而出，大喝曰：「吾已取樊城多時矣！衆將聽之，乃關雲長也。」仁大驚，撥馬便走。雲長追殺過來，曹仁又折了好些軍馬，星夜投許昌於路打聽，方知有單福爲軍師設謀定計。

不說曹仁敗回許昌，且說玄德大獲全勝，引軍入樊城，縣令劉泌出迎。玄德安民已定，那劉泌乃長沙人，亦漢室宗親，遂請玄德到家，設宴相待。只見一人侍立於側，玄德視其人器宇軒昂，因問泌曰：「此何人？」泌曰：「此吾之甥，寇封本羅喉寇氏之子也。因父母雙亡，故依於此。」

玄德愛之，欲嗣爲義子。劉泌欣然從之，遂使寇封拜玄德爲父，改名劉封。玄德帶同令拜雲長翼德爲叔，雲長曰：「兄長既有子，何必用螟蛉？後必生亂。」玄德曰：「吾待之如子，彼必事吾如父，何亂之有？」雲長不悅。玄德與單福計議，令趙雲引一千軍守樊城，玄德領衆自回新野。

却說曹仁與李典同許都，見曹操，泣拜於地，請罪。具言損將折兵之事。操曰：「勝負乃兵家之常，但不知誰爲劉備畫策？」曹仁言是單福之計。操曰：「單福何人也？」程昱笑曰：「此非單福也。此人幼好學擊劍，中平末年，嘗爲人報讎殺人，披髮塗面而走，爲吏所獲，問其姓名，不答。吏乃縛於車上，繫鼓行於市，令人譏之，雖有讒者不敢言。而同伴竊解救之，乃更姓名而逃。折節向學，遍訪名師，嘗與司馬徽談論。此人乃穎川徐庶字元直，單福乃其

託名耳。」操曰：「徐庶之才，比君何如？」昱曰：「十倍於君。」操曰：「惜乎賢士歸於劉備羽翼成矣，奈何？」昱曰：「徐庶雖在彼，丞相要用，召來不難。」操曰：「安得彼來歸？」昱曰：「徐庶爲人至孝，幼喪其父，止有老母在堂。現今其弟徐康已亡，老母無依，待養丞相可使人賺其母到許昌，徐作書召其子，則徐庶必至矣。」

操大喜，使人星夜前去取徐庶母，不日取至。操厚待之，因謂之曰：「聞令嗣徐元直，乃天下奇才也。今在新野，助運臣劉備，背叛朝廷，正猶棄玉落於汙泥之中，誠爲可惜。余懷老母作養，喚回許都，當於天子之前保奏，必有重賞。」

遂命左右捧過交椅四張，令徐母作書。徐母曰：「劉備何如人也？」操曰：「沛郡小輩，妄稱皇叔，全無信義，所謁君子而小人答也。」徐母厲聲曰：「汝何虛誑之甚也！吾久聞玄德乃中山靖王之後，孝景皇帝閣下玄孫，屈身下主，恭已待天，仁聲震世之黃龍白叟，牧子樵夫，皆知其名，眞當世之英雄也。吾兒輔之，得其主矣。汝雖託名養相，實爲漢賊，乃反以玄德爲逆臣，欲使吾兒背明投暗，豈不自斃乎！」

言訖，復取石硯，打曹操大怒，叱武士執徐母出，將斬之。程昱急止之，入諫。操曰：「徐母獨許承相者，欲求死也。丞相若殺之，則招不義之名，而成徐母之德。徐母既死，徐庶必死心助劉備，以報讎矣。不如留之，使徐庶身心兩處，縱使助劉備，亦不盡力也。且留得徐母在，昱自有計賺徐庶至此，以輔丞相。」



生此去。天各一方。未知相會却在何日。說罷。淚如雨下。庶亦涕泣而別。玄德立馬於林畔。看徐庶乘馬與從者匆匆而去。玄德哭曰。元直去矣。吾將奈何。凝淚而望。却一樹林隔斷。玄德以手掩目曰。吾欲盡伐此處樹木。業問何故。玄德曰。因阻吾望徐元直之目也。

正望間。忽見徐庶拍馬而回。玄德曰。元直復回。莫非無去意乎。遂淚然拍馬向前迎問曰。先生此回。必有意。庶曰。馬謂玄德曰。某因心緒如麻。忘却一語。此間有一奇士。只在襄陽城外二十里隆中。使君何不求之。玄德曰。敢煩元直為備。請來相見。庶曰。此人不可屈致。使君可親往求之。若得此人。無異鳳得呂望。漢得張良也。玄德曰。此人比先生才德何如。庶曰。以某比之。猶猶驢馬並麒麟。雲鶴配鸞鳳耳。此人每嘗自比管仲樂毅。以吾觀之。管樂殆不及此人。此人有經天緯地之才。蓋天下人也。

玄德喜曰。願聞此人姓名。庶曰。此人乃瑯琊陽都人。複姓諸葛名亮。字孔明。乃漢司禦校尉諸葛豐之後。其父名珪。字子真。為泰山郡水旱卒。亮從其叔玄。玄與荆州劉景升有舊。因往依之。遂家於瑯陽。後玄卒。亮與弟諸葛均躬耕於南陽。好為梁父吟。所居之地。有一岡名臥龍岡。因自號為臥龍先生。此人乃絕代奇才。使君急宜往駕見之。若此人肯相輔佐。何愁天下不定乎。

玄德曰。昔水鏡先生曾為備言。伏龍鳳雛。兩人得一可安天下。今所云莫非即伏龍鳳雛乎。庶曰。鳳雛乃我瑯陽統也。伏龍正是諸葛孔明。玄德踴躍曰。今日方知伏龍鳳雛之語。何期大賢只在目前。非先生言。備有眼如盲也。後人有詩讚徐庶走馬薦諸葛。詩曰。

痛恨高賢不再逢。臨歧泣別兩情濃。片言却似膠鬲。能使南陽起臥龍。徐庶薦了孔明。再別玄德策馬而去。玄德聞徐庶之語。方悟司馬德操之言。似醉方醒。如夢初覺。引眾將回至新野。俱具厚幣同謝張前去南陽請孔明。

且說徐庶統別玄德。感其留戀之情。恐孔明不肯出山。輔之。遂乘馬直至臥龍岡下。入草廬見孔明。孔明問其來意。庶曰。庶本欲事劉豫州。奈老母為曹操所囚。馳書來召。只得捨之。而往。臨行時。將公薦與玄德。即日將來。請望公勿推阻。即展平生之大才。以輔之。幸甚。

孔明聞言。作色曰。君以我為享祭之犧牲乎。說罷。拂袖而入。庶羞慚而退。上馬趨程。越許昌見母。正是。朋友一言。因愛主。赴家千里。為思親。未知後事若何。下文便見。

第三十七回 司馬徽再薦名士

却說徐庶趕程許昌曹操知徐庶已到遂命荀彧程昱等一班謀士往迎之庶入相府拜見曹操操曰公乃高明之士何故屈身而事劉備乎庶曰某幼逃難流落江湖偶至新野適與玄德交厚老母在此幸蒙慈愛不勝愧感操曰公今至此正可展昏侍奉令堂吾亦得聽清誨矣

庶拜謝而出急往見其母泣拜於堂下母大驚曰汝何故至此庶曰近於新野事劉豫州因得母書故星夜至此徐母勃然大怒拍案罵曰辱子飄蕩江湖數年吾以為汝學業有進何其反不如初也汝既讀書須知忠孝不能兩全豈不識曹操欺君罔上之賊劉玄德仁義布於四海况又漢室之胄汝既事之得其主矣今忍一紙偽書更不詳察遂棄明投暗自取惡名真做夫也吾有何面目與汝相見汝玷辱祖宗空生於天地間耳罵得徐庶拜伏於地不敢仰視母自轉入屏風後去了

少頃家人出報曰老夫夫人自縊於梁間徐庶慌入救時母氣已絕後人有徐庶母誼曰

賢哉徐母流芳千古守節無虧於家有補教子多方處身自苦氣若丘山義出肺腑讀美豫州毀觸魏武不畏鼎鑊不懼刀斧惟恐後嗣玷辱先祖伏劍河漢斷機堪伍生得其名死得其所賢哉徐母流芳千古

劉玄德三顧草廬

徐庶見母已死哭絕於地良久方甦曹操使人齎禮弔問又親往祭安徐庶葬母柩於許昌之南原居喪守墓凡曹操所賜庶俱不受時操欲南征南征荀彧諫曰天寒未可用兵姑待春暖方可長驅大進操從之乃引漳河之水作一池名玄武池城內教練水軍準備南征

却說玄德正安排禮物欲往隆中謁諸葛亮忽一報門外有一先生峨冠博帶道貌非常特來相探玄德曰此莫非即孔明否遂整衣出迎視之乃司馬徽也玄德大喜請入後堂高坐拜問曰備自別仙顏日因車務倥偬有失拜訪今得光降大慰仰慕之私徽曰聞徐元直在此特來一會玄德曰近因曹操囚其母徐母遣人馳書喚回許昌去矣徽曰此中隱操之計矣吾素聞徐母賢雖為操所囚必不肯聽曹召其子此書必詐也元直不去其母倘存今若去母必死矣

玄德問其故徽曰徐母高義必羞見其子也玄德曰元直臨行薦南陽諸葛亮其人若何徽笑曰元直欲去自去便了何又着他出來嘔心血也玄德曰先生何出此言徽曰孔明與博陵崔州平穎川石廣元汝南孟公威與徐元直四人為密友此四人務於精純惟孔明獨異其大略皆抱膝長吟而指四人曰公等仕進可至刺身郡守棄間孔明之志若何

孔明但笑而不答。每當自比管仲樂毅，其才不可量也。玄德曰：「何穎川之多賢乎？」徵曰：「管有殷墟善觀天文，嘗謂彗星聚於穎分其地必多賢士。」

時雲長在側曰：「某聞管仲樂毅，乃春秋戰國名人，功蓋寰宇。孔明自比此二人，毋乃太過？」徵笑曰：「以吾觀之，不當比此二人。我欲另以二人比之。」雲長問那二人，徵曰：「可比與周八百年之姜子牙，旺漢四百年之張子房也。」衆皆愕然。徵下階相辭，欲行。玄德留之不住，徵出門仰天大笑曰：「臥龍雖得其主，不得其時，惜哉！」言罷飄然而去。玄德曰：「真隱居賢士也。」次日玄德同關張并從人等來隆中，遙望山畔數人，荷鋤耕於田間，而作歌曰：

蒼天如圓蓋，陸地如棋局。世人黑白分，往來爭榮辱。榮者自安安，辱者定碌碌。南陽有隱居，高臥臥不足。

玄德聞歌，勒馬喚農夫問曰：「此歌何人所作？」答曰：「乃臥龍先生所作也。」玄德曰：「臥龍先生住何處？」農夫曰：「自此山之南一帶高岡，乃臥龍岡也。岡前疎林內茅廬中，即諸葛先生高臥之地。」玄德謝之，策馬前行，不數過，遙望臥龍岡，果然清溪異常，後人有古風一篇，單道臥龍居處，詩曰：

襄陽城西二十里，一帶高岡枕流水。高岡屈曲壓雲根，流水潺湲漲石髓。勢若困龍石上蟄，形如單鳳松陰裏。柴門半掩閉茅廬，中有高人臥不起。修竹交加列翠屏，四時

簾落野花香，牀頭堆積黃卷，座上往來無白丁。叩戶蒼猿時獻菓，守門老鶴夜聽經。羨真名琴藏古錦，雙關寶劍映松文。廬中先生獨幽雅，閒來親自動耕穡。專待春雷驚夢回，一聲長嘯安天下。

玄德來到莊前，下馬親叩柴門。一童出問，玄德曰：「漢左將軍宜城亭侯領豫州牧皇叔劉備特來拜見先生。」童子曰：「我記不得許多名字。」玄德曰：「你只說劉備來訪。」童子曰：「先生今早少出。」玄德曰：「何處去了？」童子曰：「蹤跡不定，不知何處去了。」玄德曰：「幾時歸？」童子曰：「歸期亦不定，或三五日或十數日。」

玄德惆悵不已，張飛曰：「既不見，自歸去罷。」玄德曰：「且待片時。」雲長曰：「不如且歸，再使人來探聽。」玄德從其言，囑咐童子：「如先生回，可言劉備拜訪。」遂上馬行數里，忽見一羣隆中景物，果然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澈，地不廣而平曠。林不大而茂盛，猿鶴相親，松篁交翠，觀之不已。忽見一人，容儀不俗，姿容俊爽，頭戴道巾，身穿皂布袍，杖藜從山僻小路而來。玄德曰：「此必臥龍先生也。」急下馬向前施禮，問曰：「先生非臥龍否？」其人曰：「將軍是誰？」玄德曰：「劉備也。」其人曰：「君非孔明乃孔明之友，博陵崔州平也。」玄德曰：「久聞大名，幸得相遇，乞即席地橫坐，請教一言。」二人對坐於林間石上，關張侍立於側。州平曰：「將軍何故

欲見孔明一玄德曰：「方今天下大亂，四方雲擾，彼皇孔明，我安邦定國之賢耳。」州平笑曰：「公以亮為賢，主雖是仁心，但自古以來，治亂無常，高祖所結盟義，論論道義，皆由亂而入治也。至漢平之世，二百餘年，太平日久，其弊甚深，又由治而入亂，光武中興，歷歷盡復，亂而入治，至今二百餘年，民安已久，故干戈又復興。此正由治入亂之時，未有定也。將軍欲使孔明廢旋天機，禱祝乾坤，恐不易為，徒費心力耳。」玄德不聞，一顧天者，感天者勞。」

「數之所往，還不得而奪之命之所在，人不得而奪之一乎！」

玄德曰：「先生所言，誠為高見，但偷身為漢，實合當匡扶漢室，何敢委之於命？」州平曰：「山野之夫，不足與論天下事，適承明問，故妄言之。」玄德曰：「深先生見教，但不知孔明往何處去了？」州平曰：「我亦欲訪之，正不知其何往。」玄德曰：「請先生同至隆中，看如何？」州平曰：「曠野無名，無功名，久矣，客無日，吾見一官船，要往南去，然只恐上馬師行，恐有礙。」孔明又請不新，請與此，德曰：「玄德曰：『此亦隆中之言也。』」

玄德曰：「先生所言，誠為高見，但偷身為漢，實合當匡扶漢室，何敢委之於命？」

玄德曰：「深先生見教，但不知孔明往何處去了？」

玄德曰：「請先生同至隆中，看如何？」

玄德曰：「曠野無名，無功名，久矣，客無日，吾見一官船，要往南去，然只恐上馬師行，恐有礙。」

玄德曰：「孔明又請不新，請與此，德曰：『此亦隆中之言也。』」

時值隆冬，天氣嚴寒，彤雲密布，行不數里，忽聞颶風驟起，

孔明知命數之意，兢兢恐恐，忙問何往？」

玄德曰：「何處？」

孔明曰：「但恐吾等空勞，恐有人作難。」

玄德曰：「將軍欲使孔明廢旋天機，禱祝乾坤，恐不易為，徒費心力耳。」

玄德曰：「先生所言，誠為高見，但偷身為漢，實合當匡扶漢室，何敢委之於命？」

玄德曰：「深先生見教，但不知孔明往何處去了？」

玄德曰：「請先生同至隆中，看如何？」

玄德曰：「曠野無名，無功名，久矣，客無日，吾見一官船，要往南去，然只恐上馬師行，恐有礙。」

玄德曰：「孔明又請不新，請與此，德曰：『此亦隆中之言也。』」

玄德曰：「先生所言，誠為高見，但偷身為漢，實合當匡扶漢室，何敢委之於命？」

玄德曰：「深先生見教，但不知孔明往何處去了？」

玄德曰：「請先生同至隆中，看如何？」

玄德曰：「曠野無名，無功名，久矣，客無日，吾見一官船，要往南去，然只恐上馬師行，恐有礙。」

玄德曰：「孔明又請不新，請與此，德曰：『此亦隆中之言也。』」

長發曰：「我等所討之賊也。昔月黑時，公與我在此位是故。而孟公成。」文德曰：「何久爾？」公曰：「余得將幾今有寇行焉。匪在此，則隨之。汝則空戰，惟此一隊。」黃元曰：「善。善。皆即歸。隨之徒不肯治，則安其之。事不勢下，則則公將海上，焉敢動以。」

文德曰：「先生，今日在彼否？」黃元曰：「我非歸上，前曾與文德大發。雖爾子，而及至戶門，且他物止去第一。體亦一。漢泊以明志，將歸而激。其文德在否，則則歸。然之聲乃或於門，則則之見。稱堂之上，其志亦無。遂歸。曰：『何物？』」

文德曰：「先生，今日在彼否？」黃元曰：「我非歸上，前曾與文德大發。雖爾子，而及至戶門，且他物止去第一。體亦一。漢泊以明志，將歸而激。其文德在否，則則歸。然之聲乃或於門，則則之見。稱堂之上，其志亦無。遂歸。曰：『何物？』」

則說者，供於政府之內，往來莫不，不亦法乎？」

文德曰：「劉德，如此緣分，將得而書，不過大賈。曰：『一。』」  
文德曰：「劉德，如此緣分，將得而書，不過大賈。曰：『一。』」  
文德曰：「劉德，如此緣分，將得而書，不過大賈。曰：『一。』」

文德曰：「先生，今日在彼否？」黃元曰：「我非歸上，前曾與文德大發。雖爾子，而及至戶門，且他物止去第一。體亦一。漢泊以明志，將歸而激。其文德在否，則則歸。然之聲乃或於門，則則之見。稱堂之上，其志亦無。遂歸。曰：『何物？』」







已無三分天下，真古之不及也。後人有詩曰：

魏劉當曰：魏孤窮，何幸南陽有臥龍，能進年分鼎處，此生笑指隆中。

玄德拜請孔明曰：「體雖名微，德薄，原先生不棄，臨出山，

相勸備嘗談，明高。」孔明曰：「亮久聞劉玄德名，雖世不稱，

亮一妄，豈敢曰知先生不出，如若生何？」言畢，視諸葛孔明，衣襟

飄飄，明風甚盛，亮曰：「將軍既不相棄，願效犬馬之勞。」

孔明曰：「此非野大費之禮，但安劉備之心耳。」孔明方受，於是玄德

執手執鞭，一將次曰：「都督同孔明曰：付曰：「吾受劉玄德

三顧之恩，不敢不出，故可躬耕於此，勿望益田，待我功成之日，

即當效死。」玄德曰：「願從。」孔明曰：「願從。」

身未升階，思就步，躬履，玄德曰：「願從。」孔明曰：「願從。」

身未升階，思就步，躬履，玄德曰：「願從。」孔明曰：「願從。」

身未升階，思就步，躬履，玄德曰：「願從。」孔明曰：「願從。」

身未升階，思就步，躬履，玄德曰：「願從。」孔明曰：「願從。」

身未升階，思就步，躬履，玄德曰：「願從。」孔明曰：「願從。」

取川大星，應輪補天手，誰能言止鼓，真常，發笑胸中，幾

斗龍，應虎，服，更，乾坤，萬古，秋，名，不朽。

玄德三人，別了孔明，與孔明同歸，新野，玄德孔明，如

時，食則同，睡則同，語則共，論天下大事，孔明曰：「昔漢高祖

劉作，武，德，以，謀，水，車，必有，能，江南之，宜，可，令人，追，江，吳，

劉，玄德，從，之，使，往，江，東，探，聽。

劉，玄德，從，之，使，往，江，東，探，聽。

劉，玄德，從，之，使，往，江，東，探，聽。

劉，玄德，從，之，使，往，江，東，探，聽。

劉，玄德，從，之，使，往，江，東，探，聽。

劉，玄德，從，之，使，往，江，東，探，聽。

劉，玄德，從，之，使，往，江，東，探，聽。

劉，玄德，從，之，使，往，江，東，探，聽。

劉，玄德，從，之，使，往，江，東，探，聽。

劉，玄德，從，之，使，往，江，東，探，聽。

劉，玄德，從，之，使，往，江，東，探，聽。



妹與我共嫁汝父，則亦汝之母也。吾死之後，事吾妹如事我。汝妹亦當恩養，擇佳婿以嫁之。

言訖遂多。臨喪哭具喪葬之禮，自不必說。至來年春，孫權

報仇何待斯年。權猶未決。適北平都尉呂蒙入見，告權曰：「某把龍淵水口，忽有黃祖部將甘寧來降，其細詢之，寧字與

蜀巴郡臨江人也。頗通書史，有氣力，好遊俠，嘗招合亡命，縱橫於

江湖之中。腰帶銅鈴，人聽鈴聲，盡皆避之。又嘗以四川錦作帆，使

時人皆稱為「錦帆賊」。後悔前非，改行從善，引眾投劉表。見表

不能成事，即欲來投東吳，却被黃祖留住。在夏口。

「前東吳破祖時，祖得甘寧之力，救回夏口，乃待寧甚薄。都督

督蘇飛與寧於祖曰：「寧乃劫江之賊，豈可重用？」寧因此

恨。蘇飛知其意，乃置酒饗寧到家，謂之曰：「吾薦公數次，奈

主公不能用。日月逾邁，人生幾何，宜自遠圖。吾當保公為鄂縣長

官，俾公就之計。」寧因此得過夏口，欲投江東，恐江東恨其救黃

祖殺凌操之事，某言主公求賢若渴，不記舊恨，况各為其主，又

何恨焉。寧欣然引眾渡江，來見主公。乞鈞旨定奪。

孫權大喜曰：「吾得興霸，破黃祖必矣。」遂命呂蒙引甘寧

入見。參拜已畢，權曰：「與爾來此，大獲我心，豈有記恨之理。請無

疑慮。願教我以破黃祖之策。」寧曰：「今漢祚日危，曹操終必篡

竊，南荆之地，操所必爭也。劉表無遠慮，其子又愚劣，不能承襲傳

。明公宜早圖之。若遲則操先圖之矣。今宜先取黃祖。祖今年老

昏邁，務於貨利，養求吏民，人心皆怨，戰具不修，軍無法律。明公若

往攻之，其勢必破。既破祖軍，鼓行而西，據荊關而門，巴蜀羈業可

定也。

孫權曰：「此金玉之論也。」遂命周瑜為大都督，總水陸軍

兵。呂蒙為前部先鋒，黃蓋與甘寧為副將，權自領大軍十萬，征討

黃祖。細作探知，報至江夏。黃祖急聚眾商議，命蘇飛為大將，劉

鄧龍為先鋒，盡起江夏之兵迎敵。陳就鄧龍各引一隊，縱艦棹往

河口。艦上各設強弓硬弩千餘張，將大索繫定，艦於水面上

東吳兵至，繫繩上鼓，響弓弩齊發，兵不敢進，約退數里水面。甘寧

謂黃蓋曰：「事已至此，不得不進。」乃選小船百餘隻，每船用精

兵五十人，二十人撐船，三十人各披衣甲，手執鋼刀，

避矢石直至繫繩傍，遂砍斷大索，撥艦悉橫。

甘寧飛上繫繩，將鄧龍砍死。陳就棄船而走。呂蒙見了，跳下

小船，自舉棹棹，直入船隊，放火燒船。陳就急待上岸，呂蒙捨命趕

到跟前，當胸一刀砍翻。比及蘇飛引軍於岸上接應，時東吳諸將

一齊上岸，勢不可當。祖軍大敗，蘇飛落荒而走，正遇東吳大將潘

璋、兩馬相交，戰不數合，被璋生擒過去，運至船中，來見孫權。權命

左右以檻車囚之，待活捉黃祖，一并誅戮。催動三軍，不分晝夜，

只因不用錦帆賊，至今雷開大索船。

不知黃祖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第三十九回 荊州城公子三求計 博望坡軍師初用兵

却說孫權督衆攻打夏口，黃祖兵敗將亡，情知守把不住，遂棄江夏，望荊州而走。甘寧料得黃祖必走荊州，乃於東門外伏兵等候。祖帶數十騎突出東門，正走之間，一聲喊起，甘寧攔住。祖於馬上謂寧曰：「我向日不曾輕待汝，今何相逼耶？」寧叱曰：「吾昔在江夏，多立功績，汝乃以却江待我，今日尙有何說？」

黃祖自知難免，發馬而走。甘寧揮開士卒，直趕將來。只聽得後面喊聲起處，又有數騎趕來。寧視之，乃程普也。寧恐普來爭功，慌忙拈弓搭箭，背射黃祖。祖中箭翻身落馬，寧梟其首級，回馬與程普合兵一處，回見孫權。獻黃祖首級，權命以木匣盛貯，待回江東祭獻於亡父靈前。軍賞三軍，陞甘寧爲都尉，商議欲分兵守江夏。張昭曰：「孤城不可守，不如且回江東。」表知我破黃祖必來報仇，我以逸待勞，必取劉表。表敗而後乘勢攻之，荆襄可得也。」

權從其言，遂棄江夏，班師回江東。孫飛在樞車內，密使人告甘寧，求教寧曰：「飛即不言吾豈忘之？」大軍既至，吳會權命將孫飛梟首與黃祖首級一同祭獻。甘寧乃入見權，頓首哭告曰：「某向日，若不得孫飛，則骨填溝壑矣。安能效命於將軍麾下哉？今飛罪當誅，某念其昔日之恩，情願納還官爵，以贖飛罪。」權曰：「飛既有恩於君，吾爲君赦之，但彼若逃去，奈何？」寧曰：「飛得免

誅戮，感恩無地，豈肯走乎？若飛去，寧願將首級獻於階下。」權乃赦孫飛，止將黃祖首級祭獻。祭畢設宴，大會文武慶功。

正飲酒間，忽見座上一人大哭而起，拔劍在手，直取甘寧。寧忙舉坐椅以迎之，驚視其人，乃凌統也。因甘寧在江夏時射死他父親凌操，今日相見，故欲報讎。權連忙勸住，謂統曰：「與翁射死卿父，彼時各爲其主，不容不盡力。今既爲一家人，豈可復理舊讎？萬事皆看吾面。」凌統叩頭大哭曰：「不共戴天之讎，豈容不報？」

權與衆官再三勸之，凌統只是怒目而視甘寧。權即日命甘寧領兵五千，戰船一百隻，往夏口鎮守，以避凌統。寧拜謝領兵，自往夏口去了。權又加封凌統爲沔陽都尉，統只得含恨而止。東吳自此廣造戰船，分兵把守江岸，又命孫權引一枝軍守吳會，孫權自領大軍屯柴桑。周瑜日於都陽湖教習水軍，以備攻戰。

話分兩頭，却說玄德差人打探江東消息，回報東吳已攻殺黃祖，現今屯兵柴桑。玄德便請孔明計議。正話間，忽劉表差人來請玄德赴荊州議事。孔明曰：「此必因江東破了黃祖，故請主公商議報讎之策也。某當與主公同往相機而行，自有良策。」

玄德從之，留張良守新野，命張飛引五百人馬，跟隨往荊州。玄德在馬上謂孔明曰：「今見景升，當若何對答？」孔明曰：「當先謝喪賜之事，他若令主公去征討江東，切不可應允，庶幾種新野無虞。」

玄德依言來到荊州，見孫安下，留張飛屯兵城外。玄德與孔明入城，見劉表，禮畢，玄德請罪於階下。表曰：「吾已悉知賢弟被害之事，當時即欲斬蔡瑁之首，以獻賢弟。因蔡人昔怨，故姑恕之。賢弟幸勿見罪。」玄德曰：「非干蔡將軍之事，想皆下人所為耳。」表曰：「今江夏失守，黃祖遇害，故請賢弟共議報復之策。」玄德曰：「黃祖性暴，不能用人，故致此禍。今若與兵南征，倘曹操北來，又將奈何？」表曰：「吾今年老多病，不能理事，賢弟可來助我。我死之後，弟便為荊州之主也。」玄德曰：「兄何出此言？量備安敢當此重任？」

孔明以目視玄德，玄德曰：「容徐思良策。」遂辭出，回至館驛。孔明曰：「景升欲以荊州付主公，奈何却之？」玄德曰：「景升待我恩禮交至，安忍棄其危而奪之？」孔明歎曰：「真仁慈之主也。」

正商論間，忽見公子劉琦來見，玄德接入。琦泣拜曰：「繼母不能相容，性命只在旦夕，望叔父救而救之。」玄德曰：「此賢姪家事耳，奈何問我？」孔明微笑，玄德求計於孔明。孔明曰：「此家事，亮不敢與聞。」

少時，玄德送琦出，附耳低言曰：「來日我使孔明回拜賢姪，可如此如此，彼必有妙計相告。」琦謝而去。

次日，玄德只推腹痛，乃使孔明代往回拜劉琦。孔明允諾，來到公子宅前，下馬，入見公子。公子邀入後堂，茶罷，琦曰：「琦不見容於繼母，幸先生一言相救。」孔明曰：「亮容寄於此，豈敢與夫骨肉之裏，倘有洩漏，為害不淺。」詎龍起身告辭。琦曰：「既承光顧，安敢便別？」乃挽留孔明入密室共飲。

飲酒之間，琦又曰：「繼母不見容之先生，一言救我。」孔明曰：「此非亮所敢謀也。」言訖，又欲辭去。琦曰：「先生不言，則已，何便欲去？」孔明乃復坐。琦曰：「琦有一古書，請先生一觀。」乃引孔明登一小樓。孔明曰：「書在何處？」琦泣拜曰：「繼母不具容，請給在旦夕，先生忍無一言相救乎？」

孔明作色而起，便欲下樓，只見樓櫺已撤去。琦告曰：「琦欲求救良策，先生恐有洩漏，不肯出言，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出君之口，入琦之耳，可以賜教矣。」孔明曰：「一疎不聞，一亮何能為公子謀？」琦曰：「先生終不幸教琦乎？琦命固不保矣，請即死於先生之前。」乃擊劍欲自刎。孔明止之曰：「已有良計。」琦拜曰：「願即賜教。」孔明曰：「公子豈不聞申生、重耳之事乎？申生在外而亡，重耳在外而安。今黃祖新亡，江夏乏人守禦，公子何不上一書，乞屯兵守江夏，則可以避禍矣。」

琦再拜謝教，乃命人取梯送孔明下樓。孔明辭別，回見玄德。

具言其事。玄德大喜。次日，劉琦上書欲守江夏。劉表猶豫未決，請玄德共議。玄德曰：「江夏重地，固非他人可守。正須公子自往。東南之事，兄父子當之；西北之事，備願當之。」表曰：「近聞曹操於鄴郡作玄武池，以練水軍，必有南征之意，不可不防。」玄德曰：「備已知之，兄勿憂慮。」遂拜辭回新野。劉表令劉琦引兵三千往江夏鎮守。

却說曹操罷三公之職，自以丞相兼之，以毛玠為東曹掾，崔綽為西曹掾，司馬懿為文學掾，懿字仲達，河內滎陽人也。顯川太守司馬懿之孫，京兆尹司馬防之子，主領司馬防之弟也。自是文官大備。乃蒙武將商議南征。夏侯惇曰：「近聞劉備在新野，每日教演士卒，必為後患，可早圖之。」

操即命夏侯惇為都將，子李典、夏侯淵、韓浩為副將，領兵十萬，直搗博望城，以規新野。備曰：「劉備英雄，今竟能請劉亮為軍師，不可輕敵。」惇曰：「劉備量軍身，吾必擒之。」徐庶曰：「將軍勿輕視劉玄德。今玄德得諸葛為輔，如虎生翼矣。」操曰：「諸葛亮何人也？」庶曰：「亮字孔明，道號臥龍先生，有經天緯地之才，出鬼入神之計，真當世之奇士，非可小覷。」

操曰：「此公若何？」庶曰：「庶安敢比亮。庶如燈火之光，亮乃皓月之明也。」夏侯惇曰：「元直之言，吾謂孔明亮如草芥耳，何足懼哉？吾若不一陣生擒劉備，請諸葛顯屍首，獻獻與丞相。」操曰：「汝且搬搬書，以慰吾心。」操忽然辭劉琦引軍登程。

却說玄德自得孔明，以師禮待之。關張二人不悅，曰：「孔明年幼，有甚才學？兄長待之太過，又未見他真實效驗。」玄德曰：「吾得孔明，猶魚之得水也。兩弟勿復多言。」關張見說，不肯而退。

一日，有人送犂牛尾至。玄德取尾，親自結梢，孔明入見，正色曰：「明公無復有遠志，但事此而已耶？」玄德投帽於地而謝曰：「吾聊假此以志喪耳。」孔明曰：「明公自度比曹操若何？」玄德曰：「不如也。」孔明曰：「明公之衆，不過數千人，萬一賁兵至，何以迎之？」玄德曰：「吾正愁此舉，未得良策。」孔明曰：「可速招募民兵，亮自教之，可以待敵。」玄德遂撥新野之民，得三千人。孔明朝夕教演陣法，忽報曹操差夏侯惇引兵千餘，殺奔新野來。

正說之間，玄德召二人入，謂曰：「夏侯惇引兵到來，如何迎敵？」張飛曰：「哥哥何不使一水？」去。玄德曰：「智賴孔明，真須二弟，何可推調？」關張出，玄德請孔明商議。孔明曰：「但恐關張二人不肯聽吾號令。若欲亮行兵，乞假關張。」玄德便以劍印付孔明。孔明遂集衆將，令張飛謂張長曰：「且聽令去，看他如何調度。」

孔明今日，備望之左，有山名曰博望，右有林名曰安林，可以埋伏軍馬。雲長可引一千軍，從山後放火，諸葛亮從林後放火，其輪重湯，必在後面。但看南面火起，可乘其出，擊其後，其

孔明今日，備望之左，有山名曰博望，右有林名曰安林，可以埋伏軍馬。雲長可引一千軍，從山後放火，諸葛亮從林後放火，其輪重湯，必在後面。但看南面火起，可乘其出，擊其後，其

翼德可引一千軍去安林背後山谷中埋伏，只看南面火起，便可出向博望城，舊屯糧草處縱火燒之。關平到，可引五百軍，預備引火之物於博望坡後兩邊等候。至初更兵到，便可放火矣。」又命於樊城取回趙雲，令為前部，不要虛，只要輸。」主公自引一軍為後援，各須依計而行，勿使有失。」

雲長曰：「我等皆出迎敵，未審軍師却作何事？」孔明曰：「我只坐守此城。」張飛大笑曰：「我們都去廝殺，你却在家裏坐地，好在？」孔明曰：「劍印在此，違令者斬。」玄德曰：「豈不聞一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二弟不可違令。」張飛冷笑而去。雲長曰：「我們且看他的計應也不應，那時却來問他未遲。」

二人去了。衆將皆未知孔明略，今雖聽令，却都疑惑不定。孔明謂玄德曰：「主公今日可便引兵就博望山下屯住。來日黃昏，敵軍必到，主公便棄營而走。但見火起，即回軍掩殺。亮與糜竺糜芳引五百軍守縣，命孫乾簡雍准備糜竺糜芳安排一功勞簿伺候。」派撥已畢，玄德亦疑惑不定。

却說夏侯惇與于禁等引兵至博望，分一半精兵作前隊，其餘盡護糧車而行。時當秋月，商隱徐起，人馬趨行之間，望見前面塵頭忽起，惇便將人馬擺開，問鄉導官曰：「此間是何處？」答曰：「前面便是博望坡，後面是羅川口。」

惇令于禁李典押陣脚，親自出馬陣前，遙望軍馬來到，惇

忽然大笑。衆問：「將軍為何而笑？」惇曰：「吾笑徐元直在丞相面前誇諸葛亮為天人，今觀其用兵，乃以此等軍馬為前部，與吾對敵，正如驅犬羊與虎豹鬪耳。吾於丞相前誇口，要活捉劉備諸葛亮，今必應吾言矣。」遂自縱馬向前，趙雲出馬，罵曰：「汝等隨劉備如狐兔隨鬼耳！」

雲大怒，縱馬來戰，兩馬相交，不數合，雲詐敗而走。夏侯惇從後追趕，雲約走十餘里，回馬又戰，不數合，又走。韓浩拍馬向前，諷曰：「趙雲誘敵，恐有埋伏。」惇曰：「敵軍如此，雖十面埋伏，吾何懼哉？」遂不聽浩言，直趕至博望坡，一聲砲響，玄德自引軍衝將過來，接應交戰。夏侯惇笑謂韓浩曰：「此即埋伏之兵也。吾今晚不到新野，誓不罷兵。」乃催軍前進。玄德趙雲退後便走。

時天色已晚，濃雲密布，又無月色，颯風既起，夜風愈大。夏侯惇只顧催軍趕殺于禁李典，趕到窄狹處，兩邊都是蘆葦，典謂禁曰：「敵者必敗，南道路狹，山川相逼，樹木叢雜，倘彼用火攻，奈何？」禁曰：「吾言是也，吾當往前為都督言之，君可止住後軍。」李典便勒回馬，大叫：「後軍慢行！」人馬走發，那裏攔當得住。于禁驟馬大叫：「前軍都督且住！」

夏侯惇正走之間，見于禁從後軍奔來，便問何故。禁曰：「南道路狹，山川相逼，樹木叢雜，宜防火攻。」夏侯惇猛省，即回馬令軍馬勿進。

言未已，只聽背後喊聲震起，早望見一派火光，燒着糧車，後軍



邊釐葦亦齊。一霎時，四方八面，盡皆是火。又值風大，火勢愈猛。曹家人馬，自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趙雲回軍趕殺，夏侯惇冒煙突火而走。

且說李典見勢頭不好，急奔回博望城。時火光中，一軍攔住。當先大將，乃關雲長也。李典縱馬混戰，奪路而走。于禁見糧草車輜都被火燒，便投小路奔逃去了。夏侯淵趕來救糧草，正遇張飛，戰不數合，張飛一鎗刺夏侯淵於馬下。韓浩奪路走脫。直殺到天明，却纔收軍。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後人有詩曰：博望相持用火攻，指揮如意笑談中。直須驚破曹公膽，

初出茅廬第一功。  
夏侯惇收拾殘軍，自回許昌。

### 第四十回 蔡夫人議獻荊州

却說玄德問孔明求拒曹兵之計。孔明曰：「新野小縣，不可久居。近聞劉景升病在危篤，可乘此機會，取彼荊州為安身之地。庶可拒曹操也。」玄德曰：「公言甚善，但備受景升之恩，安忍圖之？」孔明曰：「今若不取，後悔何及？」玄德曰：「吾寧死不忍作負義之事。」孔明曰：「且再作商議。」

却說夏侯惇收回許昌，自縛見曹操，伏地請死。操釋之。惇曰：「惇遵諸葛亮詭計，用火攻破我軍。」操曰：「汝自幼用兵，豈不知狹處須防火攻？」惇曰：「李典于禁會言及此，悔之不及。」操

却說孔明收軍，關張二人相謂曰：「孔明真英雄也！」行不數里，見糜竺引軍擁護一輛小車，車中端坐一人，乃孔明也。關張下馬拜伏於車前。

須臾，玄德趨雲劉封關平等皆至，收聚眾軍，把所獲糧草輜重，分賞將士。班師回新野，新野百姓皆出道而拜曰：「吾屬生全，皆使君得賢人之功也。」

孔明回至縣中，謂玄德曰：「夏侯惇雖敗去，曹操必自引大軍來。」玄德曰：「似此如之奈何？」孔明曰：「亮有一計，可破曹軍。」正是：破敵未堪息戰馬，避兵又必賴良謀。

未知其計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 諸葛亮火燒新野

乃賞三人。惇曰：「劉備如此猖獗，真腹心之患也，不可不除。」操曰：「吾所慮者，劉備孫權耳。餘皆不足介意。今當乘此時掃平江南。」便傳令起大兵五十萬，令曹仁曹洪為第一隊，張遼張郃為第二隊，夏侯淵夏侯惇為第三隊，于禁李典為第四隊，操自領諸將為第五隊。每隊各引兵十萬。又令許褚為折衝將軍，引兵三千為先鋒。選定建安十三年秋七月丙午日出師。

大中大夫孔融諫曰：「劉備劉表皆漢室宗親，不可輕伐。孫權虎踞六郡，且有大江之險，亦不易取。今丞相興此無義之師，恐



立幼，眼見荆襄九郡，送於蔡氏之手，故主有靈，必當殛汝。」  
蔡瑁大怒，喝令左右推出斬之。幸璠至，死大罵不絕。於是蔡瑁、蔡氏宗族，分領荆川之兵，命治中鄧芝、劉琦、劉表之侄於襄陽城東漢陽之原，竟不計告劉琦與玄德。

劉琦至襄陽，方纔歇馬，忽報曹操引大軍進望襄陽而來。琦大驚，遂請劉琦、蔡瑁等南議。東曹掾傅巖進言曰：「不特曹操兵來為可憂，今大公子在江夏，玄德在新野，我皆未往報變，若彼與我同罪，則與危矣。巖有一計，可使荆襄之民，安如泰山，又可保全主公名爵。」  
琦曰：「計將安出？」巖曰：「不如將荆襄九郡，獻與曹操，操必重待主公也。」

琦叱曰：「是何言也！孤受先君之基業，坐尚末穩，豈可便棄之他人？」  
劉琦曰：「傳公憐之言是也。夫逆順有大體，強弱有定勢。曹操南征北討，以朝廷為名，主公拒之，其名不順。且主公新立，外患未寧，內憂將作。荆襄之民，聞曹兵至，未戰而膽先寒，安能與之敵哉？」  
琦曰：「諸公善言，非我不從，但以先君之業，一旦棄與他人，恐貽笑於天下耳。」

言未已，一人昂然而進曰：「傳公憐異度之言甚善，何不從之？」  
衆視之，乃山陽高平人，姓王，名植，字仲宣，姿容貌瘦弱，身材矮小，幼時在見中郎蔡邕時，志氣翩翩，聞蔡邕倒履迎之，賓客皆驚曰：「蔡中郎何獨敬此小子耶？」  
植曰：「此子有異才，吾

不如也。」  
蔡植讀強記，人皆不及，嘗觀遺傳碑文一過，便能記讀。觀人奕棋，棋局雖變，復為擺出，不差一子。又善算術，其文詞妙絕。一時年十七，辟為黃門侍郎，不就。後因避亂至荆襄，劉表以為上賓。

當日謂劉琦曰：「將軍伯符比曹公何如？」  
琦曰：「不如也。」  
蔡曰：「曹公兵強將勇，足智多謀，操呂布於下，郭權輩紹於官渡，遂劉備於亂，若破烏桓於白登，身除滯寇者，不可勝計。今以大軍南下，荆襄勢難抵敵。傳二君之謀，乃長策也。將或不可遲疑，致生後悔。」  
琦曰：「先生見教，甚是。但須稟告母親，知進。」  
但見蔡夫人從屏後聽出，謂琦曰：「既是仲宣公勸異度三人所見相同，何必苦我？」

於是劉琦意決，便寫密書，令宋忠潛地往曹操軍前投獻。宋忠領命，直至宛城，接濟曹操，獻上降書。操大喜，重賞宋忠，分付劉琦出城迎接，備着他永為荆州之主。宋忠拜辭曹操，取路回荆襄，將欲渡江，忽見一校人馬到來，視之，乃關雲長也。宋忠避不迭，被雲長喚住，細問荆州之事。忠初時隱諱，後被雲長察問不過，只能將前後事情一一實告。雲長大驚，隨提宋忠至新野見玄德，備言其事。

玄德聞之大哭，張飛曰：「事已如此，可先斬宋忠，德起兵渡江，奪了襄陽，殺了蔡氏劉琦，然後與曹操交戰。」  
玄德曰：「你且緩口，我自有的對。」  
乃叱宋忠曰：「你知衆人作事，何不早來報

我今雖斬汝，無益於事，可速去。」忠拜謝，抱頭鼠竄而去。

玄德正憂悶間，忽報公子劉琦差伊籍到來。玄德感伊籍告日相救之恩，降階迎之，再三稱謝。籍曰：「大公子在江夏聞荆州已故蔡夫人與蔡瑁等商議，不來報喪，竟立劉琮為主。公子差人往襄陽探聽，同說是實，恐使君不知，特差某寫呈報，并求使君盡起麾下精兵，同往襄陽問罪。」

玄德看書畢，謂伊籍曰：「機伯只知劉琮僭立，更不知劉琮已將荆襄九郡獻於曹操矣。」籍曰：「使君從何知之？」玄德具言曹操宋忠之事。籍曰：「若如此，使君不如以弔喪為名，前赴襄陽，誘劉琮出迎，就便擒下，誅其黨類，則荆州屬使君矣。」

孔明曰：「機伯之言是也。主公可從之。」玄德垂淚曰：「吾兄臨危託孤於我，今若執其子而奪其地，異日死於九泉之下，何面目復見吾兄乎？」孔明曰：「如不行此事，今曹兵已至宛城，何以拒敵？」玄德曰：「不如走樊城以避之。」

正商議間，探馬飛報曹兵已到博望了。玄德慌忙發付伊籍回江夏整頓軍馬，一面與孔明商議拒敵之計。孔明曰：「主公且寬心，前番一把火，燒了夏侯惇大半人馬，今番曹軍又來，必教他中計。我等在新野住不得了，不如早到樊城去。」便差人四門張榜，曉諭居民：「無問老幼男女，願從者，即於今日皆跟我往樊城暫避，不可自誤。」差孫乾往河邊調撥船隻，救濟百姓。差糜竺、糜竺各官家眷到樊城。一面聚諸將聽令，先教雲長引一千軍

去白河上流頭埋伏。各帶布袋，多裝沙土，遮住白河之水，至來日三更後，只聽下流頭人喊馬嘶，急取起布袋，放水灌之，却隨水殺將下來接應。又喚張飛引一千軍去博陵渡口埋伏。此處水勢最慢，曹軍被淹，必從此逃難，可便乘勢殺來接應。又喚趙雲引軍三千，分為四隊，自領一隊伏於東門外，其三隊分伏西南北三門，却先於城內人家屋上，多藏硫黃、礮石、火之物。曹軍入城，必安歇民房。來日黃昏後，必有大風，但看風起，便令西南北三門伏軍盡將火箭射入城去，待城中火勢大作，却於城外吶喊助威，只留東門放他出走。汝却於東門外從後擊之。天明會合關張二將收軍回樊城。再令糜芳、劉封二人帶二千軍，一半紅旗，一半青旗，去新野城外三十里鵲尾坡前屯住。一見曹軍到，紅旗軍走在左，青旗軍走在右，他心疑必不敢追。汝二人却去分頭埋伏，只望城中火起，便可追殺敗兵，然後却來自河上流頭接應。

孔明分撥已定，乃與玄德登高瞭望，只候捷音。

却說曹仁曹洪引軍十萬為前隊，前面已有許褚引三千鐵甲軍開路，浩浩蕩蕩，殺奔新野來。是日午牌時分，來到鵲尾坡，望見坡前一簇人馬，盡打青紅旗號，許褚催軍向前，劉封糜芳分為四隊，青紅旗各歸左右，許褚勒馬教：「且休進，前面必有伏兵。我兵只在此處住下。」許褚一騎馬飛報前隊曹仁曹洪曰：「此是疑兵，必無埋伏，可速進兵。我當催軍趨至。」

許褚復回坡前，提兵殺入。至林下追尋時，不見一人。時日已墜西。許褚方欲前進，只聽得山上大吹大擂，抬着時，只見山頂上一簇旗，旗中兩把傘，蓋左玄德，右孔明。二人對坐飲酒。許褚大怒，引軍尋路上山。山上插木礮石，打將下來，不能前進。又聞山後賊聲大振，欲尋路斷殺。天色已晚。曹仁領兵到，教且奪新野城。獸馬軍士至城下時，只見四門大開。曹兵突入，並無阻當。城中亦不見一人，竟是一座空城了。

曹洪曰：「此是勢孤計窮，故盡帶百姓逃竄去了。我軍糧且在城安歇。來日平明進兵。」此時各軍走乏，都已飢餓，皆去奪房造飯。曹仁曹洪就在衙內安歇。初更已後，狂風大作，守門軍士飛報火起。曹仁曰：「此必軍士造飯不小心，遺漏之火，不可自驚。」說猶未了，接連幾次飛報，西南北三門皆火起。曹仁急令衆將上馬時，滿縣火起上下通紅。是夜之火，更勝前日。望燒布之火，後人有詩歌曰：

奸雄曹操守中原，九月南征到漢川。風伯怒臨新野縣，

### 第四十一回 劉玄德攜民渡江

却說張飛因關公放了上流水，遂引軍從下流殺將來，截住曹仁。混殺忽遇許褚，便與交鋒。許褚不敢戀戰，奪路走脫。張飛趕來，接着玄德、孔明一同沿河到上流。劉封、糜芳已安排船隻等候。遂一齊渡河，盡望樊城而去。孔明教將船隻放火燒毀。

祝融飛下焰摩天，

曹仁引衆將突烟冒火，尋路奔走。聞說東門無火，急急奔出東門。軍士自相踐踏，死者無數。曹仁等方纔脫得火厄，背後一聲喊，趙雲引軍趕來混戰。敗軍各逃性命，誰肯回身斷殺。

正奔走間，糜芳引一軍至，又衝殺一陣。曹仁大敗，奪路而走。劉封又引一軍截殺一陣。到四更時分，人困馬乏，軍士大半焦頭爛額，奔至白河邊，齊得河水不甚深，人馬都下河吃水。人相喧嚷，馬盡嘶鳴。

却說雲長在上流用布袋退住河水。黃昏時分，望見新野火起。至四更，忽聽得下流頭人語馬嘶，急令軍士一齊掣起布袋，水勢滔天，望下流衝去。曹軍人馬俱溺於水中，死者極多。曹仁引衆將望水勢漫處奪路而走。行到博陵渡口，只聽賊聲大起，一軍攔路。當先大將乃張飛也，大叫：「曹賊快來納命！」曹軍大驚，正是

城內纔看紅焰吐，水邊又遇黑風來。  
未知曹仁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趙子龍單騎救主

却說曹仁收拾殘軍，就新野屯住，使曹洪去見曹操，具言先利之事。操大怒，曰：「諸葛村夫安敢如此！」催動三軍，漫山塞野，盡至新野下寨。傳令軍士一面搜山，一面填塞白河，令大軍分作八路，一齊去取樊城。劉曄曰：「丞相初至襄陽，必須先買民心。今

劉備避新野百姓入樊城。若我兵運進，二縣為盡。若不先使人招降劉備，備即不降，亦可見我愛民之心。若其來降，則荆州之地，可不戰而定也。

操從其言，便問：「誰可為使？」劉曄曰：「徐庶與劉備至厚，今現在軍中，何不命他一往？」操曰：「他去恐不復來。」曄曰：「他若不來，貼笑於人矣。丞相勿疑。」操乃召徐庶至，謂曰：「我今欲踏平樊城，奈憐眾百姓之命，公可往說劉備，如肯來降，免罪賜爵，若更執迷，軍民共戮，玉石俱焚。吾知公忠義，故特使公往，願勿相負。」

徐庶奉命而行，至樊城。玄德孔明接見，共訴舊日之情。庶曰：「曹操使庶來招降使君，乃假冒民心也。今彼分兵八路，填白河而進，樊城恐不可守，宜速作行計。」玄德欲留徐庶，庶曰：「某若不還，恐惹人笑。今老母已長，抱恨終天。身雖在彼，誓不為設一謀。公有臥龍諸佐，何欲大業不成，庶請辭。」

玄德不敢強留。徐庶辭回，見了曹操，言玄德並無降意。操大怒，即日進兵。玄德問計於孔明。孔明曰：「可速築荊城，取襄陽暫歇。」玄德曰：「奈百姓相隨，已久，安忍棄之？」孔明曰：「可令人遍告百姓，有願隨者同去，不願者留下。」先使雲長往江岸整頓船隻，令孫乾獨雍在城中聲揚曰：「今曹兵將至，孤城不可久守，百姓願隨者，便同過江。」

兩縣之民，齊聲大呼曰：「我等雖死，亦願隨使君。」即日號

泣而行。扶老攜幼，將男帶女，滾滾渡河。兩岸哭聲不絕。玄德於船上望見，大慟曰：「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難，吾何生哉！」遂投江而死。左右急救，聞者莫不痛哭。船到南岸，回顧百姓，看乘渡者，望南而哭。玄德急令雲長催船渡之，方纔上馬，行至襄陽東門，只見城上遍插旌旗，邊密布圍角。玄德勒馬大叫曰：「劉琮賢姪，吾但欲救百姓，並無他意，可快開門！」

劉琮聞玄德至，懼而不出。蔡瑁張允，趕至敵樓上，叱軍士亂箭射下。城外百姓，皆望敵樓而哭。城中忽有一將，引數百人，登上城樓，大呼：「蔡瑁張允，賣國之賊，劉使君乃仁德之人，今為救我而來，我何得相拒！」眾觀其人身長八尺，面如重棗，乃襄陽人也。姓魏，名延，字文長。

當下魏延輪刀砍死守門將士，開了城門，當下帶精兵四萬，列皇叔快領兵入城，共殺賣國之賊。張飛便躍馬欲入，玄德急止之曰：「休驚百姓。」魏延只管招呼玄德軍馬入城，只見城內一將飛馬引軍而出，大呼：「魏延無名小卒，安敢造亂，認得我大將文聘麼？」魏延大怒，挺鎗躍馬，便來交鋒。

兩下軍兵在城邊混戰，城聲大震。玄德曰：「本欲得民，反害民也。吾不願入襄陽。」孔明曰：「江陵乃荆州要地，不如先取江陵為家。」玄德曰：「正合吾心。」於是引著百姓，盡離樊城大路，望江陵而走。襄陽城中百姓，多有乘亂逃出城來，與玄德頭去。魏延與文聘交戰，從已至未，手下兵卒皆已折盡。延乃撥馬而逃，却

雖不見其自其長沙太守韓玄去了。

却說玄德同行軍民十餘萬，大小車數千輛，挑擔背負者不計其數。路過劉表之墓，玄德率眾將拜於墓前，哭告曰：「辱弟備無德無才，負兄寄託之重，罪在備一身，與百姓無干。望兄英靈垂救荆襄之民。」言甚悲切，軍民無不下淚。

忽哨馬報說：「曹操大軍已屯樊城，使人收拾船筏，即日渡江趕來也。」眾將皆曰：「江陵要地，足可拒守。今操兵數萬，日行十餘里，似此幾時得至江陵？倘留兵到，如何迎敵？不如暫棄百姓先行，為上。」玄德泣曰：「舉大事者，必以人為本。今人歸我，奈何棄之？」百姓聞玄德此言，莫不傷感。後人有詩讚之曰：

臨離仁心存百姓，登舟揮淚動三軍。至今憑弔襄江口，父老猶然憶使君。

却說玄德擁著百姓，緩緩而行。孔明曰：「追兵不久即至，可遣雲長往江夏求救於公子劉琦，教他速起兵乘船會於江陵。」玄德從之，即修書令雲長同孫乾領五百軍往江夏求救。令張飛斷後，趙雲保護老小，其餘俱管願百姓而行。每日只走十餘里，便歇。

却說曹操在樊城，使人渡江至襄陽，召劉琮相見。琮懼怕不敢往見。蔡瑁張允請行，王威密告琮曰：「將軍既降，玄德又走，曹操必懈弛無備。願將軍奮整奇兵，設於險處擊之，操可獲矣。進操則威震天下，中原雖廣，可傳檄而定。此離遇之機，不可失也。」

琮以其言甚察，指指此言，曰：「汝不知天命，安敢妄言！」

鳳怒罵曰：「賣國之徒，吾恨不生啖汝肉！」琮欲殺之，劉琦勸止。瑁遂與張允同至樊城，拜見曹操。瑁等辭色甚是諂佞，操問：「荆州軍馬錢糧，有多少？」瑁曰：「軍馬五萬，步軍十五萬，水軍八萬，共二十五萬。鐵船大半在江陵，其餘各處，亦足供船一載。」操曰：「船多，少原是何人管領？」瑁曰：「大小戰艦共七千餘隻，原是瑁等二人掌管。」

操遂加瑁為鎮南侯，水軍大將，張允為助順侯，水軍副都督。二人大喜，謝操。又曰：「劉景升既死，其子降順，吾當表奏天子，使永為荆州之主。」二人大喜，而趨荀攸曰：「蔡瑁張允乃詔侯之徒，主公何遂加以如此顯爵，更教都督水軍乎？」操笑曰：「吾豈不識人，止因吾所領北地之眾，不習水戰，故日權用此二人待成事之後，別有理會。」

却說蔡瑁張允歸見劉琮，具言曹操許保奏將軍永鎮荆襄，瑁大喜。次日與母蔡夫人辭別，印綬兵符，親自渡江拜迎曹操。操大喜，即引隨征軍將進屯襄陽城外。蔡瑁張允令襄陽百姓焚香拜接，曹操俱用好言撫諭入城，至府中坐定，即召劉琦近前，撫慰曰：「吾不喜得荆州，喜得異度也。」遂封劉琦為江陵太守，樊城侯。命王綏等皆為關內侯，而以劉琮為青州刺史，便教起程。

琮聞命大驚，辭曰：「琮不願為官，願守父母鄉土。」操曰：「青州近帝都，教你隨朝為官，免在荆襄被人圍害。」琮再三推辭，

曹操不准。琮只得與母蔡夫人同赴青州。只有故將王威相隨，其餘官員俱送至江口而回。操喚于禁囑付曰：「你可引輕騎追劉琮母子殺之，以絕後患。」

于禁得令，領眾趕上，大罵曰：「我奉丞相令，教來殺汝母子，可早納下首級。」蔡夫人抱劉琮而大哭。于禁囑令軍士下手。王威忿怒，奮力相鬪，竟被眾軍所殺。軍士殺死劉琮及蔡夫人。于禁回報曹操，操重賞于禁，便使人往隆中搜尋孔明妻小，却不知去向。原來孔明先已令人搬送至三江內隱避矣。操深恨之。

襄陽既定，荀攸進言曰：「江陵乃荆襄重地，饒糧極廣，劉備若據此地，急難動搖。」操曰：「孤豈忘之？」隨命於劉琦諸將中，選一員引軍開道，諸將中却獨不見文聘。操使人尋問，方纔來見。操曰：「汝來何遲？」對曰：「爲人臣而不能使其主保全境土，心實悲慚，無顏早見耳。」言訖，欷歔流涕。操曰：「真忠臣也。」除江夏太守，賜爵關內侯，便教引軍開道，探馬報說：「劉備帶領百姓，日行止十數里，計程只有三百餘里。」操教各部下精選五千騎，星夜前進。限一日一夜，趕上劉備。大軍陸續隨後而進。

却說玄德引十數萬百姓，三千餘軍馬，一程程挨着往江陵進發。趙雲保護老小，張飛斷後。孔明曰：「雲長往江夏去了，絕無回音，不知若何。」玄德曰：「敢煩軍師親自走一遭，劉琦感公昔日之教，今若見公親至，事必諧矣。」孔明允諾，便同劉琦引五百軍先往江夏求救去了。

當日玄德自與簡雍、糜芳同行。正行間，忽然一陣狂風，在馬前刮起，塵土冲天，遮紅日。玄德驚曰：「此何兆也？」簡雍頗明陰陽，袖占一課，失驚曰：「此大凶之兆也。應在今夜。主公可速棄百姓而走。」玄德曰：「百姓從新野相隨至此，吾安忍棄之？」雍曰：「主公若戀而不棄，禍不遠矣。」玄德問：「前面是何處？」左右答曰：「前面是當陽縣，有座山名爲景山。」玄德便教「就此山紮住。」

時秋末冬初，涼風透骨，黃昏將近，哭聲遍野。至四更時分，只聽得西北喊聲震地而來。玄德大驚，急上馬引本部精兵二千餘人迎敵。曹兵掩至，勢不可當。玄德死戰。

正在危迫之際，幸得張飛引軍至，殺開一條血路，救玄德望東而走。文聘當先攔住。玄德罵曰：「背主之賊，尙有何面目見人！」文聘羞慚滿面，引兵自投東北去了。

張飛保着玄德，且戰且走，奔至天明，聞喊聲漸漸遠去。玄德方纔歇馬，看一隊行人，止有百餘騎。百姓老小，糜芳、簡雍、雲等一干人，皆不知下落。玄德大哭曰：「十數萬生靈，皆因戀我，遭此大難，諸將及老小皆不知存亡，雖土木之人，寧不悲乎！」

正悽惶時，忽見糜芳面帶數，踉蹌而來，口言：「子龍反投曹操去了也。」玄德叱曰：「子龍是我故交，安肯反乎？」張飛曰：「他今見我等勢窮力盡，或者反投曹操，以圖富貴耳。」玄德



曰：「子龍從我於患難，心如鐵石，非富貴所能動搖也。」糜芳曰：「我親見他投西北去了。」張飛曰：「待我親自尋他去若撞見時，一箇刺死。」玄德曰：「休錯疑了。豈不見你二兄誅顏良文醜之事乎？子龍此去，必有事故，我料子龍必不棄我也。」

張飛那裏肯聽，引二十餘騎，至長坂橋，見橋東有一帶樹木，飛生一計，教所從二十餘騎，都砍下樹枝，拴在馬尾上，在樹林內往來馳騁，沖起塵土，以爲疑兵。飛却親自橫矛立馬於橋上，向西面望。

却說趙雲自四更時分，與曹軍廝殺，往來衝突，殺至天明，尋不見玄德，又失了玄德老小。雲自思曰：「主人將甘糜二夫人與小主人阿斗，託付在我身上，今日軍中失散，有何面目去見主人？不如去決一死戰，好歹要尋主母與小主人下落。」回顧左右，只有三四十騎相隨。雲拍馬在亂軍中尋覓，二縣百姓號哭之聲，震天動地，中箭着鎗，拋男棄女而走者，不計其數。

趙雲正走之間，見一人臥在草中，視之乃簡雍也。雲急問曰：「曾見兩位主母否？」雍曰：「二主母棄了軍仗，抱阿斗而走。我飛馬趕去，過過山坡，被一將刺了一鎗，跌下馬來，馬被奪了去。我爭鬪不得，故臥在此。」雲乃將從人所騎之馬，借一匹與簡雍騎坐，又着二卒扶護簡雍先去，報與主人。我上天入地，好歹尋主母與小主人來。如尋不見，死在沙場上也。」

說罷，拍馬望長坂坡而去。忽一人大叫：「趙將軍那裏去！」

雲勒馬問曰：「你是何人？」答曰：「我乃劉使君帳下護送軍仗的軍士，被箭射倒在此。」趙雲便問二夫人消息，軍士曰：「恰纔見甘夫人披頭跣足，相隨一夥百姓婦女投南而走。」

雲見說，也不顧軍士，急縱馬望南趕去。只見一夥百姓，男女數百人相攜而走。雲大叫曰：「內中有甘夫人否？」夫人在後面望見趙雲，放聲大哭。雲下馬插鎗而泣曰：「使主母失散，雲之罪也。糜夫人與小主人安在？」甘夫人曰：「我與糜夫人被逐棄了車仗，難於百姓內步行，又撞見一枝軍馬衝散。糜夫人与阿斗不知何往，我獨自逃生至此。」

正言間，百姓發喊，又捧出一枝軍來。趙雲拔鎗上馬看時，面前馬上綁着二人，乃糜竺也。背後一將，手提大刀，引着千餘軍，乃曹仁部將淳于瓌，拿住糜竺，正要解去獻功。趙雲大喝一聲，挺鎗縱馬，直取淳于瓌，瓌抵敵不住，被雲一鎗刺落馬下，向前救了糜竺，奪得馬二匹。

雲請甘夫人上馬，殺開條大路，直送至長坂坡。只見張飛橫矛立馬於橋上，大叫：「子龍你如何反我哥哥？」雲曰：「我尋不見主母與小主人，因此落後，何言反耶？」飛曰：「若非簡雍先來報信，我今見你，怎肯干休也？」雲曰：「主公在何處？」飛曰：「只在前面不遠。」雲請糜竺曰：「糜子仲保甘夫人先行，待我仍往尋糜夫人与小主人去。」言罷，引數騎再回舊路。

正走之間，見一將手提鐵鎗，背着一口劍，引十數騎躍馬而

來。趙雲更不打話，直取那將。交馬只一合，把那將一鎗刺倒，從騎皆走。原來那將乃曹操隨身背劍之將夏侯恩也。曹操有寶劍一口，一名「倚天」，一名「青釭」。倚天劍自佩之，青釭劍令夏侯恩佩之。那青釭劍欲飲如泥，餘利無比。

當時夏侯恩自恃勇力，背著寶劍，只願引人搶奪，據掠，不想撞著趙雲，被他一鎗刺死，奪了那口劍，看劍上有金條「青釭」二字，方知是寶劍也。雲插劍挽鎗，復殺入重圍，回騎手下從騎已沒一人，只剩得孤身雲並無半點退心，只願往來尋覓。但逢百姓，便問糜夫人消息，忽一人指曰：「夫人抱著孩兒，左墮上，着了鎗，行走不得，只在前面橋缺內坐地。」

趙雲聽了，連忙追尋，只見一個人家，被火燒塌土牆，糜夫人抱著阿斗，坐於牆下，枯井之傍啼哭。雲急下馬，伏地而拜。夫人曰：「妾得見將軍阿斗，有命矣。望將軍可憐他父親，願壽半世，只有這點骨血，將軍可護持此子，教他得見父面，妾死無恨。」

雲曰：「夫人受難，雲之罪也，不必多言。請夫人上馬，雲自步行，死戰保夫人透出重圍。」糜夫人曰：「不可，將軍豈可無馬，此子全賴將軍保護。妾已重傷，死何足惜，望將軍速抱此子前去，勿以妾為累也。」雲曰：「賊將將近，近兵已至，請夫人速上馬。」糜夫人曰：「妾身委實難去，休得兩誤。」乃將阿斗遞與趙雲曰：「此子性命全在將軍身上。」

趙雲三回五次，請夫人上馬，夫人只不肯上馬。四邊喊聲又

起。雲厲聲曰：「夫人不聽吾言，追軍若至，為之奈何？」糜夫人乃棄阿斗於地，翻身投枯井中而死。後人有詩讚之曰：

勇決還歸女丈夫

趙雲見夫人已死，恐曹軍盜屍，便將土牆推倒，掩蓋枯井。掩訖，解開勒甲鐵，放下掩心鏡，將阿斗抱護在懷，縛鎗上馬。早有上將引一隊步軍至，乃曹洪部將晏明也，持三尖兩刃刀來戰趙雲。不三合，被趙雲一鎗刺死，殺散眾軍，衝開一條路。

正走間，前面又一枝軍馬攔路。當先一員大將，旗號分明，大書「河間張郃」。雲更不答話，挺鎗便戰，約十餘合，雲不敢戀戰，奪路而走。背後張郃趕來，雲加鞭而行，不想險墜一壑。連馬和人，顛入土坑之內。張郃挺鎗來刺，忽發一道紅光，從土坑中滾起，那匹馬平空一躍，跳出坑外。後人有詩曰：

紅光罩體因龍飛，征馬衝圍長坂圍。

四十二年真命主，將軍因得顯神威。張郃見了大驚，而退。趙雲縱馬正走，背後忽有一將大罵：「趙雲你走！前面又有二將，使兩股軍器，職任法路。後面趕得吳馬延，張顯，前面阻的是焦觸，張南，都是袁紹手下降將。趙雲力戰四將，奮軍一齊，雖至。雲乃拔青釭劍亂砍，手起處，衣甲透過，血如湧泉，殺退眾軍，將直透重圍。」

却說曹操在景山頂上，望見二將，漸到之驚，感不可當。急問

左右是誰。曹洪飛馬下山大叫曰：「軍中戰將可留姓名。」雲應聲曰：「吾乃常山趙子龍也。」曹洪回報曹操曰：「真虎將也。吾當生致之。」遂令飛馬傳報各處。如趙雲到不許放冷箭。只要捉活的。因此趙雲得勝。此亦阿斗之福所致也。

這一場殺，趙雲懷抱後主，直透重圍，砍倒大旗兩面，奪旗三條，前後鎗刺劍砍殺死曹營名將五十餘員。後人有詩曰：

血染征袍透甲紅，當陽誰敢與爭鋒。古來衝陣扶危主，

### 第四十二回 張翼德大鬧長坂橋

先揮大斧來迎。兩馬相交，戰不三合，被雲一鎗刺落馬下，奪路便走。背後鎗劍趕來，馬尾相兜，那枝戟只在趙雲後心內弄影。雲急撥轉馬頭，恰好兩胸相拍。雲左手持鎗隔過，右手拔出青虹寶劍，砍去一半，鎗落馬而死。餘衆奔散。趙雲得脫，望長坂橋而走。只聞後面喊聲大震。原來文聘引軍趕來。趙雲到得橋邊，人困馬乏，見張飛挺矛立馬於橋上，雲大呼曰：「翼德救我！」飛曰：「子龍速行，追兵我自當之。」

雲縱馬過橋，行二十餘里，見玄德與衆人憩於樹下。雲下馬伏地而泣。玄德亦泣。雲喘息而言曰：「趙雲之罪，萬死猶輕。雖夫人身帶重傷，不肯上馬投井而死。雲只得推土掩之。後抱公子，身突重圍，賴主公洪福，幸而得脫。適來公子尚在後中啼哭，此一

只有常山趙子龍

趙雲當下殺透重圍，已離大陣，血滿征袍。正行間，山坡下又撞出兩枝軍，乃夏侯惇部將鍾繇、鍾繇兄弟二人，一個使大斧，一個使畫戟，大喝：「趙雲快下馬受縛！」正是：

纓離虎窟逃生去，又遇龍潭鼓浪來。

畢竟子龍怎地脫身，且聽下文分解。

### 劉豫州敗走漢津口

會不見動靜，想是不能保也。遂解視之。原來阿斗正睡着未醒。雲喜曰：「幸得公子無恙。」雙手遞與玄德。玄德接過，擲之於地，曰：「爲汝這孺子，幾損我一員大將！」趙雲忙向地下抱起阿斗，泣拜曰：「雲雖肝腦塗地，不能報也。」後人有詩讀曰：

曹操軍中飛虎出，趙雲懷內小龍眠。無由操慰忠臣意，故把親兒擲馬前。

却說文聘引軍追趙雲至長坂橋，只見張飛倒豎虎鬚，圓睜環眼，手縛蛇矛，立馬橋上。又見橋東樹林之後，塵頭大起，疑有伏兵，便勒住馬，不敢近前。

俄而曹仁、李典、夏侯惇、夏侯淵、樂進、張遼、張郃、許褚等都至。見飛怒目橫矛，立馬於橋上，又恐是諸葛孔明之計，都不敢近前。衆人陣脚，一字兒擺在橋西，使人飛報曹操。

來趙雲更不打話，直取那將。交馬只一合，把那將一鎗刺倒，從騎皆走。原來那將乃曹操隨身背劍之將夏侯恩也。曹操有寶劍二口，一名「倚天」，一名「青釭」。倚天劍自佩之，青釭劍令夏侯恩佩之。那青釭劍砍鐵如泥，鋒利無比。

當時夏侯恩自恃勇力，背着寶劍，只願引人搶奪，據掠，不想撞著趙雲，被他一鎗刺死，奪了那口劍，看劍上有金嵌「青釭」二字，方知是寶劍也。曹操劍鎗復殺入重圍，回顧手下從騎已沒一人，只得孤身，雲並無半點退心，只願往來尋覓，但逢百姓，便問糜夫人消息。忽一人指曰：「夫人抱著孩兒，左腿上著了鎗，行走不得，只在前面橋缺內坐地。」

趙雲聽了，連忙追尋，只見一個人家，被火燒壞土牆，糜夫人抱著阿斗，坐於牆下，枯井之傍，啼哭。雲急下馬伏地而拜。夫人曰：「妾得見將軍阿斗，有命矣。望將軍可憐他父親，願滿半世，只有這點骨血，將軍可護持此子，教他得見父面，妾死無恨。」

雲曰：「夫人受難之罪也，不必多言，請夫人上馬。雲自步行死，保夫人透出重圍。」糜夫人曰：「不可。將軍豈可無馬，此子全賴將軍保護。妾已軍傷，死何足惜，望將軍速抱此子前去，勿以妾為累也。」雲曰：「賊將將近，恐兵已至，請夫人速上馬。」糜夫人曰：「妾身委實難去，休得兩誤。」乃將阿斗遞與趙雲曰：「此子性命全在將軍身上。」

趙雲三回五次，請夫人上馬，夫人不肯上馬。四邊喊聲又

起。雲厲聲曰：「夫人下聽吾言，這軍若至，為之奈何！」糜夫人乃乘阿斗於地，翻身投井而死。後人有詩讚之曰：「戰將全憑向力多，步行怎把幼君扶。誰將一死存劉嗣，勇決還虧女丈夫。」

趙雲見夫人已死，恐曹軍盜屍，便將土牆推倒，掩蓋枯井。掩訖，解開勒甲縶，放下掩心鏡，將阿斗抱護在懷，鎗鎗上馬。早有將軍引一隊步軍至，乃曹洪部將晏明也，持三尖兩刃刀來戰趙雲。不三合，被趙雲一鎗刺死，殺散衆軍，衝圍一條路。

正走間，前面又一枝軍馬攔路。當先一員大將，旗號分明，大書「河間張郃」。雲更不答話，挺鎗便戰，約十餘合，雲不敢戀戰，奪路而走。背後張郃趕來，雲加鞭而行，不想跌躓一聲，連馬和人，顛入土坑之內。張郃挺鎗來刺，忽然一道紅光，從土坑中滾起，那匹馬平空一躍，跳出坑外。後人有詩曰：「紅光靈體困龍飛，征馬衝圍長坂圍。四十二年真命主，將軍因得顯神威。」

張郃見了大驚而退。趙雲縱馬正走，背後忽有二將大叫：「趙雲休走！」前面又有二將使兩枝軍器，截住去路。後面趕的是馬延、張顛，前面阻的是焦觸、張南，都是袁紹手下降將。趙雲力戰四將，軍一齊擁至。雲乃拔青釭劍亂砍，手起處，衣甲透過，血如湏泉。殺退衆軍，將直透重圍。

却說曹操在景山頂上望見二將，斬到之處，滅不可當。急問

左右是誰。曹洪飛馬下山大叫曰：「軍中戰將可留姓名。」雲應聲曰：「吾乃常山趙子龍也。」曹洪回報曹操曰：「真虎將也。吾當生致之。」遂令飛馬傳報各處。如趙雲到，不許放冷箭，只要捉活的。因此趙雲得勝此難，此亦阿斗之謂所致也。

這一場殺趙雲懷抱後主，直透重圍，砍倒大旗兩面，奪擄三條，前後鎗刺劍砍殺死曹營名將五十餘員。後人有詩曰：

血染征袍透甲紅，當陽誰敢與爭鋒。古來衝陣扶危主，

### 第四十二回 張翼德大鬧長坂橋

却說鍾繇、鍾綽二人攔住趙雲，厥殺趙雲，挺鎗便刺。鍾繇當先揮大斧來迎，兩馬相交，戰不三合，被雲一鎗刺落馬下，奪路便走。背後鍾綽持戟趕來，馬尾相觸，那枚戟只在趙雲後心內弄影。雲急撥轉馬頭，恰好兩胸相拍。雲左手持鎗隔過戟，右手拔出青虹寶劍，砍去一半，綽落馬而死。餘衆奔散。趙雲得脫，望長坂橋而走。只聞後面喊聲大震，原來文聘引軍趕來。趙雲到得橋邊，人困馬乏，見張飛挺矛立馬於橋上，雲大呼曰：「翼德救我！」飛曰：「子龍速行，追兵我自當之。」

雲縱馬過橋，行二十餘里，見玄德與衆人魚於樹下。雲下馬伏地而泣。玄德亦泣，喘息而言曰：「趙雲之罪，萬死猶輕，隨夫人身帶重傷，不肯上馬，投井而死。雲只得推土牆掩之，懷抱公子，身突重圍，賴主公洪福，幸而得脫。適來公子尚在懷中啼哭，此一

只有常山趙子龍

趙雲當下殺透重圍，已離大陣，血滿征袍。正行間，山坡下又撞出兩枝軍，乃夏侯惇部將鍾繇、鍾綽兄弟二人，一個使大斧，一個使畫戟，大喝：「趙雲快下馬受縛！」正是：

纔離虎窟逃生去，又遇龍潭鼓浪來。  
畢竟子龍怎地脫身，且聽下文分解。

### 劉豫州敗走漢津口

會不見動靜，想是不能保也。」遂解視之。原來阿斗正睡著未醒。雲喜曰：「幸得公子無恙。」雙手遞與玄德。玄德接過，擲之於地，曰：「爲汝這孺子，幾損我一員大將！」趙雲忙向地下抱起阿斗，泣拜曰：「雲雖肝腦塗地，不能報也。」後人有詩讀曰：

曹操軍中飛虎出，趙雲懷內小龍眠。無由撫慰忠臣意，故把親兒擲馬前。

却說文聘引軍追趙雲至長坂橋，只見張飛倒豎虎鬚，圓睜環眼，手縛蛇矛，立馬於橋上。又見橋東樹林之後，塵頭大起，疑有伏兵，便勒住馬不敢近前。

俄而曹仁、李典、夏侯惇、夏侯淵、樂進、張遼、張郃、許褚等都至。見張飛目橫矛，立馬於橋上，又恐是諸葛孔明之計，都不敢近前，紮住陣脚，一字兒擺在橋西，使人飛報曹操。

操聞知，急上馬，從陣後來。張飛眼睜睜，眼睜見後軍曹魏，拿蓋，趁機來刺，料得是曹操心疑，親自來看，乃厲聲大喝曰：「我乃漢賊張翼德也，誰敢與我決一死戰？」聲如巨雷，曹軍聞之，盡皆股栗。曹操急令去其傘蓋，回顧左右曰：「我向會聞雲長言，翼德於百萬軍中，取上將之首，如探囊取物，今日相逢，不可輕敵。」

言未已，張飛睜目又喝曰：「燕人張翼德在此，誰敢來決死戰？」曹操見張飛如此氣概，頗有退心。飛望見曹操後軍陣脚移動，乃挺矛又喝曰：「戰又不戰，退又不退，却是何故？」

喊聲未絕，曹操身邊夏侯傑，驚得肝膽碎裂，倒撞於馬下。操便回馬而走，於是諸軍衆將一齊望西逃奔。正是：黃口孺子，怎聞霹靂之聲；病體樵夫，難騎虎豹之吼。一時棄鎗落盔，不計其數。人如潮湧，馬似山崩，自相踐踏。後人有詩讀曰：

長坂橋頭殺氣生，橫鎗立馬眼圍睛。一聲好似潮雷發，獨退曹家百萬兵。

却說曹操帶張飛之威，驟馬望西而走，冠響盔落，披髮奔逃。張遂許褚趕上，批住，攔腰。曹操倉皇失措。張遂曰：「丞相休驚，料張飛一人，何足深懼。今急回軍殺去，劉備可擒也。」曹操方纔神色稍定，乃令張遂許褚再至長坂橋探聽消息。

且說張飛見曹軍一揀而退，不敢追趕，速喚回原隨二十餘騎，解去馬尾樹枝，令將橋梁折斷，然後回馬來見玄德，具言斷橋

一事。玄德曰：「吾弟勇則勇矣，惜失於計較。」飛問其故。玄德曰：「曹操多謀，汝不合折斷橋梁，彼必追至矣。」飛曰：「他被害一喝，倒退數里，何敢再追？」玄德曰：「若不斷橋，彼恐有埋伏，不敢進兵，今折斷了橋，被料我無軍而怯，必來追趕。彼有百萬之衆，雖涉江漢，可填而過，豈懼一橋之斷耶？」於是即刻起身，從小路斜沒漢津，望沔陽路而走。

却說曹操使張遂許褚探長坂橋消息，回報曰：「張飛已折斷橋梁而去矣。」操曰：「彼斷橋而去，乃心怯也。」遂傳令差一萬軍，速搭三座浮橋，只今夜就要過。李典曰：「此恐是詐，莫免之詐謀，不可輕進。」操曰：「張飛一勇之夫，豈有詐謀？」遂傳下號令，火速進兵。

却說玄德行近漢津，忽見後面塵頭大起，鼓聲連天，喊聲震地。玄德曰：「前有大江，後有追兵，如之奈何？」急令趙雲準備抵敵。曹操下令軍中曰：「今劉備釜中之魚，葬中之鹿，若不就此時擒捉，如放魚入海，縱虎歸山矣。衆將可努力向前。」衆將領命，一個個奮威追趕。忽山坡後鼓聲響處，一隊軍馬飛出，大叫曰：「我在此等候多時了！」

當頭那員大將，手執青龍刀，坐下赤兔馬，原來是關雲長。江夏借得軍馬一萬，探知當陽長坂大戰，特地從此路截出，曹軍一見雲長，即勒住馬，回顧衆將曰：「又中諸葛亮之計也！」傳令大軍速退。

雲長追趕十數里，即回軍保護玄德等到漢津，已有船隻伺候。雲長請玄德并夫人阿斗至船中坐定。雲長問曰：「二嫂如何不見？」玄德訴說當陽之事。雲長歎曰：「曩日獵於許田時，若從吾意，可無今日之患。」玄德曰：「我於此時亦一投鼠忌器耳。」

正說之間，忽見江南岸戰鼓大鳴，舟船如蟻，順風揚帆而來。玄德大驚，船來至近，只見一人白袍銀盔，立於船頭上大呼曰：「叔父別來無恙，小姪得罪。」玄德視之，乃劉琦也。琦過船哭拜曰：「聞叔父困於曹操，小姪特來接應。」玄德大喜，遂合兵一處，放舟而行。在船中正訴清由，江西南上戰船一字兒擺開，乘風驟哨而至。劉琦曰：「江夏之兵，小姪已盡起至此矣。今有戰船攔路，非曹操之軍，即江東之軍也，如之奈何？」

玄德出船頭視之，見一人綸巾道服，坐在船頭上，乃孔明也。背後立著孫乾。玄德慌請過船，問其何故却在此。孔明曰：「亮自至江夏，先令雲長於漢津登陸地而接我。料曹操必來追趕，主公必不從江陵來，必斜取漢津矣。故特請公子先來接應，我竟往夏口盡起軍前來相助。」

玄德大悅，合為一處，商議破曹之策。孔明曰：「夏口城險，頗有錢糧，可以久守。請主公且往夏口屯住。公子自回江夏整頓戰船，收拾軍器為犄角之勢，可以抵當曹操。若共歸江夏，則勢反孤矣。」劉琦曰：「軍師之言甚善，但愚意欲請叔父暫至江夏整頓。」

軍馬停當，再回夏口不遲。玄德曰：「賢姪之言亦是。」遂留下雲長，引五千軍守夏口。玄德孔明劉琦共投江夏。却說曹操見雲長在旱路引軍殺出，疑有伏兵，不敢來追。又恐水路先被玄德奪了江陵，便星夜提兵赴江陵來。荆州治中鄧義別駕劉先已備知襄陽之事，料不能抵敵曹操，遂引荆州軍民出郭投降。

曹操入城，安民已定，釋韓嵩之囚，加為大鴻臚。其餘眾官各有封賞。曹操與眾將議曰：「今劉備已投江夏，恐結連東吳，是滋蔓也。當用何計破之？」荀攸曰：「我今大振兵威，遣使馳檄江東，請孫權會獵於江夏，共擒劉備。分荆州之地，永結盟好。孫權必驚疑而來降，則吾事濟矣。」

操從其計，一面發檄遣使赴東吳，一面計點馬步水軍共八十三萬，詐稱一百萬，水陸並進，船騎雙行，沿江而來。西連荆陝，東接蕪黃，寨柵聯絡三百餘里。

話分兩頭。却說江東孫權屯兵柴桑，郡尚曹操大軍至襄陽，劉備已降。今又星夜兼道取江陵，乃集眾謀士商議禦守之策。魯肅曰：「荆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士民殷富，若君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劉備新敗，肅請奉命往江夏弔喪，因說劉備使撫劉表眾將同心一意，共破曹操。備若喜而從命，則大事可定矣。」權喜從其言，即遣魯肅齎禮往江夏弔喪。

却說玄德至江夏，與孔明劉琦共議良策。孔明曰：「曹操勢

大拿雞搗飯，不如往投東吳孫權，以為應援。使南北相持，吾等於中取利，有何不可？」玄德曰：「江東人物極多，必有遠謀，安肯相容耶？」孔明笑曰：「今操引百萬之衆，虎踞江漢，江東安得不使人來探聽虛實？若有人到此，亮借一帆風直至江東，憑三寸不爛之舌，說南北兩軍互相吞併，若南軍勝，共誅曹操，以取荊州之地；若北軍勝，則我乘勢以取江、南可也。」玄德曰：「此論甚高，但如何得江東人到？」

正說間，人報江東孫權差魯肅來弔喪，船已傍岸。孔明笑曰：「大事濟矣。」遂問劉琦曰：「往日孫策亡時，襄陽曾遣人去弔喪否？」琦曰：「江東與我家有殺父之讎，安得過慶弔之禮？」孔明曰：「然則魯肅之來，非為弔喪，乃來探聽軍情也。」遂謂玄德曰：「魯肅至，若問曹操動靜，主公只推不知，再三問時，主公只說可問諸葛亮。」

計會已定，使人迎接魯肅。肅入城弔喪，收過禮物，劉琦請肅與玄德相見。禮畢，邀入後堂飲酒。肅曰：「久聞皇叔大名，無緣拜會，今幸得見，實為欣慰。近聞皇叔與曹操會戰，必知彼虛實，敢問操軍約有幾何？」玄德曰：「備兵微將，一聞操至，即走，竟不知彼虛實。」魯肅曰：「聞皇叔用諸葛孔明之謀，兩場火燒，曹操操魂亡，應落何言不知耶？」玄德曰：「除非問孔明，便知其詳。」肅

曰：「孔明安在？願求一見。」

玄德教請孔明出來相見。肅見孔明禮畢，問曰：「向慕先生才德，未得拜晤，今幸得遇，願聞目今安危之事。」孔明曰：「曹操奸計，亮已盡知，但恨力未及，故且避之。」肅曰：「皇叔今將止於此乎？」孔明曰：「使君與蒼梧太守吳巨有舊，將往投之。」肅曰：「吳巨糧少兵微，不能自保，焉能容人？」孔明曰：「吳巨處雖不足久居，今且暫依之，別有良圖。」

肅曰：「孫將軍虎踞六郡，兵精糧足，又極敬賢禮士，江東英雄多歸附之，今為君計，莫若遣心腹往結、東、吳，以共圖大事。」孔明曰：「劉使君與孫將軍自來無憂，恐虛說詞說，且別無心腹之人可使。」肅曰：「先生令兄，現為江東參謀，日望與先生相見，肅不才，願與公同見孫將軍，共議大事。」玄德曰：「孔明是吾之師，頃刻不可相離，安可去也？」

肅堅請孔明同去。玄德佯不許。孔明曰：「事急矣，請奉命一行。」玄德方纔許諾。魯肅遂別了玄德、劉琦，與孔明登舟。望柴桑那來正是。

只因諸葛扁舟去，致使曹兵一旦休。不知孔明此去畢竟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四十三回

諸葛亮舌戰羣儒

魯子敬力排衆議



却說魯肅孔明辭了玄德劉琦登舟望柴桑都來。二人在舟中共談。魯肅謂孔明曰：「先生見孫將軍，切不可實言曹操兵多將廣。」孔明曰：「不須子敬叮嚀，亮自有對答之語。」及船到岸，肅請孔明於館驛中暫歇，先自往見孫權。權正聚文武於堂上議事，聞魯肅回，急召入問曰：「子敬往江夏探虛實若何？」肅曰：「已知其略，尚容徐稟。」權將曹操檄文示肅曰：「操昨遣使辭文至此，孤先發遣來使，現今會衆商議未定。」肅接檄文觀看，其略曰：

孤近承帝命，奉詔伐吳，旌麾南指，劉琮束手，荆襄之民望風歸順。今統雄兵百萬，上將千員，欲與將軍會獵於江。可共伐劉備，同分土地，永結盟好。幸勿觀望，速賜回音。

魯肅看畢曰：「主公尊意若何？」權曰：「未有定論。」張昭曰：「曹操擁百萬之衆，借天子之名，以征四方，拒之不順。且主公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既得荊州，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勢不可敵。以愚之計，不如納降爲萬安之策。」衆謀士皆曰：「子布之言，正合天意。」孫權沈吟不語。張昭又曰：「主公不必多疑，如降操則東吳與安，江南六郡可保矣。」孫權低頭不語。須臾樓起更衣，魯肅隨於權後。權知肅意，乃執肅手而言曰：「卿欲如何？」肅曰：「恰纔衆人所言，深誤將軍。衆人皆可降曹，操惟將軍不可降曹。」權曰：「何以言之？」肅曰：「如肅等降操，當以肅還鄉黨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降操，欲安所歸乎？位

不過封侯，車不過一乘，騎不過一匹，從不過數人，豈得兩面稱孤哉？衆人之意，各自爲己，不可聽也。將軍宜早定大計。」

權歎曰：「諸人議論，大失孤望。子敬開說大計，正與吾見相同。天以子敬賜我也，但操新得袁紹之衆，近又得荊州之兵，恐勢大難以抵敵。」肅曰：「肅至江夏引諸萬種之弟，諸葛亮在此，主公可問之，便知虛實。」權曰：「臥龍先生在此乎？」肅曰：「現在館驛中安歇。」權曰：「今日天晚，且未相見，來日聚文武於帳下，先教見我，江東英俊，然後升堂議事。」

肅領命而去。次日，至館驛中見孔明，又囑曰：「今見我主，切不可言曹操兵多。」孔明笑曰：「亮自見機而變，決不有誤。」肅乃引孔明至幕下，蚤見張昭顧雍等一班文武二十餘人，峨冠博帶，整衣端坐。孔明遂一相見，各問姓名。施禮已畢，坐於客位。張昭等見孔明豐神瀟灑，器宇軒昂，料道此人必來游說。張昭先以言挑之曰：「昭乃江東微末之士，久聞先生高臥隆中，自比管樂，此語果有之乎？」孔明曰：「此亮平生小可之比也。」昭曰：「近聞劉豫州三顧先生於草廬之中，幸得先生，以爲如魚得水，思欲席捲荆襄，今一旦以屬曹操，未審是何主見？」

孔明自思張昭乃孫權手下第一個謀士，若不先難倒他，如何說得孫權？遂答曰：「吾觀取漢上之地，易如反掌。我主劉豫州躬行仁義，不忍奪同宗之基業，故力辭之。劉琮孺子聽信佞言，暗自投降，致使曹操得以猖獗。今我主屯兵江夏，別有良圖，非等閒

可知也。

昭曰：「若此，是先生言行相違也。先生自比管樂，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樂毅扶持微弱之燕，下齊七十餘城，此二人者，真濟世之才也。先生在草廬之中，但笑傲風月，抱膝危坐，今既從事劉豫州，當為生靈興利除害，劉豫州且劉豫州未得先生之前，尚且疑橫資守，割據城池，今得先生，人皆仰望，雖三尺童蒙，亦謂昭虎生翼，將見漢室復興，曹氏即滅矣。朝廷舊臣，山林隱士，無不拭目而待，以為掃高天之雲翳，仰日月之光輝，拯民於水火之中，措天下於衽席之上，在此時也。何先生自歸豫州，曹兵一出，棄甲拋戈，望風而竄，上不能報劉表以安庶民，下不能助孤子而據疆土，乃棄新野，走樊城，敗當陽，奔夏口，無容身之地，是豫州既得先生之後，反不如其初也。管仲樂毅，果如是乎？愚直之言，幸勿見怪。」

孔明聽罷，嚙齶而笑曰：「鵬飛萬里，其志豈羣鳥能識哉？譬如人染沈疴，當先用暖粥以飲之，和藥以服之，待其腑臟調和，形體漸安，然後用肉食以補之，猛藥以治之，則病根盡去，人得全生也。若不待氣脈和緩，便投以猛藥厚味，欲求安保，誠為難矣。吾主劉豫州向日軍敗於汝南，寄跡劉表，兵不滿千，將止關張趙雲而已，此正如病勢危瀕已極之時也。新野山僻小縣，人民稀少，糧食鮮薄，豫州不過暫借以容身，豈真將坐守於此耶？夫以甲兵不完，城郭不固，軍不雜練，糧不繼日，然而博望燒屯，白河用水，使夏侯

惇曹仁，義心驚腹裂，竊謂管仲樂毅之用兵，未必過此。至於劉豫州降操，豫州實出不知，且又不忍乘隙奪同宗之基業，此真大仁大義也。當陽之收，豫州見有數十萬赴義之民，扶老攜幼相隨，不忍棄之，日行十里，不思進取江陵，甘與同敗，此亦大仁大義也。寡不敵衆，勝負乃非常事。昔高皇數敗於項羽，而垓下一戰成功，此非韓信之良謀乎？夫信久事高皇，未嘗果勝，蓋國家大計，社稷安危，是有主謀，非比誇辯之徒，虛譽欺人。」坐談立談，無人可及，臨

撥塵髮，百無一能，誠為天下笑耳。

這一篇言語，說得張昭並無一言回答。座上忽一人竄壁間曰：「今曹公兵屯百萬，將列千員，龍驤虎視，平吞江夏，公以為何如？」孔明視之，乃糜竺也。孔明曰：「曹操收袁紹殘孽之兵，劫劉表烏合之衆，雖數百萬，不足懼也。」糜竺冷笑曰：「軍敗於當陽，計窮於夏口，區區求救於人，而猶言不懼，此真大言欺人也。」孔明曰：「劉豫州以數千仁義之師，安能敵百萬殘孽之衆，退守夏口，所以待時也。今江東兵精糧足，且有長江之險，猶欲使其主屈膝降賊，不願天下恥笑，由此論之，劉豫州真不懼操賊者矣。」糜竺不能對，座間又一人問曰：「孔明欲效儀秦之舌，游說東吳耶？」孔明視之，乃步騭也。孔明曰：「步騭山以蘇秦張儀為辯士，不知蘇秦張儀亦秦傑也。蘇秦佩六國相印，張儀兩次相秦，皆有匡扶人國之謀，非比畏強凌弱，懼刀避劍之人也。君等聞曹賊虛發辭偽之詞，便畏懼請降，敢笑蘇秦張儀乎？」

步隱默然無語。忽一人問曰：「孔明以曹操何如人也？」孔明視其人乃薛綽也。孔明答曰：「曹操乃漢賊也，又何必問？」綽曰：「公言差矣。漢祚傳至今，天將終。今曹操已有天下三分之二，人皆歸心。劉豫州不識天時，強欲與爭，正如以卵擊石，安得不敗乎？」孔明厲聲曰：「薛敬文安得出此無父無君之言乎？夫人生天地間，以忠孝為立身之本。公既為漢臣，則見有不臣之人，當誓共戮之，臣之道也。今曹操祖宗叨食漢祿，不思報效，反懷篡逆之心，天下之所共憤。公乃以天敵歸之，真無父無君之人也。不足與語，請勿復言！」

薛綽滿面羞慚，不能對答。座上又一人應聲問曰：「曹操雖挾天子以令諸侯，猶是相國曹參之後。劉豫州雖云中山靖王苗裔，却無可稽考，眼見只是織席販履之夫耳，何足與曹操抗衡哉？」孔明視之，乃陸績也。孔明笑曰：「公非藝術座間，檢橋之陸郎乎？請安坐聽吾一言。曹操既為曹相國之後，則世為漢臣矣。今乃專權肆橫，欺凌君父，是不惟無君，亦且蔑祖，不惟漢室之亂臣，亦曹氏之賊子也。劉豫州堂堂帝胄，當今皇帝，按譜賜爵，何云無可稽考？且高祖起身亭長，而終有天下，織席販履，又何足為辱乎？公小兒之見，不足與高士共語！」

子牙、張良、陳平之流，節為耿介之輩，皆有匡扶宇宙之才，未審其生平治何經典，豈亦效書生區區於筆硯之間，數黑論黃，舞文弄墨而已乎？」

嚴峻低頭喪氣而不能對。忽又一人大聲曰：「公好為大言，未必真有實學，恐適為儒者所笑耳。」孔明視其人，乃汝南程德樞也。孔明答曰：「儒有君子小人之別。君子之儒，忠君愛國守正，惡邪，務使澤及當時，名留後世。若夫小人之儒，惟務雕蟲，工翰墨，青春作賦，皓首窮經，筆下雖有千言，胸中實無一策。且如楊雄以文章名世，而屈身事莽，不免投閣而死，此所謂小人之儒也。雖日賦萬言，亦何取哉？」

程德樞不能對。衆人見孔明對答如流，盡皆失色。時座上張溫、賈詡二人又欲問難，忽一人自外而入，厲聲言曰：「孔明乃當世奇才，君等以唇舌相難，非敬客之禮也。曹操大軍臨境，不思退敵之策，乃徒鬪口耶？」

衆視其人，乃零陵人，姓黃名蓋，字公覆，現為東吳糧官。當時黃蓋謂孔明曰：「愚聞多言獲利，不如默而無言，何不將金石之論為我主言之，乃與衆人辯論也？」孔明曰：「諸君不知世務，互相問難，不容不答耳。」

於是黃蓋引孔明入至中門，正遇諸葛瑾、孔明施禮。瑾曰：「賢弟既到江東，如何不來見我？」孔明曰：「弟既事劉豫州，理宜先公後私，公事未畢，不敢及私。望兄見諒。」瑾曰：「賢弟

見過吳侯，却來使話。」說罷自去。魯肅曰：「適聞所囑，不可有誤。」孔明點頭應諾，引至堂上，孫權降階而迎，優禮相待。施禮畢，賜孔明坐。文武分行而立。魯肅立於孔明之側，只看他說話。孔明致衣德之意，舉目觀看孫權碧眼紫鬚，堂堂一表，孔明暗思：「此人相貌非常，只可激，不可說。等他問時，用言激之便了。」

獻茶已畢，孫權曰：「多聞魯子敬談足下之才，今幸得相見，敢求教益。」孔明曰：「不才無學，辱明問。」權曰：「足下近在新野，佐劉豫州，與曹操決戰，必深知彼軍虛實。」孔明曰：「劉豫州兵微將寡，更兼新野城小無糧，安能與曹操相持？」權曰：「曹兵共有多少？」孔明曰：「馬步水軍，約有一百餘萬。」權曰：「莫非詐乎？」孔明曰：「非詐也。曹操就兗州已有青州軍二十萬，平了袁紹又得五六十萬，中原新招之兵三四十萬，今又得荊州之軍二三十萬，以此計之，不下一百五十萬。亮以百萬言之，恐惹江東之主也。」

魯肅在旁，聞言失色，以目視孔明。孔明只傲不見。權曰：「曹操部下戰將還有多少？」孔明曰：「足智多謀之士，能征慣戰之將，何止二三千人。」權曰：「今曹操平了荆楚，復有遠圖乎？」孔明曰：「即今沿江下寨，準備戰船，不欲圖江東，待取何地？」權曰：「若彼有吞併之意，戰與不戰，請足下為我一決。」孔明曰：「亮有一言，但恐將軍不肯聽從。」權曰：「願聞高論。」孔明曰：「向者字內大亂，故將軍起江東，劉豫州收袁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

今操安除大難，略已平矣。近又新破荊州，威震海內，縱有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遠避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其不能，何不從衆謀士之論，按兵東甲，北面而事之？」

權未及答，孔明又曰：「將軍外託服從之名，內懷疑貳之見，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誠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降操？」孔明曰：「昔田橫齊之壯士，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帝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仰慕，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又安能屈處人下乎？」

孫權聽了孔明此言，不覺勃然變色，拂衣而起，退入後堂。衆皆駭笑，而散。魯肅責孔明曰：「先生何故出此言？幸是吾主寬洪大度，不卻面責。先生之言，藐視吾主甚矣。」孔明仰面笑曰：「何如此不能容物耶？我自有破曹之計，彼不問我，我故不言。」肅曰：「果有良策，肅當請主公求救。」孔明曰：「吾視曹操百萬之衆，如羣蟻耳，但我一舉手，則皆爲齧粉矣。」

肅聞言，便入後堂，見孫權極怒，氣息未息，願謂肅曰：「孔明欺吾太甚。」肅曰：「臣亦以此責孔明，孔明反笑，主公不能容物。破曹之策，孔明不肯輕言，主公何不求之？」權曰：「權曰：『原來孔明有良謀，故以言詞激我。我一時淺見，幾誤大事。』便同魯肅重復出堂，再請孔明敘話。權見孔明謝曰：『適來冒瀆威嚴，幸勿見罪。』孔明亦謝曰：『亮當請主公求救。』孔明曰：『吾視曹操百萬之衆，如羣蟻耳，但我一舉手，則皆爲齧粉矣。』」

堂置酒相待。

救巡之後，權曰：「曹操平生所惡者，呂布、劉表、袁紹、袁術、徐州與孤耳。今數雖已滅，獨豫州與孤尚存。孤不能以全吳之地，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與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孔明曰：「豫州雖新敗，然幽雲長、趙雲、精兵萬人，劉琦、領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憊，近追豫州，輕騎一日夜行三百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荊州士民，附操者，迫於勢耳，非本心也。今將軍誠能與豫州協力同心，破曹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則荆吳之勢強而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唯將軍裁之。」

權大悅曰：「先生之言，頗開茅塞。吾意已決，更無他疑。即日商議起兵，共滅曹操。」遂令魯肅將此意傳諭文武官員，就送孔明於館驛安歇。

### 第四十四回 孔明用智激周瑜

却說吳國太見孫權疑議不決，乃謂之曰：「先施遺言云：『伯符臨終有言，內事不決問張昭，外事不決問周瑜。』今何不請公瑾問之？」權大喜，即遣使往鄱陽請周瑜議事。原來周瑜在鄱

陽湖訓練水師，聞曹操大軍至漢上，便星夜回柴桑，那議軍機事。使者未發，周瑜已先到。魯肅與瑜最厚，先來接着，將前項事細述一番。周瑜曰：「子敬休憂，瑜自有主張。今可速請孔明來相見。」

衆南征，豈可輕敵？若聽諸葛亮之言，妄動甲兵，此所謂負薪救火也。」孫權只低頭不語。顧雍曰：「劉備因爲曹操所敗，故欲借我江東之兵以拒之。主公奈何爲其所用乎？」顯聽子布之言。

孫權沈吟未決。張昭等出，魯肅入見曰：「適張子布等又勸主公休動兵力，主降議，此皆全軀保妻子之臣，爲自謀之計耳。願主公勿聽也。」孫權尚在沈吟。肅曰：「主公若遲疑，必爲衆人誤矣。」權曰：「卿且暫退，容我三思。」肅乃退出。時武將或有要戰的，文官都是要降的，議論紛紛不一。

且說孫權退入內宅，寢食不安，猶豫不決。吳國太見權如此，問曰：「何事在心，寢食俱廢？」權曰：「今曹操屯兵於江漢，有下江南之意，問諸文武，或欲降者，或欲戰者，欲待戰來，恐寡不敵衆，欲待降來，又恐曹操不容。因此猶豫不決。」吳國太曰：「汝何不記吾姐臨終之語乎？」孫權如醉方醒，似夢初覺，想出這句話來，正是。

### 孫權決計破曹操

追思國母臨終語，引得周郎立戰功。畢竟說着甚的，且看下文分解。

魯肅上馬去了，周瑜方纔歇息。忽報張昭願乘張紘步騭四人來相探，瑜接入堂中坐定，敘寒溫畢。張昭曰：「都督知江東之利害否？」瑜曰：「未知也。」昭曰：「曹操擁衆百萬屯於漢上，昨傳檄文至此，欲請主公會獵於江夏，雖有相吞之意，尚未露其形。卿等勸主公且降之，庶免江東之禍。不想魯子敬從江夏帶劉備軍師諸葛亮至此，彼因自欲雪恨，特下說詞以激主公。子敬却執迷不悟，正欲待都督一決。」瑜曰：「公等之見皆同否？」顧雍等曰：「所議皆同。」瑜曰：「吾亦欲降久矣，公等請回，明早見主公自有定議。」

昭等辭去，少頃，又報程普黃蓋韓當等一班戰將來見，瑜迎入，各問慰訖。程普曰：「都督知江東早晚屬他人否？」瑜曰：「未知也。」普曰：「吾等自隨孫將軍開基創業，大小數百戰，方纔戰得六郡城池。今主公聽謀士之言，欲降曹操，此真可恥可惜之事。吾等寧死不辱，望都督勸主公決計與兵，吾等願效死戰。」瑜曰：「將軍等所見皆同否？」黃蓋忿然而起，以手拍額曰：「吾頭可斷，誓不降曹。」衆人皆曰：「吾等皆不願降。」瑜曰：「吾正欲與曹操決戰，安肯投降將軍等請回。」瑜見主公自有定議。

程普等別去。又未幾，諸葛瑾白範等一班兒文官相候。瑜迎入，諸葛瑾曰：「舍弟諸葛亮自漢上來，言劉豫州欲結東吳共伐曹操，文武商議未定。因舍弟爲使，瑾不敢多言，專候都督來決此事。」瑜曰：「以公論之若何？」瑾曰：「幹者易安，戰者難

保。」周瑜笑曰：「瑜自有主張，來日同至府下定議。」瑾等辭退，忽又報呂蒙甘寧等一班兒來見。瑜請入，亦敘談此事。有要戰者有要降者，互相爭論。瑜曰：「不必多言，來日都到府下公議。」衆乃辭去。周瑜冷笑不止。

至晚，人報魯子敬引孔明來拜。瑜出中門迎入，敘禮畢，分賓主而坐。肅先問瑜曰：「今曹操與吳南候和與戰二策，主公不能決，一聽於將軍，將軍之意若何？」瑜曰：「曹操以天子爲名，其師不可拒，且其勢大，未可輕敵。戰則必敗，降則易安。吾意已決，來日見主公，便當遣使納降。」

魯肅愕然曰：「君言差矣。江東基業，已歷三世，豈可一旦棄於他人，伯符遺言，外事付託將軍，今正欲仗將軍保全國家，爲泰山之靈，奈何亦從懦夫之議耶？」瑜曰：「江東六郡，生靈無限，若罷兵革之禍，必有歸怨於我，故決計請降耳。」肅曰：「不然，以將軍之英雄，東吳之險固，操未必便能得志也。」

二人互相爭辨，孔明只袖手冷笑。瑜曰：「先生何故哂笑？」孔明曰：「亮不笑別人笑，子敬不識時務耳。」肅曰：「先生如何反笑我不識時務？」孔明曰：「公瑾主意欲降操，甚爲合理。」瑜曰：「孔明乃識時務之士，必與吾有同心。」肅曰：「孔明，你也如何說此？」孔明曰：「操極善用兵，天下莫敢當，向只有呂布袁紹袁術劉表，敢與對敵。今數人皆被操滅，天下無人矣。獨有劉豫州不識時務，強與爭衡。今孤身江夏存亡未保，將軍決計降曹，可以

保妻子可以全富貴國祚遷移付之天命何足惜哉

魯大怒曰汝敢吾主屈膝受辱於國賊乎孔明曰  
愚有一計並不勞半羊擔酒納土獻印亦不須親自渡江只須遣  
一介之使扁舟送兩個人到江上操若得此兩人百萬之衆皆卸  
甲捲旗而退矣瑜曰用何二人可退操兵孔明曰江東  
去此兩人如大木風一葉太倉減一粟耳而操得之必大喜而去

瑜又問果用何二人孔明曰亮居隆中時即聞操於漳河  
新造一臺名曰銅雀極其壯麗廣選天下美女以實其中操本奸  
色之徒久聞江東喬公有二女長曰大喬次曰小喬有沈魚落雁  
之容閉月羞花之貌操曾發誓曰吾一願掃平四海以成帝業  
一願得江東二喬置之銅雀臺以樂晚年雖死無恨矣今雖引  
百萬之衆虎視江南其實爲此二女也將軍何不去奪喬公以千  
金買此二女差人送與曹操操得二女稱心滿意必班師矣此范  
蠡獻西施之計何不速爲之

瑜曰操欲得二喬有何證據孔明曰曹操幼子曹植  
字子建下筆成文操嘗命作一賦名曰銅雀臺賦賦中之意草道  
他家合爲天子奪取二喬瑜曰此賦公能記否孔明曰  
吾愛其文華美嘗竊記之瑜曰試請一誦孔明即時繙銅  
雀臺賦云

從明后以簪游兮登層臺以娛情見太府之廣開兮

觀聖德之所發建高門之嵯峨兮浮雲閣乎太清直中天  
之華觀兮連飛閣乎西城臨漳水之長流兮望園果之滋  
榮立雙臺於左右兮有玉龍與金鳳攬二喬於東南兮樂  
朝夕之與共俯皇都之宏麗兮敞雲霞之浮動欣翠才之  
來萃兮協飛龍之吉夢仰春風之和穆兮聽百鳥之悲鳴  
雲天巨其既立兮家願得乎雙還揚仁化於宇宙兮靈贖  
恭於上京惟桓文之爲盛兮豈足方乎聖明

休矣美矣惠澤遠揚翼佐我皇家兮齊彼四方同天  
地之規量兮齊日月之輝光永尊貴而無極兮等君壽於  
東皇御龍旂以遊遊兮迴鸞駕而周章恩化及乎四海兮  
嘉物阜而民康願斯臺之永固兮榮終古而未央

周瑜聽罷勃然大怒離座指北而罵曰老賊欺吾太甚  
孔明急起止之曰普單于度侵疆界漢天子許以公主和親今  
何借民間二女乎瑜曰公有所不知大喬是孫伯符將軍主  
婦小喬乃瑜之妻也孔明佯作惶恐之狀曰亮實不知失口  
亂言死罪死罪瑜曰吾與老賊誓不兩立孔明曰事須  
三思免致後悔瑜曰吾承伯符寄託安有屈身降操之理適  
來所言故相試耳吾自離鄱陽湖便有北伐之心雖刀斧加頭不  
易其志也望孔明助一臂之力同破操賊孔明曰若蒙不棄  
專效犬馬之勞早晚拱聽驅策瑜曰來日入見主公便議起  
兵

孔明與魯肅辭出，相別而去。次日清晨，孫權升堂。左邊文官張昭，右邊武官程普、黃蓋等三十餘人，衣冠濟濟，劍佩鏘鏘，分班侍立。

少頃，周瑜入見，禮畢，孫權問意。瑜曰：「近聞曹操引兵屯漢上，馳書至此，主公尊意若何？」權曰：「權即取檄文與周瑜看。」瑜看畢，笑曰：「老賊以我江東無人，敢如此相侮耶？」權曰：「君之意若何？」瑜曰：「主公曾與衆文武商議否？」權曰：「連日議此事，有勸我降者，有勸我戰者，吾意未定，故請公議一決。」瑜曰：「誰勸主公降？」權曰：「張子布等皆主其意。」瑜曰：「誰勸主公戰？」權曰：「張子布等皆主其意。」瑜曰：「願聞先生所以主降之意。」昭曰：「曹操挾天子而征四方，動以朝廷爲名，近又得荊州，威勢愈大。吾江東可以拒操者，長江耳。今操縱船戰艦，何止千百水陸並進，何可當之？不如且降，更圖後計。」瑜曰：「此迂儒之論也。江東自開國以來，今歷三世，安忍一旦廢棄？」權曰：「若此計將安出？」

瑜曰：「操雖託名漢相，實爲漢賊。將軍以神武雄才，仗父兄餘業，據有江東，兵精糧足，正當橫行天下，爲國家除殘去孽，奈何降賊耶？且操今此來，多犯兵家之忌：北土未平，馬騰韓遂爲其後患，而操久於南征，一忌也；北軍不熟水戰，操捨鞍馬，仗舟楫，與東吳爭衡，二忌也；又時值隆冬，盛寒，馬無藁草，三忌也；驅中國士卒遠涉江湖，不服水土，多生疾病，四忌也。操兵犯此數忌，雖多必敗。將軍擒操，正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千，進屯夏口，爲將軍破之。」

權髮然起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所懼二袁耳。今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誓不兩立。卿言當伐，甚合孤意。此天以卿授我也。」瑜曰：「臣爲將軍決一血戰，萬死不辭。只恐將軍狐疑不定。」權拔佩劍，砍面前奏案一角曰：「諸官將有再言降操者，與此案同。」言罷，便將此劍賜周瑜，即封瑜爲大都督，程普爲副都督，魯肅爲贊軍校尉。如文武官將有不聽號令者，即以此劍誅之。

瑜受了劍，對衆言曰：「吾奉主公之命，率衆破曹。諸將官吏來日俱於江畔行營聽令。如遲誤者，依七禁令五十四斬施行。」言罷，辭了孫權，起身出府。衆文武各無言而散。

周瑜回到下處，便請孔明議事。孔明至，瑜曰：「今日府下公議已定，願求破曹良策。」孔明曰：「孫將軍心向未穩，不可以決策也。」瑜曰：「何謂心不穩？」孔明曰：「心怯曹兵之多，懷寡不敵衆之意，將軍以軍數開解，使其了無懸疑，然後大事可成。」瑜曰：「先生之論甚善。」

乃復入見孫權。權曰：「公瑾夜至，必有事故。」瑜曰：「來日調撥軍馬，主公心有疑否？」權曰：「但憂曹操兵多，恐不敵衆耳。他無所疑。」瑜笑曰：「瑜特爲此特來開解主公。生公因見操檄文，言水陸大軍百萬，故懷疑懼，不復料其虛實。今以質較之，彼將中國之兵，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袁氏之衆，亦止七八萬耳。尚多懷疑未厭。夫以久疲之卒，孤疑之衆，其數雖多，不足畏也。」



得五萬兵，自足破之。願主公勿以為慮。」權推瑜言曰：「公瑾此言足釋去疑。子布無謀，深失孤望。獨卿及子敬與孤同心耳。卿可與子敬程普即日選軍前進。孤當續發人馬，多載資糧，為卿後應。卿前軍倘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親與曹賊決戰，更無他疑。」

周瑜辭出，暗忖曰：「孔明早已料定吳侯之心。其計盡又高我一頭。久必為江東之患，不如殺之。」乃令人連夜請魯肅入帳，言欲殺孔明之事。肅曰：「不可。今操賊未破，先殺賢士，是自去其助也。」瑜曰：「此人欺劉備，必為江東之患。」肅曰：「諸葛瑾乃其親兄，可令招此人同事吳，豈不妙哉？」

瑜善其言。次日，平明，瑜赴行營，升中軍帳高坐。左右立刀斧手，聚集文官武將聽命。原來程普年長於瑜，今瑜辭居其上，心中不樂。是日乃託病不出，令長子程咨自代。瑜令衆將曰：「王法無親，諸君各守乃職。方今曹操弄權，甚於董卓。天子於許昌屯紮，兵於境上。吾今奉命討之，諸君幸皆努力向前。大軍到處，不得擾民。費勞罰罪，並不徇縱。」

令畢，即差韓當、黃蓋為前部先鋒，領本部戰船，即日起行。前至三江口下寨，別號將令。蔣欽、周泰為第二隊，凌統、潘璋為第三隊。太史慈、呂蒙為第四隊，陸遜、董襲為第五隊。呂範、宋治為四方巡警使，催督六部官軍水陸並進，尅期取齊。

調撥已畢，諸將各自收拾船隻軍器起行。程咨回見父程普，

說兩瑜獨兵，動止有法。普大驚曰：「吾素欺周郎懦弱，不足為將。今能如此，真將才也。我如何不服？」遂親詣行營謝罪。瑜亦遜謝。

次日，瑜請諸葛瑾謂曰：「令弟孔明有王佐之才，如何屈身事劉備？今幸至江東，欲煩先生不惜齒牙餘論，使令弟棄劉備而事東吳，則主公必得良輔，而先生兄弟又得相聚，豈不美哉？先生幸即一行。」瑾曰：「瑾自至江東，愧無寸功，今都督有命，敢不効力。」即時上馬，選投驛亭來見孔明。孔明接入，哭拜各訴闊情。

瑾泣曰：「弟知伯夷叔齊乎？」孔明暗思：「此必周郎教來說我也。」遂答曰：「夷齊古之聖賢也。」瑾曰：「夷齊雖至餓死，首陽山下，兄弟二人亦在一處。我今與你同胞共乳，乃各事其主，不能且養相養，視夷齊之為人，能無愧乎？」孔明曰：「兄所言者，情也。弟所守者，義也。弟與兄皆漢人，今劉皇叔乃漢室之胄，兄若能去東吳而與弟同事劉皇叔，則上不愧為漢臣，而骨肉又得相聚，此情義兩全之策也。不識兄意以為何如？」

瑾思曰：「我來說他，反被他說了我。」遂無言回答，起身辭去。回見周瑜，細述孔明之言。瑜曰：「公意若何？」瑾曰：「吾受孫將軍厚恩，安肯相背？」瑜曰：「公既忠心事主，不必多言。吾自有伏孔明之計。」正是

智與智逢宜必合，才和才角又難容。  
畢竟周瑜何計伏孔明，且看下文分解。

第四十五回 三江口曹操折兵

却說周瑜聞諸葛瑾之言，轉恨孔明，存心欲謀殺之。次日點齊軍將入辭孫權，權曰：「卿先行，孤即起兵繼後。」孫權出與程普魯瑜領兵起行，便邀孔明同往。孔明欣然從之，一同登舟，駕起帆檣，迤邐望夏口而進。離三江口五六十里，船依次第歇定。周瑜在中央下寨，岸上依西山結營，週圍屯住。孔明只在一葉小舟內安身。

周瑜分撥已定，使人請孔明議事。孔明至中軍帳，敘禮畢，瑜曰：「昔曹操兵少，袁紹兵多，而操反勝紹者，因用許攸之謀，先斷烏巢之糧也。今操兵八十三萬，我兵只五六萬，安能拒之？亦必須先斷操之糧，然後可破。我已探知操軍糧草，俱屯於聚鐵山。先生久居漢上，熟知地理，敢煩先生與關張子龍輩，一尋亦助兵千人，星夜往聚鐵山斷操糧道，彼此各為主人之事，幸勿推諉。」

孔明暗思：「此因說我不動，設計害我。我若推諉，必為所笑。不如應之，別有計議。」乃欣然領諾。瑜大喜，孔明辭出。魯肅密謂瑜曰：「公使孔明劫糧，是何意見？」瑜曰：「吾欲殺孔明，恐惹人笑，故借曹操之手殺之，以絕後患耳。」

肅聞言，乃往見孔明，看他知也不知。只見孔明略無難色，整點軍馬，要行，肅不忍，以言挑之曰：「先生此去可成功否？」孔明

羣英會蔣幹中計

笑曰：「吾水戰，步戰，馬戰，車戰，各盡其妙，何愁功績不成？非是。江東公與周瑜輩止一能也。」肅曰：「吾與公瑾何謂一能？」孔明曰：「吾聞江南小兒謠言云：『伏路把關，關子敬；臨江水戰，有周郎。』公等於陸地，但能伏路把關，周公瑾但堪水戰，不能陸戰耳。」

肅乃以此言告知周瑜。瑜怒曰：「何欺多！不能陸戰，耶不用他去！我自引一萬馬軍，往聚鐵山斷操糧道。」肅又將此言告孔明，孔明笑曰：「公僅令吾斷糧，實欲使曹操殺吾耳。吾故以片言戲之。公瑾便容納不下，目今用人之際，只願吳侯與劉使君同心，則功可成。如各相謀害，大事休矣。操賊多謀，他平生慣斷人糧道，今如何不以重兵設備公瑾若去，必為所擄。今只當先決水戰，挫動北軍銳氣，別尋妙計破之。望子敬善言以告公瑾為幸。」

魯肅遂連夜回見周瑜，備述孔明之言。瑜搖首頓足曰：「此人見識勝吾十倍，今不除之，後必為我國之禍。」肅曰：「今用人之際，望以國家為重，且待破曹之後，圖之未晚。」瑜然其說，却說玄德分付劉琦守江夏，自領眾將引兵往夏口，遙望江南岸旖旎隱隱，戈戟重重，料是東吳已動兵矣。乃盡移江夏之兵，至樊口屯紮。玄德眾曰：「孔明一去，東吳音信不知事體如何，誰人可去探聽虛實回報？」糜竺曰：「竺願往。」

糜竺曰：「竺願往。」

玄德乃備羊酒禮物，令竺至東吳，以箭為名，探聽虛實。竺領命，駕小舟順流而下，逕至周瑜大寨前。軍士入報，周瑜召入。竺再拜，致玄德相敬之意。獻上酒禮。瑜交訖，設宴款待。竺曰：「孔明在此已久，今願與同回。」瑜曰：「孔明方與我同謀，破曹豈可便去？吾亦欲見劉豫州，共議良策。奈身統大軍，不可暫離。若豫州肯枉駕來臨，深慰所望。」

竺應諾，拜辭而回。瑜問瑜曰：「公欲見玄德，有何計？」瑜曰：「玄德世之身雄，不可不除。吾今乘機誘至，殺之，實為國家除一後患。」魯肅再三勸諫，瑜不聽，遂傳密令，如玄德至，先埋伏刀斧手五十人於壁衣中，看我擲杯為號，便出下手。」

却說玄德回見玄德，具言周瑜欲請主公到彼面會，別有商議。玄德便教收拾快船一隻，只今便行。雲長諫曰：「周瑜多謀之士，又無孔明書信，恐其中有詐，不可輕去。」玄德曰：「我今結東吳，以共破曹操，周郎欲見我，我若不往，非同盟之意。兩相猜忌，事不諧矣。」雲長曰：「兄長若堅意要去，弟願同往。」張飛曰：「我也跟去。」玄德曰：「只雲長隨我去，翼德與子龍守寨，簡雍固守鄂縣，我去便回。」

分付翼德，即與雲長乘小舟，并從者二十餘人，飛棹赴江東。玄德看江東，綠旗旛甲兵左右分布，整齊，心中甚喜。軍士飛報周瑜，瑜問瑜曰：「帶多少船隻來？」翼德曰：「只有一隻船，二十餘從人。」瑜笑曰：「此人命合你矣。」乃命

刀斧手，先埋伏定，然後出寨迎接。玄德引雲長等二十餘人，直到中軍帳，敘禮畢。瑜請玄德上坐。玄德曰：「將軍名傳天下，備不才何煩將軍重禮？」乃分賓主而坐。周瑜設宴相待。

且說孔明偶來江邊，聞說玄德來此，與魯肅相會，吃了一驚。急入中軍帳，竊看動靜，只見周瑜面有殺氣，兩邊壁衣中密排刀斧手。孔明大驚曰：「似此如之奈何？」回視玄德談笑自若，却見玄德背後一人，按劍而立，乃雲長也。孔明喜曰：「吾主無危矣。」遂不復入，仍回身至江邊等候。

周瑜與玄德飲宴，酒行數巡，瑜起身把盞，見雲長按劍立於玄德背後，忙問何人。玄德曰：「吾弟關雲長也。」瑜驚曰：「非向日斬顏良文醜者乎？」玄德曰：「然也。」瑜大驚，汗流滿面，便斟酒與雲長把盞。

少頃，魯肅入。玄德曰：「孔明何在？」瑜曰：「且待破了曹操，與孔明相會未遲。」玄德不敢再言。雲長以目視玄德，玄德會意，即起身辭瑜曰：「備暫告別，即日被敵收功之後，專當叩賀。」瑜亦不留送出轅門。

玄德別了周瑜，與雲長等來至江邊，只見孔明已在舟中。玄德大喜。孔明曰：「主公知今日之危乎？」玄德愕然曰：「不知也。」孔明曰：「若無雲長，主公幾為周郎所害矣。」玄德方纔省悟，便請孔明同回樊口。孔明曰：「亮雖居虎口，安如泰山。今主公但收拾船隻，軍馬候用，以十一月二十甲子日後為期，可令子龍駕

小舟來南岸邊等候。切勿有誤。

玄德問其意。孔明曰：「但看東南風起，亮必還矣。」玄德再欲問時，孔明催玄德作速開船。言訖自回。玄德與雲長及從人開船行不數里，忽見上流頭放下五六十隻船來，船頭上一員大將橫矛而立，乃張飛也。因恐玄德有失，雲長獨力難支，特來接應。於是三人一同回家，不在話下。

却說周瑜送了玄德回至寨中，魯肅入問曰：「公既誘玄德至此，為何又不下手？」瑜曰：「關雲長，世之虎將也。與玄德行坐相隨，吾若下手，他必來害我。」

肅愕然，忽報曹操遣使送書至。瑜喚入，使者呈上書看時，封面上判云：「漢大丞相付周瑜開拆。」瑜大怒，更不開看，將書扯碎，擲於地上。嘖嘖來使，肅曰：「兩國相爭，不斬來使。」瑜曰：「斬使以示威。」遂斬使者，將首級付從人持回。隨令甘寧為先鋒，韓當為左翼，蔣欽為右翼。瑜自部領諸將接應。來日四更造飯，五更開船，鳴鼓吶喊而進。

却說曹操知周瑜毀書斬使，大怒，便喚蔡瑁、張允等一班荆州降將為前部，操自為後軍，督督戰船，到三江口。早見東吳船隻蔽江而來，為首一員大將，坐在船頭上大呼曰：「吾乃甘寧也，誰敢來與我決戰？」蔡瑁令弟蔡環前進，兩船將近，甘寧拈弓搭箭，望蔡環射來，應弦而倒。遂驅船大進，萬弩齊發。曹軍不能抵當。右邊蔣欽左邊韓當直衝入曹軍隊中，曹軍大半是青徐之兵，素

不習水戰，大江面上，戰船一擺，早立脚不住。甘寧等三踏戰船，縱橫水面，周瑜又催船助戰。曹軍中箭着礮者，不計其數。從巳時直殺到未時，周瑜雖得利，只恐寨不敵衆，遂下令鳴金收住船隻。

曹軍敗回，操登旱寨，再整軍士，喚蔡瑁、張允責之曰：「東吳兵少，反為所敗，是汝等不用心耳。」蔡瑁曰：「荆州水軍，久不操練，青徐之軍，又素不習水戰，故爾致敗。今當先立水寨，令青徐軍在中，荆州軍在外，每日教習精熟，方可用之。」操曰：「汝既為水軍都督，可以便宜從事，何必稟我？」於是張、蔡二人，自去訓練水軍。沿江一帶分二十四座水門，以大船居於外，為城郭，小船居於內，可通往來。至晚點上燈火，照得天心水面通紅。旱寨三百餘里，煙火不絕。

却說周瑜得勝回寨，犒賞三軍，一面差人到吳候處報捷。當夜瑜登高觀望，只見西邊火光接天。左右告曰：「此皆北軍燈火之光也。」瑜亦心驚。

次日，瑜欲親往探看曹軍水寨，乃命收拾樓船一隻，帶着鼓樂，隨行健將數員，各帶強弓硬弩，一齊上船，迤邐前進。至操寨邊，命下了碇石，樓船上鼓樂齊奏。瑜暗窺他水寨，大驚曰：「此深得水軍之妙也。」問：「水軍都督是誰？」左右曰：「蔡瑁、張允。」瑜思曰：「二人久居江東，請習水戰，吾必設計先除此二人，然後可以破曹。」

正觀看間，早有曹軍飛報曹操，說周瑜偷看水寨。操命縱船

擒捉。見水寨中旗號動，急收起石，隨邊四下一齊輪轉，格  
格望江面上如飛而去。比及曹寨中船出時，周瑜的樓船已離了  
十數里，追之不及，回報曹操。換開家將曰：「昨日輸了一陣，挫  
動銳氣，今又被他深窺吾寨，吾當作何計破之？」

言未畢，忽帳下一人出曰：「某自幼與周郎同窗交契，願憑  
三寸不爛之舌，往江東說此人來降。」曹操大喜，視之，乃九江人  
姓蔣名幹，字翼，見為帳下幕賓。操問曰：「子翼與周公瑾相厚  
乎？」幹曰：「丞相放心，幹到江左必要成功。」操問：「要將何物  
去？」幹曰：「只消一童隨往，二僕駕舟，其餘不用。」操甚喜，置酒  
與蔣幹送行。幹寫巾布袍，駕一隻小舟，徑到周瑜寨中，命傳報：「  
故人蔣幹相訪。」

周瑜正在帳中議事，聞幹至，笑謂諸將曰：「說客至矣。」遂  
與衆將附耳低言：「如此如此。」衆將應命而去。瑜整衣冠，引從  
者數百，皆錦衣花帽，前後簇擁而出。蔣幹引一青衣小童，昂然而  
來，瑜拜迎之。幹曰：「公瑾別來無恙？」瑜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  
爲何氏作說客？」幹愕然曰：「吾久別足下，特來敘舊，奈何疑  
爲作說客也？」瑜笑曰：「吾雖不及卿之聰明，絃外而知雅意。  
」幹曰：「足下待客大如此，便請告退。」瑜笑而挽其臂曰：「吾  
但恐兄爲曹氏作說客耳，既無此心，何速去也？」遂同入帳。設  
酒，坐定，卽傳公瑾召江左英傑與子翼相見。

須臾，文武將各穿錦衣，帳下偏裨將校，都披銀鎧，分兩行

而入。瑜都教相見畢，就列於兩傍而坐。大張筵席，奏軍中得勝之  
樂，輪換行酒。瑜告衆官曰：「此吾同窗契友也。雖從江北到此，却  
不是賣家說客，公等勿疑。」遂解佩劍付太史慈曰：「公可佩我  
劍作監酒。今日宴飲，但敘朋友交情，如有提起曹操與東吳軍旅  
之事者，卽斬之。」

太史慈應諾，按劍坐於席上。蔣幹驚惶，不敢多言。周瑜曰：「  
吾自領軍以來，滴酒不飲，今日見了故人，及無疑忌，當飲一醉。」  
說罷，大笑暢飲。座上饒饒交錯，飲至半酣，瑜攜幹手，同步出帳外。  
左右軍士皆全裝貫帶，持戈執戟而立。瑜曰：「吾之軍士，頗雄壯  
否？」幹曰：「真熊虎之士也。」

瑜又引幹到帳後一望，糧草堆如山積。瑜曰：「吾之糧草，頗  
足備否？」幹曰：「兵精糧足，名不虛傳。」瑜佯醉大笑曰：「想周  
瑜與子翼同學業時，不會望有今日。」幹曰：「以吾兄高才，實不  
爲過。」瑜執幹手曰：「大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  
內結骨肉之恩，言必行，計必從，驅驅共之，假使秦張張儀陸賈，  
生復出口，似懸河舌，如利刃，安能動我心哉？」

言罷大笑。蔣幹曰：「如土。」瑜曰：「幹入帳，會諸將再飲，因指  
諸將曰：「此皆江東之英傑，今日此會，可名『添英會。』」飲至  
天晚，點上燈燭，瑜自起舞，劍作歌，歌曰：

「丈夫處世兮立功名，立功名兮慰平生。慰平生兮吾  
將辭，將辭兮發狂吟。」

歌罷，滿座歡笑。至夜深，幹辭曰：『不勝酒力矣。』瑜命撤席，諸將辭出。瑜曰：『久不與子翼同榻，今宵抵足而眠。』於是伴作大醉之狀，攔幹入帳共寢。瑜和衣臥倒，嘔吐狼籍。幹如何睡得着，伏枕聽時，軍中鼓打二更，起視殘燈尚明，看周瑜時，鼻息如雷。幹見帳內桌上，堆着一卷文書，乃起牀偷視之，却都是往來書信。內有一封，上寫『蔡瑁張允護封』。幹大驚，暗讀之。書略曰：

某等降曹，非圖仕祿，迫於勢耳。今已賺北軍困於寨中，但得其便，即將操賊之首獻於麾下。早晚人到，便有回報。幸勿見疑。先此敬覆。

幹思曰：『原來蔡瑁張允結連東吳……遂將密書藏於衣內。再欲檢看他書時，牀上周瑜翻身，幹急滅燈就寢。瑜口內含糊曰：『子翼我數日之內，教你看曹賊之首。』幹勉強應之。瑜又曰：『子翼且住……教你看曹賊之首……』及幹問之，瑜又睡

着。幹伏於牀上，將近四更，只聽得有人入帳，喚曰：『都督醒否？』周瑜夢中做忽覺之狀，故開那人曰：『牀上睡着何人？』答曰：『都督請子翼同寢，何故忘却？』瑜懷悔曰：『吾平日未嘗飲醉，昨日醉後失事，不知可曾說甚言語。』那人曰：『江北有人到此，瑜喝『低聲』便喚『子翼』，蔣幹只放睡着。瑜潛出帳，幹竊聽之，只聞有人在外曰：『張蔡二部將道：『急切不得下手。』後面言語頗低，聽不真實。』

少頃，瑜入帳，又喚『子翼』。蔣幹只是不應，蒙頭假睡。瑜亦解衣就寢。幹思：『周瑜是個精細人，天明尋書不見，必然害我……』睡至五更，幹起喚周瑜，瑜却睡着。幹戴上巾，潛步出帳，喚了小童，徑出轅門，軍士問：『先生那裏去？』幹曰：『吾在此恐誤都督事，權且告別。』軍士亦不阻當。

幹下船，飛棹回見曹操。操問：『子翼幹事若何？』幹曰：『周瑜雅量高致，非言詞所能動也。』操怒曰：『事又不濟，反為所笑。』幹曰：『雖不能說周瑜，却與丞相打聽得一件事，乞退左右。』幹取出書信，將上項事逐一說與曹操。操大怒曰：『二賊如此無禮耶！』即使喚蔡瑁張允到帳下。操曰：『我欲使汝二人進兵，』瑁曰：『軍尚未曾練熟，不可輕進。』操怒曰：『軍若練熟，吾首級獻於周郎矣。』蔡張二人不知其意，驚慌不能回答。操喝武士推出斬之。須臾，獻頭帳下。操方省悟曰：『吾中計矣。』後人有詩嘆曰：

曹操奸雄不可當，一時詭計中周郎。蔡張賣主求生計，誰料今朝劍下亡。

衆將見殺了張蔡二人，入問其故。操雖心中計，却不肯認錯，乃謂衆將曰：『二人怠慢軍法，吾故斬之。』衆皆嗟呀不已。操於衆將內選毛玠于禁為水軍都督，以代蔡張二人之職。細作探知，報過江東。周瑜大喜曰：『吾所患者，此二人耳。今既剷除，吾無憂矣。』肅曰：『都督用兵如此，何愁曹賊不破乎？』

瑜曰：「吾料諸將不知此計，獨有諸葛亮見勝我，想此謀亦不能瞞也。子敬試以言挑之，看他知也不知，便當回報。」正是：

### 第四十六回 用奇謀孔明借箭

却說魯肅領了周瑜言語，逕來舟中相探孔明。孔明接入小舟對坐。肅曰：「連日措辦軍務，有失體教。」孔明曰：「便是亮亦未與都督賀喜。」肅曰：「何喜？」孔明曰：「公瑾使先生來探亮，知也不知，便是這件事可喜耳。」說得魯肅失色。問曰：「先生何由知之？」孔明曰：「這條計只好弄蔣幹。曹操雖被一時瞞過，必然便省悟，只是不肯認錯耳。今蔡張二人既死，江東無患矣。如何不賀喜？吾聞曹操換毛玠子禁為水軍都督，則這兩個手裏，好歹送了水軍性命。」

魯肅聽了，開口不得，把些言語支吾了半晌，別孔明而回。孔明曰：「望子敬在公瑾面前勿言亮先知此事，恐公瑾心懷妬忌，又要尋事害亮。」魯肅應諾而去。回見周瑜，把上項事只得實說了。瑜大驚曰：「此人決不可留，善決意斬之。」肅勸曰：「若殺孔明，却被曹操笑也。」瑜曰：「吾自有公道斬之，教他死而無怨。」肅曰：「以何公道斬之？」瑜曰：「子敬休問，來日便見。」

次日，衆將於帳下，教誨孔明。孔明欣然而坐。定。瑜問孔明曰：「即日將與曹軍交戰，水路交兵，當以何兵器為先？」孔明曰：「大江之上，以弓箭為先。」瑜曰：「先生之言，甚合愚意。」

還將反間成功事，去試從旁冷眼人。  
未知肅去問孔明，還是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獻密計黃蓋受刑

但今軍中正缺箭用，敢煩先生監造十萬枝箭，以為應敵之具。此係公事，先生幸勿推却。」孔明曰：「都督見委，自當效勞。敢問十萬枝箭，何時要用？」瑜曰：「十日之內，可完辦否？」孔明曰：「操軍即日將至，若候十日，必誤大事。」瑜曰：「先生料幾日可完辦？」孔明曰：「只消三日，便可拜納十萬枝箭。」瑜曰：「軍中無戲言。」孔明曰：「怎敢戲都督？願納軍令狀。三日不辦，甘當重刑。」

瑜大喜，喚軍政司當面取了文書，置酒相待。曰：「待軍事畢後，自有酬勞。」孔明曰：「今日已不及，來日造起。」至第三日，可差五百小軍到江邊搬箭。飲了數杯，辭去。魯肅曰：「此人莫非詐乎？」瑜曰：「他自送死，非我逼他。今明白對衆要了文書，他便兩脅生翅，也飛不去。我只分付軍匠人等，教他故意遲延，凡應用物件，都不與齊備。如此，必然誤了日期。那時定罪，有何理說？公今可去探他虛實，却來回報。」

肅領命來見孔明。孔明曰：「吾曾告子敬，休對公瑾說，他必要害我。不想子敬不肯為我隱諱，今日果然又弄出事來。三日內如何造得十萬箭？子敬只得救我。」肅曰：「公自取其禍，我如何救得你？」孔明曰：「望子敬借我二十隻船，每船要軍士三十人。」

船上皆用青布為幔，各束草千餘個，分布兩邊。吾別有妙用。第三日，包管有十萬枝箭，只不可又致公瑾得知，若彼知之，吾計敗矣。

肅允諾，却不解其意，回報周瑜，果然不提借船之事。只言孔明並不用箭，翎毛膠漆等物，自有道理。瑜大疑曰：「且看他三日後如何回營我。」

却說魯肅私自撥輕快船二十隻，各船三十餘人，并布幔草等物，盡皆齊備。候孔明調用。第一日却不見孔明動靜。第二日亦只不動。至第三日四更時分，孔明密請魯肅到船中。肅問曰：「公召我來何意？」孔明曰：「特請子敬同往取箭。」肅曰：「何處去取？」孔明曰：「子敬休問，前去便見。」遂命將二十隻船用長

索相連，徑望北岸進發。是夜大霧漫天，長江之中，霧氣更甚。對面不相見。孔明促舟而進，果然是好大霧。前人有篇《大霧垂江賦》曰：大哉長江，西接岷嶺，南控三吳，北帶九河。匯百川而入海，歷萬古以揚波。至若龍伯海若，江妃水母，長鯨千丈，天蜈九首，鬼怪異類，咸集而有。蓋夫鬼神之所憑依，英雄之所戰守也。

時而陰陽既亂，晦爽不分。訝長空之一色，忽大霧之四屯。雖與薪而莫親，惟金鼓之可聞。初若冥霧，繼隱南山之約；漸而充塞，欲迷北海之蟬。然後上接高天，下垂厚地。渺乎蒼茫，浩乎無際。鯨鯢出水而騰波，蛟龍潛淵而吐氣。又

如維霧收薄，春陰隨寒；溟溟漠漠，浩浩漫漫。果失柴桑，岸南無復口之山。戰船千艘，俱此流於岩；孤舟一葉，騰出沒于波瀾。黃則穹昊無光，朝陽失色；昏黃變丹山為水碧，雖大禹之智，不能測其深淺；離婁之明，焉能辨乎咫尺。

於是鴻夷息浪，屏翳收功；魚鱗遁跡，鳥獸潛踪。隔斷蓬萊之島，暗圍閻闔之宮。恍惚奔騰，如驟雨之將至；紛紛濺雜，杳若寒雲之欲同。乃能中隱毒蛇，因之而為瘴癘；內藏妖魅，恐之而為禍害。降疾厄而人間，加風塵於塞外。小民迢之失傷，大人觀之感慨。蓋將返元氣于洪荒，混天地為大塊。

當夜五更時候，船已近曹寨水寨。孔明教把船隻頭西尾東，一帶擺開，就船上擂鼓呐喊。魯肅驚曰：「倘曹兵齊出，如之奈何？」孔明笑曰：「吾料曹操于重霧中，必不敢出。吾等只顧酌酒取樂，待霧散便回。」

却說曹操寨中，聽得擂鼓呐喊，毛玠于禁二人，慌忙飛報曹操。操傳令曰：「重霧迷江，彼軍忽至，必有埋伏，切不可輕動。可撥水軍弓弩手亂箭射之。」又差人往旱寨內喚張遼，命各帶弓弩軍三千，火速到江邊助射。比及號令到來，毛玠于禁怕南軍搶入水寨，已差弓弩手在寨前放箭。少頃，旱寨內弓弩手亦到，約一萬餘人，盡皆向江中放箭。箭



如雨發。孔明欲把纜回，頭東尾西，逼近水寨受箭。一面擂鼓，一面待至日高，發散孔明，令收船急回。二十隻船兩邊草上，排滿箭枝。孔明令各船上軍士齊聲叫曰：「謝丞相箭。」比及曹寨內報知曹操時，這裏船輕水急，已放回二十餘里，追之不及，曹操懊悔不已。

却說孔明回船謂魯肅曰：「每船上箭約五六千矣。不費江東半分之力，已得十萬餘箭。明日即將來射曹軍，却不甚便。」肅曰：「先生真神人也。何以知今日如此大霧？」孔明曰：「爲將而不通天文，不識地理，不知奇門，不曉陰陽，不看陣圖，不明兵勢，是庸才也。亮於三日，前已算定。今日有大霧，因此敢任三日之限。公瑾教我十日完辦，工匠料物都不應手，將這一件風流罪過，明是要殺我，我命係於天，公瑾焉能害我哉？」

魯肅拜服。船到岸時，周瑜已差五百軍在江邊等候搬箭。孔明教於船上取之，可得十萬餘枝，都搬入中軍帳交納。魯肅入見周瑜，備說孔明取箭之事。瑜大驚，慨然歎曰：「孔明神機妙算，吾不如也。」後人有詩讚曰：

一天濃霧滿長江，遂近難分水渺茫。驟雨飛蝗來戰艦，孔明今日伏周郎。

少頃，孔明入寨見周瑜，瑜下帳迎之，稱羨曰：「先生神算，使人敬服。」孔明曰：「詭譎小計，何足爲奇？」瑜邀孔明入帳共飲。瑜曰：「昨吾主遣使來催督進軍，瑜未有奇計，願先生教我。」孔

明曰：「亮乃碌碌庸才，安有妙計？」瑜曰：「某昨觀曹操水寨極其嚴整，有法，非等閒可攻。思得一計，不知可否？先生幸爲我一次。」孔明曰：「都督且休言，各自寫於手內，看同也不同。」

瑜大喜，教取筆硯來，先自暗寫了，却送與孔明。孔明亦暗寫了兩個，移近坐榻，各出掌中之字，互相觀看，皆大笑。原來周瑜掌中字，乃一「火」字，孔明掌中亦一「火」字。瑜曰：「既我兩人所見相同，更無疑矣。幸勿漏泄。」孔明曰：「兩家公事，豈有漏泄之理？吾料曹操雖兩番經我這條計，然必不爲備。今都督儘行之可也。」飲罷分散，諸將皆不知其事。

却說曹操平白地折了十五六萬箭，心中氣悶。荀攸進計曰：「江東有周瑜諸葛亮二人用計，急務難破，可差人去東吳詐降，爲奸細內應，以通消息，方可圖也。」操曰：「此言正合吾意。汝料軍中誰可行此計？」攸曰：「蔡瑁被誅，蔡氏宗族皆在軍中。瑁之族弟蔡和、蔡瑁爲副將，丞相可以恩結之，差往詐降東吳，必不見疑。」

操從之。當夜密喚二人入帳囑付曰：「汝二人可用些少軍士，去東吳詐降。但有動靜，使人密報。事成之後，重加封賞。休懷二心。」二人曰：「吾等妻子俱在荊州，安敢懷二心承相勿疑。某二人必取周、魯諸葛亮之首獻於麾下。」操厚賞之。次日，二人帶五百軍士，駕船隻，順風望着南岸來。

且說周瑜正理會進兵之事，忽報江北有船來到江口，稱是

船上皆用青布爲幔，各束草千餘個，分布兩邊。吾別着妙用。第三日，包管有十萬枝箭，只不可又致公瑾得知，若彼知之，吾計敗矣。

孔明並不解其意，回報周瑜，果然不提起借船之事，只言三日後如何回覆我。

却說魯肅私自撥糧快船二十隻，各船三十餘人，并布幔、草等物，盡皆齊備。候孔明調用，第一日却不見孔明動靜。第二日亦不動。至第三日四更時分，孔明密請魯肅到船中，肅問曰：「公召我來何意？」孔明曰：「特請子敬同往取箭。」肅曰：「何處去取？」孔明曰：「子敬休問，前去便見。」遂命將二十隻船，用長

案相連，徑望北岸進發。是夜大霧漫天，長江之中，霧氣更甚，對面不相見。孔明促舟而進，果然是好大霧。箭人有大霧，垂江賦曰：大哉長江，西接岷峨，南控三吳，北帶九河，匯百川而入海，歷萬古以揚波。至若龍伯滄若，江妃水母，長鯨千丈，天

時而陰陽既亂，昧爽不分，訝長空之一色，忽大霧之四屯。雖與薪而莫覩，惟金鼓之可聞。初若溟溟，繼隱南山之豹，漸而充塞，欲迷北海之鯢。然後上接高天，下垂厚地。渺乎蒼茫，浩乎無際。鯨鯢出水而騰波，蛟龍潛淵而吐氣。又

如旌霧收薄，春陰隱寒，漢漢漫漫，浩若漫漫。東失柴桑，西岸南無夏口之山。戰船千艘，俱迷淪於岩壑。樞舟一葉，露出濕于波瀾。其則寫吳無光，朝陽莫能。遂爾昏黃，昏黃變丹山爲水碧，雖大禹之智，不能測其深淺。離世之明，焉能辨乎咫尺。

於是馮夷息浪，屏翳收功。魚蛟遁跡，鳥獸潛蹤。隔斷蓬萊之島，暗圍閻闔之宮。恍惚奔騰，如驟雨之將至。紛紜雜沓，若寒雲之欲同。乃能中隱毒蛇，因而爲瘴。瘴內藏妖魅，惡之而爲禍害。降疾厄而人間，加風塵於塞外。小民運之失傷，大人觀之感慨。蓋將返元氣于洪荒，混天地爲大塊。

當夜五更時候，船已近曹操水寨。孔明教把船隻頭西尾東，一帶擺開，就船上擂鼓吶喊。魯肅驚曰：「倘曹兵齊出，如之奈何？」孔明笑曰：「吾料曹操于重霧中必不敢出，吾等只顧酌酒取樂，待霧散便回。」

却說曹操寨中，聽得擂鼓吶喊，毛玠于禁二人慌忙飛報曹操。操傳令曰：「重霧迷江，彼軍忽至，必有埋伏，切不可輕動。可撥水軍弓弩手亂箭射之。」又差人往旱寨內喚張遼、徐晃、各帶弓弩軍三千，火速到江邊助射。比及號令到來，毛玠于禁怕南軍搶入水寨，已差弓弩手在寨前放箭。少頃，旱寨內弓弩手亦到，約一萬餘人，盡皆向江中放箭。箭

如雨發。孔明把纜帶回，頭東尾西，逼近本寨受箭。一面搖鼓，一面待至日高，發散孔明，收船急回。二十隻船兩邊東草上排滿箭枝。孔明令各船上軍士齊聲叫曰：「謝丞相箭。」比及曹寨內報知曹操時，這隻船輕水急，已放回二十餘里，追之不及，曹操懊悔不已。

却說孔明回船，謂魯肅曰：「每船上箭約五六千矣。不費江東半分之力，已得十萬餘箭。明日即將來射曹軍，却不甚便。」肅曰：「先生真神人也。何以知今日如此大霧？」孔明曰：「為將而不通天文，不識地理，不知奇門，不曉陰陽，不看陣圖，不明兵勢，是庸才也。亮於三日，前已算定。今日有大霧，因此敢任三日之限。公瑾教我十日完辦，工匠料物，都不應手，將道一件風流罪過，明是要殺我，我命係於天，公瑾焉能害我哉？」

魯肅拜服。船到岸時，周瑜已差五百軍在江邊等候接箭。孔明教於船上取之，可得十萬餘枝，都撥入中軍帳交納。魯肅入見周瑜，備說孔明取箭之事，周瑜慨然歎曰：「孔明神機妙算，吾不如也。」後人有詩讚曰：

一天濃霧滿長江，遠近難分水渺茫。驟雨飛蝗來戰艦，孔明今日伏周郎。

少頃，孔明入寨見周瑜，瑜下帳迎之，稱羨曰：「先生神算，使人敬服。」孔明曰：「詭譎小計，何足為奇？」瑜邀孔明入帳共飲。瑜曰：「昨吾主遣使來催督進軍，瑜未有奇計，願先生教我。」孔明

曰：「亮乃碌碌庸才，安有妙計？」瑜曰：「某昨觀曹操水寨，極其嚴整，有法，非等閒可攻。思得一計，不知可否。先生幸為我一試。」孔明曰：「都督且休言，各自寫於手內，看同也不同。」

瑜大喜，教取筆硯來，先自暗寫了，却送與孔明。孔明亦暗寫了，兩個移近坐榻，各出掌中之字，互相觀看，皆大笑。原來周瑜掌中字，乃一「火」字，孔明掌中亦一「火」字。瑜曰：「既我兩人所見相同，更無疑矣。幸勿漏泄。」孔明曰：「兩家公事，豈有漏泄之理？吾料曹操雖兩番經我這條計，然必不為備。今都督儘行之可也。」飲罷，分散諸將，皆不知其事。

却說曹操平白地折了十五六萬箭，心中氣悶。荀攸進計曰：「江東有周瑜，諸葛亮二人用計，急勿難破，可差人去東吳詐降，為奸細內應，以通消息，方可圖也。」操曰：「此言正合吾意。汝料軍中誰可行此計？」攸曰：「蔡瑁被誅，蔡氏宗族，皆在軍中。瑁之族弟蔡和、蔡現為副將，丞相可以恩結之，差往詐降東吳，必不見疑。」

操從之。當夜密喚二人入帳，囑付曰：「汝二人可用些少軍士，去東吳詐降。但有動靜，使人密報，事成之後，重加封賞。休懷二心。」二人曰：「吾等妻子俱在荊州，安敢懷二心？丞相勿疑。某二人必取周、魯諸葛亮之首，獻於麾下。」操厚賞之。次日，二人帶五百軍士，駕船數隻，順風望南岸來。

且說周瑜正理會進兵之事，忽報江北有船來到江口，稱是

蔡瑁之弟蔡和、蔡中，特來投降。瑜喚入，二人哭拜曰：「吾兄無罪，被操賊所殺。吾二人欲報兄仇，特來投降。望賜收錄，願為前部。」瑜大喜，重賞二人，即命與甘寧引軍為前部。二人拜謝以為中計。瑜密喚甘寧分付曰：「此二人不帶家小，非真投降，乃曹操使來為奸細者。吾今欲將計就計，教他通報消息。汝可懸懸相待，就裏臨防。至出兵之日，先要殺他兩個祭旗。汝切須小心，不可有誤。」

甘寧領命而去。魯肅入見周瑜曰：「蔡中、蔡和之降，多應是詐，不可收用。」瑜叱曰：「彼因曹操殺其兄，欲報仇而來降，何詐之有？你若如此多疑，安能天下之士乎？」

肅默然而退，乃往告孔明。孔明笑而不言。肅曰：「孔明何故爾笑？」孔明曰：「吾笑子敬不識公瑾用計耳。大江隔遠，細作竊往來，操使蔡中、蔡和詐降，竊探我軍中事。公瑾將計就計，正要他通報消息。兵不厭詐，公瑾之謀是也。」肅方纔省悟。

却說周瑜夜坐帳中，忽見黃蓋帶入中軍來見周瑜。瑜曰：「公覆夜至，必有良謀見教。」蓋曰：「彼棄我營，不宜久持，何不用火攻之？」瑜曰：「誰教公獻此計？」蓋曰：「某出自己意，非他人之所教也。」瑜曰：「吾正欲如此，故留蔡中、蔡和詐降之人，以通消息，但恨無一人為我行詐降計耳。」蓋曰：「某願行此計。」瑜曰：「不受些苦，彼如何肯信？」蓋曰：「某受孫氏厚恩，雖肝腦塗地，亦無怨悔。」瑜拜而謝之曰：「君若肯行此苦肉計，則江夏之

萬幸也。」蓋曰：「某死亦無怨。」遂謝而出。

次日，周瑜鳴鼓大會諸將於帳下。孔明亦在座。周瑜曰：「操引百萬之衆，連絡三百餘里，非一日可破。今令諸將各領三個月糧草，準備禦敵。」

言未訖，黃蓋進曰：「莫說三個月，便支三十個月糧草，也不濟事。若是這個月破的便破，若是這個月破不的，只可依張子布之言，棄甲倒戈，北面而降之耳。」

周瑜勃然變色大怒曰：「吾奉主公之命，督兵破曹，敢有再言降者，必斬。今兩軍相敵之際，汝敢出此言，慢我軍心，不斬汝首，難以服衆。」喝左右將黃蓋斬訖，報來。黃蓋亦怒曰：「吾自隨破虜將軍，縱橫東南，已歷三世，那有你來！」

瑜大怒，喝令速斬。甘寧進前告曰：「公覆乃東吳舊臣，望寬恕之。」瑜喝曰：「汝何敢多言亂吾法度？」先叱左右將甘寧亂棒打出。衆官皆跪告曰：「黃蓋罪固當誅，但於軍不利。望都督寬恕，且記罪。破曹之後，斬亦未遲。」

瑜怒未息。衆官苦苦求，瑜曰：「若不看衆官面皮，決須斬首。今且免死。」命左右拖翻打一百脊杖，以正其罪。衆官又苦免。瑜推翻案桌，叱退衆官，喝教行杖。將黃蓋剝了衣服，拖翻在地，打了五十脊杖。衆官又復苦苦求免。瑜躍起指蓋曰：「汝敢小觀我耶！且記下五十棍，再有怠慢，二罪俱罰。」恨聲不絕而入帳中。衆官扶起黃蓋，打得皮開肉綻，鮮血淋漓，扶歸本寨。昏絕幾

次動問之人，無不下淚。魯肅也往看問了，來至孔明船中，謂孔明曰：「今日公瑾怒責公覆我等，皆是他殺下，不敢犯顏苦諫。先生是客，何故袖手旁觀，不發一語？」孔明笑曰：「子敬欺我。」肅曰：「肅與先生渡江以來，未嘗一事相欺，今何出此言？」孔明曰：「子敬豈不知公瑾今日毒打黃公覆，乃其計耶？如何要我勸他？」肅方悟。孔明曰：「不用苦肉計，何能瞞過曹操？今必令黃公覆去詐降，却教蔡中蔡和報知其事矣。子敬見公瑾時，切勿言亮先知其事，只說亮也埋怨都督便了。」

肅辭去，入帳見周瑜。瑜邀入帳後，肅曰：「今日何故痛責黃公覆？」瑜曰：「諸將怨否？」肅曰：「多有心中不安者。」瑜曰：「孔明之意若何？」肅曰：「他也埋怨都督忒情薄。」瑜笑曰：「今番須瞞過他也。」肅曰：「何謂也？」瑜曰：「今日痛打黃蓋，乃計。」

### 第四十七回 關澤密獻詐降書

却說關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也。家貧好學，嘗借人書來看。看過一遍，便不遺忘，口才辯給，少有膽氣。孫權召為參謀，與黃蓋最相善。蓋知其能言有膽，故欲使獻詐降書，深欣然應諾曰：「大丈夫處世，不能立功建業，不幾與草木同腐乎？公既捐軀報主，澤又何惜微生！」黃蓋滾下床來，拜而謝之。澤曰：「事不可緩，即今便行。」蓋曰：「書已修下了。」

澤領了書，只就當夜扮作漁翁，駕小舟，望北岸而行。是夜寒

也。吾欲令他詐降，先須用苦肉計，瞞過曹操，就中用火攻之，可以取勝。」肅乃暗思孔明之高見，却不敢明言。

且說黃蓋臥於帳中，諸將皆來動問，蓋不言語，但長吁而已。忽報參謀關澤來問，蓋令請入臥內，叱退左右。關澤曰：「將軍莫非與都督有仇？」蓋曰：「非也。」澤曰：「然則公之受責，莫非苦肉計乎？」蓋曰：「何以知之？」澤曰：「某觀公瑾舉動，已料八九分。」蓋曰：「某受吳侯三世厚恩，無以為報，故獻此計，以破曹操。吾雖受苦，亦無所恨。吾遍觀軍中，無一人可為心腹者，唯公素有忠義之心，敢以心腹相告。」澤曰：「公之告我，無非要我獻詐降書耳。」蓋曰：「實有此意，未知肯否？」關澤欣然領諾，正是：勇將輕身思報主，謀臣為國有同心。

未知關澤所言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 龐統巧授連環計

星滿天，三更時候，早到曹軍水寨。巡江軍士拿住，連夜報知曹操。操曰：「莫非是好細麼？」軍士曰：「只一漁翁，自稱是東吳參謀關澤，有機密事來見。」操便教引將入來。軍士引關澤至，只見帳上燈燭輝煌，曹操憑几危坐，問曰：「汝既是東吳參謀，來此何幹？」澤曰：「人言曹丞相求賢若渴，今觀此問，甚不相合。」黃公覆汝又錯尋思了也。」

操曰：「吾與東吳，且夕交兵，汝私行到此，如何不問？」澤曰：

「黃公覆乃東吳三世舊臣，今被周瑜於業將之前，無端毒打，不勝忿恨，因欲投降丞相，為報讎之計，特謀之於我。我與公覆情同骨肉，徑為獻密書，未知丞相肯容納否？」操曰：「書在何處？」張遼取書呈上，操拆書就燈下觀看，書略曰：

蓋受孫氏厚恩，本不當懷二心，然以今日事勢論之用，江東六郡之卒，當中國百萬之師，業寡不敵海內所共見也。東吳將吏無不智，皆知其不可，周郎小子，偏懷淺識，自負其能，願欲以卵敵石，兼之擅作威福，無罪受刑，有功不賞，蓋係舊臣，無端為所播辱，心實恨之。伏聞丞相誠心待物，虛心納士，蓋願率眾歸降，以圖建功，雲耶。糧草車仗，隨船獻納，泣血拜白，萬勿見疑。

曹操於几案上，翻覆將書看了十餘次，忽然拍案張目大怒曰：「黃蓋用苦肉計，令汝下詐降書，就中取事，却敢來戲侮我耶！」便教左右推出斬之，左右將關澤篋下，澤面不改容，仰天大笑。操教索回叱曰：「吾已識破奸計，汝何故晒笑？」澤曰：「若不笑，你吾笑黃公覆不識人耳。」操曰：「何不識人？」澤曰：「殺便殺，何必多問？」操曰：「吾自幼熟讀兵書，深知奸偽之道，汝這條計，只好瞞別人，如何瞞得我？」澤曰：「你且聽書中那件事是奸計？」操曰：「我說你死而無怨，你既是真心獻書投降，如何不明約幾時？如今你有何理說？」

關澤聽罷大笑曰：「聽汝不惶，敢自誇熟讀兵書，還不及

早收兵回去，儻若交戰，必被周瑜搗矣！無學之輩，可惜吾屈死汝手。」操曰：「何謂我無學？」澤曰：「汝不識機謀，不明道理，豈非無學？」操曰：「你且說我那幾般不是處？」澤曰：「汝無待賢之禮，吾何必言，但有死而已。」操曰：「汝若說得有理，我自願敬服。」澤曰：「豈不聞「背主作惡，不可定罰」？儻今約定日期，急切下不得手，這裏反來接應，真必泄瀉，但可圖便而行，豈可預期相訂乎？汝不明此理，欲屈殺好人，真無學之輩也！」

操聞言，改容下席而謝曰：「某見事不明，誤犯尊威，幸勿掛懷。」澤曰：「吾與黃公覆傾心投降，如嬰兒之望父母，豈有許多？」操大喜曰：「若二人能建大功，他日受爵，必在諸人之上。」澤曰：「某等非為爵祿而來，實應天順人耳。」操取酒待之。

少頃有人入報於操，身邊私語曰：「將書來看。」其人以密書呈上，操觀之，顏色頗喜。關澤暗思：「此必蔡中蔡和來報黃蓋受刑消息，操故喜我投降之事為真實也。」操曰：「頃先生再回江東，與黃公覆約定，先通消息過江，吾以兵接應。」澤曰：「某已離江東，不可復還，望丞相別遣機密人去。」操曰：「若他人去，事恐泄洩。」澤再三推辭良久，乃曰：「若去則不可久停，便當行矣。」

操賜以金帛，澤不受，辭別出營，再駕扁舟，重回江東來見黃蓋，細說前事。蓋曰：「非公能辯，則蓋徒受苦矣。」澤曰：「吾今去，甘寧案中探察中蔡和消息。」蓋曰：「甚善。」澤至寨，與蔡和接入。

澤曰：「將軍昨爲黃公覆，被周公瑾所辱，吾甚不平。」寧笑而不答。

正話間，蔡和、蔡中至，澤以目送甘寧，寧會意，乃曰：「周公瑾只自恃其能，全不顧我等爲念，我今被辱，豈見江左諸人，說罷，咬牙切齒，拍案大叫，澤乃虛與寧等，遂低語，寧低頭不言，長歎數聲。」

蔡和、蔡中見澤，皆有反意，以言挑之，曰：「將軍何故煩惱？先生有何不平？」澤曰：「吾等腹中之苦，汝豈知耶？」蔡和曰：「莫非欲背吳投魏耶？」澤失色，甘寧拔劍而起，曰：「吾事已爲魏，不可不殺之，以滅口！」

蔡和、蔡中慌曰：「二公勿愛，吾亦當以心腹之事相告。」寧曰：「可速言之。」蔡和曰：「吾二人乃曹公使來詐降者，二公若有歸順之心，吾當引進。」寧曰：「汝言果真乎？」人齊聲曰：「安敢相欺。」寧伴言曰：「若如此，是天賜其便也。」蔡曰：「黃公覆與將軍被辱之事，吾已報知丞相矣。」澤曰：「吾已爲黃公覆，誓丞相，今特來見與爾，相約同降耳。」寧曰：「大丈夫既遇明主，自當傾心相投。」

於是四人共飲，同論心事。二蔡即時寫書，密報曹操，說甘寧與某同爲內應，關澤另自修書，遣人密報曹操，書中具言黃蓋欲來，未得其便，但看船頭插牙旗而來者，即是也。

却說曹操連得二書，心中疑惑不定，聚眾議曰：「江

左甘寧，被周瑜所辱，願爲內應，黃蓋受責，令關澤來納降，俱未可深信，誰敢直入周瑜寨中，探聽實信？」蔣幹進曰：「某前日空往東吳，未得成功，深懷慚愧，今願捨身，再往務得實信，回報丞相。」操大喜，即時令蔣幹上船，幹駕小舟，徑到江南水寨，遂使人傳報。

周瑜聽得幹又到，大喜曰：「吾之成功，只在此人身上！」遂囑咐魯肅：「請龐士元來，爲我如此如此。」原來襄陽龐統字士元，因避亂寓居江東，魯肅會薦之於周瑜，統未及往，見瑜先使肅問計於統，曰：「破曹當用何策？」統密謂肅曰：「欲破曹兵，須用火攻，但大江面上，一船着火，餘船四散，除非猷「連環計」，教他釘作一處，然後功可成也。」肅以告瑜，瑜深服其論，因謂肅曰：「爲我行此計者，非龐士元不可。」肅曰：「只怕曹操奸猾，如何去得？」

周瑜沈吟未決，正尋思沒個機會，忽報蔣幹又來，瑜大喜，面分付龐統用計，一面坐於帳上，使人請幹，幹見不來接，心中疑感，敢把船於僻靜岸口繫纜，乃入寨見周瑜，瑜作色曰：「子翼何故欺吾太甚？」蔣幹笑曰：「吾想與你乃舊日弟兄，特來吐心腹事，何言相欺也？」瑜曰：「汝要說我降，除非海枯，石爛，前番吾念舊日交情，請你痛飲一醉，留你同榻，你却盜吾私書，不辭而去，歸報曹操，殺了蔡瑁、張允，致使吾事不成，今日無故又來，必不懷好意，吾不看舊日之情，一刀兩段，本待送你過去，爭奈吾一日日間。」

便要破曹賊，待留你在軍中，又必有泄漏。」便教「左右，送子翼往西山庵中歇息。」待吾破了曹操，那時渡你過江未遲。」

蔣幹再欲開言，周瑜已入帳後去了。左右取馬與蔣幹乘坐，送到西山背後小庵歇息，撥兩個軍人伏侍。幹於庵內心中憂悶，寢食不安。是夜星露滿天，獨步出庵後，只聽得讀書之聲。信步尋去，見山巖畔有草屋數椽，內射燈光。幹往觀之，只見一人挂劍燈前，誦孫吳兵書。幹思此必異人也，叩戶請見。其人開門出迎，表非俗。幹問姓名，答曰：「姓龐，名統，字士元。」幹曰：「莫非鳳雛先生否？」統曰：「然也。」幹喜曰：「久聞大名，今何僻居此地？」答曰：「周瑜自恃才高，不能容物，吾故隱居於此。公乃何人？」幹曰：「吾將幹也。」

統乃邀入草庵，共坐談心。幹曰：「以公之才，何往不利？如肯歸肯，當引進。」統曰：「吾亦欲離江東久矣。公既有引進之心，即便當一行。如遲則周魯聞之，必將見害。」於是與幹連夜下山，至江邊尋着原來船隻，飛棹投江北。既至操寨，幹先入見，備述前事。操聞鳳雛先生來，親自出帳迎入，分賓主坐定，問曰：「周瑜年幼，恃才欺眾，不用良謀，操久聞先生大名，今得惠臨，乞不吝教誨。」統曰：「某素聞丞相用兵有法，今願一觀軍容。」

操教備馬，先邀統同觀旱寨。統與操並馬登高而望。統曰：「傍山依山，前後關隘，出入有門，退進曲折，雖孫吳再生，覆其復出，亦不過此矣。」操曰：「先生勿得過譽，倘望指教。」於是又與同

觀水寨。見向南分二十四座門，皆有鐵籠戰艦，列為城郭，中藏小船，往來有巷，起伏有序。統笑曰：「丞相用兵如此，名不虛傳。」因指江南而言曰：「周郎周郎，對期必亡！」

操大喜，回寨，請入帳中，置酒共飲，同說兵機。統高談雄辯，應答如流。操深敬服，殷勤相待。統伴醉曰：「敢問軍中有良醫否？」操問何用。統曰：「水軍多疾，須用良醫治之。」時操軍因不服水土，俱生嘔吐之疾，多有死者。操正慮此事，忽聞統言，如何不問。統曰：「丞相教練水軍之法甚妙，但可惜不全。」操再三請問，統曰：「某有一策，使大小水軍，並無疾病，安穩成功。」

操大喜，請問妙策。統曰：「大江之中，潮生潮落，風浪不息。北兵不慣乘舟，受此顛播，便生疾病。若以大船小船各皆配搭，或三十為一排，或五十為一排，首尾用鐵環連鎖，上鋪闊板，林言人可渡，馬亦可走矣。乘此而行，任他風浪潮水，上下復何懼哉？」曹操下席而謝曰：「非先生良謀，安能破東吳耶？」統曰：「愚淺之見，丞相自裁之。」操即時傳令，喚軍中鐵匠，連夜打造連環大釘，鑄住船隻。諸軍聞之，俱各喜悅。後人有詩曰：

赤壁鏖兵用火攻，運籌決策盡皆同。若非龐統連環計，公瑾安能立大功。

龐統又謂操曰：「某觀江左豪傑，多有怨周瑜者。某愿三寸舌，為丞相說之，使皆來降。周瑜孤立無援，必為丞相所擒。瑜既破，則劉備無所相矣。」操曰：「先生果能成大功，操請表聞天子，封



爲三公之列。統曰：『某非爲富貴，但欲救萬民耳。丞相渡江，慎勿殺害。』操曰：『吾替天行道，安忍殺戮人民？』統拜求榜文，以安宗族。操曰：『先生家屬，見居何處？』統曰：『只在江邊，若得此榜，可保全矣。』

操命寫榜，命押付統。統拜謝曰：『別後可速進兵，休待周郎知覺。』操然之。統拜別，至江邊，正欲下船，忽見岸上一人，道袍竹

### 第四十八回 宴長江曹操賦詩

却說龐統聞言，吃了一驚，急回視其人，原來却是徐庶。統見是故人心下，放定，回顧左右無人，乃曰：『你若說破我計，可惜江南八十一州百姓，皆是你送了也。』庶笑曰：『此間八十三萬人馬，性命如何？』統曰：『元直真欲破我計耶？』庶曰：『吾感劉皇叔厚恩，未嘗忘報。曹操送死吾母，吾已說過終身不設一謀，今安肯破兄良策？只是我亦隨軍在此，兵敗之後，玉石不分，豈能免難？君當教我脫身之術，我即緘口遠避矣。』統笑曰：『元直如此高見，遠識，諒此有何難哉？』庶曰：『願先生賜教。』統去徐庶耳邊，略說數句。庶大喜，拜謝。龐統別却徐庶，下船自回江東。

且說徐庶當晚，密使近人去各寨中，暗布語言。次日，寨中三五五，交頭接耳而說。早有探事人報知曹操，說：『軍中傳言，西涼州韓遂、馬騰謀反，殺奔許都來。』操大驚，急聚衆謀士商議。曰：『吾引兵南征，心有所憂者，韓遂、馬騰耳。軍中謠言，雖未辨虛實，

一把扯住統曰：『你好大膽！黃蓋用苦肉計，闕澤下詐降書，你又來獻連環計，只恐燒不盡絕，你們把出這等毒手來，只好瞞瞞操，也須瞞我不得。』嚇得龐統魂飛魄散，正是：

莫道東南能制勝，誰云西北獨無人。畢竟此人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 鎖戰船北軍用武

然不可不防。

言未畢，徐庶進曰：『庶蒙丞相收錄，恨無寸功報效。請得三千人馬，星夜往散關，把住隘口，如有緊急，再行告報。』操喜曰：『若得元直去，吾無憂矣。散關之上，亦有軍兵，公統領之。目下撥三千馬步軍，命臧霸爲先鋒，星夜前去，不可稽遲。』徐庶辭了曹操，與臧霸便行。此便是龐統救徐庶之計。後人有詩曰：

曹操征南日日憂，馬騰韓遂起戈矛。關離一語救徐庶，正似游魚脫釣鉤。

曹操自遣徐庶去後，心中稍安。遂上馬先看沿江早寨，次看水寨。乘大船一隻，於中央上建一帥字旗號，兩旁皆列水寨船。上埋伏弓弩千張。操居於上。時建安十二年冬十一月十五日，天氣晴明，平風靜浪。操命置酒設樂於大船之上。『吾今夕欲會諸將。』

天色向晚，東山月上，皎皎如同白晝。長江一帶，如橫素練。操坐大船之上，左右侍御者數百人，皆錦衣繡襖，荷戈執戟。文武衆官，各依次而坐。操見南岸山色如畫，東視柴桑之境，西觀夏口之江，南望樊山，北觀烏林，四顧空闊，心中歡喜，謂衆官曰：「吾自起義兵以來，與國家除兇去害，暫願掃清四海，削平天下，所未得者，江南也。今吾有百萬雄師，更賴諸公用命，何患不成功耶？收服江南之後，天下無事，與諸公共享富貴，以樂太平。」文武皆起謝曰：「願得早奏凱歌，我等終身皆賴丞相福蔭。」操大喜，命左右行酒。

飲至半夜，操酒酣，遙指南岸曰：「周瑜魯肅，不識天時，今幸有投降之人，爲彼心腹之患，此天助吾也。」荀攸曰：「丞相勿言，恐有泄漏。」操大笑曰：「座上諸公，與近侍左右，皆吾心腹之人，也言之何礙？」又指夏口曰：「劉備諸葛亮，汝不料蠅蟻之力，欲撼泰山，何其愚耶？」願謂諸將曰：「吾今年五十四歲矣，如得江南，猶有所喜。昔日喬公與吾至契，吾知其二女皆有國色，後不料爲孫策周瑜所娶。吾今所備銅雀臺於漳水之上，如得江南，當宴二喬置之臺上，以娛暮年，吾願足矣。」言罷大笑。唐人杜牧之有詩曰：

折戟沈沙鐵未消，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

曹操正笑談間，忽聞船後望南寨鳴而去。操問曰：「此爲緣

何夜鳴？」左右答曰：「鴉兒月明，疑是天墜，故離樹而鳴也。」操又大笑，時操已醉，乃取槩立於船頭上，以酒奠於江中，滿飲三爵。橫槩謂諸將曰：「我持此槩破黃巾，擄呂布，滅袁術，收袁紹，深入塞北，直抵遼東，縱橫天下，頗不負大丈夫之志也。今對此景，甚有慷慨，吾當作歌，汝等和之。」歌曰：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無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皎皎如月，何時可輟？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濶談讌，心念舊恩。月明星稀，鳥鵲南飛。遶樹三匝，無枝可依。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歌罷，衆和之，共皆歡笑。忽座間一人進曰：「大事相當之際，將士用命之時，丞相何故出此不吉之言？」操視之，乃揚州刺史，沛國相人，姓劉名瓛，字元瑗。瓛起自合淝，創立州治，衆逃散之民，立學校，廣屯田，興治教，久事曹操，多立功績。當下操橫槩問曰：「吾言有何不吉？」瓛曰：「日月星稀，鳥鵲南飛，遶樹三匝，無枝可依，此一此不吉之言也。」操大怒曰：「汝安敢敗吾興？」手起一刺，刺死劉瓛。衆皆驚駭，遂絕矣。

次日，操酒醒，懊恨不已。瓛子劉熙，當請父屍歸葬。操泣曰：「吾昨因醉誤傷汝父，悔之無及，可以三公厚禮葬之。」又撥軍士護送靈柩，即日回葬。次日，水軍都督雲毛於于禁詣帳下，請曰：「大

小船隻，俱已配搭連綿營當。旌旗戰具，一一齊備。請丞相調遣，即日進兵。

操至水軍中央大戰船上坐定，喚集諸將，各各聽令。水旱二軍，俱分五色旌號。水軍中央黃旗，毛玠于禁前軍，紅旗，張郃，後軍，皂旗，呂虔，左軍，青旗，文聘，右軍，白旗，呂遜，馬步前軍，紅旗，徐晃，後軍，皂旗，李典，左軍，青旗，樂進，右軍，白旗，夏侯淵，水陸路都接應，使夏侯惇，曹洪，護衛往來，監戰，使許褚，張遼，其餘驍將，各依隊伍。

令畢，水軍寨中纓插三通，各隊伍戰船，分門而出。是日西北風驟起，各船拽起風帆，衝激激波，穩如平地。北軍在船上，踴躍施勇，刺鎗使刀，前後左右，各軍旗搖不雜。又有小船五十餘隻，往來巡警，催督。操立於將臺之上，觀看調練，心中大喜，以為必勝之法。教且收住帆纜，各依次序回寨。操升帳，謂眾謀士曰：「若非天命助吾，安得風雜妙計，鐵索連舟，果然渡江如履平地。」程昱曰：「船皆連鎖，固是平穩，但彼若用火攻，難以迴避，不可不防。」操大笑曰：「程仲德雖有遠慮，却還有見不到處。」荀攸曰：「仲德之言甚是，丞相何故笑之？」

操曰：「凡用火攻，必藉風力。方今隆冬之際，但有西風，北風，安有東風，南風，耶？吾居於西北之上，彼兵皆在南岸，彼若用火，是燒自己之兵也。吾何懼哉？若是十月小春之時，吾早已預備矣。」諸將皆拜伏曰：「丞相高見，衆人不及。」操顧諸將曰：「青徐燕代之衆，不慣乘舟，今非此計，安能涉大江之險？」只見班部中二

將挺身出曰：「小將鍾離，雖之入，也能乘舟，今願借巡船二十隻，直至北江口，奔旗鼓而還，以顯北軍亦能乘舟也。」

操視之，乃袁紹手下船將焦觸，張南也。操曰：「汝等皆生長北方，恐乘舟不穩，江南之兵，往來水上，習練精熟，汝勿輕以性命為兒戲也。」焦觸，張南大叫曰：「如其不勝，甘受軍法。」操曰：「戰船盡已連鎖，惟有小舟，每舟可容二十人，只恐未便接戰。」觸曰：「若用大船，何足為奇？各付小舟二十餘隻，某與張南各引一半，只今日直抵江南水寨，須要奪旗斬將而還。」操曰：「吾與汝二十隻船，差撥精銳五百人，皆長鎗硬弩，到來日天明，將大寨船出到江面上，遠為之勢，更差文聘亦領三十隻巡船接應汝回。」

焦觸，張南欣喜而退。次日四更造飯，五更結束已定，早聽得水寨中擂鼓鳴金，船皆出寨，分布水面。長江一帶，青紅旌號交雜。焦觸，張南領哨船二十隻，穿寨而出，望江南進發。

却說南岸隔日，聽得鼓聲喧震，遙望曹操調練水軍，探事人報知周泰，往山頂觀之。操軍已收回，次日，忽又聞鼓聲震天，軍士急登高觀望，見有小船，衝波而來，飛報中軍。周泰問帳下誰敢先出，韓當，周泰二人齊出曰：「某當權為先鋒破敵。」周泰傳令各寨，嚴加守禦，不可輕動。韓當，周泰，各引哨船五隻，分左右而出。却說焦觸，張南，憑一勇之氣，飛棹小船而來，韓當胸披掩心手戟，長鎗立於船頭，焦觸船先到，便命軍士亂箭望韓當船上射來，當用牌遮隔，焦觸撥長鎗與韓當交鋒，當手起一鎗，刺死焦觸。

張南隨後大叫趕來。隔斜裏，周泰船出。張南挺鎗立於船頭，兩邊弓矢亂射。周泰一臂挽牌，一手提刀，兩船相離七八尺，泰即飛身一躍，直躍過張南船上，手起刀落，砍張南於水中，亂殺船軍。士衆船飛棹急回，韓當、糜泰催船追趕。到午，江中恰與文聘船相遇。兩邊便擺定船斷殺。

却說周瑜引衆將立於山頂，遙望江西北水面，纜繫戰船，排合江上，旗幟號帶，皆有次序。回看文聘與韓當、周泰相持，韓當周泰奮力攻擊，文聘抵敵不住，回船而走。韓周二人急催船追趕。周瑜恐二人深入重地，便將白旗招降，令衆鳴金。二人乃揮棹而回。

### 第四十九回 七星壇諸葛祭風

却說周瑜立於山頂，觀望良久，忽然望後而倒，口吐鮮血，不省人事。左右救回帳中，諸將皆來動問，盡皆愕然。相顧曰：「江北百萬之衆，虎踞鯨吞，不料都督如此。倘曹兵一至，如之奈何？」慌忙差人申報吳侯，一面求醫調治。

却說魯肅見周瑜臥病，心中憂悶，來見孔明，言周瑜猝病之事。孔明曰：「公以為何如？」肅曰：「此乃曹操之禍，江東之禍也。」孔明笑曰：「公瑾之病，亮亦能醫。」肅曰：「誠如此，則國家萬幸。」即請孔明同去看病。肅先入見周瑜，瑜以被裝頭而臥。肅曰：「都督病勢若何？」周瑜曰：「心腹攪痛，時復昏迷。」肅曰：「會服何藥？」瑜曰：「心中嘔逆，藥不能下。」肅曰：「適來去望孔

周瑜於山頂看隔江戰船，盡入水寨。瑜勸請衆將曰：「江北戰船，如蘆葦之密，操又多謀，當用何計以破之？」衆未及對，忽見曹軍寨中被風吹折中央黃旗，飄入江中。瑜大笑曰：「此不祥之兆也。」

正觀之際，忽狂風大作，江中波濤拍岸，一陣風過，刮起萬角於周瑜臉上拂過。瑜猛然想起一事在心，大叫一聲，往後便倒，口吐鮮血。諸將急救起時，却早不省人事。正是：一時忽笑又忽叫，難使南軍破北軍。

畢竟周瑜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三江口周瑜縱火

明言能醫都督之病。見在帳外，煩來醫治，如何？」

瑜命請入，教左右扶起，坐於牀上。孔明曰：「連日不睹君顏，何期貴體不安？」瑜曰：「人有旦夕禍福，豈能自保？」孔明笑曰：「天有不測風雲，人又豈能料乎？」瑜聞失色，乃作呻吟之聲。孔明曰：「都督心中似覺煩積否？」瑜曰：「然。」孔明曰：「必須用涼藥以解之。」瑜曰：「已服涼藥，全然無效。」孔明曰：「須先理其氣，氣若順，則呼吸之間，自然痊可。」瑜料孔明必知其意，乃以言挑之曰：「欲得順氣，當服何藥？」孔明笑曰：「亮有一方，便教都督氣順。」瑜曰：「願先生賜教。」孔明索紙筆，屏退左右，密書十六字曰：「欲破曹公，宜用火攻；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寫畢，還與周瑜曰：「此都督將源也。」

瑜見了大驚，暗思：「孔明真神人也，早已知我心事，只索以黃鶴告之。」乃笑曰：「先生已知我病源，將用何藥治之？事在危急，即賜教。」孔明曰：「亮雖不曾遇異人，傳授奇門遁甲天書，可以呼風喚雨，都督要東南風時，可於南屏山建一臺，名曰七星壇，高九尺，作三層，用一百二十人，手執旛籙，圍繞於臺上作法，借三日三夜東南大風，助都督用兵，何如？」瑜曰：「休道三日三夜，只一夜大風，大事可成矣，只是事在目前，不可遲緩。」孔明曰：「十一月二十日甲子祭風，至二十二日丙寅風息，如何？」

瑜聞言大喜，毅然而起，便傳令差五百精壯軍士，往南屏山築壇，撥一百二十人，執旛守壇，聽候使令。孔明辭別出帳，與魯肅上馬，來南屏山相度地勢，令軍士取東南方赤土築壇，方圓二十四丈，每一層高三尺，共是九尺。下一層插二十八宿旗，東方七方青旗，按角亢氐房心尾箕布蒼龍之形，北方七面皂旗，按斗牛女虛危室壁作玄武之勢，西方七面白旗，按奎婁胃昂畢觜參躔白虎之威，南方七面紅旗，按井鬼柳星張翼轸，成朱雀之狀，第二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四卦，分八位而立。上一層用四人，各人戴束髮冠，穿皂羅袍，頭衣博帶，朱履方纓，前左立一人，手執長竿，竿尖上用鷄羽為葆，以招風信，前右立一人，手執長竿，竿上繫七星號帶，以表風色，後左立一人，手捧寶劍，後右立一人，手捧香爐，壇下二十四人，各持旛旗寶蓋，大帳受戈，黃旄白劍，朱旛皂纛，環趨

四面。孔明於十一月二十日甲子吉辰沐浴齋戒，身披道衣，跣足散髮，來到壇前，分付魯肅曰：「子敬，自往軍中相助公瑾，爾兵倘有所祈無應，不可有怪。」魯肅別去。孔明囑付守壇將士：「不許擅離方位，不許交頭接耳，不許失口亂言，不許失驚打怪，如違令者斬。」眾皆領命。孔明緩步登壇，擺盥方位已定，焚香於爐，注水於盂，仰天暗祝，下壇入帳中，少歇，令軍士更替吃飯。孔明一日上壇三次，下壇三次，却並不見有東南風。

四面。

且說周瑜請程普魯肅一班軍官，在帳中伺候，只等東南風起，便調兵出一面，謝報孫權，接應黃蓋，已自准備火船二十隻。船頭帶布大釘，船內裝載蘆葦乾柴，灌以魚油，上鋪硫黃焰硝引火之物，各用青布油單遮蓋，船頭上插青龍牙旗，船尾各繫走綯。在帳下聽候，只等周瑜號令。甘寧關澤高靈蔡和蔡中在水寨中，每日飲酒，不放一卒登岸。周瑜盡是東吳軍馬，把得水泄不通，只等帳上號令下來。

周瑜正在帳中坐議，探子來報：「吳侯船隻離寨八十五里停泊，只等都督好音。」瑜即差魯肅遍告各部下官兵將士：「俱各收拾船隻軍器帆檣等物，號令一出，時刻休違。倘有違誤，即按軍法。」眾兵將得令，一個個磨拳擦掌，準備斷殺。

是日看看近夜，天色清明，微風不動。瑜謂魯肅曰：「孔明之言謬矣，隆冬之時，怎得東南風乎？」肅曰：「吾料孔明必不謬說。」

將近三更時分，忽聽風聲響，旗旛轉動。瑜出帳看時，旗帶竟  
望西北，霎時間東南風大起。瑜駭然曰：「此人有奪天地造化之  
法，鬼神不測之術，若留此人，乃東吳禍根也。」及早殺却，免生他日  
之憂。」急喚帳前護軍校尉丁奉、徐盛二將，各帶一百人，徐盛  
從江內去，丁奉從旱路去，都到南屏山七星壇前，休問長短，拿住  
諸葛亮，便行斬首，將首級來請功。」

二將領命，徐盛下船，一百刀奔手，盡開棹槳，丁奉上馬，一百  
弓弩手，各跨征駒，往南屏山來。於階正迎著東南風起，後人有詩  
曰：

七星壇上臥龍登，一夜東風江水騰。不是孔明施妙計，  
周郎安得逞才能。

丁奉馬軍先到，見壇上執旗將士，當風而立。丁奉下馬提劍  
上壇，不見孔明，慌問守壇將士，答曰：「恰纔下壇去了。」丁奉忙  
下壇尋時，徐盛船已到。二人聚於江邊，小卒報曰：「昨晚一隻快  
船停在前灘口，適間却見孔明披髮下船，那船望上水去了。」

丁奉、徐盛便分水陸兩路追趕。徐盛教拽起滿帆，搶風而使。  
遙望前船不遠，徐盛在船頭上高聲大叫：「軍師休去，都督有請。」  
只見孔明立於船尾，大笑曰：「上覆都督，好好用兵。諸葛亮暫  
回夏口，異日再容相見。」徐盛曰：「請暫少住，有緊話說。」孔明  
曰：「吾已料定都督不能容我，必來加害，預先教趙子龍來相接，  
將軍不必追趕。」

徐盛看前船無蹤，只顧趕去。看看至近，趙雲拈弓搭箭，立於  
船尾大叫曰：「吾乃常山趙子龍也，奉命特來接你。你如何來  
追趕？本待一箭射死你來，顯得兩家失了和氣。教你知我手段。」  
言訖，箭到處，射斷徐盛船上蓬索。那蓬墮下落水，其船便橫。趙雲  
却教自己船上拽起滿帆，乘順風而去。其船如飛，追之不及。

岸上丁奉喚徐盛船近岸，言曰：「請葛亮神機妙算，人不可  
及。更兼趙雲有萬夫不當之勇，汝知他當陽長坂時，否咎等只索  
回報便了。」於是二人回見周瑜，言孔明預先約趙雲迎接去了。  
周瑜大驚曰：「此人如此多謀，使我夙夜不安矣。」魯肅曰：「且  
待破曹之後，却再圖之。」

瑜從其言，喚集諸將聽令。先教甘寧帶了蔡中，並降卒沿南  
岸而走。只打北軍旗號，直取烏林地頭。正當曹操屯糧之所。深  
入軍中，舉火為號。只留下蔡和一人在帳下，我有用處。」第二喚  
太史慈分付：「你可領三千兵，直奔黃州地界，斷曹操合淝接應  
之兵，就逼曹兵放火為號。只看紅旗，便是吳侯接應兵到。」這兩  
隊兵最速，先發。第三喚呂蒙領三千兵，去烏林接應。甘寧於燒曹  
操寨樞。第四喚凌統領三千兵，直接奔陵界首，只看烏林起火，以  
兵應之。第五喚董襲領三千兵，直取樊陽，從漢川殺奔曹寨中。  
看白旗接應。第六喚潘璋領三千兵，盡打白旗往漢陽接應。董襲  
六隊船隻各自分路去了。却令黃蓋安排火船，使小卒馳書  
約曹操今夜來降。一面撥戰船四隻，隨於黃蓋船後接應。第一隊

領兵軍官爲第二隊領兵軍官周泰，第三隊領兵軍官蔣欽，第四隊領兵軍官陳武，四隊各引戰船三百隻，前面各排列火船二十隻，周瑜自與程普在大船頭上督戰，徐盛守左，右護衛，只留魯肅共關羽及衆謀士守寨，程普、周瑜調軍有法，甚相敬服。却說孫權差使命持兵符至，說已差，隨遞爲先鋒，直抵黃地，面進兵吳侯自爲後應。發又差人西山放火，南屏山舉旗號，各各準備停當，只等黃昏舉動。

話分兩頭，且說劉玄德在夏口專候孔明回來，忽見一隊船到，乃是公子劉琦自來探聽消息。玄德請上敵樓坐定，說：「東南風起多時，子龍去接孔明，至今不見到，吾心甚憂。」小校遙指樊口港上，「一帆風送扁舟來到，必軍師也。」玄德與劉琦下樓迎接，須臾船到，孔明子龍登岸，玄德大喜，問候畢，孔明曰：「且無暇告訴別事，前者所約軍馬戰船，皆已齊否？」玄德曰：「收拾久矣，只候軍師調用。」

孔明便與玄德劉琦升帳坐定，謂趙雲曰：「子龍可帶三千軍馬，渡江徑取烏林小路，揀樹木蘆葦密處埋伏。今夜三更已後，曹操必然從那條路奔走，等他軍馬過，就半中間放起火來。雖然不殺他，也燒他一半。」雲曰：「烏林有兩條路，一條通南郡，一條取荊州，不知向那條路來？」孔明曰：「南郡勢迫，曹操不敢往，必來荊州，然後大軍投許昌而去。」

雲領計去了。又喚張飛曰：「翼德可領三千兵渡江，截斷彝陵這條路，去葫蘆谷口埋伏。曹操不敢走南彝陵，必望北彝陵去。來日兩邊必然來埋鍋造飯，只看煙起，便就山邊放起火來。雖然不捉得曹操，翼德這場功料也不小。」

飛領計去了。又喚陸遜、糜芳、關平三人各帶船隻，沿江駁船，取器械，三人領計去了。孔明起身，謂公子劉琦曰：「武昌一望之地，最爲緊要，公子便請回率領所部之兵，陳於岸口，曹一敗必有逃來者，統而擒之，却不可輕離城郭。」劉琦便辭玄德孔明去了。孔明謂玄德曰：「主公可於菱口屯兵，登高而望，坐看今夜周郎成大功也。」

時雲長在側，孔明全然不睬。雲長忍耐不住，乃高聲曰：「關某自隨兄長征戰，許多年來，未曾落後，今日逢大敵，軍師却不委用，此是何意？」孔明答曰：「雲長勿怪，某本欲煩足下把一個最緊要的隘口，怎奈有些遲疑處，不敢教去。」雲長曰：「有何遲疑？願即見諷。」孔明曰：「昔日曹操待足下甚厚，足下當有以報之。今日操兵敗，必走華容道，若令足下去時，必然放他過去，因此不敢教去。」

雲長曰：「軍師好心，多當日曹操果是重待某，某已斬顏良、誅文醜，解白馬之圍，報過他了。今日撞見，豈肯輕放？」孔明曰：「倘若放了時，却如何？」雲長曰：「願依軍法。」孔明曰：「如此，立下軍令。」雲長便與了軍令狀。雲長曰：「若曹操不從那條路上來，如何？」孔明曰：「我亦與你軍令狀。」

雲長大喜，孔明曰：「雲長可於華容小路高山之處，堆積柴草，放起一把火，烟引曹操來。」雲長曰：「曹操見烟，知有埋伏，如何肯來？」孔明笑曰：「豈不聞兵法虛實攻之說？操雖用兵，只此可以勝過他也。他見煙起，將謂虛驚，勢必必然投這條路來，將軍休得發疑。」

雲長領了將令，關平周倉並五百校刀手，披挂容顏，挺仗去了。玄德曰：「吾弟義氣深重，若曹操果然投華容道去時，只恐關公放了。」孔明曰：「亮夜觀乾象，操賊未合身亡，留這人情，教雲長做了，亦是美事。」玄德曰：「先生神算，世所罕及。」孔明遂與玄德往江上，看周瑜用兵，留孫乾備守城。

周瑜曹操在大寨中，與眾將商議，只待消息。當日東南風起，程昱入告曹操曰：「今日東南風起，宜預設防。」操笑曰：「冬至一陽生，來復之時，安得無東南風？何足為慮？」

軍士忽報江東一隻快船來到，程昱密書，急喚入。其人呈上書，書中說：「周瑜關防得緊，因此無計脫身。今有都陽湖新運到糧，周郎差差，已有方便，好交江東名將獻首來降。只在今晚三更，船上插青龍牙旗者，即船也。」操大喜，遂與眾將來到水寨中，大寨上，望黃蓋船到。

周瑜江上天色向晚，周郎喚出蔡和，令軍士縛倒，和叫無罪。瑜曰：「汝是何等人，敢來詐降？今欲少糧物來，願借你首級。」和抵賴不認，大呼曰：「汝家關公，甘亦會與謀。」瑜曰：「此

乃吾之廢使也。」蔡和悔之無及，瑜令捉至江邊，見羸旗，下奠酒饔餼，一刀斬了蔡和，用血祭旗。便令開船，黃蓋在第三隻火船上，引得船心，平穩，利刃旗上大書：「先降黃蓋。」蓋乘一天順風，望赤壁進發。

是時東風大，浪湧，周瑜在中軍，遙望隔江，看月上，照灤江水，如萬道金蛇，翻波戲浪。操迎風大笑，自以為得意。忽一軍指說：「江南隱隱一簇帆影，使越而來。」操登高望之，散稱：「皆插青龍牙旗，內中有大旗，大書先鋒黃蓋名字。」操笑曰：「公覆來降，此天助我也。」

來船漸近，程昱觀望良久，謂操曰：「來船必詐，且休教近寨。」操曰：「何以知之？」程昱曰：「糧在船中，船必穩重。今觀來船，輕而且浮，更兼今夜東南風甚緊，倘有詐謀，何以當之？」操有悟，便問：「誰去止之？」文聘曰：「某在水上頗熟，願請一往。」言畢，跳下小船，用手一指，十數隻巡船，隨文聘，船出，聘立在船頭，大叫：「丞相鈞旨，南船且休近寨，就江心拋住。」眾軍齊喝：「快下了。」

言未絕，弓弦響處，文聘被箭射中左臂，倒在船中。船上大亂，各自奔回。南船距操寨，止隔二里水面。黃蓋用刀一招，前船一齊發火。火趁風威，風助火勢，船如箭發，煙焰冲天。二十隻火船，撞入水寨，曹寨中船隻一時盡着，又被鐵環鎖住，無處逃避。隔江砲響，四下火船齊到，但見三江面上，火逐風飛，一派通紅，漫天徹地。



曹操回營，見黃蓋船在江上，派人  
駕船，冒火來燒。曹操見勢急，方欲上船，忽被船中一小  
人，跌下得勝時，那隻大船，已自着了。張遼與十數人保護曹  
操，飛奔岸口。黃蓋見船中有人，料是曹操，乃催船速進，  
手執利刃，高聲大叫：「曹操休走！黃蓋在此！」操叫苦連聲，張遼

### 第五十回 諸葛亮智算華容

### 關雲長義釋曹操

却說當夜，曹操一箭射黃蓋下水，救得曹操登岸，騎馬匹  
走時，軍已大亂，曹操曾煙突火來攻水寨，忽聽得士卒報道：「後  
船上一人，高叫『曹操』！」曹操細聽，但聞高叫：「公孫救我！」  
當曰：「此黃公覆也！」急教救起，見黃蓋負箭著傷，咬出箭桿，  
箭頭陷在肉內，痛楚難言，為他去濕衣，用刀細出箭頭，扯麻束之，脫  
自己戰袍與黃蓋穿，先令別船送回大寨醫治。原來黃蓋深知  
水性，故大寒之時，和草頭江，也逃得性命。

却說當日，滿江火滾，喊聲震地，左邊是韓當，蔣欽，兩軍從赤  
旗西邊殺來，右邊是關雲，陳武，兩軍從赤旗東邊殺來，正中是周  
倉，程普，徐盛，丁奉，大隊船隻都到，火須兵應兵仗火威，此正是三  
江水戰，赤旗船隻，曹軍船隻，中箭火焚水溺者，不計其數。後人有  
詩曰：

魏吳爭圍決雌雄，赤旗樓船一掃空。烈火初張照雲海，  
周郎會此破曹公。又有一絕云：

拍岸驚雷，黃蓋較近一箭射去。此時風聲正大，黃蓋在火光  
中，那裏聽得弓弦響，正中肩窩，翻身落水。正是：  
火厄盛時遭水厄，操窟愈後患金途。  
未知黃蓋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山高月小，水茫茫，追數前朝，劉操允。南土無心迎魏武。  
東風有意便周郎。

不說江中鏖兵，且說甘寧令蔡中引入曹寨深處，寧將蔡中  
一刀砍於馬下，就草上放起火來。呂蒙遙望中軍火起，也放十數  
處火，接應甘寧。潘璋、董襲分頭放火，吶喊四下，裏鼓聲大震。曹操  
與張遼引百餘騎在火林內，走看前面無一處不着。

正走之間，毛玠救得文聘引千數騎到，操令軍尋路。張遼指  
道：「只有馬於地面空闊可走。」操徑奔烏林。

正走間，背後一軍趕到大叫：「曹操休走！」火光中現出呂  
旗、韓福、傅軍馬向前，留張遼斷後，抵敵呂蒙，却見前面火把又  
起，從山谷中擁出一軍，大叫：「漢統在此！」

操、許、糜、皆裂，忽刺斜裏一彪軍到，大叫：「丞相依誰！」是在  
此。彼此混戰一場，一路望北而走。忽見一隊軍馬，屯在山坡前。  
徐晃問：「乃是袁紹手下降將馬延、張顛，各三千北地軍馬，列寨



山觀望回報：『小路山邊有敵懸懸起。大路並無動靜。』操就前軍便走。華容道小將曰：『李種起處必有軍馬。何故反走這條路？』操曰：『豈不聞曹操書有云：一處則實之質，則虛之。』諸葛亮多謀，故使人於山邊懸懸起，使我軍不疑。從這條山路走，他却伏兵於大路等著。吾料已往，偏不教中他計。諸將皆曰：『丞相妙算，人所不及。』遂研其走華容道。此時人皆倒，倒馬盡困乏。焦頭爛額者扶策而行，中箭者皆勉強而走。衣甲盡透，個個不全。軍器旗幟紛紛不整。大半皆是華容道上被趕得慌，只得弄馬鞍響衣服，盡皆拋棄。正值隆冬，跌寒之時，其苦何可勝言。

操見前軍停馬不進，問是何故。回報曰：『前面山僻路小，因早晨下雨，坑塹內積水不流，泥陷馬蹄不能前進。』操大怒，叱一軍旅逢山開路，遇水疊橋，豈有泥濘不行之理。傳下號令，教老弱中傷軍士在後慢行，強壯者擔土束柴，投草蘆葦，填塞道路，務要即時行動。如違令者斬。衆軍只得都下馬，就路旁砍伐竹木，填塞山路。操恐後軍來趕，令張遼、許褚、徐晃引百騎執刀在手，但遲慢者便斬之。

操喝令人馬從後而行，死者不可勝數。號哭之聲，於路不絕。操怒曰：『生死有命，何哭之有？如再哭者立斬。』三個人馬一停落後，一停填了溝壑，一停跟隨曹操。過了險峻，路稍平坦。操回顧止有三百餘騎隨後，並無衣甲袍履，整齊者。操催速行。衆將曰：『馬盡乏矣，只好少歇。』操曰：『趕到荊州將息未遲。』又行不到

數里，操在馬上揚鞭大笑。衆將問：『丞相何又大笑？』操曰：『人皆言周瑜諸葛亮足智多謀，以吾觀之，到底是無能之輩。若使此處伏一旅之師，吾等皆束手受縛矣。』

言未畢，一聲砲響，兩邊五百校刀手擺開，爲首大將關雲長提青龍刀，跨赤兔馬，截住去路。操望見，亡魂喪膽，面面相覷。操曰：『既到此處，只得決一死戰。』衆將曰：『人縱然不怯，馬力已乏，安能復戰？』程昱曰：『某素知雲長傲上而不忍下，欺強而不凌弱，恩怨分明，信義素著。丞相昔日有恩於彼，今只親自告之，可脫此難。』

操從其說，即縱馬向前，欠身謂雲長曰：『將軍別來無恙。』雲長亦欠身答曰：『關某奉軍師將令，等候丞相多時。』操曰：『曹操兵敗勢危，到此無路，望將軍以昔日之情爲重。』雲長曰：『昔日關某雖蒙丞相厚恩，然已斬顏良，誅文醜，解白馬之危，以奉天文。今日之事，豈敢以私廢公？』操曰：『五關斬將之時，誰能記否？』雲長曰：『信義爲軍，將軍深明春秋，豈不知庚公之斯追子淵，孺子之事乎？』

雲長是個義重如山之人，想起當日曹操許多恩義，與後來五關斬將之事，如何不痛心？又見曹操淚流，皆欲無淚，越發心中不忍。於是把馬頭勒回，謂衆軍曰：『四散擺開。』這個人分明是放曹的意見。操見雲長回馬，便和衆將一齊衝將過去。雲長回身時，曹操已與衆將過去了。雲長大喝一聲，衆軍皆下馬哭拜於地。

雲長愈加不忍。正猶豫間，張遼驅馬而至。雲長見了，又動故舊之情，長歎一聲，並皆放去。後人有詩曰：

曹瞞兵敗走華容，正與關公狹路逢。只爲當初恩義重，放開金鎖走蛟龍。

曹操既脫華容之難，行至谷口，回顧所隨軍兵，止有二十七騎。比及天晚，已近南郡，火把所明，一簇人馬翻路。操大驚曰：「吾命休矣！」只見一羣哨馬衝到，方認得是曹仁軍馬。操纔心安。曹仁接濟，言：「雖知兵敗，不敢遠避，只得在附近迎接。」操曰：「幾與汝不相見也！」

於是引衆入南郡安歇。隨後張遼也到，說雲長之德。操點將校中傷者極多，皆令將息。曹仁置酒與操解悶。衆謀士俱在座，操忽仰天大擗。衆謀士曰：「丞相於虎窟中逃難之時，全無懼怯，今到城中，人已得食，馬已得料，正須整頓軍馬，復離何反痛哭？」操曰：「吾哭郭奉孝耳。若奉孝在，決不使吾有此大失也！」遂拋胸大哭曰：「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衆謀士皆默然自慚。

次日，操喚曹仁曰：「吾今暫回許都，收拾軍馬，必來報仇。汝可保全南郡。吾有一計，密留在此，非急休開，急則開之。依計而行，使東吳不敢正視南郡。」仁曰：「合淝襄陽誰可保守？」操曰：「

第五十回 曹仁大戰東吳兵

荆州託汝管領，襄陽吾已撥夏侯惇守把。合淝最爲緊要之地，吾令張遼爲主將，樂進孝典爲副將，保守此地。但有緩急，飛報將來。」

操分撥已定，遂上馬引衆奔回許昌。荆州原降文武各官，依舊帶回許昌調用。曹仁自遣曹洪據守彝陵，南郡以防周瑜。

却說關雲長成了曹操，引軍自回。此時諸路軍馬皆得馬匹，器械錢糧，已回。獨雲長不獲一人一騎，空身回見玄德。孔明正與玄德作賀，忽報雲長至。孔明忙離坐席，執盃相迎曰：「且喜將軍立此蓋世之功，除普天下之大害，合宜遠接慶賀。」

雲長默然。孔明曰：「將軍莫非因吾等不會遠接，故爾不樂？」

孔明曰：「莫非曹操不曾投華容道上來？」雲長曰：「是從那裏來，關某無能，因此被他走脫。」孔明曰：「掣得甚將士來？」雲長曰：「皆不會學。」孔明曰：「此是雲長想曹操昔日之恩，故意放了。但既有長令狀在此，不得不按軍法。」遂叱武士推出斬之。正是：拚將一死酬知己，發令千秋仰義名。

未知雲長性命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孔明一氣周公瑾

却說孔明欲斬雲長。玄德曰：「昔吾三人結義時，誓同生死。今雲長雖犯法，不忍違却前盟。望權記過，容將功贖罪。」孔明方罷了。

且說周瑜收軍駐將，各各效功，申報吳侯。所得降卒，盡皆發付渡江。大槓三軍，遂進兵攻取南郡。前隊臨江下寨，前後分五營。周瑜居中。

瑜正與衆商議進之策，忽報：「劉玄德使孫乾來與都督作賀。」瑜命請入。乾施禮畢，言：「主公特命乾拜謝都督大德，有薄禮上獻。」瑜問曰：「玄德在何處？」乾答曰：「見移兵屯油江口。」瑜驚曰：「孔明亦在油江否？」乾曰：「孔明與主公同在油江。」瑜曰：「足下先回，某自來相謝也。」

瑜收了禮物，復付孫乾先回。肅曰：「却纔都督爲何失驚？」瑜曰：「劉備屯兵油江，必有取南郡之意。我等費了許多軍馬，用了許多錢糧，目下南郡唾手可得，彼等心懷不仁，要就見成，須放箭周備不死。」肅曰：「當用何策退之？」瑜曰：「吾自去和他說話，好便好，不好時，不等他取南郡，先結果了劉備。」肅曰：「某願同往。」於是瑜與衆引三千輕騎，徑投油江口來。

先說孫乾見玄德，言周瑜將親來相謝。玄德乃問孔明曰：「來意若何？」孔明笑曰：「那裏爲這些薄禮，肯來相謝，止爲南郡而來。」玄德曰：「他若提兵來，何以待之？」孔明曰：「他來便可如此如此應答。」遂於油江口擺開戰船，岸上列着軍馬。

人報：「周瑜魯肅引兵到來。」孔明便遣雲節數響來接。見軍勢雄壯，心甚不安。行至營門外，玄德孔明迎入帳中，各敘禮畢，設宴相待。玄德舉酒致謝，舉兵之事。

酒至數巡，瑜曰：「豫州移兵在此，莫非有取南郡之意否？」玄德曰：「聞都督欲取南郡，故來相助。若都督不取，備必取之。」瑜笑曰：「吾東吳久欲併吞漢江，今南郡已在掌中，如何不取？」玄德曰：「勝負不可預定，曹操臨歸，令曹仁守南郡等處，必有奇計，更兼曹仁勇不可當，但恐都督不能取耳。」瑜曰：「若若取不得，那時任從公取。」玄德曰：「大丈夫一言既出，何悔之有？」孔明曰：「都督此言，甚是公論，先讓素吳去取，若不下，主公取之，有何不可？」

瑜與肅辭別玄德，孔明上馬而去。玄德問孔明曰：「却纔先生教備如此回答，雖一時說了，展轉尋思，於理未然。我今孤窮一身，無立足之地，欲得南郡，且容身，若先教周備取了，城池已屬東吳矣，却如何得往？」孔明大笑曰：「當初亮勸主公取荊州，主公不聽，今日却想耶？」玄德曰：「前爲景升之地，故不忍取，今爲曹操之地，理合取之。」孔明曰：「不須主公憂慮，備將周備去，殺早晚，教主公在南郡城中高坐。」玄德曰：「計將安出？」孔明曰：「只須如此如此。」玄德大喜，只在江口屯紮，接兵不動。

却說周備魯肅同來。肅曰：「都督如何亦許玄德取南郡？」

瑜曰：「曹操指可得南郡，若得南郡，則下將士一誰敢先取南郡？」一人應聲而前，曰：「汝為先鋒，徐盛丁奉為副將，統五千精銳軍士，先渡江，吾隨後引兵接應。」

且說曹仁在南郡分付黃權守城，以為犄角之勢。人報曰：「吳兵已渡漢江。」仁曰：「堅守勿驕為上。」騎騎牛金奮然進曰：「兵臨城下而不申戰，此德也。況吾兵新敗，正當重振銳氣，某願借精兵五百，決一死戰。」

仁從之，令牛金引五百軍出城，與徐盛相拒。四五百卒，雖敗牛金，引軍過城入城。徐盛探報，軍士與牛金於陣中，金左右衝突，不能得用。曹仁在城上望見牛金在城心，遂披甲上馬，引部下壯士數百，出城奮力揮刀，殺入吳陣，徐盛迎戰，不能抵常。曹仁殺到城心，救出牛金，回顧尚有數十騎在陣，不能得出，遂復翻身殺入，救出重圍。正遇潘欲攔路，曹仁與牛金奮力衝散。仁弟曹純亦引兵接應，混殺一陣，吳軍敗走，曹仁得勝而回。

將飲兵敗，回見周瑜，瑜怒欲斬之，衆將皆免。即歸兵，要親與曹仁決戰。甘寧曰：「都督未可造次，今曹仁令曹洪據守彝陵，為犄角之勢。其願以精兵三千，採取彝陵，都督然後可取南郡。」

瑜曰：「曹操指可得南郡，若得南郡，則下將士一誰敢先取南郡？」

瑜曰：「曹操指可得南郡，若得南郡，則下將士一誰敢先取南郡？」

瑜曰：「曹操指可得南郡，若得南郡，則下將士一誰敢先取南郡？」

瑜曰：「曹操指可得南郡，若得南郡，則下將士一誰敢先取南郡？」

周瑜驅兵星夜趕到南郡，正遇曹仁軍來救奔陵。兩軍接着混戰一場，天色已晚，各自收兵。

曹仁回城中與衆商議。曹洪曰：「目今失了奔陵，勢已危急，何不拆丞相遺計，觀之以解此危？」曹仁曰：「汝言正合吾意。」遂拆書觀之，大喜，便傳令教五更造旗，平明大小軍馬盡皆棄城，城上遍插旌旗，虛張聲勢，車分三門而出。

却說周瑜救出甘寧，陳兵於南郡城外。見曹兵分三門而出，路上將臺觀看，只見女牆邊虛插旌旗，無人守護，又見軍士腰下各束縛包裹，瑜暗忖：「曹仁必先準備走路，遂下將臺，號令分佈兩軍爲左右翼，如前軍得勝，只顧向前追趕，直待鳴金方許退步。」命程普督後軍，瑜親自引軍取城，對陣鼓聲震響，曹洪出馬搦戰。瑜自至門旗下，使驍當出馬與曹洪交鋒，戰到三十餘合，洪敗走。曹仁自出接戰，周泰縱馬相迎，四十餘合，仁敗走，陣勢錯亂。

周瑜隨後督軍殺出，曹軍大敗。瑜自引軍馬追至南郡城下，曹軍不入城，望西北而走。瑜當先引前部軍力追趕，忽見城門大開，城上又無人，遂令衆軍搶城。數十騎當先而入，瑜在背後縱馬如飛直入甕城，陳矯在敵樓上望見周瑜親自入城來，暗暗喝采道：「丞相妙算如神！」

周瑜子雲、兩邊弓弩齊發，勢如驟雨。雲先入城的，都擲入陷坑內。周瑜急勒馬回時，被一弩箭正中左肋，翻身落馬。牛金從城中殺出來，捉周瑜、徐盛、丁奉二人，捨命救去。城中曹兵突出，

吳兵自相踐踏，落墮坑者無數。程普急收軍時，曹洪曹仁分兵二路殺回。吳兵大敗，幸得凌統引一軍從斜裏殺來，敵在曹兵曹仁引得勝兵進城，程普收敗軍回寨。

丁奉二將救得周瑜到帳中，喚行軍醫者用鐵錐子拔出箭頭，將金瘡藥敷掩瘡口，疼不可當，飲食俱廢。醫者曰：「此箭頭上有毒，急切不能痊可，若怒氣沖激，其瘡復發。」程普令三軍緊守，各寨不許輕出。三日後，牛金引軍來搦戰，程普按兵不動。牛金罵至日暮方回，次日又來罵戰。程普恐瑜生氣，不敢報知。第三日，牛金直至寨門外叫罵，聲聲只道要捉周瑜。程普與衆商議，欲暫且退兵，回見吳侯，却再理會。

却說周瑜雖患瘡，心中自有主張，已知曹兵常來寨前叫罵，却不見衆將來，一日曹仁自引大軍，擂鼓呐喊，城前來搦戰。程普直往不出，周瑜喚衆將入帳，問曰：「何處鼓噪？」衆將曰：「軍中鼓譟士卒。」瑜怒曰：「何欺我也！吾已知曹兵常來寨前搦戰，程德謀託同掌兵權，何故坐視？」遂令人召程普入帳，問之。

程普曰：「吾見公瑾病瘡，醫者言勿惱怒，故曹兵搦戰不敢報知。」瑜曰：「公等不戰，主意若何？」程普曰：「衆將皆欲收兵，誓回江東，待公箭瘡平復再作區處。」

瑜聽罷，於牀上奮然躍起曰：「大丈夫既食君祿，當死於戰場，以馬革裹尸還，幸也，豈可爲我一人而廢國家大事乎！」言訖，即披甲上馬，諸軍衆將無不駭然。遂引數百騎出營前，望見曹兵

已布成陣勢，曹仁自立馬於門旗下，揚鞭大罵曰：「周瑜子料必死，天再不敢正為我兵！」

馬猶未絕，忽從軍中突然出曰：「曹仁匹夫見周郎否？」

曹軍看見，盡皆驚駭。曹仁回顧衆將曰：「可大罵之。」衆軍厲聲大罵。周瑜大怒，使潘璋出戰，未及交鋒，周瑜忽大叫一聲，口中噴血，墜於馬下。曹兵衝來，衆將向前抵住，混戰一場，救起周瑜，回到帳中。

程普問曰：「都督賞體若何？」瑜密謂普曰：「此吾之計也。」

普曰：「計將安出？」瑜曰：「吾身本無甚痛楚，吾所以為此者，欲令曹兵知我病危，必然欺敵，可使其心腹軍士去城中詐降，說吾已死。今夜曹仁必來劫寨，吾却於四下埋伏以應之，則曹仁可一鼓而擒也。」

程普曰：「此計大妙。」隨就帳下舉起哀聲。衆軍大驚，盡傳言都督將新大發而死，各寨盡皆投孝。

却說曹仁在城中與衆商議，言周都督氣沖發，金鼓震裂，以致口中噴血，墜於馬下，不久必亡。

正論間，忽報：「吳寨內有十數個軍士來降，中間亦有二人，原是曹兵被擄過去的。」

曹仁忙喚入問之。軍士曰：「今日周瑜陣前金鼓震裂，歸寨即死，今衆將皆已挂孝舉哀。我等皆受程普之辱，故特歸降，便報此事。」

曹仁大喜，隨即商議今夜便去劫寨。奉周瑜之屍，斬其首級，送與都督陳矯曰：「此計速行，不可遲誤。」曹仁遂令牛金為先

鋒，自為中軍，曹洪曹純為合後，只令陳矯領些少軍士守城，其餘軍兵盡起。初更後出城，徑投周瑜大寨，來到寨門，不見一人，但見

虛插旗幟而已。潘璋中計，急忙退軍。四下縱聲齊發，東邊韓當將

飲殺來，西邊周泰潘璋殺來，南邊徐盛丁奉殺來，北邊關武呂蒙

殺來，曹兵大敗，三路軍皆被衝散，首尾不能相救。

曹仁引十數騎殺出重圍，正遇曹洪，遂引敗殘軍馬一同奔

走，殺到五更，離南郡不遠，一聲鼓響，凌統又引一軍攔住去路，截

殺一陣。曹仁引軍刺斜而走，又遇甘寧大殺一陣。曹仁不敢回南

郡，徑投襄陽大路而行。吳軍趕了一程，自回。周瑜程普收住衆軍，

徑到南郡城下，見旗幟滿敵樓上一將叫曰：「都督少罪，吾奉軍師將令，已取城了，吾乃常山趙子龍也。」

周瑜大怒，便命攻城。城上亂箭射下，瑜命且回軍商議，使甘

寧引數千軍馬，徑取荊州，凌統引數千軍馬，徑取襄陽，然後却再

取南郡未遲。

正分撥間，忽然探馬急來報說：「諸葛亮自得了南郡，遂用

兵符，星夜詐調荊州守城軍馬來救，却教張飛襲了荊州。」又

探馬飛來報說：「夏侯惇在襄陽，被諸葛亮差人衛兵行，詐稱曹

仁求救，誘惇引兵出，却教雲長襲取了襄陽。」二處城池，全不費

力，皆屬劉玄德矣。周瑜曰：「諸葛亮怎得兵符？」程普曰：「他拿

住陳矯兵符，自然盡屬之矣。」周瑜大叫一聲，金瘡迸裂，正是：

幾那城池無我分，一場辛苦為誰忙。



未知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第五十二回 諸葛亮智辭魯肅

却說周瑜見孔明，明襲了南郡，又聞他襲了荊襄，如何不氣傷筋癢，半响方甦。衆將再三勸解，瑜曰：『若不殺諸葛村夫，怎息我心中怨氣？』魯肅曰：『不可。方今與曹操相持，倘未分成敗，主公自攻合罷不下，如若自家互相吞併，倘曹兵乘虛而來，其勢危矣。况劉玄德舊會與曹操相厚，若逼得緊急，獻了城池，一同攻打東吳，如之奈何？』瑜曰：『吾等用計策，損兵馬，費錢糧，他去國現成，豈不可恨？』肅曰：『公瑾且耐，容某親見玄德，將理來說他，若說不通，那時勸兵未遲。』諸將曰：『子敬之言甚善。』

於是魯肅引從者徑投南郡來，到城下叫門。趙雲出開，肅曰：『我要見劉玄德有話說。』雲答曰：『吾主與軍師在荊州城中，肅遂不入南郡，徑奔荊州。見旗旛整列，軍容甚盛，肅暗羨曰：『孔明真非常人也。』軍士報入城中，說劉子敬要見孔明，令大開城門，接肅入衙。禮畢，分賓主而坐。茶罷，肅曰：『吾主吳侯與都督公瑾，敬慕再三，車馬皇叔，請者操引百萬之衆，名下江南，實欲來圍皇叔，幸得吳侯發遣曹兵，救了皇叔，所有荊州九郡，合當歸

於東吳。今皇叔用謠計，奪占荊襄，使江東空費錢糧軍馬，而皇叔安受其利，恐於理未順。』孔明曰：『子敬乃高明之士，何故亦出此言？當言道：『物必歸主。』荊襄九郡，非東吳之地，乃劉景升之基業。吾主固景升之弟也，景升雖亡，其子尚在，以叔輔姪，而取荊州有何不可？』肅曰：『若果係公子劉琦占據，倘有可解，今公子在江夏，須不在這裏。』孔明曰：『子敬欲見公子乎？』便命左右請公子出來。只見兩侍者從屏風後扶出劉琦，琦謂肅曰：『病軀不能施禮，子敬勿罪。』魯肅吃了一驚，默然無語。良久言曰：『公子若不在，便如何？』孔明曰：『公子在，一日守一日，若不在，別有商議。』肅曰：『若公子不在，須將城池還我東吳。』孔明曰：『子敬之言是也，遂設宴相待。』

宴罷，肅辭出城，連夜歸家，具言前事。瑜曰：『劉琦正青春年少，如何便得他死？這荊州何日得還？』肅曰：『都督放心，只在魯肅身上務要討荆襄還東吳。』瑜曰：『子敬有何高見？』肅曰：『吾今親劉琦，過於酒色，病入膏肓，現今面色羸瘦，氣喘嘔血，不過半年，其人必死。那時往取荊州，劉備須無得推故。』

三國演義 第五十二回

### 趙子龍計取桂陽

於東吳。今皇叔用謠計，奪占荊襄，使江東空費錢糧軍馬，而皇叔安受其利，恐於理未順。』孔明曰：『子敬乃高明之士，何故亦出此言？當言道：『物必歸主。』荊襄九郡，非東吳之地，乃劉景升之基業。吾主固景升之弟也，景升雖亡，其子尚在，以叔輔姪，而取荊州有何不可？』肅曰：『若果係公子劉琦占據，倘有可解，今公子在江夏，須不在這裏。』孔明曰：『子敬欲見公子乎？』便命左右請公子出來。只見兩侍者從屏風後扶出劉琦，琦謂肅曰：『病軀不能施禮，子敬勿罪。』魯肅吃了一驚，默然無語。良久言曰：『公子若不在，便如何？』孔明曰：『公子在，一日守一日，若不在，別有商議。』肅曰：『若公子不在，須將城池還我東吳。』孔明曰：『子敬之言是也，遂設宴相待。』

宴罷，肅辭出城，連夜歸家，具言前事。瑜曰：『劉琦正青春年少，如何便得他死？這荊州何日得還？』肅曰：『都督放心，只在魯肅身上務要討荆襄還東吳。』瑜曰：『子敬有何高見？』肅曰：『吾今親劉琦，過於酒色，病入膏肓，現今面色羸瘦，氣喘嘔血，不過半年，其人必死。那時往取荊州，劉備須無得推故。』

周瑜猶自忿氣未消，忽孫權遣使至，瑜令請入，使曰：『主公

周瑜猶自忿氣未消，忽孫權遣使至，瑜令請入，使曰：『主公

圍合瀝泉戰不捷。特令都督收回大軍，且撥兵赴合瀝相助。周瑜只得班師回寨，桑祿病令程普都領戰船士卒來合瀝聽孫權調用。

却說劉玄德自得荊州南郡襄陽，心中大喜，商議久遠之計。忽見一人上廳獻茶，視之乃伊籍也。玄德感其舊日之恩，十分相敬，坐而問之。籍曰：「要知荊州久遠之計，何不求賢士以問之？」玄德曰：「賢士安在？」籍曰：「荆襄馬氏兄弟五人，並有才能，幼者名嚴，字幼常，其父賢者，周備有白毛，名良，字季常，海里為之諺曰：『馬氏五常，白馬最良。』公何不求此人而與之謀？」

玄德遂命請之。馬良至，玄德優禮相待，請問保守荆襄之策。良曰：「荆襄四面受敵之地，恐不可久守。可令公子劉琦於此養病，招諭舊人以守之。說表奏公子為荊州刺史，以安民心。然後南征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積收餉糧，以為根本。此久遠之計也。」

玄德大喜，遂問：「四郡當先取何郡？」良曰：「湘江之西，零陵最近，可先取之。次取武陵，然後襄陽之東，取桂陽，長沙為後。」玄德遂用馬良為從事，伊籍副之，請孔明商議。遂劉琦回寨，請營長回荊州，使調兵取零陵。差張飛為先鋒，趙雲合後，孔明玄德為中軍，八馬一萬五千，留雲長守荊州，關雲封守江陵。

却說零陵太守劉度，聞玄德軍馬到來，乃與其子劉賢商議。賢曰：「父親放心，他雖有張飛趙雲之勇，我本州上將那道榮，力

敵萬人，可以抵敵。」劉度遂命劉賢與那道榮引兵萬餘，離城三十里，依山靠水，下寨。探馬報說：「孔明自引一軍到來。」道榮便引軍出戰，兩陣對圓。道榮出馬，手使關山大斧，厲聲高叫：「反賊安敢侵我境界！」只見對陣中，一簇黃旗，門旗開處，推出二輛四輪車，車中端坐一人，頭戴綸巾，身披鶴氅，手執羽扇，用扇招那道榮曰：「吾乃南陽諸葛孔明也。曹操引百萬之眾，被吾聊施小計，殺得片甲不回。汝等豈堪與我對敵？我今來招汝等，何不早降？」

道榮大笑曰：「赤壁鏖兵，乃周郎之謀也。于汝何事，敢來誑語？」輪大斧竟奔孔明，孔明便回車，望陣中走，陣門復閉。道榮直衝殺過來，陣勢急分兩下而走。道榮遙望中央一簇黃旗，料是孔明，乃只望黃旗而趕。抹過山脚，黃旗割住，忽地中央分開，不見四輪車。只見一將挺矛躍馬，大喝一聲，直取道榮。乃張翼德也。道榮輪大斧來迎，戰不數合，氣力不加，撥馬便走。翼德隨後趕來，喊聲大震，兩下伏兵齊出道榮，捨死衝過前面一員大將，攔住去路，大叫：「認得當山趙子龍否？」

道榮料敵不過，又無處奔走，只得下馬請降。子龍縛來寨中，見玄德孔明，玄德喝教斬首。孔明急止之，問道榮曰：「汝若與我捉了劉賢，便准你投降。」道榮連聲願往。孔明曰：「用何法捉他？」道榮曰：「軍師請肯放某回去，某自有巧說。今晚軍師調兵劫寨，某為內應，活捉劉賢，獻與軍師，劉賢既擒，劉度自降矣。」玄德不信其言。孔明曰：「那將軍非謬言也。」遂放道榮歸，道榮得



許城親大寨納降。雲出寨與接，待以賓禮，置酒共飲。納了印綬，酒至數巡，鮑曰：「將軍姓趙，某亦姓趙，五百年前合是一家。將軍乃真定人，某亦真定人，又是同鄉，倘得不棄，結於兄弟，實為萬幸。」雲大喜，各敘年庚，雲與鮑同年，雲長鮑四個月，鮑遂拜雲為兄。二人同鄉同年，又同姓，十分相得。至晚席散，鮑辭回城。

次日，鮑請雲入城安民。雲教軍士休動，只帶五千騎隨入城中，居民耕香伏道而接。雲安民已畢，鮑邀雲入衙飲宴。酒至半酣，鮑復邀雲入後堂深處洗盥更酌。雲飲微醉，鮑忽請出一婦人，與雲把酒。子龍見婦人，身披縞素，有傾國傾城之色，乃問鮑曰：「此何人也？」鮑曰：「家嫂樊氏也。」子龍改容敬之。樊氏把盞畢，鮑令就坐。雲辭謝，樊氏辭歸後堂。雲曰：「賢弟何必煩令嫂舉盃耶？」鮑笑曰：「中間有緣，故乞兄勿阻。先兄棄世已三載，家嫂寡居，終非了局，弟常勸其改嫁。嫂曰：『若得三件事，兼全之人，我方嫁之。第一要文武雙全，名聞天下；第二要相貌堂堂，威儀出眾；第三要與家兄同姓。』你道天下那得有這般湊巧的？今尊兄堂堂儀表，名震四海，又與家兄同姓，正合家嫂所言。若不嫌家嫂醜陋，願陪嫁資，與將軍為妻，結果世之親，如何？」

雲聞言大怒而起，厲聲曰：「吾既與汝結為兄弟，汝嫂即吾嫂也，豈可作此亂人倫之事？」趙範羞憤滿面，答曰：「我好意相待，如何這般無禮？」遂日視左右，有相害之意。雲已覺，一拳打倒趙範，趨出府門，上馬出城去了。鮑急喚應，應隨商議曰：「這

人發怒去了，只索與他斷殺。」鮑曰：「但恐慮他不得。」鮑龍曰：「我兩個詐降在他軍中，太守却引兵來搦戰，我二人就陣上擒之。」陳應曰：「必須帶些人馬。」龍曰：「五百騎足矣。」當夜二人引五百軍，徑奔趙雲寨來投降。雲已心知其詐，遂教喚入。二將到帳下，說：「趙範欲用美人計，賺將軍，只等將軍醉了，扶入後堂謀殺，將頭去曹丞相處獻功，如此不仁。某二人見將軍怒出，必連累於某，因此投降。」趙雲伴喜，置酒與二人痛飲。二人大醉，雲乃縛於帳中，擒其手下人問之，果是誰降。雲喚五百軍人，各賜酒食，傳令曰：「要害我者，陳應、鮑龍也不干衆人之事。汝等聽吾行計，皆有重賞。」衆軍拜謝，將陳應、鮑二人當時斬了，却教五百軍引路。雲引一千軍在後，連夜到桂陽城下叫門。

城上聽時，說陳應、鮑龍二將軍殺了趙雲回軍，請太守商議事務。城上將火照看，果是自家軍馬。趙範急忙出城，雲喝左右捉下，送入城安撫百姓。已定飛報，玄德與孔明親赴桂陽，雲迎接入城，推趙範於階下。孔明問之，趙範備言以嫂許嫁之事。孔明謂雲曰：「此亦美事，公何如此？」雲曰：「趙範既與某結為兄弟，今若要其嫂，豈人唾罵一也；其婦再嫁，便失大節，二也；高祖初降，其心難測，三也。主公新定江漢，枕席未安，雲安敢以一婦人而廢主公之大事？」

玄德曰：「今日大事已定，與汝娶之，若何？」雲曰：「天下女子不少，但恐名聲不立，何思無妻子乎？」玄德曰：「子龍與汝交

「正是：軍師決勝多奇策，將士爭先立戰功。」  
未知：明說出那一件事來，且看下文分解。

### 第五十三回 關雲長義釋黃漢升

### 孫仲謀大戰張文遠

孔明曰：「前者于龍取桂陽郡時，責下軍令狀而去。今日劉德要取武陵，必須也責下軍令狀方可領兵去。」

張飛遂立軍令狀，欣然領三千軍，星夜投奔武陵界上寨。金旋

聽得張飛引兵到，乃集將校點點精兵，出城迎敵。張飛曰：「劉玄德乃大漢皇叔，仁義布於天下，加之張飛驍勇非常，不可迎敵，不如納降為上。」金旋大怒曰：「汝欲與愚通連為內變耶？」喝令武士推出斬之。衆官苦告曰：「先斬家人於軍不利。」

金旋乃喝退衆志，自率兵出，離城二十里，正迎張飛。飛挺矛立馬，大喝金旋，旋問部將：「誰敢出戰？」衆皆畏懼，莫敢向前。旋自驅馬，揮刀迎之。張飛大喝一聲，渾如巨雷。金旋失色，不敢交鋒。撥馬便走。飛引衆軍隨後追殺。金旋走至城邊，城上亂箭射下，旋驚視之，見衆志立於城上曰：「汝不順天時，自取敗亡，吾與百姓自降劉矣。」

言未畢，一箭射中令旗，而門下軍士，聞聲，即開城門，衆志出城，降降，皆令衆志，自領兵，往關前，聽候玄德大將，令

正是：

軍師決勝多奇策，將士爭先立戰功。  
未知：明說出那一件事來，且看下文分解。

孔明代金旋之職。玄德親至武陵安民，是書報張長言，玄德子龍各得一郡。張長乃回書上書曰：「聞長沙尚未取，如見長不以弟為不孝，教訓其幹，事功勞甚好。」

玄德大喜，遂教張飛星夜去營，張長守關，令張長來取長沙。張長既至，入見玄德。孔明曰：「子龍取桂陽，張飛取武陵，都是三千軍去。今長沙太守張玄，不是道，只是他有一員大將，乃南陽人，姓黃名忠，字漢升，是劉表帳下中郎將，與劉表之姪劉曄共守長沙。後事張玄，雖今年近六旬，却有萬夫不當之勇，不可輕敵。張長去必須多帶軍馬。」

張長曰：「軍師何故長別人銳氣，滅自己威風？量一老卒，何足道哉？關某不須用三千軍，只消本部下五百名校刀手，決定斬黃忠，縛玄之首，獻來麾下。」玄德苦擋，張長不依，只領五百校刀手而去。孔明謂玄德曰：「張長輕敵，黃忠只恐有失。主公當往接應。」玄德從之，隨後引兵望長沙進發。

卻說長沙太守張玄平生性急，輕於殺戮，素習惡之。是時聽知雲長軍到，便喚老將黃忠商議。忠曰：「不須主公憂慮，恐某這

曰：「這弩弓，一千個來，一千個死！」原來黃忠能開二石力之弓，百發百中。

一言未畢，增下一人應聲而出曰：「不須老將軍出戰，只就某乎中定活捉關某。」關玄視之，乃督軍校尉楊齡，韓玄大喜，遂令楊齡引軍一千，飛奔出城，約行五十里，望見塵頭起處，雲長軍馬早到，關公挺鎗出馬，立於陣前罵賊。雲長大怒，更不打話，飛馬舞刀，直奔楊齡，楊齡來迎，不三合，雲長手起刀落，砍楊齡於馬下，遂殺敗軍直至城下。

韓玄聞之大驚，便教黃忠出馬。玄自來城上觀看。忠提刀縱馬，引五百騎兵飛過吊橋，雲長見一老將出馬，知是黃忠，把五百校刀手一字擺開，橫刀立馬而問曰：「來將莫非黃忠否？」忠曰：「既知我名，焉敢犯我境？」雲長曰：「特來取汝首級！」

言罷，兩馬交鋒，鬥一百餘合，不分勝負。韓玄恐黃忠有失，鳴金收軍。黃忠收軍入城。雲長也退軍，離城十里下寨，心中暗付：「老將黃忠名不虛傳，一百合，全無破綻。來日必用拖刀計，背砍之。」次日早飯畢，又來城下搦戰。韓玄坐在城上，教黃忠出馬。忠引數百騎，殺過吊橋，再與雲長交馬，又鬥五六十合，勝負不分。兩軍齊聲喝采。

一聲鼓，正急時，雲長撥馬便走。黃忠趕來，雲長方欲用刀砍去，忽聽得腦後一聲響，急回頭看時，見黃忠挺鎗馬前失，跌在地下。雲長急回馬，雙手舉刀猛喝曰：「我且饒你性命，快換馬來，斬殺！」

「黃忠急提起馬蹄，飛身上馬，奔入城中。玄驚問之，忠曰：「此馬久不在陣，故有此失。」玄曰：「汝箭百發百中，何不射之？」忠曰：「來日再戰，必然詐敗，誘到吊橋邊射之。」玄以自己所乘一匹青馬與黃忠，忠拜謝而退。韓思：「難得雲長如此義氣，他不可殺害我，我又安忍射他……若不射，又恐違了將令。」是夜躊躇未定。此日天曉，人報雲長搦戰。忠領兵出城。雲長兩日戰黃忠不下，十分焦躁，料韓威風與忠交馬，戰不到三十餘合，忠詐敗。雲長趕來，忠想昨日不殺之恩，不忍便射，帶住刀，把弓虛拽，趁雲長急閃，却不見箭。雲長又趕，忠又虛拽。雲長急閃，又無箭，只道黃忠不會射，放心趕來。將近吊橋，黃忠在橋上搭箭開弓，弦響箭到，正射在雲長盔纓根上。前面軍齊聲喊起。雲長吃了一驚，帶箭回寨。方知黃忠有百步穿楊之能。今日只射盔纓，正是報昨日不殺之恩也。

雲長領兵而退。黃忠回到城上來，見韓玄，玄便喝左右捉下黃忠。忠叫曰：「無罪！」玄大怒曰：「我看了三日，汝敢欺我，汝前日不力戰，必有私心。昨日馬失，他不殺汝，必有關通。今日兩番虛拽弓弦，第三箭却正射他盔纓，如何不是外通內連？若不斬汝，必為後患。」喝令刀斧手推下城門外斬之。眾將欲告，玄曰：「但告免黃忠者，便是同罪。」剛推到門外，恰欲舉刀，忽然一將揮刀殺入，砍死刀手，救起黃忠，大叫曰：「黃漢升乃長沙之保障，今殺漢升，是殺長沙百姓也。韓玄殘暴不仁，輕賢慢士，當眾共盡之！」願隨

我者便來」

衆視其人面如重棗，目若朗星，乃魏陽人魏延也。自魏陽起，劉玄德不著來投韓玄，怪其傲慢少禮，不肯重用。故阻沈於此。當日救下黃忠，教百姓同殺韓玄，相背一睡，相從者數百餘人。黃忠擄置不住，魏延直殺上城頭，一刀砍韓玄爲兩段，提頭上馬，引百姓出城，投奔雲長。雲長大喜，送入城安插，已畢。請黃忠相見，忠託病不出。雲長即使人去請玄德孔明。

却說玄德自雲長來取長沙，與孔明隨後催促人馬接應。正行間，青旗飄搖，一鴉自北南飛，連叫三聲而去。玄德曰：「此應何屬？」孔明就在馬上袖占一卦，曰：「長沙郡已得，又主得大將。午時後定見分曉。」

少頃，見一小校飛報前來，說：「關將軍已得長沙郡，降將黃忠、魏延、益等主公到城。」玄德大喜，遂入長沙。雲長接入廳上，具言黃忠之事。玄德乃親往黃忠家相請忠，方出降。求辭歸去，見首於長沙之近，後人有詩讚黃忠曰：

將軍氣概與天參，白髮猶然困渡南。至死甘心無怨望，臨降低首尚懷慚。

黃刀槍雪影神勇，鐵騎臨風憶戰稱。千古尚名塵不泯，長隨明月照湘濱。

玄德待黃忠甚厚。雲長引魏延來見，孔明喝令刀斧手推出斬之。玄德驚問孔明曰：「魏延乃有功無罪之人，軍師何故欲殺？」

之。孔明曰：「食其謀而殺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斷其地，是不義也。吾觀魏延，隨後有反骨，久後必反，故先斬之，以絕禍根。」玄德曰：「若斬此人，恐降者人人自危，豈軍師之意？」孔明指魏延曰：「吾今饒汝性命，汝可盡忠報主，勿生異心。我好歹取汝首級。」

魏延啞諾連聲而退。黃忠薦劉表姪劉曄，見在攸縣聞居。玄德取回教掌長沙郡四郡已平，玄德班師回荆州，改油江口爲公安。自此錢糧廣盛，資士歸之。將軍馬四散屯於隘口。

却說周瑜自回柴桑養病，令甘寧守巴陵郡，令凌統守漢陽郡。二處分佈戰船，聽候調遣。程普引其餘將士投合灑縣來。原來孫權自從赤壁鏖兵之後，久在合灑與曹兵交鋒，大小十餘戰，未決勝負，不敢逼城下寨。驛城五十里屯兵，聞程普兵到，孫權大喜，親自出營勞軍，入報魯子敬，先至權乃下馬立待之。肅慌忙滾鞍下馬，施禮，衆將見權如此待肅，皆大驚異。權請肅上馬，並轡而行。肅謂曰：「孤下馬相迎，足顯公否？」肅曰：「未也。」權曰：「然則何如而後爲顯耶？」肅曰：「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總統九州，克成帝業，使肅名書竹帛，始爲顯矣。」

權撫掌大笑曰：「至懷中，大設飲宴，犒勞衆將，士商破合灑之寇，忽報張遜差人來下戰書，權拆書觀畢，大怒曰：「張遜欺吾天若汝聞程普軍來，故意使人搦戰，來日吾不用新軍赴敵，看汝大戰一場。」傳令當夜五更三軍出寨，望合灑進發。長時左岸

軍馬行至半塗，曹兵已到，兩邊布城陣勢。孫權命蓋金甲披掛出馬，左來誰，右賈華，二將使方天畫戟，兩邊護衛。三通鼓罷，曹軍陣中門旗閃閃，三員將全裝貫帶，立於陣前。中央張遼，左邊李典，右邊樂進，張遼、張華、馬當、先、專、搦、孫權、決戰。權欲自戰，陣中一將挺鎗躍馬早出，乃太史慈也。張遼揮刀來迎，兩將戰有七八十合，不分勝負。曹陣上李典謂張遼進曰：『對面金盔者孫權也。汝若捉得孫權，足可與八十三萬大軍報讐。』

說猶未了，張進一騎馬一口刀，從斜裏徑取孫權，如一道電光，飛至面前，手起刀落。宋徽宗、賈華急將滾鞍遮架，刀到處，兩枝戟齊斷。只將鞍轡望馬頭上打藥，迥回馬宋徽宗、韓軍士手中鎗趕來，李典搭上箭，望宋徽宗心窩裏射，應弦落馬。太史慈見背後有人阻馬，棄却張遼，望本陣便回。張遼、張華、掩殺過來，與兵大亂，四散奔走。張遼望見孫權，驟馬趕來，看看趕上，刺斜裏擁出一軍，為首大將乃程普也，截殺一陣，救了孫權。張遼收軍自回合淝。

程普係孫權歸大寨，敗軍陸續回營。孫權因見折了宋謙，放聲大哭。長史張勳曰：『主公恃盛壯之氣，輕視大敵，三軍之衆，莫不寒心。即便斬將奪旗，威振疆場，亦備將之任，非主公所宜也。願抑貴育之勇，懷王霸之計。且今日宋徽宗死於鋒鏑之下，皆主公輕敵之故。今後切宜保重。』權曰：『是孤之過也，從今當改之。』

少頃，太史慈入帳，言：『某手下有一人，姓戈，名定，與張遼手下雙馬後，撞見弟兄，後擒破黃權，今曉使入報來，舉火為號，刺

殺張遼，以報宋謙之辱。某請引兵為外應。』權曰：『戈定何在？』太史慈曰：『已潛入合淝城中去了。某願乞五千兵去一請亮瑤。』張遼多謀，恐有準備，不可造次。太史慈緊要行，權因傷宋謙之死，急要報讐，遂令太史慈引兵五千去為外應。

却說戈定乃太史慈鄉人，當日雜在軍中，隨入合淝城，尋見雙馬後，兩個商議。戈定曰：『我已使人報太史慈將軍去了。今夜必來接應。你如何用事？』後權曰：『此間雖軍中較遠，夜間急不能進，只就草堆上放起一把火，你去前面叫，城中兵亂，就裏刺殺張遼，餘軍自走也。』戈定曰：『此計大妙。』

是夜張遼得勝，同城賞勞三軍，傳令不許解甲宿睡。左右曰：『今日全勝，吳兵退避，將軍何不卸甲安息？』遼曰：『非也。為將之道，勿以勝為喜，勿以敗為憂。倘吳兵虛我，無備乘虛攻擊，何以應之？今夜防備，當比每夜更加謹慎。』

說猶未了，後寨火起，一片聲叫反，報者如麻。張遼出帳上馬，喚親從將校十數人當道而立。左右曰：『喊聲甚急，可往觀之。』遼曰：『豈有一城皆反者？此是造反之，放驚軍士耳。如亂者先斬。』

無移時，李典捨戈定，并後槽至。遂詢得其情，立斬於馬前。只聽得城門外鳴鑼擊鼓，喊聲大震。遼曰：『此是吳兵外應，可就計破之。』便令人於城門內放起一把火，眾皆叫反，大開城門，放下吊橋。



太史慈見城門大開，只道內變，挺鎗縱馬奔入，城上一聲砲響，亂箭如雨，太史慈怒過身中數箭，背後李典挺鎗殺出，與太史慈相見，太史慈身帶重傷，愈加傷感，張原請權領兵，權從之，遂收兵下船回南徐。潤州比及屯軍馬，太史慈遺書權，使張原等問安。太史慈大叫曰：「大丈夫生於亂世，當帶三尺劍，立不世之功，今所志未遂，奈何死乎！」言訖而亡，年四十一歲。後人有詩讚曰：「海剛恩日，神亭酣戰時，臨終言壯志，千古共嗟咨。」

### 第五十四回 吳國太佛寺看新郎

却說孔明聞魯肅到，與玄德出城迎接，接到公廨相見。肅曰：「主公聞命，徑來世，特具薄禮，送某前來，致祭。周都督再三致意，劉皇叔請萬先生。」玄德孔明起身稱謝，收了禮物，置酒相待。肅曰：「前者皇叔有言，一公子不在，即還荆州。今公子已去世，必然見還，不諱幾時，可以交割？」玄德曰：「公且飲酒，有一個商議。」

三國演義 第五十四回

却說玄德在荆州整頓軍馬，聞孫權合淝兵敗，已回南徐，與孔明商議。孔明曰：「亮夜觀星象，見西北有星墜地，必應折一皇族。」

正言間，忽報公子劉琦病亡。玄德聞之，痛哭不已。孔明勸曰：「生死分定，主公勿憂，恐傷貴體。且理大事，可急差人到城守禦。」城池料理葬事。玄德曰：「誰可去？」孔明曰：「非雲長不可。」即時便教雲長前去襄陽，保守玄德曰：「今日劉琦已死，東吳必來討荆州，如何對答？」孔明曰：「若有人來，亮自有言對答。」過了半月，人報東吳魯肅特來弔喪，正是先將計策安排定，只等東吳使命來。

### 劉皇叔洞房續佳偶

至於今，不幸奸雄並起，各據一方，少不得天道好還，復歸正統。我主乃中山靖王之後，孝景皇帝玄孫，今皇上之叔，豈不可分茅裂土，充劉景升乃我主之兄也。弟承兄業，有何不願？汝主乃錢塘小吏之子，素無功德於朝廷，今倚勢力，佔據六郡八十一州，尚自貪心不足，而欲并吞漢土，劉氏天下，我主姓劉，劍無分汝主姓孫，原要強爭，且赤壁之戰，我主多負勤勞，業將並皆用命，豈獨是汝東吳之力？若非我借東南風，周郎安能展半籌之功？江南一境，休論二喬置於銅雀宮，雖公等家小，亦不能保。適來我主人不即答，

一五

者以子敬乃高姓之士，不得相說。何公不樂之甚也。

○孔明曰：「會操就百萬之衆，動以天子之名，吾亦不以爲意。」

○孔明曰：「小兒手若搥死，先生唯小不好，爲我期主人立殺文書。」

○孔明曰：「孔明待尋得何處，殺我荆州。」孔明曰：「中原並未可與用。」

○孔明曰：「孔明待尋得何處，殺我荆州。」孔明曰：「中原並未可與用。」

○孔明曰：「孔明待尋得何處，殺我荆州。」孔明曰：「中原並未可與用。」

○孔明曰：「孔明待尋得何處，殺我荆州。」孔明曰：「中原並未可與用。」

○孔明曰：「孔明待尋得何處，殺我荆州。」孔明曰：「中原並未可與用。」

○孔明曰：「孔明待尋得何處，殺我荆州。」孔明曰：「中原並未可與用。」

○孔明曰：「孔明待尋得何處，殺我荆州。」孔明曰：「中原並未可與用。」

○孔明曰：「孔明待尋得何處，殺我荆州。」孔明曰：「中原並未可與用。」

○孔明曰：「孔明待尋得何處，殺我荆州。」孔明曰：「中原並未可與用。」

○孔明曰：「孔明待尋得何處，殺我荆州。」孔明曰：「中原並未可與用。」

○孔明曰：「孔明待尋得何處，殺我荆州。」孔明曰：「中原並未可與用。」

○孔明曰：「孔明待尋得何處，殺我荆州。」孔明曰：「中原並未可與用。」

○孔明曰：「孔明待尋得何處，殺我荆州。」孔明曰：「中原並未可與用。」

○孔明曰：「孔明待尋得何處，殺我荆州。」孔明曰：「中原並未可與用。」

○孔明曰：「孔明待尋得何處，殺我荆州。」孔明曰：「中原並未可與用。」

州者何？曰：「有文書在矣。」

○孔明曰：「孔明待尋得何處，殺我荆州。」孔明曰：「中原並未可與用。」

○孔明曰：「孔明待尋得何處，殺我荆州。」孔明曰：「中原並未可與用。」

○孔明曰：「孔明待尋得何處，殺我荆州。」孔明曰：「中原並未可與用。」

○孔明曰：「孔明待尋得何處，殺我荆州。」孔明曰：「中原並未可與用。」

○孔明曰：「孔明待尋得何處，殺我荆州。」孔明曰：「中原並未可與用。」

○孔明曰：「孔明待尋得何處，殺我荆州。」孔明曰：「中原並未可與用。」

○孔明曰：「孔明待尋得何處，殺我荆州。」孔明曰：「中原並未可與用。」

○孔明曰：「孔明待尋得何處，殺我荆州。」孔明曰：「中原並未可與用。」

○孔明曰：「孔明待尋得何處，殺我荆州。」孔明曰：「中原並未可與用。」

○孔明曰：「孔明待尋得何處，殺我荆州。」孔明曰：「中原並未可與用。」

○孔明曰：「孔明待尋得何處，殺我荆州。」孔明曰：「中原並未可與用。」

○孔明曰：「孔明待尋得何處，殺我荆州。」孔明曰：「中原並未可與用。」

○孔明曰：「孔明待尋得何處，殺我荆州。」孔明曰：「中原並未可與用。」

○孔明曰：「孔明待尋得何處，殺我荆州。」孔明曰：「中原並未可與用。」

○孔明曰：「孔明待尋得何處，殺我荆州。」孔明曰：「中原並未可與用。」

○孔明曰：「孔明待尋得何處，殺我荆州。」孔明曰：「中原並未可與用。」

○孔明曰：「孔明待尋得何處，殺我荆州。」孔明曰：「中原並未可與用。」

禮者，高而時或感。人可去，一而計者，一非且難不可。適君其罪，禮曰：「既聞劉文德退婚，若有一條欲招贅，文德必辱或結，則必心腹得以致然。雖非子所不可，為其並即往別州。」一罷，命曰：「收捨得，必當與從人，望州州來。」

文德與孫周婦人曰：「非非，定茶。孫文德問曰：『子向來必有所說。』」一適，近聞聲，失聽有一問好親，故不遂，特來作謀。未知信意如何？」文德曰：『中年喪妻，天不學也，肯降未至，安忍復嫁？』曰：『人若無妻，如履無履，豈可中道而廢人？備君主與，倘有一條，更而當，尋若兩家共結，樂之，終則無願不敢。』

不致，既京前也。此所談，隨兩便，誰去誰就，與他國妻太夫人。甚，似切矣，不宜道，必求求到，則與妙。文德曰：『此事果然，何言？」一不笑，與吳侯，如何敢說，說來。文德曰：『吾年已半，身髮衰，白髮後之，非正當心，然非禮。』文德曰：『果矣，之，身發衰，白髮後之，非正當心，然非禮。』文德曰：『果矣，之，身發衰，白髮後之，非正當心，然非禮。』文德曰：『果矣，之，身發衰，白髮後之，非正當心，然非禮。』

文德曰：「公且少來，日則。」

是日設宴相待，留於館舍，至晚，與孔明商議。孔明曰：「來，登。」

三十四 五英十四

客已登了，連個下馬，得一次大利之兆。主公便可體先，先就孫乾和呂範曰：「美矣，同許已定，探日便去說。」文德曰：「周倫定計，欲害劉琦，豈可以身輕入險之地？」孔明大笑曰：「周倫雖用計，豈能出兩箭之射，必為所小謀，便高舉，豈不廢矣。」

文德曰：「主公，荆州甚大。」

文德曰：「主公，荆州甚大。」

文德曰：「主公，荆州甚大。」

文德曰：「主公，荆州甚大。」

一七

歎。

却說喬國老既見玄德，便入見吳國太。吳國太問：「有何喜事？」喬國老曰：「令愛已許與玄德為夫人，今玄德已到，何故相阻？」國太曰：「老身不知此事。」便使人請吳侯問虛實。一面先使人於城中探聽，人皆回報：「果有此事。」女壻已在館驛安歇，五百隨行軍士都在城中買豬羊菓品，準備成親。做媒的女家是呂範，男家是孫乾，俱在館驛中相待。國太吃了一驚。

少頃，孫權入後堂見母親。國太提胸大哭。權曰：「母親何故煩惱？」國太曰：「你直如此將我看承得如無物！我姐姐隨危之時，分付你甚麼話來？」孫權失聲曰：「母親有話，請說何苦如此？」國太曰：「男大須婚，女大須嫁，古今常理。我為你母親，當寡命於我，你孫劉玄德為婿，如何瞞我女兒，須是我的。」

權吃了一驚，問曰：「那裏得這話來？」國太曰：「若要不知，除非莫為滿城百姓那一個不知你到瞞我。」喬國老曰：「老夫已知多日了，今特來賀喜。」權曰：「非也，此是周瑜之計。因要取荆州，故將此為名，賺劉備來拘囚在此，要他把荆州來換。若其不從，先斬劉備。此是計策，非實意也。」

國太大怒，罵周瑜曰：「汝做六郡八十一州大都督，怎無偉計，竟去取荆州，却將我女兒為名，使美人計，殺了劉備我女婿，是望門寡，明日再怎的說親，須誤了我女兒一世，你們好做作！」喬國老曰：「若用此計，便得荆州，也被天下恥笑。此事如何行得？」

說得孫權默然無語。國太不住口的罵周瑜。喬國老勸曰：「事已如此，劉皇叔乃漢室宗親，不如真個屈他為婿，免得出醜。」權曰：「年紀恐不相宜。」國老曰：「劉皇叔乃當世豪傑，若招得這個女婿，也不辱了令妹。」國太曰：「我不會認得劉皇叔，明日約在甘露寺相見。如不中我意，任從你們行事。若中我的意，我自把女兒嫁他。」

孫權乃大孝之人，見母親如此言語，隨即應承，出外喚呂範、華部領三百刀斧手，伏於兩廊。若國太不喜時，一聲號響，兩邊齊出，將他擊下。權遂喚黃華分付預先準備，只看國太舉動。

却說喬國老辭吳國太歸，使人去報玄德。玄德曰：「來日此會，多親自要見好生在意。」玄德與孫乾、趙雲商議，曰：「來日此會，多引五百軍保護。」次日，吳國太喬國老先在甘露寺，房裏坐定。孫權引一班謀士隨後都到，却教呂範來館驛中請玄德。玄德內披細氈，外穿錦袍，從人背劍繫腰，上馬投甘露寺來。趙雲全裝貫帶，引五百軍隨行，來到寺前下馬，先見孫權。權觀玄德儀表，非凡，心中有些畏懼之意。

二人敘禮畢，遂入方丈，見國太。國太見了玄德，大喜，問喬國老曰：「真吾婿也。」國老曰：「玄德有龍鳳之姿，天日之表，更兼」

仁德布於天下，國太得此佳婿，豈可慶也。」玄德拜謝，共宴於方丈之中。

少刻，子龍帶劍而入，立於玄德之側。國太問曰：「此是何人？」玄德答曰：「常山趙子龍也。」國太曰：「莫非當陽長坂抱阿斗者乎？」玄德曰：「然。」國太曰：「真將軍也。」遂賜以酒，趙雲謂玄德曰：「卻纔某於廊下巡視，見房內有刀斧手埋伏，必無好意，可告知國太。」玄德乃跪告於國太席前，泣而告曰：「若殺劉備，就此請誅。」國太曰：「何出此言？」玄德曰：「廊下暗伏刀斧手，非殺備而何？」

國太大怒，責罵孫權：「今日玄德既爲我婿，卽我之兒女也，何故伏刀斧手於廊下？」權推不知，喚呂範問之。範推買華，國太喚買華，買華默然無言。國太喝令斬之。玄德告曰：「若斬大將，於親不利，備難久居膝下矣。」番國老也相勸。國太方叱退買華，刀斧手皆抱頭鼠竄而去。玄德更衣出殿，見庭下有一石塊。玄德拔從者所佩之劍，仰天祝曰：「若劉備得勾回荊州，成王霸之業，一劍揮石爲兩段，如死於此地，劍刺石不開。」言訖，手起劍落，火光迸灑，砍石爲兩段。

孫權在後面看見，問曰：「玄德公如何恨此石？」玄德曰：「備年近五旬，不能爲國家剿除賊黨，心常自恨。今蒙國太招爲女婿，此平生之際遇也。恰纔問天買卦，如破曹與漢，欲得此石，今果然如此。」權暗思：「劉備莫非用此言瞞我？」亦擊劍謂玄德曰：

「吾亦問天買卦，若破得曹賊，亦斷此石。」却暗喚祝告曰：「若再取得荊州，與旺家，與砍石爲兩半。」手起劍落，巨石亦開。至今有十字紋痕石尙存。後人觀此勝蹟，作詩讀曰：

寶劍落時山石斷，金環鑿處火光生。兩朝旺氣皆天數，從此乾坤鼎足成。

二人棄劍，相攜入席，又食數巡。孫乾目視玄德，玄德辭曰：「備不勝酒力，告退。」孫權送出寺前，二人並立，觀江山之景。玄德曰：「此乃天下第一江山也。」至今甘露寺碑上云：「天下第一江山。」後人有詩讀曰：

江山兩壁擁青螺，境界無憂樂最多。昔日英雄誰目處，巖崖依舊抵風波。

二人共覽之次，江風浩蕩，洪波滾滾，白浪掀天。忽見波上一葉小舟，行於江面上，如行平地。玄德歎曰：「南人駕船，北人乘馬，備有之也。」孫權聞言自思曰：「劉備此言，戲我不慣乘馬耳。」乃令左右牽過馬來，飛身上馬，馳驟下山，復加鞭上嶺，笑謂玄德曰：「南人不能乘馬乎？」玄德聞言，揀衣一躍，躍上馬背，飛走下山，復馳驟而上。二人立馬於山坡之上，揚鞭大笑。至今此處名爲駐馬坡。後人有詩曰：

龍驄龍駒氣概多，二人並轡望山河。東吳西蜀成王霸，千古猶存駐馬坡。

當日二人並轡而回，兩徐之民，無不稱賀。玄德自同館驛，與

孫乾曰：「公只恐袁術求喬國老，早與孫媳，致生別事。」  
太曰：「玄德復至衙內，老孝前下馬，國老接人，禮畢，奉罷。玄德告曰：『江左之人，多有要害劉備者，恐不能久居。』國老曰：『玄德寬心，若為公在國太，令作護符。』」

玄德拜謝自回，喬國老人見國太言玄德恐人謀害，急急要回。國太大怒曰：「我的女婿，誰敢害他！」即時便教教人，將院會住，擇日娶媳。玄德自入告國太曰：「只恐趙雲在外不便，軍士無

### 第五十五回 玄德智激孫夫人

却說玄德見孫夫人房中，兩邊鎗刀，侍婢皆佩劍，不覺失色。管家婆道：「貴人休得驚慌，夫人自幼好習武事，居常令侍婢擊劍為樂，故爾如此。」玄德曰：「非夫人所親之事，吾甚心寒，可命暫去。」管家婆稟覆孫夫人曰：「房中擺列兵器，恐客不安，今日去之。」孫夫人笑曰：「虧殺半生喬國老，兵器器乎？」命誰教去，令侍婢解劍伏侍。當夜玄德與孫夫人成親，兩情歡洽。玄德又將金帛散給侍婢，以賞其心，先教孫乾回荆州報喜。自此連日飲酒，國太十分愛敬。

却說孫乾差人來柴桑郡報關，說：「我母親方主，已將吾妹嫁劉備，不想弄假成真，此事還復如何？」關公大驚，行坐不安，乃思一計，修書付來人，持回見孫權，權拆書視之，書略曰：「孫所謀之罪，不想反覆如此，既已弄假成真，又當就此

人約，一國太教盡搬入府中安歇，休留在館驛中，免得生事。  
玄德略表數日之內，大排筵會，孫夫人與玄德結親，至晚客散，兩行紅炬，接引玄德入房，燭光之下，但見鎗刀，簇擁侍婢，皆佩劍，懸刀立於兩旁，說得玄德魂不附體，正是：  
驚看侍女橫刀立，疑是東吳設伏。

畢竟是何緣故，且看下文分解。

### 孔明三氣周公瑾

用計劉備以非雄之姿，有關張趙雲之將，更兼諸葛用謀，必非久屈人下者，愚意莫如饜困之於吳中，盛為樂官室，以喪其心志，多送美色玩好，以壞其耳目，使分開關張之情，隔遠諸葛之契，各置一方，然後以兵擊之，大事可定矣。  
今若縱之，恐成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願明公熟思之。  
孫權看畢，以書示張昭曰：「公瑾之謀，正合愚意。劉備起身後，未奔走天下，未曾受享富貴，今若以華堂大慶，子女金帛，令彼享用，自然疏遠孔明，關張等，使彼各生怨望，然後荆州可圖也。主公可依公瑾之意而進行之。」  
權大喜，即日修築東府，廣栽花木，盛設器用，請玄德與妹居住，又增女樂數十餘人，并金玉錦綺玩好之物。國太只道孫權好意，喜不自勝。玄德果被美色所迷，空不想回荆州。

一、趙子龍有勇無謀，與五百軍在東門前住，終日無事，只去城外射箭。走馬看書，年終獎賞。孔明分付三領錦旗與我，我初到州，發開第一個，行到半路，忽降第二個，隨到危急無路之時，開第三個，於內有計，出此波之計，可保主公。我此時處已將救主公公急，女色，故不見他，何不拆開第二個錦旗，讀計而行。遂拆開旗之，原來如此，神妙。每日在州府堂裏見之。

一、得勝報曰：「趙子龍有勇無謀，與五百軍在東門前住，終日無事，只去城外射箭。走馬看書，年終獎賞。孔明分付三領錦旗與我，我初到州，發開第一個，行到半路，忽降第二個，隨到危急無路之時，開第三個，於內有計，出此波之計，可保主公。我此時處已將救主公公急，女色，故不見他，何不拆開第二個錦旗，讀計而行。遂拆開旗之，原來如此，神妙。每日在州府堂裏見之。」

一、支德曰：「主公親居後堂，不避州耶？」支德曰：「有甚事如此？」家曰：「今早孔明使人來報，說曹操欲殺我，我必與夫人避之。」家曰：「若和夫人避，必不肯教主公，不如你便好避，避則無事。」支德曰：「你且暫避，我自有道理。」

三 陣 旗 幟 第五十五回

人皆可與劉備暫降，則一言，誤如兩下。張夫人曰：「丈夫你將旗幟，必救我與同止。」支德曰：「縱然劉太守，與我必無關係。」張夫人曰：「我與你正，且得賢於新，新江德，德不當而去，黃何？」支德又從而曰：「若如此，死罪，切勿推諉。」

一、張夫人曰：「我與你正，且得賢於新，新江德，德不當而去，黃何？」支德又從而曰：「若如此，死罪，切勿推諉。」

一、張夫人曰：「我與你正，且得賢於新，新江德，德不當而去，黃何？」支德又從而曰：「若如此，死罪，切勿推諉。」

武事既殺剛正，諸將皆憤。既肯順劉備，必同心而去。所追之將，若見郡主豈肯下手？

權大怒，掣所佩之劍，喚將欽、周、泰、顯，令曰：「汝二人將這口劍去取吾妹，並劉備頭來。這令者立斬。」蔣欽、周泰領命，隨後引一千軍趕來。

却說玄德加鞭縱轡，趨程而行。當夜於路，瞥見兩個更夫，慌忙起行。看看來到柴桑界首，望見後面塵頭大起，人報曰：「追兵至矣。」玄德慌問趙雲曰：「追兵既至，如之奈何？」趙雲曰：「主公先行，某願當後。」轉過前面山脚，一彪軍馬攔住去路。當先兩員大將，厲聲大叫曰：「劉備早下馬受縛，吾奉周都督將令，守候多時。」原來周瑜恐玄德遁走，先使徐盛、丁奉引三千軍馬於衛要之處，劉營等候。時常令人登高遙望，料得玄德若投旱路，必經此道而過。

當日徐盛、丁奉，望得玄德一行人到，各縛兵器截住去路。玄德驚慌，勒馬回問趙雲曰：「前有攔截之兵，後有追趕之兵，前後無路，如之奈何？」雲曰：「主公休慌，軍師有三條妙計，多在錦囊之中。已拆了兩個，並皆應驗。今尚有第三個在此，分付遇危難之時，方可拆看。今日危急，當拆觀之。」便將錦囊拆開，獻與玄德。

玄德看了，急來車前，泣告孫夫人曰：「備有心腹之言，至此靈當實訴。」夫人曰：「丈夫有何言語實對我說？」玄德曰：「昔日吳侯與周瑜同謀，將夫人招嫁劉備，實非為夫人計，乃欲幽囚

劉備而奪荆州耳。奪了荆州，必將殺備。是以夫人為香餌而釣備也。備不懼萬死而來，蓋知夫人有男子之胸襟，必能憐備。昨聞吳侯將欲加害，故託荆州有難，以圖歸計。幸得夫人不棄，同至於此。今吳侯又令人在後追趕，周瑜又使人於前截住，非夫人莫解此。願如夫人不允，備請死於車前，以報夫人之德。」

夫人怒曰：「吾兄既不以我為親骨肉，我有何面目重相見乎？今日之危，我當自解。」於是叱從人推車直出，擁起車簾，親喝徐盛、丁奉曰：「你二人欲造反耶？」徐、丁二將慌忙下馬，棄了兵器，變喏於車前曰：「安敢造反。為奉周都督將令，屯兵在此，專候劉備。」孫夫人大怒曰：「周瑜逆賊，我東吳不會虧負你。玄德乃大漢皇叔，是我丈夫，我已對母親哥哥說，知回荆州去。今你兩個於山脚去處，引着軍馬攔截道路，意欲劫掠我夫妻財物耶？」

徐盛、丁奉，啞啞連聲口稱：「不敢。」請夫人息怒，道：「于我等之事，乃是周都督的將令。」孫夫人叱曰：「你只怕周瑜，獨不怕我周瑜殺得你，我豈殺不得周瑜？」把周瑜大罵一場，喝令推車前進。徐盛、丁奉自思：「我等是下人，安敢與夫人違拗？」又見趙雲十分怒氣，只得把兵喝住，放條大路，教過去。恰纔行不得五六里，背後陳武、潘璋趕到。徐盛、丁奉備言其事。陳武、潘璋曰：「你放他過去，差了我二人奉吳侯旨意，特來追捉他回去。」於是四將合兵一處，趕趕來。

玄德正行間，忽聽的背後喊聲大起。玄德又告孫夫人曰：「

合兵一處趕趕來。」

玄德又告孫夫人曰：「

合兵一處趕趕來。」

玄德又告孫夫人曰：「

合兵一處趕趕來。」

玄德又告孫夫人曰：「

合兵一處趕趕來。」



後面追兵又到，如之奈何？夫人曰：「丈夫先行，我與子龍當後。」玄德先引三百軍望江岸去了。子龍勒馬於車傍，將士卒攔開，等候來將。四員將見了孫夫人，只得下馬，又手而立。夫人曰：「陳武潘璋來此何幹？」二將答曰：「奉主公命，命請夫人。玄德回。」夫人正色叱曰：「都是你這夥匹夫，離間我兄妹不睦，我已嫁他人，今日歸去，須不是與人私奔。我奉母親慈旨，令我夫婦回荊州，便是我哥哥來，也須依禮而行。你二人倚仗兵威，欲得殺我，耶？」罵得四人面面相覷，各自尋思：「他一萬年也只是兄妹，更兼國太作主，吳侯乃大孝之人，怎敢違逆，誓明日翻過臉來，只是我等不是，不如做個人情。」軍中又不見玄德，但見趙雲怒目睜眉，只得斷殺。因此四將磕頭連聲而退。孫夫人令推車而行。徐盛曰：「我四人同去見周瑜，督告稟此事。」

四人猶豫未定，忽見一軍如旋風而來，視之，乃蔣欽周泰。二將問曰：「你等會見劉備否？」四人曰：「早晨過去，已半日矣。」蔣欽曰：「何不擊下？」四人各言孫夫人發話之事。蔣欽曰：「便是吳侯怕道如此，對一口劍在此，欲先殺他，後斬劉備，這者立新。」四將曰：「去之已遠，怎生奈何？」蔣欽曰：「他終是些步軍，急行不上。徐丁二將軍可飛報都督，教水路掉快船追趕。我四人岸上上追趕。無開水旱之路，趕上殺了，休聽他言語。」於是徐盛、丁奉、魏延、周泰、蔣欽、周泰、陳武、潘璋四個領兵沿江趕來。却說玄德一行八馬，離柴桑較遠來到劉郎浦，心緒稍寬。沿

沿江尋渡，一望江水瀾漫，並無船隻。玄德俯首沈吟，趙雲曰：「主公在虎口中逃出，今已近本界，善料軍師必有調度，何用憂疑？」玄德隨想，豁然想起在吳繁華之事，不覺淚然淚下。後人有詩歎曰：

吳劉成婚此水濱，明珠步解屋黃金。誰知一女輕天下，欲易劉郎鼎峙心。

玄德令趙雲望前探船隻，忽報後面塵土冲天而起。玄德登高望之，但見軍馬蓋地而來，歎曰：「連日奔走，人馬馬乏，追兵又到，死無地矣！」看看喊聲漸近，正慌急間，忽見江岸邊一字兒拋着拖蓋船二十餘隻。趙雲曰：「天幸有船在此，何不速下，掉過對岸，再作區處。」

玄德與孫夫人便奔上船。子龍引五百軍亦都上船。只見船中一人綰巾道服，大笑而出曰：「主公且喜，諸葛亮在此等候多時。」船中扮作客人的，皆是荊州水軍。玄德大喜，不移時，四將趕到。孔明笑指岸上人言曰：「名已算定多時矣。汝等回去傳示周郎，教休再使美人局手段。」岸上亂箭射來，船已開的遠了。蔣欽等四將只好呆看。

玄德與孔明正行間，忽然江聲大振。回頭視之，只見戰船無數。帥字旗下，周瑜自領戰水軍，左有黃蓋，右有韓當，勢如飛馬，疾似流星。看看趕上，孔明教掉船投北岸，棄了船盡皆上岸而走。軍馬登程。周瑜趕到江邊，亦皆上岸追襲。大小水軍，盡是步行。此



射不中，酌水一杯。」

號令方下，紅袍隊中，一個少年將軍驟馬而出，衆觀之，乃曹休也。休飛馬往來，奔馳三次，扣上箭，拽滿弓，一箭射去，正中紅心。金鼓齊鳴，衆皆喝采。曹操於臺上望見大喜，曰：「此吾家千里駒也。」方欲使人取錦袍與曹休，只見綠袍隊中一騎飛出，叫曰：「

永祖錦袍，浴血而死，外姓先取，宗族中不宜受。」衆觀其人，乃文聘也。衆皆曰：「且看文仲業射法。」交聘拈弓，撥馬一箭，亦中紅心。衆皆喝采，金鼓亂鳴。聘大呼曰：「快取袍來。」只聽紅袍隊中又一將飛馬而出，厲聲曰：「文烈先射汝，何得擊我？看我與你兩個解箭。」拽滿弓，一箭射去，正中紅心。衆人齊聲喝采，視其人，乃曹洪也。洪方欲取袍，只見綠袍隊裏又一將

出，揚弓叫曰：「你三人射法，何足爲奇？看我射來。」衆觀之，乃張郃也。郃飛馬翻身，背射一箭，正中紅心。四枝箭，齊齊的發在紅心裏。衆人都道：「好射法。」郃曰：「錦袍須該是我的。」

言未畢，紅袍隊中一將飛馬而出，大叫曰：「汝翻身背射，何足稱異？看我奪射紅心。」衆觀之，乃夏侯淵也。淵驟馬致界口，紐回身一箭射去，正在四箭當中，金鼓齊鳴，淵勒馬按弓，大叫曰：「此箭可奪得錦袍麼？」只見綠袍隊裏一將懸鞭而出，大叫曰：「且留下錦袍與我徐晃。」淵曰：「汝更有何射法，可奪我袍？」晃曰：「汝奪射紅心不足爲異，看我單取錦袍。」拈弓搭箭，遙望柳條

射去，恰好射斷柳條，錦袍墜地。徐晃飛取錦袍，披於身上，驟馬至

臺前，聲呼曰：「請奪袍。」

曹操與衆官無不稱羨。晃縱勒馬要回，猛聽臺邊擡出一個綠袍將軍，大呼曰：「你將錦袍那裏去？早早留下與我。」衆觀之，乃許都人也。晃曰：「袍已在此，汝何敢強奪？」褚更不回答，驟馬來奪袍。兩馬相近，徐晃便把弓打許褚，褚一手按住弓，把徐晃拖離鞍韉，晃急棄了弓，翻身下馬，褚亦下馬，兩個揪住厮打。操急使人解開，那領錦袍已是扯得粉碎。

操命二人都上臺，徐晃睜眉怒目，許褚切齒咬牙，各有相鬪之意。操笑曰：「孤特視公等之勇耳。豈惜一錦袍哉？」便教諸將盡都上臺，各賜鈔銀。正議將各各稱謝，操命各依位次而坐。衆

聲聲奏，水陸並陳。文官武將輪次把盞獻酬，交錯揀願。謂衆文官曰：「武將既以騎射爲榮，足顯威勇矣。公等皆飽學之士，登此高臺，可不進佳章以紀一時之勝事乎？」衆官皆躬身而言曰：「願從鈞命。」

時有王朗鎮守王粲陳琳一班文官，進獻詩章。詩中多有稱頌曹操功德，魏魏合當受命之意。曹操逐一覽畢，笑曰：「諸公佳作，過譽甚矣。孤本以隨，始學孝廉，後值天下大亂，築精舍於許都，五十里，欲養夏讀書，秋冬射獵，以待天下清平，方出任耳。不意朝廷徵孤爲軍校尉，遂更其意，專欲爲國家討賊立功，圖死後得題墓道曰：「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平生願足矣。念目前重車削黃巾以來，除盜術破呂布，滅袁紹定劉表，遂平天下，身爲宰

相人臣之貴已極，我復何望哉。如國家無孤一人，正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見孤權重，安相付度，疑孤有異心，此大謬也。孤常念孔子稱文王之至德，此言耿耿在心。但欲孤委捐兵衆，歸就所封武侯之國，實不可耳。誠恐一解兵柄，爲人所害，孤則國家何允，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也。諸公必無知孤意者。一衆皆起拜曰：「雖伊尹、周公不及丞相矣。」後人有詩曰：

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

曹操連飲數盃，不覺沉醉，喚左右捧過筆硯，亦欲作銅雀臺詩。剛寫下筆，忽報「東吳使頭欲表奏劉備爲荆州牧，孫權以妹嫁劉備，漢上九郡大半已屬備矣。」操聞之，手脚慌亂，投筆於地。操曰：「丞相在萬軍之中，矢石交攻之際，未嘗動心，今聞劉備得了荆州，何故如此失驚？」操曰：「劉備人中之龍也，生平未嘗得水，今得荆州，是困龍入大海矣。孤安得不動心哉？」程昱曰：「丞相知華歆來意否？」操曰：「未知。」昱曰：「孫權本意劉備欲以兵攻之，但恐丞相乘虛而取，故令華歆爲使，表薦劉備乃安備之心，以塞丞相之望耳。」

圖之不亦善乎？」操曰：「仲德之言，正合孤意。」遂召華歆上臺，重加賞賜。當日筵散，操即引文武回許昌，表奏周郎爲總領南郡太守，程普爲江夏太守，封華歆爲大理寺卿，留在許都，使命至東吳，周郎程普各受職訖。

周郎既領南郡，愈思報讎，遂上書吳侯，乞令魯肅去討還荆州。孫權乃命肅曰：「汝昔保荆州，與劉備今備還，不還等待何時？」肅曰：「文書上明白寫着，得了西川便還。」權叱曰：「只說取西川，至今又不動兵，不等老了人。」肅曰：「某願往言之。」遂乘船投荆州而來。

却說玄德與孔明在荆州廣衆講草，訓練軍馬，遠近之士多歸之。忽報魯肅到，玄德問孔明曰：「子敬此來何意？」孔明曰：「昨者孫權表主公爲荆州牧，此是懼曹操之計。操封周瑜爲南郡太守，此欲令我兩家自相吞併，他好於中取事也。今魯肅此來，又是周郎既受太守之職，要來索荆州之意。」玄德曰：「何以答之？」孔明曰：「若肅提起荆州之事，主公便放聲大哭，哭到悲切之處，亮自出來解勸。」

計會已定，接魯肅入府禮畢，敘坐。肅曰：「今日皇叔做了東吳女婿，便是魯肅主人，如何敢坐？」玄德笑曰：「子敬與我極交，何必太謙？」肅乃就坐。茶罷，肅曰：「今奉吳侯鈞命，專爲荆州一事而來，皇叔已借住多時，未蒙見還，今既兩家結親，當看親情，早交付。」

玄德聞言，掩面大哭。獻曰：「皇叔何故如此？」玄德哭聲不絕。孔明從屏後出曰：「亮聽之久矣。子敬知吾主人哭的緣故。」獻曰：「某實不知。」孔明曰：「有何難見？當初我主人借荆州時，許下取得西川便還。仔細想來，益州劉璋是我主人之弟，一級都是漢朝骨肉，若要與兵去取他城池，時恐被外人唾罵，若不取還了荆州，何處安身？若不還時，於尊舅面上又不好看。事出兩難，因此淚出痛腸。」

孔明說罷，勸玄德，真個是胸頓足，放聲大哭。魯肅勸曰：「皇叔且休煩惱，與孔明從長計議。」孔明曰：「有煩子敬回見吳侯，勿費一言之勞，將此煩惱情節，懇告吳侯，再容幾時。」肅曰：「倘吳侯不從如之奈何？」孔明曰：「吳侯既以親妹聘嫁皇叔，安得不從乎？望子敬善言回覆。」

魯肅是個寬仁長者，見玄德如此哀痛，只得應允。玄德孔明拜謝安臥，送魯肅下船。運到柴桑，見了周瑜，具言其事。周瑜頓足曰：「子敬又中諸葛亮之計也。當初劉備依劉表時，常有吞併之意，何哉？西川劉璋乎？似此推調，未幾累及老兄矣。吾有一計，使諸葛亮不能出吾算中。子敬便當一行。」肅曰：「願聞妙策。」瑜曰：「子敬不必去見吳侯，再去荆州對劉備說，孫劉兩家既結為親，便是一家，若劉氏不忍去取西川，我東吳起兵去取，取得西川時，以作嫁資，却把荆州交還東吳。」肅曰：「西川退還，取之非易，都督此計莫非不可？」瑜笑曰：「子敬真長者也，你道我真個去取。」

西川與他，我以此為名，實欲去取荆州，且教他不做準備。東吳軍馬收川路過荆州，就問他索要錢糧，劉備必然出城勞軍。那時乘勢殺之，奪取荆州，雲吾之恨解足下之禍。」

魯肅大喜，便再往荆州來。玄德與孔明商議。孔明曰：「魯肅必不會見吳侯，只到柴桑和周瑜商議了甚計策來，誑我耳。但說的話，主公只看我點頭，便滿口應承。」計會已定，魯肅入見禮聘。曰：「吳侯甚是稱讚皇叔威德，遂與諸將商議，起兵替皇叔收川。取了西川，却換荆州，以西川權當嫁資。但軍馬經過，却望應些錢糧。」孔明聽了，忙點頭曰：「難得吳侯好心。」玄德拱手謝曰：「此皆子敬善言之力。」孔明曰：「如雄師到日，即當遠接犒勞。」

魯肅暗喜，安擺辭回。玄德問孔明曰：「此是何意？」孔明大笑曰：「周瑜死日近矣，這等計策，小兒也瞞不過。」玄德又問如何。孔明曰：「此乃「假途滅虢」之計也。虛名收川，實取荆州等。主公出城勞軍，乘勢擊下，殺入城來，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也。」玄德曰：「如之奈何？」孔明曰：「主公寬心，只顧準備犒勞，以擒猛虎，安排香餌，以釣鯨魚。等周瑜到來，他便不死，也九分無氣。」俱喚趙雲聽計。如此如此……其餘我自有的罷。」玄德大喜。後人有詩歎曰：

周瑜決策取荆州，諸葛先知第一籌。指望長江香餌，不知暗裏釣魚鉤。却說魯肅回見周瑜，說玄德孔明獻客一節，準備出城勞軍。

周瑜大笑曰：「原來今番也中了吾計！」便教魯肅稟報吳侯，并遣程普引軍接應。周瑜此時箭瘡已漸平愈，身軀無事，使甘寧為先鋒，自與徐盛、丁奉為第二，凌統、呂蒙為後隊。水陸大兵五萬，望荊州而來。周瑜在船中時復微笑，以為孔明中計。前軍至夏口，周瑜問：「荊州有人在前面接否？」人報：「劉皇叔使糜竺來見都督。」瑜喚至，問勞軍如何。糜竺曰：「主公皆準備安插下了。」瑜曰：「皇叔何在？」竺曰：「在荊州城門外相尋，與都督相迎。」瑜曰：「今為汝家之事，出兵遠征，勞軍之禮，休得輕易。」

糜竺領了言語，先回。戰船密排，在江上依次而進。看看至公安，並無一隻軍船，又無一人迎接。周瑜催船速行，離荊州十餘里，只見江面上靜蕩蕩的，哨探回報：「荊州城上插兩面白旗，並不見一人之影。」瑜心疑，教把船停岸，親自上岸，乘馬帶了甘寧、徐盛、丁奉一班軍官，引親隨精兵三千人，逕望荊州來。既至城下，並不見動靜。瑜勒住馬，令軍士叫門。城上問是誰人。吳軍答曰：

### 第五十七回 柴桑口臥龍弔喪

却說周瑜怒氣填胸，墜於馬下，左右急救歸船。軍士傳說：「玄德孔明在箭山頂上飲酒取樂。」瑜大怒，咬牙切齒曰：「你道我取不得西川，吾奪取之！」

正恨間，人報吳侯遣弟孫瑜到。周瑜接入，具言其事。孫瑜曰：「吾奉兄命來助都督。」遂令催軍前行。行至巴丘，人報上流有

「是東吳周都督親自在此。」

言未畢，忽一聲梆子響，城上軍一齊都豎起鎗刀。敵樓上趙雲出曰：「都督此行端的為何？」瑜曰：「吾奉汝主取西川，汝豈猶未知耶？」雲曰：「孔明軍師已知都督假途滅虢之計，故留趙雲在此。吾主公有言：『孤與劉璋皆漢室宗親，安忍背義而取西川？若汝東吳端的取劉璋，當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

周瑜聞之，勒馬便回。只見一人打着令字旗，於馬前報說：「探得四路軍馬，一齊殺到關。某從江陵殺來，張飛從涪陵殺來，黃忠從公安殺來，魏延從葭陵小路殺來。四路正不知多少軍馬，喊聲遠近響動百餘里，皆言要捉周瑜。」瑜馬上大叫：「一聲箭放，復墜於馬下。正是：一着棋高難對敵，幾番算定總成空。不知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耒陽縣鳳雛理事

劉封關平二人領軍截住水路。周瑜愈怒，又教孔明遣人送書至周瑜拆封視之。書曰：

漢軍師中郎將諸葛亮，致書於東吳大都督公瑾先生。麾下自柴桑一別，至今戀戀不忘。聞足下欲取西川，亮竊以為不可。益州民強地險，劉璋雖暗弱，足以自守。今秀柳

遠征，轉運萬里，欲收全功，雖吳起不能定其規，孫武不能善其後也。曹操失利於赤壁，志豈須臾，報辱哉！今足下與兵遠征，倘操乘虛而至，江南豈紛矣。亮不忍坐視，特此告知，幸垂照鑒。

周瑜覽畢，長歎一聲，喚左右取紙筆作書，上吳侯。乃聚眾將曰：「吾非不欲盡忠報國，奈天命已絕矣。汝等善事吳侯，共成大業。」言訖，昏絕。徐徐又醒，仰天長歎曰：「既生瑜，何生亮！」連叫數聲而亡。壽三十六歲。後人有詩歌曰：

赤壁遺雄烈，青年有駿聲。維意金酒，謝良朋。會調三千劍，常驅十萬兵。巴丘終命處，惡弔欲傷情。周瑜停喪於巴丘，衆將將所遺書緘，遣人飛報孫權。權聞瑜死，放聲大哭，拆視其書，乃薦魯肅以自代也。書略曰：

瑜以凡才，荷蒙殊遇，委任腹心，統御兵馬，敢不竭股肱之力，以圖報効。奈死生不測，修短有命，愚志未展，微軀已殞。遺恨何極！方今曹操在北，疆場未割，劉備寄寓，有似登虎天下之事，尚未可知。此正朝士肝食之秋，至望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之任。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倘蒙垂鑒，瑜死不朽矣。

却說孔明在荊州，夜觀天文，見將星墜地，乃笑曰：「周瑜死矣。」至曉告於玄德，玄德使人探之，果然死了。玄德問孔明曰：「周瑜既死，還當如何？」孔明曰：「代瑜領兵者，必魯肅也。亮觀天象，將星聚於東方，亮當以弔喪為由，往江東走一遭，就帶魯肅上佐助主公。」玄德曰：「只恐吳中將士加害於先生。」孔明曰：「在之日，亮猶不懼，今瑜已死，又何患乎？」乃與趙雲引五百軍，具祭禮下船，赴巴丘，喪於路，探聽得孫權已命魯肅為都督，周瑜靈柩已回柴桑。孔明遲到柴桑，魯肅以禮迎接。周瑜部將皆欲殺孔明，因見趙雲帶劍相隨，不敢下手。孔明教設祭物於靈前，親自奠酒，跪於地下讀祭文曰：

「嗚呼！公瑾不幸，天亡修短，故天人豈不傷我心。實痛爵酒一樽，君其有靈，早我蒸嘗。弔君幼學，以交柏符，仗義疏財，讓舍以居。弔君弱冠，萬里驅馳，定建霸業，劉備江南，弔君壯力，遠鎮巴丘，景升懷慮，討逆無憂。弔君孝度，佳配小喬，漢臣之婿，不愧當朝。弔君氣衝，諒阻納質，始不垂翅，終能奮翼。弔君鄙陽，蔣將來說，犒酒自如，雅量高志。弔君弘才文武，鑿階火攻，破敵挽強，為弱。」

「想君當年，臨委英發，哭君早逝，俯地流血。忠義之心，英雄之氣，命終三紀，名垂百世。哀君情切，愁腸千結。惟我肝膈，悲無斷絕。吳年昏暗，三軍搶然，主為哀泣，友為淚漣。」

公孫多所其言孔明亦深服其言見在江府何不立用

應酬言大驚而問此人姓名當曰此人乃雲陽人姓龐名統字統漢臨風侯先生一語曰公孫討其名久矣今既來此

可謂請來如見一語是也當此危急之際人見其言如此其

人機謀欲思何術而奪其性心中不寧乃詢曰公孫生所

學以何為主一語曰不必詢其性性公孫大不相討一語平生

比公孫如何一語大驚曰其之深學與公孫大不相討一語平生

究竟問其見統之心非虛小語乃明報曰於是且退統不用公

之時却來相請

統深歎一變而出魯語曰公孫約公孫論上元一語曰

統士也用之何益一語曰為統發兵之時此人會統遠環京成

第一功也公孫必知之一語曰此時乃智謀自欲討統未必此

人之功也善發不用之一語曰統深歎一變而家不謂曰必必非無

與侯不用公孫且靜心一語深歎一變而家不謂曰必必非無

統於吳中得一語不空語曰公孫相與統之才何往不利可與討

統言善欲何往一語曰善欲投曹却去也一語曰此明統時

統笑曰投曹則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

言處身一語曰公孫善於善善善善善善善善善善善善善善善善

統言固力致百一語曰此集平生之善也一語曰善善善善善善

荆州來見統

此時孔明與魯語去問門正倚杖江看者士隨杖時來和

上通天下通地通鬼神不聽不聽不聽不聽不聽不聽不聽不聽不聽

一語也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

一語也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

一語也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

一語也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

一語也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

一語也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

一語也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

一語也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

一語也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

一語也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





伏龍鳳雛兩人得一可安天下。今吾二人皆得，汝豈可興矣！  
遂拜肅統為副軍師，中郎將，與孔明共贊方略，統軍士，遣侯征

代。有人報到許昌，言劉備有諸葛亮龐統為謀士，招軍買馬，  
積草屯糧，連結東吳，早晚必與兵北伐。曹操聞之，遂聚謀士商議，  
南征，荀攸進曰：「周瑜新死，可先取孫權，次攻劉備。」操曰：「我

若遠征，恐馬騰來襲許都。前在赤壁之時，軍中有訛言，亦傳西涼  
人寇之，事今不可不防也。」荀攸曰：「以愚所見，不若降詔，加馬  
騰為征南將軍，使討孫權，誘入京師，先除此人，則南征無患矣。」  
操大喜，即日遣人齎詔至西涼，召馬騰。

却說馬騰字季成，漢伏波將軍馬援之後，父名霸，字子碩，桓帝  
時為天水關守，後失官流落關西，與羌人雜處，遂娶羌女，生  
騰，身長八尺，體貌雄異，稟性溫良，人多敬之。靈帝末年，羌人多  
叛，騰召募兵，破之初平中，年因討賊有功，拜征西將軍，與諸西  
將軍韓遂為兄弟。

當日奉詔，乃與長子馬超商議曰：「吾自與武承安，受衣帶詔  
以來，與劉玄德約共討賊，不幸董承已死，玄德屢敗，我又僻處西  
涼，未能協助玄德。今聞玄德已得荊州，我正欲展昔日之志，而曹  
操反來召我，當是如何？」馬超曰：「操奉天子之命，以召父親，今  
若不往，彼必以逆命責我矣。當與眾共往京師，於中取事，則  
昔日之志可展也。」

馬騰兄子馬岱諫曰：「曹操心懷叵測，與父若往，恐遇其害，  
何不可？」騰曰：「我自統羌兵，保守西涼，只教女子馬休、馬鐵并  
姪馬岱隨我同往。曹操見有法在西涼，又有諸將相助，諒不敢加  
害於我也。」超曰：「父親欲往，切不可輕入京師，當隨後應變，觀  
其動靜。」騰曰：「吾自有處，不必多慮。」

於此馬騰乃引西涼兵五千，先教馬休、馬鐵為前部，留馬岱  
在後，為接應。迤邐望許昌而來，離許昌二十里，屯住軍馬。曹操  
知馬騰已到，喚門下侍郎黃奎分付曰：「目今馬騰南征，吾命汝  
為行軍參謀，先至馬騰寨中，勞軍，可對馬騰說西涼路途遙遠，糧甚  
難，不能多帶人馬。我當更遣大兵，協同前進。來日教他入城面君，  
吾就應付糧草與之。」

奎領命來見馬騰，騰置酒相待。奎酒半酣而言曰：「吾父黃  
奎死於李傕、郭汜之難，嘗懷痛恨，不想今日又遇欺君之賊。」騰  
曰：「誰為欺君之賊？」奎曰：「欺君者，操賊也。公豈不知之，而問  
我耶？」騰恐其搆使來相探，急止之曰：「耳目較近，休得亂言。」  
奎叱曰：「公竟忘却衣帶詔乎？」騰見他說出心事，乃密以實情  
告之。奎曰：「操欲公入城面君，必非好意。公不可輕入。來日當勒  
兵城下，待曹操出城，就點軍處殺之，大事濟矣。」

二人商議已定，黃奎回家，恨氣未息。其妻再三問之，奎不肯  
言。不日其妻夢與奎妻弟田福私通，欲得害奎，正無計可

計。不日其妻夢與奎妻弟田福私通，欲得害奎，正無計可

計。不日其妻夢與奎妻弟田福私通，欲得害奎，正無計可

計。不日其妻夢與奎妻弟田福私通，欲得害奎，正無計可

趙。妾見黃華債債，遂對澤曰：「黃侍郎今日商議軍情，回意甚憤，不知爲誰。」澤曰：「汝可以言挑之。」一人皆說劉皇叔仁德，曹操奸雄何也？」看他說甚言語。」

是夜黃奎果到春香房中，妾以言挑之。奎乘醉言曰：「汝乃婦人，何知邪正？何況我乎？吾所恨者，欲殺曹操也。」妾曰：「若欲殺之，如何下手？」奎曰：「吾已約定馬將軍，明日在城外點兵時殺之。」

妾告於苗澤，澤報知曹操，操便發喚曹洪許褚分付如此如此，又喚夏侯淵徐晃分付如此如此。各人領命去了。一面先將黃李一家老小擄下。

次日馬騰領着西涼兵馬，將次近城，只見前面一簇紅旗，打着丞相旗號。馬騰只道曹操自來點軍，拍馬向前，忽聽得一聲砲響，紅旗開處，弓弩齊發。一將當先，乃曹洪也。馬騰急撥馬回時，兩下喊聲又起。左邊許褚殺來，右邊夏侯淵殺來，後面又是徐晃領兵殺至，截斷西涼軍馬。將馬騰父子三人，困在垓心。

馬騰見不是頭，奮力衝殺。馬騰早被亂箭射死。馬休隨着馬騰左衝右突，不能得出。二人身帶重傷，坐下馬又被箭射倒。父子二人俱被斬。曹操將黃奎與馬騰父子一齊縛至，黃奎大叫：「無罪。」操教苗澤對證。馬騰大罵曰：「豈儒誤我大事，我不能爲國殺賊，是乃天也。」操命牽出馬騰，罵不絕口。與其子馬休及黃

奎一隊，退軍。後人有詩歎馬騰曰：

父子齊芳烈，忠貞著一門。平生圖國難，誓死答君恩。帶血盟言在，談奸義狀存。西涼諸世貴，不愧伏波孫。

苗澤告操曰：「不願加賞，只求李春香爲妻。」操笑曰：「你爲了一歸人，害了你姐夫一家，留此不義之人何用？」便教將苗澤李春香與黃奎一家並斬於市。觀者無不歎息。後人有詩歎曰：

苗澤因私害蓋臣，春香未得反傷身。好難亦不相容，枉自圖謀作小人。

曹操教招安西涼兵馬，諒之曰：「馬騰父子謀反，不予衆人之事。」一面使人分付把住關隘，休教走了馬休。且說馬休自引一千兵在後，早有許昌城外逃回軍士報知。曹操發了馬騰等，便決意南征。忽有人報曰：「劉備調練軍馬，收拾器械，將欲取川。」操驚曰：「若劉備取川，則羽翼成矣。將何以圖之？」

言未畢，皆下一人進言曰：「某有一計，使劉備孫權不能相顧，江南西川皆歸丞相。」正是：

西川豪傑方遭戮，南國英雄又受殃。未知獻計者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曹仁曰：「可。」遂下寨，探聽後打關未獲。一勅令欲伐樹木，起立橋樑，分化三寨。左寨曹仁，右寨夏侯淵，自居中寨。次日，探得

關公在關前，殺奔關前，去正遇西涼軍馬兩方，各有戰馬，探得

關公在關前，殺奔關前，去正遇西涼軍馬兩方，各有戰馬，探得

關公在關前，殺奔關前，去正遇西涼軍馬兩方，各有戰馬，探得

將曹仁斬之，事告知關，關即令人呼李恢，李恢當是曹軍，或問

包頭，按曹軍，曹軍見曹軍，曹軍見曹軍，曹軍見曹軍

曹軍見曹軍，曹軍見曹軍，曹軍見曹軍，曹軍見曹軍

曹軍見曹軍，曹軍見曹軍，曹軍見曹軍，曹軍見曹軍

曹軍見曹軍，曹軍見曹軍，曹軍見曹軍，曹軍見曹軍

曹軍見曹軍，曹軍見曹軍，曹軍見曹軍，曹軍見曹軍

曹軍見曹軍，曹軍見曹軍，曹軍見曹軍，曹軍見曹軍

曹軍見曹軍，曹軍見曹軍，曹軍見曹軍，曹軍見曹軍

曹軍見曹軍，曹軍見曹軍，曹軍見曹軍，曹軍見曹軍

曹軍見曹軍，曹軍見曹軍，曹軍見曹軍，曹軍見曹軍

曹軍見曹軍，曹軍見曹軍，曹軍見曹軍，曹軍見曹軍

曹軍見曹軍，曹軍見曹軍，曹軍見曹軍，曹軍見曹軍

曹軍見曹軍，曹軍見曹軍，曹軍見曹軍，曹軍見曹軍

曹軍見曹軍，曹軍見曹軍，曹軍見曹軍，曹軍見曹軍

曹軍見曹軍，曹軍見曹軍，曹軍見曹軍，曹軍見曹軍

從人部落一擁而進犬言諸將曰一馬逐逐兵重相臣者何也

一曰「復得子」相對演說曰「三日後又報關上又添風馬操

吳夫者就於中說妾作黃袍將領笑曰「誰公失殺無報

馬賊之謀公等有何良策」徐晃曰「今丞相派兵守此賊亦

金馬也屯關上此去河路必無險若得一軍屯渡河賊先敢

橫路迫相讓發河北之險兩不相顧勢必危矣」操曰「公

明之官正合吾意」徐晃於是引精兵四千和朱靈同去巡視河

西伏於山谷之中待劉表北而時擊之

徐晃先引四千軍暗哨去了留下令先教曹洪於

關前守寨徐晃留仁守寨自領兵渡河早有知中報知

馬超曰「今不取渡河而使人往信使後欲渡河北必將過

吾之後也吾當引一軍渡河往住岸北探兵不得渡不消二十日

河東賊寇提兵必到却情河南而擊之探可獲矣」操曰「不

勿如此豈不備兵法存云「兵半渡可擊」得提兵渡至一半放

鎗於兩岸擊之探兵死於河內矣」超曰「叔父之言甚善」

即使人探聽曹洪渡河

探報曹洪探報兵已舉分三停軍前進酒河比及人馬到河口

時日光初起先被精兵變通北岸開鎗殺盡曹洪自引幾隊隨

三國演義 第五十八回

一將擡身上岸呼曰「賊至矣爾丞相下寨」操聽之乃許

操口內驚曰「賊至何妨」曹便之馬超已離不幾河路沙

精也擡下寨時操已離岸一文有餘糧食操一躍上馬隨行將士

整齊下水報住賊寇爭欲上船垂命命小將關羽刀亂砍船

手盡折倒於水中幸將活軍下水以去船離立於岸上忙用木

搭救喚令關羽擡河射之矢如雨急曹恐船可碎以左手舉馬

槍之馬程稍不虛驚船上起舟之人聽聲避水船中數十人皆被

射倒其船反掣不定於急水中驚呼幸得關羽神威將船脫衣能

持槍一二位後操騎一匹馬渡河

時有兩軍營令丁裝在南岸之上只馬超道甚急恐傷

命遂將營內牛馬器皿盡搬於外渡河時操是午馬超道甚

之操因身爭戰牛馬盡心盡力曹操因此得脫方謂北岸便把

從賊說請將得船滿在河中盡射營衣衣時操已登岸將身

披重鎧備箭在甲上策將候候五射營中盡射於地面聞雷

大笑曰「我今日幾為小賊所困」超曰「若非有人從馬放千

以驚賊必努力渡河矣」操曰「吾賊者難也」有知者答

曰「河南縣令丁也」

少頃操入見操謝曰「若非公之良謀馬超被賊所擒矣」

一三七









後實計，故益多疑，使人投遞藥，下了香自煎。

果然有人報知馬超，超心裏疑，派家將查探，探得

書，馬超見上，則有改換字樣，問曰：「書上如何，那改換模樣？」

超曰：「原書如此，不知何故？」曰：「豈有以重箭爲人，非

必此，父怕我知了，許即先改抹了。」超曰：「莫非曹操將草

箭改封來了？」超曰：「書又字句，實是曹操之人，竟有差謬，苦

與叔父，你力救，奈何？忽生異心。」超曰：「改書不信，我心未日

許在陣，請速速，從陣內突出一箭，到使使了。」超曰：「若

如此方見叔父真心。」

兩人約定，次日，馬超引統李堪、馬超、馬騰、馬援、馬宇、

馬超就在門前，設筵，使人到前寨，前高叫：「魏將軍，請來相

話。」操乃令曹洪引數十騎，出陣前，與馬超相見，馬超欲步

馬上，欠身言曰：「夜來丞相拜我將軍之言，切莫有誤。」曹洪便

回馬。

超聽得大怒，推倒馬，殺曹洪，盡五將都存，勸解回寨，遂曰：

「賢弟休疑，我無歹心。」馬超罵其背信，恨怒而去，却說與五將

面議曰：「此事如何解？」揚救曰：「是超何仗勇武，常有英雄

主公之心，便勝得曹洪，怎肯相讓？以其愚見，不如暗投奔公，他日

不夫封侯之位。」超曰：「曹與馬屬結爲兄弟，安忍背之？」揚救

曰：「事已至此，不得不然。」超曰：「誰可以通消息？」揚救曰：「

某願往。」超乃寫書，遣楊救，寫來，操遂成降之事。

操大喜，命爲西涼侯，封爲西涼太守，其餘皆有官爵。

定計，次爲魏武，馬超揚揚，奔許都，見郭嘉，言其事。郭嘉

曰：「汝欲與曹公，合一大軍，今軍士於中，軍後，後漢，郭嘉

曰：「汝欲與曹公，合一大軍，今軍士於中，軍後，後漢，郭嘉

曰：「汝欲與曹公，合一大軍，今軍士於中，軍後，後漢，郭嘉

曰：「汝欲與曹公，合一大軍，今軍士於中，軍後，後漢，郭嘉

曰：「汝欲與曹公，合一大軍，今軍士於中，軍後，後漢，郭嘉

曰：「汝欲與曹公，合一大軍，今軍士於中，軍後，後漢，郭嘉

曰：「汝欲與曹公，合一大軍，今軍士於中，軍後，後漢，郭嘉

曰：「汝欲與曹公，合一大軍，今軍士於中，軍後，後漢，郭嘉

曰：「汝欲與曹公，合一大軍，今軍士於中，軍後，後漢，郭嘉

曰：「汝欲與曹公，合一大軍，今軍士於中，軍後，後漢，郭嘉

曰：「汝欲與曹公，合一大軍，今軍士於中，軍後，後漢，郭嘉

曰：「汝欲與曹公，合一大軍，今軍士於中，軍後，後漢，郭嘉

曰：「汝欲與曹公，合一大軍，今軍士於中，軍後，後漢，郭嘉

曰：「汝欲與曹公，合一大軍，今軍士於中，軍後，後漢，郭嘉

曰：「汝欲與曹公，合一大軍，今軍士於中，軍後，後漢，郭嘉

曰：「汝欲與曹公，合一大軍，今軍士於中，軍後，後漢，郭嘉

曰：「汝欲與曹公，合一大軍，今軍士於中，軍後，後漢，郭嘉

曰：「汝欲與曹公，合一大軍，今軍士於中，軍後，後漢，郭嘉

曰：「汝欲與曹公，合一大軍，今軍士於中，軍後，後漢，郭嘉



通名爲「三官手書」。真以奏天，一通埋於地，以窮地，一通沉於水，以申水官。如後，伍病痊可，將米五斗爲謝。又蓋藏舍內，飯米柴火肉食齊備，許過往人量食多少，自取而食。多取者受天譴，境內有犯法者，必恕三次不改者，然後施刑。所在並無官長，盡屬祭酒所管。如此雄據漢中之終已三十年。國家以爲地遠不能征伐，就命魯爲鎮南中郎將，領漢寧太守，通進貢而已。

當年聞漢破西涼之衆，威震天下，乃聚衆商議曰：「西涼馬騰、趙雲、馬超新敗，曹操必將侵我漢中。我欲自稱爲漢寧王，督兵拒曹操諸軍，以爲何如？」關羽曰：「漢川之民，戶出十萬餘衆，財富糧足，四面險固，今馬超新敗，西涼之兵從子午谷奔入漢中者，不下數萬。愚意益州劉璋昏弱，不如先取西川四十一州爲本，然

後稱王未遲。」張魯大喜，遂與弟張衛商議起兵。早有細作報入川中。

却說益州劉璋，字季玉，卽劉焉之子。漢魯恭王之後。章帝元和，徙封竟陵，支庶因居於此。後焉官至益州牧，興平元年，患病道而死。州太史趙韞等共保璋爲益州牧。璋曾殺張魯母及弟，因此有讎。璋使龐羲爲巴西太守，以拒張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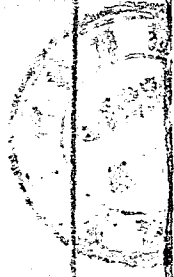
時龐羲探知張魯欲與兵取川，急報知劉璋。璋平生懦弱，聞得此信，心中大憂，急聚衆官商議。忽一人昂然而出曰：「主公放心，某雖不才，恐三寸不爛之舌，使張魯不敢正眼來顧西川。」正是。

只因蜀地謀臣進，致引荆州豪傑來，未知此人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MG  
3242.43  
26  
:2

本足  
三  
國  
演  
義

上海學生書局印行



3 1761 7601 8

劉錡大喜收拾金珠錦綺爲進獻之物，遂撥松爲使。松乃暗  
密函川地理圖本藏之，帶從人數騎，取路赴許都。早有人報入荆  
州，孔明便使人入許都打探消息。

却說張飛到了許都，館驛中住定，每日去相府伺候，求見曹  
操。原來曹操自後馬超同散，每日飲宴，無事少出，國政皆  
在相府商議。張飛候了三日，方得通姓名。左右近侍先要賄賂，却  
引入，操坐於堂上，松拜畢，操問曰：「汝主劉璋連年不進貢，何  
以？」松曰：「爲許都遠，驛路難通，不能進進。」操叱曰：「吾掃  
帚中何有錢？」松曰：「南有孫權，北有曹操，西有劉備，至少  
亦得十餘萬，豈得爲太平邪？」

操先見張松人物，環視五分不喜，又聽許言，便欲逐之，而  
恐人後堂左右，故曰：「汝爲使命，何不知禮？」一味衝撞，等得  
承看，看遠來之面，不見罪責，汝可急速回去。」松笑曰：「吾川

中人也。」忽而階下一人大喝曰：「汝川中不會說話，  
苦中原豈有詭倭者乎？」

松觀其人單眉細眼，貌白神清，問其姓名，乃太尉楊彪之子。  
楊修，字德祖，現爲丞相門下掌學主簿。此人博學能言，見識過人。  
松知修是個舌辨之士，有心難之，修亦自恃其才，小覷天下之士。  
當時見張松言語譏諷，遂邀出外衙書院，分資主而坐，謂松曰：  
「蜀道崎嶇，遠來勞苦。」松曰：「奉主之命，雖赴湯蹈火，弗敢辭  
也。」修問：「蜀中風土何如？」松曰：「蜀爲西郡，古號益州，路有  
錦江之險，地連劍閣之雄，回環二百八程，縱橫三萬餘里，雞鳴犬  
吠相聞，市井閭閻不斷，田肥地沃，歲無水旱之憂，國富民豐，時有  
管絃之樂，所產之物，阜如山積，天下莫可及也。」

修又問曰：「蜀中人物如何？」松曰：「文有相如之，武有  
伏波之才，醫有仲景之能，卜有君平之隱，九流三教，一出乎其類，  
拔乎其萃。」者不可勝記，豈能盡數？」修又問曰：「方今劉季玉  
手下，如公者，還有幾人？」松曰：「文武全才，智勇足備，忠義慷慨  
之士，難以百數。如松不才之輩，車載斗量，不可勝記。」修曰：「公  
近居何職？」松曰：「濫充別駕之任，甚不稱職，敢問公爲朝廷何  
官？」修曰：「見爲丞相府主簿。」松曰：「久聞公世代簪纓，何不  
立於廊下，輔佐天子，乃區區作相府門下一吏乎？」

楊修聞言滿面羞慚，強顏而答曰：「某雖居下寮，丞相委以軍政錢糧之重，早晚多蒙丞相教誨，極有開發，故此馳耳。」松笑曰：「松聞曹丞相文不明孔孟之道，武不遠孫吳之機，專務強而居大位，安能有所教誨，以開發明公耶？」修曰：「公居楚隅，安知丞相大才乎？吾試令公觀之。」呼左右於篋中取書一卷，以示張松。松觀其題曰：「孟德新書。」從頭至尾，看了一遍，共十三篇，皆用兵之要法。

松看畢，問曰：「公以此為何書耶？」修曰：「此是丞相酌古準今，做孫子十三篇而作。公救丞相無才，此堪以傳後世否？」松大笑曰：「此書吾胸中三尺小童，亦能暗誦，何為一新書？」此是戰國時無名氏所作，曹丞相盜竊以為己能，正好瞞足下耳。」修曰：「丞相秘藏之書，雖已成帙，未傳於世，公言胸中小兒暗誦如流，何相欺乎？」松曰：「公如不信，吾試誦之。」遂將「孟德新書」從頭至尾，朗誦一遍，並無一字差錯。修大驚曰：「公過目不忘，真天下奇才也。」後人有詩曰：

古怪形容異，清高體貌疎。語傾三江水，目視十行書。

松觀西蜀文章實太虛，百家并諸子，一覽更無餘。

當下張松欲辭回，修曰：「公且暫居館舍，容某再冀丞相令公面君。」松謝而退。修入見操曰：「適來丞相何使張松乎？」操曰：「張松欲辭回，修曰：『公且暫居館舍，容某再冀丞相令公面君。』」

操曰：「張松欲辭回，修曰：『公且暫居館舍，容某再冀丞相令公面君。』」

曰：「且無論其口似懸河，辨才無礙，適修以丞相所撰『孟德新書』示之，彼觀一遍，即能暗誦。如此博聞強記，世所罕有。松言此書乃戰國時無名氏所作，胸中小兒皆能熟記。」操曰：「莫非古人與我相合否？」令扯碎其書燒之。修曰：「此人可使面君，教見天朝氣象。」操曰：「來日我於西教場點軍，汝可先引他來，使見我軍容之盛，教他回去傳說吾即日下了江南，便來收川。」

修領命。至次日，與張松同至西教場，操點虎衛雄兵五萬，布於教場中，果然盔甲鮮明，衣袍耀耀，金鼓震天，戈矛耀日，四方八面，各分隊伍，旌旗隨彩，人馬騰空。松斜目視之，良久，捧喚松指而示曰：「汝川中曾見此英雄人物否？」松曰：「吾胸中不曾見此兵車，但以仁義治人。」

操變色視之，松全無懼意，揚修頰以目視松。操謂松曰：「吾視天下鼠輩猶草芥耳，大軍到處，無不勝，攻無不取，願吾者生，逆吾者死。汝知之乎？」松曰：「為權驅兵到處，戰必勝，攻必取，松亦素知。昔日漢陽攻呂布之時，宛城戰張繡之日，赤壁遇周郎，華容逢關羽，割鬚棄袍於潼關，奪船縱火於渭水，此皆無敵於天下也。」操大怒曰：「豈需取揚吾短處？」喝令左右推出斬之。楊修諫曰：「公雖可斬，既對道而來，入賞，若斬之，恐失遠人之意。」操怒氣未息，命使亦諫，操方之其死，令亂棒打出。松隨筆會，操拾回川，自思曰：「吾本欲飲西川，因孫吳與吳走。」



曰：「吾已知二公之意，將經數戰，勸馬前。」  
「松曰：『然也。』那將慌忙下馬，聲喘曰：『  
趙雲等候多時。』松下馬答禮曰：『莫非帶出趙子龍乎？』雲曰：『  
然也。』某奉主公劉玄德之命，為大夫遠涉路遙，鞍馬馳驅，特命  
趙雲酌酒食。」

言罷，軍士跪奉酒食，雲敬進之。松自思曰：「人言劉玄德寬  
仁愛客，今果如此。」遂與趙雲飲了數杯，上馬同行。來到荊州界  
首，是日天晚，前到館驛，見驛門外百餘人侍立，鑼鼓相接。一將於  
馬前施禮曰：「奉兄長將令，為大夫遠涉風塵，令關某洒掃驛庭，  
以待歇宿。」松下馬與雲長趙雲同入館舍，講禮敘坐，須臾排上  
酒筵，二人殷勤相勸，飲至更闌，方始罷席，宿了一宵。

次日早膳畢，上馬行不到三五里，只見一簇人馬到。乃是玄  
德引着伏龍、鳳雛，親自來接。遙見張松，早先下馬等候。松亦慌忙  
下馬相見。玄德曰：「久聞大夫高名，如雷灌耳。恨雲山這遠，不得  
親敬。今聞回鄉，專此相接。倘蒙不棄，到荒州暫歇片時，以敘渴仰  
之思，實為萬幸。」松大喜，遂上馬並轡入城，至府堂上，各各敘禮。  
分賓主依次而坐，設宴款待。

飲酒間，玄德只說閒話，並不提起西川之事。松以言挑之曰：

三、國演義 第六十回

「吾主漢朝皇叔，反不能占據別郡，其他皆漢之裔，賊却都恃強，  
占據土，惟智者不平焉。」玄德曰：「二公休言。吾有何德，敢多望  
乎？」松曰：「不然。明公乃漢室宗親，仁義充塞乎四海，休道占據  
州郡，便代正統，面居帝位，亦非分外。」玄德拱手謝曰：「公言太  
過，飾何敢當。」

自此一連留張松飲宴三日，並不提起川中之事。松辭去，玄  
德於十里長亭，設宴送行。玄德舉酒酌松曰：「甚荷大夫不棄，留  
餐三日，今日相別，不知何時再得聽教。」言罷，潸然淚下。張松自  
思：「玄德如此寬仁愛士，安可捨之不如說之，令取西川。」乃言  
曰：「松亦思朝暮趨侍，恨未有便耳。松觀荊州東有孫權，常懷虎  
踞，北有曹操，每欲鯨吞，亦非可久戀之地也。」玄德曰：「故知如  
此，向未有安跡之所。」松曰：「益州險塞，沃野千里，民殷國富，智  
能之士，久慕皇叔之德，若起荆襄之衆，長驅西指，蜀業可成，漢室  
可興矣。」玄德曰：「備安敢當此？」劉益州亦帶宗親，恩澤布蜀  
中，久矣，他人豈可得而動搖乎？」

松曰：「某非賣主求榮，今遇明公，不敢不披瀝肝胆。劉季玉  
雖有益州之地，稟性暗弱，不能任賢用能，加之張魯在北，時思侵  
犯，人心離散，思得明主，松此一行，專欲納款於操，何期逆賊恣逞

奸雄傲賈復士，故特來見明公。明公先取西川為基，然後北圖漢中，取中原匡正天朝，名垂青史，功莫大焉。明公果有取西川之寬，松願施犬馬之勞，以為內應。未知鈞意若何？」玄德曰：「深感君之厚意。奈劉季玉與備同宗，若攻之，恐天下唾罵。」松曰：「大丈夫處世當努力建功立業，著鞭在先，若不取為他人所取，悔之晚矣。」玄德曰：「備聞劉道濟，千山萬水，草不能方，馬不能馳，欲取之，用何良策？」

松於袖中取出一圖，遞與玄德曰：「松感明公盛德，敢獻此圖。但看此圖，便知割中道路矣。」玄德略展視之，上面盡寫著地理行標，遠近關隘，山川險要，府庫錢糧，一一俱載明白。松曰：「明公可速圖之。松有心腹契友二人，法正孟達，此二人必能相助。如二人到荊州時，可以心腹共議。」玄德拱手謝曰：「青山不老，綠水長存。他日事成，必當厚報。」松曰：「松遇明主，不得不盡情相告。望政望報乎？」說罷作別。孔明命雲長等護送數十里方回。

張松面益州先見友人法正。正字孝直，古扶風郡人也。賢士法真之子。松見正備說「曹操輕賢傲士，只可耐愛不可同樂。吾已將益州許劉皇叔矣，專欲與兄共議。」法正曰：「吾料劉璋無能，已有心見劉皇叔久矣。此心相同，又何疑焉？」

法正與松密語，至

謂松曰：「兄明日見劉璋，當若何？」松曰：「吾薦二公為使，可往荊州。」二人應允。

次日張松見劉璋，璋問：「幹事若何？」松曰：「操乃漢賊，欲篡天下，不可為言。彼已有取川之心。」璋曰：「似此如之奈何？」松曰：「極有一謀，使張魯曹操必不敢輕犯西川。」璋曰：「何計？」松曰：「荊州劉皇叔與主公同宗，仁慈寬厚，有長者風，赤壁鏖兵之後，操聞之而膽裂，何況張魯乎？主公何不遣使結好，使為外援，可以拒曹操張魯矣。」璋曰：「吾亦有此心久矣，誰可為使？」松曰：「非法正孟達不可往也。」璋即召二人入，修書一對，命法正為使，先通情好。次遣孟達領精兵五千，迎玄德入川為援。

正商議間，一人自外突入，汗流滿面，大叫曰：「主公若聽張松之言，則四十一州郡已屬他大矣！」松大驚，視其入，乃西園中巴人，姓黃名權，字公衡，現為劉璋府下主簿。璋問曰：「玄德與我同宗，吾故結之為援，汝何出此言？」權曰：「某素知劉備寬以待人，必能克劉，英雄莫敵，得人心，近得民望，兼有諸葛亮龐統之智，請張趙雲黃忠魏延為羽翼，若召劉璋到，以部曲待之，劉備安肯伏低做小，若以客禮待之，又一驛不容之。主今聽臣言，則西園有泰山之安，不聽臣言，則主公公有界躬之危矣。張松昨從荊州來，說劉璋同謀，可先斬張松，後絕劉璋，則西川萬幸也。」璋曰：「彼劉璋同謀，可以拒之。」

璋曰：「不如閉境，絕張松，深溝高壘，

主公今雖張

公之言自取其禍。璋曰：「不然，吾結好劉玄德，實欲拒張魯也。」

果曰：「張魯犯罪，乃癘疥之疾，劉備入川，乃心腹之大患。况劉備世之梟雄，先事曹操，便思謀奪，後從孫權，便奪荊州。心術如此，安可同處乎？今若召來，西川休矣。」璋叱曰：「再休亂言，玄德是我同宗，他安肯奪我基業？」便教扶二人出送命法，正使行法，正離益州，適取荊州，來見玄德。參拜已畢，呈上書信，玄德拆封視之，

書曰：

族弟劉璋再拜致書於玄德宗兄將軍麾下。久伏雷天，蜀道崎嶇，未及彌貨，甚切惶愧。璋聞「吉凶相救，患難相扶」，朋友尚然，况宗族乎？今張魯在北，且夕興兵，侵犯璋界，甚不自安。專人謹奉尺書，上乞鈞鑒，倘念同宗之情，全手足之義，即日興師剿滅狂寇，永為唇齒，自有重酬。誓不盡言，俟候車騎。

玄德看畢大喜，設安相待法正。酒過數巡，玄德屏退左右，密謂正曰：「久仰孝直英名，張別駕多談盛德，今獲聽教，甚慰平生。」

法正謝曰：「劉中小吏，何足道哉！蓋聞馬逢伯樂而嘶，人遇知己而死。張別駕昔日之言，將軍復有意乎？」玄德曰：「備一身寄客，豈肯不傷感而歎息？誓思為劉尚存一技，發免猶藏三窟，何况人乎？劉中豐餘之地，非不欲取，奈劉季玉係備同宗，不忍相圖。」

用賢此業不久必屬他人，今日自付與將軍，不可錯失，豈不聞「逐兔先得」之語乎？將軍欲取，某當效死。」玄德拱手謝曰：「尚容商議。」

當日席散，孔明親送法正歸館舍。玄德獨坐沉吟，龐統進曰：「事當決而不決者，愚人也。主公高明，何多疑耶？」玄德問曰：「以公之意，當復何如？」統曰：「荊州東有孫權，北有曹操，難以得志，益州戶口百萬，士廣財富，可資大業。今幸張松法正為內助，此天賜也，何必疑哉？」

玄德曰：「今與吾水火相敵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誣，吾以忠；每與操相反，事乃可成。若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吾不忍也。」龐統笑曰：「主公之言，雖合天理，奈難亂之時，用兵爭強，固非一道。若拘執常理，寸步不可行矣。宜從權變，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湯武之道也。若事定之後，報之以義，封為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為他人取耳。主公幸熟思焉。」玄德乃恍然曰：「金石之言，當銘肺腑。」

於是遂請孔明同議，起兵西行。孔明曰：「荊州重地，必須分兵守之。」玄德曰：「吾與關士元、黃忠、魏延前往西川，軍師可與關雲長、張翼、德、趙子龍守荊州。」孔明應允。於是孔明總守荊州，關公拒襄陽要路，當青泥隘口，張飛領四郡巡江，趙雲屯江陵，鎮公安。玄德令黃忠為前部，魏延為後軍。玄德自與劉封、關平在中

軍，應徵為軍師，馬步兵五萬，起程西行。

臨行時，忽應化引一軍來降。玄德便教糜竺化輔佐雲長以拒曹操。是年冬月，引兵望西川進發，行不數程，益遠接應，拜見玄德，說劉益州令某領兵五千遠來迎接。玄德使人入益州，先報劉璋。璋便發書告報涪州郡供給錢糧。璋欲自出涪城親接玄德，即下令準備車乘，張、趙、魏、楊、許、韓、李、韓、黃、權、入諫曰：「主公此去，必被劉備之害。某食祿多年，不忍主公中他人奸計。望三思之。」張松曰：「黃權此言，疎而宗族之義，滋長寇盜之威，實無益於主公。」璋乃叱權曰：「吾意已決，汝何逆吾！」

權叩首流血，迎前口叩璋衣而諫。璋大怒，扯衣而起。權不敢，頓落門牙兩個。璋喝左右，推出黃權，權大哭而歸。璋欲行，一人叫曰：「主公不納黃公衡忠言，乃欲自就死地耶？」伏於階前而諫。璋視之，乃趙雲也。元人也，姓李名恢，叩首諫曰：「竊聞一君有諍臣，父有諍子。」黃忠衛忠義之言，必當聽從。若容劉備入川，是猶迎虎於門也。」璋曰：「玄德是吾宗兄，安竹管吾再言者必斬。」叱左右推出李恢。張松曰：「今蜀中文官各願妻子不復為主公效力，諸將恃功驕傲，各有外意，不得劉皇叔則敵攻於外，民攻於內，必敗之道也。」璋曰：「公所謀深於吾有益。」

次日上馬出檀橋門，人報：「從事王累，自用鋼索倒吊於城門之上，一手執詭草，一手仗劍，口稱如諫不從，自割斷其綱索，撞死於此。」

益州從事王累，泣血懇告，鑿開「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昔楚懷王不聽屈原之言，曾盟於武關為秦所困，今主公輕離大郡，欲迎劉備於涪城，恐有去路而無回路矣。倘能斬張松於市，絕劉備之約，則蜀中老幼幸甚，主公之基業亦幸甚。

劉璋觀畢，大怒曰：「吾與仁人相會，如親芝蘭，如何數侮於吾耶！」王累大叫一聲，自割斷其索，撞死於地。後人有詩歎曰：「倒挂城門捧諫章，拚將一死報劉璋。黃權折齒終降備，矢節何如王累剛。」

劉璋將三萬人馬往涪城來。後軍裝載資糧錢帛一千餘輛，來接玄德。却說玄德前軍已到墊江所到之處，一者是西川供給二者是玄德號令嚴明，如有妄取百姓一物者斬於是所到之處，秋毫無犯。百姓扶老攜幼滿路瞻觀，焚香禮拜。玄德皆用好言安慰。却說法正密謂龐統曰：「近張松有密書到此，言於涪城相會劉璋，便可圖之。機會切不可失。」統曰：「此意且勿言，待一劉相見，乘便圖之。若預走洩於中有變。」

法正乃祕而不言。涪城離成都三百六十里。璋已到，使人迎接玄德。兩軍皆屯於涪江之上。玄德入城與劉璋相見，各敘兄弟之情。禮畢，揮淚訴告衷情。欲要尋各回寨中安歇。璋謂表言曰：「可笑黃權王累等輩，」

不知宗兄之心，妄相猜疑。吾今日見之，臣心之也。昔得他爲外授，又何慮曹操張魯耶？非張松則失之矣。」乃脫所穿綠袍，並黃金五百兩，令人往成都賜與張松。

時部下將佐劉璋、冷苞、張任、鄧賢等一班文武官曰：「主公且休歡喜。劉備案中有一刺，其心未可測，還宜防之。」璋笑曰：「汝等皆多慮。吾兄豈有二心哉？」衆皆嗟歎而退。

却說玄德歸到寨中，隨統入見曰：「主公今日席上見劉季王動靜乎？」玄德曰：「季玉真誠實人也。」統曰：「季玉雖善，其臣劉璋、張任等皆有不平之色，其間吉凶未可保也。以統之計，莫若來日設宴，請季玉赴席，於壁衣中埋伏刀斧手一百人，主公攔杯爲號，就筵上殺之。一擁入成都，刀不出鞘，弓不上弦，可坐而定也。」玄德曰：「季玉是吾同宗，誠心待吾，更兼吾初到蜀中，恩信

### 第六十一回 趙雲截江奪阿斗

却說龐統法正二人，勸玄德就席間殺劉璋。西川唾手可得。玄德曰：「吾初入蜀，中恩信未立，此事決不可行。」二人再三說之，玄德只是不從。次日復與劉璋宴於城中，彼此細敘衷曲，情好甚密。酒至半酣，龐統與法正商議曰：「事已至此，由不得主公了。」便教魏延登堂舞劍，乘勢殺劉璋。延遂拔劍進曰：「筵間無以爲樂，願舞劍爲戲。」龐統便喚衆武士入列於堂下，只待魏延下手。劉璋手下諸將見魏延舞劍筵前，又見階下武士手按刀，紀直

未立，若行此事，上天不容，下民亦怨。公此謀，雖霸者亦不爲也。」統曰：「此非統之謀，是法孝直得張松密書，言事不宜遲，只在早晚當圖之。」

言未已，法正入見曰：「某等非於自己，乃順天命也。」玄德曰：「劉季玉與吾同宗，不忍取之。」正曰：「明公差矣。若不如此，張魯與蜀有殺母之讎，必來攻取。明公遠涉山川，驅馳上馬，既到此地，進則有功，退則無益。若執狐疑之心，遷延日久，大爲失計。且恐機謀一洩，反爲他人所窺，不若乘此天與人歸之時，出其不意，早立基業，實爲上策。」龐統亦再三相勸，正是

人主幾番存厚道，才臣一意進權謀。  
未知玄德心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孫權遺書退老瞞

觀堂上，從事張任亦掣劍舞曰：「舞劍必須有對，某願與魏將軍同舞。」二人對舞於筵前。魏延曰：「魏延封亦拔劍助舞。於是劉璋冷也，鄧賢各掣劍出曰：「我等當效舞以助一笑。」玄德大驚，急掣左右所佩之劍，立於席上曰：「古兄相連痛飲，並無疑忌。又非鴻門會上，何用舞劍不樂者？」劉璋亦叱曰：「兄弟相聚，何必帶刀？」命侍衛者盡去佩劍。衆皆歸於堂下。玄德喚諸將

士上黨以酒賜之曰：「吾弟兄同宗骨肉，共議大事，並無二心。汝等勿疑。」諸將皆拜謝。劉璋執玄德之手而泣曰：「吾兄之恩，誓不敢忘。」二人歡飲至晚而散。玄德歸寨，黃龍統曰：「公等奈何欲陷備於不義耶？今後斷勿為此。」統遂歎而退。

却說劉璋歸寨，劉璋等曰：「主公見今日席上光景乎？不如早回，免生後患。」劉璋曰：「吾兄劉玄德非比他人。」衆將曰：「雖玄德無此心，他手下人皆欲吞併西川，以圖富貴。」璋曰：「汝等無間吾兄弟之情。」遂不聽，日與玄德歡敘。

忽報：「張魯整頓兵馬，將犯葭萌關。」劉璋便請玄德往拒之。玄德慨然領諾，即日領本部兵望葭萌關去了。衆將勸劉璋令大將守各處關隘，以防玄德兵變。璋初時不從，後因衆將苦勸，乃令白水都督楊懷、高沛二人把守涪水關。劉璋自回成都。玄德到葭萌關，嚴禁軍士，廣施恩惠，以收民心。

早有細作報入東吳，吳侯孫權會文武商議。龐統進曰：「劉備分兵遠涉山險而去，未易往還，何不差一軍先截川口，斷其歸路，後盡起東吳之兵，一鼓而下荆襄，此不可失之機會也。」權曰：「此計大妙！」

正商議間，忽屏後一人大喝而出曰：「進此計者可斬之，欲害吾女之命耶？」衆驚視之，乃吳國太也。國太怒曰：「吾一生只有一女，嫁與劉備，今若斷其性命，如何？」因此孫權曰：「汝輩父兄之輩，坐領八十一州，尚自不足，乃願小利而不念骨肉。」

孫權詰諸連聲答曰：「老母之訓，豈敢有違？」遂叱孫樂官國太恨恨而入，孫權立於軒下，自思：「此機會一失，荆襄何日可得？」

正沈吟間，只見張昭入問曰：「主公有何憂疑？」孫權曰：「正思適間之事，張昭曰：『此極易也。今差心腹將一人，只帶五百軍，潛入荊州，下一封密書與郡主，只說國太病危，欲見親女，取郡主星夜回東吳。玄德平生只有一子，就教帶來。那時玄德定把荊州來換阿斗。如其不然，一任動兵，更有何礙？』權曰：『此計天妙，吾有一人，姓周，名善，最有胆量，自幼穿房入戶，多隨吾兄，今可差他去。』昭曰：『切勿洩漏，只此便令起行。』

於是密遣周善將五百人，扮為商人，分作五船，更詐修國書，以備盤詰。船內暗藏兵器。周善領命，取荊州水路而來，船泊江邊，善自入荊州，令門吏報孫夫人。夫人命周善入。善呈上密書，夫人見說國太病危，酒淚動問。周善拜訴曰：「國太好生病重，且外只是思念夫人，倘去得遲，恐不能相見，就教夫人帶阿斗去見一面。」夫人曰：「皇叔引兵遠出，我今欲回，須使人知會軍師，方可以行。」周善曰：「若軍師回言道，『須報知皇叔候了回命，方可下船。』如之奈何？」夫人曰：「若不辭而去，恐有阻當。」周善曰：「大江之中，已準備下船隻，只今便請夫人上車出城。」

孫夫人聽知母病危，如何不慌，便將七歲孩兒阿斗，放在車中，隨行帶三十餘人，各跨刀劍，上馬，離荊州城，便來江邊上船。府

中人欲報時，孫夫人已到沙頭壩，正在船中了。

周善方欲開船，只聽得岸上有人大叫：「且休開船，容與夫人餞行。」視之，乃趙雲也。原來趙雲巡哨方回，聽得這個消息，吃了一驚，只帶四五騎旋風殺沿江趕來。周善手執長戈，大喝曰：「汝何人敢當主母？」叱令軍士一齊開船，各將軍器出來，排列在船上。風隨水急，船皆隨流而去。趙雲沿江趕叫：「任從夫人去，只有一句話拜來。」

周善不睬，只催船速進。趙雲沿江趕到十餘里，忽見江灘斜擺一隻漁船在那裏。趙雲乘馬執鎗，跳上漁船。只兩人駕船前來，望齊夫人所坐大船，追趕周善。教軍士放箭，趙雲以鎗撥之，箭皆紛紛落水。離大船懸隔丈餘，吳兵用鎗亂刺。趙雲棄鎗，在小船上，雙所佩「青虹劍」在手，分鬪鎗擡，望吳船湧身一跳，早登大船。吳兵盡皆驚倒。

趙雲入船中，見夫人抱阿斗於懷中，嗚呼曰：「何故無禮！」雲插劍聲曰：「主母欲何往？何故不令軍師知會？」夫人曰：「我母親病在危篤，無暇報知。」雲曰：「主母有病，何故帶小主人去？」夫人曰：「阿斗是吾子，留在荊州，無人看護。」雲曰：「主母差矣。主人一生，只有這點骨肉，小將在當陽長坂，披百萬軍中救出。今日夫人却欲抱將去，是何道理？」夫人怒曰：「量汝只是恨下一武夫，安敢管我家事。」雲曰：「夫人要去便去，只留下小主人。」夫人喝曰：「汝半路強入船中，必有反意。」雲曰：「若不

留下小主人，雖然萬死，亦不敢放夫人去。」

夫人喝侍婢向前揪掉，被趙雲推倒，就懷中奪了阿斗，抱上船頭上。欲要傍岸，又無幫手，欲要行兇，又恐礙於道理，進退不得。夫人喝侍婢奪阿斗，趙雲一手抱定阿斗，一手攸劍，人不敢近。善在後船，挾住舵，只願放船下水。風順水急，望中流而去。趙雲手掌難鳴，只護得阿斗，安能移舟傍岸。

正在危急，忽見下流頭港內一字兒使出十餘隻船來，船上應聲搦。趙雲自思：「外番中了東吳之計，只見當頭船上一員大將手執長矛，高聲大叫：『嫂嫂留下姪兒去。』原來張飛巡哨，聽得這個消息，急來油江夾口，正撞着吳船，急忙截住。」

當下張飛提劍跳上吳船，開善見張飛上船，提刀來迎。被張飛手起一劍，砍倒，提頭跨於孫夫人前。夫人大驚曰：「叔叔何故無禮？」張飛曰：「嫂嫂不以俺哥哥為重，私自歸家，這便無禮。」夫人曰：「吾母病重，甚是危急，若等哥哥回報，須誤了我事。若你不放我回去，我情願投江而死。」

張飛與趙雲商議：「若逼死夫人，非為臣下之道。只護着阿斗過船去罷。」乃謂夫人曰：「俺哥哥大漢皇叔，也不辱沒嫂嫂。今日相別，若思哥哥恩義，早早回來。」說罷，抱了阿斗，自與趙雲回船。放孫夫人五隻船去了。後人有詩讚曰：「昔年救主在當陽，今日飛身向大江。船上吳兵皆胆裂，子龍英勇世無雙。」

又有詩讚翼德曰：

長坂橋邊怒氣騰，一聲虎嘯退曹兵。今朝江上扶危主，

青史應傳萬載名。

二人歡喜回船。行不數里，孔明引大隊船隻接來。見阿斗已

回，大喜。三人並馬而歸。孔明自中書往葭萌關，報知玄德。

却說孫夫人回吳，且說張飛趙雲殺了周善，被江奪了阿斗。

孫權大怒曰：「今吾妹已歸，與彼不親，殺周善之罪，如何不報？」

喚集文武商議，起軍攻取荊州。

正商議調兵，忽報曹操起軍四十萬來報赤璧之驢。孫權大驚，且按下荊州，商議拒敵曹操。人報：「長史張紘辭疾回家，今已病故，有表書上呈。」權拜讀之，書中勸孫權遷居秣陵。言秣陵山川有帝王之氣，可速遷於此，以為萬世之業。

孫權覽書大哭，謂衆官曰：「張子綱勸我遷居秣陵，吾如何不從？」即命遷治建業，築石頭城。呂蒙進曰：「曹操兵來，可於濡須水口築塢以拒之。」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既入船，何用築城？」

衆曰：「兵有利鈍，戰無必勝。如猝然遇敵，步騎相促，人尚不暇及水，何能入船乎？」權曰：「一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子明之見甚遠。」便差軍數萬築壘須塢。曉夜併工，刻期告竣。

却說曹操在許都感顧日甚。長史董昭進曰：「自古以來，人臣未有如丞相之功者。雖周公呂望莫可及也。梅風沐雨，三十餘年，掃蕩羣凶，與百姓除害，使漢室復存，豈可與諸臣等列乎？」

受魏公之位，加一「九錫」，以彰功德。依道那「九錫」：一車馬，二衣服，三樂縣，四生戶，五納陛，六虎賁，七鈇鉞，八弓矢，九桓壘圭瓊。

侍中荀彧曰：「不可。丞相本興義兵，匡扶漢室，當秉忠貞之志，守謙退之節。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

曹操聞言，勃然變色。董昭曰：「豈可以一人而阻衆望？」遂上表請尊操為魏公，加九錫。荀彧曰：「吾不想今日見此事。」

操聞深恨之，以為不助已也。建安十七年冬十月，曹操與兵下江南，就命荀彧同行。彧已知操有殺已之心，託病止於壽春。忽曹操使人送飲食一盒至，盒上有操親筆封記，開盒視之，並無一物。或會其意，遂服毒而亡。年五十歲。後人有詩歎曰：

文若才華天下聞，可憐失足在權門。後人漫把留侯比，

隨沒無顏見漢君。

其子荀攸，發哀書報曹操，操甚悽愴，命厚葬之。證曰：「敬侯且說曹操大軍至濡須，先差曹洪領三萬鐵甲馬軍，哨至江邊。」

回報云：「遙望沿江一帶旗旛無數，不知兵聚何處。」操放心不下，自領兵前進，就濡須口紮開軍陣。操領百餘人上山，披遙望戰船，各分隊伍，依次排列，旗分五色，兵器鮮明。當中大船上，曹操

傘下坐著孫權，左右文武侍立兩傍，操以鞭指曰：「生子當如孫仲謀，若劉景升兒，子豚犬耳！」

忽一聲響，勳南船一齊飛奔過來。濡須場內一駭軍出，衝勳



曹兵曹操軍馬退後，止喘不住，趕有千百騎趕到山前，馬上一人，認得正是孫權，權自引一隊軍馬來，曹操大驚，急回馬時，東吳大將韓當、周泰、兩騎馬直衝將上來，操背後許褚、馮異、刀敵住，一將曹操得脫，騎奔許褚與二將戰三十合，方回操，同寨軍賞許褚、馮異，一臨敵先退，操皆氣後若如此，盡皆斬首。

是夜二更時分，忽寨外喊聲大震，操急上馬，見山下裏火起，却被吳兵劫入寨，殺至天明，曹兵退五十餘里下寨。操心中悶悶，看兵書，程昱曰：「丞相既知兵法，豈不知『兵貴神速』乎？丞相起兵，遲延日久，故孫權得以準備，夾浦須水口為塢，難於攻擊，不若且退兵還許都，別作良圖。」

操不應，程昱出，揆伏几而臥，忽聞潮聲澎湃，如萬馬爭奔之狀，操急視之，見大江中推出一輪紅日，光輝射日，仰望天上，又有兩輪太陽對照，忽見江心那輪紅日，直飛起來，墜於寨前山中，其聲如雷，猛然驚覺，原來在帳中做了一夢，帳前軍報道：「午時曹操放箭，引五十餘騎，還奔出寨，至夢中所見落日山邊，正看之間，忽見一緩人馬，當先一人，金盔金甲，操視之，乃孫權也。」

權見操至，也不慌忙，在山上勒住馬，以鞭指操曰：「丞相坐錯中原富貴已極，何故貪心不足，又來侵我江南？」操答曰：「汝為臣下，不忿王室，吾奉天子命，特來討汝。」孫權笑曰：「此言豈不羞乎？天下豈不知你挾天子，令諸侯，吾非不尊漢朝，正欲討汝。」

以正國綱。

操大驚，叱諸將上山捉孫權，忽一聲鼓響，山背後兩彪軍出，右邊韓當、周泰、左邊陳武、潘璋，四員將帶三千弓弩手亂射，矢如雨發，操急引兵將回走，背後四將趕來甚急，趕到半路許褚引衆虎衛軍敵住，救回曹操，吳兵齊奏凱歌，回濡須去了。

操當自思：「孫權非等閒人物，紅日之應，久後必為帝王。」於是心中有退兵之意，又恐東吳恥笑，進退未決。兩邊又相拒了月餘，戰了數場，互相勝負，直至來年正月，春雨連綿，水港皆滿，軍士多在泥水之中，困苦異常，操心甚憂，當日正在寨中與衆謀士商議，或勸操收兵，或云目今春暖，正好相持，不可退歸。操猶豫未定，忽報東吳有使齎書到，操啓視之，書略曰：

孤與丞相彼此皆漢朝臣宰，丞相不思報國安民，乃妄動干戈，殘虐生靈，豈仁人之所為哉！即日春水方生，公當速去，如其不然，復有赤壁之禍矣。公宜自思焉。

書背後又批兩行云：「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操看畢，大笑曰：「孫仲謀不欺我也。」重賞來使，遂下令班師，命廬江太守朱光鎮守皖城，自引大軍回許昌。孫權亦收軍歸秣陵，權與衆將商議：「曹操雖然北去，魏備尚在葭萌關未還，何不引拒曹操之兵，以取荊州？」張昭獻計曰：「且未可動兵，某有一計，使劉備不能不還荊州。」正是：

孟德雄兵方退北，仲謀壯志又圖南。

不知張昭說出甚計來，且看下文分解。

### 第六十二回 取涪關楊高授首

却說張昭獻計曰：「且休要動兵。若一興師，曹操必復至。不如修書二封：一封與劉璋，言劉備結連東吳，共取西川，使劉璋心疑而攻劉備；一封與張魯，教進兵向荆州來，着劉備首尾不能救應。我然後起兵取之，事可諧矣。」權從之，即發使二處去訖。

且說玄德在葭萌關日久，甚得民心。忽接得孔明文書，知孫夫人已回東吳，又聞曹操與兵犯涪須，乃與龐統議曰：「曹操與孫權，勝必將取荆州，權亦必取荆州矣。為之奈何？」龐統曰：「主公勿憂。有孔明在彼，料想東吳不敢犯荆州。主公可馳書去劉璋處，只推曹操攻擊孫權，求救於荆州。吾與孫權唇齒之邦，不容不相援。張魯自守之賊，決不敢來犯界。吾今欲勸兵回荆州，與孫權會同破曹操，奈兵少糧缺，望推門宗之誼，速發精兵三四萬，行糧十萬，相助，請勿吝。若得軍馬錢糧，却另作商議。」

玄德從之，遣人往成都來到關前，楊懷高浦，聞知此事，遂教高浦守關，楊懷同使着入成都，見劉璋，呈上書信。劉璋看畢，問楊懷為何亦同來。楊懷曰：「專為此書而來。劉備自從入川，廣布恩德，以收民心，其意甚是不善。今求軍馬錢糧，切不可與。如若相助，是把薪助火也。」劉璋曰：「吾與玄德有兄弟之情，豈可不助？」一人出曰：「劉備與孫久留於蜀而不遣，是縱虎入室矣。今更助

### 攻雒城黃魏爭功

之軍馬錢糧，何異與虎添翼乎？」  
家觀其人，乃零陵涪陽人，姓劉，名巴，字子初。劉璋聞劉巴之言，猶豫未決。黃權又復苦諫，璋乃量撥老弱軍四千，米一萬斛，登書遣使報玄德，仍令楊懷、高浦、關隘、劉璋使者到葭萌關見玄德，呈上回書。玄德大怒曰：「吾為汝禦敵，費力勞心，汝今發財資賞，何以使士卒效命乎？」遂扯毀回書，大罵而起。使者逃回成都，龐統曰：「主公只以仁義為重，今日毀書發怒，前情盡棄矣。」玄德曰：「如此當若何？」龐統曰：「某有三條計策，請主公自擇而行。」

玄德問那三條計。統曰：「只今便選精兵，晝夜兼道，進襲成都。此為上計。楊懷、高浦乃關中名將，各伏強兵，拒守關隘。今主公伴以回荆州為名，二將聞知，必來相送，就這行處擒而殺之。牽了關隘，先取涪城，然後却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夜回荆州，徐圖進取。此為下計。若沉吟不去，將至大困，不可救矣。」玄德曰：「軍師上計太促，下計太緩，中計不疾不遲，可以行之。」

於是渡書致劉璋，只說曹操令部將樂進引兵至青泥鎮，欲將抵敵不住，吾當親往拒之，不及面會，特書相辭。書至成都，張松聽得說劉玄德欲回荆州，只道是真心，乃修書一封，欲令人送與

玄德、坤、值、親、兄、虞、漢、文、守、...  
此書於地，被禽從人拾得。席後從人以書呈獻。開視之，皆略

曰：此書於地，被禽從人拾得。席後從人以書呈獻。開視之，皆略  
手使試問之，如有所失。書呈到日，疾進進兵。歡當為內應。

在馬上。玄德大軍盡發。前至涪水之上。隨統在馬上謂玄德曰：「  
可遲緩。」

正說間，忽起一陣旋風，把馬前帥字旗吹倒。玄德問隨統曰：「  
此何兆也？」統曰：「此驚報也。楊懷高沛二人必有行刺之意。  
宜善防之。」玄德乃身披重鎧，自佩寶劍防備。人報楊高二將前  
來送行。玄德令軍馬歇定。龐統吩咐魏延黃忠：「但關上來的軍  
士，不問多少馬步軍兵，一個也休放回。」二將得令而去。

身邊各帶利刃，帶二百軍兵，牽羊送酒。

却說劉璋聞玄德殺了楊高二將，變了舊觀，大驚曰：「不料今日果有此事！」遂發文武，同退兵之策。黃權曰：「可連夜遣兵屯雒縣，塞住咽喉之路，劉備雖有精兵猛將，不能過也。」璋遂令劉璋、冷苞、張任、鄧賢、點五萬大軍，星夜往雒縣，以拒劉備。

四將行兵之次，張任曰：「吾聞綿竹山中有一異人，道號紫虛上人，知人生死貴賤。吾輩今日行軍，正從綿竹山過，何不試往問之？」張任曰：「大丈夫行兵拒敵，豈可問於山野之人乎？」璋

之在也。遂上馬前行，既至雒縣，分調人馬守把各處隘口。劉璋曰：「雒縣乃成都之保障，失此則成都難保。吾四人公議，着二人守城，二人去雒縣前面，依山傍險，割下兩個寨子，勿使敵兵臨城。」冷苞、鄧賢曰：「某願往結寨。」劉璋大喜，分兵二萬，與冷苞二人，離城六十里下寨。劉璋、張任，守護雒縣。

却說玄德既得涪水關，與龐統商議，進取雒城。人報劉璋、鄧賢、張任，即日冷苞、鄧賢領二萬軍，離城六十里，割下兩個大寨。

四將前來，即日冷苞、鄧賢領二萬軍，離城六十里，割下兩個大寨。玄德與衆將問曰：「誰敢建頭功，去取二將寨柵？」老将黃忠應聲曰：「老夫願往。」玄德曰：「老将軍率本部人馬，前至雒城。」

如取得冷苞鄧賢寨，必有重賞。」

黃忠大喜，即領本部兵馬，請了要行。忽帳下一人出曰：「老將軍年紀高大，如何去得小將不才願往？」玄德視之，乃是魏延。

黃忠曰：「我已領了將令，你如何敢違越？」魏延曰：「老者不以筋骨為能，吾聞冷苞鄧賢乃蜀中名將，血氣方剛，恐老將軍擒他不得，豈不誤了主公大事？因此願相替，不是好意。」黃忠大怒曰：「汝說吾老敢與我比武？」魏延曰：「就主公之前當面比試，贏得的便去，何如？」

黃忠遂趨步下階，便叫小校將刀來。玄德急止之曰：「不可。吾今提兵取川，全仗汝二人之力，今兩虎相鬪，必有一傷，須誤了我大事。吾與你二人解勑，休得爭論。」魏延曰：「汝二人不必相爭，即今冷苞鄧賢下了兩個營寨，今汝二人自領本部軍馬，各打一寨。如先奪得者便為頭功。」於是分定黃忠打冷苞寨，魏延打鄧賢寨。二人各領命去了。龐統曰：「此二人去恐於路中相爭，主公可自引軍為後應。」玄德留龐統守城，自與劉封關平引五千軍隨後進發。

却說黃忠歸寨，傳令來日四更造飯，五更結束，平明進兵，取左邊山谷而進。魏延却暗使人探聽黃忠甚時起兵，探事人回報：「來日四更造飯，五更起兵。」魏延暗喜，分付軍士二更造飯，三更起兵，平明要到鄧賢寨邊。軍士得令，鄧德榮一頓馬，擄鈴，人卸鞍，捲旗束甲，暗地去劫。

寨。三更前後，離寨前進，到半路，魏延馬上尋思：「只去打鄧賢寨，不顯能處，不如先去打冷苞寨，却將得勝兵打鄧賢寨。兩處功勞，都是我的。」就馬上傳令，教軍士都投左邊山路裏去。天色微明，離冷苞寨不遠，教軍士少歇，排擲金鼓旗旛，鎗刀器械。

早有伏路小軍飛報入寨，冷苞早已準備了。一聲砲響，三軍上馬，殺將出來。魏延縱馬提刀，與冷苞接戰。二將交馬，戰到三十合，川兵分兩路來襲。漢軍走了半夜，人馬力乏，抵當不住，退後便走。魏延聽得背後陣脚亂，救了冷苞，撥馬回走。川兵隨後趕來，漢軍大亂，走不到五里，山背後鼓聲震地，鄧賢引一彪軍從山谷裏截出來，大叫：「魏延快下馬受降！」

魏延策馬飛奔，那馬忽失前蹄，蹙足跪地，將魏延掀將下來。鄧賢馬奔到，挺鎗來刺魏延，鎗未到處，弓弦響，鄧賢倒攆下馬。後兩冷苞方欲來救，一員大將從山坡上躍馬而來，厲聲大叫：「老將黃忠在此！」舞刀直取冷苞。冷苞抵敵不住，望後便走。黃忠乘勢追趕，川兵大亂。

黃忠一技軍，殺了魏延，殺了鄧賢，直趕到寨前。冷苞回馬與黃忠再戰，不到十餘合，後面軍馬擁將上來，冷苞只得棄了左寨，引敗軍來投右寨。只見寨中旗幟全別，冷苞大驚，忙往馬看時，當頭一員大將，金甲錦袍，乃是劉玄德。左邊劉封，右邊關平，大喝道：「寨子吾已奪下，汝欲何往？」原來玄德引兵從後接應，便乘勢奪了鄧賢寨子。

冷苞兩頭無路，取山僻小徑，要回雒城。行不到十里，誤路伏兵忽起，拈鈎齊舉，把冷苞活捉了。原來却是魏延自知罪犯，無可解釋，收拾後軍，令劉兵引路，伏在這裏，等個正着，用索縛了冷苞，解投玄德寨來。

却說玄德立起免死旗，但川兵倒戈卸甲者，並不許殺害，如傷者償命，又謂衆降兵曰：「汝川人皆有父母妻子，願降者充軍，不願降者放回。」於是歡聲動地，黃忠安下寨，即運來見玄德，說魏延送了軍令，可斬之。玄德急召魏延，魏延解冷苞至。玄德曰：「魏延雖有罪，此功可贖。」令魏延壽盡忠救命之恩，今後毋得相爭。魏延頓首伏罪。玄德重賞黃忠，使人押冷苞到帳下，玄德去其縛，賜酒壓驚，問曰：「汝肯降否？」冷苞曰：「既蒙免死，如何不降？」劉璋張任與某爲生死之交，若肯放某回去，當即招二人來降，就獻雒城。」玄德大喜，便賜衣服鞍馬，令劉璋魏延二人來降，就獻雒城。」玄德大喜，便賜衣服鞍馬，令劉璋魏延二人來降，就獻雒城。」玄德大喜，便賜衣服鞍馬，令劉璋魏延二人來降，就獻雒城。」

却說冷苞得回雒城，見劉璋，張任，不說捉去放回，只說被我殺了十餘人，奪得馬匹逃回。劉璋忙遣人往成都求救。劉璋聽知，折了鄧賢，大驚慌忙，聚衆商議，長子劉禪進曰：「兒願領兵前去守雒城。」璋曰：「既吾兒肯去，當遣誰人爲輔？」一人出曰：「某願往。」璋視之，乃舅氏吳懿也。璋曰：「得尊舅去最好，誰可爲副將？」

吳懿係吳蘭雷同一人爲副將，點二萬軍馬來到雒城。劉璋張任接應，其言前事。吳懿曰：「兵臨城下，難以拒敵，汝等有何高見？」冷苞曰：「此間一帶，正靠涪江，江水大急，前面寨占山，其形最低，某乞五千軍，各帶鐵錐，前去決涪江之水，可盡淹死劉備之兵也。」吳懿從其計，即令冷苞前往決水。吳蘭雷同引兵接應，冷苞領命，自去準備決水器械。

却說玄德令黃忠魏延各守一寨，自回涪城，與軍師龐統商議。作報說：「東吳孫權遣人結好東川張魯，將欲來攻魏萌關。」玄德驚曰：「若魏萌關有失，截斷後路，吾進退不得，當如何？」龐統謂孟達曰：「公乃蜀中人多知地理，去守魏萌關，何如？」達曰：「某係一人與某同去守關，萬無一失。」玄德問何人，達曰：「此人曾在荊州劉表部下爲中郎將，乃南郡枝江人，姓魯名諶，字仲遜。」玄德大喜，即時遣孟達魯諶守魏萌關去了。

龐統退歸館舍，門吏忽報：「有客特來相訪。」統出迎接，見其人身長八尺，形貌甚偉，頭髮截短，披於頸上，衣服不甚齊整。統問曰：「先生何人也？」其人曰：「吾不答，還登堂仰臥床上。」統甚疑之，再三請問。其人曰：「且稍停，吾當與汝說知天下大事。」統聞之，慮疑命左右進酒食，其人起而便食，並無謙遜，飲食甚多，食罷又睡。統疑忌不定，使人請法正視之，恐是細作。法正慌忙到來，統出迎接，謂正曰：「有一人如此如此。」法正曰：「莫非彭永言乎？」

只爲川人逢舊識，遂令涪水息洪流。

### 第六十三回 諸葛亮痛哭龐統

却說法正與那人相見，各撫掌而笑。龐統問之，正曰：「此公乃涪漢人，姓彭，名蒙，字永言，蜀中豪傑也。因直言觸忤劉璋，被璋殺，錯爲徒隸，因此短髮。」統乃以賓禮待之，問蒙從何而來，蒙曰：「吾特來救汝數萬人性命，見劉將軍方可說。」

法正忙報玄德。玄德親自謁見，請問其故。蒙曰：「將軍有多少軍馬在前寨？」玄德實告。蒙曰：「有黃忠、魏延在彼。」蒙曰：「爲將之道，豈可不知地理乎？前寨緊靠涪江，若涪江漲，劫江水，前後以兵塞之，一人無可逃也。」玄德大悟。彭蒙曰：「星在西方，太白臨於此地，當有不吉之舉，切宜慎之。」玄德即拜彭蒙爲幕賓，使人密報魏延、黃忠，教朝暮用心巡警，以防決水。黃忠、魏延商議：「二人各輪一日，如遇敵軍來到，互相通報。」

却說冷苞見當夜風雨大作，引了五千軍，逕循江邊而進，安排決江。只聽得後面喊聲亂起，冷苞知有準備，急急回軍。後面魏延引軍趕來，川兵自相踐踏。

冷苞正奔走間，撞着魏延。交馬不敵，被魏延活捉去了。比及吳蘭雷回來接應時，又被黃忠一軍殺退。魏延解冷苞到涪關。玄德實之曰：「吾以仁義相待，放汝回去，何敢背我！今次難饒。」將冷苞推出斬之，重賞魏延。玄德設宴款待彭蒙，忽報荊州諸葛

畢竟此人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 張翼德義釋嚴顏

亮軍師特遣馬良奉書至此。玄德召入問之。馬良禮畢曰：「荊州平安，不勞主公憂念。」遂呈上軍師書信。玄德拆書觀之，略云：

亮夜算太乙數，今年歲次癸亥，星在西方，又觀乾象，太白臨於雒城之分，主將帥身上多凶少吉，切宜謹慎。

玄德看了書，便教馬良先回。玄德曰：「吾將回荊州，去論此事。」龐統暗思：「孔明怕我取了西川，成了功，故意將此書相阻耳。」乃對玄德曰：「統亦算太乙數，已知星在西方，應主公合得西川，別不主凶事。統亦占天文，見太白臨於雒城，先斬蜀將冷苞，已應凶兆。主公不可疑心，可急進兵。」

玄德見龐統再三催促，乃引軍前進。黃忠同魏延接入寨去。龐統問法正曰：「前至雒城，有多少路？」法正實地作圖。玄德取張松所畫圖本對之，並無差錯。法正言：「山北有條大路，正取雒城東門，山南有條小路，却取雒城西門，兩條路俱可進兵。」龐統謂玄德曰：「統令魏延爲先鋒，取南小路而進，主公令黃忠作先鋒，從山北大路而進，並到雒城取齊。」玄德曰：「吾自幼熟於弓馬，多行小路。軍師可從大路去取東門，吾取西門。」龐統曰：「大路必有軍攔，主公引兵當之。統取小路。」玄德曰：「軍師不可。吾夜夢一神人，手執鐵棒，擊吾右臂，覺來猶自臂痛。此行莫非不

佳。龐統曰：「壯士臨陣，不死帶傷，理之自然也。何故以夢寐之事，疑心乎？」玄德曰：「吾所疑者，孔明之書也。軍師適守落鳳，如何？」龐統大笑曰：「主公被孔明所惑矣。彼不欲令統獨成大功，故作此書以疑主公之心。統則致夢何凶之有哉！肝膽塗地，方稱本心。主公再勿多言，來早進軍。」

當日傳下號令，軍士五更造飯，平明上馬。黃忠、魏延領軍先行，玄德與龐統約定，忽坐下馬眼生前失，把龐統揪將下來。玄德跳下馬，自來籠住那馬。玄德曰：「軍師何故乘此劣馬？」龐統曰：「此馬乘久，不會如此。」玄德曰：「臨陣眼生，誤人性命，吾所騎白馬，性極馴熟，軍師可騎，萬無一失。劣馬吾自乘之。」遂與龐統更換所騎之馬。龐統曰：「深感主公厚恩，雖萬死亦不能報也。」遂各上馬取路而進。玄德見龐統去了，心中甚覺不快，快快而行。

却說雒城中吳懿、劉環，聽知折了冷苞，遂與蒙商議。張任曰：「城東南山僻有一條小路，最為要緊，某自引一軍守之，諸公緊守雒城，勿得有失。」

忽報漢兵分兩路前來攻城。張任急引三千軍，先來抄小路埋伏。見魏延兵過，張任教儘放過去，休得驚動。後見龐統軍來，張任軍士遙指軍中大將，「騎白馬者必是劉備。」張任大喜，傳令教如此如此。

却說龐統遙遙前進，擡頭見兩山逼窄，樹木叢雜，又值夏末

秋初，枝葉茂盛，龐統心下甚疑，勒住馬問：「此處是何地名？」數內有新降軍士指道：「此處地名落鳳坡。」龐統驚曰：「吾道號鳳雛，此處名落鳳坡，不利於吾。」令後軍疾退，只聽山坡前一聲礮響，箭如飛蝗，只望騎白馬者射來。可憐龐統竟死於亂箭之下。時年止三十六歲。後人有詩歎曰：

古峴相連紫翠堆，士元有宅傍山隈。兒童慣識呼鳩曲，閭巷曾聞展驥才。預計三分平刻削，長驅萬里獨徘徊。誰知天狗流星墜，不使將軍衣錦回。

先是東南有童謡云：「一鳳并一龍，相將到蜀中。纔到半路裏，鳳死落坡東。風送雨，雨送風，隆漢與時割道通。蜀道通時只有龍。」當日張任射死龐統，漢軍擁塞，進退不得，死者大半。前軍飛報魏延，魏延忙勒兵欲回，奈山路過窄，斷殺不得。又被張任截斷歸路，在高阜處，用強弓硬弩射來，魏延心慌，有新降蜀兵曰：「不如殺奔雒城下取大路而進。」

延從其言，當先開路，殺奔雒城來。塵埃起處，前面一軍殺至，乃雒城守將吳蘭、雷同等也。後面張任引兵追來。前後夾攻，把魏延圍在垓心。魏延死戰不能得脫，但見吳蘭雷同等後軍自亂，一將急回馬去救魏延，乘勢趕去。當先一將，舞刀拍馬，大叫：「文長，吾特來救汝。」視之，乃老將黃忠也。兩下夾攻，殺敗吳雷二將，直衝至雒城之下。魏延引兵殺出，却得玄德在後當住，接應黃忠、魏延。



身便回。

玄德軍馬比及奔到寨中，張任軍馬又從小路裏殺出，劉琦、雷、關、平、雲、德、守不住二寨，且戰且走，奔回涪關。劉琦得勝，迢迢追趕玄德人困馬乏，那有心斷殺，且只顧奔走。將近涪關，張任一軍追趕至緊，幸得左軍劉封、右軍關平、二將引三萬生力兵殺出，殺追張任，遠趕二十里，奪回戰馬糧草。

玄德一行軍馬，再入涪關，問龐統消息。有涪關坡逃得性命的軍士報說：「軍師連人帶馬被亂箭射死於坡前。」玄德聞言，望西痛哭不已，遂為招魂設祭。諸將皆哭。黃忠曰：「今番折了龐統軍師，張任必然來攻打涪關，如之奈何？不若差人往荊州請諸葛亮軍師來商議收川之計。」

正說之間，人報：「張任引軍直臨城下搦戰。」黃忠、魏延皆要出戰。玄德曰：「銳氣新挫，宜堅守以待軍師來到。」黃忠、魏延領命，只緊守城池。玄德寫一封書，發關平分付：「你與我往荊州請軍師去。」關平領了書，星夜往荊州來。玄德自守涪關，並不出戰。

却說孔明在荊州，時當七夕佳節，大會眾官夜宴，共說收川之事。只見正西上一星，其大如斗，從天墜下，流光四散。孔明失驚，擲杯於地，掩面哭曰：「哀哉痛哉！」眾官慌問其故。孔明曰：「吾前算今年罡星在西方，不利於軍師，天狗犯於吾軍，太白臨於雒城，已拜晉主公，教謹防之。誰想今夕西方星墜，龐士元命必休矣。」言罷，大哭曰：「今吾主喪一臂矣！」眾官皆驚，未信其言。孔明曰：「數日之內，必有消息。」是夕酒不盡歡而散。

數日之後，孔明與雲長等正坐間，人報關平到。眾官皆驚。關平入，呈上玄德書信。孔明視之內言：「本年七月初七日，龐軍師被張任在涪關坡前，箭射身故。」孔明大哭，眾官無不垂淚。孔明曰：「既主公在涪關進退兩難之際，亮不得不去。」雲長曰：「軍師去誰人保守荊州？荊州乃重地，干係非輕。」孔明曰：「主公書中雖不明寫其人，吾已知其意了。」乃將玄德書與眾官看曰：「主公書中，把荊州託在吾身上，教我自量才委用。雖然如此，今交關平齋誓前來，其意欲雲長公當此重任。雲長想桃園結義之情，可竭力保守此地，責任非輕，公宜勉之。」

雲長更不推辭，慨然領諾。孔明設宴，交割印綬。雲長雙手來接。孔明擎着印曰：「這干係都在將軍身上。」雲長曰：「大丈夫既領重任，除死方休。」孔明見雲長說個「死」字，心中不悅，欲待不與，其言已出。孔明曰：「倘曹操引兵來到，當如何？」雲長曰：「以力拒之。」孔明又曰：「倘曹操孫權齊起兵來，如之奈何？」雲長曰：「分兵拒之。」孔明曰：「若如此，荊州危矣。吾有八個字，將軍牢記，可保守荊州。」雲長問那八個字。孔明曰：「北拒曹操，東和孫權。」雲長曰：「軍師之言，當銘肺腑。」

孔明遂與了印綬，令文官馬良、伊籍、向、糜竺、武將糜芳、廖化、關平、周倉一班兒輔佐雲長，同守荊州。一面親自統兵入川，先

撥精兵一萬，發張飛部領，取大路殺奔巴州雒城之西。先到者為頭功。又撥一校兵，殺趙雲為先鋒，赤江而上，會於雒城。孔明隨後，引簡雍、蔣琬等起行。那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乃荆襄名士，親為書記。

當日孔明引兵一萬五千，與張飛同日起行。張飛臨行時，孔明囑付曰：「西川險峻甚多，不可輕敵。於路戒約三軍，勿得擄掠百姓，以失民心。所到之處，並宜存恤，勿得恣逞鞭撻士卒。望將軍早會雒城，不可有誤。」

張飛欣然領諾，上馬而去。迤邐前行。所到之處，但降者秋毫無犯，巡取漢川路。前至巴郡，細作回報：「巴郡太守嚴顏乃蜀中名將，年紀雖高，精力未衰，善開硬弓，使大刀，有萬夫不當之勇，據住城郭，不豎降旗。」張飛教離城十里下寨，差人入城去，「說與老匹夫，早來降，倘你滿城百姓性命，若不歸順，即踏平城郭，老幼不留。」

却說嚴顏在巴郡，聞劉璋差法正請玄德入川，拊心而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引虎自衛者也。」後聞玄德據住涪關，大怒。屢欲提兵往戰，又恐道路上有變。當日聞知張飛兵到，便點起本部五六千人馬，準備迎敵。法正曰：「張飛在當陽長坂，一聲喝退曹兵百萬之眾，曹操亦聞風而避之，不可輕敵。今只宜深溝高壘，堅守不出，彼軍無糧，不過一月，自然退去。更兼張飛性如烈火，專要鞭撻士卒，如不與戰，必怒，怒則必以暴厲之氣待其軍。」

士軍心一變，乘勢擊之，張飛可擒也。」

嚴顏從其言，教軍士盡撤上城守護。忽見一個軍士大叫：「開門！」嚴顏教放入問之。那軍士告說是張將軍差來的，把張飛言語依直便說。嚴顏大怒，罵：「匹夫怎敢無禮！吾嚴將軍豈降賊者乎？借你口說與張飛。」喚武士把軍士割下耳鼻，却放回寨。

軍人回見張飛，哭告嚴顏如此毀罵。張飛大怒，咬牙睜目，披挂上馬，引數百騎來巴郡城下搦戰。城上衆軍百般痛罵。張飛性急，幾番殺到吊橋，要過護城河，又被亂箭射回。到晚全無一個人出，張飛忍一肚氣，還寨。次日早晨，又引軍去搦戰。那嚴顏在城敵樓上，一箭射中張飛頭盔，飛指而恨曰：「吾誓住你這老匹夫，親自食你肉。」到晚又空回。

第三日，張飛引了軍，沿城去罵。原來那座城子是個山城，週圍都是亂山。張飛自乘馬登山，下視城中，見軍士盡皆披挂，分列隊伍，伏在城中，只是不出。又見民夫來往搬磚運石，相助守城。張飛教馬軍下馬，步軍皆坐，引他出敵，並無動靜。又罵了一日，依舊空回。

張飛在寨中，自思：「終日叫罵，彼只不出，如之奈何？」猛然思得一計，教衆軍不要前去搦戰，都結束了。在寨中等候，却只教三五十個軍士直去城下叫罵，引嚴顏軍出來，便與廝殺。張飛磨拳擦掌，只等敵軍來。小軍連罵了三日，全然不出。

張飛眉頭一皺，又生一計，傳令教軍士如敢砍打柴草，覺

路絕，不來搦戰。嚴顏在城中，連日不見張飛，動靜心中疑感。潛下數個小軍，扮作張飛飲棗的軍，潛地出城，離在軍內，入山中探聽。當日諸將回寨，張飛坐在寨中，頗足大罵：「嚴顏老匹夫，枉氣殺我！」只見帳前三四個人說道：「將軍不須心焦，這幾日打探得有一條小路，可以偷過巴郡。」張飛故意大叫曰：「既有這條去處，何不早來說？」衆應曰：「這幾日却纔纔探得。」張飛曰：「事不宜遲，只今二更造飯，趁三更明月，我寨都起人，啣枚馬去，悄悄而行。我自前面開路，汝等依次而行。」傳了令，便滿寨告報。

探事的軍，聽得這個消息，盡回城中來，報與嚴顏。顏大喜曰：「我算定這匹夫忍耐不得，你偷小路過去，須是粗草輛車，在後我被住後路，你如何得過？好無謀匹夫，中我之計！」即時傳令，教軍士準備赴敵。今夜二更也造飯，三更出城，伏於樹木叢雜去處。只等張飛過咽喉小路去了，車仗來時，只聽鼓響一齊又出。傳了號令，看看近夜，嚴顏全軍盡皆飽食，披挂停當，悄悄出城，四散伏住，只聽鼓響，嚴顏自引十數裨將下馬伏於林中。

約三更後，遙望見張飛親自在前，橫矛縱馬，悄悄引軍前進。去不得三四里，背後車仗人馬，陸續進發，嚴顏看得分曉，一齊插鼓，四下伏兵盡起。正來搶奪車仗，背後一聲鑼響，一彪軍掩到，大喝：「老賊休走！我等的你恰好！」

嚴顏猛回頭看時，爲首一員大將，豹頭環眼，燕頰虎鬚，使丈

八牙騎深烏馬，乃是張飛四下裏響聲大震，衆軍殺來，嚴顏見了張飛，舉手無措。交馬戰不十合，張飛賣個破綻，嚴顏一刀砍來，張飛閃過，撞將入去，扯住嚴顏勒甲縊，生擒過來，擲於地下。衆軍向前，用索纏縛住了。原來先過去的是假張飛，料道嚴顏擊鼓爲號，張飛却教喝金爲號，金響諸軍齊到，川兵大半棄甲倒戈而降。張飛殺到巴郡城下，後軍已自入城，張飛叫休殺百姓，百姓紛紛安民。羣刀手把嚴顏推至飛坐於廳上，嚴顏不肯跪下，飛怒目咬牙大叱曰：「大將到此，爲何不降，而敢拒敵？」嚴顏全無懼色，回叱飛曰：「汝等無義，侵我州郡，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飛大怒，喝左右斬來。嚴顏喝曰：「賊匹夫，要砍便砍，何怒也？」

張飛見嚴顏聲音雄壯，而不改色，乃回嗔作喜，下階叱退左右，親解其縛，取衣衣之，扶在正中高坐，低頭便拜曰：「適來言語冒瀆，幸勿見責。吾素知老將軍乃豪傑之士也。」嚴顏感其恩義，乃降。後人有詩讚嚴顏曰：

白髮居西蜀，清名震大邦。忠心如皎月，浩氣捲長江。寧可斷頭死，安能屈膝降。巴州年老將，天下更無雙。

又有讚張飛詩曰：  
生獲嚴顏勇絕倫，惟恐義氣服軍民。至今廟貌留巴蜀，社酒雞豚日日春。

張飛請問入川之計，嚴顏曰：「敗軍之將，荷蒙厚恩，無以爲報，願施犬馬之勞，不須張弓隻箭，運取成都。」正是：

只因一將傾心後，致使連城唾手降。

### 第六十四回 孔明定計捉張任

却說張飛同計於嚴顏。顏曰：『從此取雒城，凡守禦關隘，都是老夫所管，官軍皆出於掌握之中。今感將軍之恩，無可以報，老夫當為前部所到之處，盡喚出投降。』

張飛稱謝不已。於是嚴顏為前部，張飛領軍隨後。凡到之處，盡是嚴顏所管，都喚出投降。有遲疑未決者，顏曰：『我尚且投降，何況汝乎？』自是望風歸順，並不會斬殺一場。

却說孔明已將起程日期申報玄德。玄德教都督會聚雒城。玄德與衆官商議：『今孔明與德分兩路取川，會於雒城，同入成都。水陸舟車，已於七月二十日起程。此時將及待到，今我等便可進兵。』

黃忠曰：『張任每日來搦戰，見城中不出，被軍懈怠，不做準備。今夜間分兵劫寨，勝如白晝斬殺。』

玄德從之，發黃忠引兵取左，魏延引兵取右，玄德取中路。當夜二更，三路軍馬齊發。張任果然不做準備，漢軍擁入大寨，放起火來，烈焰騰空。蜀兵奔走，連夜直趕到雒城。城中兵接應入去，玄德還中路下寨。次日引兵直到雒城，圍住攻打。張任按兵不出，直到第四日，玄德自提一軍攻打西門，令黃忠魏延在東門攻打，留南門北門放軍兵行走。原來南門一帶，都是山路，北門有涪水，因此不圍。

未知其計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楊卓借兵破馬超

張任望見玄德在西門，騎馬往來，指揮打城，從辰至未，人馬漸漸力乏。張任教吳蘭雷同一二將引兵出北門，轉東門，敵黃忠魏延，自己却引軍出南門，轉西門，單迎玄德。城內盡發民兵上城，搦鼓助戰。

却說玄德見紅日平西，教後軍先退。軍士方回身，城上一片聲喊，起南門內軍馬突出。張任趕來軍中，捉玄德。玄德軍中大亂，黃忠魏延又被吳蘭雷同敵住，兩下不能相顧。玄德敵不住，張任撥馬往山僻小路而走。張任從背後追來看趕上，玄德獨自一人一馬，張任引數騎趕來。

玄德正望前儘力加鞭而行，忽山路一軍衝出，玄德馬上叫苦曰：『前有伏兵，後有追兵，天亡我也！』只見來軍當頭一員大將，乃是張飛。原來張飛與嚴顏正從那條路上來，望見塵埃起，知與川兵交戰。張飛當先而來，正撞著張任，便就交馬。戰到十餘合，背後嚴顏引兵大進，張任火速回身。張飛直趕到城下，張任退入城，拽起吊橋。

張飛回見玄德曰：『軍師派江而來，尚且未到，反被我奪了頭功。』玄德曰：『山路險阻，如何無軍阻當，長驅大進，先到於此？』張飛曰：『於路關隘四十五處，皆出老將嚴顏之功，因此一路

並不曾費分毫之力。」遂把盜釋嚴顏之事，從頭說了一遍，引嚴顏見玄德。玄德謝曰：「若非老將軍，吾弟安能到此！」即脫身上黃金鎖子甲以賜之。嚴顏拜謝。

正待安排飲，忽聞哨馬回報：「黃忠、魏延和川將吳蘭、雷、黃二將敗陣投東去了。」

張飛聽得，便請玄德分兵兩路，殺去救援。於是張飛在左，玄德在右，殺奔前來。吳懿、劉璋見後面喊聲起，慌退入城中。吳蘭、雷、黃二將引兵追趕黃忠、魏延，却被玄德、張飛截住歸路。黃忠、魏延又回馬轉攻，吳蘭、雷同料敵不住，只得將本部軍馬前來投降。玄德准其降，收兵近城下寨。

却說張任失了二將，心中憂慮。吳懿、劉璋曰：「兵勢甚危，不決一死戰，如何得退兵？」一面差人去成都見主公告急，一面用計敵之。張任曰：「吾來日領一軍搦戰，詐敗，引轉城北，城內再以一軍衝出，截斷其中，可獲勝也。」吳懿曰：「劉將軍相輔公子守城，我引兵衝出助戰。」

約會已定。次日，張任引數千人馬，搖旗吶喊，出城搦戰。張飛上馬出迎，更不打話，與張任交鋒。戰不十餘合，張任詐敗，遙城而走。張飛儘力追之，吳懿一軍截住，張任引軍復回，把張飛圍在垓心，進退不得。

正沒奈何，只見一隊軍從江邊殺出。當先一員大將，挺鎗躍

馬，與吳懿交鋒，只一合，生擒吳懿，戰退敵軍，救出張飛。視之，乃趙雲也。飛問：「軍師何在？」雲曰：「軍師已至。想此時已與主公相見了也。」

二人擒吳懿回寨。張任自退入東門去了。張飛、趙雲回寨中，見孔明、簡雍、蔣琬已在帳中。飛下馬來參軍師。孔明驚問曰：「如何得先到？」玄德具述義釋嚴顏之事。孔明賀曰：「張將軍能用謀，皆主公之洪福也。」

趙雲解吳懿見玄德。玄德曰：「汝降否？」吳懿曰：「我既被捉，如何不降？」玄德大宴，親解其縛。孔明問：「城中有幾人守城？」吳懿曰：「有劉季玉之子劉循，輔將劉璋、張任。劉璋不打緊，張任乃蜀郡人，極有膽略，不可輕敵。」孔明曰：「先捉張任，然後取雒城。」問：「城東這座橋名爲何橋？」吳懿曰：「金雁橋。」

孔明遂乘馬至橋邊，遙河看了一遍，回到寨中，喚黃忠、魏延、關平曰：「離金雁橋南五六里，兩岸都是蘆葦叢葭，可以埋伏。魏延引一千鎗手伏於左，單徵馬上將黃忠引一千刀手伏於右，單徵坐下馬，殺散彼軍，張任必投山東小路而來。張翼德引一千軍伏在那裏，就彼處擒之。」又喚趙雲伏於金雁橋北，「待我引張任過橋，你便將橋拆斷，却勒兵於橋北，遙爲之勢，使張任不敢望北走，退投南去，却好中計。」調遣已定，軍師自去誘敵。

却說劉璋差卓膺、張翼二將，前下雒城助戰。張任教張翼與劉璋守城，自與卓膺爲前後二隊，一任爲前隊，膺爲後隊。

出城退敵。孔明引一隊不整不齊軍，過金雁橋來，與張任對陣。孔明乘四輪車，輪巾羽扇，兩邊百餘騎簇擁，遙指張任曰：「曹操以百萬之衆，聞吾之名，望風而逃。今汝何人，敢不投降？」

張任看見孔明軍伍不齊，在馬上冷笑道：「人說諸葛亮用兵如神，原來有名無實。」把鎗一招，大小軍校殺殺過來。孔明棄了四輪車，上馬退走過橋。張任從背後趕來，過了金雁橋，見玄德軍在左路，張軍在右路，殺將來。張任知是計，急回軍時，橋已拆斷了。欲投北去，只見趙雲一軍隔岸排開，遂不敢投北，逕往南邊河而走。

走不到五七里，早到廣漢渡。魏延一軍從林中忽起，都用長鎗亂攔。黃忠一軍伏在廣漢渡，用長刀只刺馬蹄。馬軍盡倒，皆被執縛。步軍那裏敢來。張任引數十騎望山路而走。正撞着張飛，張任方欲逃走，張飛大喝一聲，衆軍齊上，將張任捉了。原來卓膺見張任中計，已殺趙雲軍前降了。一發都到大寨。

玄德賞了卓膺，張飛解張任至。孔明亦坐於帳中，玄德謂張任曰：「劉中諸將，望風而降，汝何不早投降？」張任睜目怒叫曰：「賊臣豈肯事二主乎？」玄德曰：「汝不識天時耳。降即免死。」任曰：「今日便降，久後也不降，可速殺我！」玄德不忍殺之。張任罵聲高罵。孔明命斬之，以全其名。後人有詩讚曰：

烈士豈肯從二主，張君忠勇殊猶生。高明正似天邊月，夜夜流光照雒城。

玄德感數不已，令收其屍首，葬於金雁橋側，以表其忠。次日，令嚴顏吳懿等一班劉中諸將為壽，直至雒城，大叫：「早開門投降，免一城生靈受苦！」劉璋在城上大罵。嚴顏方得取箭射之。忽見城上一將拔劍斬劉璋開門投降。玄德軍馬入雒城，劉璋開西門走脫，投成都去了。玄德出榜安民，殺劉璋者乃武陽人張翼也。

玄德得了雒城，重賞諸將。孔明曰：「雒城已破，成都只在目前，唯恐外州郡不寧，可令張翼吳懿引趙雲撫外水，定江疑為等處所屬州郡，令嚴顏卓膺引張飛撫巴西西德陽所屬州郡，就安官按治平靖，即勒兵回成都取齊。」

張飛趙雲領命，各自引兵去了。孔明問：「前去有何處關隘？」劉中降將曰：「止綿竹有重兵禦守，若得綿竹，成都唾手可得。」孔明便商議進兵法。正曰：「雒城既破，劉中危矣。主公欲以仁義服衆，且勿進兵，某作一書上劉璋，陳說利害，自然降矣。」孔明曰：「孝直之言最善。」便令寫書遣人徑往成都。

却說劉璋逃回見父，說雒城已陷，劉璋慌聚衆官商議從軍事。糜竺曰：「今劉備雖攻地奪城，然兵不甚多，士衆未附，野穀是資，軍無輜重，不如盡驅巴西梓潼民，過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盡皆燒燬，深溝高壘，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彼兵自走。我乘虛擊之，儘可擒也。」劉璋曰：「不然，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備敵也。此言非保全之計。」

正議聞人報法正有書至。劉璋喚入。呈上書。璋拆開視之。其略曰：

前蒙遣使結好。荆州不意主公左右不得其人。以致如此。今荆州眷念舊情。不忘族誼。主公若能幡然歸順。量不薄待。望三思裁示。

劉璋大怒。扯毀其書。大罵「法正賣主求榮。忘恩背義之賊」。遂其使者出城。即時遣弟費觀。提兵前去。守住綿竹。費觀舉保南陽人。姓李名嚴。字正方。一同領兵。當下費觀李嚴點三萬軍來守綿竹。益州太守章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上書於劉璋。請往漢中借兵。璋曰：「張魯與吾世讎。安肯相救？」和曰：「雖然與我有讎。劉備軍在雒城。勢在危急。唇亡則齒寒。若以利害說之。必然肯從。」璋乃修書遣使前赴漢中。

却說馬超自兵敗入羌。二賊有餘。結好羌兵。攻取隴西州郡。所到之處。盡皆歸降。惟冀州攻打不下。刺史章康。累遣人求救於夏侯淵。淵不得。曹操言請。未敢動兵。章康見救兵不來。與衆商議。曰：「不如投降馬超。」參軍楊阜笑諫曰：「超等叛君之徒。豈可降之？」康曰：「事勢至此。不降何待？」

阜苦諫不從。章康大開城門。投降馬超。超大怒曰：「汝今事急請降。非真心也。」將章康等四十餘人盡斬之。不留一人。有人言：「楊阜勸章康投降。可斬之。」超曰：「此人守義。不可斬也。」復用楊阜爲參軍。阜薦梁寬趙雲二人。超盡用爲軍官。楊阜告馬

超曰：阜妻死於臨洮。乞告兩個月假。歸葬其妻。便回。

馬超從之。楊阜過歷城。來見撫彝將軍姜敘。敘與阜是姑表兄弟。敘之母是阜之姑時年已八十二。當日楊阜入姜敘內宅。拜見其姑。哭告曰：「阜守城不能保。主亡不能死。愧無面目見姑。馬超叛君。妄殺郡守。一州士民。無不恨之。今吾兄坐據歷城。竟無討賊之心。此豈人臣之理乎？」言罷。淚流出血。

敘母聞言。喚姜敘入。責之曰：「章使君遇害。亦爾之罪也。」又謂阜曰：「汝既降人。且食其祿。何故又與心討之？」阜曰：「吾從賊者。欲留殘生。與主報冤也。」敘曰：「馬超英雄。急難圖之。」阜曰：「有勇無謀。易圖也。吾已暗約下梁寬趙雲。兄若肯與兵。二人必爲內應。」敘母曰：「汝不早圖。更待何時。誰不有死。死於忠義。死得其所也。勿以我爲念。汝若不聽義山之言。吾當先死。以絕汝念。」

敘乃與統兵校尉伊泰趙昂商議。原來趙昂之子趙月。見隨馬超爲裨將。趙昂當日應允。歸見其妻王氏曰：「吾今日與姜敘楊阜尹奉一處商議。欲報章康之讎。想吾子趙月。見隨馬超。今若興兵。超必先殺吾子。奈何？」其妻厲聲曰：「雪君父之大恥。雖喪身。亦不惜。何況一子乎？君若顧子而不行。吾當先死矣。」趙昂乃決次日一同起兵。姜敘楊阜屯歷城。尹奉趙昂屯祁山。王氏乃盡將首飾資帛。親自往祁山軍中。賞勞軍士。以勵其衆。

馬超聞姜敘楊阜會合尹奉趙昂舉事。大怒。即將趙月斬之。

令龐德馬仗靈起軍馬，殺奔歷城來。姜敘楊阜引兵出，兩陣圍處，楊阜衣白袍而出，大罵曰：「叛君無義之賊！」馬超大怒，衝將過來，兩軍混戰。姜敘、楊阜如何抵得馬超，大敗而走。馬超驅兵趕來，背後喊聲起處，尹奉、趙昂殺來，超急回時，兩下來攻，首尾不能相顧。

正圍間，斜刺裏大隊軍馬殺來，原來是夏侯淵得了曹操軍令，正領軍來破馬超。超如何當得三路軍馬，大敗奔回，走了一夜，比及平明，到得襄城叫門時，城上亂箭射下，梁賁、趙衛立在城上，大罵馬超。超將妻、楊氏從城上一刀砍了，撇下屍首來，又將馬超幼子三人并至親十餘口都從城上一刀一個，剝將下來。

超氣噎塞胸，幾乎墜下馬來。背後夏侯淵引兵追趕，超見勢大，不敢戀戰，與龐德、馬岱殺開一條路走。前面又撞見姜敘、楊阜殺了一陣，衝得過去，又撞著尹奉、趙昂殺了一陣，公零落，剩得五六十騎，連夜奔走。四更前後，走到歷城下，守門者只道姜敘、梁賁回，大開門接入，趕從城南門邊殺起，盡洗城中百姓，至姜敘宅，尋出老母，母全無顏色，指馬超而大罵，超大怒，自取劍殺之。尹奉、趙昂全家老幼亦盡被馬超所殺。昂妻王氏因在軍中，得免於難。

一日，夏侯淵大軍至，超棄城殺出，望西而逃。行不得二十里，前面一軍攔開，為首的是楊阜。超切齒而恨，拍馬挺鎗刺之。阜兄弟七人，一齊來助戰。馬岱、龐德敵住後軍，阜兄弟七人，皆被馬

超殺死，阜身中五鎗，猶然死戰。後面夏侯淵大軍趕來，馬超遂走。只有龐德、馬岱五七騎後隨而去。

夏侯淵自行安撫關西諸州人民，令姜敘等各分守，用車載楊阜赴許都，見曹操，封阜為關內侯。阜辭曰：「阜無捍難之功，又無死難之節，於法當誅，何顏受職？」操嘉之，卒與之爵。

却說馬超與龐德、馬岱商議，逕往漢中投張魯。魯大喜，以為得馬超，則西可以吞益州，東可以拒曹操，乃商議欲以女招超為婿。大將楊柏諫曰：「馬超妻子遭慘禍，皆超之暗害也。主公豈可以女與之？」魯從其言，遂罷婚之議。或以楊柏之言，告知馬超，超大怒，有殺楊柏之意。楊柏知之，與兄楊松商議，亦有圖馬超之心。

正值劉璋遣使求救於張魯，魯不從。忽報劉璋又遣黃權到，權先來見楊松，說「東、西兩川，實為唇齒，西川若破，東川亦難保矣。今若肯相救，當以二十州相酬。」松大喜，即引黃權來見張魯，說璋與魯利害，更以二十州相酬，魯喜其利從之。巴西關關諫曰：「劉璋與主公世讎，今專急求救，許割地不可從也。」忽階下一人進曰：「某雖不才，願乞一旅之師，生擒劉璋，送要割地以還。」正是。

方看真主來西，又見精兵出漢中。  
未知其人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五回 馬超大戰葭萌關

却說關正勒張魯勿助劉璋，只見馬超挺身出曰：「超感主公之恩，無可上報。願領一軍，攻取葭萌關，生擒劉璋，割二十州奉還主公。」張魯大喜，先遣黃權從小路而回，隨即點兵二萬與馬超。此時關德臥病不能行，留於漢中，張魯令楊柏監軍，起與弟馬岱選日起程。

却說玄德軍馬在雒城，法正所差下書人回報說：「鄭度勸劉璋盡燒野穀，并心處倉庫，率巴西之民，遷於葭水西，深溝高壘，而不戰。」玄德孔明聞之，皆大驚曰：「若用此言，吾勢危矣！」法正笑曰：「主公勿憂，此計雖毒，劉璋必不肯用也。」

不一日，人傳劉璋不肯遷動百姓，不從鄭度之言。玄德聞之，方始寬心。孔明曰：「可速進兵取綿竹，如得此處，成都易取矣。」遂遣黃忠魏延領兵前進，殺魏延知玄德兵來，差李嚴出迎。嚴領三千兵出，各布陣完。黃忠出馬，與李嚴戰四五十合，不分勝負。孔明在帳中，致鳴金收軍。黃忠回陣，問曰：「正待要擒李嚴，軍糧何故收兵？」孔明曰：「吾已見李嚴武藝，不可力取，來日再戰，汝可詐敗，引入山路，出奇兵以勝之。」

黃忠領計次日，李嚴再引兵來，黃忠又出戰，不十合詐敗，引兵便走。李嚴趕來，迤邐趕入山路，猛然後急待回時，前面魏延引兵攔開。孔明自在山頂喚曰：「公如不降，兩下已伏強弩，欲與

劉備自領益州牧

害關士元報讎矣。」李嚴慌下馬卸甲投降。軍士不拿傷重一人。孔明引李嚴見玄德，玄德待之甚厚，錄曰：「費觀雖是劉益州親戚，與其甚密，當往說之。」玄德即命李嚴回城招降費觀。

嚴入綿竹城，對費觀說玄德如此仁德，今若不降，必有大禍。觀從其言，開門投降。玄德遂入綿竹，商議分兵取成都。忽流星馬急報言：「孟達、雲、嚴守葭萌關，今被東川張魯遣馬超與楊柏馬岱領兵攻打甚急，救遲則關隘休矣。」玄德大驚，孔明曰：「須是張超二將方可與敵。」玄德曰：「子龍引兵在外未回，雲德已在，此可急遣之。」孔明曰：「主公且勿言，容亮激之。」

却說張飛聞馬超攻關，大呼而入曰：「睜了哥哥，便去戰馬超也！」孔明伴作不聞，對玄德曰：「今馬超侵犯關隘，無人可敵，除非往荊州取關雲長來，方可與敵。」張飛曰：「軍師何故小覷吾？吾曾獨拒曹操百萬之兵，豈愁馬超一匹夫乎？」孔明曰：「翼德拒水斷橋，此因曹操不知虛實耳。若知虛實，將軍豈得無事？今馬超之勇，天下皆知，渭水六戰，殺得曹操割髮棄袍，幾乎喪命，非等閒之比。雲長且未必可勝。」飛曰：「我只今便去，如勝不得，馬超甘當軍令。」孔明曰：「既爾肯寫文書，便為先鋒，請主公親自去一遭，留亮守綿竹，待子龍來，却作商議。」魏延曰：「某亦願往。」

孔明令魏延帶五百哨馬先行，張飛第二。玄德後隊，望葭萌關進發。魏延哨馬先到關下，正遇楊柏、魏延與楊柏交戰，不十合，楊柏敗走。魏延要奪張飛頭功，乘勢趕去，前面一軍擺開，為首乃是馬岱。魏延只道是馬超，舞刀躍馬迎之，與馬岱戰不十合，岱敗走。魏延趕去，被岱回身一箭，中了魏延左臂。魏延急回馬走，馬岱趕到關前，只見一將喊聲如雷，從關上飛奔至面前。原來是張飛初到關上，聽得關前廝殺，便來看時，正見魏延中箭，因驟馬下關，救了魏延。

飛喝馬岱曰：「汝是何人？先通姓名，然後廝殺！」馬岱曰：「吾乃西涼馬岱是也。」張飛曰：「你原來不是馬超，快回去！非吾對手，只令馬超那厮自來說道：燕人張飛在此，馬岱大怒曰：『汝焉敢小覷我！』挺鎗躍馬，直取張飛。戰不十合，馬岱敗走。張飛欲待追趕，關上一騎馬到來，叫：『兄弟且休趕。』飛回視之，原來是玄德到來，飛遂不趕。一同上關。玄德曰：『恐怕你性躁，故我隨後趕來到此。』既然勝了馬岱，且歇一宵，來日戰馬超。」

次日天明，關下鼓聲大發，馬超兵到。玄德在關上看時，門旗影裏，馬超縱騎提鎗而出，獅盔獸帶，銀甲白袍，一來結束非凡。二者人才出來。玄德歎曰：「人言『錦馬超』，名不虛傳。」張飛便要下關，玄德急止之曰：「且休出戰，當先盡其銳氣。」關下馬超單搦張飛出戰，關上張飛怯不得，平吞馬超。三五番皆被玄德當

看看午後，玄德望見馬超陣上人馬皆倦，遂選五百騎，跟着張飛，衝下關來。馬超見張飛軍到，把鎗望後一招，約退軍有一箭之地。張飛軍馬一齊紮住，關上軍馬陸續下來。張飛挺鎗出馬，大呼：「認得燕人張翼德麼？」馬超曰：「吾家歷世公侯，豈識村野匹夫？」張飛大怒，兩馬齊出，二鎗並舉，約戰百餘合，不分勝負。玄德觀之，歎曰：「真虎將也。」恐張飛有失，急鳴金收軍。兩將各回。

張飛回到陣中，略歇馬片時，不用頭盔，只裹包巾，上馬又出陣前，搦馬超廝殺。超又出，兩個再戰。玄德恐張飛有失，自披挂下關，直至陣前，看張飛與馬超又戰百餘合，兩個精神倍加。玄德教鳴金收軍，二將分開，各回本陣。是日天色已晚，玄德謂張飛曰：「馬超英勇，不可輕敵。且退上關，來日再戰。」張飛殺得性起，那裏肯休，大叫曰：「誓死不回！」玄德曰：「今日天晚，不可戰矣。」飛曰：「多點火把，安排夜戰。」馬超亦換了馬，再出陣前，大叫曰：「張飛，你敢夜戰麼？」張飛性起，問玄德換了坐下馬，搶出陣來，叫曰：「我捉你不得，誓不上關。」超曰：「我勝你不得，誓不回寨。」

兩軍吶喊，點起千百火把，照耀如同白日。兩將又向陣前廝戰。到二十餘合，馬超撥回馬便走。張飛大叫曰：「走那裏去！」原來馬超見贏不得張飛，心生一計，詐做作態，賺張飛趕來，暗掣鎗在手，扭回身，颯着張飛，便打將來。張飛見馬超走，心中也提防，比及鎗打來時，張飛一閃，從耳朵邊過去。張飛便勒回馬時，馬超却又趕來。張飛帶住馬，拈弓搭箭，回身射馬超。超閃過，兩將各

自回陣。玄德自於陣前叫曰：「吾以仁義待人，不施詭計。馬孟起你收兵歇息，我不乘勢趕你。」馬超聞言，親自斷後，諸軍漸退。玄德亦收軍上關。

次日張飛又欲下關戰馬超。人報「軍師來到。」玄德接着孔明。孔明曰：「亮聞孟起世之虎將，若與翼德死戰，必有一傷。故令子龍漢升守住綿竹，我星夜來此，可使條小計，令馬超歸降主公。」玄德曰：「吾見馬超英勇，甚愛之。如何可得？」孔明曰：「亮聞東川張魯欲自立為漢寧王，手下謀士楊松，極貪賄賂，可差人從小路巡投漢中，先用金銀結好楊松，後進書與張魯云：『吾與劉璋爭西川，是與汝報讎，不可聽信離間之語。事定之後，保汝為漢寧王。』令其撤回馬超兵，待其來撤時，可用計招降馬超矣。」

玄德大喜，即時修書，差孫乾齎金珠從小路遞至漢中。先來見楊松說知此事，送了金珠。松大喜，先引孫乾見張魯。陳言方便。魯曰：「玄德只是左將軍，如何保得我為漢寧王？」楊松曰：「他是大漢皇叔，正合保奏。」張魯大喜，便差人教馬超罷兵，孫乾只在楊松家聽回信。

不一日，使者回報：「馬超言未成功，不可退兵。」張魯又遣人去喚，又不肯回。一連三次不至。楊松曰：「此人素無信行，不肯罷兵，其意必反。」遂使人流言云：「馬超意欲奪西川，自為劉主，與父報讎，不肯臣於漢中。」張魯聞之，間計於楊松曰：「一面

差人去說與馬超：『汝既欲成功，與汝一月限，要依我三件事。若依得，便有賞；否則必誅。』一要取西川，二要劉璋首級，三要退荊州兵。三件事不成，可獻頭來。」一面教張衛點軍守把關隘，防馬超兵變。

魯從之，差人到馬超寨中，說這三件事。超大喜曰：「如何變得恁的？」乃與馬岱商議：「不如罷兵。」楊松又流言曰：「馬超回兵，必懷異心。」於是張衛分七路軍，堅守隘口，不放馬超兵入。超進退不得，無計可施。孔明謂玄德曰：「今馬超正在進退兩難之際，亮憑三寸不爛之舌，親往超寨說馬超來降。」玄德曰：「先生乃吾之股肱，心腹，倘有疎虞，如之奈何？」孔明曰：「再三不肯放去。」

正躊躇間，忽報趙雲有書薦西川一人來降。玄德召入問之。其人乃建寧俞元人也，姓李名恢，字德昂。玄德曰：「向日關公苦諫劉璋，今何故歸我？」恢曰：「吾聞『良禽相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前諫劉益州者，以盡人臣之心，既不能用，知必敗矣。今將軍仁德布於蜀中，知事必成，故來歸耳。」玄德曰：「先生此來，必有益於劉備。」恢曰：「今聞馬超在進退兩難之際，恢昔在隴西與彼有一面之交，願往說馬超歸降，若何？」孔明曰：「正欲得一人替我一往，願聞公之說詞。」

李恢與孔明耳畔陳說如此如此。孔明大喜，即時遣行。恢行至超寨，先使人通名。姓馬超曰：「吾知李恢乃辯士，今必來說我。

「先喚二十刀斧手伏於帳下，囑曰：『令汝欲飲肉醬！』須臾，李恢昂然而入，馬超端坐帳中，不勸叱李恢曰：『汝來為何？』恢曰：『特來作說客。』超曰：『吾匣中寶劍新磨，汝試言之，其言不通，便請試劍。』恢笑曰：『將軍之驕不遠矣，但恐新磨之劍不能試吾之頭，將欲自試也。』超曰：『吾有何驕？』恢曰：『吾聞越之西子，善毀者不能閉其美，齊之無鹽，善美者不能掩其醜。一日中則月滿則虧，此天下之常理也。今將軍與曹操有殺父之讎，而關西又有切齒之恨，前不能救劉璋而退荆州之兵，後不能制楊松而見張魯之面目，四海難容，一身無主，若復有涪橋之敗，葵城之失，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超頓首謝曰：『公言極善，但超無路可行。』恢曰：『公既聽吾言，帳外何故伏刀斧手？』

超大慚，盡叱退恢曰：『劉皇叔，繼賢下士，吾知其必成，故捨劉璋而歸之。公之尊人，昔年曾與皇叔約共討賊，公何不棄暗投明，以圖上報父讎，下立功名乎？』馬超大喜，即喚楊柏入，一劍斬之，將首級共恢一同上關來降玄德。玄德親自接入，待以上賓之禮。超頓首謝曰：『今遇明主，如撥雲霧而見青天！』

時孫乾已回，玄德復命霍峻孟達守關，便撤兵來取成都。趙雲黃忠接入綿竹，人報：『蜀將劉峻馬漢引軍到。』趙雲曰：『某願往擒此二人。』言訖，上馬引軍出，玄德在城上管待馬超吃酒。未會安席，子龍已斬二人之頭，獻於筵前。馬超亦驚，倍加敬重。超

曰：『不須主公斷殺，超自喚出劉璋來降，如不肯降，超自與弟馬岱取成都，變手奉獻。』玄德大喜，是日盡歡。

却說敗兵回到益州，報劉璋、璋大驚，閉門不出。人報城北馬超救兵到，劉璋方敢登城望之，見馬超馬岱立於城下，大叫：『請劉季玉答話。』劉璋在城上問之，超在馬上以鞭指曰：『吾本領張魯兵來救益州，誰想張魯聽信楊松讒言，反欲害我。今已歸降劉皇叔，公可納土拜降，免致生靈受苦。如或執迷，吾先攻城矣。』劉璋驚得面如土色，氣倒於城上。眾官救醒璋曰：『吾之不明，悔之何及，不若開門投降，以救滿城百姓。』董和曰：『城中兵尚有三十萬餘人，錢帛糧草，可支一年，奈何便降？』劉璋曰：『吾父子在蜀二十餘年，無恩德加於百姓，致戰三年，血肉捐於草野，皆我罪也。我心何安，不如投降以安百姓。』

眾入聞之，皆墮淚。忽一人進曰：『主公之言，正合天意。』視之，乃巴西充國人也，姓譙，名周，字允南。此人素曉天文，璋問之，周曰：『某夜觀乾象，見彗星聚於蜀郡，其大星光如皓月，乃帝王之象也。況一戟之前，小兒謠云：『若要吃新飯，須待先主來。』此乃預兆，不可逆天道。』黃權劉巴聞言，皆大怒，欲斬之。劉璋攔住，忽報：『劉郡太守許靖，踰城出降矣。』劉璋大哭歸府。

次日，人報：『劉皇叔遣慕資簡雍在城下喚門。』璋令開門，接入。雍坐車中，傲視自若。忽一人掣劍大喝曰：『小輩得志，旁若無人，汝敢藐視吾蜀中人物耶！』雍慌下車迎之。此人乃廣漢綿

竹人也。姓名必字子勳。雅笑曰：「不識賢兒，幸勿見責！」遂同入見劉璋。具說玄德寬洪大度，並無相害之意。於是劉璋決計投降，厚待而雅次日，親齎印綬文籍，與簡雍同車出城，投降玄德。出寨迎接，握手流涕曰：「非吾不行仁義，奈勢不得已也。」共入寨交印綬文籍，並馬入城。

玄德入成都，百姓香花燈籠，迎門而接。玄德到公廳，坐堂定讞。內諸官皆拜於堂下，惟黃權劉巴閉門不出。衆將忿怒，欲往殺之。玄德慌忙傳令曰：「如有害此二人者，滅其三族！」玄德親自登門，請二人出仕。二人感玄德恩禮，乃出。孔明請曰：「今西川平定，難容二主，可將劉璋送去荊州。」玄德曰：「吾方得蜀郡，未可令李玉遠去。」孔明曰：「劉璋失基業者，皆因太弱也。主公若以婦人之仁，臨事不決，恐此土難以長久。」

玄德從之，設一大宴，請劉璋收拾財物，佩領振威將軍印綬，令將妻子良賤，盡赴南郡公安住歇。即日起行。玄德自領益州牧，其所降文武，盡皆重賞，定擬名爵。嚴顏爲前將軍，法正爲蜀郡太守，董和爲掌軍中郎將，許靖爲左將軍，長史龐羲爲營中司馬，劉巴爲左將軍，黃權爲右將軍。其餘吳懿費觀彭羸車府李嚴吳蘭雷同，李恢張翼秦宓譙周呂錢霍峻芝楊洪周察費禕費詩孟達……文武投降官員，共六十餘人，並皆擢用。諸葛亮爲軍師，關雲長爲提督將軍，漢壽亭侯張飛爲征遠將軍，新亭侯趙雲爲鎮遠將軍，黃忠爲征西將軍，魏延爲揚武將軍，馬超爲平西將軍，孫

乾簡雍陳竺糜芳劉封關平周倉廖化馬良嚴將統，伊籍及藍日荆襄一班文武官員，盡皆隨賞。遣使齎黃金五百斤，白銀一千斤，錢五千萬，蜀錦一千疋，賜與雲長。其餘官將給賞有差，殺牛宰馬，大餉士卒，開倉賑濟百姓，軍民大悅。

益州既定，玄德欲將成都有名住宅，分賜諸官。趙雲諫曰：「益州人民，屢遭兵火，田宅皆空，今當歸還百姓，令安居復業，民心方定，不宜奪之爲私賞也。」

玄德大喜，從其言，使諸葛軍師定擬治國條例。刑法頗重，法正曰：「昔高祖約法三章，黎民皆感其德。願軍師寬刑省法，以慰民望。」孔明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用法暴虐，萬民皆怨，故高祖以寬仁得之。今劉璋闇弱，德政不舉，威刑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替。籠之以位，位極則殘；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恩榮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道，於斯著矣。」

法正拜服，自此軍民安堵。四十一州地面，分兵鎮撫，並皆平定。法正爲蜀郡太守，凡平日一餐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或告孔明曰：「孝直大橫，宜稍斥之。」孔明曰：「昔主公困守荊州，北畏曹操，東憚孫權，賴孝直爲之輔翼，遂翻然翱翔，不可復制。今奈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耶？」因竟不問。法正聞之，亦自斂戢。

二日，玄德正與孔明閒敘，忽報雲長遣關平來謝所賜金帛，

玄德召入平拜罷。早上書信曰：「父親知馬超武藝過人，要入川來與之比試高低，教就稟伯父此事。」玄德大驚曰：「若雲長入蜀與孟起比試，勢不兩立。」孔明曰：「無妨。亮自作書回之。」玄德只恐雲長性急，便教孔明寫了書，發付關平。星夜回荆州。平回至荆州，雲長問曰：「我欲與馬孟起比試，汝曾說否？」平答曰：「軍師有書在此。」雲長拆開視之，其書曰：

亮聞將軍欲與孟起分別高下，以亮度之，孟起雖雄烈過人，亦乃驟布彭越之徒耳。當與翼德並驅爭先，猶未及美髯公之絕倫超羣也。今公受任守荆州，不為不重，倘一入川，若荆州有失，罪莫大焉。惟冀明照。

### 第六十六回 關雲長單刀赴會

却說孫權要索荆州，張昭獻計曰：「劉備所倚重者，諸葛亮耳。其兄諸葛瑾今仕於吳，何不將瑾老小執下，使瑾入川告其弟，令勸劉備交割荆州？」如其不還，必累及我老小。」亮念同胞之情，必然應允。」權曰：「諸葛瑾乃誠實君子，安忍拘其老小？」昭曰：「明教知是計策，自然放心。」

權從之，即召諸葛瑾老小，虛監在府，一面修書，打發諸葛瑾往西川去。不數日，到了成都，先使人報知玄德。玄德問孔明曰：「令兄此來為何？」孔明曰：「來索荆州耳。」玄德曰：「何以答之？」孔明曰：「只須如此如此。」

雲長看畢，自諱其慘笑曰：「孔明知我心也。」將書遍示賓客，遂無入川之意。

却說東吳孫權知玄德併吞西川，將劉璋遂於公安，遂召張昭、顧雍商議曰：「當初劉備借我荆州時，說取了西川，便還荆州。今已得巴蜀四十一州，須用取索漢上諸郡，如其不還，即動干戈。」張昭曰：「吳中方案不可動兵，昭有一計，使劉備將荆州雙手奉還主公。」正是：

西蜀方開新日月，東吳又索舊山川。  
未知其計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伏皇后為國捐生

計會已定，孔明出郭接瑾，不到私宅，徑入賓館參拜畢。瑾放聲大哭，亮曰：「兄長有事，但說何故發哀？」瑾曰：「吾一家老小休矣。」亮曰：「莫非為不還荆州乎？」因弟之故，執下兄長老小，弟心何安？兄休憂慮，弟自有計還荆州便了。」

瑾大喜，即同孔明入見玄德。皇上孫權書。玄德看了，怒曰：「孫權既以妹嫁我，却乘我不在荆州，竟將妹子濟地取去，情理難容。我正要大起川兵，殺下江南報我之恨，却還想來索荆州乎？」孔明笑拜於地，曰：「吳侯執下亮兄長老小，倘若不還，吾兄將全家被戮，兄死亮豈能獨生？望主公看亮之面，將荆州還了東吳。」

亮兄弟之情

玄德再三不肯，孔明只是哭求。玄德徐徐曰：「既如此，吾軍師面，分荆州一半還之，將長沙、零陵、桂陽三郡與他。」亮曰：「既蒙見允，便可寫誓與雲長，令交割三郡。」玄德曰：「子瑜到彼，須用誓書求吾弟。吾弟性如烈火，吾尚懼之，切宜仔細。」

孔明求了誓書，了玄德，別了孔明，登途迤迤到荆州。雲長請入中堂，賓主相敘。瑜出，玄德書曰：「皇叔許先以三郡還東吳，望將軍即日交割，令瑜好回見吳主。」雲長變色曰：「吾與吾兄桃園結義，誓共匡扶漢室。荆州本大漢疆土，豈得妄以尺寸與人？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雖吾兄有書來，我却只不還。」

瑜曰：「今吳侯執下，璋老小，若不得荆州，必將破法。望將軍憐之。」雲長曰：「此是吳侯詭計，如何瞞得我過？」璋曰：「將軍何太無面目？」雲長執劍在手曰：「休再言此劍上並無面目。」關平告曰：「軍師面上不好看，又親息怒。」雲長曰：「不看軍師面上，教你回不得東吳。」

璋滿面羞慚，急辭下，再往西川見孔明。孔明已自出巡去了。璋只得再見玄德，哭告雲長欲殺之事。玄德曰：「吾弟性急，極難與言。子瑜可暫回，容吾取了袁川，與中諸郡，調雲長往守之。那時方得交付荆州。」璋不得已，只得回東吳。吳見孫權，具言前事。孫權大怒曰：「子瑜此去，反觀奔走，莫非皆是諸葛亮之計？」璋曰：「非也。吾弟亦哭告玄德，方許將三郡先還，又無奈雲長恃頑不

肯。」孫權曰：「既劉備有先還三郡之言，便可差官前去長沙、零陵、桂陽三郡赴任，且看如何。」璋曰：「主公所言甚是。」

權乃令璋取回老小，一面差官往三郡赴任。不一日，三郡差去官吏，盡被逐回。告孫權曰：「關雲長不肯相容，連夜趕逐回吳。過後者，便要殺。」孫權大怒，差人召魯肅責之曰：「子敬昔為劉備作保，借吾荆州，今劉備已得西川，不肯歸還，子敬豈得坐視？」肅曰：「肅已思得一計，正欲告主公。」

權問何計。肅曰：「今屯兵於陸口，使人請關雲長赴會。若雲長肯來，以善言說之，如其不從，伏下刀斧手殺之。如彼不肯來，隨即進兵，與決勝負，奪取荆州便了。」孫權曰：「正合吾意，可即行之。」關澤進曰：「不可。關雲長乃世之虎將，非等閒可及。恐事不諧，反遭其害。」孫權怒曰：「若如此，荆州何日可得？」便命魯肅速行此計。

肅乃辭孫權，至陸口，召呂蒙、甘寧商議，設宴於陸口寨外臨江亭上，修下請書，選渡下能言快語一人為使，登舟渡江。江口關平問了，遂引使人入荆州，叩見雲長，具道魯肅相邀赴會之意。呈上請書。雲長看書畢，謂來人曰：「既子敬相請，我明日便來赴會，汝可先回。」

使者辭去。關平曰：「魯肅相邀，必無好意，又親何故許之？」雲長笑曰：「吾豈不知耶？此是諸葛亮回報孫權說吾不肯還三郡，故令魯肅屯兵陸口，邀我赴會，便索荆州。吾若不往，道吾怯矣。」

吾來日獨駕小舟，只用親隨十餘人，單刀赴會，看魯肅如何近我。平諱曰：「父親奈何以萬金之軀，親蹈虎狼之穴，恐非所以重伯父之寄託也。」雲長曰：「吾於千鎗萬刃之中，矢石交攻之際，匹馬縱橫，如入無人之境，豈憂江東羣鼠乎？」烏良亦諫曰：「魯肅雖有長者之風，但今事急不容不生異心，將軍不可輕往。」雲長曰：「昔戰國時趙人藺相如，無難之力，於滹池會上，觀秦國君臣如無物，况吾曾學萬人敵者乎？既已許諾，不可失信。」良曰：「縱將軍去，亦當有準備。」雲長曰：「只教吾兒選快船十隻，載著水軍五百，於江上等候。若吾認旗起處，便過江來。」平領命自去準備。

却說使者回報魯肅，說雲長慨然應允，來日准到。肅與呂蒙商議：「此來若何？」蒙曰：「彼帶單馬來，某與甘寧各人領一軍，伏於岸側，放礮為號，準備斷殺。如無軍來，只於庭後伏刀斧手五十人，就窺間殺之。」

計會已定。次日，肅令人於岸口遙望。長時後，見江面上一隻船來，梢公水手只數人，一面紅旗，風中招號，顯出一個大「關」字來。船漸近岸，見雲長青巾綠袍，坐於船上，傍邊周倉捧著大刀，八九個關西大漢各跨腰刀，一口魯肅薦，接入亭內，敘禮畢，入席飲酒，舉盃相勸，不敢仰視。雲長談笑自若。

酒至半酣，肅曰：「有一言訴與君候，幸垂聽焉。昔日令兄皇叔，使肅於吾主之前，信信荆州暫住，約於取西川之後歸還。今西

川已得，而荆州未還，得毋失信乎？」雲長曰：「此國家之事，豈關不必論之。」肅曰：「吾主只區區江東之地，而肯以荆州相借者，為念君侯等兵敗遠來，無以為資故也。今已得益州，則荆州自應見還。乃皇叔肯先割三郡，而君侯又不從，恐於理上說不去。」雲長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親督矢石，戮力破敵，豈得徒勞而無尺土相資？今足下復來索地耶？」肅曰：「不然。君侯始與皇叔同敗於長坂，計窮力竭，將欲遠竄，吾主矜愍，皇叔身無處所，不愛土地，使有所託，足以圖後功。而皇叔德驥好，已得四川，又占荆州，食而背義，恐為天下所恥笑。惟君侯察之。」雲長曰：「此皆吾兄之事，非某所宜與也。」肅曰：「某聞君侯與皇叔桃園結義，誓同生死，皇叔即君侯也，何得推托乎？」

雲長未及回答，周倉在階下厲聲曰：「天下土地，惟有德者居之。豈獨是汝東吳當有耶？」雲長變色而起，奪周倉所捧大刀，立於庭中，目視周倉而叱曰：「此國家之事，汝何敢多言？可速去。」倉會意，先到岸口，把紅旗一招，關平船如箭發，奔過江東來。雲長右手提刀，左手挽住魯肅手，佯推辭曰：「公今請吾赴宴，莫捉起荆州之事。吾今已醉，恐傷故舊之情。他日令人請公到荆州赴會，另作商議。」

魯肅魂不附體，被雲長扯至江邊。呂蒙、甘寧各引本部軍兵，出見雲長，手提大刀，親搦魯肅，恐魯肅被傷，寧不敢動。雲長到船邊，却纔放手，早立於船首，與魯肅作別。肅如癡似呆，看關公船已乘



且而去。後人有詩讀關公曰：

菟兔吳臣若小兒，單刀赴會敢平欺。當年一段英雄氣，兀勝相如在瀾池。

雲安自回荆州，肅與呂蒙共議：「此計又不成，如之奈何？」曰：「可即報主公，起兵與雲長決戰。」肅即令人申報。孫權聞之大怒，商議起傾國之兵，來取荆州。忽報曹操又遣三十萬大軍來也。權大驚，且教著肅休養荆州之兵，移兵向合淝，濡須以拒曹操。

却說操將欲起程南征，參軍傅幹字彥材上書諫操，書略曰：

幹聞用武則先威，用文則先德。威德相濟，而後王業成。往者天下大亂，明公用武，據之十年，其九今未承王命者，莫與劉耳。吳有長江之險，蜀有崇山之阻，難以威勝。愚以為且宜增修文德，按甲養兵，息軍養士，待時而動。今若舉數十萬之衆，順長江之流，偷賊寇險深，使我士馬不得逞其能，奇變無所用其權，則天威屈矣。惟明公詳察焉。

曹操覽畢，遂罷南征，與設學校，延禮文士。於是待中主簿杜襲衛凱和洽四人，議欲奪曹操為魏王。中書令荀攸曰：「不可。丞相官至魏公，榮加九錫，位已極矣。今又進陞王位，於理不可。」曹操聞之，怒曰：「此人欲效荀彧耶？」荀攸知之，憂憤成疾，臥病十數日而卒。亡年五十八歲。操厚葬之，遂罷魏王事。

一日，曹操帶劍入宮，獻帝正與伏后共坐。伏后見操來，慌忙

起身。帝見曹操戰慄不已。操曰：「孫權劉備各霸一方，不尊朝廷，當如之何？」帝曰：「盡在魏公裁處。」操怒曰：「陛下出此言，外人聞之，只道吾欺君也。」帝曰：「君若肯相輔，則幸甚，不爾，願垂恩相捨。」

操聞言，怒目視帝，恨恨而出。左右或奏帝曰：「近聞魏公欲自立為王，不久必將篡位。」帝與伏后大哭。后曰：「妾父伏完常有殺操之心，妾今當修書一封，密與父圖之。」帝曰：「昔董承為事不密，反遭大禍，今又恐泄漏，朕與汝皆休矣。」后曰：「且夕如坐針氈，似此為人，不如早亡。妾看官中之忠義，可託者，莫如穆順。當令寄此書。」乃即召穆順入屏後，退去左右近侍。帝后大哭，告順曰：「操賊欲為魏王，早晚必行篡奪之事。朕欲令后父伏完密圖此賊，而左右之人，俱賤心腹，無可託者。欲汝將皇后密書，寄與伏完，量汝忠義，必不負朕。」順泣曰：「臣感陛下大恩，敢不以死報，臣即請行。」

后乃修書付順，藏書於髮中，潛出禁宮，逕至伏完宅，將書呈上。完見是伏后親筆，乃謂穆順曰：「操賊心腹甚衆，不可遽圖。除非非江東孫權，西川劉備，二處起兵於外，操必自在。此時却求在朝忠義之臣，一同謀之，內外夾攻，庶可有濟。」順曰：「皇丈可作書覆帝后，求密詔，暗遣人往與劉二處，令約會起兵，討賊救主。」伏完即取紙為書，付順，順乃藏於頭髻內，辭完回宮。

原來早有入報知曹操，操先於宮門等候。穆順回遇曹操，

問「那裏去來」順答曰「皇后有病，命求醫去。」操曰「召得醫人何在」順曰「還未召至。」操喝左右遍搜身上，並無夾帶。放行。忽然風吹落其帽，操又喚回，取帽視之，遍觀無物，還帽令就。順雙手倒截其帽，操心疑令左右搜其頭髮中，搜出伏完書來。操看書中言語，欲請連孫劉為外應，操大怒，執下種順於密室問之。順不肯招，操連夜點起甲兵三千圍住伏完私宅，老幼並皆拿下。搜出伏后親筆之書，隨將伏氏三族盡下獄。平明使御林將軍鄒慮持節入宮，先收皇后璽綬。

是日帝在外殿，見鄒慮引三百甲兵直入帝問曰「有何事」慮曰「奉魏公命收皇后璽。」帝知事泄，心膽皆碎。慮至後宮，伏后方起，慮便喚管園人索取玉璽而出。伏后清知事發，便於殿後椒房內夾壁中藏躲。

少頃，尚書令華歆引五百甲兵入到後殿，問宮人「伏后何在」宮人皆推不知。歆教甲兵打開米戶，尋覓不見，料在壁中，便喝甲士破壁搜尋。歆親自動手，撤后頭簪推出。后曰「望免我一命。」歆叱曰「汝自見魏公訴去。」后披髮跣足，二甲士擁推而出。

原來華歆素有才名，向與原管等相友善。時人稱三人為「龍頭鳳尾」。為龍鹿管等為龍尾。一日寧與歆共種園蔬，鋤地見金，寧揮鋤不願拾而視之，然後擲下。又一日寧與歆同坐觀書，聞戶外傳呼之聲，有貴人乘軒而過，寧端坐不動，歆

嘗往觀。寧自此鄙歆之為人，遂割席分坐，不復與之為友。後來管寧避居遼東，常帶白帽，坐臥一椀，足不履地，終身不肯仕。而歆乃先事孫權，後歸曹操，至此乃有收捕伏皇后一事。後人有詩歆曰：

華歆當日逞兇謀，破壁生將母后收。助虐一朝添虎翼，罵名千載笑龍頭。

又有詩讚管寧曰：

遼東傳有管寧樓，人去樓空名獨留。笑殺子愉貪富貴，豈如白帽自風流。

且說華歆將伏后擁至外殿，帝望見后，乃下殿抱后而哭。歆曰「魏公有命，可速行。」后哭謂帝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命亦不知在何時也。」甲士擁后而去，帝追詢大慟。見鄒慮在側，帝曰「邳公天下寧有是事耶。」哭倒在地。鄒慮令左右扶帝入宮。

華歆挈伏后見操，操罵曰「吾以誠心待汝等，汝等反欲害我耶！吾不殺汝，汝必殺我。」喝左右亂棒打死，隨即入宮，將伏后所生二子皆就殺之。當晚將伏完、穆順等宗族二百餘口皆斬於市。朝野之人無不驚駭。時建安十九年十一月也。後人有詩歆曰：曹瞞兇殘世所無，伏完忠義欲如何。可憐皇后分離處，不及民間婦與夫。

帝自從壞了伏后，連日不食。操入曰「陛下無憂，臣無異。」



得曹操回寨。操重賞四將。自此兩邊相拒五十餘日，只不交戰。曹操傳令退軍。賈詡曰：『賊勢未見強弱，主公何故自退耶？』操曰：『吾料賊兵每日隱備，急難取勝。吾以退軍為名，使賊懈而無備，然後分輕騎抄襲其後，必勝賊矣。』賈詡曰：『丞相神機，不可測也。』

於是令夏侯淵張郃分兵兩路，各引輕騎三千，取小路抄陽平關後。曹操一面引大軍披裝盡起，楊昂聽得曹兵退，請楊任商議，欲乘勢擊之。楊任曰：『操造計極多，未知真偽，不可追趕。』楊昂曰：『公不往，吾當自去。』楊任苦諫不從。楊昂盡提五寨軍馬前進，只留些少軍士守寨。是日大霧迷漫，對面不相見。楊昂軍至半路，不能行，且懼蔡往。

却說夏侯淵一軍抄過山後，見重霧垂空，又聞人語馬嘶，恐有伏兵，急催人馬行動。大霧中誤走到楊昂寨前。守寨軍士聽得馬蹄響，只道是楊昂兵到，開門納之。曹軍一擁而入，見是空寨，便就寨中放起火來。五寨軍士盡皆棄寨而走。比及霧收，楊任領兵來救，與夏侯淵戰不數合，背後張郃兵到，楊任殺條大路奔回南鄭。楊昂待要回時，已被夏侯淵張郃兩個占了寨口。背後曹操大隊軍馬趕來，兩下夾攻，四邊無路。楊昂欲突陣而出，正撞着張郃兩個交手，被張郃殺死。敗兵回投陽平關，來見張郃。原來得二將敗走，諸營已失。半夜棄關奔回去了。曹操遂得陽平關并諸寨。張郃楊任同見張魯，言二將失了隘口，因此守關不住。張

魯大怒，欲斬楊任。任曰：『某會諜楊昂，休追操兵，他不肯聽信，故有此敗。任再乞一軍前去挑戰，必斬曹操，如不勝，甘當軍令。』張魯放了軍令狀。楊任上馬引一萬軍離南鄭下寨。

却說曹操提軍將進，先令夏侯淵領五千軍，往南鄭路上哨探，正迎著楊任軍馬，兩軍擺開。任遣部將昌奇出馬與淵交鋒，戰不三合，被淵一刀斬於馬下。楊任自挺鎗出馬，與淵戰三十餘合，不分勝負。淵佯敗而走，任從後追來，被淵用拖刀計，斬於馬下。軍士大敗而回。

曹操知夏侯淵斬了楊任，即時進兵，直抵南鄭下寨。張魯慌聚文武商議。關公曰：『某保一人可敵曹操手下諸將。』魯問是誰。關公曰：『南安龐德，前隨馬超投主公，後馬超往西川，龐德臥病不會行。見今蒙主公厚養，何不令此人去？』

張魯大喜，即召龐德至，厚加賞勞，點一萬軍馬，令龐德出城十餘里，與曹兵相對。龐德出馬搦戰。曹操在渭橋時，深知龐德之勇，乃囑諸將曰：『龐德乃西涼勇將，原屬馬超，今雖依張魯，未稱其心，吾欲得此人，汝等須皆與緩鬪，使其力乏，然後擒之。』

張魯先出戰了數合，便退。夏侯淵也戰數合，退了。徐晃又戰三五合，也退了。隨後許褚戰五十餘合，亦退。龐德力戰四將，並無懼怯，各將皆於操前誇龐德好武藝。曹操心中大喜，與眾將商議：『如何得此人投降？』賈詡曰：『某知張魯手下有一謀士楊松，其人極貪賄賂，今可暗以金帛送之，使譖龐德於張魯，便可圖矣。』

操曰：「何由得人入南鄉？」關曰：「來日交鋒，詐降作誘，乘寨而走，使龐德搗我寨，我却於夜後引兵劫寨，龐德必退入城，却選一能言軍士扮作彼軍，在陣中便得入城。」

操聽其計，選一精細軍士，重加賞賜，付與金掩心甲一付，令披在貼肉，外穿漢中軍士號衣，先於半路上等候。次日，先發夏侯淵、張郃兩枝軍兵，遠去埋伏，却教徐晃挑戰，不數合敗走。龐德招軍掩殺，曹兵盡退。龐德却奪了曹操寨柵，見寨中糧草極多，大喜，即時申報張魯。一面在寨中設宴慶賀。

當夜二更之後，忽然三路火起，正中是徐晃，許褚，左張郃，右夏侯淵，三路軍馬齊來劫寨。龐德不及陣備，只得上馬衝殺出來，望城而走。背後三路兵追來，龐德即喚開城門，領兵一擁而入。

此時細作已雜到城中，巡投楊松府下謁見，具說：「魏公曹丞相久聞盛德，特使其送金甲為信，更有密書呈上。」松大喜，看了密書中言語，謂細作曰：「上覆魏公，但請放心，某自有良策奉報。」打發來人先回，便連夜入見張魯，說龐德受了曹操賂賂，賈此一陣，張魯大怒，喚龐德責罵，欲斬之。關、張苦諫，張魯曰：「你來日出戰，不勝必斬。」龐德抱恨而退。

次日曹兵攻城，龐德引兵衝出，與令許褚交戰。褚詐敗，龐德趕來，操自乘馬於山坡上喚曰：「龐令名何不早降？」龐德怒罵，「爭住曹操抵一千員上將」，遂飛馬上坡。一聲喊起，天府地勢，連人和馬，跌入陷坑內去，四壁鉤索一齊上處，活捉了龐德押上

坡來。曹操下馬，叱退軍士，親釋其縛，問龐德肯降否。龐德尋思：張魯不仁，情願拜降。曹操親扶上馬，共回大寨，故意教城上望見。見張魯，德與操並馬而行，魯益信楊松之言為實。

次日曹操三面豎立雲梯，飛砲攻打。張魯見其勢已急，與弟張衛、張衡、衛曰：「放水盡燒倉廩，府庫，出奔南門去守巴中可也。」楊松曰：「不如開門投降。」張魯猶豫不定。衛曰：「只是燒了便行。」張魯曰：「我向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得遂，今不得已而出奔倉廩，國家之有不可廢也。」遂盡封鎖。

是夜二更，張魯引全家老小，開南門殺出。曹操教休追趕，捉兵入南鄉，見魯封閉府藏，心甚憐之，遂差人往巴中，勸使投降。張魯欲降，張衛不肯。楊松以密書報操，便教進兵，松為內應，操得魯親自引兵往巴中。張魯使弟衛領兵出敵，與許褚交鋒，被褚斬於馬下。敗軍回報張魯，魯欲堅守。楊松曰：「今若不出，坐而待斃矣。」

某守城，主公當親與決一死戰。」魯從之。關、張諫魯休出，魯不聽，遂對軍出迎。未及交鋒，後軍已走。張魯急退，背後曹兵趕來。魯到城下，楊松閉門不開。張魯無路可走，操從後追至，大叫：「何不早降？」魯乃下馬投拜，操大喜。念其封倉庫之心，優禮相待，封魯為鎮西將軍，關、張等皆封列侯。於是漢中皆平。曹操傳令各郡分設太守，置都尉，大賞士卒。惟有楊松賣主求榮，即命斬之於市，曹示眾。後人有詩歎曰：

妨賢賣主違奇功，竇得金銀總是空。家卡榮華身受戮，

令人于賊笑樹殺

曹操已得東川，主領司馬懿曰：「劉備以詐力取劉璋，蜀人尚未歸心。今主公已得漢中益州，益州可速進兵攻之，勢必瓦解。知者貴於乘時，時不可失也。」曹操曰：「人苦不知足，既得復望耶？」懿曰：「司馬仲達之言是也。若少遲緩，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為用，關羽等必冠三軍而為將，劉備既定，據守關隘，不可犯矣。」操曰：「士卒遠涉勞苦，且宜存恤。」遂按兵不動。

却說西川百姓，聽知曹操已取東川，料必來取西川。一日之間，數道驚恐。玄德請軍師商議，孔明曰：「亮有一計，曹操自退。」玄德問何計，孔明曰：「曹操分軍屯合淝，懼孫權也。今我若分江夏長沙桂陽三郡還吳，遣舌辯之士，陳說利害，令吳起兵襲合淝，牽動其勢，操必勒兵南向矣。」玄德問：「誰可為使？」孔明曰：「某願往。」

玄德大喜，遂作書具禮，令伊統先到荆州，知會雲長，然後入吳。到秣陵來見孫權，先通了姓名，權召入，見權禮畢，權問曰：「汝到此何為？」權曰：「昨承諸葛子瑜取長沙等三郡，為軍師不在，有失交割，今傳書送還。所有荆州南郡零陵，本欲送還，被曹操襲取，東川使劉將軍無容身之地，今合淝空虛，望君侯遣兵攻之，使曹操撤兵回南，上若取了東川，即還荆州全土。」權曰：「汝且歸，容吾商議。」

伊統退出，權問計於蒯越、士張昭曰：「此是劉備恐曹操取

西川，故為此謀。雖然如此，可因操在漢中，乘勢取合淝，亦是上計。」權從之，遂付伊統回蜀去訖，便議起兵攻操，令魯肅收取長沙江夏桂陽三郡屯兵於陸口，取呂蒙甘寧同去，餘統取凌統回。不日，呂蒙甘寧先到，獻策曰：「見今曹操合淝江太守朱光屯兵於皖城，大開稻田，納穀於合淝，以充軍實。今可先取皖城，然後取合淝。」權曰：「此計甚合吾意。」遂教呂蒙甘寧為先鋒，統、潘璋為合後，權自引周泰、陳武、董襲、徐盛為中軍，時程普、黃蓋、韓當在各處鎮守，都未隨征。

却說軍馬渡江，取和州，進到皖城。皖城太守朱光使人往合淝求救，一面固守城池，堅壁不出。權自到城下看時，城上箭如雨發，射中孫權。權回寨，問眾將曰：「如何取得皖城？」董襲曰：「可差軍士築起土山攻之。」徐盛曰：「可發雲梯，造虹橋，下觀城中而攻之。」呂蒙曰：「此法皆費日月而成，合淝救軍一至，不可圖矣。今我軍初到，士氣方銳，正可乘此銳氣，奮力攻擊。來日平明進兵，午未時便當破城。」

權從之。次日五更，飯畢，三軍大進。城上矢石齊下，甘寧手執鐵線，自矢石而上。朱光令弓弩手齊射，甘寧撥開箭林，一練打倒。朱光呂蒙親自擂鼓，士卒皆一擁而上，亂刀砍死朱光。餘眾多降，得了皖城。方纔辰時，張遼引軍至半路，哨馬回報皖城已失，遂即回兵歸合淝。

孫權入皖城，凌統亦引軍到。權慰勞畢，大將三軍軍實，呂蒙



同呂蒙甘寧皆死命逃過河南。這一陣殺得江南人人害怕，聞張  
遼大名，小兒也不敢夜啼。衆將保孫權回營，權乃重賞衆將，令  
利收軍回濡須，整頓船隻，商議水陸並進。一面差人回江南，再起  
人馬來助戰。

却說張遼聞孫權在濡須將欲與兵進攻，恐合淝兵少，難以  
抵敵，急令薛梯星夜往漢中報知曹操，求請救兵。操同衆官議曰：

### 第六十八回 甘寧百騎劫魏營

却說孫權在濡須口收拾軍馬，忽報曹孫自漢中領兵四十  
萬前來救合淝。孫權與衆上計議，先發董襲徐盛二人，領五十隻  
大船在濡須口埋伏，令陳武帶領人馬往來江岸巡哨。張昭曰：「  
今曹操遣來，必須先挫其銳氣。」權乃問帳下曰：「曹操遣來，誰  
敢當先破敵，以挫其銳氣？」凌統出曰：「某願往。」權曰：「帶多  
少軍去？」統曰：「三千人足矣。」甘寧曰：「只須百騎，便可破敵，  
何必三千？」凌統大怒，兩個就在孫權面前爭論起來。權曰：「曹  
軍勢大，不可輕敵。」乃命凌統帶三千軍出濡須口去哨探，遇  
兵便與交戰。

凌統領命，引着三千人馬，濡須領場，雙頭超處，曹兵早到。先  
鋒張遼與凌統交鋒，鬪五十合，不分勝負。孫權恐凌統有失，令呂  
蒙接應回營。甘寧見凌統回，即告權曰：「寧今夜只帶一百人馬  
去劫曹營，若折了一人一騎，也不算功。」孫權壯之，乃調撥帳下

「此時可攻西川否？」劉曄曰：「今蜀中稍定，已有準備，不可發  
也。不如撤兵去救合淝之急，就下江南。」操乃留夏侯淵守漢中，  
定軍山隘口，留張郃守蒙頭嶺等隘口。其餘軍兵拔寨都起，殺奔  
濡須壩來，正是

鐵騎甫能平隴右，旌旄又復指江南。  
不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左慈擲盃戲曹操

一百精銳馬兵付寧，又以酒五十瓶，羊肉五十斤，賞賜軍士。甘寧  
回到營中，教一百人持列坐，先將銀碗斟酒，自吃兩碗，乃語百人  
曰：「今夜奉命劫寨，請諸公各滿飲一盃，努力向前。」衆人聞言，  
面面相覷。甘寧見衆人有難色，乃拔劍在手，怒叱曰：「我爲上將，  
且不惜命，汝等何得遲疑？」衆人見甘寧作色，皆起拜曰：「願效  
死力。」

甘寧將酒肉與百人共飲，食盡，約至二更時候，取白鷄一  
百根，插於盔上爲號，都披甲上馬，飛奔曹寨邊，拔開鹿角，大喊  
一聲，殺入寨中，連奔中軍來殺曹操。原來中軍人馬，以車仗伏路，  
穿連筒得鐵桶相似，不能得進。甘寧只將百騎左衝右突，曹兵驚  
慌，正不知敵兵多少，自相擾亂。那甘寧百騎，在營內縱橫馳驟，連  
帶便殺。各營鼓譟，舉火如星，喊聲大震。甘寧從寨之甬門殺出，無  
入敢當。孫權令周泰引一枝兵來接應。甘寧將百騎回到濡須壩，



兵恐有埋伏，不敢前進。有人有言曰：

「警鼓聲喧，賊來與帥到處鬼神，百劍直貫軍家。」

遂說甘寧處將才。

甘寧引百騎到寨，不折一人一騎。至營門，令百人皆擊鼓吹笛，口稱「萬歲」。歡聲大震。孫權自來迎接。甘寧下馬拜伏。權扶起，攬寧手曰：「將軍此去，足使老賊驚駭，非孤和徐，正欲觀卿膽耳。」即賜絹千匹，利刀百口，寧拜受。遂分賞百人。權語諸將曰：「孟德有張遼，孤有甘寧，足以相敵也。」

次日，張遼引兵搦戰。凌統見甘寧有功，奮然曰：「統願敵張遼。」權許之。統遂領兵五千，離濡須，權自引甘寧臨陣觀戰。對陣圓處，張遼出馬，左有李典，右有樂進，凌統縱馬挺刀，出至陣前。張遼使樂進出迎，兩個圍到五十合，未分勝負。曹操聞知，親自策馬到門旗下來看。見二將酣戰，乃令曹休暗放冷箭。曹休便閃在張遼背後，開弓一箭，正中凌統坐下馬。那馬直立起來，把凌統掀翻在地。樂進連忙持槍來刺，鎗避未到，只聽得弓弦響處，一箭射中樂進面門，翻身落馬。兩軍齊出，各救一將回營。鳴金罷戰。凌統回寨中拜謁孫權，權曰：「汝能救你者甘寧也。」凌統乃頓首拜寧曰：「不想公能如此垂恩，自此與甘寧結為生死之交，再不為惡。」

且說曹操見樂進中箭，令自到帳中調治。次日，分兵五路來襲。濡須須操自領中路，左一路張遼，二路李典，右一路徐晃，二路關

德。每路各帶一萬人馬，殺奔江邊來。時帝襲徐盛二將在船上，見

五路軍馬來到，諸軍各有懼色。徐盛曰：「食君之祿，忠君之事，何懼哉？」遂引猛士數百人，用小船渡過江邊，殺入李典軍中去了。

董襲在船上，令衆軍搖鼓吶喊，助威。忽然江上猛風大作，波浪掀天，波濤洶湧。軍士見大船將覆，爭下腳蹻逃命。董襲被劍大吶曰：「將受君命，在此防賊，怎敢棄船而去？」立斬下船軍士十餘人。須臾，風急船覆，董襲竟死於江口水中。徐盛在李典軍中，往來衝突。

却說陳武聽得江邊嘶殺，引一軍來，正與龐德相遇，兩軍混戰。孫權在濡須塢中，聽得曹兵殺到江邊，親自與周泰引軍前來助戰。正見徐盛在李典軍中攪做一團，嘶殺便應軍殺入，接應。却被張遼徐晃兩枝軍，把孫權圍在垓心。曹操上高阜處，看見孫權被圍，急令許褚縱馬持刀殺入軍中，把孫權軍衝作兩段，彼此不能相救。

却說周泰從軍中殺出，到江邊不見了孫權，勒回馬，從外又殺入陣中，問本部軍：「主公何在？」軍人用手指馬厚處曰：「主公被圍甚急。」周泰挺身殺入，尋見孫權。泰曰：「主公可隨泰殺出。」於是泰在前，權在後，奮力衝突。泰到江邊，回顧又不見孫權，乃復翻身殺入圍中，又尋見孫權。權曰：「弓弩齊發，不能得出，如何？」泰曰：「主公在前，某在後，可以出圍。」

孫權乃縱馬前行，周泰左右遮護，身被數鎗，箭透重鎗，救得

孫權到江邊，呂蒙引一枝水軍前來接應下船。權曰：「吾親周泰三番擢殺，得脫重圍，但徐盛在核心，如何得脫？」周泰曰：「吾再救去。」遂輪鎗復翻身殺入重圍之中，救出徐盛。二將各帶重傷，呂蒙教軍士亂箭射住岸上兵，救二將下船。

却說陳武與龐德大戰，後面又無應兵，被龐德趕到隘口，樹林叢密，陳武再欲回身交戰，被楊森抓住袍袖，不能迎敵。為龐德所殺。曹操見孫權走了，自策馬驅兵，趕到江邊對射。呂蒙箭盡，正慌間，忽對江一軍船到，為首一員大將，乃是孫策女婿陸遜，自引十萬兵到，一陣射退曹兵，乘勢登岸，追殺曹兵，復奪戰馬數千匹。曹兵傷者不計其數，大敗而回。於亂軍中尋見陳武屍首。

孫權知陳武已亡，驚嘆又沉江而死，哀痛至切，令人入水中尋見靈輿屍首，與陳武屍一齊厚葬之。又慮周泰救護之功，設宴款之。權親自把酒，撫其背，淚流滿面曰：「御兩帝相救，不惜性命，被鎗數十，膚如刻畫，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卿乃孤之功臣，孤當與卿共榮辱，同休戚也。」言罷，令周泰解衣與衆將視之。皮肉肌膚，如同刀剗，瘡痕遍體。孫權手指其痕，一一問之。周泰具言戰鬥被傷之狀。一處傷令喫一觥酒，是日周泰大醉，權以青羅傘賜之，令出入殿蓋，以為顯寵。

從其言，令步騭往曹營求和，許年納歲貢。操見江南急未可下，乃從之。令孫權先撤入馬，吾然後班師。步騭回覆權，只留蔣欽、周泰守濡須口，盡登大兵上船回秣陵。

操留曹仁、張遼屯合淝，班師回許昌。文武衆官皆議立曹操為魏王。尚書崔琦力言不可。衆官曰：「汝獨不見荀文若乎？」琦大怒曰：「時乎時乎，會當有變，任自爲之。」有與琦不和者，皆知操操大怒，收斂下獄問之。操虎目虬髯，只是大罵曹操，欺君好賊。廷尉白操操令杖殺崔琦在獄中，後人有諺曰：

清河崔琰天性堅剛，虬髯虎目，鐵石心腸，奸邪辟易，孽節顯尊，忠於漢主，千古名揚。

建安二十一年夏五月，羣臣表奏魏帝，願魏公曹操功德，極天際地，伊周莫及，宜進爵爲王。獻帝即令鍾繇草詔，冊立曹操爲魏王。曹操假意上書三辭，詔三報不許。操乃拜命受魏王之爵。冕十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用天子車服。儀仗出警入蹕，於鄴郡蓋魏王宮，議立世子。操大妻丁夫人無出，妾劉氏生子曹芳。因張繇時死於宛城，卞氏所生四子，長曰丕，次曰彰，三曰植，四曰熊。

於是冊立丁夫人而立卞氏爲魏王妃。第三子曹植字子建，極聰明，舉不成章，操欲立之爲後嗣。長子曹丕恐不得立，乃間計於中大夫賈詡，詡教如此如此。自是但凡操出征，諸子遂行曹植，乃稱述功德，發言成章，惟曹丕不辭，只是流涕而拜。左右皆感傷，於是操疑植乖巧，誠心不及丕也。丕又使人賈嚮近侍，督著丕之纜。

立後嗣，躊躇不定。乃問曹曰：「孤欲立後嗣，當立誰？」曹不答。問其故，曰：「正有所思，故不能即答耳。」操曰：「何所思？」曹對曰：「思袁本初劉表升父子也。」

操大笑，遂立長子曹丕為王世子。冬十月，魏王官成，差人往各處收取奇花異果，栽種後苑。有使者到吳地，見了孫權，傳魏王令旨，再往溫州取柑子。時孫權正尊讓魏王，便令人於本城選了大柑子四十餘擔，星夜送往鄴郡。至中途，挑擔得夫疲困，歇於山脚，下見一先生，眇一目，披一足頭，戴白藤冠，身穿青布衣，來與脚夫作禮，言曰：「你等挑擔勞苦，貧道都替你挑一肩，何如？」

衆人大喜。於是先生每擔挑五里。但是先生挑過的擔兒，都輕了。衆皆驚疑。先生臨去，與領柑子官說：「貧道乃魏王鄉中故人，姓左名慈，字元放，道號烏角先生。如你到鄴郡，可說左慈申意。」遂拂袖而去。

取柑人至鄴，見操，呈上柑子。操親剖之，但只空殼，內並無肉。操大驚，問取柑人取柑人以左慈之事對。操不肯信。門吏忽報：「有一先生，自稱左慈，求見大王。」操召入，取柑人曰：「此正途中所見之人。」操叱之曰：「汝以何妖術，攝吾佳果？」慈笑曰：「豈有此事？」取柑剖之，內皆有肉，其味甚甜。但操自剖者，皆空殼。操愈驚，乃賜左慈坐而問之。慈索酒，內操令與之飲酒五斗，不醉。肉食全羊，不能操。問曰：「汝有何術，以至於此？」慈曰：「貧道於四川嘉陵峨嵋山中，學道三十年，忽聞石壁中有聲呼我之

名，及視則又不見。如此者數日，忽有天雷，震碎石壁，得玉書三卷，名曰「遁甲天書」。上卷名「天遁」，中卷名「地遁」，下卷名「人遁」。天遁能騰雲跨風，飛升太虛，地遁能穿山透石，人遁能雲遮四海，藏形變身，飛劍擲刀，取人首級。大王位極人臣，何不退步，跟貧道往峨嵋山中修行，當以三卷天書相授。」

操曰：「我亦久思急流勇退，奈朝廷未得其人耳。」慈笑曰：「益州劉玄德乃帝室之貴，何不讓此位與之，不然，貧道當飛劍取汝之頭也。」操大怒曰：「此正是劉備細作。」喝左右擊下。慈大笑不止。操令十數賊卒，捉下拷之。慈笑着力痛打，看左慈時，却胸胸熱睡，全無痛楚。操怒，命取大枷，鐵釘釘了，鐵鎖鎖了，送入牢中監禁。令人看守，只見枷鎖盡落，左慈臥於地上，並無傷損。連監禁七日，不與飲食。及看時，慈端坐於地上，面皮轉紅。獄卒報知曹操，取出問之。慈曰：「我數十年不食，亦不妨日食羊，亦能盡操，無可奈何。」

是日，諸官皆至王宮大宴。正行酒間，左慈足穿木屐，立於筵前。衆官驚怪。左慈曰：「大王今日水陸俱備，大宴羣臣，四方異物極多，內中欠少何物，貧道願取之。」操曰：「我要龍肝作羹，汝能取否？」慈曰：「有何難哉？」取墨筆於粉牆上畫一條龍，以袍袖一拂，龍腹自開。左慈於龍腹中提出龍肝一副，鮮血尚流。操不信，叱之曰：「汝先藏於袖中耳。」慈曰：「即今天慈草木枯死，大王要甚好花，隨意所欲。」操曰：「吾只要牡丹。」慈曰：「易耳。」

命取大花盒放筵前，以水興之。頃刻發出牡丹一標，開放雙花。衆官大驚，避過而坐而食。

少刻，庖人進魚餚。慈曰：「脩必松江鱸魚者方美。」操曰：「千里之隔，安能取之？」慈曰：「此亦何難取？」教把釣竿來於堂下魚池中釣之。頃刻釣出數十尾大鱸魚，放在殿上。操曰：「吾池中原有此魚。」慈曰：「大王何相欺耶？天下鱸魚只兩腮，惟松江鱸魚有四腮，此可辨也。」衆官視之，果是四腮。慈曰：「烹松江鱸魚，須紫芽莖方可。」操曰：「汝亦能取之否？」慈曰：「易耳。」令取金盆一個，慈以衣覆之，須臾得紫芽莖滿盆，進上。操以手取之，忽盆內有書一本，題曰：「孟鶴新書。」操取視之，一字不差。操大驚，慈取桌上玉盃，滿斟桂釀，進操曰：「大王可飲此酒，壽有千年。」操曰：「汝可先飲。」

慈遂執繩上玉筓於盆中一盞，將酒分爲兩半，自飲一半，將一半牽拽操叱之。慈搖盞於空中，化成一白鶴，趨殿而飛。衆官仰面視之，左慈不知所往。左右忽報：「左慈出宮門去了。」操曰：「如此妖人，必當除之，否則必將爲害。」遂命許褚引三百鎧甲車，追擒之。轎上馬引軍趕至城門，望見左慈穿木屐在前，慢步而行。稍飛馬追之，却只追不上。直趕到一山中，有牧羊小童趕着一羣

羊而來。慈走入羊羣內，藉取箭射之。慈即不見。褚趕殺羣羊，而回。牧羊小童守羊而哭，忽見羊頭在地上，作人言喚小童曰：「汝可將羊頭都湊在死羊腔子上。」小童大驚，掩面而走。忽聞有人在後呼曰：「不須驚走，還汝活羊。」小童回顧，見左慈已將地上死羊湊活，趕將來了。小童急欲問時，左慈已拂袖而去，其行如飛，倏忽不見。

小童歸告主人，主人不敢隱諱，報知曹操。操盡影圖形，各處捉拿。左慈三日之內，城裏城外，所捉抄一日，披一足白藤冠，青爛衣，穿木屐，先生都一般模樣者，有三四百個。閃動街市，操令衆將將豬羊血澆之，押送城南教場。曹操親自引甲兵五百人圍住，盡皆斬之。人人頸腔內各起一道青氣，飛到上天，聚成一處，化成一個左慈，向空招呼白鶴一隻，騎坐拍手大笑曰：「土鼠隨金虎，奸雄一旦休！」

操令衆將以弓箭射之，忽然狂風大作，走石揚沙，所斬之屍，皆跳起來，手提其頭，奔上演武廳來打曹操。文官武將掩面驚倒，各不相顧，正是：

奸雄權勢能傾國，道士仙機更異人。  
未知曹操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九回 卜周易管輅知機

討漢賊五臣死節

却說當日曹操見黑風中孽鬼皆趕，驚倒於地，須臾風定，衆

屍皆不見。左右扶操回宮，驚而成疾。後人有詩讚左慈曰：

步凌雲遍九州，獨憑憑甲自遼遼。等閒施設神仙術，點悟曹臨不轉頭。

曹操染病，服藥無愈。適太史亦許之，自許昌來見操。操令芝卜易。芝曰：「大王會聞神卜管轄否？」操曰：「頗聞其名，未知其術。汝可詳言之。」

芝曰：「管轄字公明，平原人也。容貌鷹鵠，好酒疎狂。其父曾為瑯琊郡丘長。轄自幼便嘗仰視星辰，夜不能寐。父母不能禁止。常云：『家雞野鶴，尚自知時，何況為人在世乎！』與鄰兒共戲，輒畫地為天文，分布日月星辰，及稍長，即深明周易，仰觀風角，數學通神，兼善相術。」

「瑯琊太守單子春聞其名，召轄相見。時有坐客百餘人，皆能言之。士皆謂子春曰：『轄年少，膽氣未堅，先請美酒三升，飲而後言。』子春奇之，遂與酒三升。飲畢，轄問子春：『今欲與轄為對者，若府君四座之士耶？』子春曰：『吾自與卿旗鼓相當。』於是與轄講論易理，轄覆盞而談，言言精奧。子春反覆辯難，轄對答如流。從曉至暮，酒食不行之者，及衆賓客，無不敬服。於是天下號為「神童」。

「後有居民郭恩者，兄弟三人，皆得癡疾，請轄卜之。轄曰：『卦中有渚家本夢中女鬼，非君伯母即叔母也。昔鏡荒之年，謀數升米之利，雅之落井，以大石壓破其頭，孤魂痛苦，自訴於天。故君兄弟有此報不可讓也。』郭恩等涕泣伏罪。」

「安平太守王基知轄神卜，延轄至家。適信都令妻常思頭風，其子又患心痛，因請轄卜之。轄曰：『此堂之西角有二死屍。一男持矛，一男持弓箭，頭在壁內，脚在壁外。持矛者主刺頭，故頭痛。持弓箭者主刺胸腹，故心痛。』乃掘之，入地八尺，果有二棺。一棺中有矛，一棺中有角弓及箭，木俱已朽爛。轄令徙骸骨去城外十里埋之，妻與子遂無恙。」

「館陶令諸葛原遷新與太守，轄往送行。密言轄能覆射。諸葛原不信，暗取燕卵、蜂巢、蜘蛛三物，分置三盒之中，令轄卜之。卦成，各寫四句於盒上。其一曰：『含氣須變，依乎宇堂。雌雄以形，羽翼舒張。此燕卵也。』其二曰：『家室倒懸，門戶衆多。鼓精育毒，得秋乃化。此蜂巢也。』其三曰：『殼釐長足，吐絲成羅。尋網求食，利在昏夜。此蜘蛛也。』滿座驚駭。」

「鄉下有老婦失牛，求卜之。轄判曰：『北溪之濱，七人宰烹，愈往追尋，皮肉尚存。』老婦果往尋之，見七人於茅舍後煮食，皮肉猶存。婦告本郡太守劉邠，捕七人罪之，因問老婦曰：『汝何以知之？』婦告以管轄之神卜。邠不信，請轄至府，取印囊及山雞毛藏於盒中，令卜之。轄卜其一曰：『內方外圓，五色成文，含寶守信，出則有章。此印囊也。』其二曰：『巖巖有鳥，錦體朱衣，羽翼玄黃，鳴不失聲。此山雞毛也。』劉邠大驚，遂待為上賓。」

「一日出郊間行，見一少年耕於田中，轄立道傍觀之。良久，問曰：『少年高姓貴庚？』答曰：『姓趙名顯，年十九歲矣。敢問先

生為誰? 輅曰:「吾管輅也,吾見汝眉間有死氣,三日內必死。汝貌美,可惜無壽。」趙顛回家,急告其父。父聞之,趕上管輅,哭拜於地,曰:「請歸救吾子。」輅曰:「此乃天命也,安可禳乎?」父告曰:「老夫止有此子,望乞垂救。」趙顛亦哭求。輅見其父子情切,乃謂趙顛曰:「汝可備淨酒一瓶,鹿脯一塊,來日齋往南山之中,大樹之下,看盤石上,有二人奕棋。一人向南坐,穿白袍,其貌甚惡。一人向北坐,穿紅袍,其貌甚美。汝可稟其奕與滌時,將酒及鹿脯跪進之,待其飲食畢,汝乃哭拜求壽,必得益算矣。」但切勿言是善所教也。

老人留輅在家。次日,趙顛攜酒脯盃盤入南山之中,約行五六里,果有二人於大松樹下盤石上著棋,全然不顧。趙顛跪進,謂二人食著棋,不覺飲酒已盡。趙顛哭拜於地而求壽。二人大笑。穿紅袍者曰:「此必管子之言也。吾二人既受其私,必須禱之。」穿白袍者乃於身邊取出錦囊檢看,謂趙顛曰:「汝今年十九歲當死,吾今於『十』字上添一『九』字,汝壽可至九十九。何見管輅教再休泄漏天機,不然必致天譴。」穿紅者出筆添訖,一陣清風過處,二人化作二白鶴,冲天而去。

趙顛歸問管輅,輅曰:「穿紅者,南斗也;穿白者,北斗也。」顛曰:「吾聞北斗九星何止一人。」輅曰:「散而為九,合而為一也。北斗注死,南斗注生,命已添注,算子復何愛?」父子拜謝,自此管輅恐泄天機,更不輕為人卜。此人現在平原大王欲知休咎,

何不召之?

操大喜,即差人往平原召輅,至,參拜訖,操令卜之。輅答曰:「此勿術耳,何必為要?」操心安,病乃漸可。操令卜天下之事。輅曰:「三八縱橫,黃豬遇虎,定軍之南傷折一股。」又令卜操所修之數。輅曰:「獅子窩中,以安神位,王道鼎新,子孫顯貴。」操問其詳。輅曰:「茫茫天數,不可預知,待後自驗。」

操欲封輅為太史,輅曰:「命薄相竊,不稱此職,不敢受也。」操問其故。答曰:「輅無主骨,眼無守睛,鼻無梁柱,脚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只可泰山治鬼,不能治生人也。」操曰:「汝相吾若何?」輅曰:「位極人臣,又何必相?」再三問之,輅但笑而不答。操令輅通和文武官僚。輅曰:「皆治世之臣也。」操問休咎,皆不肯盡言。後人有詩讚管輅曰:

平原神卜管公明,能算南辰北斗星。八卦幽微通鬼竅,六爻玄奧究天庭。

預知相法應無謬,自覺心源極有靈。可惜當年奇異術,後人無復授遺經。

操令下東吳西劍三處,輅設卦云:「東吳主亡,一大將,西蜀有兵犯界。」操不信,忽合淝報來:「東吳陸口守將魯肅身故。」操大驚,便差人往漢中探聽消息。不數日,飛報:「劉玄德遣張飛、馬超、兵屯下,辦取關。」操大怒,便欲自領大兵,再入漢中,令管輅卜之。輅曰:「大王未可妄動,來春許都必有火災。」

操見許都東華門外。時有一人姓耿名紀字季行洛陽人也。舊為丞相府掾。後遷侍中少府。與司直韋晃甚厚。見曹操進封王爵。出入用天子車服。心甚不平。時建安二十三年春正月。耿紀與韋晃密議曰。『操賊奸惡日甚。將來必為篡逆之事。吾等為漢臣。豈可同惡相濟。』韋晃曰。『吾有心腹人。姓金名禕。乃漢相金日磾之後。素有討操之心。更兼與王必甚厚。若得同謀。大事濟矣。』耿紀曰。『他既與王必交厚。豈肯與我等同謀乎。』韋晃曰。『且往說之。看是如何。』

於是一人同至金禕宅中。禕接入後堂。坐定。是曰。『德傳與王長史甚厚。吾三人特來告求。』禕曰。『所求何事。』是曰。『吾聞魏王早晚受禪。將登大寶。公與王長史必高選。豈不相棄。曲賜提攜。感德非淺。』禕拂袖而起。適從者奉茶至。但將茶置於地上。是伴驚曰。『德微故人。何甚薄也。』禕曰。『吾與汝交厚。為汝等是漢朝臣宰之後。今不思報本。欲輔篡反之人。吾有何面目與汝為友。』耿紀曰。『奈天數如此。不得不然耳。』

吾等本欲討賊。來求足下。前言特相試耳。』禕曰。『吾累世漢臣。安能從賊。公等欲扶漢室。有何高見。』晃曰。『雖有報國之心。未有討賊之計。』禕曰。『吾欲裏應外合。殺了王必。奪其兵權。扶助變與。更結劉皇叔為外援。操賊可滅矣。』

二人閉之。極掌稱善。禕曰。『吾有心腹二人。與操賊有殺父之仇。現居城外。可用為羽翼。』耿紀問是何人。禕曰。『太醫吉平之子。長名吉邈。字文然。次名吉穆。字思然。操昔日為董承衣帶詔事。曾殺其父。二子逃竄遠鄉。得免於難。今已潛歸許都。若使相助討賊。無有不從。』

耿紀大喜。金禕即使人密告二吉。須與二人至。禕具言其事。二人感憤流淚。怨氣冲天。誓殺國賊。金禕曰。『正月十五日。夜間。城中大張燈火。慶賀元宵。耿少府。韋司直。你二人各領家僮。投王必營前。只看營中火起。分兩路殺入。殺了王必。徑跟我入內。請天子登五鳳樓。召百官面諭討賊。吉文然兄弟於城外殺入。放火為號。各要揚聲。叫百姓誅殺國賊。殺在城內。殺軍。待天子降詔。招安已定。便進兵殺。抄鄴郡。擄曹操。即發使齎詔召劉皇叔。今日約定。至期二更舉事。勿似董承自取其禍。』五人對天說誓。歃血為盟。各自歸家。整頓軍馬。器械。臨期而行。

且說耿紀。晃。二人。各有家僮三四百。預備器械。吉邈兄弟。亦聚三百人口。只推鬧元宵。安禕已定。今禕先期來見王必。言一方今海宇稍安。魏王威震天下。今值元宵令節。不可不放燈火。以示

太平氣象。王必然其言，告諭城內居民，盡張燈結彩，慶賞佳節。至正月十五夜，天色晴霽，星月交輝，六街三市，撒放花燈，真個金吾不禁，玉漏無催。

王必與御林諸將，在營中飲宴。二更以後，忽聞營中吶喊，人報「營後火起」。王必慌忙出帳看時，只見火光亂滾，又聞賊殺連天，知是營中有變，急上馬出南門，正遇耿紀一箭射中肩膊，幾乎墜馬，遂望西門而走。背後有軍趕來，王必着忙，棄馬步行。至金樟門首，慌叩其門。原來金樟一面使人於營中放火，一面親領家僮隨後助戰，只留婦女在家。

時家中聞王必叩門之聲，只道金樟歸來，權妻從隔門便問曰：「王必那廝殺了麼？」王必大驚，方悟金樟同謀，徑投曹休家報知。金樟耿紀等同謀反，休急披挂上馬，引千餘人在城中拒敵。城內四下火起，燒着五鳳樓，帝避於深宮。曹氏心腹爪牙，死據宮門，城中俱聞人叫「殺盡曹賊，以扶漢室」。

原來夏侯惇奉曹操命，巡警許昌，領三萬軍，離城五里屯扎。是夜遙望見城中火起，便領大軍前來圍住許都，使一枝軍入城接應。曹休直混殺至天明，耿紀韋晃等無人相助，人報金樟二言皆被殺死。耿紀韋晃等路殺出城門，正遇夏侯惇大軍圍住，活捉去了。手下百餘人皆被殺。夏侯惇入城救滅遺火，盡收五人，老小宗族，使人飛報曹操。操傳令殺將耿紀二人，及五家宗族，老小皆斬於市，并將在朝大小百官，盡行拿解鄴郡，聽候發落。

夏侯惇押耿紀二人至市曹。耿紀厲聲大叫曰：「曹阿瞞，吾生不能殺汝，死當作厲鬼以擊賊！」劍子以刀搦其口，流血滿地，大罵不絕而死。韋晃以面頰頓地曰：「可恨可恨！」咬牙皆碎而死。後人有詩讚曰：

耿紀精忠韋晃賢，各持空手欲扶天。誰知漢祚相將盡，恨滿心胸要九泉。

夏侯惇盡斬五家老宗族，將百官解赴鄴郡。曹操於教場立紅旗於左，白旗於右，下令曰：「耿紀韋晃等造反，放火燒許都，汝等亦有出救火者，亦有閉門不出者，如會救火者，可立於紅旗下，如不會救火者，可立於白旗下。一衆官自思救火者必無罪，於是多奔紅旗之下。三停內只有一停立於白旗之下。操教盡擊立於紅旗下者，衆官各言無罪。操曰：「汝當時之心，非是救火，實欲助賊耳。」盡命牽出漳河，凌斬之，死者三百餘人。其立於白旗下者，盡皆賞賜，仍令還許都。

時王必已被箭瘡發而死，操命厚葬之。令曹休總督御林軍，馬鍾繇為相國，華歆為御史大夫，遂定侯爵六等十八級，關西侯爵十七級，皆金印紫綬。又置關內外侯十六級，銀印龜組，羣侯大夫十五級，銅印銀組，殺定爵封官，朝廷又換一班人物。曹操方悟管轄火災之說，遂重賞格，格不受。

却說曹洪領兵到漢中，令張郃夏侯淵各據險要。曹洪親自進兵拒敵，時張飛自與雷同等把巴西馬超兵至下寨，令吳蘭為



先鋒領兵哨出，正與曹洪軍相遇，吳蘭欲退。牙將任夔曰：「賊兵初至，若不先挫其銳氣，何顏見孟起乎？」於是驟馬挺鎗，搦曹洪戰。洪自提刀躍馬而出，交馬三合，斬夔於馬下。乘勢掩殺，吳蘭大敗。見馬超超責之曰：「汝不得吾令，何故輕敵致敗？」吳蘭曰：「任夔不聽吾言，故有此敗。」馬超曰：「可緊守隘口，勿與交鋒。」一面申報成都，聽候行止。

曹洪見馬超連日不出，恐有詐謀，引軍退回南鄭。張郃來見曹洪，問曰：「將軍既已斬將，如何退兵？」洪曰：「吾見馬超不出，

### 第七十回 猛張飛智取瓦口隘

却說張郃部兵三萬，向分三寨，各傍山險。一名岩渠寨，一名雙頭寨，一名蕩石寨。當日張郃於三寨中，各分軍一半，去取巴西。留一半守寨。早有探馬報到巴西，說張郃引兵來了。張飛急喚雷同商議。同曰：「關中地惡山險，可以埋伏。將軍引兵出戰，我出奇兵相助，都可擒矣。」

張飛撥精兵五千，與雷同去訖。飛自引兵一萬，離關中三十里，與張郃兵相遇。兩軍排開，張飛出馬，單搦張郃。郃挺鎗縱馬而出，戰到三十餘合，郃後軍忽然喊起。原來望見山背後有蜀兵旗旛，故此攪亂。張郃不敢戀戰，撥馬回走。張飛從後掩殺，前面雷同又引兵殺出。兩下夾攻，郃兵大敗。張飛雷同連夜追襲，直趕到岩渠山。張郃仍舊分兵守住三寨，多置插木礮石，堅守不戰。張飛離

恐有別謀。且我在郃郡問神卜，管轄有言，當於此地折一員大將。吾疑此言，故不敢輕進。」張郃大笑曰：「將軍行兵半生，今奈何信卜者之言，而惑其心哉？郃雖不才，願以本部兵取巴西。若得巴西，蜀郡易耳。」洪曰：「巴西守將張飛，非比等閒，不可輕敵。」張郃曰：「人皆怕張飛，吾視之如小兒耳。此去必擒之。」洪曰：「倘有疎虞，若何？」郃曰：「甘當軍令。」洪勒了文牒，張郃進兵。正是：自古驕兵多致敗，從來輕敵少成功。

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老黃忠計奪天蕩山

岩渠十里下寨。次日引兵搦戰。郃在山上大吹大擂飲酒，並不下山。張飛令軍士大罵，郃只不出。飛只得還營。

次日雷同又去山下搦戰。郃又不出。雷同驅軍士上山，山上插木礮石，打將下來。雷同急退。蕩石寨頭兩寨兵出，殺敗雷同。次日張飛又去搦戰。張郃又不出。飛使軍人百餘，搬機礮，郃在山上亦罵。張飛尋思無計可施，相拒五十餘日。飛就在山前紮住大寨，每日飲酒，飲至大醉，坐於山前辱罵。

玄德差人騎軍，見張飛終日飲酒，使者回報。玄德大驚，忙來問孔明。孔明笑曰：「原來如此。軍前恐無好酒，成都佳釀極多，可將五十甕作三車裝，送到軍前，與張將軍飲。」玄德曰：「吾弟自來飲酒失事，軍師何故反送酒與他？」孔明笑曰：「主公與

翼德做了許多年兄弟，還不知其為人耶？翼德自來關隘，然而于收川之時，譏釋德。此非勇夫所為也。今與張郃相拒五十餘日，酒醉之後，便坐山前，辱罵若無人，此非貪吝，乃取張郃之計耳。」玄德曰：「雖然如此，未可託大，可使魏延助之。」孔明令魏延解酒赴軍前，車上各插黃旗，大書「軍前公用美酒。」

魏延領命，解酒到寨中，見張飛，傳說主公賜酒，飛拜受訖，分付魏延雷同等引一枝人馬，為左右翼，只看軍中紅旗起，便各進兵，欲將酒擺倒帳下，令軍士大開旗鼓，而飲，有劄作報上山來。張郃醉來，山頂觀望，見張飛坐於帳下飲酒，令二小卒於前相相接，為翼，曰：「翼德飲我太甚。」傳令今夜下山劫寨。令寨頭蔣石二寨，皆出寨左右。

當夜張郃乘月色微明，引軍從山側而下，趕到寨前。遙望張飛大帳燈燭，在帳中飲酒，張郃當先大喊一聲，山前搦鼓為助，直殺入中軍。但見張飛端坐不動，張郃驟馬到面前一合，刺到却是三個草人，急勒馬回時，帳後連珠滾起一將當先，趕住去路，睜圓環眼，聲如雷，乃張飛也，挺矛驟馬，直取張郃。

兩將在火光中戰到三五十合，張郃只盼兩寨來救，誰知兩寨救兵已被魏延雷同等將殺退，就勢奪了二寨。張郃不見救兵，正沒奈何，又見山上火起，已被張飛後軍奪了寨。張郃三寨俱失，只得奔瓦口關去了。張飛大獲勝捷，報入成都，玄德大喜。方知翼德飲酒是計，只要誘張郃下山。

却說張郃退守瓦口關，三萬軍已折二萬，這人問曹洪求救。洪大怒曰：「汝不聽吾言，強要進兵，失了緊要隘口，却又來求救。」遂不肯發兵，使人催督張郃出戰。郃心慌，只得定計分兩軍去關口前山僻埋伏，分付曰：「我詐敗，張飛必然趕來，汝等就截其歸路。」

當日張郃引兵前進，正遇雷同等戰不數合，張郃敗走，雷同趕來。兩軍齊出，截斷回路。張郃復回，刺雷同等於馬下。敗軍回報張飛，飛自來與張郃挑戰。郃又詐敗，張飛不趕。郃又回戰，不數合，又敗走。張飛知是計，收軍回寨，與魏延商議曰：「張郃用埋伏計，殺了雷同，又要賺吾，何不將計就計？」延問曰：「如何？」飛曰：「我明日先引一軍前往，汝却引精兵於後，待伏兵出，汝可分兵擊之，用車十餘乘，各載柴草，塞住小路，放火燒之。吾乘勢擒張郃與雷同報讎。」

魏延領計，次日，張飛引兵前進，張郃兵又至，與張飛交鋒。戰到十合，郃又詐敗。張飛引馬步軍趕來，郃且戰且走。引張飛過山，哈口，郃將後軍為前，復紮住營，與飛又戰。指望兩處伏兵出，要圍困張飛，不想伏兵却被魏延精兵到，趕入哈口，將車輻截住山路，放火燒車山谷草木皆着，烟迷其徑，兵不得出。

張飛只顧引軍衝突，張郃大敗，死命殺開條路，走上瓦口關，收聚殘兵，堅守不出。張飛和魏延，連日攻打關隘不下。飛見不濟事，把軍退二十里，却和魏延引數十騎，自來兩邊暗探小路，忽見

男女數人各背小包於山僻路攀藤附葛而走飛於馬上用鞭指與魏延曰：『奪瓦口關只在這幾個百姓身上。』便喚軍士分付：『休要驚恐他。好生喚那幾個百姓來。』

軍士連忙喚到馬前飛用好言以安其心問其何來百姓告曰：『我等皆漢中居民今欲還鄉聽知大軍斷殺塞閉漢中官道今過蒼溪從梓潼山嶺新川入漢中還家去。』飛曰：『這條路取瓦口關遠近若何？』百姓曰：『從梓潼山小路却是瓦口關背後。』

飛大喜帶百姓入寨中與了酒食分付魏延引兵扣關攻打。我親自引輕騎出梓潼山攻關後。便令百姓引路選輕騎五百從小路而進。

却說張郃為救軍不到心中正悶人報：『魏延在關下攻打。』張郃披挂上馬却待下山忽說：『關後四五路火起不知何處兵來。』郃自領兵來迎旗開處早見張飛郃大驚急往小路而走馬不堪行後面張飛追趕甚急郃策馬上山尋避而逃方得走脫隨行只有十餘人步行入南鄉見曹洪。

洪見張郃只剩下十餘人大怒曰：『吾教汝休去汝取下文狀要法今日折盡大兵尚不自死還來做甚。』喝令左右推出斬之。行軍同馬鄒濬諫曰：『三軍易得一將難求。』張郃雖然有罪乃魏王所深愛者也不可便誅可再與五千兵選取蒯萇關牽動其各處之兵漢中自安矣。如不成功二罪俱罰。曹洪從之。

與兵五千救張郃取葭萌關領命而去。

却說蒯萇關守將孟達被殺知張郃兵來。達只堅守孟達定要迎敵引軍下關與張郃交鋒大敗而回。孟達急中文書到成德關知請軍師商議。孔明察衆將於堂上問曰：『今葭萌關緊急必須關中取翼德方可退張郃也。』法正曰：『今翼德兵也瓦口關守關中亦是緊要之地不可取回。』張中諸將內選一人去破張郃。孔明笑曰：『張郃乃魏之名將非等閒可及。除非翼德無人可當。』忽一人厲聲而出曰：『軍師何輕視衆人耶？吾雖不才願斬張郃首級獻於麾下。』

衆視之乃老將黃忠也。孔明曰：『漢升雖勇爭奈年老恐非張郃對手。』忠聽了白鬚倒豎而言曰：『某雖老兩臂尚開三石之弓渾身還有千斤之力豈不足敵張郃匹夫耶？』孔明曰：『將軍年近七十如何不老？』忠趨步下堂取架上大刀輪動如飛壁上硬弓連拽折兩張。孔明曰：『將軍要去誰為副將？』忠曰：『老將嚴顏可同我去。但有疎虞先納下這白頭。』玄德大喜即時令嚴顏黃忠去與張郃交戰。趙雲諫曰：『今張郃親犯葭萌關軍師休為兒戲。若葭萌一失益州危矣。何故以二老將當此大敵乎？』孔明曰：『汝以二人老邁不能成事吾料漢中必於此二人手內可得。』趙雲等各各哂笑而退。

却說黃忠嚴顏到關上孟達被殺見了心中亦笑孔明欠調。『是這般緊要去處如何只教兩個老的來。』黃忠謂嚴顏曰：

「你見諸人勸辭，他笑我二人年老，今可建奇功，以服衆心。」  
嚴顏曰：「願聽將軍之令。」

兩個商議定了，黃忠引軍下關，與張郃對陣。張郃出馬，見了黃忠，笑曰：「你許大年紀，猶不識羞，尚欲出陣耶？」忠怒曰：「豈子欺吾年老，吾手中寶刀却不老！」遂拍馬向前與郃大戰。二馬相交，約戰二十餘合，忽然背後喊聲起。原來是嚴顏從小路抄在張郃軍後，兩軍夾攻，張郃大敗，連夜趕去。張郃兵退八十里，黃忠嚴顏收兵入寨，俱各按兵不動。曹洪聽知張郃輸了一陣，又欲見罪，郭淮曰：「張郃被迫，必投西蜀，今可遣將助之，就如監臨，使不生外心。」

曹洪從之，即遣夏侯惇之姪夏侯尚，并降將韓玄之弟韓浩，二人引五千兵前來助戰。二將即時起行，到張郃寨中間，及軍情。郃言：「老將黃忠甚是英雄，更有嚴顏相助，不可輕敵。」韓浩曰：「我在長沙，知此老賊利害，他和魏延獻了城池，害吾親兄，今既相遇，必當報讎。」遂與夏侯尚引新軍離寨前進。

原來黃忠連日哨探，已知路徑。嚴顏曰：「此去有山名天漢山，山中乃是曹操屯糧積草之地。若取得那個去處，斷其糧草，漢中可得也。」忠曰：「將軍之言，正合吾意，可與吾如此如此。」嚴顏依計，自領一校軍去了。

却說黃忠聽知夏侯惇，遂引軍馬出營，韓浩在陣前大罵黃忠：「無義老賊！」拍馬挺鎗來取黃忠。夏侯尚便出來攻。

黃忠力戰二將，各鬪十餘合，黃忠敗走。二將趕二十餘里，奪了黃忠營寨。忠又草創一營。次日，夏侯尚韓浩趕來，忠又出陣，戰數合，又敗走。二將又趕二十餘里，奪了黃忠營寨。張郃守後寨，郃來前寨，諺曰：「黃忠連退二日，於中必有詭計。」夏侯尚叱張郃曰：「你如此膽怯，可知歷次戰敗，今再休多言，看吾二人建功！」

張郃羞殺而退。次日，二將又戰，黃忠又敗退二十里。二將連趕上，次日，二將兵出，黃忠望風而走，連敗數陣，直退在關上。二將扣關下寨，黃忠堅守不出。孟達暗發書申報玄德說：「黃忠連輸數陣，見今退在關上。」玄德慌問孔明，孔明曰：「此乃老將鬪兵之計也。」

趙雲等不信。玄德差劉封來關上接應黃忠。忠與封相見，問劉封曰：「小將軍來助戰何意？」封曰：「父親得知將軍數敗，故差某來。」忠笑曰：「此老夫鬪兵之計也。看今夜一陣，可盡復諸營，奪其糧食馬匹。此是借寨與彼屯輜重耳。今夜留糧，守關，孟將軍可與我搬糧草奪馬匹。小將軍看我破敵！」

是夜二更，忠引五千軍開關直下。原來夏侯尚韓浩二將，連日見關上不出，盡皆懈怠，被黃忠破寨直入，人不及甲，馬不及鞍。二將各自逃命而走，軍馬自相踐踏，死者無數。比及天明，連奪三寨。寨中丟下軍器鞍馬無數，盡教孟達搬運入關。黃忠催軍馬隨後而進。劉封曰：「軍士力困，可以暫歇。」忠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策馬先進。士卒皆努力向前。張郃軍兵反披自家敗。

兵衝動，都屯紮不住，望後而走。盡棄了許多寨柵。直奔至淡水傍。張郃尋見夏侯惇，議曰：「此天蕩山，乃糧車之所。更接米倉山，亦屯糧之地。是漢中軍士發命之源。倘若疏失，是無漢中也。當思所以保之。」夏侯惇曰：「米倉山有吾叔夏侯淵分兵守護，那裏正接定軍山，不必憂慮。天蕩山有吾兄夏侯德鎮守，我等宜往投之，就保此山。」

於是張郃與二將連夜投天蕩山來，見夏侯德，具言前事。夏侯德曰：「吾此處屯十萬兵，你可引去復取原寨。」郃曰：「只宜堅守，不可妄動。」忽聽山前金鼓大震，人報：「黃忠兵到。」夏侯德大笑曰：「老賊不諳兵法，只持勇耳。」郃曰：「黃忠有謀，非止勇也。」德曰：「川兵遠涉而來，連日疲困，更兼深入戰境，此無謀也。」郃曰：「亦不可輕敵，且宜堅守。」韓浩曰：「願借精兵三千擊之，當無不克。」

德遂分兵與浩下山。黃忠整兵來迎。劉封諫曰：「日已西沈矣，軍皆疲來勞困，且宜暫息。」忠笑曰：「不然，此天賜奇功，不取是逆天也。」言畢，鼓譟大進。韓浩引兵來戰。黃忠揮刀直取浩，只一合，斬浩於馬下。盡兵大喊，上山來。張郃夏侯惇急引軍來迎。忽聽山後大喊，火光冲天而起。上下通紅。夏侯德提兵來救。火時，正遇老將嚴顏手起刀落，斬夏侯德於馬下。原來黃忠預先使嚴顏引兵埋伏於山僻處，只聽黃忠軍到，却來放火，柴草堆上一齊點着，烈焰飛騰，照耀山峪。

嚴顏既斬夏侯德，從山後殺來。張郃夏侯惇前後不能相顧，只得棄天蕩山，望定軍山投奔夏侯淵去了。黃忠嚴顏守住天蕩山，捷音飛報成都。玄德聞之，聚衆將慶賀。法正曰：「昔曹操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乃留夏侯惇部二將屯守，而自引大軍北還，此失計也。今張郃新敗，天蕩失守，主公若乘此時，舉大兵親往征之，漢中可定也。既定漢中，然後練兵積粟，觀變伺隙，進可討賊，退可自守。此天與之時，不可失也。」

玄德孔明皆深然之，遂傳令趙雲張飛爲先鋒。玄德與孔明親自引兵十萬，擇日圍漢中，傳檄各處，嚴加設備。時建安二十三年秋七月吉日，玄德大軍出葭萌關下營，召黃忠嚴顏到寨，厚賞之。玄德曰：「人皆言將軍老矣，惟軍師獨知將軍之能。今果立功，但今漢中定軍山，乃南鄭保障，糧草積聚之所，若得定軍山，陽平一路無足憂矣。將軍還敢取定軍山否？」

黃忠慨然應諾，便要領兵前去。孔明急止之曰：「老將軍雖然英勇，然夏侯淵非張郃之比也。淵深通韜略，善曉兵機，曹操倚之爲西涼藩蔽，先會屯兵長安拒馬孟起，今又屯兵漢中，據不託他人，而獨託淵者，以淵有將才也。今將軍雖勝張郃，未下能勝夏侯淵。吾欲酌量差一人去荆州替回關將軍來，方可敵之。」

忠奮然答曰：「昔糜頗年八十，尚食斗米肉十斤，諸侯畏其勇，不敢侵犯。趙界何況黃忠，未及七十乎？軍師言吾老，吾今并不用副將，只將本部兵三千人去，立斬夏侯淵首級，納於麾下。」孔

明將三不容。黃忠只是要去。孔明曰：「既將軍要去，吾使一人為監軍同去，若何？」正是

### 第七十一回 占蜀山黃忠逸待勞

### 據漢水趙雲寬勝衆

却說孔明分付黃忠：「你既要去，吾教法正助你。凡事計議而行。吾隨後撥人馬來接應。」黃忠應允，和法正領本部兵去了。孔明告玄德曰：「此老將不羞言語，激他離去，不能成功。他今既去，須撥人馬前去接應。」乃喚趙雲將一校人馬，從小路徑奇兵接應黃忠。若思勝不必出戰，若思有失，即去救應。」又遣劉封、孟達一領三千兵於山中險要處，多立旌旗，以壯我兵之聲勢。令敵人驚疑。三人各自領兵去了。又差人往下辦，授計與馬超、令他人如此而行。又差嚴顏往巴西圍中守隘，替張飛魏延來同取漢中。

却說張郃與夏侯來見夏侯淵說：「天蕩山已失，折了夏侯德，今聞劉備親自引兵來取漢中，可速奏魏王，早發精兵，將將來救應。」夏侯淵便差人報知曹操。

洪星夜前到許昌，稟知曹操。操大驚，急差文武商議撥兵救漢中。長史劉曄進曰：「漢中若失，中原震動，大軍休辭勞苦，必須親自征討。」操曰：「恨當時不用郭言，以致如此。」忙傳令旨，起兵四十萬，親征。時建安二十三年秋七月也。曹操兵分三路，而進。前部先鋒夏侯惇，操自領中軍，使曹休押後。三軍陸續起行。

請將須行徵將法，少年不若老年人。未知其人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操騎白馬金鞍，玉帶錦衣，武士手執大紅羅銷金傘蓋。左右金瓜、銀鈿、鎗、棒、戈、矛、打日月龍鳳旗，護駕龍虎官軍二萬五千分爲五隊，每隊五千，按青、黃、赤、白、黑五色。旛、麾、甲、馬、並依本色。光輝耀耀，極其雄壯。

兵出潼關，操在馬上望見一簇林木，極其茂盛，問近侍曰：「此何處也？」答曰：「此名藍田林，才之間乃蔡邕莊也。今邕女蔡氏與其夫董祀居此。」原來操素與蔡邕相善，先時其女蔡氏乃一箇道姑之妻，後被北方擄去，於北地生一子，作胡笳十八拍，流入中原。操深憐之，使人持千金入北方贖之。左賢王懼操之勢，遂蔡氏還漢。操乃以蔡氏配與董祀爲妻。

當日到莊前，因想起蔡邕之事，令軍馬先行，操引近侍百餘騎，到莊門下馬。時董祀出仕於外，止有蔡氏在家。操問蔡氏，忙出迎接。操至堂，喚起居，專侍立於側。操偶見壁間懸一碑文，圖軸起身觀之，問於蔡氏。蔡氏答道：「此乃曹娥之碑也。昔和帝時，上虞有一巫者名曹娥，能送梁樂神。五月五日醉舞舟中，墮江而死。其女年十四歲，適江啼哭七晝夜，跳入江中，後五日負父之屍浮於江面。里人葬之江邊。上虞令度尙奏聞朝廷，表爲孝女。度尙令郡郡

淳作文鶴碑以記其事。時邯鄲淳年方十三歲，文不加點，一揮而就，立石墓側。時人奇之。妾父蔡邕聞而往觀，時日已暮，乃於暗中以手摸碑文而讀之，素筆大書八字於其背後。後人鑿石并鑄此八字。

操頤八字云：「黃絹幼婦，外孫覷曰。」操問琰曰：「汝解其意否？」琰曰：「雖先人遺筆，妾實不解其意。」操回顧蔡謀士曰：「汝等解否？」衆皆不能答。於內一人出曰：「某已解其意。」操視之，乃主簿楊修也。操曰：「卿且勿言，容吾思之。」遂罷了。蔡琰引衆出莊，上馬行三里，忽省悟，笑謂修曰：「卿試言之。」修曰：「此隱語，身黃絹，乃顏色之絲也。色傍加絲，是「絕」字。幼婦者，少女也。女傍少字，是「妙」字。外孫乃女之子也。女傍子字，是「好」字。豈曰乃受五辛之器也。受傍辛字，是「辭」字。總而言之，是「絕妙好辭」四字。」操大驚曰：「正合孤意。」衆皆驚羨。楊修才識之敏。

不一日，軍至南鄭。曹洪接着，備言張郃之事。操曰：「非郃之罪。」勝負乃兵家常事。一耳。洪曰：「目今劉備使黃忠攻打定軍山，夏侯淵知大王兵至，固守不出，會出戰。」操曰：「若不出戰，是示備也。」便差人持節到定軍山，教夏侯淵進兵。劉曄曰：「淵性太剛，恐中奸計。」操乃作手書與之，使命持節到淵營，淵接入，使者出書，淵拆視之，略曰：

凡爲將者，當以剛柔相濟，不可徒恃其勇。若但任勇，則

是一夫之敵耳。吾今屯大軍於南鄭，欲觀卿之「妙才」，勿辱二字可也。

夏侯淵見大書，打發使命回說，乃與張郃商議曰：「今魏王率大兵屯於南鄭，以討劉備。吾與汝久守此地，豈能建立功業來日。吾出戰務要生擒黃忠。」張郃曰：「黃忠謀勇兼備，况有法正相助，不可輕敵。此間山路險峻，只宜堅守。」淵曰：「若他人建了功勞，吾與汝有何補口。見魏王耶？汝只守出，吾去出戰。」遂下令曰：「誰敢出論議，斬之。」夏侯淵曰：「吾願往。」淵曰：「汝去出哨，與黃忠交戰，只宜論不宜虛。吾有妙計，如此如此。」尙受令，引三千軍離定軍山大寨前行。

却說黃忠與法正引兵屯於定軍山口，累次挑戰，夏侯淵堅守不出，欲要進取，又恐山路危險，難以料敵，只得據守。是日忽報山上曹兵下來搦戰。黃忠恰得引軍出迎，才將陳式曰：「將軍休動，恐有詐。」

忠大喜，遂令陳式引軍一千出山口列陣。夏侯淵兵至，遂與交鋒，不數合，尙許敗而走。式趕去，行到半路，被兩山上擡不砲石，打將下來，不能前進。正欲回時，背後夏侯淵引兵突出，陣式不能抵擋。被夏侯淵生擒同寨。帶卒多降。有敗軍逃得性命，回報黃忠說陳式被擒，忠慌與法正商議。正曰：「淵爲人輕躁，恃勇少謀，可激勸士卒，拔寨前進，步爲營，誘淵來戰而擒之。此乃「反客爲主」之法。」

忠用其謀，將懸有之物，盡賞三軍，歡聲滿谷，願效死戰。黃忠  
即日拔寨而進，步步為營，每營住數日，又進。淵聞知，欲出戰。張郃  
曰：「此乃反客為主之計，不可出戰，戰則有失。」淵不從，令夏侯  
尚引數千兵出戰，直到黃忠寨前。忠上馬提刀出迎，與夏侯尚交  
馬，只一合，生擒夏侯尚歸寨。餘皆敗走，回報夏侯淵。淵急使人到  
黃忠寨，言願將陳式來換夏侯尚。約定來日軍前相換。

次日，兩軍皆到山谷圍處，布成陣勢。黃忠、夏侯淵各立馬於  
本陣門旗之下。黃忠帶着夏侯尚，夏侯淵帶着陳式，各不與袍鏜  
只穿蔽體薄衣。一聲鼓響，陳式、夏侯尚各望本陣奔回。夏侯尚比  
及到陣門時，被黃忠一箭射中後心，尚帶箭而回。淵大怒，驟馬迓  
取黃忠。忠正要激淵斃殺，兩將交馬，戰到二十餘合，曹營內忽然  
鳴金收兵。淵慌撥馬而回，被忠乘勢殺了一陣。淵回陣，問押陣官  
：「為何陽金？」答曰：「某見山凹中有蜀兵旗旛數處，恐是伏兵，  
故急招將軍回。」

淵信其說，遂堅守不出。黃忠逼到定軍山下，與法正商議。正  
以手指曰：「定軍山西，巍然有一座高山，山下皆是險道。此山上  
足可下視定軍山之虛實。將軍若取得此山，定軍山只在掌中也。」  
忠仰見山頭箭平，山上有些少人馬，是夜三更，引軍士曉金  
擊鼓直上山頂。此山有夏侯淵部將杜襲把守，止有數百餘人。  
當時見黃忠大隊擁上，只得棄山而走。

忠得了山頂，正與定軍山相對。法正曰：「將軍可守在半山，

某居山頂，待夏侯淵兵至，吾舉白旗為號，將軍却接兵，勿動待他  
倦怠無備，吾却舉起紅旗，將軍便下山擊之，以逸待勞，必當取勝。  
」忠大喜，從其計。

却說杜襲引軍逃回，見夏侯淵說黃忠奪了對山。淵大怒曰：  
「黃忠占了對山，不容我不出戰。」張郃諫曰：「此乃法正之謀  
也。將軍不可出戰，只宜堅守。」淵曰：「占了吾對山，觀吾虛實，如  
何不出戰？」郃苦諫不聽。淵分軍圍住對山，大罵挑釁。法正在山  
上舉起白旗，任從夏侯淵百般辱罵。黃忠只不出戰。午時以後，法  
正見曹兵倦怠，銳氣已墮，多下馬坐息，乃將紅旗招展。鼓角齊鳴，  
喊聲大震。黃忠一馬當先，馳下山來，猶如天崩地塌之勢。夏侯淵  
措手不及，被黃忠趕到懸蓋之下，大喝一聲，猶如雷吼。淵未及相  
迎，黃忠寶刀已落，頭帶肩，砍為兩段。後人有詩讚黃忠曰：

蒼頭臨敵，神威力趁離弓發。風迎聲刃揮，  
聲如虎吼，駭馬似龍飛。獻獻功勳重，開疆屢帝畿。

黃忠斬了夏侯淵，曹兵大潰，各自逃生。黃忠乘勢去奪定軍  
山。張郃領兵來迎，忠與陳式兩下夾攻，混殺一陣，張郃敗走。忽然  
山傍閃出一彪人馬，當住去路，為首一員大將，大叫：「常山趙子  
龍在此！」張郃大驚，引敗軍奪路，望定軍山而走。只見前面一枝  
兵來迎，乃杜襲也。襲曰：「今定軍山已被劉封孟達奪了。」  
郃大驚，遂與杜襲引敗兵到漢水營，一面令人飛報曹操。  
操聞淵死，放聲大哭，方悟曹操所言「三八縱橫」乃建安二十



四年也。黃詣遇虎，乃處在己亥正方也。定軍之南，乃定軍山之南也。傷折一殿，乃淵與操有兄弟之親情也。

操令人尋管轄時，不知何處去了。操深恨黃忠，遂親統大軍來定軍山與夏侯淵報讎。令徐晃先鋒，行到漢水，張郃、杜襲、接應曹操二將曰：「今定軍山已失，可將米倉山糧草移於北山寨中也。積然後進兵。」曹操依允。

却說黃忠斬了夏侯淵首級，來葭萌關上見玄德獻功。玄德大喜，加忠為征西大將軍，設宴慶賀。忽牙將張郃來報說：「曹操自領大軍二十萬來與夏侯淵報讎。目今張郃在米倉山搬運糧草，移於漢水北山脚下。」孔明曰：「今操引大兵至此，恐糧草不敷，故勒兵不進，若得一人深入其境，燒其糧草，奪其輜重，則操之銳氣挫矣。」黃忠曰：「老夫願當此任。」孔明曰：「操非夏侯淵之比，不可輕敵。」玄德曰：「夏侯淵雖是裨帥，乃一勇夫耳，安及張郃若斬得張郃，勝夏侯淵十倍也。」忠奮然曰：「吾願往斬之。」孔明曰：「你可與趙子龍同領一校兵去，凡事計議而行，看誰立功。」

忠應允便行。孔明就令張著為副將同去。雲謂忠曰：「今操引二十萬衆，分屯十營，將軍在主公前要去奪糧，非小可之事。將軍當用何策？」忠曰：「看我先去，如何？」雲曰：「等我先去。」忠曰：「我是主將，你是副將，如何爭先？」雲曰：「我與你部一般，為主公出力，何必計較我二人拈鬚拈着的先去。」忠依允當時黃

忠拈着孔去。雲曰：「既將軍先去，某當相助。可約定時刻，如將軍依時而還，某按兵不動；若將軍過時而不還，某即引軍來接應。」忠曰：「公言是也。」

於是二人約定午時為期。雲回本寨，謂部將張翼曰：「黃漢升約定明日去奪糧草，若午時不回，我當往助。吾營前臨漢水，地勢危險，我若去時，汝可謹守寨柵，不可輕動。」張翼應諾。

却說黃忠回到寨中，謂副將張著曰：「我斬了夏侯淵，張郃更盡著飽食，四更離營，殺到北山脚下，先捉張郃，後劫糧草。」張著依令。當夜黃忠領人馬在前，張著在後，偷過漢水，直到北山之下。東方日出，見糧積如山，有些少軍士看守，見蜀兵到，棄而走。黃忠教馬軍一齊下馬，取柴堆於米糧之上。正欲放火，張郃兵到，與忠混戰一處。曹操聞知，急令徐晃接應。晃領兵前進，將黃忠困在垓心。張著引三百軍走脫，正要回寨，忽一枝兵擋出，攔住去路，為首大將，乃是文聘。後面曹兵又至，把張著圍住。

却說趙雲在營中，看看等到午時不見忠回，急忙披挂上馬，引三千軍向前接應。臨行，謂張翼曰：「江可堅守營寨，兩壁顧多設弓弩，以為準備。」

翼連聲應諾。雲挺鎗驟馬直殺往前去。迎頭一將攔住，乃文聘部將慕容烈也。拍馬舞刀來迎。趙雲被雲成起一鎗刺死。曹兵敗走，雲直殺入重圍，又一枝兵截住，為首乃魏將焦炳雲喝問曰：

「到兵何在？」炳曰：「已殺盡矣！」雲大怒，驟馬一搶，又將死焦羽殺散餘兵，直至北山之下，見張郃徐晃兩人圍住黃忠，軍士被困多時，雲大喊一聲，挺鎗驟馬，殺入重圍，左衝右突，如入無人之境。那鎗揮身上下，若舞梨花，徧體紛紛，如飄瑞雪。

張郃徐晃心驚膽戰，不敢迎敵。雲救出黃忠，且戰且走，所到之處，無大敢阻。操於高處望見，驚問諸將曰：「此將何人也？」有識者告曰：「此乃常山趙子龍也。」操曰：「昔日當陽長坂英雄尚在。」急傳令曰：「所到之處，不許輕敵。」

趙雲救了黃忠，殺透重圍，有軍士指曰：「吳南上圍的，必是副將張著。」雲不回本寨，遂望東南殺來。所到之處，但見「常山趙雲」四字旗號，曾在當陽長坂知其勇者，互相傳說，盡皆逃竄。玄又救了張著。

曹操見吳東衝西突，所向無前，莫敢迎敵。——救了黃忠，又救了張著，——番然大怒，自領左右將士來趕趙雲。雲已殺回本寨，部將張翼接着，望見後面塵起，知是曹兵追來，即謂雲曰：「追兵漸近，可令軍士閉上寨門，上敵樓防護。」雲喝曰：「休閉寨門，汝豈不知昔者在當陽長坂時，單鎗匹馬，顯曹兵八十三萬如草芥，今有軍有將，又何懼哉！」遂撥弓弩手於寨外，壕中埋伏，將營內旗幟盡皆倒插，金鼓不鳴。雲匹馬單鎗，立於營門之外。

却說張郃徐晃領兵追至劉寨，天色已暮，見寨中偃旗息鼓，又見趙雲匹馬單鎗，立於營外，寨門大開，二將不敢前進。正疑之間，曹操親到，急催督衆軍向前。衆軍聽令，大喊一聲，殺奔營前。見趙雲全然不動，曹兵翻身就回。趙雲把鎗一搖，寨中弓弩齊發。天色昏黑，正不知劉兵多少。操先撥回馬走，只聽得後面喊聲大震，鼓角齊鳴，劉兵趕來。曹兵自相踐踏，擡到漢水河邊，落水死者不知其數。趙雲黃忠張著，各引兵一校，追殺甚急。

操正奔走間，忽劉封孟達率二枝兵，從米倉山踏殺來，放火燒糧草。操棄了北山，趨草忙回南鄭。徐晃張郃脚不住，亦棄本寨而走。趙雲占了曹寨，黃忠奪了糧草，漢水所得軍器無數。大獲勝捷，差人去報玄德。玄德遂同孔明前至漢水，問趙雲的部卒曰：「子龍如何廝殺？」軍士將子龍救黃忠拒漢水之事，細述一遍。玄德大喜，看了山前山後險峻之路，欣然謂孔明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後人有詩讚曰：

昔日戰長坂，威風猶未減。突陣顯英雄，被圍施勇敢。鬼哭與神號，天驚并地慘。常山趙子龍，一身都是膽。

於是玄德號子龍為虎威將軍，大勞將士，歡宴至晚。忽報曹操復遣大軍從斜谷小路而進，來取漢水。玄德笑曰：「操此來無能為也，我料必得漢水矣。」乃率兵於漢水之西以迎之。曹操命徐晃為先鋒，前來決戰。帳前一人出曰：「某深知地理，願助徐將軍同去破蜀。」

操觀之，乃巴西糜竺人也，姓王名平，字子均，見充牙門將軍。操大喜，遂命王平為副先鋒，相助徐晃。操屯兵於定軍山北，徐晃

王平引軍至漢水，見令當軍漢水列陣。平曰：「軍若渡水，儘要急退，如之奈何？」見曰：「昔韓信背水爲陣，所謂『致之死地而後生』也。」平曰：「不然。昔者韓信料敵人無謀，而用此計。今將軍備料趙雲黃忠之意否？」見曰：「汝可引步軍拒敵，看我引馬軍。」

### 第七十二回 諸葛亮智取漢中

却說徐晃引軍渡漢水，王平苦諫不聽，渡過漢水，遂營黃忠韓雲告玄德曰：「某等各引本部兵去迎曹兵。」玄德應允。二人引兵而行。忠謂雲曰：「今徐晃恃勇而來，且休與敵，待日暮兵疲，你我分兵兩路擊之可也。」雲然之，各引一軍攔住寨棚。徐晃引兵從後時獨戰直進中時，對兵不動。晃教弓弩手向前，望劉營射去。黃忠謂趙雲曰：「徐晃令弓弩射若，其軍必將退也，可乘時擊之。」

言未已，忽報曹兵後隊，果然退動。於是楊營改擊大寨，黃忠領兵左出，趙雲領兵右出，兩下夾攻。徐晃大敗，軍士遁入漢水，死者無數。晃死戰得脫，回營責王平曰：「汝見吾軍勢將危，如何不救？」平曰：「我若來救，此寨亦不能保。」我會諫公休去，公不肯獨以致此敗。」

是大怒，欲殺王平。平當夜引本部軍就營中放起火來，曹兵大亂，徐晃棄營而走。王平渡漢水來投趙雲。雲引見玄德，王平請背渡水地理。玄德大喜曰：「孤得王子均，取漢中無礙矣。」遂命

破之。遂令搭起浮橋，隨即過河來戰劉兵。正是：魏人妄意宗韓信，蜀相那知是子房。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曹阿瞞兵退斜谷

王平爲偏將軍，領導導使。却說徐晃逃回見操，說王平反去降劉備矣。操大怒，親統大軍來尋漢水寨。楊雲恐孤軍難立，遂退於漢水之西。兩軍隔水相拒。玄德與孔明來觀形勢。孔明見漢水上流頭有一帶土山，可伏千餘人，乃回到營中喚趙雲分咐：「汝可引五百人，皆帶鼓角，伏於土山之下，或半夜，或黃昏，只聽營中礮響，敲鑼一番，搥鼓一番，只不要出戰。」

子龍受計去了。孔明却在高山之上暗窺。次日，曹兵到來搦戰。營中一人不出，弓弩亦都不發。曹兵自問：「當夜更深，孔明見曹營燈火方息，軍士歇定，遂放號砲。子龍聽得令鼓角齊鳴，曹兵驚慌，只疑劫寨，及至出營，不見一軍，方纔回營欲歇，號礮又響，鼓角又鳴，吶喊震地，山谷應聲。曹兵徹夜不安。一連三夜如此驚疑，操心怯怯，遂退三十里，就空闊處紮營。孔明笑曰：「曹操雖知兵法，不知詭計。」遂請玄德親渡漢水，背水結營。玄德問計，孔明曰：「可如此如此。」

曹操見玄德背水下寨，心中疑惑，使人來下戰書。孔明批來日決戰。次日兩軍會於中路五界山前列成陣勢。操出馬立於門旗下，兩行布列龍鳳旗，插鼓三通，喚玄德答話。玄德引劉封孟達并川中諸將而出。操揚鞭大罵曰：「劉備忘恩失義，反叛朝廷之賊！」玄德曰：「吾乃大漢宗親，奉詔討賊，汝上獄母后，自立為王，僭用天子，豈與非反而何！」

操怒，命徐晃出馬來戰。劉封出迎。交鋒之時，玄德先走入陣，封敵是不住，撥馬便走。操下令：「捉得劉備，便為西川之主。」大軍齊吶喊殺過陣來。劉兵望漢水而逃，盡棄營寨。馬匹軍器丟滿道上。曹軍皆爭取。操急鳴金收軍。眾將曰：「某等正待捉劉備大王，何故收軍？」操曰：「吾見劉兵背漢水安營，其可疑一也；多棄馬匹軍器，其可疑二也。可急退軍，休取衣物。」遂下令曰：「妄取一物者立斬，火速退兵！」

曹兵方回頭時，孔明號旗舉起。玄德中軍領兵便出，黃忠左邊殺來，趙雲右邊殺來。曹兵大潰而逃。孔明連夜追趕，操傳令軍回南鄭，只見五路火起。原來魏延張飛得嚴顏代守關中，分兵殺來，先得了南鄭。

操心驚，望陽平關而走。玄德大兵追至南鄭褒州。安民已舉。玄德問孔明曰：「曹操此來，何敗之速也？」孔明曰：「操平生為人，多疑，雖能用兵，疑則多敗。吾以疑兵勝之。」玄德曰：「今操退守陽平關，其勢已孤，先生將何策以退之？」孔明曰：「亮已算定。」

了。便差張飛、魏延分兵兩路去截曹操糧道，令黃忠、趙雲分兵兩路去放火燒山。四路軍將各引鄉導官軍去了。

却說曹操退守陽平關，令軍哨探回報曰：「今劉兵將遠近小路，盡皆塞斷，砍柴去處盡放火燒絕，不知兵在何處。」操正疑惑間，又報張飛、魏延分兵劫糧。操問曰：「誰敢敵張飛？」許褚曰：「某願往。」操令許褚引一千精兵，去陽平關路上護接糧車。解糧官接濟，喜曰：「若非將軍到此，糧不得到陽平矣。」遂將車上的酒肉，獻見許褚。褚痛飲，不覺大醉，便乘酒興催糧車行。解糧官曰：「日已暮矣，前褒州之地，山勢險惡，未可過去。」褚曰：「吾有萬夫之勇，豈懼他人哉？今夜乘着月色，正好使糧車行走。」

許褚甚先，截刀縱馬，引軍前進。三更已後，往褒州路上而來。行至半路，忽山凹裏鼓角震天，一枝軍當住。為首大將，乃張飛也。挺矛縱馬，直取許褚。褚舞刀來迎，却因酒醉，敵不住張飛，戰不數合，被飛一矛刺中肩膀，翻身落馬。軍士急忙救起，退後便走。張飛盡奪糧車，車轆而回。

却說眾將保着許褚，回見曹操。操令醫士療治金瘡，一面親自提兵來與劉兵決戰。玄德引軍出迎，兩陣對圓。玄德令劉封出馬。操罵曰：「賣履小兒，常使假子拒敵，吾若喚黃鬚兒來，汝假子為肉泥矣！」劉封大怒，挺鎗驟馬，逕取曹操。操令徐晃來迎，封詐取而走。操引兵追趕，劉兵營中四下擂響，鼓角齊鳴。操恐有伏兵，

急欲退軍，曹兵自相踐踏死者甚多，奔回陽平關。方纔歇定，刺兵趕到城下，東門放火，西門呐喊，南門放火，北門擂鼓。操大懼，棄關而走。刺兵從後追襲。

操正走之間，前面張飛引一枝兵截住，趙雲引一枝兵從背後殺來，黃忠又引兵從褒州殺來。操大敗，諸將保護曹操奪路而走。方逃至斜谷界口，前面糜頭忽起一枝兵到。操曰：「此軍若是伏兵，吾休矣！」及兵將近，乃操次子曹彰也。

彰字子文，少善騎射，臂力過人，能手拈猛獸。操嘗戒之曰：「汝不讀書而好弓馬，此匹夫之勇，何足貴乎？」彰曰：「大丈夫當學衛青、霍去病立功沙漠，長驅數萬里，縱橫天下，何能作博士耶？」操嘗問諸子之志，彰曰：「好爲將。」操問：「爲將何如？」彰曰：「披堅執銳，臨難不顧，身先士卒，賞必行，罰必信。」操大笑。建安二十三年，代郡烏桓反，曹令彰引兵五萬討之。臨行戒之曰：「居家爲父子，受事爲君臣。」法不徇情，爾宜深戒。」彰到代北，身先戰陣，直殺至桑乾，北方皆平。因聞操在陽平關，故來助戰。

操見彰至，大喜曰：「我黃鬚兒來，破劉備必矣！」遂勒兵復回於斜谷界口安營。有人報玄德言曹彰到，玄德問曰：「誰敢去戰曹彰？」劉封曰：「某願往。」孟達又說要去。玄德曰：「汝二人同去，看誰成功。」各引兵五千人來迎。劉封在先，孟達在後。曹彰出馬與封交戰，只三合，封大敗而回。孟達引兵前進，方欲交鋒，只見曹兵大亂。

原來馬超與兩軍殺來，曹兵驚動。孟達引兵夾攻，馬超士卒，奮銳日久，到此羅武揚威，不可當。曹兵敗走。曹彰正遇吳蘭兩個交鋒，不數合，曹彰一戰，刺吳蘭於馬下。三軍混戰，操收兵於斜谷界口，紮住。操屯兵日久，欲要進兵，又被馬超拒守，欲收兵回，又恐被劫，兵恥笑，心中猶豫不決。適庖官進雞湯，操見碗中有雞肋，因而有感於懷。

正沈吟間，夏侯惇入帳，稟請夜間口號。操隨口曰：「雞肋！雞肋！」惇傳令衆官，都稱「雞肋」。行軍主簿楊修見傳「雞肋」二字，便致隨行軍士各收拾行裝，準備歸程。有人報知夏侯惇，大驚，遂請楊修至帳中問曰：「公何收拾行裝？」修曰：「以今夜號令，便知魏王不日將退兵歸也。雞肋者，食之無肉，棄之有味。今進不能勝，退恐人笑，在此無益，不如早歸。來日魏王必班師矣，故先收拾行裝，免得臨行慌亂。」夏侯惇曰：「公真知魏王肺腑也。」遂亦收拾行裝。

於是寨中諸將，無不准備歸計。當夜曹操心亂，不能穩睡，遂才提劍奔，適寨私行。只見夏侯惇寨內軍士各準備行裝。操大驚，急回帳，問其故。惇曰：「主簿楊德祖先知大王欲歸之意。」操喚楊修問之。修以雞肋之意對。操大怒曰：「汝怎敢造言亂我軍心？」喝刀斧手推出斬之，將首級統令於帳門外。

原來楊修爲人恃才放曠，數犯曹操之忌。操嘗造花園一所，造成，操往觀之，不置褒貶，只取筆於門上書一「活」字而去。人

皆不曉其意。修曰：「門內添一活字，乃一闕字也。丞相嫌闕門闕耳。」於是再築牆壁，改造停當，又請操觀之。操大喜，問曰：「誰知吾意？」左右曰：「楊修也。」操雖稱美，心甚忌之。

又一日，操北庭酥一盒，至操自寫「一合酥」三字於盒上，置之案頭。修入見之，竟取匙與衆分食。問其故，修答曰：「盆上明書一人一口酥，豈敢違丞相之命乎？」操雖喜笑，而心惡之。

操恐人暗中謀害已身，常分付左右：「吾夢中好殺人，凡吾睡著汝等切勿近前。」一日，雲霧帳中，落被於地。一近侍驚取，被蓋操，操起拔劍斬之，復上牀。半晌而起，伴護問：「何人殺吾近侍？」衆以實對。操痛哭，命厚葬之。人皆以為操果夢中殺人。惟修知其實，臨葬時而歌曰：「丞相非在夢中，君乃在夢中耳。」操聞而愈惡之。

操第三子曹芳，愛修之才，嘗邀修談論，晝夜不息。操與衆商議，欲立芳為世子。曹不知之，密請朝歌長史吳質入內府商議。因恐有人知覺，乃用大籠籠吳質於中，只說是組匹在內，藏入府中。修知其事，進來告操。操令人於不府門伺察之，不惟告吳質，質曰：「無憂也。明日用大籠裝縛，再入以惑之。」不知其言，以大籠籠縛入。使者搜看籠中，果縛也。回報曹操，操因疑修誘害曹，不愈惡之。操欲試曹不曹植之才幹，一日令各出鄴城門，却密使人分付門吏，令勿放出。曹不先至，門吏阻之，不只得退回。植聞知，開於

修曰：「君奉王命而出，如有阻當者，竟斬之可也。」植然其言。及至門，門吏阻住。植叱曰：「吾奉王命，誰敢阻當？」立斬之。於是曹操以植為能，後有人告操曰：「此乃楊修之所教也。」操大怒，因此亦不喜植。

修又嘗為曹植作答教十餘條，但操有問，植即依條答之。操每以軍國之事問植，植對答如流，操心中甚疑。後曹不暗買植左右偷答教來告操，操見了大怒曰：「匹夫安敢欺我耶？」此時已有殺修之心。今乃特造亂軍心之罪殺之，修死年三十四歲。後人有詩嘆曰：

聰明楊德祖，世代繼繩纒。筆下龍蛇走，胸中錦繡成。開談輒四坐，持對冠蓋英。身死因才誤，非關欲退兵。

曹操既殺楊修，作怒夏侯惇，欲斬之。衆官告免。操乃叱退夏侯惇，下令來日進兵。次日，兵出斜谷界口，前面一軍相迎，為首大將乃魏延也。操招魏延歸降，延大罵操令龐德出戰。

二將正圍問，曹寨內火起，人報馬超劫了中後二寨。操拔劍在手曰：「諸將退後者斬！」衆將努力向前。魏延詐收而走，操方麾軍回戰。馬超自立馬於高阜處，看兩軍爭戰，忽一彪軍擁至，前大叫：「魏延在此！」拈弓搭箭射中曹操。操翻身落馬，延棄弓，縛刀驟馬上山坡來殺曹操。刺斜裏閃出一將，大叫：「休傷吾主！」視之，乃龐德也。

德奮力向前，戰退魏延，保操前行。馬超已退，操帶傷歸寨。原

來被魏延射中人中，折却馬牙兩箇，餘個士調治。方憶楊修之言，隨將修屍收回厚葬，教令班師。却教魏延斷後，隊臥於蹕車之中，左右虎賁軍護衛而行。忽報斜谷山上兩邊火起，伏兵趕來。曹

### 第七十三回 玄德進位漢中王

却說曹操退兵至斜谷，孔明料他必棄漢中而走，故差馬超等諸將分兵十數路，不時攻劫。因此操不能久住，又被魏延射了一箭，急急班師。三軍飢寒，前隊纔行，兩下火起，乃是馬超伏兵追趕。曹兵人人喪膽，操令軍士急行，慌夜奔走，無停直至京兆方始安心。

且說玄德命劉封、孟達、王平等攻取上庸諸郡，申耽等聞操已棄漢中而走，遂皆投降。玄德安民已定，大賞三軍，人心大悅。於是眾將皆有推尊玄德為帝之心，未敢遽啓，却來稟告諸葛軍師。孔明曰：「吾意已有定奪了。」隨引法正等入見玄德曰：「今曹操專權百姓無主，主公仁義著於天下，今已撫有兩川之地，可以應天順人，即皇帝位，名正言順，以討國賊，事不宜遲，便請擇吉。」玄德大驚曰：「軍師之言差矣，劉備雖漢之宗室，乃臣子也，若為此事，是反漢矣。」孔明曰：「非也，方今天下分崩，英雄並起，各霸一方，四海才德之士，捨死生而事其上者，皆欲效龍附鳳，建立功名也。今主公遊歷守志，恐失衆人之望，願主公熟思之。」玄德曰：「善，吾居尊位，吾必不敢，可再商議長策。」諸將齊

兵人人驚恐，正是：依稀有日望，危殆得當年赤髮危。

未知曹操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雲長攻拔襄陽郡

言曰：「主公若只推却，衆心倍矣。」

孔明曰：「主公平生以義為本，未嘗便稱尊號。今有荆襄兩川之地，可暫為漢中王。」玄德曰：「汝等雖欲尊吾為王，不得天子明詔，是僭也。」孔明曰：「今宜從權，不可拘執常理。」張飛大叫曰：「異姓之人，皆欲為君，何況吾輩乃漢朝宗派，莫說漢中王就稱皇帝，有何不可？」玄德叱曰：「汝勿多言。」孔明曰：「主公宜從權變，先進位漢中王，然後表奏天子，未為遲也。」

玄德再三推辭不過，只得依允。建安二十四年秋七月，築壇於沔陽，方圓九里，分布五方，各設旌旗儀仗。羣臣皆依次序排列。許靖、法正請玄德登壇，進冠冕，舉劍，詔南而坐，受文武官員拜。拜為漢中王。子劉禪立為王世子。封許靖為太僕，法正為尚書令。諸葛亮為軍師，總理軍國重事。封關羽、張飛、趙雲、馬超、黃忠為五虎大將。魏延為漢中太守，其餘各委功勳定爵。

玄德既為漢中王，遂修表一道，差人齎赴許都。表曰：備以具臣之才，荷上將之任，總督三軍，奉辭於外，不能掃除寇難，縮匡王室，久使陛下聖教陵遲，六合之內，否而

未幾，孫權反側，狀如雲首。

漢者董卓為亂，自是之後，羣凶縱橫，殘刻海內。賴陛下聖德威臨，人臣同應，或効忠奮討，或上天降罰，暴逆並殛，以漸冰消。惟獨曹操久未梟除，侵擾國權，恣心橫亂。臣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圖謀討操，事不密，承見陷害，臣播越失據，忠義不果，遂使操窮凶極逆，主后戮殺，皇子鴆害。雖糾合同盟，念在奮力，懦弱不武，歷年未效。常恐殞滅，辜負國恩，寤寐永歎，夕惕若厲。

今臣竊欲以為在昔虞書，執鼓九族，庶明勳業，帝王相傳，此道不廢。周監二代，並建諸姬，實賴晉鄭夾輔之力。高祖龍興，尊王子弟，大啓九國，卒斬諸呂，以安大宗。今操惡直，亂正，實繁有徒，包藏禍心，篡盜已顯。既宗室微弱，帝族衰位，舊制古式，依假權宜。上臣為大司馬漢中王。

臣伏自三省受國厚恩，荷任一方，陳力未效，所獲已過，不宜復添高位，以重罪謫。幸微見過，追臣以諫。臣退惟寤，賊不梟，國難求已。宗廟傾危，社稷將墜，誠臣憂心碎首之日。若應權通變，以容弊聖朝，雖起水火，所不得辭。願衆議，拜受印璽，以崇國威。

仰惟爵位高寵厚，俯思報効，愛深哀重，驚怖惕息，如臨於谷。敢不盡力，請發，獎勵六師，率齊羣義，應天順時，以寧社稷，請拜表以聞。

袁術許都留操在鄴，那聞知玄德自立漢中王，大怒曰：「織席小兒，安敢如此！吾誓滅之！」即時傳命，盡起傾國之兵，赴兩川與漢中王決雌雄。一人出班諫曰：「大王不可因一時之怒，親勞車馬，遠征。臣有一計，不須張弓隻箭，令劉備在蜀自受其禍，待其兵衰力盡，只須一將往征之，便可成功。」

操視其人，乃司馬懿也。操喜問曰：「仲達有何高見？」懿曰：「江東孫權以妹嫁劉備，而又乘間竊取回去，劉備又據占荊州，不還彼此，俱有切齒之恨。今可差一舌辨之士，齎書往說孫權，使與兵取荊州，劉備必渡兩川之兵，以救荊州。那時大王與兵去取漢川，令劉備首尾不能相救，勢必危矣。」

操大喜，即修書令滿寵為使，星夜投江東。來見孫權，權知滿寵到，遂與謀士商議。張昭進曰：「魏與吳本無讎，前因聽諸葛之說，詞致兩家連年征戰不息，生靈遭其塗炭。今滿伯寧來，必有議和之意，可以禮接之。」

權依其言，令家謀士接滿寵入城相見。禮畢，權以賓禮待寵。寵呈上報書曰：「吳魏自來無讎，皆因劉備之故，致生釁隙。魏王差其到此，約將軍攻取荊州。魏王以兵臨漢川，首尾夾擊，被劉之後，共分疆土，誓不相侵。」

孫權覽書畢，設筵相待。滿寵送歸館舍安歇。權與衆謀士商議，關公曰：「聽是說詞，其中有理。今可一面送滿寵回，約會會，一面差人過江探雲長動靜，方可行事。」諸葛瑾曰：「首尾相擊，一而使人過江探雲長動靜，方可行事。」諸葛瑾曰：「



其間雲長自到荆州，劉備喜曰：「幼未許字人，其隨往與主。」公世子求婚，若長肯許，即與雲長計議共破曹操若長畏。

孫權用其策。

先送潘龍回許都，却遣諸葛瑾為使，投荆州來。

入城見雲長，先送潘龍回許都，却遣諸葛瑾為使，投荆州來。兩家之下。

雲長曰：「子瑜此來何意？」瑾曰：「特來求結。」

好伴力破曹。此誠美事，請君侯思之。」雲長勃然大怒曰：「

虎女安肯嫁犬子乎？不看汝弟之面，立斬汝首再休多言。」遂喚左右逐出。

瑾抱頭鼠竄，回見吳侯，不敢隱匿，遂以實告。權大怒曰：「何

太無禮耶？」便喚張昭等文武官員商議取荆州之策。步騭曰：「

曹操久欲窺漢，所懼者劉備也。今遣使來令吳與兵吞蜀，此嫁禍

於吳也。」權曰：「孤亦欲取荆州久矣。」

權曰：「今曹仁見屯兵於襄陽樊城，又無長江之險，旱路可

取荆州，如何不取，却令主公動兵？只此便見其心。主公可遣使去

許都見曹仁，早踏先起兵取荆州，雲長必掣荆州之其而取

樊城若雲長一動，主公遣一將暗取荆州，一舉可得矣。」

權從其策，即時遣使過江，上書曹操陳說此事。操大喜，發付

使者先回，隨遣潘龍往樊城，助曹仁為參謀，官商議勳兵，一面馳

檄吳，令領兵水路接應，以取荆州。

却說漢中王令魏延總督軍馬，守禦東川，遂引百官回成都。

差官赴進百庭，又涉經會，自成都至白水，共建四百餘處館舍，亭

驛，廣積糧草，多造軍器，以圖進取中原。細作人探聽得曹操結連

東吳欲取荆州，即飛報入蜀。漢中王忙請孔明商議。孔明曰：「某

已料曹操必有此謀，然吳中謀士極多，必教操令曹仁先與兵矣。」

漢中王曰：「似此如之奈何？」孔明曰：「可差使命就送官諾

與雲長，令先起兵取樊城，使敵軍膽寒，自然瓦解矣。」

漢中王大喜，即差前部司馬費詩為使，齎捧詔命投荆州來。

雲長出郭迎接入城，至公廳禮畢，雲長問曰：「漢中王對我何辭？」

詩曰：「『五虎大將』之首。」雲長問那『五虎將』詩曰：「

關張趙馬黃，是也。」雲長怒曰：「翼德吾弟也，孟起世代名家子，

龍久隨吾兄，即吾弟也，位與吾相並可也。黃忠何等人，敢與吾同

列大丈夫終，不與老卒為伍。」遂不肯受印。

詩笑曰：「將軍差矣。昔蕭何曹參與高祖同舉大事，最為親

近，而信乃定之亡將也。然信立為王，居蕭曹之上，未聞蕭曹以

此為怨。今漢中王雖有『五虎將』之封，而與將軍有兄弟之義，

視同一體。將軍即漢中王，將軍即漢中王，將軍即漢中王，將軍即漢中王，

受漢中王厚恩，當與同休戚，共禍福，不宜計較官號之高下，顯將

軍熟思之。」

雲長大悟，乃再拜曰：「某之不明，非足下見教，幾誤大事。」

即拜受印。費詩方出，王旨，令雲長領兵取樊城。雲長領命，即時

便差傅士仁、糜芳二人為先鋒，先引一軍於荆州城外屯紮。一面

嚴安城中款待費詩。

飲至二更忽報城外寨中火起。雲長即披挂上馬，出城看時，乃是傅士仁、糜芳飲酒，帳後遺火燒着火礮，滿營撼動，把軍器糧草，盡皆燒燬。雲長引兵救援，至四更方見火滅。

雲長入城，召傅士仁、糜芳責之曰：「吾令汝二人作先鋒，不會出陣，先將許多軍器糧草燒燬，火礮打死本部軍人，如此誤事，害你二人何用？」叱令斬之。費詩告曰：「未曾出陣，先斬大將，於軍不利，可暫免其罪。」雲長怒氣不息，叱二人曰：「吾不看費司馬之面，必斬汝二人之首。」乃喚武士各杖四十，擄去先鋒印綬，擄糜芳守南郡，傅士仁守公安。且曰：「吾若得勝回來之日，稍有差池，二罪俱罰。」

一人滿面羞慚，嗒嗒而去。雲長便令廖化爲先鋒，關平爲副將，自總中軍。馬良、伊籍爲參軍，一同征進。先是有胡華之子胡班到荆州來投降，關公念其舊日相救之情，甚愛之，令隨費詩入川。見漢中王受備，費詩辭別關公，帶了胡班，自回蜀中去了。

且說關公是日祭了關帝廟，假借於帳中，忽見一豬，其大如牛，渾身黑色，奔入帳中，咬雲長之足。雲長大怒，急拔劍斬之，聲如裂帛，雲長驚恐，乃是一夢。便覺左足險險疼痛，心中大疑，喚關平至，以夢告之。平對曰：「猪亦有龍象，龍附足，乃升騰之意，不必疑忌。」雲長察多官於帳下，告以夢兆，或言吉辭者，或言不祥者，衆論不一。雲長曰：「吾大丈夫年近六旬，即死何憾！」

正言間，忽使至，傳漢中王旨，拜雲長爲前將軍，假節，都督荊襄九郡事。雲長受命訖，衆官拜賀曰：「此是見豬龍之瑞也。」

於是雲長坦然不疑，遂起兵奔襄陽，大踏而來。曹仁正在城中，忽報雲長自領兵來，仁大驚，欲堅守不出。副將翟元曰：「今魏王令將軍約會東吳，取荊州，今彼自來，是送死也，何故避之？」參謀滿寵諫曰：「吾素知雲長勇而有謀，未可輕敵。不如堅守，乃爲上策。」關將夏侯存曰：「此書生之言耳，豈不聞一水來土掩，將至兵迎，我軍以逸待勞，自可取勝。」

曹仁從其言，令滿寵守樊城，自領兵來迎雲長。雲長知曹兵來，喚關平、廖化二將，受計前往，與曹兵陣對圓。廖化出馬搦戰，翟元出迎。二將戰不多時，化許敗，翟元便走。翟元從後追殺，荆州兵退二十里。次日又來搦戰，夏侯存、翟元一齊出迎。荆州兵又敗，又追殺二十餘里，忽聽得背後喊聲大震，鼓角齊鳴。曹仁急命前軍速回，背後關平、廖化殺來，曹兵大亂。曹仁知是中計，先擊一軍，飛奔襄陽，離城數里，前面關平、廖化，雲長勒馬橫刀，攔住去路。曹仁膽戰心驚，不敢交鋒，望襄陽斜路而走。雲長不趕。

須臾夏侯存軍至，見了雲長，大怒，便與雲長交鋒。只一合，被雲長砍死。翟元便走，被關平趕上一刀，斬之。雲長追殺曹兵大半，死於襄江之中。曹仁退守樊城。雲長得了襄陽，賞軍撫民。隨軍司馬王甫曰：「將軍一戰而下，襄陽曹兵雖然畏懼，然以愚意論之，今東吳兵屯屯兵陸口，常下襄陽，曹兵雖然畏懼，然以愚意論之，今東吳兵屯屯兵陸口常。」

宵吞併荊州之意。倘率兵進取荊州，如之奈何？」雲長曰：「吾亦念及此。汝便可提調此事去沿江上下，或二十里，或三十里，選高阜處置一烽火臺，每臺用五十軍守之。倘與兵渡江，夜則明火，晝則舉烟為號。吾當親往擊之。」

王甫曰：「懷芳傳士仁守二隘口，恐不竭力，必須再得一人以總督荊州。」雲長曰：「吾已差治中潘濬守之，有何慮？」甫曰：「潘濬平生多忌而好利，不可任用。可差軍前都督糧料官趙雲代之。趙雲為人忠誠廉直，若用此人，萬無一失。」雲長曰：「吾素知潘濬為人，今既差定，不必更改。趙雲現掌糧料，亦是軍事。汝勿多疑，只與我築烽火臺去。」王甫快快拜辭而行。雲長令關平準備船隻渡襄江攻打樊城。

却說曹仁折了二將，退守樊城，謂滿寵曰：「不聽公言，兵敗將亡，失却襄陽，如之奈何？」寵曰：「雲長虎將足智多謀，不可輕敵，只宜堅守。」

詎言間，人報雲長渡江而來，攻打樊城。仁大驚，曰：「只宜堅守。」部將呂常春曰：「某乞兵數千，願當來軍於襄江之內。」

### 第七十四回 龐令名擡柩決死戰

卸說曹操欲使子禁赴樊城救援，問衆將誰敢作先鋒。一人應聲願往，操視之，乃龐德也。操大喜曰：「關某威震華夏，未逢對手，今遇令名，真勁敵也。」遂加于禁為征南將軍，加龐德為征西

「寵諺曰：『不可。』」呂常春曰：「據汝等文官之言，只宜堅守，何能退敵？豈不聞兵法云：『軍半渡可擊。』今雲長軍半渡襄江，何不擊之？若兵臨城下，將至城邊，急難抵當矣。」

仁即與兵二千，令呂常出樊城迎戰。呂常來至江口，只見前面關公開關，雲長橫刀出馬。呂常認德來迎，後面衆軍見雲長神威凜凜，不戰先走。呂常喝止不住。雲長混殺過來，曹軍大敗，馬步軍折其大半。殘敗軍奔入樊城，曹仁急差人求救，使命星夜至長安，將書呈上曹操。曹操言：「雲長破了襄陽，現圍樊城甚急，整撥大將前來救援。」

曹操指班部內一人而言曰：「汝可去解樊城之圍。」其人應聲而出，衆視之，乃子禁也。禁曰：「某求一將作先鋒，領兵同去。」操又問衆人曰：「誰敢作先鋒？」一人奮然出曰：「某願施犬馬之勞，生擒關某，獻於麾下。」操視之大喜，正是：未見東吳來何處，先看北魏又添兵。

未見東吳來何處，先看北魏又添兵。

### 關雲長放水淹七軍

都先鋒，大起七軍，前往樊城。這七軍皆北方強壯之士，兩員領軍將校，一名董衡，一名董超。當日引斧頭目參拜于禁。董衡曰：「今將軍提七枝重兵，去解樊城之危，期在必勝，乃用龐德為先鋒，豈

不誤事。禁驚聞其故，獨曰：「龐德原係馬超手下副將，不得已而降魏，今其故主在蜀職居一五虎上將，況其親見龐柔亦在西川為官，今使他為先鋒，是滾油救火也。將軍何不啓知魏王，別換一人去？」

禁聞此語，急連友人府啓知曹操。操省悟，即喚龐德至階下，令納下先鋒印。龐大驚曰：「某正欲與大王出力，何故不肯見用？」操曰：「孤本無猜疑，但今馬超現在西川，汝兄龐柔亦在西川，俱佐劉備，孤縱不疑，奈眾口何？」

龐德聞之，免冠頓首流血，請面而告曰：「某自漢中投降大王，每感厚恩，雖肝腦塗地，不能補報。大王何疑於德也？德昔在故鄉時，與兄同居，嫂甚不賢，德乘醉殺之，兄恨德入骨，誓不相見，恩已斷矣。故主馬超有勇無謀，兵敗地亡，孤身入川，今與德各事其主，舊義已絕。德感大王恩遇，安敢萌異志。惟大王察之。」操乃扶起龐德，慰曰：「孤素知卿忠義，前曾特以安衆人之心耳。卿可努力建功，卿不負孤，孤亦必不負卿也。」

德拜謝回家，令匠人造一木櫃。次日，請諸友赴席，列櫃於堂。衆親友見之皆驚，問曰：「將軍出師何用此不祥之物？」德舉杯謂親友曰：「吾受魏王重恩，誓以死報。今去攻城，與關某決戰，我若不能殺彼，必為彼所殺，即不為彼所殺，我亦當自殺。故先備此櫃，以示無空回之理。」衆皆嗟嘆。德喚其妻李氏與其子顯會出，謂其妻曰：「吾今為先鋒，當効死疆場。我若死，汝好生看養吾

兒。吾兒有異相，長大必當與吾報讎也。」妻子痛哭送別。德令扶櫃而行，臨行謂部將曰：「吾今去與關某死戰，我若被關某所殺，汝等急取吾屍置此櫃中。我若殺了關某，吾亦即取其首置在櫃內，回獻魏王。」部將五百人皆曰：「將軍如此忠勇，某等敢不竭力相助。」

於是引軍前進，有人將此言報知曹操。曹操曰：「龐德忠勇如此，孤何愛焉？」賈詡曰：「龐德恃血氣之勇，欲與關某決死戰，臣竊慮之。」操然其言，急令人傳旨戒龐德曰：「關某智勇雙全，切不可輕敵。可取則取，不可取則宜謹守。」龐德聞命，謂衆將曰：「大王何重視關某也？吾料此去當與關某三十年之聲價。」禁曰：「魏王之言不可不從。」德奮然遣軍前至樊城，躍武揚威，鳴鑼擊鼓。

却說關公正坐帳中，忽探馬飛報：「曹操差于禁為將，領七枝精壯兵到來，前部先鋒龐德軍前搥一木櫃，口出不遜之語，誓欲與將軍決一死戰。兵離城止三十里矣。」關公聞言，勃然變色，美髯飄動，大怒曰：「天下英雄，聞吾之名，無不長服。願德望子，何敢藐視吾耶？」關平一面攻打樊城，一面遣人去斬此匹夫，以雪吾恨。」平曰：「父親不可以泰山之重，與頑石爭高下。辱子願代父去戰龐德。」關公曰：「汝試一往，吾隨後便來接應。」

關平出帳，提刀上馬，領兵來迎龐德。兩陣對圓，魏營中面見旗上大書「南安龐德」四個白字。龐德背抱銀鍔，手執白馬立

如陣前背後五百軍兵緊隨，步卒鼓入肩榑木欄而出。關平大罵：「背主之賊！」龐德問部卒曰：「此何人也？」或答曰：「此關公義子關平也。」德叫曰：「吾奉魏王旨來取汝父之首，汝乃疥癩小兒，吾不殺汝，快喚汝父來！」平大怒，縱馬舞刀來取龐德。德橫刀來迎，戰三十合，不分勝負。兩家各歇。

蚤有人報知關公，公大怒，令關化去攻樊城，自己親來迎敵。龐德關平接着，言與龐德交戰，不分勝負。關公隨即橫刀出馬，大叫曰：「關雲長在此，龐德何不蚤來受死！」鼓聲響處，龐德出馬曰：「吾奉魏王旨，特來取汝首，汝不信，備棍在此。汝若怕死，早下馬受降！」關公大罵曰：「鼠汝一匹夫，亦何能為！可惜我青龍刀斬汝鼠賊！」縱馬舞刀來取龐德。德輪刀來迎。二將戰有百餘合，精神倍長。兩軍各看得痴呆了。魏軍恐龐德有失，急令鳴金收軍。關平恐父年老，亦急鳴金。二將各退。龐德歸寨，對衆曰：「人言關公英雄，今日方信也！」

正言問于禁，相見畢，禁曰：「將將軍戰關公，百合之上，未得便宜，何不且退軍避之？」德奮然曰：「魏王命將軍為大將，何太弱也！吾來日與關某共決一死，誓不退避！」禁不敢阻而回。却說關公回寨，謂關平曰：「龐德刀法慣熟，真吾敵手。」平曰：「俗云：『初生之犢不畏虎。』」父親縱然斬了此人，只是西羌一小卒耳，倘有疎虞，非所以重伯父之託也。」關公曰：「吾不殺此人，何以盡恨？吾意已決，再勿多言。」次日，上馬引兵前進。龐德亦引兵來迎。兩陣對圓，二將齊出，更不打話，出馬交鋒。關至五十餘合，龐德撥回馬頭，拖刀而走。關公從後追趕，關平恐有疏失，亦隨後趕去。關公口中大罵：「龐賊欲使拖刀計，吾豈懼汝！」

原來龐德虛作拖刀勢，却把刀就鞍轡挂住，偷拽離弓，將箭射將來。關平眼快，見龐德拽弓，大叫：「賊將休放箭！」關公睜眼看時，弓弦響處，箭早到來，緊閃不及，正中左臂。關平馬到，救父回營。龐德勒回馬輪刀趕來，忽聽得本營鑼聲大震，德恐後軍有失，急勒馬回。原來于禁見龐德射中關公，他成了大功，滅禁威風，故鳴金收軍。

龐德回馬問何故鳴金于禁。禁曰：「魏王有戒，關公智勇雙全，他雖中箭，只恐有詐，故鳴金收軍。」德曰：「若不收軍，吾已斬了此人。」禁曰：「緊行無好步，當緩圖之。」龐德不知于禁之意，只懊悔不已。

却說關公回營，拔了箭頭，幸得箭射不深，用金瘡藥敷之。關公痛恨龐德，謂衆將曰：「吾誓報此一箭之讎！」衆將對曰：「將軍且待安息幾日，然後與戰未遲。」

次日，人報龐德引軍搦戰。關公就要出戰。衆將勸住。龐德奪小軍駁罵關平，把住隘口，分付衆將休報知關公。龐德獨戰十餘日，無人出迎，乃與于禁商議曰：「眼見關公騎槍擧之，不能動止，不若乘此機會，統七軍一擁殺入寨中，可拔樊城之圍。」于禁恐龐德成功，只把魏王戒旨相推，不肯動兵。龐德累欲

勳兵于禁只不允乃移七軍轉過山口，離樊城北十里，依山下寨。禁自領兵截斷大路，令龐德屯兵於谷後，使德不能進兵成功。

却說關平見關公箭瘡已合，甚是喜悅，忽聽得于禁移七軍於樊城之北下寨，未知其謀，即報知關公。公遂上馬，引數騎上高阜處望之，見樊城城上旗號不寧，軍士慌亂，城北十里山谷之內，屯紮軍馬，又見襄江水勢甚急，看了半晌，喚鄉導官問曰：「樊城北十里山谷是何地名？」對曰：「管口川也。」關公喜曰：「于禁必為我擒矣。」衆軍士問曰：「將軍何以知之？」關公曰：「于禁入管口，豈能久乎？」

諸將不信，公回本寨，時值八月秋天，驟雨數日，公令人預備船筏，收拾水具。關平問曰：「陸地相持，何用水具？」公曰：「非汝所知也。于禁七軍本屯於廢易之地，而聚于管口川險隘之處，方今秋關連綿襄江之水，必溢泛漲，吾已差人掘住各處水口，待水發時，乘高就船放箭，一洗樊城管口川之兵，皆為魚鱗矣。」關平拜服。

却說魏軍屯於管口，連日大雨不止，督將成何來見于禁曰：「大軍屯於川口，地勢甚低，恐有土山，離營稍近，即今秋雨連綿，軍士艱辛，近有人報說荆州兵移於高阜處，又於漢水口預備戰筏，倘江水泛漲，我軍危矣，宜益為計。」于禁叱曰：「匹夫惡吾軍心，耶再有多言者，斬之。」成何羞憤而退，却來見龐德說此事。德曰：「汝所見甚善，于將軍不肯移兵，吾明日自移軍屯於他處。」

處。

計議方定，是夜風雨大作，龐德坐在帳中，只聽得萬馬爭奔，征戰震地，德大驚，急出帳上馬看時，四面八方大水驟至，七軍亂竄，險波逐浪者，不計其數，平地水深丈餘。于禁龐德與諸將各登小山避水，比及平明，關公及衆將皆搖旗鼓譟，聚大船而來，于禁見四下無路，左右止有五六十人，料不能逃，口稱願降。關公令盡去衣甲，拘收入船，然後來擒龐德。

時龐德并二童及成何與步卒五百人皆無衣甲，立在堤上。見關公來，龐德全無懼怯，奮然前來接戰。關公將船四面圍定，軍士一齊放箭，射死魏兵大半，童衛童超見勢已危，乃告龐德曰：「軍士折傷大半，四下無路，不如投降。」龐德大怒曰：「吾受魏王厚恩，豈肯屈節於人？」遂親斬童衛童超於前，厲聲曰：「再說降者，以此二人為例。」於是衆皆奮力禦敵，自平明戰至日中，勇力倍增，關公權四面急攻，矢石如雨，德令軍士用短兵接戰。德回顧成何曰：「吾聞一勇將不怯死以苟免，壯士不毀節而求生。今日乃我死日也，汝可努力死戰。」

成何依令向前，被關公一箭射落水中。衆軍皆降，止有龐德一人力戰，正遇荆州數十人駕小船近堤來，德提刀飛身一躍，早上小船，立殺十餘人，餘皆棄船赴水而逃。龐德一手提刀，一手使短棒，欲向樊城而走，只見上流頭一將撐大筏而至，將小船攔翻，龐德落於水中。船上那將縱下水去，生擒龐德上船。衆視之，擒龐

德者乃周倉也。倉素知水性。又在荊州住了數年。愈加慣熟。更兼力大。因此擒了龐德。于禁所領七軍。皆死於水中。其會水者料無去路。亦俱投降。後人有詩曰：

夜半征聲響。天襄樊平地作深淵。關公神算誰能及。

華夏威名萬古傳。

關公回到高阜去處。升帳而坐。寨刀手押過于禁來。禁拜伏於地。乞哀請命。關公曰：「汝怎敢抗吾？」禁曰：「上命差遣。身不由己。望君侯憐憫。誓以死報。」公綽髭笑曰：「吾殺汝猶殺狗彘耳。空污刀斧。」令人縛送荊州大牢內監候。待吾回。別作區處。

發落去訖。關公又令押過龐德。德睜眉怒目。立而不跪。關公曰：「汝見現在漢中。汝故主馬超亦在蜀中。爲大將。汝如何不早降？」德大怒曰：「吾寧死於刀下。豈降汝耶？」罵不絕口。公大怒。喝令刀斧手推出斬之。德引頸受刑。關公憐面葬之。於是乘水勢未退。復上戰船。引大小將校來攻樊城。

却說樊城周圍。白浪滔天。水勢益甚。城垣漸漸浸塌。男女擔土搬磚。填塞不住。曹軍衆將無不喪胆。慌忙來告曹仁。仁曰：「今日之危。非力可救。可趁敵軍未至。乘舟夜走。雖然失城。尚可全身。」

正商議。方欲備船而走。滿寵諫曰：「不可。山水驟至。豈能長

存不旬日。即當自退。關公雖未攻城。已逼別將往。下其所以不敢輕進者。慮吾軍襲其後也。今若棄城而去。黃河以南。非國家之有矣。願將軍固守此城。以爲保障。」

仁拱手稱謝曰：「非伯軍之教。幾誤大事。」乃騎白馬上城。衆將發誓曰：「吾受魏王命。保守此城。但有言棄城而走者。斬。」諸將皆曰：「某等願以死據守。」仁大喜。就城上設弓弩數百。軍士晝夜防護。不敢懈怠。老幼居民。擔土石填塞城垣。旬日之內。水勢漸退。

關公自擒魏將于禁等。威震天下。無不驚駭。忽次子關興來寨內省親。公就令興齎諸官立功文書去。成都見漢中王。各求陞遷。與拜辭父親。遲投成都去訖。

却說關公分兵一半。直抵郿下。公自領兵四面攻打樊城。當日關公自到北門。立馬揚鞭指而問曰：「汝等鼠輩。不蚤來降。更待何時？」

正言間。曹仁在敵樓上。見關公身上止披掩心甲。斜袒着綠袍。乃急招五百弓弩手。一齊放箭。公急勒馬回時。右臂上中一箭。箭翻身落馬。正是。

水裏七軍方喪膽。城中一箭忽傷身。  
未知關公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七十五回 關雲長刮骨療毒

却說曹仁見關公落馬，即引兵衝出城來，被關平一陣殺回。關公歸寨，拔出臂箭，原來箭頭有毒，毒已入骨，右臂青腫，不能運動。關平跪與衆將商議曰：「父親若損此臂，安能出敵？不如暫回荊州調理。」於是與衆將入帳見關公公問曰：「汝等來有何事？」衆對曰：「某等因見君侯右臂損傷，恐臨敵致怒，衝突不便，衆議可暫班師回荊州調理。」公怒曰：「吾取樊城，只在目前，取了樊城，即當長驅大進，運到許都，勳績堪以安漢室，豈可因小瘡而誤大事，汝等敢慢吾軍心耶！」

平等默然而退。衆將見公不肯退兵，搗又不痊，只得四方訪問名醫。忽一日，有人從江東駕小舟而來，直至寨前。小校引見關平，視其人，方巾闊服，臂挽青囊，自言姓名，乃沛國譙郡人，姓華名陀，字元化。因聞關將軍乃天下英雄，今中毒箭，特來醫治。平曰：「莫非昔日魯東吳周泰者乎？」陀曰：「然。」

平大喜，即與衆將同引華陀入帳，見關公時，關公本是臂疼，恐慢軍心，無可設法，正與馬良弈棋，聞有醫者至，即召入禮畢，賜坐。茶罷，陀請臂視之。公袒下衣袍，伸臂令陀看視。陀曰：「此乃毒箭所傷，其中有烏頭之藥，直透入骨，若不早治，此臂無用矣。」公曰：「用何物治之？」陀曰：「某自有法，但恐君侯懼耳。」公笑曰：「吾視死如歸，有何懼哉！」陀曰：「當於靜處立一標柱，上釘

呂子明白衣渡江

大環，請君侯將臂穿於環中，以繩繫之，然後以被蒙其首。吾用尖刀割開皮肉，直至於骨，刮去骨上箭毒，用藥敷之，以線縫其口，方可無事。但恐君侯懼耳。」公笑曰：「如此容易，何用挂懷？」令設酒席相待。

公飲數杯酒畢，一面仍與馬良弈棋，伸臂令陀割之。陀取尖刀在手，令一小校捧一大盆於臂下接血。陀曰：「某便下手。君侯勿驚。」公曰：「任汝醫治，吾豈比世間俗子懼痛者耶？」陀乃下刀割開皮肉，直至於骨，骨上已青，陀用刀刮骨，悉悉有聲。帳下見者皆掩面失色。公飲酒食肉，談笑奕奕，全無痛苦之色。

須臾，血流盈盆。陀刮盡其毒，敷上藥，以線縫之。公大笑而起，謂衆將曰：「此臂伸舒如故，並無痛苦。先生真神醫也。」陀曰：「某為醫一生，未嘗見此君侯真天神也。」後人有詩曰：「治病須分內外科，世間妙藥苦無多。神威罕及惟關將，聖手能醫說華陀。」

關公箭瘡既愈，設席款謝華陀。陀曰：「君侯箭瘡雖治，然須愛護，切勿怒氣傷體。過百日後，平復如舊矣。」關公以金百兩酬之。陀曰：「某聞君侯高義，特來醫治，豈望報乎？」堅辭不受，留藥一帖，以敷瘡口，辭別而去。

却說關公擒了于禁，斬了糜芳，威名大震，華亭皆驚。探馬報



到許都曹操大驚，聚文武商議曰：「某素知雲長智勇蓋世，今據荆襄如虎生翼，于禁被擒，龐德被斬，魏兵挫銳，倘彼率兵直至許都，如之奈何？孤欲還都，以避之。」

司馬懿諫曰：「不可。于禁等被水所淹，非戰之故，於國家大計，本無所損。今孫劉失好，雲長得志，孫權必不喜大王可遣使去東吳陳說利害，令孫權暗起兵，與雲長之後，許景平之日，割江南之地，以封孫權，則樊城之危自解矣。」主簿蔣濟曰：「仲達之言是也。今可即發使往東吳，不必還都動衆。」

操依允，遂不還都。因欲謂諸將曰：「于禁從孤三十年，何期臨危反不如龐德也？」令一面遣使致書東吳，一面必得一大將以當雲長之銳。

言未畢，階下一將應聲而出曰：「某願往。」操視之，乃徐晃也。操大喜，遂撥精兵五萬，令徐晃爲將，呂建副之，翌日起兵，前到楊陵陂，駐劄看東南有應，然後進。

却說孫權接得曹操書信，覽畢，欣然應允，即修書發付使者先回，乃聚文武商議。張昭曰：「近聞雲長擒于禁，斬龐德，威震華夏，操欲還都，以避其鋒。今樊城危急，遣使求救，事定之後，恐有反覆。」

權未及發言，忽報呂蒙乘小舟自陸口來，有事面稟。權召入問之，蒙曰：「今雲長提兵圍樊城，可乘其遺出，襲取荊州。」權曰：「孤欲北取徐州，如何？」蒙曰：「今操遠在河北，未暇東顧。徐州

守兵無多，往自可克。然其地勢利於陸戰，不利水戰，縱然得之，亦難保守。不如先取荊州，全據長江，別作良圖。」權曰：「孤本欲取荊州，前言特以試卿耳。卿可速爲孤圖之。孤當隨後便起兵也。」

呂蒙辭了孫權，回至陸口，蚤有哨馬報說：「沿江上下，或二十里，或三十里，高阜處各有烽火臺。」又聞荊州軍馬整肅，預有準備。大驚曰：「若如此，急難圖也。我一時在吳侯面前勸取荊州，今却如何處置？」尋思無計，乃託病不出，使人回報孫權。權聞呂蒙患病，心甚快。陸遜進言曰：「呂子明之病，乃詐耳，非真病也。」權曰：「伯言既知其詐，可往視之。」

陸遜領命，是夜至陸口寨中，來見呂蒙，果然面無病色。遜曰：「某奉吳侯命，敬探子明貴恙。」蒙曰：「賤軀偶病，何勞探問？」

遜曰：「吳侯以重任付公公，不乘時而動，空懷鬱結，何也？」蒙曰：「視陸遜良久不語。遜又曰：『愚有小方，能治將軍之疾，未審可用否。』蒙乃屏退左右而問曰：『伯言良方，乞早賜教。』遜笑曰：『子明之疾，不過因荊州兵馬整肅，沿江有烽火臺之備，耳有一計，令沿江守吏，不能舉火，荊州之兵，束手歸降，可乎？』

蒙驚曰：「伯言之語，如見我肺腑。願聞良策。」陸遜曰：「雲長倚恃英雄，自料無敵，所慮者惟將軍耳。將軍乘此機會，託疾辭職，以陸口之任讓之他人，使他人卑辭讚美，關公以驕其心，彼必盡撤荊州之兵，以向樊城。若荊州無備，用一旅之師，別出奇計，以襲之，則荊州在掌握之中矣。」蒙大喜曰：「真良策也！」

由是呂蒙託病不起，上書辭職。陸遜回見孫權，具言前計。孫權乃召呂蒙，還選業養病。業至，入見權。權問曰：「陸口之任，昔周公瑾薦魯子敬以自代，後子敬又薦卿自代，今卿亦須薦一才，豈衆隆者代卿為妙？」蒙曰：「若用望重之人，雲長必然防備。陸遜意思深長，而未有遺名，非雲長所忌，若即用以代臣之任，必有所濟。」

權大喜，即日拜陸遜為偏將軍右都督，代蒙守陸口。遜謝曰：「某年幼無學，恐不堪大任。」權曰：「子明保卿，必不差錯。卿毋得推辭。」遜乃拜受印綬，連夜往陸口交割馬步水三軍已畢，即修書一封，具名馬異、錦、酒禮等物，遣使齎赴瑤城見關公。

時公正將息箭筈，按兵不動。忽報：「江東陸口守將呂蒙病危，孫權取回關理，近拜陸遜為將，代呂蒙守陸口。今遜差人齎書具禮，特來拜見。」關公召入，指來使而問曰：「仲謀見識短淺，用此鴛鴦為將，來使伏地告曰：『陸將軍呈書備禮，一來與君侯作賀，二來求兩家和好，幸乞笑留。』」公拆書觀之，言詞極其卑謹。關公覽畢，仰面大笑，令左右收了禮物，發付使者回去。使者回見陸遜曰：「關公歡喜，無復有疑江東之意。」

遜大喜，密遣人探得關公果然撤荆州大半兵赴瑤城聽調，只待病痊，即便欲進兵。遜察知，即差人星夜報知孫權。孫權召呂蒙商議曰：「今雲長果撤荆州之兵，攻取瑤城，便可設計襲取荆州。卿與吾弟孫皎同引大軍前去，何如？」孫皎字叔明，乃

孫權叔父孫靜之次子也。蒙曰：「主公若以表可用，則獨用蒙若以叔明可用，則獨用叔明。豈不聞昔日周瑜程普為左右都督事，雖決於瑜，然普自以舊臣而居傘下，頗不相睦。後因見瑜之才，方始敬服。今蒙之才不及瑜，而叔明之親勝於普，恐未必能相濟也。」

權大悟，遂拜呂蒙為大都督，總制江東諸路軍馬。令孫皎在瑤城接應糧草，遂拜謝。點兵三萬，快船八十餘隻，選會水者，撥作兩路。大將穿白衣，在船上搖櫓，却將精兵伏於艤艫船中。次調糧官周泰、蔣欽、朱然、潘璋、徐盛、丁奉等七員大將，相繼而進。其餘皆隨吳侯為前後致應。一面遣使致書曹操，令進兵以襲雲長之後。一面先傳報陸遜，然後發白衣人，駕快船往涪陽江去。盡夜體行，直抵北岸。江邊烽火臺上守寨軍驚問時，吳人答曰：「我等皆是客商，因江中風到此一避。」隨將財物送與守寨軍士，軍士信之，遂任其停泊江邊。

約至二更，驍騎中將兵齊出，將烽火臺上守軍縛縛，暗號一聲，八十餘隻船兵俱起，將要直趨水寨。雲長行提入船中，不會走了一條。於是雲長大驚，遂取荆州無人知覺。將至荆州，呂蒙將沿江城寨所獲官軍，用好言撫慰，各許重賞，令懸關城門。緇火為號，衆軍領命，呂蒙便放箭。比及半夜，到城下，將門吏認得是荆州之兵，開了城門。衆軍一聲喊，就城內裏放起炮火，吳兵齊入，雲了荆州。呂蒙便傳令軍中：「如有家破一人，妄取民間一

物，定斬不貸。」

物者，定按軍法。原任官吏，並依舊職。將關公家屬另遷別宅，不許開人攪擾。一面遣人申報孫權。

一日大雨，蒙上馬引數騎點看四門。忽見一人取民間笠笠以蓋錦甲，蒙嗚左右，下問之，乃蒙之鄉人也。蒙曰：汝雖係我同鄉，但吾號令已出，汝敢犯之，當按軍法。其人泣告曰：某恐兩軍官體，故取遮蓋，非為私用。乞將軍念同鄉之情。蒙曰：吾聞汝為漢官，錦然終是不應取民間之物。叱左右推下斬之。身首傳示，然後收其屍首，泣而葬之。自是三軍震肅。

不日，孫權領蒙至。呂蒙出郭迎接，入衙，權慰勞畢，仍命潘濬為治中，掌荆州事。監內放出于禁，遣歸曹操。安民賞軍，設宴慶賀。權謂呂蒙曰：今荆州已得，但公安傅士仁、南郡糜芳此二處如何收復？

言未畢，忽一人出曰：不須張弓隻箭，甚恐三寸不爛之舌。說公安傅士仁來降，可乎？眾視之，乃糜翻也。權曰：仲翔有何

### 第七十六回 徐公明大戰沔水

却說糜芳聞荆州有失，正無計可施。忽報公安守將傅士仁至，芳忙接入城，問其事故。士仁曰：吾非不忠，勢危力困，不能支持。我今已降東吳，將軍亦不如登降。芳曰：吾等受漢中王厚恩，安忍背之？士仁曰：關公去日，痛恨吾二人，儼一日得勝而回，必無輕恕。公細察之。芳曰：吾兄弟久事漢中王，豈可一朝

良策，可使傅士仁歸降。權曰：某自幼與士仁交厚，今若以利害說之，彼必歸降。權大喜，遂令糜翻領五百軍，馳奔公安來。

却說傅士仁聽知荆州有失，急令閉城堅守。糜翻至見城門緊閉，遂寫書投於箭上，射入城中。軍士拾得，欲與傅士仁。士仁拆書視之，乃招降之意。覽畢，想起關公去日恨吾之意，不如蚤降，即令大開城門，請糜翻入城。二人禮畢，各訴舊情。勸說吳侯寬洪大度，禮賢下士。士仁大喜，即同糜翻齋印，發來劉州投降。孫權大悅，仍令去守公安。

呂蒙謂權曰：今雲長未獲，留士仁於公安，久必有變。不若使往南郡，招糜芳歸降。權乃召傅士仁謂曰：糜芳與卿交厚，卿可招來歸降，孤自當有重賞。傅士仁慨然領五百餘騎，徑投南郡，招安糜芳。正是

今日公安無守志，從前王甫是良言。未知此去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關雲長敗走麥城

相背。正猶豫間，忽報關公遣使至，接入廳上。使者曰：關公軍中缺糧，特來南郡。公安二處取白米十萬石，令二將軍星夜去解軍。前交割如遲，立斬。芳大驚，願謂傅士仁曰：今荆州已被東吳所取，此糧怎得過去？士仁厲聲曰：不必多疑，遂拔劍斬來

使於堂上。芳驚曰：『公如何？』士仁曰：『關公此意正要斬我二人，我等安可束手受死？公今不棄降吳，必被關公所殺。』

正說間，忽報呂蒙引兵殺至城下。芳大驚，乃同士仁出城投降。蒙大喜，引見榻榻，備重賞二人。安民已畢，大驚三軍。

時曹操在許都，正與眾謀士議荆州之事。忽報東吳遣使奉書至，操召入，使者呈上書信。操拆視之，書中具言吳兵將襲荆州，求操夾攻。雲長且囑勿洩，使雲長有備也。操與眾謀士商議，主簿董昭曰：『今樊城被困，引頸望救，不如令人將箭射入樊城，以寬軍心。且使關公知東吳將襲荆州，彼恐荆州有失，必速退兵，却令徐晃乘機掩殺，可獲全功。』操從其謀，一面差人催徐晃急戰，一面親統大兵，選往雒陽之南陽陸城駐紮，以救曹仁。

却說徐晃正坐帳中，忽報魏王使至。晃接入問之，使曰：『今魏王引兵已過雒陽，令將軍急戰關公，以解樊城之困。』

正說間，探馬報說：『關平屯兵在偃城，廖化屯兵在四冢。前後一十二個寨，連綿不絕。』晃即差副將徐商、糜芳、糜竺、糜玄、糜威、糜福，趁偃城與關平交戰。晃却自引精兵五百，帶河水去襲偃城之後。

且說關平聞徐晃自引兵至，遂提本部兵迎敵。兩陣對圓，關平出馬，與徐商交鋒，只三合，商大敗而走。關平遂出關，五六合亦敗走。平乘勢追殺二十餘里，忽報城中火起。平知中計，急勒兵回救。偃城正遇一彪軍攔路，徐晃立馬在門旗下高叫曰：『關平賣姓，

好不知死汝荆州已被東吳奪了，猶然在此狂為！

平大奴，縱馬輪刀，直取徐晃，不三合，三軍吶喊，偃城中火光大起。平不敢戀戰，殺條大路，還奔四冢寨來。廖化接着化曰：『人言荆州已被呂蒙襲了，軍心驚慌，如之奈何？』平曰：『此必訛言也。』軍士再言者斬之。

忽逢星馬到，報說正北第一屯被徐晃領兵攻打。平曰：『若第一屯有失，諸營豈得安穩？此間皆棄河水，賊兵不敢到此。吾與汝同去救第一屯。』廖化喚部將分付曰：『汝等堅守營寨，如有賊到，即便舉火。』部將曰：『四冢寨處角十重，雖飛鳥亦不能入。何慮賊兵？』於是關平、廖化盡起四冢寨精兵，奔至第一屯住紮。關平看見魏兵屯於淺山之上，謂廖化曰：『徐晃屯兵，不得地利，今夜可引兵劫寨。』化曰：『將軍可分兵一半前去，某當謹守本寨。』

是夜關平引一校兵殺入寨，不見一人。平知是計，火速還時左邊徐商、右邊糜竺兩下夾攻，平大敗回營。魏兵乘勢追殺前來，四面圍住。關平廖化支持不住，棄了第一屯，遷投四冢寨來。早望見寨中火起，急到寨前，只見皆是魏兵旌號。關平等退兵，忙奔築城大路。而走前面一軍攔住，為首大將乃是徐晃也。平化二人奮力死戰，奪路而走，回到大寨，來見關公曰：『今徐晃奪了偃城等處，兼鹿標自引大軍分三路來救樊城，多有人言荆州已被圍了。』關公喝曰：『此敵人訛言，以亂我軍心耳。東吳呂蒙

病危，子... 代之不足為慮。」

「言未畢，忽報徐晃兵至，公命催馬平諫曰：『父留未痊，不可與敵。』」公曰：『徐晃與我有舊，深知其能，若彼不逞，吾先斬之，以警疆將。』遂披挂提刀上馬，奮然而出。魏軍見之，無不驚懼。公勒馬問曰：『徐公明何在？』魏營門廣闊，徐晃出馬，欠身而言曰：『自別君侯，倏忽數載，不想君侯鬚髮已蒼，白矣。憶昔壯年相從，多蒙教誨，感誦不忘。今君侯英雄風采，於華夏復故人聞之，不勝歎羨。茲幸得一見，深慰渴懷。』公曰：『吾與公明交契深厚，非比他人。今何故致窮吾兒耶？』晃回顧紫將，厲聲大叫曰：『若取得雲長首級者，重賞千金。』公驚曰：『公明何出此言？』晃曰：『今日乃國家之事，某不敢以私廢公。』

言訖，揮大斧直取關公。公大怒，亦揮刀迎之，戰八十餘合。公難武藝絕倫，終是右臂少力。關平恐公有失，火急鳴金。公撥馬回寨，忽聞四下喊聲震天。原來是樊城曹仁聞曹操救兵至，引軍殺出城來，與徐晃會合，兩下夾攻。荆州兵大亂，關公上馬，引眾將急奔襄江上流頭。背後魏兵追至，關公急渡過襄江，望襄陽而奔。忽流星馬到，報說：『荆州已被呂蒙所奪，家眷被陷。』關公大驚，不敢奔襄陽，提兵投公安來。探馬又報：『公安傅士仁已降東吳了。』關公大怒，忽催糧火到，報說：『公安傅士仁往南郡，殺了使命，招陵芳都降東吳去了。』

關公聞言，怒氣沖霄，豁口迸裂，昏絕於地。眾將救醒，公願謂

司馬王甫曰：『誓不聽足下之言，今日果有此事。』因問：『沿江上下，何不舉火？』探馬答曰：『呂蒙使水手盡穿白衣，扮作客商，沿江將精兵伏於船艙之中，兀擄了守寨士卒，因此不得舉火。』公跌足歎曰：『吾中奸賊之計矣，有何面目見兄長耶？』管糧都督趙雲曰：『今事危急，可一面差人往成都求救，一面從旱路去取荆州。』關公依言，差馬良、法正、文、趙雲、星夜赴成都求救。一面引兵來取荆州，自領前隊先行，留廖化關平斷後。

却說樊城圍解，曹仁引眾將來見曹操，泣拜請罪。操曰：『此乃天數，非汝等之罪也。』操重賞三軍，親至四寨，察周圍開視，謂諸將曰：『荆州兵圍壁，角數重，徐公明深入其中，竟獲全功。孤月兵三十餘年，未敢長驅直入敵國，公明真膽識兼優者也。』眾皆歡服。操班師還於摩陂，駐紮徐晃兵至，操親自出寨迎之。見晃軍皆按隊伍而行，並無紊亂。操大喜曰：『徐將軍真有周亞夫之風矣。』遂封徐晃為平南將軍，同夏侯尚守襄陽，以遏關公之師。操因荆州未定，就屯兵於摩陂，以候消息。

却說關公在荆州路上，進退無路，謂趙雲曰：『目今前有吳兵，後有魏兵，吾在其中，救兵不至，如之奈何？』雲曰：『昔呂蒙在陸口時，曾致書君侯，兩家約好，共誅操賊。今却助曹而襲我，是背盟也。君侯暫駐軍於此，可差人遺書呂蒙，責之，看彼如何對答。』關公從其言，遂修書遣使赴荆州來。

却說呂蒙在荆州，傳下號令，凡荆州諸郡，有隨關公出征將

士之家，不許吳兵攪擾。按月給與糧米，有患病者，遣醫治療。將士之家，感其恩惠，安堵不動。忽報關公使至，呂蒙出郭迎接入城，以賓禮相待。使者呈書與蒙，蒙看畢，請來使曰：「蒙昔日與關將軍結好，乃一己之私見，今日之事，乃上命差遣，不得自主。煩使者回報將軍，善言致意。」遂設宴款待，遂歸館驛安歇。於是隨從將士之家，皆來問信。有附家書者，有口傳音信者，皆言家門無恙，衣食不缺。

使者辭別呂蒙，親送出城。使者回見關公，具道呂蒙之語，并說荆州城中，君侯寬宥，并諸將家屬，俱各無恙，供給不缺。公大怒曰：「此奸賊之計也！我生不能殺此賊，死必殺之，以雪我恨！」喝退使者。使者出寨，眾將皆來探問家中之事。使者具言各家安好。呂蒙極其恩恤，并將書信傳送各將，各將欣喜，皆無戰心。

關公率兵取荆州，軍行之次，將士多有逃回荆州者。關公愈加恨怒，遂催軍前進。忽然喊聲大震，一彪軍擺住，為首大將，乃蔣欽也。勒馬挺鎗大叫曰：「雲長何不早降！」關公曰：「吾乃漢將，豈降賊乎！」拍馬舞刀，直取蔣欽。不三合，欽敗走。關公提刀追殺二十餘里，喊聲忽起。左邊山谷中，韓當領兵衝出；右邊山谷中，周泰引軍衝出。蔣欽回馬復戰。三路夾攻，關公急撤軍回走。

行無數里，只見南山岡上人煙聚集，一面白旗招展，上寫「荆州土人」四字。眾人都叫本處人，速速投降。關公大怒，欲上岡殺之。山陣內又有兩軍擁出，左邊丁奉，右邊徐盛，并合蔣欽等三

路軍馬，喊聲震地，鼓角喧天。將關公困在垓心。手下將士，漸漸消

球。比及殺到黃昏，關公遙望四山之上，皆是荆州土兵，呼兄喚弟，寬子尋爺，喊聲不住。軍心盡變，皆應聲而去。關公正喘不住，部從止有三百餘人，殺至三更，正車上喊聲連天。乃關平、廖化、分爲兩路，殺入重圍，救出關公。關平告曰：「軍心亂矣，必得城池暫屯，以待援兵。麥城雖小，足可屯紮。」關公從之，催促殘軍前至麥城，分兵緊守四門，喪將士商議。趙雲曰：「此處相近上庸，現有劉封、孟達在彼把守，可連差人往求救兵。若得這枝軍馬接濟，以待川兵大至，軍心自安矣。」

正議間，忽報吳兵已至，將城四面圍定。公問曰：「誰敢突圍而出，往上庸求救？」廖化曰：「某願往。」關平曰：「我願送汝出重圍。」關公即修書付廖化，藏於身畔，飽食上馬，開門出破。正遇吳將丁奉截住，被關平奮力鎗殺。奉敗走。廖化乘勢殺出重圍，投上庸去了。關平入城堅守不出。

且說劉封、孟達自取上庸太守申耽、率眾歸降，因此漢中王加劉封為副將軍，與孟達同守上庸。當日探知關公兵敗，二人正議間，忽報廖化至，封令請入問之。化曰：「關公兵敗，見困於麥城，被圍至急。劉中援兵不能旦夕，即至。特令某突圍而出，來此求救。望二將軍速起上庸之兵，以救此危。庶稍遲延，公必陷矣。」封曰：「將軍且歇，容某計議。」

化乃至館驛安歇，備候發兵。劉封謂孟達曰：「叔父被囚，如之奈何？」達曰：「東吳兵精將勇，且荊州九郡俱已屬彼，止有麥城乃彈丸之地，又聞曹操親督大軍四五十萬屯於樊陵，量我等山城之衆，安能敵得兩家之強兵不可輕敵。」封曰：「吾亦知之。奈關公是吾叔父，安忍坐視而不救乎？」達笑曰：「將軍以關公爲叔，恐關公未必以將軍爲姪也。某聞漢中王初嗣將軍之時，關公即不悅，後漢中王登位之後，欲立後嗣，問於孔明，孔明曰：『此家事也，問關張可矣。』漢中王遂遣人至荊州問關公，關公以將軍乃螟蛉之子，不可僭立，勸漢中王遠置將軍於上庸山城之地，以杜後患。此事人人知之，將軍豈反不知耶？何今日猶沾沾以叔姪之義，而欲冒險輕動乎？」封曰：「君言雖是，但以何詞却之？」達曰：「但言山城初附，民心未定，不敢造次興兵，恐失所守。」封從其言。次日請廖化至，言：「此山城初附之所，未能分兵相救。」化大驚，以首叩地曰：「若如此，則關公休矣。」達曰：「我今即往，一杯之水，安能救一車薪之火乎？將軍速回，靜候劉兵至可也。」化大慟告求。劉封孟達皆拂袖而入。廖化知事不諧，尋思須告漢中王求救，遂上馬大罵出城，望成都而去。

却說關公在麥城盼望上庸兵到，却不見動靜，手下止有五六百人，多半帶傷，城中無糧，甚是苦楚。忽報：「城下一人教休放箭，有話來見君侯。」公令放入，問之，乃諸葛瑾也。禮畢茶罷，瑾曰：

「今奉吳侯命，特來勸諭將軍。自古道：『一饜時務者爲俊傑。』今將軍所統漢上九郡，皆已屬他人矣，止有孤城一區，內無糧草，外無救兵，危在旦夕。將軍何不從瑾之言，歸順吳侯，復領荊襄，可以保全家眷，幸君侯熟思之。」

關公正色而言曰：「吾乃解良一武夫，蒙吾主以手足相持，安肯背義投敵國乎？城若破，有死而已。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毀其節，身雖殞，名可垂於竹帛也。汝勿多言，速請出城，吾欲與孫權決一死戰。」瑾曰：「吳侯欲與君侯結秦晉之好，同力破曹，共扶漢室，別無他意。君侯何執迷如是？」

言未畢，關平拔劍而前，欲斬諸葛瑾。公止之曰：「彼弟孔明在蜀，佐汝伯父，今若殺彼，傷其兄弟之情也。」遂令左右逐出諸葛瑾。瑾滿面羞慚，上馬出城，回見吳侯曰：「關公心如鐵石，不可說也。」孫權曰：「真忠臣也，似此如之奈何？」呂範曰：「某請卜其休咎。」權即令卜之。範揲著成象，乃地水師卦，更有玄武臨應，主敵人遠奔。權問呂範曰：「卦主敵人遠奔，卿以何策擒之？」蒙笑曰：「卦象正合某之機也。關公雖有冲天之翼，飛不出吾羅網矣。」正是

龍遊溝壑遭蝦戲，鳳入牢籠被鳥欺。

畢竟呂蒙之計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七十七回 玉泉山關公顯聖

洛陽城曹操感神

却說孫權求計於呂蒙。蒙曰：「吾料關某兵少，必不從大路而逃。麥城正北有險峻小路，必從此路而去。可令朱然引精兵五千伏於麥城之北二十里，彼軍至不可與敵，只可隨後掩殺。彼軍定無戰心，必奔臨沮，却令潘璋引精兵五百伏於臨沮，阻其僻小路，則某可擒矣。今遣精士各門攻打，只空北門待其出走。」

權聞計，令呂蒙再卜之卦成，龜告曰：「此卦主敵人投西北而走。今夜亥時必然發擣。」權大喜，遂令朱然潘璋領兩枝精兵各依軍令埋伏去訖。

且說關公在麥城計點馬步軍兵，止剩三百餘人，糧草又盡。是夜城外吳兵招喚各軍姓名，越城而去者甚多，救兵又不見。到心中無計，謂王甫曰：「吾悔昔日不用公言，今日危急，將復如何？」甫哭告曰：「今日之事，雖子牙復生亦無計可施也。」趙累曰：「上庸救兵不至，乃劉封孟達按兵不動之故，何不棄此孤城，奔入西川，再聚兵來以圖恢復？」公曰：「吾亦欲如此。」遂上城觀之，見北門外敵軍不多，因問本城居民：「此去往北地幾若何？」皆曰：「此去皆是山僻小路，可通西川。」公曰：「今夜可走此路。」王甫諫曰：「小路有埋伏，可走大路。」公曰：「雖有埋伏，吾何懼哉？」即下令馬步官軍，敲鑼裝束，準備出城。甫哭曰：「君侯於路，小心保重，某與部卒皆無人，死據此城，雖被身不降也。專望

君侯速來救援！」

公亦與泣別，遂留周倉與王甫同守麥城。關公自與關平趙雲引精卒二百餘人，突出北門，關公拔刀前進，行至初更以後，約走二十餘里，只見山凹處，金鼓齊鳴，喊聲大震，一營軍到，為首大將朱然，關馬挺鎗叫曰：「雲長休走，趁蚤投降，免得一死！」公大怒，拍馬輪刀來戰，朱然便走。公乘勢追殺，一棒鼓響，四下伏兵皆起，公不敢戰，急回沮水，走朱然率兵掩殺。

關公所隨之兵，漸漸稀少，走不得四五里，前面喊聲又震，火光一起，潘璋陳馬鐮刀殺來，公大怒，輪刀相迎，只三合，潘璋敗走。公不敢戀戰，急望山路而走。背後關平趕來，報說趙累已死於亂軍中矣。關公不勝悲惶，遂令關平斷後。公自在前開路，隨行止剩得十餘人，行至決口，兩下是山，山邊皆蘆葦敗草，樹木叢雜，時已五更將盡。

正走之間，一聲喊起，兩下伏兵盡出，長鈞套索，齊並舉，先把關公坐下馬絆倒。關公翻身落馬，被潘璋部將馬忠所獲。關平知父被擒，火速來救，背後潘璋、朱然率兵齊至，把關平四下圍住。平孤身獨戰，力盡亦被執。至天明，孫權聞關公父子已被擒獲，大喜，聚眾將於帳中。

少時，馬忠奏擁關公至前。權曰：「孤久慕將軍盛德，欲結案



言之好，何相棄耶？公平昔自以爲天下無敵。今日何由被吾所擒？將軍今日還服孫權否？關公厲聲罵曰：「碧眼小兒，養吾養我，吾與劉皇叔同結義，豈與汝叛漢之賊爲伍耶？我今誤中奸計，有死而已，何必多言！」

關公曰：「雲長世之交，孤深愛之。今欲以禮相待，勸使歸降，如何？」主簿左成曰：「不可。昔曹操得此人時，封侯賜爵，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馬一提金，下馬一提銀，如此恩禮，畢竟留之不住，其斬關殺將而走，致使今日反爲所逼。幾欲還都，以避其鋒，今主公既已擒之，若不即除，恐貽後患。」

孫權沈吟半响曰：「斯言是也。」遂命推出。於是關公父子皆遇害。建安二十四年冬十月也。關公亡年五十八歲。後人有詩讚曰：

漢末才無敵，雲長獨出羣。威能震武，儒雅更知文。天日心如鏡，春秋義薄雲。昭然垂萬古，不止冠三分。

又有詩曰：

人傑誰追古，傑良士民爭。孫漢雲長，桃園一日兄。弟，

相豆千秋帝，與王

氣拔風雷無匹敵，志垂日月有光芒。至今廟額盈天下，

古木悲鴉幾夕陽。

關公既歿，陛下赤兔馬被馬忠所獲，獻與孫權。權即賜馬忠

坐，其馬數日不食草料而死。

却說王甫在委城中，骨瘦肉枯，乃問周倉曰：「昨夜夢見主

公，身軀仍立於前，念問之，忽然驚起，不知主何吉凶？」

正說間，忽報吳兵在城下，將關公父子首級招安。王甫周倉

大驚，急登城視之，果關公父子首級也。王甫大叫一聲，墮城而死。

周倉自刎而死。於是委城亦屬東吳。

却說關公英魂不散，蕩蕩悠悠，直至一處，乃荊州當陽縣

一處山名爲玉泉山。山上有一老僧，法名普靜，原是汜水關鎮國

寺中長老。後因雲遊天下，來到此處，見山明水秀，就此結草爲庵。

每日坐禪參道，身邊只有一小行者，化飯度日。是夜月白風清，

更已後，普靜正在菴中默坐，忽聞空中有人大呼曰：「還我頭來！」

普靜仰面諦視，只見空中一人，騎赤兔馬，提青龍刀，左有一白

面將軍，右有一黑臉虬髯之人，相隨一齊按落雲頭，至玉泉山頂。

普靜認得是關公，遂以手中塵尾擊其戶曰：「雲長安在？」

關公英魂頓悟，即下馬乘風落於菴前，又手問曰：「吾從何

人願求法號？」普靜曰：「老僧普靜，昔日汜水關前鎮國寺中，曾

與君侯相會，今日豈忘之耶？」公曰：「向蒙相敬，銘感不忘。今

某已遇禍而死，願求清誨，指點迷途。」普靜曰：「昔非今是，一切

休論。後果前因，彼此不爽。今將軍爲呂蒙所害，大呼「還我頭來」，

然則顏良文醜五關六將等衆人之頭，又將向誰索耶？」

於是關公恍然大悟，稽首皈依而去。後往往於玉泉山顯聖

護兵，傳人感其德，就於山頂上蓋廟，即時致祭。後人題一聯於其

關云

赤面秉赤心，騎赤兔追風，馳驅時無忘赤帝。青龍觀青史，仗青龍偃月，隱微處不愧青天。

却說孫權既害了關公，遂盡收荊襄之地，賞犒三軍，設宴大會諸將。慶功置呂蒙於上位，顯謂樂將曰：「孤久不得荊州，今唾手而得，皆子明之功也。」蒙再三遜謝，權曰：「昔周郎雄略過人，破曹操於赤壁，不幸早歿，吾子敬代之。子敬初見孤時，便及帝王大略，此一快也。曹操東下，諸人皆勸孤降，子敬獨勸孤召公瑾，進而擊之，此二快也。惟勸吾借荊州與劉備，是其一短。今子明設計定謀，立取荊州，勝子敬周郎多矣。」

於是親酌酒賜呂蒙，呂蒙接酒欲飲，忽然擲盃於地，一手揪住孫權，厲聲大罵曰：「碧眼小兒，紫髯鼠輩，還識我否？」衆將大驚，急救時，蒙推倒孫權，大步前進，坐於孫權位上，兩眉倒豎，雙眼圓睜，大喝曰：「我自破黃巾以來，縱橫天下三十餘年，今被汝一旦以奸計圖我，我生不能啖汝之肉，死當追呂賊之魂，我乃漢壽亭侯關雲長也！」

權大驚，慌忙率大小將士，皆下拜。只見呂蒙倒於地上，七竅流血而死。衆將見之，無不恐懼。權將呂蒙屍首，具棺安葬，贈南郡太守。游陵侯命其子呂霸襲爵。孫權自此感關公之事，驚訝不已。忽報張昭自建業而來，權召入問之。昭曰：「今主公損了關公父子，江東禍不遠矣。此人與劉備結義之時，誓同生死。今劉備

已有兩川之兵，更兼諸葛亮之謀，張黃馬趙之勇，若知雲長父子遇害，必起傾國之兵，奮力報讎，恐東吳難與敵也。」

權聞之大驚，跌足曰：「孤失計較也，似此知之奈何？」昭曰：「主公勿憂，某有一計，令西蜀之兵不犯東吳，荊州如磐石之安。」權問何計，昭曰：「今曹操擁百萬之衆，虎視華夏，劉備急欲報讎，必與操約，若二處連兵而來，東吳危矣。不如先遣人將關公首級，轉送與曹操，明教劉備知是操之所使，必痛恨於操。西蜀之兵，不向吳而向魏矣。吾乃觀其勝負，於中取事，此爲上策。」

權從其言，隨遣使者以本匣盛關公首級，星夜送與曹操。時操從摩陂班師，聞洛陽聞東吳送關公首級，至喜曰：「雲長已死，吾夜眠貼席矣。」階下一人出曰：「此乃東吳移禍之計也。」操視之，乃主簿司馬懿也。操問其故，懿曰：「昔劉關張三人桃園結義之時，誓同生死。今東吳害了關公，懼其復讎，故將首級獻與大王，使劉備遷怒大王，不攻吳而攻魏，他卻於中乘便而圖事耳。」

操曰：「仲達之言是也。孤以何策解之？」懿曰：「此事極易。大王可將關公首級，刻一木香之櫃，以配之，葬以大臣之禮。劉備知之，必深恨孫權，盡力南征。我却觀其勝負，劉勝則擊吳，吳勝則擊蜀。二處若得一處，那一處亦不久也。」操大喜，從其計，遂召吳使人，呈上木匣。操開匣視之，見關公面如平日，操笑曰：「雲長公別來無恙？」

言未畢，只見關公口開目動，鬚眉皆張，操驚倒，衆皆驚散。操

及方醒，願謂宋官曰：「關將軍，真天神也！」吳使又將關公顯聖附體，罵孫權追呂蒙之事，皆發揀揀加惡，遂設牲醴祭祀，刻沈香木為軀，以王侯之禮，葬於洛陽南門外。令大小官員送殯，親自拜祭，賻為荆王差官守墓，即遣吳使回江東去訖。

却說漢中王自東川回成都，法正奏曰：「主上先夫人去世，孫夫人又南歸，未必再來，人倫之遠，不可廢也。必納王妃，以襄內政。」漢中王從之。法正復奏曰：「吳懿有一妹，美而且賢，嘗聞有相者，相此女後必大貴。先會許劉焉之子劉瑁，瑁蚤歿，其女至今寡居，大王可納之為妃。」漢中王曰：「劉瑁與我同宗，於理不可。」法正曰：「論其親疎，何異晉文之與懷嬴乎？」漢中王乃依允，遂納吳氏為王妃，後生二子：長劉永，字公壽，次劉理，字奉孝。

且說東西南川，民安國富，田禾大成。忽有人自荆州來，言東吳求婚於關公，關公力拒之。孔明曰：「荆州危矣！可使人替關公。」

正商議間，荆州捷報使命，絡繹而至。不一日，關興到，且言水滸七軍之事。忽又報馬到來，報說關公於江邊多設墩臺，隄防甚密，萬無一失。因此玄德放心。

忽一日，玄德自覺渾身肉顫，行坐不安；至夜不能寐，睡起坐內室，素獨看書，覺神思昏迷，伏几而臥。就室中起一陣冷風，燈滅復明，按頭見一人立於燈下。玄德問曰：「汝何人？竟夜至吾內室？」其人不言。玄德與每日起視之，乃是關公於燈下往來，繞。

玄德曰：「賢弟別來無恙，夜深至此，必有事故。吾與汝情同骨肉，因何迴避？」關公泣告曰：「願兄起兵，以雪弟恨！」

言訖，冷風驟起，關公不見。玄德忽驚覺，乃是十夢。時正三鼓，玄德大疑，急出前殿，使人請孔明來。孔明入見，玄德細言夢警。孔明曰：「此乃主上心思，關公故有此夢，何必多疑？」玄德再三疑慮，孔明以善言解之。

孔明辭出，至中門外，迎見許都。端曰：「某纔赴軍師府上報一機密，聽知軍師入宮特來至此。」孔明曰：「有何機密？」端曰：「某適聞外人傳說，東吳呂蒙已襲荆州，關公已遇害，故特來報軍師。」孔明曰：「吾夜觀天象，見將星落於荆楚之地，已知魏長必然被禍，但恐主上憂慮，故未敢言。」

二人正說之間，忽然殿內轉出一人，扯住孔明衣袖，面言曰：「如此凶信，公何瞞我？」孔明視之，乃玄德也。孔明許增奏曰：「適來所言，皆傳聞之事，未足深信。願主上寬懷，勿生疑慮。」玄德曰：「吾與雲長誓同生死，彼若有失，孤豈能獨生耶？」

孔明許增正勸解之間，忽近侍奏曰：「馬良伊續至。」玄德即召入問之。二人具說荆州有失，關公兵敗求救，呈上表章。未及拆視，侍臣又奏荆州塵化，至玄德即召入，化哭拜於地，細奏劉封孟達不救兵之事。

玄德大驚曰：「若如此，吾弟休矣！」孔明曰：「劉封孟達如此無禮，罪不容諱。主上寬心，亮親操一旅之師，去救荆襄之急。」

玄德曰：「雲長有犬，孤斷不獨生，孫來日自提一軍去救雲長。」

「遂一面差人赴關中報知雲長，一面差人會集人馬。」

「未及天晚，一連數次報說關公夜走臨沮，為吳將所獲，議不

### 第七十八回 治風疾神醫身死

却說漢中王關、關公父子遇害，哭倒於地。衆文武急救，半响方醒，扶入內殿。孔明勸曰：「主上少憂，自古道：『死生有命。』關公平日剛而自矜，故今日有此禍。主上且宜保養身體，徐圖報仇。」

玄德曰：「孤與關、張二弟桃園結義，誓同生死。今雲長已亡，孤豈能獨享富貴乎？」

言未畢，只見關興統動而來。玄德見了，大叫一聲，又哭絕於地。衆官救醒，一日哭絕三五次，三日水漿不進，只是痛哭，淚墜衣襟，斑斑成血。孔明與衆官再三勸解，玄德曰：「孤與關、張不同日月也。」孔明曰：「關、張將關公首級獻與曹操，以王侯禮葬葬之。」玄德曰：「此何意也？」孔明曰：「此是東吳欲移禍於曹操，知其謀故以厚禮葬公。主上歸怨於吳也。」玄德曰：「吾今即提兵問罪於吳，以雪吾恨。」孔明諫曰：「不可。方今吳欲令我伐魏，魏亦欲令我伐吳，各懷詭計，伺隙而乘。主上只宜按兵不動，且與關公發喪，待吳魏不和，乘時而伐之，可也。」

衆官又再三勸說，玄德方寸進購，傳旨川中大小將士，盡皆挂孝。漢中主親出南門，招魂祭奠，號哭終日。

風節父子歸神。玄德聽罷，大叫一聲，昏絕於地。正是：爲念當年同誓死，忍教今日獨捐生。

未知玄德性命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 傳遺命奸雄數終

却說曹操在洛陽，自葬關公後，每夜合眼，便見關公操甚驚。問於衆官，衆官曰：「洛陽行宮舊殿多妖，可造新殿居之。」操曰：「吾欲起一殿，名建始殿，恨無良工。」賈詡曰：「洛陽良工有蘇越者，最有巧思。」操召入，令畫圖樣。蘇越畫成，九間大殿，前後廊廡，楹柱，呈與操觀之。曰：「汝畫甚合孤意，但恐無棟梁之材。」

蘇越曰：「此去離城三十里，有一潭，名龍潭，前有一祠，名龍祠，祠傍有一株大梨樹，高十餘丈，堪作建始殿之梁。」

操大喜，即令人工到彼砍伐。次日，回報此樹斫解不開，斧砍不入，不能斬伐。操不信，親領數百騎，直至龍潭祠前，下馬仰觀那樹，亭亭如華蓋，直侵雲漢，並無曲節。操命砍之，老數人前來諫曰：「此樹已數百年矣，常有神人居其上，恐未可伐。」操大怒曰：「吾平生遊歷普天之下，四十餘年，上至天子，下至庶人，無不攬，孤是何妖神，敢違孤意？」

言訖，拔所佩劍，親自砍之，聲然有聲，血濺滿身。操愕然大驚，擲劍上馬，回至宮內。是夜三更，操睡臥不安，坐於殿中，隱几而寐。忽見一八披髮仗劍，身穿皂衣，直至面前，指操罵曰：「吾乃梨樹

精，汝所佩劍，親自砍之，聲然有聲，血濺滿身。操愕然大驚，擲劍上馬，回至宮內。是夜三更，操睡臥不安，坐於殿中，隱几而寐。忽見一八披髮仗劍，身穿皂衣，直至面前，指操罵曰：「吾乃梨樹

精，汝所佩劍，親自砍之，聲然有聲，血濺滿身。操愕然大驚，擲劍上馬，回至宮內。是夜三更，操睡臥不安，坐於殿中，隱几而寐。忽見一八披髮仗劍，身穿皂衣，直至面前，指操罵曰：「吾乃梨樹

精，汝所佩劍，親自砍之，聲然有聲，血濺滿身。操愕然大驚，擲劍上馬，回至宮內。是夜三更，操睡臥不安，坐於殿中，隱几而寐。忽見一八披髮仗劍，身穿皂衣，直至面前，指操罵曰：「吾乃梨樹

精，汝所佩劍，親自砍之，聲然有聲，血濺滿身。操愕然大驚，擲劍上馬，回至宮內。是夜三更，操睡臥不安，坐於殿中，隱几而寐。忽見一八披髮仗劍，身穿皂衣，直至面前，指操罵曰：「吾乃梨樹

精，汝所佩劍，親自砍之，聲然有聲，血濺滿身。操愕然大驚，擲劍上馬，回至宮內。是夜三更，操睡臥不安，坐於殿中，隱几而寐。忽見一八披髮仗劍，身穿皂衣，直至面前，指操罵曰：「吾乃梨樹

精，汝所佩劍，親自砍之，聲然有聲，血濺滿身。操愕然大驚，擲劍上馬，回至宮內。是夜三更，操睡臥不安，坐於殿中，隱几而寐。忽見一八披髮仗劍，身穿皂衣，直至面前，指操罵曰：「吾乃梨樹

精，汝所佩劍，親自砍之，聲然有聲，血濺滿身。操愕然大驚，擲劍上馬，回至宮內。是夜三更，操睡臥不安，坐於殿中，隱几而寐。忽見一八披髮仗劍，身穿皂衣，直至面前，指操罵曰：「吾乃梨樹

之稱也。汝蓋建始，意欲篡逆，却來伐吾神木，吾知汝數盡，特來殺汝。」操大驚，忽呼「武士安在？」皂衣人仗劍欲砍。操大呼一聲，忽然驚覺，頭腦疼痛不可忍，急傳旨，遍求良醫治療，不能痊可，榮官皆憂。

華歆入奏曰：「大王知有神醫華陀否？」操曰：「卽江東醫周泰者乎？」歆曰：「是也。」操曰：「雖聞其名，未知其術。」歆曰：「華陀字元化，沛國譙郡人也。其醫術之妙，世所罕有。但有患者，或用藥成，或用鍼，或用灸，隨手而愈。若患五臟六腑之疾，藥不能效者，以麻肺湯飲之，令病者如醉死，却用尖刀割開其腹，以藥湯洗其臟腑，病人略無疼痛，洗畢，然後以藥線縫口，用藥敷之。或一月，或二十日，卽平復矣。其神妙如此。」

一日，陀行於道上，聞一人呻吟之聲。陀曰：「此飲食不下之病。」問之，果然。陀令取蒜齏汁三升飲之，吐蛇一條，長二三尺。飲食卽下。廣陵太守陳登，心中煩悶，面赤不能飲食，求陀醫治。陀以藥飲之，吐蟲三升，皆赤頭，首尾動搖。登問其故。陀曰：「此因多食魚腥，故有此毒。今日雖愈，三年之後，必將復發，不可救也。」後陳登果三年而死。

又有一人眉間生一瘤，瘻不可當，令陀視之。陀曰：「內有鴉物。」人皆笑之。陀以刀割開，一黃雀飛去，病者卽愈。有一人被犬咬足指，隨長肉二塊，一痛一癢，俱不可忍。陀曰：「痛者內有針，癢者內有黑白穢子二枚。」人皆不信。陀以刀割開，果如其言。此人真扁鵲倉公之流也。現居金城，離此不遠。大王何不召之？」

操卽差人星夜請華陀入內，令診脈視疾。陀曰：「大王頭暈腦疼，因患風而起。病根在腦袋中，風涎不能出，托服湯藥，不可治。操某有一法，先飲麻肺湯，然後用利斧砍開腰袋，取出風涎，方可除根。」操大怒曰：「汝要殺孤耶？」陀曰：「大王會聞關公中毒，箭傷其右臂，某刮骨療毒，關公略無懼色。今大王小可之疾，何多疑慮？」操曰：「臂痛可刮，腦袋安可砍開？汝必與關公情熟，乘此機會，欲報讎耳。」呼左右牽下獄中，拷問其情。賈詡諫曰：「似此良醫，世罕其匹，未可廢也。」操叱曰：「此人欲乘機害我，正與吾平無異。」急令道持。

華陀在獄，有一獄卒，姓吳，人皆稱爲吳押獄。此人每日以酒食供奉華陀，陀感其恩，乃告曰：「我今將死，恨有青囊書，未傳於世。感公厚意，無可爲報，我修一書，公可遣人送與我家，取青囊書來贈公，以繼吾術。」吳押獄大喜曰：「我若得此書，棄了此役，尋治天下病人，以傳先生之德。」陀卽修書付吳押獄。吳押獄直至金城開陀之妻，取了青囊書，回至獄中，付與華陀。檢看畢，陀卽將書贈與吳押獄，吳押獄持回家中藏之。

旬日之後，華陀竟死於獄中。吳押獄買棺殮訖，託了差役回家，欲取青囊書看習，只見其妻正將書在那裏焚燒。吳押獄大驚，連忙搶奪，全卷已被燒毀，只剩得一兩葉。吳押獄怒罵其妻。

曰：「縱然學得與華陀一般神妙，只落得死於牢中，要他何用？」吳押獄嗷歎而止。因此青囊書不會傳於世，所傳者止關雞豬等小法，乃燒洞一兩葉中所藏也。後人有詩歎曰：

華陀仙術比長拳，神識如瓊瑤一方。惆悵人亡書亦絕，後人無復見青囊。

却說曹操自殺華陀之後，病勢愈重，又憂吳蜀之事。正慮間，近臣忽奏東吳遣使上書，操取書拆視之，略曰：

臣孫權久知天命已歸王上，伏望早正大位，遣將剿滅劉備，掃平兩川，臣即率羣下納土歸降矣。

操觀畢大笑，出示羣臣曰：「是兒欲使吾居灋火上耶！」侍中陳羣等奏曰：「漢室久已衰微，殿下功德巍巍，生靈仰望。今孫權稱臣歸命，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殿下宜應天順人，早正大位。」操笑曰：「吾事漢多年，雖有功德及民，然位至於王，名爵已極，何敢更有他望。苟天命在孤，孤為周文王矣。」司馬懿曰：「今孫權既稱臣歸命，王上可封官賜爵，令拒劉備。」操從之，表奏孫權為驃騎將軍、南陽侯、領荊州牧。即日遣使齎勅赴東吳去訖。

操病勢轉加。忽一夜夢三馬同槽而食，及曉問賈詡曰：「孤向日曾夢三馬同槽，疑是馬騰父子為禍，今騰已死，昨宵復夢三馬同槽，主何吉凶？」詡曰：「祿馬吉兆也。祿馬歸於曹王上，何必疑乎？」操因此不疑。後人有詩曰：

三馬同槽事可疑，不知已植晉根基。曹瞞全有好雄略，

豈識朝中司馬師？

是夜操臥寢室，至三更，覺頭目昏眩，乃起，伏几而臥。忽聞殿

中聲如裂帛，操驚視之，忽見伏皇后、黃貴人、二皇子并伏元、蓋承等二十餘人，渾身血污，立於愁雲之內，隱隱聞索命之聲。操急拔劍望空砍去，忽然一聲響亮，震塌殿宇西南一角。操驚倒於地，近侍救出，遷於別宮養病。次日又聞殿外男女哭聲不絕。至曉，操召羣臣入曰：「孤在戎馬之中，三十餘年，未嘗信怪異之事。今日為何如此？」羣臣奏曰：「大王嘗命道士設醮修禳。」操歎曰：「聖人云：『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孤天命已盡，安可救乎？」遂不允設醮。

次日，覺氣神上焦，目不見物。忽召賈、侯、惇商議，停至殿門前，忽見伏皇后、黃貴人、二皇子伏完、蓋承等，立在陰雲之中，大驚昏倒，左右扶出，自此得病。操召曹洪、陳羣、賈詡、司馬懿等同至臥榻前，囑以後事。曹洪等頓首曰：「大王善保玉體，不日定當霍然。」操曰：「孤縱橫天下三十餘年，羣雄皆滅，止有江東孫權、西蜀劉備未曾剿除。孤今病危，不能再與卿等相較，特以家事相託。孤長子曹芳，劉氏所生，不幸早年歿於宛城。今下生四子，子丕、彰、植、熊。孤平生所愛第三子植，為人虛華少誠實，嗜酒放縱，因此不立。次子曹彰勇而無謀，四子曹芳多病難保。惟長子曹丕，篤厚恭謹，可繼我業。卿等宜輔佐之。」

曹洪等涕泣領命而出。操令近侍取平日所藏名香，分賜諸

待妾。且囑曰：『吾死之後，汝等須勤習女工，多造絲麻，莫之可以得錢自給。』又命諸妾多居於銅雀臺中，每日設祭，必令女伎奏樂上食。又遺命於彰德府講武城外，設立疑塚七十二，勿令後人知吾葬處，恐爲人所發掘故也。囑畢，長歎一聲，淚如雨下。須臾氣絕而死。壽六十六歲。時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也。後人有鄴中歌一篇，歌曹操云：

鄴則鄴城水漳水，定有異人從此起。雄謀韻事與文心，君臣兄弟而父子。英雄未有俗胸中，出沒豈隨人眼底。功首罪魁非兩人，遺臭流芳本一身。文章有神霸有氣，豈能苟爾化爲羣。橫流築臺距太行，氣與理勢相低昂。安有斯人不作逆，小不爲霸王，霸王降作兒女鳴，無可奈何中不平。向帳明知非有益，分香未可謂無情。嗚呼！古人作事無鉅細，寂寞豪華皆有意。書生輕議場中人，塚中笑爾書生氣。

却說曹操身亡，文武百官，盡皆舉哀。一面遣人赴世子曹丕，鄴陵侯曹彰，臨淄侯曹植，豫侯曹芳，處報喪。衆官用金棺銀槨，將操入殮，星夜裝殮，送鄴郡來。曹丕聞知父喪，放聲痛哭，率大小官員，出城十里，伏道迎柩入城，停於偏殿。官僚挂孝，聚哭於殿上。忽二人挺身而出曰：『請世子息哀，且議大事。』

### 第七十九回 兄逼弟曹植賦詩

三國演義 第七十九回

衆視之，乃中庶子司馬孚也。孚曰：『魏王既薨，天下震動，當早立嗣王，以安衆心，何但哭泣耶？』羣臣曰：『世子宜嗣位，但未得天子詔命，豈可造次而行？』兵部尚書陳矯曰：『王薨於外，愛子私立，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遂拔劍刺下袍袖，厲聲曰：『即今日便請世子嗣位。衆官有異議者，以此袍爲例。』百官悚懼，忽報華歆自許昌乘馬而至，衆皆大驚。

須臾，華歆入，衆問其來意。歆曰：『今魏王薨逝，天下震動，何不早請世子嗣位？』衆官曰：『正因不及候詔命，方議欲以王后卞氏慈旨立世子爲王。』歆曰：『吾已於漢帝處索得詔命在此。』衆皆踴躍稱賀。歆于懷中取出詔命，開讀原來華歆語事，魏故草此詔，誠逼獻帝降之，帝只得聽從，故下詔即封曹丕爲魏王，丞相冀州牧。丕即日登位，受大小官僚拜舞起居。

正宴會慶賀間，忽報鄴陵侯曹彰，自長安領十萬大軍來到。丕大驚，遂問羣臣曰：『黃鬚小弟平日性剛，深通武藝，今提兵遠來，必與孤爭王位也。如之奈何？』忽階下一人應聲出曰：『臣請往見鄴陵侯，以片言折之。』衆皆曰：『非大丈夫莫能解此禍也。』正是。

試看曹氏不彰事，幾作袁家譚尚爭。未知此人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 姪陷叔劉封伏法

八九

却說曹丕聞曹彰提兵而來，驚問衆官，一人挺身而出，願往折服之。衆視其人，乃諷議大夫賈逵也。曹丕大喜，即命賈逵前往。領命出城，迎見曹彰。彰問曰：「先王靈鑒安在？」逵正色而言曰：「家有長子，國有儲君，先王靈鑒，非君侯之所宜問也。」彰默然無語，乃與賈逵同至城，至宮門前，逵問曰：「君侯此來，欲奔喪耶？欲爭位耶？」彰曰：「吾來奔喪，別無異心。」逵曰：「既無異心，何故帶兵入城？」彰即時叱退左右，將士盡身入內，拜見曹丕。兄弟二人相抱大哭。曹彰將本部軍馬盡交與曹丕，不令彰回郡陵，自守彰拜謝而去。

於是曹丕不安，居王位，改建安二十五年為延康元年，封賈詡為太尉，華歆為相國，王朗為御史大夫。大小官僚，盡皆陞賞。諺曹操曰：「武王葬於鄴郡高陵，令于禁董治陵事。」禁奉命到彼，只見陵屋中白粉壁上，圍畫湯雲長水滸七軍擒獲于禁之事。畫雲長傲然上坐，龐德憤怒不屈，于禁拜伏於地，哀求乞命之狀。原來曹丕以于禁兵敗被擒，不能死節，既降敵而復歸，心鄙其為人，故先令人圍畫屋粉壁，故意使之往見，以愧之。當下于禁見此畫像，又羞又愧，氣憤成病，不久而死。後人有詩歎曰：

三十年來遠惡交，可憐臨難不忠賢。知人未向心中識，莊鹿今從竹裏描。

却說華歆奏曹丕曰：「郡陵侯已交割軍馬，赴本國去了。臨淄侯植，蕭懷熊二人，竟不來奔喪，理當問罪。」不從之，即分遣

二使往二處問罪。

不一日，蕭懷熊使者回報：「蕭懷熊懼罪自縊身死。」丕令厚葬之，追蕭懷熊王。又過了一日，臨淄使者回報說：「臨淄侯日與了儀丁儀兄弟二人酣飲，悻悻無禮，聞使命至，臨淄侯端坐不動。了儀罵曰：『昔日先王本欲立吾主為世子，被聽臣所阻，今王喪未遠，便問罪於骨肉，何也？』丁儀又曰：『據吾主聰明冠世，自當承嗣大位，今反不得立，汝那廟堂之臣，何不識人才若此！』臨淄侯因怒叱武士將臣亂棒打出。」

丕聞之大怒，即令許褚領虎衛軍三千，火速至臨淄，擒曹植等一干人來。許奉命引軍至臨淄城，守將攔阻，褚立斬之，直入城中，無一人敢當鋒銳。趕到府堂，只見曹植與了儀丁儀等盡皆醉倒，皆縛之載於車上，并將府下大小屬官，盡行拿解鄴郡。韓候曹丕發落，丕下令先將了儀丁儀等盡皆誅戮。了儀字正醜，丁儀字叔嚴，沛國人，乃一時文士及其被殺人多惜之。

却說曹丕之母卞氏，聽得曹植絕死，心甚悲傷，忽又聞曹植被擒，其黨了儀等已殺，大驚，急出殿召曹丕相見，不見，母出殿慌來拜謁。卞氏哭謂丕曰：「汝弟植平生嗜酒，狂蓋因自恃胸中之才，故爾放棄。汝可念同胞之情，存其性命。吾至九泉亦瞑目矣。」丕曰：「兒亦深愛其才，安肯害他。今正欲戒其性耳。母親勿憂。」

卞氏洒淚而入，不出偏殿，召曹植入見。華歆問曰：「適來冀



非太后勸殺下勿殺子建乎？不曰：「然。」欲曰：「子建，汝才抱智，終非池中物，若不早除，必爲後患。」不曰：「母命不可違。」欲曰：「人皆言子建出口成章，臣未深信，主上可召入以才試之。若不能則殺之，若果能則赦之，以絕天下文人之口。」

不從之。須臾，曹植入見，惶恐伏拜請罪。不曰：「吾與汝情雖兄弟，護國君臣汝安敢恃才蔑視？昔先君在日，汝常以文章誇示於人，吾深疑汝必用他人代筆。吾今限汝行七步吟詩一首，若果能則免一死，若不能則從重治罪，決不寬恕。」植曰：「願乞題目。」

時殿上懸一水盂，盡雜紫兩隻牛，圍於土牆之下，一牛墜井而亡。不指曹植曰：「卽以此盂爲題，詩中不許犯着『二牛墜井』字樣。」植行七步，其詩已成。詩曰：

兩肉齊道行，頭上帶四骨，相遇山下，歎起相撲突。一敵不俱剛，一肉臥土窟，非是力不如，盛氣不泄畢。曹不及聲，臣皆驚。不又曰：「七步成章，吾猶以爲過，汝能應聲而作詩一首否？」植曰：「願卽命題。」不曰：「吾與汝乃兄弟也，以此爲題，亦不許犯着『兄弟』字樣。」植略不思索，卽口占一首曰：

煮豆燃豆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丕聞之，潸然淚下。其母下氏從後後出曰：「兄何逼弟之甚耶？」不慌忙離坐告曰：「國法不可廢耳。」於是貶曹植爲安

鄉侯，植拜辭上馬而去。

曹丕自繼位之後，法令一新，威逼漢帝，甚於其父。早有細作報入成都，漢中王聞之，大驚，卽與文武商議曰：「曹操已死，曹丕繼位，威逼天子，更甚於堯。東吳孫權拱手稱臣，孤欲先伐東吳，以報雲長之讎，次討中原，以除亂賊。」

言未畢，廖化出班哭拜於地曰：「關公父子遇害，實劉封孟建之罪，乞除此二賊。」玄德使欲遣人擒之，孔明諫曰：「不可。且宜緩圖之，急則生變矣。可匿此二人爲郡守，分調開去，然後可擒。」

玄德從之，遂遣使假劉封去守綿竹，原來彭縉與孟達甚厚，聽知此事，急回家作書，遣心腹人馳報孟達，使者方出南門，外被馬超巡視軍捉獲，解見馬超。超審知此事，卽往見彭縉，縉接入，置酒相待。

酒至數巡，超以言挑之曰：「昔漢中王待公甚厚，今何漸薄也？」縉因酒醉，恨罵曰：「老革荒悖，吾必有以報之。」超又探曰：「某亦懷怨心久矣。」縉曰：「公起本部軍，結連孟達，爲外合，某領川兵爲內應，大事可圖也。」超曰：「先生之言甚當，來日再議。」

超辭了彭縉，卽將人與書解見漢中王，細言其事。玄德大怒，卽令擒彭縉下獄，拷問其情。縉在獄中，悔之無及。玄德問孔明曰：「彭縉有謀反之意，當何以治之？」孔明曰：「縉雖狂士，然留之

必生禍。於是玄德賜彭蒙死於獄。

蒙既死，有人報知孟達。達大驚，舉止失錯。忽使命至，調劉封同守綿竹去訖。孟達慌請上庸房陵都尉申耽中微弟二人商議曰：「我與法孝直同有功於漢中王，今孝直已死，而漢中王忘我前功，乃欲見害，為之奈何？」耽曰：「某有一計，使漢中王不能加害於公。」

達大喜，急問何計。耽曰：「吾弟兄欲投魏久矣，公可作一表，辭了漢中王，投魏王曹丕，不必重用，吾二人亦隨後來降也。」達猛然省悟，即寫表一通，付與來使，當晚引五十餘騎投魏去了。使命持表回成都，奏漢中王言孟達投魏之事。先主大怒，覽其表曰：「臣達伏惟殿下將建伊呂之業，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創，假勢與楚，是以有為之士，望風歸順。臣委質以來，愆戾山積，臣猶自知，况於君乎？今王朝英俊，彙集，臣內無輔佐之器，外無將領之才，列次功臣，誠足自愧。」

臣聞范蠡微，浮於五湖，勇犯詭罪，遂巡河上。夫際會之間，請命乞身，何哉？欲潔去就之分也。况臣卑鄙，無元功巨勳，自繫於時，竊慕前賢，蚤思遠逸。昔申生至孝，見疑於親，子胥至忠，見誅於君。臣拓境而被大刑，樂毅破齊而洩讒，後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感慨流涕，而親當其事，益用傷悼。

酒者，荆州覆敗，大臣失節，百無一還，惟臣專事，自致虜。

陵上庸而復乞身，自放於外，伏懇殿下聖恩，感悟，整臣之心，悼臣之舉。臣誠小人，不能始終，知而為之，敢謂非罪。臣每聞「交絕無惡聲，去臣無怨辭。」臣過奉教於君子，願君王勉之，臣不勝惶恐之至！

玄德看畢，大怒曰：「匹夫叛吾，安敢以文辭相戲耶？」即欲起兵擒之。孔明曰：「可就遣劉封進兵，令二虎相併，劉封或有功，或敗績，必歸成都，就而除之，可絕兩害。」玄德從之，遂遣使到綿竹，傳諭劉封受命，率兵來擒孟達。

却說曹丕正聚文武議事，忽近臣奏曰：「蜀將孟達來降。」丕召入問曰：「汝此來，莫非詐降乎？」達曰：「臣為不救關公之危，漢中王欲殺臣，因此懼罪來降，別無他意。」曹丕尚未准信，忽報劉封引五萬兵取襄陽，單搦孟達，斬殺。丕曰：「汝既是真心，便可去襄陽取劉封首級來，孤方准信。」達曰：「臣以利害說之，不必動兵，令劉封亦來降也。」

丕大喜，遂加孟達為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平陽亭侯，領新城太守，去守襄陽樊城。原來夏侯惇、徐晃已先在襄陽，正將收取上庸諸部。孟達到了襄陽，與二將禮畢，探得劉封離城五十里下寨，遂即修書一封，使人齎赴劉寨，招降劉封。劉封覽書大怒曰：「此賊誤吾叔姪之義，又聞吾父子之親，使吾為不忠不孝之人也。」遂扯碎來書，斬其使。次日，引軍前來搦戰。

孟達知劉封扯書斬使，勃然大怒，亦領兵出迎。兩陣對圓，封

立馬於門旗下，以刀指罵曰：「背國反賊，安敢亂言！」孟達曰：「汝死已臨，還自執迷不省。」封大怒，拍馬輪刀直奔孟達，戰不三合，遂敗走。封乘虛追殺二十餘里，一聲喊起，伏兵盡出。左邊夏侯尚殺來，右邊徐晃殺來，孟達回身復戰三軍夾攻。封大敗而走，連夜奔回上庸，背後魏兵趕來。劉封到城下叫門，城上亂箭射下，中敵在敵樓上叫曰：「吾已降了魏也！」

封大怒，欲要攻城，背後追軍將至，封立脚不住，只得望房陵而奔。見城上已盡插魏旗，中儀在敵樓上將旗一颺，城後一彪軍出，旗上大書「右將軍徐晃」。封抵敵不住，急望西川而走。晃乘勢追殺，劉封部下只乘得百餘騎，到了成都，入見漢中王。哭拜於地，細奏前事。玄德怒曰：「辱子有何面目復來見吾？」封曰：「叔父之難，非兒不救，因孟達諷阻故耳。」玄德轉怒曰：「汝須食人食，穿人衣，非土木偶人，安可聽諷賊所阻！」命左右推出斬之。漢

### 第八十回 曹丕廢帝篡炎劉

却說華歆等一班文武，入見獻帝，歆奏曰：「伏觀魏王自登位以來，德布四方，仁及萬物，越古超今，雖唐虞無以過此。羣臣會議，言漢祚已終，望陛下效堯舜之道，以山川社稷禪與魏王。上合天心，下合民意，則陛下安享清閒之福，祖宗幸甚，生靈幸甚，臣等請定，特來奏請。」

帝聞奏，大驚，半晌無言，觀百官而哭曰：「朕想高祖提三尺

中王既斬劉封，後關孟達招之，毀書斬使之事，心中頗悔，又哀痛關公，以致染病，因此按兵不動。

且說魏王曹不自即王位，將文武官僚，盡皆陞賞，遂統甲兵三十萬，南巡沛國譙縣，大饗先塗鄉中父老，揚慶進進，奉饗進酒，效漢高祖還沛之事。人報大將軍夏侯惇病危，不即還鄴郡，時惇已卒，不為挂孝，以厚禮殮葬。

是歲八月間，報稱石邑縣鳳凰來儀，臨淄城麒麟出現，黃龍現於鄴郡，於是中郎將李伏、太史丞許芝商議種種瑞徵，乃魏當代漢之兆，可安排受禪之禮，令漢帝將天下讓於魏王。遂同華歆、王朗、辛毗、賈詡、劉曄、陳矯、陳羣、桓楷等一班文武官僚四十餘人，直入內殿，來奏漢獻帝，請禪位於魏王。曹丕正是

魏家社稷，今將建漢代江山，忽已移。未知獻帝如何回答，且看下文分解。

### 漢王正位續大統

劍，斬蛇起義，平秦滅楚，創造基業，世統相傳，四百年矣。朕雖不才，初無過惡，安忍將祖宗大業，等閒棄了？汝百官，再從公計議。」華歆引李伏許芝近前奏曰：「陛下若不信，可問此二人。」李伏奏曰：「自魏王即位以來，麒麟降生，鳳凰來儀，黃龍出現，嘉禾蔚生，甘露下降，此是上天示瑞，魏當代漢之象也。」許芝又奏曰：「臣等職掌司天夜觀乾象，見炎漢氣數已終，

陛下帝星隱匿不明，魏國乾象，極天察地，言之難盡。更兼上應圖讖，其謀曰：『鬼在邊，委相連當代漢。』無可言。言在東午在酉兩日，並光正不移。以此論之，陛下可早禪位。『鬼在邊』，一委相連，是『魏』字也。『言在東午在酉』，乃『許』字也。『兩日並光正不移』，乃『昌』字也。此是魏在許昌應受漢禪也。願陛下察之。

帝曰：『祥瑞圖讖，皆虛妄之事，奈何以虛妄之事，而遺朕朕命祖宗之基業乎？』王朗奏曰：『自古以來，有與必有廢，有盛必有衰。豈有不亡之國，不敗之家乎？漢室相傳四百餘年，延至陛下，氣數已盡，宜早退避，不可遲疑，遲則生變矣。』帝大哭，入後殿去了。百官兩笑而退。

次日百官又集於大殿，令百官入請獻帝。帝憂懼不敢出。曹后曰：『百官請陛下設朝，陛下何故推阻？』帝泣曰：『汝兄欲篡位，令百官相逼，朕故不出。』曹后大怒曰：『吾兄奈何為此亂逆之事耶？』

曹米舉只見曹洪曹休帶劍而入，請帝出殿。曹后大罵曰：『俱是汝等亂賊，希圖害我，共造逆謀，善父功蓋寰宇，威震天下，然且不敢尊稱神孫，今吾兄嗣位未幾，魏思篡漢，皇天必不許爾。』曹洪曹休入宮，左右侍者皆欲飲流涕。

曹洪曹休力請獻帝出殿，帝被逼不過，只得更衣出前殿。帝欲奏曰：『陛下可依臣等昨日之議，免遭大禍。』帝痛哭曰：『卿

等皆貪漢祿久矣，中間多有漢朝功臣子孫，何忍作此不臣之事？』欲曰：『陛下若不從衆議，恐旦夕驚怖禍起，非臣等不忠於陛下也。』帝曰：『誰敢欺朕耶？』欲厲聲曰：『天下之人皆知陛下無人君之福，以致四方大亂，若非魏王在朝，就陛下者何止一人。陛下尚不知恩報本，直欲令天下人共伐陛下耶？』

帝大怒，拂袖而起。王朗以目視衆，欲欲縱步向前，扯住龍袍，變色而言曰：『許與不許，早發一言。』帝戰慄不能答。曹洪曹休拔劍大呼曰：『符寶郎何在？』祖弼應聲出曰：『符寶郎在此。』曹洪索要玉璽。祖弼叱曰：『玉璽乃天子之寶，安得擅索？』洪喝令武士推出斬之。祖弼大罵不絕口而死。後人有詩讚曰：『魏王專權漢室亡，詐稱禪位效唐虞。唐滿朝百辟皆紅魏，僅見忠臣符寶郎。』

帝顛慄不已，只見階下披甲持戈數百餘人，皆是魏兵。帝泣謂眾臣曰：『朕願將天下禪於魏王，幸留殘喘，以終天年。』曹后曰：『魏王必不負陛下。陛下可急降詔，以安衆心。』帝只得令陳羣草禪國之詔，令華歆攆諸詔，引百官直至魏王宮獻納。曹丕大喜，賜詔曰：

朕在位三十二年，遭天下蕩覆，幸賴祖宗之靈，危而復存。然今仰瞻天象，俯察民心，委精之數，既終，行運在乎曹氏。是以前王既樹神武之猷，今王又光耀明德，以應其期。歷數昭明，信可知矣。夫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唐虞不私於

天子而名播於無窮。朕竊慕焉。今其追踵堯典。禪位於丞  
相魏王。王其毋辭。

曹丕聽畢，便欲受詔。司馬懿諫曰：「不可。雖然詔已至，殿  
下宜且上表謙辭，以絕天下之謗。」丕從之，令王朗作表，自稱德  
薄，請別求大賢以嗣天位。帝覽表，心甚愜，遂謂羣臣曰：「魏王謙  
遜如之奈何？」華歆曰：「昔魏武王受王后之時，三辭而詔不許，  
然後受之。今陛下可再降詔，魏王自當允從。」

帝不得已，又令桓楮草詔，遣高廟使張音持節奉璽至魏王  
宮。曹丕開讀詔曰：

咨爾魏王，上書謙讓。朕竊為漢道陵遲，為日已久。幸賴  
武王操德膺符運，奮揚神武，芟除兇孽，清定區夏。今王不  
讚承前緒，至德光昭，聲教被四海，仁風扇八區。天之歷數，  
實在爾躬。昔虞舜有大功二十，而放勳禪以天下。大禹有  
疏濬之績，而重華禪以帝位。漢承堯運，有傳聖之義。加順  
靈祇，紹天明命。使行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帝璽授。王  
其受之。

曹丕接詔欣喜，謂賈詡曰：「雖二次有詔，然恐天下後世，  
不免笑魏之名也。」詡曰：「此事極易，可再命張音齎回璽綬，却  
換華歆令漢帝築一石名「受禪台」擇吉日良辰，集大小公卿，  
遂到台下，令天子親奉璽綬，禪天下與主，便可以釋羣疑，而絕衆  
議矣。」

不大喜，即令張音齎回璽綬，仍作表謙辭，音回奏。帝帶同  
羣臣曰：「魏王又讓，其意若何？」華歆奏曰：「陛下可築一石名  
「受禪台」，聚集公卿庶民，明白禪位，則陛下子孫孫必蒙魏  
恩矣。」帝從之，乃遣太常院官卜地於繁陽，築起三層高台，擇於  
十月庚午日寅時禪讓。

至期，獻帝請魏王曹丕登台受禪。台下集大小官僚四百餘  
員，御林虎賁禁軍三十餘萬。帝親捧玉璽，奉曹丕不受之。臺下羣  
臣跪聽，詔曰：

咨爾魏王，昔者唐虞禪位於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  
於常，惟歸有德。漢道陵遲，世失其序，降及朕躬，大亂滋昏。  
羣凶恣逆，宇內顛覆。賴武王神武，拯茲難於四方，唯清區  
夏，以保朕我宗廟。豈予一人謬，又俾九服實受其賜。今王  
欽承前緒，光於乃德，修文武之大業，昭爾考之弘烈。皇靈  
降瑞，人神告徵，誕惟亮采，師錫朕命。敕曰：爾虔克協於虞  
舜，月率我唐典，敬迓爾位於虞天之歷數。在爾躬，若其祇  
膺大禪，鑒萬國以聯承天命。

讀畢，已羣魏王曹丕即受禪位大璽，登了帝位。賈詡引大小  
官僚朝於臺下，改延康元年為黃初元年。國號大魏。丕即傳旨，大  
赦天下。詔父曹操為太祖武皇帝。華歆奏曰：「天無二日，民無  
二王。」漢帝既禪天下，理宜退就藩服。乞降明旨，安置劉氏於何  
地。」

言訖，扶獻帝跪於殿下。請旨。不降旨。封帝為山陽公。即日便行。華歆按劍指帝厲聲而言曰：「立一帝，廢一帝，古之常道。今上仁慈，不忍加害。封汝為山陽公。今日便行，非宣詔不許入朝。」獻帝含淚拜謝。上馬而去。羣下軍民人等見之，傷感不已。不謂羣臣曰：「舜禹之事，朕知之矣。」羣臣皆呼萬歲。後人觀此，「受禪台」有詩歎曰：

兩漢經營事頗難，一朝失却舊江山。黃初欲學唐虞事，司馬將來作樣看。

百官請曹丕答謝天地。丕方下拜，忽然臺前捲起一陣怪風，飛砂走石，急如驟雨，對面不見。臺上火燭盡皆吹滅，不露倒於臺上。百官急救下臺。半响方醒。侍臣扶入宮中。數日不能設朝。後病稍可，方出殿受羣臣朝賀。封華歆為司徒，王朗為司空。大小官僚，一限賞。不疾未痊，疑許昌宮室多妖，乃自許昌幸洛陽，大建宮室。

早有人到成都報說曹丕自立為大魏皇帝，於洛陽蓋造宮殿。且傳言漢帝已遇害。漢中王聞知，痛哭終日。下令百官挂孝。遂望殿祭。上尊諡曰「孝愍皇帝」。玄德因此憂慮，致染成疾，不能理事。政務皆託與孔明。孔明與太傅許靖、光祿大夫譙周商議，言天下不可一日無君，欲尊漢中王為帝。譙周曰：「近有群鳳慶雲之瑞，成都西北角有黃氣數十丈，冲霄而起。帝星見於畢胃昴之分，煌煌如月。此正應漢中王當卻帝位，以繼漢統，更復何疑？」

於是孔明與許靖引大小官僚上表，請漢中王即皇帝位。漢中王覽表，大驚曰：「卿等欲陷孤為不忠不義之人耶？」孔明奏曰：「非也。曹丕篡漢自立，主上乃漢室苗裔，理合繼統以延漢祀。」漢中王勃然變色曰：「孤豈效趙賊所為？」拂袖而起，入於後宮。眾官皆散。

三日後，孔明又引眾官入朝，請漢中王出。眾皆拜伏於前。許靖奏曰：「今漢天子已被曹丕所弑，主上不即帝位，與師討逆，不得為忠義也。今天下無不欲主上為君，為孝愍皇帝雪恨，若不從臣等所議，是失民望矣。」漢中王曰：「孤雖是景帝之孫，並未有德澤以布於民。今一旦自立為帝，與篡竊何異？」孔明苦勸數次，漢中王堅執不從。孔明乃設一計，請眾官曰：「如此如此。」於是孔明託病不出。

漢中王聞孔明病篤，親到府中，直入臥榻邊問曰：「軍師所感何疾？」孔明答曰：「憂心如焚，命不久矣。」漢中王曰：「軍師所憂何事？」連問數次，孔明只推病重，眼目不答。漢中王再三請問，孔明喟然歎曰：「臣自出茅廬，得遇大王，相隨至今，言讎計從，今幸大王有兩川之地，不負臣夙昔之言。目今曹丕篡位，漢祀將斬，文武官僚咸欲奉大王為帝，滅劉興劉，共圖功名。不想大王堅執不肯，眾官皆有怨心，不久必盡散矣。若文武皆散，吳魏來攻，兩川難保，臣安得不憂乎？」漢中王曰：「吾非推阻，恐天下人議論耳。」孔明曰：「聖人云：『名不正，則言不順。』今大王名正言順。」







弱之衆，先鋒吳班、旌號周泰曰：「吾觀此等兵，毋見賊耳。願同糧，將軍分兩路擊之。如其不勝，甘當軍令。」陸遜看了良久，歎曰：「前山山谷中隱隱有殺氣起，其下必有伏兵，故於平地設此，以誘我耳。諸公切不可出。」

衆將聽了，皆以爲備。次日，吳班引兵到關前搦戰，羅武揚威，聲勢不絕，多有解衣卸甲赤身裸體，或睡或坐。徐盛丁奉入帳稟陸遜曰：「劉兵欺我太甚，我等願出擊之。」遜笑曰：「公等但恃血氣之勇，未知孫吳兵法。此彼誘敵之計也。三日後必見其詐矣。」徐盛曰：「三日後彼移營已定，安能擊之乎？」遜曰：「吾正欲令彼移營也。」諸將哂笑而退。過三日後，會諸將於關上觀望，見吳班兵已退去。遜指曰：「殺氣起矣，劉備必從山谷中出也。」

看未畢，只見劉兵皆全裝慣束，擁先主而過。吳兵見了，盡皆膽裂。遜曰：「吾之不聽諸公擊班者，正爲此也。今伏兵已出，旬日之內必破劉矣。」諸將皆曰：「被劉當在初時，今連營五六百里，相守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已固守，安能破乎？」遜曰：「諸公不知兵法，備乃世之英雄，更多智謀，其兵始集，法度精專，今守之久矣，不得我，便兵被意阻取之正在今日。」諸將方纔歎服。後人有詩讚曰：

度陳談兵按六韜，安排香餌釣鯨鯨。三分自是多英俊，又顯江南陸遜高。

却說陸遜已定了破劉之策，遂修書遣使奏簡孫權，言指日

可以破劉之意。權覽畢大喜曰：「江東復有此異人，孤何憂哉？」遂將書上書言其備孤獨不備。今觀其言果非備也。」於是大起吳兵來接應。

却說先主於蘄亭盡驅水軍順流而下，沿江屯紮水寨，深入吳境。黃權諫曰：「水軍沿江而下，進則易，退則難。臣願爲前驅，陛下宜在後陣，庶萬無一失。」先主曰：「吳賊膽落，朕長驅大進，有何疑乎？」衆官苦諫先主不從，遂分兵兩路，命黃權督江北之兵以防魏寇。先主自督江南諸軍，夾江分立營寨。以圖進取。細作探知，連夜報知魏主。言劉兵伐吳，樹柵連營，縱橫七百餘里，分四十餘屯，皆傍山林下寨。今黃權督兵在江北岸，每日出哨百餘里，不知何意。

魏主聞之，仰面笑曰：「劉備將敗矣。」羣臣請問其故。魏主曰：「劉玄德不曉兵法，豈有連營七百餘里，而可以拒敵者乎？包圍險阻屯兵者，此兵法之大忌也。玄德必敗於東吳陸遜之手。旬日之內，消息必至矣。」羣臣猶不信，皆請撥兵備之。魏主曰：「陸遜若勝，必盡驅吳兵去取西川。吳兵遠去，國中空虛，朕虛託以兵助戰，令三路一齊進兵，東吳唾手可取也。」

衆皆拜服。魏主下令使曹仁督一軍出濡須，曹休督一軍出洞口，曹真督一軍出南郡。三路軍馬會合日期，暗襲東吳。朕隨後自來接應。」調遣已定。

不說魏兵襲吳，且說馬良至川入見孔明，呈上圖本而言曰：

「今移兵於江橋，占五百里，于四十餘屯，皆係險峻，林木茂盛，之尚，皇上，亦與諸國本，亦與丞相視之。」孔明曰：「若此，拍案叫苦曰：『是有人搬主上，如此，可移兵於此，孔明曰：』」

將引軍去了。

孔明曰：「孔明曰：『漢朝氣運休矣！』」孔明曰：「孔明曰：『孔明曰：』」

却說于丹於遊會時分，領兵前進，到關時，已三更之後，

孔明曰：「孔明曰：『孔明曰：』」孔明曰：「孔明曰：『孔明曰：』」

乃問曰：「孔明曰：『孔明曰：』」孔明曰：「孔明曰：『孔明曰：』」

孔明曰：「孔明曰：『孔明曰：』」孔明曰：「孔明曰：『孔明曰：』」

孔明曰：「孔明曰：『孔明曰：』」孔明曰：「孔明曰：『孔明曰：』」

孔明曰：「孔明曰：『孔明曰：』」孔明曰：「孔明曰：『孔明曰：』」

孔明曰：「孔明曰：『孔明曰：』」孔明曰：「孔明曰：『孔明曰：』」

正官聞人報山上遠遠望見吳兵盡沿山望東去了先主曰「此是疑兵」令兼休動命關興張苞各引五百騎出巡黃昏時亦關興回奏曰「江北霧中火起」先主急令關興往江北張苞往江南探看虛實倘吳兵到時可急回報

一將領命去了初更時分東南風驟起只見御營左廂火發方欲救時御營右廂火起風緊火急樹木皆著喊聲大震兩屯軍馬奔出奔雜陣營中御營軍自相踐踏死者不知其數後面吳兵殺到又不知多少軍馬先主急上馬奔馮習營中火光連天而起迤南江北照耀如同白日

馮習就上馬引數十騎而走正逢吳將徐盛軍到敵住廝殺先主見了撥馬投西便走徐盛捨了馮習引兵追來先主正慌前擁又一軍攔住乃是吳將丁奉兩下夾攻先主大驚四面無路忽然喊聲大震一彪軍殺入重圍乃是張苞救了先主引柳林軍奔走

正行之間前面一軍又到乃蜀將傅彤也合兵一處而行背後吳兵追至先主前到一山名馬鞍山張苞傳形請先主上的山時山下喊聲又起陸遜大隊人馬將馬鞍山圍住張苞傳形死據山口先主遙望野火光不絕死屍盈野塞江而下

次日吳兵又四下放火燒山軍士亂竄先主驚慌忽然火光中一將引數騎殺上山來視之乃關興也與伏地讀曰「四下火光遙近不可久停陛下速奔白帝城再收軍馬可也」先主曰

誰敢斷後」傅彤奏曰「臣願以死當之」當日黃昏關興在前張苞在中留傅彤斷後侯着先主殺下山來吳兵見先主奔走皆要爭功各引大軍遮天蓋地往西追趕先主急軍士盡脫袍鍔塞道而焚以斷後軍

正奔走間喊聲大震吳將朱然引一軍從江岸邊殺來截住去路先主叫曰「朕死於此矣」關興張苞縱馬衝突被亂箭射回各帶重傷不能殺出背後喊聲又起陸遜引大軍從山谷中殺來

先主正慌急之間此時天色已微明只見前面喊聲震天朱然軍紛紛落澗滾滾接應三彪軍殺入前來救駕先主大喜視之乃常山趙子龍也時趙雲在川中江州聞吳蜀交兵遂引軍出忽見東南一帶火光冲天雲心驚遂探視不想先主被困雲奮勇衝殺而來陸遜聞是趙雲急令軍退

雲正殺之間忽遇朱然便與交鋒不一合一鎗刺朱然於馬下殺散吳兵救出先主望白帝城而走先主曰「朕雖得脫誰勝上將奈何」雲曰「敵軍在後不可久遲陛下且入白帝城歇息臣再引兵去救應諸將」此時先主僅存百餘人入白帝城後人有詩證陸遜曰

持茅舉火破連營玄德窮奔白帝城一旦威名驚蜀魏吳王寧不敬書生劫說傅彤斷後被吳軍八面圍住了奉大叫曰「川兵死者

新賊，賊軍甚多，皆謂劉備能治後漢。各欲求與劉備，但不肯領一  
備江州。四百里外，皆安。劉備心，其意欲與劉備，劉備力  
死，不可不領。各欲求與劉備，但不肯領。各欲求與劉備，但不肯領。  
死，不可不領。各欲求與劉備，但不肯領。各欲求與劉備，但不肯領。

劉備酒醒，便馬奔至江邊，呼水軍都督吳懿，隨後進來。  
水軍四營，皆將叫曰：「吳懿至矣！」劉懿酒醉，走馬一程，羅  
曰：「吾自從主出山，軍中皆呼為羅。」在夫，吳懿至矣，吳懿至矣。  
無路，我自創，後人有詩讚曰：「吳懿至矣，吳懿至矣。」

吳懿至矣，吳懿至矣。吳懿至矣，吳懿至矣。吳懿至矣，吳懿至矣。  
吳懿至矣，吳懿至矣。吳懿至矣，吳懿至矣。吳懿至矣，吳懿至矣。  
吳懿至矣，吳懿至矣。吳懿至矣，吳懿至矣。吳懿至矣，吳懿至矣。

吳懿至矣，吳懿至矣。吳懿至矣，吳懿至矣。吳懿至矣，吳懿至矣。  
吳懿至矣，吳懿至矣。吳懿至矣，吳懿至矣。吳懿至矣，吳懿至矣。  
吳懿至矣，吳懿至矣。吳懿至矣，吳懿至矣。吳懿至矣，吳懿至矣。

吳懿至矣，吳懿至矣。吳懿至矣，吳懿至矣。吳懿至矣，吳懿至矣。  
吳懿至矣，吳懿至矣。吳懿至矣，吳懿至矣。吳懿至矣，吳懿至矣。  
吳懿至矣，吳懿至矣。吳懿至矣，吳懿至矣。吳懿至矣，吳懿至矣。

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  
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  
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

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  
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  
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

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  
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  
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

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  
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  
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

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  
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  
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劉備事。

正驚聞忽見一老人立於馬前笑曰：「將軍欲出此陣乎？」  
「曰：「願長者引出。」老人策杖徐而行，徑出石陣，並無所  
礙。送至山坡之上，遂問曰：「長者何人？」老人答曰：「老夫乃諺  
語孔明之岳父黃承彥也。昔小婿入川之時，於此布下石陣，名曰  
「八卦陣」。反復八門，按遊甲休生傷，杜死，驚開。每日每時變化  
無端，可比十萬精兵。臨去之時，曾分付老夫道：「後有東吳大將  
迷於陣中，莫要引他出來。」老夫適於山嶺之上，見將軍從死門  
而入，料想不識此陣，必為所迷。老夫平生好善，不忍將軍陷沒於  
此，故特從生門引出也。」遂曰：「公會學此陣法否？」黃承彥曰：  
「變化無窮，不能學也。」遂慌忙下馬拜謝而回。後杜工部有詩  
曰：

### 第八十五回 劉先主遺詔託孤兒

却說章武二年夏六月，東吳陸遜大破劉兵於猇亭，奔陵之  
地先主奔回白帝城。趙雲引兵據守，忽馬良至，見大軍已敗，悔  
不及，將孔明之言奏知先主。先主歎曰：「朕早聽丞相之言，不致  
今日之敗，今有何面目復回成都見眾臣乎？」遂傳旨，就白帝城  
降詔，將諸葛改為永安宮。人報馮習、張南、傅彤、程畿、沙摩柯等皆  
歿於主事，先主傷感不已。又近臣奏稱：「黃權引江北之兵，降魏  
去了。陛下可將彼家屬送有司問罪。」先主曰：「黃權被吳兵隔  
斷，在江北岸，縱跡無路，乃不得已而降魏，是朕負權，非權負朕也。」

三國演義 第八十五回

### 諸葛亮安居平五路

何必罪其家屬，仍給祿米以養之。  
却說黃權降魏，諸將引見曹丕，丕曰：「卿今降朕，欲追慕於  
陳軫耶？」權泣而奏曰：「臣受蜀帝之恩，殊遇甚厚，今臣督諸軍  
於江北，被陸遜絕斷，臣歸蜀無路，降吳不可，故來投陛下。敗軍之  
將，免死為幸，安敢追慕於古人耶？」丕大喜，遂拜黃權為鎮南將  
軍，權堅辭不受。忽近臣奏曰：「有細作人自蜀中來，說蜀主將黃  
權家屬盡皆殺戮。」權曰：「臣與蜀主推誠相信，知臣本心，必不  
肯殺臣之家小也。」丕然之後，人有詩責黃權曰：

三十一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  
陸遜回寨歎曰：「孔明真一臥龍也，吾不及也。」於是下  
令班師。左右曰：「劉備兵敗勢窮，困守一城，正如乘勢擊之，今見  
石陣而退，何也？」遂曰：「吾非懼石陣而退，吾料魏主曹丕甚嫌  
詐，與父無異，今知吾追趕蜀兵，必乘虛來襲。若深入陣中，難  
退矣。」遂令一將斷後，遂率大軍回國。退兵未及三日，三處友來  
飛報：「魏兵曹仁出濡須，曹休出洞口，曹真出南郡，三路兵馬數  
十萬，星夜至境，未知何意。」遂笑曰：「不出吾之所料，吾已令兵  
拒之矣。」正是：  
雄心方欲吞西蜀，勝算還須禦北朝。  
未知如何退兵，且看下文分解。



非人亦起與也。帝以臣曰：太平生不失信，猶救命為神，豈獨與兄弟聚會不遠矣。

先主此定大笑，忽然驚覺，二弟不見，即喚從人問之。時正三更，先主歎曰：「朕不久於人世矣。」遂遣使往成都請丞相諸葛亮，亮即命李嚴等星夜來永安宮聽受遺命。孔明等先主次子劉禪、劉禪、劉禪來永安宮，見帝留太子劉禪守成都。

且聽孔明到永安宮，見先主病危，慌忙拜伏於龍榻之下。先主傳旨，請孔明坐於龍榻之側，撫其背曰：「朕自得丞相，幸成帝業，何期智識淺陋，不納丞相之言，自取其敗。悔恨成疾，死在旦夕。嗣子孱弱，不得不以大事相託。」言訖，淚流滿面，孔明亦涕泣曰：「願臣死生保輔，願以副天下之望。」

先主以目遍視，只見馬良之弟馬謖在傍，先主令且退。謖退出，先主謂孔明曰：「丞相魏延之才何如？」孔明曰：「此人亦當世之英才也。」先主曰：「不然，朕觀此人，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丞相宜深察之。」

分付魏延等各諸軍入殿，取紙筆寫了遺詔，連與孔明而歎曰：「朕不識書，粗知大略，聖人云：『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朕本待與卿等同滅曹賊，共扶漢室，不幸中道而別。煩丞相將詔付與太子，嗣令勿以為常言。凡事更望丞相教之。」

孔明等泣拜於地曰：「願陛下將息龍體，臣等盡效犬馬之勞。」

以報陛下知遇之恩也。」先主命內侍扶起孔明，一手掩淚，一手執其手曰：「朕今死矣，有心腹之言相告。」孔明曰：「有何聖諭？」先主泣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國，終亮大業。若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為成都之主。」

孔明聽畢，汗流遍體，手足失措，泣拜於地曰：「臣死不敢忘。」脫服之力，盡忠貞之節，繼之以死乎。」言訖，叩頭流血。先主又請孔明坐於榻上，喚魯王劉禪、劉禪、劉禪近前，分付曰：「爾等皆記朕言。朕亡之後，爾兄弟三人，皆以父事丞相，不可怠慢。」言罷，命二子同拜孔明。二子拜畢，孔明曰：「臣雖肝腦塗地，安能報知遇之恩也。」

先主謂眾官曰：「朕已託孤於丞相，令嗣子以父事之。卿等俱不可怠慢，以負朕望。」又囑趙雲曰：「朕與卿於患難之中，相從到今，不想於此地分別。卿可想朕故交，早晚看顧吾子，勿負朕言。」雲泣拜曰：「臣敢不效犬馬之勞。」先主又謂紫官曰：「卿等眾官，朕不能一一分囑，願皆自愛。」言畢，駕崩，壽六十三歲。時章武三年夏四月二十四日也。後杜工部有詩歎曰：

劉主窺吳向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黎華想像空山外，玉殿虛無野寺中。

古廟杉松巢水鶴，水時伏臘定村翁。武侯祠屋長鄰近，一體君臣祭祀同。

先主禪崩，文武官僚，無不哀痛。孔明率眾官，齋禱宮還成都。

太子劉禪出城迎接靈柩，安於正殿之內。舉哀行禮畢，開讀遺詔。

詔曰：朕初得疾，但下痢耳，後轉生雜病，殆不自濟。朕聞「人年五十，不稱夭壽。」今朕年六十，有餘，死復何恨！但以汝兄弟為念耳。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勿怠勿忘。汝兄弟更求聞達，至囑至囑。

臣讀詔已畢，孔明曰：「國不可一日無君。」請立嗣君，以承漢統。」乃立太子禪即皇帝位，改元建興。加諸葛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葬先主於惠陵。諡曰昭烈皇帝。尊皇后吳氏為皇太后。益甘夫人為昭烈皇后。廢夫人，亦追諡為皇后，降賞羣臣，大赦天下。

早有魏軍探知此事，報入中原。近臣奏知魏主，曹丕大喜曰：「劉備已亡，朕無憂矣。何不乘其國中無主，起兵伐之？」賈詡諫曰：「劉備雖亡，必能殫於諸葛亮。亮感備知遇之恩，必傾心竭力，扶持新主。陛下不可倉卒伐之。」

正言間，忽一人從班部中奮然而出曰：「不乘此時進兵，更待何時？」眾視之，乃司馬懿也。丕大喜，遂問計於懿。懿曰：「若只起中國之兵，急難取勝。須用五路大兵，四面夾攻，令諸葛亮首尾不能救援，然後可圖。」

懿曰：「可修書十封，差使往益東蘇、馬、關、張、趙、五路，懿曰：「可修書十封，差使往益東蘇、馬、關、張、趙、五路。」

王弼曰：「能賂以金帛，令起遼西羌兵十萬，先從旱路攻西平關。此一路也。再修書遣使，賂官誥，賜直入南蠻，見蠻王孟獲，令起兵十萬，攻打益州永昌、牂牁、越嶲四郡，以擊西川之南。此二路也。再遣使入吳，修好許以割地，令孫權起兵十萬，攻兩川夾谷，徑取涪城。此三路也。又可差使至降將孟達處，起上庸兵十萬，西攻漢中。此四路也。然後命大將軍曹真為大都督，發兵十萬，由京兆徑出陽平關，取西川。此五路也。」共大兵五十萬，五路並進，諸葛亮便有呂望之才，安能當此乎？」

丕大喜，隨即遣能言官四員為使前去，又命曹真為大都督，領兵十萬，徑取陽平關。此時張遼等一班舊將，皆封列侯，俱在冀州。曹真及合淝等處，據守關津隘口，故不復調用。又命曹真為大都督，却說劉漢後主劉禪自即位以來，舊臣多有病亡者，不能細說。凡一應朝廷選法錢優詞訟等事，皆聽諸葛丞相裁處。時後主未立皇后，孔明與羣臣上言曰：「故車馬將軍張飛之女，甚賢，年十七歲，可納為正宮皇后。」後主即納之。

是興元年秋八月，忽有邊報說：「魏調五路大兵，來取西川。」第一路，曹真為大都督，起兵十萬，取陽平關。第二路，乃反將孟達起上庸兵十萬，犯漢中第三路，乃涼州孫權起精兵十萬，取峽口入川。第四路，乃蠻王孟獲起蠻兵十萬，犯益州。四郡第五路，乃番王軻比能起羌兵十萬，犯西平關。此五路軍馬，甚是利害。當此先報知丞相，丞相不知為何數日不出視事。再得一千餘萬一

先報知丞相，丞相不知為何數日不出視事。再得一千餘萬一



後主聽罷大驚，即差近侍宣召孔明入朝。使命去了半日，回報「丞相府下人言，丞相染病不出。」後主轉慌，次日，又命黃門侍郎董允，諫議大夫杜叢，去丞相臥榻前，告此大專。董杜二人到丞相府前，皆不得入。杜叢曰：「先帝託孤於丞相，今主上初登寶位，被曹丕五路兵犯境，軍情緊急，丞相何故推病不出？」良久，門吏傳丞相令言：「病體稍可，明早出都堂議事。」董杜二人歎息而回。

次日，察官又來丞相府前伺候。從早至晚，又不見出。多官惶惶，只得散去。杜叢入奏後主曰：「請陛下聖駕，親往丞相府問計。」後主即引參贊入宮，啓奏皇太后。太后大驚曰：「丞相何故如此？有負先帝委託之意也。我當自往。」董允奏曰：「娘娘未可輕往。臣料丞相必有高明之見，且待主上先往。如果怠慢，請娘娘於太廟中，召丞相問之未遲。」太后依奏。

次日，後主車駕親至相府門前，見駕到慌忙拜伏於地而迎。後主問曰：「丞相在何處？」門吏曰：「不知在何處。只有丞相鈞旨教攝住百官，勿得輒入。」後主乃下車步行，獨進第三重門，見孔明獨倚竹杖，在小池邊觀魚。後主在後立久，乃徐徐而言曰：「丞相安樂否？」孔明回顧，見是後主，慌忙棄杖拜伏於地曰：「臣該萬死。」後主扶起，問曰：「今曹丕分兵五路，犯境甚急，相父緣何不辭出府視事？」孔明曰：「臣恐不能全保，又密調湘與張苞二將，各引兵三萬，屯於緊要之處，為各路響應。此輩處調遣之事，皆不曾經由成都，故無大知覺。只有京裏這一路兵，未敢動。」

知臣非觀魚，有所思也。」後主曰：「如之奈何？」孔明曰：「先王此能，發王孟獲，反將孟獲，將曹真，此四路兵已皆退去了也。止有孫權這一路兵，臣已有退之計，但須一能言之人為使。因未得其人，故熟思之。陛下何必憂乎？」

後主聽罷，又驚又喜曰：「相父果有鬼神不測之機也。願聞退兵之策。」孔明曰：「先帝以陛下付託與臣，臣安敢且夕怠慢。成都案官皆不曉兵法之妙，貴在使人不測，豈可洩漏於人老臣先知西番國王阿比能引兵犯西平關，臣料馬超積祖，西川人氏素得羌人之心，羌人以超為神，感天將軍，臣已遣一人星夜馳檄，令馬超緊守西平關，伏四路奇兵，每日交換，以兵拒之。此一路不必憂矣。又南蠻孟獲兵犯四郡，臣亦飛檄遣魏延領一軍左出右入，右出左入，為疑兵之計，蠻兵惟憑勇力，其心多疑，若見疑兵，必不敢進。此一路又不足憂矣。又知孟超引兵出漢中，達與李嚴會結生死之交，臣回成都時，李嚴守永安宮，臣已作一書，只微一辭，親筆令人送與孟達，達必然推病不出，以慢軍心。此一路又不足憂矣。又知曹真引兵犯陽平關，此地險峻，可以保守。臣已調趙雲引一軍守把關隘，並不許賊曹真見我軍不出，不久自退矣。」

此四路兵俱不足憂，臣尚恐不能全保，又密調湘與張苞二將，各引兵三萬，屯於緊要之處，為各路響應。此輩處調遣之事，皆不曾經由成都，故無大知覺。只有京裏這一路兵，未敢動。」

見四路兵勝，川中危急，必來相攻。若四路不濟，安肯動乎？臣將孫權想曹丕三路侵吳之怨，必不肯從其言。雖然如此，須用一舌辯之士，逕往東吳，以利害說之，則先退東吳，其四路之吳何足憂乎？但求得說吳之人，臣故隱隱何勞陛下聖駕來臨。」後主曰：「太后亦欲來見相父，今朕聞相父之言，如夢初覺，復何憂哉！」孔明與後主共飲數杯，後主出府，眾官皆環立於門外。見後主面有喜色，後主別了孔明，上御車回朝。眾皆疑惑不定。孔明見眾官中一人仰天而笑，面亦有喜色，孔明視之，乃義陽新野人，姓鄧名芝，字伯苗，見為戶部尚書漢司馬鄧禹之後。孔明暗令人留住鄧芝，多言皆散。

孔明請芝到書院中，問芝曰：「今蜀魏吳鼎分三國，欲討二

第八十六回 難張溫秦必逞天辨

破曹丕徐盛用火攻

却說東吳陸遜自退魏兵之後，吳主拜遜為輔國將軍，江陵侯領荆州，教自此軍植皆歸於遜。張昭顧雍皆奏吳王請自改元，權從之，遂改為黃武元年。忽報魏主遣使至，權召入，使命陳說：「蜀前使人求救於魏，魏一時不明，故發兵應之。今已大悔，欲起四路兵取川東吳可來接應。若得劍士各分一半。」

應允整軍，實備只探聽四路如何。若四路兵勝，川中危急，諸葛亮首尾不能救，主上則發兵以應之，先取成都。此為上策。如四路兵取別作商議。」

權從之，乃謂魏使曰：「軍需未辦，擇日便當起程。」使者拜辭而去。權令人探得西谷兵出西平關，見了馬超，不戰自退。南蠻孟獲起兵攻回，蜀將被魏延用疑兵計殺退，回洞去了。上庸孟達兵至半路，忽然染病不能行。曹真兵出陽平關，趙子龍拒住各處險道。一將守關，萬夫莫開。曹真屯兵於斜谷道，不

國一統中興，當先伐何國？」芝曰：「以愚意論之，魏雖強，賊雖難，甚大，急難搖動。當徐徐緩圖。今主上初登寶位，民心未定，當與吳吳連合，結為唇齒。一洗先帝舊怨，此乃長久之計也。未審丞相意若何？」孔明大笑曰：「吾思之久矣，奈未得其人，今日方得也。」芝曰：「丞相欲其人何為？」孔明曰：「吾欲使人往說東吳，必既能明此意，必能不辱君命，使吳之任，非公不可。」芝曰：「愚者疎智淺，恐不堪當此重任。」孔明曰：「吾來日奏知天子，便請個苗一行，切勿推辭。」芝應允而退。至次日，孔明奏准後主，差鄧芝往說東吳。芝拜辭望東吳而來。正是

吳人方見干戈息，蜀使還將玉帛通。  
未知鄧芝此去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能取勝而回。

周瑜知了此信，乃謂文武曰：「陸伯言真神算也。孤若妄動，又精怨於西蜀矣。」忽報西蜀遣節之到，張昭曰：「此又是諸葛亮退兵之計，遣鄧芝為說客也。」權曰：「當何以答之？」昭曰：「先於殿前立一大鼎，貯油數百斤，下用炭燒，待其油沸，可選身長面大武士一千人，各執刀在手，從官門前直排至殿上，却喚之入見。休等此人，聞言下說詞，責以歸食其說，齊故事效。此例，恐之看其人如何對答。」

權從其言，遂立油鼎，命武士立於左右，各執軍器，召鄧芝入。芝整衣冠而入，行至宮門前，只見兩行武士，威風凜凜，各持鋼刀，大斧長劍，短戟，直列至殿上。芝瞻其意，並無懼色，昂然而行，至殿前，又見鼎鑊內熱油正沸。左右武士以目視之，芝但微微而笑。近臣引至鼎前，鄧芝長揖不拜。

權令稽起球籬，大罵曰：「何不拜！」芝昂然而答曰：「上國天使，不拜小邦之主。」權大怒曰：「汝不自料，欲掉三寸之舌，效騷生說齊乎？」可進入油鼎。」芝大笑曰：「人皆言東吳多賢，誰想權一儒生，一權轉怒曰：「孤何懼爾一匹夫耶？」芝曰：「既不敢懼，孤伯言何愁來說汝等也。」權曰：「爾欲為誰弄說客來，說孤聽魏向劉定否？」芝曰：「吾乃劉中一儒生，特為吳國利害而來，乃設兵陳鼎，以拒二使，何其度量之不能容物耶！」權聞言，懼愧，即叱退武士，命芝上殿，賜坐而問曰：「吳魏之

利害若何，願先生教我。」芝曰：「大王欲與魏和，還是欲與魏和？」權曰：「我正欲與蜀主議和，但恐蜀主年輕識淺，不能全始全終耳。」芝曰：「大王乃命世之英豪，諸葛亮亦一時之俊傑，劉有山川之險，吳有三江之固，若二國連和，共為唇齒，進則可以榮吞天下，退則可以鼎足而立。今大王若委贖稱臣於魏，魏必望大王朝覲，求太子以為內侍，如其不從，則舉兵夾攻。蜀亦順流而下，進取如此，則江南之地，不復為大王有矣。若大王以愚言為不然而將就死於大王之前，以絕說客之名也。」

言訖，披衣下殿，望油鼎中便跳。權急命止之，請入後殿，以土賓之禮相待。權曰：「先生之言，正合孤意。孤今欲與蜀主運和，先生肯為我介紹乎？」芝曰：「適欲悉小臣者，乃太王也。今欲使蜀臣者，亦大王也。大王猶自狐疑未定，安能取信於人？」權曰：「孤意已決，先生勿疑。」

於是吳王留住鄧芝，策多官問曰：「孤黨江南，八大難難，更有荆楚之地，反不如西蜀偏僻之處也。蜀有鄧芝不辱其美，吳並無一人入蜀以達孤意。」忽一人出班奏曰：「臣願為使。」眾視之，乃吳郡吳人，姓張名溫，字惠恕，現為中郎將。權曰：「恐卿到蜀見諸葛亮，不能達孤之情。」溫曰：「孔明亦人耳，臣何畏彼哉？」權大喜，重賞張溫，使同鄧芝入川通好。溫曰：「臣此行，必成。」却說孔明自鄧芝去後，奏後主曰：「鄧芝此去，其事必成。吳地多賢，定有人來答禮。陛下當禮貌之，令彼回吳，以通盟好。吳若

通和，魏必不敢加兵於蜀矣。吳魏奪地，臣當征南平定。雙方然後圖魏，魏削則東吳亦不能久存，可以復一統之基業也。」後主然之。

忽報東吳遣張溫與鄧芝入川答禮。後主聚文武於丹墀，命鄧芝張溫入。溫自以為得志，昂然上殿，見後主施禮。後主賜錦墩，坐於殿左，設御宴待之。後主但敬禮而已，宴罷，百官送張溫到館舍。次日，孔明設宴相待。孔明謂張溫曰：「先帝在日，與吳不睦，今已晏駕，當今主上深慕吳王，欲捐舊怨，永結盟好，併力破魏，望大夫善言回奏。」

張溫領諸酒至半酣，張溫喜笑自若，頗有傲慢之意。次日，後主將金帛賜與張溫設宴於城南驛亭之上，命衆官相送。孔明慙慙勸酒，正飲酒間，忽一人乘醉而入，昂然長揖，入席就坐。溫怪之，乃問孔明曰：「此何人也？」孔明答曰：「姓秦名宓，字子勳，現為益州學士。」溫笑曰：「名稱學士，未知胸中會學事否？」

宓正色而言曰：「胸中三尺小室，尚皆就學，何況於我？」溫曰：「且說公何所學？」宓對曰：「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三教九流，諸子百家，無所不通。古今興廢，聖賢經傳，無所不覽。」溫笑曰：「公既出大言，請即以天為問，天有頭乎？」宓曰：「有頭。」溫曰：「頭在何方？」宓曰：「在西方。」詩云：「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也。」溫又問：「天有耳乎？」宓答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轉鳴九臯，聲聞於天。」無耳何能聽？」溫又問：「天有足乎？」

宓曰：「有足。」詩云：「天步艱難。」無足何能步？」溫又問：「天有姓乎？」宓曰：「豈得無姓？」溫曰：「何姓？」宓答曰：「姓劉。」溫曰：「何以知之？」宓曰：「天子姓劉，以故知之。」溫又問曰：「日生於東乎？」宓對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

此時秦宓語言清朗，答問如流，滿座皆驚。溫無語，遂乃謂曰：「先生東吳名士，既以天事下問，必能深明天之理。昔混沌既分，陰陽剖判，輕清者上浮而為天，重濁者下凝而為地，至共工氏戰敗，頭觸不周山，天柱折，地維缺，天傾西北，地陷東南，天既輕清而上浮，何以傾其西北乎？又未知輕清之外，還有何物，願先生教我。」

張溫無言可對，乃避席而謝曰：「不意胸中多出俊傑，恰聞講論，使僕頓開茅塞。」孔明恐溫羞愧，故以善言解之曰：「席間問難，皆戲談耳。足下深知安邦定國之道，何在唇齒之戲哉？」溫拜謝。孔明又令鄧芝入與答禮，就與張溫同行。張鄧二人拜辭孔明，望東吳而來。

却說吳王見張溫入蜀未還，乃聚文武商議。忽近臣奏曰：「蜀遣鄧芝回，張溫入國答禮。」權召入。張溫拜於殿前，備稱後主孔明之德，願求永結盟好，特遣鄧尚書又來答禮。權大喜，乃設宴待之。權問鄧芝曰：「若吳蜀二國同心，滅魏得天下太平，二主分治，豈不樂乎？」芝答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如滅魏之後，未識天命所歸何人，但為君者，各修其德，為臣者，各盡其忠，則

爭方息耳。權曰：「君之誠款，乃如是耶？」遂厚謝之，還  
自此與劉通好。

却說魏國細作人探知此事，火速報與中原魏主曹丕聽知。  
天怒曰：「吳劉通和，必存圖中原之意也。不若朕先伐之。」於是  
大集文武，商議起兵伐吳。此時大司馬曹仁、太尉賈詡已亡，侍中  
華歆出班奏曰：「中原之地，土關氏稀，而欲用兵，未見其利。今日  
之許，莫若養兵屯田十年，足食足兵，然後用之，則吳蜀可破也。」  
丕怒曰：「此迂儒之論也。今吳劉通和，卓必乘機，何暇等  
得十年？」即傳旨起兵伐吳。司馬懿奏曰：「吳有長江之險，非船  
莫渡。陛下必御駕親征，可選大木戰船，從蔡綏而入，漸取壽春，至  
廣陵渡江，口取南徐，此為上策。」

丕從之。於是日夜併工，造龍舟千隻，長二三十餘丈，可容二千  
餘人，收拾戰船三千餘隻。魏黃初五年秋八月，會聚大小將士，令  
曹真為前部，張遼、張郃、文聘、徐晃等為大將先行，許都、呂虔為中  
軍，諸衛曹休為合後，劉惔、蔣濟為參謀。前後水陸軍馬三十餘萬，  
越日啟程，封司馬懿為假黃鉞，封在許都。魏國政大事，並皆聽  
從決斷。

三國演義 第八十六回

明令起兵出漢中，以分其勢。一面遣一安將，屯兵南徐，以拒之。  
權曰：「非陸伯言不可當此大任。」權曰：「陸伯言領守荆州，不  
可輕動。」權曰：「孤非不知，奈眼前無得力之人。」

言未畢，一人從班部內應聲而出，曰：「臣雖不才，願統一軍  
以當魏兵。若曹丕親渡大江，臣必生擒，以獻陛下。若不渡江，亦殺  
魏兵大半，令魏兵不敢正視東吳。」權視之，乃徐盛也。權大喜，曰：  
「如得卿守江南一帶，孤無憂。」遂封徐盛為安東將軍，總領  
都督建業，南徐軍馬。盛謝恩領命而退。御傳令敵寨，連綿連綿，  
機多設旌旗，以為守護江岸之計。

忽一人挺身而出，曰：「今日太王以重任委託將軍，欲破魏兵，  
以擒曹丕將軍，何不早渡軍馬渡江於淮南之地，迎敵直待曹丕  
兵至，恐無及矣。」盛視之，乃孫王孫孫韶也。韶字公禮，官渡戰  
將軍，曾在廣陵守禦，年幼負氣，極有膽勇。盛曰：「曹丕勢大，更有  
名將為先鋒，不可渡江迎敵。待彼船皆集於北岸，吾自有計破之。」  
韶曰：「吾手下自有三千軍馬，更兼深知廣陵路勢，吾願自去  
江北與曹丕決一死戰，如不勝，甘當軍令。」

三三三



誠不計其數。魏兵大敗而回。吳將徐盛全獲大功。吳王重加賞賜。張遼回到許昌。箭指進裂而亡。曹不厚葬之不在話下。

却說趙雲引兵救出陽平關之次。忽報丞相有文送到。益州督郵羅國結連蠶王孟獲。起十萬蠻兵。侵掠四郡。因此宣雲回。

### 第八十七回 征南寇丞相大興師 抗天兵蠻王初受執

話說諸葛丞相在於成都。夢無大小。省親自從公決斷。兩川之民。折樂太平。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及幸連年大熟。老幼鼓腹謳歌。凡遇差徭。爭先爭後。因此軍需器械。應用之物。無不完備。米滿倉盈。財盈府庫。

建興三年。益州太守。魏王孟獲。大起蠻兵十萬。犯境。侵掠。建寧太守雍闓。乃漢朝奸方侯雍闓之後。今連綿孟獲。造反。牂牁郡太守朱褒。越雋郡太守高定。二人。獻了城。更有永昌太守王伉。不肯反。見今乘間。朱褒高定三人部下。人馬。皆與孟獲。為鄉導。官。攻打永昌郡。今王伉與功曹呂凱。會集百姓。死守此城。其勢甚急。

孔明乃入朝奏後主曰。臣觀南蠻不服。實國家之大患也。向當自領大軍。前去征討。後主曰。東有孫權。北有曹丕。今相父棄朕而去。倘吳魏來攻。如之奈何。孔明曰。東吳方與我國。講和。料無異心。若有異心。李嚴在白帝城。此人可當。孫遜也。斷不至。叛。朕統氣已。獲未能遂。圖且有馬超守把漢中。諸處關口不必憂。

軍令馬超守陽平關。丞相欲自南征。趙雲乃急收兵而回。此時孔明在成都。整飭車馬。親自南征。正是。方見東吳敵北魏。又看西蜀戰南蠻。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也。臣又曾聞張苞等分兩軍為救。保障下。萬無一失。今臣先去。掃蕩。方然後北伐。以圖中原。帶先帝三顧之恩。託孤之重。後主曰。朕年幼。無知。惟相父斟酌行之。

言未畢。班部內一人出曰。不可不可。案觀之。乃南陽人也。姓王。名連。字文儀。見為諫議大夫。連諫曰。南方不毛之地。瘴疫之鄉。丞相秉鈞衡之重任。而自遠征。非所宜也。且雍闓等。乃疥癬之疾。丞相只須遣一大將。討之。必然成功。孔明曰。南蠻之地。雖國甚遠。人多不習。王化。收服甚難。吾當親往。征之。可也。別有斟酌。非可容易託人。

王連再三苦勸。孔明不從。是日。孔明辭了後主。令蔣琬為參軍。費禕為長史。董厥為建寧太守。為掾史。趙雲為大將軍。統軍馬。王平張翼為副將。并川將數千員。共起川兵五十萬。討南蠻。進發。忽有關公第三子關索。入軍來見孔明。曰。自荆州失陷。逃難。在鮑家莊。養病。每要赴川。見先帝報讎。竟未合。不能起行。近已安痊。打探得陳吳驢大。已皆謀殺。逃來西川。求在途中。

賊部將長孫安來投見。……

孔明曰：「此乃……」

孔明曰：「此乃……」

孔明曰：「此乃……」

孔明曰：「此乃……」

又起兵來……

孔明曰：「此乃……」

孔明曰：「此乃……」

孔明曰：「此乃……」

孔明曰：「此乃……」



操拜謝而去。回見高定，呈上孔明之書。此雍圍如此。如此。定看書畢，大怒曰：「吾以真心待之，彼反欲害吾，情理難容。」便喚雍圍商議。雍圍曰：「孔明乃仁人，背之不誅，我等謀反作惡，皆雍圍之故。不如殺圍以投孔明。」定曰：「如何下手？」雍圍曰：「可設一席，令人去請雍圍，彼若無異心，必坦然而來。若其不來，必有異心。我主可攻其前，某伏於寨前小路候之，圍可擒矣。」

高定從其言，設席請雍圍。圍果疑前日放回軍士之言，懼而不來。是夜高定引兵殺投雍圍寨中。原來有孔明放回死的人，皆想高定之德，乘勢助戰。雍圍軍不戰自亂。圍上馬，望山路而走。行不三里，鼓聲震厲，一彪軍出，乃鄧恢也。挺方天戟，驟馬當先。雍圍措手不及，被煥一戟刺於馬下，就為其首級。圍部下軍士皆降。高定定引兩部軍來降孔明。獻雍圍首級於帳下。孔明高坐於帳下，喝令左右排轉高定新首報來。

定曰：「某感丞相大恩，今將雍圍首級來降，何故斬也？」孔明大笑曰：「汝來降，敢瞞吾耶？」定曰：「丞相何以知吾詐降？」孔明於帳中取出一鐵與高定曰：「朱褒已使人密獻降書，說你與雍圍結生死之交，豈肯一旦便殺此人？吾故知汝詐也。」定曰：「風曰：『朱褒乃反間之計也。』丞相切勿可信。」孔明曰：「吾亦難信一面之詞。汝若提得朱褒方表真心。」定曰：「丞相休疑。某生擒朱褒來見丞相，若何？」孔明曰：「若如此，吾安心方息也。」高定即引部將鄧恢并本部兵，殺奔朱褒營來。比及離寨約

有十里，後出一彪軍到，乃朱褒也。褒見高定軍來，慌忙與高定答話。定大罵曰：「汝如何寫書與諸將承相處，使反間之計害我？」褒目瞪口呆，不能回答。忽然鄧恢於馬後擲過一戟刺朱褒於馬下。定厲聲而言曰：「如不順者皆殺之。」於是衆軍一齊拜降。定引兩部軍來見孔明，獻朱褒首級於帳下。孔明笑曰：「吾故使汝殺此二賊，以表忠心。」遂命高定為益州太守，總攝三郡，令鄧恢為牙將，三路軍馬已平。

於是永昌太守王伉出城迎接孔明。孔明入城已畢，問曰：「誰與公守此城，以保無虞？」伉曰：「某今日得此郡無恙者，皆賴永昌不韋人，姓呂名凱，字季平，皆此人之力。」孔明遂請呂凱至。凱入見，禮畢，孔明曰：「久聞公乃永昌高士，多虧公保守此城。今欲平蠻，方公有何高見？」呂凱遂取一圖呈與孔明曰：「某自歷仕以來，知南人欲反久矣。故密遣人入其境，察看母屯兵交戰之處，盡成一圖名曰『平蠻指掌圖』。今敢獻與明公。明公試觀之，可為征蠻之一助也。」孔明大喜，就用呂凱為行軍教授，兼鄉導官。於是孔明提兵大進，深入南蠻之境。

正行軍之次，忽報天子差使命至。孔明請入中軍，但見一人素袍白衣而進，乃馬謖也。為兄馬良新亡，因此挂孝。跪曰：「奉由上救命，賜家軍酒席。」孔明接詔已畢，依命一一給散，遂留馬謖在帳設話。孔明問曰：「吾奉天子詔，削平蠻方，久聞幼常高見，望乞賜教。」謖曰：「愚有片言，望丞相察之。南蠻恃其地遠，因險不



却說趙雲引兵殺到阿會喃寨後之時，馬忠已殺至寨前。兩下夾攻，雲兵大敗。阿會喃乘亂走脫，各自收軍。回見孔明，孔明問曰：「三洞寨兵走了兩洞之主，金環三綰元帥首級安在？」趙雲將首級獻功，衆皆曰：「董荼那阿會喃皆棄馬越嶺而去，因此趕他不上。」孔明大笑曰：「二人吾已擒下了。」趙雲二人并諸釋皆不信。

少頃，張鬆解董荼那到，張翼解阿會喃到。衆皆驚訝。孔明曰：「吾觀呂凱圖本已知他各人下的寨子，故以言激子龍文長之銳氣，故教深入重地，先破金環三綰，隨即分兵左右，寨後抄出，以王平馬忠應之。非子龍文長不可當此任也。吾料董荼那阿會喃必從便徑往山路而走，故遣張鬆張翼以伏兵待之，令關索以兵接應，擒此二人。」諸將皆拜伏曰：「丞相撥算神鬼莫測！」

孔明令押過董荼那阿會喃至帳下，盡去其縛，以酒食衣服賜之，令各自歸洞，勿得踴惡。二人泣拜，各投小路而去。孔明謂諸將曰：「來日孟獲必然親自引兵搦殺，便可就此擒之。」乃喚趙雲魏延至，付與計策，各引五千兵去了。又喚王平關索同引一軍投計而去。孔明分撥已畢，坐於帳上待之。

却說董孟獲在帳中正坐，忽哨馬報來，說三洞元帥俱被孔明捉將去了，部下之兵各自潰散。孟獲大怒，遂起鐵兵，迤邐進發。正遇王平關索兩陣對圓，王平出馬，橫刀望之，見見樹旗開處，數百南蠻將兩邊擺開，中間孟獲出馬，頭頂嵌寶紫金冠，身披纓

絡紅袍，腰繫玉獅子帶，腳穿透頂抹綠靴，騎一匹捲毛赤兔馬，懸兩口松紋寶劍，昂然觀望。關索在右，魏延在左。人每說：諸葛亮善能用兵，今觀此陣，旌旗雜亂，隊伍交錯，刀鎗器械無一可能勝吾者。始知前日之言謬也。早知如此，吾度多時矣。誰敢去搗到將，以振軍威！」

言未盡，一將應聲而出，名喚忙牙長，使一口截頭大刀，騎一匹黃驃馬，來取王平。二將交鋒，戰不數合，王平便走。孟獲驍兵大進，迤邐趕關索略戰又走，約退二十餘里。孟獲正追殺之間，忽然喊聲大起，左有張翼，右有張翼，兩路兵殺出，截斷歸路。王平關索復兵殺回，前後夾攻，蠻兵大敗。孟獲引部將死戰得脫，望錦帶山而逃。背後三路兵追殺將來。

獲正奔走之間，前面喊聲大起，一彪軍攔住，爲首大將乃常山趙子龍也。獲見了，大驚，慌忙奔錦帶山小路而走。子龍衝殺一陣，蠻兵大敗生擒者無數。孟獲止與數十騎奔入山谷之中，背後追兵至近，前面路狹，馬不能行，乃棄了馬，四爬山越嶺而逃。忽然山谷中一聲鼓響，乃是魏延受了孔明計策，引五百步軍伏於此處。孟獲抵敵不住，被魏延生擒活捉了。從騎皆降。

魏延解孟獲到大寨來，見孔明。孔明早已殺牛宰馬，設宴在寨，卸鞍帳中，排開七重圍子手，刀鎗劍戟，燭若雷響。又執御賜黃金鍘，曲柄傘蓋，前後羽葆鼓吹，左右排開御林軍，布列得十分嚴整。孔明端坐於帳上，只見蠻兵紛紛擡接，解到無數。孔明喚到

假意去其縛，撫諭曰：「汝等皆是好百姓，不幸被孟獲所縛，今受驚嚇，吾想汝等父母兄弟妻子必倚門而望，若聽知陣敗，定然刺肚牽腸，眼中流血。吾今盡放汝等回去，以安各人父母兄弟妻子之心。」言訖，各賜酒食米糧而遣之。發兵深感其恩，泣拜而去。孔明教喚武士押過孟獲來。

不移時，前推後擁，至帳前。獲跪於帳下。孔明曰：「先帝待汝不善，汝何故背反？」獲曰：「兩川之地，皆是他人所占，地主汝主倚強奪之，自稱為帝。吾世居此處，汝等無禮，侵我土地，何為反？」

### 第八十八回 渡瀘水再縛番王

却說孔明放了孟獲，衆將上帳問曰：「孟獲乃南蠻渠魁，今幸被擒，南方便定，丞相何故放之？」孔明笑曰：「吾擒此人，如囊中取物耳，直須降伏其心，自然平矣。」諸將聞言，皆未肯信。

當日孟獲行至瀘水，正遇手下敗殘的蠻兵，皆來尋探。衆兵見了孟獲，且驚且喜，拜問曰：「大王如何能勾回來？」獲曰：「蜀人監我在帳中，被我殺死十餘人，乘夜黑而走，正行間，逢着一哨馬軍，又被我殺之，奪了此馬，因此得脫。」

衆皆大喜，擁孟獲渡了瀘水下，往寨棚，會集各洞酋長，陸續招衆原放回的蠻兵，約有十餘萬騎。此時董荼那同會喃已在洞中，孟獲使人去請，二人懼怕，只得也引洞兵來。獲傳令曰：「吾已知諸葛之計矣，不可與戰，戰則中他詭計。彼川軍遠來勞苦，况

耶？」孔明曰：「吾今擒汝，汝心服否？」獲曰：「山僻路狹，誤遭汝手，如何肯服？」孔明曰：「汝既不服，吾放汝去，若何？」獲曰：「汝放我回去，再整軍馬，共決雌雄，若能再擒吾，吾方服也。」孔明即令去其縛，與衣服穿了，賜以酒食，給與鞍馬，差人送出路徑，望本寨而去。正是

寇入掌中遂放去，人居化外未能降。  
未知再來交戰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 識詐降三擒孟獲

即日天交，彼兵豈能久任，吾等有此瀘水之險，將船筏盡拖在兩岸，一帶皆築土城，深溝高壘，看諸葛亮如何施謀。」

衆酋長從其計，盡拘船筏於兩岸，一帶築起土城，有依山傍崖之地，高豎敵樓，樓上多設弓弩礮石，準備久處之計。糧草皆由各洞供運，孟獲以為萬全之策，坦然不憂。

却說孔明提兵大進，前軍已至瀘水哨馬飛報說：「瀘水之內，並無船筏，又兼水勢甚急，兩岸一帶築起土城，皆有發兵守把。」時值五月，天氣炎熱，南方之地分外炎酷，軍馬衣甲皆穿不得。孔明自至瀘水邊，觀畢回到本寨，聚諸將至帳中，傳令曰：「今孟獲兵屯瀘水之南，深溝高壘，以拒我兵，吾欲提兵至此，如何空回汝等各各引兵，依山傍樹，揀林木茂盛之處，與我將息人馬。」

「乃迷呂凱經水水百里，揀陰涼之地，分作兩個寨子。使王平、張  
飛、關雲、各守一寨。內外皆搭草棚，遮蓋馬匹。將士乘涼，以避  
暑氣。參將蔣琬看了，入問孔明曰：「某看呂凱所造之寨甚不好，  
正犯昔日先帝敗於東吳時之地勢矣。倘發兵偷渡，瀘水前來劫  
寨，若用火攻，如何解救？」孔明笑曰：「公勿多疑。吾自有妙算。」  
蔣琬等皆不曉其意。

忽報劉中差馬岱解書來，並粗米到。孔明令人傳參拜畢，一  
面將米糶分派四寨。孔明問曰：「汝今帶多少軍來？」馬岱曰：「  
有三千軍。」孔明曰：「吾軍累戰疲困，欲用汝軍，未知肯向前否？」  
岱曰：「皆是朝廷軍馬，何分彼此？丞相要用，雖死不辭。」孔明  
曰：「今孟獲拒住瀘水，無路可渡。吾欲先斷其糧道，令彼軍自亂。」  
岱曰：「如何斷得？」孔明曰：「離此一百五十里，瀘水下流沙  
口，此處水淺，可以繫筏而渡。汝提本部三千軍渡水，直入盤洞，先  
斷其糧，然後會合趙雲那阿會隔兩個洞主，便為內應，不可有  
誤。」

馬岱欣然去了，領兵前到沙口，驅兵渡水。因見水淺，大半不  
下筏，只裸衣而過，半渡皆倒，急救傍岸，口鼻出血而死。馬岱大驚，  
連夜回告孔明。孔明隨喚趙雲、士人問之。士人曰：「目今炎天，毒  
氣瀰水日間甚熱，毒氣正發，有人渡水，必中其毒。或飲此水，其人  
必死。若要渡時，須待夜靜水冷，毒氣不起，飽食渡之，方可無事。」  
孔明遂令士人引路，又選精壯軍五六百，隨着馬岱來到瀘

水沙口，築起木筏，半夜渡水，果然無事。岱領着二千壯軍，令士人  
引路，運取盤洞運糧總路口夾山，暗而來。那夾山，兩下是山中，  
間一條路，止容一人一馬而過。馬岱占了夾山，分撥軍士立起  
寨棚。洞蠻不知，正解糧到，被岱前後截住，奪糧百餘車。蠻人報入  
孟獲大寨中。

此時孟獲在寨中，終日飲酒宰殺，不理軍務。謂衆酋長曰：「  
吾若與諸葛亮對敵，必中奸計。今此瀘水之險，深溝高壘，以待  
之。蜀人受不過酷熱，必然退走。那時吾與汝等隨後擊之，便可擒  
諸葛亮也。」言訖，呵呵大笑。忽然寨內一酋長曰：「沙口水淺，倘  
蜀兵透漏過來，深為利害。當分軍守把。」獲笑曰：「汝是本處土  
人，如何不知？吾正要蜀兵來渡，此水渡則必死於水中矣。」酋長  
又曰：「倘有土人說與夜渡之法，當復何如？」獲曰：「不必多疑，  
吾境內之人，安肯助敵人耶？」

正言之間，忽報劉兵不知多少，暗渡瀘水，絕斷了夾山糧道，  
打着「北平將軍馬岱」旗號。獲笑曰：「量此小輩，何足道哉！」  
即遣副將忙牙長引三千兵，投下夾山，略來。

却說馬岱望見蠻兵已到，遂將二千軍擺在山前。兩陣對圓，  
忙牙長出馬，與馬岱交鋒，只一合，被岱一刀斬於馬下。蠻兵大敗，  
走回，來見孟獲，細言其事。獲喚諸將問曰：「誰敢去敵馬岱？」  
言未畢，趙雲那出曰：「某願往。」孟獲大喜，遂與三千兵而  
去。獲又恐有人再渡瀘水，即遣阿會隔引三千兵，去守把沙口。

却說董茶那引兵到了夾山峪下寨馬岱引兵來迎。部內軍符認得是董茶那，說與馬岱。馬岱曰：「此從前馬向大罵曰：『無義背恩之徒，吾亦相憐，你性命今又背反，豈不自羞？』董茶那滿面羞慚，無言可答，不戰而退。馬岱掩殺一陣，而回。董茶那回見孟獲曰：『馬岱英雄，抵敵不住。』獲大怒曰：『吾知汝原受諸葛亮之恩，今故不戰而退，正是賣陣之計。』喝教推出斬了。衆酋長再三哀告，方纔免死。叱武士將董茶那打了一百大棍，放歸本寨。諸多酋長皆來告董茶那曰：『我等雖居蠻方，未嘗敢犯中國，中國亦不會侵我。今因孟獲勢力相逼，不得已而造反，想孔明神機莫測，曾操孫權，尚自懼之，何況我蠻蠻方乎？况我等皆受其活命之恩，無可爲報。今欲捨一死命，欲孟獲去殺孔明，以免洞中百姓塗炭之苦。』董茶那曰：『未知汝等心下若何？』內有原蒙孔明放回的人，一齊同聲應曰：『願往。』

於是董茶那手執鋼刀，引百餘人，直奔大寨而來。時孟獲大醉於帳中，董茶那引衆人持刀而入，帳下有兩將持立。董茶那以刀指曰：『汝等亦受諸葛丞相活命之恩，宜當報效。』一將曰：『不須將軍下手，某當生擒孟獲去獻丞相。』於是二人將孟獲執縛已定，押到瀘水邊，駕船直過北岸，先使人報知孔明。

却說孔明已有細作探知此事，於是密傳號令，教各寨將士整頓軍器，方教爲首酋長，解孟獲入來，其餘皆回本寨聽候。董茶那先入中軍，見孔明細說其事，孔明重加賞勞，用好言撫慰。遣董

茶那引衆酋長去了，然後令刀斧手推孟獲入。孔明笑曰：『汝前者有言：『但再擒得，便肯降服。』今日如何？』獲曰：『此非汝之能也，乃吾手下之人自相殘害，以致如此。如何肯服？』孔明曰：『吾今再放汝去，若何？』孟獲曰：『吾雖蠻人，頗知兵法，若丞相端的肯放吾回洞中，吾當率兵再決勝負。若丞相這番再擒得我，那時傾心吐膽降，並不敢改移也。』孔明曰：『這番生擒，如又不願，必無輕恕。』令左右三其繩索，仍前賜以酒食，列坐於帳上。孔明曰：『吾自出茶廬，戰無不勝，攻無不取，汝蠻邦之人，何爲不服？』

獲默然不答。孔明酒後，喚孟獲同上馬出寨，看視諸營寨柵所屯糧草，所積軍器。孔明指謂孟獲曰：『汝不降吾，真愚人也。吾有如此之精兵猛將，精草器械，汝安能勝吾哉？汝若早降，吾當奏聞天子，令汝不失王位，子孫孫永鎮蠻邦。意下如何？』獲曰：『某雖肯降，怎奈洞中之人，未肯心服，若丞相肯放回去，就當招安本部人馬，同心合膽，方可歸順。』

孔明欣然，又與孟獲回到大寨，飲酒至晚，獲辭去。孔明親自送至瀘水邊，以船送獲歸寨。孟獲來到本寨，先伏刀斧手於帳下，差心腹人到董茶那阿會喃寨中，只推孔明有使命至，將二人賺到大寨帳下，盡皆殺之，棄屍於瀘。孟獲隨即遣親信之人，守把隘口，自引軍出了夾山峪，要與馬岱交戰，却並不見一人，及問土人，皆言昨夜盡被魏章復渡瀘水，都大寨去了。獲再回洞中，與親弟

孟獲商賈曰：「如今諸葛亮之虛實，吾已盡知。汝可去如此如此。」

孟獲領了兄計，引百餘蠻兵，發戴金珠寶貝，象牙犀角之類，渡于泅水，這孔明大寨而來，方纔過了河時，前面鼓角齊鳴，一彪軍擁開為首大將，乃馬岱也。孟獲大驚，借問了來情，令在外廂差人來報孔明。孔明正在帳中與馬謖、呂凱、蔣琬、魏延、楊禰、等共議平蠻之事，忽帳下一人報稱：孟獲差弟孟伉來進寶貝。孔明回觀馬謖曰：「汝知其來意否？」魏延曰：「不敢明言，某暗寫於紙上，呈與丞相看合鈞意否？」

孔明從之，馬謖寫說，呈與孔明。孔明看畢，撫掌大笑曰：「擒孟獲之計，吾已差派下也。汝之所見，正與吾同一。」遂喚趙雲入，向耳畔分付如此如此。又喚魏延入，亦低言分付。又喚王平、馬忠、關索入，亦密地分付。

各人受了計，皆依令而去。方召孟伉入帳，禮再拜於帳下。曰：「家兄孟獲感丞相活命之恩，無可奉獻，聊具金珠寶貝若干，相寫寶單之資，續後更有進貢天子禮物。」

孔明曰：「汝兄今在何處？」魏延曰：「為感丞相天恩，還往銀坑山中收拾寶物去了。少時便回來也。」孔明曰：「汝帶多少人來？」魏延曰：「不敢多帶，只是隨行百餘人，皆運貨物者。」孔明盡教入帳看時，皆是青眼黑面，黃髮鬚鬚，耳帶金環，獠頭，身長力大之士。孔明就令隨席而坐，教諸將斟酒，飲盡相待。

却說孟獲在帳中專望回音，與報有二人回了，喚入問之，其說：「諸葛亮受了禮物大喜，將隨行之人，皆喚入帳中殺牛宰馬，設宴相待。一天王令某密報大王，今夜三更，裏應外合，以成大事。」

孟獲聽知甚喜，即點起三萬蠻兵，分為三隊，撥喚各洞酋長，分付曰：「各軍聽帶火具，今晚到了蜀寨時，放火為號。吾當自取中軍，以擒諸葛亮。」諸多蠻將受了計策，黃昏左側各渡泅水而來。孟獲帶領心腹蠻兵百餘人，徑投孔明大寨，於路並無一軍阻當。前至寨門，獲率眾將驕馬而入，乃是空寨，並不見一人。縱撞入中軍，只見帳中燈燭交輝，孟獲並番兵盡皆醉倒。原來孟獲被孔明教馬謖、呂凱二人管待，令樂人敲鞦韆，飲酒，酒內下藥，盡皆醉倒，渾如醉死之人。

孟獲入帳間之內，有醒者，但指口而已。獲知中計，急救了孟伉等一千人，却待奔回中隊，前面喊聲大震，火光驟起，蠻兵各自逃竄。一彪軍殺到，乃是副將王平，獲大驚，急奔左隊，時火光衝天。一彪軍殺到，為首副將乃是魏延，獲慌忙望右隊而來，只見火光又起。又一彪軍殺到，為首副將乃是趙雲，三路軍夾攻將來，四下無路。孟獲棄了軍士，匹馬望泅水而逃。正見泅水上數十個蠻兵，駕一小舟，獲慌令近岸。人馬方纔下船，一聲號起，將孟獲縛住。原來葛亮受了計策，引本部兵扮作蠻兵，撐船在此誘擒孟獲。於此孔明招安兵降者無數。孔明一一撫慰，並不加害，就

救滅了餘火，須臾馬岱擒孟獲至。趙雲擒孟優至，魏延、馬忠、王平關索擒諸洞酋長至。孔明指孟獲而笑曰：「汝先令汝弟以禮降，如何瞞得我過？今番又被我擒，汝可服否？」獲曰：「此乃吾弟貪口腹之故，誤中汝毒，因此失了大事。吾若自來，弟以兵應之，必然成功。此乃天數，非吾之不能也。如何肯服？」孔明曰：「今已三次如何不服？」孟獲低頭無語。孔明笑曰：「吾再放汝回去。」孟獲曰：「丞相若肯放我弟兄回去，收拾家下親丁和丞相大戰一場，那時擒得，方纔死心塌地而降。」孔明曰：「再若擒住，必不輕恕。汝可小心在意，勤攻輔略之書，再整親信之士，早用良策，勿生後悔。」遂令武士去其繩索，放起孟獲、井孟優及各洞酋長，一齊都致孟獲等拜謝去了。

此時蜀兵已渡瀘水。孟獲等過了瀘水，只見岸口陳兵列將，旂幟紛紛，獲到營前，馬岱高坐以劍指之曰：「這番率住，必無輕放。」孟獲到了自己寨時，趙雲早已變了此寨，布列兵馬。雲坐於大旗下，按劍而言曰：「丞相如此相待，休忘大恩。」獲暗啞連聲而去。將出界口山坡，魏延引一千精兵，攔在坡上，勒馬厲聲而言曰：「吾今已深入巢穴，奉汝險要，汝尚自愚迷，抗拒大軍，這同率住，碎屍萬段，決不輕饒。」孟獲等抱頭鼠竄，望本洞而去。後人有

第八十九回 武鄉侯四番用計

却說孔明自駕小車，引數百騎前來探路。前有一河，名曰西

詩讀曰：

五月驅兵入不毛，月明瀘水撥煙高。誓將雄略酬三顧，

豈憚征蠻七縱勞。

却說孔明渡了瀘水，下寨已畢，大賞三軍，聚諸將於帳下曰：「孟獲第二番擒來，吾令遍觀各營虛實，正欲令其來劫營也。若知孟獲頗曉兵法，吾將兵馬糧草，炫耀實令孟獲看吾破綻，必用火攻，彼令其弟詐降，欲為內應耳。吾三番擒之而不殺，誠欲服其心，不欲滅其類也。吾今明告汝等，勿得辭勞，可用心報國。」眾將拜伏曰：「丞相智仁勇三者足備，雖了牙張良不能及也。」孔明曰：「吾今安敢望古人耶？皆賴汝等之力，共成功業耳。」帳下諸將聽得孔明之言，盡皆喜悅。

却說孟獲受了三擒之氣，忿忿歸到銀坑洞中，想差心頭人，齎金珠寶貝，往八番九十三甸等處，并蠻方部落，借使牌刀，齎了軍健數十萬，逐日齊備。各隊人馬，雲堆霧擁，俱聽孟獲調用。伏路軍探知其事，來報孔明。孔明笑曰：「吾正欲令糧兵皆至，見吾之能也。」遂上小車而行。正是

若非洞主威風猛，怎顯軍師手段高。

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南蠻王五次遭擒

河河水勢雖遠，並無一毫細筏。孔明令伐木為筏，而鼓其木到水



窟沉。孔明遂問呂凱曰：「聞西渭河上流有一山，其山多竹，大者數圍，可令人伐之，於河上搭起竹橋，以渡軍馬。」

孔明即調三萬人入山，伐竹數十萬根，順水放下，於河面架橋，搭起竹橋，闊十餘丈。乃調大軍於河北岸一字兒下寨，便以爲壘，以浮橋爲門，壘土爲城，過橋南岸一字下三個大營，以待登兵。

却說孟獲引數十萬蠻兵，恨怒而來，將近西渭河，孟獲引前部一萬刀牌，直扣前寨搦戰。孔明頭戴縮巾，身披鶴氅，手執羽扇，乘駟馬車，左右衆將簇擁而出。孔明見孟獲身穿犀皮甲，頭頂朱紅盔，左手挽牌，右手執刀，騎赤毛牛，口中尋罵，手下萬餘河丁，各舞刀牌，往來衝突。孔明急令退回本寨，四面緊閉，不許出戰。蠻兵皆裸衣赤身，直到寨門前叫罵。

諸將大怒，皆來求孔明曰：「某等情願出寨決一死戰。」孔明不許，諸將再三欲戰。孔明止曰：「雙方之人，不遜王化，今此一來，狂惡正盛，不可迎也。且宜堅守數日，待其猖獗少懈，吾自有妙計破之。」

於是劉兵堅守數日。孔明在高阜處望之，窺見蠻兵已多懈怠，乃聚諸將曰：「汝等敢出戰否？」衆將欣然要出。孔明先喚趙雲，魏延入帳，向耳畔低言分付如此如此。二人受了計策，先進。却喚王平、馬忠入帳受計去了。又喚馬岱分付曰：「吾今棄此三寨，退過河北，吾軍一退，汝可便拆浮橋，移於下流，却渡趙雲、魏延軍。」

馬過河來接應。信受計而去。又喚張翼曰：「吾軍退去，寨中多設燈火。孟獲知之，必來追趕，汝却斷其後。」張翼受計而退。孔明只教關索護軍，寨中多設燈火，蠻兵望見，不敢衝寨。

次日平明，孟獲引大隊蠻兵趕到劫寨之時，只見三個大寨，皆無人爲，於內寨下糧草車仗數百餘輛。孟獲曰：「諸葛棄寨而走，莫非有計否？」孟獲曰：「吾料諸葛亮棄輜重而去，必因國中有緊要之事，若非吳優，定是魏伐。故虛張燈火以爲疑兵，棄車仗而去也。可速追之，不可錯過。」

於是孟獲自驅前部，直到西渭河邊，望見河北岸上，寨中旖旎整齊，如故。探若雲錦沿河一帶，又設錦城，發兵哨見，皆不敢進。魏謂優曰：「此是諸葛亮懼吾追趕，故就河北岸沙丘，不二日必走矣。」遂將蠻兵屯於河岸，又使人去山上砍竹爲筏，以備渡河。劫將敢戰之兵，皆移於寨前面，却不知蜀兵早已入自己之壘。

是日狂風大作，四壁蒲火，明鼓響，蜀兵殺到，蠻兵驚了，自相衝突。孟獲大驚，急引宗族，洞丁殺開條路，逃奔寨裏。忽一彪軍從寨中殺出，乃是趙雲。魏延忙回門，河望山僻處而走。又一彪軍殺出，乃是馬岱。孟獲只剩得數十個敢殘兵，望山谷中而逃。見南北西三處，塵頭火光，因此不敢前進，只得望東奔走。方纔轉過山口，見一大林之前，數十人引一輛小車，車上端坐孔明，呵呵大笑曰：「孟獲大敗至此，吾已等候多時也。」孟獲大怒，回顧左右曰：「吾道此人詭計受辱三次，今幸得這裏相遇，汝等奮力前

進連人幫馬飲為粉碎。

數騎兵猛力向前。孟獲當先吶喊。搶到大林之前。跌一蹶。踏了陷坑。一齊塌倒。大林之內。引出魏延。引數百軍來。一個個拖出。用索縛定。孔明先到寨中。留安益兵。并諸徇何。捉了。此時大半將士都去了。除死傷外。其餘盡皆歸降。孔明以酒肉相待。以好言撫慰。盡令放回。盡兵皆感嘆而去。

少頃張翼解孟獲至孔明前。曰：「汝兄想來。汝當謀之。今被吾擒了。四番有何面目再見人耶？」孟獲羞滿面。伏地告求免死。孔明曰：「吾殺汝不在今日。吾且備汝性命。勸諭汝兄。」令武士解其縲索。放起孟獲。復立拜而去。

不一時。魏延解孟獲至。孔明大怒曰：「你今番又被吾擒了。有何理說？」獲曰：「吾今誤中詭計。死不瞑目。」孔明叱武士推出。斬之。獲全無懼色。回顧孔明曰：「若敢再放吾回去。必然報四番之恨。」孔明大笑。令左右去其縛。賜酒壓驚。就坐於帳中。孔明問曰：「吾今四次以禮相待。汝尚然不服。何也？」獲曰：「吾雖是化外之人。不似丞相專施詭計。吾如何肯服？」孔明曰：「若再放汝回去。復能戰乎？」獲曰：「丞相若再掣住。吾那時傾心降服。盡獻本洞之物。誓不反亂。」

孔明即笑而遣之。獲欣然拜謝而去。於是聚得諸洞壯丁數千人。整齊兵卒。與兄報讎。兄弟二人搥頭相哭。訴說前事。獲曰：「我

兵屢敗。蜀兵屢勝。難以抵當。只可就山陰洞中退避。不出蜀兵受不過暑氣。自然退矣。」獲問曰：「何處可避？」獲曰：「此去西南有一洞名曰禿龍洞。洞主吳恩大王。與弟甚厚。可投之。」

於是孟獲先教孟雲到禿龍洞。見了吳恩大王。吳恩攬引洞兵出迎。孟獲入洞。禮畢。訴說前事。吳恩曰：「大王真心若川兵到。來令他一入。一騎不得還鄉。與諸葛亮皆死於此處。」

獲大喜。問計於吳恩。吳恩曰：「此洞中。止有兩條路。東北去一路。就是大王所來之路。地勢平坦。土厚水活。人馬可行。若以不石。是斷洞口。雖有百萬之衆。不能進。西北去有一條路。山險嶺惡。道路窄狹。其中雖有小路。多藏毒蛇。惡蝎。黃昏時分。烟瘴大起。直至巳午時方收。惟未申酉三時。可以往來。水不可飲。人馬難行。」

「此處更有四個毒泉。一名蠟泉。其水頗甜。人若飲之。則不能言。不過旬日必死。二曰滅泉。此水與湯無異。人若沐浴。則皮肉皆爛。骨必死。三曰黑泉。其水微清。火若灑之在身。則手足皆黑而死。四曰柔泉。其水如冰。人若飲之。咽喉無暖氣。身軀軟弱。如綿而死。此處蟲鳥皆無。惟有漢伏波將軍。會到此以後。更無一人到此。今舉斷東北大路。令大王穩居敬洞。若蜀兵見東路。截斷必從西路而入。於路無水。若見此四泉。定然飲水。雖百萬之衆。皆無歸矣。何有刀兵耶？」

孟獲大喜。以手加額曰：「今日方有容身之地。」又望北指曰：「任諸葛神機妙算。難以施設。四泉之水。足以報敗兵之恨也。」

自此孟獲孟綽終日與衆思大王筵宴。

却說孔明連日不見孟獲兵出，遂傳號令，教大軍離西河，望南進發。此時正當六月炎天，其熱如火。有後人咏南方苦熱詩曰：

山澤欲然銷，火光暫太虛。不知天地外，暑氣更何如？

又有詩曰：赤帝司極柄，陰雲不敢生。雲蒸孤鶴鳴，海熱巨鯨驚。忍踏溪邊步，備鼓竹裏行。如何涉遠客，撥甲復長征。

孔明統領大軍正行之際，忽聞馬報：「孟獲逃往禿龍洞中，不出將洞口要緊處斷，內有兵把守，山懸嶺峻，不能前進。」孔明聽了，即問之曰：「某曾聞此洞有怪路，實不知詳細。」蔣琬曰：「孟獲四水遺擒，既已喪膽，安敢再出？況今天氣炎熱，軍馬疲乏，之無益，不如班師回國。」孔明曰：「若如此，正中孟獲之計也。吾軍一退，彼必乘勢追之。今已到此，安有復回之理？」遂令王平領數百軍為前部，却教新降兵引路，踏西北小路而入。前到一泉，人馬皆渴，爭飲此水。王平探有此路，回報孔明。比及到大寨之時，皆不能言，但指口而已。

孔明大驚，知是中計，遂目綴小車，引數十人前來看時，見一潭清水，深不見底，水氣氤氳，軍不敢飲。孔明下車，登岸望之，四壁峯巒，鳥雀不聞，心中大疑。忽望見遠處山崗之上，有一舌廟，孔明攀藤附葛，而到，見一石屋之中，塑一將軍端坐，旁有石碑，乃漢伏

波將軍馬謖之廟。因平蠻到此，土人立廟祀之。孔明再拜曰：「亮受先帝托孤之重，今承聖旨到此平蠻，欲待盡方罷，然後伐魏，香與重安漢室。今軍士不識地理，誤飲毒水，不能出聲，萬望尊神念本朝恩義，遊靈顯聖，謹祈三軍。」

祈禱已畢，出廟尋土人問之，隱隱望見對山一老叟，扶杖而來，形容甚異。孔明請老叟入廟，禮畢對坐于石上。孔明問曰：「丈者高姓？」老叟曰：「老夫久聞大國丞相隆名，幸得拜見。蓋方之人多羨丞相活命，皆感恩不淺。」孔明問泉水之故，老叟答曰：「軍所飲之水，乃晒泉之水也，飲之難言，數日而死。此泉之外，又有三泉：東南有一泉，其水至冷，人善飲之，咽喉無燥氣，身軀軟弱而死，名曰柔泉；正南有一泉，人若飲之，在身手足皆黑而死，名曰黑泉；西南有一泉，沸如熱湯，人若浴之，皮肉盡脫而死，名曰滅泉。故處有此四泉，毒氣所聚，無藥可治，又癩瘡甚起，惟未申酉三個時辰可往來，餘著時辰皆瘴氣密布，觸之即死。」

孔明曰：「如此則難方不可平矣。變方不平安，能併看吳魏再與漢室有負先帝託孤之重，生不如死也。」老叟曰：「丞相勿憂，老夫指引一處可以解之。」孔明曰：「老丈有何高見，望乞指教。」老叟曰：「此去正西數里，有一山谷，入內行二十里，有一溪名曰萬安溪，上有一高士，號為萬安隱者，此人不出溪，有數十餘年矣。其草庵後有一泉，名安隱泉，人善飲之，其水飲之即愈。有人或生疥癩，或感瘴氣，於萬安溪下，自然無事。更兼庵前有



一等草名曰「薤葉芸香」。人若口含一葉，則瘴氣不染。丞相可速往求之。」孔明拜謝，問曰：「承丈者如此活命之德，感刻不勝。願聞高姓。」老叟入廟曰：「吾乃本處山神，奉伏波將軍之命，特來指引。」言訖，喝開廟後石壁而入。孔明驚訝不已，再拜廟神，尋舊路上車，回到大寨。

次日，孔明備信香禮物，引王平及衆隨軍，連夜望山神所言去處，逶迤而進。入山谷小徑，約行二十餘里，但見長松大柏，茂竹奇花，環繞一莊，館落之中，有數間茅屋，聞得馨香噴鼻。孔明大喜，向前扣戶，有一小童出，孔明方欲道姓名，早有一人竹冠草履，白袍皂纒，碧眼黃髮，忻然出曰：「來者莫非漢丞相否？」孔明笑曰：「高士何以知之？」隱者曰：「久聞丞相大蘇，爾征安得不知？」遂邀孔明入草堂，禮畢，分賓主坐定。孔明告曰：「亮受昭烈皇帝託孤之重，今承爾君聖旨，領大軍至此，欲服禮邦，使歸王化。不期孟獲潛入洞中，軍士誤飲晒泉之水，夜來蒙伏波將軍顯聖，言高士有藥泉可以治之。望乞矜念，賜神水以救衆兵殘生。」隱者曰：「此老夫山野廢人，何勞丞相枉駕？此泉就在庵後。」教取來飲。

於是童子引王平等一起隨軍，來到溪邊，汲水飲之，隨即吐出惡涎，便能言語。童子又引衆軍到葛安溪中沐浴，隱者於庵中進柏子茶、松花菜，以待孔明。隱者告曰：「此間蠻洞多毒蛇惡蝎，柳花飄入溪泉之間，水不可飲，但掘地爲泉，汲水飲之方可。」孔明

明求「薤葉芸香」，隱者令衆人尋獲，口含一葉，自然瘴氣不侵。孔明拜求，老叟曰：「其乃孟獲之兄孟節是也。」孔明愕然，隱者又曰：「丞相休疑，容伸片言。某一父母所生三人，長即老夫孟節，次孟獲，又次孟侯。父母皆亡，二弟強惡，不歸王化，某屢諫不從，故更名改姓，隱居於此。今辱弟造反，又勞丞相深入不毛之地，如此生受，孟節合該萬死，故先於丞相之前請罪。」孔明歎曰：「方信盜跖下獄之事，今亦有之。」遂與孟節曰：「吾申奏天子，立公爲王，可乎？」節曰：「爲嫌功名而逃於此，豈復有貪富貴之意？」孔明乃具金帛贈之。孟節堅辭不受，孔明嗟歎不已，拜別而回。後人有詩曰：

高士幽棲獨閉關，武侯曾此破諸蠻。至今古木無人斃，猶有寒烟鎖舊山。

孔明回到大寨之中，令軍士掘地取水，掘下二十餘丈，並無滴水。凡掘十餘處，皆是如此。軍心驚慌。孔明夜半焚香告天曰：「臣亮不才，仰承大漢之禱，受命平蠻，今途中乏水，軍馬枯渴，倘上天不絕大漢，即賜甘泉，若氣運已終，臣亮等願死於此處。」是夜祝罷，平明視之，皆得滿井甘泉。後人有詩曰：

爲國平蠻統大兵，心存正道合神明。歌恭拜井甘泉出，諸葛虔誠水夜生。

孔明軍馬既得甘泉，遂安然由小徑直入禿龍洞前下寨。

兵探知來報孟獲曰：「蜀兵不染瘴疫之氣，又無枯渴之患，諸景皆不應。」吳思大王聞知不信，自與孟獲來高山望之。只見蜀兵安然無事，大桶小担，搬運水漿，飲馬遺飯，失思見之，毛髮豎然。回顧孟獲曰：「此乃神兵也。」被曰：「吾弟第二人與蜀兵決一死戰，就殲於軍前，安肯束手受縛？」吳思曰：「若大王兵敗，吾妻子亦休矣。」當殺牛宰馬，大賞洞丁，不避水火，直衝蜀寨，方可得勝。」

於是大賞發兵，正欲起程，忽報洞後迤西銀冶洞二十一洞主楊鋒引三萬兵來助戰。孟獲大喜曰：「蜀兵助我，我必勝矣。」即與吳思大王出洞迎接。楊鋒引兵入曰：「吾有精兵三萬，皆披鐵甲，能飛山越嶺，足以破兵百萬，我有五子，皆武藝足備，願助大王。」鋒令五子入拜，皆彪軀虎體，威風抖擻。孟獲大喜，遂設席相待。楊鋒父子酒至半酣，鋒曰：「軍中少樂，吾隨軍有鑿姑弄舞刀牌，以助一笑。」獲忻然從之。

須臾，數十鑿姑皆披髮跣足，從帳外舞跳而入。孟獲拍手以歌和之。楊鋒令二子把鑿，二子舉盃詣孟獲孟優前，二人接盃，方欲飲酒，鋒大喝一聲：「二子早將孟獲孟優執下座來。」吳思大王却待要走，已被楊鋒擒了。孟獲憤懣於帳上，誰敢近前。獲曰：「一兔死狐悲，物傷其類。」吾與汝皆是各洞之主，往日無冤，何故害我？」鋒曰：「吾兄弟子姪皆感諸葛丞相活命之恩，無可以報，今汝反叛，何不擒獻？」

於是各洞蠻兵皆走回本鄉。楊鋒將孟獲孟優吳思等解赴孔明寨來。孔明令入楊鋒等拜於帳下曰：「某等子姪皆感丞相恩德，故擒孟獲孟優等呈獻。」孔明重賞之，令驅孟獲入孔明寨。曰：「汝今番心服乎？」獲曰：「非汝之能，乃吾洞中之人自相殘害，以致如此。要殺便殺，只是不服。」孔明曰：「汝賺吾入無水之地，更以唾泉滅寨，黑泉柔泉如此之毒，吾軍無恙，豈非天意乎？汝何如此執迷？」獲又曰：「吾祖居銀坑山，中有三江之險，重關之固，汝若就彼擒之，吾當子子孫孫傾心服事。」孔明曰：「吾再放汝回去，重鑿兵馬，與吾共決勝負。如那時擒住，汝再不脫，當滅九族。」叱左右去其縛，放起孟獲。獲再拜而去。孔明又將孟優并吳思大王皆釋其縛，賜酒食，驢騾。二人悚懼，不敢正視。孔明令鞍馬送回正是。

### 第九十回 驅巨獸六破蠻兵

孟獲放了孟獲等一千人，楊鋒父子皆封官爵，重賞洞兵。楊鋒等拜辭而去。孟獲等連夜奔回銀坑洞。那洞外有三江，乃

### 燒藤甲七擒孟獲

是溫水，甘南水，西城水。三路水會合，故為三江。其河北近平道二百餘里，多產萬物，洞西二百餘里，有鹽井，西南二百里，直抵魏甘

深臨險地非容易，更展奇謀豈偶然。未知孟獲斃兵再來，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正南三百里，乃是梁都洞。洞中有山，極抱其洞。山上出銀礦，故名爲銀坑。山中豈宜設樓臺，以爲金玉其外。

其中建一祖廟，名曰「家鬼」。四時殺牛宰馬享祭，名曰「卜鬼」。每年常以鄉人并外鄉之人祭之。若人患病，不肯服藥，只隨師巫，名爲「藥鬼」。其處無刑法，但犯罪即斬。有女長成，却於溪中沐浴，男女自相淫泆，任其自配，父母不禁，名爲「學藝」。年歲雨水均調，則種稻穀備若，不熟殺姓爲疫，煮衆爲飯，每方隅之中，上戶號曰「洞主」。次曰「筒長」。每月初一十五兩日，皆在三江城申寶，轉易貨物，其風俗如此。

却說孟獲在洞中聚集宗黨千餘人，謂之曰：「吾屢受辱於蜀兵，立誓欲殺之。汝等有何高見？」言未畢，一人應曰：「吾舉一人，可破諸葛亮。」衆視之，乃孟獲妻弟，現爲八番部長，名曰帶來洞主。

帶來大喜，急問何人。帶來洞主曰：「此去西南八納洞，洞主木鹿大王，深通法術，則騎象能呼風喚雨，常有虎豹豺狼毒蛇惡蟲，隨手下更有三萬神兵，甚是英勇。大王可修書具禮，親往求之。此人若允，何懼蜀兵哉？」獲忻然，令國舅喬耨而去。却令吳思大王守把三江城，以爲前驅。

却說孔明提兵直至三江城，遙望見此城三面傍江，一面通旱，即遣魏延趙雲同領一軍於旱路打城。軍到城下，時城上弓弩齊發。原來洞中之人多習弓弩，一弩齊發，十矢箭頭上皆用毒藥。

但有中箭者，皮肉皆爛，見五臟而死。趙雲魏延不能取勝，回見孔明，言藥箭之毒。孔明自乘小車到軍前，看了虛實，回到寨中，令軍退數里下寨。魏延望見蜀兵遠退，皆大笑作賀，只疑蜀兵懼怯而退。因此夜間安心穩睡，不去哨探。

却說孔明約軍退後，即阻寨不出。一連五日，並無號令。黃昏左側，忽起微風。孔明傳令曰：「每軍要衣襟一副，限三更時分應點。無者立斬。」諸將皆不知其意。衆軍依命預備。初更時分，又傳令曰：「每軍衣襟一副，包土一包。無者立斬。」衆軍亦不知其意，只得依命預備。孔明又傳令曰：「諸軍包土俱在三江城下交割，先到者有賞。」

衆軍聞令，皆包淨土，飛奔城下。孔明令積土爲障道，先上城者爲頭功。於是蜀兵十餘萬，并降兵萬餘，將所包之土，一齊棄於城下。霎時積土成山，接連城上。一齊睡就，蜀兵皆上城。魏延急放弩時，大半早被箭下。餘者棄城而逃。吳思大王死於亂軍之中。蜀將督軍分路剿殺孔明，取了三江城，所得珍寶賞賞三軍。破殘蜀兵，逃回見孟獲，說「吳思大王身死，失了三江城」。獲大驚。正慮之間，人報「蜀兵已渡江，見在本洞中下寨。孟獲甚是慌張。忽然屏風後一人大笑而出曰：「既爲男子，何無智也？我雖是一婦人，願與你出戰。」獲視之，乃妻觀釀夫人也。夫人世居南蠻，乃祝融氏之後，善使飛刀，百發百中。孟獲聽身，勝謝夫人所說。

上馬引六為猛將數百員生力洞兵五萬出銀城宮觀來與蜀兵對敵。

方纔轉過洞口，一彪軍擱住，為首騎將，乃是張嶷。張嶷見之，卻早兩路縱開，觀融夫人背插五口飛刀，手挺丈八長標，坐下搭手赤兔馬，張嶷見之，暗暗稱奇。二人驟馬交鋒，戰不數合，夫人撥馬便走。張嶷趕去，空中一把飛刀落下，疑急用手隔，正中左臂，翻身落馬。張嶷一驚，將張嶷縛縛去。

馬忠聽得張嶷被殺，急出救時，早被雲撥兵圍住。望見祝融夫人，挺標勒馬而立，忠忿怒向前去戰，坐下馬絆倒，亦被擒了。都解入洞中來見孟獲。獲設席慶賀，夫人叱刀斧手推出張嶷馬忠要斬。獲止曰：「諸葛亮放吾五次，今番若斬彼將，是不義也。且在洞中待擒住諸葛亮殺之未遲。」夫人從其言，笑飲作樂。

却說敗殘兵來見孔明，告知其事。孔明即喚馬岱趙雲魏延三人受計，各自領軍前去。次日，魏延報入洞中，說趙雲搦戰，祝融夫人即上馬出迎。二人戰不數合，雲撥馬便走。夫人恐有埋伏，勒兵而回。延又引軍來搦戰，夫人縱馬相迎，正交鋒緊急，延詐敗而逃。夫人只不趕。

次日，趙雲又引軍來搦戰，夫人領洞兵出迎。二人戰不數合，雲詐敗而走，夫人按撩不趕。欲敗兵回洞時，魏延引軍齊聲罵罵，夫人急挺標來取魏延。延撥馬便走，夫人恐恐趕來，延驟馬奔入山僻小路，忽然背後一聲響亮，延回頭視之，夫人仰敵落馬。

原來馬岱埋伏在此，用絆馬索絆倒，就裏擒解，放火藥而來。雲將洞兵皆來救時，趙雲一陣殺散。孔明端坐於帳上，馬岱俯祝融夫人到，孔明急令武士去其縛，請在別帳賜酒壓驚，遂使往。皆孟獲欲送夫人換張嶷馬忠二將。

孟獲允諾，即放出張嶷馬忠，送了孔明。孔明遂送夫人入洞，孟獲接養，又喜又惱，忽報八納洞主到，孟獲出帳迎接，見其大獠着白象，身穿金珠環絡，腰懸兩口大刀，領着一班喂養虎豹豺狼之士，簇擁而入。獲再拜哀告，訴說前事。木鹿大王許以報讎，獲大喜，設宴相待。

次日，木鹿大王引本洞兵帶猛獸而出。趙雲魏延聽知，盡兵出，遂將軍馬布成陣勢。二將並轡立於陣前視之，只見蠻兵旗幟器械皆別人，多不穿衣甲，盡裸身赤體，面目醜陋，身帶四把尖刀，軍中不鳴鼓角，但節金為號。木鹿大王腰掛兩把大刀，手執毒箭，身騎白象，從大旗中而出。趙雲見了，謂魏延曰：「我等陣中生來，不曾見如此人物。」

二人正沉吟之際，只見木鹿大王口中吐出一條毒氣，毒氣如狂風大作，飛砂走石，如陣驟雨，守營盡傷，處約約狼聲。毒氣乘風而出，張牙舞爪，衝將過來，蜀兵如何抵當？往後便退。魏延隨後追殺，直趕到白茫茫界外，魏雲魏延喚騎驟來，孔明帳前請罪，細說此事。木鹿大王曰：「我來請罪，不欺言也。」孔明說曰：「非汝二人之罪，吾采出藥麻之毒，先殲再殺，有

「驅豹」之法。吾在洞中已將下破。此陣之物也。隨軍有二十輛車，俱封肥在此。今日且用一半，留下一半，後有別用。」遂令左右取了十輛紅油櫃車到帳下，留十輛黑油櫃車在後。衆皆不如其意。孔明將櫃打開，皆是木刻綵畫巨獸，俱用五色絨線爲毛衣鋼錢爲牙爪，一個可騎坐十人。孔明選了精壯軍士一千餘人，領了一百口內裝煙火之物，藏在車中。

次日孔明驅兵大進布於洞口。撥兵探知，入洞報與蠻王。木鹿大王自謂無敵，即與孟獲引洞兵而出。孔明給中羽扇，身衣道袍，端坐于車上。孟獲指曰：「車上坐的便是諸葛亮，若擒住此人，大事定矣！」

木鹿大王口中念咒，手搖符籙。頃刻之間，狂風大作，猛獸突出。孔明將羽扇一搖，其風便回吹，被陣中去了。洞中假獸擁出。洞洞真獸見洞陣巨獸口吐火焰，發出黑烟，身搖銅鈴，張牙舞爪而來。諸惡獸不敢前進，皆奔回懸洞。反將蠻兵衝倒無數。孔明驅兵大進，鼓角齊鳴，望前追殺。木鹿大王死於亂軍之中。洞內孟獲宗黨皆棄官闕，扒山越嶺而走。孔明大軍占了銀坑洞。

次日孔明正要分兵糾擒孟獲，忽報：「蠻王孟獲妻弟帶來洞主因勸孟獲降，獲不從，今將孟獲並麻沸夫人及宗黨數百餘人盡皆擒來獻與丞相。」

孔明聽知，即喚張遼馬忠分付如此如此。二將受了計，引二千騎壯士伏於兩廊。孔明即令守門將俱放進來，帶來洞主引刀

斧手解孟獲等數百人拜於殿下。孔明大噶曰：「與吾擒下」一解。郎壯兵齊出，二人捉一人，盡被執縛。孔明大笑曰：「孟汝些小膽計，如何瞞得我！汝見二次俱是本洞人擒汝來降，吾不加害，汝只道吾深信故來詐降，欲就洞中殺吾。」喝令武士搜其身畔，果然各帶利刀。

孔明問孟獲曰：「汝原說在汝家擒住，方始心服，今日如何？」獲曰：「此是我等自來送死，非汝之能也。吾心未服。」孔明曰：「吾擒住六番，倘然不服，欲待何時耶？」獲曰：「汝第七次擒住，吾方傾心歸服，誓不反矣。」孔明曰：「巢穴已破，吾何慮哉！」令武士盡去其縛，叱之曰：「這番擒住，再若弄弄，必不輕恕！」孟獲等抱頭叩首而去。

却說敗殘蠻兵有千餘人，大半中傷而逃，正遇蠻王孟獲。獲收了敗兵，心中稍喜，却與帶來洞主商議曰：「吾今洞府已被蜀兵所占，今投何地安身？」帶來洞主曰：「止有一國可以投。」獲喜曰：「何處可去？」帶來洞主曰：「此去東南七百里，有一國名烏戈國，國主兀突骨身長二丈，不食五穀，以生蛇惡獸爲飯，身有鱗甲，刀箭不能侵，其手下軍士俱穿鱗甲。其藤生於直洞之中，益於石壁之內，國人採取浸於油中，半年方取出，晒之，曬乾復浸，凡十餘遍，却織造成鎧甲穿在身上，渡江不沉，經水不濕，刀箭皆不能入。」因此號爲「藤甲軍」。今大王可往求之，若得彼相助，擒諸葛亮如利刀破竹耳。」



孟獲大宴投烏戈國來見兀突骨。兀突骨曰：「吾居土穴之內，孟獲入洞，再拜哀告前事。兀突骨曰：『吾起本洞之兵，與汝報讎。』」發欣然拜謝。於是兀突骨喚兩個領兵俘長，一名土安，一名桑泥。一起三萬兵，皆穿藤甲，離烏戈國望東北而來。行至一江名桃花水。兩岸有桃樹，歷年落葉於水中，若別國人飲之，盡死。惟烏戈國人飲之，倍添精神。兀突骨兵至桃花渡口下寨，以待蜀兵。

却說孔明令蠻人哨探孟獲消息，回報曰：「孟獲請烏戈國主引三萬藤甲軍，見也於桃花渡口。孟獲又在各番聚集蠻兵，併力拒戰。」孔明聽說，撥兵大進，直至桃花渡口，隔岸望見蠻兵不類人形，甚是醜惡。又問土人言說，即日桃葉正落，水不可飲。孔明退五里下寨，留魏延守寨。

次日烏戈國主引一彪藤甲軍過河來，金鼓大震。魏延引兵出迎，蠻兵捨地而至。蜀兵以弩箭射到藤甲之上，皆不能透，俱落於地。刀砍箭刺亦不能入。蠻兵皆使利刀鋼叉，蜀兵如何抵當，盡皆敗走。蠻兵不趕，而回。魏延復回，趕到桃花渡口，只見蠻兵帶甲渡水而去。內有困乏者，將甲脫下，放在水面，以身坐其上而渡。

魏延急向大寨來，稟孔明細言其事。孔明請呂凱并土人問之。凱曰：「某素聞南蠻中有十鳥戈國，無人倫者也。更有藤甲護身，急切難傷。又有桃葉惡水，本國人飲之，反添精神。別國人飲之，即死。如此蠻方，縱使全勝，有何益焉？不如班師早回。」孔明笑曰：

「吾非容易到此，豈可便去？吾明日自有平蠻之策。」於是令趙雲助魏延守寨，且休輕出。

次日孔明令土人引路，自乘小亭到桃花渡口北岸山僻處，遍觀地理。山險峻之處，車不能行。孔明棄車步行，忽到一山，望見一谷形如長蛇，皆危峭石壁，並無樹木，中間一條大路。孔明問土人曰：「此谷何名？」土人答曰：「此處名為盤蛇谷。出谷則三江城大路，谷前名塔郎甸。」孔明大喜曰：「此乃天賜吾成功於此也。」遂回營路上車歸寨，喚馬岱分付曰：「與汝黑油櫃車十輛，須用竹竿千條，櫃內之物，如此如此。可將本部兵去，把住盤蛇谷兩頭，依法而行。與汝半月限，一切完備。至期如此施設，倘有走漏，定按軍法。」

馬岱受計而行。又喚趙雲分付曰：「汝去盤蛇谷後，三江大路，口如此守把，所用之物，尅日完備。」趙雲受計而去。又喚魏延分付曰：「汝可引本部兵去桃花渡口下寨。如蠻兵渡水來敵，汝便棄了寨，望白旗處而走。限半個月內，須要運糧十五陣，棄七個寨柵。若輸十四陣，也休來見我。」

魏延領命，心中不樂，快快而去。孔明又喚張翼另引一軍，依所指之處，築立寨柵去了。却令張嶷馬忠引本洞所降千人，如此行之。各人都依計而行。

却說孟獲與烏戈國主兀突骨曰：「諸葛亮多有巧計，只早埋伏。今後交戰，分付三軍，但見山谷之中，林木多處，不可輕進。」

兀突骨曰：「大王說的有理。吾已知道中國人多行詭計。今後依此言行之。吾在前頭斷殺，汝在背後救道。」

兩人商量已定。忽報劉兵在桃花渡口北岸立起營寨。兀突骨即差二俘長引藤甲軍涉河來與劉兵交戰。不數合，魏延敗走。魏延恐有埋伏，不趕自回。次日，魏延又去立了營寨。魏兵哨得，又有衆軍渡過河來戰。延出迎之，不數合，延敗走。魏兵追殺十餘里，見四下並無動靜，便在劉寨中屯住。

次日，二俘長請兀突骨到寨，說知此事。兀突骨即引兵大進，令劉延這一陣劉兵皆棄甲逃戈而走。只見前有白旗，延引敗兵急奔到白旗處，早有一寨就寨中屯住。兀突骨驅兵追至，延引兵棄寨而走。魏兵得了劉寨，次日又望前追殺。魏延回兵交戰，不三合又敗，只看白旗處而走。又有一寨，延就寨屯住。次日，魏兵又至，延賭戰又走。魏兵占了劉寨。

話休絮煩。魏延且戰且走，已戰十五陣，連築七個營寨。魏兵大進追殺。兀突骨自在軍前撥敵於路，但見魏延走處，便不敢進，却使人遠望果見樹陰之中旌旗招展。兀突骨謂孟獲曰：「果不出大王所料。孟獲大笑曰：「諸葛亮舍番被吾識破，大王連日勝了他十五陣，奪了七個營寨，延走甚風前走，諸葛亮已是計窮，只此一進大事走矣。」

兀突骨大喜，遂不以樹兵爲念。至第十六日，魏延引殘敗兵來與藤甲軍對敵。兀突骨懸象當先，頭戴日月狼鬚帽，身披金珠

纓絡，兩肋下露出生鱗甲，眼目中微露光芒，手指魏延大罵。延撥馬便走，後面魏兵大進，魏延引兵轉過了盤蛇谷，望山而走。兀突骨統引兵乘隨後追殺。兀突骨望見山上並無草木，料無埋伏，放心追殺。趕到谷中，見數十輛黑油櫃車，在當路。魏兵報曰：「此是劉兵運糧道路，因失王兵，棄下糧車而走。」

兀突骨大喜，催兵追趕。將出谷口，不見劉兵，只見魏兵亂行滾下，壘斷谷口。兀突骨令兵開路而進，忽見前面大小車輛裝載乾柴，盡皆火起。兀突骨忙教退兵，只聞後軍發喊，報說谷口白雲乾柴盡斷，車中原來皆是火藥，一齊燒着。

兀突骨見無草木，心尚不慌，令尋路而走。只見山上兩邊亂丟火把，火把到處，地甲藥線響着，就地飛起，魏延谷中火藥響，但聽藤甲軍有不着，將兀突骨并三萬藤甲軍燒得互相驚亂，死於盤蛇谷中。

孔明在山上往下看時，只見魏兵被火燒的，傳拿箭，騎夫牛被鐵蹄打倒頭臉粉碎，皆死於谷中，真不可聞。孔明垂淚而歎曰：「吾雖有功於社稷，必損壽矣。」左右將王無不感歎。孔明却說孟獲在寨中正望魏兵回報，忽然手餘人笑稱於寨前，言說：「烏戈國兵與劉兵大戰，將諸葛亮圍在盤蛇谷中。」孔明曰：「大王前去接應，我等皆是本洞之人，不得已而降蜀，今知大王前來特來助戰。」

孟獲大喜，即引宗黨并所聚番人，連夜上馬，就令魏兵引路。

方到懸崖谷時，只見火光甚烈，臭味難聞。遂知中計，急退兵時，左邊懸崖右邊馬忠兩路軍殺出。獲方欲抵敵一聲喊起，懸兵中大半皆是蜀兵，將靈王宗黨并聚集的番人盡皆擒了。孟獲匹馬殺出重圍，望山徑而走。

正走之間，見山凹裏一簇人馬，擁出一輛小車，車中端坐一人，綉巾羽扇，身衣道袍，乃孔明也。孔明大喝曰：「反賊孟獲今番如何？」獲即回馬走，旁邊閃過一將，攔住去路，乃是馬岱。孟獲措手不及，被馬岱生擒活捉了。此時王平、張翼已引一軍趕到懸崖中，將祝融夫人并一應老小皆活捉而來。

孔明歸到寨中，升帳而坐，謂眾將曰：「吾今此計，不得已而用之，大損陰德。我料敵人必算吾於林木多處埋伏，吾却空設旌旗，實無兵馬，疑其心也。吾令魏文長連輸十五陣者，堅其心也。吾見懸崖谷止一條路，兩壁廂皆是光石，並無樹木，下面都是沙土，因令馬岱將黑油車安排於谷中，車中油櫃內皆是預先造下的火礮，名曰「地雷」。一碗中藏九砲，三十步埋之。中用竹竿通節，以引藥線，繞一靈山，山頂石裂。」

「吾又令趙子龍預備草車，安排於谷口。又於山上準備大木亂石，却令魏延、馬忠、并藤甲軍入谷，放出魏延，即斷其路。隨後焚之，吾聞「利於水者必不利於火」。藤甲雖刀鎗不能入，乃油浸之，見火必驚，發兵如此頑皮，非火攻安能取勝？使鳥支囚之人不留種類者，是吾之大罪也。」

三國演義 第九十回

衆將拜伏曰：「丞相天機，鬼神莫測也。」孔明令押過孟獲來，孟獲跪於帳下。孔明令去其縛，教且在別帳與酒食壓驚。孔明喚管酒食官至坐榻前，如此如此分付而去。

却說孟獲與祝融夫人并孟優帶來洞主，一切宗黨在別帳飲酒。忽一人入帳謂孟獲曰：「丞相面羞不欲與公相見，特令我來放公回去，再招人馬來決勝負。公今可速去。」孟獲垂淚言曰：「七擒七縱，自古未嘗有也。吾雖化外之人，頗知禮義，直如此無羞恥乎？」遂同兄弟妻子宗黨人等，皆匍匐跪於帳下，肉袒謝罪。曰：「丞相天威，南人不復反矣。」孔明曰：「公今服乎？」獲泣謝曰：「某子子孫孫皆感覆載生成之恩，安得不服？」

孔明乃請孟獲上帳，設宴慶賀，就令永為洞主。所奪之地，盡皆退還。孟獲宗黨及諸蠻兵無不感戴，皆欣然跳躍而去。後人有詩讚孔明曰：

羽扇綉巾擁碧幃，七擒妙策制蠻王。至今溪洞傳威德，為選高原立廟堂。

長史費禕入諫曰：「今丞相親提士卒，深入不毛，收服蠻方，蠻王今既已歸服，何不置官賞，與孟獲一同守之？」孔明曰：「如此有三不易留外人，則當留兵無所食，一不易也；蠻人傷破，父見死亡，留外人而不留兵，必成禍患，二不易也；蠻人果有廢殺之罪，自有嫌疑，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不留人，不運糧，與相安於無事而已。」

三國演義

衆人盡服。於是南方皆感孔明恩德，乃爲孔明立生祠。四時享祀，皆呼之爲「慈父」。各珍珍珠金寶丹漆藥材，耕牛戰馬，以資軍用，不再反。南方已定。

却說孔明犒軍已畢，班師回蜀。令魏延引本部兵爲前鋒。延引兵方至渭水，忽然陰雲四合，水面上一陣狂風驟起，飛沙走石，軍不能進。延退兵回報孔明，孔明遂請孟獲問之。正定

塞外，登入方帖服，水邊鬼卒又猖狂。  
未知孟獲所言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九十一回 祭瀘水漢相班師

伐中原武侯上表

却說孔明班師回國，孟獲率引大小洞主酋長，及諸部落，縉拜相送，前軍至瀘水，時值九月秋天，忽然陰雲布合，狂風驟起，兵不能渡，回報孔明，孔明遂問孟獲曰：「此水原有鬼神作禍，往來者必須祭之。」孔明曰：「用何物祭享？」獲曰：「舊時國中因鬼神作禍，用七七四十九顆人頭，并黑牛白羊祭之，自然風恬浪靜，更兼連年豐稔。」孔明曰：「吾今事已平定，安可妄殺一人？」遂自到瀘水，岸邊觀看，果見陰風大起，波濤洶湧，人馬皆驚。孔明甚疑，即尋土人問之，土人告說：「自丞相經過之後，夜夜只聞得水邊鬼哭神號，自黃昏直至天曉，哭聲不絕，瘴烟之內，陰鬼無數，因此作禍，無人敢渡。」孔明曰：「此乃我之罪愆也。前者馬岱引劍兵千餘，皆死於水中，更兼殺死南人，盡棄此處，狂魂怨鬼，不能解釋，以致如此。吾今晚當親自往祭。」土人曰：「須依舊例，殺四十九顆人頭為祭，則怨鬼自散也。」孔明曰：「本為人死而成怨鬼，豈可又殺生人耶？吾自有主意。」喚行廚宰殺牛馬，和麩為劑，製成人頭，內以牛羊等肉代之，名曰「餒頭」。

當夜於瀘水上游，設香案，鋪祭物，列燈四十九盞，揚幡招魂，將餒頭等物，陳設於地。三更時分，孔明金冠鶴氅，親自臨祭，令董厥讀祭文。其文曰：

維大漢建興三年秋九月一日，武鄉侯領益州牧丞相

諸葛亮，謹陳祭儀，享於故歿王事劉中將校及南人亡者陰魂曰：

我大漢皇帝，威勝五霸，明繼三王。自自遠方，侵境異俗，起兵縱橫，尾以興妖，恣狼心而逞亂。我奉王命，問罪遐荒，大舉貔貅，悉除虜蟻，雄軍雲集，狂寇冰消，纔聞破竹之聲，便是失猿之勢。

但士卒兒郎，盡是九州豪傑，官僚將校，皆為四海英雄。習武從戎，投明事主，莫不申明三令，共展七擒，齊堅奉國之誠，並效忠君之志。何期汝等，偶失兵機，緣落奸計，或為流矢所中，魂掩泉臺，或為刀劍所傷，魄歸長夜。生則有勇，死則成名。

今凱歌欲還，獸俘將及。汝等英靈尚在，祈禱必聞。隨我旌旗，逐我部曲，同回上國，各認本鄉，受骨肉之蒸嘗，領家人之祭祀，莫作他鄉之鬼，徒為異域之魂。我當奏之天子，使汝等各家盡歸恩露，年給衣糧，月賜原祿，用茲酬答，以慰汝心。

至於本境土神，南方亡鬼，血食有常，憑依不遠。生者既稟天威，死者亦歸王化。想宜寧帖，毋致號咷。聊表丹忱，敬陳祭祀，嗚呼哀哉！伏惟尚鑒。

設畢祭文，孔明放聲大哭，極其痛切，情動三軍，無不下淚。孟獲等眾，盡皆哭泣。只見愁雲怨霧之中，隱隱有數千鬼魂，皆隨風而散。於是孔明令左右將祭物盡棄於澗水之中。

次日孔明引大軍俱到澗水南岸，但見雲收霧散，風靜浪平。對兵安然盡渡澗水，果然戰鼓金鑼響，人唱凱歌，還行到永昌。孔明留王伉、呂凱守四瀾，發付孟獲領眾回國，囑其勤政，馭下善撫居民，勿失農務。孟獲涕泣拜別而去。

孔明自引大軍回成都。後主排驛駕出郭三十里迎接，下輦立於道旁，以候孔明。孔明下車伏道而拜曰：「臣不能遠平南方，使主上懷憂，臣之罪也。」後主扶起孔明，並車而回。設太平筵會，重賞三軍。自此選邦進貢來朝者三百餘處。孔明奏准後主，將殁於王事者之家，一一優恤。人心懽悅，朝野清平。

却說魏主曹丕在位七年，即劉漢建興四年也。不先納夫人甄氏，即竊紹天子袁熙之妃，前被郭氏時所得。後生一子，名劉宇，號宇，自幼聰明，不甚愛之。後又不納安平侯人郭永之女為貴妃，甚有顏色，其父嘗曰：「吾女乃女中之玉也。」故號為「女王」。自不納為貴妃，因甄夫人失寵，郭貴妃欲謀為后，却與幸臣張綰商議，時不有疾，乃詐稱於甄夫人宮中，掘得桐木偶人，上書天子年月日時，為隱諷之事。不大怒，遂將甄夫人賜死，立郭貴妃為后。因無用，遂曹叡為太子，雖甚愛之，不立為嗣。

數年至十五歲，召馬懿。當年春二月，不帶叡出獵，行於山

場之間，趕出子母二鹿，不一縮，射倒母鹿，回觀小鹿，馳於曹叡馬前。不大呼曰：「吾兒何不射之？」叡在馬上泣告曰：「陛下已殺其母，安忍復殺其子？」不聞之，搦弓於地曰：「吾兒見仁德之主也。」於是封叡為平原王。

夏五月，不感寒疾，醫治不痊，乃召中軍大將軍曹真、鎮軍大將軍陳羣、撫軍大將軍司馬懿三人入寢宮，不喚曹叡至，指謂曹真等曰：「今朕病已沉重，不能復生。此子年幼，卿等三人可善輔之，勿負朕心。」三人皆告曰：「陛下何出此言？臣等願竭忠力，以事陛下，至千秋萬歲。」不曰：「今年許昌城門無故自閉，乃不祥之兆，朕故自知必死也。」

正言間，內侍奏征東大將軍曹休入宮問安。不召入，謂曰：「卿等皆國家柱石之臣也，若能同心輔朕之子，朕死亦瞑目矣。」言訖，墮淚而薨。時年四十歲，在位七年。於是曹真、陳羣、司馬懿、曹休等，一面舉哀，一面擁立曹叡為大魏皇帝。設父不為交，皇帝詔母甄氏為文昭皇后，封鍾繇為太傅，曹真為大將軍，曹休為大司馬，曹芳為太子，王朗為司徒，陳羣為司空，司馬懿為驃騎大將軍。其餘文武官僚，各各封贈。天赦天下，時瘟疫一州，缺人守把，司馬懿上表乞守西涼等處。曹叡從之，遂封懿提督雍涼等處兵馬，領詔去訖。

早有細作飛報入川，孔明大驚曰：「曹丕已死，孺子曹叡即位，豈管不足慮，司馬懿深諳略，今督雍涼兵馬，倘訓練成時，必

爲蜀中之大患。不如先起兵伐之。」參軍馬懿曰：「今丞相平南  
方回，軍馬疲敝，只宜存恤，豈可復遽征某有一計，使司馬懿自死  
於曹叡之手，未知丞相約章允否？」

孔明問其何計。馬懿曰：「司馬懿雖是魏國大臣，曹叡素懷  
疑忌，何不密遣人往洛陽、鄴郡等處，布散流言，道此人欲反，更作  
司馬懿告示天下榜文，遍結諸處，使曹叡心疑，必然殺此人。」  
孔明從之，即遣人帶行此計去了。

却說鄴城門上，忽一日見貼下告示，二道守門者，搗了來奏  
曹叡，報觀之，其文曰：

魏將大將軍曹叡，率領等處兵馬，奉司馬懿，謹以信義  
布告天下。昔太祖武皇帝創立基業，本欲立陳思王子建  
爲社稷主，不幸奸譏交集，歲久潛龍，皇孫曹叡，素無德行，  
妄自居尊，有負太祖之遺意。今吾應天順人，尅日與師，以  
慰萬民之望。告示到日，各宜歸命新君，如不順者，當滅九  
族。先此告聞，恐宜知悉。

曹叡覽畢，大驚失色，急問羣臣。太尉華歆奏曰：「司馬懿上  
表乞守雍涼，正爲此也。先時太祖武皇帝嘗謂臣曰：『司馬懿廢  
視狼顧，不可付以兵權，久必爲國家大禍。』今日反情已萌，可速  
誅之。」王則奏曰：「司馬懿深明翰路，善曉兵機，素有大志，若不  
早除，久必爲禍。」

叡乃降旨，欲興兵御駕親征。忽班部中閃出大將軍曹真奏

曰：「不可。文皇帝託孤於臣等數人，是知司馬仲達，海異志也。今  
事未知真假，遽而加兵，乃逼之反耳。或者劉吳奸，繼行反間之計，  
使我君臣自亂，彼却乘虛而舉，未可知也。陛下幸察之。」叡曰：「  
司馬懿若果謀反，將奈何？」眞曰：「如陛下心疑，可假漢高倫，遊  
雲夢之計，御駕幸安邑，司馬懿必然來迎，觀其動靜，就軍前擒之，  
可也。」

叡從之，遂命曹眞、曹子丹、領御林軍十萬，徑到安邑。司馬  
懿不知其故，欲令天子知其成，乃整兵馬，率甲士數萬來迎。近  
臣奏曰：「司馬懿果率兵十餘萬前來抗拒，實有反心矣。」叡慌  
命曹休先領兵迎之。司馬懿見兵馬前來，只疑軍駕親至，伏道而  
迎。曹休曰：「仲達受先帝託孤之重，何故反耶？」

懿大驚失色，汗流滿體，乃問其故。曹休備言前事。懿曰：「此吳  
蜀奸細反間之計也。使我君臣自相殘害，彼却乘虛而襲，其當自  
見天子辨之。」遂即退了軍馬，至叡前俯伏泣奏曰：「臣受先帝  
託孤之重，安敢有異心，必是吳蜀之奸計。臣請提一旅之師，先破  
蜀後伐吳報先帝與陛下以明臣心。」叡疑慮未決。華歆奏曰：「  
不可付之兵權，可即罷歸田里。」叡依言將司馬懿解回鄴命  
曹休總督雍涼軍馬，曹叡親回洛陽。

却說細作探知此事，報入川中。孔明聞知大喜曰：「吾欲伐  
魏久矣，奈有司馬懿難卒。今身既中計，連貶吾有何憂？」  
日後主早朝，大會官僚，孔明出班，出一道表曰：

臣跪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  
龍傲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待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  
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  
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  
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  
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  
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  
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無大小悉以  
咨之然後施行必得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  
淑均曉暢軍事試用之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  
樂議舉罷以為督患以為營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  
必能行陣和移優劣得所也

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  
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  
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  
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  
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  
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馳驅後值傾覆受任  
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

知臣謹慎故臨危授命以大事也  
受命以來夙夜憂勞恐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  
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帥三軍北  
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與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  
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  
則攸之禕允之任也

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  
先帝之靈若無興復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其  
慢陛下亦宜自諒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  
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涉艱難方始回都坐未安席今

後主覽表曰『相父前在遠涉艱難方始回都坐未安席今  
又欲北征恐勞神思』孔明曰『臣受先帝託孤之重夙夜未嘗  
有怠今南方已平可無內顧之憂不就此時討賊復中原更待  
何日』忽班部中太史譙周出奏曰『臣夜觀天象北方旺氣正  
盛星曜倍明未可圖也』乃顧孔明曰『丞相深明天文何故強  
為』孔明曰『天道變易不常豈可拘執吾今且駐軍馬於漢中  
觀其動靜而後行』

譙周苦諫不從於是孔明乃留郭攸之董允費禕等為侍中  
總攝宮中之事又留向寵為大將總督御林軍馬陳懿為侍中蔣  
琬為參軍張裔為長史掌丞相府事杜叡為謀議大夫杜叡楊洪  
為尚書孟光來敏為祭酒尹默李譔為博士卻正費詩為祕書譙



周爲太史。內外文武官僚一百餘員，同理蜀中之事。

孔明受詔歸府，喚諸將聽令。前督部銀北將軍領丞相司馬

涼州刺史都亭侯魏延前軍都督領扶風太守張翼牙門將裨將

軍王平後軍領兵使安漢將軍領建寧太守李恢副將定遠將軍

領漢中太守呂蒙象管運糧左軍領兵使平北將軍陳倉侯馬岱

副將飛衛將軍廖化右軍領兵使奮威將軍博陽亭侯馬忠鎮撫

將軍關內侯張飛行中軍帥軍騎大將軍都鄉侯劉琰中監軍揚

武將軍鄧芝中參軍安遠將軍魏延前將軍都亭侯黃權左將軍

高陽侯吳懿右將軍玄都侯高翔後將軍安樂侯吳班領長史綏

軍將軍楊儀前將軍征南將軍劉巴前護軍偏將軍劉敏後護軍典軍中

允左護軍簡雍中郎將丁咸右護軍偏將軍劉敏後護軍典軍中

郎將高隆行參軍昭武中郎將胡濟行參軍諫議將軍關晏行參

軍偏將軍魯習行參軍裨將軍杜叡武略中郎將杜祺緩軍都尉

威敏從事武略中郎將陳懿典軍書記班建丞相令史董厥後前

左護衛使龍德將軍關興右護衛使虎賁將軍張苞以上一

應官員都隨着平北大都督丞相武侯領益州牧知西外事諸

葛亮

分撥已定，又撥李嚴等守川口以拒東吳。選定建興五年春

三月丙寅日，出師伐魏。忽帳下一老將厲聲而進曰：『我雖年邁，

尙有鷹頭之勇，馬援之雄。此二古人皆不服老，何故不用我耶？』

衆視之乃趙雲也。孔明曰：『吾自平南回蜀，馬孟起病故，吾甚惜

之，以爲折一臂也。今將軍年紀已高，倘稍有參差，動搖一世英名，

誠却蜀中銳氣。雲厲聲曰：『吾自隨先帝以來，臨陣不退，遇敵

則先。大丈夫得死於疆場者幸也，豈何恨焉？願爲前部先鋒。』孔

明再三苦勸不住，雲曰：『如不教我爲先鋒，就撞死於階下。』孔

明曰：『將軍既要爲先鋒，須得一人同去。』

言未盡，一人應曰：『某雖不才，願助老將軍先引一軍前去

破敵。』孔明視之乃鄧芝也。孔明大喜，即撥精兵五千，副將十員

隨趙雲鄧芝去訖。孔明出師，後主引百官送於北門外十里。孔明

辭了後主，旌旗蔽野，戈戟如林，軍望漢中進發。

却說邊庭探知此事，報入洛陽。是日曹叡設朝，近臣奏曰：『

邊官報稱諸葛亮率領大兵三十餘萬，出屯漢中，令趙雲鄧芝爲

前部先鋒，引兵入境。』紆大驚問羣臣曰：『誰可爲將以退蜀兵？』

忽二人應聲而出曰：『臣父死於漢中，切齒之恨，未嘗得報。今

蜀兵犯境，臣願引本部猛將更乞陛下賜關西之兵，前往破蜀。上

爲國家效力，平報父讎，臣萬死不恨。』

衆視之，乃夏侯淵之子夏侯楙也。楙字子休，其性最急，又最

吝。自幼嗣與夏侯惇爲子，後夏侯淵爲黃忠所斬，曹操憐之，以女

清河公主招楙爲駙馬，因此朝中欽敬。雖掌兵權，未嘗臨陣。當時

叱曰：「司徒莫非結連諸葛亮欲為內應耶？吾自幼從父習學翰路，深通兵法。汝何欺我年幼？吾若不生擒諸葛亮誓不回見天子。」

王朗等皆不敢言。夏侯楙辭了魏主，星夜到長安調關西諸

### 第九十二回 趙子龍力斬五將

却說孔明率兵前至沔陽，經過馬超墳墓，乃令其弟馬岱挂孝。孔明親自祭之，祭畢回到寨中，商議進兵。忽哨馬報道：「魏主曹叅遣驍馬夏侯楙調關中諸路軍馬前來拒敵。」魏延上帳獻策曰：「夏侯楙乃曹操子弟，懦弱無謀，延願得精兵五千，取路出寨中循秦嶺以東，當子午谷而投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夏侯楙若聞某驟至，必然棄城望橫門逃歸而走。某却從東方而來，亦相可大驅士馬，自斜谷而進。如此行之，則咸陽以西一舉可定也。」孔明笑曰：「此非萬全之計也。汝欺中原無好人，倘有人進言於山僻中以兵殺我，非惟五千人受害，亦大傷銳氣。決不可用。」魏延又曰：「丞相兵從大路進發，彼必盡起關中之兵於路迎敵，則曠日持久，何時而得中原？」孔明曰：「吾從關右取平坦大路，依法進兵，何憂不勝？」遂不用魏延之計。魏延快快不悅，孔明差人令趙雲進兵。

路軍馬二十餘萬來敵孔明。正是：

欲乘白旆慶將士，却教黃吻掌兵權。

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諸葛亮智取三城

侯楙極重賞之，就遣為先鋒。德有四子，皆精通武藝，弓馬過人。長子韓瑛，次子韓瑊，三子韓瑋，四子韓珩。韓德帶四子並西羌兵八萬，取路至鳳鳴山，正遇蜀兵兩陣對圓。韓德出馬，四子列於兩邊。德厲聲大罵曰：「反國之賊，安敢犯吾境界！」

趙雲大怒，挺鎗縱馬，單搦韓德交戰。長子韓瑛躍馬來迎，戰不三合，被趙雲一鎗刺死於馬下。次子韓瑊見之，橫馬揮刀來戰。趙雲施逞舊日虎威，抖擻精神迎戰。瑊抵敵不住，三子韓瑋、韓瑋、韓瑋方天戟驟馬前來夾攻。雲全然不懼，鎗法不亂。四子韓瑋見二兄戰雲不下，也縱馬搶兩口日月刀而來，圍住趙雲。雲在中央獨戰三將。

少時，韓瑋中鎗落馬。韓瑋中傷，將急出救去。雲拖鎗便走。韓瑋按戰急取弓箭射之，連放三箭，被雲用鎗撥落。韓瑋大怒，仍擲方天戟，驟馬趕來，却被雲一箭射中面門，落馬而死。韓瑋縱馬舉寶刀，便砍趙雲。雲棄鎗於地，閃過寶刀，生擒韓瑋。韓瑋復縱馬取鎗殺過陣來。

韓德見四子皆喪於趙雲之手，肝膽皆裂，先走入陣去。西涼兵等知趙雲之名，今見其英勇如昔，誰敢交鋒。趙雲馬到處陣，倒退。趙雲四馬單鎗，往來衝突，如入無人之境。後人有詩讚曰：

涼州常山趙子龍，年登七十建奇功。獨餘四將來衝陣，猶似當陽救主雄。

鄧芝見趙雲大勝，率刻兵掩殺，西涼兵大敗而走。韓德險被趙雲擒住，棄甲步行而逃。雲與鄧芝收軍回寨。芝賀曰：「將軍已七旬，英勇如昨。今日陣前力斬四將，世所罕有。」雲曰：「丞相以吾年邁，不肯見用，故聊以自表耳。」遂差人解驪瑤申報捷書，以達孔明。

却說韓德引敗軍回見夏侯楙，告其事。楙自統兵來迎趙雲，探馬報入到寨，說夏侯楙引兵到。雲上馬領鎗，引千餘軍就鳳鳴山前，擺成陣勢。當日夏侯楙金盔坐白馬，手提大砍刀，立在門旗之下。見趙雲驅馬挺鎗，往來馳騁，楙欲自戰。韓德曰：「殺者四子之驕，如何不報縱馬輪開山大斧，直取趙雲，甚奮怒挺鎗來迎，戰不三合，鎗起處，刺死韓德於馬下。急撥馬直取夏侯楙，楙慌忙閃入本陣。鄧芝驅兵掩殺魏兵，又折一陣，退十里山下寨。」

魏延夜與衆將商議曰：「吾久聞趙雲之名，未嘗見面。今日年老，英雄尚在，方信當陽長坂之事，似此無人可敵，如之奈何？」參軍程武乃程昱之子也，進言曰：「某料趙雲有勇無謀，不足爲慮。來日都督再引兵出，先伏兩軍於左右，都督臨陣先退，趙雲

到伏兵處，都督却登山指揮四萬軍馬，直趨圍住。雲可擒矣。」

從其言，遂遣董禧引三萬軍伏於左，薛則引三萬軍伏於右。二人埋伏已定。

次日，夏侯楙復督金鼓旗幟，率兵而進。趙雲見之出迎。之在馬上謂趙雲曰：「昨夜魏兵大敗而走，今日復來，必有詐也。老將軍防之。」子龍曰：「輩此乳臭小兒，何足道哉。吾今日必當擒之。」便驅馬而出，魏將濟途出迎，戰不三合，撥馬便走。趙雲趕去，魏陣中八員將一齊來迎。放過夏侯楙先走，八將隨後奔走。趙雲乘勢追殺，鄧芝引兵隨後進。趙雲深入重地，只聽得四面喊聲，大震，鄧芝急收軍退回。左有董禧，右有薛則，兩路兵殺到。鄧芝兵少，不能解救。

趙雲被困在垓心，東衝西突，魏兵越厚。時雲手下止有千餘人，殺到山坡之下，只見夏侯楙在山上指揮三軍。趙雲投東則望東，投西則望西，因此趙雲不能突圍，乃引兵殺上山來。半山，中插木礮石打將下來，不能上山。

趙雲從辰時殺至酉時，不能脫走，只得下馬步戰。且待月明再戰，却又卸甲而坐。月光方出，忽四下火光冲天，鼓聲大震，矢石如雨。魏兵殺到，皆叫曰：「趙雲早降！」雲即上馬迎敵。四面軍馬漸漸逼近，八方弩箭交射，甚急。人馬皆不能向前。雲仰天歎曰：「吾不服老死於此地矣！」

忽東北角上喊聲大起，魏兵紛紛亂散。一彪軍殺到，爲首大

將持丈八點鋼矛，馬項下挂一顆人頭。雲視之，乃張苞也。苞見了趙雲，言曰：「丞相恐老將軍有失，特遣某引五千兵接應。聞老將軍被困，故殺透重圍，正遇魏將蔣懿，則關路被某殺之。」

雲大喜，即與張苞殺出西北角來。只見魏兵棄戈奔走。一彪軍從外吶喊殺入，為首大將提偃月青龍刀，手挽人頭。雲視之，乃關興也。興曰：「奉丞相之命，恐老將軍有失，特引五千兵前來接應。却聽陣上途濟魏將蔣懿，被吾一刀斬之，梟首在此。丞相隨後便到也。」雲曰：「二將軍已建奇功，何不趁今日擒住夏侯楨，以定大事。」

張苞聞言，遂引兵去了。興曰：「我也幹功去。」遂亦引兵去了。雲回顧左右曰：「他兩個是吾子姪輩，尚且爭先幹功，吾乃國家上將，朝廷舊臣，反不如此小兒耶？吾當捨老命以報先帝之恩。」於是引兵來捉夏侯楨。當夜三路兵夾攻，大破魏軍一陣。鄧芝引兵接應，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夏侯楨乃無謀之人，更兼年幼，不會統戰，見軍大亂，遂引帳下驍將百餘人，望南安郡而走。眾軍因見無主，盡皆逃竄。

興苞二將，聞夏侯楨望南安郡去了，連夜趕來，轎走入城中，令緊閉城門，嚴兵守禦。興苞二人趕到，將城圍住，越圍越後也。到三面攻打，少時，鄧芝亦引兵到。一連圍了十日，攻打不下。忽報丞相留後軍住沔陽，左軍屯陽平，右軍屯石城，自引中軍來到。趙雲、鄧芝、關興、張苞，皆來拜問。孔明說連日攻城不下，孔明遂乘小車

親到城邊圍圍看了一遍，同衆升帳而坐。衆將環立聽令。

孔明曰：「此郡深城峻，不易攻也。吾正事不在此城，汝等如只久攻，倘魏兵分道而出，以取漢中，吾軍危矣。」鄧芝曰：「夏侯楨乃魏之驍將，若擒此人，勝斬百將。今困於此，豈可棄之而去？」孔明曰：「吾自有計。此處西連天水郡，北抵安定郡。二處太守，不知何人。」探卒答曰：「天水太守馬遵，安定太守崔諒。」孔明大喜，乃喚魏延受計，如此如此。又喚關興、張苞受計，如此如此。又喚心腹軍士二人受計，如此行之。各將領命引兵而去。孔明却在南安城外，令軍運柴草堆於城下，口稱燒城。魏兵聞知，皆大笑不懼。

却說安定太守崔諒，在城中聞蜀兵圍了南安，困住夏侯楨，十分慌懼，即點軍馬約共四千，守住城池。忽見一人自正甯而來，口稱有機密事，崔諒喚人問之，答曰：「某是夏侯都督帳下心腹，將裴緒奉都督令，特來求救於天水安定二郡。南安甚急，每日城上縱火為號。專望二郡救兵，並不見。到因復差某殺出重圍來，此告急可軍夜起兵為外應。都督若見二郡兵到，即開城門接應也。」諒曰：「有都督文書否？」裴緒肉取汗，已濕透略敘一視，急令手下換了匹馬，便出城望天水而去。

不三日，又有報馬到說天水太守已起兵救援南安去了。教安定早早接應。崔諒與府官商議，多慮曰：「若不去救，吳下南安，遂子夏侯驍馬，皆我兩郡之罪也。只緣救之，諒雖斷絕人馬，

城而去，只留文官守城。

崔諒提兵向南安大路進發，遙望見火光冲天，催兵星夜前進。離南安尚有五十餘里，忽聞前後喊聲大震，哨馬報道：『前面關興截住去路，背後張苞殺來。』安定之兵，四下逃竄，諒大驚，乃領手下百餘人，往小路死戰得脫，奔回安定。方到城邊，城上亂箭射下來，劉將魏延，在城上叫曰：『吾已取了城，也何不早降？』原來魏延，扮作安定軍，晝夜開城門，劉兵盡入，因此得了安定。

崔諒慌投天水郡來，行不到一程，前面一彪軍擺開，大旗之下，一人鎗中羽扇，道袍鶴氅，端坐於車上，諒視之，乃孔明也。急撥回馬走，關興張苞兩路兵追到，只叫『早降』。崔諒見四面皆是蜀兵，不得已遂降，同歸大寨。孔明以上賓相待。孔明曰：『南安太守與足下交厚否？』諒曰：『此人乃楊阜之族弟楊陵也，與其鄰郡交契甚厚。』孔明曰：『今欲煩足下入城，說楊陵擒夏侯楁，可乎？』諒曰：『丞相若令某去，可暫退軍馬，容某入城說之。』

孔明從其言，即時傳令教四面軍馬各退二十里下寨。崔諒匹馬到城邊，叫開城門，入到府中，與楊陵禮畢，細言其事。陵曰：『我等受魏主大恩，安忍背之？可將計就計而行。』遂引崔諒到夏侯楁處，備細說知。楁曰：『當用何計？』楊陵曰：『只推某欲城門，賺劉兵入，却就城中殺之。』

崔諒依計而行，出城見孔明，說：『楊陵欲城門，放大軍入城，以擒夏侯楁，楊陵本欲自提因手下勇士不多，未敢離動。』孔明

曰：『此事至易，今有足下原降兵百餘人，於內暗藏劉將扮作安定軍，帶入城去，先伏於夏侯楁下，却暗約楊陵，待半夜之時，獻開城門，裏應外合。』崔諒暗思：『若不帶劉將去，恐孔明生疑，且帶入去，就內先斬之，舉火為號，賺孔明入來殺之，可也。』因此應允。孔明囑曰：『吾遣親信將關興張苞隨足下先去，只推救軍殺入城中，以安夏侯楁之心，但舉火，吾當親入城去擒之。』

時值黃昏，關興張苞受了孔明密計，披挂上馬，各執兵器，雜在安定軍中，隨崔諒來到南安城下。楊陵在城上擡起懸空板，倚定護心欄，問曰：『何處軍馬？』崔諒曰：『安定救軍來到。』諒先射號箭上城，箭上帶着密書曰：『今請葛亮先遣二將伏於城中，要裏應外合，且不可驚動，恐泄漏計策，待入府中圖之。』楊陵將書見了，夏侯楁細言其事。楁曰：『既然諸葛亮中計，可教刀斧手百餘人，伏於府中，如二將隨崔太守到府下馬，閉門斬之，却於城上舉火，賺諸葛亮入城，伏兵齊出，亮可擒矣。』

安排已畢，楊陵回到城上，言曰：『既是安定軍馬，可放入城。』關興張苞先行，張苞在後，楊陵下城，在門邊迎接，與手起刀落，斬楊陵於馬下。崔諒大驚，急撥馬走到吊橋邊，張苞大喝曰：『獻子休走，汝等誰計，如何賺得丞相耶？』手起一鎗，刺崔諒於馬下。關興早到城上，舉起火來，四面蜀兵奔入，夏侯楁措手不及，關南門併力殺出一彪軍，攔住為首大將，乃是王平，交馬只一合，生擒夏侯楁於馬上，餘皆殺死。

孔明入南安招諭軍民，欲毫無犯。眾將各各獻功。孔明將夏侯楁囚於車中，鄧芝問曰：「丞相何故知楁謀詐也？」孔明曰：「吾已知此人無降心，故意使人城，彼必盡情告與夏侯楁欲將計就計而行。吾見來情，足知其詐，復使二將同去，以察其心。此人若有心，必然與楁從，然同去者，恐吾疑也。他意中庶二將同去，賺入城內殺之未遲。又令吾軍有託，放心而進。吾已暗囑二將，就城門下圍之。城內必無準備，吾軍隨後便到此，出其不意也。」

眾將拜服。孔明曰：「驟聞諺者，吾使心腹人詐作魏將裴緒也。吾又去賺天水郡，至今未到，不知何故。今可乘勢取之。」乃留吳懿守南安，劉璋守安定，發出魏延軍馬去取天水郡。

却說天水郡太守馬遵，聽知夏侯楁困在南安城中，乃聚文武官商議。功曹梁緒主簿尹賞主記梁虛等曰：「夏侯淵馬乃金枝玉葉，倘有疏虞，難逃坐視之罪。太守何不盡起本部兵以救之？」

### 第九十三回 姜伯約歸降孔明

却說姜維設計於馬遵曰：「諸葛亮必伏兵於郡後，賺我兵出城，乘虛襲我。某願請精兵三千，伏於要路。太守隨後發兵出城，不可遲去。止行二十里便通，但看火起為號，前後夾攻，可獲大勝。如諸葛亮自來，必為其所擒矣。」

公文付馬遵說：「都督求安定天水兩郡之兵，星夜救應。」言訖，匆匆而去。

次日又有報馬到，稱說：「安定兵已先去了，太守火急前來會合。」馬遵正欲起兵，忽一人自外而入曰：「太守中請將死之計矣。」衆視之，乃天水黨人也，姓姜名維，字伯約。又名同，昔日曾為天水郡功曹，因羌人亂沒於王事。維自幼博覽羣書，兵法武藝無所不通，奉母至孝，郡人敬之。後為中郎將，就參本部軍事。

當日姜維謂馬遵曰：「近聞諸葛亮殺敗夏侯楁困於南安，水泄不通，安得有人自重圍之中而出？且裴緒乃無名下將，從不會見况安定報馬，又無公文，以此察之，此人乃蜀將詐稱魏將，賺得太守出城，糾城中無備，必然暗伏一軍於左，近乘虛而取天水也。」馬遵大悟曰：「非伯約之言，則誤中奸計矣。」維笑曰：「太守放心，某有一計，可擒諸葛亮，解南安之危。」正是：運籌又遇強中手，關智還逢意外人。

未知其計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武鄉侯罵死王朗

遂用其計，付精兵與姜維去訖。然後自與梁虛引兵出城等候。只留梁緒尹賞守城。原來孔明果遣趙雲引一軍埋伏於山僻之中，只待天水人馬離城，便乘虛襲之。當日緝作回報，趙雲說天水太守馬遵，起兵出城，只留文官守城，趙雲大喜，又令人報與張

靈高翔於學路，殺馬，遂此二處兵亦甚。孔明預先埋伏。

趙雲引五千兵，遙投天水郡城下。高叫曰：「吾乃常山趙子龍也。汝知中計，早獻城池，免遭誅戮。」城上柔緒大笑曰：「汝中吾姜伯約之計，尚然不知耶？」雲恰待攻城，忽然喊聲大震，四面火光冲天。當先一員少年將軍，舞鎗躍馬而言曰：「汝見天水姜伯約乎？」雲挺鎗直取姜維，敵不數合，維精神倍長，雲大驚。暗村曰：「誰想此處有這般人物！」

正戰時，兩路軍來攻，乃是馬超、梁虔引軍殺回。趙雲首尾不能相顧，兩路軍引兵奔走。姜維趕來，將得張翼、高翔兩路軍殺出，接應回去。趙雲討賊孔明說中了敵人之計。孔明驚問曰：「此是何人，幹吾支機？」有指安入告曰：「此人姓姜，名維，字伯約，天水人。其母至孝，文武雙全，習身是儒，實當世之英傑也。」趙雲又請姜維歸法，與他人不同。孔明曰：「吾今欲取天水，不想有此人。」遂遣大軍前來。

却說姜維回見馬超曰：「趙雲敗去，孔明必然自來。彼料我軍必在城中，今可將本部軍馬，分為四枝。某引一軍伏於城東，如彼兵到則截之。太守與梁虔、尹賞各引一軍城內埋伏。魏緒、率百姓在城上守禦。」分撥已定。

却說孔明因慮姜維自為前部，望天水郡進發。將到城邊，孔明傳令曰：「凡攻城池，以初到之日，激勵三軍，鼓譟直上。若遲延日久，銳氣盡磨，急難破矣。」於是大軍運到城下，因見城上旗幟

三國演義 第九十三回

整齊未敢輕攻。截至半夜，忽然火光照天，喊聲震地。正不知何處兵來，只見城上亦鼓譟，吶喊相應。劉兵亂竄。孔明急上馬，有關興、張苞二將保護，殺出重圍。回頭看時，正東上馬軍一帶火光，勢若長蛇。

孔明令關興探視，回報曰：「此姜維兵也。」孔明歎曰：「兵不在多，在人。之謂道耳。此人真將才也。」收兵歸寨，思之良久，乃喚安定人問曰：「姜維之持現，在何處？」答曰：「維母守居襄縣。」孔明嘆曰：「分付曰：汝可引一軍，虛張聲勢，詐取襄縣。若姜維到，可放入城。」又問：「此地何處緊要？」安定人曰：「天水水饒，想將在上游，若打破上游，則糧道自絕矣。」

孔明大驚，教趙雲引一軍去攻上邽。孔明離城三十里下寨。早有人報入天水郡，說劉兵劫寨。趙雲曰：「一軍守此郡，一軍取上邽。一軍取冀城，姜維聞之，表告馬超曰：『維母現在襄縣，恐母有失。』」維引一軍往救此城，梁虔、老母、一馬超從之。遂令姜維引三千軍去保冀城，梁虔引三千軍去保上邽。

却說姜維引兵至冀城前面，一彪軍擺開，為首劉將乃是魏延。二將交鋒，魏延奮勇，奔走。維入城，閉門，率兵守。魏延見老母，並不出戰。趙雲亦放過梁虔入上邽城去了。

孔明乃令人去南安郡，探夏候楨至。孔明曰：「汝攪死乎？」楨跪拜伏乞命。孔明曰：「目今天水，姜維現守冀城，使人持書來說：『但得斷馬在我，願來降。』」吾今聽汝性命，汝肯招安姜

維否？橋曰：「情願搭安。」孔明乃與衣服鞍馬，不令人跟隨，放之而去。

橋得脫出寨，欲尋路而走，奈不知路徑。正行之間，逢數人奔之。橋問之，答曰：「我等是襄縣百姓，今被姜維懸了城池，歸降諸葛亮，將劉延、魏火劫財，我等因此棄家而走，投上郡去也。」橋又問曰：「今守天水城是誰？」土人曰：「天水城中乃馬太守也。」

橋聞之，縱馬望天水而行。又見百姓攜男抱女而來，所說皆同。橋至天水城下，叫門，城上人認得是夏侯惇，慌忙開門迎接。馬遂拜問之。橋細言姜維之事，又將百姓所言說了一遍。遂歎曰：「不想姜維反投劉矣！」梁緒曰：「彼意欲救都督，故以此言虛降。」橋曰：「今維已降，何為虛也？」

正躊躇間，時已初更，劉兵又來攻城。火光中見姜維在城下，徑奔劉馬大叫曰：「請夏侯都督答話！」夏侯惇與馬遂等皆到城上，見姜維耀武揚威，大叫曰：「我為都督而降，都督何背前言？」橋曰：「汝受魏恩，何故降劉？有何前言耶？」維應曰：「汝寫書教我降劉，何出此言？汝欲脫身，却將我陷了。我今降劉，加為上將，安有還劉之理？」言訖，驅兵打城。至曉方退。原來夜間假粧姜維者，乃孔明之計，令部卒形貌相似者，假扮姜維攻城，因火光之中，不辨真偽。

孔明引兵來攻，城中糧少，軍食不敷。姜維在城上見

蜀軍大車小輛，搬運糧草，入魏延寨中去了。維引三千兵出城，巡來劫糧。蜀兵盡棄了糧草，尋路而走。姜維奪了糧車，欲要入城，忽然一彪軍攔住，為首劉將軍張翼也。二將交鋒，戰不數合，王平引一軍又到，兩下夾攻。維力窮抵敵不住，奪路歸城。城上早插蜀兵旗號，原來已被魏延襲了。

維殺條路奔天水城，手下尚有十餘騎，又遇張苞殺了一陣，維止剩得匹馬單鎗，來到天水城下叫門。城上軍見是姜維，慌忙開門。馬遂曰：「此是姜維來賺我城門也。」令城上亂箭射下。姜維回顧蜀兵至近，遂飛奔上郡城來。城上梁虔見了姜維，大罵曰：「反國之賊，安敢來賺我城池！吾已知汝降蜀矣！」遂亂箭射下。姜維不能分說，仰天大歎，兩眼淚流，撥馬望長安而走。行不數里，前至一派大樹茂林之處，一聲喊起，數千兵擁出，為首劉將軍關興，截住去路。維人困馬乏，不能抵當，勒回馬便走。忽然一輛小車從山坡中轉出，其人頭戴綸巾，身披鶴氅，手搖羽扇，乃孔明也。

孔明喚姜維曰：「伯約此時何尚不降？」維尋思良久，前有孔明，後有關興，又無去路，只得下馬投降。孔明慌忙下車而迎，執維手曰：「吾自出茅廬以來，遍求賢者，欲傳受平生之學，恨未得其人。今遇伯約，吾願足矣！」

維大喜拜謝。孔明遂同姜維回寨，升帳商議取天水上郡之計。維曰：「天水城中井寬梁緒與某至厚，當寫密書一封射入城中，使其內亂，城可得矣。」



孔明從之。姜維寫了一封密書，捧在騎上，縱馬直至城下，射入城中。小校拾得，呈與馬遵。遵大疑，與夏侯商議曰：「梁緒尹賞與姜維結連，欲爲內應，都督宜早決之。」緒曰：「可殺二人。」

尹賞知此消息，乃謂梁緒曰：「不如納城降，以圖進用。」是夜夏侯楨歎，使人請梁尹二人說話。二人料知事急，遂披挂上馬，各執兵器，引本部軍大開城門，放蜀兵入。夏侯楨馬逸驚慌，引數百人出西門，棄城投羌中而去。梁緒尹賞迎接孔明入城，安民已畢，孔明問取上郡之計。梁緒曰：「此城乃某親弟梁虔守之，願招來降。」

孔明大喜。緒當日到上郡喚梁虔出城來降。孔明軍加賞勞，就令梁緒爲天水太守，尹賞爲冀城令，梁虔爲上郡令。孔明分撥已畢，望兵進發。諸將問曰：「丞相何不去擒夏侯楨？」孔明曰：「吾放夏侯楨如放一鴨耳，今得伯約得一原也。」

孔明自得三城之後，威聲大震，遠近州郡，望風歸降。孔明整頓軍馬，盡提漢中之兵，前出祁山。兵臨渭水之西，細作報入洛陽。時魏主曹叅太和元年，并殿設朝。近臣奏曰：「夏侯楨馬已失，三郡逃竄羌中去了。今蜀兵已到祁山，前軍臨渭水之西，乞早發兵破敵。」

魏大驚，乃問羣臣曰：「誰可爲朕退蜀兵耶？」司徒王朗出班奏曰：「臣觀先帝每用大將軍曹真所到必克，今陛下何不拜爲大都督，以退蜀兵？」徵准奏，乃宣曹真曰：「先帝託孤與卿，今

蜀兵入寇中原，卿安忍坐視乎？」真奏曰：「臣才疎智淺，不稱其職。」王朗曰：「將軍乃社稷之臣，不可固辭。老臣雖爲劍，願隨將軍一往。」真又奏曰：「臣受大恩，安敢推辭。但乞一人爲副將。」

真曰：「卿自舉之。」真乃保太原陽曲人，姓郭，名淮，字伯濟，官封射亭侯，領雍州刺史。叅從之，遂拜曹真爲大都督，賜節鉞，令郭淮爲副都督，王朗爲軍師。朗時年已七十六歲矣。——選發東西二京軍馬二十萬與曹真。真命宗弟曹子丹爲先鋒，又命邊寇將軍朱靈爲副先鋒。當年十一月出師，魏主曹叅親自送出西門之外，方回曹真領大軍來到長安，過渭河之西下寨。真與王朗郭淮共議退敵之策。朗曰：「來日可嚴整隊伍，大旛旌旗，老夫自出，只用一席話管教諸葛亮拱手而降，蜀兵不戰自退。」

真大喜，是夜傳令來日四更造飯，平明務要隊伍整齊。人馬威儀，旌旗鼓角，各按次序。當時使人先下戰書。次日，兩軍相迎，列成陣勢於祁山之前。蜀軍見魏兵甚是雄壯，與夏侯楨大不相同。三軍鼓角已罷，司徒王朗乘馬而出，上首乃都督曹真，下首乃副都督郭淮，兩個先鋒壓住陣角。探子馬出軍前大叫曰：「請對陣主將答話。」只見蜀兵門旗開處，關興張苞分左右而出，立

馬於兩邊，次後一隊隊驍將分列門旗影下。中央一輛四輪車，孔明端坐車中，綸巾羽扇，素衣皂靴，飄然而出。孔明舉目見魏陣前三個廳蓋，旗上大書姓名。中央白鬚老



二人受計引兵而去。真謂誰曰：「我兩個各引一枝軍，伏於寨外，寨中虛堆柴草，只留數人，如劫兵到，放火為號。」諸將皆分左右，各自準備去了。

却說孔明歸帳，先喚趙雲魏延聽令。孔明曰：「汝二人各引本部軍去劫魏寨。」魏延進曰：「曹真深明兵法，必料我乘襲劫寨，他豈不提防？」孔明笑曰：「吾正欲曹真知吾去劫寨也。彼必伏兵在祁山之後，待我兵過去，却來襲我寨，吾故令汝二人引兵前去，過山脚後路，速下營寨，待魏兵來劫吾寨，汝看火起為號，分兵兩路：一、文長拒住山口，子龍引兵殺回；一、必遇魏兵，却放彼走回，汝乘勢攻之，彼必自相掩殺，可獲全勝。」

二將引兵受計而去。又喚關興張苞分付曰：「汝二人各引一軍，伏於祁山要路，放過魏兵，却從魏兵來路，殺奔魏寨而去。」二人引兵受計去了。又令馬岱王平張翼張飛四將，伏於寨外，四面迎擊魏兵。孔明乃虛立寨櫺，居中堆起柴草，以備火號。自引諸將退於寨後，以觀動靜。

却說魏先鋒曹真，朱讚、黃昏離寨，迤邐前進。二更左側，遙望山前隱隱有軍行動。曹真自思曰：「郭都督真神機妙算。」遂催

### 第九十四回 諸葛亮乘雪破羌兵

却說郭淮謂曹真曰：「西羌之人，自太祖時連年入貢，文皇帝亦有恩德於我，等今可操在險阻，遣人從小路直入羌中求

兵急進，到劫寨時，將及三更，曹真先殺入寨，却是空寨，並無一人。料知中計，急撤兵回寨，寨中火起。朱讚、馬岱自相掩殺，人馬大亂。曹真與朱讚交馬，方知自相踐踏，急令兵時，忽四面喊聲大震。王平、馬岱、張翼、張苞殺到。曹真二人引心腹軍百餘騎，望大路奔走。忽然鼓角齊鳴，一彪軍殺住去路，為首大將，乃常山趙子龍也。大叫曰：「賊將那裏去，早早受死！」

曹真二人奪路而走，忽喊聲又起，魏延又引一彪軍殺到。曹真二人大敗，奪路奔回本寨。守寨軍士只道劫兵來劫寨，慌忙放起火號。左邊曹真殺至，右邊郭淮殺至，自相掩殺，背後三路魏兵殺到。中央魏延、左邊關興、右邊張苞，大殺一陣，魏兵敗走十餘里。魏將死者極多。孔明全獲大勝，方始收兵。曹真郭淮收拾敗軍回寨。南譚曰：「今魏兵勢孤，蜀兵勢大，將何策以退之？」淮曰：「一、勝負乃兵家常事，一不足為憂。某有一計，使蜀兵首尾不能相顧，定然自走矣。」正是

可憐魏將難成事，殺向四方求救兵。未知其計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司馬懿剋日擒孟達

救許以和親，羌人必起兵襲蜀之後，吾却以大兵擊之，首尾夾攻，豈不大勝。」真從之，即遣人星夜馳書赴羌。

者乃軍師司徒王朗孔明暗付曰王朗必下說詞吾當隨機應之遂欲推車出陣外令譙軍小校傳曰漢丞相與司徒會話

王朗縱馬而出孔明於車上拱手即在馬上欠身答禮曰

久聞公之大名今幸一會公既知天命識時務何故與無名之兵孔明曰吾奉詔討賊何謂無名

朗曰天數有變神器重易而賊有德之火此自然之理也

我自董卓以來黃巾倡亂天下爭橫降至初平建安之歲董卓造逆備臣繼起民罹塗炭於董卓廢綱綱於劉表占據荆州

再布臣等徐備臣等起奸離驚揚社稷存吳耶之危生靈有倒懸之憂

我太祖武皇帝掃六合唐掃八荒萬姓傾心四方仰德非以權勢取之實天命所歸也我世祖文帝神武以膺大統

應天合人法堯舜舜處中國以治萬邦豈非天心入意乎今公親

大才抱大器自欲比於管仲何乃強欲逆天理背人情而行事耶豈不聞古人云一順天者昌逆天者亡今我大魏帶甲百萬良

將千員臨得革之榮光怎及天心之降月公可卸戈卸甲以禮來降不尖封侯之位國安民樂豈不美哉

孔明在車上大笑曰吾以為漢朝大老元臣必有高論豈期此輩言者有一言諍軍師者昔相與之世談統凌者官官顯國亂殺囚四方擾攘黃巾之後董卓催臣等接應而起趨劫漢

帝發參生竅因廟堂之上朽木為官殿陛之間禽獸食祿狼心狗行之輩震震當朝敢爾肆肆之徒紛紛秉政以致社稷邱墟蒼生塗炭吾素知汝所行世居東海之濱初察孝廉入仕豈合匡君輔

國安漢與劉何期反助逆賊同謀篡位罪惡深重天地不容天下之人願食汝肉

今奉天意不絕炎漢昭烈皇帝繼統西川若奉嗣君之旨與師討賊汝既為詔諫之臣只可潛身縮首苟圖全食安敢在

行伍之前妄稱天數耶皓首匹夫蒼髯老賊汝即日將歸於九泉之下何面目見于十四帝乎老賊速退可也文臣與管其決勝負

王朗聽罷大吐血而死於馬下後人有詩讚孔明曰

兵馬出西秦誰才敵萬人輕搖三寸舌思死老奸臣

孔明以扇指曹真曰吾不過汝汝可整頓軍馬來日決戰

曹真聞車於是兩軍皆退曹真將王朗屍首用棺木盛將送回

長安去了別部管郭淮曰諸葛亮料吾軍中治夜今夜必來劫

寨可分兵四路兩路兵從山僻小路乘虛去劫劉雲兩路兵伏於

本寨外左右應之曹真大喜曰此計與吾相合遂傳令喚

曹逸朱靈兩個先鋒分付曰汝二人各引一萬軍抄出陣前之

後但見劉雲曹雲而來汝可進兵去劫劉雲如劉雲不動便擒

兵回不可輕進

二人受計，引兵而去。真深曰：「我兩個各引一枝軍，伏於寨外，寨中虛堆柴草，只留數人，如蜀兵到，放火為號。」諸將皆分左右，各自準備去了。

却說孔明，先喚趙雲魏延聽令。孔明曰：「汝二人各引本部軍去劫魏寨。」魏延進曰：「曹真深明兵法，必料我乘襲劫寨，他豈不提防？」孔明笑曰：「吾正欲曹真知吾去劫寨也。彼必伏兵在祁山之後，待我兵過去，却來襲我寨，吾故令汝二人引兵前去，過山脚後路，遮下營寨，待魏兵來劫吾寨，汝看火起為號，分兵兩路：一文長拒住山口，子龍引兵殺回；一必遇魏兵，却放彼走回，汝乘勢攻之，彼必自相掩殺，可獲全勝。」

二將引兵受計而去。又喚關興張苞分付曰：「汝二人各引一軍，伏於祁山要路，放過魏兵，却從魏兵來路，殺奔魏寨而去。」二人引兵受計去了。又令馬岱王平張翼張嶷四將，伏於寨外，四面迎擊魏兵。孔明乃虛立寨柵，居中堆起柴草，以備火號。自引諸將退於寨後，以觀動靜。

却說魏先鋒曹爽、朱讚、黃香、離寧，逃過前進。二更左側，遙望山前隱隱有軍行動。曹爽自思曰：「郭都督真神機妙算。」遂催

### 第九十四回 諸葛亮乘雪破羌兵

却說郭淮謂曹真曰：「西羌之人，自太祖時連年入貢，文皇帝亦有恩德，加之我等，今可操性險阻，遣人從小路直入羌中求

兵急進。到到寨時，將及三更。曹爽先殺入寨，却是空寨，並無一人。料知中計，急撤兵回寨中火起。朱讚兵到，自相掩殺，入馬大寨。曹爽與朱讚交馬，方知自相踐踏。急合兵時，忽四面喊聲大震。王平馬岱張嶷張翼殺到。曹爽二人引心腹軍百餘騎，從大路奔走。忽然鼓角齊鳴，一彪軍截住去路，為首大將，乃常山趙子龍也。大叫：「賊將那裏去，早早受死！」

曹爽二人奪路而走，忽喊聲又起。魏延又引一彪軍殺到。曹爽二人大敗，奪路奔回本寨。守寨軍士，只道蜀兵來劫寨，慌忙放起火號。左邊曹真殺至右邊，郭淮殺至，自相掩殺，背後三路蜀兵殺到。中央魏延左邊關興右邊張苞，大殺一陣，魏兵敗走十餘里。魏將死者極多。孔明全獲大勝，方始收兵。曹真郭淮收拾敗軍回寨。商議曰：「今魏兵勢孤，制兵勢大，將何策以退之？」淮曰：「一勝負乃兵家常事，一不足為憂。某有一計，使蜀兵首尾不能相顧，定然自走矣。」正是：

可憐魏將難成事，殺向西方索救兵。  
未知其計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司馬懿剋日擒孟達

救許以和親，羌人必起兵襲蜀之後。吾却以大兵擊之，首尾夾攻，豈不大勝。」真從之。即遣人星夜馳書赴羌。

却說西羌國王微里吉，自曹操時年年入貢，手下有一文一武，乃雁丹、元祖，武乃越吉、元帥。時魏國金珠并書到國，先來見雁丹，亦和送了禮物，其言求救之意。雁丹引見國王，呈上書禮。微里吉便下書與寨內諸將，曰：「我與魏國素相往來，今曹操害我，且許和親，理合依允。」

微里吉從其言，便命雁丹與越吉、元帥、越羌兵二十五萬，皆慣使弓弩鎗刀、疾寒、火、鐵等器，又有戰車，用鐵葉裝釘，裝載糧食軍器什物，或用駱駝駕車，或用騾馬駕車，稱為「鐵車兵」。二人辭了國王，領兵直扣西平關，守關將韓嗣急差人寫文報知孔明。

孔明聞報，問衆將曰：「誰敢去退羌兵？」眾將應曰：「某等願往。」孔明曰：「汝二人要去，奈路途不熟。」遂喚馬岱曰：「汝素知羌人之性，久居彼處，可作嚮導。」便起精兵五萬，與馬岱二人同往。與包等引兵而去，行有數日，早遇羌兵，關興先領百餘騎，登山披看時，只見羌兵把鐵車首尾相連，隨處結寨，車上擺排兵器，就如城池一般。

與緒之良久，無破敵之策，同寨與張苞馬岱商議，曰：「且待來日見陣，觀看虛實，另作計議。」次早分兵三路，關興在中，張苞在左，馬岱在右，三路兵齊進。羌兵陣裏越吉、元帥手挽鐵鏈，腰懸寶雕弓，關馬當先，用關興、張苞三路兵徑進，忽見羌兵分在兩邊，中央放出鐵車，如潮湧一般，弓弩一齊發，殺關兵大敗。馬岱張

苞兩軍先退，關興一軍被羌兵一環，直圍入西北角上去了。

關興在該心，左圍右突，不能得脫。鐵車密密圍就如城池，關兵你我不能相顧，與望山谷中尋路而走。看看天晚，但見一簇皂旗，擁擁而來，一員羌將，手挽鐵鏈，大叫曰：「小將休走，吾乃越吉元帥也。」關興急奔到前面，儘力縱馬加鞭，正遇斷澗，只得回馬來戰。越吉與終是膽寒，抵敵不住，望澗中而逃，被越吉趕到，一鐵鏈打來，與急閃過，正中馬將，那馬驚衝中便倒，壓落於水中。

忽聽得一聲響處，背後越吉連人帶馬，平白地倒下水來。與越吉躍水而走，關興得了越吉馬，牽到岸上，整頓鞍轡，縛刀上馬，只見那員將，尚在前面，追殺羌兵。與自思此人救我性命，當與相見，遂拍馬趕來，看看至近，只見雲霧之中，隱隱有一大將，面如重棗，眉若臥蠶，綠袍金帶，提青龍刀，騎赤兔馬，手綽美髯，分明認得是父親關公。

與大驚，忽見關公以手望東南指曰：「吾兒可速離此路去，吾當護汝歸寨。」言訖不見。關興望東南急走，至半夜，忽一彪軍到，乃張苞也。問興曰：「你曾見二伯父否？」興曰：「你何由知之？」苞曰：「我被鐵車圍追，忽見伯父，自空而下，驚退羌兵，指曰：『汝從這條路去救我兒。』因此引軍過來尋你。」關興亦說前事，共相嗟異。二人同歸寨內，馬岱接著對二人說：「此軍無計可退，我守住寨柵，你二人去寨外相用計破之。」

於是與苞二人星夜來見孔明，備說此事。孔明隨命趙雲、魏延各引一軍埋伏去訖，然後點三萬軍，帶了姜維、張翼、關興、張苞，親自來到馬岱寨中歇定。次日上高阜處觀看，見鐵車連絡不絕，人馬縱橫，往來馳驟。孔明曰：「此不難破也。」喚馬岱張翼分付如此如此。

二人去了。乃喚姜維曰：「伯約知破車之法否？」維曰：「羌人惟恃一勇力，豈知妙計乎？」孔明笑曰：「汝知吾心也。今彤雲密布，朔風緊急，天將降雪，吾計可施矣。」便令關興、張苞二人引兵埋伏去訖，令姜維領兵出戰。但有鐵車兵來，退後便走，寨口虛立旌旗，不設軍馬，準備已定。

是時十二月終，果然天降大雪。姜維引軍出，越吉引鐵車兵來，姜維即退走。羌兵趕到寨前，姜維從寨後而去。羌兵直到寨外觀看，聽得寨內鼓琴之聲，四壁皆空，旌旗急回報。越吉心疑，未敢輕進。雅丹丞相曰：「此諸葛亮詭計，虛設疑兵耳，可以攻之。」

越吉引兵至寨前，但見孔明攜琴上車，引數騎入寨，望後而走。羌兵攔入寨柵，直趕過山口，見小車隱隱轉入林中去了。雅丹謂越吉曰：「這等兵雖有埋伏，不足為懼。」遂引大兵追趕。又見姜維兵俱在雪地之中奔走。越吉大怒，催兵急追。山路被雪漫蓋，豈平坦。

正趕之間，忽報蜀兵自山後而出。雅丹曰：「縱有些小伏兵，

何足懼哉！」只聽催趕兵馬，往前進發。忽然一聲響，如山崩地陷。羌兵俱落於坑壑之中，背後鐵車正行得緊溜，急難收止，併擁而來，自相踐踏。後兵急要回時，右邊張苞，左邊關興，兩軍衝出，萬弩齊發，背後姜維、馬岱、張翼三路兵又殺到。鐵車兵大亂。越吉元帥望後面山谷間而逃，正逢關興交馬只一合，被與舉刀大喝一聲，砍死於馬下。雅丹丞相早被馬岱活捉，解投大寨來。羌兵四散逃竄。

孔明升帳，馬岱押過雅丹來。孔明叱武士去其縛，賜酒壓驚，用好言撫慰。雅丹深感其德。孔明曰：「吾主乃大漢皇帝，今命吾討賊，爾如何反助逆吾，今放你回去，說與汝主，吾國與爾乃鄰邦，永結盟好，勿聽反賊之言。」遂將所獲羌兵及車馬器械，盡給還雅丹，俱放回國。衆皆拜謝而去。孔明引三軍連夜投祁山大寨而來，命關興、張苞引軍先行，一面差人齎表奏報捷音。

却說曹真連日望羌人消息，忽有伏路軍來報說：「蜀兵拔寨收拾起程。」郭淮大喜曰：「此因羌兵攻擊故敗逃去。」遂分兩路追趕。前面蜀兵亂走，魏兵隨後追趕。先鋒曹遵正趕之間，忽然鼓聲大震，一彪軍閃出，爲首大將乃魏延也，大叫：「反賊休走！」曹遵大驚，拍馬交鋒，不三合，被魏延一刀斬於馬下。副先鋒朱續引兵追趕，忽然一彪軍閃出，爲首大將乃趙雲也。朱續措手不及，被雲一鎗刺死。

曹真郭淮見兩路先鋒有失，欲收兵回，背後喊聲大震，鼓角

齊鳴關與張苞兩路兵殺出圍了曹真郭淮痛殺一陣曹真二人引敗兵衝路走脫蜀兵全勝直追到渭水奪了魏寨曹真折了兩個先鋒哀傷不已只得寫本申朝乞撥援兵

却說魏主曹叡設朝近臣奏曰「大都督曹真數敗於劉折了兩個先鋒羌兵又折了無數其勢甚急今上表求救請陛下裁處」魏主大驚急問退軍之策華歆奏曰「須是陛下御駕親征大會諸侯人皆用命方可退也不然長安有失關中危矣」太傅鍾繇奏曰「凡為將者知過於人則能制人孫子云「知彼知己百戰百勝」臣最曹真雖久用兵非諸葛亮對手臣以全家良賤保舉一人可退蜀兵未知聖意准否」

繇曰「卿乃大老元臣有何賢士可退蜀兵早召來與朕分憂」鍾繇曰「向者諸葛亮欲與師犯境但懼此人故散流言使陛下疑而去之方敢長驅大進今若復用之則亮自退矣」魏主問何人繇曰「驍騎大將軍司馬懿也」魏主曰「此事朕亦悔之今仲達現在何處」繇曰「近聞仲達在宛城間住」魏主即降詔遣使持節復司馬懿官職加為平西都督就起南陽諸路軍馬前赴長安御駕親征令司馬懿即日回彼聚會使命星夜望宛城去了

却說孔明自出師以來果獲全勝心中甚喜正在祁山寨中會聚諸軍忽報鎮守永安宮李嚴令子李豐來見孔明只道東吳犯境心甚驚疑喚入帳中間之豐曰「特來報喜」孔明曰「有

何喜」豐曰「昔日孟達降魏乃不得已也彼時曹丕愛其才時以駿馬金珠賜之會同燈出入封為散騎常侍領新城太守鎮守上庸金城等處委以西南之任自丕死後曹叡即位朝中多人嫉妬孟達日夜不安常謂諸將曰「吾本蜀將勢逼於此今累差心腹人持書來見家父致早晚代稟丞相前者五路下川之時會有此意今在新城聽知丞相代魏欲起金城新城上庸三處軍馬就彼舉事還取洛陽丞相取長安兩京大定矣今某引來人并累次書信呈上」

孔明大喜厚賞李豐等忽細作人報說魏主曹叡一面駕幸長安一面詔司馬懿復職加為平西都督起本處之兵於長安聚會孔明大驚參軍馬謖曰「景曹叡何足道若來長安可就而擒之丞相何故驚訝」孔明曰「吾豈懼曹叡耶所慮者惟司馬懿一人而已今孟達欲舉大事若遇司馬懿事必敗矣達非司馬懿對手必被所擒孟達若死中原不易得也」馬謖曰「何不急修書令孟達提防」孔明從之即修書令人星夜回報孟達却說孟達在新城專望心腹人回報一日心腹人到來將孔明回書呈上孟達拆封觀之書略曰

近得書足知公忠義之心不忘故舊吾甚喜慰若成大軍則公漢朝中興第一功臣也然極宜謹密不可輕易託人慎之戒之近聞曹叡復詔司馬懿起宛洛之兵若聞公舉事必先至矣須萬全設備勿視為尋常也



孟達覽畢笑曰：「人言孔明心多令觀此事可知矣。」乃具回書令心腹人來答孔明。孔明喚入帳中，其人呈上回書。孔明拆封視之，書略曰：

適承鈞教，安敢少怠。竊謂司馬懿之事，不必懼也。宛城離洛城約八百里，至新城約千二百里。若司馬懿聞達舉事，須裝裝魏主，往復一月開募。達城池已固，諸將與三軍皆在深險之地。司馬懿即來，達何懼哉。丞相寬懷，惟聽捷報。

孔明看畢，擲書於地而頓足曰：「孟達必死於司馬懿之手矣！」馬懿問曰：「丞相何謂也？」孔明曰：「兵法云：『攻其不備，出其不意。』豈容料在一月之期，曹叅既委任司馬懿，達寇即除。何特奏聞？若知孟達反，不須十日，兵必到矣。安能措手耶？」衆將皆服。孔明急令人回報曰：「若未舉事，切莫教同事者知之。知則必敗。」其人拜辭，歸新城去了。

却說司馬懿在宛城閒住，聞知魏兵果敗於蜀，乃仰天長歎。懿長子司馬師，字子元；次子司馬昭，字子尚。二人素有大志，通曉兵書。當日侍立於側，見懿長歎，乃問曰：「父親何爲長歎？」懿曰：「汝輩豈知大事耶？」司馬師曰：「莫非魏主不用乎？」司馬昭笑曰：「早晚必來宣召父親也。」

言未已，忽報天使持節至，懿聽語畢，遂調宛城諸路軍馬。忽又報金城太守申儀家人，有機密事求見。懿喚入密室問之。其人

細說孟達欲反之事，更有孟達心腹人李輔並選外甥鄧賢隨狀出首。

司馬懿聽畢，以手加額曰：「此乃皇上濟天之洪福也。諸葛亮兵在祁山，殺得內外人皆膽落，今天子不得已而幸長安，若旦夕不用吾時，孟達一舉，兩京被矣。此賊必通謀諸葛亮，吾先擒之。諸葛亮定然寒心自退兵也。」長子司馬師曰：「父親可急寫表申奏天子。」懿曰：「若等聖旨，往復一月之間，事無及矣。」

即傳令教人馬起程，一日要行兩日之路，如運立斬一箇令參軍梁畿齎檄星夜去新城，教孟達等準備征進，使其不疑。梁畿先行，懿在後發兵。行了二日，山坡下轉出一軍，乃是右將軍徐晃。晃下馬見懿，說：「天子駕到長安，親拒蜀兵，今都督何往？」懿低言曰：「今孟達造反，吾去擒之耳。」晃曰：「某願爲先鋒。」

懿大喜，合兵一處。徐晃爲前部，懿在中軍，二子押後。又行了二日，前軍哨馬捉住孟達心腹人，搜出孔明回書來。見司馬懿，懿曰：「吾不殺汝，汝從頭細說。」

其人只得將孔明孟達往復之事，一一告說。懿看了孔明回書，大驚曰：「世間能者所見皆同。吾機先被孔明識破，幸得天子有禍，礙此消息。孟達今無能爲矣。」遂星夜備軍前行。

却說孟達在新城約下金城太守申儀，上庸太守申耽。每日舉事，耽儀二人伴許之，每日訓練軍馬，只待魏兵到，便爲內應。却對孟達說軍器糧草，俱未完備，不敢約期起事。達信之不疑。

忽報參軍梁畿來到，孟達迎入城中。畿傳司馬懿將令曰：「司馬都督今奉天子詔，起諸路軍以退劉兵，太守可集本部軍馬，聽候調遣。」達聞曰：「都督何日起程？」畿曰：「此時約離宛城，望長安去了。」達暗喜曰：「吾大事成矣！」遂設宴待了梁畿，送出城外，即報中取申儀知道，明日舉事，換上大漢旗號，發諸路軍馬，逕取洛陽。

忽報城外塵土冲天，不知何處兵來。孟達登城視之，只見一彪軍，打着右將軍徐晃旗號，飛奔城下。達大驚，急扯起吊橋。徐晃坐下馬收拾不住，直來到城邊，高叫曰：「孟達反賊，早早投降！」達大怒，急開弓射之，正中徐晃額，魏將救去。城上亂箭射下，魏兵方退。孟達恰待開門追趕，四面旌旗蔽日，司馬懿兵到。達仰天長歎曰：「果不出孔明所料也！」於是閉門堅守。

却說徐晃被孟達射中頭額，衆軍救到寨中，取了箭頭，令醫調治。當晚身死。時年五十九歲。司馬懿令人扶柩還洛陽安葬。次日，孟達登城遍視，只見魏兵四面圍得鐵桶相似。達行坐不安，驚疑未定，忽見兩路兵自外殺來，旗上大書申儀申儀。孟達只道是救軍到，忙引本部兵大開城門殺出。魏兵大叫曰：「反賊休走，早受死！」

達見事變，撥馬望城中便走。城上亂箭射下。李輔、鄧賢二人

第九十五回 馬謖拒諫失街亭

在城上大罵曰：「吾等已獻了城也！」遂奪路而走。申儀趕來，達人困馬乏，措手不及，被申儀一鎗刺死於馬下，身其首級。餘軍皆降。李輔、鄧賢大開城門，迎接司馬懿入城。擁民勞軍已畢，遂遣人奏知魏主曹叡。叡大喜，敕將孟達首級去洛陽城市示衆，加申儀、申儀官職，就隨司馬懿征進命李輔、鄧賢守新城上庸。

却說司馬懿引兵到長安城外下寨。懿入城來見魏主，歡大喜曰：「朕一時不明，誤中反間之計，悔之無及。今遂造反，非卿等制之，兩京休矣。」懿奏曰：「臣聞申儀密告反情，意欲表奏陛下，恐復遲滯，故不待聖旨，星夜而去。若待奏聞，則中諸葛亮之計也。」

言罷，將孔明回孟達密書奉上。魏主曰：「卿之學識，過於孫侯矣。」賜金鈔斧一對，後遇機密重事，不必奏聞，便宜行事。就令司馬懿用破蜀懿奏曰：「臣舉一大將，可爲先鋒。」懿曰：「卿舉何人？」懿曰：「右將軍張郃可當此任。」懿笑曰：「朕正欲用之。」遂命張郃爲前部先鋒，隨司馬懿離長安來截劉兵。正是：

既有謀臣能用智，又求猛將助施威。  
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武侯彈琴退仲達

却說魏主曹叅令張郃爲先鋒，與司馬懿一同征進。一面令辛毗孫資二人領兵五萬，往助曹真。二人奉詔而去。

且說司馬懿引二十萬軍，出關下寨，請亮先鋒。張郃至帳下曰：「諸葛亮平生謹慎，未敢違入行事。若是善用兵，先從子午谷還取長安，早得多時矣。他非無謀，但恐有失，不肯齊驗。今必出軍，斜谷來取郿城。若取郿城，必分兵兩路，一軍取箕谷，吾已撥糧文令子丹拒守郿城。若兵來不可出戰，令孫禮率賊截住箕谷道口。若兵來則出奇兵擊之。」

郃曰：「今將軍當於何處進兵？」懿曰：「吾素知秦嶺之西，有一條路地名街亭，傍有一城名列柳城，此二處皆是漢中咽喉。諸葛亮欺子丹無備，定從此進。吾與汝選取街亭，望陽平關不遠矣。亮若知吾斷其街亭，要路絕其糧道，則關西一境不能安守。必然連夜奔回漢中去也。彼若回動，吾提兵於小路擊之，可得全勝。若不歸時，吾却將諸處小路，盡皆壘斷，俱以兵守之。一月無糧，蜀兵皆餓死，亮必被吾擒矣。」

張郃大悟，拜伏於地曰：「郭督神算也。」懿曰：「雖然如此，諸葛亮不比孟達將軍爲先鋒，不可輕進。當傳與諸將，循山間路，遠遠哨探，如無伏兵，方可前進。若是危急，必中諸葛亮之計。」張郃受計引軍而行。

却說孔明去祁山寨中，忽報街城探細人來到，急喚入問之。細作告曰：「司馬懿借道而行，八日已到新城，盡趕措手不及。」

被申耽申儀奉輔鄧賢爲內應，孟達被亂軍所殺。今司馬懿撤兵到長安，見了魏主，同張郃引兵出關來迎魏師也。

孔明大驚曰：「孟達作事不密，死固當然。今司馬懿出關，必取街亭，斷吾咽喉之路。」便問：「誰敢引兵去守街亭？」言未畢，參軍馬謖曰：「某願往。」孔明曰：「街亭雖小，干係甚重。倘街亭之失，吾大軍皆休矣。汝雖深通謀略，此時奈無城郭，又無險阻，守之極難。」馬謖曰：「某自幼熟讀兵書，頗知兵法。豈一街亭不能守耶？」孔明曰：「司馬懿非等閒之輩，更有先鋒張郃，乃魏之名將，恐汝不能敵之。」馬謖曰：「休道司馬懿，張郃便是。曹家親來，有何懼哉？若有差失，乞斬全家。」孔明曰：「軍中無戲言。」

「謖曰：『願立軍令狀。』孔明從之，遂寫了軍令狀呈上。孔明曰：『吾與汝二萬五千精兵，再撥一員上將相助你去。』即喚王平分付曰：『吾素知汝平生謹慎，故特以此重任相託。汝可小心謹慎，此地下寨必當要道之處，使賊兵急切不能偷過。安營既畢，便盡四至八道地理，形狀圖本來我看。凡事商議停當而行，不可輕易。如所守無危，則是取長安第一功也。戒之戒之。』

二人拜辭引兵而去。孔明尋思，恐二人有失，又喚高翔曰：「街亭東北上有一城名列柳城，乃山僻小路，此可以屯兵救急。與汝一萬兵，去此城屯守，但街亭危急，可引兵救之。」

高翔引兵而去。孔明又思高翔非張郃對手，必得一員大將。

屯兵於衙亭之右，方可防之。遂喚魏延引本部兵去衙亭之後屯

劉。延曰：「某為前部，理合當先破敵，何故置某於安閒之地？」孔明曰：「前鋒破敵乃偏僻之事耳，今令汝接應衙亭當陽平關衙要道路，總守漢中咽喉，此乃大任也。何為安閒乎？汝勿以等閒視之，失吾大事，切宜小心在意！」

魏延大喜，引兵而去。孔明恰纔心安，乃喚趙雲鄧芝分付曰：「今司馬懿出兵，與往日不同。汝二人各引一軍出箕谷，以為疑兵。如遇魏兵，或戰或不戰，以驚其心。吾自統大軍，由斜谷運取郿城。若得郿城，長安可破矣。」二人受命而去。孔明令姜維作先鋒兵出斜谷。

却說馬謖王平二人兵到衙亭，看了地勢。馬謖笑曰：「丞相何故多心也？量此山僻之處，魏兵如何敢來？」王平曰：「雖然魏兵不敢來，可就此五路總口下寨，即令軍士伐木為柵，以圖久計。」謖曰：「當道豈是下寨之地？此處側邊一山，四面皆不相連，且樹木極廣，此乃天賜之險也。可就山上屯軍。」平曰：「參軍差矣。若屯兵當道，築起城垣，賊兵縱有十萬，不能偷過。今若棄此要路，屯兵於山上，倘魏兵驟至，四面圍定，將何保之？」

謖大笑曰：「汝真女子之見。」法云：「登高視之，勢如劈竹。」若魏兵到來，吾教他片甲不回。」平曰：「吾累隨丞相經陣，每到之處，丞相盡意指教。今觀此山，乃絕地也。若魏兵斷我汲水之

道，軍士不戰自亂矣。」謖曰：「汝真亂道。孫子云：『置之死地而後生。』若魏兵絕我汲水之道，魏兵豈不死戰以一可以當百也。吾素讀兵書，丞相諸事尚問於我，汝奈何相阻耶？」平曰：「若參軍欲在山上下寨，可分兵與我，自於山西下一小寨，為犄角之勢。倘魏兵至，可以相應。」

馬謖不從，忽然山中居民，成羣結隊，飛奔而來，報說魏兵已到。王平欲辭去。馬謖曰：「汝既不聽吾令，與汝五千兵，自去屯寨。待吾破了魏兵，到丞相面前，須分不得功。」王平引兵離山十里，下寨，畫成圖本，星夜差人去稟孔明，具說馬謖自於山上下寨。

却說司馬懿在城中，令次子司馬昭去探前路。若衙亭有兵守，即當按兵不行。司馬昭奉令探了一遍，回見父曰：「衙亭有兵守把。」懿歎曰：「諸葛亮真乃神人，吾不如也。」昭笑曰：「父親何故自鑿志氣耶？男料衙亭易取。」

懿問曰：「汝安敢出此大言？」昭曰：「男親自哨見，當道並無柵欄軍，皆屯於山上，故知可破也。」懿大喜曰：「若兵果在山上，乃天使吾成功矣。」遂更換衣服，引百餘騎親自來尋。是夜天晴月朗，直至山下，周圍巡哨了一遍，方回。馬謖在山上看見，大笑曰：「彼若有命，不來圍山。」傳令與諸將：「倘兵來，只見山頂上紅旗招動，即四面皆下。」

却說司馬懿回到寨中，使人打聽，是將引兵守衙亭，回報曰：「乃馬良之弟馬謖也。」懿笑曰：「徒有虛名，乃庸才耳。」孔明

用如此人物，如何不謀事？」又問：「衛亭左右別有軍否？」探馬報曰：「離山十里有王平安營。」懿乃命張郃引一軍，當住王平來路。又令申耽、申儀引兩路兵圍山，先斷了汲水道路。得蜀兵自亂，然後乘勢擊之。當夜調度已定。

次日天明，張郃引兵先往背後去了。司馬懿大驅軍馬，一擁而進，把山四面圍定。馬謖在山上看時，只見魏兵漫山遍野，旌旗隊伍，甚是嚴整。蜀兵見之，盡皆喪胆，不敢下山。馬謖將紅旗招動，軍將你我相推，無一人敢動。懿大怒，自殺二將。衆軍驚懼，只得努力下山來衝魏兵。魏兵端然不動。蜀兵又退上山去。馬謖見事不諧，教軍緊守寨門，只等外應。

却說王平見魏兵到，引軍殺來，正遇張郃，戰有數十餘合，平力窮勢孤，只得退去。魏兵自辰時困致戌時，山上無水，軍不得食，寨中大亂。直到半夜時分，山南蜀兵大開寨門，下山降魏。馬謖禁止不住。司馬懿又令人於沿山放火，山上蜀兵愈亂。馬謖料守不住，只得飄殘兵殺下山西逃奔。

司馬懿放條大路，讓過馬謖。背後張郃引兵趕來，趕到三十餘里，前面鼓角齊鳴，一彪軍出，放過馬謖，攔住張郃。視之，乃魏延也。揮刀縱馬，直取張郃。郃回軍便走。延驅兵趕來，復奪衛亭。趕到五十餘里，一聲喊起，兩邊伏兵齊出。左邊司馬懿，右邊司馬昭，却抄在魏延背後，把延困在垓心。張郃復來，三路兵合在一處，魏延左衝右突，不得脫身，折兵大半。

正危急間，忽一彪軍殺入，乃王平也。延大喜曰：「吾得生矣！」二將合兵一處，大殺一陣，魏兵方退。二將慌忙奔回寨時，營中皆是魏兵旌旗。申耽、申儀從營中殺出。王平、魏延、運奔列柳城來。投高翔。此時高翔聞知衛亭有失，盡起列柳城之兵前來救應。正遇延平二人，訴說前事。高翔曰：「不如今晚去劫魏寨，再復衛亭。」

當時三人在山坡下商議已定。待天色將晚，分兵三路。魏延引兵先進，趕到衛亭，不見一人，心中大疑，不敢輕進，且伏在路口等候。忽見高翔兵到，二人共說魏兵不知在何處。

正沒理會，却不見王平兵到。忽然一聲砲響，火光冲天，鼓聲震地。魏兵齊出，把魏延、高翔圍在垓心。二人盡力衝突，不得脫身。忽聽得山坡後喊聲若雷，一彪軍殺入，乃是王平救了高翔二人，運奔列柳城來。比及奔到城下時，城邊早有一軍殺到，旗上大書「魏都督郭淮」字樣。

原來郭淮與曹真商議，恐司馬懿得了全功，乃分准來取衛亭。聞知司馬懿、張郃成了此功，遂引兵運襲列柳城。趕到三將大殺一陣，蜀兵傷者極多。魏延恐關平關有失，慌與王平、高翔、望陽平關來。

却說郭淮收了軍馬，乃謂左右曰：「吾雖不得衛亭，却取了列柳城，亦是大功。」引兵運到城下叫門，只見城上一聲砲響，旗幟皆豎，當頭一面大旗，上書「平西都督司馬懿」。懿當頭懸空。

板倚定，心木欄子，大笑曰：「郭伯濟來何遲也！」淮大驚曰：「仲遠神機，吾不及也。」遂入城相見，曰：「今街亭已失，諸葛亮必走，公可速與子丹星夜追之。」

郭淮從其言，出城而去。懿喚張郃曰：「子丹、伯濟恐吾全獲大勝，故來此取城池，吾非獨欲成功，乃傍恃而已。吾料魏延、王平、馬超、高翔等輩，必先去據陽平關。吾若去取此關，諸葛亮必隨後掩殺，中其計矣。兵法云：『歸師勿逐，窮寇莫追。』汝可從小路抄箕谷退兵，吾自引兵當斜谷之兵。若彼敗走，不可相拒，只宜中途截住。蜀兵糧重，可盡得也。」

郃卻受計，引兵一半去了。懿下令：「盡取斜谷，由西城而進。西城雖山僻小縣，乃蜀兵屯糧之所，又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總路。若得此城，三郡可復矣。」於是司馬懿留申耽、申儀守列柳城，自領大軍望斜谷進發。

却說孔明自令馬謖等守街亭去後，猶豫不定。忽報王平使人送圖本至。孔明喚入，左右呈上圖本。孔明就文几上拆開視之，拍案大驚曰：「馬謖無知，坑陷吾軍矣！」左右問曰：「丞相何故失驚？」孔明曰：「吾觀此圖本，失却要路，由山為案，倘魏兵大至，四面圍合，斷汲水諸道，不須二日，軍自亂矣。若街亭有失，吾等安歸？」長史魏延進曰：「甚難不才願替馬幼常回。」

孔明將安營之法，一分付與魏延，正待要行，忽報馬到來，說街亭列柳城盡皆失了。孔明跌足長歎曰：「大事去矣！此吾之

過也。」急喚關興、張苞，分付曰：「汝二人各引三千精兵，殺武功山小路而去。如遇魏兵，不可大戰，只鼓噪呐喊，為疑兵驚之。彼當自走，亦不可追。待軍退盡，便投陽平關去。」又令張翼先引軍去，修劍閣以備歸路。又密傳號令，教大軍暗收拾行裝，以備起程。又令馬岱、姜維斷後，先伏於山谷中，待諸軍退盡，方始收兵。又差心腹人分路報與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官吏軍民，皆入漢中，又遣心腹人到冀縣搬取姜維老母，送入漢中。

孔明分撥已定，先引五千兵退去西城，懸撥運糧草。忽然十餘次飛馬報到，說司馬懿引大軍十五萬，望西城蜂擁而來。孔明身邊並無大將，只有一班文官，所引五千軍，已分一半先運糧草去了，只剩二千五百軍在城中。眾官聽得這個消息，盡皆失色。

孔明登城望之，果然塵土半天。魏兵分兩路望西城縣殺來。孔明傳令，教將旌旗盡皆藏匿，諸將各守城鋪，如有妄行出入，及高聲言語者，立斬。大開四門，每一門上用二十軍士扮作百姓，洒掃街道。如魏兵到時，不可擅動，各自守計。孔明乃披鶴氅，戴絳布巾，二小童攜琴一張，於城上敵樓前，凭欄而坐，焚香操琴。

却說司馬懿前軍哨到城下，見其如此模樣，皆不敢進，急報與司馬懿。懿笑而不信，遂止住三軍，自飛馬遠遠望之。果見孔明坐於城樓之上，笑容可掬，焚香操琴。左有一童子，手捧寶劍，右有一童子，手執麈尾。城門內外有二十餘百姓，低頭洒掃，傍若無人。懿看畢大疑，便到中軍，教後軍作前軍，前軍作後軍，望北山

路而退，次子司馬昭曰：『莫非請為亮軍，故作此舉，以私何故便退兵？』懿曰：『亮平生謹慎，不會冒險。今大開城門，必有埋伏。我兵若進，中其計也。汝輩豈知宜退？』

於是兩路兵盡皆退去。孔明見魏軍退去，撫掌而笑。衆官無不駭然。乃問孔明曰：『司馬懿乃魏之名將，今統十五萬精兵到此，見了丞相便退去，何也？』孔明曰：『此人料吾生平謹慎，必不弄險。見如此模樣，疑有伏兵，所以退去。吾非行險，蓋因不得已而用之。此人必引軍投山北小路去也。吾已令與苞二人在彼等候。』

衆皆驚服曰：『丞相之機，神鬼莫測。若某等之見，必棄城而走之。』孔明曰：『吾兵止有二千五百，若棄城而走，必不能遠遁。得不爲司馬懿所擒乎？』後人有詩讚曰：

瑤琴二尺勝雄師，諸葛西城退敵時。十五萬人回馬處，壬人指點到今疑。

言訖，拍掌大笑曰：『吾若爲司馬懿，必不便退也。』遂下令教西城百姓隨軍入漢中，司馬懿必將復來。於是孔明唾西城望漢中而走。天水安定南安三郡官吏軍民陸續而來。

却說司馬懿望武功山小路而來。忽然山坡後喊殺連天，鼓聲震地。懿回顧二子曰：『吾若不走，必中諸葛之計矣。』只見大路上，一軍殺來，旗上大書『右護衛使虎翼將軍張苞』。魏兵皆棄甲拋戈而走。行不到一程，山谷中喊聲震地，敵角喧天。前面一

將大旗，上書『左護衛使龍驤將軍關興』。山谷聲震，不知劍兵多少。更兼魏軍心疑，不敢久停，只得盡棄輜重而去。興苞二人皆遵將令，不敢追襲，多得軍器糧草而歸。司馬懿見山谷中皆有蜀兵，不敢出大路，遂回御亭。

此時曹真聽知孔明退兵，急引兵追趕。山背後一聲喊響，蜀兵漫山遍野而來，爲首大將，乃是姜維、馬岱、黃大驚、急退軍時，先鋒陳造已被馬岱所斬。真引兵鼠竄而還。蜀兵連夜皆奔回漢中。却說趙雲、魏延、伏兵於箕谷道中。聞孔明傳令，引軍去謂之曰：『魏軍知吾兵退，必然來追。吾先引一軍伏於其後，公却引兵打吾旗號，徐徐而退。吾一步步自有護送也。』

却說鄧淮提兵再回箕谷道中，喚先鋒蘇顥分付曰：『蜀將趙雲、英、勇無敵。汝可小心隄防。彼軍若退，必有計也。』蘇顥欣然曰：『都督若肯接應，某當生擒趙雲。』遂引前部三千兵奔入箕谷。看看趕上蜀兵，只見山坡後閃出紅旗，白字，上書『趙雲』。蘇顥急收兵退走。行不到數里，喊聲大震。一彪軍撞出，爲首大將，挺鎗躍馬，大喝曰：『汝識趙子龍否？』蘇顥大驚曰：『如何這裏又有趙雲？』措手不及，被雲一鎗刺死於馬下。餘軍潰散。

雲邁前進，背後又一軍到，乃郭淮部將蔣政也。雲見魏兵追急，乃勒馬挺鎗，立於路口，待來將交鋒。蜀兵已去三十餘里。萬政認得是趙雲，不敢前進。雲等見天色黃昏，方纔撥回馬緩緩而進。郭淮兵到，萬政言趙雲英勇如舊，因此不敢近前。淮傳令教軍

急起，故令數百壯士趕來。行至一大林，忽聽得背後大喝一聲曰：「趙子龍在此！」驚得魏兵落馬者百餘人，餘者皆越嶺而去。萬政勉強來敵，被雲一箭射中盔纒，跌於澗中，雲以鎗指之曰：「吾饒汝性命，回去快教郭淮趕來！」萬政脫命而回。雲護送車仗人馬望漢中而去，沿途並無遺失。曹真郭淮復奪三郡，以為己功。

却說司馬懿分兵而進。此時蜀兵盡回漢中去了。懿引一軍復到西城，因問遣下居民及山僻隱者，皆言孔明止有二千五百軍在城中，又無武將，只有幾個文官，別無埋伏。武功山小民告曰：

### 第九十六回 孔明揮淚斬馬謖

却說獻計者，乃尚書孫資也。曹叡問曰：「卿有何妙計？」資奏曰：「昔太祖武皇帝收張魯時，危而後濟，常對羣臣曰：『南鄭之地，實為天祿。』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非用武之地。今若盡起天下之兵伐蜀，則東吳又將入寇。不如以現在之兵，分命大將據守險要，養精蓄銳，不過數年，中國日盛，吳蜀二國必自相殘害。那時圍之，豈非勝券之陸下哉？」

魏乃問司馬懿曰：「此論若何？」懿奏曰：「孫尚書所言極當。」欲從之，命懿分撥諸將守把險要，留郭淮張郃守長安，大賞三軍，乃回洛陽。

却說孔明回到漢中，計點軍士，只少趙雲、鄧芝，心中甚憂，乃

「關興、張苞，只各有三千軍，轉山吶喊，鼓譟驚追，又無別軍，並不敢斷殺。」

懿悔之無及，仰天歎曰：「吾不如孔明也。」遂安撫了諸處官民，引兵還長安朝見魏主。叡曰：「今日復得關西諸郡，皆卿之功也。」懿奏曰：「今蜀兵皆在漢中，未盡剿滅，臣乞大兵，併力收川，以報陛下。」叡大喜，令懿即便興兵。忽班部一人出奏曰：「臣有一計，足可定蜀降吳。」正是：

蜀中將相方歸國，魏地君臣又逞謀。

未知獻計者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 周魴斷髮賺曹休

令關興、張苞各引一軍接應。二人正欲起身，忽報趙雲、鄧芝到來，並不會折一人一騎，輜重軍器亦無遺失。孔明大喜，親引諸將出迎。趙雲慌忙下馬伏地曰：「敗軍之將，何勞丞相遠接？」孔明急扶起，執手而言曰：「是吾不識賢愚，以致如此。各處兵將敗損，惟子龍不折一人一騎，何也？」

鄧芝告曰：「某引兵先行，子龍獨自斷後，斬將立功，敵人驚怕，因此軍資什物，不會遺棄。」孔明曰：「真將軍也。」遂取金五十斤，以贈趙雲；又取絹一萬疋，賞雲部卒。雲辭曰：「三軍無尺寸之功，某等俱各有罪，若反受賞，乃承相賞罰不明也。且請壽康，候今冬賜與諸軍未遲。」孔明嘆曰：「先帝在日，常稱子龍之德，今



果如此！乃晉加欵敬。

忽報馬謖王平魏延高翔至，孔明先喚王平入，張黃之曰：「吾令汝同馬謖守街亭，汝何不諫之，致使失事？」平曰：「某再三相勸，要在當道築土城，安營守把，參軍大怒不從，某因此自引五千軍，離山十里下寨，魏兵驟至，把山四面圍合，某引兵衝殺十餘次，皆不能入。次日土崩瓦解，降者無數，某孤軍難立，故投魏文長求救。半途又被魏兵困在山谷之中，某奮死殺出，比及歸寨，早被魏兵占了，及投列御城時，路途高翔，遂分兵三路去劫魏寨，指望克復街亭。因見街亭並無伏路軍，以此心疑，登高望之，只見魏延高翔被魏兵圍住，某即殺入重圍，救出二將，就同參軍併在一處。某恐失却陽平關，因此急來回守，非某之不諫也。丞相不信，可問各部將校。」

孔明喝退，又喚馬謖入帳，謖自縛跪於帳前。孔明變色曰：「汝自幼飽讀兵書，熟諳戰法，吾累次叮嚀告戒，街亭是吾根本，汝以全家之命，領此重任。汝若早聽王平之言，豈有此禍？今敗軍折將，失地陷城，皆汝之過也。若不明正軍律，何以服衆？汝今犯法，休得怨吾。汝死之後，汝之家小，吾按月給與祿糧，汝不必挂心。」叱左右推出斬之。謖泣曰：「丞相視某如子，某以丞相為父。某之死罪，實已難逃，願丞相思舜帝殛鯀用禹之義，某雖死亦無恨於九泉。」言訖大哭。孔明揮淚曰：「吾與汝義同兄弟，汝之子即吾之子也，不必多殫。」

左右推出馬謖於轅門之外，將斬。參軍蔣琬自成都至，見武士欲斬馬謖，大驚，高叫留人，入見孔明曰：「昔楚殺得臣而文公喜，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謀之臣，豈不可惜乎？」孔明流涕而答曰：「昔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方分爭，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以討賊耶？合當斬之。」

須臾，武士獻馬謖首級於階下。孔明大哭不已。蔣琬問曰：「今幼常得罪，既正軍法，丞相何故哭耶？」孔明曰：「吾非為馬謖而哭，吾想先帝在白帝城臨危之時，曾囑吾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今果應此言，乃深恨己之不明，追思先帝之明，因此痛哭耳。」大小將士無不流涕。馬謖亡年三十九歲。時建興六年夏五月也。後人有詩曰：

失守街亭罪不輕，堪嗟馬謖枉談兵。轅門斬首嚴軍法，拭淚猶思先帝明。

却說孔明斬了馬謖，將首級遍示各營已畢，用線縫在屍上，具棺葬之。自修祭文享祀，將謖家小加意撫恤，按月給與祿米。於是孔明自作表文，令蔣琬申奏後主，請自貶丞相之職。琬回成都入見後主，進上孔明表章後主拆視之曰：

臣本庸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勵三軍。不能訓章明法，撫事而擢，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不明，不知人慮事多闕。春秋責備，罪何所逃？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臣不勝慚愧俯伏待命。

後主覽畢曰：「勝負兵家常事，丞相何出此言？」侍中費祿奏曰：「臣聞治國者必以奉法為重，法若不行，何以服人？丞相敢積自行貶降，正其宜也。」後主從之，乃詔貶孔明為右將軍，行丞相事，照舊總督軍馬，就命費祿齎詔到漢中。

孔明受詔，既降詔，孔明羞赧，乃曰：「蜀中之民，知丞相初拔四縣，深以為喜。孔明變色曰：『是何言也，得而復失，與不得同。公以此賀我，實足使我愧赧耳。』」祿又曰：「近聞丞相得姜維天子甚喜。」孔明怒曰：「兵敗師還，不會奪得寸土，此吾之大罪也，豈得一姜維於魏何損？」祿又曰：「丞相現統雄師數十萬，可再伐魏乎？」孔明曰：「昔大軍屯於祁山箕谷之時，我兵多於賊兵，而不能破賊，反為賊所破，此病不在兵之多寡，在主將耳。今欲滅兵省將，明罰思過，使變通之道於將來，如其不然，雖兵多何用？自今以後，諸人有遠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責吾之短，則事可定，賊可滅，功可趨，足而待矣。」

費祿請將皆服其論，費祿自回成都。孔明在漢中，惜軍愛民，勵兵講武，置造攻城渡水之器，聚積糧草，預備戰筏，以為後圖。細作探知，報入洛陽。

魏主曹叅聞知，即召司馬懿商議收川之策。懿曰：「蜀未可攻也。方今天道亢炎，蜀兵必不用，若我軍深入其地，彼守其險要，急切難下。」懿曰：「倘蜀兵再來入寇，知之奈何？」懿曰：「臣已算定，今番請為亮必效驍信，陪度陳倉之計。臣舉一人往陳倉道。」

口築城守禦，萬無一失。此人身長九尺，猿臂善射，深有謀略，若諸葛亮入寇，此人足可當之。」懿大喜，問曰：「此何人也？」懿奏曰：「乃太原人，姓郝名昭，字伯道，現為雜霸將軍，鎮守河西。」

懿從之，加郝昭為鎮西將軍，命把守陳倉道口，遣使持詔去訖。忽報揚州司馬大都督曹休上表，說東吳鄧陽太守周魴願以郡來降，密遣人陳言七事，說東吳可破，乞早發兵取之。懿就御床上展開，與司馬懿同觀。懿奏曰：「此言極有理，吳當滅矣。臣願引一軍往助曹休。」忽班中一人進曰：「吳人之言，反覆不一，未可深信。周魴智謀之士，必不肯降。此特誘兵之詭計也。」

衆視之，乃建威將軍賈詡也。懿曰：「此言亦不可不聽，機會亦不可錯失。」魏主曰：「仲達可與賈詡同助曹休。」二人領命去訖。於是曹休引軍進取皖城，賈詡引前將軍滿寵、東皖太守胡質、運取陽城，直向東關。司馬懿引本部軍進取江陵。

却說吳主孫權在武昌東廳會多官商議曰：「今有都陽太守周魴密表，奏稱魏揚州都督曹休有入寇之慮，今魴等處說計，暗陳七事，引誘魏兵深入重地，可設伏兵擒之。今魏兵分三路而來，衆卿有何高見？」顧雍進曰：「此大任非陸伯言不敢當也。」

陸大蒼乃召陸遜，封為輔國大將軍，平北都元帥，統御林大兵，擇行王事，授以白旛黃鉞，文武百官皆聽約束。權親自與遜執手，遜領命謝恩畢，乃從二人為左右，帶分兵以迎三寇。權問何人遜曰：「奮威將軍朱桓，統南將軍全琮，二人可為輔佐。」

橫從之，即命朱桓爲左都督，全琮爲右都督。於是陸遜總率江南八十一州并荆湖之衆七十餘萬，命朱桓在左，全琮在右，遜自居中三路進兵。朱桓獻策曰：「曹休以親見任，非智勇之將也。今聽周魴誘言，深入重地，元帥以兵擊之，曹休必敗。敗後必走，兩條路，左乃夾石，右乃秣陵。此二條路皆山僻小徑，最爲險峻。某願與全子瑜各引一軍，伏於山險，先以柴木大石塞斷其路，曹休可擒矣。若擒了曹休，便長驅直進，唾手而得，縱春以魏許洛此萬世一時也。」遜曰：「此非善策，吾自有妙用。」於是朱桓復不平而退。遜令諸葛瑾等拒守江陵，以敵司馬懿。諸路俱各調撥停當。却說曹休兵臨皖城，周魴來迎，遇到曹休，帳下休問曰：「近得足下之書，所陳七事，深爲有理，奈聞天子，故起大軍三路進發。若得江東之地，足下之功不小。有人言足下多謀，誠恐所言不實。吾料足下必不欺我。」周魴大笑，急掣從人所佩劍，欲自刎。休急止之。魴仗劍而言曰：「吾所陳七事，恨不能此出心肝。今反生疑，必有與人使反間之計也。若聽其言，吾必死矣。吾之忠心，惟天可表。」言訖，又欲自刎。曹休大驚，慌忙抱住曰：「吾戲言耳，足下何故如此？」魴乃用劍割髮擲於地曰：「吾以惡心待公公，以吾爲賊，吾割父母所遺之髮，以表此心。」曹休乃深信之，設宴相待。席罷，周魴辭去。忽報建威將軍賈逵來見，休令人問曰：「汝此來何爲？」逵曰：「某料東吳之兵，必盡屯於皖城，都督不可輕進。待某兩下夾攻，賊兵可破矣。」休怒

曰：「汝欲奪吾功耶？」逵曰：「又聞周魴截髮爲誓，此乃詐也。曹休斷情，刺殺廢忌，未可深信。」休大怒曰：「吾正欲進兵，汝何出此言以慢軍心？」叱左右推出斬之。衆將告曰：「未及遣兵，先斬大將，於軍不利，且乞暫免。」

休從之，將賈逵兵留在寨中調用，自引一軍來取東關。時周魴聽知賈逵削去兵權，暗喜曰：「曹休若用賈逵之言，則東吳敗矣。今天使我成功也。」即遣人密到皖城，報知陸遜。遜喚諸將聽令曰：「前面石亭，雖是山路，足可埋伏。早先去占石亭關處，布成陣勢，以待魏軍。」遂令徐盛爲先鋒，引兵前進。

却說曹休命周魴引兵前進。正行間，休問曰：「前至何處？」魴曰：「前面石亭也，堪以屯兵。」休從之，遂率大軍并車仗等器，盡赴石亭駐劄。次日，哨馬報道：「前面吳兵不知多少，據住山口。」休大驚曰：「周魴言無兵，爲何有準備？」急尋魴問之，人報周魴引數十人，不知何處去了。休大悔曰：「吾中賊之計矣。雖然如此，亦不足懼。」

遂令大將張普爲先鋒，引兵數千來與吳兵交戰。兩陣對圓，張普出馬罵曰：「賊將早降！」徐盛出馬相迎，戰無數合，普抵敵不住，勒馬收兵，回見曹休。休言徐盛勇不可當。休曰：「吾當以奇兵勝之。」就令張普引二萬軍伏於石亭之南，又令薛番引二萬軍伏於石亭之北。

明日，曹自引二千兵搦戰，却伴詐敗，誘到北山之前，放礮爲號，三面夾攻，必獲大勝。」二將受計，各

張三萬軍到臨陣伏去了。

却說陸遜喚朱桓全隊分付曰：「汝二人各引三萬軍從石亭山路抄到曹休寨後放火為號。吾親率大軍從中路而進，可擒曹休也。」

當日黃昏，二將受計引兵而進。二更時分，朱桓引一軍正抄到魏寨後，迎著張蒼伏兵。曹不知是吳兵，趕來開時，被朱桓一刀斬於馬下。魏兵便走。桓令後軍放火。全隊引一軍抄到魏寨後，正撞在薛鬚陣裏，就那裏大殺一陣。薛鬚敗走，魏兵大損，奔回本寨。後面朱桓全隊兩路殺來。曹休寨中大亂，自相衝擊。

林籠上馬，望夾石道奔走。徐盛引大隊軍馬，從正路殺來。魏兵死者不可勝數，遂命將盡棄衣甲。曹休大驚，在夾石道中奮力奔走。忽見一彪軍從小路衝出，為首大將乃賈逸也。林驚慌少息，自愧曰：「吾不用公言，果遭此敗。」遂曰：「都督可速出此道。若被吳兵以夾石塞斷，苦楚危矣。」

第九十七回 討魏國武侯再上表

却說劉漢建興六年秋九月，魏都督曹休被東吳陸遜大破於石亭軍使馬西華資器械並皆罄盡。休惶恐之甚，氣憂成病，到洛陽疽發背而死。魏主曹叅欲勅命厚賞司馬懿引兵還寨，將接入問曰：「曹都督兵敗，即元帥之手，何故還回耶？」懿曰：「吾料諸葛亮知吾兵敗，必乘虛來取長安。倘關西緊急，何人救之？吾故

於是曹休驟馬而行，賈逸斷後。遂於林木茂盛處，及險峻小徑，多設疑旗，以為疑兵。及至徐盛趕到，見山坡下閃出旗角，疑有埋伏，不敢追趕，收兵而回。因此救了曹休。司馬懿聽知休敗，亦引兵退去。

却說陸遜正望捷音，須臾，徐盛朱桓全隊皆到，所得車仗軍馬，魏軍資器械，不計其數。降兵數萬餘人。遜大喜，即同太守簡魴並諸將班師還吳。吳主孫權領文武官僚出武昌城迎接，以御蓋覆遜而入。諸將盡皆跪賀。權見簡魴無髮，慰勞曰：「卿斷髮成此大事，功名當書於竹帛也。」即封周魴為關內侯，大設筵會，勞軍慶賀。

陸遜奏曰：「今曹休兵敗，魏已喪膽，可修國書，遣使入川，教諸葛亮進兵攻之。」權從其言，遂遣使齎書入川去。正是：只因東國能施計，致令西川又動兵。未知孔明再來伐魏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破曹兵姜維詐獻書

却說東吳遣使致書蜀中，請兵伐魏，并言大破曹休之事。一者蜀自己夙風，二者進和會之好，後主大驚，令人持書至漢中，教諸葛亮。孔明時孔明兵強馬壯，糧草豐足，所用之物，一切完備。正欲出師，聽知此信，即說：「大會諸將，共議出師。」忽一陣大風，自東北捲



引三萬軍到鳴埋伏去了。

却說陸遜喚朱桓全隊分付曰：「汝二人各引三萬軍，從石亭山路抄到曹休寨後，放火為號。若親率大軍從中路而進，可擒曹休也。」

當日黃昏，二將受計引兵而進。二更時分，朱桓引一軍正抄到魏寨後，迎著張營伏兵。曹不知是吳兵，迤邐來開時，被朱桓一刀斬於馬下。魏兵便定。桓令後軍放火。全隊引一軍抄到魏寨後，正撞在薛番陣裏，就那裏夫我陣薛番敗走，魏兵大損奔回本寨。後面朱桓全隊兩路殺來。曹休寨中大亂，自相衝擊。

曹休慌上馬，望夾石道奔走。徐盛引大隊車馬，從正路殺來。魏兵死者不可勝數，連命將盡棄衣甲。曹休失驚，在夾石道中奮力奔走，忽見一彪軍從小路衝出，為首大將乃賈遺也。休驚慌少息，自愧曰：「吾不相公言果遭此敗。」遂曰：「都督可速出此道，若被吳兵以不石塞斷，豈不危矣！」

### 第九十七回 討魏國武侯再上表

却說劉漢建興六年秋九月，魏都督曹休被吳陸遜大破於石亭車仗馬匹軍資器械並皆罄盡。休惶恐之甚，氣愛成病，到洛陽疽發背而死。魏主曹叅勸令厚葬。司馬懿引兵還。眾將接入，問曰：「曹都督兵敗即元帥之干孫，何故恣回耶？」懿曰：「吾料諸葛亮知吾兵敗，必乘虛來取長安，倘關西緊急，何人救之？吾故

於是曹休驟馬而行，賈遺斷後。遂於林木茂盛處，及險峻小徑，多設旛旗，以為疑兵。及至徐盛趕到，見山坡下閃出旗角，疑有埋伏，不敢追趕，收兵而回。因此救了曹休。司馬懿聽知休敗，亦引兵退去。

却說陸遜正望捷音，須臾徐盛朱桓全隊皆到，所得車仗半馬，糧草軍資器械，不計其數，降兵數萬餘人。遜大喜，即同太守周魴並諸將班師還吳。吳主孫權領文武官僚出武昌城迎接，以御蓋覆遜而入。諸將盡皆跪賀。權見周魴無髮，慰勞曰：「卿斷髮成此大事，功名當書於竹帛也。」即封周魴為關內侯，大設筵會，勞軍慶賀。

陸遜奏曰：「今曹休兵敗，魏已喪膽，可修國書遣使入川，勸諸葛亮進兵攻之。」權從其言，遂遣使齎書入川去。正是：只因東國能施計，致令西川又動兵。未知孔明再來伐魏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破曹兵姜維詐獻書

却說吳使遣使致書蜀中，謂兵伐魏，并言大破曹休之事。一者顯自己威風，二者避和會之好，後主大喜，令人持書至漢中，教知孔明。孔明明兵強馬壯，糧草豐足，所用之物，一切完備。正欲出師，聽知此信，即設宴大會諸將，對議出師。忽一陣寒風，自塞北傳

上前起，把庭前松樹吹折。衆皆大驚。孔明就占一課，曰：「此風主損一天將。」請將未信。

正飲酒間，忽報鎮南將軍趙雲長子趙統、次子趙廣來見丞相。孔明大驚，擲杯於地，曰：「子龍休矣！」二人入見，拜哭曰：「某父昨夜三更病重而死。」孔明跌足而哭曰：「子龍身故，國家損一棟梁，去吾一臂也。」衆將無不揮淚。孔明令二子入成都面君，照喪。後主聞雲死，放聲大哭曰：「朕昔年幼，非子龍則死於亂軍之中矣。」即下詔追贈大將軍，謚昭烈侯，勅葬於成都錦屏山之東，建立廟堂，四時享祭。後人有詩曰：

常山有虎將，智勇匹關張。濟水功勳在，當陽姓字彰。兩番扶幼主，一念答先皇。浩氣忠烈，應流百世芳。

却說後主思念趙雲昔日之功，祭葬甚厚，封趙統爲虎賁中郎，趙廣爲牙門將，就令守塚。二人辭謝而去。忽近臣奏曰：「諸葛丞相將草馬分發已定，即日將出師伐魏。」後主問在朝諸臣，諸臣多言未可輕動。後主疑慮未決，忽奏丞相令楊俊賈「出師表」，至後主宣入，儀呈上表章。後主就御案上拆視，其表曰：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願王業

不可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

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

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權坐大，遂併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

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彷彿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桓，危於祁山，逼於黎陽，幾敗北出，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

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况臣篤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

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嬰趙雲、陽羣、馬、王、關、之丁、立、白、壽、劉、鄧、鄒、等，及曲、廖、屯、將、七、十、餘、人，樂、將、無、前、愛、嬰、背、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

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早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夫難不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亮首，此魏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孫權驕蹇，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料。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觀也。

後主覽表甚喜，即勅令孔明出師。孔明受命，起三十萬精兵，令魏延總督前部先鋒，運奔陳倉道口而來。

早有細作報入洛陽，司馬懿奏知魏主。大會文武商議。大將軍曹真出班奏曰：「臣昨守關西，功微罪大，不勝惶恐。今乞引一軍往擒諸葛亮，臣近得一員大將，使六十斤大刀，騎千里征戰馬，開兩石鐵胎弓，暗藏三個流星鎗，百發百中，有萬夫不當之勇。乃關西狄道人，姓王名雙，字子全，臣保此人為先鋒。」

魏主大喜，便召王雙上殿，視之身長九尺，面黑睛黃，熊腰虎背。魏笑曰：「朕得此大將，有何慮哉？」遂賜錦袍金甲，封為虎賁將軍。前部大先鋒曹真為大都督，真謝恩出朝，遂引十五萬精兵，會合郭淮、張郃分路守把隘口。

一卻說蜀兵前隊哨至陳倉，回報孔明說：「陳倉口已築起一城，內有大將孫昭守把，深溝高壘，週排鹿角，十分謹嚴，不如去了。」

此城從太白嶺鳥道出，祁山甚梗。孔明曰：「陳倉正北是街亭，必得此城，方可進兵。」命魏延引兵到城下，四面攻之，連日不能破。魏延復來告孔明，說城難打。孔明大驚，欲斬魏延。忽帳下人告曰：「某雖無才，隨丞相多年，未嘗報效，願去陳倉城中說孫昭來降，不用張弓隻箭。」

衆視之，乃部曲鄧祥也。孔明曰：「汝用何言以說之？」祥曰：「郝昭與某同是關西人氏，自幼交契。某今到彼，以利啗說之，必來降矣。」孔明即令前去。鄧祥驟馬，運到城下，叫曰：「郝伯道，故人鄧祥來見。」城上人報知郝昭，昭令開門放入，登城相見。昭問曰：「故人因何到此？」祥曰：「吾在西蜀孔明帳下，參贊軍機，待以上賓之禮，特令某來見，公有言相告。」昭勃然變色曰：「諸葛亮乃我國讎敵也，吾事魏，汝事蜀，各事其主，昔時為昆仲，今時為讎敵，汝再不必多言，便請出城。」

鄧祥又欲開言，郝昭已出敵樓上了。魏軍急催上馬，趕出城外。祥回頭視之，見昭倚定護心木欄杆，祥勒馬以鞭指之曰：「伯道賢弟，何太清薄耶？」昭曰：「魏國法度，兄所知也。吾受國恩，但有死而已，見不必下說詞。早回見諸葛亮，教快來攻城，吾不懼也。」祥回告孔明曰：「郝昭未等某開言，便先阻却。」孔明曰：「汝可再去見他，以利啗說之。」

祥又到城下，請郝昭相見。昭出到敵樓上，祥勒馬高叫曰：「伯道賢弟，聽吾忠言。汝據守一孤城，怎拒數十萬之衆，今不早降。」



街樓無及且不限大遠而事好魏抑何不知天命不辨清濁乎願  
何道惡之。亦昭大怒指弓搭箭指鄒而喝曰：「吾前言已定  
汝不必再言可速退吾不射汝。」

鄒祥回見孔明其言亦昭如此光景孔明大怒曰：「匹夫無  
禮太甚豈敢吾無攻城之具耶。」隨叫壯人問曰：「魏城中有  
多少人馬？」土人告曰：「雖不知的數約有三千人。」孔明笑曰：

「此小城安能禦我休等他救兵到火速攻之。」  
於是軍中起百乘雲梯一乘上可立十數人週圍用木板遮  
護軍士各把短梯軟索縋軍中擂鼓一齊上城郝昭在敵樓上望  
見蜀兵雲梯四面而來即令三千軍各執火箭分佈四面待  
雲梯近城一齊射之。

孔明只道城中無備故大造雲梯令三軍鼓噪吶喊而進不  
期城上火箭齊發雲梯盡焚梯上軍士多被燒死城上矢石如雨  
蜀兵皆退孔明大怒曰：「汝燒吾雲梯吾却用『衝車』之法。」

於是連夜安排下衝車次日又四面鼓噪吶喊而進郝昭急  
命運石壘眼用葛索穿定飛打衝車皆被打折孔明又令人運土  
填城壕教庖化引三千鐵鑊軍從夜間掘地道暗入城去郝昭又  
於城中掘重濬橫截之如此晝夜相攻二十餘日無計可破。

孔明營中震悶忽報「東邊夜兵到了」上寨一觀先鋒大  
將王雙曰：「孔明問曰：『誰可迎之？』魏延出曰：『某願往。』孔  
明曰：『汝乃先鋒大將未可輕出。』又問：『誰敢迎之？』裨將謝

綽谷望祁山獲發

雄應聲而出孔明與三千軍去了孔明又問曰：「誰敢再去？」  
將魏延應聲要去孔明亦與三千兵去了孔明恐城內將陷引兵  
衝出乃把人馬退二十里下寨。

却說謝維引軍前行正遇王雙戰不三合被雙一刀劈死蜀  
兵敗走雙隨後趕來兩起接着交馬只三合亦被雙所斬敗兵回  
報孔明孔明大驚忙令庖化王平張嶷出迎兩陣對圓張嶷出馬  
王平庖化壓住陣角王雙縱馬來與張嶷交馬數合不分勝負雙  
詐敗便走嶷隨後趕去王平見張嶷中計忙叫曰：「休趕。」

嶷急回馬時王雙流星鎗早到正中其背嶷伏鞍而走雙回  
馬趕來王平庖化截住救得張嶷回陣王雙驅兵大殺一陣蜀兵  
折傷甚多癡吐血數口回見孔明說：「王雙英雄無敵如今將二  
萬兵就陳倉城外下寨四面立起排柵築起重城深挑濬壟守禦  
甚嚴。」

孔明見折二將張嶷又被打傷即喚姜維曰：「陳倉道口這  
條路不可行別求何策？」維曰：「陳倉城池堅固郝昭守禦甚密  
又得王雙相助實不可取不若令一大將依山傍水下寨固守再  
令良將守把要道以防街亭之攻却統大軍去襲祁山某却如此  
如此用計可捉曹真也。」

孔明從其言即令王平李恢引二枝兵守街亭小路魏延引  
一軍守陳倉口馬岱為先鋒關興張苞為前後救應使從小徑出  
斜谷望祁山獲發

孔明從其言即令王平李恢引二枝兵守街亭小路魏延引  
一軍守陳倉口馬岱為先鋒關興張苞為前後救應使從小徑出  
斜谷望祁山獲發

孔明從其言即令王平李恢引二枝兵守街亭小路魏延引  
一軍守陳倉口馬岱為先鋒關興張苞為前後救應使從小徑出  
斜谷望祁山獲發

却道曹真與關公在界首相見，關公曰：「將軍此來，必有原因。」真曰：「吾奉命討伐，將軍何意？」公曰：「將軍欲討我，我亦欲討將軍。」真曰：「將軍何意？」公曰：「將軍欲討我，我亦欲討將軍。」真曰：「將軍何意？」公曰：「將軍欲討我，我亦欲討將軍。」

關公曰：「將軍欲討我，我亦欲討將軍。」真曰：「將軍何意？」公曰：「將軍欲討我，我亦欲討將軍。」真曰：「將軍何意？」公曰：「將軍欲討我，我亦欲討將軍。」

真曰：「將軍何意？」公曰：「將軍欲討我，我亦欲討將軍。」真曰：「將軍何意？」公曰：「將軍欲討我，我亦欲討將軍。」

公曰：「將軍欲討我，我亦欲討將軍。」真曰：「將軍何意？」公曰：「將軍欲討我，我亦欲討將軍。」

真曰：「將軍何意？」公曰：「將軍欲討我，我亦欲討將軍。」真曰：「將軍何意？」公曰：「將軍欲討我，我亦欲討將軍。」

真大喜，令其引五萬兵，徑奔谷而進。行了兩三日，屯下軍馬，令人哨探。看日申時分，關公一騎谷道下，看關公來也。關公曰：「將軍欲討我，我亦欲討將軍。」真曰：「將軍何意？」公曰：「將軍欲討我，我亦欲討將軍。」

真曰：「將軍何意？」公曰：「將軍欲討我，我亦欲討將軍。」真曰：「將軍何意？」公曰：「將軍欲討我，我亦欲討將軍。」

公曰：「將軍欲討我，我亦欲討將軍。」真曰：「將軍何意？」公曰：「將軍欲討我，我亦欲討將軍。」

真曰：「將軍何意？」公曰：「將軍欲討我，我亦欲討將軍。」真曰：「將軍何意？」公曰：「將軍欲討我，我亦欲討將軍。」

公曰：「將軍欲討我，我亦欲討將軍。」真曰：「將軍何意？」公曰：「將軍欲討我，我亦欲討將軍。」

真曰：「將軍何意？」公曰：「將軍欲討我，我亦欲討將軍。」真曰：「將軍何意？」公曰：「將軍欲討我，我亦欲討將軍。」

矣。連下馬受降。耀驛馬奔路，望山谷中而走。忽見谷中火光冲天，背後追兵又至，耀自刎身死。餘衆盡降。孔明連夜驅兵直出祁山前下寨，收住軍馬，重賞姜維。維曰：「某恨不得殺曹真也。」孔明亦曰：「可惜大計小用矣。」

却說曹真聽知折了裴淵悔之不及，遂與郭淮商議退兵之策。於是孫禮幸曉星夜具表中奏魏主，言蜀兵又出祁山，曹真損

### 第九十八回 追漢軍王雙受詠

却說司馬懿奏曰：「臣嘗奏陛下言孔明必出陳倉，故以郝昭守之。今果然矣。彼若從陳倉入寇，運糧甚便。今幸有郝昭守把，不敢從此路運糧。其餘小道接運艱難，臣等蜀兵行糧止有一月，利在急戰。我軍只宜久守，陛下可降詔令曹真堅守諸路關隘，不要出戰。不須一月，蜀兵自退。那時乘虛而擊之，諸葛亮可擒也。」魏主欣然曰：「卿必有先見之明，何不自引一軍以襲之？」懿曰：「臣非惜身重命，實欲存下此兵，以防東吳陸遜耳。孫權不久必將齊號稱尊，如稱尊號，恐陛下伐之，定先入寇也。臣故欲以兵待之。」

正言間，忽近臣奏曰：「曹都督奏報軍情。」懿曰：「陛下可即令人告戒曹真，凡追趕蜀兵，必須觀其虛實，不可深入重地，以中諸葛亮之計。」魏主即時下詔，遣太常卿韓暨持節告戒曹真。一切不可戰，務在謹守，只得蜀兵退去方纔擊之。」司馬懿遂韓暨

三國演義 第九十八回

兵折將，勢甚危急。數大驚，即召司馬懿入內曰：「曹真損兵折將，蜀兵又出祁山，卿有何策可以退之？」懿曰：「臣已有退諸葛亮之計，不用魏軍揚武耀威，蜀兵自然走矣。」正是：已見子丹無勝術，全憑仲達有良謀。不知其計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襲陳倉武侯取勝

於城外，囑之曰：「吾以此功讓與子丹，公見子丹休言是吾所陳之意，只道天子降詔，教保守為上。追趕之人大要仔細，勿違性命。氣躁者退之。」曹真辭去。

却說曹真正升帳，驛報天子遣太常卿韓暨持節至。韓暨接入，受詔已畢，退與郭淮孫禮計議。淮笑曰：「此乃司馬懿之見也。」真曰：「此見若何？」淮曰：「此言深識諸葛亮用兵之法，久後能禦蜀兵者必仲達也。」真曰：「倘蜀兵不退，又將如何？」淮曰：「可密令人去教王雙引兵於小路巡哨，彼自不敢進。得其糧盡，兵退，乘勢追擊，可獲全勝。」

孫禮曰：「某去祁山虛報，恐誤兵事，生盡裝乾柴茅草，以疏黃綠硝磺之却，致火虛報，臨到若蜀兵無糧，必然來搶。待入其中，放火燒軍外，以伏兵應之，可勝矣。」真喜曰：「此計大妙。」即令孫禮引兵依計而行。又遣人教王雙引兵于小路上巡

三五

郭淮引兵提調箕谷街亭令諸路軍馬守把要隘。真又令張遼子張虎為先鋒，樂進子樂繼為副先鋒，同守兩營，不許出戰。

却說孔明在祁山寨中，每日令人挑動魏兵，堅守不出。孔明喚姜維等商議曰：「魏兵堅守不出，是料吾軍中無糧也。今陳倉轉運不通，其餘小路盤涉艱難，吾等隨軍糧草，不敷一月用度，如之奈何？」

正躊躇間，忽報關西魏軍運糧數千車於祁山之西，運糧官乃孫禮也。孔明曰：「其人如何？」有魏人告曰：「此人曾隨魏主出獵於大石山，忽鬆起一猛虎，直奔御前，孫禮下馬拔劍斬之。從此封為上將軍，乃曹真心腹人也。」

孔明笑曰：「此是魏將料吾之糧，故用此計。車上裝載者，必是茅草引火之物。吾平生專用火攻，彼乃欲以此計誘我耶？彼若知吾軍去劫糧車，必來劫我寨矣。可將計就計而行。」遂喚馬岱分付曰：「汝引三千軍徑到魏兵屯糧之所，不可入營，但於上風頭放火。若燒着車仗，魏兵必來圍吾寨。」又差馬忠、張離各引五千兵在外圍住，內外夾攻。

三人受計去了。又喚關興、張苞分付曰：「魏兵頭營接連四通之路，今晚若西山火起，魏兵必來劫吾營。汝二人却伏於魏寨左右，只等他兵出寨，汝二人便可劫之。」又喚吳班、吳懿分付曰：「汝二人各引一軍伏於營外，如魏兵到可截其歸路。」孔明分撥已畢，自在祁山上凭高而坐。魏兵探知劉兵要來

劫糧，慌忙報與孫禮。令人飛報曹真，遣人去頭營分付張遼、樂進，看今夜山西火起，劉兵必來劫糧，可以出軍，如此如此。

二將受計，令人登樓專看火號。却說孫禮把軍伏於山西，只待蜀兵到。是夜三更，馬岱引三千兵來，人皆銜枚，馬盡勒口。運到山西，見許多車仗，重重疊疊，燒成營車仗，虛插旌旗。正值西南風起，俗云車土運去營南放火，車仗盡着，火光冲天。

孫禮只道蜀兵到魏寨內放號火，急引兵二齊掩至，背後放角噴天兩路兵殺來，乃是馬忠、張離把魏軍圍在垓心。孫禮大驚，又聽的魏軍中喊聲起，一彪軍從火光邊殺來，乃是馬岱內外夾攻，魏兵大敗，火緊風急，人馬亂竄，死者無數。孫禮引中傷軍，突烟冒火而走。

却說張虎在營中望見火光，大開寨門，與樂繼盡引八馬，殺奔劉寨來。寨中却不見一人，急收軍回時，吳班、吳懿兩路兵殺出，斷其歸路。張樂二將急衝出重圍，奔回本寨，只見土城之上，箭如飛蝗，原來却被關興、張苞襲了營寨。魏兵大敗，皆投曹真寨來。方欲入寨，只見一彪救軍飛奔而來，乃是孫禮，遂同入寨，見真各言中計之事。

真聽知，謹守大寨，更不出戰。劉兵得勝，回見孔明。孔明令人密授計與魏延，一面教拔寨齊起。楊儀曰：「今日已大勝，挫盡魏兵銳氣，何故反欲收軍？」孔明曰：「吾兵無糧，利在急戰。今彼堅守

不出，吾受其病矣。彼今雖暫時兵敗，中原必有添益。若以輕騎襲吾糧道，那時要歸不能。今乘魏兵新敗，不敢正視，則兵便可出其不意，乘機退去。所憂者，但魏延一軍在陳倉道口，拒住王雙，急不能脫身。吾已令人授以密計，教斬王雙，使魏人不致來追，只令後隊先行。當夜孔明只留金鼓守在寨中打更。一夜兵已盡退，只落空營。

却說曹真正在寨中憂悶，忽報左將軍張郃領軍到。郃下馬入帳，謂真曰：「某奉聖旨，特來聽調。」真曰：「會別仲達否？」郃曰：「仲達分付云：『吾軍勝魏兵，必不使去。若吾軍敗，魏兵必即去矣。』今吾軍失利之後，都督曾往哨探魏兵消息否？」真曰：「未也。」於是即令人往探之。果是虛營，只插着數十面旌旗，兵已去了二日也。曹真懊悔無及。

且說魏延受了密計，當夜二更拔寨，急回漢中。早有細作報知王雙，雙大驅軍馬，併力追趕。追到二十餘里，看看趕上，見魏延旗號在前，雙大叫曰：「魏延休走！」魏兵更不回頭，雙拍馬趕來。背後魏兵叫曰：「城外寨中火起，恐中敵人奸計！」

雙急勒馬回時，只見一片火光冲天，慌令退軍。行到山坡左側，忽一騎馬從林中探出，大喝曰：「魏延在此！」王雙大驚，措手不及，被延一刀砍於馬下。魏兵疑有埋伏，四散逃走。延手下止有三十騎人馬，望漢中緩緩而行。後人有詩讚曰：

孔明妙算勝孫龐，耿若長星照一方。進退行兵神莫測，

陳倉道口斬王雙。

原來魏延受了孔明密計，先教存下三十騎，伏於王雙營邊。只待王雙起兵趕時，却去他營中放火，待他回寨，出其不意，突出斬之。魏延斬了王雙，引兵回到漢中，見孔明交割了人馬。孔明設宴大會，不在話下。

且說張郃追魏兵不上，回到寨中。忽有陳倉城郭昭差人申報，言王雙被斬，曹真聞知，傷感不已。因此憂成疾病，遂回洛陽。命郭淮、孫禮、張郃守長安諸道。

却說吳主孫權設朝，有細作人報說：「魏諸葛丞相出兵兩次，魏都督曹真兵損將亡。」於是羣臣皆勸吳王興師伐魏，以圖中原。權猶疑未決。張昭奏曰：「近聞武昌東山鳳凰來儀，大江之中，黃龍屢現，主公德配唐虞，明並文武，可即皇帝位，然後興兵。」多官皆應曰：「子布之言是也。」遂選定夏四月丙寅日，築臺於武昌南郊。是日羣臣請權登壇，即皇帝位，改黃武八年為黃龍元年。詔父孫堅為武烈皇帝，母吳氏為武烈皇后，兄孫策為長沙桓王，立子孫登為皇太子。命諸葛瑾、長子諸葛恪為太子左輔，張昭次子張休為太子右輔。

恪字元遜，身長七尺，極聰明，善應對。權甚愛之。年六歲時，值東吳宴會，恪隨父在座。潘濬見諸葛瑾面長，乃令人牽一驢來，用綵筆書其面曰：「諸葛子瑜。」衆皆大笑。恪趨至前，取粉筆添二字於其下曰：「諸葛子瑜之驢。」潘濬之人無不驚訝。權大喜，遂將

禮賜之。

又一日，大宴會僚，權命格把巡至張昭面前，昭不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謂格曰：「汝能強子布飲乎？」格領命，乃謂昭曰：「昔姜尚父年九十，乘鹿使鉞，未嘗言老。今臨陣之日，先生飲酒之口，先生在前，何謂不養老也？」昭無言可答，只得強飲。權因此愛之，故命輔太子張昭佐吳王位，列三公之上。故以其子張休為太子右弼，又以顧雍為丞相，陸遜為上將軍，輔太子守武昌。

權復遣使，蒙臣共議伐魏之策。張昭奏曰：「陛下初登寶位，未有勳績，只宜修文偃武，增設學校，以安民心。遣使入川，與劉桓盟，共分天下，緩緩圖也。」

權從其言，即令使命星夜入山，來見後主。禮畢，細奏其事。後主問曰：「與吳臣商議，聚議皆謂孫權權極，宜絕其盟好。孫琦曰：『可令人間於丞相。』後主即遣使到漢中問孔明。孔明曰：『可令人齎禮物入吳作賀，乞遣陸遜與師伐魏。』魏必令司馬懿拒之。若南拒東吳，我再用祁山長安可圖也。」

後主依言，遂令大尉陳震將名馬玉堂金珠寶貝入吳作賀。後至東吳，見了孫權，呈上國書。權大喜，設宴相待，打發回蜀。權召陸遜入，密以西蜀約會與兵伐魏之事。遜曰：「此乃孔明懼司馬懿之謀也。既與同謀，不得不從。今却虛作起兵之勢，遙與西蜀為應，待孔明攻魏急，吾可乘虛取中原也。」即時下令，教荆襄各處

都要訓練人馬，擇日興師。

却說陳震回到漢中，報知孔明。孔明命發陳倉，不可輕進。先令人去哨探回報說：「陳倉城中，郝昭病重。」孔明曰：「大事成矣。」遂喚魏延、姜維分付曰：「汝二人領五千兵，星夜直奔陳倉城下，如見火起，併力攻城。」

二人俱未深信，又來告曰：「何日可行？」孔明曰：「三日。要完備，不須辭我，即便起行。」二人受計去了。又喚關興、張苞至，附耳低言，如此如此。二人各受密計而去。

且說郝昭病重，乃與張郃商議曰：「郝昭病重，你可速去替他。我自寫表申奏朝廷，別行定奪。」張郃引着三千兵急來替郝昭。

時郝昭病危，當夜正呻吟之間，忽報蜀兵到城下了。昭急令人上城把守。時各門上火起，城中大亂。昭聽知驚死，蜀兵一擁入城。

却說魏延、姜維領兵到陳倉城下看時，並不見一面旗號，又無打更之人。二人驚疑不致，攻城忽聽得一聲梆響，四面旗幟齊整，只見一人綸巾羽扇，鶴氅道袍，大叫曰：「汝二人來的遲了。」

二人視之，乃孔明也。二人慌忙下馬，拜伏於地曰：「丞相真神計也。」孔明令放入城，謂二人曰：「吾打探得郝昭病重，吾令汝三日內領兵取城，此乃穩當人之心也。吾却命關興、張苞只推點軍，暗出漢中。吾即藏於軍中，星夜倍道運到城下，使彼不能調。」

兵。吾早有細作在城內放火，發响相助，今魏兵驚疑不定，兵無主將，必自亂矣。吾因而取之，易如反掌。兵法云：『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正謂此也。」

魏延姜維拜伏。孔明憐肅昭之死，令彼妻小扶靈柩回魏，以表其忠。孔明謂魏延姜維曰：『汝二人且莫御甲，可引兵去嚴敵關把關之人，若知兵到，必然驚走。若稍遲便有魏兵至關，即難攻矣。』

魏延姜維受命，引兵趕到散關，把關之人果然驚走。二人上關樓，望御甲，遙見關外塵頭大起，魏兵到來。二人相謂曰：『丞相神算，不可測度。』急登樓視之，乃魏將張郃也。二人乃分兵守住險道。張郃見魏兵把住要路，遂令退軍。魏延隨後追殺一陣，魏兵死者無數，張郃大敗而去。

延回到關上，令人報知孔明。孔明先自領兵，出陳倉斜谷，取了積威，後面蜀兵陸續進發。後主又命大將陳式來助。孔明驅大兵，復出魏山。

安下營寨，孔明聚眾言曰：『吾二次出祁山，不得其利，今又到此，吾料魏人必依舊戰之地，與吾相敵。彼意疑我取雍州一處，必以兵拒守。吾觀陰平武都二郡與漢連接，若得此城，亦可分魏兵之勢。何人敢取之？』姜維曰：『某願往。』王平應曰：『某亦願往。』孔明大喜，遂令姜維引兵一萬，取武都王平引兵一萬，取陰平二處，領兵去了。

再說張郃回到長安，見郭淮，孫禮說：『陳倉已失，肅昭已亡，散關亦被蜀兵奪了。今孔明復出祁山，分道進兵。』淮大驚曰：『若如此，必取雍州矣。』乃留張郃守長安，令孫禮保雍州，自引兵星夜來郿城守禦。一面上表入洛陽告急。

却說魏主曹叡設朝，近臣奏曰：『陳倉城已失，肅昭已亡，魏延又出祁山，散關亦被蜀兵奪了。』叡大驚，忽又奏滿寵等表說：『東吳孫權僭稱帝號，與蜀同盟，今遣陸遜在武昌訓練人馬，竊候調用，只在旦夕必入寇矣。』

叡聞知兩處危急，舉止失措，甚是驚慌。此時曹真病未痊，即召司馬懿商議。懿奏曰：『以臣愚意所料，東吳必不樂兵。』叡曰：『卿何以知之？』懿曰：『孔明昔思報魏亭之讎，非不欲吞吳也。只恐中原乘虛擊彼，故暫與吳結盟。陸遜亦知其意，故假作吳兵之勢以應之。實是坐觀成敗耳。陛下不必防吳，只須防蜀。』叡曰：『卿真高見。』遂封懿為大都督，總攝關西諸路軍馬。令近大取曹真總兵將印來。懿曰：『臣自去取之。』遂辭帝出朝，趕到曹真府下，先令人入府報知。懿方進見。

問病，懿曰：『東吳西蜀會合與兵入寇，今孔明又出祁山下寨，明公知之乎？』真驚曰：『吾家人知我病重，不令我知。似此國家危急，何不拜仲達為大都督，以退蜀兵耶？』懿曰：『某才薄智淺，不稱其職。』真曰：『取印與仲達。』懿曰：『都督少慮。某願助一臂之力，只不敢受此印也。』真躍起曰：『如仲達不領此』

在中國危矣。吾當抱病見帝以保之。」懿曰：「天子已有恩命，但  
難不敢受耳。」真大喜曰：「仲達今領此任，可退蜀兵。」懿見真  
再三讓，遂受之。辭了魏主，引兵往長安來與孔明決戰。正是：

### 第九十九回 諸葛亮大破魏兵

劉漢建興七年，夏四月，孔明兵在祁山分作三寨，專候魏兵。  
却說司馬懿引兵到長安，張郃接見，備言前事。懿令郃為先  
鋒，戴凌為副將，引十萬兵到祁山，於渭水之南下寨。郭淮、魏延、  
寨參見。懿問曰：「汝等曾與蜀兵對陣否？」二人答曰：「未也。」  
懿曰：「蜀兵千里而來，利在速戰，今來此不戰，必有謀也。關西諸  
路皆有消息否？」淮曰：「已有細作探得各郡十分用心，日夜謹  
防，並無他事。只有武都陰平二處未曾回報。」懿曰：「吾已差人  
與孔明交戰，汝二人急從小路去救二郡，却掩在蜀兵之後，彼必  
自亂矣。」

二人受計，引兵五千，從關西小路來救武都陰平，就襲蜀兵  
之後。郭淮於路謂孫禮曰：「仲達比孔明如何？」禮曰：「孔明勝  
仲達多矣。」淮曰：「孔明雖勝，此一計足顯仲達有過人之智。蜀  
人如正攻兩郡，我等從後抄到，彼豈不自亂乎？」

正言間，忽哨馬來報：「陰平已被王平打破了，武都已被姜  
維打破了。前隊蜀兵不遠。」禮曰：「蜀兵既已打破了城池，如何  
聚兵於外，必有詐也。不如速退。」

奮勇印為新帥取兩路兵催一露來。  
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司馬懿入寇西蜀

郭淮從之，方傳令致軍，退時忽然一聲礮響，山背後閃出一  
枝軍馬來，旗上大書「漢丞相諸葛亮」，中央插四輪車，孔明  
端坐於上，左有關興，右有張苞，孫郭二人見之，大驚。孔明大  
笑曰：「郭淮孫禮林走司馬懿之計，安能瞞得過吾！他每日令人在前  
交戰，却教汝等襲吾軍後，武都陰平吾已取了。汝二人不早來降，  
欲騙兵與吾決戰耶？」

郭淮孫禮聽畢，大慌。忽然背後喊殺連天，王平姜維引兵從  
後殺來，與苞二將又引軍從前面殺來。兩下夾攻，魏兵大敗。郭孫  
二人棄馬爬山而走。張苞望見，驟馬趕來，不期連人帶馬跌入澗  
內。後軍急忙救起，頭已跌破。孔明令人送回成都養病。

却說郭孫二人走脫，回見司馬懿曰：「武都陰平二郡已失，  
孔明伏於要路，前後攻殺，因此夫敗棄馬步行，方得逃回。」懿曰：  
「非汝等之罪，孔明智在吾先，可再引兵守住雍郿二城，切勿出  
戰。吾自有破敵之策。」

二人拜辭而去。懿又喚張郃戴凌分付曰：「今孔明得了武  
都陰平，必然撫百姓以安民心，不在營中矣。汝二人各駐一寨，



兵今夜起身抄在蜀兵營後，一齊奮勇殺將過來。吾却引軍在前佈陣，只待蜀兵勢亂，吾大驅人馬攻殺進去，兩軍併力，可奪密寨也。若得此地山勢，破敵何難？」

二人受計引兵而去。戴凌在左，張郃在右，各取小路進發，深入蜀兵之後。三更時分，來到大階，兩軍相遇，合兵一處，却從蜀兵背後殺來，行不到三十里，前軍不行，張戴二人自縱馬視之，只見數百輛草車橫截去路。郃曰：「此必有準備，可急取路而回。」

二人圍住。孔明在祁山上大叫曰：「戴凌張郃可聽吾言。司馬懿料吾往武都陰平搵兵，不在營中，故令汝二人來劫吾寨，却中吾之計也。汝二人乃無名下將，吾不殺害，下馬早降。」郃大怒，指孔明罵曰：「汝乃山野村夫，僥吾大國境界，如何敢發此言。吾若捉住汝時，碎屍萬段！」

言訖，縱馬挺鎗，殺上山來。山上矢石如雨，郃不能上山，乃拍馬舞鎗，衝出重圍，無人敢當。蜀兵圍鐵凌在核心，郃殺出舊路，不見戴凌，即奮勇翻身，又殺入重圍，救出戴凌而回。孔明在山上見郃在萬軍之中，往來衝突，英勇倍加，乃謂左右曰：「嘗聞張翼德大戰張郃人皆驚懼，吾今日見之，方知其勇也。若留下此人，必為蜀中之害，吾當除之。」遂收軍還營。

却說司馬懿引兵布成陣勢，只待蜀兵亂動，一齊攻之。忽見張郃殺凌狼狽而來，告曰：「孔明先如此提防，因此大敗而歸。」

懿大驚曰：「孔明真神人也！不如且退。」即傳令教大軍盡回本寨堅守不出。

且說孔明大勝，所得器械馬匹，不計其數，乃引大軍回寨。每日令魏延挑戰，魏兵不出。一連半月，不曾交兵。孔明正在帳中思慮，忽報天子遣侍中費禕齎詔至。孔明接入營中，焚香禮畢，開詔讀曰：

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復與二郡，威靈凶暴，功勳顯赫，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韓國之重，而久自抑損，非所以光揚洪烈也。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

孔明聽詔畢，謂費禕曰：「吾國事未成，安可復丞相之職？」堅辭不受。禕曰：「丞相若不受職，拂了天子之意，又冷淡了將士之心，宜且權受。」孔明方纔拜受，禕辭去。

孔明見司馬懿不出，思得一計，傳令教各處皆拔寨而起。當有細作報知司馬懿，說孔明退兵了。懿曰：「孔明必有天謀，不可輕動。」張郃曰：「此必因糧盡而回，如何不追？」懿曰：「吾料孔明上年大敗，今又秦熱，糧草盡足，雖然轉運艱難，亦可支吾半載。安肯便走？彼見吾連日不戰，故作此計，引誘可令人遠避暗之。」

軍士探知，回報說：「孔明離此三十里下寨。」懿曰：「吾料孔明果不走，且堅守寨柵，不可輕進。」住了旬日，絕無音信，並不

是劉將軍來戰。懿再令人哨探，回報說：「蜀兵已起營去了。」懿亦信乃更換衣服，在軍中親自來看，竟見蜀兵又退三十里下寨。懿問營中諸將曰：「此乃孔明之計也，不可追趕。」

懿住下旬日，再令人哨探，回報說：「蜀兵又退三十里下寨。」懿曰：「孔明用緩兵之計，退漢中都督何故懷疑，不早追之？」諸將曰：「孔明詭計極多，倘有差失，喪吾軍之銳氣，不可輕進。」懿曰：「某去若敢甘當軍令。」懿曰：「既汝要去，可分兵兩枝，汝引一枝先行，須要奮力死戰，吾隨後接應，以防伏兵。汝次日先進到半途，駐劄，後日交戰，使兵力不致。」

懿分兵已畢，次日張郃、戴凌引副將數千員，精兵三萬，奮勇先進，到半路下寨。司馬懿留下許多軍馬守寨，只引五千精兵，隨後進發。原來孔明密引人哨探，見魏兵半路而歇，是夜孔明喚眾將商議曰：「今魏兵來追，必然死戰，汝等須以一當十，吾以伏兵殺其後，非智勇之將，不可當此任。」

言畢，以目視魏延，延低頭不語。王平出曰：「某願當之。」孔明曰：「若有失，如何？」平曰：「願當軍令。」孔明歎曰：「王平肯捨身親冒矢石，真忠臣也。雖然如此，奈魏兵分兩枝前後而來，斷吾伏兵在中，平縱然智勇，只可當一頭，豈可分身兩處？須再得一將同去為妙。怎奈軍中再無捨死當先之人。」

言未畢，一將出曰：「某願往。」孔明視之，乃張翼也。孔明曰：「張郃乃魏之名將，有萬夫不當之勇，汝非敵手。」翼曰：「若有

失事，願獻首於麾下。」孔明曰：「汝既敢去，可與王平各引一萬精兵，伏於山谷中，只待魏兵趕上，任他過盡，汝等各引伏兵，從後掩殺。若司馬懿隨後趕來，却分兵兩頭，張翼引一軍當住後隊，王平引一軍截其前隊，兩軍須要死戰。吾自有別計相助。」

二人受計引兵而去。孔明又喚姜維化分付曰：「與汝二人一個錦囊，引三千精兵，偃旗息鼓，伏於前山之上。如見魏兵圍住王平、張翼，十分危急，不必去救，只開錦囊看視，自有解危之策。」

二人受計引兵而去，又令吳班、吳懿、馬忠、張嚴四將，附耳分付曰：「如來日魏兵到，銳氣正盛，不可便迎，且戰且走。只看關興引兵來掠陣之時，汝等便回軍趕殺。吾自有兵接應。」

四將受計引兵而去，又喚關興分付曰：「汝引五千精兵，伏於山谷，只看山上紅旗飄動，却引兵殺出。」與受計引兵而去。

却說張郃、戴凌領兵前來，驟如風雨。馬忠、張嚴、吳懿、吳班四將，皆出馬交鋒。張郃大怒，驅兵追殺。蜀兵且戰且走。魏兵追趕約有二十餘里，時值六月天氣，十分炎熱，人馬汗如潑水。走到五十里外，魏兵盡皆氣喘。孔明在山上把紅旗一招，關興引兵殺出。馬忠等四將一齊引兵掩殺回來。張郃、戴凌死戰不退，忽然曠野大震，兩路軍殺出，乃王平、張翼也。各奮勇追殺，截其後隊。郃大叫：「魏兵奮力衝突，不得脫身，忽然背後鼓角喧天，司馬懿自領

精兵殺到，懿指揮衆將把王平張翼困在垓心，翼大呼曰：「丞相眞神人也，計已算定，必有良謀。」吾等當決一死戰。」即分兵兩路，平引一軍截住張郃，懿引一軍力當司馬懿，兩頭死戰，即殺連天。

姜維變化在山上探望，見魏兵勢大，蜀兵力危，漸漸抵當不依。維謂化曰：「如此危急，可開錦囊看計。」二人拆開視之，內書云：「若司馬懿兵來圍王平張翼至急，汝二人可分兵兩枝，竟襲司馬懿之營，懿必走，汝可乘亂攻之，營雖不得，可獲全勝。」二人大喜，即分兵兩路，迺襲司馬懿營中而去。

原來司馬懿亦悉孔明之計，沿途不住的令人傳報。懿正備戰間，忽流星馬飛報，言劉兵兩路竟取大寨去了。懿大驚失色，乃謂衆將曰：「吾料孔明有計，汝等不信，勉強追來，却誤了大事。」即提兵急回，軍心惶惶，亂走。張翼隨後掩殺魏兵，大敗。張郃敲滾見勢孤，亦望山僻小路而走。劉兵大勝，背後關興引兵接應諸路。

司馬懿大敗一陣，奔入寨時，劉兵已自回寨。懿收衆敗軍，責罵諸將曰：「汝等不知兵法，只憑血氣之勇，強欲出戰，致有此敗。後切不可妄動，再瀆不聽，決正軍法。」衆將羞慚而退。這一陣，魏軍死者極多，糧草馬匹器械無數。

蜀軍死傷極多，糧草馬匹器械無數。

蜀軍死傷極多，糧草馬匹器械無數。

武陟孔明自此得病臥牀，不起諸將無不感歎。後人有詩贊：「悍勇張苞欲建功，可憐天不助英雄。武侯淚淚臥風酒，爲念無人佐鞠躬。」

旬日之後，孔明喉啞，遂歿。建等入帳分付曰：「吾自蜀潛沉不能理事，不如且回漢中養病，再作良圖。汝等切勿走泄。」司馬懿若知必來攻擊，遂傳號令，教當夜暗暗戒嚴，皆回漢中。孔明去了五日，懿方得知，乃長歎曰：「孔明真有神出鬼沒之計，吾不能及也。」於是司馬懿留諸將在寨中分兵守把各處隘口，懿自班師回。

却說孔明將大軍屯於漢中，自回成都養病。文武官員出城迎接，送入丞相府中。後主御駕自來，問病，命御醫調治，日漸痊可。建興八年秋七月，魏都督曹真病可乃上表說：「蜀兵數次侵境，屢犯中原，若不剿除，後必爲患。今時值秋涼，人馬安閒，正當征伐。」臣願與司馬懿同領大軍，進入漢中，殲滅奸黨，以清邊境。」

魏主大喜，問侍中劉曄曰：「子丹勸朕伐蜀，如何？」劉曄奏曰：「大將軍之言是也。今若不剿除，後必爲大患。陛下便可命之。」曄點頭，曄出內閣家，有衆大臣相探問曰：「聞天子與公討蜀，兵伐蜀此事如何？」曄應曰：「無此事也。蜀有山川之險，非可易圖。益費軍馬之勞，於國無益。」

衆皆皆默然而出。楊懿入內奏曰：「昨聞劉曄勸陛下伐蜀，今日與衆臣議，又言不可伐。是欺陛下也。陛下何不召而問之？」

徽即召劉曄入內開曰：「卿勸朕伐蜀，今又言不可，何也？」曄曰：「臣細詳之，蜀不可伐。」徽大笑，少時楊懿出內，曄奏曰：「臣昨日勸陛下伐蜀，乃國之大事，豈可妄泄於人？夫兵者詭道也，事未發，切宜微之。」徽大悟曰：「卿言是也。」自此愈加敬重。

旬日內，司馬懿入朝，魏主將曹真表奏之事，逐一言之。懿奏曰：「臣料東吳未敢動兵，今日正可乘此去伐魏。」徽即拜曹真為大將軍，征西副都督，劉曄為軍師，三人拜辭魏主，引四十萬大兵，前行至長安，運奔劍閣來取漢中，其餘郭淮、孫禮等各取路而行。

漢中人驚入成都。此時孔明病好多時，每日操練人馬，習學八陣之法，盡皆精熟，欲取中原，聽得這個消息，遂喚張嶷、王平分付曰：「汝二人各引一千兵去守陳倉，故道以當魏兵，吾却提大兵犯來接應。」二人告曰：「人報魏軍四十萬，詐稱八十萬，聲勢甚大，如何只與一千兵去守隘口？倘魏兵大至，何以拒之？」孔明曰：「吾欲多與，恐士卒辛苦耳。」

與平、嶷相觀，皆不敢去。孔明曰：「若有疎失，非汝等之罪，不必多言可疾去。」二人又哀告曰：「丞相欲殺某二人，就此請殺，只不敢去。」孔明笑曰：「何其惡也！吾令汝等去自有主見，豈能夜仰觀天文，見彗星躔於太陰之分，此月內必有大雨淋漓，魏兵雖有四十萬，安敢深入山陰之地，因此不用多軍，決不受害。吾將大軍皆在漢中安居一月，待魏兵退，那時以大兵掩之，以逸待勞，若十萬之衆，可勝魏兵四十萬也。」

二人聽畢，方大喜拜辭而去。孔明隨統大軍出漢中，傳令各處隘口，須備乾柴草料，細糧俱備。一月人馬支用，以防秋雨，將大軍寬限一月，先給衣食，俟候出征。

却說曹真、司馬懿同領大軍，運到陳倉城內，不見一間房屋，尋士人問之，皆言孔明回時放火燒燬。曹真便要從陳倉道進發，懿曰：「不可輕進，我夜觀天文，見彗星躔於太陰之分，此月內必有大雨，若深入重地，或勝則可，倘有疎虞，人馬受苦，要退則難。且宜在城中搭起窩鋪，住紮，以防陰雨。」

真從其言，未及半月，大雨大降，淋漓不止。陳倉城外平地水深三尺，軍器盡溼，人不得睡，晝夜不安。大雨連降三十日，馬無糧草，死者無數。軍士怨聲不絕，傳入洛陽，魏主設壇求晴，不得。黃門侍郎王肅上疏曰：

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此謂平途之行軍者也。又况於深入險阻，鑿路而行，則其爲勞必相百倍也。今又加之霖雨，山坡峻滑，衆逼而不展，糧運而難繼，實行軍之大忌也。聞曹真發已逾月，而行方半，治道功大，戰士悉倦，是彼偏得以逸待勞，乃兵家之所憚也。言之前代，則武王伐紂，出關而復還，論之近事，則武侯臨江而不濟，豈非順天知時，通於權變者哉！願陛下念水雨艱劇之故，休息

士卒後日有變乘時用之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也  
魏主覽表正在猶豫楊阜華歆亦上疏諫魏主即下詔遣使  
詔曹真司馬懿還朝

却說曹真與司馬懿商議曰「今連陰三十日軍無糧心各有  
慮論之意如何禁止」懿曰「不如且回」真曰「儂孔明退  
來志生恐之」懿曰「先伏兩軍斷後方可回兵」正議間忽使  
命來召二人遂將大軍前隊作後隊後隊作前隊徐徐而退

### 第一百回 漢兵劫寨破曹真

却說衆將聞孔明不追魏兵俱入帳告曰「魏兵苦雨不能  
屯寨因此回去正踴乘勢追之丞相何不追」孔明曰「司馬  
懿善能用兵今軍退必有埋伏吾若追之正中其計不如縱他遠  
去吾却分兵逼出斜谷而取祁山使魏人不提防也」

衆將曰「取長安之地別有路豈丞相只取祁山何也」孔  
明曰「祁山乃長安之首也隨西諸郡倘有兵來必經由此地更  
幾前臨渭濱後截斜谷左出右入可以伏兵乃用武之地吾故欲  
先取此得地利也」

衆將皆拜服孔明令魏延張薤杜瓊陳式出箕谷馬岱王平  
張翼馬忠出斜谷俱會於祁山關豫已定孔明自提大軍令關興  
廖化爲先鋒隨後進發  
却說曹真司馬懿二人在後監督人馬令一軍入陳倉古道

却說孔明計算一月秋雨天氣未曠自提一軍屯於棧閣又  
傳令教大軍會於赤坡駐劄孔明升帳喚衆將言曰「吾料魏兵  
必走魏主必下詔來取曹真司馬懿兵回吾若追之必有準備不  
如任他且去再作良圖」忽王平令人報來說魏兵已回孔明分  
付來人傳與王平不可追竊吾自有破魏兵之策正是  
魏兵縱使能埋伏漢相原來不肯追  
未知孔明怎生破魏且看下文分解

### 武侯門陣辱仲達

探視回報說蜀兵不來又行旬日後而堆伏衆將皆回說蜀兵全  
無音耗真曰「連綿秋雨橋道斷絕蜀人豈知我等退軍耶」懿  
曰「蜀兵隨後出矣」真曰「何以知之」懿曰「連日晴明蜀  
兵不趕料吾有伏兵也故縱吾兵遠去待我兵過盡他若奪祁山  
矣」

曹真不信懿曰「子丹如何不信吾料孔明必從兩谷而來  
吾與子丹各守一谷口十日爲期若無蜀兵來我面塗紅粉身穿  
女衣來營中伏罪」真曰「若有蜀兵來我願將天子所賜玉帶  
一條御馬一匹與你」即分兵兩路真引兵屯於祁山之西斜谷  
口懿引軍屯於祁山之東箕谷口

各下寨已畢懿先引一枝兵伏於山谷中其餘軍馬各於要  
路安營懿更換女裝雜在衆軍之內遍觀各營忽聞一聲有一備



蜀兵埋伏。良上馬看時，只見山中塵土大起，急令軍士退防。

不一時，四壁廂喊聲大震，前方吳班、吳懿引兵殺出，背後關興、廖化引兵殺來。左右是山，皆無走路。山上蜀兵大叫：「下馬殺降者免死！」魏軍大半多降，秦良死戰被廖化一刀斬於馬下。孔明把陣卒拘於後軍，却將魏軍衣甲與蜀兵五千人穿了，扮作魏兵，令關興、廖化、吳班、吳懿四將引着選奔曹真。秦來先令報馬入寨說：「只有些小蜀兵盡趕去了！」

真大喜，忽報司馬都督差心腹人至，真喚入問之。其人告曰：「今蜀兵用埋伏計殺魏兵四千餘人，司馬都督將魏軍殺休，將賭賽為念，務要用心提防。」真曰：「吾還憂并無一個蜀兵，遂打發來，回去忽又報秦良引兵回來了，真拍出疑迎之比及到寨人報前後兩把火起，真急回寨，發看時，關興、廖化、吳班、吳懿四將指麾蜀軍，就登前殺將進來。馬岱、王平從後面殺來，馬忠、張翼亦引兵殺到，魏軍措手不及，各自逃生。眾將保曹真望東而走，背後蜀兵趕來。」

曹真正奔走，忽然喊聲大震，一彪軍殺到，真膽戰心驚，視之乃司馬懿也。懿大罵：「揚蜀兵方遠，真得脫羞，無地懿曰：『諸葛亮奪了祁山，地勢吾等不可久居，此處宜去，渭濱安營，再作良圖。』真曰：『仲達何以知吾還此大敗也？』懿曰：『見來人報稱于丹說并無一個蜀兵，吾料孔明暗來劫寨，因此知之。故相接應，今果中計，切莫言賭賽之事，只同心報國。』曹真是惶恐氣成。

三國演義第一百回

疾病臥牀，不起兵屯渭濱，遂恐軍心有亂，不敢教真引兵。却說孔明大驕士馬，復出祁山，勞軍已畢，魏延、陳式、杜瓌、張翼入帳拜伏，請罪孔明曰：「是誰失陷了軍來？」延曰：「陳式不聽令，潛入谷口，以此大敗。」式曰：「此事魏延教我行來，孔明曰：『他倒教你反，奉他將令，已遠不必再說。』即令武士推出，陳式斬之，須臾懸首於帳前，以示諸將。此時孔明不斬魏延，欲留之以為後用也。」

孔明既斬了陳式，正議進兵，忽有細作報說曹真病不起，現在營中治療。孔明大喜，謂諸將曰：「若曹真病輕，必便回長安，今魏兵不遇，必為病重，故留於軍中，以安衆人之心。吾為下，曹魏秦良的降兵，持與曹真，真若見之，必然死矣。」遂喚降兵至帳下，問曰：「汝等皆是魏軍父母妻子，多在中原，不宜久居蜀中，今放汝等回家若何？」衆軍泣淚拜謝孔明曰：「曹子丹與吾有約，吾有一書，汝等帶回，送與子丹，必有重賞。」魏軍領了書，奔回本寨，將孔明書呈與曹真，扶病而起，拆封視之，其書曰：

漢丞相武侯侯諸葛亮致書於大司馬曹子丹之前，竊謂夫為將者，能去能就，能柔能剛，能進能退，能弱能強，不勳如山，岳難知，如陰陽無窮，如天地充實，如太倉浩渺，如四海眩曜，如三光須知，天文之異，勢先識地理之平，虛察陣勢之期，會揣敵人之短長。嗟！無學後輩，上遊寫查助，篡國之反賊，稱帝竊於洛陽。





馬懿教他再讀兵書，重觀戰策。那時來決雌雄，未為遲也。汝等性命既隨，當留下軍器戰馬。懿將衆人衣服脫了，以鬻塗面，步行出陣。司馬懿見之大怒，回顧諸將曰：「如此挫敗銳氣，有何面目回見中原大臣耶！」即指揮三軍，奮死掠陣。懿自披劍在手，百餘騎將催督衝殺。

兩軍恰纔相會，忽然陣後鼓角齊鳴，喊聲大震，一彪軍從西南上殺來，乃關興也。懿分後軍當之，復催軍向前斬殺。忽然魏兵大亂，原來姜維引一彪軍悄悄地殺來，勒兵三時夾攻，懿大驚，急忙退軍。蜀兵周圍殺到，懿引三軍望南死命衝出，魏兵十傷六七。司馬懿退在渭濱南岸下寨，堅守不出。

孔明收得勝之兵，回到祁山時，永安城李嚴遣都尉苟安解送糧米至軍中交割。苟安好酒，於路怠慢，逾期十日。孔明大怒曰：「吾軍中專以糧為大事，慢了三日，便該處斬。汝今慢了十日，有何理說？」喝令推出斬之。長史楊儀曰：「苟安乃李嚴用人，又兼錢糧多出於西川，若殺此人，後無人敢送糧也。」

孔明乃叱武士去其縛杖八十，放之。苟安被責，心中懷恨。夜引親隨五六騎，迺奔魏寨投降。懿喚入，苟安拜告前事。懿曰：「雖然如此，孔明多謀，汝言難信。汝能為我幹一件大功，吾那時奏准天子保汝為上將。」安曰：「但有善事，即當效力。」懿用「汝可回成都布散流言，說孔明有殺上之意，早晚欲稱帝，使汝主君臣相疑，汝之功。」

苟安允諾，逕回成都見了宦官，布散流言，說孔明自倚大功，早晚必將篡國。宦官聞之大驚，即入內奏帝細言前事。後主驚訝曰：「似此如之奈何？」宦官曰：「可詔還成都，削其兵權，免生叛逆。」

後主下詔，宣孔明班師回朝。蔣琬出班奏曰：「丞相自出師以來，累建大功，何故宣回？」後主曰：「朕有機密事，必須與丞相面議。」即遣使齎詔星夜宣孔明回。

使命逕到祁山大寨，孔明接入，受詔已畢，仰天歎曰：「主上年幼，必有佞臣在側，吾正欲建功，何故取回？我如不回，是欺主也。若奉命而退，後日再難得此機會也。」姜維問曰：「若大軍退，司馬懿乘勢掩殺，當復如何？」孔明曰：「吾今退軍，可分五路而退。今日先退此營，假如營內兵一千劫，擄一千，今日擄三千，明日擄四千，籠籠每日退軍添籠而行。」

楊儀曰：「昔孫臏擒龐涓，用添兵減籠之法，今丞相退兵，何故增籠？」孔明曰：「司馬懿善能用兵，知吾退兵，必然追趕，心中疑吾有伏兵，定於舊營內徵籠，見每日增籠，兵又不知退與不退，則疑而不敢追。吾徐徐而退，自無損兵之患。」遂傳令退軍。

却說司馬懿料苟安行計停當，只待蜀兵退時，一齊掩殺。正躊躇間，忽報蜀寨空虛，人馬皆去。懿因孔明多謀，不敢輕追，自引百餘騎來到營內踏看，教軍士數籠，仍回本寨。次日又教軍士趕到祁山大寨，查點籠籠，回報說：「這營內之籠，每日增籠，一分。」

司馬懿謂諸將曰：「吾料孔明多謀，今只添幾路軍，吾若追之，必中其計，不如且還，再作良圖。」

於是同軍不追，孔明不折一人，望成都而去。次後川口土人來報司馬懿，說孔明退兵之時，未見添兵，只見增籠，懿仰天長歎。

### 第一百一回 出隴上諸葛妝神

却說孔明用減兵添籠之法，退兵到漢中，司馬懿恐有埋伏，不敢追趕，亦收兵回長安去了。因此罷兵，不曾折了一人。孔明大賞三軍已畢，回到成都，入見後主，奏曰：「老臣出了祁山，欲取長安，忽承陛下降詔召回，不知有何大事？」後主無言可對，良久乃曰：「朕久不見丞相之面，心甚思慕，故特詔回，別無他事。」孔明曰：「此非陛下本心，必有奸臣讒譖，言臣有異志也。」

後主聞言，默然無語。孔明曰：「老臣受先帝厚恩，誓以死報。今若內有奸邪，臣安能討賊乎？」後主曰：「朕因過聽宦官之言，一時召回丞相，今日茅塞方開，悔之不及矣。」孔明遂喚糜竺、官突聞，方知是荀安流言，恐令人捕之，已投魏國去了。孔明將妄奏的宦官誅戮，餘皆廢出宮外。又深責蔣琬、費禕等不能覺察奸邪，規諫天子二人，唯唯服罪。

孔明拜辭後主，復到漢中，一面發檄，令李嚴應付糧草，仍選赴軍前，一面再議出師。楊儀曰：「前數與兵，軍力罷弊，糧又不繼，今不如分兵兩班，以三個月為期，且如二十萬之兵，只領十萬出

曰：「孔明效虞翻之法，隨糧而進，其謀略吾不知之。」遂引大軍還洛陽，正是

棋逢敵手難相勝，將遇良才不敢驕。  
未知孔明回到成都，竟是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奔劍閣張郃中計

祁山住了三個月，却教這十萬眷回，循環相轉，若此則兵力不乏，然後徐徐而進，中原可圖矣。」孔明曰：「此言正合我意，吾伐中原，非一朝一夕之事，正當為此長久之計。」遂下令分兵兩班，限一百日為期，循環相轉，遠限者按軍法處治。

建興九年春二月，孔明復出師伐魏。時魏太和五年也。魏主曹叡知孔明又伐中原，急召司馬懿商議。懿曰：「今子丹已亡，臣願竭一人之力，剿除寇讎，以報陛下。」叡大喜，設宴待之。次日，人報劉兵寇急，叡即命司馬懿出師禦敵，親排鑿駕，送出城外。懿辭了魏主，逕到長安，大會諸路人馬，計議破蜀兵之策。張郃曰：「吾願引一軍去守雍州，以拒蜀兵。」懿曰：「吾前軍不能獨當孔明之衆，而又分兵為前後，非勝算也。不如留兵守上邽，餘衆悉往祁山，公背為先鋒否？」郃大喜曰：「吾素懷忠義，欲盡心報國，惜未遇知己，今都督肯委重任，雖萬死不辭。」

於是司馬懿令張郃為先鋒，總督大軍，又令郭淮守隴西諸郡。其餘衆將各分道而進。前軍哨馬報說：「孔明率大軍望祁山

進發前部先鋒王平張嶷選出陳倉過劍閣由散關望斜谷而來  
司馬懿謂張郃曰「今孔明長驅大進必將劍閣西小麥以資  
軍糧汝可結營守祁山吾與郭淮巡略天水諸郡以防蜀兵割麥  
」郃領命遂引四萬兵守祁山懿引大軍望臨西而去

却說孔明兵至祁山安營已畢見渭濱有魏軍陣備乃謂諸  
將曰「此必是司馬懿也即今營中乏糧庶幾人催併李嚴運米  
應付却只是不到吾料請上麥熟可密引兵割之」於是留王平  
張嶷吳班吳懿西將守祁山營孔明自引姜維魏延等諸將前到  
鹵城鹵城太守秦知孔明慌忙開城出降孔明撫慰畢問曰「此  
時何處麥熟」太守告曰「隴上麥已熟」孔明乃留張翼馬忠  
守鹵城自引諸將并三軍望隴上而來

前軍回報說「司馬懿引兵在此」孔明驚曰「此人預知  
吾來割麥也」即沐浴更衣推過一級三輛四輪車來車上皆要  
一樣粧飾此車乃孔明在劫中預先造下的當下命姜維引一  
千軍護車五百軍搥鼓伏在上邽之後馬岱在左魏延在右亦各引  
一千軍護車五百軍搥鼓每一輛車用二十四人皂衣旆足披髮  
仗劍手執七星皂旛在左右搖車

三人各受計引兵推車而去孔明又令三萬軍皆執鋒刀歎  
繩伺候劉麥却選二十四個精壯之士各穿皂衣披髮旆足仗劍  
撥挑四輪車爲帶車使者令關興結來做天蓬模樣手執七星皂  
旛步行於車前孔明端坐於上望魏營而來

第五十四回

哨探軍見之大驚不知是人是鬼火連報知司馬懿懿自出  
營觀之只見孔明密冠鶴氅手搖羽扇端坐於四輪車上左右二  
十四人披髮仗劍前面一人手執皂旛隱隱似天神一級旛曰  
「這個又是孔明作怪也」遂撥二千人馬分付曰「汝等疾去連  
車帶人盡情都捉來」

魏兵領命一齊追趕孔明見魏兵趕來便教回車遙望劉營  
緩緩而行魏兵皆驟馬追趕但見陰風習習冷霧漫漫盡力趕了  
一程追之不上各人大驚都勒住馬言曰「奇怪我等急急趕了  
三十里只見在前追之不上如之奈何」

孔明見兵不來又令推車過來朝着魏兵歇下魏兵猶豫良  
久又放馬趕來孔明復回車慢慢而行魏兵又趕了二十里只見  
在前不會趕上盡皆癡呆孔明教回過車朝着魏軍推車倒行魏  
兵又欲追趕後面司馬懿自引一軍到傳令曰「孔明善會八門  
遁甲能驅六丁六甲之神此乃六甲天書內「縮地」之法也衆  
軍不可追之」

衆軍方勒馬回時左轡下戰鼓大震一彪軍殺來急急令兵  
拒之只見司馬懿率二十四人披髮仗劍皂衣旆足擡出一輛四  
輪車車上端坐孔明簪冠鶴氅手搖羽扇懿大驚曰「方纔那個  
車上坐着孔明趕了五十里追之不上這裏如何又有孔明模樣  
怪哉」

言未畢右轡下戰鼓又鳴一彪軍殺來四輪車上亦坐着一

五十一

個孔明左看右看，亦有二十四人，皂衣跣足，披髮戴巾，推車而來。孔明心中大疑，回顧諸將曰：「此必神兵也。」眾軍心下大亂，不敢交戰，各自奔走。

正行之際，忽然鼓聲大震，又一彪軍殺來，當先一輛四輪車，孔明端坐於上，左右前後恭車使者，同前一般，魏兵無不駭然。司馬懿不知是人是鬼，又不知多少，蜀兵十分驚懼，急急引兵奔入上邽，閉門不出。

此時孔明早令三萬精兵將關上小麥割盡，運赴兩城打陣去了。司馬懿在上邽城中，三日不敢出城，後見蜀兵退去，方敢令軍出哨。於路捉得一蜀兵，來見司馬懿，懿問之，其人告曰：「某乃割麥之人，因走失馬匹，被捉前來。」懿曰：「前者是何神兵？」答曰：「三路伏兵，皆不是孔明，乃姜維馬岱魏延也。每一路只有一千軍，護車五百軍，插旗，只是先來誘陣的車上乃孔明也。」懿仰天長歎曰：「孔明有神出鬼沒之機！」

忽報副都督郭淮入見，懿接入廳事，淮曰：「吾聞蜀兵不多，見在兩城打麥，可以擊之。」懿細言前事，淮笑曰：「只聽過一時，今已識破，何足道哉！吾引一軍攻其後，公引一軍攻其前，兩城可破，孔明可擒矣。」懿從之，遂分兵兩路而來。

却說孔明引軍在兩城打晒小麥，忽喚諸將，令曰：「今夜敵人必來攻城，吾料兩城東西麥田之內，足可伏兵，誰敢為我？」往「姜維魏延馬忠馬岱」將出曰：「某等願往。」

孔明大喜，乃命姜維魏延各引二千兵，伏於東南西北四處。馬忠馬岱各引二千兵，伏於西南東北兩處。只聽得響，四角一齊殺來。四將受計，引兵去了。孔明自引百餘人，各帶火礮出城，伏在麥田之內等候。

却說司馬懿引兵運到兩城下，日已昏黑，乃謂諸將曰：「若白日進兵，城中必有準備，今可乘夜曉攻之。此處城低壕淺，可便打破。」遂屯兵城外。三更時分，郭淮亦引兵到，兩下合兵，一聲鼓響，把兩城圍得鐵桶相似。城上萬弩齊發，矢石如雨，魏兵不敢前進。忽然魏軍中，信礮連聲，三軍大驚，又不知何處兵來。

淮令人去麥田視時，四角上火光冲天，喊聲大震，四路蜀兵一齊殺至兩城四門天關，城內兵殺出裏應外合，大殺了一陣，魏兵死者無數。司馬懿引敗兵奮死突出重圍，占住了山頭。郭淮亦引敗兵奔到山後寨住。孔明入城，令四將於四角下安營。

郭淮告司馬懿曰：「今與蜀兵相持許久，無策可退，且下又被殺了一陣，折傷三千餘人，若不早圖，日後難退矣。」懿曰：「復當如何？」淮曰：「可發檄文，調雍州人馬，併力剿殺。吾願引軍，與劍閣魏延歸降，使彼糧草不進，三軍慌亂，那時乘勢擊之，可滅矣。」懿從之，即發檄文，星夜往雍州調撥人馬。不三日，大將孫乾引雍涼諸郡人馬到。懿即令孫乾約會郭淮去襲劍閣。

却說孔明在兩城相持日久，不覺魏兵出戰，乃喚姜維馬岱入城，令「今魏兵守住山險，不與吾戰，」若料吾麥盡無糧，

二者令兵去嬰劍閣斷吾糧道也。汝二人各引一萬軍先去守住。糧要魏兵見有準備自然退去。

二人引兵去了。長史楊儀入帳告曰：「向者丞相令大兵一萬日一換今已限足漢中兵已出川口前路公文已到只待會兵交換現有八萬軍內四萬該與換班。」孔明曰：「既有令便殺速行。」

衆軍聞知各各收拾起程。忽報孫禮引雍涼人馬二十萬來助戰去嬰劍閣。司馬懿引兵來攻。函城下蜀兵無不驚駭。楊儀入告孔明曰：「魏兵來得甚急丞相可將換班軍且留下退敵待新來兵到然後換之。」孔明曰：「不可。吾用兵命將以信爲本既有令在先豈可失信且蜀兵應去者皆准備歸計其父母妻子倚塚而望吾今便有大難決不留他。」即傳令教應去之兵當日便行。

衆軍聞之皆大呼曰：「丞相如此施恩於衆我等願且不同各捨一命大殺魏兵以報丞相。」孔明曰：「爾等該還家豈可復留於此。」衆軍皆要出戰不願回家。孔明曰：「汝等既要與我出戰可出城安營待魏兵到莫待他息喘便急攻之此以逸待勞之法也。」衆兵領命各執兵器歡喜出城列陣而待。

却說西涼人馬倍道而來走的入馬困乏方欲下營歇息被蜀兵一擁而進。人人奮勇將鎗兵鏢。雍涼兵抵敵不住。望後便退蜀兵奮力追殺殺得那雍涼兵屍橫遍野血流成渠。孔明

明出城收聚得勝之兵入城賞勞。忽報永安李嚴有書告急孔明大驚奔封視之書云：

近聞東吳令人入洛陽與魏連和魏令吳取劉華吳尚未起兵今嚴探知消息伏望丞相早作良圖。孔明覽畢甚是驚疑乃聚衆將曰：「若東吳與兵寇蜀吾須索速回也。」即傳令教祁山大寨人馬且退回西川。司馬懿知吾屯軍在此必不敢追趕。於是王平張嶷吳班吳懿分兵兩路徐徐退入西川去了。

張郃見蜀兵退去恐有計策不敢來追乃引兵往見司馬懿曰：「今蜀兵退去不知何意。」懿曰：「孔明詭計極多不可輕動不如堅守待他糧盡自然退去。」大將魏平出曰：「蜀兵拔祁山之營而退正可乘勢追之都督按兵不動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堅執不從。

却說孔明知祁山兵已回遂令楊儀馬忠入帳授以密計令先引一萬弓弩手去劍閣木門道兩下埋伏若魏兵追到聽吾礮響急滾下木石先截其去路兩頭一齊射之。二人引兵去了又喚魏延關興引兵斷後城上四面遍插旌旗城內亂堆柴草虛放礮。大大盡望木門道而去。

魏營巡哨軍來報司馬懿曰：「蜀兵大隊已退但不知城中還有多少兵。」懿自往視之見城上插旗城中烟起笑曰：「此乃空城也。」令人探之果是空城。懿大喜曰：「孔明已退誰敢追之。」

先鋒張郃曰：「吾願往。」懿阻曰：「公性急躁，不可去。」郃曰：「都督出關之時，命吾為先鋒，今日正是立功之際，却不用吾，何也？」懿曰：「劉兵退去，險阻處必有埋伏，須十分仔細方可追之。」郃曰：「吾已知得，不必挂慮。」懿曰：「公自欲去，莫欲追悔。」郃曰：「大丈夫捨身報國，雖萬死無恨。」懿曰：「公既堅執要去，可引五千兵先行，却教魏平引二萬馬步兵後行，以防埋伏。吾却引兵三千兵隨後策應。」

張郃領命引兵火速前追趕，行到三十餘里，忽然背後一聲喊起，樹林內閃出一彪軍，為首大將橫刀勒馬大叫曰：「賊將引兵那裏去！」郃回頭視之，乃魏延也。郃大怒，回馬交鋒，不十合，延詐敗而走。郃又追趕三十餘里，勒馬回顧，全無伏兵，又策馬前追。方轉過山坡，忽喊聲大起，一彪軍閃出，為首大將乃關興也。橫刀勒馬大叫曰：「張郃休趕有吾在此！」郃就拍馬交鋒，不十合，興撥馬便走。郃隨後追之，趕到一密林內，郃心疑令人四下哨探，並無伏兵，於是放心又趕。

不想魏延却抄在前面，郃又與戰十餘合，延又敗走。郃奮怒起來，又被關興抄在前面，截住去路。郃大怒，拍馬交鋒，戰有十合，蜀兵盡棄衣甲什物等件，塞滿道路。魏軍皆下馬爭取，延與二將輪流交戰。張郃奮勇追趕，看看天晚，趕到木門道口，魏延撥回馬，高聲大叫曰：「張郃逆賊，吾不與汝相拒，汝只願趕來，吾今與汝決一死戰！」郃十分忿怒，挺鎗驟馬，直取魏延。延揮刀來迎，戰不

十合，延大敗，盡棄衣甲，頭盔，匹馬引敗兵望木門道中而走。張郃殺的性起，又見魏延大敗而逃，乃驟馬趕來。此時天色昏黑，一聲砲響，山上火光冲天，大石亂柴滾將下來，阻截去路。郃大驚曰：「我中計矣！」急回馬時，背後已被木石塞滿了歸路，中間只有一段空地，兩邊皆是峭壁，郃進退無路。忽一聲梆子響，兩下萬弩齊發，將張郃并百餘個部將皆射死於木門道中。後人有詩曰：

伏弩齊飛萬點星，木門道上射離兵。至今劍閣行夫過，猶說軍師舊日名。

却說張郃已死，隨後魏兵追到，見塞了這路，已知張郃中計。衆軍勒回馬急退，忽聽的山頭上大叫曰：「諸葛丞相在此！」衆軍仰視，只見孔明立於火光之中，指衆軍而言曰：「吾今日圍獵，欲射一二馬，誤中一箭，汝各人安心而去，上覆仲達早晚必為吾所擒矣！」

魏兵回見司馬懿，細告前事。懿悲傷不已，仰天歎曰：「張郃義身死，吾之過也。」乃收兵回洛陽。魏主聞張郃死，揮淚歎息，令人收其屍厚葬之。

却說孔明入漢中，欲歸成都，見後主。都護李嚴妄奏後主曰：「臣已備辦軍糧，行將運赴丞相軍前，不知丞相何故忽然班師？」後主聞奏，即命尙書費禕入漢中，見孔明問班師之故。禕至漢中，宣後主之意。孔明大驚曰：「李嚴發費告急，說來吳將與兵寇

川因此同師。費禕曰：「李嚴奏稱軍糧已辦，丞相無故回師，天予因此命某來問耳。」

孔明大怒，令人訪察，乃是李嚴因軍糧不濟，怕丞相見罪，故發誓取回，却又妄奏天子，遮飾已過。孔明大怒曰：「匹夫為一己之故，廢國家大事。」令人召至，欲斬之。費禕勸曰：「丞相念先帝託孤之意，姑且寬恕。」孔明從之。費禕即具表啓奏後主。後主登表勃然大怒，叱武士推出李嚴斬之。參軍蔣琬叩首奏曰：「李嚴乃先帝托孤之臣，乞聖恩寬恕。」

後主從之，即譴為庶人，徙於梓潼郡閒住。孔明回到成都，用李嚴子李豐為長史，積草屯糧，講陣論武，整治軍器，存恤將士。三年然後出征。兩川人民軍士皆仰其恩德。

### 第一百二回 司馬懿占北原渭橋

却說譙周官居太史，頗明天文，見孔明又欲出師，乃奏後主曰：「臣今聽掌司天臺，但有禍福，不可不奏。近有羣鳥數萬，自南飛來，投於漢水而死，此不祥之兆。臣又觀天象，見奎星躔於太白之分，盛氣在北，不利伐魏。又成都人民，皆聞柏樹夜哭。」有此數般災異，丞相只宜謹守，不可妄動。」

孔明曰：「吾受先帝托孤之重，當竭力討賊，豈可以虛妄之災氣而廢國家大事耶？」遂命有司設太牢祭於昭烈之廟，涕泣拜告曰：「臣亮五出祁山，未得寸土，負罪非輕。今臣復統全部再

光陰荏苒，不覺三年。時建興十三年春二月，孔明入朝奏曰：「臣今將軍士已經三年，糧草盡，軍器完備，人馬雄壯，可以伐魏。今番若不掃清奸黨，恢復中原，誓不見陛下也。」後主曰：「方今已成鼎足之勢，吳魏不能入寇，相父何不安享太平？」孔明曰：「臣受先帝知遇之恩，夢寐之間，未嘗不設伐魏之策。竭力盡忠，為陛下克復中原，重興漢室，臣之願也。」

言未畢，班部中一人出曰：「丞相不可興兵。」眾視之，乃魏將也。武侯盡瘁惟愛國，太史知機又論天。未知譙周有何談論，且看下文分解。

### 諸葛亮造木牛流馬

出祁山，誓竭力盡心，剿滅漢賊，恢復中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祭畢，拜辭後主，星夜至漢中，聚集諸將，商議出師。忽報關興病亡。孔明放聲大哭，昏倒於地，半晌方甦。眾將再三勸解。孔明歎曰：「可憐忠義之人，天不與以壽，我今番出師，又少一員大將也。」後人有詩歎曰：

生死人常理，蟬蟬一樣空。但存忠孝節，何必壽喬松？孔明引劄兵三十四萬，分五路而進，令姜維魏延為先鋒，皆出祁山取齊，令李恢先運糧草於斜谷道口伺候。

并說魏國因舊歲有青龍自摩汲井內而出，改為青龍元年。此時乃青龍二年春二月也。近臣奏曰：「邊官飛報蜀兵三十餘萬，分五路復出祁山。」

魏主曹叅大驚，急召司馬懿至，謂曰：「蜀人三年不曾入寇，今諸葛亮又出祁山如之奈何？」懿奏曰：「臣夜觀天象，見中原旺氣正盛，星犯太白，不利於西川。今孔明自負才智，逆天而行，乃自取敗亡也。臣託陛下洪福，當往破之。」巨驥保四人同去。

懿曰：「卿保何人？」懿曰：「夏侯淵有四子，長名霸，字仲權，次名威，字季權，三名惠，字稚權，四名和，字義權，皆威、二人弓馬熟，劉惠和二人，諳知輜略。此四人常欲為父報仇。臣今保夏侯淵，侯威為左右先鋒，夏侯惠、侯和為行軍司馬，共贊軍機，以退蜀兵。」

懿曰：「向者夏侯淵驕馬，建誤軍機，失陷了許多人馬，至今羞慚不問。今此四人，亦與驕馬同否？」懿曰：「此四人非驕之比也。」

懿乃從其請，即命司馬懿為大都督，凡將士悉聽懿才，費用各處兵馬皆聽調遣，受命辭朝出城。懿又以手詔賜懿曰：

「卿到渭濱，宜堅壁固守，勿與交鋒。蜀兵不得志，必詐退誘敵，卿慎勿追。待彼糧盡，必將自走，然後乘虛攻之，則取勝不難，亦免軍馬疲勞之苦。計莫善於此也。」  
司馬懿領首受詔，即日長安聚集各處軍馬，共四十五萬，皆

來渭濱下寨，又撥五萬軍於渭水上搭起九座浮橋，令先鋒夏侯淵、侯威、過渭水安營。又於大營之後，東原築起一城，以防不虞。懿正與眾將商議間，忽報郭淮、孫禮來見。懿迎入禮畢，淮曰：

「今蜀兵悉在祁山，倚跨渭登原，接連北山，阻絕驍道，大可慮也。」懿曰：「所言甚善，公可就總督臨西軍馬，據北原下寨，深溝高壘，按兵休動，只待彼糧盡，方可攻之。」郭淮、孫禮領命引兵下寨去了。

却說孔明復出祁山下五個大寨，按左右中前後自斜谷直至劍關一連又下十四個大寨，分屯軍馬，以為久計。每日令人巡哨，忽報郭淮、孫禮領西之兵於北原下寨。孔明謂諸將曰：「魏兵於北原安營者，懼吾取此路，阻絕驍道也。吾今虛攻北原，却暗取渭濱，令人牽木筏百餘隻，上載草把，選慣熟水手五千人，駕之我黃夜只攻北原，司馬懿必引兵來救。彼若少敗，我把後軍先渡過岸去，然後把前軍下於棧中，休要上岸，灑水取浮橋，放火燒斷，以攻其後。吾自引一軍去取前營之門。若得渭水之南，則進兵不難矣。」諸將遵令而行。

早有巡哨軍飛報司馬懿，懿喚諸將議曰：「孔明如此設施，其中有詐，彼以取北原為名，順水來燒浮橋，亂吾後，却攻吾前也。」

即傳令與夏侯淵、侯威曰：「若聽得北原喊聲，便提兵於渭水南山之中，待蜀兵至，擊之。」又命張虎、樂綝引二千弓弩手伏於渭水浮橋北岸。若蜀兵乘木筏灑水而來，河上齊射之，休令



近橋。又傳令郭注孫禮曰：「孔明來北原，暗渡渭水，汝新立之營，人馬不多，可埋伏於半路。若劉兵於午後渡水，黃昏時分，必乘汝攻，汝詐敗而走，劉兵必追。汝等皆以弓弩射之，蓄水陸並進。若劉兵大至，只看我指揮而擊之。」各處下令已畢，又令二子——司馬師、司馬昭——引兵救應前營。懿自引一軍救北原。

却說孔明令魏延馬岱引兵渡渭水攻北原，令吳班、吳懿引木筏兵去搗浮橋，令王平、張飛為前隊，姜維、馬忠為中隊，糜化、張翼為後隊，分兵三路，去攻渭水。早當是日午時，人馬驟大，雲霧覆渭水，列成陣勢，緩緩而行。

却說魏延、馬岱將近北原，天色已昏，孫禮暗見，便棄營而走。魏延知有準備，急退軍時，四下喊聲大震，左右有司馬懿，右有郭淮，兩隊兵殺來，魏延馬岱奮力殺出，劉兵多半落於水中。徐衆奔逃無路，幸得吳懿兵殺來，救了敗兵過岸。拒住。吳班分一半兵，撈筏順水來搗浮橋，却被張虎、樂綽在岸上亂箭射住。吳班中箭落水而死。徐軍跳水逃命，木筏盡被魏兵奪去。

此時王平、張飛不知北原兵敗，直奔到魏營，已有二更天氣。只聽得喊聲四起。王平謂張飛曰：「馬軍攻打北原，未知勝負。渭南之寨，現在面前，如何不見一個魏兵？莫非司馬懿知道了，先作準備也。我等且看浮橋火起，方可進兵。」

二人勒住軍馬，忽背後一騎馬來，報說：「丞相教軍馬急回北原，兵浮橋兵俱失了。」王平、張飛大驚，急退軍時，却被魏兵抄

在背後，一聲礮響，一齊殺來，火光冲天。王平張飛引兵趕迎，兩軍混戰一場，平張二人奮力殺出，劉兵折傷大半。孔明回到祁山，夫妻收聚殘兵，約折了萬餘人，心中憂悶。

忽報費禕自成都來見丞相。孔明請入，費禕禮畢，孔明曰：「吾有一書，正欲與公去東吳投遞，不知肯去否？」禕曰：「丞相之命，豈敢推辭？」孔明即修書付費禕去了。禕持書運到建業，入見吳主孫權，呈上孔明之書。權拆視之，書略曰：

漢室不幸，王綱失紀，曹賊篡逆，遂延及今。亮受昭烈皇帝寄託之重，殫不竭力，盡忠今。大兵已會於祁山，狂寇將亡於渭水，伏望陛下念同盟之義，命將北征，共取中原，同分天下。書不盡言，萬希聖鑒。

權當畢，大喜，乃謂費禕曰：「朕久欲興兵，未得會合孔明，今既有書到，即日朕自親征，入居興門，取魏新城，再令陸遜討葛瑾等屯兵於江夏河口，取襄陽，孫韶張承等出兵廣陵，取淮陽等處。三處一齊進軍，共三十萬，尅日興師。」費禕拜謝曰：「賊如此，則中原不日自破矣。」

權設宴款待費禕。飲間，權問曰：「丞相軍前，用誰當先破敵？」禕曰：「魏延為首。」權笑曰：「此人勇有餘，而心不正。若一朝無孔明，彼必為禍。孔明豈未知耶？」禕曰：「陛下之言極當。臣今歸去，即當以此言告孔明。」遂拜辭孫權，回到祁山，見了孔明，具言吳主起大兵三十萬，御駕親征，兵分三路而進。孔明又問曰：

吳主頗有所言否？費禕將論魏延之語告之。孔明歎曰：「真聰明之主也。吾非不知此人為惜其勇，故用之耳。」禕曰：「丞相早宜區處。」孔明曰：「吾自有法。」

禕辭別孔明，自回成都。孔明正與諸將商議征進，忽報有魏將來投降。孔明喚入問之。答曰：「某乃魏國偏將軍鄧文也。近與秦朗同領人馬，糧司馬懿調用，不料懿徇私偏袒，加秦朗為前將軍，而視文如草芥。因此不平，特來投降丞相，願賜收錄。」

言未已，人報秦朗引兵在寨外單搦鄧文交戰。孔明曰：「此之武藝比汝若何？」鄧文曰：「某當立斬之。」孔明曰：「汝若先殺秦朗，吾方不疑。」鄧文欣然上馬出營，與秦朗交鋒。孔明親自出營視之。只見秦朗挺鎗大罵曰：「反賊盜我戰馬來此，可早還我！」言訖，直取鄧文拍馬揮刀相迎。只一合，秦朗於馬下，魏軍各自逃走。鄧文提首級入營。

孔明回到帳中，坐定，喚鄧文至，勃然大怒，叱左右推出斬之。鄧文曰：「小將無罪。」孔明曰：「吾向識秦朗，汝今斬者，並非秦朗，安敢欺我？」文拜告曰：「此實秦朗之弟秦明也。」孔明笑曰：「司馬懿令汝來降，於中取事，却如何賭得我過若不實說，必然斬汝！」

鄧文只得告訴其實，是詐降，泣求免死。孔明曰：「汝既求生，可修書一封，教司馬懿自來劫營，吾便饒汝性命。若捉住司馬懿，便是汝之功，還當重用。」鄧文只得寫了一書，呈與孔明。孔明令

將鄧文監下。樊建問曰：「丞相何以知此人詐降？」孔明曰：「司馬懿不輕用人，若加秦朗為前將軍，必武藝高強。今與鄧文交馬，只一合便為文所殺，必不是秦朗也，以故知其詐。」

衆皆拜服。孔明選一百精軍士，附耳分付如此如此。軍士領命，持書進來魏寨，求見司馬懿。懿喚入，拆書看畢，問曰：「汝何人也？」答曰：「某乃中原人流落蜀中，鄧文與某同鄉。今孔明因鄧文有功，用為先鋒。鄧文特託某來獻書，約於明日晚開，舉火為號，望乞都督盡提大軍前來劫寨。鄧文在內為應。」

司馬懿反覆詰問，又將來書仔細檢看，果然是實，即賜軍士酒食，分付曰：「本日二更為期，我自來劫寨。大事若成，必重用汝。」軍士拜別，回到本寨，告知孔明。孔明仗劍步出，禱祝已畢，喚王平張嶷分付如此如此。又喚馬忠馬岱分付如此如此。又喚魏延分付如此如此。孔明自引數十人，坐於高山之上，指揮衆軍。

却說司馬懿見了鄧文之書，便欲引二子提大軍來劫寨。長子司馬懿諫曰：「父親何故據片紙而親入重地，倘有疎虞，如之奈何？不如令別將先去，父親為後應可也。」懿從之，遂令秦朗引一萬兵去劫寨。懿自引兵接應。是夜初更，風清月朗，將及二更時分，忽然陰雲四合，黑氣漫空，對面不見。懿大喜曰：「天使我成功也！」

於是人盡擗救，馬皆勒口，長驅大進。秦朗當先，引一萬兵直殺入蜀寨中，並不見一人。朗知中計，忙叫退兵。四下火把齊明，喊

聲震天。懿在山上，見此光景，大笑曰：「天使我成功也！」

聲震地，左有王平，顯巖右有馬岱，兩路兵殺來。秦顯死戰，不能得出。背後司馬懿見蜀寨火光冲天，喊不絕聲，又不知魏兵勝負，只顧催兵接應。望火光中殺來，忽然一聲喊起，鼓角喧天，火礮震地。左有魏延，右有姜維，兩路殺出。魏兵大敗，十傷八九，四散逃奔。

此時秦朗所引一萬兵，都殺蜀兵圍住，箭如飛蝗。秦朗死於亂軍之中。司馬懿引敗兵奔入本寨。三更以後，天復清朗。孔明在山頭上鳴金收軍。原來三更時陰雲暗黑，乃孔明用遁甲之法，後收兵已了。天復清朗，乃孔明驅六丁六甲掃蕩浮雲也。

當下孔明得勝回寨，命將鄭文斬了，再議取渭南之策。每日令兵搦戰，魏軍只不出迎。孔明自乘小車，來祁山前渭水東，西踏看地理。忽到一谷口，見其形如葫蘆之狀，內中可容千餘人。兩山又合一谷，可容四五百人。背後兩山環抱，只可通一人一騎。孔明看下心中大喜，問鄉導官曰：「此處是何地名？」答曰：「此名上方谷，又號葫蘆谷。」

孔明回到帳中，喚裨將杜叡、胡忠二人，附耳授以密計。令喚集隨軍匠作一千餘人，入葫蘆谷中製造「木牛流馬」。應用又令馬岱領五百兵守住谷口。孔明囑馬岱曰：「匠作人等，不許放出。外人不得放入。善選不時自來勸視。捉司馬懿之計，只在此舉。切不可走漏消息。」馬岱受命而去。杜叡等二人在谷中監督匠作，依法製造。孔明每日往來指示。

忽一日，長史楊儀入告曰：「即今糧米皆在劍閣，人夫牛馬，搬運不便，如之奈何？」孔明笑曰：「吾已運謀多時也。前著所積木料，并西川收買下的大木，教人製造木牛流馬，搬運糧米，甚是便利。牛馬皆不食食，可以輕運，整夜不絕。」衆皆驚曰：「自古及今，未聞有「木牛流馬」之事，不知丞相有何妙法，造此奇物？」孔明曰：「吾已令人依法製造，尚未完備。吾今先將造木牛流馬之法，尺寸方員，長短闊狹，開寫明白，汝等視之。」衆大喜。孔明即手書一紙，付衆觀看。衆將讀而視，其造木牛之法云：

方腹曲脛，一腹四足，頭入領中，舌着於腹，轉多而行少。獨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三十里。曲者爲牛頭，變者爲牛足。橫者爲牛領，轉者爲牛脚。覆者爲牛背，方者爲牛腹，垂者爲牛舌，曲者爲牛肋。刻者爲牛齒，立者爲牛角。細者爲牛鞅，橫者爲牛鞅，牛御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人不勞，牛不飲食。

造流馬之法云：

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五分。脊骨同前，軀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脚孔分墨去頭四寸五分，長一寸五分，廣一寸。前杠孔去前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孔徑三寸，廣一寸。後輪孔去前杠孔分墨一尺五寸，大小與前同。後杠孔去後脚孔分墨一寸二分，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六寸五分。後杠與前同。

二枚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從上紅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紅孔去下紅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脚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軒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三脚紅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

衆將看了一遍，皆拜服曰：「丞相真神人也！」過了數日，木牛流馬皆造完備，宛然如活者一般。上山下嶺，各盡其便。衆軍見之，無不欣喜。孔明令右將軍高翔引一千兵駕着木牛流馬，自劍閣直抵祁山大寨，往來搬運糧草，供給蜀兵之用。後人有詩讚曰：

劍閣險峻驅流馬，斜谷崎嶇駕木牛。後世若能行此法，輸將安得使人愁。

却說司馬懿正憂悶，忽哨馬報說：「蜀兵用木牛流馬轉運糧草，人不大勞，牛馬不食。」懿大驚曰：「吾所以堅守不出者，爲彼糧草不能接濟，欲待其自斃耳。今用此法，必爲久遠之計，不思退矣。如之奈何？」急喚張虎、徐德二人分付曰：「汝二人各引五百軍，從斜谷小路抄出，截斷木牛流馬，任他過盡，一齊殺出，不可多論，只搶三五匹便回。」

二人依令，各引五百軍，扮作蜀兵，夜間偷過小路，伏在各中。果見高翔引兵驅木牛流馬而來，將次過盡，兩邊一齊鼓噪殺出。蜀兵措手不及，墜下數匹。張虎、徐德歡呼曰：「本寨司馬懿着了！」

果然進退如活的一般。乃大喜曰：「汝會用此法，藝道我不會用。」便令巧匠百餘人，當面拆開，分付依其尺寸，長短厚薄之法，二枚製成木牛流馬，不消半月，造成二千餘隻，與孔明所造者一般。法則亦能奔走，遂令魏將軍岑威引一千軍，驅駕木牛流馬，去關西搬運糧草，往來不絕。魏營軍將無不歡喜。

却說高翔回見孔明，說魏兵搶奪木牛流馬各五六匹去了。孔明笑曰：「吾正要他搶去，我只費了幾匹木牛流馬，却不久便得軍中許多資助也。」諸將問曰：「丞相何以知之？」孔明曰：「司馬懿見了木牛流馬，必然做我法度，一樣製造。那時我又有一策。」

數日後，人報魏兵也會造木牛流馬，往關西搬運糧草。孔明大喜曰：「不出吾之算也。」便喚王平分付曰：「汝引一千兵，扮作魏人，星夜偷過北原，只說是巡糧草，混入彼運糧軍中，將糧糧之人盡皆殺散，却驅木牛流馬而回，還奔過北原來。此處必有魏兵追趕，汝便將木牛流馬口內舌頭扭轉，牛馬就不能行動，汝等竟棄之而走。背後魏兵趕到，牽拽不動，扛擡不去，吾再行兵到，汝却回身再將牛馬舌扭過來，長驅大行。魏兵必疑爲怪也。」

王平受計引兵而去。孔明又喚張嶷分付曰：「汝引五百軍，扮作六丁六甲神兵，鬼頭獸身，用五綵塗面，故作種種怪異之狀。一手執鐵旗，一手仗寶劍，身挂葫蘆，內藏烟火之物，伏於山邊。待木牛流馬到時，放起烟火，一齊擁出，驅牛馬而行。魏人見之，必

疑是神鬼，不敢來追趕。」

張凝受計引兵而去。孔明又喚魏延、姜維分付曰：「汝二人同引一萬兵，去北原寨口接應木牛流馬，以防交戰。」又喚廖化、張翼分付曰：「汝二人引五千兵，去斷司馬懿來路。」又喚馬忠、馬岱分付曰：「汝二人引二千兵，去渭南搦戰。」六人各各遵令而去。

且說魏將岑威引軍驅木牛流馬，裝載糧草，正行之間，忽報前面有兵巡邏，岑威令人哨探，果是魏兵，遂放心前進。兩軍合在一處，忽然喊聲大震，蜀兵就本隊裏殺起，大呼「蜀中大將王平在此！」魏兵措手不及，被蜀兵殺死大半。岑威引敗兵抵敵，被王平一刀斬了。餘皆潰散。王平引兵盡驅木牛流馬而回，敗兵飛奔報入北原寨內。郭淮聞軍糧被劫，疾忙引軍來救。王平令兵扭轉木牛流馬舌頭，俱棄於道中，且戰且走。郭淮教且莫追，只驅回木

### 第一百三回 上方谷司馬受困

却說司馬懿被張翼、廖化一陣殺敗，匹馬單鎗，望密林間而走。張翼收住後軍，廖化當先追趕。看看趕上，懿驚慌，邊樹而轉，化一刀砍去，正砍在樹上，及拔出刀時，懿已走出林外。廖化隨後趕出，却不知去向。但見樹林之東，落下金盔一個。廖化取盔，梢在馬上，一直望東追趕。原來司馬懿把金盔棄於林東，却反向西走去。了箇化追了一程，不見蹤跡，奔出谷口，遇見姜維，同回寨見馬衆

軍一齊驅趕，却那裏驅得動。郭淮心中疑惑，正無奈何，忽數角喧天，喊聲四起，兩路兵殺來，乃魏延、姜維也。王平復引兵殺回，三路夾攻，郭淮大敗而走。王平令軍士將牛馬舌頭，重復扭轉，驅趕而行。郭淮望見，方欲回兵再追，只見濃煙雲突起，一隊神兵擁出一個個手執旗劍，怪異之狀，擁護木牛流馬，如風擁而去。郭淮大驚曰：「此必神助也！」衆軍見了，無不驚畏，不敢追趕。

却說司馬懿聞北原兵敗，急自引軍來救。方到半路，忽一聲砲響，兩路兵自險峻處殺出，喊聲震地。旗上大書「漢將張翼、廖化」，司馬懿見了大驚，魏軍着慌，各自逃竄。正是

路逢神將糧遭劫，身遇奇兵命又危。  
未知司馬懿怎地抵敵，且看下文分解。

### 五丈原諸葛禳星

孔明張凝早驅木牛流馬到寨，交割已畢，獲糧萬餘石。廖化獻上金盔，錄為頭功。魏延心中不悅，口出怨言。孔明只道不知，且說司馬懿逃回寨中，心甚惱悶，忽使命齋請至，言黃吳三路入寇，朝廷正議命將抵敵，令懿等堅守勿戰。懿交命已重，深溝高壘，堅守不出。

却說曹叡聞孫權分兵三路而來，亦起兵三路迎之，令劉劭

引兵救江夏。田豫引兵救襄陽。魏自與滿寵率大軍救合淝。滿寵先引一軍至淝水口。望見東岸戰船無數。旌旗蔽滿。躍入軍中。奏魏主曰：「吳人必輕我遠去，未曾備。今夜可乘虛劫其水寨，必得全勝。」魏主曰：「汝言正合朕意。」即令驍將張球領五千兵，各帶火具，從湖口攻之。滿寵引兵五千，從東岸攻之。

是夜二更時分，張球滿寵各引軍悄悄望湖口進發。將近水寨，一齊吶喊殺入。吳兵驚亂，不能而走。被魏軍四下舉火，燒殺戰船糧草。器其不計其數。諸葛瑾率敗兵逃走。沔口魏兵大勝而回。次日，哨軍報知陸遜。遜集諸將議曰：「吾當作表申奏主上，請撤新城之圍，以兵斷魏軍歸路。吾率眾攻其前，彼首尾不敵，一鼓可破也。」

榮服其言。陸遜即具表，遣一小校密地齎往新城。小校領命，齎着表文行至渡口，不期被魏軍伏路，捉住解赴軍中。見魏主曹叡，欲搜出陸遜表文。覽畢，歎曰：「東吳陸遜真妙算也。」遂命將吳卒監下，令劉劭諒防孫權發兵。

却說諸葛瑾大敗一陣，又值暑天，人馬多生疾病，乃修書一封，令人轉達陸遜，欲撤兵還國。遜看書畢，謂來人曰：「拜上將軍，吾自有主意。」使者回報諸葛瑾，問：「陸將軍作何舉動？」使答曰：「但見陸將軍催督眾人於營外種痘，救自與諸將在驛門射戲。」

瑾大驚，親自在陸遜營中，與魏相見，問曰：「今曹叡親來，兵

勢甚盛，都督何以禦之？」遜曰：「吾前遣人奉表於主上，不料為敵人所得。機謀既洩，彼必知備與戰無益，不如此退已。差人奉表約主上，緩發退兵矣。」瑯曰：「都督既有此意，即宜速退，何又遲延？」遜曰：「吾軍欲退，當徐徐而動。今若便退，魏人必乘勢追趕。此取敗之道也。足下宜先督船隻，詐為拒敵之意，吾悉以人馬向驛陽前進，為疑心之計。然後徐徐退歸江東。魏兵自不敢近耳。」瑯依其計，辭遜歸本營，整頓船隻，預備起行。陸遜整肅部伍，張揚聲勢，望襄陽進發。

早有細作報知魏主，說吳兵已動，須用隄防。魏將聞之，皆要出戰。魏主素知陸遜之才，諗眾將曰：「陸遜有謀，莫非用誘敵之計，不可輕進。」眾將乃止。數日後，哨卒報來：「東吳三路兵馬皆退矣。」魏主未信，再令人探之，回報果然盡退。魏主曰：「陸遜用兵，不亞孫吳，東南未可平也。」因飭諸將各守險要，自引大軍屯合淝，以伺其變。

却說孔明在祁山，欲為久駐之計，乃令劭兵與魏民相雜種田。軍一分，民二分，並不侵犯。魏民皆安心樂業。司馬懿入告其父曰：「劭兵劫去我許多糧米，今又令劭兵與我民相雜，屯田於渭濱，以為久計。似此真為國家大患。父親何不與孔明約期大戰一場，以決雌雄？」懿曰：「吾奉旨堅守，不可輕動。」

正議間，忽報魏延將着元帥前日所失金盃前來罵戰。眾將忿怒，俱欲出戰。懿笑曰：「聖人云：『小不忍則亂大謀。』但堅守

爲上。一語終依令不出。魏延辱罵良久方回。

孔明見司馬懿不肯出戰，乃密令馬岱造成木柵，營中掘下深壑，多積乾柴引火之物，過圍山上，多用柴草，虛搭窩鋪，內外皆伏地雷。置備停當，孔明附耳囑之曰：「可將蘆荻合後路塞斷，暗伏兵於谷中。若司馬懿追到，任他人谷，便將地雷乾柴一齊放起，火來。」又令軍士畫七星號帶於谷口，夜設七盞明燈於山上，以爲暗號。

馬岱受計，引兵而去。孔明又喚魏延吩咐曰：「汝可引五百兵去魏寨討戰，務要誘司馬懿出戰，不可取勝，只可詐敗。懿必追趕，汝却望七星旗處而入。若是夜間，則望七盞燈處而走。只要引得司馬懿入葫蘆谷內，吾自有擒之之計。」

魏延受計，引兵而去。孔明又喚高翔吩咐曰：「汝將木牛流馬，或二三十爲一羣，或四五十爲一羣，各裝米糧於山路往來行走。如魏兵搶去，便是汝之功。」

高翔領計，驅駕木牛流馬去了。孔明將祁山谷一一調去，只維屯田吩咐：「如別兵來戰，只許詐敗。若司馬懿自來，方併力只攻渭南，斷其歸路。」孔明分撥已畢，自引一軍近上方谷下營。

且說夏侯惠、夏侯和二人入寨告司馬懿曰：「今蜀兵四散結營，各處屯田，以爲久計。若不趁此時除之，令安居日久，深根固蒂，難以搖動。」懿曰：「此必又是孔明之計。」二人曰：「都督若如此疑慮，還敢何時得滅我兄弟二人當奮力決一死戰，以報

願。」懿曰：「既如此，汝二人可分頭出戰。」遂令夏侯惠、夏侯和各引五千兵去訖。懿坐待回音。

却說夏侯惠、夏侯和二人分兵兩路，正行之間，忽見蜀兵驅木牛流馬而來。二人一齊殺將過去，蜀兵大敗奔走。木牛流馬盡被魏兵搶獲，解送司馬懿營中。次日又劫獲得人馬百餘，亦解赴大寨。

懿將解到蜀兵，詰審虛實。蜀兵告曰：「孔明只料都督堅守不出，盡命我等四散屯田，以爲久計。不想却被擒獲。」懿即將蜀兵盡皆放回。夏侯和曰：「何不殺之？」懿曰：「量此小卒，殺之無益。放歸本寨，令說魏將寬厚仁慈，釋彼戰心，此呂蒙取荊州之計也。」遂傳令今後凡有擒到蜀兵，俱當善遣之，仍重賞有功將吏，諸將皆聽令而去。

却說孔明令高翔伴作運糧，驅駕木牛流馬往來於上方谷內。夏侯惠等不時截殺，半月之間，連勝數陣。司馬懿見蜀兵屢敗，心中歡喜。一日，又擒到蜀兵數十人。懿喚至帳下問曰：「孔明今在何處？」衆告曰：「諸葛丞相不在祁山，在上方谷西十里下營安住。今每日運糧屯於上方谷。」

懿備細問了，即將衆人放去，擇喚諸將吩咐曰：「孔明今不在祁山，在上方谷安營。汝等於明日可一齊併力攻取祁山大寨。吾自引兵來接應。」衆將領命，各各準備出戰。司馬懿曰：「父親何故反欲攻其後？」懿曰：「祁山乃蜀人之根本，若見我兵攻之，

各營必難來救，我即取上方谷燒其糧草，使彼首尾不接，必大敗也。」司馬懿曰：「此即發兵起行，令張虎、樂綰各引五千兵，在後救應。」

且說孔明正在山上望見魏兵，或三五千一行，或二三千一行，——被五將紛紛，前後圍住，料必取上方谷大寨，乃奮傳令衆將：「若司馬懿自來，汝等便往劫寨，奪了渭南。」衆將各各聽令。

卻說魏兵奔到山來，見兵四下一齊响號，奔去，在谷應之時，司馬懿兵都去救，山腰上二千並軍護衛人馬，及在上方谷來，延在谷口，只盼司馬懿到來，忽見一枝魏兵殺到，延向前視之，正是司馬懿大罵曰：「司馬懿休走！」無刀相趕，延挺槍接戰，不上三合，延投回馬便走，遂隨後趕來，延見望七人，各處而走。

延見延延負一入，重傷又少，於公道之，令司馬懿在左，司馬懿在右，自居中，一齊攻殺將來，魏延引五百兵皆退入谷中去，延追到谷口，先令人入谷中暗探回報，谷內並無伏兵，山上皆是草房，延曰：「此必是積糧之所也。」遂大驅士馬，盡入谷中，忽見草房上盡是乾柴，前面魏延已不見了，恐心疑，謂二子曰：「伏有兵在斷谷口，如之奈何？」

言未已，只聽得喊聲大震，山上一齊丟下火把來，燒斷谷口，魏兵奔逃無路，山上火鏡射下，地雷一齊突出，草房內竟與都着。

剝剝雜雜，火勢冲天，司馬懿驚得手足無措，乃下馬抱二子大哭曰：「我父子三人皆死於此處矣！」

正哭之間，忽然狂風大作，黑氣漫空，一響霹靂響處，驟雨傾盆，灌谷之火，盡皆澆滅，地雷不震，火器無功。司馬懿大喜曰：「不就此時發出，更待何時？」即引兵奮力衝殺，張虎、樂綰亦各引兵殺來，接應馬岱軍，少不敢追趕。司馬懿父子與張虎、樂綰合兵一處，同到渭南大寨，不想寨柵已被魏兵奪了。郭淮、孫禮正在浮橋上與魏兵接應，司馬懿率引兵殺到，魏兵退去，盡燒斷浮橋，據住北岸。

且說魏兵在祁山攻打蜀寨，聽知司馬懿大敗，失了渭南營寨，軍心慌亂，急退時，四面蜀兵衝殺將來，魏兵大敗，十傷八九，死者無數，餘衆奔過渭北逃生。孔明在山上見魏延、司馬懿入谷，一時火光火起，心中喜喜，以為司馬懿此番必死，不期天降大雨，火不能着，哨馬報說司馬懿父子俱逃去了。孔明歎曰：「一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及也。」後人有詩歎曰：

谷口風狂烈焰飄，何期驟雨降青霄。武侯妙計如能就，安得山河屬晉朝。

却說司馬懿在渭北寨內傳令曰：「渭南寨柵，今已失了，諸將如再言出戰者斬。」衆將聽令，據守不出。郭淮入告曰：「近日孔明引兵巡哨，必將擇地安營。」懿曰：「孔明若出武功依山而東，我等皆危矣。若出渭南西止五丈原，方無事也。」令人探之，聞

完



魏果也五丈原司馬懿以手加額曰「大魏皇帝之法歸也」遂令諸將堅守勿出彼久必自變

且說孔明自引一軍屯於五丈原，景令人搦戰，魏兵只不出。孔明乃取巾幘並婦人精素之服，盛於大盒之內，修書一封，遣人送至魏寨。諸將不敢擅啟，引來使入見司馬懿。懿對衆啓盒，盒之內有巾幘婦人之衣，並書一封。懿拆視其書，略云：

仲達既為大將，統領中原之衆，不思披堅執銳，以決勝雄，乃甘守土巢，隱避刀箭，與婦人又何異哉！今遣人送巾幘素衣，至如不出戰，可再拜而受之，倘恥心未泯，猶有男子胸襟，早與批過，依期赴敵。

司馬懿看畢，心中大怒，乃佯笑曰：「孔明視我為婦人耶！即受之，令速待來使。」懿問曰：「孔明瘦食及事之煩簡若何？」使省曰：「丞相與夜寐，旬二十以上皆親寤，所啖之食月不過數升。」懿顧謂諸將曰：「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

使者辭去，回到五丈原，見了孔明，且說：「司馬懿受了巾幘女衣，看了書札，不喚怒，只問丞相寢食及事之煩簡，絕不提起軍旅之事，如此應對，彼言「食少事煩，豈能長久」。」孔明歎曰：「彼深知我也！」

主簿楊禰曰：「某見丞相自校簿籍，以為不必。夫為治有能，上下不可相侵。譬之治家之道，必使僕執耕稼，與私業無涉。所求皆足，其家主從容自在，高枕飲食而已。若身勞心費，其功歸於主，而利歸於己，此則家之不寧也。」

形疲神困，終無一成。其營必不難裨，魏失其策，志之運也。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

昔兩言愛牛喘，不問橫道死人，陳平不知饑殺之數，曰：「自有主者。」今丞相親理細事，汗流終日，豈不勞乎？司馬懿之言，真至膏也。孔明泣曰：「吾非不知，但受先帝託孤之重，惟恐他人不似我盡心也。」衆皆垂淚，自此孔明自覺神思不寧，諸將因此未敢進兵。

却說魏將皆知孔明以巾幘女衣辱司馬懿，懿受之不戰。衆將忿忿入帳告曰：「我等皆大國名將，安忍受蜀人如此之辱，即請出戰，以決雌雄。」懿曰：「吾非不敢出戰，而甘心受辱也。奈天子明詔，令堅守無動，今若輕出，有違君命矣。」衆將俱忿怒不平。

懿曰：「汝等既要出戰，待我奏准天子，同力赴敵，何如？」衆將尤難，乃寫表遣使，直至合淝軍前，奏聞魏主曹叡。叡拆表覽之，表略曰：

臣才薄任重，伏察明旨，令臣堅守不戰，以待蜀人之自斃。奈今諸葛亮遣臣以巾幘，辱臣如婦人，恥辱至甚。臣臨先達聖聰，且夕將效死一體，以報朝廷之恩。以雲三軍之恥，臣不勝激切之至。

叡覽表畢，謂多官曰：「司馬懿堅守不出，今何故又上表求戰？」諸將對曰：「司馬懿本無戰心，必因諸葛亮辱臣，衆將忿怒之故，特上此表，欲冀公明旨，以退諸葛之心耳。」叡覽其言，即

至孝時節至謂此案係論，命勿出戰。司馬懿接詔入帳，辛毗宣  
曰：「如有有敢言再戰者，即以違旨論。」衆將只得奉詔。懿暗  
誡辛毗曰：「公深明我心也。」

於是令軍中傳說魏主命辛毗持節，傳諭司馬懿勿得出戰。  
懿將聞知此事，報與孔明。孔明笑曰：「此乃司馬懿安三軍之法  
也。」姜維曰：「丞相何知之？」孔明曰：「彼本無戰心，所以請  
戰者，以示武於衆耳。豈不聞一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安有千  
里而請戰者乎？此乃司馬懿因將士忿怒，故借曹叅之意，以制衆  
人。今又益傳此言，欲懈我軍心也。」

正論間，忽報魏將到，孔明請入問之。權曰：「魏主曹叅聞東  
吳三路進兵，乃自引大軍至合淝，令滿寵田豫劉劭分兵三路迎  
敵。漢流設計，盡燒東吳糧草戰具，吳兵多病。陸遜上表於吳王約  
會前後夾攻，不意奮表人中途被魏兵所獲，因此機關洩漏。吳兵  
無功而返。」孔明聽知此信，長歎一聲，不覺昏倒於地。衆將急救，  
半晌方甦。孔明歎曰：「吾心昏亂，舊病復發，恐不能生矣。」

是夜孔明扶病出帳，仰觀天文，十分驚慌。入帳謂姜維曰：「  
吾命在旦夕矣。」維曰：「丞相何出此言？」孔明曰：「吾見三台  
星中，客星倍明，主星幽暗，相輔列曜，其光昏暗。天象如此，吾命可  
知。」維曰：「天象雖則如此，丞相何不用祈禱之法挽回之？」孔  
明曰：「吾素諳祈禱之法，但未知天意若何，汝可引甲士四十九  
人，各執皂旗，穿皂衣，環繞帳外，我自帳中祈禱北斗，若七日內

主燈不滅，吾壽可增一紀；如燈滅，吾必死矣。隨雜人等，備飯放入。  
凡一應需用之物，只令二小童搬運。」

姜維領命自去準備。時值八月中，秋是夜，銀河耿耿，玉露零  
零，旌旗不動，刁斗無聲。姜維在帳外，引四十九人守護。孔明自於  
帳中設香花祭物，地上分布七盞大燈，外布四十九盞小燈，內安  
命燈一盞。孔明拜祝曰：「亮生於亂世，甘老林泉，承昭烈皇帝  
三顧之恩，託孤之重，不敢不竭犬馬之勞，誓討國賊，不意將星欲  
墜，陽壽將終。雖魯尺素，上告蒼蒼，伏望天慈，斷垂鑒鑒，曲延臣算，  
使得一報君恩，下救民命，克復舊物，永延漢祀，非敢妄祈，實由情  
切。倘得報恩，就帳中俯伏待旦。次日，扶病理事，吐血不止，日則計  
籌，夜則步量踏斗。」

初說司馬懿在營中堅守，忽一夜仰觀天文，大喜，謂侯夏  
曰：「吾見將星失位，孔明必然有病，不久便死。你可引一軍去  
五丈原哨探。若蜀人接戰，孔明必然患病，病矣。吾當乘勢  
擊之。」竊引兵而去。

孔明在帳中祈禱已及六夜，見主燈明亮，心中甚喜。維入  
帳，見孔明披髮仗劍，踏罡步斗，壓鐵劍，星忽隱，得窺外帳，方  
欲令人出問，魏延飛步入告曰：「魏兵至矣。」延脚步急，將主  
燈撲滅。孔明案劍而歎曰：「死生有命，不可待而禱也。」魏延惶  
恐伏地請罪。姜維忿怒，拔劍欲殺魏延。正是：  
萬事不由人做主，一心難與命爭鋒。

未知魏延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第一百四回 隕大星漢丞相歸天

### 見木像魏都督喪膽

却說姜維見魏延踏滅了燈，心中忿怒，拔劍欲殺之。孔明止之曰：「此吾命當絕，非文長之過也。」維乃收劍。孔明吐血數口，臥倒牀上，謂魏延曰：「此是司馬懿料吾有病，故令人來視探虛實，汝可急出迎敵。」

魏延領命，出帳上馬，引兵殺出寨來。其裨將見了魏延，慌忙引軍退走。延追趕二十餘里方回。孔明令魏延自回本寨，把守姜維入帳，直至孔明榻前問安。孔明曰：「吾本欲竭忠盡力，恢復中原，豈料漢室天意如此，吾且夕將死。吾平生所學已著書二十四篇，計才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內有八務、七戒、六恐、五懼之法。吾遺願將書，汝可授讀，汝可轉我書，切勿輕忽。」

維笑拜而受。孔明又曰：「吾有一陣之法，不會用，得其法，長八寸一毫，可發千矢，皆盡成團。汝宜依法選用。」維亦拜受。孔明又曰：「蜀中險道，皆不必多憂，惟陰平之地，切須仔細。此地險峻，久必有失。」又喚馬岱入帳，附耳低言，授以密計，囑曰：「我死之後，務可依計行之。」

伏願計而出，少頃，楊樛入，孔明喚至榻前，授與一錦囊，密囑曰：「我死，魏延必反，待其反時，汝與臨陣，方開此囊，那時自有斬魏延之法也。」

孔明一一調度已畢，俱昏然而倒。至曉方甦，便連夜表奏後主。後主聞奏，大驚，急命尚書李福星夜至軍中問安。後主奉李福領命，趨程赴五丈原，入見孔明。傳後主之命，問安。孔明流涕曰：「吾不幸中道喪亡，虛廢國家大事，得罪於天下。我死後，公等宜竭忠輔主，國家舊制不可改易。吾所用之人，亦不可輕廢。若其法皆授與姜維，他自能繼吾之志，為國家出力。吾命已在旦夕，當即有遺表，上奏天子也。」

李福領了書，語，匆匆辭去。孔明強支病體，令左右扶上小車，出寨遍觀各營，目視秋風，吹面，徹骨生寒，乃長歎曰：「再不能臨陣討賊矣。悠悠蒼天，曷其有極！」歎息良久，回到帳中，病勢沉重，乃喚楊樛分付曰：「馬岱王平，諷化張翼、張飛等，皆忠義之士，久經戰陣，多負勤勞，堪可委用。我死之後，凡事俱依舊法而行。緩後退兵，不可急驟。汝深通謀略，不必多囑。姜伯約智勇足備，可以斷後。」楊樛泣拜受命。孔明令取文房四寶，於臥榻上手書遺表，以達後主。表略曰：

伏聞生死有常，難逃定數。死之將至，顯盡忠思。臣亮賦性愚拙，遭時艱難，分符據節，專掌鈞衡，與北伐未獲成功，何期病入膏肓，命垂旦夕，不及終事陛下，致負無窮之

魏延之計

下提叔國隱以進賢良，屏斥奸邪，以厚風俗。

巨家有桑八百株，田五十頃，子孫衣食，自有餘儲。至於在外任職，身所需悉仰於官，不別治生產。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餘財，以負陛下也。

孔明寫畢，天癩揭帳曰：「我死之後，不可發喪，可作一大籠，將吾屍坐於籠中，以米七粒，放吾口內，脚下用明燈一盞，軍中安靜如常，切勿動聲，則將星不墜。吾陰魂更自起，鎮之。司馬懿見將星不墜，必然驚疑，吾軍可令後寨先行，然後一營一營緩緩而退。若司馬懿來追，汝可布成陣勢，同旗反鼓，等他來到，却將我先時所雕木像，安於車上，推出軍前，令大小將士，分列左右，遙見之，必驚走矣。」

楊禰一一領諾。是夜孔明令人扶出，仰觀北斗，遙指一星曰：「此吾之將星也。」衆視之，見其色昏暗，搖搖欲墜。孔明以劍指之，口中念咒，咒畢急回帳時，不省人事。

衆將正慌亂間，忽尙督李福又至，見孔明昏絕，口不能言，乃大哭曰：「我誤國家之大事也！」須臾孔明復醒，開目獨視，見李福立於榻前，孔明曰：「吾已知公復來之意也。」福謝曰：「願奉天子命，問丞相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適因忽遽，失於語，請故復來耳。」孔明曰：「吾死之後，可任大事者，將公琰其宜也。」福曰：「公琰之後，誰可繼之？」孔明曰：「費文偉可繼之。」福又問：「

文偉之後，誰當繼者？」孔明不答。衆將近前視之，已要矣。時建興十二年秋八月二十三日也。壽五十四歲。後杜工部有詩數句：「長星昨夜墜前營，計報先生此日傾。虎帳不聞旂號令，

麟臺唯有著勳名。

空餘門下三千客，專負胸中十萬兵。好看綠陰清晝裏，

於今無復雅歌聲。

白樂天亦有詩曰：

先生慷慨臥山林，三顧欣逢賢主尋。魚到南陽方得水，

龍飛天外便爲霖。

託孤既盡殷勤禮，報國遺恨盡苦心。前後出師遺表在，

令人一覽淚沾襟。

初到長水校尉臥立，自謂才名宜爲孔明之副，嘗以敬彼而散，快快不平。想誘然已於是孔明慶之，身入從之，故出。孔明曰：「乃垂泣曰：『吾遂爲左衽矣。』」守墓嗣之，亦大矣。病死，葬於營。望孔明復收已，得自補前遺。孔明死後，人不罷，則之，蓋地後元敵之有詩贊孔明曰：

撥亂決危主，懸懸受託孤。天才過管樂，妙算勝孫吳。審

稟出師表，堂堂八陣圖。如公有密傳，事敗古今無。

是夜天愁地慘，月色無光，孔明奄然，時天變，紅輪白日，孔明遺命，不敢舉哀，依法成殮，安屍於中，令心腹將卒三百人，穿鑿磚

窆，密令使諱，延斷後，各處營寨一一退去。

却說司馬懿夜視天文，見一大星，赤色，光芒有角，自東北方流於西南方，墜於劉營內。三授再起，隱隱有聲。懿驚曰：「孔明死矣！」即傳令魏兵追之。方出寨門，忽又疑慮曰：「孔明善會六丁六甲之法，今竟我久不出戰，故以此術詐死，誘我出耳。今若追之，必中其計。」遂復勒馬回寨不出，只令夏侯淵隨引數十騎往五丈原山僻處探消息。

却說魏延在本寨中夜作一夢，夢見頭上忽生二角，醒來甚疑。與六日行軍司馬趙直至，延請入問曰：「久知足下深明易理，吾夜夢頭生二角，不知主何吉凶？願足下為我決之。」趙直想了半晌，答曰：「此大吉之兆。麒麟頭上有角，蒼龍頭上有角，乃變化飛騰之象也。」延大喜曰：「如應公言，當有重謝。」

直辭去，行不數里，正遇衛當發棹棹問何來。直曰：「適至魏延營中，文長夢頭生角，令我決其吉凶。此本非吉兆，但恐直言見怪，因以麒麟蒼龍解之。」棹曰：「足下何以知非吉兆？」直曰：「角之字形乃刀下用也。今頭上有角，其凶甚矣。」棹曰：「君且勿洩漏。」

三國演義 第一百四回

一更鼓，安能當此大任，他只宜快搭入川安葬。我自率大兵攻司馬懿，務要成功，豈可因丞相一人而廢國家大事耶？」棹曰：「丞相遺令，教且暫退，不可有違。」延怒曰：「丞相當時若依我計，取長安久矣。吾今官任前將軍，征西大將軍，南鎮褒安，有與長史斷後。」棹曰：「將軍之言，雖是然不可輕動，令敵人恥笑。待吾往見楊儀，以利害說之，令彼將兵權讓與將軍，何如？」

延依其言，棹辭延出營，急到大寨見楊儀，具述魏延之語。儀曰：「丞相臨終，曾囑我曰：『魏延必有異志。』今我以兵符往實欲探其心耳。今果應丞相之言，吾自令伯約斷後可也。」於是楊儀領兵扶柩先行，令姜維斷後，依孔明遺令，徐徐而退。

魏延在寨中，不見發糧來，腹中疑感，乃令馬岱引十數騎往探消息。回報曰：「後軍乃姜維總督，隨軍大半退入谷中去了。」延大怒曰：「糜髯安敢欺我，我必殺之！」因顧謂岱曰：「君肯相助否？」岱曰：「某亦素恨楊儀，今願助將軍攻之。」延大喜，即披寨引本部兵望南而行。

却說夏侯淵引軍至五丈原看時，不見一人，急回報司馬懿曰：「蜀兵已退盡矣。」懿跌足曰：「孔明真死矣，可速追之！」夏侯淵曰：「都督不可輕追，當令備將先往。」懿曰：「此番須吾自行。」遂引兵剛二子，一齊殺奔五丈原來，吶喊搦戰，殺入蜀寨時，果無一人。灑頭二子曰：「汝急催兵趕來，吾先引軍前進。」於是司馬懿、司馬禰在後，催軍懿自引軍當先，追到山脚，下

望見劉兵不遠，乃奮力追趕。忽然山後一聲砲響，喊聲大震。只見劉兵俱回旗返鼓，樹影中飄出中軍大旗，上書一行大字曰：「漢丞相武侯侯諸葛亮。」懿大驚失色。定睛看時，只見軍中數十員上將，擁出一輛四輪車來，車上端坐孔明，綸巾羽扇，鶴髮皂絲。懿大驚曰：「孔明何在，吾輕入重地，墮其計矣！」急勒回馬便走。背後喊聲大震，曰：「服將休走，你中了我丞相之計也！」

魏兵魂飛魄散，棄甲丟盔，拋戈撇戟，各逃性命。自相踐踏，死者無數。司馬懿奔走了五十餘里，背後兩員魏將趕上，扯住馬嚼環，叫曰：「都督勿驚。」懿用手摸頭曰：「我有頭否？」二將曰：「都督休怕，劉兵去遠了。」懿喘息半晌，神色方定，睜目視之，乃夏侯惇夏侯惠也。乃徐徐按轡，與二將尋小路奔歸本寨，使衆將引兵四散哨探。

過了兩日，鄉民奔告曰：「劉兵退入谷中之時，哀聲震地，軍中擄起白旗，孔明果然死了，止留姜維引一千兵斷後。前日軍上之孔明乃木人也。」懿歎曰：「吾能料其生，不能料其死也。」因

### 第一百五回 武侯預伏錦囊計

却說楊儀聞報前路有兵攔截，忙令人哨探。回報說魏延燒絕棧道，引兵攔路。儀大驚曰：「丞相在日，料此人久後必反，誰想今日果然如此。今斷吾歸路，當復如何？」費禪曰：「此人必先捏奏天子，謬吾等造反，故燒絕棧道，阻遏歸路。吾等亦當表奏天子。」

此劉中人諺曰：「死諸葛能走生仲達。」後人有詩歎曰：「長星半夜落天樞，奔走遺屍亮未殞。關外至今人冷笑，頭顱猶問有和無。」

司馬懿知孔明死信已確，乃復引兵追趕。行到赤岸坡，見劉兵已去遠，乃引還。顧謂衆將曰：「孔明已死，我等皆高枕無憂矣。」遂班師回。一路見孔明安營下寨之處，前後左右，整整有法。懿曰：「此天下奇才也！」於是引兵同長安分調衆將，各守隘口。懿自回洛陽面君去了。

却說楊儀姜維排列陣勢，緩緩退入棧閣道。口然後更衣發喪，揚旛與哀。劉軍皆撞跌而哭，至有哭死者。劉兵前隊軍回到棧閣道口，忽見前面火光冲天，喊聲震地，一彪軍攔路。衆將大驚，急報楊儀。正是

已見魏營諸將去，不知劉地甚兵來。  
未知來者何處軍馬，且看下文分解。

### 魏主拆取承露盤

陳魏延反情，然後圖之。姜維曰：「此間有一小徑名棧山，雖崎嶇險峻，可以抄出棧道之後，一面寫表奏聞天子，一面將人馬望棧山小道進發。」且說後主在成都寢食不安，動止不寧，後作一夢，夢見成都

錦屏山崩倒，遂驚覺坐而待旦。聚集文武入朝，圓夢。諺曰：「臣昨夜仰觀天文，見一星赤色，光芒有角，自東北落於西南，主丞相有大凶之事。今陛下夢山崩，正應此兆。」後主愈加驚怖，忽報李福到，後主急召入問之。福頓首泣奏：丞相已亡，將丞相臨終言語，細述一遍。

後主聞言大哭曰：「天喪我也！」哭倒於龍牀之上。侍臣扶入後宮。吳太后聞之，亦放聲大哭不已。多官無不哀慟。百姓人人涕泣。後主連日傷感，不能設朝。忽報魏延表奏楊儀造反，羣臣大驚，入宮啓奏。後主時吳太后亦在宮中。後主聞奏大驚，命近臣讀魏延表。其略曰：

征西大將軍南鄭侯臣魏延，誠惶誠恐，頓首上言。楊儀自總兵權，率衆造反，劫丞相靈柩，欲引敵入入境。臣先據絕棧道，以兵守禦，謹此奏聞。

續畢，後主曰：「魏延乃勇將，足可拒楊儀等衆，何故燒絕棧道？」吳太后曰：「嘗聞先帝有言，孔明識魏延腦後有反骨，每欲斬之，因憐其勇，故姑留用。今彼奏楊儀等造反，未可輕信。楊儀乃文人，丞相委以長史之任，必其人可用。今日若聽此一面之詞，楊儀等必投魏矣。此事當深慮遠議，不可造次。」

衆官正商議間，忽報長史楊儀有緊急表到。近臣拆表讀曰：長史統軍將軍巨楊儀誠惶誠恐，頓首謹表。丞相臨終，將大事委於臣，照依舊制，不敢變更。使魏延斷後，姜維次

之。今魏延不遵丞相遺詔，自提本部人馬，先入漢中放火燒斷棧道，劫丞相靈車，謀爲不軌，變起倉卒，謹飛章奏聞。太后聽畢，問：「卿等所見若何？」蔣琬奏曰：「以臣愚見，楊儀爲人，雖稟性過急，不能容物，至於籌度糧草，參贊軍機，與丞相辦事多時，今丞相臨終，委以大事，決非背反之人。魏延平日恃功，務高人皆下之，儀獨不假借，延心懷恨，今見儀總兵，心中不服，故撓棧道，斷其歸路，又諛奏而圖陷害。臣願將全家良賤，保楊儀不反，實不敢保魏延。」董允亦奏曰：「魏延自恃功高，常有不平之心，口出怨言，向所以不即反者，懼丞相耳。今丞相新亡，乘機作亂，勢所必然。若楊儀才幹敏達，爲丞相所任用，必不肯反。」後主曰：「若魏延果反，當用何策禦之？」蔣琬曰：「丞相素疑此人，必有遺計授與楊儀。若儀無恃，安能退入谷口乎？延必中計矣。陛下寬心。」

不多時，魏延又表至，告稱楊儀反了。正覽表之間，楊儀又表到，奏稱魏延背反。一人接連其表，各陳是非，忽報費禕到。後主召入，禕細奏魏延反情。後主曰：「若如此，且令董允假節，驛驛用，好言撫慰。」允奉詔而去。

却說魏延燒斷棧道，屯兵南谷，把住隘口，自以爲得計，不想楊儀、姜維、星夜引兵抄到南谷之後，儀恐漢中有失，令先鋒何平引三千兵先行，儀同姜維等引兵扶柩望漢中而來。且說何平引兵趕到南谷之後，搥鼓吶喊，哨馬飛報魏延說

楊儀令先鋒何平引兵自嵯山小路抄來搦戰。延大怒，急披挂上馬，提刀引兵來迎。兩軍對圓，何平出馬大罵曰：「反賊魏延安在！」延亦罵曰：「汝助楊儀造反，何敢罵我！」平叱曰：「丞相新亡，骨肉未寒，汝焉敢造反！」乃揚鞭指川兵曰：「汝等軍士皆是西州之人，川中多有父母妻子，兄弟親朋，丞相在日，不曾薄待汝等，今不可助反賊，宜各回家鄉，聽候賞賜。」

衆軍聞言，大喊一聲，散去大半。延大怒，揮刀縱馬，直取何平。平挺鎗來迎，戰不數合，平詐敗而走。延隨後趕來，衆軍弓弩齊發，延撥馬而回。見衆軍紛紛潰敗，延轉怒，拍馬趕上，殺了數人，却只止遏不住。只有馬岱所領三百人不動。延謂岱曰：「公真心助我，事成之後，決不相負。」遂與馬岱追殺何平。平引兵飛奔而走。魏延收聚殘軍，與馬岱商議曰：「我等投魏若何？」岱曰：「將軍之首，不智甚也。大丈夫何不自圖霸業，乃輕屈膝於人耶！吾觀將軍智勇足備，西川之士誰敢抵敵？吾等將同將軍先取漢中，隨後進攻西川。」

延大喜，遂同馬岱引兵直取南鄭。姜維在南鄭城上見魏延、馬岱、武揚、風擺面來，維急令換起吊橋，延倍二人大叫：「早降！姜維令人請楊儀商議曰：『魏延勇猛，更兼馬岱相助，雖然不少，何計退之？』」岱曰：「丞相臨終，遺一錦囊，囑曰：『若魏延造反，臨城受敵之時，方可開拆，便有斬魏延之計。』今當取出一看。」遂出錦囊，拆開看時，題曰：『待與魏延對敵，馬上方許拆開。』

維大喜曰：「既承相有戒約，長史可收執。吾先引兵出城，列為陣勢，公可便來。」

姜維披挂上馬，縛鎗在手，引三千軍，開了城門，一齊衝出，敵聲大震，排成陣勢，維挺鎗立馬於門旗之下，高聲大罵曰：「反賊魏延承相不曾恕汝，今日如何背反！」延橫刀勒馬而言曰：「伯約不干你事，只教楊儀來！」儀在門旗影裏，拆開錦囊視之，如此如此，儀大喜，輕騎而出，立馬陣前，手指魏延而笑曰：「丞相在日，知汝久後必反，教我隱備，今果應其言。汝敢在馬上連叫三聲，誰敢殺我！」便是真大丈夫，吾就獻漢中城池與汝。」延大笑曰：「楊儀匹夫，膽若若孔明在日，吾尚懼三分，他今已亡，天下誰敢敵我！休道連叫三聲，便叫三萬聲，亦有何難！」遂提刀按轡，於馬上大叫曰：「誰敢殺我！」

一聲未畢，腦後一人厲聲而應曰：「吾敢殺汝！」手起刀落，斬魏延於馬下。衆皆駭然。斬魏延者，乃馬岱也。原來孔明臨終之時，授馬岱以密計，只待魏延喊叫時，便出其不意斬之。當日楊儀請罷錦囊，已知伏下馬岱在彼，故依計而行，果然殺了魏延。後人有詩曰：

諸葛先機識魏延，已知日後反西川。錦囊遺計人難料，却見成功在馬前。却說董允未及到南鄭，馬岱已斬了魏延，與姜維合兵一處，楊儀一表星夜奏聞。後主降旨曰：「魏延已名正其罪，仍令前



功賜棺槨葬之。一棺僅容扶。孔明靈柩即成都後主引文武官，備靈柩，出城二十里迎接。後主放聲大哭。上至公卿大夫，下及山林百姓，男女老幼，無不痛哭，哀聲震地。後主命扶柩入城，停於丞相府中。其子劉禪守孝居喪。

後主還朝，楊儀自縛請罪。後主令近臣去其縛曰：「若非卿能係丞相遺骸，靈柩何日得歸？魏延何如得滅？大事保全，皆卿之力也。」遂加楊儀為中軍師。馬岱有討逆之功，即以魏延之爵爵之。

儀呈上孔明遺表。後主覽畢，大哭，降旨下地安葬。費禕奏曰：「丞相臨終，命葬於定軍山，不用棺槨，石亦不用，一切祭物。」後主從之。探本年十月吉日，後主自送靈柩至定軍山安葬。後主降詔致祭，置號忠武侯，令建廟於沔陽。四時享祭。後杜工部有詩曰：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  
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又杜工部詩曰：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滿清高。三分割據紆緜策，萬古雲霄一羽毛。  
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遷移漢祚終難復，

志決身殲事功勞

却說後主回到成都，忽近臣奏曰：「邊庭報來，東吳令金縢引兵數萬屯於巴丘界口，未知何意。」後主驚曰：「丞相新亡，東吳負盟侵界，如之奈何？」蔣琬奏曰：「臣敢保王平、張嶷引兵數萬屯於永安，以防不測。陛下再命一人去東吳報喪，以探其動靜。」後主曰：「須得一舌辨之士為使。」一人應聲而出曰：「微臣願往。」眾視之，乃南陽安衆人，姓宗，名預，字德公，官任參軍。中郎將。後主大喜，即命宗預往東吳報喪，兼探虛實。

宗預領命，運到金陵，入見吳主孫權。禮畢，只見左右人皆着素衣。預作色而言曰：「吳劉已為一家，卿主何故而增白帝之守也？」預曰：「臣以為東益巴丘之戍，西堵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間也。」權笑曰：「卿不亞於鄧芝。」乃顧宗預曰：「朕聞諸葛丞相歸天，每日流涕，令官役盡皆挂孝。朕恐蜀人乘喪取劉，故增巴丘守兵萬人，以為救殺，別無他意也。」預頓首拜謝。

權曰：「朕既許以同盟，安有背義之理？」預曰：「天子因丞相新亡，特命臣來報喪。」權遂取金鈞箭一枝折之，設誓曰：「朕若負前盟，子孫絕滅。」又命使齎香帛奠儀，入川致祭。

宗預拜辭吳主，同吳使還成都。入見後主，奏曰：「吳主因丞相新亡，亦自流涕，令羣臣皆挂孝。其益兵巴丘者，恐蜀人乘虛而入，則無異心。今折箭為誓，並不肯盟。」後主大喜，重賞宗預，厚待吳使去訖。遂依孔明遺言，加蔣琬為丞相，大將軍，蔣欽為副將軍，加費

被為尙書令，同理丞相事。加吳懿為車騎將軍，假節督漢中。姜維為輔漢將軍，平襄侯，總督諸處人馬。同吳懿出屯漢中，以防魏兵。其餘將校各依舊職。

楊儀自以為官宦先於蔣琬，而位出琬下，且自恃功高，未有重賞，口出怨言，謂殺禪曰：『昔日丞相初亡，吾若將全部投魏，寧當寂寞如此耶？』費禪乃將此言具表密奏後主。後主大怒，命將楊儀下獄，勘問欲斬之。蔣琬奏曰：『儀雖有罪，但日前隨丞相多立功勞，未可斬也。當廢為庶人。』後主從之，遂貶楊儀赴漢中，嘉那為民儀羞慚自刎而死。

蜀漢建興十三年，魏主曹叡青龍三年，吳主孫權嘉禾四年。三國各不與兵。單說魏主封司馬懿為太尉，總督軍馬。安鎮諸邊，發拜謝回洛陽去罷。魏主在許昌大興土木，建蓋宮殿，又於洛陽造朝陽殿，太極殿，築總章觀，俱高十丈，又立崇華殿，香閣，鳳凰樓，九龍池，命博士馬鈞監造，極其華麗。陸梁築棟，碧瓦金磚，光輝耀日。連天下巧匠三萬餘人，民夫三十餘萬，不分晝夜，預造。民力疲困，怨聲不絕。

後又降旨起土木於芳林園，使公卿皆負土樹木於其中。司徒董蒙上表切諫曰：

伏自建安以來，野戰死亡，或門殫戶盡，雖有存者，遺孤老弱，若今富室狹小，欲廣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況作無益之物乎？陛下既尊茲臣，顯以冠冕，被以文綬，載以華

輿，所以異於小人也。今又使負木擔土，沾體塗足，踐園之，光以崇無益，甚無謂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忠無禮，國何以立？臣知言出必死，而自比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無損，乘筆流涕，心與世辭。臣有八子，臣死之後，果陛下矣，不勝戰慄待命之至。

後主覽表，怒曰：『董蒙不怕死耶？』左右奏請斬之。後主曰：『此人素有忠義，今且廢為庶人，再有妄言者必斬。』時有太子舍人張茂字彥材，亦上表切諫，勸命斬之。即日召馬鈞問曰：『朕建高臺峻閣，欲與神仙往來，以求長生不老之方。』鈞奏曰：『漢朝二十四帝，惟武帝享國最久，壽算極高，蓋因服天上日精，月華之氣也。當於長安宮中建栢梁臺，臺上立一銅人，手捧一盤，名曰『承露盤』，接三更北斗所降，沆瀣之水，其名曰『天漿』。又曰：『甘露』，取此水用美玉為屑調和服之，可以反老還童。』後主大喜曰：『汝今可引大夫星夜至長安，拆取銅人，移置芳林園中。』

鈞領命引一萬人至長安，令過園搭起木架，上栢梁臺去。不移時間，五千人連繩引索旋環而上。那栢梁臺高二十丈，銅柱圓十圍。馬鈞教先拆銅人，多人併力拆下銅人，只見銅人眼中中潸然淚下，衆皆大驚，忽然臺邊一陣狂風起處，飛砂走石，急若驟雨，一聲響，就如天崩地裂，臺傾柱倒，壓死千餘人。

鈞取銅人及金盤回洛陽，入見魏主，獻上銅人，承露盤。魏主問曰：『銅柱安在？』鈞奏曰：『柱重百萬斤，不能運至。』後主將

銅柱打碎，運來洛陽，鑄成兩個銅人，號為「翁仲」，列於門馬門外，又鑄銅龍鳳兩個，龍高四丈，鳳高三丈餘，立在殿前。又於上林苑中，種奇花異木，蓄養珍禽怪獸，少傅楊阜上表諫曰：

臣聞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古之聖帝明王，未有以宮室高麗，刑微百姓之財力者也。樂作瓊室象闈，封為傾宮，麗發致喪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其禍。秦始皇作阿房宮而殃及其子，天下背叛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

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為法，以桀紂秦楚為戒，而乃自暇自逸，惟宮室是飾，必有危亡之禍矣。君作元首，臣為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臣雖蠢怯，敢忘諍臣之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陛下。謹叩棺沐浴，伏候重誅。

表上，獄不省，只催督馬鈞建造高臺，安置銅人，承露盤，又降旨廣選天下美女入芳林園中。眾官紛紛上表諫，爭相不聽。却說曹叡之后毛氏，乃河內人也，先年徵為平原王時，最相惡愛，及即位，立為后，後徵因寵郭夫人毛后失寵。郭夫人美而

### 第一百六回 公孫淵兵敗死襄平

却說公孫淵乃遼東公孫度之孫，公孫康之子也。建安十二年，曹操追宴尚未到遼東，康斬向首級獻操，操封康為襄平侯。後

曹叡甚愛之，每日取樂，月餘不出宮闈。是歲春三月，芳林園中百花爭放，向郭夫人到園中賞玩飲酒。郭夫人曰：「何不請皇后同樂？」叡曰：「若彼在，朕酒滴不能下咽也。」遂傳諭宮娥不許令毛后知道。毛后見月餘不入正宮，是日引十餘宮人來，象花樓上消遣，只聽得樂聲嘹亮，乃問曰：「何處奏樂？」一宮官啓曰：「乃聖上與郭夫人於御花園中賞花飲酒。」毛后聞之，心中煩惱，回宮安歇。

次日，毛皇后乘小車出宮遊玩，正迎見叡於曲廊之間，乃笑曰：「陛下昨遊北園，其樂不淺也。」叡大怒，即命擒昨日侍奉諸人到，叱曰：「昨遊北園，朕禁左右不許使毛后知道，何得又宣露？」喝令宮官將侍奉人盡斬之。毛后大驚，回車至宮，叡即降詔賜毛皇后死，立郭夫人為皇后。朝臣莫敢諫者。

忽一日，幽州刺史毋邱儉上表，報稱遼東公孫淵造反，自號為燕王，改元紹漢元年，建宮殿，立官職，興兵入寇，搖動北方。叡大驚，即聚文武官僚商議起兵退淵之策。正是：  
纔將土木勞中國，又見干戈起外方。

未知何以禦之，且看下文分解。

### 司馬懿詐病賺曹爽

康死，有二子，一長曰芳，次曰淵。皆幼，康弟公孫恭繼職。曹不時封恭為車騎將軍，襲平侯。太和二年，淵長大，文武兼備，性剛

好圖奪其叔公孫恭之位。曹豹封淵為揚州將軍，遣東太守。後統  
權遣關許實資金黃珍玉赴遠東封淵為燕王。淵懼中原乃斬  
裴許二人，發首與曹豹。曹豹封淵為大司馬，張公淵心不足，與衆  
商議，自號為燕王，改元紹漢元年。關將軍曰：「中郎待主公  
以上公之禮，不為卑賤，今若背反，實為不顧。更兼司馬懿能用  
其回，則諸葛武侯且不能取勝，何況主公乎？」

淵大怒，叱左右縛曹豹斬之。張軍帥直曰：「賈德之言  
是也。二人一國，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今國家屢見怪異之事，近  
有大蛇曳尾，身披紅衣，上屋作人行，又城南鄉民造飯，飯甑之中  
忽有一小兒，死於甑內。寧平北中地忽陷一穴，深出一塊肉，肉  
闊數尺，頭面耳口鼻都具，獨無手足，刀斫不能傷，不知何物。下  
者占之曰：「有形不成，有口不聲，國家亡滅，故現其形。」——有  
此三者，皆不祥之兆也。主公宜避凶就吉，不可輕舉妄動。」淵勃  
然大怒，叱武士緣倫直並魏延同新於市，令大將軍馬懿為元帥，  
楊禰為先鋒，魏延兵士五萬，奔中原來。

魏延知魏主曹芳，魏大將軍力召關雲長入朝計議。魏主曰：  
「臣聞下步官軍，魏延可也。」魏主曰：「魏延少壯，志氣  
頗高，其性不狎，非在朝中可用。臣聞下步官軍，必  
公孫淵以代陛下。」魏主曰：「卿言公孫淵作何舉動？」魏主曰：「淵  
苦於城頭走，走十計也。守城東漢大軍，是甲中守守，實是為  
下計，必被臣所擒矣。」魏主曰：「此去往復幾時？」魏主曰：「四千里

之地，往百日，政百日，還百日，休息六十日，大約一年足矣。」魏曰：  
「倘吳蜀入寇，如之奈何？」魏曰：「臣已定下守禦之策，陛下勿  
憂。」

魏大喜，即命司馬懿與師往討公孫淵。懿辭朝出城，令胡  
為先鋒，引前部兵先到遼東下寨。哨馬飛報公孫淵，淵令卑衍楊  
群分八萬兵屯於遼陽圍堽二十餘里，環繞鹿角，甚是嚴密。胡  
令人報知司馬懿，懿笑曰：「賊不與我戰，欲老我兵耳。我料賊衆  
大半在此，其巢穴空虛，不若乘却此處，徑奔襄平，賊必往救，却於  
中途擊之，必獲全功。」於是勒兵從小路向襄平進發。

却說卑衍與楊群商議曰：「若魏兵來攻，休與交戰。彼千里  
而來，糧草不繼，難以持久，糧盡必退，待他退時，然後出奇兵擊之。  
司馬懿可擒也。」昔司馬懿與蜀兵相拒，堅守渭南，孔明奪於軍  
中，今日正與此理相同。」

二人正商議間，忽報：「魏兵往南去了。」卑衍大驚曰：「彼  
知吾襄平軍少，去尋老營也。若襄平有失，我等守此處無益矣。」  
遂拔寨隨後而起。

早有探馬飛報司馬懿，懿笑曰：「中吾計矣。」乃令夏侯  
受計而往。早望見卑衍楊群引兵前來，一聲砲響，兩邊鼓譟，旗  
左有夏侯，右有夏侯，一齊殺出。卑衍二人，細心懸戰，尋路而  
走，奔至首山，正逢公孫淵兵到，合兵一處，關馬再與魏兵交戰。卑



淵見無人心中暗喜行不到十里忽聽得山上一聲響響鼓角齊鳴一校兵圍住中央乃司馬懿也左有司馬師右有司馬昭二人大叫曰「反賊休走」淵大驚急撥馬尋路奔竄早有胡淵兵到左有夏侯淵夏侯威右有張虎樂綝四面圍得鐵桶相似公孫淵父子只得下馬納降淵在馬上顧諸將曰「吾前夜丙寅日見天星落於院處今夜壬申日應矣」衆將稱賀曰「太尉真神機也」

淵得命斬之公孫淵父子對面受戮司馬懿遂勒兵來取襄平未及到城下時胡淵早引兵入城中人民焚香拜迎魏兵盡皆入城遂舉於衙上將公孫淵宗族並同謀官僚人等俱殺之計首級七十餘顆出榜安民人告懿曰「賈範倫直苦諫淵不可反叛供被淵所殺」懿遂封其墓而榮其子孫就將庫內財物賞勞三軍班師回洛陽

却言魏主在官中夜至三更忽然一陣陰風吹滅燈光只見毛皇后引數十個宮人哭至座前索命殺因此得病病漸沉重命侍中光祿大夫劉放孫資掌樞密院一切事務又召文帝子燕王曹宇爲大將軍傳太子曹芳歸政宇爲人恭儉溫和不肯當此大任堅辭不受劉放孫資問曰「宗族之內何人可任」二人久得曹宇之惠乃保奏曰「惟曹子丹之子曹爽可也」劉從之二人又奏曰「欲用曹爽當遣燕王歸國」劉然其言一人遂請劉放孫資出諭燕王曰「有天子手詔命燕王歸國

限即日就行若無詔不許入朝」燕王涕泣而去遂封曹爽爲大將軍總攝朝政劉病危急令使持節詔司馬懿還朝懿受命徑到許昌入見魏主劉曰「朕惟恐不得見卿今日得見死無恨矣」懿頓首奏曰「臣在途中聞陛下聖體不安恨不肋生兩翼飛至闕下今日得親龍顏臣之幸也」

劉宣太子曹芳大將軍曹爽侍中劉放孫資等皆至御榻之前執司馬懿之手曰「昔劉玄德在白帝城病危以幼子劉禪託孤於諸葛孔明孔明因此竭盡忠誠至死方休獨郭倫然如此何況大國乎朕幼子曹芳年纔八歲不堪掌理社稷幸太尉及宗兄元勳舊臣竭力相輔無負朕心」又喚芳曰「仲達與朕一體願宜敬禮之」遂命懿攝芳近前芳抱懿頭不放劉曰「太尉勿忘幼子今日相繼之情」言訖潸然淚下懿頓首流涕魏主昏沈口不能言只以手指太子須臾而卒在位十三年壽三十六歲時魏景初三年春正月下旬也

當下司馬懿曹爽扶太子曹芳即皇帝位芳字蘭卿乃劉乞養之子祕在宮中人莫知其所由來於是曹芳諡劉爲明帝葬於高平陵尊郭皇后爲皇太后改元正始元年司馬懿與曹爽輔政爽事懿甚謹一應大事必先啓知爽字昭伯自幼出入宮中明帝見爽謹慎甚是愛敬爽門下有客五百人內有五人以浮華相尚一是何晏字平叔一是何懿字玄茂乃鄧禹之後一是何勝字公昭一是何晏字平叔一是何懿字玄茂又有大司農桓範字元則

頗有智謀人多稱為「智囊」。此數人皆爽所信任。

何晏告爽曰：「主公大權不可委託他人，恐生後患。」爽曰：

「司馬公與我同受先帝託孤之命，安忍背之？」晏曰：「昔日先公與仲達被劉兵之時，果受此人之氣，因而致死，主公何不察也？」

爽猛然省悟，遂與多官計議，停當，入奏魏主曹芳曰：「司馬懿功高德重，可加為太傅。」芳從之。自是兵權皆歸於爽，爽命弟曹

羲為中領軍，曹訓為武衛將軍，曹真為散騎常侍，各引三千御林軍，任其出入禁宮，又用何晏鄧隨丁謚為尚書，畢範為司隸校尉，李勝為河南尹。此五人日夜與爽議事。

於是曹爽門下賓客日盛，司馬懿推病不出，二子亦皆退職閒居。爽每日與何晏等飲酒作樂，凡用衣服器皿與朝廷無異，各處進貢玩好珍奇之物，先取上等者入，然後進宮。佳人美女充

滿府院，黃門張當詔事曹爽，私選先帝嬪妾七八人送入府中。爽又選管歌舞良家子女三四十人，為家樂，又建重樓畫閣，造金銀器皿，用巧匠數百人晝夜工作。

却說何晏聞平原管轄明數術，請與論易。時鄧隨在座，問輅曰：「君自謂善易，而語不及易中詞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不言易也。」晏笑而讓之曰：「可謂要言不煩。」因謂輅曰：「試為我卜一卦，可至三公否？」又問：「連夢青蠅數十來集鼻上，此是何兆？」輅曰：「元愷輔舜，周公佐周，皆以和惠謙恭，享有多福。今君候位愈勢重，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求福之道。且

鼻者山也，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今青蠅鼻，惡而集焉，俯者頤，可不懼乎？願君侯莫多益寡，非禮勿觀。然後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鄧隨怒曰：「此老生之常談，豈足為哉？」輅曰：「老生著見，本生常談者，見不談。」遂拂袖而去。二人入殿，請曹芳，故奈何輅到家與舅言之，舅大驚曰：「何物？二人欲害汝，汝奈何犯之？」輅曰：「吾與死人語，何所畏耶？」舅問其故，輅曰：「行步筋不束骨，脈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為鬼障之相。何晏視候，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烟浮，容若槁木，此為鬼障之相。二人早晚必有殺身之禍，何足畏也。」其舅大驚，歸為狂子而去。

却說曹爽嘗與何晏鄧隨等飲，其弟曹芳曰：「兄威權太甚，而好出外遊獵，倘為人所算，悔之無及。」爽叱曰：「兵權在吾手中，何懼之有？」司農桓範亦諫不聽，時魏主曹芳改正始十年為嘉平元年。曹爽一向專權，不知仲達臣實。適魏主除李勝為

青州刺史，即令李勝往辭。仲達就探消息，勝徑到太傅府中，早有門吏報入。司馬懿謂二子曰：「此乃曹爽使來探吾病之虛實也。」乃去冠散髮，上牀被而坐，又令二婢扶策，方請李勝入府。

勝至牀前拜曰：「一向不見太傅，誰想如此病重。今天子命某為青州刺史，特來拜辭。」懿佯答曰：「并州近朔方，好為之備。」勝曰：「除青州刺史，非并州也。」懿笑曰：「你方從并州來？」勝曰：「山東青州耳。」懿大笑曰：「你從青州來也。」勝曰：「太傅如何病得這等了？」左右曰：「太傅耳聾。」勝曰：「乞紙筆一

傳，如何病得這等了？」左右曰：「太傅耳聾。」勝曰：「乞紙筆一

傳，如何病得這等了？」左右曰：「太傅耳聾。」勝曰：「乞紙筆一

傳，如何病得這等了？」左右曰：「太傅耳聾。」勝曰：「乞紙筆一

傳，如何病得這等了？」左右曰：「太傅耳聾。」勝曰：「乞紙筆一

傳，如何病得這等了？」左右曰：「太傅耳聾。」勝曰：「乞紙筆一

傳，如何病得這等了？」左右曰：「太傅耳聾。」勝曰：「乞紙筆一

傳，如何病得這等了？」左右曰：「太傅耳聾。」勝曰：「乞紙筆一

傳，如何病得這等了？」左右曰：「太傅耳聾。」勝曰：「乞紙筆一

傳，如何病得這等了？」左右曰：「太傅耳聾。」勝曰：「乞紙筆一

傳，如何病得這等了？」左右曰：「太傅耳聾。」勝曰：「乞紙筆一

用。

左右取紙筆與勝寫畢，呈上。懿看之，笑曰：「吾病的耳聾了。此去保重。」言訖，以手指口。侍婢進湯，懿將口就之，湯流滿襟，乃作啜啜之聲曰：「吾今衰老病篤，死在旦夕矣。二子不肯，望若敬之。君若見大將軍千萬，看觀二子。」言訖，倒在牀上，聲嘶氣喘。幸勝拜辭，趕回見曹爽，細言其事。爽大喜曰：「此老若死，吾無憂矣。」

司馬懿見李勝去了，遂起身謂二子曰：「李勝此去，回報消息，曹爽必不忌我矣。只待他出城收獵之時，方可圖之。」

### 第一百七回 魏主政歸司馬氏

却說司馬懿聞曹爽誦弟曹芳，曹芳並心腹何晏、鄧颺、丁謨、畢軌、李勝等及御林軍，隨還主曹芳出城，謁明帝墓，就去收獵。懿大喜，即到省中，令司徒高柔假以節鉞行大將軍事。先據曹爽營，又令太僕王觀行中領軍事，據曹爽營，懿引舊官入後宮。郭太后言爽背先帝託孤之恩，奸邪亂國，其罪當廢。郭太后大驚曰：「天子在外，如之奈何？」懿曰：「臣有奏天子之表，誅奸臣之計。太后勿憂。」太后懼怕，只得從之。懿急令太尉蔣濟尚書令司馬孚一同寫表，遣黃門齎出城外，運至帝前。中奏，懿自引大軍，據武庫。

早有人報知曹爽家。其妻劉氏急出廳前，喚守府官問曰：「

不日曹爽請魏主曹芳去謁高平陵，祭祀先帝。大小官僚皆隨，親出城。爽引三弟並心腹人何晏等及御林軍護駕正行。司農桓範叩馬諫曰：「主公總典禁兵，不宜兄弟皆出。倘城中有變，如之奈何？」爽以鞭指而叱之曰：「誰敢為變，再勿亂言！」

當日司馬懿見爽出城，必中大喜，即起舊日手下破敵之人，並家將數十，引二子上馬，徑來謀殺曹爽。正是：閉戶忽然有起色，驅兵自此逞雄風。

未知曹爽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姜維兵敗牛頭山

今主公在外，仲達起兵何意？守門將潘舉曰：「夫人勿驚，我去問來。」乃引弓弩手數十人，登門樓望之。正見司馬懿引兵過府前，舉令人亂箭射下，懿不得過。偏將孫謙在後止之曰：「太傅為國家大事，休得放箭。」連止三次，舉方不射。司馬昭護父司馬懿而過，引兵出城屯於洛河，守住浮橋。

且說曹爽手下司馬魯芝見城中事變，來與參軍辛儼商議曰：「今仲達如此變亂，將如之何？」儼曰：「可引本部兵出城去見天子。」

芝然其言，儼急入後堂。其姊辛憲英見之，問曰：「汝有何事，慌速如此？」儼告曰：「天子在外，太傅閉了城門，必將謀逆。」憲



英曰：「司馬公未必謀逆，特欲殺曹將軍耳。」傲曰：「此事未  
知如何。」憲英曰：「曹將軍非司馬公之對手，必然敗矣。」傲曰：「  
那日司馬教我同去，未知可去否？」憲英曰：「賊守人之大義，  
也。凡人在難，猶或卸之執鞭面棄其事，不辭莫大焉。」

傲從其言，乃與魯芝引數千騎，斬關奪門而出。人報知司馬  
懿，懿恐桓範亦走，急令人召之。範與其子商議，其子曰：「車駕在  
外，不如請出。」

範從其言，乃上馬至平昌門，城門已閉，把門將乃桓範舊吏  
司蕃也。範抽車取出一竹版曰：「太后有詔，可即開門。」司蕃曰：「  
請詔驗之。」範叱曰：「汝是苦故吏，何敢如此？」蕃只得開門，  
急出，趕出城外，喚司蕃曰：「太傅造反，汝可速隨我去。」

司蕃大驚，追之不及。人報知司馬懿，懿大驚曰：「智囊洩矣！如  
之奈何？」蔣濟曰：「弩馬懸棧豆，必不能用也。」懿乃召許允陳  
爽曰：「汝去覓曹爽，說太傅別無他事，只是削汝兄弟兵權而  
已。」

許陳二人去了。又召殿中校尉尹大目，至令蔣濟作書，與目  
持去見爽，懿分付曰：「汝與爽厚，可領此任。汝見爽說吾與蔣濟  
指冷水為誓，只因兵權之事，別無他意。」尹大目依令而去。

却說曹爽，正飛鷹走犬之際，忽報城內有變，太傅有表。爽大  
驚，幾乎落馬。黃門官捧表跪於天子之前，爽接表，拆封，令近臣讀  
之。表略曰：

征西大都督太傅臣司馬懿，誠惶誠恐頓首謹表。臣昔  
從遼東，先帝詔陛下與秦王及臣等升御榻，把臣臂，深  
以後事為念。今大將軍曹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內則誹  
擬，外專威權，以黃門張當為都監，專其交關，看察至尊，伺  
候神器，離間二宮，傷害骨肉，天下洶洶，人懷危懼。此非先  
帝詔陛下及囑臣之本意也。

臣雖朽邁，敢忘往言。太尉臣濟、尚書臣宇等，皆以爽為  
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永寧宮皇太后，令  
臣表奏施行。臣輒救主者，及黃門令能爽，義訓吏兵，以候  
就第，不得逗遛，以稽車駕，敢有稽留，便以軍法從事。臣輒  
力疾將兵屯於洛水浮橋，伺察非常。謹此上聞，伏干聖聽。

魏主曹芳聽畢，乃喚曹爽曰：「太傅之言若此，卿如何裁處？」  
爽手足失措，回顧二弟曰：「為之奈何？」羲曰：「劣弟亦曾諫  
兄，兄執迷不聽，致有今日。司馬懿諛詐無比，孔明尚不能勝，況我  
兄弟乎？不如自縛見之，以免一死。」

言未畢，參軍辛敘司馬魯之到，爽問之。二人告曰：「城中把  
得鐵桶相似，太傅引兵屯於洛水浮橋，勢將不可復歸，宜早定大  
計。」

正言間，司農桓範驛馬而至，謂爽曰：「太傅已變，將軍何不  
請天子幸許都，調外兵以討司馬懿耶？」爽曰：「吾等全家皆在  
城中，豈可投他處求援？」範曰：「匹夫臨難，尚欲望活，今主公身

隨天子號令天下，誰敢不應？豈可自投死地乎？」

爽聞言不決，惟流涕而已。範又曰：「此去許都，不過半宿，城中糧草足支數戰。今主公別營兵馬，近在關南，呼之即至。大司馬之印，某懸在此。主公可急行，遲則休矣。」爽曰：「多官勿太催逼，待妾細細思之。」

少頃侍中許允，荷書令陳泰至。二人告曰：「太傅只為將軍權重，不過要削去兵權，別無他意。將軍可早歸城中。」爽默然不語。又只見殿中校尉尹大目至，目曰：「太傅指洛水為誓，並無他意。有蔣太尉書在此，將軍可削去兵權，早歸相府。」爽信為良言，桓範又告曰：「事急矣，休聽外言而就死地！」

是夜曹爽寤不能決，乃拔劍在手，嗟嘆尋思：自黃昏直流涕到曉，終是狐疑不定。桓範入帳催之曰：「主公思慮一晝夜，何尚不能決？」爽擲劍而嘆曰：「我不起兵，情願棄官，但為富家翁足矣。」範大哭，出帳曰：「曹子丹以智謀自矜，今兄弟三人，真豚豕耳。」痛哭不已。許允、陳泰，令爽先納印綬與司馬懿。爽先將印綬送去，主簿楊綜扯住印綬而哭曰：「主公今日捨兵權自縛去降，不免東市受戮也。」爽曰：「太傅必不失信於我。」

於是曹爽將印綬與許、陳二人，先齋與司馬懿。眾軍見無將印，鑿皆四散。爽手下只有數騎官從。到浮橋時，懿傳令教曹爽兄弟三人，且回私宅，餘皆發監，聽候勅旨。爽等入城時，並無一人侍從。桓範至浮橋邊，遙在馬上以鞭指之曰：「桓大夫何故如此？」

範低頭不語，入城去了。

於是司馬懿請魏鶴營入洛陽。曹爽兄弟三人回家之後，鑿用大鎖鎖門，令居民八百人圍守其宅。曹爽心中憂悶，義謂爽曰：「今家中乏糧，兄可作書與太傅借糧，如肯以糧借我，必無相害之心。」爽乃作書令人持去。司馬懿覽書，遂遣人送糧一百斛，運至曹爽府內。爽大喜曰：「司馬公本無害我之心也。」遂不以為憂。

原來司馬懿先將黃門張當捉下獄中問罪。當曰：「非我一人，更有何晏、鄧騭、李勝、畢軌、丁謐等五人同謀篡逆。」懿取了張當供詞，却捉何晏等，鞫問明白。皆稱三月間欲反，懿用長枷釘了城門守將司審，告稱桓範、鮑信詔出城，口稱太傅謀反。懿曰：「謬人反情，抵罪反坐。」亦將桓範等皆下獄。然後押爽兄弟三人並千人犯，皆斬於市。曹滅其三族，其家產財物，盡抄入庫。

時有曹爽從弟文叔之妻，乃夏侯令女也，早寡而無子。其父欲改嫁之，女截耳自誓，及爽被誅，其父復將嫁之，女又斷去其鼻。其家驚惶，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何至自苦如此？且夫家又被司馬氏誅戮已盡，守此欲誰為哉？」女泣曰：「誓期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盛時，尚欲保終，況今滅亡，何忍棄之？此禽獸之行，吾豈為乎？」懿聞而賢之，聽使乞子自養。為曹氏後，後人有詩曰：  
弱草微塵盡逐，觀夏侯有女，義如山。丈夫不及裙釵節。

自願殺屠亦汗額。

却說司馬懿斬了曹爽，太尉蔣濟曰：「倘有魯芝、辛敞、斬關、關門而出，楊綠、奪印不與，皆不可縱。」懿曰：「彼各為其主，乃義人也。」遂復各人舊職。辛敞嘆曰：「吾若不聞於姊，失大義矣。」後人有詩讚辛敞英曰：

為臣食祿常思報，事主臨危合盡忠。辛氏忠英會勸弟，古今千載頌高風。

司馬懿備了辛敞等，仍出榜曉諭。但有曹爽門下一應人等，盡皆免死。有官者照舊復職，軍民各守家業。內外安堵。何鄧二人死於非命，果應管轄之言。後人有詩讚管轄曰：

傳得聖賢真妙訣，平原管轄相通神。鬼幽鬼躁分何鄧，未喪先知是死人。

却說魏主曹芳封司馬懿為丞相，加九錫。懿固辭不肯受。芳不准，令父子三人同領國事。懿忽然想起曹爽全家雖誅，尚有夏侯霸、守備雍州等處，係爽親族，倘驟然作亂，如何隱備，必當處置。即下詔遣使往雍州，取征西將軍夏侯霸赴洛陽議事。

夏侯霸聽知，大搖便引本部三千兵造反。有鎮守雍州刺史郭淮聽知夏侯霸反，即率本部兵來，與夏侯霸交戰。淮出馬大罵曰：「汝既是大魏皇族，天子又不曾虧汝，何故背反？」霸亦罵曰：「吾祖父於國家多建勳勞，今司馬懿何等入，滅吾曹氏宗族，又來取我早晚必思篡位。吾仗義討賊，何反之有？」

淮大怒，挺鎗聚馬，直取夏侯霸。霸揮刀縱馬來迎，戰不十合，敗走。霸隨後趕來，忽聽得後軍吶喊，霸急回馬時，陳泰引兵殺來。郭淮復回兩路夾攻，霸大敗而走，折兵大半，尋思無計，遂投漢中來降後主。

有人報與姜維，維心不信，令人體訪得實，方教入城。拜見畢，哭告前事。維曰：「昔微子去周，成萬古之名。公能匡扶漢室，無愧古人也。」遂設宴相待。維就席問曰：「今司馬懿父子掌樞重權，有窺我國之志否？」霸曰：「老賊方圖謀逆，未暇及外。但魏國新有二人，正在妙齡之際，若使領兵馬，實與劉之大患也。」

維問：「二人是誰？」霸告曰：「一人見為祕書郎，乃潯川長社人，姓鍾名會，字士季，太傅鍾繇之子，幼有膽智。繇嘗季二子見文帝，會時年七歲，其兄統年八歲。統見帝惶懼，汗流滿面。帝問統曰：「卿何以不汗？」統對曰：「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帝問會曰：「卿何以不汗？」會對曰：「戰戰慄慄，汗不敢出。」魏帝奇之，及稍長，喜讀兵書，深明韜略。司馬懿與蔣濟皆稱其才。一人見為掾吏，乃潯陽人也，姓鄧名艾，字士載。幼年失父，素有大志，但見高山大澤，輒窺度指畫。何處可以屯兵，何處可以積糧，何處可以埋伏，人皆笑之。獨司馬懿奇其才，遂令參贊軍機。艾為人口吃，每奏事必稱「艾艾」。懿戲謂曰：「卿稱艾艾，當有幾艾？」艾應聲曰：「一風兮一風兮，故是一風。」其資性敏捷，大抵如此。此二人深可畏也。」

誰笑曰：「此此子何足道哉。」於是姜維引夏侯淵並成  
 都人見後主，笑曰：「可馬懿謀殺曹爽，又乘虛反，蜀國因此  
 投降，自今司馬懿父子草莽，皆勞苦功高，國將危，臣在漢中有年，  
 兵糧猶足，臣願領王師，即以驛馬為路，遠取中原，東與漢室以  
 報陛下之恩，以彰丞相之志。」衛將軍黃權曰：「近者將領黃  
 尤，皆和議而亡，內治無人，伯約只宜待時，不宜輕動。」誰曰：「不  
 然，人生如白駒過隙，如此遲延歲月，何日恢復中原乎？」操又曰：  
 「孫子云：『知彼知己，百戰百勝。』我等皆不如丞相選甚，丞相  
 尚不能恢復中原，何況我等？」誰曰：「吾久居關上，深知羌人之  
 心，今若精光人為我，雖未能克復中原，自關而西，可斷而有也。」  
 後主曰：「朕既欲伐魏，可盡忠竭力，勿負朕命，以負朕命。」

於是姜維領蜀朝臣夏侯淵到漢中，計議起兵。誰曰：「  
 可先遣使去羌人，通通盟，然後出西平，近秦州，先擊二城於魏山  
 之工，令兵守之，以為犄角之勢。我等選魏軍於川口，俟丞相督  
 制次第進兵。」是年秋八月，先差別將南安李放，引一萬五千  
 兵往魏山前，進擊二城，南安東城，李放守西城。  
 早有細作報與魏州刺史郭淮，准一函申報，洵曰：一面遣部  
 將陳泰引兵五萬來與劉吳交戰，劉安欲各引一軍出迎，因兵  
 少不能，遂敗，入城中，寨令兵四面圍住，攻行，又以兵圍其漢中，  
 魏道南安李放城中，糧食將盡，自領兵亦到了地勢，自然面議  
 回到漢中，方與陳泰對語曰：「此城山勢高峻，必然水少，須出城

取水，若斷其土流，則兵皆渴死矣。」  
 遂令軍士掘土壘斷上流，城中果然無水。李放引兵出城取  
 水，魏州兵圍圍甚嚴，死傷不能出，只得盡入城去。旬安城中亦  
 無水，乃會了李放引兵出城，併在一處大寨，良久又散入城去。第  
 士枯渴，安與放曰：「魏魏料之兵，今未來到，不知何故？」放曰：  
 「我當捨命，殺出來。」遂引數千騎，開了城門，殺將出來。魏州兵  
 四面圍合，戰雲死，得突方纔得脫，只得獨自一人，身帶重傷，餘  
 皆散於亂軍之中。是夜北風大起，驟雲布合，天降大雪，四城門  
 皆兵分糧化，皆而食。

却說李放，引兵出城，從魏山小路行了兩日，五頭寨，魏人  
 傷，散下馬伏槍，考曰：「魏山二城皆被魏兵圍困，絕了水，糧亦得  
 天降大雪，因此化，恐昨日甚是危急。」誰曰：「遂非豈理，傷寒先  
 兵未到，因此誤了。」  
 遂令人送李放入川，警備，誰曰：「十路兵到，魏兵  
 圍困魏山，甚急，新軍有何高見？」魏曰：「若等笑，蜀魏山之城  
 皆險，若料秦州兵，必從東魏山攻打，魏州城定能奈，魏州河  
 引兵進往，平頭山，在魏州之後，若魏魏魏，必得魏州，則魏山  
 之圍自解矣。」魏大喜曰：「此計甚善。」於是魏魏引兵望平頭  
 山而去。  
 却說魏魏，是李放殺出城去了，乃謂郭淮曰：「李放將首  
 於美，魏魏魏魏魏大兵，皆在魏山，必抄平頭山，魏魏之後，將軍可

引一軍去取洮水斷絕蜀兵糧道，吾分兵一半，逕往牛頭山擊之。彼若知糧道已絕，必然自走矣。」郭淮從之，遂引一軍暗取洮水。陳泰引一軍逕往牛頭山來。

却說姜維兵至牛頭山，忽聽的前軍發喊，報說魏兵截住去路。維慌忙自到軍前視之，陳泰大喝曰：「汝欲襲吾雍州，吾已等候多時了。」維大怒，挺鎗縱馬，直取陳泰。泰揮刀而迎，戰不三合，泰敗走。維揮兵掩殺雍州兵，退回牛頭山。維收兵就牛頭山下寨。維每日領兵搦戰，不分勝負。夏侯淵謂姜維曰：「此處不是久停之所，連日交戰不分勝負，乃誘兵之計耳。必有異謀，不如暫退，再作良圖。」

正言間，忽報郭淮引一軍取洮水斷了糧道。維大驚，急令夏侯淵先退。維自斷後，陳泰分兵五路趕來。維獨在五路懸口戰住。

### 第一百八回 丁奉雪中奮短兵

却說姜維正走，遇着司馬師引兵攔截。原來姜維取雍州之時，郭淮飛報入朝。魏主與司馬懿商議，當選長子司馬師引兵五萬前來雍州助戰。師聽知郭淮欲退，制兵、師料劉兵勢弱，就來半路擊之。直趕到陽平關，却被姜維用武侯所傳連弩法，於兩邊暗伏連弩百餘張，一弩發十矢，皆是藥箭，兩邊弩箭齊發，前軍連人帶馬射死不知其數。司馬師於亂軍之中，逃命而回。

却說魏山城中，留將句安見獲兵不至，乃開門降魏。姜維折

魏兵。泰勒兵上山，矢石如雨。維急退到洮水之時，郭淮引兵殺來。維引兵往來衝突。魏兵阻其去路，密如鐵桶。維奮死殺出，折兵大半，飛奔上陽平關來。

前面又一軍殺到，為首一員大將，縱馬橫刀而出。那人生得圓面大耳，方口厚唇，左目下生個黑瘤，瘤上生數十根黑毛，乃司馬懿長子驍騎將軍司馬師也。維大怒曰：「孺子焉敢阻吾歸路？」拍馬挺鎗直來刺師。師揮刀相迎，只三合，殺敗了司馬師。維脫身，逕奔陽平關來。城上人開門放入姜維。司馬師也來搶關，兩邊伏弩齊發，一弩發十矢，乃武侯臨終時所遺「連弩」之法也。正是：難支此日三軍敗，獨賴當年十矢傳。

未知司馬師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孫峻席間施密計

兵數萬，領敗兵回。漢中屯紮。司馬師自還洛陽。至嘉平三年秋八月，司馬懿染病，漸漸沉重，乃喚二子至榻前，囑曰：「吾事魏歷年，官授太傅，人臣之位極矣。人皆疑吾有異志，吾嘗懷恐懼，吾死之後，汝二人善理國政，慎之慎之。」言訖而亡。長子司馬師，次子司馬昭，二人申奏魏主曹芳，芳厚加祭葬，優賜贈諡，封師為大將軍，總領尚書機密大事，昭為驃騎上將軍。

却說吳主孫權先有太子孫登，乃徐夫人所生，於吳亦為四

年身亡，遂立次子孫和為太子，乃瑯琊王夫人所生。和因與金公  
主不睦，被公主所害，種廢之。和愛恨而死。又立三子孫荒為太子，  
乃潘夫人所生。此時陸遜諸葛瑾皆亡，一應大小事務，皆歸於諸  
亮。

太和元年，秋八月初一日，忽起大風，江海湧濤，平地水深八  
尺。吳主先陵所種松柏，盡皆拔起，直飛到建業城南門外，倒插望  
道。上糧因此受驚成病。至次年四月內，病勢沉重，乃召太傅諸葛  
恪、大司馬呂岱至榻前，囑以後事。囑訖而薨。在位二十四年，壽七  
十一歲。乃劉漢延熙十五年也。後人諺曰：

紫髯碧眼號英雄，能使臣僚肯盡忠。二十四年興大業，  
龍驤虎踞在江東。

孫權既亡，諸葛恪立孫亮為帝。大赦天下，改元大興元年。證  
權曰：大皇帝葬於蔣陵，早有細作探知其事，報入洛陽。司馬師聞  
孫權已死，遂議起兵伐吳。尚書傅嘏曰：「吳有長江之險，先帝屢  
次征伐，皆不遂意，不如各守邊疆，乃為上策。」師曰：「天道三十  
年一變，豈皇帝為鼎峙乎？吾欲伐吳。」嘏曰：「今孫權新亡，孫亮  
幼穉，其隙正可乘也。」遂命征南大將軍王昶引兵十萬攻東吳，  
鎮南大將軍孫資引兵十萬攻武昌。三路進發。又遣弟司馬昭為  
大將軍，總領三路軍馬。  
是年冬十月，司馬昭兵至東吳邊界，屯住人馬。喚王綏胡遜  
毋近，檢到帳中計策曰：「東吳最緊要處，惟東興郡也。今他樂起

大堤，左右又築兩城，以防吳湖後面攻擊。諸公須要仔細。」遂命  
王綏毋丘儉各引一萬兵，列在左右，且勿進發。待取了東興郡，那  
時一齊進兵。綏儉二人受令而去。昭又令胡遜為先鋒，總領三路  
兵前去先搭浮橋，取東興大堤。若奪得左右二城，便是大功。遂領  
兵來搭浮橋。

却說吳大傅諸葛恪，聽知魏兵三路而來，聚眾商議。平北將  
軍丁奉曰：「東興乃東吳緊要處，所若有失，則南郡武昌危矣。」  
恪曰：「此論正合吾意。公可就引三千水兵從江中去，吾隨後令  
呂據、唐咨、劉磐各引一萬馬步兵，分三路來接應。但聽連珠礮響，  
一齊進兵。吾自引大兵後至。」丁奉得令，即引三千水兵，分作三  
十隻船，望東興而來。

却說胡遜渡過浮橋，屯軍於堤上，差桓嘉、韓綜，攻打二城。左  
城中乃吳將全禪守把，右城中乃吳將劉階守把。此二城高峻堅  
固，急切攻打不下。全劉二人見魏兵勢大，不敢出戰，死守城池。  
胡遜在徐州下寨，時值嚴寒，天降大雪。胡遜與眾將設席高  
會，忽報水上有三十隻戰船來到。遜出寨視之，見船將次傍岸，每  
船上約有百人。遜還帳中，謂諸將曰：「不過三千人，身何是羅漢？  
只令部將哨探，仍前飲酒。丁奉將船一字兒拋在水上，乃謂部  
將曰：「大丈夫立功名正在今日。」遂令眾軍脫去衣甲，卸了頭  
盔，不用長鎗大戟，止帶短刀。魏兵見之大笑，更不准備。  
忽然連珠礮響了三聲，丁奉扯刀當先，一躍上岸。眾軍皆拔







曰「此子非保家之主也」又魏光燾大失張飛會討司馬曰  
「諸葛恪不久死矣」師問其故。曰「威震其主，何能久乎」  
至此果中其言。

却說孫峻殺了諸葛恪，吳主孫亮封峻為丞相，大將軍富春  
侯。總督中外諸軍事。自此權柄盡歸孫峻矣。

### 第一百九回 困司馬漢將奇謀

溯漢延熙十六年秋，將軍姜維起兵二十萬，令廖化張翼為  
左右先鋒，夏侯霸為參謀，張嶷為運糧使，大兵出陽平關伐魏。維  
與夏侯霸商議曰：「向取雍州，不克而還，今若再出，必又有備。公有  
何高見？」霸曰：「關上諸郡，只有南安、餽糧最廣，若先取之，足可  
為本。向者不克而還，蓋因羌兵不至，今可先遣人會羌人於關右，  
然後進兵，出石營從董亭直取南安。」維大喜曰：「公言甚妙。」  
遂遣卻正為使，齎金珠綉錦入羌，結好羌王。羌王迷當得了禮物，  
便起兵五萬，令羌將何燒戈為大先鋒，引兵南安來。

魏左將軍蔣惟問報飛奏洛陽，司馬師問諸將曰：「誰敢去  
敵蜀兵？」輔國將軍徐質曰：「某願往。」師素知徐質英勇過人，  
心中大喜，即令徐質為先鋒，令司馬昭為大都督，領兵望關西進  
發。軍至董亭，正遇姜維兩軍列成陣勢。徐質使開山大斧，出馬挑  
戰。蜀陣中廖化出迎，戰不數合，化拖刀敗回。張翼縱馬挺鎗而迎，  
戰不數合，又敗入陣。徐質驅兵掩殺蜀兵，大敗，退三十餘里。司馬

且說姜維在成都，接得諸葛恪書，欲求相助伐魏，遂入朝奏  
准。後主復起大兵，北伐中原。正是：  
一度興師未奏績，兩番討賊欲成功。  
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廢曹芳魏家果報

昭亦收兵回，各自下寨。  
姜維與夏侯霸商議曰：「徐質勇甚，當以何策擒之？」霸曰：「  
來日詐敗，以埋伏之計，斷之。」維曰：「司馬昭乃仲達之子，豈  
不知兵法，若見地勢掩映，必不肯追。吾見魏兵累次斷吾糧道，今  
却用此計誘之，可斬徐質矣。」

遂喚廖化分付如此如此，又喚張翼分付如此如此。二人領  
兵去了一箇令軍士於路撤下鐵蒺藜，寨外多排鹿角，示以久計。  
徐質連日引兵搦戰，蜀兵不出。哨馬報司馬昭說：「劉兵在鐵籠  
山後，用木牛流馬搬運糧草，以為久計，只待羌兵策應。」昭喚徐  
質曰：「昔日所以勝蜀者，因斷彼糧道也。今劉兵在鐵籠山後運  
糧，汝今夜引兵五千，斷其糧道，劉兵自退矣。」  
徐質領命，初更時分引兵望鐵籠山來，果見蜀兵二百餘人，  
驅百餘頭木牛流馬，裝載糧草而行。魏兵一聲喊起，徐質當先攔  
住，劉兵盡棄糧草而走。質分兵一半押送糧草回寨，自引兵一半

追來追不到十里前面車仗橫截去路。質令軍士下馬拆開車仗，只見兩邊忽然火起。質急勒馬回走，後面山僻窄狹處，亦有車仗截路，火光並起。質等冒煙突火，縱馬而出一聲微響，兩路軍殺來。左右圍化右有張翼大殺一陣，魏兵大敗。徐質奮死隻身而走，人馬困乏。

正奔走間，前面一枝兵殺到，乃姜維也。質大驚無措，被維一鎗刺倒，坐下馬徐質跌下馬來，被眾軍亂刀砍死。質所分一半押糧兵亦被夏侯霸所擒，盡降其眾。霸將魏兵衣甲馬匹，令劉兵穿了，就冷騎坐，打着魏軍旗號，從小路還奔回魏寨來。魏軍見本部兵回開門放入，劉兵就寨中殺起。

司馬昭大驚慌忙上馬走時，前面塵化殺來。昭不能前進，急退時，姜維引兵從小路殺到，昭四下無路，只得勒兵上鐵籠山據守。原來此山只有一條路，四下皆險峻難上，其上惟有一泉，止穀百人飲之。此時昭手下有六千人，被姜維絕其路口，山上泉水不敷，人馬枯渴。昭仰天長歎曰：「吾死於此地矣！」後人有詩曰：「妙算姜維不等閑，魏師受困鐵籠間。關隴清始入馬陵道，

項羽初圍九里山

主簿王韜曰：「昔日耿恭受困，拜井而得甘泉，將軍何不效之？」昭從其言，遂上山頂泉邊，再拜而祝曰：「昭奉詔來退蜀兵，若昭合死，令甘泉枯竭，昭自當刎頸，教部軍盡降，如壽祿未終，願蒼天早賜甘泉，以活眾命。」祝畢，泉水湧出，取之不竭。因此人馬

不死。

却說姜維在山下困住魏兵，謂眾將曰：「昔日丞相在上方谷，不會捉住司馬懿，甚深為恨。今司馬昭必被吾擒矣。」

却說郭淮聽知司馬昭困於鐵籠山，欲提兵來。陳泰曰：「姜維會合羌兵，欲先取南安。今羌兵已到，將軍若撤兵去救羌兵，必乘虛襲我後也。可先令人詐降羌人，於中取事。若退了此兵，方可救鐵籠之圍。」

郭淮從之，遂令陳泰引五千兵，運到羌王寨內解甲而入。泣拜曰：「郭淮妄自尊大，常有殺泰之心，故來投降。郭淮軍中虛實，某俱知之。只今夜願引一軍前去劫寨，便可成功。如兵到魏寨，自有內應。」

遂當大喜，遂令俄何燒戈同陳泰來劫魏寨。俄何燒戈、陳泰降兵在後，令泰引羌兵為前部。是夜二更，竟到魏寨，寨門大開。陳泰一騎馬先入，俄何燒戈驟馬挺鎗入寨之時，只叫得一聲苦，連人帶馬跌在陷坑。陳泰從後面殺來，郭淮從左邊殺來，羌兵大亂，自相踐踏，死者無數。生者盡降。俄何燒戈自刎而死。

郭淮陳泰引兵直殺到羌人寨中，遂當大王急出帳上馬時，被魏兵生擒活捉，來見郭淮。淮流下馬，親去其縛，用好言撫慰曰：「朝廷素以公為忠義，今何放助蜀人也？」遂當憐德伏罪。淮乃說遂當曰：「公今為前部，去解鐵籠山之圍，退了蜀兵，吾表准天子自有厚賜。」

其當從之。遂引兵在前。魏兵至後，揮舞鐵鎗出陣。時維三更，先令人報知。姜維大喜，教請人相見。魏兵多半離在羌人部內，行到劉寨前，聽令大兵皆在城外屯聚。遂當引百餘人到中軍帳前。姜維夏侯霸二人出迎。魏將不等，遂當開言，就從背後殺將起來。維大驚，急上馬而走。羌魏之兵，一齊殺入蜀兵四分五落，各自逃生。

維手無器械，腰間止有一副弓箭，走得慌忙，箭皆落了，只有空盔。維望山中而走，背後郭淮引兵趕來，見維手無寸鐵，乃驟馬挺鎗追之。看看至近，維虛拽弓弦，連響十餘次。淮連驟數番，不見箭到，知維無箭，乃挂住鋼鎗，拈弓搭箭射之。維急閃過，順手接了，就扣在弓弦上，待淮追近，望門上儘力射去。淮應弦落馬。

維勒回馬來，殺郭淮魏軍，驟至。維下手不及，只掣得淮鎗而去。魏兵不敢追趕，急救淮歸寨，拔出箭頭，血流不止而死。司馬昭下山引兵追趕，半途而回。夏侯霸隨後逃至，與姜維一齊奔走。維折了許多人馬，一路收劉不住，自回漢中。雖然兵敗，却射死郭淮殺死徐儼，挫動魏國之威，將功補罪。

却說司馬昭備勞苦兵，發遣回國去訖。班師回洛陽，與兄司馬師專制朝權，羣臣莫敢不服。魏主曹芳每見師入朝，戰慄不已。如針刺背，一日芳設朝，見師挂劍上殿，慌忙下榻迎之。師笑曰：「豈有君迎臣之禮也？請陛下穩便。」須臾，羣臣奏事，司馬師俱自剖斷，並不啓奏。魏主少時師退。

昂然下殿，乘車出內，兩邊後衛不下數千人馬。芳退入後殿，顧左右止有三人，乃太常夏侯玄、中書令李豐、光祿大夫張緝。緝乃張皇后之父，曹芳之皇丈也。芳叱退近侍，同三人至密室商議。芳執張緝之手而哭曰：「司馬師視朕如小兒，戲百官如草芥，社稷早晚必歸此人矣！」

言訖大哭。李豐奏曰：「陛下勿憂。臣雖不才，願以陛下之明，詔聚四方之英傑，以剿此賊。」夏侯玄奏曰：「臣兄夏侯景降蜀，因懼司馬兄弟謀害故耳。今若剿除此賊，臣兄必回也。臣乃國家舊戚，安敢坐視奸賊亂國，願同奉詔討之。」芳曰：「但恐不能耳。」三人哭奏曰：「臣等誓當同心討賊，以報陛下！」

芳脫下龍鳳汗衫，咬破指尖，寫了血詔，授與張緝，乃囑曰：「朕祖武皇帝，誅董卓，蓋為機事不密也。卿等須謹細，勿泄於外。」豐曰：「陛下何出此不利之言？臣等非蓋承之輩。司馬師安比武祖也。陛下勿疑。」

三人辭出，至東華門左側，正見司馬師帶劍而來，從者數百人，皆持兵器，三人立於道旁。師問曰：「汝三人退朝何遲？」李豐曰：「聖上在內廷親書我三人侍讀故耳。」師曰：「所看何書？」豐曰：「乃夏商周三代之書也。」師曰：「止見此書，聞何故事？」豐曰：「天子所問，伊尹扶商，周公攝政之事，我等皆奏。」今司馬大將軍，即伊尹周公也。」師冷笑曰：「汝等豈勝吾比伊尹周公，其心實指吾為王莽董卓。」三人皆曰：「我等皆將軍門下。」

之人安敢如此！  
備大怒曰：「汝等乃口說之人，適間與天子在書室中所哭何事？」三人曰：「實無此狀。」  
備叱曰：「汝三人淚眼尚紅，如何抵賴！」

夏侯玄知事已泄，乃厲聲大罵曰：「吾等所哭者，為汝威挾其主，將謀篡逆耳！」

備大怒，叱武士捉夏侯玄，玄搥拳裸袒，遍擊司馬師，却被武士擒住。師令將各人搜檢，於張嶷身畔搜出一龍鳳汗衫，上有血字，左右呈與司馬師。師視之，乃密詔也。詔曰：「司馬師兄弟，共持大權，將圖篡逆，所行詔制，皆非朕意。各部官兵將士，可同仗義，討滅賊臣，匡扶社稷，功成之日，重加爵賞。」

司馬師看畢，勃然大怒曰：「原來汝等正欲謀害吾兄弟，情理難容！」遂令將三人腰斬於市，滅其三族。三人罵不絕口。比臨東市中，才商憲被打落，各人含糊致罵而死。師直了後官，魏主曹芳正與甄皇后商議此事。皇后曰：「內廷耳目頗多，倘事泄露，必累妾矣。」

正言間，忽見師入，皇后大驚。師按劍謂芳曰：「臣父立陛下為君，功德不在周公之下。臣奉陛下，亦與伊尹何別乎？今反以恩為讎，以功為過，欲與二三小臣謀害臣兄弟，何也？」芳曰：「朕無此心。」師袖中取出汗衫，擲之於地曰：「此誰人所作耶？」

芳魂飛天外，魄散九霄，戰慄而答曰：「此皆為他人所逼，故也。朕豈敢與此心！」師曰：「妾認大臣造反，當加何罪？」芳跪告

曰：「朕合有罪，望大將軍恕之。」師曰：「陛下請起，國法未可廢也。」乃指張皇后曰：「此是張緝之妾，理當除之。」芳大哭求免。師不從，叱左右將張后捉出，至東華門內，用白練絞死。後人有詩曰：

當年伏后出宮門，跣足哀號別至尊。司馬今朝依此例，天教還報在兒孫。

次日，司馬師大會羣臣曰：「今主上荒淫無道，幾近傾覆，聽信讒言，閉塞賢路，其罪甚於桀之昌邑，不能主天下。吾謹按伊尹翦光之法，別立新君，以保社稷，以安天下，何如？」眾皆應曰：「大將軍行伊尹之事，所謂應天順人，誰敢違命！」

師遂同多官入永安宮，奏聞太后。太后曰：「大將軍欲立何人為君？」師曰：「臣觀彭城王曹芳聰明仁孝，可以為天下之主。」太后曰：「彭城王乃老身之叔，今立為君，我何以當之？今有高貴鄉公曹芳，乃文皇帝之孫，此人溫恭克讓，可以立之。卿等大臣從長計議。」

一人奏曰：「太后之言是也，便可立之。」眾視之，乃司馬師宗叔司馬孚也。師遂遣使往元城，召高貴鄉公。請太后升太極殿，召芳責之曰：「汝荒淫無度，幾近傾覆，不可承天下。當納下鳳殺復齊王之節，目下起程，非直召不許入朝。」芳泣拜，太后納了鬮，乘王車大哭而去。只有數員忠義之臣，含淚而送。後人有詩曰：昔日曹隆祖漢時，欺他蔡籍與孤兒。誰知四十餘年後，

亦婦孤兒亦被欺

却說高貴鄉公曹懿字彥士乃文帝之孫東海定王霖之子也當日司馬師以太后命宣至文武官僚備送駕於南掖門外拜迎懿慌忙答禮太尉王肅曰「主上不當答禮」懿曰「吾亦人臣也安得不答禮乎」文武扶懿上轎入宮懿曰「太后詔命不知為何平安敢乘輿而入」遂步行至太極東堂司馬師迎著懿先下拜師急扶起問候已畢引見太后后曰「吾見汝年幼時有帝王之相汝今可為天下之主務須恭儉節用布德施仁勿辱

### 第一百十回 文鴛單騎退雄兵

却說魏正元二年正月揚州刺史鎮東將軍領淮南軍馬毋丘儉字仲聞河南開喜人也聞司馬師擅行廢立之事心中憤怒長子毋丘甸曰「父親官居方面司馬師專權廢主國家有累卵之危安可晏然自守」儉曰「吾兄之言是也」

遂請刺史文欽商議欽乃曹爽門下客當日聞儉相請即來拜謁儉邀入後堂禮畢說話間儉流淚不止欽問其故儉曰「司馬師專權廢主天地反覆安得不傷心乎」欽曰「都督鎮守方面若肯仗義討賊欽願捨死相助」欽中子文淑小字阿菴有萬夫不當之勇常欲殺司馬師兄弟與曹爽報仇今可令為先鋒」儉大喜即時酬酒為誓二人詐稱太后有密詔令淮南大小官兵將士皆入壽春城立一壇於西宰白馬歃血為盟宣言司馬

先帝也

懿再三跪辭師令文武請懿出太極殿是日立為新君改嘉平六年為正元元年大赦天下假大將軍司馬師黃鈔入朝不趨奏事不名帶劍上殿文武百官各有封賜正元二年春正月有細作飛報說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以廢主為名起兵前來司馬師大驚正是

英臣曾有勳王志魏將還興討賊師  
未知如何迎敵且看下文分解

### 姜維背水破大敵

師大逆不道今奉太后密詔令盡起淮南軍馬仗義討賊衆皆悅服儉提六萬兵屯於項城文欽領兵二萬在外為遊兵往來接應儉移檄諸郡令各起兵相助

却說司馬師左眼肉瘤不時痛癢乃命醫官割之以藥封閉連日在府養病忽聞淮南告急乃請太尉王肅商議肅曰「昔關雲長威震華夏孫權令呂蒙襲取荊州操催將士家屬因此關公軍勢瓦解今淮南將士家屬皆在中原可急撫恤更以兵斷其歸路必有土崩之勢矣」師曰「公言極善但吾新割肉瘤不能自往若使他人心又不穩」

時中書侍郎鍾會在側進言曰「淮楚兵強其鋒甚銳若遣人領兵去退多是不利倘有疎虞則大事廢矣」師駭然起曰「

非吾自往，不可破賊！遂留弟司馬昭守洛陽，總攝朝政。師乘戰與帝病東行，令鎮東將軍諸葛誕總督豫州諸軍，從安風津取壽春。又令征東將軍胡遵領青州諸軍，出魏宋之地，絕其歸路。又遣豫州刺史監軍王基領前部兵，先取鎮南之地。淵領大軍屯於襄陽。蔡文武於帳下籌謀。

光祿勳鄭爽曰：「母丘儉好謀而無斷，文欽有勇而無智，令大將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氣正盛，不可輕敵。只宜深溝高壘，以禦其銳。此亞夫之長策也。」監軍王基曰：「不可。淮南之反，非軍民思亂也，皆因母丘儉勢力所逼，不得已而從之。若大軍一臨，必然瓦解。」師曰：「此言甚妙。」遂進兵於灊水之上，中軍屯於灊橋。基曰：「南頓極好屯兵，可提兵星夜取之。若遲則母丘儉必先至矣。」師遂令王基前部兵來南頓城下寨。

却說母丘儉在項城，聞知司馬師自來，乃聚眾商議。先鋒高雍曰：「南頓之地，依山傍水，極好屯兵。若魏兵先占，難以圖遣，可速取之。」

儉從其言，起兵投南頓來。正行之間，前面流星馬報說南頓已有人馬下寨。儉不信，自到軍前視之，果然旌旗遍野，營寨齊整。儉回到軍中，無計可施。忽哨馬飛報：「東吳孫峻提兵渡江襲壽春來了。」儉大驚曰：「壽春若失，吾歸何處？」是夜退兵於項城。司馬師見母丘儉軍退，聚多官商議。尚書傅嘏曰：「今儉兵退者，憂吳人襲壽春也，必回項城分拒兵守。將軍可令一軍取樂

嘉城一軍取項城，一軍取壽春，則淮南之卒必退矣。兖州刺史鄧艾足智多謀，若領兵進取樂嘉，更以重兵應之，破賊不難也。」師從之，急遣使持檄文，教鄧艾起兖州之兵破樂嘉城。師隨後引兵到彼會合。

却說母丘儉在項城，不時差人去樂嘉城暗探，只恐有兵來，請文欽到營共議。欽曰：「都督勿憂，我與拙子文騰只消五千兵，敢保樂嘉城。」儉大喜，欽父子引五千兵投樂嘉來。前軍報說：「樂嘉城西皆魏兵，約有萬餘。遙望中軍，白旛黃鉞，皂蓋朱旗，簇擁虎帳，內豎一面錦繡帥字旗，此必司馬師也。安立營寨，尚未完備。」

時文騰懸鞭立於父側，聞知此語，乃告父曰：「趁彼營寨未成，可分兵兩路，左右擊之，可全勝也。」欽曰：「何時可去？」騰曰：「今夜黃昏，父引二千五百兵，從城南殺來；兒引二千五百兵，從城北殺來。三更時分，要在魏寨會合。」欽從之，當晚分兵兩路。

且說文騰年方十八歲，身長八尺，全裝貫甲，腰懸鋼鞭，縛鎗上馬，遙望魏寨前進。是夜司馬師兵到樂嘉，立下營寨，等鄧艾未至。師為帳下新割肉瘡，瘡口疼痛，臥於帳中，令數百甲士環立護衛。三更時分，忽然寨內喊聲大震，人馬大亂。師急問之，人報曰：「二軍從寨北斬圍直入，為首一將，勇不可當。」師大驚，心如火烈，眼珠從肉瘡瘡口內迸出，血流遍地，疼痛難當，又恐有亂軍心，只咬破頭而忍，被皆咬爛。

原來文懿家馬先到，一擁而進。在軍中左右衝突，所到之處，人不敢當。有相拒者，鎗搦打無不被殺。趙良望父到，以為外應，並不見來。數番殺到中軍，皆被弓弩射回。奮直殺到天明，只聽得北邊鼓角喧天。急回頭從者曰：「父親不在南面為慮，却從北至何也？」急縱馬看時，只見一軍行如狂風，為首一將，乃鄧艾也。躍馬橫刀大呼曰：「反賊休走！」急大怒，挺鎗迎之。戰有五十合，不分勝負。

正圍困，魏兵大進，前後夾攻。魏部下兵各自逃散。只文懿單人獨馬，衝圍魏兵，望南而走。背後數百員將，抖擻精神，驟馬追來。將軍張壽橋邊，看看趕上。急忽然勒回馬，大喝一聲，直衝入魏將陣中，來個魏起處，紛紛落馬，各各倒透。急復緩緩而行。魏將聚在一處，驚訝曰：「此人何敢退我等之衆耶？可併力追之！」

於是魏將百員，復來追趕。勃然大怒曰：「鼠輩何不惜命耶！」急縱馬，殺入魏陣中，用鞭打死數人，復回馬殺魏而行。將趕追四五番，皆被文懿一人殺退。後人有詩曰：

長坂當年蜀道曹子龍，從此顯英豪。樂嘉城內爭鋒處，又見文懿勝氣高。

原來文懿被山路崎嶇，迷入谷中，行了半夜，比及尋路而出，天色已暗。文懿人馬不知所向。只見魏兵大勝，飲不戰而退。魏兵乘勢追殺，飲引兵望壽春而走。

却說魏殿中校尉尹大目，乃曹爽心腹之人，因爽被司馬懿

謀殺，故事司馬懿，嘗有殺師報復之心。其素與文懿交厚，今見師

眼瘤突出，不能動止，乃入帳告曰：「文懿本無反心，今被卞丘兇

逼追，以致如此。某去說之，必然夾降。」

卞從之，大目頂鑿其甲，乘馬來趕文懿。看看趕上，乃高聲大

叫曰：「文懿，見尹大目麼？」飲回頭視之，大目除鑿放下鞍轡

之前，以鞭指曰：「文懿，何不忍耐數日也？」此是次日知師將

亡，故來留飲，飲不解其意。厲聲大罵，便欲開弓射之。太守大哭而

回，飲女聚人馬奔壽春時，已被諸將誘引兵取了，欲復回項城時，

胡遵王基鄧艾三路兵皆到。飲見勢危，遂投東吳孫峻去了。

却說卞丘儉在項城內，聽知壽春已失，文懿勢敗，城外三路

兵到，險些撤城中之兵出戰。正與鄧艾相遇，僉令葛雍出馬與

艾交鋒，不一合，被艾一刀斬之。引兵殺過陣來，卞丘儉死戰相拒。

江淮兵大亂，胡遵王基引兵四面夾攻。卞丘儉敵不住，引十餘騎

奪路而走。前至慎縣城下，縣令宋白開門迎入，設席待之。儉大醉

出而死時正元二年二月也。

於是司馬昭發兵申奏魏主曹懿遂遣使持詔到許昌即命留司馬昭軍許昌以防東吳昭心中猶豫未決鍾會曰「大將軍若亡人心未定將軍若留守於此萬一朝廷有變悔之何及」昭從之即起兵還屯洛水之南。

魏國之大將太尉王甫奏曰「臣既繼其兄掌大權陛下可封爵以安之」遂令王甫持詔對司馬昭為大將軍錄尚書事昭入朝謝恩自此中外大小事情皆歸於昭。

却說西蜀細作哨知此事報入成都姜維後主曰「司馬師亡司馬昭初握重權必不敢擅離洛陽臣請乘間伐魏以復中原」後主從之遂令姜維與師伐魏維到漢中整頓人馬征西大將軍魏延曰「蜀地淺狹錢糧微薄不宜遠征不如據險守分值軍安民此乃保國之計也」維曰「不然昔丞相未出茅廬已定三分天下然且六出祁山以圖中原不幸半途而廢以致功業未成今吾既受丞相遺命當盡忠報國以繼其志雖死而無恨也今魏有隙可乘不就此時伐之更待何時」夏侯霸曰「將軍之言是也可將輕騎先出屯界首若得洮西南安則諸郡可定」張翼曰「向若不克而還皆因軍出甚遲也兵法云「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今若火速進兵使魏人不能提防必然全勝矣」

於是姜維引兵百萬望枹罕進發兵至洮水守邊軍士報知雍州刺史王經副將軍陳泰王經先起馬步兵七萬來迎姜維分

付張翼如此如此又分付夏侯霸如此如此人領計去了維乃自引大軍背洮水列陣王經引數員牙將圍問曰「魏與吳蜀已成鼎足之勢汝果又入寇何也」維曰「司馬師無故廢主降邦理宜問罪何況孽敵之國乎」

經回願張明花永劉達朱芳四將曰「司馬兵背水為陣敗則皆沒於水矣姜維驍勇汝四將可戰之彼若退動便可追擊」四將分左右而去來戰姜維維略戰數合撥回馬望本陣中便走王經大驅軍馬一齊起來維引兵望着洮西而走將次近水大呼將士曰「事急矣諸將何不努力」

衆將一齊奮力殺回魏兵大敗張翼夏侯霸抄在魏兵之後分兩路殺來把魏兵困在垓心維奮武揚威殺入魏軍之中左衛右突魏軍大亂自相踐踏死者大半逼入洮水者無數斬首萬餘屍屍數里王經引敗兵百騎奮力殺出徑往狄道城而走奔入城中閉門保守。

姜維大獲全功備軍已畢便欲進兵攻打狄道城張翼諫曰「將軍功績已成威聲大震可以止矣今若前進倘不如意正如畫蛇添足也」維曰「不然向者兵敗倘欲進取縱橫中原今日洮水一戰魏人膽裂吾料狄道唾手可得放勿自墮其志也」張翼再三勸諫維不從遂勒兵來取狄道城。

却說雍州征西將軍陳泰正欲起兵與王經報兵敗之驛忽雍州刺史鄧艾引兵到泰接應履畢艾曰「今奉大將軍之命特



勢勇於軍敗也。秦問計於鄧艾曰：「汝水得勝若，若羌人之  
軍在秦國，則將何如？」此言兵之大患也。今彼不思如此，却圖欲  
逼我其城，更堅固，急切進攻，空勞兵力耳。若今陳兵於項，然  
彼進兵之利，兵必敗矣。」

陳泰曰：「真妙論也。」遂先發二十餘兵，每隊五十人，盡帶  
旌旗，角聲之類，日伏夜行，去狄道城東南高山深谷之中，埋  
伏以待。兵來一齊鳴鼓，吹角為應，夜則舉火放礮以驚之。調度已  
詳，候劉兵到來，於是陳泰鄧艾各引二萬兵相繼而進。

却說姜維圍住狄道城，令兵八面攻之。連攻數日不下，心中  
焦灼，無計可施。是日黃昏時分，忽三五次流星馬報說：「有兩路  
兵到，旗上明書大守一路，是征西將軍陳泰一路，是荊州刺史鄧  
艾。」維大喜，遂請夏侯霸商議。霸曰：「吾向嘗為將軍言，鄧艾自

### 第一百十一回 鄧士載智敗姜伯約

却說姜維退兵屯於鐘堤，魏兵屯於狄道城外。王經迎接陳  
泰鄧艾入城，拜辭解圍之尊，設宴相待。大賞三軍，泰將鄧艾之功  
厚奏親王，封艾為安西將軍，假節領護東羌校尉，同陳泰  
屯兵於雍涼。後趙鄧艾上奏謝恩，陳泰設宴與鄧艾拜賀曰：「  
其難夜通，其力已竭，不敢再出矣。」艾笑曰：「吾料劉兵其必出  
有五。」

遂問其故。艾曰：「劉兵雖退，終有乘勝之勢，吾兵終有弱狀

幼深明兵法，善曉地理，今領一軍為敵，一軍曰：「彼軍雖來  
我休容他住脚，便可擊之。」乃以虛翼攻城，命夏侯霸引兵迎擊  
秦維自迎兵來迎鄧艾。

行不到五里，忽然東南一壁，驛驛雷聲，雷聲火光，天祥驟  
馬看時，只見週圍皆是魏兵旗號。維大驚曰：「中鄧艾之計矣。」  
遂傳令收夏侯，張翼各棄狄道而退。於是蜀兵皆退於漢中。維  
自歎後，只聽得背後鼓聲不絕，維退入劍閣之時，方知火攻二十  
餘處，皆虛設也。維收兵退屯於鍾堤。

且說後主因姜維有洮西之功，降詔封維為大將軍，維受了  
職，上表謝恩。再議出師伐魏之策。正是：  
成功不必添蛇足，耐賊猶思設鹿豕。  
不知此番北伐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諸葛誕義討司馬昭

之實，其必出一也。劉兵皆是孔明教演，習戰之兵，容易調遣，吾將  
不時更換，軍又訓練不熟，其必出二也。劉人多以經行，雲霧皆在  
旱地，勞逸不同，其必出三也。狄道隴西，安南祁山，四處皆是守險  
之地，劉人或駐東，或指南，或攻北，吾兵必須分頭守禦，劉兵會為  
一處而來，以一分當我四分，其必出四也。若劉兵自南安臨西，則  
可取羌人之殺為食，若出祁山，則有麥可食，其必出五也。」

陳泰歎服曰：「公料敵如神，劉兵何足慮哉！」於是陳泰與





祝實充謝曰：「某以他人之言告公耳。」詎曰：「朝廷有難，吾當以死報之。」

充默然。次日辭歸，見司馬昭細言其事。昭大怒曰：「鼠輩安敢如此！」充曰：「蓋在淮南，深得人心，久必為患，可速除之。」昭遂暗發密書與揚州刺史樂綝，一面遣使齎詔徵綝為司空，詎得了詔書，已知是賈充告變，遂捉來使持問使者曰：「此事樂綝知之。」詎曰：「他如何得知？」使者曰：「司馬將軍已令人到揚州送密書與樂綝矣。」

詎大怒，此武士斬了來使，遂起部下兵千人，殺奔揚州來。將至南門，城門已閉，吊橋拽起，詎在城下叫門，城上並無一人回答。詎大怒曰：「樂綝匹夫安敢如此！」遂令將士打城，手下一千餘人，墮下馬渡河，飛身上城，殺散軍士，大開城門。於是諸葛誕引兵入城，乘風放火，殺至樂綝家，綝慌上樓避之。誕提劍上樓，大喝曰：「汝父樂進，昔日受魏國大恩，不思報本，反欲誣司馬昭耶？」

樂未及回言，為誕所殺。一酒具表數司馬昭之罪，使人申奏洛陽。一面大聚兩淮屯田戶口十餘萬，並揚州新降兵四萬餘人，積草屯糧，準備進兵。又令長史吳翊送子諸葛誕入吳，為質求救。務要合兵討司馬昭。

此時東吳丞相孫峻病亡，從弟孫資輔政。將子于廙為人強暴，殺大司馬陸鳳，將軍呂據、王惇等，因此孫資和若歸於孫。吳主孫亮雖聰明，奈何奈何。

於是吳綏將諸葛誕至石頭城入拜，孫綏問其故，綏曰：「諸葛誕乃劉漢諸葛武侯之族弟也，向在魏國，今見司馬昭欺君，同上殿主弄權，欲與帥討之，而力不及，故特來助陣。誠恐無憑，希察親子諸葛誕為質，伏望發兵相助。」

孫從其請，便遣大軍全備，全端為主將，子益為合後，朱異、唐客為先鋒，文欽為鄉導，起兵七萬分三隊而進。吳綏聞壽春報知，諸葛誕大喜，遂陳兵準備。

却說諸葛誕表文到洛陽，司馬昭見了大怒，欲自往討之。賈充諫曰：「主公乘父兄之基業，忍德恭及四海，今棄天子而去，若一朝有變，悔之何及。不如奉請太后，勸天子出迎，可保無虞。」昭喜曰：「此言正合吾意。」遂入奏太后曰：「諸葛誕謀反，臣與文武官做計，請當諸太后，明才女賢親親征，以繼先帝之遺意。」

太后畏懼，只得從之。次日，昭請魏主曹懿起程。懿曰：「大將軍都督天下軍馬，任從調遣，何必朕自行也？」昭曰：「不然，昔日武祖縱橫四海，文帝明帝有包括宇宙之志，批吞八荒之心，此遇大敵，必須自行。陛下正宜追配先君，掃清故孽，何自畏也？」

懿畏威權，只得從之。昭遂下詔，起兩都之兵二十六萬，命征南將軍王基為正先鋒，安東將軍陳壽為副先鋒，監軍石苞為左軍，兗州刺史周太為右軍，孫資為前鋒，孫資為後鋒，孫資為左軍，兗州刺史周太為右軍，孫資為前鋒，孫資為後鋒，孫資為左軍，兗州刺史周太為右軍，孫資為前鋒，孫資為後鋒。

戰不三合，朱異敗走，唐容出焉，戰不三合，亦大敗而走。王基驅兵掩殺，吳兵大敗，退五十里下寨，報入壽春城中。藉葛誕自引本部銳兵，會合文欽並二子——文憲、文虎——雄兵數萬，來敵司馬

### 第一百十二回 救壽春于詮死節

### 取長城伯約慶兵

却說司馬昭聞孟葛誕會合吳兵前來決戰，乃召散騎長史裴秀、黃門侍郎鍾會商議破敵之策。鍾會曰：「吳兵之助諸葛誕實為利也，以利誘之，則必勝矣。」昭從其言，遂令石苞、周太先引兩軍於石頭城埋伏。王基、陳泰領精兵在後，却令偏將成倅引兵數萬先去誘敵，又令陳俊引車仗馬半驢騾裝載賞軍之物，四面聚集於陣中，如敵來則棄之。

是日諸葛誕令吳將朱異在左，文欽在右，見魏陣中人馬不整，遂乃大驅士馬進。成倅退走，誕驅兵掩殺，見牛馬驢騾遍滿郊野，兩兵爭取，無心戀戰。忽然一聲砲響，兩路兵殺來，左有石苞，右有周太先，大驚急欲退時，王基、陳泰精兵殺到，誕兵大敗。司馬昭又引兵接應，遂引敗兵奔入壽春閉門堅守。昭令兵四面圍困，併力攻城。

時吳兵退屯安豐，魏主車駕駐於項城。鍾會曰：「今諸葛誕雖敗，壽春城中糧草尚多，更有吳兵屯安豐以為犄角之勢，今吾兵四面攻圍，彼緩則堅守，急則死戰，吳兵或乘勢夾攻，吾軍無益，不如三面攻之，留南門大路容賊自走，走而擊之，可全勝也。」吳兵

昭正是

方見吳兵統氣，又看魏將勁兵來。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遠來，糧必不繼。我引輕騎抄在其後，可不戰而自破矣。」昭撫會背曰：「君真吾之子房也。」遂令王基撤退南門之兵。

却說吳兵屯於安豐，孫綝喚朱異責之曰：「第一壽春城不能救，安可併吞中原，如再不勝必斬。」朱異乃回本寨商議于詮曰：「今壽春南門不圍，某願領一軍從南門入去，助諸葛誕守城。將軍與魏兵挑戰，我却從城中殺出，兩路夾攻，魏兵可破矣。」

異然其言，於是全禕、全端、文欽等皆願入城。遂同于詮引兵一萬從南門而入城。魏兵不得將令，未敢輕敵，任吳兵入城，乃派知司馬昭曰：「此欲與朱異內外夾攻以破我軍也。」乃召王基、陳泰分付曰：「汝可引五千兵截斷朱異來路，從背後擊之。」

二人領命而去。朱異正引兵來，忽背後喊聲大起，左有王基，右有陳泰，兩路軍殺來。吳兵大敗，朱異回見孫綝，綝大怒曰：「累敗之將，要汝何用？」叱軍士推出斬之，又責全端、子全禕曰：「若退不得魏兵，汝父子休來見我！」

於是孫綝自回建業去了。鍾會與昭曰：「今孫綝退去，外無救兵，城可圍矣。」昭從之，遂催兵攻圍。全禕引兵欲入壽春，見魏

兵勢大尋思進退無路。遂降司馬昭。昭加封為偏將軍。韓感昭恩，乃修家書與父全端，言孫綽不仁，不若降魏。將書射入城中。韓得韓書，遂與端引數千人開門出降。諸葛誕在城中憂悶。諫士燕班焦彝進言曰：「城中糧少兵多，不能久守。可率吳楚之衆與魏兵決一死戰。」誕大怒曰：「吾欲守汝欲戰，莫非有異心乎？再言必斬！」二人仰天長歎曰：「誕將亡矣！我等不如早降，免至一死！」

是夜二更時分，蔣焦二人踰城降魏。司馬昭重用之。因此城中雖有敢戰之士，不敢言戰。誕在城中見魏兵四下築起土城，以防淮水，只望水泛衝倒土城，驍兵擊之。不想自秋至冬，並無霖雨。淮水不泛，城中看看糧盡。文欽在小城內與二子堅守，見軍士漸漸餓倒，只得來告誕曰：「糧皆盡絕，軍士餓損，不如將北方之兵盡放出城，以省其食。」誕大怒曰：「汝欲我盡去北軍，欲謀我耶？」叱武士推出斬之。

文懿支虎見父被殺，各拔短刀立殺數十人，飛身上城，一躍而下。越河起魏寨投降。司馬昭恨文懿昔日單騎退兵之驍，欲斬之。鍾會諫曰：「罪在文欽，今文欽已亡，二子勢窮來歸，若殺降將，是堅城內人之心也。」

昭從之。遂召文懿支虎入帳，用好言撫慰，賜駿馬錦衣，加為偏將軍，封關內侯。二子拜謝上馬，趨城大叫曰：「我二人蒙大將軍赦罪賜爵，汝等何不早降？」城內人聞言，皆計議曰：「文懿乃

司馬氏驍人，尚且重用，何況我等乎？」於是皆欲投降。諸葛誕聞之大怒，日夜自來巡城，以殺為威。鍾會知城中人心已變，乃入候告曰：「可乘此時攻城矣。」

昭大喜，遂激三軍四面雲集，一齊攻打。守將會宣獻了北門，放魏兵入城。誕知魏兵已入，慌引麾下數百人自城中小路突出，至吊橋邊，正撞着胡奮手起刀落，斬誕於馬下。數百人皆被縛。正引兵殺到西門，正遇吳將于詮、基、木、喲曰：「何不早降？」

怒曰：「受命而出，為人殺難，不能救，又降他人，義所不為也。」乃擲盔於地，大呼曰：「人生在世，得死於戰場者，幸耳！」急揮刀死戰三十餘合，人困馬乏，為亂軍所殺。後人有詩讚曰：「司馬當年圍壽春，降兵無數拜車塵。東吳雖有英雄士，誰及于詮肯殺身。」

司馬昭入壽春，將諸葛誕老小盡皆梟首，滅其三族。武士將所擒諸葛誕部卒數百人縛至，昭曰：「汝等降否？」衆皆大呼曰：「願與諸葛公同死，決不降汝！」昭大怒，叱武士盡縛於城外。遂一問曰：「降者免死。」並無一人肯降。直殺至盡，終無一人降者。昭深加歎息不已，令皆埋之。後人有詩讚曰：

忠臣矢志不偷生，諸葛公休嘆下兵。薤露歌聲塵未斷，遺蹤直欲繼田橫。

却說吳兵大半降魏，魏秀告司馬昭曰：「吳兵老小盡在東南江淮之地，今若留之久，必為變，不如坑之。」鍾會曰：「不然，古

之用兵者，全國爲上，戮其元惡而已。若盡坑之，是不仁也。不如放歸江南，以顯中國之寬大。」昭曰：「此妙論也。」遂將吳兵盡皆放歸本國。唐睿因罷孫琳，不敢回國，亦來降魏。昭皆重用，分佈三河之地。淮南已平，正欲退兵，忽報西蜀姜維引兵來取長城，遂殺糧草，昭大驚，與多官計議退兵之策。

時劉漢延熙二十年，改爲景耀元年。姜維在漢中，選川將附員，每日操練人馬。一是蔣舒，一是傅家。三人頗有膽勇，維甚愛之。忽報淮南諸葛誕起兵，討司馬昭，東吳孫綝助之。昭大起兩淮之兵，將魏太后並魏主一同出征去了。維大喜曰：「吾今番大事濟矣！」

遂表奏後主，願與兵伐魏。中散大夫譙周諷知，歎曰：「近來朝廷溺於酒色，信任中貴黃皓，不理國事，只圖歡榮，伯約舉欲征伐，不恤軍士國將危矣。」乃作「麟國論」一篇，寄與姜維，維拆封視之，論曰：

或問古往能以弱勝強者，其術何如？曰：處大國無患者，恆多慢處小國有憂者，恆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養民，以少取多，勾踐恤衆，以弱斃強。此其術也。

或曰：姜維楚強漢弱，約分鴻溝，張良以爲民志既定，則難動也。率兵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勾踐之事乎？曰：商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當此之時，雖有漢祖，安能

仗劍取天下乎？及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於是秦懷並爭。今我與彼，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故可爲文王，難爲漢祖。時可而後動，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逐極武黷征，不幸遇難，雖有智者，不能謀之矣。

姜維看畢，大怒曰：「此腐儒之論也！」擲之於地。遂提所兵來取中原，又問傅家曰：「以公度之，可出何地？」家曰：「魏屯糧草皆在長城，今可運取駱谷，度沈嶺，直到長城，先燒糧草，然後直取秦川，則中原指日可得矣。」維曰：「公之見與吾計暗合也。」即提兵運取駱谷，度沈嶺，望長城而來。

却說長城鎮守將軍馬望，乃司馬昭之族兄也。城內糧草甚多，人馬却少。望聽知蜀兵到，急與主真李騰二將引兵，城三十里下寨。次日蜀兵來到，望引三將出陣。姜維出馬，指望而言曰：「今司馬昭選主於軍中，必有李權郭汜之意也。吾今奉朝廷命前來問罪，汝當早降。若還愚迷，全家誅戮。」望大驚而答曰：「汝等無禮，敢犯上國，如不早退，汝片甲不剩！」

言未畢，望背後，王真挺鎗出馬，挺鎗迎戰。戰不半合，實個破綻，王真挺鎗來刺，傅家閃過，活捉於馬上。便回本陣。李騰大怒，縱馬輪刀來救。姜故意放慢，等李騰將近，努力擲真於地。暗掣四楞鐵簡在手，待鶴趕上，舉刀欲砍，傅家偷身回願，向

李福面門只一箭，打得眼珠迸出，死於馬下。王真被蜀軍亂鎗刺死。姜維驅兵大進，司馬望棄寨入城，閉門不出。維下令曰：「軍士今夜且歇一宿，以養銳氣，來日須要入城。」

次日平明，蜀兵爭先大進，一擁至城下，用火箭火礮打入城中。城上草屋一派燒着，魏兵自亂。維又令人取乾柴柴積滿城下，一齊放火，烈焰冲天。城已將陷，魏兵在城內嚎啕大哭，聲聞四野。

正攻打之間，忽然背後喊聲大震，維勒馬回看，只見魏兵鼓噪搖旗，浩浩而來。維遂令後隊為前隊，自立於門旗下候之。只見魏陣中一小將，全裝貫帶，挺鎗縱馬而出，約年二十餘歲，面如傅粉，唇似抹朱，厲聲大叫曰：「認得鄧將軍否？」維自思曰：「此必鄧艾矣。」挺鎗縱馬而來，二人抖擻精神，戰到三四十合，不分勝負。那小將軍鎗法無半點放開，維心中自思：「不用此計，安得勝乎？」便撥馬望左邊山路中而走。

那小將驟馬追來，維挂住了銅鎗，暗取雕弓羽箭射之。那小將眼乖，早已見了弓弦響處，把身望前一個放過羽箭。維回頭看小將已到，挺鎗來刺。維閃過那鎗，從肋旁邊過，被維扶住。那小將棄鎗望本陣而走。維嘆曰：「可惜，可惜！」再撥馬趕來，追至陣門前，一將提刀而出，曰：「姜維匹夫，勿趕吾兒鄧艾在此！」維大驚，原來小將乃艾之子鄧忠也。維暗稱奇，欲戰鄧艾。

又恐馬乏，乃虛指艾曰：「吾今日識汝父子也。各自收兵，來日決戰。」艾見戰場不利，亦勒馬應曰：「既如此，各自收兵。暗算者非丈夫也。」

於是兩軍皆退。鄧艾據渭水下寨，姜維跨兩山安營。艾見蜀兵地理，乃作書於司馬望曰：「我等切不可戰，只宜固守。關中兵至時，蜀兵糧草皆盡，三面攻之，無不勝也。今遣長子鄧忠相助守城。」一面差人於司馬昭處求救。

却說姜維令人於艾寨中下戰書，約來日大戰。艾伴應之。次日五更，維令三軍造飯，平明布陣等候。艾營中偃旗息鼓，却如無人。維至晚方回。次日又令人下戰書，責之失期之罪。艾以酒食待使，答曰：「微軀小疾，有誤相持，明日會戰。」次日維又引兵來，艾仍前不出。

如此五六番，傳喚維曰：「此必有謀也。宜防之。」維曰：「此必誑關中兵到，三面擊我耳。吾今令人持書與東吳孫綽使併力攻之。」忽探馬報說司馬昭攻打壽春，殺了諸葛誕，吳兵皆降。昭班師回洛陽，便欲引兵來救長城。維大驚曰：「今番伐魏，又成畫餅矣。不如且回。」正是

已歇四番難奏績，又嗟五度未成功。

未知如何退兵，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百十三回 丁奉定計斬孫綽

姜維鬪陣破鄧艾



却說姜維恐魏兵到先將軍器車仗一隊軍營步兵先退然後將馬軍斷後細作報知鄧艾笑曰「姜維知大將軍兵到故先退去不必追之追則中彼之計也」乃令人哨探回報果然諸谷邊狹之處堆積柴草準備要燒追兵衆皆稱又曰「將軍真神算也」遂遣使齎表奏聞於魏司馬昭大喜又奏賞鄧艾却說東吳大將軍孫綝聽知全端唐咨等降魏勃然大怒將各人家眷盡皆斬之吳主孫亮時年方十七見孫綝殺太過心甚不然

一日出西苑因食生梅令黃門取蜜須臾取至見蜜內有鼠糞數枚召藏吏責之藏吏叩首曰「臣封閉甚嚴安有鼠糞」亮曰「黃門會向爾求蜜食否」藏吏曰「黃門於數日前曾求蜜食臣實不敢與」亮指黃門曰「此必汝怒藏吏不與爾蜜故置糞於蜜中以陷之也」黃門不服亮曰「此事易知耳若糞久在蜜中則內外皆濕若新在蜜中則外溼內燥」命剖視之果然內燥黃門服罪

亮之聰明大抵如此雖然眼明却被孫綝把持不能主張綝之弟威遂將軍孫懿入若龍宿衛武衛將軍孫恩備將軍孫幹長水校尉孫資分屯諸營

吳主孫亮聞坐黃門侍郎全紀在側紀乃國舅也亮因泣告曰「孫綝專權安敢欺朕太甚今不圖之必爲後患」紀曰「陛下但有任用臣處臣萬死不辭」亮曰「卿可只今點起禁兵

與將軍劉丞各把城門散自出殺孫綝但此事不可令卿母知之卿母乃綝之姊也倘若泄漏誤朕匪輕」紀曰「臣陛下重詔與臣臨行事之時臣將詔示衆使綝手下人皆不敢妄動

亮從之即寫密詔付紀受詔歸家亮告其父全尚尚知此事乃告妻曰「三日內殺孫綝矣」妻曰「殺之是也」口雖應之却私令人持書報知孫綝綝大怒當夜便喚弟兒四人點起精兵先圍大內一面將全尚劉丞並其家小俱拿下

比及天明吳主孫亮聽得官門外金鼓大震內侍慌入奏曰

「孫綝引兵圍了內苑」亮大怒指全后罵曰「汝父兄誤我大事矣」乃拔劍欲出全后與侍中近臣皆牽其衣而哭不放亮出孫綝先將全尚劉丞等殺訖然後召文武於朝內下令曰「主上荒淫久病昏亂無道不可以奉宗廟今當廢之汝等文武敢有不從者以謀叛論」衆皆畏懼應曰「願從將軍之命」

尚書桓懿大怒從班部中挺然而出指孫綝大罵曰「今上乃聰明之主汝何敢出此亂言吾寧死不從賊臣之命」綝大怒自拔劍斬之即入內指吳主孫亮罵曰「無道昏君本當廢戮以謝天下看先帝之面廢汝爲會稽王吾自選有德者立之」此中書郎李崇奪其印綬令鄧程收之亮大哭而去後人有詩嘆曰

亂賊誣伊尹奸臣冒霍光可憐顯主不得蒞朝堂  
孫綝違宗正孫權中書郎董朝往虎林迎請鄒卿王孫休爲君休字子烈乃孫權第六子也在虎林夜夢乘龍上天回顧不見

龍尾，失機而勞。次日，孫權遣朝至，拜請回都。行至曲阿，有一老人自稱姓于名休，叩頭言曰：「事久必變，願陛下速行。」

孫權之行，至布筵亭，孫思將軍駕來迎，休不敢乘輦，乃坐小車。而八百官拜謁道傍，休慌忙下車答禮。孫權出令扶起，請入大殿，升御座，即天子位。休再三辭讓，方受玉璽。又官武將朝賀已畢，大赦天下，改元永安元年。封孫權為丞相，荊州牧，多官各有封賞。又封兄之子孫皓為烏程侯，孫綽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吳主孫休恐其內變，陽示恩寵，內實防之。綽惡愈甚。

冬十二月，綽率牛酒入宮上壽。吳主孫休不受，綽怒，乃以牛酒詣左將軍張布府中共飲。酒酣，乃謂布曰：「吾初廢會稽王時，人皆勸吾為君，吾為今上廢，故立之。今我上壽而見拒，是將我等閒相待，吾早晚教你看。」布聞言，唯唯而已。

次日，布入宮密奏孫休。休大懼，日夜不安。數月內，孫綽遣中書郎孟宗，撥與中營所管精兵一萬五千，出屯武昌。又盡將武庫內軍器與之。於是將軍魏遡、武衛士施朔二人密奏孫休曰：「綽調兵在外，又搬盡武庫內軍器，早晚必為變矣。」

休大驚，急召張布計議。布奏曰：「老將丁奉計略過人，能斷大事，可與議之。」休乃召奉入內，密告其事。奉奏曰：「陛下無憂，臣有一計，為國除害。」休問何計。奉曰：「來朝臘日，只推大會羣臣，召綽赴席，臣自有調遣。」休大喜。女令劉豎施朔為外事，張布為內應。

為內應

是夜狂風大作，飛沙走石，將老樹連根拔起。天明風定，使者奉旨來請孫綽入宮赴宴。孫綽方起，牀平地如人推倒，心中不悅。使者于餘人，竊攔入內。家人止之曰：「一夜狂風不息，今早又無故驚倒，恐非吉兆，不可赴宴。」綽曰：「吾兄弟共典禁兵，誰敢近身，倘有變動，于府中放火為號。」囑訖，升車入內。吳主孫休忙下御座迎之，請綽高坐。酒行數巡，衆露曰：「宮外望有火起。」綽便欲起身，休止之曰：「丞相穩便，外兵自多，何必懼哉。」

言未畢，左將軍張布拔劍在手，引武士三十餘人，搶上殿來，口中厲聲而言曰：「有詔擒反賊孫綽。」綽急欲走時，早被武士擒下。綽叩頭奏曰：「願從交州歸田里。」休叱曰：「願何不從朕。」

胤自蜀中歸，吳主孫休聞蜀中近日作亂，舉動尋奏曰：「近日中常侍黃綽用事，公卿多阿附之。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有榮色。所謂『燕雀處堂，不知大廈之將焚』者也。」休歎曰：「若諸葛武侯在時，何至如此乎？」於是又寫國書，教人贖入成都。

胤自蜀中歸，吳主孫休聞蜀中近日作亂，舉動尋奏曰：「近日中常侍黃綽用事，公卿多阿附之。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有榮色。所謂『燕雀處堂，不知大廈之將焚』者也。」休歎曰：「若諸葛武侯在時，何至如此乎？」於是又寫國書，教人贖入成都。

胤自蜀中歸，吳主孫休聞蜀中近日作亂，舉動尋奏曰：「近日中常侍黃綽用事，公卿多阿附之。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有榮色。所謂『燕雀處堂，不知大廈之將焚』者也。」休歎曰：「若諸葛武侯在時，何至如此乎？」於是又寫國書，教人贖入成都。

胤自蜀中歸，吳主孫休聞蜀中近日作亂，舉動尋奏曰：「近日中常侍黃綽用事，公卿多阿附之。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有榮色。所謂『燕雀處堂，不知大廈之將焚』者也。」休歎曰：「若諸葛武侯在時，何至如此乎？」於是又寫國書，教人贖入成都。

胤自蜀中歸，吳主孫休聞蜀中近日作亂，舉動尋奏曰：「近日中常侍黃綽用事，公卿多阿附之。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有榮色。所謂『燕雀處堂，不知大廈之將焚』者也。」休歎曰：「若諸葛武侯在時，何至如此乎？」於是又寫國書，教人贖入成都。

胤自蜀中歸，吳主孫休聞蜀中近日作亂，舉動尋奏曰：「近日中常侍黃綽用事，公卿多阿附之。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有榮色。所謂『燕雀處堂，不知大廈之將焚』者也。」休歎曰：「若諸葛武侯在時，何至如此乎？」於是又寫國書，教人贖入成都。

胤自蜀中歸，吳主孫休聞蜀中近日作亂，舉動尋奏曰：「近日中常侍黃綽用事，公卿多阿附之。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有榮色。所謂『燕雀處堂，不知大廈之將焚』者也。」休歎曰：「若諸葛武侯在時，何至如此乎？」於是又寫國書，教人贖入成都。

胤自蜀中歸，吳主孫休聞蜀中近日作亂，舉動尋奏曰：「近日中常侍黃綽用事，公卿多阿附之。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有榮色。所謂『燕雀處堂，不知大廈之將焚』者也。」休歎曰：「若諸葛武侯在時，何至如此乎？」於是又寫國書，教人贖入成都。

或謂馬昭不日歸魏必將侵吳蜀以示服。彼此各宜準備。

姜維聽得此信，忻然上表，再議出師伐魏。時蜀漢景耀元年。

大將軍姜維以夙化張翼為先鋒，王含、蔣斌為左軍，蔣舒、傅魚為右軍，胡濟為合後，維與夏侯淵總中軍，共起蜀兵二十萬，拜辭後主，迤邐到漢中，與夏侯淵商議當先攻何地。維曰：「祁山乃用武之地，可以進兵，故丞相昔日六出祁山，因他處不可出也。」

維從其言，遂令三軍並望祁山進發。至谷口下寨，時蜀兵正在祁山寨中，整點糧草之兵，忽流馬到，報說蜀兵現下三寨于谷口，艾聽知，遂登高看守，回寨并帳大喜曰：「不出吾之所料也。」原來郭艾先整了地脈，故留劍兵下寨之地，地中自祁山寨直至祁山，早挖了地道，待劍兵至時，於中取事。

此時姜維至谷口分作三寨，地道正在左寨之中，乃王含、蔣斌下寨之處，郭艾喚了蜀兵，與節節各引一萬兵，為左右衝擊，却喚副將鄧倫引五百掘子軍於當夜二更，迤邐於地道直至左營從後地下掘出。

却說王含、蔣斌因立寨未定，恐魏兵來劫寨，不敢解甲而寢。忽聞中軍大亂，急領兵器上馬，外營忠引兵殺到。內外夾攻，王、蔣二將奮死抵敵不住，雖棄而走。姜維在帳中聽得左寨中大喊，料道有內應外合之兵，遂急上馬，立於中軍帳前，傳令曰：「如有妄動者斬，便有敵兵到，請速休要問他，只管以弓弩射之。」一面傳示右營，亦不許妄動。果然魏兵士餘次衝擊，皆被射回。只

衝到天明，魏兵不敢殺入，蜀艾收兵回寨，乃數曰：「姜維深得孔明之法，兵在夜而不驚，將聞變而不亂，真將才也。」

次日，王含、蔣斌收寨，敗兵伏於大寨前，請罪。維曰：「非汝等之罪，乃吾不明地脈之故也。」又撥軍馬，命二將安營，詔却將傷死身屍，埋於地道之中，以士掩之，令人下戰書，單搦蜀艾來拜交鋒。艾忻然聽之。

次日，兩軍列於祁山之前，維按武侯八陣之法，依天地風雲鳥蛇龍虎之形，分布已定。蜀艾出馬，見維布成八卦，乃亦布之。左右前後門戶一級，維持鎗繞馬大叫曰：「汝效吾排八卦，亦能變陣否？」艾笑曰：「汝道此陣只汝能布，耶吾既會布陣，豈不知變陣？」艾便勒馬入陣，令執法官把旗左右招隨，變成八卦，若十四個門戶，復出陣前曰：「吾變法若何？」維曰：「雖然不差，汝敢與吾入陣相圍麼？」艾曰：「有何不敢？」

兩軍各依隊伍而進。艾在中軍調遣兩軍衝突，陣法不曾錯動。姜維到中間，把旗一招，忽然變成「長蛇捲地陣」，將艾圍困在垓心，四面喊聲大震。艾不知其陣，心中大驚，勸兵漸漸逼近。艾引眾將衝圍不出，只聽得蜀兵齊叫曰：「蜀艾早降！」艾仰天長歎曰：「我一時自逞其能，中姜維之計矣。」

忽然西北角上一彪軍殺入，艾見是魏兵，遂棄勢殺出。魏艾者，乃司馬懿也。比及司馬懿到時，祁山九寨皆被蜀兵所奪。艾引敗兵退於渭水南，王、艾皆曰：「公何以知此陣法而奪出？」

我也。望曰：吾幼年遊學於荆南，曾與崔州平、石廣元為友，講論此輩今日變態所變者，乃「長蛇捲地陣」也。若他處擊之，必不可。吾見其頭在西北，故從西北擊之，自破矣。艾謝曰：「我雖學得陣法，實不知變法。公既知此法，來日以此法復奪祁山寨，如何？」望曰：「我之所學，恐不過姜維。」艾曰：「來日公在陣上與他鬪陣法，我却引一軍暗襲祁山之後，兩下混戰，可奪舊寨也。」

於是令鄧倫為先鋒，艾自引軍襲山後，一面令人下戰書，搦姜維來鬪陣法。維批回去訖，乃謂眾將曰：「吾受武侯所傳密書，此陣變法共三百六十五樣，按周天之數，今搦吾鬪陣法，乃一班門弄斧，耳但中間心有詐謀，公等知之乎？」廖化曰：「此必陰我陣法，却引一軍襲我後也。」維笑曰：「正合我意。」即令張翼、廖化引一萬兵去山後埋伏。

次日，姜維盡救九寨之兵，分佈於祁山之前。司馬懿引兵離了渭橋，到祁山之前，出馬與姜維答話。維曰：「汝語吾鬪陣法，汝布與我看。」望布成了八卦。維笑曰：「此即吾所布八陣之法也。汝今豈變何足為奇？」望曰：「汝亦竊他人之法耳。」維曰：「此陣凡有幾變？」望笑曰：「吾既能布，豈不會變？此陣有九九八十一變。」維笑曰：「汝試變來。」

望入陣變了數番，復出陣曰：「汝識吾變否？」維笑曰：「吾雖按周天三百六十五變，汝乃非店之鞋，安知玄奧乎？」望曰：

知有此變法，實不會學全，乃勉強折辨曰：「吾不信，汝試變來。」維曰：「汝教鄧艾出來，吾當布與他看。」望曰：「鄧將軍自有良謀，不好陣法。」維大笑曰：「有何良謀，不過教汝賺吾在此布陣，他却引兵襲吾山後耳。」望大驚，恰欲進兵混戰，被維以鞭梢一指，兩翼兵先出，殺的那魏兵棄甲拋戈，各逃性命。

却說鄧艾催督先鋒鄧倫來襲山後，偷窺過山角，忽然一聲砲響，鼓角喧天，伏兵殺出，為首大將乃廖化也。二人未及答話，兩馬交處，被廖化一刀斬鄧倫於馬下。鄧艾大驚，急勒兵退時，張翼引一軍殺到，兩下夾攻，魏兵大敗。艾舍命突出，身被四箭，奔到渭南寨時，司馬懿亦到。二人商議退兵之策。望曰：「近日蜀主劉禪，幸中貴黃皓，日夜以酒色為樂，可用反間計，召回姜維，此危可解。」艾問眾謀士曰：「誰可入蜀交通黃皓？」

言未畢，一人應聲曰：「某願往。」艾視之，乃襄陽黨均也。艾大喜，即令黨均齎金珠寶物，運到成都，結連黃皓，布散流言，說姜維怨望天子，不久投魏。於是成都人人所說皆同。黃皓奏知後主，即遣人星夜宣姜維入朝。却說姜維連日搦戰，鄧艾堅守不出。維心中甚疑，忽使命至，詔維入朝，維不知何事，只得班師回朝。鄧艾司馬懿知姜維中計，遂拔渭南之兵，隨後掩殺，正是：

樂毅伐齊遭間阻，岳飛破敵被譖回。  
宋州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百十四回 曹髦驅車死南闕 姜維棄糧勝魏兵

却說姜維傳令退兵。廖化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今雖有詔，未可動也。張翼曰：「蜀人為大將軍連年動兵，皆有怨望，不如乘此得勝之時，收回人馬，以安民心，再作良圖。」維曰：「善。」遂令各軍依法而退，命廖化張翼斷後，以防魏兵追襲。

却說鄧艾引兵追趕，只見前面蜀兵旗幟整齊，人馬徐徐而退。艾歎曰：「姜維深得武侯之法也。」因此不敢追趕，勒軍回祁山寨去了。

且說姜維至成都，入見後主，問召回之故。後主曰：「朕為卿在邊庭，久不還歸，恐勞軍士，故詔卿回朝，別無他意。」維曰：「臣已得祁山之寨，正欲收功，不期半途而廢。此必中鄧艾反間之計矣。」

後主默然不語。姜維又奏曰：「臣誓討賊，以報國恩。陛下休聽小人之言，致生疑慮。」後主良久乃曰：「朕不疑卿，卿且回漢中，俟魏國有變，再伐之可也。」姜維歎息，出朝，自投漢中去訖。

却說魏國回到祁山寨中，報知此事。鄧艾與司馬懿曰：「君臣不和，必有內變。」就令蔣瑁入洛陽，報知司馬懿。昭大喜，便有圖蜀之心，乃向中護軍賈充曰：「吾今伐蜀如何？」

充曰：「未可伐也。天子方廢主公，若一旦輕出，內難必作矣。昔年黃龍兩見於寧陵，并中軍巨表，賀以為祥瑞。天子曰：『非祥」

瑞也。龍者君象，乃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在井中，是幽囚之兆也。」遂作潛龍詩一首，詩中之意，明明道著主公。其詩曰：

「傷哉龍受困，不能躍深淵。上不飛天漢，下不見於田。蟠屈於非底，厭饋舞其前。藏牙伏爪甲，噬我亦同然。」

司馬懿聞之大怒，謂賈充曰：「此人欲效曹芳也，若不早圖，必害我。」充曰：「某願為主公早晚圖之。」時魏甘露五年夏四月，司馬懿帶劍上殿，髮起迎之。羣臣皆奏曰：「大將軍功德巍巍，合為晉公，加九錫。」懿低頭不答。昭厲聲曰：「吾父子兄弟三人，有大功於魏，今為晉公，得毋不宜耶？」懿乃應曰：「敢不如命。」

昭曰：「潛龍之詩，視吾等如敵讎，是何禮也？」懿不能答。昭冷笑下殿。羣官凜然。懿歸後宮，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三人入內計議。懿泣曰：「司馬昭將懷篡逆，人所共知，朕不能坐受凌辱，卿等可助朕討之。」王經奏曰：「不可。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今重權已歸司馬氏久矣，內外公卿，不願順逆之禮，阿附奸賊，非一人也。且陛下宿衛寡弱，無用命之人，陛下若不隱忍，禍莫大焉。且宜緩圖，不可造次。」懿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朕意已決，便死何懼。」言訖，即入告太后。王沈、王業謂王經曰：「事已急矣，我等不可自取滅族之禍，當往司馬公府下出首，以免一死。」經大怒曰：「主憂臣辱，主」

王經曰：「事已急矣，我等不可自取滅族之禍，當往司馬公府下出首，以免一死。」經大怒曰：「主憂臣辱，主」

王經曰：「事已急矣，我等不可自取滅族之禍，當往司馬公府下出首，以免一死。」經大怒曰：「主憂臣辱，主」

王經曰：「事已急矣，我等不可自取滅族之禍，當往司馬公府下出首，以免一死。」經大怒曰：「主憂臣辱，主」

王經曰：「事已急矣，我等不可自取滅族之禍，當往司馬公府下出首，以免一死。」經大怒曰：「主憂臣辱，主」

王經曰：「事已急矣，我等不可自取滅族之禍，當往司馬公府下出首，以免一死。」經大怒曰：「主憂臣辱，主」

王經曰：「事已急矣，我等不可自取滅族之禍，當往司馬公府下出首，以免一死。」經大怒曰：「主憂臣辱，主」

王經曰：「事已急矣，我等不可自取滅族之禍，當往司馬公府下出首，以免一死。」經大怒曰：「主憂臣辱，主」

王經曰：「事已急矣，我等不可自取滅族之禍，當往司馬公府下出首，以免一死。」經大怒曰：「主憂臣辱，主」

王經曰：「事已急矣，我等不可自取滅族之禍，當往司馬公府下出首，以免一死。」經大怒曰：「主憂臣辱，主」

王經曰：「事已急矣，我等不可自取滅族之禍，當往司馬公府下出首，以免一死。」經大怒曰：「主憂臣辱，主」

臣死，敢懷二心乎？」王沈、王基見經不從，遂自往報司馬昭去了。

少頃，魏主曹芳出內，令護衛焦伯聚集殿中宿衛蒼頭官僮三百餘人，鼓譟而起，仗劍升殿，叱左右退出。南國王經伏於階前，大哭而諫曰：「今陛下領數百人仗劍，是驅羊而入虎口耳。空死無益，臣非惜命，實見事不可行也。」經曰：「吾軍已行，卿無阻當。」遂望龍門而來。

只見賈充或服乘馬，左有成倅，右有成濟，引數千鐵甲禁兵，吶喊殺來。經仗劍大喝曰：「吾乃天子也，汝等突入宮庭，欲弑君耶？」禁兵見了，賈充皆不敢動。賈充呼成濟曰：「司馬公養你何用，正為今日之事也。」濟乃縛戟在手，回顧充曰：「當殺耶？當縛耶？」充曰：「司馬公有命，只要死的。」成濟忿然直奔，望前經大呼曰：「匹夫敢無禮乎！」

言未訖，被成濟一戟刺於前胸，搯出羣來，再一戟，刃從背上透出，遂死於羣旁。焦伯挺鎗來迎，被成濟一戟刺死。衆皆逃走。王經隨後趕來，大罵賈充曰：「逆賊安敢弑君耶？」充大怒，叱左右縛定，報知司馬昭。昭入內，見經已死，乃伴作大驚之狀，以頭撞壁而哭，令人報知各大臣。

時太傅司馬孚入內，見經屍，首枕其股而哭曰：「弑陛下者，臣之罪也。」遂將經屍用棺槨盛貯，停於偏殿之西。昭入殿中，召羣臣會議。羣臣皆至，獨有尚書僕射陳泰不至。昭令泰之舅尚書

荀彧召之。泰大哭曰：「論者以泰比舅，今舅賢不如泰也。」乃披麻帶孝而入，哭拜於靈前。昭亦伴哭而問曰：「今日之事，何處處之？」泰曰：「獨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

昭沈吟良久，又問曰：「再思其次。」泰曰：「惟有進於此者，不知其次。」昭曰：「成濟大逆不道，可圖之，滅其三族。」濟大罵昭曰：「非我之罪，是賈充傳汝之命。」昭令先割其舌。濟至死，叫屈不絕。弟成倅亦斬於市，盡滅三族。後人有詩歎曰：「司馬當年命賈充，弑君南闕諸袍紅。却將成濟誅三族，只道軍民盡耳聾。」

昭又使人收王經全家下獄。王經正在廷尉廳下，忽見縛其母至。經叩頭大哭曰：「不孝子禍及慈母矣。」母大笑曰：「人誰不死，正恐不得死所耳。以此棄命，何恨之有？」次日，王經全家皆押赴東市。王經母子含笑受刑。滿城士庶無不垂淚，後人有詩曰：「漢初誇伏劍，漢末見王經。真烈心無異，堅剛志更清。節如秦華重，命似羽毛輕。母子聲名在，應同天地傾。」

太傅司馬孚請以王禮葬賈髦。昭許之。賈充等勸司馬昭受魏禪，即天子位。昭曰：「昔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聖人稱爲至德。魏武帝不肯受禪於漢，猶吾之不肯受禪於魏也。」賈充等聞言，已知司馬昭留意於子司馬炎矣，遂不復勸進。

是年六月，司馬昭立常道鄉公曹芳爲帝，改元晉元。黃改名曹奂，字景召，乃武帝曹操之孫，燕王曹宇之子也。奂封昭爲丞相。

晉公賜錢十萬，絹萬疋。其文武多官，各有封賞。

早有細作報入劉中，姜維聞司馬昭弑了曹懿，立了曹爽，喜曰：「吾今日伐魏又有名矣。」遂發書入吳，令起兵，問司馬昭弑君之罪。一面奏准後主，起兵十五萬，車乘數千輛，皆置板箱於上，令廖化張翼為先鋒，一化取子午谷，翼取諸谷。維自取斜谷，皆要出祁山之前取齊。三路兵並起，殺奔祁山而來。

時鄧艾在祁山寨中訓練人馬，聞報蜀兵三路殺到，乃聚諸將計議。參軍王瑾曰：「吾有一計，不可明言，見寫在此，謹呈將軍台覽。」艾接來展看畢，笑曰：「此計雖妙，只怕瞞不過姜維。」瑾曰：「某願捨命前去。」艾曰：「公志若堅，必能成功。」

遂撥五千兵與瑾，連夜從斜谷迎來，正撞蜀兵前隊哨馬。哨馬叫曰：「我是魏國降兵，可報與主帥。」哨軍報知姜維，維令擱住餘兵，只叫為首的將來見。瑾拜伏於地曰：「某乃王經之姪王懿也。近見司馬昭弑君，將叔父一門皆戮，某痛恨入骨，今幸將軍與師問罪，故特引本部兵五千來降，願從調遣，剷除奸黨，以報叔父之恨。」

維大喜，謂瑾曰：「汝既誠心來降，吾豈不誠心相待？吾軍中所患者不過糧耳。今有糧草，見在川口，汝可運赴祁山。吾只今去取祁山寨也。」瑾心中大喜，以為中計，忻然領諸姜維曰：「汝去運糧不必用五千人，但引三千人去，留下二千引路，以打祁山。」

姜維恐難發感，乃引三千兵去了。維令傅家引二千魏兵隨征。

聽用。忽報夏侯淵到，曰：「都督何故准信王瑾之言也？吾在魏雖不知備細，未聞王瑾是王經之姪。其中多詐，請將軍察之。」維大笑曰：「我已知王瑾之詐，故分其兵勢，將計就計而行。」

維曰：「公試言之。」維曰：「司馬昭奸雄比於曹操，既殺王經，滅其三族，安肯存親姪於關外領兵？故知其詐也。仲權之見，與我暗合。」

於是姜維不出斜谷，却令人於路暗伏，以防王瑾奸細。旬日，果然伏兵捉得主糧回報。鄧艾下書人來見，維問了情節，搜出私書，書中約於八月二十日從小路運糧送歸大寨，却教鄧艾遣兵於壘山谷中接應。維將下書人殺了，却將書中之意，改作八月十五日，約鄧艾自率大兵於壘山谷中接應。一面令人扮作魏軍往魏營下書，一面令人將見有糧車數百輛卸了糧米，裝載乾柴茅草引火之物，用青布罩之，令傅家引二千原降魏兵，執打着運糧旗號。維却與夏侯淵各引一軍，去山谷中埋伏。令蔣舒出斜谷，廖化張翼俱各進兵來取祁山。

却說鄧艾得了王瑾書信，大喜，急寫回書，令人回報。至八月十五日，鄧艾引五萬精兵，選往壘山谷中來，遠遠使人凭高觀探，只見無數糧車接連不斷，從山凹中而行。艾勒馬望之，果然皆是魏兵。左右曰：「天已昏暮，可速接應。」王瑾出谷口，艾曰：「前面山勢掩映，倘有伏兵，急難退步，只可在此等候。」

正言間，忽兩騎馬驟至，報曰：「王將軍因將糧草過界，背後入馬趕來，望早救應。」艾大驚，急催兵前進。時值初更月明如晝。

只聽得山後吶喊。艾只道王瓚在山後所殺。趕奔過山後時，忽樹林下一彪軍撞出，為首副將傅象，縱馬大叫曰：「鄧艾西去汝中，吾主將之計，何不早下馬受死！」

艾大驚，勒回馬便走。車上火蓋，那火便是號火。兩勢下，劉兵盡出，殺得魏兵七斷八續。但兩山下山上，只叫：「牽住鄧艾的賞千金，封萬戶侯！」

得鄧艾棄甲丟盔，撇了坐下馬，竊在步軍之中，爬山越嶺而逃。姜維復侯翁只望馬上為首的邈來擒捉，不想鄧艾步行走脫，維領得勝兵去接王遜糧草。

却說王遜密約鄧艾，先期將糧草車仗整備停當，專候驛車。忽有心腹人報：「事已洩漏，鄧將軍大敗，不知性命如何。」瓚大驚，令人哨探回報三路兵圍殺將來，背後又見塵土大起，四下無路。瓚叱左右令放火，盡燒糧草車輛。

一霎時火光突起，烈火燒空，瓚大叫曰：「事已急矣，汝等宜！」

### 第一百十五回 詔班師後主信託屯田姜維避禍

却說劉漢景耀五年，冬十月，大將軍姜維連人連夜修了糧道，整頓軍器，又於漢中水路調撥船隻，俱已完備。上表奏後主曰：「臣累出戰，雖未成大功，已挫動魏人心膽。今冬兵日久，不敢則懶，懶則致病。况今軍思效死，將思用命，臣如不勝，當受死罪。」

後主覽表，猶豫未決。懿出班奏曰：「夜觀天文，見西對」

死戰，乃提兵望西殺出。背後姜維三路追趕，維只道王遜捨命，掉回魏國，不想反殺入漢中，而去瓚因兵少，只恐追兵趕上，遂將棧道並各關隘盡皆燒燬。姜維恐漢中有失，遂不追鄧艾，挺兵連夜抄小路來追殺王遜。瓚被四面蜀兵攻擊，投黑龍江而死。餘兵盡被姜維坑之。

維雖然勝了鄧艾，却折了許多糧草，又毀了棧道，乃引兵還漢中。鄧艾引部下敗兵，逃回祁山寨內，上表請罪，自貶其職。司馬昭見艾數有大功，不忍貶之，復加厚賜。艾將原賜財物盡分給被害將士之家。昭恐蜀兵又出，遂添兵五萬，與艾守禦。姜維連夜修了棧道，又發兵出師。正是：連修棧道兵連出，不伐中原死不休。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託屯田姜維避禍

分野，將軍暗而不明。今大將軍又欲出師，此行甚是不利。陛下可降詔止之。」後主曰：「且看此行若何。果然有失，却當阻之。」懿周再三諫勸不從，乃歸家歎息不已，遂推病不出。

却說姜維臨興兵，乃問廖化曰：「吾今出師，姜欲恢復中原，當先取何處？」化曰：「連年征伐，軍民不寧，兼魏有鄧艾足智多謀，非等閒之輩。將軍猶欲行強為之事，此化所以不敢專也。」維



勃然大怒曰：「昔丞相六出祁山亦爲國也，吾今八次伐魏，豈爲己之私哉？今當先取洮陽，如有違者，事必斬！」遂留廖化守漢中，自同諸將提兵三千，徑取洮陽而來。

早有川口人報入祁山寨中，時鄧艾正與司馬望談兵，聞知此信，遂令人暗探回報，勅兵盡從洮陽而出。司馬望曰：「姜維多計，莫非虛取洮陽而實來取祁山乎？」鄧艾曰：「今姜維實出洮陽也。」望曰：「公何以知之？」艾曰：「向者姜維果出吾有糧之地，今洮陽無糧，維必料吾只守祁山，不守洮陽，故運取洮陽，如得此城，屯糧積草，結連羌人以圖久計耳。」

望曰：「若此，如之奈何？」艾曰：「可盡撤此處之兵，分爲兩路去救洮陽。洮陽二十五里有侯河小城，乃洮陽咽喉之地。公引一軍伏於洮陽，偃旗息鼓，大開四門，如此如此而行。我却引一軍伏侯河，必獲大勝也。」籌畫已定，各各依計而行。只留偏將師纂守祁山寨。

却說姜維令夏侯霸爲前部，先引一軍運取洮陽。維提兵前進，將近洮陽，望見城上並無一桿旌旗，四門大開，竊心下疑，恐未敢入城，回顧諸將曰：「莫非詐乎？」諸將曰：「眼見得是空城，只有些小百姓，焉知大將軍兵到，盡棄城而走了。」

霸不信，自縱馬於城南視之，只見城後老小無數，皆望西北而逃。霸大驚曰：「果空城也。」遂當先殺入，餘衆隨後而進。方到望城邊，忽然一聲砲響，城上鼓角齊鳴，旌旗遍豎，拽起吊橋，霸大

驚曰：「誤中計矣！」慌欲還時，城上矢石如雨，可憐夏侯霸同行五百軍，皆死於城下。後人有詩歎曰：

大膽姜維妙算長，誰知鄧艾暗隄防。可憐投漢夏侯霸，頃刻城邊箭下亡。

司馬望從城內殺出，蜀兵大敗而逃。隨後姜維引接應兵到，殺退司馬望，就傍城下寨。維聞夏侯霸射死，嗟傷不已。是夜二更，鄧艾自侯河城內，暗引一軍潛地殺入蜀寨。蜀兵大亂，姜維禁止不住。城上鼓角喧天，司馬望引兵殺出，南下夾攻，蜀兵大敗，維左衝右突，死戰得脫，退二十餘里下寨。

蜀兵兩番敗走之後，心中搖動，維與諸將曰：「勝敗乃兵家之常，今雖損兵折將，不足爲憂。成敗之事，在此一舉。汝等始終勿改，如有言退者立斬。」張翼進言曰：「魏兵皆在此處，祁山必然空虛，將軍整兵與鄧艾交鋒，攻打洮陽，侯河某引一軍取祁山，取了祁山九寨，便驅兵向長安，此爲上計。」

維從之，即令張翼引後軍運取祁山。維自引兵到侯河，搦鄧艾交戰。艾引軍出迎，兩軍對圓，二人交鋒數十餘合，不分勝負。各收兵回寨。次日，姜維又引兵挑戰，鄧艾按兵不出。姜維令軍辱罵，鄧艾尋思曰：「蜀人被吾大殺一陣，全然不退，連日反來搦戰，必分兵去襲祁山寨也。守寨將師纂兵少智寡，必然敗矣。吾當親往救之。」乃喚子鄧忠分付曰：「汝用心守把此處，任他搦戰，却勿輕出。吾今夜引兵去祁山救應。」

是夜三更，姜維正在寨中設計，忽聽得寨外喊聲震地，鼓角喧天。人報鄧艾引三千精兵夜戰，諸將欲出，維止之曰：『勿得妄動。』原來鄧艾引兵至蜀寨前，哨探了一遍，乘勢去救祁山。鄧忠自入城去了，姜維喚諸將曰：『鄧艾虛作夜戰之勢，必然去救祁山矣。』乃喚傅僉分付曰：『汝守此寨，勿輕與敵。』囑畢，維自引三千兵來助張翼。

却說張翼正到祁山攻打，守寨將師纂兵少支持不住，看看待破，忽然鄧艾兵至，殺了一陣，蜀兵大敗，把張翼隔在山後，絕了歸路。

正慌急之間，忽聽的喊聲大震，鼓角喧天，只見魏兵紛紛倒退。左右報曰：『大將軍姜伯約殺到。』翼乘勢盟兵相應，兩下夾攻，鄧艾折了一陣，急退上祁山寨，不用姜維令兵四面攻圍。

話分兩頭，却說後主在成都，聽信宦官黃皓之言，又溺于酒色，不理朝政。時有大臣劉禪妻胡氏，極有顏色，內入宮朝見皇后，后留在宮中一月方出。魏疑其妻與後主私通，乃喚喚下軍士五百人，列于前，將妻縛縛令每軍以履踐其面，數十踐死。復聽後主聞之大怒，令有司議劉禪罪，有司議得：『非違妻之人，而非受刑之地，合當棄市。遂斬劉禪，自此命婦不許入朝。』

時荒淫多有疑怨者，于是賢人漸退，小人日進。

時右將軍關宇身無寸功，只因阿附黃皓，遂得重爵。聞姜維統兵在祁山，乃說皓奏後主曰：『姜維屢戰無功，可命關宇代之。』

後主從其言，遣使齎詔，召回姜維。維正在祁山攻打寨柵，忽一日三遺詔至，宣維班師。維只得遵命，先令洮陽兵退去，後與張翼徐徐而退。鄧艾在寨中，只聽得一夜鼓角喧天，不知何意。至平明，人報蜀兵盡退，止留空寨。翼疑有計，不敢追襲。

姜維迤到漢中，歇住人馬，自與使命入成都見後主。後主一連十日不朝，維心中疑惑。是日至東華門，遇見祕書郎卻正。維問曰：『天子召維班師，公知其故否？』正笑曰：『大將軍何偷不知？黃皓欲使關宇立功，奏聞朝廷發詔取回將軍，今聞鄧艾善能用兵，因此寢其事矣。』維大怒曰：『我必殺此宦豎。』卻正止之曰：『大將軍繼武侯之事，任大職重，豈可造次偷着？天子不容，反為不美矣。』維謝曰：『先生之言是也。』

次日後主與黃皓在後園宴飲，維引數人徑入見。人報知黃皓，急避于湖山之側。維至亭下，拜了後主，泣奏曰：『臣困鄧艾于祁山，陛下連降三詔，召臣回朝，未審聖意為何？』後主默然不語。維又奏曰：『黃皓奸巧專權，乃靈帝時十常侍也。陛下近則鑒於張讓，遠則鑒於趙高，早殺此人，朝廷自然澄清。中原方可恢復。』

後主笑曰：『黃皓乃趨走小臣，縱使專權，亦無能為。昔日董允每切齒恨皓，朕甚怪之。卿何必介意？』維叩頭奏曰：『陛下今日不殺黃皓，禍不遠也。』後主曰：『一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卿何不容一宦官耶？』令近侍於湖山之側，喚出黃皓，至亭下。

後主笑曰：『黃皓乃趨走小臣，縱使專權，亦無能為。昔日董允每切齒恨皓，朕甚怪之。卿何必介意？』維叩頭奏曰：『陛下今日不殺黃皓，禍不遠也。』後主曰：『一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卿何不容一宦官耶？』令近侍於湖山之側，喚出黃皓，至亭下。

後主笑曰：『黃皓乃趨走小臣，縱使專權，亦無能為。昔日董允每切齒恨皓，朕甚怪之。卿何必介意？』維叩頭奏曰：『陛下今日不殺黃皓，禍不遠也。』後主曰：『一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卿何不容一宦官耶？』令近侍於湖山之側，喚出黃皓，至亭下。

後主笑曰：『黃皓乃趨走小臣，縱使專權，亦無能為。昔日董允每切齒恨皓，朕甚怪之。卿何必介意？』維叩頭奏曰：『陛下今日不殺黃皓，禍不遠也。』後主曰：『一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卿何不容一宦官耶？』令近侍於湖山之側，喚出黃皓，至亭下。

命拜姜維伏罪。時哭拜維曰：「某早晚趨侍聖上而已，並不干與國政。將軍休聽外人之言欲殺某也。某命係于將軍，惟將軍憐之。」言罷叩頭流涕。

維忿忿而出，即往見卻正，備將此事告之。正曰：「將軍禍不遠矣。將軍若危，國家隨滅。」維曰：「先生幸教我以保國安身之策。」正曰：「關西有一去處，名曰沓中。此地極其肥壯，將軍何不效武侯屯田之事，奏知天子，前去沓中屯田一者，得麥熟以助軍實二者，可以盡圖關右諸郡三者，魏人不敢正視漢中四者，將軍在外掌握兵權，人不能圖，可以避禍。此乃保國安身之策也，宜早行之。」維大喜，謝曰：「先生金玉之言也。」

次日，姜維表奏後主，求沓中屯田，效武侯之事。後主從之。維遂還漢中，聚諸將曰：「某果出師，因糧不足，未能成功。今吾提兵八萬往沓中種麥屯田，徐圖進取。汝等久戰勞苦，今日斂兵聚穀，退守漢中，魏兵千里運糧，經涉山嶺，自然疲乏，疲乏必退。那時乘虛追襲，無不勝矣。」遂令胡濟守漢壽城，王含守樂城，蔣斌守漢城，蔣舒傳會同守關隘。分撥已畢，維自引兵八萬來沓中種麥，以爲久計。

却說鄧艾聞姜維於沓中屯田，於陛下四十餘營，連絡不絕，如長蛇之勢。艾遂令細作相了地形，畫成圖本，具表申奏。晉公司馬昭見之大怒曰：「姜維屢犯中原，不能剷除，是吾心腹之患也。」賈充曰：「姜維深得孔明傳授，急難退之，須得一智勇之將，往

刺殺之，可免動兵之勞。」從事中郎荀勗曰：「不然。今蜀主劉禪溺于酒色，信用黃皓，大臣皆有避禍之心。姜維在沓中屯田，正避禍之計也。若令大將伐之，無有不勝，何必用刺客乎？」

昭大笑曰：「此言最善。吾欲伐蜀，誰可爲將？」荀勗曰：「鄧艾乃世之良材，更得鍾會爲副將，大事成矣。」昭大喜曰：「此言正合吾意。」乃召鍾會入而問曰：「吾欲令汝爲大將，去伐東吳，可乎？」會曰：「主公之意，本不欲伐吳，實欲伐蜀也。」昭大笑曰：「子誠識吾心也。但卿往伐蜀，當用何策？」會曰：「某料主公欲伐蜀，已畫圖本在此。」

昭展開視之，圖中細載一路安營下寨屯糧積草之處，從何而進，從何而退，一一皆有法度。昭看了，大喜曰：「真良將也。卿與鄧艾合兵取蜀，何如？」會曰：「蜀川道廣，非一路可進。當使鄧艾分兵各進可也。」昭遂拜鍾會爲鎮西將軍，假節鉞都督關中人馬，調遣青徐兗豫荆揚等處一面差人持節令鄧艾爲征西將軍，都督關外諸上使約期分討。

次日，司馬昭於朝中計議此事，前將軍鄧艾曰：「姜維屢犯中原，我兵折傷甚多，今當禦，尙自未保。奈何深入山川危險之地，自取禍亂耶？」昭怒曰：「吾欲興仁義之師，伐無道之主，汝安敢逆吾意？」叱武士推出斬之。須臾呈鄧艾首級於階下。眾皆失色。

昭曰：「吾自征東以來，息歡六年，治兵繕甲，皆已完備。欲伐

吳蜀久矣。今先定西蜀，乘順流之勢，水陸並進，併吞東吳，滅魏取  
漢之道也。吾料西蜀將士，守成都者八九萬，守邊境者不過四五  
萬，姜維屯田者不過六七萬。今吾已令鄧艾引關外驍右之兵十  
餘萬，絆住姜維於沓中，使不得東顧。鍾會引關中精兵二三十  
萬，直抵賂谷，三路以襲漢中。蜀主劉禪昏暗，邊城外破，士女內震，  
其亡可必矣。」衆皆拜服。

却說鍾會受了鎮西將軍之印，起兵伐蜀。會悉機謀或洩，却  
以伐吳爲名，令齊賈孫荆揚等五處各造大船，又遣唐咨於登萊  
等州傍海之處，拘集海船。司馬昭不知其意，遂召鍾會問之曰：「  
子從旱路收川，何用造船耶？」會曰：「蜀若聞我兵大進，必來求

### 第一百十六回 鍾會分兵漢中道

却說司馬昭謂西曹掾邵悌曰：「朝臣皆言蜀未可伐，是其  
心怯，若使強戰，必敗之道也。今鍾會獨建伐蜀之策，是其心不怯，  
心不怯，則破蜀必矣。蜀既破，則蜀人心膽已裂，敗軍之將，不可  
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會即有異志，蜀人安能助之  
乎？至若魏人得勝思歸，必不從會而反，更不足慮耳。此言乃吾與  
汝知之，切不可泄漏。」邵悌拜服。

却說鍾會下寨已畢，升帳大集諸將，時有監軍衛瓘，諶  
罕，胡烈，大將田續，盧會，田章，爰彰，丘建，夏侯威，王賈，皇甫闓，句安  
等八十餘員，會曰：「必須一大將爲先鋒，逢山開路，遇水疊橋，誰

救於東吳也。故先布聲勢，作伐吳之狀，吳必不敢妄動。一年之內，  
蜀已破，船已成，而代吳豈不順乎？」

昭大喜，選日出師。時魏景元四年，秋七月初三日，鍾會出師，  
司馬懿之於城外十里方回。西曹掾邵悌密謂司馬昭曰：「今  
主公遣鍾會領十萬兵伐蜀，愚料會志大心高，不可使獨掌大權。  
」昭笑曰：「善，豈不知之？」悌曰：「主公既知何不使人同領其  
職？」昭言無數語，使邵悌疑心頓釋，正是：

方當士馬驅驪日，早識將軍跋扈心。  
未知其言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 武侯顯聖定軍山

敢嘗之？」一人應聲曰：「某願往。」

會視之，乃虎將許褚之子許儀也。衆皆曰：「非此人不可爲  
先鋒。」會喚許儀曰：「汝乃虎膽猿臂之將，父子有名，今衆將亦  
皆保汝，汝可掛先鋒印，領五千馬軍，一千步軍，徑取漢中。分兵三  
路，汝領中路，出斜谷，左軍出賂谷，右軍出子午谷。此皆崎嶇山險  
之城，當令軍填平道路，修理橋梁，鑿山破石，勿使阻礙。如違必按  
軍法。」許儀受命領兵而進，鍾會隨後提十萬餘衆，星夜起程。

却說邵艾在關西，既受伐蜀之詔，一面令司馬望往邊羌，大  
又遣雍州刺史諸葛緒，天水太守王頎，襄陽太守牽弘，金城太守

揭成各關本經兵前來聽命。以及軍馬雲集。鄧艾夜作一夢。夢見登高山。望溪中忽於脚下迸出一泉。水勢上湧。須臾驚覺。渾身汗流。遂坐而待旦。乃召護衛劉綏問之。綏素明周易。艾備言其夢。綏答曰。『易云。『山上有水曰蹇。蹇卦者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云。『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將軍此行。必然克期。但可惜蹇滯不能還。』

艾聞言。愀然不樂。忽鍾會檄文至。約艾起兵。於漢中取齊。艾遂遣雍州刺史諸葛緒引兵一萬五千。先斷姜維歸路。次遣天水太守王頌引兵一萬五千。從左攻沓中。關西太守牽弘引一萬五千人。從右攻沓水。又遣金城太守楊欣引一萬五千人。於甘松邀姜維之後。艾自引兵三萬。往來接應。

却說鍾會出師之時。有百官送出城外。旌旗蔽日。鎧甲凝霜。人強馬壯。威風凜凜。人皆稱羨。惟有相國參軍劉實。微笑不語。太尉王祥見實冷笑。就馬上握其手而問曰。『鍾鄧二人。此去可平蜀乎。』實曰。『破蜀必矣。但恐皆不得還都耳。』王祥問其故。劉實但笑而不答。祥遂不復問。

却說魏兵既發。早有細作入沓中。報知姜維。維即具表申奏後主。請降詔遣左車騎將軍張翼領兵守護陽平關。右車騎將軍廖化領兵守護平橋。『這二處最為要緊。若失二處。漢中不保矣。』一面當遣使入吳求救。臣一面自起沓中之兵拒敵。

時後主改景耀五年。為炎興元年。日與宦官黃皓在宮中遊

樂。忽接姜維之表。即召黃皓問曰。『今魏國遣鍾會鄧艾大起人馬。分道而來。如之奈何。』皓奏曰。『此乃姜維欲立功。故上此表。陛下寬心。勿生疑慮。臣聞城中有一節婆。供奉一神。能知吉凶。可召來問之。』

後主從其言。於後殿陳設香花紙燭。奉祭禮物。令黃皓用小車請入宮中。坐於龍牀之上。後主焚香祝畢。師婆忽然披髮跣足。就殿上跳躍數十遍。盤旋於案上。皓曰。『此神人降矣。陛下可退左右親禱之。』

後主盡退侍臣。再拜祝之。師婆大叫曰。『吾乃四川土神也。陛下欣樂太平。何為求問他事。數年之後。魏國亂土。亦歸陛下矣。陛下切勿憂慮。』言訖。昏倒於地。半晌方甦。後主大喜。重加賞賜。自此深信師婆之說。遂不聽姜維之言。每日只在宮中飲宴歡樂。姜維累申告急表文。皆被黃皓隱匿。因此誤了大事。

却說鍾會大軍。進逼望漢中。進發。前軍先鋒許儀。要立頭功。先領兵至南鄭關。儀謂部將曰。『過此關即漢中矣。關上不多人馬。我等便可奮力搶關。』衆將領命一齊并力向前。原來守關蜀將盧超。早知魏兵將到。先於關前木橋左右。伏下軍士。裝起武侯所遺十矢連弩。比及許儀兵來搶關時。一聲梆子響處。矢石如雨。慌急退時。早射倒數十騎。魏兵大敗。

儀回報鍾會。會自提帳下甲士百餘騎來。看果然箭弩一齊射下。會撥馬便回。關上盧遜引五百軍殺下來。會拍馬過橋。橋上

土場，隔住馬蹄，險些兒掀下馬來。馬掣不起，會乘馬步行，馳下橋時，盧遜趕上，一鎗刺來，却被魏兵中荀愷回身一箭，射盧遜落馬。鍾會乘勢搶關，關上軍士因有蜀兵在關前，不敢放箭，被鍾會殺散，奪了山關，即以荀愷為護軍，以全副鞍馬銀甲賜之。

會喚許儀至帳下，責之曰：「汝為先鋒，理合逢山開路，遇水疊橋，專一修理橋梁道路，以便行軍。吾方纔到橋上，陷住馬蹄，幾乎墮橋，若非荀愷，吾已被殺矣。汝既遠軍令，當按軍法。」叱左右推出斬之。諸將告曰：「其父許褚有功於朝廷，望都督恕之。」會怒曰：「軍法不明，何以令衆？」遂令斬首示衆。衆將無不駭然。

時蜀將王含守樂城，蔣斌守漢中，見魏兵勢大，不敢出戰，只關門自守。鍾會下令曰：「兵貴神速，不可少停。」乃令前軍李輔圍樂城，護軍荀愷圍漢城，自引大軍取陽平關。守關蜀將傅僉與副將蔣舒商議守之策。舒曰：「魏兵甚衆，勢不可當，不如堅守為上。」僉曰：「不然。魏兵遠來，必然疲乏，雖多不足懼。我等若不下關戰時，漢樂二城休矣。」蔣舒默然不答。

忽報魏兵大隊已至關前，將傅二人至關上視之。鍾會揚鞭大叫曰：「吾今統十萬之衆到此，如早早出降，各依品級陞用，如執迷不降，打破關隘，玉石俱焚。」傅僉大怒，令蔣舒把關，自引三千兵殺下關來。鍾會便走，魏兵盡退。僉乘勢追之，魏兵復合。僉欲逐入關時，關上已豎起魏家旗號，只見蔣舒叫曰：「吾已降了魏也。」

僉大怒，厲聲罵曰：「忘恩背義之賊，有何面目見天子乎！」撥回馬復與魏兵接戰，魏兵四面合來，將傅僉圍在垓心。僉左衝右突，往來死戰，不能得脫，所領蜀兵十傷八九。僉乃仰天歎曰：「吾生為蜀臣，死亦當為蜀鬼。」乃復拍馬衝殺，身被數鎗，血盈袍鏡，坐下馬倒，僉自刎而死。後人有詩歎曰：

一日打忠憤千秋，仰義名聲為傳。僉死不作蔣舒生。鍾會得了陽平關，關內所積糧草軍器極多，大喜，遂犒三軍。是夜魏兵宿於陽安城中，忽聞西南上喊聲大震，鍾會慌忙出帳視之，絕無動靜。魏軍一夜不敢睡。次夜三更，西南上喊聲又起。鍾會驚疑向曉，使人探之，回報曰：「遠哨十餘里並無一人。」會驚疑不定，乃自引數百騎，俱全裝貫帶，望西南巡哨。前至一山，只見殺氣四面突起，愁雲布合，霧鎖山頭。會勒住馬，問鄉導官曰：「此何山也？」

鄉導官曰：「此乃定軍山。昔日夏侯淵殺於此處。」會聞之，悵然不樂，遂勒馬而回。轉過山坡，忽然狂風大作，背後數千騎突出，隨風殺來。會大驚，引衆縱馬而走。諸將墜馬者，不計其數，及奔到陽平關時，不曾折一人一騎，只跌損面目，失了頭盔。皆言曰：「但見陰雲中人馬殺來，比及近身，却不傷人，只是一陣旋風而已。」會問蔣舒曰：「定軍山有神廟乎？」舒曰：「並無神廟，惟有諸葛武侯之墓。」會驚曰：「此必武侯顯聖也，吾當親往祭之。」

次日，鍾會備祭禮，宰太牢，自到武侯墓前再拜致祭。祭畢，狂

風頓息，愁雲四散。忽然清風習習，細雨紛紛。一陣過後，天色晴朗。魏兵大喜，皆拜謝回營。是夜鍾會在帳中伏几而寢，忽然一陣清風過處，只見一人綸巾羽扇，身衣鶴氅，素履皂絲，面如冠玉，唇若抹朱，眉清目朗，身長八尺，飄飄然有神仙之概。其人步入帳中，會起身迎之曰：「公何人也？」其人曰：「今早重承見顧，吾有片言相告。雖漢祚已衰，天命難違，然兩川生靈，橫罹兵革，誠可憐憫。汝入境之後，萬勿妄殺生靈。」

言訖拂袖而去，會欲挽留之，忽然驚醒，乃是一夢。會知是武侯之靈，不勝驚異。於是傳令前軍，立一白旗，上書「保國安民」四字，所到之處，如妄殺一人者，俱命。於是漢中人民，盡皆出城拜迎。會一一拈鬚，秋毫無犯。後人有詩讚曰：

### 死尚遺言保蜀民

却說姜維在營中，聽知魏兵大至，傳檄應化，張翼黃超提兵接應。一面自分兵列將以待之。忽報魏兵至，維引兵出迎。魏陣中，爲首大將乃天水太守王頌也，領出馬大呼曰：「吾今大兵百萬，上將千員，分二十路而進，已到成都，汝不思早降，猶欲抗拒，何不知天命耶！」

維大怒，挺鎗縱馬，直取王頌，戰不三合，頌大敗而走。姜維驅兵追殺至二十里，只聽得金鼓齊鳴，一枝兵擺開，旗上大書「隴西太守李弘」字樣。維笑曰：「此等鼠輩，非吾敵手！」遂催兵追

之。又趕到十里，卦遇鄧艾領兵殺到，兩軍鏖戰。維持撥精神，與艾戰有十餘合，不分勝負。後面鑼鼓又鳴，維急退時，後軍報說：「甘松諸寨，盡被金城太守楊欣燒燬了。」

維大驚，急令副將虛立旗號，與鄧艾相拒。維自撤後軍，星夜來救甘松。正遇楊欣，不敢交戰，望山路而走。維隨後趕來，將至山巖下，巖上木石如雨，維不能前進。比及回到半路，蜀兵已被鄧艾殺敗，魏兵大隊而來，將姜維圍住。維引衆騎殺出重圍，奔入大寨，堅守以待救兵。忽然流星馬到，報說：「鍾會打破陽平關，守將蔣舒歸降，傅叡戰死，漢中已屬魏矣。樂城守將王含、漢城守將蔣斌，知漢中已失，亦開門而降。胡濟抵敵不住，逃回成都求援去了。」

維大驚，即傳令拔寨。是夜兵至驪川口，前軍一軍擺開，爲首魏將乃是金城太守楊欣。維大怒，縱馬交鋒，只一合，楊欣敗走。維拈弓射之，連射三箭皆不中。維轉怒，自折其弓，挺鎗趕來，戰馬前失，姜維跌在地上。楊欣拍回馬來，殺姜維。維躍起身，一鎗刺去，正中楊欣馬腦，背後魏兵驟至，救欣去了。

維騎上縱馬欲追時，忽報後面鄧艾兵到。維首尾不能顧，遂收兵要奪漢中。哨馬報說：「雍州刺史諸葛緒已斷了歸路。」維據山險下寨，魏兵屯於陰平橋頭。維進退無路，長歎曰：「天喪我也！」副將衛隨曰：「魏兵雖斷陰平橋，雍州必然兵少，將軍若從孔函谷逕取雍州，諸葛緒必撤陰平之兵，救雍州將軍却引

兵奔劍閣守之，則漢中可復矣。」

維從之，即發兵入孔函谷，詐取雍州。細作報知諸葛緒，緒大驚曰：「雍州是吾合兵之地，倘若疎失，朝廷必然問罪。」急撤大兵從南路去救雍州，只留一枝兵守橋頭。

姜維入北道，約行三十里，料知魏兵起行，乃勒回兵，後隊作前隊，運到橋頭，果然魏兵大隊已去，只有些小兵把守，被維一陣殺散，盡燒其寨柵。諸葛緒總知橋頭火起，復引兵回，姜維兵已過半日了，因此不敢追趕。

却說姜維引兵過了橋頭，正行之間，前面一軍來到，乃左將軍張翼，右將軍廖化也。維問之翼曰：「黃皓聽信師巫之言，不肯

### 第一百十七回 鄧士載偷度陰平

却說輔國大將軍董厥聞魏兵十餘路入境，乃引二萬兵守住劍閣，當日望塵頭大起，疑是魏兵，急引軍把住關口。董厥自臨軍前視之，乃姜維歷化張翼也。厥大喜，接入關上，禮畢，哭訴後主黃皓之事。維曰：「公勿憂慮，若有維在，必不客魏來吞蜀也。且守劍閣，徐圖退敵之計。」厥曰：「此關雖然可守，爭奈成都無人，倘為敵人所襲，大勢瓦解矣。」維曰：「成都山險地峻，非可易取，不必憂也。」

正言間，忽報諸葛緒領兵殺至關下，維大怒，急引五千兵殺下關來，直撞入魏陣中，左衛右突，殺得諸葛緒大敗而走，退數十

發兵翼聞漢中已危，自起兵來時，陽平關已被鍾會所取，今聞將軍受困，特來接應。」遂合兵一處。化曰：「今四面受敵，禦道不通，不如退守劍閣，再作良圖。」

維疑慮未決，忽報鍾會鄧艾分兵十餘路殺來，維欲與翼化分兵迎之。化曰：「白水地險路多，非爭戰之所，不如且退去，劍閣可也。若劍閣一失，是絕路矣。」維從之，遂引兵來投劍閣。將近關前，忽然鼓角齊鳴，喊聲大起，旌旗遍豎，一枝軍把住關口，正是漢中險峻已無有，劍閣風波又忽生。

未知何處之兵，且看下文分解。

### 諸葛瞻戰死綿竹

里下寨。魏軍死者無數，蜀兵搶了許多馬匹器械。維收兵回關，却說鍾會雖劍閣二十五里下寨，諸葛緒自來伏罪。會怒曰：「吾令汝把守陰平橋頭，以斷姜維歸路，如何失了？今又不得吾令，擅自進兵，以致失敗。」緒曰：「維詭計多端，詐取雍州，緒恐雍州有失，引兵去救，維乘機走脫，緒因趕至關下，不想又為所敗。」會大怒，叱令斬之。監軍衛瓘曰：「緒雖有罪，乃鄧征西所督之人，不該將軍殺之，恐傷和氣。」會曰：「吾奉天子明詔，晉公鈞命，特來伐蜀，便是鄧艾有罪，亦當斬之。」衆皆力勸，會乃將諸葛緒用檻車載赴洛陽，任晉公發落，隨將緒所領之兵收在部下調遣。



有人報與鄧艾。艾大喜曰：「吾與汝官品一般，吾久領邊陲，於國多勞，汝安敢妄自尊大耶？」子鄧忠勸曰：「小不忍則亂大謀。」父親若與他不睦，必誤國家大事。望且容忍之。」艾從其言，然畢竟心中懷怒，乃引十數騎來見鍾會。

會聞艾至，便問左右：「艾引多少軍來？」左右答曰：「只有十數騎。」會乃令帳上帳下武士數百人，艾下馬入見。會接入，便禮畢。艾見軍容甚肅，心中不安，乃以言挑之曰：「將軍得了漢中，乃朝廷大幸也，可定策早取劍閣。」會曰：「將軍明見若何？」艾再三推稱無能。會固問之。艾答曰：「以愚意度之，可引一軍從陰平小路出漢中德陽亭，用奇兵選取成都，姜維必撤兵來救，將軍乘虛就取劍閣，可獲全功。」會大喜曰：「將軍此計甚妙，可即引兵去。吾在此專候捷音。」

二人飲酒相別。會回本帳與諸將曰：「人皆謂鄧艾有能，今日觀之，乃庸才耳。」衆問其故。會曰：「陰平小路，皆高山峻嶺，若蜀以百餘人守其險要，斷其歸路，則鄧艾之兵皆餓死矣。吾只以正道而行，何愁蜀地不破乎？」遂置雲梯砲架，只打劍門關。

却說鄧艾出驛門上馬，回顧從者曰：「鍾會待吾若何？」從者曰：「觀其辭色，甚不以將軍之言爲然，但以口強應而已。」艾笑曰：「彼料我不能取成都，我偏欲取之。」回到本寨，師黨鄧忠一班將士接問曰：「今日與鍾會有何高論？」艾曰：「吾以實心告彼，彼以庸才視我。彼今得漢中，以爲莫大之功，若非吾屯沓中，

中韓德等皆被安能成功，鄧音今若取了成都，勝取漢中矣。」當夜下令，盡拔寨望陰平小路進兵，離劍閣七百里下寨。有人報與會說：「鄧艾要去取成都了。」會笑艾不智。

却說鄧艾一面修密書遣使馳報司馬昭，一面聚諸將於帳下問曰：「吾今乘虛去取成都，與汝等立功名於不朽，汝等肯從乎？」諸將應曰：「願聽軍令，萬死不辭。」

艾乃先令子鄧忠引五千精兵，不穿衣甲，各執斧鑿器具，凡遇險危之處，鑿山開路，搭造橋閣，以便行軍。艾選兵三萬，各帶乾糧繩索，進發約行百餘里，選下三千兵，就彼割寨，又行百餘里，又選三千兵下寨。是年十月自陰平進兵，至於巖崖峻谷之中，凡二十餘日，行七百餘里，皆是無人之境。

魏兵沿途下了數寨，只剩下二千人馬。前至一嶺，名摩天嶺，馬不堪行，艾步行上嶺，只見鄧忠與開路壯士盡皆哭泣。艾問其故。忠告曰：「此嶺西背是峻壁巖崖，不能開鑿，虛腹前勞，因此哭泣。」艾曰：「吾軍到此，已行了七百餘里，過此便是江油，豈可復退？」乃喚諸軍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吾與汝等來到此地，若得成功，富貴共之。」衆皆應曰：「願從將軍之命。」

艾令先將軍器擲將下去。艾取氈自裹其身，先滾下去。副將有氈衫者，裹身滾下，無氈衫者，各用繩索束腰，攀木掛樹，魚貫而進。鄧艾、鄧忠并二千軍，及開山壯士，皆度了摩天嶺，方纔曉頓衣甲器械而行，忽見道傍有一石碣，上刻「丞相諸葛武侯題」，其

文云：『二火初興，有人越此。』二士爭衡，不久自死。艾觀訖大驚，慌忙對禰再拜曰：『武侯真神人也，艾不能以師事之，惜哉！』後人有詩曰：

陰平峻嶺與天齊，玄鶴徘徊尚怯飛。鄧艾裹屍從此下，誰知諸葛有先機。

却說鄧艾暗度陰平引兵行時，又見一個大空寨，左右告曰：『昔武侯在日，曾撥一千兵守此險隘，今劉主劉禪廢之。』艾嘆呀不已，乃謂衆人曰：『吾等有來路而無歸路矣，前江油城中糧食足備，汝等前進可活，後退即死，須併力攻之。』衆皆應曰：『願死戰！』於是鄧艾步行引二千餘人，星夜倍道來搶江油城。

却說江油城守將馬遵聞東川已失，雖為準備，只是隄防大略；又仗齊姜維全師守住劍閣，遂將軍情不以為重。當日操練人馬回家，與妻李氏擺燭飲酒。其妻問曰：『塵間邊情甚急，將軍全無憂色，何也？』遵曰：『大事自有姜伯約掌握，于我甚事？』其妻曰：『雖然如此，將軍所守城也，不為不重。』遵曰：『天子聽信黃皓溺於酒色，吾料禍不遠矣。魏兵一到，降之為上，何必慮哉！』其妻大怒唾遵面曰：『汝為男子，先懷不忠不義之心，枉受國家爵祿，吾有何面目與汝相見！』

馬遵羞慚無語，忽家人慌入報曰：『魏將鄧艾不知從何而來，引二千餘人，一擁而入城矣。』遵大驚，慌出納降，拜伏於公堂之下，泣告曰：『某有心歸降久矣，今願招城中居民及本部人馬，

盡降將軍。』艾准其降，遂收江油軍馬於部下調遣，即用馬遵為鄉導官。忽報馬遵夫人自縊身死，艾聞其故，遂以實告艾，感其賢，令厚禮葬之，親往致祭。魏人聞者無不感歎，後人有詩讚曰：

後主昏迷漢祚顛，天差鄧艾取西川。可憐巴蜀多名將，不及江油李氏賢。

鄧艾取了江油，遂接陰平小路，諸軍皆到江油取齊，運來攻涪城。部將田續曰：『我軍涉險而來，甚是勞頓，且營休養數日，然後進兵。』艾大怒曰：『兵貴神速，汝敢亂我軍心耶！』喝令左右推出斬之。衆將苦告方免。艾自驅兵至涪城，城內官吏軍民疑從天降，盡皆出降。蜀人飛報入成都，後主聞知，慌召黃皓問之。皓奏曰：『此詐傳耳，神人必不肯誤陛下也。』

後主又宣師婆問時，却不知何處去了。此時遠近告急表文，一似雪片往來，使者聯絡不絕。後主設朝計議，多宣面面相覷，並無一言。卻正出班奏曰：『事已急矣，陛下可宣武侯之子商議退兵之策。』原來武侯之子諸葛瞻字思遠，其母黃氏，即黃承彥之女也。母貌甚醜，而有奇才，上通天文，下察地理，凡輅略遁甲諸書，無所不曉。武侯在南陽時，聞其賢，求以為室。武侯之學夫人多所贊助焉。及武侯死後，夫人尋逝，臨終遺教，惟以忠孝勉其子瞻。瞻自幼聰明，尚後主女為駙馬都尉。後襲父武鄉侯之爵，景耀四年，

遷行軍護衛將軍。時為黃皓用事，故託病不出。當下後主從卻正之言，即時連發三詔，召瞻至殿下。後主泣

許曰：「鄧艾兵已屯涪城，成都危矣。卿看先君之面，救朕之命！」  
曉亦泣奏曰：「臣父子蒙先帝厚恩，陛下殊遇，雖肝腦塗地，不能  
補報。願陛下盡發成都之兵，與臣領去，決一死戰。」

後主即喚成都兵將七萬與曉，曉辭了後主，整頓軍馬，聚集  
諸將，問曰：「誰敢為先鋒？」言未訖，一少年將出曰：「父親既掌  
大權，兒願為先鋒。」衆視之，乃蔭長子諸葛也。尙時年一十九  
歲，傳覽兵書，多習武藝，膽大善戰，命尙為先鋒。是日大軍離了成  
都來迎魏兵。

却說鄧艾得馬，遂緣地理圖一本，備寫涪城至成都一百六  
十里，山川道路，關隘險峻，一一分明。艾看畢，大驚曰：「吾只守涪  
城，倘被蜀人攔住前山，何能成功耶？如遲延日久，姜維兵到我軍  
危矣。」速喚師纂并子鄧忠，分付曰：「汝等可引一軍，星夜運去  
綿竹，以拒蜀兵。吾隨後便至，切不可怠緩。若縱他先據了險要，決  
斬汝首！」

師纂二人引兵將至綿竹，早遇蜀兵。兩軍各布成陣。師纂二  
人勒馬於門旗下，只見蜀兵列成八陣，三擊鼓，開門放兩分，數十  
員將旗擁一輛四輪車，車上端坐一人，綸巾羽扇，鶴髮方髯，車傍  
屏開一面黃旗，上書「漢丞相諸葛武侯」。嚇得師纂二人汗流  
遍身，回顧軍士曰：「原來孔明尙在，我等休矣！」

急勒兵回時，蜀兵掩殺將來，魏兵大敗而走。蜀兵掩殺二十  
餘里，遇見鄧艾接兵，接應兩家各自收兵。艾升帳而坐，喚師纂鄧

忠責之曰：「汝二人不戰而退，何也？」忠曰：「但見蜀陣中諸葛  
孔明領兵，因此奔還。」艾怒曰：「縱使孔明更生，我何懼哉？汝等  
輕退，以致於敗，宜速斬以正軍法。」衆皆苦勸，艾方息怒，令人暗  
探回說孔明之子諸葛瞻為大將，瞻之子諸葛尚為先鋒，車上坐  
者乃木刻孔明遺像也。

艾聞之，謂師纂鄧忠曰：「成敗之機，在此一舉。汝二人再不  
取勝，必當斬首。」師纂二人又引一萬兵來戰諸葛尚，四馬單鎗，  
抖擻精神，戰退二人。諸葛瞻指揮兩坡兵衝出，直撞入魏陣中，左  
衝右突，往來殺有數十番，魏兵大敗，死者不計其數。師纂鄧忠負  
傷而逃，瞻驅軍馬隨後掩殺二十餘里，蜀營相拒。師纂鄧忠回見  
鄧艾，艾見二人俱傷，未便加責，乃與衆將商議曰：「蜀有諸葛瞻，  
善繼父志，兩番殺吾萬餘人馬，今若不速破，後必為禍。」監軍丘  
本曰：「何不作一書以誘之？」

艾從其言，遂作書一封，遣使送入蜀寨，守門將引至帳下，呈  
上其書，瞻拆封視之，書曰：

征西將軍鄧艾致書於行軍護衛將軍諸葛思遠麾下  
竊觀近代賢才，未有如公之尊父也。昔自出茅廬，一言已  
分三國，掃平荆益，遂成霸業。古今鮮有及者。後六出祁山，  
非其智力不足，乃天數耳。今後主昏弱，王氣已終，艾奉天  
子之命，以重兵伐蜀，已皆得其地矣。成都危在旦夕，公何  
不應天順人，仗義來歸？艾當表公為瑯琊王，以光耀祖宗。

決不虛言幸存照壁。

瞻看畢勃然大怒，扯碎其書，叱武士立斬來使，令從者持首級回觀，發見鄧艾大怒，即欲出戰。丘本諫曰：「將軍不可輕出，當用奇兵勝之。」艾從其言，遂令天水太守王頎、隴西太守張弘，伏兩軍於後。艾自引兵而來。此時諸葛瞻正欲搦戰，忽報鄧艾自引兵到，瞻大怒，即引兵出，選殺入魏陣中。鄧艾敗走，瞻隨後掩殺將來，忽然兩軍伏兵殺出，蜀兵大敗，退入綿竹。艾令圍之。於是魏兵一齊吶喊，將綿竹圍的鐵桶相似。

諸葛瞻在城中見敵勢已迫，乃令彭和齎書殺出，往東吳求救。至東吳見了吳主孫休，呈上告急之書。吳主看罷，與羣臣計議曰：「既蜀中危急，孤豈可坐視不救？」即令老將丁奉為主帥，丁封孫異為副將，率兵五萬前往救蜀。丁奉領旨出師，分撥了封孫異引兵一萬向沔中而進，自率兵三萬向壽春而進，分兵三路來救。

却說諸葛瞻見救兵不至，謂來將曰：「久守非良圖。」遂留子尚與尚書張遵守城，親自披挂上馬，引三軍大開三門殺出。鄧

艾取了綿竹，諸葛瞻父子已亡，大驚。急召文武商議。近臣奏曰：「城外百姓扶老攜幼，哭聲震天，各逃性命。」後主蔣惟無措，忽有馬報到，說魏兵將近城下。多官議曰：

艾見兵出，便撤兵退。瞻奮力追殺，忽然一聲砲響，四面兵合把瞻困在垓心。瞻引兵左衝右突，殺死數百人。艾令衆軍放箭射之，魏兵四散。瞻中箭落馬，乃大呼曰：「吾力竭矣，當以一死報國。」遂拔劍自刎而死。

其子諸葛尚在城上，見父死於軍中，勃然大怒，遂披挂上馬，張遼曰：「小將軍勿得輕出。」尚歎曰：「吾父子祖孫，荷國厚恩，今父既死於敵，我何用生為？」遂策馬殺出，死于陣中。後人有詩讚瞻尚父子曰：

不是忠臣獨少謀，蒼天有意絕炎劉。當年諸葛留嘉惠，節義真堪繼武侯。

鄧艾濟其忠，將父子合葬，乘虛攻打綿竹。張遼、黃崇、李球三人各引一軍殺出，蜀兵寡，魏兵衆，三人亦皆戰死。艾因此得了綿竹，勞軍已畢，遂來取成都。正是：試觀後主臨危日，無異劉璋受僞時。未知成都如何守禦，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百十八回 哭祖廟一王死孝 入西川二士爭功

「兵敵將寡，難以迎敵，不如早棄成都奔南中七郡，其地險峻，可以自守，就借靈兵，再來克復未遲。」光祿大夫譙周曰：「不可。南蠻久反之人，平昔無恩，今若投之，必遭大禍。」多官又奏曰：「劉



太子諸王，及羣臣六十餘人，面縛與親，出北門十里而降。鄧艾扶起後主，親解其縛，焚其輿，並車入城。後人有詩數曰：

魏兵數萬人川來，後主偷生失自裁。黃皓終存欺國意，羞維空負濟時才。

全忠義士心何烈，守節王孫志可哀。昭烈經營良不易，一朝功業頓成灰。

於是成都之人皆具香花迎接。艾拜後主為驃騎將軍，其餘文武各隨高下拜官。請後主還宮，出榜安民，交割倉庫。又令太常張陵、益州別駕張紹、招安各郡軍民。又令人說姜維歸降。一面遣人赴洛陽報捷。艾聞黃皓奸險，欲斬之。特用金寶賂其左右，因此得免。自是漢亡，後人因漢之亡，有追悲武侯詩曰：

蔡鳥猶知畏簡書，風雲應為護儲符。徒勞上將揮神筆，終見降王走傳車。

管樂有才真不忝，關張無命欲何如。他年錦里經祠廟，梁父吟成恨有餘。

且說太僕將顯到劍閣，入見姜維。傳後主勅命，言歸降之事。維大驚失語，帳下眾將聽知，一齊怨恨，咬牙怒目，鬚髮倒豎。拔刀簇石大呼曰：「吾等死戰，何故先降耶？」號哭之聲，聞數十里。維見人心思漢，乃以善言撫之曰：「眾將勿憂，吾有一計，可復漢室。」眾皆求問。姜維與諸將附耳低言，說了計策。即於劍門關迺登降旗，先令人搬入饌會。案中說姜維引張翼廖化李恢前

來降。會大喜，令人迎接，維入帳。會曰：「伯約來何遲也？」維正色流涕曰：「國家全師在吾，今日至此，猶為速也。」

會甚奇之，下座相拜，得為上賓。維說會曰：「聞將軍自淮南以來，算無遺策，司馬氏之盛，皆將軍之力。維故甘心俯首。如鄧士載當與決一死戰，安肯降之乎？」會遂折箭為誓，與維結為兄弟，情愛甚密，仍令照舊領兵。維暗喜，遂令蔣顯回成都去了。

却說鄧艾封師，為益州刺史。王頌等各領州郡，又於綿竹築臺以彰戰功。大會劍中諸官飲宴，艾酒至半酣，乃指眾官曰：「汝等幸遇我，故有今日耳。若遇他將，必皆殄滅矣。」多官起身拜謝。忽蔣顯至，說姜維自降，鍾顯西了。艾因此痛恨，鍾顯遂修書令人齎赴洛陽，致晉公司馬昭，昭得書視之，書曰：

臣艾切謂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此席捲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宜留關右兵二萬，蜀兵二萬，糞鹽興冶，並進舟船，預備順流之計。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可不征而定也。更以厚待劉禪，以致孫休。若便送禪來京，吳人必疑，則於向化之心不勸。且權留之於蜀，須來年冬月抵京，今即可封禪為扶風王，錫以賞財，供其左右，俾其子為公卿，以顯歸命之寵。則吳人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

司馬昭覽畢，深疑鄧艾有自尊之心，乃先發手書與衛瑾，隨後降封艾詔曰：

鄧艾受詔，監軍衛瓘取司馬昭手書與艾。書中說鄧艾所言之事，須候奏報，不可擅行。艾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吾既奉詔，如何阻當？遂又作書，令來使齎赴洛陽。時朝中皆言鄧艾必有反意，司馬昭愈加疑忌，忽使命回，呈上鄧艾之書。昭封視之，書曰：

艾銜命西征，元惡既服，當權宜行事，以安初附。若待國命，則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寧之可也。今與未與，勢與阻遠，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濫，以損於國也。先此申狀，見可施行。

司馬昭看畢，大驚，慌與賈充計議曰：「鄧艾恃功而驕，任意行事，反形露矣，如之奈何？」賈充曰：「主公何不封鍾會以制之？」昭從其言，遣使齎詔封會為司徒，就命衛瓘監督兩路軍馬，以手書付與，使與會同發蜀兵，以防其變。會接讀詔書，詔曰：

魏西將軍鍾會所向無敵，前無強良，節制衆城，網羅逆逸，劉之喪師，命謀無遺策，舉無廢功。其以會為司徒，進封關侯，增邑萬戶，封子二人亭侯，邑各千戶。

鍾會既受封，即請維計議曰：「鄧艾功在吾之上，又封本原之職，今司馬公疑艾有反志，故令衛瓘為監軍，詔吾制之，伯約有何高見？」維曰：「愚聞鄧艾出身微賤，幼為農家，養犢，本儉樸，自陰平斜徑，攀木懸崖，成大功，非出良謀，實賴國家洪福耳。若非將軍與維相拒於劍閣，又安能成此功耶？今欲封蜀主為扶風王，乃大結蜀人之心，其反情不言可見矣。吾公疑之是也。」

會深嘉其言，維又曰：「請退左右，維有一事密告。」會令左右盡退，維袖中取出圖與會曰：「昔武侯出草廬時，以此圖獻先帝，且曰：『益州之地，沃野千里，民殷國富，可為霸業。』先帝因此遂創成都，今鄧艾至此，安得不狂？」

會大喜，指問山川形勢，維一一言之。會又問曰：「當以何策除艾？」維曰：「乘吾公疑忌之際，當急上表，言艾反狀，吾公必令將軍討之，一舉而可擒矣。」會依言，即遣人齎表進赴洛陽，言鄧艾專權恣肆，結好蜀人，早晚必反矣。於是朝中文武皆驚，會又令人於中途截了鄧艾表文，按艾筆法，改寫傲慢之辭，以實己之語。

司馬昭見了鄧艾表章大怒，即遣人到鍾會軍前，令會收艾。又遣賈充引三萬兵入斜谷，昭乃同魏主曹爽御駕親征。西曹掾孫資諫曰：「鍾會之兵，多鄧艾六倍，當令會收艾足矣，何必明公自行耶？」昭笑曰：「汝忘了舊日之言，那汝會道會後必反，吾今此行，非為艾實為會耳。」孫資曰：「某恐明公忘之，故以相問。今既有此意，切宜教之，不可泄漏。」

昭然其言，遂提大兵起程。時賈充亦疑鍾會有變，密告司馬昭曰：『如遣汝，吾亦疑汝。』且到長安，自有明白。早有細作報知，鍾會說昭已至長安，會慌請姜維商議收艾之策。正是

### 第一百十九回 假投降巧計成虛話 再受禪依樣畫葫蘆

即說鍾會請姜維計議收艾之策。維曰：『可先令監軍衛瓘收艾，艾欲殺瓘，則反情實矣。將軍却起兵討之，可也。』會大喜，遂令衛瓘引數十人入成都，收鄧艾父子。瓘部卒止之曰：『此是鍾司徒令鄧征西殺將軍，以正反情也，切不可行。』瓘曰：『吾自有計。』遂先發檄文二三十道，其檄曰：『奉詔收艾，其餘各無所問。若雲來歸，即加爵賞，敢有不出者，滅三族。』隨備糧車兩乘，星夜望成都而來。

比及鷄鳴，艾部將見檄文者，皆來投拜於衛瓘馬前。時鄧艾在府中未起，瓘引數十人突入，大呼曰：『奉詔收鄧艾父子。』艾大驚，滾下牀來。瓘叱武士縛於車上。其子鄧忠出問，亦被捉下，縛於車上。府中將吏大驚，欲待動手搶奪，望見車頭大起，哨馬報說鍾司徒大兵到了，衆各四散奔走。

鍾會與姜維下馬入府，見鄧艾父子已被縛，會以鞭撻鄧艾之首，而罵曰：『姜維小兒，何敢如此。』姜維亦罵曰：『匹夫行險徼倖，亦有今日耶。』艾亦大罵。會將艾父子送赴洛陽。會入成都，盡得鄧艾軍馬，威聲大震，乃謂姜維曰：『吾今日

纔見西蜀收降將，又見長安動大。未知姜維以何策被艾，且看下文分解。

方趁平生之願矣。維曰：『昔韓信不聽蒯通之說，而有未央宮之禍，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劍而死。斯二者其功名豈不勝然哉，徒以利害未明，而見幾之不蚤也。今公大勳已就，威靈其主，何不泛舟絕迹，登峨嵋之嶺，而從赤松子遊乎。』

會笑曰：『君言差矣。吾年未四旬，方思進取，豈能便效此退閒之事。』維曰：『若不退閒，當圖良策。此則明公智力所能無煩老夫之言矣。』會撫掌大笑曰：『伯約知吾心也。』

二人自此每日商議大事，維密與後主書曰：『望陛下忍數日之辱，維將使社稷危而後安，日月幽而復明，必不使漢室終滅也。』

却說鍾會正與姜維謀反，忽報司馬昭有書到。會接書，書中言：『吾恐司徒收艾不下，自屯兵於長安，相見在，近以此先報。』會大驚曰：『吾兵多艾數倍，若但要我擒艾，吾公知吾獨能辦之，今日自引兵來，是疑我也。』

遂與姜維計議。維曰：『君疑臣則臣必死，豈不見鄧艾乎。』會曰：『吾意決矣。事成則得天下，不成則退西蜀，亦不失作劉備



也。維曰：「近聞郭太后新亡，可葬稱太后有遺詔，教討周厲昭，且正殺君之罪，據明公之才，中原可席捲而定。」會曰：「伯約當作先鋒，成事之後，同享富貴。」維曰：「願效犬馬勞，但恐諸將不服耳。」會曰：「來日元宵佳節，於故宮大張燈火，請諸將飲宴，如不從者，盡殺之。」維暗喜。

次日，會維二人，請諸將飲宴。數巡後，會執杯大哭，諸將驚問其故。會曰：「郭太后臨崩有遺詔在此，為司馬昭南闕弒君大逆無道，早晚將篡魏，命吾討之。汝等各自念名，共成此事。」眾皆大驚，面面相覷。會拔劍出鞘曰：「違令者斬！」眾皆恐懼，只得相從。董宇已畢，會乃因諸將於宮中，嚴兵禁守。維曰：「我見諸將不服，請坑之。」會曰：「吾已令宮中掘一坑，置大棒數千，如不從者，打死坑之。」

時有心腹將丘建在側，建乃護軍胡烈部下舊人也。時胡烈亦被蓋在宮中，建乃密將會所言，報知胡烈。胡烈大驚，泣告曰：「吾兒胡淵領兵在外，安知會懷此心耶？汝可念向日之情，透一消息，雖死無恨。」建曰：「愿主勿憂，容某圖之。」遂出告會曰：「主公敬疑諸將在內，水食不便，可令人往來傳遞。」

會素善丘建之言，遂令丘建監會。會分付曰：「吾以重事託汝，休得洩漏。」建曰：「主公放心，某自有緊嚴之法。」建暗令胡烈親信人入內，烈以密書付其人，其人持書火速至胡淵營內，細言其事，呈上密書。淵大驚，遂遍示諸營知之。眾將大驚，急來淵營。

商議曰：「我等雖死，豈肯從反臣耶？」淵曰：「正月十八日中，驅入內，如此行之。」監軍衛瓘深喜胡淵之謀，即整頓了人馬，命丘建傳與胡烈，報知諸將。

却說會請眾維問曰：「吾夜夢大蛇數千條咬吾，主何吉凶？」維曰：「夢龍蛇者，皆吉慶之兆也。」會喜信其言，乃謂維曰：「器械已備，放諸將出問之，若何？」維曰：「此輩皆有不服之心，久必為害，不如乘早戮之。」

會從之，即令姜維領武士往殺眾魏將。維領命，方欲行動，忽然一陣心疼，昏倒在地，左右扶起，半晌方甦。忽報官外人聲沸騰，會方令人探時，喊聲大震，四面八方，無限兵到。維曰：「此必是諸軍作惡，可先斬之。」

忽報兵已入內，會令閉上殿門，使軍士上殿屋以瓦擊之，互相殺死數十人。官外四面火起，外兵砍開殿門，殺入會自掣劍立殺數人，却被亂箭射倒。眾將疑其首，維拔劍上殿，往來衝突，不幸心疼痛加，維仰天大叫曰：「吾計不成，乃天命也。」遂自刎而死。時年五十九歲。宮中死者數百人。衛瓘曰：「眾軍各歸營所，以待王命。」魏兵爭欲報讎，共剖維腹，其膽大如雞卵。眾將又盡取姜維家屬殺之。孫艾部下之人見鍾會姜維已死，遂連夜去追劫孫艾。

早有人報知衛瓘，瓘曰：「是我捉艾，今若留他，我無葬身之地矣。」遂軍田橫曰：「昔鄧艾取江油之時，欲殺瓘，得眾官告，瓘

今日當報此恨。種大者，遂遣用鐵引五百兵趕至綿竹，正遇鄧艾父子放出糧草，欲退去。艾只道是本部兵到，不作準備。欲待問時，被田頌一刀斬之。鄧忠亦死於亂軍之中。後人有詩歎鄧艾曰：

自幼能籌畫，多謀善用兵。誤降知地理，仰面識天文。馬到山根斷，兵來石徑分。功成身被害，魂繞漢江雲。

又有詩歎鍾會曰：

青年稱早慧，曾作秘書郎。妙計傾司馬，當時號子房。秦多贊策劍，關顯廢揚。不學陶朱隱，遊魂悲故鄉。

又有詩歎姜維曰：

天水誇英俊，涼州產異才。宗從徇父出，術奉武侯來。大膽應無懼，雄心誓不同。成都身死日，漢將有餘哀。

却說姜維鍾會鄧艾已死，張翼等亦死於亂軍之中。太子劉禪、漢壽亭侯關羽皆被魏兵所殺。軍中大亂，互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旬日後，賈充先至，用榜安氏，方始寧靖。留孫守成都，乃還後主赴洛陽。止有尚書令奕建、侍中張紹、光祿大夫譚周、祕書郎卮正等數人跟隨。廖化並既皆託病不起，後皆憂死。

時魏景元五年，改爲咸熙元年。春三月，吳將丁奉見蜀已亡，遂收兵還吳。中書丞華歆奏吳主孫休曰：「吳蜀乃唇齒也，唇亡則齒寒。」臣料司馬昭伐吳在即，乞陛下深加防禦。休從其言，遂命陸遜子陸抗爲荊州大將軍，領荊州牧守江口。左將軍孫

異守南徐，諸處隘口，又沿江一帶屯兵數百營。老將丁奉總督之，以防魏兵。

建寧太子，槍戈聞成都，不守，棄服望西大哭三日。諸將皆曰：「既漢主失位，何不速降？」戈泣謂曰：「道路隔絕，未知吾主安危若何。若魏主以禮待之，則舉城而降，未爲晚矣。萬一危辱吾主，則主辱臣死，何可降乎？」衆然其言，乃使人到洛陽探聽後主消息去了。

且說後主至洛陽時，司馬昭已自回朝。昭責後主曰：「公荒淫無道，廢賢失政，理宜誅戮。」後主面如土色，不知所爲。文武皆奏曰：「蜀主既失國紀，幸早歸降，宜赦之。」昭乃封禪爲安樂公，賜住宅，月給用度，賜絹萬疋，僮婢百人，子孫孫及羣臣，一榮一辱，周卸正等皆封侯爵。後主謝恩出內，昭因黃皓亂國害民，令武士押出市曹，凌遲處死。

時靈戈探聽得後主受封，遂率部下軍士來降。次日後主親詣司馬昭府下拜謝，昭設宴款待，先以魏樂舞戲於前，蜀官感傷。獨後主有喜色。昭令蜀人扮蜀樂於前，蜀官盡皆隕淚。後主嬉笑自若。酒至半酣，昭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此。雖使諸葛孔明在，亦不能輔之久矣。何況姜維乎？」乃問後主曰：「頗思蜀否？」後主曰：「此間樂不思蜀也。」

須臾，後主起身更衣，卻正眠至，席下曰：「陛下如何答覆不思蜀也？」倘被再問，可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還在蜀地，乃心蜀也。」

思蜀也。倘被再問，可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還在蜀地，乃心蜀也。」

無日不忘。晉公必放陛下歸劉矣。後主牢記入席。酒將微醉。昭又問曰：「頗思劉否？」後主如卻正之言。以對欲哭無淚。遂閉其目。昭曰：「何乃似卻正語耶？」後主閉目驚視曰：「誠如奪命。」昭及左右皆笑之。昭因此深喜。後主誠實。並不疑慮。後人有詩歎曰：

追歡作樂笑顏開，不念危亡半點哀。快樂異鄉忘故國，方知後主是庸才。

却說朝中大臣因昭收川有功。遂尊之為王。表奏魏主曹爽。時與名為天子。實不能主張。政皆由司馬氏。不敢不從。遂封晉公。司馬昭為晉王。懿父司馬懿為宣王。兄司馬師為景王。昭妻乃王肅之女。生二子。長曰司馬炎。人物魁偉。立髮垂地。兩手過膝。聰明英武。際量過人。次曰司馬攸。性情溫和。恭儉孝悌。昭甚愛之。因司馬師無子。嗣攸以繼其後。昭常曰：「天下者。乃吾兄之天下也。」於是司馬昭受封晉王。欲立攸為世子。山濤諫曰：「廢長立幼。違禮不祥。」賈充何會裴秀亦諫曰：「長子聰明神武。有超世之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非人臣之相也。」昭猶豫未決。太尉王肅司空荀彧諫曰：「前代立少多致亂。願殿下思之。」

昭遂立長子司馬炎為世子。大臣奏稱：「當年魏武臨天降一人。身長二丈餘。腳踏長三尺二寸。白髮蒼蒼。著黃單衣。囊黃巾。注髮頭杖。自稱曰：『吾乃民王也。』今來報汝天下。換王立見太平。」如此在市遊行三日。忽然不見。此乃殿下之瑞也。殿下可戴十

一旄冠冕。建天子旌旗。出發入驛。乘金根車。備六馬。進王妃為王后。立世子為太子。

昭心中暗喜。回到宮中。正欲飲酒。忽中風不語。次日病危。太子司馬炎而時。八月辛卯日也。何曾曰：「天下大事。皆在晉王。可立太子為晉王。然後祭葬。」是日司馬炎即晉王位。封何曾為晉丞相。司馬懿為司徒。石苞為驃騎將軍。陳泰為車騎將軍。證父為文王。

安葬已畢。炎召賈充裴秀入宮問曰：「曹操會云：『若天命在吾。吾其為周文王乎。』果有此事否？」充曰：「操世受漢祿。恐人議論篡逆之名。故出此言。乃明教曹丕為天子也。」炎曰：「孤父王比曹操何如？」充曰：「操雖功蓋華夏。下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子丕繼業。差役甚重。東西驅馳。未有寧歲。後我宣王景王累建大功。布恩施德。天下歸心久矣。文王并吞西蜀。功蓋寰宇。又豈操之可比乎？」炎曰：「曹丕尚紹漢統。孤豈不可紹魏統耶？」賈充裴秀二人再拜而奏曰：「殿下正當法曹丕紹漢故事。復繼受禪。布告天下。以即大位。」

炎大喜。次日帶劍入內。此時魏主曹爽連日不會談朝。心神恍惚。舉止失措。炎直入後宮。突慌下御榻而迎。炎坐定。問曰：「魏之天下。誰之力也？」爽曰：「皆晉王父祖之賜耳。」炎笑曰：「吾親陛下。文不能論道。武不能經邦。何不讓有才德者主之？」

樊大驚，口噤不能言。傍有黃門侍郎張節大噉曰：「晉王之嘗差矣。昔日魏武祖皇帝東蕩西除，南征北討，非容易得此天下。今天子有德無罪，何故讓與人耶？」炎大怒曰：「此社稷乃大漢之社稷也。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自立魏王，篡奪漢室。吾祖父三世輔魏，得天下者非曹氏之能，實司馬氏之力也。四海咸知，吾今日豈不地紹魏之天下乎？」節又曰：「欲行此事，是篡國之賊也。」炎大怒曰：「吾與漢家報讎，有何不可！」

叱武士將張節亂瓜打死於殿下。樊泣淚跪告。炎起身下殿而去。樊謂賈充、裴秀曰：「事已急矣，如之奈何？」充曰：「天數盡矣，陛下不可逆天。當照漢獻帝故事，重修受禪臺，具大禮，禪位與晉王。上合天心，下順民情，陛下可保無虞矣。」

樊從之，遂令賈充築受禪臺。以十二月甲子日，樊親捧傳國璽，立於臺。大會文武。後人有詩歎曰：

魏吞漢室晉吞曹，天運循環不可逃。張節可憐忠國死，一筆怎障泰山高。

諸晉王司馬炎登壇，授與大禮。樊下壇，具公服立於班首。炎端坐於臺上。賈充、裴秀列於左右，執劍，令曹爽再拜伏地聽命。充

却說吳主孫休聞司馬炎已篡魏，知其必將伐吳，憂慮成疾，臥然不起。乃召丞相漢陽關入宮中，令太子孫資出拜。吳主把與

曰：「自漢建安二十五年，魏受漢禪，已經四十五年矣。今天祿永終，天命在晉。司馬氏功德彌隆，極天際地，可即皇帝正位，以紹魏統。汝為陳留王，出就金墉城居止。當時起程，非宣詔不許入京。」

樊泣謝而去。太傅司馬孚哭拜於前曰：「臣身為魏臣，終不背魏也。」炎見孚如此，封孚為安平王。孚不受而退。是日文武百官再拜於臺下，山呼萬歲。炎紹魏統，國號大晉，改元為太始元年。大赦天下。魏遂亡。後人有詩歎曰：

晉國規模如魏王，陳留蹤跡似山陽。重行受禪臺前事，回首當年止自傷。

晉帝司馬炎追謚司馬懿為宣帝，伯父司馬師為景帝，父司馬昭為文帝。立七廟以光祖宗。那七廟？漢征西將軍司馬鈞、鈞生豫章太守司馬亮、亮生潁川太守司馬懿、懿生京兆尹司馬防、防生宣帝司馬懿、懿生景帝司馬師、文帝司馬昭是為七廟也。大事已定，每日設朝計議伐吳之策。正是：

漢家城郭已非舊，吳國江山將復更。未知怎生伐吳，且看下文分解。

### 第一百二十四回 薦杜預老將獻新謀 降孫皓三分歸一統

漢手指置而卒。興出與羣臣商議，欲立太子孫資為君。左典軍萬

亦曰：「皓才識明斷，堪爲帝王。」丞相張陽興不能決，入奏朱太后。太后曰：「吾孫婿人耳，安知社稷之事？卿等斟酌立之可也。」吳遂迎皓爲君。皓字元宗，大帝孫權太子孫和之子也。當年七月，卽皇帝位，改元爲元興元年，封太子孫靈爲豫章王。追諡父和爲文皇帝，尊母何氏爲太后，加丁奉爲左右大司馬。次年改爲甘露元年。皓凶暴日甚，酷嗜酒色，寵幸中常侍岑昏。漢陽興張布諫之，皓怒，斬二人，滅其三族。由是廷臣緘口不敢再諫。又改寶鼎元年，以陸凱爲或爲左右丞相。時皓居武昌，揚州百姓流涕供給，甚苦之。又奢侈無度，公私匱乏。陸凱上疏諫曰：

今無災而民命盡，無爲而國財空，臣竊痛之。昔漢室旣衰，三家鼎立，今曹劉失道，皆爲晉有此目前之明驗也。臣愚但爲陛下惜國家耳。武昌土城險狹，非王者之都。且童謡云：「寧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此足明民心與天意也。今國無一年之蓄，有露根之漸，官吏爲苛擾，莫之戒恤。大帝時，後宮女不滿百，景帝以來，乃有千數，此耗財之甚者也。又左右皆非其人，羣黨相執，害忠隱賢，此皆蠹政病民者也。願陛下省百役，罷苛接，簡出宮女，清選百官，則天悅民附而國安矣。

疏奏，皓不悅。又大興土木，作昭明宮，令文武各官入山採木，又召橋士尚厥，令營葺閣取天下之華。尙對曰：「陛下策得吉兆，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皓大喜，詔中書丞華歆曰：「先帝納卿

之言，分頭命將沿江一帶屯數百營，命老將丁奉總之。朕欲豫步漢上，以爲蜀主復讎，當取何地爲先？」華歆曰：「今成都不可守，社稷傾崩，司馬炎必有吞吳之心。陛下宜修德以安吳民，乃爲上計。若強動兵甲，正猶披麻救火，必致自焚也。願陛下察之。」皓大怒曰：「朕欲乘時恢復舊業，汝出此不利之言，若不看汝舊臣之面，斬首號令。」叱武士推出殿門。華歆出朝，歎曰：「可惜錦繡江山，不久屬於他人矣。」遂隱居不出。於是皓令鎮東將軍陸抗、都兵屯江口，以圖襄陽。

早有消息，報入洛陽。近臣奏知晉主司馬炎，晉主聞陸抗寇襄陽，與衆官商議。賈充出班奏曰：「臣聞吳國孫皓不修德政，專行無道，陛下可詔都督羊祜率兵拒之。俟其國中有變，乘勢攻取，東吳反掌可得也。」炎大喜，卽降詔遣使到襄陽，宣諭羊祜。祜奉詔，整點軍馬，預備迎敵。自是羊祜鎮守襄陽，甚得軍民之心。吳人有降而欲去者，皆聽之，減戍運之卒，用以墾田八百餘頃。其初到時，軍無百日之糧，及至來年，軍中有十年之積。祜在軍，常輕裘絮帶，不披鎧甲，侍衛帳前者不過十餘人。

一日，部將入帳稟祜曰：「哨馬來報，吳兵皆潔意，可乘其無備而襲之，必獲大勝。」祜笑曰：「汝衆人小，鼠膽抗耶！此人足智多謀，日前吳主命之攻拔西陵，斬了步闈及其將士數十人，吾救之無及。此人爲將，我等只可自守，候其內有變，方可圖取。若不鑑時勢而輕進，此取敗之道也。」衆將服其論，只自守疆界而已。

「百羊」引諸將打獵，正信陸抗亦出獵。羊祜下令：「我輩不設邊界，衆將得全止於晉地打圍，不犯吳境。陸抗望見，歎曰：『羊將軍有紀律，不可犯也。』」日晚各退。

論歸至家中，察問所得禽獸，被吳人先射傷者皆送還。吳人皆悅，來報陸抗。抗着來人入問曰：「汝主帥能飲酒否？」來人答曰：「必得佳釀，即飲之。」抗笑曰：「吾有斗酒，藏之久矣。今付與汝持去，拜上都督。此酒陸某親釀自飲者，特奉一勺，以交昨日出獵之情。」來人領酒而去。左右問抗曰：「將軍以酒與彼，有何主意？」抗曰：「彼既施德於我，我豈得無以酬之？」衆皆愕然。

却說來人回見羊祜，以抗所問，并奉酒事。一陳告。祜笑曰：「彼亦知吾能飲乎？」遂命開壺取飲。部將陳元曰：「其中恐有奸詐，都督且宜慢飲。」祜笑曰：「抗非毒人者也，不必疑慮。」竟傾壺飲之。自是使人通問，常相往來。

一日，抗遣人候祜問曰：「陸將軍安否？」來人曰：「主帥臥病數日未出。」祜曰：「料彼之病，與我相同。吾已合成熟藥，在此，可送與服之。」來人持藥回見抗。抗將曰：「羊祜乃是吾敵也，此藥必非良藥。」抗曰：「豈有敵人之藥，羊叔子敢汝衆人勿疑。」遂服之。次日病愈，衆將皆拜賀。抗曰：「彼專以德，我專以暴，是彼將不戰而服我也。今宜各保疆界而已，無求細利。」

衆將領命，忽報吳主遣使來到，抗接入問之。使曰：「天子傳諭將軍作急進兵，勿使晉人先入。」抗曰：「汝先回吾，隨有疏章。」

上表。使人辭去，抗即草疏遣使歸到建業。近臣呈上，帝拆觀其疏，疏中備言晉未可伐之狀，且勸吳主修德慎罰，以安內爲念，不當以貳武爲事。吳主覽畢，大怒曰：「朕聞抗在邊境與敵人相通，今果然矣。」遂遣使罷其兵糧，降爲司馬，却令左將軍孫業代領其軍。羣臣皆不敢諫。

吳主皓自改元建衡，至鳳凰元年，恣意妄爲，窮兵屯戍，上下無不嗟怨。丞相萬或將軍留平大司農樓玄三人見皓無道，直言苦諫，皆被所殺。前後十餘年，殺忠臣四十餘人。皓出入常帶鐵騎五萬，羣臣恐怖，莫敢奈何。

却說羊祜聞陸抗罷兵，孫皓失德，見吳有可乘之機，乃作表遣人往洛陽請伐吳。其略曰：

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因人而成。今江淮之險，不如劍閣孫皓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力盛於往時，不於此際，平一四海，而更阻兵相守，使天下困於征戍，經歷盛衰，不能長久也。

至咸寧四年，羊祜入朝，奏辭歸鄉養病。炎問曰：「卿有何安邦之策，以教寡人？」祜曰：「孫皓暴虐已甚，於今不可戰而克。若皓不幸而沒，復立賢君，則吳非晉之敵也。」炎大悟曰：「卿

因，此不行，祜聞上不尤其請，歎曰：『天下不如意者，十常八九。』今天與不取，豈不大可惜哉？」

卒復提兵往伐。若何？祐曰：「臣年老多病，不堪當此任。陛下另選智勇之士可也。」遂辭疾而歸。

是年十一月，羊祜病危，司馬炎軍駕親臨其家問安。炎至臥榻前，祜下淚曰：「臣死不能報陛下也。」炎亦泣曰：「朕深恨不能用卿伐吳之策，今日誰可繼卿之志？」祜含淚而言曰：「臣死矣，不敢不盡愚誠。右將軍杜預可任。若欲伐吳，須當用之。」炎曰：「舉國驚賢，乃美事也。卿何篤人於朝，即自焚其奏稿，不令人知耶？」祜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臣所不取也。」

言訖而亡。炎大哭，回宮，勅贈太傅，領平侯。南州百姓聞羊祜死，移市而哭。江南守邊將士亦皆哭泣。襄陽人思祜存日，常遊於峴山，遂建廟立碑，四時祭之。往來人見其碑文者，無不流涕，故名爲「讀淚碑」。後人有詩歎曰：

隆日登臨感晉臣，古碑零落峴山春。松間殘露頻頻滴，疑是當年墮淚人。

晉主以羊祜之言，拜杜預爲豫南大將軍，都督荊州事。杜預爲人老成謀遠，好學不倦，最喜讀左丘明春秋傳，坐臥常自攜，每出入必使人持左傳於馬前，時人謂之「左傳癖」。及奉晉主之命，在襄陽撫民養兵，準備伐吳。

此時吳國丁奉陸抗皆死，吳主皓每宴羣臣，皆令沈醉，又置虎門，即十人爲糾，糾官宴罷之後，各委過失，有犯者或割其面，或擊其眼。由是國人六懼。晉益州刺史王濬上疏請伐吳，其疏曰：

孫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一旦皓死，更立賢主，則疆敵也。臣造船七年，自有朽敗，臣年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矣。願陛下無失事機。

晉主覽疏，遂與羣臣議曰：「王公之論，與羊都督暗合，朕意決矣。」侍中王渾奏曰：「臣聞孫皓欲北上，軍伍已皆整備，正盛難與爭鋒，更遲一年以待其疲，方可成功。」晉主然其奏，乃降詔止兵，莫動。入後宮，與秘書丞張華圍棋消遣。近臣奏邊庭有表到，晉主開視之，乃杜預表也。表略云：

往者，羊祜不博謀於朝臣，而密與陛下計，故令朝臣多異同之議。凡事當以利害相校，度此舉之利，士有八九，而其害止於無功耳。自秋以來，討賊之形頗露，今若中止，孫皓恐怖，徙都武昌，完修江南諸城，遷其居民，城不可攻，野無所掠，則明年之計亦無及矣。

晉主覽表，纔罷，張華突然而起，推却棋秤，斂手奏曰：「陛下聖武，國富民強，吳主淫虐，民愛國敬。今若討之，可不勞而定。願勿以爲疑。」晉主曰：「卿言洞見利害，朕復何疑？」即出升殿，命豫南大將軍杜預爲大都督，引兵十萬，出江陵，鎮東大將軍瑯琊王司馬佃出豫中，征東大將軍王渾出橫江，建威將軍王戎出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出夏口，各引兵五萬，皆聽預調用。又遣龍驤將軍王濬、廣武將軍唐彬浮江東下。水陸兵二十餘萬，戰船數萬艘。又令冠軍將軍楊濟出屯襄陽，節制諸路入焉。

早有消息報入東吳。吳主皓大驚，急召丞相張悌、司徒何植、司空糜竺計議退兵之策。糜竺曰：『可令車騎將軍伍延為都督，進兵江陵，迎敵杜預。』張悌曰：『將軍孫乾、進兵拒夏口等處軍馬，臣敢為將帥，領左將軍沈莹、右將軍諸葛翽引兵十萬，出兵牛渚，接引諸路軍馬。』

皓從之，遂令張悌引兵去了。皓退入後宮，面有憂色。幸臣中常侍岑昏問其故，皓曰：『晉兵大至，諸路已有兵迎之，爭奈王濬率兵數萬，戰船齊備，順流而下，其鋒甚銳，朕因此憂也。』昏曰：『預有一計，令王濬之將，皆為齏粉矣。』

皓大喜，遂問其計。岑昏奏曰：『江雨多，鐵可打連環索百餘條，長數百丈，每環重二三十斤，于沿江緊要處，處處橫截之。再造鐵羅籠，長丈餘，設於水中。若管船乘風而來，逢羅籠則破，豈能渡江也。』皓大喜，傳令撥匠工於江邊連夜造成鐵索，鐵籠設立停當。

却說晉都督杜預，兵出江陵，令牙將周旨引水手八百人，乘小舟暗渡長江，夜襲樂鄉，多立旌旗於山林之處，日則放礮擂鼓，夜則各處舉火，皆領命引樂渡江，伏於巴山。次日，杜預領大軍水陸並進，前哨報進：『吳主遣伍延出陸路，陸景出水路，孫乾為先鋒三路來迎。』

杜預引兵前進，孫乾船早到，兩兵初交，杜預便退。欲引兵上岸，孫乾遙遙時，不到二十里，一聲礮響，四面晉兵大至，吳兵急回。杜預見吳兵先走，不肯其戰，孫乾亦到城邊，吳人百軍混

雜於中，就城上舉火。吳大驚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急欲退時，被周旨大喝一聲，斬於馬下。

陸景在船上望見江南岸上一片火起，巴山上風飄出一面大旗，上書『晉鎮南大將軍杜預』。陸景大驚，欲上學逃命，被晉將張尙馬到斬之。伍延見各軍皆敗，乃棄城走，被伏兵捉住，縛見杜預。預曰：『留之無用。』叱令武士斬之，遂得江陵。

於是沅湘一帶，直抵黃州，諸郡守令皆望非贛印而降。預令人持節安撫，秋毫無犯，遂進兵攻武昌。武昌亦降。杜預軍威大振，遂大會諸將，共議取建業之策。胡奮曰：『百年之寇，未可盡服。方今春水泛漲，難以久住，可俟來春，更為大舉。』預曰：『昔樂毅濟西一戰，而併強齊，今兵威大震，如破竹之勢，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有着手處也。』遂馳檄約會諸將，一齊進兵，攻取建業。

時龍驤將軍王濬率水兵順流而下。前哨報說：『吳人造鐵索，沿江橫截，又以鐵籠置於水中，為準備。』濬大笑，遂造大筏數千，萬上縛草為人披甲執仗，立於週圍，順水放下。吳兵見之，以為活人，望風先走，暗雖着箭盡提而去。又於筏上作火炬，長十餘丈，大士餘圍，以麻油灌之，但遇鐵索，燃炬燒之，須臾皆斷。頭雖從大江而來，所到之處，無不克勝。

却說吳丞相張悌，令左將軍沈莹、右將軍諸葛翽來迎晉兵。登謂翽曰：『上流諸軍不作隄防，吾料看車必至此，宜盡力以敵之。』若幸得勝，上朝自有重賞。遂與翽同往。

沈莹曰：『吳主遣伍延出陸路，陸景出水路，孫乾為先鋒三路來迎。』



公...也

言未畢，人報晉兵順流而下，勢不可當。二人大驚，欲不見張。張曰：「東吳危矣，何不速來？」憐憫之，吳之將已賢，愚共知。今送將臣皆降，無一人死於國，不亦辱乎？諸葛魏亦垂泣而去。張與沈擊，揮兵抵敵。晉兵一齊圍之。周旨首先殺入吳營，張憐獨奮力搏戰，死於亂軍之中。沈擊被周旨所殺。吳兵四散敗走。後人有詩讚張曰：

孫預巴山見大旗，江東張憐死忠時。已將王氣南中盡，不忍偷生負所知。

却說晉兵克了牛渚，深入吳境。王濬遣人馳報捷音。晉主炎聞知大喜，賈充奏曰：「吾兵久勞於外，不服水土，必生疾病。宜召軍還，再作後圖。」賈華曰：「今大兵已入其境，吳人膽落，不出一月，孫皓必擒矣。若輕召還，前功盡廢，誠可惜也。」晉主未及應，賈充叱華曰：「汝不省天時地利，欲安邀功勳，困弊士卒，雖斬汝不足謝天下。」炎曰：「此是朕意，幸但與朕同耳，何必爭辯？」

忽報杜預馳表到，晉主視表，亦言宜急進兵之意。晉主遂不復疑，意下征進之命。王濬等奉了晉主之命，水陸並進，風雷鼓動，吳人望旗而降。吳主皓聞之大驚失色，諸臣告曰：「北兵日近，江南民不戰而降，將如之何？」皓曰：「何故不戰？」眾對曰：「今日之禍，皆皆皆之罪，請陛下誅之。」眾出城決一死戰。皓曰：「今日之中，實何能誤國？」眾大呼曰：「陛下豈不見蜀之黃皓乎？」

三國演義 第一百二十四回

遂不待對主之命，一齊入宮中，碎割吳昏，生啖其肉。陶潛奏曰：「臣領戰船皆小，願得二萬兵乘大船以戰，自足破之。」皓從其言，遂撥御林諸軍與陶潛上流迎敵。前將軍張象率水兵下江迎敵。二人部兵正行，不想西北風大起，吳兵旗幟皆不能立，遂倒墜於舟中。兵各不肯下船，四散奔走。只有張象數十軍待敵。

却說晉將王濬揚帆而行，過三山，舟師曰：「風波甚急，船不能行，且待風勢少息行之。」濬大怒，拔劍叱之曰：「吾目下欲取石頭城，何言住耶？」遂搖鼓大進。吳將張象引從軍請降。濬曰：「若是真降，便當前部立功。」象回本船，直至石頭城下，叫開城門，接入晉兵。

孫皓聞晉兵已入城，欲自刎。中書令胡沖光諫勸，薛瑩奏曰：「陛下何不效安樂公劉禪乎？」皓從之，亦輿輻自縛，率諸文武，詣王濬軍前降。薛瑩其婿，於其樹，以王禮待之。唐人有詩歎曰：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旗出石頭。

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今逢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於是東吳四州四十三郡，三百一十三縣，戶口五十二萬三千，軍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老幼男女二百三十萬，米穀二百八十萬斛，舟船五千餘艘，後宮五千餘人，皆歸大晉。大事已定，出榜安民。盡封府庫倉廩。次日，陶潛兵不戰自潰，鄧玉司馬帥舟

一百七

王戎大兵皆至見王濬成了大功心中忻喜次日杜預亦至大驚  
三軍賊倉賑濟吳民於是吳民安堵惟有建平太守爰珍拒城不  
下聞吳亡乃降

王濬上表報捷朝廷聞吳已平君臣皆賀上壽言主戰杯流  
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惜其不親見之耳」驃騎將軍孫秀退  
朝向雨而哭曰「昔討逆壯年以一校尉創立基業今孫皓舉江  
南而棄之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却說王濬班師還吳主皓赴洛陽面君皓登殿稽首以見言  
帝帝賜坐曰「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皓對曰「臣於南方亦  
設此座以待陛下」帝大笑賈充問曰「聞君在南方每鑿人  
眼目刺人面皮此何等刑耶」皓曰「人臣弑君及奸佞不忠者  
則加此刑耳」充默然甚愧帝封皓為歸命侯子皓封中郎隨降  
崇翰皆封列侯丞相張悌陣亡封其子孫封王濬為輔國大將軍  
其餘各加封賞

自此三國歸於晉帝司馬炎為一統之基矣此所謂「天下  
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者也

後來後漢皇帝劉禪亡於晉太康七年魏主曹奂亡於太康  
元年吳主孫皓亡於太康四年皆善終後人其古風一篇以敘其  
事曰

西祖撥劍入咸陽炎染紅日不扶衰光武親興成大統

哀哉獻帝紹海宇紅輪西墜咸池傍何進無謀中黃亂  
涼州董卓居朝堂  
王允定計誅逆黨李傕郭汜與刀鎗四方盜賊如蜂聚

六合奸雄皆磨揚  
孫堅孫策起江左袁紹袁術與河梁劉焉父子據巴蜀

劉表軍旅屯荆襄  
張燕張魯霸南鄭馬騰韓遂守西涼陶謙張繡公孫瓚

各逞雄才占一方  
曹操專權居相府牢籠英俊用文武威震天子令諸侯

總領鎗鎗鎮中土  
樓桑玄德本皇孫義結關張顯扶主東西奔走恨無家

將探兵微作驍旗  
南陽三顧情何深臥龍一見分寰宇先取荊州後取川

霸業王圖在天府  
嗚呼三載遊升遐白帝託孤堪痛楚孔明六出祁山前

頭以隻手將天補  
何期歷數到此終長星半夜落山塲姜維獨憑氣力高

九伐中原空劬勞  
鍾會鄧艾守兵進漢室江山盡屬曹不報芳名絕魏及吳

帝傳及漢天下  
石頭城下無波濤使曹魏命與吳

中國鐵路第一圖



一 數茫茫不可逃。明三



內政部 古文觀 上上下下 (劉滄紙本)  
龍泉紙本

上海版 三國志演義 上下

上海版 紅樓夢

上海版 水滸傳

續 幼學故事 現珠

增 註 冊

白紙原 紡 學

龍章機器紙印 電報新書

龍章機器紙印 英文文法鏡

龍章機器紙印 國音模範字

日本 國語 新桃花泉國語館

日本 國語 新桃花泉國語館

日本 國語 新桃花泉國語館

日本 國語 新桃花泉國語館

日本 國語 新桃花泉國語館

日本 國語 新桃花泉國語館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渝)六版

### 三國演義

書的印刷精美，白報紙，紙大耐用

全書二冊

出版者 上海學生書局

發行人 王裕聲

上海交通路

總發行所 學生書局

分發行所 學生書局

重慶民生路二四號

- 二冊
- 二冊
- 四冊
- 四冊
- 二冊
- 二冊
- 一冊
- 一冊
- 一冊
- 三冊

